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四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44/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四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四四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己畦集二十二卷原詩四卷詩集十卷詩集殘餘一卷附午夢堂詩鈔三種三卷

〔清〕葉燮撰 附 〔明〕沈宜修 葉紈紉 葉小鸞撰

陝西省圖書館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葉氏二棄草堂刻本

一

趙恭毅公剩稿八卷附趙裘萼公剩稿四卷

〔清〕趙申喬撰 附 趙熊詔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乾隆二年趙侗敦刻本

四二八

玉巖詩集二卷

〔清〕林麟煥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康熙刻本

六八七

已畦集二十二卷原詩四卷

詩集十卷詩集殘餘一卷

附午夢堂詩鈔三種三卷

〔清〕葉燮撰 附〔明〕沈宜修 葉執執

葉小鸞撰

陝西省圖書館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

葉氏二葉草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已畦集二

十一卷原詩四卷》提要

自序

予年始冠遭世多故家室播遷累歲無寧所遂致失學已復事制舉業於古人之書茫然未有知也及倖一第一行作吏即放廢歸年將半百邂逅荒山中既身之閒而時之暇每回首自歎爲一幡然不讀書之老翁而直謂爲不識字之人可矣然自惟年雖老而耳目心思尚或可用即從此稍稍讀書當無不開卷有益者追惟祖父累世略有傳書雖遠不及藏書之家僅僅數千卷既更世故盡爲灰燼無遺家貧力不能買書及居荒山又無處可已畦集 日序 一 工手草堂

借書即欲讀書無由益甘心爲不讀書不識字之人已矣已伏而思曰古今之書無窮善讀者究亦未能卒讀就目前之書苟能隨在而讀之揆其趣而究其歸則天地之道未嘗不備聖賢之理未嘗不出古今治亂興亡之迹未嘗不臚然具列而可知其故似亦可不必要搜極討廣攬博稽於多者而始爲讀也蓋嘗妄謂讀書有博與約之不同書之理無博與約之異於是以一管之窺知見所及發於心形於言漫從事於筆墨論說噫亦異矣久之又自說曰以若所爲必爲識者所笑然又以

謂彼笑者以予爲未嘗讀書之人則然若以予爲不識字之人竊或未盡然何也讀書者讀其辭識字者識其意辭則必待讀而始知意則不待讀書而本自具此所謂識字也故有讀書而未可謂爲識字者識字而有不從讀書得者其道較然也竊見今之博學識古之家擅著作之手爲世所宗者羣推爲讀書識字之人矣然誦其篇章窺其旨趣大約不出數端而自已之心不與一在求合於古人以爲如是則合不如是則不合則雖有匠心之作不可爲也不敢爲也一在求合於今人以爲如是則合爲今人所尚不如是則不合爲今人所不尚苟合焉則雖有味心之作亦敢爲也亦忍爲也一在援客而失主凡立一說必窮此說之縱橫反正以伸其理而後止固無藉於援證之多也乃所立之說未伸在已無足據而多請客以助之比類援引一以爲證據一以爲設色而主人以辭近而久矣謂如是則絢爛不如是則寂莫也且其比類援引一端纔竟又引一端重疊層累彼以爲異乎六朝四六之駢塞而實則散體大家之駢塞也卒之以事掩言以言掩意而面目全藉乎客

矣一在拾異字以逞奧古明嘉隆間前輩有採掇左國史漢剽語以爲句法字法者既羣然嗤斥其唾餘而訾之近忽別尚先秦諸子及稗官二氏中之異字難字駢累疊出以爲襯帶集堅浚之辭文淺異之說近時一二鉅手開之點者遂習而秘之以爲異寶不可解也一在談不由中也其不由中又有二一則侈美其辭爲觀聽而不知天下古今本無此理本無此事爲浮響不根也一則巧借其說爲逢迎而取天下古今極不類極相懸之人之事以引譬較量而強合之此諛辭無稽也二者總爲不由中之談也一在務纖巧以資諧笑夫談理論事自有大中至正之規蕩平之路若趨僻徑騁畸辭其言類於俳其調近於謔此爲諧笑之資不可以爲文也如是數端差足盡文章家之能事矣詡詡然無不自矜爲讀書而實未嘗辨乎識字之義者也使返而一一揆之於心不亦啞然自笑其無謂乎又返而一一度之於理不又憮然自失其所據乎今乃曉然於凡文章之道當內求之察識之心而專徵之自然之理於是而爲言庶幾無負讀書以識字乎且文之爲道當爭是非不當爭工

拙工拙無定也是非一定也工拙出乎人是非本
乎天故工拙可勉強是非不可勉強也且未有是
而不工者未有非而不拙者是非明則工拙定予
不學無術誠所謂不讀書不識字不知古不宜今
而此中之是非則不敢自誣當世非而嗤之亦在
所不顧者矣古人有以一事不知為漢恥予則以
為出一言而於是非之介不明於此心有未安者
則誠可恥也予山野之人所言皆山野之言固不
可以為是又何論乎工拙終等於夏蟲之鳴而無
足道者歟積山葉燮自題時

已畦集

目錄

四

二亭草堂

康熙甲子春王上元前一日

已畦集總目

卷之一

論

卷之二

論

卷之三

說

卷之四

辨

卷之五

已畦集

總目

一

二亭草堂

卷之六

記

卷之七

記

卷之八

碑記

卷之九

序

卷之十

序

卷之十

序	卷之十一	序	卷之十二	序	卷之十三	書	卷之十四	墓表	卷之十五	已畦集	墓誌銘	卷之十六	墓誌銘	卷之十七	墓誌銘	卷之十八	傳	卷之十九	傳	卷之二十
										總目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祭文	卷之二十一	雜著	卷之二十二	題辭	附	原詩內外篇四卷	已畦集	總目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已畦集卷之一目錄

論

正統論上

正統論下

雷侯論

范增論上

范增論下

諸葛孔明論

唐高祖論

已畦集

卷一

目錄一

二李堂

已畦集卷之一

吳江葉燮 星期

正統論上

正統之論始於歐陽子後之論者紛紛不一予奪進退之說未定其歸自朱紫陽成綱目而正統之辨始嚴明正學方子謂漢唐宋如朱子之意可也秦與晉隋桀與之以正統何可哉其論是也然等晉隋於秦又非也夫秦之得爲正統歐陽之論得其當矣晉與隋皆篡弒以得之紫陽以謂晉隋雖得之不以正而天下實統於一不得黜也止於其得天下之始以篡例書自後皆以漢唐之書法書之似乎有不得不然之勢也蓋嘗論之有天下者謂之統以正得之而統能合之與以正得之而統則分之法均得以正統係之是統以正重正不以統分合易也不以正得之而統分之則爲偏爲竊無論不以正得之而統則合之是統既不正而何可以正統全歸之此紫陽之於晉與隋殆不能無議也其意以爲天下不可一日無君天下合於一天下羣以爲君矣且晉之傳十餘世百數十年隋一傳亦二十年有餘於是而黜之天下豈有統絕

已畦集

卷一

正統論上

二李堂

無君如是之久者哉此不得不然者也夫統之不可絕一日與百年無異儒者正名定分彼揆時度勢之論有所不設恐開天下後世亂臣賊子僥倖之門也昔者夏后氏太康之世有窮后羿篡位四十年居然得統矣將以羿四十年爲天下之君遂續夏統乎西漢之王莽篡位十八年居然得統矣亦將以莽十八年爲天下之君遂續漢統乎二賊臣之不得有其統者以少康光武之中興故不以歷年之久篡易其沒世亂賊之號也晉隋之篡與二賊臣同徒以一姓不再興而子孫相傳尊爲高祖世祖後儒史筆遂躋之堯舜三王之統而無異然則亂臣賊子不幸而爲羿爲莽僥倖而爲炎爲堅罪同而法異何以服羿莽之心而寒亂賊之膽乎且司馬炎一傳而骨肉相戕繼以劉石亂中原及東晉而南北朝遂判晉統之不久矣楊堅篡周子廣又弑堅而自立其罪甚於羿然人人得而誅之者豈可居然以正統歸之奉爲天下之君乎然則當何如曰法當如列國之例註年號於甲子之下如晉則稱晉主炎傳至其子若孫則止稱晉主而不稱名此綱目書曹魏南北朝及後唐晉

漢周之例也隋亦稱隋主堅其子楊廣雖父傳則仍稱隋主廣惡之甚也如此雖尚寬於羿莽之例庶不詭於大義矣若朱梁則又異於是朱溫篡逆之罪過羿莽而惡尤甚於操懿身斃於逆子之手一傳滅於唐祚又促於王莽循其例當如安祿山之稱燕侯景之稱齊已矣書法當倣王莽去新之號而止稱莽朱溫去梁之號而止稱溫并削其全忠與晃之名方爲得之乃歐陽子力辨黜梁爲僞之非是則將羿莽俱非僞而可乎歐陽子又極表王彥章之死於忠爲傳爲記流連三歎不止昔黃巢伏誅諸將獻巢之姬妾於京師天子詰其從賊其居首者對曰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市人爭與之酒居首者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若以彥章之死爲忠則此姬之死爲節乎莽之臣王尋死於昆陽之戰王邑從莽死於漸臺俱爲死於忠乎歐陽子又曰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廟社稷而能殺生賞罰以制命於梁人則是梁之君矣安得曰僞哉若是數者羿與莽何一不然哉卽賢如楊雄且爲莽大夫矣又何

況吏民哉故吾於晉隋則絕之於正統於朱溫則更絕之分統而直名之爲僞爲賊夫然後君臣之分嚴使後世亂臣賊子不得僥倖以藉口而大義昭然不易矣

已畦集

卷一

正統論上四

二弄草堂

正統論下

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歐陽子曰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而予奪當而正統明歐陽子之論謂爲統明則可謂爲正統明則不可何也夫正可以該統而統不可以奸正正可該統極之則東周君與宋之在崖山是也不可易也統不可奸正極之則吾前所論羿與莽是也不容竊也歐陽子謂正統之序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而晉得之是以魏爲絕也魏爲絕而晉可爲得乎又謂晉得之而又絕而隋得之是以南北朝爲絕也南北朝爲絕而隋可爲得乎統既有時而可絕則晉與隋亦何不可爲絕乎夫統以言乎相傳也相傳則如祖父子孫之世及不可絕也絕而欲續之必有一定之宗法在彼有天下者之統而絕必有堯舜夏商周秦漢得天下之法在此卽春秋大居正之義也故絕與續之關爲有天下者公器之衡必毫末銖兩悉稱方得且正統者卽夫子所云三重寡過之君

已畦集

卷一

正統論下

二弄草堂

子也有其位無其德則不敢作禮樂夫德者正也位者統也不敢作禮樂雖王天下不得稱為寡過之君子然則亂臣而有天下敢作禮樂而稱寡過之君子乎故未有德位不兼而可稱正統者也則晉隋之不得續正統斷斷然矣或曰正統之斥晉隋是矣若唐與宋一則起兵以隋禪一則兵變以周禪獨非篡乎而俱續正統何也曰唐之得天下於隋也可云伐暴宋之得天下於周也可云救民伐暴救民湯武有其德而值其時以踐其位唐宋值其時而取其位以庶幾合乎德唐與宋雖非二

已畦集

卷一

正統論下二

千茅草堂

帝三王執中之傳庶幾無戾乎二帝三王之法以三重之君子歸之爲正統之絕續可也歐陽子以統而該正失輕重之衡是非未明予奪未當也吾故曰所以明統而非明正統然正不明而統亦且因之不明矣蘇子曰正統之爲言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是論也所以爲調停而非折衷以定其歸也正統者名不可

以虛假乎實而實不可以冒襲乎名要使天下後世知道德仁義之有常尊而賊亂篡弑之足爲誠也春秋之法天王有常尊文公五年王使榮叔歸成風之含且昭後儒謂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使大夫歸含昭焉則王不稱天以致謹夫子周人也昭代之共主一失其正則削天而但稱王其嚴如此然則千秋奕代之史筆於無正之實而加以正之名者可不辨而明矣蘇子又曰正統聽其自得者十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予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此本歐陽之說而略

已畦集

卷一

正統論下三

二千五十二

爲異同者又不待辨蘇子又非章子正統霸統之說是矣統而霸則非統矣王降而霸霸者猶假仁義未聞亂賊而可假仁義者然則以統歸霸且不可以統歸亂賊蘇子謂爲存教可乎近時魏禧因霸統之言又爲正統偏統竊統紛紜之說統者合天下之不一旣已偏矣安得稱統彼竊者盜也盜竊人之藏而取其財卽其藏而稱盜爲主人可乎竊而以統歸之何異於是故不知正之爲義而爲借襲之說與不知統之爲義而爲分晰之論者皆不得其本者歟

留侯論

留侯佐漢祖定天下爲漢宗臣高祖稱其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後之論者咸以謂子房乃謀臣策士之傑爲帝者師而不得與伊周比肩晚出於神仙迂怪之說又似道家者言而有乖於儒者葉子曰是烏足以知子房子房蓋聖人之徒而儒之醇者也三代以後得天下之正者無如漢高彼其起布衣誅暴秦是已而其正則在於尊義帝而能討弑義帝之罪人此固湯武之所不得而有其名者高祖得而有之惟其名之正伸大義於天下則功成

已畦集

卷一

留侯論一

二子立堂

而天下遂以實之正歸之然高祖之爲人未嘗有詩書禮樂仁義之說入其聞見以澤其躬乃其舉事有合於春秋正名取義之旨非子房之有以教之乎子房之教之不但以謀策言辭教之而實以身之行與事教之矣何以知其以行與事教之也當子房之遇高祖於留也遂定君臣之分從以入關漢之帝業已基矣乃辭漢歸韓而相其君使楚不殺韓王成則子房終爲一列國之相已矣焉得爲漢宗臣子房相韓漢必無滅韓之理漢滅韓則子房死之固其所也然則漢祖之終於大一統者

非子房志也迨楚滅韓子房復歸漢昔滅韓之讎在秦今滅韓之讎在楚於是佐漢以伐楚楚滅而韓終不復子房之心則傷矣故功成而遁於神仙之說意在敝屣富貴以示不忘韓之志也蓋子房明於君臣之義而得去就之正者如此已高祖溺於內寵欲易太子羣臣屢進諫不能定子房以爲非口舌所能爭於是陰進四皓以輔翼太子而太子定子房明於父子之義而得格君心之正如此子房之行與事一出於正而以其正佐高祖後世遂以得天下之正歸高祖於討弑義帝以正其始

已畦集

卷一

留侯論二

二子立堂

於定太子以正其終非聖人之徒而儒之醇者歟豈區區運籌決勝足以槩子房哉

范增論上

漢用陳平計間楚君臣項羽疑范增奪其權增怒謝去至彭城疽發背卒蘇子曰增之去善矣然恨其不蚤增之去當於殺卿子冠軍去以殺卿子冠軍者是弑義帝之漸也義帝之立增爲謀主弑義帝則疑增矣增不以此時去何哉是論也蓋古豪傑之士明時勢而揆大義審於去就之正者能爲之此豈所論於增者哉夫增者蓋戰國挾策游說之流乘時利便而苟焉以圖者也當楚漢之爭羽以弑義帝負不韙之名漢藉爲口實動天下之兵已咄集

卷一 范增論上 二茅草堂

端而項氏卒以敗人知弑義帝者項氏之失也而不知始之立義帝者增之爲謀失也天下苦秦之暴一夫大呼率土響應羽之才氣過勝廣十百驅毒秦之民以向中原六國羣起以從何憂事不集非如王莽之世民皆謳吟思漢必待立更始盆子以從民望者也乃增藉楚懷王入秦不返之一小節爲先聲已非大義之倡就使功成而擁荆蠻僭王之後以爲天下人民之共主亦何所取義而爲名與實之兩失乎且旣立之則君臣之分定增亦盍察羽之爲人以彼雄悍桀驁出百戰以成大功

功成之日宵終身奉牧羊之子北面稽首退就列國之封乎此不待智者而能辨也蘇子謂弑義帝之兆在殺卿子冠軍之時吾謂弑義帝之兆卽在立義帝之時也且義帝纔立項梁卽自號爲武信君旣已立君矣爵賞當稟於君而梁旋卽自號其無君已著增於此時略無一言規正然則增視義帝之立原無君臣名義之關其弑也亦不以爲反常逆節之變視其君等於旅進旅退之人蓋其初徒取於一時之偶便而不計其終焉者也且增之去也以羽奪其權抱失職之憤以行初未有合於已咄集

卷一 范增論上 二茅草堂

古豪傑去就之義蘇子以高且遠者期之則過矣

范增論下

范增爲項羽謀臣其所爲謀見於史傳者惟二事其一爲謀立楚懷王則固已辨其失矣其一爲鴻門之會勸羽殺沛公夫師武臣力而謀人於衽席之上增之志何其隘也舍此二者增之謀史傳曾不一表見然吾觀項羽之行事自初起兵以至於增之去無一得策者則焉用彼相增將不得辭其責矣攷羽生平大功無逾於鉅鹿之一戰蘇文公咎羽之失策實基於此然吾不以此咎羽而咎增何也夫救趙之師宋義爲上將羽爲次將增爲末將猶古諸侯之三軍也羽一旦殺其帥則羽實帥其軍而增爲次將猶古三軍之上下軍也夫章邯盛兵以臨鉅鹿羽竭力當之一戰而秦之兵敗將降羽志得矣然其實不過一舉而存趙其於得天下之大計無關也爲增計者當勸羽以中軍疾行而西掩關中之無備而身以一軍駐河上爲趙聲援且斷邯西路令羽安行入關計邯必解鉅鹿之圍踉蹌而反顧增疾躡其後羽當其前以逸待勞邯之敗而降取之掌中矣於是俘邯以入咸陽在沛公之先則大勢已定而自王關中豈特存趙而

已畦集

卷一

范增論下

二弄草堂

爲諸侯上將軍已哉羽勇而無謀智不出此乃增不爲分兵之計以全軍僥倖一戰坐使勝策居人後而遂終困於勢也失策之大者一也鴻門之會沛公旣開關納羽羽卽當從韓生之說而都關中卽宮室盡焚毀何妨披草萊而建不拔之業弃此不都失策之大者二也旣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羽忌沛公則當王沛公於兩河四戰之地令其四面備敵不致專爲楚患乃惡負約以巴蜀亦關中地立沛公爲漢王王漢中漢中四面負險阻以一面通秦此霸王之資故漢不旋踵而定三秦羽實啓之失策之大者三也且所謂約者義帝之約也羽方且旦莫弑之反不敢蹈負約之小節何異不行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亦可嗤矣旣已王沛公漢中羽弃秦而弗都則當選心腹爪牙之將王秦中以遏漢中之衝雖韓信之才智其出而定三秦猶未易易也乃以庸駑三降將邯翳欣王之適爲漢几上肉耳漢得三秦而成席卷之勢楚事遂不可支失策之大者四也有此四失而增爲帥佐爲謀主曾無一言策及之而太史公稱其好奇計不亦羞乎故吾謂楚之亡也羽謂爲天亡非戰之

已畦集

卷一

范增論下

二弄草堂

罪吾以爲非羽之自亡實增之亡楚也歟

已往集

卷一

范增論下三

二茅草堂

諸葛孔明論

三代以後羣推爲王佐才可爲伊呂之亞者咸曰漢之子房孔明子房之輔高祖固有人所不及知見而自有其不可及者尚論者可深思而得之若孔明者觀其所行之事則有可議者夫事機之來羣然不能料其害而能料其害之所伏是之謂智羣然知其利之所在而能舍其利而弗爲是之謂義孔明隆中之語先主也謂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是言也蓋近於策士之言徒得其規模而未熟審乎利害之宜也夫荊州江漢之上游爲重要地劉表據之雖非其人然當是時先主方客於表表遇之甚厚先主無尺寸兵之階將出何策以取荊州乎未幾表死琮立或勸先主攻琮先主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遺孤背信自濟吾所不爲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遂將其衆去表

已往集

卷一

孔明論一

二茅草堂

死而先主尚以義自克若表不死更將何藉手以取荊州乎然表不死終必爲非曹卽孫之所吞并荊州乃曹與孫之資非先主之資也及操敗赤髀弃荊州而去吳據而有之幸而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先主此資荊州之一機孔明卽當勸先主於此定其基庶幾羣策羣力足當二國之兵衝可漸以圖中原也乃先主舍此而去孔明同關羽守之趙雲爲留營司馬三人協力以濟未失策也及先主入蜀孔明獨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而西會於成都夫劉璋之闇弱以先主當之何已

已畦集 卷一 孔明論二

二茅草堂

患不克孔明舍存亡之要地盡挈將佐以爭一旦之利竟置荊州於度外隆中之論謂天以荊州資將軍其視取荊州而有之如反掌至此絕不相應并忘結好孫權之言何也故吾謂孔明當先告先主曰荊州近在肘腋雖其主不能守然非將軍之資得之適足爲曹孫之釁開兵端豈雖僻遠此可取而守耳何至有荊州而卒失之負不信之名失吳與國之歡而蜀卒以不振此害之所伏而不能料可謂智乎又荊益兩州之事與勢難圖而益易辦難圖者以全力注之而尚憂不足易辦者以

偏師襲之而自有餘旣倖得荊州當卽命兩偏將萬人一由陸一由水以取劉璋不害兵以義動也何至先主身自入蜀璋以玉帛歡好來迎而以干戈詐力取之乎先主向未遇孔明不忍負劉荊州者今孔明爲謀主竟忍負劉益州乎何主之施之者同而客之報之者異蓋徂於利而不能擇可謂義乎惟此二者吾不能爲孔明解矣若其識大體善推誠有古大臣風尤不可及者其事闇主能竭誠盡忠而無餘憾後代惟郭子儀爲能之當無復有其匹者矣

已畦集

卷一

孔明論三

二茅草堂

唐高祖論

唐高祖起兵晉陽以靖隋室天下之亂其初借兵於突厥突厥始畢可汗謂唐使劉文靖曰苟唐公自爲天子我當不避寒暑以兵馬助之唐將佐請從其言高祖不可乃尊楊廣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率兵入關論郡縣以尊隋室之意遂入長安迎代王都之已高祖自爲大丞相封唐王加九錫遂受隋禪卽帝位葉子曰唐高祖之起兵可不媿於湯武惜也蹈魏晉南北朝篡逆之故事反以名掩實而來後世之議也夫楊廣之淫暴與桀紂何異已畦集

卷一

唐高祖論一

二弃草堂

其時之民甚於在湯火高祖在晉陽卽三代之諸侯耳毅然起而伐之救之其時勢與所處之地與夏商無一有異然湯之伐夏明告天下以桀之滅德武之伐商泰誓三篇歷數受之罪惡以彰天討彼楊廣無道李密檄文有云罄竹難書決波無盡高祖何不承天意順民心聲罪致討比之執子嬰殪商受固無媿也乃揚言尊隋室擁立代王卽高祖亦自謂掩耳盜鈴矣夫隋室亦何可尊之有楊堅以內戚篡周逆子廣又弑父以自立父子濟逆從古所無非若夏商之世德相仍賢聖之君六七

作漢仁厚澤猶在民心故暴君可伐而前王不忍忘也然而湯武行之而不疑而不害其爲聖唐高祖煦煦子子於名實之際救護支吾陽爲尊隋而迹不免於篡者何也此其故則公與私之辨難自昧也湯武之事其心至公彼見生民塗炭若拯救己身之焚溺無一毫利天下之念在其曾其放伐也一若行其所無事故不避其名而何嫌於實湯之言曰纘禹舊服武之言曰于湯有光二聖人者革其命而伐其君而湯之心一禹之心武之心一湯之心是謂之尊夏尊商可也非天下之至公能如是者乎唐高祖之起兵名曰靖天下之亂而不能無利天下之心惟其有是心而隱微之際不能不自餒畏放伐之名於是蹈近代之故智以飾一時萬世之耳目不憚曲折以爲之也其巧於尊隋室通見其拙於取隋室也蓋中既有私利之心而未嘗學問宜乎動而多乖也高祖固無論卽大宗之聰明神武其於學問之道何知從事徒聞費不舜禹吾知之一言遂爲晉宋以來得天下者之券以爲不如是則迹涉於篡不知高祖本可爲光明正大之征誅非若魏晉開創之君弒幼主而

卷一

唐高祖論二

二弃草堂

宗室托名於禪讓者比也後之論世者以唐之創業不及漢豈非高祖之不學而欲掩其私欲蓋之而反失之者乎

或曰高祖之立代王其始恐事不集欲借此以要人心易集事非徒崇虛名亦欲濟其實也曰是不然天之厭隋久矣使高祖以伐罪救民正其辭其誰曰不然且高祖甫離晉陽即攻隋之河東守屈突通堯君素不餘力謂尊隋室可乎當時即突厥亦勸其自立況中國之民心哉徒以私心自歎反蹈亂賊之故智可歎也吾嘗論武王伐紂儻有一毫私天下之心中必自餒則微子抱祭器歸周之時武王必擁立微子以討君側之奸飛廉惡來爲名而徐爲改物之計如此武王不但不得爲聖人而且同於後世篡叛之臣矣惟武王毅然革商之命雖出於不得已而其心自白此其所以爲武王也歟

已畦集

卷一

唐高祖論三

二弄草堂

已畦集卷之二目錄

論

狄仁傑論

李泌論

王安石論

論兩漢外戚宦官

論馮衍梁鴻

論李密

論唐藩鎮

已畦集

卷二

目錄一

二弄草堂

已畦集卷之二

吳江葉燮 星期

狄仁傑論

治水者治之於潰決四出鼓怒橫留之時雖有神禹之智欲一旦遏之以殺其性而制其勢必有所甚難或反恣其懷襄之禍者有之矣及其奔流數千里阻塞漸消地益平衍其怒已殺於是起而防之堤之則易爲力救焚者救之於烈焰方張之時木燥風猛燎原之勢不可嚮邇及其風息薪盡則撲滅易以奏功夫惟人事亦然彼定天下之大計已畦集 卷二 狄仁傑論一 二弄草堂

造不世之奇功古之豪傑其心同其迹同徒以所處之時有早莫所值之幾有緩急其難其易有不可同日語者不幸者身僂而名滅幸者身顯而名彰吾於唐狄仁傑反周爲唐之事而致歎於前此諸賢之爲其難者之可傷也史稱仁傑以一言悟主而廬陵復位是已殊不知姑姪子母孰親之論不自仁傑始發也裴炎爲中書令武氏欲立武氏七廟炎諫曰太后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此言已開其端矣武氏怒斬炎都亭鳳閣舍人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

百人表請廢皇嗣立武承嗣爲皇太子且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令李氏爲後乎武氏怒命鳳閣舍人李昭德廷杖殺之昭德因言於武氏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子也陛下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世計何得以姪爲嗣自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此言實在仁傑之先也武氏意頗動然自以讎李氏酷浚不能自返時承嗣爲左相威重於主昭德以爲言武氏曰承嗣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之親孰與父子子猶有篡弑其父者况姪乎武氏矍然罷已畦集 卷二 狄仁傑論二 二弄草堂

承嗣政而酷吏承承嗣旨誣昭德逆謀斬都市其後武氏自知所殺多冤濫中自歎納朱敬則周矩之言漸寬刑網迨武氏年益高信平章事狄仁傑稱國老不名仁傑乃從容言姑姪與子母孰親復對雙陸鸚鵡之夢武氏感悟召廬陵王還夫爲此論者前此在廷諸臣非不知之而亦未嘗不言之也乃炎昭德言之而死仁傑言之身泰而國安非炎與昭德之智弗若也一則言之於其主忤心方張之時一則言之於其主悔心初萌之會故事同而功罪異然我則竊有疑於仁傑矣武氏淫刑以

逞僂唐子孫殆盡爲從來未有之酷仁傑此時卽
未當國然位列庶僚曾未聞一言挽救及爲宰相
武氏信其賢尊用之夫武氏之信仁傑信其爲唐
乎則仁傑立鑿粉矣信其爲武乎則何以得此信
也且武氏聽姚元崇之言憮然曰前宰相務爲順
旨陷我爲淫刑主聞公言乃得朕心賜銀千兩於
是平反甚衆然則謹默以保無過吾不能不竊議
仁傑之後矣徒見武氏末節旋有悔心可以轉移
故言之易入非真有回天不可能之力也獨是仁
傑知張柬之將帥才薦之武氏可謂爲明然何以
已哇集 卷二 秋仁傑論三 二弄草堂

待柬之已老而始薦之如知其可以爲將仁傑何
不於已爲相時力薦柬之爲將則將相交歡如漢
平勃何患諸武不滅亡哉且仁傑薦柬之僅遷秋
官侍郎又以姚元之薦謂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
事可相也於是武氏命柬之同平章事柬之密謀
正宮闈以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忠勁可動與定計
引楊元琰爲右羽林將軍用敬暉桓彥範李湛皆
列羽林而以武攸緒參之令諸武不之疑事乃克
濟然則仁傑爲相時獨不可薦引柬之處以李多
祚之地乎反周爲唐者成於姚元之之薦柬之爲

相也非專出仁傑也乃仁傑獨居其功而有其名
彼炎與昭德之徒身死而名弗彰我故譬之治水
救焚先後之難易如此彼爲其難者之可傷而值
其易者之爲可幸也

已哇集

卷二

秋仁傑論四

二弄草堂

李泌論

有唐三百年稱宰相之賢者必首曰房杜次則曰姚宋考其行事房杜乃智謀功名之臣姚則才能之臣宋則骨鯁直節之臣而均不可謂為社稷之大臣也社稷之大臣在唐其惟李泌乎何言之房杜自太宗起兵即參帷幄及定天下同時匡贊輔佐治平詎曰非賢然當是時太宗以仁明之主虛己於上有君如此勢處其順為相者易於為功然攷二人生平載在史冊者亦無班班卓見之蹟而有所可議者玄齡子遺愛尚主而驕玄齡歿而家已哇集

卷二

李泌論一

二弃草堂

遂覆如晦子荷尚主坐太子承乾為逆誅二相之子俱不肖以逆誅吾不能為二相解也或曰堯舜之子朱均俱不肖此天也雖聖人無如之何何尤乎房杜然朱均之不肖堯舜能知之故不以天下與子而與賢使朱均無害於天下天下亦不病朱均此堯舜之知人近自其子以及天下為善全其用也夫宰相者為天子進賢退不肖知人之哲為先務房杜近不能知其子之後將為逆又焉能知天下之賢不肖而進退之乎誠知其子不肖則必豫告之誠之而極其教之方教之而不悛則當

力辭尚主豫為免禍之計可也又不然以子之不肖明白太宗後雖事發而見老臣謀國忘家先事之明賢主或當十世宥之庶不至覆其家也史稱玄齡居相位十五年女為王妃男尚主權寵隆極而不知其子之禍已伏於此二相徒以際遇之幸號稱賢相而於教家善後之道無聞焉姚崇相開元之初主稱賢明崇以十事要之其見才之處似勝房杜然亦乘時遭會易於為力宋璟在武氏朝以直節著亦未嘗有幹旋匡復之能後相玄宗與崇俱以才幹稱者若夫當宁無賢明之主比肩皆

已哇集

卷二

李泌論二

二弃草堂

媚疾之臣內則宦官豔妻之煽處外則強藩巨盜之陸梁子身孤立於朝以道事君而以春秋之經權善其用使事必有濟而後已其惟李泌為唐社稷之臣乎夫肅宗之庸闇猜鄙宦官李輔國女謁張良娣交構其間肅宗上不知有父下不知有子泌以一人調劑其間危言婉辭開導昏主羣小側目泌如行叢棘中動多羈掣卒悟其君而伸其志可謂難矣至德宗時君益闇而猜臣虛杞張延賞益奸而佞泌內則周全吾君之子而儲貳安如止立外則調度將帥而方鎮定如安江淮節度使韓混而貢諫至斥陝虢兵馬使姜勣而歸諫遂定

其匡救在大倫之防其決機在千里之外論事則無一言之或失辨奸則無一人之可欺蓋智如子房忠愛如孔明百世之下聞其風者可以興起此固蹈道履仁之儒無媿於古大臣者斯真宰相矣真社稷臣矣史乃訾其托於赤松黃石之倫談神仙事爲危誕無論其未必然卽有之亦何害夫儒者之疾夫釋老二氏者以其遺君親違時務也觀泌之崎嶇納忠於人主父子骨肉之間動中倫會使神仙如此吾亦將引而進之於夫子之門夫亦何病於泌乎由是言之房杜姚宋雖賢若能格君已畦集

卷二

李泌論三

二茅草堂

心之非昭昭乎若日月之經天者斷歸之泌無媿也泌同時相業惟陸贄亦然然則唐之賢相當以李陸爲首稱歟

王安石論

王安石相宋神宗進富強之策廢祖宗之成畫創行新法引用章惇呂惠卿之徒趨利如鶩牢固而不可解天下騷然而宋遂亡於金論者謂安石非奸相蔡京王黼之比但以學術頗僻剛愎自用爲惇惠卿等之所誤遂至於此觀其罷政之後家居蕭然旋亦自悔亦可白其心之非好爲是也葉子曰不然是烏足以知安石哉若如所言安石乃愚耳非奸也吾觀安石所著書非不學無術者其論時有合於古先聖賢之道初無頗僻之甚也卽如

已畦集

卷二

王安石論一

二茅草堂

其議茶法一篇其言曰國家罷榷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販於方今實爲便於古義實爲宜而有非之者蓋聚斂之臣將盡財利於毫末之間而不知與之爲取之過也夫茶之用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而今官場所出皆麤惡不可食故民之所食皆私販者夫奪民之所甘而使不得食則嚴刑峻法有不能止者又曰昔桑弘羊興榷酤之議當時以爲財用待此而給萬世不可易者然至霍光不學無術之人遂能屈其論而罷其法蓋義之勝利久矣今朝廷之治方欲剗百代之弊而復堯舜之力

而其爲法度乃欲出於霍光之所羞爲則可乎又曰彼區區聚斂之臣務以求利爲功而不知與之爲取上之人亦當斷之以義豈可以人人合其私說然後行哉觀安石此議竟如他日出自司馬君實者無一語不中安石之病乃出於安石未秉政以前之口筆其故何哉然則安石之學術未嘗不正老泉蘇氏斥其不近人情亦非定論也迨安石秉政創立新法塗毒斯民無一事不與其所議相背蘇氏辨其奸當在近人情處辨之爲濫也夫不近人情則不可以逢世而得所欲惟大奸之人已畦集

卷二 王安石論二 二茅草堂

似近乎人情則人主引而近之久之而人主益信而後徐以肆其奸乃可以惟我之所欲爲以爲名高以爲固位以爲攬權以爲網羅天下鷹犬爪牙之具而外傳之以經術抗之以議論此其禍更有酷於蔡京王黼之徒者矣夫奸人之濁亂國是賊害忠良至於亡國喪家極矣其禍雖甚烈然盡天下之匹夫匹婦容或有一人之未受其毒者惟安石之新法行則普天下之耕而食織而衣者無有一夫之不被其毒者況他人之奸罷去則禍已安石之奸罷去而新法尚在流毒未已直至徽欽亡

而新法方止是其毒再世而後已也當其侃侃議於平日豈有不知之者哉然後知其始之爲此議者正所以爲逢君爲媚世及其學術既行譎張自恣使在廷之讜論無所入若曰予既以知之矣以此爲飾非拒諫之本也故辨奸者辨不近人情之奸易辨近人情之奸難惟聖人觀人之法於所由所安而觀之察之則奸回無所遁其術矣

已畦集

卷二

王安石論三

二茅草堂

論兩漢外戚宦官

兩漢之禍始終於外戚宦官前漢宦官止一恭顯為禍猶不甚烈惟外戚之禍始於呂氏而終於王莽蓋嘗論之使惠帝之時孔光馬宮之徒為將相則呂氏必帝漢必亡哀平之時平勃為三公則莽必不能篡漢故亂賊之禍每成於佞臣未有朝無佞臣而亂賊得行其志者也後漢則外戚宦官迭為消長禍始於外戚而終於宦官外戚如竇憲閭顯梁冀輩尤奸惡亂政弑主無所不為人主非不疾而思去之乃不與將相大臣謀而與宦官謀已畦集

卷二

論兩漢外戚宦官一

二弄草堂

之夫以正去奸奸去而天下安以奸去奸一奸去而衆奸生為害益烈如竇憲誅則鄭眾封侯閭顯誅則孫程等十九人封侯梁冀誅則唐衡等封侯尤濫此數宦官之奸惡更有甚於冀等而人主用之以去奸譬之人生癰疽良醫必先補其元氣而以良藥去其毒則疾可瘳乃有進以毒攻毒之說用烏喙等物投之毒雖驟解而其人亦已亡矣外戚之為害去而宦官之為害來久之人主不能制於是外戚起而謀去之如竇武何進是也夫宦官謀外戚倚人主以為重外戚謀宦官倚太后以為

重於事勢宜無不可者惜也武與進皆非其人也夫武為大將軍掌禁兵陳蕃為三公此平勃之任何事不可為乃日夜謀之遷延則變生不密則機泄一舉事而駢首就戮所固然矣何進尤不足道兄弟俱典勁兵即盡宦官而誅之豈力不足何至召外兵為助徒自速其死而事不成迨外兵入而董卓遂亡漢矣蓋外戚誅而宦官興而漢亡兆宦官滅而賊臣入而漢鼎遷豈非以奸去奸較之以惡濟惡而更甚乎故吾謂千古定亂之才當以漢之平勃為首非唐張柬之輩所可及嗚呼平勃死

已畦集

卷二

論兩漢外戚宦官二

二弄草堂

而外戚宦官亡人家國接迹於後世矣可勝歎哉漢世司隸校尉一官其職至重其權至尊即貴戚大臣得其罪狀皆可不奉詔書捕治鞠訊誅殺如陽球為司隸即捕王甫父子備具五刑斃之杖下磔其屍于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曹節等至不敢出沐此曹操一獄吏治之之言為不誣也然則并不必用禁衛之兵而兇紛紛召外兵乎夫陽球小人也奮然為此舉竊怪李元禮嘗為司隸矣乃不能疾捕王甫曹節等而誅之何也然則黨錮諸賢雍雍於廟堂則有餘

而鋤奸去惡則不足處此橫流之世宜其及於禍歟

已畦集

卷二

論兩漢外戚宦官三

二弄草堂

論馮衍梁鴻

世之論者咸謂東漢馮衍抱才而廢於時爲不幸梁鴻際盛時而遯世以爲高尚論者咸太息之吾以爲是皆不得衍與鴻之實者也吾觀衍立身出處之大節無一合於義者始進不正必不克有終若鴻則其時可以出矣而遯世以沒蓋其心有大不得已於中而非徒爲高尚其志者也何言之按衍傳衍幼有才王莽時有薦之者衍辭不仕已莽遣其臣廉丹伐山東丹辟衍爲掾與俱衍不臣莽是矣臣於莽之臣何也時莽督丹戰急衍說丹叛莽舉事丹不從已復說丹丹又不從與赤眉戰死夫丹庸下豎子耳行事之已失身是時更始已建號不勸之疾歸漢而爲縱橫之言說以霸業可謂愚矣且一說不從則宜去何待於再再說不從去就益可決矣何待丹死而亡命河東其智不愈趨下乎及更始遣將軍鮑永安集北方衍又以說干永而佐之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討永衍與永將田邑拒之邑降永衍尚連兵以叛久之乃罷兵幅巾降於河內世祖怒其不時至永以立功贖罪見用而衍獨見黜衍之出處本末如此不揆義不

已畦集

卷二

論馮衍梁鴻一

二弄草堂

擇主不審時量力苟於進而輕去就既又不安於命建武末復上疏自陳終不見用卒以交外戚陰氏獲罪此天下之儉人也且其才亦不逮相如揚雄遠甚黜而死宜矣世猶以其抱才不用歎息之不亦過乎至如梁鴻之遯世非其志也當是時賢主在上時號昌明度鴻亦非許由陽光之流何不可出而仕故爲是替身遠跡耶吾夸改其事鴻父讓仕王莽爲城門校尉封修遠伯後卒於北地鴻時尚幼遭亂卷席而葬揆鴻之志豈非以父事葬位列爵漢爲可恥孝子百世不能掩使身復仕宦已畦集

卷二

論馮衍梁鴻二

二弄草堂

挂姓氏於朝端且益彰父醜况父死不成禮卷席以葬人子終身之隱惘也故鴻適吳病且死謂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於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吾子持喪歸去及卒吳人葬之要離塚傍鴻扶風人也父讓自扶風播遷北地去家數千里而客死席葬不能歸鴻之適吳也亦去家數千里死於吳而不欲歸葬此其志也蓋有大不得已於中仁人孝子所不能一日安而不得不出於遯者也夫豈徒歌五噫以鳴其高者乎然則馮衍之乖於大義而見黜於時梁鴻之痛心疾首而不忍用世二

人之相去豈特尋尺什百而已哉

已畦集

卷二

論馮衍梁鴻三

二弄草堂

論李密

李密於隋末羣盜中其才有過人者而事卒不成以死人頗惜之予以爲無足惜也蓋密之才或可節取而其志卑下實無異羣盜事之不成有固然者當密之致力於東都也其時有勸密捨東都疾取關中者矣又有勸密逕走江都取獨夫者矣密皆不能用以敗此其智有弗若也猶可言也事敗而降唐降唐而復叛此其志則卑矣然吾謂密志之卑猶不在此其志之卑於何見之密與王世充相持其勝勢固常在密忽以宇文化及南來欲往已畦集 卷二 論李密 二弄草堂拒之恐世充掩其後頓乞降於世充密必曰降隋也降隋皇泰主也夫皇泰主何人煬帝之孫也密嘗擢數廣之罪矣一則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毒難盡再則曰繫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夫數其祖之罪彰普天之憤以討之今日者非有大故而忽稽顙屈膝於其孫則此數十萬執戈奉辭之衆無不可唾密之面而折馬箠以捶之者矣試問密於何所施其面目乎若曰化及弑君之賊不得不討故從權降隋以濟事夫化及所弑之君非即密檄中之商辛子嬰哉彼繫之

殪之豈密不共之仇忠義激於中而不能已者哉大凡事幾之得失當揆輕重審去就與密血戰以爭中原者世充非化及也一旦盡喪所圖之功捨腹心之謀而從事於肢節愚者亦不爲也且化及南來所經之途與竇建德近而密遠密當以化及委之建德而徐以承其敝未失策也乃及汲於化及者徒以隋之美人寶玉重器悉歸化及利迫於中不惜辱身屈節以圖之此羣盜所爲不顧貽笑於天下後世者也究之化及爲建德所滅所有盡歸之與密何有豈不可媿然則密之才小有才耳已畦集 卷二 論李密 二弄草堂其志如此烏足與論成敗者哉

論唐藩鎮

唐藩鎮之亂始於肅代以至唐亡延及於五季爲禍烈矣其初自史朝義敗其黨田承嗣薛嵩李懷仙張忠志各以其地來降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請以降將分帥河北自爲黨援朝廷亦厭兵革因而授之納降措置之失策實始於此夫承嗣等皆安史驍勇之將一旦其主敗亡慮禍及己力竭智困而計出於降者也觀其迎拜僕固懷恩於馬首請行間自勅其情亦可見矣其時朝廷當即命威望大臣如郭子儀者或副親王以往疾入其軍稽其土地甲兵官司租賦畀以在京高爵榮顯之而徵其入朝不則易置其官於他方置行軍元帥府於河朔以大臣總領而控制之如唐初邊陲之制可也即不然散遣其麾下兵使各還鄉里歸農如太宗破竇建德俘獲五萬人即日散遣之亦策之上也且彼數降將既翻然來歸決不先蓄亂謀使朝廷處分捷於呼吸即兵法先人有奪人之心彼豈能立變計爲跋扈哉其間雄黠無過承嗣如嵩等則未有不順命者然承嗣年已八十餘豈能獨力爲安史之續哉唐初突厥彊盛歲爲邊患太宗

卷二

論唐藩鎮一

二茅草堂

已畦集

卷二

論唐藩鎮二

二茅草堂

奮然討而降之以突厥阿史那思摩爲右武侯大將軍突利可汗爲右衛大將軍其餘君長皆拜將軍中郎將握典禁旅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此太宗納降之故事也以待四裔之君長且然而況內地蕩平之餘燼來歸者乎乃未聞廟謨出一勝算仍使據其地將其兵食其賦而又重之以高爵其快心得志無毫末稍異於爲賊時此數人者初亦未必料得此也譬如豺狼虞人得之拘之圈阱則俯首帖尾若仍縱之林藪故性復出可復養之使終不跳梁乎必不然矣然承嗣等以甲兵土地來歸即以其所有授之所以勸之者猶有辭也若梁崇義山南東道一校耳其帥來瑱死崇義殺其軍府諸將而自立朝廷即授之以節前此平盧節度王玄志卒裨將李懷玉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爲帥朝廷即授之史稱節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平盧與河朔接壤姑息因循已屬大謬况山南東道接壤畿輔偏裨倡亂竊據帥位朝廷不能討因而授之是賞亂自近也內地藩鎮之叛自崇義始一時處置失宜後遂不可復救及田悅李惟岳連兵爲叛來滔猶外爲恭順出

兵討惟岳成德兵馬使王武俊始勸李寶臣歸朝
其後武俊手誅惟岳以歸命欲求節使朝廷不許
止授團練使武俊不悅又詔武俊以趙定二州歸
他鎮以糧三千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益
不悅滔以討惟岳功請浚州不許滔亦不悅於是
田悅乘間說滔武俊同叛朝廷聞之進滔爵通義
郡王冀以安之滔反謀益甚既而浚州竟爲武俊
所據朝廷不能問也夫爲人臣而叛逆要求則與
之爵賞惟恐後及其討叛有功請命於朝則愛惜
名器鄭重土田若必不可假借者夫與奪朝廷之
已畦集 卷二 論唐藩鎮三 二弄草堂

大法也當與而用奪奪必激其怒當奪而用與與
必驕其心亂之階也鮮不由此始之不慎後必蔓
滋古今之禍未有如唐藩鎮之久而益甚也其是
故歟

已畦集卷之三目錄

說
選家說
字學說
審音說
考徵說
從祀說
郡邑祀典說
列女說
假山說
好石說

已畦集 卷三 目錄一

二弄草堂

已畦集卷之三

吳江 葉 燮 星期

選家說

古文辭賦之有選也自梁昭明始昭明之選其去取雖或未盡當後人有訾之者然其出乎一己之成見初非有所附會從實而不從名而不以名假實夫自周秦下逮蕭梁操觚之家當以萬計昭明不求諸人而求諸文因文以見人而人可屈指數文亦可屈指數後世亦未嘗識其不備也自後唐宋人亦皆有選率就文言文未嘗於文之外別有已畦集 卷三 選家說一 二弄草堂

所驚也竊怪近今之選家則不然名為文選而實則人選文選一律也人選則不一律也或以趨附或以希求或以應酬交際其選以人衡何暇以文衡乎不以文衡於是文章多弃人天下多弃文矣選家欲合人文而為一實岐人文而為千百矣然則何以正之正之以文之一而人之不一者自一然後實乃不假乎名至於選古人之文則又異是古來固有傳人而無傳文者人不待文以重則以文為斷不必援人以入其文古來固有文傳而人附以傳者文自足傳也又有傳文而文實不足傳

者文不可假也二者亦一以文為斷如是則文歸於一而人從之而名乃不掩乎實夫正之以文之一而一以文為斷矣然尚有二失一在趨時尚習中本無所有拾他人之齒牙為我之筆舌自以為得風氣可哂也一在騁博覽習亦無成見是非去取茫然於中專事蒐羅反與以取備示異究之所蒐羅者味同嚼蠟人與文且兩失之是不可以已乎吾嘗謂夫子刪詩止三百國風止十五此就魯國故府之所有者刪之所無者不外求也周初千八百國其後見於春秋經傳者猶一百二十四國已畦集 卷三 選家說二 二弄草堂

若刪詩而求其風之備則必徧訪諸邦而後可夫子不然故邠鄘不見於春秋卽衛也不妨列為三有大小雅而仍錄王風不厭重也陳蔡比肩也風有陳無蔡杞宋二王後也宋存頌而杞并無風曹滕皆文之昭也有曹風無滕風虞虢周親也皆無風夫子以寓諸目者刪之否者闕之其寓諸目而不可入刪者逸之非有所詳略也總歸於當而已矣若今人為之選家必譏其固陋弁鄙充其意必盡千八百國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等國盡列於風蒐其單辭片句以為秘本於發凡起例中鳴其

苦心矜其博覽而不知已見哂於識者矣吾願選古之家自不能效法聖人其亦不失梁昭明之意斯亦可矣

已畦集

卷三

遊家說三

二李草堂

字學說

字之爲學所從來遠屢變而至於今通行者惟隸雖欲舍隸而復乎古初之篆勢必有所不能旣以便於習而行矣乃世人每於隸書之中有古與俗之別一點一畫紛然釐別若者爲古若者爲俗以炫其博則竊未解也夫其所謂古者蒼頡之所作耶史籀之所作耶孔子壁中經之古文耶此數者雖相傳有據然亦有漢人附會而成者安保其無有錯繆今好古之家僅以爲技藝一端鐫刻臨摹之用不以通行也若通行通用而可以達辭惟隸而已夫隸何昉乎暴秦滅先王之法興役戍務獄訟古文不暇給獄吏程邈初作隸書以趨約易謂便於施之徒隸故名隸耳原非有深意也其名與實豈同古昔聖人作書之意乎然而後世雖有王者興不能不用之者亦孔子不從麻冕而從純之意蓋各有因時取義爾今之俗儒不察於隸書之中辨正其一點一畫如是則從古如是則從俗其說甚嚴夫使蒼頡史籀孔子遺經之古文尊之爲古辨其點畫以正之可也今俗儒之所謂古者程邈而已矣邈何如人哉所事者暴秦之始皇所

職者典獄之酷吏所比肩而同朝者則亂臣李斯
逆閹趙高輩也其時不獨邈作隸也李斯作荅頡
篇趙高作爰歷篇又有胡毋敬亦作博學篇特隸
通於用故用之相沿久而有點畫之不同則亦聽
其相沿可也何必定以從今者爲俗從邈者爲古
遵之同於古昔聖人哉惟古昔聖人其作書也如
義文之畫卦其一點一畫有深意至理奇者之不
可以偶偶者之不可以奇斷不使有釐毫之錯循
之則是戾之則悖非邈可比也且自邈廢先王之
書而爲便用之隸遂使後世之愚不肖無不藉筆
已畦集 卷三 字學說二 二子草堂

舌以囁然自鳴於世高者著書立異以亂先王之
道下者舞文叛教陷人媚人淫辭邪說甚至亡國
喪家由於筆墨者不少使如古篆之艱重繁苦則
非萬不可已者必欲爲焉而輒罷其風亦可少息
矣夫文以載道隸書之載道者固多而藉以載叛
道者亦不少尚何諄諄於其古與俗之必正耶原
其故始於俗儒之不能文自惟無所見長而藉字
學考訂之精嚴以文其陋而矜其博學不知其欲
去俗而實卽於俗也久矣夫隸書中古俗不同什
有二三然所謂俗者上下通行便之已久必欲矯

而不敢稍違於暴秦之獄吏吾不知其何所見也
若平心而論則大篆爲古而隸爲俗何得於俗之
中又分古分俗哉且因革損益雖三代之忠質文
法度典章隨時異同字學一道何獨不可變通其
間豈如圖書卦畫之不可稍易亦自見其泥於一
偏而爲識者所嗤矣

已畦集

卷三

字學說三

二子草堂

審音說

天地有剛柔之性人稟之有五方之不齊故五方之人其性情氣質聲音相貌舉止動作各以其方別而聲音尤甚有千里而異者有百里而即異者固不能正其孰是孰非孰得孰失也昔者聖人制爲樂律其取聲也果何所憑乎蓋天地有自然之中聲寓於黃鐘之管而黃鐘實該萬事之本然古之聖人以黃鐘協律而不能協五方鄉土之音然則五方之人聲果有一定而可憑以爲準哉乃後世之依聲叶韻鑿然以爲一定不可易者何所本已畦集

卷三 審音說一 二弄草堂

也詩三百篇其間勞人思婦塗歌里謠之作彼亦何嘗學問何嘗考究不過寫其自然之鳴聖人以其性情之合乎正故採之而爲風高下其節以被之管絃彼作者初亦不知其然也後人以聲韻叶之必曰某字叶某字而以三百篇爲證則亦後人之臆說而已矣卽如屈原離騷等作每隔句作正音誦之皆不叶因其韻而改叶之而後可成誦後世遂以爲必此字而後可協此韻非是則失之夫原楚人也其仁義忠信自非大賢以下所可及而其語言聲音則孟子所謂南蠻馱舌也音之馱舌

固無害乎心之仁義忠信然必并其聲音一一取則而爲定衡此皆耳食之徒也沈約詩韻吳興土音也自唐以後詩家奉爲金科玉律不敢毫末出入其間明太祖以時王之制改爲正韻頒行天下而有明詩人未嘗遵而用之而宗沈約如故則以相沿之久錮習使然卽知沈韻之非然欲正其非者又難乎其爲是也蓋沈約之韻爲方音而正之者豈另有不易之音乎亦方音也十五國之詩皆方音也況其餘乎則亦不必辨而已矣相習而因之卽相因而用之必曰此是彼非此據彼徵皆夢已畦集

卷三 審音說二 二弄草堂

也若又辨其徵據之是非夢中說夢也莊生所言天籟人籟一而已矣天籟萬有不齊不得逐一而名之曰某籟是某籟非強天籟以加之音也聲韻人籟也獨不然乎若曰必如是焉而後可援引徵據紛然雜出此亦塾師之博學而已矣若樂律之道則不然彼必協乎音而後能合乎調依乎聲而後能吐乎音故於平仄中分陰陽陰陽中分清濁同一陽音而轉聲不叶則不成調則審陽中之陰陰中之陽而後宛轉如意入耳不繁此吳中專家老伶能知之若今之詩詞不可歌也不戾於平仄

足矣又何必藉學究之援引徵據以爲博哉

已畦集

卷三

審音說三

二弄草堂

考徵說

天地之浩邈日月星辰之遼遠疑其事之絕難憑者然天官家以一定之數測之而無毫末之或爽四時之榮枯百物之生謝疑其事之難豫知者然觀物者以自然之理推之遂如操券之必信若夫天下古今人事之有無常變彼此先後萬有不齊或時異地異人異無數之可推無理之可斷而又非身之所歷惟任之耳目之聞見聞者聞於人見者見於載記然耳聞則人言有可憑有不可憑目覽則載記有同有不同二者俱有言人人殊之患

已畦集 卷三 考徵說一 二弄草堂

所以古來作史者與箋註之家紛然聚訟而不知所止殊可惑也夫春秋爲孔子手筆三傳又皆同時門弟子所作親承耳提面命之教可以彼此參稽攷辨乃三傳異同不可枚舉一尹氏也公穀以爲卿士左氏以爲婦人將以誰爲信耶然古今來亦付之不論不議而已若必欲求其信則三傳之外更有何書可質其疑信耶且國語亦左氏作也與傳異同尤甚則孰是而孰非耶當孔子之時而諸賢不折衷以取信又何論其他也至如史記與左國有異同班與馬又有異同千古不能正其是

非也司馬溫公輯通鑑其傳記之各異者折衷而定其歸詳註於其文之下然間有裨官迂怪之談亦纂以入則所折衷取信者此是彼非亦未盡足據也且夫事在載記者不足信則更詳考之詳考之目能親睹之耶不能親睹仍考之他家之載記則各主一說者不相下豈有數可質理可憑耶然則如何而定其歸歐陽子有言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舍衆人而從君子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舍君子而從聖人使其時無聖人并無君子則若何則亦信其羣然共言之而共已畦集

卷三

考微說二

二齊草堂

知之者所謂吾從衆而已如尹氏者公穀所聞者卿士則卿士之左氏所聞者婦人則婦人之亦各用其聞見以自是而已且其事無關於勸懲其說無與乎義理若必多其考索以求其是非此近於羣居言不及義行小慧矣故古之君子以爲不必論也尤不足道者近時箋註訓詁之家每於地之道里年之日月先後毫末之差反復辨論引證羣書衆說繁多無所取裁而強加之臆斷此非於無用之地而庸其心也哉抑有論者千古作史紀事之書始於春秋春秋因魯史以成文魯史所存者

孔子則筆削之此外他國不以赴者則不書不求備也卒葬以赴之月日書不必考實求詳其卒葬之月日聖人以爲事之可爲勸戒而關於人心世道者則詳而著之爲經非矜博非沽名但是非彰而經術正傳史卽所以傳道矣豈後世沾沾等於雕蟲之末技而炫其長者比哉

已畦集

卷三

考微說三

二齊草堂

從祀說

聖人之道內之爲身心性命之微外之爲天下國家之大故內聖必出爲外王外王必本諸內聖無二道也蓋之贊堯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夫聖神文武用各不同是皆所爲聖人之道而學者之所當盡心者也乃後之儒者每以能言性命者爲理學之真傳謂之儒者至於立功立德之人勳蓋天壤業被生民於聖人外王之道無毫末之媿徒以其未嘗言性命談身心悉推其人置之功名事業之途甚且躋之於謀臣武將之伍而揮之聖門之已畦集

卷三 從祀說一 二弄草堂

外噫亦可異也吾嘗論孟子歷序道統於文王之見知不曰周公旦召公奭而曰太公望散宜生蓋以周召之得與於道統自不待言如太公望者恐天下後世必推之於武將謀臣之列斷不入於道統故特以之爲文王見知之首此闡幽之論也宋儒謂自孟子沒而道統絕一千四百年而濂溪周子起而紹其緒吾竊不敢以爲盡然也昔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然則一千四百年道統之絕者特隱居獨善者絕耳卽有其人而後世不傳人

不傳而事與言俱不傳故可言絕至於行義兼善則一千四百年之間如太公望其人者未嘗絕也何幸生三代之時太公望得爲文王之見知生於三代之後賢如太公望者俱擯之於道統之外則儒者論道之過也夫後世之賢可爲太公望之徒者吾於漢得兩人焉曰張良曰諸葛亮於唐得一人焉曰郭子儀於宋得兩人焉曰宗澤曰岳飛於明得一人焉曰徐達此數人者觀其議論與行事未嘗不立入紀綱常之極而無纖毫遺憾至其功業貫天壤德澤被當時及後世若在唐虞三代必已畦集

卷三 從祀說二 二弄草堂

在五臣三仁十亂之列徒以其未嘗高談性命辨究身心爲內聖之學則舉而擯之道外殊不知高談性命辨究身心者亦何從驗其回天夾日勘亂救民而爲外王之功哉何遽以內聖者爲道外王者非道乃文者爲道乃武者非道乎吾故於漢唐宋明六賢斷斷無媿於道統而以從祀於先師之廟可無疑也

郡邑祀典說

祀典之設古稱凡能捍災禦患興賢起教澤在斯土而利在斯民者則祀之崇德報功於是乎在蓋嘗論之天下萬世之功莫大於教天下萬世之德莫大於養惟先師孔子其垂教之功在天下萬世者也惟勾芒社稷之神其養人之德在天下萬世者也故自天子之都以至窮陬僻澁之郡邑莫不有先師之廟與社稷之壇一以崇德一以報功惟功與德之在天下者則天下祀之推而功德之在一國與在一鄉者則一國一鄉祀之各從其地與已畦集 卷三 郡邑祀典說一 二茅草堂

其類焉故先賢先儒之祀從孔子山川風雲雷雨城隍之神從社稷乃知王者制爲鬼神之祀亦猶官天下之俊又使各從其序而定其常以稱其才德毋越而僭毋闕而遺也其生於此鄉而賢者沒不可泯也則宜祀謂之鄉賢其官於此鄉而賢者去不可泯也則宜祀謂之名宦二者各從其類分祀於先師之宮使一方之賢者知所法不肖者知所慕盡之矣故學宮之外無一神鬼之可敬與祠廟之可建也迨其後也名宦鄉賢二者不惟其賢而惟其力不稽其實而循其名直道之斯民旣無

是非之權而當路亦隨其可否之俗而以爲酬應之具假使仲弓爲顯宦犁牛亦列蒸嘗相裔爲負薪孫叔難邀俎豆且屠伯亦可薦馨香宓子終不得與時禴矣名宦鄉賢隨俗上下浸假而變爲專祠矣又浸假而非地非類非人私祠而冒公矣於是五都之市名勝之區飛輿崇宇畫棟彫樑櫛比而鱗次焉無一非祝長生頌福德者赫赫具瞻哀衣赤舄比比是也且夫鄉之賢而得祀也大都出於人子之愛其親而爲之者也夫愛其親誰曰不然而愛其親者莫過於大舜舜之孝莫大乎尊親已畦集 卷三 郡邑祀典說二 二茅草堂

未聞莫大乎賢其親也舜爲天子瞽瞍爲天子之父則以天子尊之未聞爲聖人之父卽以聖人賢之者也使當時臣民以聖神文武之號頌舜而卽以聖神文武之號頌瞽瞍有是理乎夫士大夫得官於朝廷既以其子之故贈其父若祖之官如其官喪祭得如其子之官之尊卑大小以從事人子尊親如是是亦足矣亦何必多求於此外哉故尊可以有所藉而爲之矣賢不能有所藉而加之者也今日者一鄉之貴人多則其鄉之賢人亦多宦之有後者則宦得以名著宦之無後者宦不得

以名著而所爲祀典不亦惑乎有聖人者作要使
天下曉然知崇教與養之意則所以寓勸懲興觀
感皆出於崇德報功之所爲於以訓世而善俗則
時禴蒸嘗酒醴玉帛無一非彬彬三代之禮樂矣

已畦集

卷三

郡邑祀典說三

二弄草堂

列女說 吳江縣志

按古所傳劉向列女傳大約敘宮閨之間淑恭令
德可儀而可法者爲多其或以節見或以烈稱者
亦間有及焉然則婦人之德固不必專以節以烈
而後著者也乃後世婦人表見於世往往以節烈
稱者居十之九是何也蓋閨門之內內言不出而
況其行事乎故卽有懿美淑德安能一一表暴於
世及其不幸而喪所天蒙大難而後以節以烈顯
此夫人之不幸而非先王所欲以教世者也昔者
成周之化本於二南故上自君公以及大夫士莫
不有以教其家故內則之儀纖悉必備是以國無
不齊之家家無不令之女無不令之婦自世教衰
士大夫之內政不修如曾鞏所云率以家自累而
冒鮮克由禮之譏乃有出乎閭巷單貧之家孤陋
無聞之子非有學問以磨礪之非有師保以詔告
之及不幸而處乎天道人事之厄窮反能毅然凜
然以節烈見爲之而不疑恃之而可久此其天性
之植立不待勉強而能一女子耳殆無媿乎邇世
无悶殺身成仁之君子也嗚呼可謂難矣故今於
列女之志稽之往牒採之當今較他類爲獨詳且

已畦集

卷三

列女說一

二弄草堂

備或謂凡女子以節著者必經題請旌表然後奉時王之制而登之簡冊所以徵信也今一槩以未經旌表者入志無乃類於無徵弗信乎曰言誠是也然今世之以貞節題旌者始必呈之學校以學校之公評上之有司遞上之督撫以聞於朝而下於部部議覆而後奉旨以行其難其慎理法固然然其間上下往覆遷延歲月拮据奔走艱難之狀百千焉故薦紳士大夫及有力者得之頗易若窮檐鄙屋之下羈衣不蔽朝餉不給卽苦節奇貞且不能邀比閭之一言以自達安能得之於學校而已畦集

卷三

列女說二

二茅草堂

有司而督撫以達於朝廷乎勢必不能徒有茹荼飲檠以沒世尚不得簡端片語以垂後其飲泣於九原當何如耶故茲於未經題請者細攷輿論博徵見聞果於事例允合者俱得以善善之義比例以入而次於已奉旌表者之後庶幾備文獻之徵俟後之君子得由此以一一表章之是作者之志也夫

假山說

余家橫山之陽面九龍諸山去山趾僅里許山多石石磊磊然異於世所稱太湖石者蓋質中有文蘚蝕斑駁可喜也余於暇日命山中人昇至家中石大小高下不等於草堂後獨立蒼茫室前蓋十餘年積壘之而爲山趾可畝有半高逾三尋大峰五六小峰三倍之有徑有坡有臺有巖有壑有磐俯有溪余旦莫晞髮濯足其間足樂也有客過而誚余曰甚矣先生之爲此山徒任其意而爲無師之智不能無譏於大匠也今夫壘石爲山者必有已畦集

卷三

假山說一

二茅草堂

其道矣其稱能手之最者曰某某次者曰某某其爲山也必曰若者做倪雲林若者做黃子久若者做黃鶴山樵若者做梅花道人然後爲有原本爲有法則非是則失之矣今先生之爲此山也率其冒臆於古人無所做於今人無所師無乃爲方家所笑乎余笑而應之曰嘻甚矣子言之不察也今夫山者天地之山也天地之爲是山也天地之前吾不知其何所做自有天地卽有此山爲天地自然之真山而已乃畫家欲圖之而爲畫竊天地之貌而形之於筆斯亦妄矣然亦各能肖天地之山

之一體蓋自有画而後之人遂忘其有天地之山
止知有画家之山爲倪爲王爲黃爲吳門戶各立
流派紛然夫画既已假而肖乎真美之者必曰逼
真逼真者正所以爲假也乃今之墨石爲山者不
求之天地之真而求之画家之假固已惑矣而又
不能自然以脗合乎画之假也於是斧之鑿之膠
之斲之朽之塤之極其人力而上蓋其目不見
天地曾不知文章不過守其成法如梓匠輪輿一
工人之技而已矣而可以爲師法乎且吾之爲山
也非能學天地之山也學夫天地之山之自然之
已畦集 卷三 假山說二 二弄菑堂

理也自然之理不論工拙隨在而有不斧不鑿不
膠不斲不朽不塤如是而起如是而止皆有不得
不然者卽或不工亦如天地之不能盡大地之山
皆爲名山其不名者非天地之咎則余爲山之不
工亦非余之咎也然則画者以筆假天地之山壘
石者以斧鑿膠斲朽塤假画中之山彼一假而失
其真此再假而并失其假矣不益惑乎今有人於
此欲行仁義當師法堯舜性之仁義昔者宋襄
公嘗行仁義矣今欲行仁義舍堯舜不師而師宋
襄之假可乎又如周防之画美人画美人者必倣

昉爲極則固也使有一西子在前而學画美人者
舍在前聲音笑貌之西子不做而必倣昉紙上之
美人不又惑之甚者乎彼墨石者何以異於是然
則今之稱爲墨石能手而能摹画中之若倪若黃
者且未必肖尚不得爲假画中之山又焉能假天
地之山乎此則予之所竊笑而不敢師之者也客
乃逡巡而起曰鄙人囿於象之內而先生遊於象
之外者也乃曉然知所益矣予乃書其說以予之

已畦集

卷三

假山說三

二弄菑堂

好石說

或謂已畦居士曰居士居山以來十有六年矣居士於世一切榮名厚利之場既澹然久置之矣至於嗜欲起居耳目之適居士鶉衣藜羹門以內陋樸荒涼如老僧之在退院矣又法書名畫以及彝鼎羹琢之具爲世所尚居士則蕭然斗室稿竹几牀絕無一物一器可把玩者矣之數者世之所好羣然赴之居士漠不關心百無一有而獨孳孳焉好童山之頑石取而置之於庭日積月累可謂富矣猶未厭也時時減已藿食雇力致之若貪夫然已畦集

卷三

好石說一

二弄草堂

居士顧有癖於此耶抑石之實有可好出於舉世所好之上耶竊惑焉敢請其故居士曰嘻予知世之所好而不知予之所不好予之所好而不知予之好其所不好今夫舉世所好者榮名厚利與耳目口鼻身體嗜慾種種是也夫獨非人情豈於是而有矯哉然予亦惟能審之異乎不能審之者而已予之澹然於榮名厚利之場者知命也澹然於五官嗜慾之適者知時也澹然於今古玩好居處服御者知力也惟命與時與力皆有天焉非人所得而與也達者審而聽之天愚者不能審而爭

之人爭之而得則日得而猶以爲未足更益冀其有得營營焉逐逐焉日在得而望益得之中即至氣盡而奄然之時心猶戀而不已更益圖後計焉其好之而得之之患有如是若爭之而不得則日在不得之中而時爲得之之想於是行險僥倖於是感憤牢騷常作一得焉雖死猶生之念一息尚存所以焦勞其形體搜剔其心慮綿綿焉與我身相終始其好之而不得之患有如是嗚呼此何爲者耶然則世之可慕可羨可愛可樂之事之物不得二者交戰於中無有休息而兩受其大患則已畦集

卷三

好石說二

二弄草堂

世之極無可慕可羨可愛可樂之事之物其得與不得可兩無患者其惟此塊然之石乎夫石有米顛之所拜坡老之所珍如北固研山壺中九華者亦世所共好也又不在是惟塊然之頑石斯真慕羨愛樂之所絕矣而予則盡棄世所共好獨好此必無可好之理之頑石者非以此石之可好正惟此石之無可好而無患也故爲是篤好之者也夫世見名利嗜慾之好^上與我之好相投膠固而不可解合之則喜離之則悲天下事物決無有常合而不離者則常見所好在彼所惡在此將若之何

而使身心有一日安耶而予之於頑石也無介紹之合無膠漆之投諺有云生不齋一文來死不齋一文去其予與此石之謂乎予與石交相忘於存亡去來之間不亦脫然大快矣哉故予之好命與時與力皆不得而操其權而能遊乎命與時與力之外者也命與時與力之外其爲境也常其所處也廣古之至人物物而不爲物所物吾將借此石以翱翔乎寥廓之域宵邈之鄉以視一切之紛紛紜紜俄頃萬變咫尺天壤好惡得失之相乘汨汨終身之憂患可不審哉可不懼哉

已畦集

卷三

好石說三

二弄草堂

已畦集卷之四目錄

辨

江南星野辨

太湖受水辨

五湖辨

已畦集

卷四

目錄一

二弄草堂

已畦集卷之四

吳江葉燮 星期

江南星野辨

考天文江南星野所屬江南大半爲古吳地未嘗錯越境吳越連壤而中分上古必連舉吳越而吳越壤地僅得古揚州之半而不足吳又揚之一隅而不足也然歷代言星野見之史志者類統舉揚州未嘗岐吳越於揚而言之也又每統舉吳越未嘗岐吳於越言之也即獨舉夫吳又未嘗一一分晰某郡爲某星某度而言之也乃志星野者每以已畦集

卷四

江南星野辨一

二牙草堂

一郡當古揚州之稱又以一星分屬錯出揚州之一邑其間言辰次者統而不分言星次者該而不晰言躔度者錯而無準竊怪乎其言人人殊也今先敘其統舉揚州者言之周禮保章氏註斗牛女揚州吳澄曰星紀揚州之星土星紀者辰次在丑其星斗牛女也史記牽女婺女揚州而斗稱江湖是說稍異也正義云南斗牽牛爲揚州漢志牽牛婺女揚州斗南三度後漢書玉衡者斗九星也第六星主揚州蔡邕云揚州起斗六度晉志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分野

屬揚州元志星紀之次揚州之分凡此皆統舉夫

古之揚州而言其次者也其統言夫吳越者爾雅

及史記正義云南斗牽牛吳越分野後漢郡國志

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一名須女爲星紀之次斗

建在子今吳越分野晉志斗牽牛須女爲吳越揚

州蔡邕分星次起斗六度至須女二度爲星紀爲

吳越分星費直謂斗十度至須女五度爲星紀皇

甫謚謂星紀自斗十一度至女七度爲吳越分隋

志與謚言合京房張衡則云吳越會稽揚州入牛

一度魏陳卓云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

已畦集

卷四

江南星野辨二

二牙草堂

紀吳越分野屬揚州宋天文志天市東南第六星曰吳越又云吳越當斗須女之分元志自斗四度入吳越分星紀之次凡此者言度數不同而言星紀言斗牛女則同然皆統舉夫吳越而終歸於揚州以言之者也其專指吳而言者爾雅星紀斗牽牛吳分野漢志吳地斗分野淮南天文志須女爲吳石氏星經云星斗七其杓上衡下爲權主吳分野劉向云吳地斗分野越地牛女分野唐志南斗在雲漢下流當淮海間爲吳分凡此則皆專指吳而言或言斗爲吳或言須女爲吳劉向則別指牛

女爲越分而不混吳於越者也然則言揚州言吳越言吳俱舉之而未嘗晰其界攷之史志間有言某地某郡而可以古準今者如漢書志吳地斗分野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皆吳地準諸今除會稽之半及九江豫章非江南地餘皆今日江南也後漢天文志註引星經云玉衡第六星主揚州嘗以五己日候之辛己主丹陽晉志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陳卓並言斗牽牛須女吳越揚州廬江入斗六度丹陽入斗十六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已畦集 卷四 江南星野序三 二茅莖堂

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亦皆今江南地也唐志揚楚滁和廬壽舒爲星紀分則於今江南境未全也唐一行次分野南斗牽牛星紀之次丑初起斗九度終女四度自廬江九江盡淮南廣陵東海又逾南河得漢丹陽郡自會稽以至百粵皆星紀分南斗皆在雲漢之流淮海之間爲吳分是言星紀所該者廣而斗專主於吳也宋史淮西路徐揚之域而揚爲多當南斗須女之分又云南斗六星南星魁星也石申云魁一主吳二會稽三丹陽四豫章五廬江六九江凡此皆言星紀之分於揚於吳越

於吳而各指當時列郡以表之及於今之兩浙江西界者也今考江南各志爲府十四爲州四其西南則不盡古揚州與古吳越於北則錯出揚州而入古徐豫之境其在星紀斗牛女之分爲古揚州地者爲府十有二江寧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揚州安慶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廬州爲州三滁和廣德其跨古徐豫揚之境而錯分斗牛女房心奎婁之星兼居星紀大火降婁之次者爲府二淮安鳳陽其間屬斗者爲府之州一曰鳳陽之壽州爲縣九曰淮安之山陽清河安東鳳陽之鳳陽臨淮定遠已畦集 卷四 江南星野辨四 二茅莖堂

霍丘盱眙天長屬女者爲府之州一淮安之海州爲縣二淮安之沐陽贛榆屬牛女之間者爲縣一淮安之鹽城屬房心者爲州一徐州爲府之州二鳳陽之潁州亳州爲縣四淮安之桃源睢寧鳳陽之潁上太和屬奎婁者爲府之州三淮安之邳州鳳陽之泗州宿州爲縣六曰淮安之宿遷鳳陽之懷遠五河虹縣蒙城靈璧大約淮鳳兩府各州縣分屬之星野歷代史志竝無畫疆可據之文後代各因其地之界而爲之分次其界於吳者卽屬以吳之星其北界於豫之宋徐之魯者卽屬以宋與

魯之星蓋奎婁爲魯分野房心爲宋分野其分疆之錯出卽其分星之錯出也至於府十二之屬星紀者大槩屬斗度者多然歷代天官家論度者頗參錯不同若曰必以某度屬某府無論古來論度之起與至之數各家紛紛無定卽定矣又安能以府州縣之境尺寸而畫之與垂象者脗合不爽毫釐乎故唐一行有兩戒山河之論其法用春秋十二國以定分野而不必係之方隅諸家頗推其說元郭守敬於天文律歷之學極精詳於分野獨畧而不言但推太陽黃道十二次入宮宿度係之十

已畦集

卷四

江南星野辨五

二茅草堂

二國分亦一行之說也守敬極推隋唐之言天者且云後有作者無以尚之然則星野之分雖智若守敬亦不能舍是而立說然一行之論又似泛濫而不可稽惟明劉文成基清類天文於郡邑分度爲極詳亦不知何所本而一一不爽若是歟

太湖受水辨

莫旦吳江志引郡志曰太湖三萬六千頃西北有荆溪宣歙蕪湖溧陽溧水數郡縣之水西南有天目富陽分水湖州杭州之水俱聚潄於湖而由吳江長橋東入松江青龍江以入海沈啓曰太湖之源由天目分而爲二一入固城湖合金陵常潤之水爲百瀆荆溪一從獨山至荻浦納宣歙臨安之水合苕霅梅溪俱入太湖唐宋以來吳中多水患由不爲之分殺也自築五堰以節金陵宣歙之水盡由分水銀林二堰趨蕪湖以入大江是殺太湖承受之半矣王文恪鑿曰吳郡西南有巨浸東南諸水所歸其大者有二一自寧國建康等處入溧陽至長塘湖并潤州金壇延陵丹陽會於宜興以入今寧國建康之水不由此矣一自天目宣歙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由吳江分流以入海竊謂以上三家之說互有異同同未必盡是異亦有各非也一則莫氏云西北有荆溪宣歙等水卽沈氏云天目之源一合金陵常潤之水爲百瀆荆溪也莫氏於西北之水言宣歙而沈氏不言也莫氏之言宣是也言歙非也

已畦集

卷四

太湖受水辨一

二茅草堂

沈氏不言歙是也并不言宣非也此言北流之異同各有是非也莫氏云西南有天目富陽分水杭州湖州之水卽沈氏云一從獨山合宣歙臨安之水也莫氏於西南之水言杭湖不言宣歙是也言分水富陽是而非也沈氏於西南之水言宣非也言歙益非也此言南流之異同莫近是而沈全非也何也蓋吳中西北之水其自寧國者與大江稍遠與溧陽諸邑稍近故宣之水與建康諸水異派而會於高淳溧水之間併東南下自五堰築而此水俱從蕪湖以入大江矣自是而宣郡建康之水已畦集

卷四 太湖受水辨二 二弄草堂

不入太湖至若歙之水從未有會建康而東下者固與五堰無涉也故曰莫氏於北流言歙非也沈氏於北流言金陵而不言宣亦非也又吳中西南之水源自天目而分出於杭湖常三州太湖所納者得湖之全杭之半常僅一支而已若杭之分水僻遠富陽瀕錢江縣境大半在江東頗與吳地無涉莫氏何得類舉之沈氏既於西北云築五堰以節金陵宣歙之水於西南則又云納宣歙臨安之水一宣歙也條與金陵並提忽與臨安並貫相去何啻千餘里竟若同條共派者何也果若是當云

宣之水源發於某處歙之水源發於某處一支從某歷某一支從某合某或從上游以南行或從萬山以東注而同會於太湖可也豈得漫無剖晰而臆斷乎故曰莫氏於南流置宣歙是也言分水富陽是而非也沈氏於南流盛言宣歙以下合苕霅更非也而王氏之說庶爲近之其言東南之水歸於太湖最大者有二一自寧國建康等處而下會於宜興以入今寧國建康之水不由此矣此則截然於五堰之說也一自天目宣歙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等州縣以入湖其並言宣歙非已畦集

卷四 太湖受水辨三 二弄草堂

矣然止云宣歙諸山則與專言宣歙者稍異蓋天目與宣歙諸山連峰屬嶺山脉千里不斷其諸山東面之水與湖州鄰者則由安吉等州縣以入湖其諸山東南面之水與杭州鄰者半由臨安餘杭以入湖半由桐廬富陽等縣以入錢江矣錢江之源溯流至歙之屯溪而上千有餘里歙之水安有近舍肘腋之錢江越萬山激行千餘里以入太湖者乎昔宋人郝僑言太湖積十縣之水一水自江南諸郡而下一水自杭睦宣歙諸山源合天目等山衆流而下其言諸山源蓋言山之所自始耳若

以爲卽受其全郡之水僑言睦州睦三面枕錢江亦將謂太湖受睦州之水乎故謂歙水斷不入太湖者此也且今錢江受全歙并浙金衢嚴之水每至春夏雨潦驟發水或高出瀕江城郭上者風帆在睥睨間過若令太湖全受宣歙并蘇松常鎮杭湖之水僅以吳淞江一線爲宣洩吳淞之廣不及錢江之什一當水潦橫溢時三吳城郭豈特不沉三版已哉由此言之宣水且必待塞於五堰而歙水可使入湖者哉其不然必矣而世不察徒侈其辭概云太湖納建康宣歙諸郡之水何言之無據

已畦集

卷四

太湖受水辨四

二子章堂

明歸太僕有光論吳中水利言太湖自湖州諸溪從天目西北宣州諸山溪所奔注而從吳江經華亭青龍江入海按歸氏論太湖之水僅言受宣州而不言歙此則可爲據者也且言諸山溪之水而不言宣州之水則并略言宣矣攷湖州自四安鎮陸行從廣德州至寧國二百餘里其間爲輪蹄孔道竝無帶水可涉則所云宣州諸山溪之水此亦概言宣州東南境之山實與浙之天目相連而分界其山之面浙者水入浙

山之面宣者水自歸宣而入大江又可知也余故爲明辨之以曉世之耳食者

已畦集

卷四

太湖受水辨五

二子章堂

五湖辨

太湖名震澤名具區見於禹貢及山經其曰五湖以范蠡乘舟太史公登姑蘇臺望五湖爲證後之人考究所以名五湖之義諸說紛然張勃吳錄云湖周五百里故名虞仲翻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鄆城雲溪西通義興荆溪北通太湖東連嘉興並溪凡五道故名陸魯望云太湖上裏咸池五車之氣故名近時論者則於湖中分疆而異其名莫釐之東周三十餘里曰菱湖西北周五十里曰莫湖長山之東周五十里曰游湖沿無錫岸周一已畦集

卷四 五湖辨一 二子菴堂

百九十里曰貢湖胥山之西南周六十里曰胥湖以上諸說所以晰五之義者不一似俱未有當也夫五湖爲太湖是矣竊以爲今之太湖非古太湖之全也蓋僅得古太湖之二三耳何言之從古東南稱澤國其地窪下如今蘇州之長洲吳江崑山松江之華亭青浦嘉興之秀水嘉善湖州之鄆城周遭計之何止千餘里太湖在其中此數縣封疆皆與湖接趾鄰近境內又各有湖蕩大小不等而所爲田者其贏蝕恆與水相半悉圍田也田以圩名合數縣不下數十萬計圩或四面湖蕩或皆通

港春夏水至全憑圩之圍岸圩之遇潦則水高於田身一二三四尺不等使無圍岸則無所爲田也湖而已矣亦猶楚之洞庭湖春夏水漲則湖廣秋冬水涸則湖隘也由此言之數邑之土田在古時不過隨波上下之浮漲其後漸以人功修而田者也且荆蠻句吳之時卽知稼穡力田豈能創增築修治之功則所在成湖寧僅五而已耶必求其五之義始於何時攷於何據指於何地其說非陋則鑿矣今三吳之農歲取湖底之泥以糞其田歷千百年田宜益高而低窪如故何也則以下田受外

已畦集 卷四 五湖辨二 二子菴堂

水之衝擊上田爲驟雨所崩洩厥土塗泥易於搖蕩是以歲益之而損如故也不然泰山之雷可以穿石積漸使然何獨於田而不增高哉故三吳之田一日無人功朝釋耒而夕爲巨浸可必也然則昔日之五湖非卽今日黍稷與與之土田歟而必於此求五之說其亦不知世變者耶

已畦集卷之五目錄

記

帶存堂記

松風書屋記

樂志堂記

廉讓堂記

秀野堂記

棟亭記

則學草堂記

聽松堂姓字記

已畦集

卷五

目錄一

二牙草堂

松鶴堂記

紅泉書屋記

已畦集卷之五

帶存堂記

吳江 葉 燮 星期

余三十年前館於石門鍾氏之居得交曹君叔則
是時曹君年方壯才氣過人乃慨然於身世之故
一旦盡斂其用世有爲之具歸之澹泊官冥窮日
夜力發憤讀書學道蒐羅遺失參攷見聞蓋將用
是以老矣余每造其廬而有質焉一日曹君指其
齋偏隙地謂余曰我將於是構堂名之曰帶存取
孟子不下帶而道存之義夫君子用世則道出而
已畦集 卷五 帶存堂記 二牙草堂
彌六合不用則以彌六合之道存一身若存乎帶
則約之又約以言乎堂則遠矣然道存乎帶而存
帶之身實寄斯堂卽以堂爲六合之彌不亦可乎
雖然余之爲此堂也未易言矣今者築堂之地具
於是堂之主人與主人之道俱具於是而有所不
具者材之難庀工之難鳩資士之志不能與其力
爭蓋堂之得於天者無不全而堂之待於人者無
一有則以道存之帶堂存之志而已矣余聞其言
而志之別去且三十年辛酉冬復過石門訪曹君
於其故居見其環堵益蕭然復與縱談古今天下

事曹君髮蒼然白而議論風采猶不少衰蓋曹君之存於道者浚別久而不渝其素也已見其齋旁隙地如故又見有斲者挺者冶者之材積其中余謂之曰此帶存堂之材耶何以至今猶未落成也曹君曰積三十年庀其材而鳩工之難力不可強也余因喟然曰天下事苟不以道而以人力爭之則凡萬鍾宮室妻妾何一不可如其意之所欲得苟以其道而聽之於天則一堂之成其艱如此以三十年庀材使又以三十年鳩工藉使堂成不知余與曹君尚能燕息晤對於斯堂否乎今日未有

已畦集

卷五

帶存堂記二

二弄草堂

山葉變記

松風書屋記

天地之所施無一不與萬物爲適然日月之照雨露之滋皆有形有色而適物以安惟風則無形無色而適物以拂更日月雨露適物而雷風則適物而去而不留又日月雨露其被物也有時風之被物也無時然則天地之所施於風有獨異也有人焉欲矯其拂而爲安不聽其去而爲雷因其無時而欲使之無間以逢逢然起於南海北海之風而欲有所以繫之且欲收而繫之於一屋於一屋間而繫之於一草一木夫舉一草一木而欲以繫南海北海之風亦天下之至不倫矣然一草一木而時值夫風焉風之全體未始不於此見風之能事亦未始不於此出於是即一草一木得風之適而無拂得風之不留而自不見其去而終始與之爲無間焉斯人也斯志也殆有超於物之表者乎我友徐子電發以績學高文爲官翰林一旦弃其官而歸築室於堂之左名之曰松風書屋屋之中有圖書有彝鼎有古人遺蹟有友人倡和篇章電發俱不取以繫之屋而獨取義於屋之庭之物庭方廣不盈丈中有一松高不盈尋之半被喬松千尺

已畦集

卷五

松風書屋記一

二弄草堂

此曾不得其百一電發取而繫之以萬里之風固已夸矣且并松與風爲一一屋踞而有之不更夸乎而予則深歎其能觀物於博而見道於約也夫天地至遠大何所不備於一屋造物之所生所施無窮盡何所不具於一松與一松之風觀書屋一庭之松風知造物之無涯而天地之能事亦無不於此曠焉而遇之也直可與之爲無間也已若區區比之陶潛之五柳弘景之白雲以託於高曠遺世者之所爲此錮於俗儒之見聞也歟

已畦集

卷五

松風書屋記二

一弄草堂

樂志堂記

康熙歲丙辰寶應喬石林先生以中書舍人病假居里作堂於所居宅之後樹梧竹壘山石名之曰樂志若有所得於此而托焉者而人或疑之謂先生少年登朝固將大有爲於時豈忽然於吾君與吾民者乃慕昔人仲長統之所爲而以樂志名其堂所樂非所志也先生尋歸朝轉官翰林十餘年不歸是堂人咸曰甚矣與堂之命名相左而遂虛此堂也頃之先生以言事罷歸居是堂蔬理花石羅琴書更若有所甚得人乃曰今而後乃可稱樂志不魂於仲長子矣橫山葉燮聞其言而笑之曰何若人但知有仲長統之志而不知所爲志不知所爲志安知所爲樂乎夫統蓋儒之托於老而陋者也彼所爲志在田宅奉養遊戲釣弋以附於高曠者之所爲不慕帝王而自處乎隱逸斯志也自君子觀之固已無足樂矣夫志之所該者大孟子謂尚志而大人之事備大人之事兼行藏合出處者也當君子之藏而處也身在草野志未嘗一飯而或忘乎吾君與吾民及出而行乎魏闕巖廊之上則又憂盛危明常懷難進易退之節志無一日

已畦集

卷五

樂志堂記一

一弄草堂

與山林木石相恕故遇不可知而志無不可知志
有時屈伸而屈伸在我無不可樂也先生始病假
而處繼出官翰林既又罷歸而處其出處三易而
堂不易堂不易而志與樂豈有易乎豈田宅奉養
遊戲釣弋之云爾乎彼統者本無所爲志徒以其
區區驕其鄉里又焉能知樂吾故曰儒之托於老
而陋者也康熙庚午秋七月橫山葉燮記

已往集

卷五

樂志堂記二

二子堂堂

廉讓堂記

海鹽曹子希文築室於居之東偏命其堂曰廉讓
爲絃歌誦讀之所時偕四方之賢大夫士問學相
切劇詠歌相倡和希文亦既有以感人之浚四方
賢大夫士踵至無虛日飲食寢處於是堂於是交
游日以廣德業日以盛蓋予嘗登其堂而歎希文
之不媿乎古之君子也希文謂予曰幸有以記之
予以謂世道人心風俗之弊其根柢之所伏與由
藥之所萌莫不中於利之一念而肆其毒於貪充
其至大則盜國盜位不極其欲不止細則於算食
豆羹亦隨時隨處發見大凡臣之欺其君交之費
其友苟利之所在無不爲之鄙夫之無所不至正
爲此也故詩之刺榮考公曰貪人敗類貪在一
類徧天下言所敗之廣不盡其類不止也故凡非
其所有而取之皆貪也而取必出乎爭大者爭城
爭地小者攘臂於刀錐之末皆爭也故詩人即以
秉心無競美君子夫心既無競何爭之有吾夫子
曰君子無爭惟不貪故無競無競故不爭斯之謂
君子反是則人心風俗之日趨而下至於敗類言
非我同類小人之爲禍至此極矣希文有感乎此

已往集

卷五

廉讓堂記一

二子堂堂

以爲拯舉世同類之大病須以對病之藥正之正
貪之病則惟廉正爭之病則惟讓遂合廉讓二義
名其堂蓋惟廉故能讓惟讓故能廉世未有廉而
不讓者未有讓而不廉者希文日與其同類朝斯
夕斯自勉以勉人者誠吾黨砥世礪俗之急先務
也然則貪必敗其類與廉與讓必成其類於以事
君事親友恭交道無不充所類而盡之矣

已畦集

卷五

廉讓堂記二

二子草堂

秀野堂記

昔夫子有苗而不秀秀而不實之言以致歎乎凡
物之不易有成也蓋天地間植物之美莫過於苗
而苗之始見其美者則曰秀以言乎在人具生質
之美而發而爲秀由是而推致之凡聖賢豪傑道
德文章無不於是展其用而有成則實之謂也夫
子又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夫禮樂者以在中之秀措諸天下見諸事物之用
者也天下之秀而文者莫過於禮樂而夫子述時
人稱先進爲野人而自定其所從何哉吾嘗論之
夫子是言雖因時所稱有感之論然物之以秀見
者嘗患其浮而不樸華而不真失樸與真是漓其
質而無物矣惟樸則愿惟真則誠先進之禮樂爲
愿爲誠能遂其初而復其古雖文質兼重而坊時
之用不妨以質勝而稱爲野人夫使有在中之秀
而不出於先進之禮樂將驚其聰明飾其觀聽入
於輕夸浮誕之習且將失其爲秀又安望其秀而
爲實哉顧子俠君爲名家子與其兄迂客俱以少
年文筆妙天下人無不知有吳門顧氏昆弟者俠
君於所居築堂名之曰秀野誦讀絃歌其中與友

已畦集

卷五

秀野堂記一

二子草堂

勿飲酒賦詩以切劇其所學登其堂而穆如藹如也夫俠君生質之秀亦既如圭如璧如金如玉矣然俠君以爲所不足者固不在此也以其家聲發爲文章而騰爲名譽俠君固若有所欲然惟恐有餘於春華而不足於秋實則人沾沾焉以秀自得者俠君恐恐焉以秀自懼乃慨然有慕乎先進之典型是之謂質有其文而文返乎質於是聖賢豪傑道德文章皆本從先之一念始之則秀而能進乎野也卽夫子之言秀而實也斯道也尤爲今日救時砥俗之第一義而使君之志遠矣而陋者不已哇集

卷五

秀野堂記二

二弄草堂

察謂其有取乎昔人花竹秀而野詩句之意是徒得乎此堂一時景物之象而不能得其高遠之所寄淺之乎見俠君者也

棟亭記

故大司空曹公於康熙 年奉

天子命董治上方會服之事開府於江南之江寧惟昔虞廷職爲汝明之官以佐

天子垂裳黜黜之治位近而清尊而暇公在事歷二十餘年其初至也手植一棟樹於庭久之樹大可蔭爰作亭於其下因名之曰棟亭公以暇日輒偃息於斯以寓其先憂後樂之意今司農公蒞軒及弟筠石兩先生公之賢嗣也

天子仍授司農公以公之官而移府治於蘇州乃

已哇集

卷五

棟亭記一

二弄草堂

繪棟亭以爲圖於先澤三致意焉海內賢大夫士名公卿至傳觀爲盛事咸作詩歌以稱述之變最後獲觀樂其流風餘韻之必傳也乃作而言曰昔人有言君子可寓意於物而不可畱意於物夫意之所寓其人之品行事業道德文章皆於是乎在故古之君子有不敢苟焉於此者也夫亭以木名而木維棟不同於榱桷杞梓之爲材然有華有實可藉以爲用又大異乎樗櫟之爲散材其爲物蓋處乎才與不才之間不與物競殆全其天而保其真者也人之才不才相去固不可同日語矣不才

者無論其以才見者古今來成事功者固不乏然或不克成卽成矣而多鮮克終者如漢韓彭如關張如唐李光弼如李德裕如宋南渡一二將相是皆以才見而爲後人所歎息者也若能處乎才不才之間然後爲善用其才而才始大古之人帝王則漢高人臣則諸葛孔明郭子儀之類是也功成而天下晏如身同於磐石之安爲不可及今公爲天子左右疏附之臣職在服采承御之事其所以廸恭儉謹節文昭軌物正經費凡啓佑乎格於無形無聲之地者公豈欲有所見其才哉而含生託

已畦集

卷五

棟亭記二

二弄草堂

此猶廣廈萬間垂蔭無窮有如此木矣登斯亭也廓焉洞達八方俱矚公於此時所以樂其天而息其真也寧有旣乎司農公曰善此吾先司空之心也變遂拜手而書之

則學草堂記

古今無無本之學惟昔帝堯生而徇齊其學所由來不可知危微精一開千古聖學之統聖聖相傳仲尼之學亦從祖述憲章而得由是言之學之源流無論遠近要必求其所本非可創爲臆說以自矜其是也周末異端興起各師其心之智人人自力以獨創爲宗前不必有作後不必有述其於聖人之學若苗莠粟秕皆賊夫學者也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夫學於心不如學於古學於天下人人共由之古不如學於家庭之父詔其子兄勉其弟

已畦集

卷五

則學草堂記一

二弄草堂

貽謀世及之古之親切其有獲爲可傳而可守也侍御梓園先生早歲登甲第官爲翰林爲御史歷宦二十餘年一旦假歸而卜隱於蘇郡城西之虎阜先是於其所置地數畝建其先二程夫子祠春秋以祀奉其先大夫汝涵公配久矣茲復於旁臨流築室中闢草堂命名曰則學人以謂此先生仕優而學之義而吾謂先生之意則不然夫人之學與仕豈有優之一日哉先生少年登朝而仕壯歲而歸卽從事山林泉石之樂蓋其心深以昔日之學未優而卽仕今豈可復待仕優而方從事於學

哉學無止境仕亦何有止境則亦返而亟亟於學可矣先生素承先大夫公之訓大夫公向邇先二夫子之訓然則先生之學不待外求本之家庭而自足非為仕優而學乃既仕而愈知夫學之不可一日緩也先生朝夕於是堂讀書學道之暇時與其友朋賦詩飲酒其中問學相長以其家之教被之同人殆不出家而成教於鄉者歟

已畦集

卷五

則學草堂記二

二茅草堂

聽松堂姓字記

姚子松顏構齋於居堂之西偏命其名曰聽松其意謂舉世俱可付之不聞而以聽寄之松意可知也姚子好友專好舉世之所不好凡名者利者勢者外飾者役役者浮夸者託於狂者皆所不好所好者為嬾為直為顛為癖為樸為無心為類於怪物者乃得窺其齋而入焉入則賓主劇談啜茗終日繼之以酒僅侑菜果一二賓主陶然相忘也予嘗謂交友之道為類不一類之中而聚散合離久暫疎密俱不可以意計予吳人也為籍於浙之嘉郡計年四十以前此地之交濫而不擇又十年來僕僕風塵交益不可問今且年七十矣二十年中故廢荒山舉世目為怪物歲中偶一至郡城既晚始得交姚子姚子見而欣然曰此其人舉世之所為怪物者也於是大開其聽松齋以縱予之入予因盡識其得入是齋者為屠子東蒙年八十項子寄菴年七十五項子東井年七十二萬子鶴岑年六十四屠子袖雲年五十七汪子孝猷年五十五沈子靜謐年五十二嚴子次庸年四十一許子穎園年四十萬子右醇年三十一主人松顏年五十

已畦集

卷五

聽松堂姓字記一

二茅草堂

八松顏嗣君存開年三十九釋炎言年二十四而
子年六十八數子者皆世所指爲不合時宜人也
且更有目之爲怪物者而予不能辭怪物之首矣
予因念數十年來交遊之感黯然不可勝述存歿
離合聚散邈如夢中如隔世如飄風驟雨一過無
迹乃今日者獲交於此數子屈指定交之年或二
十年或止一歲即識姚子亦僅三載屠子東蒙尚
未識面徒聞而相思不知更數年後或尚得聚而
不散合而不離耶又豈離而散者必在老合而聚
者必在壯而少耶是俱不可知我又安從卜之耶
已畦集 卷五 聽松堂姓字記二 二弄草堂

姚子於是悄然而悲慨然而思曰願以今日之聚
而合者之數子鑄之於齋壁即他日之離而散總
付之太虛而已是爲記甲戌年作

松鶴堂記

余三十年前過楓橋之寒山寺時故人斐子山夫
憩寺中讀書爲予言里有殷子斐仲能詩所交
皆一時賢者築堂於所居曰松鶴登其堂者斐仲
飲食之無厭先生盡訪之乎予時適事此行不能
留即別去今癸酉冬予復過寒山上人在昔留予
度歲予因訊及所謂松鶴堂者悉如山夫言但松
鶴堂已易主矣已斐仲來過予予始識之詎松鶴
堂又悉如在昔言予爲太息久之斐仲貧不可支
而愛賢樂友朋意氣猶在已出一卷示予皆四方
已畦集 卷五 松鶴堂記一 二弄草堂

及里中高賢與知名士如李灌谿姚文初諸前輩
所贈題松鶴堂詩文裝潢成軸而山夫所題在其
中予又歎息山夫化爲異物逾二十年姚李諸公
亦相繼物故人與堂俱爲陳蹟等於飄風斷草然
松鶴堂之名猶然尚存則以斐仲向日好賢之雅
而松鶴之名尚在人口也予以謂寒山寺肇於梁
至於今不知幾經興廢天下佛刹之流傳或有或
無天下人安能盡知而道之惟寒山則人無不知
而能道之者則以唐人張繼月落烏啼一詩人人
童而習之寺有興廢詩無興廢故因詩以知寒山

今松鶴堂之詩文其即張繼寒山之詩乎松鶴之名可長存於天地間矣余因不勝太息於人世之事之物孰爲可留而長存者其亦思爲其所以存者可矣

已畦集

卷五

松鶴堂記二

二弃莛堂

紅泉書屋記

溧陽史子西眉築書屋於所居堂之西偏有泉出於居傍遶書屋瀾瀾流泓然以清味冽而甘映日如霞作紺色因名之曰紅泉遂名其屋曰紅泉書屋泉以言德屋以言事也屋之前有樓面乎山命之曰寤山樓山言物寤言性亦寤言用山言體也西眉旦夕讀書寢息其中惟予與西眉猶東坡先生之與歐陽叔弼弟兄也時過其書屋憩而樂焉乃或者竊疑之而謂予曰古之君子遠而在上以道善乎世及其功成名立願欲無所不酬然後退

已畦集

卷五

紅泉書屋記一

二弃莛堂

而爲獨善其身之事長揖歸田閉戶却掃其志在泉石好在山林此賢人志士晚年之終事而非壯年之始事西眉今非其時也而志與好之所寄如此得非似乎古之遺世獨立之士歟予曰不然此正西眉之不忘乎世而兢兢不敢遺焉者而爲是屋也西眉爲余師子修先生令子高才卓絕一世使挾其技與能何所之不可然西眉志愈大而氣愈下念夫天人性命之微禮樂兵農之鉅大之極乎家國天下細之而至象數名物之蹟果能一一盡慊於志乎未敢信乎志敢信諸世乎於是退而

求之一室之中是非千古進退百代而當世與我
 我與當世若暫違而相遺者大異乎馳騁少年之
 場五侯七貴之與偕裘馬聲氣之與驚蹁躑躅
 於五達之衢此則不遺乎世而不知已遺乎道而
 實遺我志矣今西眉矻矻肆力於書屋之中所以
 用世之具無弗豫一出而與世相遭沛乎若泉源
 之縱壑而後乃知前此數年之功無一日不在用
 世尚得謂之遺世乎從此以往至功成名立角巾
 歸第而復返乎書屋乃爲不負書屋即不負此志
 爲他日書屋之終事亦今日書屋之始事也西眉
 已畦集 紅泉書屋記二 卷五 二弄草堂

嘗扁舟遊富春江登釣臺賦詩有云如今莫上高
 臺釣網密桐江何處漁歸而命其屋前之石曰收
 釣磯此可謂君子之能知時而善道者矣

已畦集卷之六目錄

記

二弄草堂記

獨立蒼苔室記

二取亭記

已畦記

追記黃山廬山兩遊

海鹽張氏涉園記

滋園記

空谷蒼平雲閣記

已畦集

卷六

目錄一

二弄草堂

已畦集卷之六

吳江葉燮星期

二弃草堂記

戊午之冬葉子得廢園於西山之麓面九龍堯峰
楞伽諸山背負橫山之陽築草堂焉命名曰二弃
客有過而問曰二弃之爲義亦有說乎曰有鮑明
遠詩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弃李太白詩君平既
弃世世亦弃君平義有取乎爾故名客曰二子之
詩我固不知其意之所寄就二子之言論之其意
同而辭不能無少異鮑曰兩相弃是交爲弃也弃
已畦集 卷六 二弃草堂記 二弃草堂
之端孰先發孰後應孰爲施孰爲報必兩弃同時
發端吾不知其所自也獨寂寞就世見獨耶就身
見獨耶從世見獨是弃在世從身見獨是弃在身
曰獨曰兩兼言身世弃無主也李曰君平既弃世
曰既弃是弃之端君平先發也曰世亦弃是弃之
感世後應也君平爲弃先我不知其端世爲弃後
我不知其感今子以二弃名堂是兩爲弃而同時
耶抑子先爲弃而世後爲應耶且君平者生世逸
民天之生是使獨也泯然於出處得喪寵辱之介
揆之子則有間矣子少爲科舉章句之學以博進

取是求入世矣既循例而營升斗之祿又求入世
矣迨入世而後見弃子初未嘗先弃也若曰既弃
世是不直於己也且子今雖廢而所居所食接耳
目通手足者無一不資斯世之所有若謂世亦弃
是不直於世也彼二子之詩竊恐俱有未當而子
將何居乎葉子曰客之論高矣淡矣雖然客但言
其迹而未嘗體諸心微諸事而未嘗考諸理也弃
之爲義以迹與事考之未有不自我先者以心與
理推之未有不自我先者迨心迹交見事理並陳
則成爲兩相弃已矣夫予之事科舉竊升斗固嘗
已畦集 卷六 二弃草堂記 二弃草堂
求入於世矣然求之有道必守之有方守之之方
須合身心內外而早夜謀之謀之益工則弃端自
絕而予則何如者世以巧而予以拙世以機而予
以直世以迎而予以距世以諧而予以戇以至好
其言善其色口囁嚅足趑趄佐之以玉帛鼓鍾申
之以拳曲罄折而予以則如土偶如木雞如聾聵如
渾沌凡爲弃之具之幾伏於中形於外無一動一
靜須臾之離於是世乃顯弃之矣故弃之事與迹
似乎世居先弃之心與理則予之自爲弃也不已
既乎然予亦因弃而竊有得焉弃榮名亦弃憂患

弄寵利亦弄汗辱弄安富尊顯亦弄履危乘殆不
勞心不瘁形不迫前不籌後可以忘人我泯得失
弃之中若別有乾坤日月歲時焉則非客之所知
也至客所云居處飲食耳目無不資於世不可謂
弃則更有說予居橫山之陽橫山吳諸山之所弃
也童然頽然塊礪耳曾未聞有遊履至者予居之
是地爲世所弃者築室數椽梁柱廣不及臂時虞
摧折雪盈寸則恐壓是居爲世所弃者性略飲然
無淵明白衣之送又不能學子瞻之自造求一醉
之無時食則藜藿乏力執樹兼苦旱潦不時繼是
已畦集 卷六 二弃草堂記三 二弃草堂

飲食爲世所弃者寓目則草堂前一二頑石既非
靈壁宣城又非堯峰湖石惟山趾之黃沙石塊以
暇日漸致之草木皆植四時不花者花者惟梅桂
數本梅取其空山歲寒不因人熱桂則小山之叢
招人隱者世所艷稱牡丹芍藥絕種也此外所見
者朝煙暮靄所聞者樵子牧豎之謳吟是耳目所
接無不爲世所弃者之數者雖不致謂爲天地之
所弃而無不可謂爲世之所弃也莊生曰此木以
不才全天年若予者庶幾以弃而得全者乎則予
之自幸亦未嘗不以弃也云爾

獨立蒼茫室記

予既築草堂於草堂後累累然築石石漸高出屋
頂又於石後築室三楹顏之曰獨立蒼茫處取杜
詩獨立蒼茫自詠詩語意雖然予雖用其語而意
則有異乎杜者夫杜之爲此詩也考其時在開元
末甫年僅三十餘初入京都求仕進爲出身入世
之始事此身豈無所歸而曰此身飲罷無歸處乎
繼曰獨立蒼茫自詠詩無歸處而身在蒼茫蒼茫
無盡而以此身付之身世之感有難爲言者於無
可如何中惟有付之咏詩而已若予者貧賤而老
已畦集 卷六 獨立蒼茫室記 二弃草堂

遜於窮壑此身非無所歸矣其歸何處歸於一室
而亦曰獨立蒼茫何也夫身既歸室而室在蒼茫
身與室俱歸蒼茫此予反身謝世之終計予自得
於一室一室自得於蒼茫人境兩忘雖不咏詩可
也吾室僅容膝耳予嘗晨起當檐而立面南山背
橫溪凡日月之出沒星辰之推移風雲雨雪之變
態四時百物之消長細至春鳩秋蟀鄰谷應天
地之能事無不盡於蒼茫而蒼茫無不盡於吾室
吾嘗隱几而得之然則杜得獨立之一端吾得蒼
茫之全體杜居其外吾居其內則有間矣乎

二取亭記

草堂之南爲方池池東南畔爲亭亭方廣大西面臨池南北爲牆可坐東爲圓竇導池東南行爲曲流繞亭亭外繞以竹華山釋確菴子時過予相對坐亭上問予曰亭有名乎予曰未也確菴曰君之草堂名二弃凡物之義不孤行必有其偶爲對待弃者取之對待也一與一對待而成二弃一則餘一弃二則二外皆餘使二之餘亦弃則弃不名二二之餘不弃則餘將安歸則必歸乎取二與二對待而成四分四各爲二以彼二屬弃則此二必屬已畦集

卷六

二取亭記

二弃草堂

乎取矣與子之意相左者爲弃反其相左而與子之意相合者斯爲取弃得二取亦得二堂爲弃而亭爲取妙義循環道盡於此矣盡名是亭爲二取亭乎余曰有是哉夫道本無有可弃本無有可取道之常也有弃有取道之變也有弃斯有取有取斯有弃道之變而常也故物之弃有萬吾以二統之物之取亦有萬吾以二攝之無不盡於吾草堂及吾亭矣蘇子瞻曰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取之無禁是所取非二乎風與月盈天地間皆是也而不能外乎吾二矣遂請確菴書之以名吾亭

已畦記

園圃場圃之屬其取義與夫廣狹大小之制各不同若庶人樹藝之事至於畦而爲下曾子曰病於夏畦畦固病矣於夏尤甚杜甫廢畦詩暮景數枝葉天風吹汝寒其衰颯之况於寒又甚然則畦之爲業夏病而冬寒業之勞歷時甚苦者也余山居以來旣無所短長於世凡世間萬事萬物皆付之可以已矣得五畝之廢地以三之一爲廬舍餘盡芟薙以爲畦身與畦丁均其勞種植樹藝四時不敢愆其序日月不敢差其候晝夜不敢輟其作於已畦集

卷六

已畦記一

二弃草堂

蔬之屬曰韭曰蒜曰葱曰菠菜曰茹曰芥菜曰白菜瓜之屬曰黃瓜曰生瓜曰南瓜曰絲瓜豆之屬曰六月白曰匾豆曰蠶豆曰青豆曰赤豆曰裙帶豆穀之屬曰菰麥曰小麥蓋一歲所需無不出於是而取於是余旣無所不已矣而獨不已於畦若曰此予終其身所已處也其於畦勤勤而不已者正以見其無不已也云爾命之曰已畦殆夏忘其病冬忘其寒者矣

追記黃山廬山兩遊

康熙壬子首夏予遊歙之黃山寢食於山者旬有三日足之所歷僅得山之十三目之所及得山之十四五越乙丑之冬遊於廬山寢食於山者不及旬足之所歷得山之十三四目之所及得山之十五六兩山之深廣等而遊之日廬減於黃目與足之所及廬贏於黃則以黃之險削無步不仄必前攀後援方得偃俚進咫尺廬則十之三可肩輿故日少而事倍也遊黃山予無文以記并無詩以詠遊廬山得詩四十餘首亦無文以記則何也黃之已畦集 卷六 記遊一 二弃草堂

爲山也奇誕怪詭不可端倪昔人有云到者方知又云匪夷所思又云豈有此理如釋氏所云言語道斷思維路絕其境界如此爲詩之所不能狀而文之所不能名也廬之爲山也幽邈澹遠恍惚變遷昔人有云不識廬山真面目其態縹緲而不可即其容髣髴而疑於神故詩或可稍傳其意而文不能泥其象也二山皆天地之絕構盡其才而各擅其能者也予嘗以謂天地之所以爲天地日月山川而已矣然日月爲天地之所公山川則有時而爲天地之所秘盡天下無一人不仰日月者山

川則不然天下何地無山無水然至名嶽與區神靈所栖柱維所脈者常不在恆境天之所以賦奠之若愛護若尊重不輕予人以易至故名山有虎狼之患江海有風波之險非同於仰日月者無忌而可樂也名山大川樵漁所至者固不茫然漁工樵豎即日有事於其地終不能知其意即知之而口不能言終不能洩天地之秘非造物之所忌也

有人焉足能履之而意足以知之而筆舌又難言之是發泄天地之秘藏造物能無忌乎非其人則不足以當若予者才拙智短福薄顧得遊此兩名已畦集 卷六 記遊二 二弃草堂

山挾其秘而洩其藏以犯其所忌能無患乎予既遊黃山循錢江由婺以遊括蒼是秋大病於雲和之旅舍幾死僅扶餘息得歸其後自嶺南歸道出彭蠡湖舍於吳城旅舍便道遊廬山既抵旅舍舍人不戒於火途中故人稍有所遺爲山居稻梁謀者大半爲灰燼予乃慨然曰天地既縱予以目之所極恣其胃臆之所得以愉快可謂天不愛寶其畀予厚矣南面王之富之樂不是過得失相乘物理之常所以黃山遊而疾作廬山遊而火災其殆由此歟歲在壬申追憶距遊黃山已二十年

遊廬山亦七年每念兩名山常在夢中思復得一
遊衰年望七決不可得歲暮偶追憶往事記之至
兩山之神靈名勝終不能輕贅一語也

已畦集

卷六

記遊三

二弄草堂

海鹽張氏涉園記

涉園者海鹽張都諫螺浮先生所作也康熙辛
未冬都諫令嗣皜亭邀余館於園旬月悉得其
園之槩因爲誌其廣狹高下尋丈凡峰巖谿壑
與木石屋室悉得其狀而知其名遂以次而著
之各以其序亦異於遊覽者以寓諸目者爲文
也

出邑南郭門由石堤南行三里許至涉園門門東
向顏曰涉園入門西北行石徑闊三尺兩傍皆高
厓緣厓箐篠密布高六七八尺不等叢篠中高梧

已畦集

卷六

涉園記一

二弄草堂

老梅夾路倚厓如垣如屏厓外緣以石牆行二十
五步許得門門隙牆中廣四尺名栖賢擬廬山谷
名義游廬山者自栖賢爲入山第一步也進栖賢
門有兩路大路自門往西折北又折西折北三共
得三十六七步至來青門栖賢至此兩厓益隘伏
怪石箐開高低百數不可狀路逐坂上下坂下澄
潭連漪杜芷蘼蘼高木蔭不見天名桐陰萬徑來
青門作圓照進照三四步又一門門題青蓮句月
下飛金鏡雲生結海樓復西南行三折又折西徑
如來青坂益高樹叢益密益幽步五十餘始出谷

臨希白池類雲巖石壁下

希白池慕樂天池上遊故名池居園中央東西四百餘步南北不及三百步周約千步納五龍澗南澗西澗之水而出水於石梁澗池正南翠照三峰迤西則翠照坡與南澗坡東西對犬牙相峙處則南澗口也西北則西澗口稍迤北轉東爲石梁澗澗口在焉翠照三峰正中趾爲洞汭瀨稍東爲蒼龍壑壑下卽五龍澗口絕澗而北爲類雲巖一帶怪石爲屏波潰馬逸過蒿徑口卽入園至濠濮館之初徑濠濮館踞池之北面南臨池此池周遭之

已畦集

卷六

涉園記二

二弄草堂

大略

濠濮館三楹廣三十四尺方二十六尺居然濠濮額爲合肥龔先生作堂背書香山九老會詩都諫公意將投老焉階前地約三十尺怪石挈攬作坡入池蓋池之東迤南盡南及西而稍北池面八方以北一爲館其餘七皆峰壑巖頂坡坪橋瀨豁澗木之干霄拔立俯地紛披無不萃濠濮館前蓋園以此爲正衙無一不在几案也

由蒿徑口出臨池東北涯循類雲巖東畔行約十餘步至五龍澗口北岸口石竦立池浴叢木羅

生其上循澗東北岸行約十五步上水花臺者數十本四覆臺畔又東二十步餘對澗北岸可款亭在焉由杏花臺下坡石棧二十餘級至五龍峽峽爲四山交會處陂陀龍攫螭舞蓄水渟泓涓涓流入澗石碁布水中褰裳涉復緣石磴曲折二十餘級上坡東北屆梅海坪坪中間爲石臺傍設石十許可坐卧橫尖石長丈許如匡廬黎頭箭峰因名簾頭箭石梅海跨五龍峽南北界縱橫千尺餘疎枝老幹爲百者二亦名香海坪東接桂林老桂百株數榮密布如幕列石布坐傍一石蹲踞嵌空

已畦集

卷六

涉園記三

二弄草堂

濠五尺許如虎豹窟桂林東盡處一石高八尺徑五尺餘屹然立石背卽石牆界蒿徑者也鑿牖爲小門出門右爲叢桂小山橋橋南北二道北道由橋東北行右皆高岡迤邐竹千餘竿左則桂林桐共百數右岡下有溪微流自竹間委迤出三十步過叢桂橋下橫經桂林梅海中盤旋入五龍峽出澗行三十餘步復隙牆爲門門外傍一石高丈餘徑十之七叢牙豎羽翠嶺聳立循石西行十步許至栖賢門內會蒿徑卽至濠濮館徑分處也小山橋南道由橋南西行二十五步至偏宜偏室范

撫軍觀公筆有跋室北向方廣一丈二尺室東南隅有牖出牖循西廊至樸巢巢南向三大楹東西三十八尺南北二十六尺後有軒鸞翥峰窺軒而立高十六尺連峰兩翼稍下展障軒後石竹葛藟叢糾上下巢東室爲半眺閣室左爲望海樓樓高俯園內外東南西皆窗無不窺額方壺几案亦范撫軍筆也巢前有榆七株高可十丈蔭五六畝虬枝霜幹橫列巢前虧蔽陰森樹下散置黃石百許磴折漸高自望海樓趾上岡全起連屬盤磴連枝如羣馬奔槽六十餘步盡岡西高四十餘尺名風已畦集

卷六

涉園記四

二茅草堂

篁頂爲岡之西峰而實爲攬潮之東峰也岡上下綠竹萬竿如千壘雲清蔭滴瀝石磴苔蘚屢痕沒不可辨由樸巢西趾緣岡上至岡腰又折而上三折四十步許至笠雪巖巖爲岡西北分支高亞風篁頂頂平方二十餘尺周以朱欄兩層有橫石丈餘補朱欄南面闕玲瓏而平可施坐巖北臨梅海西俯五龍西南與風篁頂對峙蒼松上出岡頂翠竹緣岡上下作東南障四望如在千谿幽谷中下笠雪巖西行十五六步下坡橫石如眠牛爲喘月峰稍西北爲蹠步峰又西折南兩步爲舞袖峰

皆以形似也蹠步峰正當可漱亭南檐際亭辟爲卧龍巖雙石如龍天矯而卧亭枕五龍峽南岸腰西對南兩洞峰峽口灌木翳鬱清籟夏夏南澗峰高松如蓋數十屏障於前幽秘如在外此園東界北南之境也

由可漱亭循五龍峽南厓而西石皆辟立高二三十丈不等步二十許經蒼龍壑石辟作環抱峽稍寬松密布辟上下壑西又十數步爲翠照三峰中一峰高三十五尺許左右兩峰稍亞峰勢削成石理旋紋洄滴奇駭不可名峰趾逼希白池爲洄洑瀨瀨東卽五龍峽口也翠照北面正當濠濮館南面希白池界其中爲園之南北分處由翠照西十五六步漸高又下入初哈谷谷廣三尺餘深二十五尺哈內作蜿蜒狀捫辟出谷循級登西南行忽折而上登朝宗坪坪以園之北東西諸山水屋室木石皆向如朝宗故得名頂平闊約可盤馬其下卽哈中空坪背枕一線天峰峰爲哈中南辟由哈罅一線透而出也從坪東下七八步入中哈谷行十餘步出谷拾級升南折西上六步許至四照頂登頂北視翠照三峰如人露肩以上翠髻螺鬟羅列

卷六

涉園記五

二茅草堂

已畦集

卷六

涉園記六

二弄草堂

於前頂方廣三十餘尺雜花四周如闌由頂西南下坡盤磴窈窕一步一折夾路高杉如植戟路隘僅尺行三十許步轉北復西至南澗橋橋石板三折過橋循南澗峰麓澗西岸南行三四十步至坐雲口此南澗西支源盡處故以坐雲名也過口往南而東經天放閣背二十餘步過雙鯨橋橋南北跨傍雙石如鯨過橋北循南澗東厓十五步復東而北三十步爲南澗東支源盡處蓋南澗又上承東西二小澗也南澗兩厓皆黃石坡高者爲石壁做黃子久畫坡上竹隨石坂高下爲疎密前行者

已畦集

卷六

涉園記六

二弄草堂

回折而登後行者有時反見其面此真鳥道矣盤磴行二十餘級爲黃石海到中峰腰又攀陟而南驟高十許步復向北過小澗永思亭在焉爲都諫公妥靈處故名亭方廣十五尺許亭下澗卽名永思至東谿以入南澗過亭東北行十五步登落落坪坪四面皆長松海風自東來時作怒號微風則作竽筑無時息取孫興公賦蔭落落之長松句也坪設石桌周圍環石坐可爲觴月地南卽攬潮峰羣峰之首峰也峰拔坪起二十餘尺不可登從峰背東西迂回行三十餘步西上五折至攬潮頂爲

已畦集

卷六

涉園記七

二弄草堂

絕頂處頂爲攬潮峰之肩東望大海卽在峰趾繞頂古梅松柏數十樹聳出翠條參差破頂畔東攬笠雲西俯雙澗峰北睇濠溪映掩叢篁古木中層次遠近一一可數復循頂漸下南三十餘步至雙柏坡坡廣容五六十人坡上高松數百中二柏挺然高出松頂五六尺坡東不五六步至得松亭方廣十五尺許兩松偃蹇亭前後澹亭北二十步許花神閣方廣如亭復從亭西下坡西南拾級行至松澗橋澗長僅二十尺許水入南澗之東溪過橋有聽松閣閣前山皆黃石壘高十許尺竹千餘竿

閣左對鷗亭皆南向臨池橋西攬翠坡曲有石名流波其文理詭譎復作臃腫支離狀又如松化石羣石中質之最異者高廣皆五尺餘南入蓮葉塢室亦名篋谷室南北三十尺東西二十尺窗四面外繚以周廊南北東皆池西南一帶植牡丹二十餘本界以奇石高低斷續與簾幙掩映丹檻翠楹互相虧蔽爲園中繁華處自攬潮中峰至此皆園之南界南澗及峰之南西境也

出篋谷復歷卧雪坡往西過小瀨又西二十步下北循流觴溪溪僅如帶傍溪而北四十步許至萬已畦集

卷六

涉園記八

二弄草堂

杉口杉色青翠皆高四五十尺林立無算又北歷坐雲口五十步上南澗峰南麓十三四步下麓北行又二十步許上西澗峰麓東北行二十步繞麓東面行又西北環峰趾二十餘步至西澗橋橋跨南北石坂長十四尺西澗水從西僻灌莽簣篠中流出過橋下入希白池橋北傍西有室二楹題蓮動竹喧水回雲度八字於僻自室往東皆長廊臨池二十步爲虛亭亭東西三十尺南北一十二尺亭東南西三面入池踞水中央南對天放綠淨諸閣稍東則翠照三峰翠照坡斗入於池爲圓輿南

西兩澗峰坡與翠照坡相錯環峙於前又東則五龍澗口迤北頽雲巖一帶僻立如城西則北西二澗交流匯合北則石梁澗一道回抱於後四山競奇顧覽不暇亭棟間書東坡水清花動月曬漁蓑百年底事不飲如何十六字從亭東北長廊行五折四十餘步至濠濮館館西北一門門西有亭曰在河之干北臨官河河北有放菴與亭相對爲精藍以樓高緇河亭南臨北澗口天雨則合東西南諸溪澗池水從石梁下琤淙流出北澗以入官河澗兩岸花藥密蒔石苔厚寸許斑駁如爛錦亭西

卷六

涉園記九

二弄草堂

斑竹千餘竿亭南古木桐梅斜橫直聳不計由亭西南曲廊宛轉十五六步至翠溪處屋東西二楹設蒲團清磬爲休憩燕息地翠溪處西南有半閣二楹稍下又得閣一楹俱繞以桂短牆外皆梅花一望無涯此園西界西澗及峰并北澗之境也濠濮館東北隅有書室二楹又往東迤北爲柳亭東西二十尺南北一十尺北臨官河柳植官河北岸一帶二十餘丈又東迎笑居卽來青門蒿徑口客來則於此迎也左有青未了五楹如長廊每楹十尺亦臨官河截青未了南僻亦爲長廊廣如南

楹沿廊外植梅竹桐及枇杷櫻桃楊梅等諸果木
廊南一帶卽蒿徑廊盡一便門出園此園之東南
界濠濮館之南東偏也

已畦集

卷六

沙園記十

二茅草堂

滋園記

凡物之生而美者美本乎天者也本乎天自有之
美也然孤芳獨美不如集衆芳以爲美待乎集事
在乎人者也夫衆芳非各有美即美之類而集之
集之云者生之植之養之使天地之芳無遺
美而其美始大易泰之初九曰拔茅茹而彙征吉
夫賢人君子生於交泰之世固天下之美也使賢
人君子成獨立而散處乎天地之間則聲應氣求
之道不廣何以成泰惟拔茅連茹凡君子獨善其
身者有一大君子拔而彙之而征之其有不古者
已畦集 卷六 滋園記一 二茅草堂
乎吾友張子齡度家世華胄早歲好古讀書重交
遊敦氣誼居市廛中即居之左斥湫隘闢爽塹以
爲園臺軒樓閣池沼動植位置適然琴書圖史畢
具日與同好誦讀絃歌其中四方賢大夫士道北
固者必訪齡度齡度飲之食之俾至止得所歸酒
詠其文章道德以爲樂而命名其園曰滋取楚辭
滋蘭九畹之義夫蘭植物之微者耳其生也恆獨
芳於空谷此蘭之所處也屈子以爲蘭處空谷固
不如蘭植於畹且九畹焉蘭獲其類而忻其合其
爲芳也大矣廣矣然蘭不能自爲之在人之以有以

滋之滋之者去其異類引其同類是爲同心易曰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君子能潔身以求其同類
一君子升凡君子無不升此連茹之義猶空谷之
蘭遂至九畹之盛盈天地間無一蘭不得其所非
滋之而能若是乎今試入齡度之園登其堂入其
室臨其臺榭池沼而玩其飛鳴覺四時之氣畢備
五官之適咸宜無一非同心之臭今而後蘭不致
慨於空谷君子亦可不致慨於寡和矣滋之時義
不大已哉吾將起屈子於九原而告之

已畦集

卷六

滋園記二

二茅草堂

空谷菴平雲閣記

蘇郡城之西天平山之陰華山之陽有谷焉流水
潺然其中谷之半有菴以谷之空也即以空谷名
其菴故山人趙凡夫所築也其後有顧君玉巖於
順治年間即菴之前建閣三楹名之曰平雲顧君
暮年薙髮於此有甥早歲爲僧與其舅氏同居號
止水精禪學主是閣者也顧君之孫小范從予遊
一日偕往山中憩於菴俯仰甚樂小范請於予曰
願先生有以記之所以傳是菴者予曰唯唯余惟
兩山之間謂之谷爲水所流處谷而空其地不可
以居處莊生言空谷足音狀無人之境也今建菴
於此是實其所空尚得仍其谷之空乎又閣名平
雲余謂天下之最不平者莫如山而雲之不平又
更甚於山焉蓋予嘗登泰山而知之矣陟山不二
里即俯視浮雲及歷七十二盤登日觀之巔則仰
觀縹緲之雲不啻更上有一泰山之高然則雲與
雲之相去我不知其幾許高下之不平也菴於空
谷以實其空建閣於菴以平其不平二者俱相反
而相成何耶予亦知夫天地間之空無一有中爲
萬有之無一不兆乎天地間之雲極彌綸布濩之

已畦集

卷六

平雲閣記一

二茅草堂

不平爲膚寸至平之所托乎釋典有云虛空無相而不拒諸相發揮又人有恆言翻手作雲此狀人方寸之險之不平也今實其空平其不平而天地間空有平陂往復之萬態其孰不泯然於太始之無朕乎此莊生之齊物進之即大禹之行所無事也小范曰唯請以是語鐫諸石

已畦集卷之七目錄

碑記

明故禮科左給事中贈光祿寺少卿先伯祖

吳西公特祠碑記

寶應重修六事亭碑記

積善菴改建律院碑記

永定講寺大悲殿碑記

積善律院淨因堂碑記

著湖水月菴碑記

洛溪圓照菴碑記

已畦集

卷七

目錄一

一葦菴堂

一葦菴碑記

洞庭東山靈應宮高真堂碑記

已畦集卷之七

吳江 葉燮 星期

明故禮科左給事中贈光祿寺少卿先伯祖

吳西公特祠碑記

天下理亂安危之介必有一言以開其端此君子
小人所由辨而國之興衰所由決也夫天下事之
大孰有大於人主倫常之理亂而係乎宗社之安
危夫人而知其爲甚急而不可緩者矣而小人於
此以爲我以其大而甚急者正告之則非人主所
欲而我之身必辱且危易其說而告之以甚緩而
已畦集 卷七 吳西公特祠碑記 二弄草堂
不急則人主必喜而我之身可以安且榮於是人
主倫常之理亂宗社之安危悉置不顧其所至急
而不可緩者惟有持祿固寵而已矣前代許敬宗
李林甫盧杞諸奸佞值人主宮闈夫婦父子之變
欲有所改易舉動人主雖甚闇始亦不能無所疑
此數奸者幸以陛下家事之一言進若曰此細事
有何關係是在人主行之耳此言一入中人主之
欲勢遂不可挽回幾致喪家亡國之禍奸人亦徒
爲一時逢迎患失之計而不知禍之遠極於此也
君子則不然不值其會則已值其會以爲在宮闈

雖爲人主家事而舉動一不當理亂在倫常將安
危在宗社此何等事防微杜漸間不容髮况已彰
明較著者乎一身之利害寵辱何足計於是批鱗
碎首觸諱犯顏聽其身竄逐誅殛而不辭如唐之
褚遂良韓瑗一輩人誠見其事之大且急而不得
不出乎此也變每讀史至此未嘗不流連反覆而
發憤於其時其事也當有明神宗惑於內寵光宗
爲皇長子宜爲儲母失愛未立福王以母鄭寵欲
奪長神宗持未決時亦有以陛下家事爲言者上
意益搖言官屢上疏爭不能得禮科李獻可請豫
已畦集 卷七 吳西公特祠碑記 二弄草堂
數一疏被譴逐時吾伯祖吳西公在禮垣與各科
之長連名上疏申理獻可之言俱斥逐降調不等
公用是歸田不復用以老其時言雖無濟久之光
宗卒踐儲位而國本獲安不可謂非諸臣先後力
爭之功有以漸啓人主之悟也公墓在西山向有
祠吾宗人歲春秋咸集以祀公久矣近有一二不
類後人盜售祠屋於他姓宗人訟之官巡撫都御
史湯公覽其辭曰賢者也宜特祠俎豆時奉
上命廢天下淫祠郡城東偏有廟巍然祀非其鬼
者爰黜其鬼於某年月日當事奉公之主以入妥

焉列於邑春秋祀典有司屆祠主鬯子姓咸肅序以將事乃顧小子燮而謂之曰是宜爲文以記諸石燮惟昔蘇文忠之記韓文公廟碑也曰一言而爲萬世法今吾伯祖吳西公能正言人主宮闈倫常之事關係宗社安危大討其言也先王之法言也有不可爲萬世法者乎法萬世有不宜祀百世者乎是可以風凡爲臣者之立言事君者矣

已畦集

卷七

吳西公特祠碑記三

二茅草堂

寶應重修六事亭碑記

周禮冬官之制九夫爲井而方一里四井爲邑積四而爲丘爲甸爲縣至都爲方三十二里以任地事令貢賦此積田爲里之始事也然古者貢賦之名與今同而貢賦之實與今異古者貢謂貢九穀山澤之材賦謂賦車徒以給繇役大約古之貢乃今之賦古之賦乃今之役也總不出乎井邑丘甸之中古者兵寓於農然攻伐征戰不常有其常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三日所用者力耳而無所傷於民之財財與力判然而爲二故先王不廢役已畦集

卷七 六事亭碑記一 二茅草堂

之名要使民無所苦於役財與力皆寬然而有餘迨後世履畝而稅於是賦出乎田而役出乎里出乎田者民之財也而出乎里者民之力乃名爲用其力而實以傷其財較之賦而更甚於是力與財交盡而民困明制履畝出正供里甲出雜辦其後雜辦征徭歸并正賦則無所爲役矣自州縣間有非常之舉動戶不可徵也則曰徵諸里或有無名之色目賦不可益也則曰益諸役於是有因循之舊例有遞增之陋規或巧借以便私圖或潛漁以恣中飽有因公補救者如丁逃不得不攤田荒不

得不補始不得已而權行既遂相沿而不改其弊由漸而成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苟欲起而釐革之非賢且才之有司不能竇應縣爲田三千頃在城有四坊在鄉有三十圖圖卽里也邑在明成弘時無水災連歲豐稔戶口至八萬自嘉靖辛酉至萬曆丙戌數十年間水災洊至饑饉流亡戶口不盈二萬時縣令耿君諱隨龍初至見凋殘狀究其弊在田荒而役重民之畏里役甚於湯火於是察四坊三十里中凡弊當革利當興者則革坊長而大吏長官經過駐節飲食需索及縣廨百所需之役已畦集

卷七 六事亭碑記三 二茅菴堂

除革里長而催科備黠解收櫃頭之役除革官農民而簽報燈夫諸色目之役除革漕糧遞年而廢頭督催催皂之役除革河工里夫而派夫簽報耆民之役除總鄉城無一役民咸得盡力於農而始蘇蓋革弊卽所以興利者凡六事刊石立亭久矣歲久亭圯邑人思其賢而美其事爰葺而新之嗟乎一令之賢作法於善追周官貢賦之制而行之使民世受其福後之官是土者其慎率由以無負斯職與斯民也余去邑歲逾一紀矣茲偶過邑值輯邑志之役適亭亦葺成邑人曰是宜爲文以申

記之於石俾永以示後康熙己巳八月望日橫山葉燮撰

已畦集

卷七

六事亭碑記三

二茅菴堂

積善菴改建律院碑記

大江以南所在梵剎稱叢林者以千數大約稱禪者什之七稱教者什之三而稱律者百或得一二吾蘇名勝甲他方屬內叢林以百數稱禪稱教者所在而是稱律者百且不得一夫率其徒者同而秉其所稱者律與禪與教多寡如是之相去何也吾嘗謂秉禪與教者以智用秉律者以力用以智者其能在有爲以力者其能在堅其所不爲而已故智者即得半而止猶可自稱於人曰予智力者譬之百鈞之物在其人之能勝而舉之苟其人能

已畦集

卷七

積善院碑記一

二弄草堂

舉九十九鈞而力虧一鈞則并其九十九鈞而置之而不能舉矣如是則不得自稱於人曰予力然則智可掩而襲力不能虛而假也無怪乎天下稱禪與教者之多而稱律者之少矣自明末迄國初百餘年間臨濟曹洞之宗天台賢首之教徧天下而律席止稱華山三昧見月兩尊宿相繼爲海內律宗見月之嗣碧天淨公乃起而應蘇郡積善菴之請於是律宗自華山而南蘇之叢林建律自淨公積善始菴在閭門外五里白蓮涇宋咸淳中僧志勤始建明嘉靖時菴毀有僧繼登規興復

漸以營建郡紳士咸護持之王處士百穀爲記

國初菴遭兵燹益圯里中諸善士謀曰菴興廢不常不得傑出非常之人足爲一世模範者以主斯席則不能爲久遠功於是持辦香淨公淨公秉律積善縉素咸曰積善向以菴稱今不稱先當正其名宜改曰積善律院於是百度興衆工舉山門丈室齋堂廚庫祖堂大悲閣閣下築戒壇屋以間計者爲十者六計費白金二萬有奇於是積善律院遂爲吳中叢林之冠而律宗爲獨尊頃之淨公顧余草堂以律院碑記爲言且曰惟檀護昔於先

已畦集

卷七

積善院碑記二

二弄草堂

師座稱素交茲敢請余惟不文而人又不足爲文重恐成兩失然不敢辭乃合十拜手而言曰昔昔楞嚴會上優波離尊者白佛言我以執身身得自在次第執心心得通達然後身心一切通利夫尊者言身心之通必由於身心之執然後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性遮二業悉得清淨使身心不執則蕩佚何所不可爲惟力以執之故能忍忍則能堅而決然有所不爲此秉律之本原也威儀細行盡在其中然後乃成大有爲矣此豈文章語言聰明才辨顓預圖圖襲而取之者乎今天下佛法亦少衰

矣非現大人相如優波離尊者爲如來網紀以率之恐將來釋販如來者不少淨公之興茲院也不特爲律宗開生面靈山一會藉此儼然伏願現在未來諸有學人悉將此身心力持雙執律院今日大事因緣自當不與成住壞空同其劫也夫康熙辛未秋七月橫山葉燮記

已畦集

卷七

積善院碑記三

二子菴堂

永定寺大悲殿碑記

天下所在之梵刹其大小名稱不一所崇奉而事者爲佛爲菩薩據教言佛之多有不可說數而獨奉釋迦牟尼佛有常尊菩薩亦不可說數而獨奉觀世音菩薩有常尊夫釋迦產於西域天竺有其地生於中國周顯王時壽七十三歲有其年之始與終其所說法皆與同時之人問答而記錄有其據故稱爲本師爲教主尊而奉之宜也觀世音菩薩教言菩薩自過去無量劫前有佛名觀世音教菩薩從聞思修入三摩地遂得稱觀世音菩薩其生不知於何地滅不知於何年其始與終之迹皆不得而知疑其事近於虛誕官邈乃天下之人羣奉而尊之且敬而親之其感人之深入人之固信之篤而事之誠有過於本師教主者則何也昔我先師孔子之言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蓋盡天下之人共有一欲而聖人在我惟有一仁人之欲以仁者之欲推之則立人達人包舉已盡極之爲博施濟衆堯舜猶或難之然理終不誣也佛之教以度生爲本願其意欲使凡有生者盡厭我欲與其欲而後止然既登佛果則退而

已畦集

卷七

大悲殿碑記一

二子菴堂

處乎寂滅度生之事自任之菩薩而觀世音菩薩則至仁之人也然在儒者則謂之仁在菩薩則謂之悲儒者以仁應天下之欲極形容之則曰其仁如天菩薩以悲應有生之欲無象可形容而極其量則曰大故觀世音者菩薩間修之體大悲者菩薩所施之用也自其一首三首以至八萬四千爍迦囉首二臂四臂以至八萬四千母陀羅臂二目三目以至八萬四千清淨寶目手臂錯出開合捧執弓矢劒盾經卷香花盂水揚枝珊瑚寶炬白拂朱杖種種莊嚴諸物皆菩薩博施之具十四無畏已畦集

卷七

大悲殿碑記二

二茅菴堂

四不思議三十二應皆菩薩濟衆之目也菩薩有大悲無異乎仁者有大欲其感人之深入人之固雖欲不尊而親之信而事之胡能已哉吾嘗又以謂釋迦世尊則如君觀世音菩薩則如相君如堯端拱於上相如舜凡堯之所欲爲皆舜爲之而堯受其成故今凡建大悲懺法壇塲者必位世尊南面位大悲菩薩於西而東面行懺法者西向禮菩薩而不禮佛佛端坐而受其成此事可徵也是不獨愚夫愚婦之信之篤而事之誠即賢者智者亦不能不信其理而崇其事矣蘇郡城永定講寺梁

天監初永定法師始建係吳郡太守顧彥先捨宅再興於石晉天福中元至正間有僧九臯聲公來主法席學徒數千人建方丈名海印堂元末張士誠據平江駐兵於寺寺盡燬明洪武間里人黃茂之捐貲重建大雄殿與海印堂自梁至明寺興廢不一詳載姚廣孝記明季寺又盡廢

國初有賢首宗法師微密詮公以重興寺自任偕其徒省公竭力重建大雄殿於殿後建大悲閣閣未克成而廢康熙二十八年詮公之法孫弘方德法師博貫教藏妙行莊嚴爲諸方首念其師未竟已畦集

卷七

大悲殿碑記三

二茅菴堂

之緒與里中諸善信復營建大悲殿仍閭址也善士鄭櫛與其子焯倡率爲衆姓先有節婦顧氏捐貲首倡康熙三十一年某月日殿落成凡殿中所宜有者咸次第具於是修禮大悲懺法以告終事法師乞予文記之予惟大悲菩薩之事釋典固極侈言之矣而未有能知其爲脗合吾儒仁者之事故於文發明其說以記之康熙癸酉春王上元前一日橫山葉燮拜撰

積善律院淨因堂碑記

淨因堂者積善律院殿東偏奉三大士之堂也先是繼燈上人重興積善欲爲專室以奉觀世音菩薩市成材於某菴中移建於此淨因者即彼處堂名仍其額也向屬東房東房僧西航慨然讓堂歸律院律院又仍其舊名而不改也竊謂菩薩以三十二應應諸有情菩薩蓋不能無所因而應之矣衆生有三十二種得度以爲之因菩薩以三十二種入應之而使之成就而得果然則菩薩之應其因者亦在乎衆生之自有其因而得菩薩之應也已畦集 卷七 淨因堂碑記 二茅其堂

菩薩亦何所庸心哉夫因者果之對待也因不淨何以得果淨欲得淨果必先淨其因菩薩以三十二應成就衆生者果也衆生之所以能感菩薩之三十二種成就者因也孰謂菩薩能無因而使衆生得果哉夫淨之至必空所空滅而後謂之極果即菩薩之寂滅現前此果之終事而即不可謂非因之始事則淨之義大矣廣矣碧公律師屬予記之不揣其言以爲記

著湖水月菴碑記

長洲縣界東北有澤曰著湖湖旁有村曰著村有釋氏之宮名水月菴明成化間有拙愚上人創菴於此其後崇禎時暨國初先後葺而新之今華山確菴禪師之嗣法孫荷一實主之恐其久而易湮也將鐫石以記請余爲文余惟五行天一生水孔子曰智者樂水乃知天地間事物之智無過於水而月者水之母也方諸取水於月可徵也水與月并天地之智備矣而著者又草木之靈能前知者也今地以產著得名建水月菴其上凡智者之已畦集 卷七 水月菴碑記 二茅其堂

能事無不萃於此乃創始菴之上人則曰拙愚抑何相反而不類若此不知智則巧愚則拙天下事固有有用智不能成而愚者能成之恃其巧者不能守而拙者能守之能成之又能守之斯則可大而可久宜乎菴之日新而有光也非所稱大巧若拙大智若愚乎今荷一上人秉華山之禪以興起斯菴而能藏智於愚斂巧於拙殆與創始之人有同揆焉菴之建已三百年今益擴而增加之本其人地之靈以施其愚拙之用非天下之智者乎所謂不可思議者在爾橫山山人葉燮記

洛溪圓照菴碑記

距吳江縣治之西百餘里地名洛溪溪之水爲茗
雪枝流書曰洛水微子凡水之逆流者爲洛茗雪
之水自吳興諸山發源西來數百里至此滌洄曲
折襟帶環繞時有若沂而上流者溪名洛所自來
矣臨溪有菴曰圓照四傍古木幽篁叢薄蓊蔚盡
得此溪之勝宋淳熙中有普照上人結茅於此菴
所始也更元至正中菴廢有上人如玉重建其後
疊興廢不一至明天啓二年菴燬有復元上座奮
起重興之復公道行高卓繼素推重爲紫柏大師
已畦集 卷七 圓照菴碑記二 二茅草堂

入室弟子拮据剏造有年將終召其徒繼遠而語
之曰此菴我竭力復舊且有加焉垂成尚虧一簣
爾其勉之我得含笑於寂光之下矣繼公兢兢師
命早夜以圖於是繕之擴之增之飾之菴之規模
數百年來於斯爲盛爲江浙之交名蘭若余惟器
世界之萬有日乘除於成毀之中未有成而不毀
者亦有毀而復成者成而毀者十之九毀而成者
僅十之一舉世之物皆然惟釋氏之宮往往毀而
復成則比比而是蓋器世界中之易成者莫如釋
氏之宮毀矣必復於成而成且必益盛事有不可

思議者其故有三焉一曰得其地夫營建梵宇其
地非山即水必居勝處處勝則易成即毀而人愛
其勝必圖新而不終於毀而圓照洛溪得其地矣
二曰待其人有創始之人有繼起之人惟有人雖
廢而不患乎不興如圓照之建始於普照繼以如
玉而盛於復元今繼之以繼遠又繼之以繼公之
徒默機月樵輩默機作用精敏月樵爲積善律院
碧和尚之大弟子持毘尼爲人天師表吾今而卜
圓照剎竿迴標天際而圓照有其人矣三曰善其
制惟得其人則規模建立弘室廬廣田疇勤樹藝
已畦集 卷七 圓照菴碑記二 二茅草堂

尚器用垂範於後之子若孫勿稍出入於規制之
外此又建立之第一義也而圓照善其制矣三者
得而是菴之成而不復毀且益盛者雖與劫無盡
可也

一莖菴碑記

凡事與物之必待有所憑藉而起而成者必其起也有因而其成也有自惟其有因有自雖若易與爲功然始之有所藉而興其卒也求其可大而可久則未易言矣是何也以外事言之俗諦有因緣和合之法我世尊常以此教二乘聲聞而最上一乘所以教菩薩法者則以非因非緣非和非合爲第一義勝諦以內事言之則諸法之生非自非他非共非離世尊之告大慧菩薩也於三自性曰緣起曰成且深明之曰緣起無性妙在緣起之性且已畦集

卷七 一莖菴碑記二 二弄菴堂

無又安得緣起而有憑藉譬之太虛空中初無所憑藉而能有所建立其建立也即三自性中之自性圓成夫而後也乃可小中見大大中見小一莖草作丈六金身一毫端現寶王剎微塵裏轉大法輪觸着磕着盡是本地風光宜其可久而可大矣郡城東南隅有一莖菴菴主敏悟徹所建菴主生而有佛性初纏俗網後益厭之至年二十八決意出家薙髮受具足戒於積善律院研精律部現比丘尼身而爲律師蓋二十餘年矣菴址向屬民房有繼吾周居士畱菴主始住於是後乃稍稍有所

增益菴主乃盡罄其生平鉢貲已復盡變賣其昔日俗姓之田產室廬得二百餘金踵事修葺初不憑藉外物之力而一莖菴之建立於是乎成余乃深歎是菴之緣起以至於圓成也本乎菴主之實心實行皆其三自性中所流出是豈因緣和合自他共離之所得而擬議之者哉菴在郡城其地俗名南園有溪橋流水之勝菴主旣建立已於是中閱全藏益嚴密行爲遠近崇信云

已畦集

卷七

一莖菴碑記二

二弄菴堂

洞庭東山靈應宮高真堂碑記

道之爲教其事有萬端其名與稱莫可紀極疑其道之至廣而無窮至大而無外者非一言之所可盡也然吾請得一言以盡之曰道之事一天之事而已矣夫凡萬有之事與物無不各有對待而天者其形與器有對待而天之性情與主宰則無對待夫言天則萬有之無不俯而下之者非以其形與器也實爲萬有之所不能齊不敢齊而獨出乎其上者實有其性情主宰之德而其德非萬有之至高而莫與京者乎其高也豈有對待者乎然所已畦集

卷七

高真堂碑記一

二茅草堂

甚鉅且備無不盡其所有事於其傍築室曰高真之堂以爲棲止讌息之所今而後將去其多岐之塗而一息之乎其堂且將并其高與真而亦盡付之岐則高與真之性情主宰且竝不可得吾將與之游乎無何有之鄉名與迹二俱不立其殆與之爲玄同乎岐公曰妙哉旨乎請即以書之石

已畦集

卷七

高真堂碑記二

二茅草堂

已畦集卷之八目錄

序

家禮纂要序

聞禮述略序

百家唐詩序

密遊詩序

黃葉邨莊詩序

赤霞樓詩序

南疑詩集序

廉讓堂詩序

已畦集

卷八

目錄一

二并立堂

夢齋詩序

小丹丘詞序

南遊集序

黃山倡和詩序

湖上吟序

心聲上人詩序

泛雪詩序

友人詩集序

桐初詩集序

已畦集卷之八

吳江葉變星期

家禮纂要序

侍御梓園程先生本紫陽家禮斟酌損益間以已意發明闢習俗之非名家禮纂要梓以行世予惟先王之制禮合家與國其禮有五紫陽以世俗通行始於有家尤爲嚴切於五禮之中采吉凶二禮而爲家禮後人祖述而行之久矣茲者侍御剛煩就簡又就家而言謂吉禮固當嚴矣而生人大事莫大於送死於是獨酌凶禮而著之以致其兢兢已畦集

卷八 家禮纂要序一 二并立堂

凶禮之目曰喪曰葬曰祭昔先王順乎人之情以制禮而本乎性以坊之故於喪則致其哀於葬則極其慎於祭則盡其誠本乎內者有其質而後通乎外者有其度數精粗巨細煩簡先後一一揆其所宜以爲如是則生人之心安惟其能體乎死者之心安而後生人之心乃得其安也使不知死者之心之安與否又遑問已心之爲誠與妄乎其失也蓋有二一曰弁陋一曰夸大弁陋之失原於鄙吝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彼陋者無所不用其儉喪則含殮服制不備不誠苟焉從事葬則久淹親

柩非曰力不能則曰無吉壤祭則不時不物條數
條疎如是夷其親於路人矣夸大之失大約是僭
庶人之喪往往用卿大夫之禮葬則僭上石之制
祭則侈列方丈什之百之無不援下以陵上徒令
觀者侈其盛而歎其美是陷其親於非禮矣由是
言之俗禮之失也蓋百無一得也原制禮之初心
於一事一物一時一會孰先孰後奉曲跪拜升降
度數莫不以至情而行其至性爲事理之所不能
踰以爲非如是則死者之心不安而吾心庸詎得
安乎侍御於此不勝世道人心之憂故於習俗之
已畦集 卷八 家禮纂要序二 二弄草堂

卷八

家禮纂要序二

二弄草堂

所溺者務拯而出之習俗之所忘者務提而明之
不過求盡乎此心之安返之心而無不安措諸世
而益無不安矣於以發明三代禮意之原豈特爲
紫陽之一大功臣已哉

聞禮述略序

昔者先王制爲禮以同天下之風俗禮有五五之
用不同吉軍賓嘉之四人事盡乎此先王即以人
治之其事明而在生陽道也凶居其一鬼事盡乎
此先王即以鬼治之其事幽而在死陰道也道在
陽者可見而易知道在陰者不可見而難知惟不
可見而難知先王則推以可見可知之理本乎性
而類乎情以爲節文以爲隆喪用之一家用之通
國用之天下而無不宜於是陰陽之理明人鬼之
道合幽明生死之故蓋不出日用之恆而得之此
已畦集 卷八 聞禮述略序一 二弄草堂

卷八

聞禮述略序一

二弄草堂

凶禮之喪之葬之祭聖人酌爲萬古之經不易之
則至遠也降及後世教衰而俗敝忘乎制禮之
意始於一人之臆說沿爲習俗之見聞以兒女子
之至陋亂先王之常經幽明瀆而生死淆豈仁人
孝子之心乎故贈奉直大夫汝涵程公謂夫凶禮
之行實本乎仁孝盡乎幽而後可愜乎明得乎死
而後可無忝乎所生於是葬其親一本於古禮而
取朱子家禮之精微而參攷之即駭俗有不顧也
凡立主屬纊諸條一一闡發常經之大義平居以
教其子侍御半園先生先生有目擊者有耳聞者

一一志之而輯爲喪葬祭凡三卷程公之爲是說也非有所矯世驚俗也一秉乎先王之禮明乎陰陽人鬼之道非異端之所得而秉非末俗之所得而竊也半園先生之聞所聞而輯爲是書也本乎善繼善述之懷見所學之有本而成教所自出也始於一家推之通國而天下以爲教禮可也即以爲教孝尤無不可也

已畦集

卷八

問禮述略序二

二弃草堂

百家唐詩序

自有天地即有古今古今者運會之遷流也有世運有文運世運有治亂文運有盛衰二者各自爲遷流然世之治亂雜出遞見久速無一定之統孟子謂天下之生一治一亂其遠近不必同前後不必異也若夫文之爲運與世運異軌而自爲途統而言之曰文分而言之曰古文辭曰詩賦二者又異軌而自爲途自羲皇造一畫之文而文於是乎始三代以前無論由先秦諸子百家歷漢魏六朝唐宋元明諸作者文之爲運可得而論也自賡歌已畦集卷八百家唐詩序一 二弃草堂喜起而爲詩而詩於是乎始三代以前無論由風雅騷賦歷漢魏六朝唐宋元明諸作者詩之爲運可得而論也二者相爲表裏各不相謀而總各歷乎其時以爲運吾嘗上下百代至唐貞元元和之間竊以爲古今文運詩運至此時爲一大關鍵也是何也三代以來文運如百川流異趣爭鳴莫可紀極迨貞元元和之間有韓愈氏出一人獨力而起八代之衰自是而文之格之法之體之用分條共貫無不以其爲前後之關鍵矣三代以來詩運如登高之日上莫可復踰迨至貞元元和之

間有韓愈柳宗元劉長卿錢起白居易元稹輩出羣才競起而變八代之盛自是而詩之調之格之聲之情鑿險出奇無不以為前後之關鍵矣起衰者一人之力專獨立砥柱而文之統有所歸變盛者羣才之力肆各途深造而詩之尚極於化今天下於文之起衰人人能知而言之於詩之變盛則未有能知而言之者此其故皆因後之稱詩者冒無成識不能有所發明遂各因其時以差別號之曰中唐又曰晚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獨得而稱中者也中既不知已畦集

卷八

百家唐詩序二

二弃草堂

更何知詩乎虞山席治齋虞部壯歲官於朝即陳情乞歸養高卧家園以著述為已任暇日出其篋衍所藏唐人詩自貞元元和以後時俗所稱為中晚唐人得百餘家皆係宋人原本一一按讎而付之梓意以為是詩也時值古今詩運之中與文運實相表裏為古今一大關鍵灼然不易奈何耳食之徒如高棟嚴羽輩初為初盛中晚之目自誇其鑒別此鄉里學究所為徒見其陋已矣今觀百家之詩諸公無不自開生面獨出機杼皆能前無古人後開來學諸公何嘗不自以為初不自以為

盛而肯居有唐之中之地乎虞部於此不列開寶以前獨表元和以後不加以中晚之稱統命之曰唐人百家詩以發明詩運之中天後此千百年無不從是以為斷豈俗儒紛紛之說所得而規模測量者哉

已畦集

卷八

百家唐詩序三

二弃草堂

密遊集序

古今有才人之詩有志士之詩事雕繪工鏤刻以馳騁乎風花月露之場不必擇人擇境而能爲之隨乎其人與境而無不可以爲之而極乎諧聲狀物之能事此才人之詩也處乎其常而備天地四時之氣歷乎其變而演古今身世之懷必其人而後能爲之必遭其境而後能出之卽其片語隻字能令人永懷三歎而不能置者此志士之詩也才人之詩可以作亦可以無作志士之詩卽欲不作而必不能不作才人之詩雖履豐席厚而時或不

已畦集

卷八

密遊集序

二茅草堂

傳志士之詩愈貧賤憂戚而決無不傳才人之詩古今不可指數志士之詩雖代不乏人然推其至如晉之陶潛唐之杜甫韓愈宋之蘇軾爲能造極乎其詩實其能造極乎其志蓋其本乎性之高明以爲其質歷乎事之常變以堅其學遭乎境之坎壈鬱悌以老其識而後以無所不可之才出之此固非號稱才人之所得而後如是乃爲傳詩卽爲傳人矣我友沈子雲步自少卽善爲詩藻思揆發綺麗要眇稱於世久矣予嘗讀其詩謂其能擅才人之席者也已予老廢山中雲步謁選得一官

之秦去別余十年一旦弃官歸來訪余草堂出近詩一卷示余余讀之而驚曰君之詩已不爲才人之詩而爲志士之詩矣雲步負雋才掇科名期有所樹立以摠其志乃僅寄百里於數千里外沙磧荒涼之區卽卑之以展其簿書期會之能亦有不可得者雖欲不拂衣以歸安能耶今觀其詩見其所歷之地皆周秦漢唐成敗興廢之墟昔賢英哲之所廻翔騷人羈客之所憑弔而永歎者其所遭如彼而所觸之境又如此欲無所動於中胡可得耶其詩也皆其撫心感魄之見於言者也予蓋太息於其志知其所不得不作而決其爲可傳矣予與雲步早歲通門之交故知之最深雲步以詩序屬予予不敢辭爲詳言其作詩之先後所就如此以貽之

已畦集

卷八

密遊集序

二茅草堂

黃葉邨莊詩序

黃葉邨莊吾友孟舉學古著書之所也蘇子瞻詩家在江南黃葉邨孟舉好之而名其所居之莊者也天下何地無邨何邨無木葉木葉至秋則搖落變衰黃葉者邨之所有而序之必信者也夫境會何常就其地而言之逸者以爲可挂瓢植杖騷人以爲可登臨望遠豪者以爲是秋冬射獵之場農人以爲是祭韭獻羔之處上之則省斂觀稼陳詩采風下之則漁師牧豎取材集網無不可者更王維以爲可圖書屈平以爲可行吟境一而觸境之

已畦集

卷八

黃葉邨莊詩序一

二牙直堂

人之心不一孟舉於此不能不慨焉而興感也覺天地之浩邈古今之寥廓無一非其百感交集之所得於心形於腕於以爲詩而係之黃葉邨莊意有在也孟舉於古人之詩無所不窺而時之論孟舉之詩者必曰學宋予謂古人之詩可似而不可學何也學則爲步趨似則爲脗合學古人之詩彼自古人之詩與我何涉似古人之詩則古人之詩亦似我我乃自得故學西子之曠則醜似西子之曠則美也孟舉詩之似宋也非似其意與辭蓋能得其因而似其善變也今夫天地之有風雨陰晴

寒暑皆氣候之自然無一不爲功於世然各因時爲用而不相仍使仍於一則恆風恆雨恆陰恆晴恆寒恆暑其爲病大矣詩自三百篇及漢魏六朝唐宋元明惟不相仍能因時而善變如風雨陰晴寒暑故日新而不病今人見詩之能變而新者則舉之而歸之學宋皆錮於相仍之恆而不知因者也孟舉之詩新而不傷奇而不頗敘述類史遷之文言情類宋玉之賦五古似梅聖俞出入於黃山谷七律似蘇子瞻七絕似元遺山語必刻削調必鑿空此其概也不知者謂爲似宋孟舉不辭知者

已畦集

卷八

黃葉邨莊詩序二

二牙直堂

謂爲不獨似宋孟舉亦甚愜蓋孟舉之能因而善變豈世之蹈襲膚浮者比哉世之尊漢魏及唐者必以予言爲抑孟舉世之尚宋者必以予言爲揚孟舉悠悠之論非但不知孟舉實不知詩然則讀孟舉詩得其係之黃葉邨莊之義則思過半矣

赤霞樓詩集序

理一而已而天地之事與物有萬持一理以行乎其中宜若有格而不通者而實無不可通則事與物之情狀不能外乎理也昔者聖人既教人志乎道矣而又推之以游藝夫射御書數似乎技術之末然其理無不爲道所該故卽一可以見其全如庖丁之解牛郢匠之斲輪以至承蜩弄丸之末技皆有此理之極致以運乎其中道無二也吾嘗謂凡藝之類多端而能盡天地萬事萬物之情狀者莫如畫彼其山水雲霞林木鳥獸城郭宮室以及已畦集 卷八 赤霞樓詩集序一 二子畫堂

人士男女老少妍媸器具服玩甚至狀貌之憂離歡樂凡遇於目感於心傳之於手而爲象惟畫則然大可籠萬有小可析毫末而爲有形者所不能遁吾又以謂盡天地萬事萬物之情狀者又莫如詩彼其山水雲霞人士男女憂離歡樂等類而外更有雷鳴風動鳥啼蟲吟歌哭言笑凡觸於目入於耳會於心宣之於口而爲言惟詩則然其籠萬有析毫末而爲有情者所不能遁昔人評王維之畫曰畫中有詩又評王維之詩曰詩中有畫由是言之則畫與詩初無一道也然吾以爲何不云摩

詰之詩卽畫摩詰之畫卽詩又何必論其中之有無哉故畫者天地無聲之詩詩者天地無色之畫滌陽朱君樸菴今之有道明理之士也吾嘗見其畫矣天地無心而賦萬事萬物之形朱君以有心赴之而天地萬事萬物之情狀皆隨其手腕以出無有不得者余於是歎歎其藝之絕知其於事物之理洞照於中而運以己之神明此能爲摩詰之畫必能爲摩詰之詩無疑也朱君果出其赤霞樓詩集相示見其因物賦意因情傳事諸體嚴而衆善備吾不能更贅一辭卽以稱其畫者稱其詩已已畦集 卷八 赤霞樓詩集序二 二子畫堂

矣乃知畫者形也形依情則淡詩者情也情附形則顯是理也寧獨畫與詩哉推而極之天地間無一物一事之不然者矣

南疑詩集序

語有之絢爛之極乃歸平淡予則以為絢爛平淡初非二事也真絢爛則必平淡至平淡則必絢爛是何也譬之天無一毫雲氣盡青之一色至平至淡矣而絢爛孰有過於蒼蒼者乎譬之雪極望無際山川陵谷盡白之一色至平至淡矣而絢爛孰有過於太素者乎天下事物皆然而於詩之一道尤有可得而言者凡人無不稱詩為風雅不知詩也者風雅之總名風雅者詩之實德也世之言詩者固不一家多有少年高才之士不知風雅之義已畦集 卷八 南疑詩集序一 二弄草堂

為詩之實德將永言一唱三歎之旨略而不道好為新奇瑰譎索隱秘趨僻徑取世人聞見所不至者以駭世人之耳目使見之者無弗眩聞之者無弗驚如登賈胡之肆眾寶溢目如遊華林之園千花競發令人應接不暇徒有嘖嘖然而觀之者初則歎既則疑又久之而不覺稍稍厭去矣是何也眾寶溢目寶去則空千花競發花謝則萎既萎與空則詩亡詩亡則辭句意無不亡求其言外一唱三歎有餘不盡之旨邈不可得彼既與平淡相違至此則并絢爛而失之則亦付之索然無味而已

矣吾於沈子客子南疑之詩歎其才高而善變為不可及也十年前吾見客子之詩學博而辭瞻近於絢爛一逕然非獵取之於外是其胃中之淹富物自來而就之非有矯強之迹也客子歷觀古今詩家之變態窮此中自得之性情久之而為得心應手之作見者頗駭其忽事於平淡不知其平於辭不平於意淡於句不淡於才平淡在貌而絢爛在骨人謂客子善變而實非變也夫人閱歷名山大川之奇無險不涉無仄不登久之而後乃知柳塘春水花陽夕陽之妙為山川化境有非可以言語形容者與天之青雪之白一義而已矣吾故於南疑之詩歎其才之高而能神明於才者也

已畦集

卷八

南疑詩集序二

二弄草堂

廉讓堂詩序

世稱美世家巨室之子姓必曰王謝然考之當年簪紱之盛王優於謝若人才文雅之美謝優於王大約王之位躋公輔者相望然如導如弘如儉輩率皆逢迎世主佐命霸朝以邀時譽鮮能立事功秉忠義故其後人無凋儻磊落之才謝氏如安之卓識雅量敗勁寇安社稷爲名宰相其羣從皆彬彬質有其文如玄如石輩皆以儒雅爲名將而安之教家固自有法不徒如晉世之崇尚虛無者故其後文章彪炳之彥蔚起代有其人如靈運如惠

已畦集

卷八

廉讓堂詩序

十茅草堂

連如混如瞻如弘微如莊如眺其才皆卓立一代篇章可追美三百即靈運近乎放誕然其自比魯連子房忠義激發述祖德一詩猶見不忘先民規矩則謝氏之忠義文章有可得而言者曹子希文高才卓品予嘗記其廉讓堂稱之矣茲彙其所著詩付梓即名之曰廉讓堂詩屬予序之予惟希文之詩美如芝草然非無根其美蓋有所本矣其大父司馬公爲名諫臣尊先生爲名吏部文章經濟史冊炳灼而父子皆崎嶇效忠於橫流錯節之日尤氣節表著所爲父詔其子祖繩其孫皆以忠義

之訓溢爲辭華者也以希文之才自爲崛起無不可況承詒謀之善宜其敷辭可以華國選言可以振雅觀其篇章豈遂遜乎靈運惠連輩哉近者海內辭壇作者余不敢知而吾鄉才人輩出實在二海海寧海鹽二邑今得我希文左槃右執其間誠爲近今盛事此又予之觀其盛而樂道之者也

已畦集

卷八

廉讓堂詩序二

二茅草堂

夢齋詩草序

汝子鴻書世以儒術起家其先人遭亂乃脫縫掖以武事著績故其羣從俱習之鴻書耳目所習見聞其切廟而相長者大約與寤歌吟咏之事非其類也鴻書則奮起而獨好爲詩其所爲詩輒可誦而稱工何也方鴻書之將從事於詩也請於余曰汪不知詩竊見當世之詩人誦所爲詩而心竊好之不識詩可學而能耶將學於古以何爲歸耶余曰子亦知古之人有詩之聖者杜少陵乎曰汪不敏竊嘗聞之矣余卽取杜集授之曰子歸而讀焉

已畦集 卷八 夢齋詩草序一 二弄草堂

若知其美而好之則思過半矣鴻書別余半歲來出詩一卷曰此汪讀杜詩以來所作也余覽之而驚已而喜曰子初學詩而卽能詩且能學杜而得其氣體夫人之窮年卒歲求一言之幾而不可得者而子驟能之可不爲異耶鴻書美才質又年方少奮前獨往以赴其願欲顧無所不可致於當世者宜其胃懷暢遂其言冲以夸也今觀其詩悲涼鬱勃牢落不偶多不平之鳴則又何也夫士貴有志苟無志則無適而不自安於卑下何鬱勃不平之有惟有志者其胃中之所寄託於身世閱歷凡

得失愉戚之境必不與庸衆人同其視聽步趨苟有所觸於境動於心何一非吾躬受患之所叢感慨之所係乎鴻書童年失怙負郭蕭然時多疾病欲不爲鬱勃不平之鳴難矣題其草曰夢齋斯志也夫

已畦集

卷八

夢齋詩草序二

二弄草堂

小丹丘詞序

余十五年前亦頗作詞嘗積數百首已而思曰詞者詩之餘也吾之心思志慮寄托感興亦何有所不得於詩又何必復事於其餘且詞之意之調之語之音揆其所宜當是閨中十五六歲柔嫵婉孌好女得之於繡幙雕闌低鬟扶髻促黛微吟調粉澤而書之方稱其意其調其語其音若鬚眉男子而作此生活試一設身處地不亦赧然汗下耶無已則仍以鬚眉本色如蘇如辛而爲之鬚眉之本色存而詞之本色亡矣余故十五年來絕不作此已唾集

卷八 小丹丘詞序一 二茅草堂

其已作者亦弃置不復存矣魏道士州來聞之而謂余曰君何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昔有楚屈平者仁義道德忠信人也被讒而不得於其君作爲離騷援美人以喻君王指香草以擬君子其言抑何柔嫵婉孌此豈有不宜於憔悴枯槁鬚眉之屈平耶至九歌中麗句實已爲詞家作祖矣又晉之陶潛振古高潔人也乃有閒情一賦唐人艷體詩首推李商隱然其寄托淡遠多藉美人幽離之思靡曼之音以寫之蓋得楚騷之遺意者古之才人凡其胷中抑鬱不平而不得申者正言之不可泛言

之不可乃意有所觸以發其端而摭其莫能言之隱也作詞者亦是志而已矣夫何病乎余聞其言曰善是余所未逮也適柯子南陔小丹丘詞集成命序於余余卒讀之而歎曰其風雅其寄托真能上追三閭而伯仲元亮義山者也區區南北宋詞家不足言矣遂錄州來之語以序之

已唾集

卷八

小丹丘詞序二

二茅草堂

南遊集序

詩文一道在儒者爲末務詩以適性情文以辭達意如是已矣初未嘗爭工拙於尺寸銖兩間故論者未可以詩文之工拙而定其人之品亦未可以其人之品而定其詩文之工拙也然余歷觀古今數千百年來所傳之詩與文與其人未有不同出於一者得其一卽可以知其二矣卽以詩論觀李青蓮之詩而其人之智懷曠達出塵之概不爽如是也觀杜少陵之詩而其人之忠愛悲憫一飯不忘不爽如是也其他鉅者如韓退之歐陽永叔蘇已畦集 卷八 南遊集序一 二茅菴堂

子瞻諸人無不文如其詩詩如其文詩與文如其人蓋是其人斯能爲其言爲其言斯能有其品人品之差等不同而詩文之差等卽在可握券取也近代間有鉅子詩文與人判然爲二者然亦僅見非恆理耳余嘗操此以求友得其友及觀其詩與文無不合也又嘗操此以稱詩與文誦其詩與文及驗其人其品無不合也信乎詩文一道根乎性而發爲言本諸內者表乎外不可以矯飾而工與拙亦因之見矣康熙乙丑余於嶺南遇夏子宇枚夏子與余同鄉嘗聞其名矣相遇萬里外旣又方

舟於滇江道中者浹旬夏子蓋端人也夏子行年五十爲衣食馳逐炎瘴中時見其牢落不平之慨然溫然盎然之容故在夏子盡發其詩文與余觀之詩言情而不詭於正可以怨者也文折衷理道而議論有根抵仁人之言也人與詩文如出乎一余益快然於其合也矣

已畦集

卷八

南遊集序二

二茅菴堂

黃山倡和詩序

名山者造物之文章也造物之文章必藉乎人以爲遇合而人之與爲遇合也亦藉乎其人之文章而已矣人之文章與名山爲介者在乎遊覽題詠然遊覽題詠其以辱名山者不少此名山之知已憂也必其爲才人之文章乃可以爲名山之知已而造物之文章方爲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則才人與造物各以文章交相遇合而其事乃爲可傳黃山海內第一名山也奇而不必法蒼而不必老幽奧激怪夭矯支離蓋造物者之能事吾知殫於此已唯集

卷八 黃山詩序一 二子草堂

矣昔人遊是山者題豈有此理四字於峰頂可謂得之然而海內人遊此者百無一二新安人遊此者更千無一二卽遊者或未必能題詠卽有題詠吾恐黃山有愈悲其不遇者矣則名山之不遇才人才人之不遇名山二美之不必合天地亦無如之何也石門胡子圓表借其友兩程生忽策杖裹糧以遊黃山每至勝處必有詩有詩必倡和得若干首成帙於是造物之能事無所不發洩蓋山與人交相遇合稱知已焉吾讀其詩樂其事知俱可以傳矣

湖上吟序

士不得志於時窮居杜門卒歲可無求於人甚適也乃有不獲已杜門不可得於是去其所甚適快然爲出門之遊則其事有孔亟而情有可哀者矣然出門之遊東西南北百里數千里惘然而行率然而止其間阻於時會阻於物情俱不可知久之遊不得志蕭然逆旅風雨之中而後乃思窮居杜門之樂爲不可得也遊之窮殆不如居之窮然遊又有勝於居者何也遊卽不遇於人而無不遇於山川雲物泉谷煙霞卽不遇於今之人而無不得遇於古人蓋當於荒榛蔓草故宮舊苑名賢憑寄之墟摩斷碣訪野老百千年之陳蹟恍然如或見之幾不知身之客於斯而不與同時也非遊何以得此毘陵劉君天木世有家學聞於時余遇之禾城蕭寺讀其湖上吟諸作蓋劉君之爲遊久矣觀其襟被一肩不勝蕭瑟然取所歷之山川雲物古人往蹟咏之歌之而貯之囊中則劉君之遊其亦可謂盛也夫

已唯集

卷八

湖上吟序一

二子草堂

廬山大林寺心鉢上人詩序

世出世法本無二法法皆然卽詩文一道亦爾然詩不能無大同而小異世諦之詩不可有俗氣書生氣出世諦之詩不可有禪和氣山人氣論詩者於世出世法似乎相反然暢達骨髓不襲陳言要歸於不染氣習無二諦也余生平夢想匡廬之勝乙丑冬以便道始得一遊意謂廬山猶昔也今日必無遠公其人矣於大林寺遇心鉢上人道氣洒然如秋空之鶴寺在廬山絕頂爲遠公昔日結茅著彌陀疏處今見心鉢如見遠公焉心鉢出詩已畦集

卷八 心鉢上人詩序一 二茅菴堂

示余余和其韻數首心鉢再疊韻以荅余又疊作以酬之兩人之詩皆能脫去本色不染習氣余乃知世出世法卽詩見異中之同豈非法爾如然乎心鉢爲人如所住山心鉢之詩如其爲人余遊山而得其人并得其詩不亦幸歟心鉢全蒙甚富余卽以斯語書其卷端

泛雪詩序

泛雪詩者常熟蔣子文從借其友生泛舟西郊虞山之下游賞夫雪爲詩而唱和者也予嘗謂夫造物者之爲是雪也蓋與風雲雨雷各異其施而未嘗不同其體皆氣化之自然而人之遭之也亦適然而值豈獨於雪有異哉然人之視夫雪與風雨雷則有異往往借之以各寄其所尚逸者借以寓其高騷人借以摭其韻而夸麗之夫亦借以張其豪靡數者似皆有所得乎雪而寄其樂焉則諸君今者泛舟以遊而係之以詩以爲樂可知也然已畦集

卷八 泛雪詩序一 二茅菴堂

吾觀世人之樂夫雪者僅十之二三卽境遇而怨且苦夫雪者則十之七八彼京都之區遇雪則衝衢泥淖車馬蹂躪貴者晨起而之朝之所司或奉急宣騶隸顛蹶汗溝中雖公卿不免而苦雪者在於朝賤者晨起而之市負擔逐逐積滯自膝至腰領而苦雪者在於市他如行旅商賈之苦雪於道祁寒怨咨之苦雪於野更有被褐不完半菽不飽不能出門戶而苦雪於居者又十室不啻二三焉嗟乎所稱高士騷人與夫闕夸麗者何以獨得於雪哉諸君其亦有得於是者耶吾徒知諸君之借

此以為樂而不知其所得而有寄焉則於何也以諸君之才登臨觸物形為詠歌傳之好事當如唐人之賀雪早朝閣中應制更唱迭和不則作賦兔園授簡賜金與鄒枚角上下以暢平生知己卓犖之槩今乃托之寒江斷崖古木荒郊之畔僅與漁蓑樵笠爭其勝昔人所云冷淡生活諸君豈真有得於是哉

已畦集

卷八

汪雪詩序二

二弄草堂

友人詩集序

昔韓子之稱孟東野也謂東野以其詩鳴然則凡作詩者皆可謂以詩鳴者也今天下之以詩鳴者無慮家李杜而戶曹劉抑何鳴詩者之多以余觀之其以詩鳴者同而其所以鳴者不同也世無人不詩無詩而不以鳴見然其中有自鳴之詩有鳴於人者之詩之異鳴於人者依世以為趨求人而喪我其性情志慮之所出以詩徇人而人以人援詩於是六義之旨皆為浮響不根之言或以投贈為羔鴈或以翰墨邀貨財即不盡是而其亟亟於已畦集

卷八

友人詩集序一

二弄草堂

鳴者無一非求諸人者之所為而天下羣然稱之曰是人也今之詩家也是之謂鳴於人之詩若以詩自鳴者則不然環堵以為宮蔬食以為飽以詩書為晤對與昔賢為交遊興之所發以為詠歌可不謂能鳴乎然而當世之聞人固無從知其為詩人即問之其人亦不知誰為當世之詩人也故不求合乎天下之鳴亦不顧天下之非我之鳴其是非善否工拙一聽之於心與古人而已其鳴也即古君子為己之學也是之謂自鳴之詩嗟乎今之鳴詩者何鳴於人者之多而自鳴者之少也友人

文子少弃經生言而從事於詩久之詩富且工然其志未嘗以詩號於人故里之人或知其善詩未必盡人而知之卽知之亦未能知其富且工如是也當其斐然有所得於中浩乎有所發而不能遏於是吐辭而詩成焉止自善其鳴已矣而何待於人哉茲以其詩付梓屬余爲之序余窮老空山廢無用之人也於當世所趨尚愚拙自退久矣顧以此相屬豈以余之生平亦庶幾自鳴而未嘗鳴於人者耶友人爲衡山三橋諸先生後人讀其詩可以知其先澤矣

已畦集

卷八

友人詩集序二

二子草堂

桐初詩集序

昔余叔氏雲林君績學砥行隱於太倉之沙溪距余所居分湖百里歲時數數過從叔氏富於吟詠善法書尤工歐陽率更體後生成以爲模楷順治丙戌七月晦日叔氏家罹兵禍及仲兄中密俱死禍最酷時余家亦播遷無定所自爾沙溪與分湖不通間問且二十餘年康熙乙卯余始值桐初於邗上問之則雲林叔氏之孫中密兄之子也方知其幼遭家難避迹田間黃岡杜茶邨過婁東見之愛其幼慧卽工爲詩文以愛女許之遂就婚白下已畦集

卷八 桐初詩集序一 二子草堂

因僑寓焉桐初備述二十年來情事余旣悲死者且喜桐初之少年卓爾成立也桐初徐出其所爲詩示余骨秀氣軼才溢思深而寄託甚遠蓋茶邨爲詩家老將力排卑靡時習桐初得之於其切劇者淡也時余猶子元禮亦以工詩稱余因歎吾家風流不墜其在此二子乎歲癸亥余遊白下與桐初相聚數月乙丑遊嶺南桐初又來晤於尉陀臺下每相見桐初必出其新詩以示余其技益進而工能合唐宋大家之長詞能入南宋諸家之奧因念桐初出艱難灰燼中流離轉徙而能好古力學

進於大成得交當世之賢者風雅相師此所謂豪
傑之士不待人而能自興者也余因追悼元禮化
爲異物且近十年衰宗今惟桐初爲獨秀蓋余喜
桐初而益悲夫元禮也余老矣更數年見桐初其
所就益不可名矣爲拭目以待之

桐初詩集序二

二五五

已畦集卷之九目錄

序

纂修吳江縣志定本序

州泉積善錄序

半園倡和詩序

西行雜詩序

集唐詩序

彙刻慈幼堂詩文序

莢楚集序

澗菴詩草序

已畦集

卷九

目錄一

二五五

浪齋詩序

三徑草序

桐園生壙詩文序

蘄水程氏世譜序

巢松樂府序

帶存堂全集序

已畦集卷之九

吳江 葉 燮 星期

纂脩吳江縣志定本序

吳江縣向有莫旦徐師曾二志前此有竇德遠本及陳盧王三家諸志或輯而未就或就而弗傳其傳者惟莫徐二書爲邑之文獻久矣莫志成於明弘治年間徐志成於嘉靖年間迄於皇清其間一百四十餘年缺而未纂康熙二十二年各直省奉

上命纂脩地志而下於郡縣於是我邑侯郭公與

已畦集

卷九

吳江縣志序一

二 辛草堂

邑紳士因舊志纂而續之上自三代以及康熙二十三年凡於例得書者悉志之爲書四十六卷二十餘萬言其間刪莫志者十之四刪徐志者十之三補二志之遺并踵二志而續之者俱十之二有卽其文而節之者有卽其事而詳之者俱十不及二蓋三閱月而書成爲吳江縣志定本攷莫志歷三十年而始就徐志亦歷十一年而就今三月成書何易也則以前人勞於創後人因而損益之則較逸且續入者以世近而得之聞見采訪又較易故歲月省而功易成邑人葉燮實與於是役謹序

之曰原邑之初於上古無聞自泰伯開吳始有句

吳之號從來開國建號或得之分茅胙土樹屏建侯舍此則未有不藉戰伐力爭而得卒未聞以禮讓開國建號如泰伯者也迨千百年後五代吳越錢氏始建吳江縣當唐末天下大亂凡稱帝稱王之所無不荼毒糜爛其民以逞所欲獨錢氏以兵誅暴亂保境息民不與中原抗衡終五季之世吳越之境不被一矢卒之奉版籍以歸於宋始終於生養安全之仁二君者於此土一開疆一立縣一先之以讓一守之以仁蓋至於今猶樂道其遺風

已畦集

卷九

吳江縣志序二

二 辛草堂

也歷稽前代吾邑最鮮被兵革亦無犯上作亂之入之事惟宋建炎時大饑於金兵然亦千年僅見非如他處之日尋干戈也則豈非開先之風之澤遠哉然竊有鯁鯁然念者古稱民富而禮義附有國者不患貧而未始不患其民之貧吳江之民謂其有三江五湖之利而不知亦被三江五湖之害在官有履畝一定之常征而在民無十年歲登之恆產何也江河之水利稍失治則害旋至吳江水利近百年來雖間小有開治而不能復其初計十年之中未有三四年不傷於潦者恆以六七年之

收供十年之輸則民力可知矣且吳江在古揚州
爲下下之田在今日則科上上之賦乃因其上上
之賦遂等爲上上之田故無一事不以十分爲科
率乃究其一歲所收耕者恆竭力作稱貸不足以
輸於有家有家者有終歲拮据而不足以輸之國
夫以水涯澤畔百里之地歲賦五十餘萬輸惟正
之供其民力又可念矣則民富而禮義附之言所
當漢惟其本而爲之一籌者哉變生長此土上下
千百年而反覆之得其大槩如此至於邑之疆域
無名山大川之限形勝非巖疆四塞之國物產不
已哇集

卷九

吳江縣志序三

二弄草堂

足以供朝廟戎祀勲庸無可以勒鐘鼎旆常惟是
財賦甲天下而忠孝節義文學之彥亦彬彬乎間
世不乏以庶幾前代之遺此志之大較也

州泉積善錄序

積善錄者石門今拙朱氏記其友人孟舉吳子所
行於鄉諸善事彙而成帙者也余覽之而歎曰此
盛古之事乃得見於今乎昔三代之治能使天下
無一夫之不被其澤然以天下之大而欲以一人
之德家至而戶徧其勢有所甚難然先王之德有
所必徧者固有其法也三代之法莫盛於成周其
惠民之道盡在周禮凡救荒卹難孤獨死喪相保
相助纖悉周備君相總成於上命太宰以九兩繫
邦政其八曰友以任得民鄭注兩猶耦也謂同井
已哇集

卷九

州泉積善錄序一

二弄草堂

耦耕者相任即孟子言同井相友扶助也大司徒
令五家爲比遞積五而閭族黨州以至於鄉使相
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太宰司徒以其職分授於
遺人鄉師族師遺人掌邦之委積以施惠卹民難
厄門閭之委積以待孤老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賙民之難阮族師掌比伍
族閭使之相保相受以相葬埋而大司寇又分授
其屬小行人有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上之王以
周知天下之故其爲法詳備如是一鄉如是合天
下之鄉無不如是其孰有一夫不被其澤者乎自

井田廢而比伍族黨之官俱廢以天下之大而欲使井閭族黨保任救卹之政一一出於上人人而惠之恐惠未加而政已不可問矣無怪俗日趨於薄而民之無告者終於莫可告已矣而吾孟舉則曰事在天下古今者非吾所得與其謀肩其事也其視吾力之所可能而近在吾居之鄉者聞於耳寓於目無敢委而不爲焉如賑饑救災償邑逋代軍需濬河育嬰恤孤代贖鍰皆善之積於爲國者也助聘施藥完人骨肉助葬施棺槨不念舊惡濟貧士焚券代贖身解紛皆善之積於爲人與家者已畦集

卷九 州泉積善錄序二 二茅莖堂

也人咸曰美哉何善之積而盛歟孟舉曰不然昔周公之爲法於鄉閭族黨者以行其不忍人之政也吾在吾鄉亦行吾不忍人之心於一鄉而已豈更有所庸其心哉予謂古之爲善者有自一鄉而化及一國自一國而化及天下者今聖天子在上使有采風者以積善一鄉之善聞之於朝將必盡復成周之政使天下之鄉盡得如積善之鄉未必非孟舉之志也此朱氏所以彙錄而公之世其亦此志也夫

半園倡和詩序

詩言志人各有志則各自爲言故達者有達者之志窮者有窮者之志所處異則志不能不異志異則言不能不異於異者而求其合其合也必有道矣侍御梓園程先生達而在朝爲侍從耳目之官一旦歸而謀泉石之樂其志在泉石也亦陶金處士窮而在野泉石之樂其志所固然也二人之志忽不謀而合志合則其言自合於是爲半園諸詠倡子和汝倡者先得和者心之所同然和者能言倡者言之所未盡即謂之所處同而志同志同已畦集

卷九 半園倡和詩序一 二茅莖堂

而言無不同者兩君子真莫逆於心而偕乎道矣於是播之同志凡志同者無不羣起而和之兩君子之志其亦不孤矣夫

西行雜詩序

行役之有作也自三百篇已然大約行役有行役之悲行役有行役之樂何也舍父母妻子昆弟室家之樂而爲千里數千里之行則其思悲悲發乎有所離則不能不作詩歷千里數千里之行而時或逢故人或遇新知隨在而有投分傾蓋之雅則其志樂樂出於有所合則又不能不作詩吾於迂客西行之詩三復而如獲吾心也迂客一代才人遊歷古今勝地其爲詩也皆寄其違離承歡友于之懷而快其得友朋會合之志因山川以寫其天

已畦集

卷九

西行雜詩序一

二弃草堂

性可以怨而羣矣豈徒絕唱騷壇見其能事者歟

集唐詩序

張太史弘遠以疾假歸里杜門習靜予嘗往見之卧榻前弘遠病尋已出其集唐詩三十首示予皆伏枕所爲機杼結撰天然奇妙遠過作者或曰以如此神明才慧何不自爲之之美而乃集前人語爲美耶予曰不然凡物之美者盈天地間皆是也然必待人之神明才慧而見而神明才慧本天地間之所共有非一人別有所獨受而能自異也故分之則美散集之則美合事物無不然者有唐三百年詩人之詩其神明才慧或各得一體或一篇

已畦集

卷九

集唐詩序一

二弃草堂

或一句散之各爲一人之詩合之爲全唐人之詩弘遠之神明才慧能體備全唐人之詩始能分見全唐各一人之詩分而合之合而離之動中肯綮一一皆唐人之詩實一一皆弘遠之詩集之時義不已大哉夫詩小道耳古之豪傑爲名將相大臣能集天下之智勇才藝驅策而奔走之才不必自已出能不必自已見而用才使能無不各當功成而天下頌之後世稱之雖欲遜其美不可得知乎此則謂是詩爲弘遠之集唐也可謂弘遠之自集已之詩亦無不可弘遠命予題其端於是乎書

彙刻慈幼堂詩文序

吾蘇陳氏以業醫世其家陳之先所從來遠諱良炳仕元爲翰林學士知太醫院六傳至公尚與子寵明時相繼入御藥房判院事歷憲宗孝宗朝得上眷卒得卹論祭其最著者也先是學士公之孫本道始專爲幼醫子文益習之故判院公兩世皆以醫幼顯文嘗築堂成得宋文信公舊書慈幼堂三大字遂以顏之海內名公卿暨鄉先達諸先生先後爲文及詩稱述詠歎其事今學士公十二世孫名璣字啓文克紹先業益修其德鄉黨稱其孝已畦集

卷九 慈幼堂詩文序一 二牙草堂

而賢予通家生顧子天山爲文述其堂之由來以記之啓文於是集累世交游之贈言授之梓以揚其先德而屬予爲之序予惟醫之爲道似居乎技術先賢卜氏謂其致遠恐泥蓋指其事理言也然竊以爲泥者特以事言耳若以理言則醫之爲理推之亦何遠弗届本乎陰陽剛柔乘乎五運六氣天之道也辨乎物性而察乎金石草木五味別乎土宜而調劑之地之道也天地之道備矣本其道以施其仁民愛物之心用其已溺已飢之念孟子謂愛牛可推之四海醫獨不可以愛人而推之四

海乎今觀陳氏學士及判院諸公皆著其術以廣綸綍異數之寵則獲乎上矣名公卿先生之交孚則信乎友矣獲上信友誠者反身之終事陳氏旣致其效矣尚得謂爲道之小乎啓文儒者恂恂莊莊古之有道君子也繼祖父之學業於獲上作其忠於交友徵其信其慈幼也更上同夫子少懷之志而總本之於孝則其道之所包不亦大哉宜乎作者如林咸歎美不置立言以著其不朽也余何能更贅一辭特爲著其醫道之有本者如是以貽之康熙癸酉橫山葉燮撰

已畦集

卷九

慈幼堂詩文序二

二牙草堂

甚楚集序

六經之言皆備五倫而詩獨首言夫婦雅頌而首之以風風首之以二南二南首之以關雎皆言夫婦也故曰國風好色而不淫然則夫婦者性情發見之始事也詩言妻子好合而兄弟翁而父母順明乎一家之中夫婦得而兄弟父母無不得因事而推詩人所以鳴其盛也然有不得乎夫婦者處乎時與數之窮欲求得乎妻子則反有不能得乎兄弟父母惟不得乎妻子之合以庶幾乎兄弟翁而父母順君子則傷其處人倫境遇之難而能已哇集

卷九

甚楚集序

二弄草堂

亦陶蓋未嘗不得志乎夫婦者也伉儷三年遠失其偶非時與數乎當是時亦陶之親年老家酷貧長兄薄宦遠方祿不能逮季弟又歿以三歲之孤託之友人無不勸其繼室者亦陶喟然曰我豈無情者顧我所處自有其難者耳古之娶妻所以爲養今之娶妻類皆累爲養顧亡者庶幾乎古之能養既不可復生我一身止筆耕耳所獲無幾而室是謀不能不分高堂之半菽而誰爲尸之且遺孤未成立而我一娶再娶必無餘力爲遺孤謀遺孤又不能自爲謀將遂委諸已乎是我求妻子之好已哇集

卷九

甚楚集序

二弄草堂

合將使兄弟且不翁父母且不順今日者寧我不得乎妻子庶幾得乎父母兄弟而爲其難者耳久之亦陶兩尊人捐館亦陶竭力葬畢遺孤亦既娶友人復以前說請亦陶曰昔余室之不繼所處有不可也今二人既背兄弟有子不患無後今而後復求乎妻子之好合回念昔之日所得於亡者不無此心之病而予髮亦既種種矣又忍言乎予今日固已安之沒世矣於是四十年爲鰥夫人咸曰亦陶蓋無情者也予則曰亦陶正深乎情者也亦陶嘗謂予曰人恆有爲予憂者予則未始不樂又

有羨予樂者予又未始不憂夫屈伸循環天之道
即人之事則屈乎此未嘗不伸乎彼猶四時云爾
猶晝夜云爾於此得往復之道焉爰集生平之詩
名之曰萇楚蓋自寫其無室無家且自托於無知
今讀其詩哀而不傷怨而不怒令人孝弟之心油
然以生果有知乎哉果且無知乎哉吾將就而問
之

已畦集

卷九

萇楚集序三

二茅草堂

澗菴詩草序

今天下無人不言詩矣言詩者恆不求傳於後世
但求取知於當世其求知之道不一有目未嘗見
古人未嘗見詩之所以為詩便欲軒唐軋宋出元
入明竊他人之口吻妄肆丹黃鉛槧及至握管竟
有終日不能成章即能艱苦出一句半句庸腐陳
爛不堪寓目彼且儼然自居為詩人此竊詩之形
貌求知於世而世遂因而稱之為詩人者又有名
不出里黨足不踰戶庭妄操詩之壇坫品題凡有
筆墨必援當世之名公卿先生徧及海內山人名
已畦集 卷九 澗菴詩草序一 二茅草堂

士無論生平未嘗謀面并未嘗聞聲相思者悉將
其姓氏列之簡端聯之几席如朝夕同事者彼其
人冒交遊以附聲氣此竊詩之黨援求知於世而
世遂因而收之為詩人者嗟乎如是而為詩人詩
人其易乎哉其難乎哉人有恆言詩窮而後工而
余以為詩之工固不在乎遇之窮而在乎品之澹
世有趨炎逐羶之徒以詩求知於世世即知之而
詩決不傳并其人亦決不傳若夫澹泊素心之人
發於言而為詩必不竊詩之形貌冒詩之黨援以
求知於世當世即不盡知而其詩乃可傳其人亦

可傳矣如吾兄澗菴之人之詩庶不愧乎澹矣澗菴家本新安遷於吳予吳人也自少至今耳吳中詩人之名以千百計而千百人中未見有亟稱澗菴之詩而推之爲詩人者今澗菴之詩具在由其人性之澹故能安於境之澹以是爲詩將遠追五柳先生之流風矣又安求知乎他人哉夫學五柳先生之爲人學五柳先生之爲詩不求知於當世未嘗不受知於千古彼趨炎逐羶之徒竊詩之形貌冒詩之黨援者亦獨何哉

已畦集

卷九

澗菴詩草序二

二才草堂

汪秋原浪齋二集詩序

詩道之不能不變於古今而日趨於異也日趨於異而變之中有不變者存請得一言以蔽之曰雅雅也者作詩之原而可以盡乎詩之流者也自三百篇以溫厚和平之旨肇其端其流遞變而遞降溫厚流而爲激亢和平流而爲刻削過剛則有桀桀詰訢之音過柔則有靡曼浮艷之響乃至爲寒爲瘦爲襲爲貌其流之變厥有百千然皆各得詩人之一體一體者不失其命意措辭之雅而已所以平奇濃淡巧拙清濁無不可爲詩而無不可以爲雅詩無一格而雅亦無一格惟不可涉於俗俗則與雅爲對其病淪於體而不可救去此病乃可以言詩汪君秋原產於新安僑居吳門歷四十年其爲詩屢變而體裁格調總能神明變化於雅之中觀其浪齋詩草抑何皆醇能綜乎變以得乎雅之正也汪君年且七十蕭然陋巷中略無長物孑然一身終鮮後嗣其於世故更變旣多宜其爲詩有鬱勃無聊激昂之概乃能盡泯其不平之鳴而養之以和雅冲澹之度名其居曰浪齋蓋其視天地如蘧廬若無所綴戀者以是稱詩其人其志抑

已畦集

卷九

浪齋詩序一

二才草堂

可思矣予故述古今詩之變而於汪君之詩不禁
三歎其雅音而且爲世之稱詩而不免於俗者砭
也汪君浪齋初集行世已久茲復梓其二集余故
論其概以弁諸二集云

已畦集

卷九

浪齋詩序二

二茅草堂

三徑草序

吾吳自國初以來稱詩之家如林若猶見前明
末諸前輩稱詩之盛身與其敦槃者五十餘年間
惟蔣君曙來尚在指不能二三屈也蔣君之稱詩
猶及見虞山雲間婁東諸先生故凡詩之風氣升
降體裁純駁之論皆其素所習聞不能倣以其所
不知亦不能有以矯其所知蓋嘗溯有明之季凡
稱詩者咸尊盛唐及國初而一變詘唐而尊宋
旋又酌盛唐與宋之間而推晚唐且又有推中州
以逮元者又有誣宋而復尊唐者紛紜反覆入主
出奴五十年來各樹一幟其是非升降之故蔣君
蓋聞之熟而歷之深矣故其爲詩能無所眩於古
能無所惑於今舉百喙爭鳴之是非蔣君視之如
太倉之腐粟人以爲新奇皆蔣君所視爲陳陳相
因者也其爲詩有時似陶有時似杜有時似韋似
柳率其性之所得蒼秀恬淡庶幾似之云爾視世
之少年足不出戶庭目不識前輩自負能詩者其
亦觀蔣君之稱詩而可思返矣

已畦集

卷九

三徑草序一

二茅草堂

桐園生壙詩文序

世俗之見往往諱其身事之所必有而日驚于世
事之所不能必有羣然相習而不知止者何衆也
夫人有生而有身有所以始之必有所以終之此
事之必然者也乃人日事乎有生而罔計及於生
之所要歸往往諱其事而置之而驚乎不可必得
之名不可必得之利不可必得之歲月而爲百千
年以後身外之計彼且不知此身之爲何物而營
營逐逐之爲可歎也是其人非但其見不達實天
下之至愚而且至貪者爲形役而不顧其形者也
已畦集 卷九 桐園詩文序一 二子草堂
鳳羽胡翁之言曰吾生而有身吾身之得於天者
爲聰明智慮日用云爲此吾日日所有事焉無一
日可離者也吾身之得乎地者藏息貞固與世無
極此我一旦所有事焉無一日可忘者也不可離
則順之委之不可忘則豫之永之順而委之不亟
亟焉以求其所不可必豫以永之徐徐焉以俟其
所必至天地以予我我以還之天地斯可矣於是
營生壙於虎丘之東命之曰桐園爲園池忘館之
勝日與友生飲酒賦詩爲樂其中不但見翁之達
且遠凡天下之營營逐逐於愚而貪者亦可幡然

而化爲智爲廉矣乎諸同人皆爲詩文以美其事
翁之家世之盛子孫之賢俱詳諸公記序銘中茲
不述述其高世贍懷且樂同人詩文之盛而爲之
序

已畦集

卷九

桐園詩文序二

二子草堂

蘄水程氏世譜序

康熙丙午之役變出慶元令蘄水雪壇程先生之門是秋謁先生於江上見先生之德容聆先生之德言竊自幸出於當世儒者之門而得所歸也又五年謁先生於慶元見先生之治民以禮持已以廉接物以和律人以恕而知先生之爲政又如此已先生以其族譜示變實爲周程伯休父之後而河南正叔先生之嫡系也變旣幸出於先生之門益深幸先生之出於正叔先生之後而得大儒之傳也譜做眉山蘇氏派聯系屬爲紀原之圖又做已畦集

卷九 程氏世譜序一 二茅莖堂

廬陵歐陽氏世經人緯爲世次之圖系以出處履歷生卒隱然寓善善惡惡之義建祠堂以妥先靈設祭田以供時祭歲時敦子姓敘昭穆顯然行先王之制焉夫士大夫誦讀詩書置身名教將有家國之責然本不立遑問其他及身膺仕版其于國于民當何如也書曰敦敘九族庶民勵翼又曰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然則未有族不敦家法不立而能施於有政宜於人民者也今先生之宗遍天下而在黃蘄水者則以正叔先生爲斷故先生自諸生以至今居官皆祖述二程夫子之學其於宗法

也因所生而推其先因其先而推及其子姓觀先生之爲宗法如是而益知先生之持已居官無一不本於學所以紹正叔先生之傳者至矣變不敏幸在先生之門儻竊得附正叔先生私淑之末抑又有厚幸焉而非所敢望也已

已畦集

卷九

程氏世譜序二

二茅莖堂

巢松樂府序

士東髮讀書其性情志慮必有所期上之期志三不朽業比跡鼻夔次則顯榮名享厚祿以耀妻子鄉黨爲人所羨慕又次之則才効一官智効一得以稍自愉快若此數者不能酬其所期則遇窮遇窮則志窮而不能自得於是無聊感慨之槩任志之所往假言語爲發洩以曲盡其致於是天地萬物無不可供其陶鑄極其性情念慮之所之太史公歷敘古聖賢之述作盡出於憂患之所爲而終之曰詩三百篇大抵皆發憤之所作也吾嘗謂人已畦集

卷九

巢松樂府序一

二李莛堂

之生惟憂樂二端子輿氏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亦泛論其恆理耳若夫人之生始乎憂卒乎憂者嘗什之九始乎樂卒乎樂者僅什之一其他則皆始乎憂而卒乎樂與始乎樂而卒乎憂者憂樂循環比比是也夫先憂後樂則人必喜先樂後憂則人必憤憤則思發不能發於作爲則必發於言語吾讀王子惲民巢松樂府嘗不禁流連三歎也惲民家世公卿業勤旂常言在編簡惲民與其同產昆弟八九人皆以少年才名照燦海內其志慮性情欲率乃祖之攸行且將跨而上之者惲民之志

與所處可謂甚樂矣乃時不我與自少而壯壯而老而今且已暮矣惲民歷思其少壯之所志以較其目前之所遇不得不發而爲言正言之不得而旁引曲喻之甚且托之於嬉笑怒罵諛諧雜遘之言其爲言也至於樂府莊生之所謂小言詹詹也今之樂府即俗之劇本傳奇其事甚末然有風人之遺意大概托始於夫婦此關雎之所以作也今觀其所述之人與事必始歷盡艱危瀕九死而一生而卒之以富貴榮顯惲民蓋借先憂後樂之境以較量其先樂後憂之情其志亦可悲矣昔三閭已畦集

卷九

巢松樂府序二

二李莛堂

大夫不得於君其憂愁之思托之美人香草思蹇修而不可得無不藉夫婦以明志惲民其亦此物此志也夫

已畦集卷之十目錄

序

贈季偉公序

送張超然遊海外序

贈陶隱者序

送顧迂客赴陝序

送心辟上人歸廬山序

贈醫者環照上人序

以申五十初度序

已畦集

卷十

目錄一

二茅菴堂

已畦集卷之十

贈季偉公序

吳江葉燮星期

康熙甲子之冬予南遊過嶺以南嶺南之人及四方客遊而至於斯者無不嘖嘖稱有季子偉公偉公蓋少年名士也及見偉公問其年二十有七爲浙人幼從其尊人官於粵已北遊京師及江淮間偉公所至輒有名蓋十有餘年矣今偉公年猶少而已爲老名士余嘗論夫名者爲世所知而羣稱之之謂也古之有大名於世稱爲名公大人先生已畦集 卷十 贈季偉公序一 二茅菴堂

者稽其故必有所以爲名者乃今之所謂名者大約皆能媚於世而世則從而悅之而稱之者也迹其所爲媚不獨以貌言筋骨貨財媚且進而以好惡媚更進而以文章忠信媚且益進而以排擠激揚前入之道學經濟媚莊生所云并其道德仁義而竊之者也孟子稱鄉愿之媚於世而曰奄然奄然者猶有所疑忌瞻顧之意未敢徑情直遂以行而天理人心猶未盡泯也吾見今之媚於世者略無疑忌瞻顧侈然以爲言放然以爲行其媚之所及施者人爭悅之其媚之所不屑施者人咸望之

至吳自吳遊燕又自燕遊粵遊亦亟矣可若何哉
乃慨然思爲海外之行卽異魯連之蹈其師襄之
志歟其友葉燮悲其志而壯其事爲歌詩以送之

已畦集

卷一

定張超然序二

二弄草堂

贈陶隱者序 并詩

是非毀譽榮辱得失之數莫不因乎兩有所求而
事故萬端紛然錯出而不可止人能無所求乎人
固難矣然求人與不求人其求自我操之者也若
能使人之無所求乎我則求爲人之所操苟非斯
人之徒方可語乎此也君相公卿大夫上下遞爲
求者也自此而推富貴貧賤智愚勇怯有無多寡
相求無虛日卽我能無所求乎人安能使天下人
之無求我卽盡絕人之求我而充其極一家之中
有父母子孫戚屬婢僕環而待乎我者皆其求乎
我之爲子爲父爲家督爲周親者也於是是非毀
譽榮辱得失之數莫不類至而交起蓋爲人所求
之難甚於求人也若在我斷然無幾微之或有求
乎人而能使舉世無一人之有求乎我此其人所
處之奇而其志則非有道者不能橫山之左有陶
隱者居三十年已畦居士居山右壤三年而未之
見也友人有過居士述隱者之言曰自結茅茲山
之陽一身所須無出此山者山田二三畝躬耕之
可卒歲以其餘釀酒時得一醉粗有琴書足詠歌
採筍蕨盤餐可時繼固無用求人爲矣然或慮人

之求我也惟其貧而固求利者不來賤而愚求名者絕迹拙則巧者去之鈍則捷者遠之無一可爲世用何者爲世所求乎且行年五十矣環堵之中仰無父母無人求吾養俯無子息無人求吾育樹籬以爲戶無僮求爲我應門或日一舉火無婢求爲我執爨信乎沒齒不爲一人所求矣然我之尚有求乎斯世者惟一棺造物之將有求乎我者惟速化於是市材爲龕置於兩楹之間存以習其居沒以寧其歸又烏有所櫻其中而擾其外者耶居士聞其言而喟然三歎也其爲古之畸人歟而進

已畦集

卷一

贈陶隱者序二

二弄草堂

乎道可以勵末俗乃造其廬而願見之隱者出酒以酌居士居士乃爲歌詩以贈之
吳山之陰橫山陽蛟龍不蟄兮虎豹不藏屠酤在市兮牧豎在野若有人兮墨貌而儒裳金閭城中百萬戶考鐘堂上羅笙簧寂然龕火遙相望知爾胷中吞雲夢八九如猓糠舉世皆謂隱者狂隱者竊言我乃不狂君真狂

送顧迂客赴陝序

康熙癸酉顧子迂客以新例得授縣令將赴陝西幕府於仲春戒期北征其同學知交餞之閭門之許顧子若有不釋然於中者且曰自束髮讀書至於今行年三十矣居恆竊不敢自菲薄視登上第位卿尹皆分內事乃今遑遑然若有所迫而以輸將急公趨功名之徑與旋進旋退者同事能無媿於諸君乎即諸君知我非其好我則無以自解矣橫山葉變聞其言而謂之曰君之言知經而不知權權者所以善其經者也夫出處爲君子立身之

已畦集

卷一

送顧迂客序一

二弄草堂

大節然各因乎其時昔先師孔子之仕止久速總歸之於可者當其時也豈無邀上第登卿尹而隱微不克自問於可者乎君若爲邀榮鄉里炫耀成黨計則誠媿矣君今雖壯年而親則已老先人所授產君以慕義好急人日漸銷落且盡門巷蕭然何以慰白髮之親今日之行古人捧檄而喜之志也即自此以往膺不次之擢驟登卿尹君視之仍一抱關擊柝無負乎家貧親老之初志豈有所榮寵動其中而稍爲之遷易哉君子進以禮蹈其常經也有時進以義蹈其變權之合乎經也君子亦

惟義之宜而已豈有所不足哉不知者援漢司馬相如以貲即進爲比然相如之進也徒爲富貴顯榮耳觀其乘傳題橋縣令負弩志趨利而已矣君之詞賦才藻無媿相如而志則過之遠矣有何不釋然乎坐客皆曰善余遂書以送其行

已畦集

卷一

送顧迂客序二

二弃草堂

送心屏上人還廬山序

心屏上人生於滇南行歷諸方足跡幾徧天下已開法席於廬山之開先寺康熙癸酉春出山來吳春暮將還山巡撫中丞宋公爲詩以送之凡與屏公交者咸屬和藁爲送屏公還山詩卷屏公屬余序其事或曰昔瞿曇氏不三宿桑下恐其有所執着而爲戀繫也爲之徒者當尊所聞而行之且旣稱出家舍其鄉里室廬眷屬此身已如孤雲之聚散於太虛又何爲戀戀於所居之山而謂之曰還耶此無乃根塵皆有所住而執着於名相者耶余已畦集卷一送心屏上人序二弃草堂曰子之言是也然子之言爲修道者言之不可爲行道者言之也修道者遑遑然惟道是求恐心之有所執着而爲住世尊之在雪山也修道也故有不三宿桑下之教然世尊未出母胎即已爲衆說法道奚待於修其不三宿桑下者現身說法也行道則不然道已成矣則以道覺一切衆說法四十九年是也世尊道場七處九會不一其地如王舍城耆闍崛山給孤園諸處所稱靈山不外是矣故當其修道不可以有所住心而生執着及道旣成斯稱常住以佛身之常住然後能住一切衆之無

所住靈山者非一切衆之無所住而住而得安隱者乎廬山僻公行道說法覺衆處也即無法可說豈無爲一切衆住而究竟無所住者耶若曰初未嘗出云何有還是籠統顚顚語未可與僻公相見在請作還山一重公案可乎

已畦集

卷一

送心僻上人序二

二茅菴堂

贈環照上人序 并詩

儒者之言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儒者以此言持己應事盡之矣然獨人子之於其親人子於其親之疾痛安危生死之際固有持正誼明道之說而親未必卽安以生卽出於謀利計功而親或得安以樂者則雖其事近於詭譎怪誕爲君子所不道然君子以爲苟有濟於吾親則雖迹涉譎詭怪誕亦無不可爲之則亦無不可從而信之環照釋氏之徒也彼固未嘗習聞正誼明道之言然彼愛其親之心愛其親而必欲其親生且安之心固無戾於儒者之說卽其無戾於釋氏之說環照之言曰少時以父病瞽憂成疾幾殆得神授以藥而疾瘳而因以得醫瞽目術父年且八十矣一針而目復明因是其術大售於時夫君子於生死安危之際醫藥固不廢然未有弗道其常而豈雜以鬼神恍惚之言以惑人聽聞耶君子曰苟有利於吾親可見之行事者雖道所不存誼所不著卽怪誕譎詭亦無所不可有則亦無所不可從而著之儒者且然況釋氏之徒乎余故樂道其事而繫之以詩一章曰

五官賦於天雙瞳譬晨曦斯須燭萬形而能鑒幽微惟彼失厥明猶蝕太陽虧爰有大醫王天工奪化機篤誠孚神明靈藥雲中貽服之等羽化妙術從此施幡幡白髮親眸子邈無窺光明隨一撥唱言良導師持此濟世人金針無不宜我聞發三歎此行遇招提至誠必符微理契良在斯

已畦集

卷十

贈環照上人序二

二茅菴堂

從姪以申五十初度序

吾宗得姓之始春秋時楚封沈諸梁於葉稱葉公始以封邑爲氏歷周秦漢槩無聞人自後若斷若續蓋不可得而考至北宋末今吾始祖石林公自北南遷於吳興而葉姓始著南宋迄元名賢踵起若諱時若諱顯若諱通若諱李諸公或位登宰執或職居卿貳皆以文章德業名世諱李者詩名播海宇其字太白儼然自居青蓮後一人自是以來吾宗支流派衍散居大江以南各爲宗支其世系譜誌縷晰可考合之則昭穆之次可序而不紊矣其分處所在若蘇之吳江崑山洞庭東西兩山松江之上海在浙者杭州嘉興衢州之龍猶金華之蘭溪寧波之鄞衣冠迭興互相輝映而在徽之歙與休寧者子姓實繁各聚而處咸以邨墅爲名大槩皆以貴雄鄉里服賈四方子若孫咸世其業其居處服御禮節如封君旣以此得厚實不復求爲名高若夫事文學力進取吾宗以此顯於新安者蓋寥寥矣乃今得吾家澗菴兄奮然興起以好古力學啓後昆更得令嗣以申彬彬繼序世其家學吾宗在新安者百年來爲特起之象賢大江以南

已畦集

卷十

以申五十初度序一

二茅菴堂

可屈指數也澗菴上世居歛之紫陽里祖諱正朝
 以忠厚長者著里中實始遷吳澗菴於書無不窺
 究心天人經緯陰陽之學以其暇爲歌詩盈囊滿
 帙盡交吳中諸隱君子詩壇羣推爲宗主而澗菴
 於交誼久而愈篤以申自幼習聞其家教見父之
 所好亦好之見父之所敬亦敬之尤能先意承志
 非僅從事菽水溫清已也凡父之執友以申歲時
 尊酒共相勞苦澗菴沒後其誼益篤時與執友述
 先人之嗜好雅尚以爲悲喜從父某卒不能葬以
 申爲之葬從兄弟之孤不能自立者以申爲婚娶
 已畦集 卷十 以申五十初度序二 二辛菴堂
 族及中表待以舉火者數家輕財好施親親以及
 疎遠稱量差等弟自中伊可以申曲盡友于每事
 推愛無有已子長君起高早歲明經發憤於誦讀
 以申以身率之克勵奮功名以顯父母爲亟亟時
 時以歌詠爲繼述諸君子咸歎澗菴之有後而歎
 吾宗在歛者爲一時盛事也今茲仲冬中浣爲以
 申五十縣弧辰戚族咸以爲不可無一言以祝以
 申正當強仕有聞之年其所就方熊熊直上諸郎
 君相繼益大其門閭今茲特發矧之始方厚膺多
 福知爲善者之必徵也躋祝諸公咸以余爲知言

已畦集卷之十一目錄

序

積善律院碧天淨律師五十壽頌序

纂三峰漢老和尚獻徵錄序

羅漢寺隱峰演禪師語錄序

普明寺香巖桂禪師語錄序

寶華山定菴基律師六十壽序

已畦集

卷十一

目錄一

二辛菴堂

已畦集卷之十一

吳江 葉 燮 星期

積善律院碧天淨律師五十壽頌序

我佛世尊之演教也以無生法忍爲大乘果地夫
法以無生爲忍更何有乎此身之生又何有乎此
生之修短延促然而無生者法也有生者爲法之
身也法之功用至於無生要必歷乎身之有生而
後得證乎法之無生也從生有身之因證法無生
之果故世出世法咸以甲子爲壽而出世之壽實
法位之大寶也有此大寶而六度萬行藉此以修
已畦集 卷十一 碧公壽序一 二茅菴堂

藉此以證周徧圓滿無不具足斯即世眼現在之
果相也積善律院碧公大律師茲當世壽五十緇
素雲集歡喜踴躍忻遣希有以種種莊嚴種種供
養宣揚佛事橫山已畦居士葉燮躬逢盛會乃稽
首而作頌曰

有大律師波離後身圓通密印記荊相承從寶華
山橋化吳閭南山宣祖先後紀綱雙執身心毘尼
寶乘不起于座淨域超登我觀人世以期爲歲積
期以登百爲上瑞茲期半百壽爲五十日劫相較
剎那眇忽莊生有言萬物維齊彭祖爲夭殤子耆

願繫其修短彭殤何懸殤也匪促彭也匪延惟半
百期過殤倍蓰以是爲度將毋宜爾若云彭夭遠
不及彭彭且爲天半百奚論蒙莊教外固無足云
我佛宣揚一爲無量今此五十無量安放時此五
十無量無量算數譬喻莫可名狀我佛又言無量
爲一百千萬劫彈指頃刻惟此五十云何以折總
而計之非促非延促非數歟延非時寬是義云何
然乎不然我觀大師妙數實律無始以來性遮密
執威儀三千三千五十三世四方劫數無極細行
八萬八萬五十分積時日恒沙莫歷瞻仰大師化
已畦集 卷十一 碧公壽序二 二茅菴堂

諸佛子三千八萬從無始始極僧祇品豈復能推
恆處此座孰不依飯普告大衆今此壽域成住壞
空豈能數及世眼相觀茲壽五十五云何一句
彌陀

纂修三峰藏禪師獻徵錄序

古者右史記言左史記事其言與事皆在國史爲一代之掌故所以信於百世也然在朝或間有缺略於是有採風之官搜羅在野之聞見上之於朝以佐正史之缺略其後採風之典既亡遺言軼事不得上聞稗官野史之家各以聞見爲著述在朝者或未盡足徵在野者或反有可據乃傳聞異辭漸失其實紛然異同夫異同由於是非是非由於愛憎好惡而毀譽淆焉史之不信實由於此故古之君子務多方博採以徵其至當較量揣度而折已畦集

卷十一 獻徵錄序一

二茅菴堂

衷之以爲信不敢隨聲附和踵失實之臆說也此不獨儒者則然而釋教則亦有然者釋氏之書經教與論皆出於西土此猶儒者之六經同條共貫無異轍也其在東土者他不具論卽如達磨西來遞分五宗支流派衍有一人必有一人之事與言或出其門人之記錄或出於旁人所見聞於是有彙而集之爲傳燈專而記之爲語錄其名號雖別而實則同苟其人無大中至正之懷明理見道之識其中是非毀譽各有承襲淆訛錯悞久而失真祖而述之者各是其一說以爲家寶此猶儒者之

有異端橫議也有心者能默無一言救正之乎此鄧尉現坐道場仁公爲其得法祖翁三峰藏禪師有獻徵錄之作也藏師生於達磨初祖千餘年後其間禪者之興廢盛衰不知其幾師起而重開千餘年來未開之面目自非一代偉人萬古作手何以克此師特於千聖相承中遠紹寂音尊者近推紫柏大師其獨抉之秘隻眼空羣可謂至矣乃一時僻論謂師嗣法於天童悟禪師而悟師之禪一棒當機埽除玄要師則單提玄要之旨略通消息遂譏其逗於語言等於講席爲悖其師傳然此訾已畦集

卷十一 獻徵錄序二

二茅菴堂

議衆多之口不無以增上伎心而生愛憎巧借名色而立異同承其緒餘搖唇鼓舌標榜法門詭然自堅亦可異矣亦可歎矣仁公憂之爰集師平日閑譚之談偶述之論發明寂音紫柏兩尊者之旨趣旁及一時諸公卿長者護法之贈言凡傳序銘記之篇牘而列之以見天童三峰兩尊宿師弟淵源妙同水乳初無異論彼爲謠誣之言自啓矛盾之黨有同魔外直可談笑而破之矣又何煩辭說之云云哉仁公一片苦心搜羅遺逸錄異同絕朋比以正正燈之未正勒成一書命之曰獻徵其曠

清紹述之功真臨濟以來一大關鍵也轉出世法以救一世之人心挽釋門之末造讀是編者可以識法位之正統矣

已畦集

卷一一

獻微錄序三

二弄草堂

羅漢寺隱峰演禪師語錄序

天下之人才其可傳者不出窮達兩途三代以前達而在上則爲君爲相其窮而在下如卞隨務光箕山石戶之流雖至治之世其人不乏至周而孔孟之徒之外如晨門荷蕢沮溺丈人之流見於經傳此外尚有姓名不傳者多矣漢初有四皓後有鄭子真司馬季主李仲元輩又哭麟勝之老人其姓名來去總不可知此卽晨門沮溺之流也其後人才愈多此一輩人邈不可得何哉彼其人皆負驚世絕俗之資旣已批糠宇宙塵埃軒冕則其聰明志慮必有所寄以自愉快而所造可以無所不至於是隨其資之所近以自成其一家漢以前舍儒者無他途而欲高尚其志行不得不出於遜世絕俗者之所爲自佛法入中國其理精其道廣人之賢有才而或詭於中行者昔人有言儒門澹泊收拾不住遂相率而往入其教以自特立表異如禪宗所稱臨濟雲門趙州之徒其才力心思真無媿卞隨務光晨門沮溺一輩人者也雖然世之言佛者皆謂以空爲宗以虛無寂滅爲教宜乎澹泊之稱在釋而不在儒然爲是言者誠知佛之爲道

已畦集

卷十一

隱峰語錄序一

二弄草堂

其理浚而非渺其言浩而非夸其事遠而非誕則固非澹泊矣謂爲空虛寂滅可乎近代臨濟之後如天童密雲禪師其所得之淺深固不易知而其爲人卓然樹立與所以教人之道則固晨門沮溺之徒而又能有其用者也羅漢寺隱峰禪師密公之嗣法孫也其爲人誠實懇到固吾儒所稱篤實而有光輝者也去余家不數里數與往還晨夕知之最深隱公以其語錄屬余爲序余惟隱公所得於禪者姑不具論而推其師承所自來可見其爲已教人之方固不可以世悠悠之論謂爲空虛寂已畦集

卷十一

隱峰語錄序二

二茅草堂

滅而無當於用也夫

普明寺香巖桂禪師語錄序

黃檗以三頓毒棒啓濟宗一枝蔭蓋天下其法源之盛直至於今雖然其盛之故可得而言歟自初祖西來傳心不立文字掃盡葛藤始知向上一著不從言語而得黃梅曹溪以來燈燈相印然至於棒喝交馳立地喪身失命猶未若臨濟德山諸大老之險絕也何者蓋宗旨則定以從上爲尊而宗風則恆以自後而峻然尊者有時而或降峻者有時而或夷雖道隨人立亦各因乎風會也自唐以來濟燈常盛而極盛於大慧果實前無古人後無已畦集

卷十一

香巖語錄序一

二茅草堂

來者盛極矣乃嗣法者若存若亡遂爾中絕正法眼藏乃在杲公同堂之虎丘隆斯亦奇矣虎丘以後高峰中峰墨興繼起此一盛也逮至有明隆萬之間宗風駸駸乎少衰天童密公起而振之直絕痛快并臨濟之三玄三要一齊掃去爲濟宗中興一大關鍵福巖費公實密公第一座而後宗風宗旨直下承當源流斬然今日之普明香公則福巖之嗣法孫能繩其祖父者也余與香公交二十年自其行脚至坐道場及居退院無不歷歷在目香公時時以此事策予徒以頑鈍衰廢自弃有負香

公一片婆心常竊自歎香公出語錄相示并索余
爲序然香公真面目不在語錄余與香公相與真
面目不在序質之香公以爲何如

已畦集

卷十一

香巖語錄序二

二牙菴堂

寶華山定菴基律師六十壽序

大德必得壽此吾先聖之論大槩壽以百年爲言
而大雄氏之教則不然其言諸天帝釋梵王之壽
動以億萬劫計比於人世之壽相去有不可名言
者至於佛之壽以視諸天之壽其相去又有不可
名言者佛壽非數可量故有無量壽佛其視成住
壞空之劫如蜉蝣如朝菌如彈指猶不足爲喻直
所云刹那頃耳然則人世百年之壽較之寧止蹄
涔之與巨海乎然佛壽無量於何證之亦證之於
佛之言耳吾觀迦文世尊住世自降生至寂滅不
已畦集 卷十一 定菴師壽序一 二牙菴堂
過七十餘年世尊自謂說法四十九年了不異人
世尋常之數計而一部大藏皆四十九年所流傳
非於四十九年之外尚有未宣之妙諦也然世尊
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何待說法四十九年就四十
九年言之當知無一刹那不具足無量壽之理事
然則歷成住壞空之劫爲有量世尊之在母胎與
說法四十九年爲無量也故壽緣法表法以壽建
矣寶華山定菴基律師見月體和尚之法嗣也秉
律爲海內宗主自其降母胎出家行腳圓具足戒
承事本師得受記蒞嗣坐道場祖述優波尊者憲

章南山本師提唱一切威儀細行現種種光明示
 種種法相自其世壽并法臘合言之今春爲六十
 甲子夫六十之壽較之天壽佛壽多寡算數絕非
 等倫然此六十年中凡佛菩薩之無量壽與帝釋
 梵王之八萬四千劫壽無不於定公六十年中妙
 法攝盡而無餘試問定公六十年來作何日月作
 何閱歷當如世尊之在母胎度人四十九年之宣
 示大藏等量齊觀無不可者豈有盈歉於其間哉
 今者十方縑素競持瓣香雲集寶華合十禮足於
 公之座下恭致頌祝余不敏敬承下風不敢以定
 已畦集 卷一 定菴師壽序二 二子菴堂

公徵諸世數之壽以爲頌而敢合徵諸理與事之
 無礙以爲頌則現前六旬之壽安知非即過去未
 來恆河沙劫之壽之量乎當有迦葉尊者聞予言
 而爲之破顏微笑矣

已畦集卷之十二目錄

序

南昌萬貞婦楊氏哀輓詩文序

葉節婦吳氏壽序

顧母金太孺人壽序

從嫂史孺人七十暨姪萬千五十壽序

程節母孫太君五十壽序

馮母仇太君五十壽序

已畦集

卷二 目錄一

二子菴堂

已畦集卷之十二

吳江 葉 燮 星期

萬貞婦楊氏哀輓詩文序

忠孝節義之事爲之一時其彪炳激發非不甚烈然古今猶有慷慨就死易之說夫死何得稱易論者謂其出於義理之性加以血氣之勇俄頃之間略無轉念斷然行之而不疑奮然爲之而不可奪非易也所爭者在一時其易在境不在人也若所處之境原無可死亦不必死而無所謝其責委其事出艱危百折中歷數十年荼藥冰雪無所不當已畦集 卷十二 萬貞婦輓詩序一 二茅草堂

忍泣含痛於不見之地卒之補救挽回忠臣以此保其國孝子以此善其親貞婦以此立其家成其子昔人云死易立孤難斯之謂耶其爲難殆言有不能傳而聞其風規其事無不興起矣吾於南昌萬貞婦楊氏而三歎不置焉萬爲故大司馬忠烈公本支其居吳城鎮者公近屬也貞婦歸於萬名良斌良斌早卒遺三藐孤家門凌替值兵亂歲饑不解十餘年死亡流離比戶皆是貞婦挈三孤子崎嶇轉徙水涯山确間一歲數易九死一生卒能以義勗其子勤儉以策其學業佐其交游拮据其

有家暨三孤子成立人皆忘其爲幼而無父者喬木不移蘋蘩如故嗚呼可不謂難乎其操潔其志貞其才大所謂死者可生生者不愧者歟予偶道出鄱陽止吳城鎮聞其事適孺人長子諸生某以其母傳并彙四方間人歌詩哀輓之章成帙屬余序之余旣欽其事而與萬爲年世誼遂爲之序

已畦集

卷一二

萬貞婦輓詩序二

二茅草堂

葉節婦吳氏序

女子以節稱美德也然值人倫之不幸乃有此稱士大夫閭閻之家婦人以節著固善然所處既鼎族禮法所囿勢有不能易且所處豐腴資身無弗具亦足以終天年節也然未可謂之苦節節至於苦人倫之不幸而人屬人事之窮忍死以待須臾在上不能知同儕弗能傳其事至悲其境至苦聞之足為感歎而可無言以表乎洞庭東山吳氏世耕讀兼賈吳氏歸葉五歲時槓亡於六合吳氏攜已哇集 卷十二 葉節婦吳氏序 二子立堂

幼子奔其喪其不欲生者數矣攜其喪歸葬洞庭葉世賈而貧甚吳氏所以經營門戶衣食計悉出自一身力孤子九歲竟死吳氏之欲死又數矣其生而猶死死而復生飢寒迫之親戚遠之如是三十餘年而氏年六十矣此貞節之苦者也夫士大夫縉紳之家其節義之事勢力所便每得邀榮國典若閭巷之家其節苦而隱微不彰者胡可勝道葉余宗也吳亦世為姻族余故哀而敘述以表之

顧母金太孺人壽序

人情之所甚欲而難得者莫如壽人情甚欲夫壽尤莫甚於欲其親之壽故凡於其親之壽則姻族戚友羣相率具飲食玉帛以致慶所以愉快其親而亦藉以愉快其子壽親之心也然今世俗所羣焉以為親壽者往往藉當世富貴顯榮之事以耀耳目榮閭里彼徒見富貴顯榮之可悅而未知我所自有之仁義道德文章聲譽為賢人君子之所難得而可貴者以將其親而為愉快者也且夫以一身之仁義道德文章聲譽以將其親而壽之如已哇集 卷一二 金太孺人壽序 二子立堂

有能合一世之賢人君子仁義道德文章聲譽之事我悉能取之而致之以將其親而壽之其為難得而可貴愉快更何如也彼世所稱富貴顯榮者未必其皆為仁義道德文章聲譽而能無媿者也仁義道德文章聲譽古所稱天爵原所以為得富貴顯榮之具故其未得也具優於己無害乎君子之終其身其既得之也亦若其所固有然則親之所以望其子與子之愛其身以愛其親而以為壽其孰有榮於此者乎如我友雨若迂客使君三顧君之母金太孺人之壽為足述也孺人為吏部松

交先生側室富貴顯榮素所然矣克相夫子以教於家雨若早歲成進士今循次得百里才百未始展一迂客俠君俱自童年卽以文章名海內三君皆以仁義道德文章聲譽富於己雨若已從政事君迂客使君奉太孺人以居益勵志於學而博於取資凡當世之賢人君子所稱仁義道德文章聲譽者兩君無不與交而賢人君子從四方來登兩君之堂肅將以拜其母於牀下踵至無虛日兩君盡切劘其道義文章夜以繼日不間寒暑無已時於是四方之賢人君子蓋溪好篤信兩君之賢之已畦集

卷十二 金太孺人壽序三 二弃草堂

學而益歎太孺人之能教其子而能使其子之道義文章裕於己者被之人而天下賢人君子之道義文章還以集諸其子則爲人親爲人子者之愉快孰有逾焉然則顧君之壽其親與人同而所以壽其親顧君所獨也夫極天下富貴顯榮之事如仕者之期登端揆未仕者之期取科第此皆顧君分內事旦莫得之不足爲榮卽旦莫俟之亦不足爲歎則今日之羣進而稱觴於庭者其爲可述而可傳如是而已矣昔王介甫有言祿與位庸人鄙夫之所得以爲榮者也賢者道弼於中而釋之以

莼無祿與位以爲父母壽而父母之心亦喜無量觀於此言可以識所本矣余爲松交先生里中後進今老而廢且貧固世所無慕者也乃顧君不以其人之微與辭之不工而屬之一言余惟知己之命不敢辭敬次稱觴之末而爲是言庶無戾乎太孺人之志亦庶無戾於顧君之志以善承其親之志也夫

已畦集

卷十二

金太孺人壽序三

二弃草堂

壽從嫂氏史孺人七十暨姪雋千五十序

吾宗先世自郡洞庭東山徙吳江分湖之濱子孫
十餘世聚族而居三百餘年土人稱為葉家帶此
葉氏之大宗也其分支居西南三里者為池上派
池上者地瀕湖中窪十餘畝淹沒菰蘆灌莽間蓄
水渟泓其中先曾伯祖工部文湖公之仲子太學
後湖公樂其地乃芟葑葦開夾塏築室其上以居
焉益蒔花壘石為園亭當是時世家之子孫襲先
人餘庠上之讀書自奮繩其祖父即不然封植自
好家累千金有園池之勝場園之樂優游以卒歲
已畦集 卷十二 史孺人壽序一 二弄草堂

此固有家者後人之厚幸而亦遭逢盛世昇平之
所致也後湖公季子曰爾端公有三子其仲子庸
余從兄也自後湖公再世而產益落爾端公嚴課
子庸勉之曰我高祖黃門公以進士起家為名諫
臣爾曾祖亦以進士位郎官有聲鄉黨今降而韋
布又傷貧此我日夕惻懷者也爾頗頭角於兄弟
間誠能上紹高曾下得復先人之墜產予之志乃
少慰耳於是子庸勉勵自奮得補諸生然終艱於
遇不中壽卒嫂氏史孺人蒙煢苦作以治生久之
得盡復先業宗黨以為賢而能無何

興朝鼎革分湖警於盜居帶上者悉散之他所池
上亦幾不保其室廬而先業又盡廢余惟有明之
季吾宗羣從衣冠稱一時之盛而家號素封者比
比也遭時多故盛衰頓異素封者皆不繼饒粥有
不能守高曾之規矩者子庸之子雋千慨然於學
者治生之言觸霜露冒寒暑奔走其力內以養母
外以時時周急宗親然僅克復先業之半而艱難
倍之遭時有幸不幸也今季秋四日為史孺人七
十悅辰後十日為雋千五十初度吾宗咸謀舉觴
而屬予為一言予惟追溯雋千三世盛衰屢見史
已畦集 卷十二 史孺人壽序二 二弄草堂

孺人閱歷終始荼苦備常今有子有孫子得備甘
旨孫克勤誦讀自今以後當期有盛而無衰有興
而無替子克富於家孫克進於功名雋千其勉之
雋千之子若孫又益勉之矣

程節母孫太君五十壽序

程子汝諧持画一幀題爲高節寒香圖蓋亦陶與也在茲諸君子所作寫高松古梅修竹其下爲靈芝以壽其母孫太君五十悅辰者以示予曰願有言爲母壽予惟天地之生物也既賦之以其質有質而各有其性而後乃克成其材然造物既賦其質與性之後亦不復操其權聽物之自生自立自成於天地之間充其所至而各爲傑出之材已矣惟夫其質之美則其爲性也堅固而不易故境遇不足以動之時會不足以量之有人事之窮乃能已畦集

卷十一

程節母壽序

二子草堂

得乎天事之通積乎憂患而出乎安樂此事理之有可必者凡物有然惟程母孫太君之至貞苦節有可援以相發明者太君產於名族其爲女也孝於親能盡子職所不能盡歸於程程固新安甲族然祖父以詩書筆研爲業不逐四方計什一門以內蕭然屢空太君操作以事舅姑晨昏救水事事必盡心力舅姑如不知其家之貧者僅七年而夫子沒當是時姑老子僅襁褓家極貧有不堪終日計太君飲涕咽聲持家門膳高堂教幼子二十餘年閱歷蓋有不忍言者矣今者汝諧成立爲彥士

通經博古盡交當世之賢大夫士聲譽日起能以

文章道德立身揚名以事其親回思太君出艱難冰槩中今日得就養無方之樂可不快然於是母是子哉余乃慨然於太君之貞之節猶喬松挺生巉巖之上飽風霜凌冰雪高出於雲表竹之勁節不倚青青無瑕梅之香不與凡卉競芳於陽春獨標冰雪之骨具茲數美宜乎毓靈芝之瑞爲壽徵矣諸君子之合寫此圖也能仰窺乎造物生材之意而揆諸人事之宜其不言而喻矣乎然余竊更有請於諸先生者是圖之後更寫一圖爲高岡豫章幽谷芳蘭蓋以棟梁之材俾出幽谷而爲國香預爲汝諧他日券以期汝諧者祝太君太君當必颺然而色喜者矣

已畦集

卷十二

程節母壽序二

二子草堂

馮母仇太君五十壽序

予杜門橫山友人有過我者盛稱郡城有兩馮子
年甚少才甚高有機雲之目蓋耳之有日矣一日
兩馮子扁舟過我草堂各袖出其所著以相質余
既喜其儀度翩然才情直上及讀其所為詩文益
喜所見之過於所聞也余以謂二子天賦之美然
必內而家庭之間學有源本外得賢師友羣從薰
陶之力故至此詢之則其尊公漢尹君抱經濟才
歷遊大江南北為秦楚滇蜀節制大帥幕府上客
一時赫然有聲予乃信二子學之有本也已又詢
已畦集 卷十二 馮母壽序一 二茅菴堂

之則漢尹君捐館久矣二子早孤又何以得此二
子潜然淚下因言自幼無知以至於今皆母氏仇
孺人以慈母為嚴父先人未竟之緒我母於茶苦
拮据中百計以身肩之俾孤子得成立以比於人
也予聞其言不覺矍然興喟然歎曰世固有婦人
而丈夫如是者乎夫婦人之德之才不過相夫教
子二者而已然相夫幸也教子不幸也何也歷古
來婦人以教子著名者皆無父之孤也母之教孤
子與父之教子其艱數倍必歷憂患冰檠風雨漂
搖有德無才不能教有才無堅忍力不能教有力

有才無無猜之貞不能教備是數者即先賢所稱
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其人也謂之間以內
之君子可也尚得謂之婦人乎此不幸中之大幸
也孺人為碧香山人仇君女學有家法早歲歸漢
尹君所以相之無不至中饋女紅悉纖末漢尹君
所至王公餽遺累千金漢尹君落落不事生產揮
之必盡及卒無二頃之田內外無期功親可為將
伯之呼室內長物如掃非孺人之才之德之力而
易有今日乎兩馮子之才與品其趨於大成也可
操券而取今丙子中秋為孺人五十設悅辰兩馮

已畦集

卷十二

馮母壽序二

二茅菴堂

子請予一言介鵠予為述孺人之能所難能并以
勉兩馮子者以為孺人壽孺人亦可欣然以慰矣

已畦集卷之十三目錄

書

與友人論文書

與吳漢槎書

荅沈昭子翰林書

已畦集

卷一三

目錄一

二牙莖堂

已畦集卷之十三

吳江 葉燮 星期

與友人論文書

昨面奉諄教僕退而三復大約以僕論文過嚴少可而多否謂文章一道不可以一律論要各成一家之言而止無以彼此之見相軋若必繩以一律則似乎偏恐非大中至正之則足下之言可謂平而恕虛而明僕未始不敢謂非然也然僕竊嘗於此反覆思之少有所窺敢因明論而具獻之可乎夫文之爲用實以載道要先辨其源流本末而徐已畦集 卷一三 與友人論文書一 二牙莖堂以察其異軌殊途固不可執一而論然又不可以二三其旨也是在正其源而反求其本已矣今有文於此必先徵其美與不美其美者則人共譽之曰美彼文而美固可譽也夫固有其文之美者矣然而未可即謂之曰通也固有其文之通者矣然而未可即謂之曰是也固有其文之是者矣然而未可即謂之曰通於道也今試舉其大者言之以例其餘彼美而未嘗通者六朝之文類是也通而未嘗是者莊周列禦寇之文類是也是而未嘗通於道者司馬遷等之文類是也夫由文之美而層

累進之以至通於道而止道者何也六經之道也
爲文必本於六經人人能言之矣人能言之而實
未有能知之能知之而實未能變而通之者也夫
能知之更能進而變通之要能識夫道之所由來
與推夫道之所由極非能明天下之理達古今之
事窮萬物之情者未易語乎此也僕嘗有原詩一
編以爲盈天地間萬有不齊之物之數總不出乎
理事情三者故聖人之道自格物始蓋格夫凡物
之無不有理事情也爲文者亦格之文之爲物而
已矣夫備物者莫大於天地而天地備於六經六
已哇集

卷十三

與友人論文書二

二子菴堂

經者理事情之權輿也合而言之則凡經之一句
一義皆各備此三者而互相發明分而言之則易
似專言乎理書春秋禮似專言乎事詩似專言乎
情此經之原本也而推其流之所至因易之流而
爲言則議論辨說等作是也因書春秋禮而爲言
則史傳紀述典制等作是也因詩之流而爲言則
辭賦詩歌等作是也數者條理各不同分見於經
雖各有專屬其通乎道則一也而理者與道爲體
事與情總貫乎其中惟明其理乃能出之而成文
六經之後其得此意者則庶乎唐宋以來諸大家

之文爲不悖乎道矣夫文之本乎經者襲其道非
襲其辭如其辭則周秦以來三千餘年間其辭
遞變日異而月不同然能遞變其辭而必不能遞
變其道蓋天下古今止有此一道千差萬別總不
可越非可於此外別事旁求用其私智而能成一
家之言以自鳴於古今者也卽其人之言幸而當
時稱之後世述之而總不可謂之爲文卽天下有
自成一家人之文斷無有自成一家人之道若有自成
一家之道天下古今豈有二道乎而本乎道者原
非執一法以泥之一律以格之者也當其神明在
已哇集

卷一三

與友人論文書三

二子菴堂

心變化於法左宜右有無所不可而用意所根抵
處必一定而有在譬之古帝王相傳惟一執中至
於所尚則有忠與質文之各不同然豈以所尚不
同而執中之傳亦各有不同者哉又豈以執中之
傳同而所尚亦遂必出於同者哉故文之爲道一
本而萬殊亦萬殊而一本者也夫所謂成一家之
言者其獨闢此一家者乎抑祖述彼一家者乎若
其獨闢則古今以來數千百年必無至今日而忽
有獨闢之道且何所據而謂之成若其祖述則所
述之彼一家是又一家矣彼是道非道不可知漫

然而襲之安得謂爲成家乎既以襲之矣安得稱爲一家之言乎譬之天地間其籟有萬總謂爲聲如鸞鳳之和鳴箛韶之雅奏聲也寒蛩之啾嘈蛭蚓之鳴竅亦聲也彼蛩與蚓何嘗不自成其一家之聲然與鸞鳳箛韶同類而稱其聲之成也可乎故一家之言乃其人之言非天下古今之言也不可謂爲成也然僕所引六朝莊列司馬遷之徒則更自有說六朝不足論莊列豈非自成一家之言者司馬遷嘗自謂成一家之言矣安得盡非之乎然莊列之人與文其力能自爲一道而與六經之

已畦集

卷一三

與友人論文書四

二子直堂

論古今作者其作一文必爲古今不可不作之文其言有關於天下古今者雖欲不作而不得不作或前人未曾言之而我始言之後人不知言之而我能開發言之故貴乎其有是言也若前人已言之而我摹倣言之今人皆能言之而我隨聲附和言之則不如不言之爲愈也所以古來作者有言謂之立言以此言自我而立且非我不能立傍無倚附之謂立獨行其是之謂立故與功與德共立而不朽也然其爲言有端焉有緒焉或以質勝或以文勝或借援引以明或據才辨以見其措諸辭

已畦集

卷一三

與友人論文書五

二子直堂

發爲議論微諸見聞考諸往古平奇正側多寡繁
簡不襲不臆屏隱怪黜庸腐歸於辭達其意意達
其道而已斯爲天地古今之言而豈一家之言哉
於此而或有未盡善則徐以辨其工拙察其巧力
所爭在毫末之間但根本既定則無適而不可矣
此論文之極則作文之本原因足下之詔我故敢
竭其區區而不自知其言之固且誕也幸足下更
有以教之

已畦集

卷十三

與友人論文書六

二弄草堂

與吳漢槎書

弟自黜廢山野於今七年矣生平知交故人從無
有聞問齒及者而弟益自遠弃不復與世酬酢一
切情文都絕故人亦未嘗有辭相責備蓋相忘有
斯人也久矣仁兄忽枉扁舟過我草堂脫粟歡然
襪被信宿不以弟貧賤廢弃而勤勤懇懇此古人
之事非可求之薄俗者也仁兄從容詢及弟廢弃
之由蓋弟獲戾以來絕不欲白於人久矣且用世
之念已絕使置辯人必曰其殆希復進乎非我志
也仁兄能知我者也何不可言耶儻不厭聽敢詳
述之弟於乙卯謁選得寶應六月受事明年十一
月被黜在事僅一歲有半而罪過叢生怨尤交作
自上官以及親交咸思釀禍而趣其敗皆以爲縣
令者官私之外府也有令若此不如無有邑爲南
北九省之衝舟車便道枉過者日數十輩其意皆
有所爲弟寧不知此然不幸值萬難極窮之時勢
寶邑地丁條額三萬有奇支應驛站一萬有奇卽
於本邑現徵支應前此驛站止應往來之使以什
之二充之足矣爲令者事上官出其中交游出其
中不必覆莫夜之金亦足倚辦故咸以官此爲善

已畦集

卷十三

與吳漢槎書一

二弄草堂

地此前令孫樹百得行取如反掌也自康熙九年
邑被水患漸蠲額徵至十三年災益甚歷邀

恩蠲至十四年乙卯統計一邑十分錢糧蠲去九
分五釐有奇現徵存額四釐有奇僅一千七百兩
有奇耳驛站在本邑扣銷者僅四百兩有奇外俱
申請藩司撥補而藩司遷延推托云須請於部部
又有歲終奏銷之文藩司當年給發僅十分之三
夫驛站急需又值吳耿倡逆之時帑金 御馬軍
器之使十四十五兩年軍興百端夫馬之需無論
不可遲旬月此日辰刻之需萬不能遲至於午而
已哇集

卷十三 典吳漢樓書二

二弄草堂

請撥補動以歲計以月計且曰該縣且自行設處
夫以一千七百兩之地丁按月立時提解無可那
移書生初任爲縣令安得家有餘貲以應在官之
急勢必百計稱貸以應又安能饜大吏之欲結交
遊之歡乎且邑驛站原額一萬一千兩有奇十四
年奉文裁減一千五百九十兩有奇十五年又奉
裁四畱六之文裁三千二百九十兩有奇合計兩
年共裁四千八百兩有奇其時征勦閩逆州縣添
設報馬邑添六站站設馬二十匹計共添馬一百
二十匹原額驛馬八十匹添之數倍於原額又加

半芻牧皆如之軍興法尤急而錢糧則裁向日什
之四况所存之六又仰請藩庫撥補司主 君艱

難勒指其意蓋欲該縣掣取空批而不遂也銜怨
實始於此計一歲司庫之發不過五分每分又七
折又抑配低錢一歲萬兩之額至是僅可二千兩
矣又十四年裁減直至十五年四月十九日始奉
司檄飭知十五年裁減至本年十一月十六日飭
知兩年未奉飭知以前之日月其夫馬工料悉照
未裁之額給發歲正月朔爲始不得遲一日不得
絲毫拖掛及奉裁減之文悉係已放之目而藩司
已哇集

卷十三 典吳漢樓書三

二弄草堂

則照裁數於現撥內扣除已放夫馬工料檄令追
補不識問之馬乎問之夫乎故兩年間揭重債數
千兩撥補裁去無可抵償弟謝事至今每歲債主
來山中追呼徵索彼徒見四壁蕭然久之亦遂罷
去由是言之當時情事可知矣而或者曰做官者
寧僅在此取之地方必有道矣亦思作吏之取諸
地方者非錢糧卽詞訟邑之錢糧如彼取之詞訟
非滅天理喪良心倒黑白是非敲骨吸髓則不能
得所欲世固有行之而輒效者矣弟思上有蒼天
胷有心肺每見有司公堂之榜皆爲視民如傷天

鑒在茲等語非不知善之可慕惡之當戒及措諸行事則不然何也弟每清夜捫心使自一金以至十百千明不可告君父幽不可質鬼神外不可告人內不可問衾影有絲毫昧心則弟闔門十餘口天殛其軀俾無遺種矣當是時邑有二三極大獄他人值此必踞爲奇貨皆可攫萬金如萬鄉紳之盜案王逆督之簿錄周姓之勘湖田弟皆矢之以公行之以恕邑紳有詈弟爲愚且慙者仁兄北上時道出寶邑可歷數以問其民而徵之者也入都時可問邑紳之在朝者而徵之者也弟固知

已畦集

卷十三

吳漢樓書

二茅草堂

以若所爲必無濟或勸弟通聲氣以求齒牙之援弟固力不能且不欲寧事敗而終不悔故弟之被黜非獨衆人以爲宜至親切友亦以爲宜非獨不肖者以爲宜卽世所稱賢者亦以爲宜諺語詬厲欲殺欲割從未聞知交中有一言剖白者此子長所以歎歎而亟著貨殖傳也大抵鏖金銷骨之論倡於都下者前邑令孫樹百敝同年江右也倡於淮揚間者江都孝廉張問達也樹百爲令時信其腹心蠹隸董祥殺射陽湖無辜四十六人弟出都時樹百諄諄以此隸爲托弟至邑立責

逐此兇樹百憾入骨西家吉安吳逆之亂挈家東走就邑中李姓者至之日向弟索夫壹百名弟以額例辭是日總河都御史以巡河至需夫亟無一應詢之云額夫俱往翰林家供役矣弟責夫頭怒令狼僕二三十人帶刀持弓矢震噪於堂鎖衙役五人至其家鞭之幾死詞林氣焰弟曾與口角亦憾入骨張問達者丙午孝廉出舍弟蒼巖門昂然有所挾而來謂必立餽千金弟不應三怨交作口無擇言凡來而不遂欲者口口相傳青蠅蕙茲空中樓閣弟俱付之一笑毫不置辨

已畦集

卷十三

陳漢樓書

二茅草堂

然其中一事傳聞異詞因事失實有須剖明者一誘者曰浚民及賣菜傭寶邑額有土稅歲五百七十兩有奇其款目部頒之藩司藩頒之府縣刊木榜樹之務所內一條菜茹瓜茄蔬韭之類每百斤納銀四釐若論宜蠲也須詳上官達部當軍餉急他項惡量裁充餉使申上臺達部必不濟若竟免諸民須以己棄代輸計蔬菜之稅一日四百文不等已棄亦何自來哉孫樹百固嘗蠲茹菜之稅以邀譽矣樹百於兩河要害及賑荒二項共乾沒數萬金蠲蔬菜之征特萬分之一耳近來郡縣有

司百凡作爲動曰捐俸寶邑官吏俸照蠲徵分數扣減知縣俸僅二兩七錢有奇而動曰捐俸吾誰欺乎舍捐俸不識以何項代輸乎夫利不在官卽在民官之利未有不取之民者若曰以已橐代輸是卽取之民以代民輸耳此猶強取東鄰之粟以賙西鄰而曰吾以厚鄰里也可乎誘者又曰販鹽魚以市利此則舍親馮姓者久賈江淮間豈爲官而禁其親戚之爲商賈乎彼持本以營利何與於官若馮姓假官勢以漁利邑民最刁卽走告上官矣且一絲一粟弟從不以官價取之民而親戚敢已畦集

卷十三 與吳漢槎書六

二子直堂

爾乎若云令之親屬不宜商賈於地方則今日之居積接廬貿易連檣在通都屬下者比比而是更有置良田萬頃於所屬者矣昔人所云但見其上何至縣令則并其親戚而禁其爲商乎此亦事理之較著者也抑弟之獲罪又不止此寶邑北則山陽南則高郵漕河關係利害相等十五年大水黃淮交溢滙內地諸湖山陽釣魚臺高家堰及高郵清水潭俱決寶邑東西兩岸河堤一百六十里弟督夫救護寢食於堤三閱月幸獲全凡河夫倒隨工之緊緩大小多寡派民以應大約鄉紳免十五

督撫掾史免十三其應役者皆水灾飢民鵠面鳩形死於役者什二三弟惻然傷之凡紳掾槩不免淮安諸紳恨弟入骨蓋淮紳之產大半在寶邑故也交口媒孽職此之由厥後山陽高郵塞決之費皆以鉅萬計而寶應止一搶修不及五百兩上官猶以浮費駁減撫公露章且曰本官庸懦性成河漕驛站百事廢弛此又可付之一笑者矣大抵弟之不才性剛介而質麤疎汲長孺之顛益以國武子之盡言旣不合時宜而又張空拳以求免乎今之世蓋其難哉蓋其難哉弟向不置辨仁兄爲三已畦集

卷十三 與吳漢槎書七

二子直堂

十年道義之交故因問及備臚始末不覺其言之長幸賜詳覽不宣

荅沈昭子翰林書

伏讀來教辭命諄復謬蒙獎借變竊自幸其所得之有所正終不覺惶然媿汗之無從也變幼遭世故未嘗知學及乎壯年隨俗習爲詞章好六朝駢麗使事屬辭餽餽藻績未嘗從事於六經而根原於古昔聖賢之旨於舉子業習經之外略未有所知也卽習經不過獵其皮毛歷其郭廓於一經之堂與骨髓終茫然也近數年以來旣以無用於世木石塵豕之餘稍稍復親書卷始益厭雕蟲餽餽之技而盡挾去之思從事於古昔聖賢之經學纔

已畦集

卷十三 荅沈翰林書一

二弄草堂

有其志而自顧年已老矣嘗觀古之人畢一生之力止能終始一經稱專家卽一經之中古人又有分而專之者如春秋之有左公穀傳詩之有毛鄭等氏又各分肆而不相屬凡經皆然蓋古之學者於誦習之下思窺見乎聖人之旨蓋若是之難也今之人動曰經學豈變垂老之年而敢妄冀此乎無已則於詩文一道稍爲究論而上下之然又不敢以詩文爲小技旣已厭棄雕蟲餽餽之學則此亦必折衷於理道而後可然於古昔聖賢之旨眇乎其一無所聞而竊妄爲論說旣不能起古人而

折衷之廢棄之餘又不復望見當世之有道大賢操作者之柄者親炙而就正焉其謬日甚其僻日痼如瞽者處於闇冥之鄉瞽者處於無聲之地且不自知其爲瞽不自知其爲聾終於無所知而已矣乃幸於當世之有道大賢而操作者之柄者得吾先生又託素交之末日者面奉話言茲復惠以明教變竊自思維先生之文章經濟爲當世所宗主而學則根柢六經無所不窺上以脗合於古昔聖賢之道而下以待後之學者此其學甚鉅而爲道至遠也若視變之所爲文至陋矣此猶鵬之

已畦集

卷十三 荅沈翰林書二

二弄草堂

於鳩鴛豈在其耳目界分中者哉乃故爲誘掖之獎借之進之於不屑數之列實竊自幸今而後變之文果可無戾乎當世之作乎卽可無戾於古昔聖賢之理道乎變初不過姑妄言之期於世亦妄聽之而已矣乃今得就正於先生得先生之一言以決其從違是非焉而後始知免於妄言之誣而幸其稍有所得也然變旣以不學而未聞乎道質復鈍魯習於迂僻旣久與世每多齟齬昔東坡先生滿腹不合時宜變何敢上幾往哲而不合時宜竊嘗妄謂有是近且屏居窮壑之中與世不相

聞問時宜之合與否總不自知或偶見之筆墨觸
處不免莊周有言毛嬙驪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
溪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變非不自知其
爲魚鳥麋鹿也私心惴惴焉庶幾當世操作者之
柄者見而正之尚有改而進之魚鳥麋鹿之羣者
乎乃今先生從而誘掖之獎借之將使魚益堅其
爲魚鳥益堅其爲鳥麋鹿益堅其爲麋鹿也且不
復知天下之有正色正味其戾於世亦何適而可
哉竊恐其非之益遂而無所底止矣夫先生之鴻
文碩學既已久懸大廷爲當世之矜式模楷其
已畦集 卷十三 荅沈翰林書三 二子草堂

淺者人拾其片辭隻字以取榮名登顯爵其淺者
垂於百世之後皆足以感發而興起乃過自謙抑
以如江如海之大集而俯酌於溝瀆之涓滴若變
者而命之爲言夫溝瀆亦烏能知江海之分量哉
有不媿汗而無所措者乎使命過旋不及縷布春
王擬叩新社賁拙文請正不宣

已畦集卷之十四目錄

墓表

西華阡表

金孝章處士墓表

寶華山見月大律師塔表

杞縣進士文林郎德清縣知縣馮君墓表

處士程奕亭墓表

已畦集

卷十四目錄一

二子草堂

已畦集卷之十四

西華阡表

吳江 葉 燮 星期

嗚呼惟我顯考虞部府君歿於順治戊子其子燮值時多故未遑卜吉權淺葬於我大父學憲公之兆域越康熙丁卯五月始卜吉西華之阡燮貧且廢無交遊不能丐當世大人先生懸綽之辭永之墓版自惟無狀又不敢不有以表諸阡爲垂後計惟我六世祖都諫公以進士起家迨我府君五世皆成進士踵接也府君年十一學憲公卒學憲公已畦集

卷十四

西華阡表一

二子草堂

歷官以廉節著聞所貽僅給饘粥府君幼孤外侮疊至備歷艱阻勤學自奮以成立天啓甲子舉於鄉明年乙丑成進士時大學士秉謙爲魏璫私人遣人招府君苟來謁庶常可得府君辭絕之筮仕改授教職陞工部虞衡司主事一年以馮太宜人春秋高陳情歸終養府君在朝日淺且位散寮趣官守清苦自矢嚴一介之取既歸益甘澹泊視榮利若浼已太宜人卒終喪遂絕意仕進家居杜門一榻書卷蕭然生平口不言錢手未嘗一持錐如畏執熱性嗜儉約常食蔬間日一肉裏衣必以布

無寸絲自幼至居官不易也處世接物坦易樂與而是非必以直凡地方公事不便者力言之當事不市恩不避怨有時過於激亦不靳也親族友以婚喪葬緩急者雖無餘必減己以應喜釋氏言若楞嚴囊解金剛經參同契嘗獨酌吟咏竟日詩文取適意不拘拘摹倣古人有集二十卷兵後什不存一二傍通六壬奇門星家堪輿之學皆挾其奧著納甲納音貴人等論爲緯學辨義四卷暮年薙髮爲浮屠於杭之皋亭山卒於平湖孝廉馮兼山之別墅耘廬兼山馮太宜人內姪府君旣爲僧義已畦集

卷十四

西華阡表二

二子草堂

不可歸兼山來招往依之以終府君成進士三十年始終刻苦殆過寒士所居堂名清白學憲公所貽也府君每指堂額以詔燮等曰我家自都諫公以來五世食祿所貽者止此二字故我每一顧不敢忘我雖貧不爲戚戚固窮安命可以自怡汝輩若能興起繼志吾願畢矣小子燮謹泣而志之府君生於明萬曆己丑卒於順治戊子享年六十顯妣封安人沈氏憲副沈公諱琬女沈爲吳江甲族安人事親孝教家禮事事克相府君之美嫺詩書以古大家爲師生於明萬曆庚寅卒於明崇禎乙

亥享年四十有六生變兄弟八人惟幼弟懷早殤
變五兄一弟俱諸生授室或夭或早卒兄佺年四
十五僂年十八僂年二十二僂年三十七僂年二
十變弟孚年二十七惟侗有子舒崇康熙丙辰進
士中書舍人亦早卒餘俱無後可悲也變子然一
身才甲力拙更貧賤廢棄不能奮發告無罪於前
人沒世有遺憾不揣愚不肖敬撫府君生平大略
康熙丁卯六月朔男庚戌進士變表

乙畦集

卷一四 西華門表三

二弄草堂

處士金孝章先生墓表

康熙歲乙卯有吳處士金孝章先生卒其門弟子
僉謂先生至行潛德法當得易名爰集議私謚曰
貞孝先生其在易之遯九四曰好遯君子吉九五
曰嘉遯貞吉上九曰肥遯无不利夫遯之初二三
曰尾曰執曰係皆有厲而四之好五之嘉上之肥
皆吉而利何歟且遯者與世違也上九違之至也
居天下之至窮所以爲瘠也而係以肥乎先儒有
言遯以最深爲美四之好不如五之嘉五之嘉不
如上之遯故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瘠于躬
已畦集 卷十四 金孝章墓表一 二弄草堂
適以肥乎道何疑之有吾乃於貞孝先生見之矣
先生少尚氣節以任俠自喜從父衍禧公官寧夏
躍馬挾矢馳驟絕塞間已徧遊燕趙齊魯自淮以
北無不歷遇古人遺蹟必慨然憑弔久之嘗乘罽
駕馬日暮失道絕阮越谷頃刻二百里間道帶星
馳還諸邊大帥爭欲幕致之先生弗顧也既歸思
爲用世學盡棄所習好就制舉文日進聲溢士林
鄉先達咸推重之屢試於鄉嘗得矣復失主司惋
惜世傳其文明季四方多故先生見事日非壬午
之試三塲義俱畢忽撫案曰此何時博此一第乎

塗其卷而出始有邇世志甲申以後先生益砥初志於是屏絕塵務蕭然物外二十餘年即飢寒交萃終不向人俛首托寄高遠自稱吳會孤雲當世有清真絕俗之目蓋先生少以意氣自許稱俠士中歲折節讀書爲文學之儒既晚邇世无悶爲獨行君子先生一生之學屢變而益進底於成德者如此先生事親孝家雖貧生必盡其養死必盡其誠終身必盡其慕於同氣咸以是推之惟貞惟孝不愧其名好周人急宗戚友之無告者已無力必盡力爲謀之得當乃已幼即能詩少年所歷遊地已畦集

卷十四

金孝章墓表二

二茅草堂

多弔古之作後益工他著作亦益富四方踵求篇章者無虛日彙集若干卷皆可傳旁工藝事書法與繪事兼稱絕世爭寶之卒年七十四可不謂邇之肥而得其終者歟先生諱俊明字孝章蘇之吳縣人其先世系祖考并配與子孫若葬之年月墟里詳誌墓文茲不列余與先生之子侃善得先生一生大節之彰彰者而表之石

寶華山見月大律師塔表

皇清順治乙酉大律師三昧和尚將示寂以紫衣戒本付其第一座大弟子見月大師嗣法於金陵之寶華山師既嗣法益大振律宗圓海以內莫不震動蓋自南山大師以來律宗中興未有如師之盛者也師之密修實行不能殫述總而言之威德則萬行莊嚴精進則六度總攝持已則嚴以厲爲人則悲以切福報無一方之不應成就無一息之或渝大哉至乎莫可得而名言矣師產於滇南始依玄教繼探賢首賢首教法師亮公勸師北行曰已畦集

卷十四

見月師塔表一

二茅草堂

欲具足大成非求三昧老和尚不可師於是北行道行德範所至感動欽敬雖經宿暫畱隨在升坐說法爲一切利益方便至潤州始得親承味老和尚遇合之奇感孚之捷猶神龍歸大海爪牙鱗鬣脫體神靈遂於律制之淵源流派微一得百廢不貫通始充上座析義敷文抉微洞妙旋爲教授臨壇證諦弘化無方時寶華草創百度殷繁師以教授兼院務庀材鳩工罄智殫力越三年鉅工告成其弘麗雄傑大江南北梵刹所未有也及嗣坐道場於是申嚴律制結戒立規法衆雲集遵循率由

凜如秋霜藹如冬日當是時

皇朝初定鼎寶華四面上下姦宄充斥官兵剪勦謂盜且潛寺中遷怒僧衆禍幾不測師先是以好言勸誠盜遠去而以誠釋大帥之怒全寺安僧師之不思議力也壬子歲饑師於華山西北慈應禪林倡檀那施賑設粥食飢民全活者數萬人師之慈悲願力也戒壇向以木築師易以石開土之夕壇殿生光五色上騰明如晝有目共覩師之威德莊嚴理事無礙者如此師初行脚自滇而北始經寶洪大覺寶慶報恩繼歷南岳黃梅廬山走中原已畦集 卷十四 見月師塔表二 二子草堂

抵五臺復南行往復萬餘里時所在賊氛熾毒師備歷奇險重趼凍餓九死一生惟一念求師爲大事處之泰然及遇本師本願圓成智行益勇昧和尚於淮安之檀度金陵之報恩蘇州之北禪松江之超果秀水之三塔會稽之能仁共推期塲殊勝皆師贊助爲多及主法席以十事誓衆如革化主黜私廚說戒不攢單不領疏方丈均作務種種諸法師既力以毘尼自任諸方來禮請開戒者歲無虛月師以本山務殷屢謝辭之辭不獲者如武進天寧儀真五臺江寧碧峰及紫竹林宿遷極樂一

往說戒焉及示疾將遷化謂諸大弟子曰某承位此山三十四年力弘戒法雖衰耄不敢少休諸行無常終歸於盡吾事未竟誓將乘願輪而再至汝等惟守我成規努力爲道何生死去來之可問耶遂寂然而逝此則師之一生精進雖當遷化尚欲乘願再至其無時無處不總攝者如此至師之持己爲人也昧和尚寂滅歸藏師廬塔所三年灑掃執役無不躬親坐方丈作務必先必勞每結夏安居九旬之中無寸晷可閒諸方咸取則焉春冬二期開戒規範威儀纖毫悉遵佛制身率大衆溽暑已畦集 卷十四 見月師塔表三 二子草堂

必整衣祈寒必露頂修般舟三昧晝夜竦立不坐卧偏倚者九旬所以檢束身心微細不使毫忽有閒師一生兩舉行焉生平未嘗體掛一絲囊蓄一錢撰述大乘玄義正持會集作持續義僧行軌則黑白半月及正範諸書以覺後學師持己之嚴厲爲人之憫切者如此師所至坐道塲凡縑素四衆善信男女雲合景從填街塞巷飯命頂禮發於至誠前後說戒七十餘期門弟子合以數萬計成就入室大弟子五十餘人雖窮陬僻壤茅菴蓬室無不有師之戒子在焉始終無片紙疏募走諸方間

其風者自邇及遐檀施之資不謀而至委若丘陵
供佛飯僧之餘散之大衆或作醫藥布施不使稍
畱閭維之日百里之內男女老幼哀慕追送充溢
山谷香花滿路鳥獸奔號其福報之廣被成就之
弘深者如此原惟律教始於優波尊者爲世尊綱
紀嗣後律燈源流世代時有絕續南山大師之後
實惟昧和尚振興之而師以大人相繼起再世重
光凡前人未竟之緒益擴充而恢大之直紹靈山
綱紀然後一切學人始知如來毘尼真制徹鉅細
貫精麤大矣哉至今日而重開面目矣師之威德
已哇集 卷十四 見月師塔表四 二茅草堂

山葉變撰表

杞縣進士文林郎德清縣知縣馮君墓表

康熙丙子中州馮子必遣一介二千里馳書求以
其顯考文林郎貞文先生狀屬予文以表諸墓且
曰誌銘以藏諸墳表以樹諸道微先生文無以稱
敢請余惟先生之文章道德於義當得易名旣不
得諸朝先生之門人以先生之生平不可沒也遵
古人私諡之法諡曰貞文先生稱其德也夫貞者
正而固也古之貞臣必以節著故貞於義爲節然
在易節之卦辭曰苦節不可貞上六曰苦節貞凶
悔亡旣曰不可貞又曰貞凶若是乎貞未易言也
已哇集 卷十四 德清知縣馮君墓表 二茅草堂

先儒吳氏曰節之爲用中而能節則爲九五之甘
中而過節則爲上六之苦過乎中則不可貞也安
定胡氏曰上六居無位之地行於一已苦節於一
身則悔亡過節於身外則不能無悔予乃演歎先
生之貞爲能合乎節之中宜其可貞而始終無悔
也先生成進士爲明癸未凡人初得一第不能無
侈心始患得旣患失乃益復患得當是時物議推
先生宜館職先生辭不就請就百里且曰詞林貴
官豈不樂居但今時何時也我寧爲一邑吏善全
於外可也明年甲申北都陷同時清要諸公大半

不可問先生獨得幾先以全而無負於國此非先生守身之節乎其策仕令浙之德清時事且益亟凡人不詭於觀變必肆為封殖計先生盡心所職不期年大治即謝去去之日止將身之素以行此非先生居官之節乎先生歸田杜門自晦當事屢欲薦諸朝先生輒不應未嘗通往還顯者來必固辭以疾日著書為事者四十年此非先生隱居之節乎之數者先儒所言行於一已苦於一身節得乎中豈尚不可貞而悔有不亡哉變節之苦而為節之甘善於處無位之地者矣先生文章道德已畦集

卷十四

德清知縣馮君墓表

二弄草堂

人能言之余獨表先生之大節能得乎貞者如此而表之石

處士程奕亭墓表

世之述世譜者必遠宗古之得姓以為宗始歷代以下其間斷而續續而斷者遙遙不可稽分合諸訛莫能辨正大率名焉而已維新安程氏之系自姬周至今按世可攷程伯休父見於周雅其後東晉諱元譚者諱忠佑梁陳間諱靈洗者封善應王諱忠壯此程氏上世之最顯者也自忠佑公官新安遂家焉厥後支分散處在新安者不下數十支相傳數十百世合之大宗咸秩敘忠佑公三十三世孫有諸四公諱謹好樹藝喜蓀田村土風遂居已畦集

卷十四

程奕亭墓表一

二弄草堂

之是為蓀田程氏之祖諸四公二十一世孫諱某官明季明威將軍君之考也君諱之字奕亭性耿介不屑與俗浮沉少遭世故田廬蕩然子身遊吳下居金閭新安俗操奇贏逐什一利君獨不治生產不以利易義其不為習俗所遷者如此吳俗競以夸靡相尚君處之澹如也峻如也君之居躬酬世秉禮而違俗者又如此新安人賈於吳下者皆鮮衣豪馬日趨起達者之門締姻交為榮名炫宗黨君獨好與賢長者相往來見獨行特立之士尤周旋歎慕不忍忍君之攸好德異於習俗之好者

又如此河南二程先生實自新安北徙祠宇偏天下在蘇之虎丘者推祀同本之始祖而主兩先生族之貴而長者董其事君率先任勞費經禮典禮微鉅必謹君之孝以成仁又如此凡此者皆處士君之尚義秉禮好德推仁諸大節非有持已介然之大防而能之者乎君齒未衰早謝家政諸子其某等咸賢而有才以義爲利業亦益起門以內和好雍雍君之慈而善教以裕後又如此予與君之諸嗣君善而尤與次君名國鑑者厚處士從孫故吉又從予游故知君深質之新安及吳之士咸曰已畦集

卷十四 程英墓表二

二亭草堂

首表

然無弗信表而傳之無愧某年月日橫山葉燮頓

已畦集卷之十五日錄

墓誌銘

勅贈文林郎廣東陽山縣知縣屠君暨配封

太孺人沈太君合葬墓誌銘

進士中憲大夫湖廣湖北江防兵備道按察

司副使汪公墓誌銘

誥封光祿大夫紫谿程公墓誌銘

進士承德郎候補部主事起菴錢君墓誌銘

過叔寅處士墓誌銘

魏卜臣孝廉墓誌銘

已畦集

卷十五 目錄一

二亭草堂

儀封周竹友處士暨配王氏繼室王氏合葬

墓誌銘

從伯兄文然文學墓誌銘

文學曹理菴墓誌銘

已畦集卷之十五

吳江 葉 燮 星期

勅贈文林郎廣東陽山縣知縣屠君暨配封
太孺人沈太君合葬墓誌銘

皇清順治九年粵東亂寇陷廣州陽山縣知縣事
屠洪基死之越明年孤又良號哭匍匐數千里奔
赴喪所至則陽山新令郭君名升業殮葬立碑表
墓又良啓藏扶輿歸葬錢塘之鳳凰山康熙甲戌
府君元配沈太孺人卒以某年月又良舉母太君
喪合葬府君之阡變府君年子也又良屬誌而
已畦集 卷十五 屠君墓誌銘一 二茅草堂

銘之謹按府君屠氏諱洪基字濬之家世大梁宋
南渡遷居浙之明州傳至明成化丙戌進士諱浦
官吏部尚書謚襄惠再傳至萬曆丁丑進士諱隆
官禮部主事爲越望族府君高祖諱璋生孫諱俊
始遷杭州俊生子諱養德府君考也自高曾以來
世耕讀弗仕府君少好讀書見天下多故棄章句
學研究經濟用世具順治二年 王師南下府君
挾策于大帥帥奇之試署錢塘簿遷新昌丞檄知
上虞縣時浙以東寇充斥府君所至擒戎首散脅
從全活甚衆官上虞時上官發巨盜五禁縣獄賊

黨數千謀夜穴城劫之府君諜知不待申報立梟

五首懸樓櫓大書之榜列炬火燭之賊遠望駭遁

上官獎其能 王師南征粵帥聞府君定亂才辟

與俱行順治八年署知陽山縣不暮年邑大治明

年賊馬寶擁數萬衆攻城府君悉力拒守二旬賊

攻不克去旋復來以象兵乘城陷府君被執賊

才府君欲降之係以俱去府君挽道旁樹不行賊

再三慰諭府君叱之且罵賊怒揮刀斷右臂中數

刃死閱七日援兵至獲府君尸於河南坪大樹下

陽山典史李昂同被執得脫歸述其狀云郭令旣

已畦集 卷十五 屠君墓誌銘二 二茅草堂

葬府君之明年又良扶輿歸浙陽山士民請葬府

君衣冠邑舊有唐韓文公祠以府君配食事載廣

州府誌配太孺人沈氏錢塘望族歸屠事舅姑以

孝聞府君喜交遊凡奉賓客周姻族太君竭力以

佐不言訕不辭瘁府君被難陽山太君家居間難

不能行自投於地極荼苦艱凶狀孤又良僅成童

勉之力學敦行康熙癸卯又良舉浙第一人庚戌

成進士太君益勉之曰而父爲忠臣古人教孝作

忠今爾勉作忠以成孝可慰而父矣又良謁選得

河南扶溝令寬仁廉惠著於其土太君教也覃思

封太孺人又良遷雲南曲靖府同知未行旋論罷
太君無戚容曰免萬里崎嶇歸老丘壑願足矣抵
家貧逾又良未仕時盜無粟澹如也府君生某年
卒某年太孺人生某年卒某年享年八十子一又
良娶何氏孫男履嘉早天曾孫耘銘曰

越之族望襄惠肇屠勲旂常澤衍分符爰有貞
臣莅于南服纓結貫虹驂挂不祿淑配允嘉曰懿
曰慈頌洽比閭問昭令嗣聿躋大壽貧以安之碩
哉休名子孫永之銘者年子弗野弗史既固且安
襄惠載起

已畦集

卷十五 屠君墓誌銘三

二弄草堂

進士中憲大夫湖廣湖北江防兵備道按察

司副使汪公墓誌銘

公姓汪氏諱繼昌字徵五號悔岸徽之歙縣人也
先世在漢爲魯國人仕於吳遂爲吳人其世次不
可攷至趙宋時有秘書丞諱叔教子孫始遷歙之
叢睦里爲歙人曾祖德潤公諱珣仕前明爲周藩
府郎官祖起莘公諱可覺舉於鄉有時譽起莘公
生封參議然明公諱汝謙公之顯考也封公始遷
家於杭有子二長玉立邑文學公其仲也封公以
文章節氣重當世四方名公卿賢豪長者無不願
已畦集 卷十五 汪中憲墓誌銘一 二弄草堂
交封公飲食居處之坐恆滿無不愜其願見懷公
卿咸欲登封公啓事封公堅卧力辭得免公少年
時侍封公即徧識海內諸前輩英豪挹其言論風
采海內無有不知汪仲子者爲兩浙文壇少年冠
順治戊子舉經魁己丑成進士主司成以得公名
家才望爲盛事僉謂公宜居文學侍從地公以例
當得郡司理勿妄冀澹然辭之當是時自江楚南
及兩粵新入版圖梗化者猶時告警廟堂銓選官
其地者需才急凡有才能名俱以不次擢公越次
得瓊州守旋超授廣西左江道布政司參議丁酉

陞湖廣湖北江防兵備道按察司副使一年罷歸
公之在左江也李定國蹂躪徧粵以西公赴任未
幾大帥檄公赴援蒼梧公至南寧倉猝無舟渡公
盡棄資裝江中以單舸奮身進未至蒼梧陷時賊
騎徧野人無固志公調兵食起瘡痍補卒乘爲恢
勦計時經略輔臣洪公知公忠勤招致幕下參機
密公早夜勞瘁寢食俱廢言於經略曰弭亂之道
外攘必本內安內不安則奸民從中煽惑良民外
賊鈎連釀禍無已難奏底定功明公須嚴勅所在
有司務招流亡鎮反側劑文武軍民要在各足其
已畦集

卷一五

汪中憲集諸銘二

二牙莖堂

食如是則衆心固金湯不在封疆在衽席矣安內
之策周斯外攘之功舉經略公是公言公居幕府
二年兩粵之民大集公之畫居多也公之在楚江
防也當川湖黔粵衝師行往來如織地盤錯叢奸
民漸漬於南蠻稱最劇公寬以柔之嚴以威之事
董大綱餘悉付羣有司不問即大府檄勅如雨公
惟量事緩急不稍有遷就屈撓適征滇師過將軍
藉送迎微嫌中公以簿書期會之過劾罷歸公慨
然就道略不置辦人咸歎息公少年起家科第歷
任三瓊州未抵治即擢去止兩爲憲司皆驅馳戎

馬金革間日與武夫悍將爲伍籌芻牧糗糧軍實
櫛沐寒暑風雨中古之勞臣忘其家與身者公無
媿矣公持已廉慎而賦性剛直受知大帥而亦爲
不知己者所憎卒以是廢可不爲當世惜此人乎
公旣歸田被服儒素與朋舊飲酒賦詩不事聲伎
耳目之好所居有隙圃栽花種竹絕口不談時務
常誦老子之言曰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
其素志也憂人急於三黨酌本末輕重之宜以爲
敦睦利衆之事不惜克己爲之故身沒而人思之
不置封公歿所遺田廬及前代千年鼎彝書畫物
已畦集

卷十五

汪中憲集諸銘三

二牙莖堂

悉讓其兄曰我旣食祿於朝義當如是公登第
後服官不及十年歸田優游二十餘年勞於出而
逸於處公居抗入籍嘉興故又爲嘉興人伯仲方
公無後以公嗣封公之卒也公適被楚江命經略
公以疆場急勉公墨纁從事此真勞臣賦不遑將
之章者也公生明萬曆丁巳卒康熙癸亥年六十
有七配吳氏贈恭人繼配吳氏封恭人子一文孫
貢監生女一適潘孫五錫甲國學生兆甲先甲俱
庠生次桂甲偉甲以某年月日葬錢塘長壽鄉白
巖山之新阡銘曰

維汪肇業有吳始揚繩繩秘書儀型弗忘顯于南
服世以克光遙遙宿源天路雲翔孝廉振振文學
濟美於赫大夫曄曄特起嶺嶠謳思江漢樂只文
韜武略家乘國史惜天不誘惟泉在山曰霖曰楫
海內永歎千秋松楸奕世作焉

已畦集

卷十五

江中憲墓誌銘四

二李草堂

誥封光祿大夫紫溪程公墓誌銘

康熙歲丙子

皇帝以西陲弗廷屢抗顏行爰

親董九伐以歷函秦之邊師武播宣亦既奏膚功罔
弗格弗享惟是巖疆指辭之使

廟謨邊燧呼吸是賴念惟才惟能克翼克爲俾錫命
懷有邦用夕聞朝發表立漏待無爽疾遲尺寸乃
克有濟

詔廷臣舉可當者僉以秋官郎臣兆麟名上

皇帝曰俞若汝予嘉汝惟秉傳命之節用乎於西師

已畦集

卷十五

光祿大夫程墓誌銘一

二李草堂

兼政蕃牧利用尊庶又軫其親老弗克就養爰錫
以上公之階慰厥子溫清推錫類篤酬庸恩至渥
也於是臣兆麟建陝西驛傳僉憲節以行越歲丁
丑顯考光祿大夫公卒於家僉憲亟請告終制

天子以名教弗能奪僉憲疾馳歸治喪以己卯春舉
九命之章以大裏卜壤於

之阡典備禮崇用

告成事乃以狀畀變俾製辭而懸諸綽變惟仄陋
德不任弗克辱又弗能辭乃拜手以誌曰光祿大
夫公姓程氏爲周程伯休父後在司馬晉諱元譚
新安太守十三世諱靈洗陳安西將軍封重安縣

公諡忠壯二十七世諱湮唐末寇亂爲歙州兵馬
統帥檢校御史中丞開府歙之汉口子孫遂世居
之大夫公祖諱天拱邑廩生考諱子翔鄉飲大賓
崇祀鄉賢以僉憲貴俱贈光祿大夫祖妣胡考妣
金俱贈一品太夫人諱子翔公四子大夫公季也
公諱啓學字楚臣號紫谿僉憲初授行人司司正
覃恩封公承德郎僉憲歷任戶部員外郎刑部郎中
晉封公大中大夫僉憲以本官加七級公晉封光
祿大夫光祿大夫生有異資讀書不屑章句學志
經世務行可底績者性孝友事必推其本歷世所
已畦集 卷十五 光祿大夫程公墓誌銘三 二 齊草堂

受產悉讓諸昆弟曰丈夫貴自立與同氣競刀雖
乎會里戕於兵不可居奉雙親他適曰我兄弟行
爲季忍恕吾親而弗偕乎至松江卜居申浦東公
長兄諱政學早世兩兄諱敦學徵學偕來依公以
事親者翁兄弟親志無弗得諸從子林立公曰兄
弟吾親一體視從子無異已所生已所有產推均
授公前既讓先世遺茲又以已所有均授益爲難
義稱嘖嘖教諸子從子嚴以董學和以萃歡躬孝
友以率之諸羣從子及孫濟濟有名教詩書樂庚
午僉憲丁洪太夫人憂服闋念公春秋高未敢北

赴補公誠無虛
朝命爾無負於
君我在家樂更甚也僉憲秉三秦憲欲奉公之官以
養公不欲行
天子方倚僉憲而秦爲心膂勞臣于役不遑將重違
其志特晉公今封錫崇勲以眷公于田一時
君臣父子遇合之盛朝野榮之丁丑十月公感痰疾
良已詣親知別越十二月九日公覽揆辰集諸子
姪諸孫稱觴戚知劇飲達曙手卮顧次君兆彪曰
今日當盡歡明年不復矣甲子吾將去逾十日甲
已畦集 卷十五 光祿大夫程公墓誌銘三 二 齊草堂

子果以是日怡然去前一日語次君曰吾老汝兄
弟已成立無復慮吾生平待諸父及從兄弟同體
無間見世俗分析爭財最惡之汝兄弟兩人慎勿
聽婦言蹈此又書與僉憲曰生死常也盡厥職毋
以我爲戚事上處僚友必敬必和吾目瞑矣公本
教孝以作忠既教忠以成孝其於君親之際真無
憾矣哉公素儉約自奉簡然敦謹崇施當於義
千金一介等也人求必應屢焚券三黨吉山咸仰
給集事與人和人更益樂同里王珩右高士孤
絕俗獨與公爲道義交初自鄉遷松道蕪城見客

舍病者稿卧詢之有二僕以主垂斃竊橐逃公怒疾迫之繫還病者竟死公具棺殮護歸其喪病家感贈金公笑却之甲寅公歸省墓過餘杭有賊劫客公率家僮力救免客為同里人攜金卜葬者出其半勞家僮公堅不受有盜踰家牆入覺擒之公識其人謂之曰爾何為至此若能改我貸爾與以金若布令自新終不告人也申浦東海濱數十里舊聞港淤五十餘年大旱則禾槁癸酉公倡義捐資開濬資灌漑禾大熟他賑饑造梁施棺槨掩載久而益勤蓋本天性之彝自其父母昆弟推及子已畦集

卷十五

光緒癸亥夏某誌銘

二李草堂

姓宗黨馴至路人無不盡其親親仁民之德而廣之以恕豈三代以還所可及已

進士承德郎候補部主事起蒼錢君墓誌銘

承德郎候補部主事錢君諱霞字赤城號起蒼年五十二卒於家其友葉燮往哭於喪次既畢事君之子永增伏哭庭下曰孤之父且死手一幘以授不孝孤曰此吾之遺像也吾久欲葉君已畦題其端葉君知吾淚吾已矣惟葉君能言之爾其以是往乞辭燮展幘如見錢君題七言斷句曰於其首又揮涕久之永增又伏哭曰將以其年月日卜葬先人於某區某圩藏而不得先生記無以慰先人惟先生哀焉余惟與錢君生同里進士同年相知已畦集

卷十五

錢起蒼墓誌銘一

二李草堂

歡好異同脩義不可不有以盡君上世出臨安武肅王第二十六子封嘉興侯始為嘉興支其後至明嘉靖時高祖某始卜居嘉善南城慶豐里曾和諱釗祖諱中選皆不仕父諱象儀太學生贈承德郎績學不遇錢君生四歲而孤哭泣知禮及長篤學家窮窶不繼昕夕泊如也癸卯舉於鄉庚戌成進士

廷對二甲名二十二知山東冠縣廉而能興並利害無遺以薦移知奉天府承德縣地邊徼荒瘠而劇初至值

天子有事於

祖陵制置供頓如麻錢君兼署治中通判兩官事如蠅能辦兩委祭

陵造龍舟

上御舟色喜稱善

賜宴畱都諸大臣錢君特以勤勞得與異數也陞部主事歸里需次不兩年卒錢君處已誠待物恕與人交久乃益真中無幾微含匿家居好讀書以古人自勵及卒人咸惜之娶毛氏封安人子三永增永垣俱例監生永均女四俱適士族銘曰

已畦集

卷十五

錢起墓誌銘二

二子萱堂

穆乎其貌醇肅乎其表方和其中而不可犯惟氣之剛敏於所赴而不耀以章胡年之不永而僅已乎榆枋惟後之曷斯以爲乃前人光

平湖過叔寅處士墓誌銘

康熙甲子二月平湖處士過先生卒先是順治辛卯子遷家平湖依我祖舅氏馮以居因得交其里之老成賢者過先生相過從月日無間越十年辛丑子攜室返乃別先生猶間歲至湖至必造先生廬相勞苦蓋去湖二十餘年而先生卒適子有遠行越歲歸後時不及走弔心怛怛靡止既先生之孫陞以狀來曰惟陞祖績學修德道集於躬而時不遇不可不誌諸窻以貽後者當世顯公卿不乏念素心交四十年惟先生知我祖謹請銘以納諸

已畦集

卷十五

過叔寅墓誌銘一

二子萱堂

藏豈藐孤是勤實我祖志也先生諱銘篋字叔寅號凝齋其先江南無錫人七世祖某遷平湖祖厚贈雲南道御史考諱庭訓明萬曆甲辰進士官至應天府丞有子三先生季也成童卽好學善屬文明之季四方學士大夫尚文章氣誼爲名高相連屬先生交遊聲藉甚累試冠其曹前後受知所司相望也已遭世故詘志罷進取於出處毅然不可易不隨以流不亢以激先生爲貴公子自幼遠華紛侈靡澹泊潔修伍寒素士不事生產晚歲家益落居陋巷衣麤食糲無幾微戚一生揆性命學究

宋元明諸大儒言事親孝處兄弟友交友終始無間言嘗自言於盡倫之道庶無憾人咸以爲允以某年月日卒年八十有六配毛氏子一澤廣諸生先先生卒孫三陞樹錦俱諸生次凍曾孫四某某以某年月葬某鄉之某都銘曰
遇惟天嗇性我豐被文服義受者躬得喪愉戚誼櫻衷嚴霜堅枯表乃公仰正則今後起知所宗

已畦集

卷十五

過叔寅墓誌銘二

二弄草堂

孝廉卜臣魏君墓誌銘

明熹宗朝逆關魏忠賢亂國政吏科都給事中魏公諱大中昌言於朝抗擊之忠賢矯上命致都諫於獄斃之莊愍帝立逆關伏誅卹諡死關諸臣諡都諫忠節贈太常卿都諫長子諱學伊聞父死一慟絕有詔褒其孝竝建坊世所稱魏孝子者也孝子弟諱學濂有文章盛名崇禎癸未進士選庶吉士北都陷庶常死於難卽孝廉父也孝廉諱允枚字卜臣有風慧未成童卽能文有名自兩世以忠孝起家聞海內孝廉習於仁義名節如粟菽益淡已畦集 卷一五 魏卜臣墓誌銘一 二弄草堂
以學問所至傾動名大夫士無不願交恐後順治戊子舉於鄉七上公車不第卒年四十一孝廉早罹家難家極貧事母陳孺人色養甘旨無弗將撫弟妹盡力教之成嫁必擇且勉力庶常貽田六十畝孝廉與弟允某當各得三十畝孝廉請於陳孺人曰弟允札出嗣例本生無分授然其性拓落苦飢寒請以枚所受三十畝讓之陳孺人喜宗族咸高之爲文法大家諸體詩謹嚴有法度世其家學所著有壺領山人詩集十卷文集四卷詞一卷以某年月日葬邑東遷北區東早字圩娶某氏合葬

子四儒烈儒燾儒燕儒熊烈燕早卒燾熊邑諸生
燾之男某余孫壻也孝廉弟允札字州來與余善
謂余曰是宜銘君無辭銘曰

明綱不紐載溺逮熹逆豎竊柄鹿馬釀危節甫肆
噬膺滂靡遺赫赫都諫死所不辭髮衝笏擊碎首
裂頤離明載耀僇鯨鯢錫忠起幽彰孝同時揭
揭庶常維節繼之乃啓哲嗣孝廉名垂淵文惲藝
俾世作師母亦所生孝兼友宜嶮嶮胡促中壽遜
而曰志未展百未一爲篤厥後人稱其家兒藏固
且永安以吉隨山遙水長庇百世支

已畦集

卷一五 魏卜臣墓誌銘二

二弄草堂

儀封處士竹友周君暨配王氏繼室王氏合
葬墓誌銘

康熙庚午余遊大梁至儀封間邑有明經周子伯
章讀書績學有道之士也往訪之伯章居大河之
千登其堂見伯章之容盎然聽其言藹然乃知伯
章果有道者也堂左有室顏曰柏子菴伯章曰此
吾先處士終身所隱居之室也架上書數千卷曰
此先處士所丹黃以貽後人讀者也屏間懸一杖
面以古錦爛然曰此先處士所出入與偕以省躬
者也遠室古梅修竹蒼然曰此先處士所手植老

已畦集

卷十五 周竹友墓誌銘一

二弄草堂

與爲侶者也余乃慨然想見處士君之高風而歎
伯章之善則歸親爲能顯其親之賢也與伯章訂
交而別別兩年則伯章二千里走書於余曰維渠
生十五年而先處士歿歿三月而葬渠幼不克禮
墓石之文猶缺於今十有八年而吾生姓歿今將
以某年月日合葬於先處士之藏謹以考妣行略
丐先生誌而銘之庶渠藉以慰先人余惟知處士
君之行素矣其敢辭處士君姓周氏諱有屬字竹
友其先居杞縣之瓦屋營八世祖武武生振振生
雲遷居儀封中莊之南生朝卿爲周藩引禮官生

位國學生仕遼東苑馬寺監正有子六長諱煥文
邑庠生生處士君君有夙慧爲制舉義銳進取值
中州寇亂家貧遂去經生業寄志於書畫琴奕至
壺矢馳射擊刺之技靡弗習避地毫鳳間大帥某
聘君爲幕僚從事金革值

國朝定鼎乃歸以布衣終年七十四君美鬚髯風
度修潔言笑不苟當其有所著於中議論古今興
亡理亂政治人才之得失消長與當世所關切者
言娓娓不休慷慨正襟憂憤交集明季嘗條議時
事受知於督師史公史公欲疏用之君知事不可
已哇集

卷十五

周竹友墓誌銘二

二茅草堂

爲謝去其後久之復欲以白衣上書闕下言甚危
切其友力沮之而止時康熙八年也君之志與才
如此而生平不見於世可歎也性喜遊數往來齊
魯吳越間覽名勝訪賢人君子與爲交歌詩相贈
答晚年裏足柏子菴擁琴書時寫竹石以自娛削
杖而銘之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行止非爾我與
爾主初周世雄於財至君之考文學君而貧君少
走四方營菽水以養親已稍給族黨之不能娶者
爲娶之不能學者助之使學與人交必信每歎少
時不盡力於學故易子必以勤學稱儒者娶祥符

王氏性慈厚寬和明大體有古大家風先處士君
卒年六十五生子一殤繼室太康王氏生子二崇
字伯章明經次模明末太康爲賊所屠母得間獨
生嘗言其家教尚禮法坐立顰笑皆有度曉女經
與四子書時稱說之使少長知有禮處士君卒母
所以教其子者一如處士君宗黨誦之以爲法卒
年六十銘曰

荷鱗之墟爰有客星澤躬惟義尚志以仁身潛衡
茅目營舍生胡靳其遇懷抑未伸詩書之藪六藝
之林有學必造有造必精藝通乎道學揆乎成惟
已哇集

卷十五

周竹友墓誌銘三

二茅草堂

無所求所得乃深天嗇其施寵以令名俾熾而後
其澤克膺大河之干昔聖所經嵩岳在望克栖其
靈用偕淑德世以克繩

文學文然從伯兄暨配金孺人合葬墓誌銘

伯兄文然我曾大父之冢嫡長兄也曾大父諱可畏贈奉直大夫生子二長諱重科贈太僕卿次諱重第即我大父督學府君也贈太僕公生子四長諱紹鼎鴻臚寺署丞生子一即伯兄諱世儼字文然幼聰慧諸從兄弟間獨秀出舉宗咸目之曰是子必大吾宗成童補邑諸生試必超儕輩爲文卓爾樹成見不隨時步趨篇成皆在人口老生宿儒咸讓席兩房諸叔日冀其冲舉先虞部府君尤器重每勉之曰女吾家宗子女所就必越前人勿自已哇集

卷十五 文然兄墓誌銘一

二 辛草堂

菲薄伯兄亦蚤夜磨厲勇於所赴時邑令嘉魚熊公開元貢文望海內極賞異伯兄比之董賈一時名藉甚癸酉試於鄉擬必售被斥以刻苦積勞失意憤懣竟致疾卒年三十一娶金氏明崇禎庚午舉人衡州知府諱之鑣女端淑爲兩姓所誦伯兄亡嫂氏年未三十撫三歲孤子舒穎成立奉養舅姑及喪葬竭力如禮

國初定江南嫂氏自城遷鄉時盜賊熾斥無寧處歲中數遷其居流離亡失無算飢寒展轉嫂氏補救荼苦卒完好惟貞惟德勸之以能成稱曰難卒

順治辛丑某月日年五十有七子一舒穎順治丁酉副榜娶沈氏廷士吏部公諱璟曾孫女先虞部府君外孫女女一適同邑毛生錫緋孫二廷廣邑諸生早卒次廷構以某年月日領舉文學君暨孺人合葬於某都某圩銘曰

已乎伯兄徒以文傳而名乎豈造物者豐其文而年與遇嗇其身乎已乎伯兄惟貞配克相於身後盡借歸乎藏德維其耦

已哇集

卷十五

文然兄墓誌銘二

二 辛草堂

文學曹理菴墓誌銘

康熙庚午五月余偶至禾郡城見同年友海鹽曹君石間於旅舍見其容黝然以愁其意怫然以結若有所甚不可者詢之則曰吾長子某向有血疾屢已屢發昨與偕來疾陡作不可止殆甚可奈何因彈淚言曰我行年六十矣四十以前我之爲我賴乎我也四十以後我之爲我賴乎我子者也居則賴我子養生則賴我子治有事賴我子之代勞親族賴我子之周卹我有少子賴其友于我有婢僕賴其慈惠故吾家居無一事也官而在朝賴已畦集

卷十五 曹理菴墓誌銘一 二茅草堂

我子在家也出而行役賴我子克相也我子又以家貧親老不得博一進以爲親榮若不可終日於是發憤於所業是亦疾所由來矣今若此將何以爲懷余至長君病所褰幃視之息奄然余慰之別去久之聞曹長君卒又一年至海鹽見曹君余謝遠不及弔狀曹君則涕交頤下曰我固昔言之矣乃卒死一書生耳無聞於時與草木同朽何能已於懷耶惟君知我子幸有以銘諸壙以慰無涯之恫也曹子名克字理菴海鹽人曾祖某祖某贈行人父諱燕懷庚戌進士行人曹子性至孝其事親

無幾微懈使親心無絲毫勞行人君以仁義道德被諸躬曹子盡仁義道德以事行人君行人君必曰是吾心也家素貧行人君以宦遊產益落曹子拮据內治行人君乃不知貧親族友緩急必減己衣食以給屢應無倦容教家長幼一於禮門以內井然疾旣久參苓不貲行人君賣產以給曹子恐憂親心且念產益薄老親甘旨饘粥不給可若何故行人君旦晚詢疾狀必曰病良已好學勤誦讀爲文洋洋灑灑理足而詞昌丁卯之役聞卷已得復失僉謂將有待乃竟死可傷也生某年某月卒已畦集

卷十五 曹理菴墓誌銘二 二茅草堂

某年某月甲子四十子某某女某某年月日葬於某鄉之某邨銘曰

而才而學可華國而孝而友家作則命之衰兮秀不實永此泉壤兮子子孫孫念而守之其無斁

已畦集卷之十六目錄

墓誌銘

孝廉徐侯齋先生墓誌銘

太學項君暨配張孺人合葬墓誌銘

文學姚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誌銘

牆東居士生墳誌銘

文學鍾子廣漢墓誌銘

永定講寺微密詮法師塔誌銘

鄧尉聖恩仁叟震禪師塔誌銘

已畦集

卷十六目錄

二弄草堂

已畦集卷之十六

吳江葉燮 星期

孝廉徐侯齋先生墓誌銘

康熙歲甲戌九月有明孝廉徐侯齋先生以疾卒於天平之山舍閭郡之人咸驚相告曰噫侯齋先生死矣四方之士無論與先生識不識其知有侯齋先生者亦無不驚且疑曰侯齋先生信死乎其傳者妄耶信死矣後死者其孰與於斯矣歛歟太息至有泣下者先生窮而在下不求舉世有一人知而舉世人知而景之者如此則何也蓋先生一生以身繫名教者五十年謂士行之不古始於不知有其親而因不知有其身夫士貴有志志卑則降志降則身必辱身辱矣有不辱其親者乎猶得爲名教中人乎先生於舉世頹流之日毅然以世道人心之責隻身肩之不敢辭志以屈而伸身以晦而榮以視碌碌降且辱者其相去何如矣故舉世血氣心知之倫凡有親而有親所生之身者於先生之沒也不覺慨然失悄然悲等於泰山梁木之崩折也不亦宜乎先生姓徐氏諱枋字昭發別號侯齋蘇之吳縣人也考諱沂明戊辰進士官宮

已畦集

卷十六

徐侯齋墓誌銘一

二弄草堂

詹學士諡文靖先生幼有異質諸先達賢者見之咸曰不凡崇禎壬午舉於鄉年纔二十一先生以名貴公子才名甚盛早歲授科名人望之如神仙慮無有不自炫者先生處之闇然絕驕矜去鄙吝謂人生所重不在此志所端向已默定於中乙酉鼎革文靖公死之時文靖通家居先生誓從死文靖謂先生曰我死不可不死也自靖自獻不死即不忠爾死非不可不死也不死非不孝我死君固也爾死親使爾有子又將爲親死則子孫遞死無噍類有是乎爾不死守身繼志所以成孝兼作忠

已畦集

卷十六

徐侯齊墓誌銘三

二茅草堂

也手揮先生曰去先生號泣殮公畢徒跣以道裹足荒山中以死志未遂於是形存而志等於死生平戚友俱絕操作勤苦非力不食營文靖公葬故人某贈賻三百金却不受歲祁寒一女三歲衣不完致寒疾十年不差兒年十二飢不得食病不得藥以隕先生歎曰人情孰不愛兒女喪行以殉兒女不敢以彼易此先生既不一見當世士當世士大夫及官於吳者欲一見先生不可得川湖大帥蔡聞先生名不敢以金餽而致以名藥值千金因馮生羽以道意先生謝不受遺書馮生略曰黃年

二十四守先公沒世之言長往避世今已五十一歲矣親知故舊都謝往還絕問遺顧敢與當世之公侯將相通交際耶且當世之公侯將相亦焉用此衰憊之廢民爲也幸爲我善辭以安我素拜賜多矣巡撫都御史睢陽湯公重先生屏徒從微服至先生門則先生已避之秦餘山惟畱一老蒼頭宿門外叩門門不啓不得入湯公喟然曰賢者不可測如是徘徊久之而去自是四方益重先生終不得見庚午四月先生子文止卒得遺腹孫悲悼憂勞遂致疾疾少開時時事筆墨以餬口疾益困

已畦集

卷十六

徐侯齊墓誌銘三

二茅草堂

遂不起招其友楊震伯至時遺腹孫甫五歲先生命出拜謂震伯曰此亡兒文止所遺藐孤也兒向辱先生教不幸早卒今余且死念非先生無可託藐孤者以此累先生言已越五日而卒年七十三先生美風度喜談笑善屬文書畫尤稱絕有購得片紙者以爲寶例不書款此志也所著侯齋集數十萬言嗟夫世之人皆能言先生之高節矣然使先生從文靖公死於五十年之前則父子同盡固烈而繼志述事之義缺焉於經事知宜權事知變猶未盡善昔人有死易立孤難我爲其易君爲其

難之言惟先生父子死於五十年之前後文靖之死也殺身成仁於一朝先生之死也守身善道以沒齒竊以先生後死爲尤難而經權一無餘憾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嗚呼至矣於某年月日故人某某等共襄先生之葬於某縣某畝某圩之阡銘曰

乾之初九確不拔節之上六貞苦節惟確能貞甘且吉兩世忠孝用作極聞先生之風者懦夫主

已畦集

卷十六

徐侯齋墓誌銘四

二弄草堂

太學項君暨配張孺人合葬墓誌銘

有明勳望德業大臣浙以西稱首者爲太保尚書項襄毅公公諱忠嘉興人茂陵朝以平陝寇勳位上公蔭其後人有弟諱質字素臣兄既極人臣寵乃退不求仕進以孝友克家用德被諸里至曾孫諱元汴世所稱墨林先生也墨林公家藉鍾鼎績學多聞博古無所不通世祿所被奔走薄海以內凡法書圖畫彝鼎逮數千年山顛水厓陵墓物奉其題識區別爲著蔡片紙點墨同拱屏墨林公生六子其季諱德達字泰望太學生即君之考也君

已畦集

卷十六

太學項君墓誌銘一

二弄草堂

諱徽謨字爾休自素臣公以下累世衣租食稅之澤甲里中諸少長競爲豪君少孤以醇謹爾雅特著嘗曰自我襄毅公起家嗣後科名甲第蟬絲櫛比焜耀百餘年子若孫所不足者非位與財也惟德不媿前人爲無負且我高曾若伯叔諸羣從皆勲在王室祿在公賦後人即不能繼施於有政獨不可見諸有家乎故君於事親刑妻孥友昆弟無一不可爲家法以爲世法性澹泊不樂營競義與命自安愛山水過佳泉石畱連忘日暮居平不肩屑里中汛掃一室焚香獨坐時援筆寫山水

竹石以寄意人咸稱其能繼述墨林公中歲即葛
中野服研尋釋氏言益遠世趨君厚以居心謙以
接物終其身與世無競見義必赴不以力爲辭嘗
遊嶺南有馮姓者仕彼中一命官歿於任無子遺
其妻及孤女二人不能歸知君來且還請於君得
附舟歸願奉長女執箕帚以報君誓辭其女護其
存歿數千里各舟同行抵家辭去之不言德初君
承祖父所貽饒於財壯歲值明末里役賦甲之擾
家益落念嫡母鍾孺人春秋高預拮据市百金良
材爲後計不以告嫡出昆季也丙戌鼎革鍾卒值
已哇集

卷十六 大學項君墓誌銘三

二弄草堂

兵燹之餘倉猝甚昆弟皆莫措得君所儲材以禮
殮及葬亦如之君遇事不言而躬行不求人知至
老益恭不勸此其略也娶張氏郡甲族進士給諫
冲泉公孫女進士憲副公諱晉徵妹克相君以道
承順舅姑諸姑娣如咸謝爲弗如閨門雍睦賢者
媿之不及者化之肅如也君喜遊或數千里或竟
歲孺人教其子奎篝燈力作以課之俾勉學業崇
志行君未嘗教子而子卒成教爲賢者孺人力也
君生於明萬曆乙巳卒於康熙丙寅年八十二孺
人生於明萬曆丙午卒於康熙辛未年八十六子

一奎讀書績學不遇隱居以老娶成氏以壬申年
九月二十一日合葬於秀水零西里之新阡銘曰
惟作以功述以德達以兼善隱何弗聞君全行咸
愛日天之報之其在斯壤之吉

已哇集

卷十六 大學項君墓誌銘三

二弄草堂

文學姚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誌銘

文學姚君楚蘭諱采浙之秀水人其先得姓爲虞帝之後歷漢唐宋元爲時聞人散處四方而在嘉郡者爲望族君十世祖廷玉公卜居百花庄高祖龍溪公教子孫以耕讀爲善世隱居不仕至君之考聖水公諱奕慶負俠氣輕財好施重然諾以隱德自晦推重鄉里楚蘭君生有夙慧讀書數行下成童即以能文名嘗自念家世以封殖資生起家衣食稱素封子彼世之逐逐營營求進身倖華隲者心竊恥之然不可不求其本盡其業以聽諸

已畦集

卷十六

姚文學墓誌銘二

二弄草堂

天矣乃蚤夜矻矻誦讀自奮即旦暮百年一日也益修門內行慎交游坐無匪人門無雜賓不求人知所業益就人咸目爲莊莊乎君子也以苦刻志慮勞瘁而卒年僅三十四君家世鄉居時郡城有同姓者宗族各位炫里中僉謂與君家必一本蓋稽諸譜以聯宗誼亦近今俗所尚也君遜謝之人咸以爲難君娶王氏文學潛夫君女年十七歸楚蘭君姑先亡事翁至孝并以孝相楚蘭君治生產能持大體女紅以身率先無間寒暑楚蘭君卒王孺人年未三十長子八歲次子五歲孺人欲死之

翁勉以當圖其大者遠者死何益無庸乃止孺人上養翁下撫孤而教之荼苦暄涼人不能知口不能言惟撫心自病而已酉戌鼎革鄉間盜起無寧歲故宅不可居孺人攜家僑寓城郭復罹兵燹更遭翁喪備歷艱難孺人拮据治喪咸盡禮家內外政一身肩之心勞力瘁得痼疾然強起以畢二子婚娶謂二子曰而父之歿也我即欲死而祖勸我圖其大者遠者故不即死今而輩已成立我死初志也今其時矣更有大者遠者而自圖之矣言已遂絕藥而卒年四十五二子長仝字質菴次貴字

已畦集

卷十六

姚文學墓誌銘二

二弄草堂

石書俱文學仝娶萬氏黃娶沈氏繼黃氏君生於明萬曆辛亥歿於崇禎甲申孺人生於明萬曆癸丑歿於順治丁酉合葬於秀水林六都爲字坪之阡銘曰

德以肇之學以修之胡爲而止於斯才以彰之聞以永之命止於斯而名不止於斯外以克之內以相之子若孫其繩之不可謂非天之厚於斯吁嗟休乎惟德配之大家爲女師

牆東居士生壙誌銘

居士姓項氏名奎字東井浙之秀水人項故鼎族
八世一品居士曾大父墨林公以博物善鑒為海
內君宗傳至居士家貧甚力貧以事父母父母年
皆逾耆耄居士力貧以喪以葬咸無憾年七十言
父母必流涕蓋終身慕云居士不好名愛讀書工
詩精繪事世所逐逐為名高具居士無弗優意泊
如也終日一榻一几戶外不知有居士居士亦不
知有戶外晚歲自稱為牆東人亦稱牆東居士其
言曰古人有避世牆東王君公者王君公以牆東
已畦集 卷一六 牆東居士生壙誌銘一 二茅菴堂

為避世子則以牆東為入世夫牆之義有二一以
蔽為義一以界為義舉世有不可見聞者有不忍
見聞者自有此蔽則無自入我耳目矣舉世滔滔
東流日下自有此界而流有所限矣且此牆之西
不知幾千萬里而莫得所止也此牆之東不百里
即東海之濱昔伯夷之所居也我之牆以內者也
海上有逐臭之夫時或踰牆而入焉我揮之牆以
西廣漠之野而已矣夫面牆為聖人所非然不曰
見堯於牆又不曰循牆而走為作聖之基牆亦何
負我之有安用避世以為高哉居士嘗謂余曰君

知我者我物化後君當為我作壙誌銘雖然安知
君之待我耶又安知我之待君耶是不可知其及
我之生而誌之銘之為善余不敢辭乃誌而銘之
銘曰

壙何所在在天地間人何所傳以不傳傳曰予攸
好在牆之東有所不好牆西無窮負此牆於斯世
今朝攀桂而夕飲冰此牆頽而沒世今漠然徒見
山高而水清

已畦集

卷一六

牆東居士生壙誌銘二

二茅菴堂

文學鍾子廣漢墓誌銘

鍾生淵映字廣漢嘉興人曾祖諱庚陽明隆慶戊辰進士鎮江知府祖諱明麟考諱歟立績學端方以明經隱居老廣漢生有雋才成童即善爲詩每篇出人爭相傳誦爲諸生一不得志於有司即攜其所著以遊京師年僅二十餘也居期年益發憤於學忘寢食竟嘔血卒於旅次其友人簡其遺稿數卷先刻其詩以傳名信志堂集同里曹侍郎秋嶽先生序之曰廣漢生甲族有令姿績學研思不舍晝夜以戶牖困人乃負書策遊京師將大已畦集

卷十六

鍾廣漢墓誌銘一

二弄草堂

擴見聞追古作者而遽發病卒其友人簡其笥得詩稿數卷爲刻以傳以廣漢才天假之年高翔而疾驅追古人無難者乃生不得志以沒僅傳其詩又缺十之三四此不獨爲廣漢傷真我黨之不幸也廣漢之詩矯厲自喜英采畢露又將旁撝佚乘爲五代史註其志何如者余困躓於時無所樹立惟好爲文章求免舛陋之誚思古人不見見廣漢而喜今復失之此余所重爲不幸也人嘗謂才者造物所靳故才未必皆顯且有永年求其故而茫然手其遺編潛然出涕而已觀侍郎之文可以

知廣漢矣廣漢卒年二十有九娶盛氏進士諱民譽女無子以弟澤時之長子機爲嗣機有才博學能文克竟其父志者以某年月日葬某某之阡銘曰
爾才何豐孰予之爾命何嗚孰奪之累然蒼黝然碧其爾沒世唱詩之宅

已畦集

卷十六

鍾廣漢墓誌銘二

二弄草堂

古永定講寺微密詮法師塔誌銘

蕭梁天監中吳郡太守顧彥先家於官捨宅爲寺
名曰永定講寺邇陳隋唐宋元明寺與廢不一至
本朝初年有微密詮法師奮乎百世之下特起而
新永定法席以仍爲初千餘年古刹一旦重新四
方縉素歎爲希有師傳法者十有二人最後弟子
省已昱昱之弟子弘方德相繼住持德公與余訂
方外交以其祖詮法師塔尚未有銘謂余曰公其
爲我銘之按賢首宗二十五世正傳法師諱真詮
號微密湖廣孝感人父母強之娶不可立志出世
已哇集 卷十六 微密師塔誌銘一 二茅並堂

投大觀山金臺寺虛中慶和尚披薙受具足戒於
天祐大師五夏閱全藏竟遠徧參諸方懸山紫柏
諸尊宿一見目爲法器後得法於金陵天界碧空
法師碧公爲雪浪大師門人得賢首正法眼師親
承之下開一悟百機辨不窮如洪鐘應扣無不快
足賢首面目咸歎重開旋主金陵鷲峰法席闡發
如來藏義隨機肖物四方嚮風雲集膺至爲敎宗
第一叢林順治初年蘇郡李御史模常熟錢宗伯
謙益首倡迎師初復永定講席起瓦礫荆榛爲金
繩帝網鈴鐸風幡無不燦炳皆師以不思議功德

開無量法門者矣師開法始金陵終蘇郡應道場
十二處登座說法二十餘處世壽五十一道臘三
十人但知師爲永定中興之主而實賢首中興繼
序之文孫也傳法者惟上生隱慧開朗合璞珠三
人繼席永定餘皆開化他方康熙三年昱公奉師
全身建塔於鄧尉山妙高峰麓銘曰

禪分五葉教衍三宗曰台曰相賢首惟崇我詮
師法中之雄百川歸海脉絡會同誕興廢緒再締
花宮龍象成行波旬潛蹤縉素稽首旭日始曛半
嶽摧峰中河墜月猊座忽遷獅子吼歇永固乃藏
已哇集 卷十六 微密師塔誌銘二 二茅並堂

百千億劫再世嗣徽燈燈發蒸蒸孝思百世永
揭

鄧尉聖恩仁叟震禪師塔誌銘

予山居杜門辛未之夏有過草堂相訪者爲鄧尉聖恩新坐道場仁叟和尚余欽其人其道久矣驚喜而迎請曰和尚爲當今濟宗第一人僕向往有素但晦迹荒野凡縑素俱不敢爲無因之交和尚新主法席僕密邇山陬啓不列名入院不展賀和尚惠然枉法幢何也師曰山僧與郡紳士槩不深交惟范太史秋濤交二十餘年矣言愷越爲今之可與深言者神交久固願見也僕因言佛法盛衰世有升降至今日亦孔危矣亦孔亟矣非吾師大已哇集

卷一六 仁叟禪師塔誌銘一

二弄草堂

振宗綱何以爲頽波之柱當力以斯事爲己任鍛鍊人才龍拏象攫得人不務多不負選佛二字斯得矣吾師以爲何如和尚曰山僧亦思之審矣此事不外世出世法當今之時欲擔荷佛法門頭者用世間法則擔荷門頭不能擔荷佛法用出世間法則擔荷佛法不能擔荷門頭所稱末法正在此時佛法與門頭能離而不能合可歎也山僧此來住鄧尉一席地即儒家所稱往役義也不過視如傳舍如蓬廬山僧不任過亦不任功如是而已師住聖恩三年一日喟然曰魔外交錯道不行矣即

拂袖歸天台華頂峰下明年師患寒疾法嗣某等迎師還吳就醫藥半歲示寂於支硎之來鶴菴師常州無錫縣單氏子父元佑家世好善師降生之夕母范氏夢一僧長眉皓髮自稱道宗至家覺即產焉五歲讀書能問字義年十五斷食肉志出家年十七父母送往里中福城院出家年十八薙髮受穹窿曇和尚沙彌戒請法名忽疾雷大震曇曰他日吾宗到汝當震動天下也即命名寂震從此參究往見靈隱禮和尚受具戒結夏經行至中夜憊極自念云且放下話頭纔上蒲團便入定竟不

已哇集

卷十六 仁叟禪師塔誌銘二

二弄草堂

知有身心世界忽有省至冬期二七後入山挑柴忽得真疑現前往返三十里如食頃如是五晝夜至第六日猛然會得下落處自後徧參諸方往鄧尉參剖石鉞和尚久之受剖公付囑住天台寶華院於華頂結茅堂止焉益纂輯諸書歷住蘇郡師林無錫保安堯峰興福時當絕糧日食柏葉數十片棗數枚三年仍上華頂郡守鮑公請易華頂茅堂以瓦師曰吾意不欲勞人且無失草廬名乃止時范太史以書來迎葺治天平白雲廢寺以居師旋住鄧尉祖庭凡四年退院儲米常住五百餘石

而行仍上華頂是年六十有五吳門道俗念華頂
 苦寒請師攜瓢支硯之來鶴菴康熙丁丑六月廿
 六日示微疾七月初三日索筆書辭世偈并封龕
 舉火偈畢沐浴更衣向西坐問何時矣侍者云纔
 午師云時至矣遂逝世壽六十七法臘四十九七
 月十九日錫邑縉素五百餘衆迎龕至天池山大
 楸精舍茶毘師自康熙元年開法凡七坐道場嗣
 法受記者一十九人七會語錄并雜著共計一百
 六十餘卷師儀範嚴肅氣度高峻性孤介絕俗岸
 然迥出凡縉素不肯稍與作緣惟此一大事不容
 已畦集

卷十六

仁叟禪師塔銘三

二奔草堂

稍有假借惟以紹明祖祖相傳之意爲亟辨源流
 溯繼述作燈史諸編以天童三峰兩尊宿於玄要
 一案本自水乳庸俗不識竝有誣詆師謂此何等
 事容有幾微之疑似乎特著獻徵錄自得兩祖真
 傳兩兩相提細微洞悉契兩祖之心豁百代兒孫
 之惑師於宗旨直透一著外時時深研教典以證
 密修徹鉅細融本末無大不包無微不入示寂之
 日遠近聞之咸曰一株大樹萎矣誰復能有蔭蓋
 天下者乎嗣法門人存谷存夫

等以某年月日奉師骨歸葬鄧尉祖庭之旁銘

曰

五葉之識首推濟宗歷祖肇造誕啓天童惟密老
 人大開門庭中興隆祖吼其德音於赫藏公鑪錘
 佛祖三峰法雲徧於六宇一一龍象上更無上師
 實文孫誰克堪兩大言垂則其聲有鐙光長寂矣
 尚開後盲祖庭轟然鄧山之陽巍巍中天惟師之
 藏

一圭集

卷一

仁叟禪師塔銘四

二奔草堂

已畦集卷之十七目錄

墓誌銘

從嫂吳孺人墓誌銘

鍾母朱太孺人墓誌銘

許母程孺人墓誌銘

張節婦俞氏墓誌銘

女姜壙銘

已畦集

卷十七

目錄一

二弄草堂

從兄伯英文學嫂氏吳孺人墓誌銘

康熙二十六年都御史湯公奉

命來撫江南維公以德禮先民凡屬之若孝若節若義可風世型俗者命有司採訪及隱勘實與例符者俾達以上聞於是吾嫂氏吳孺人以例題請得

允建坊於閭孺人之孫暉爰庀材鳩工集事以朝典揚先燉坊成觀者咸太息戴白之叟有泣下者暉拜手請於余曰維我祖妣卒有二十年矣卒一年卽葬吳縣之某園其鄉而墓石猶懸未有辭

已畦集

卷十七

吳孺人墓誌銘一

二弄草堂

今

朝命光九泉其可無銘惟叔祖有以惠不朽幸甚敢請維吳爲吳江甲族自始祖孝子諱某起家子諱某刑部尚書孫諱某刑部侍郎贈尚書贈尚書之曾孫諱渙明萬曆丙辰進士陝西道監察御史孺人之父也孺人歸吾從兄文學僅七月文學卒無子文學兄伯瑜子應嗣時伯瑜尚未娶越二年伯瑜生子舒初繼文學文學自祖父貽中人產卒後有家難孤寡不能支產費且盡孺人始來歸舅若姑之柩在堂繼以文學喪未葬者三舒初在襁

祿孺人曰吾責也乃粥餘產并簪珥賣一婢得裏
事宗戚內外咸稱孺人孝而才以爲難孺人益刻
苦操作治生計久之悉復文學產且倍之舒初成
立補弟子員能文有名得交當世賢大夫士皆孺
人數之力又能有以佐之也孺人性嚴介諸姑錢
以千金裝寄錢無子且死無有知者孺人召諸舅
昆弟歸之無寸銖沒苦節四十年生明萬曆庚子
卒康熙壬寅享年六十有三嗣男一舒初孫暉銘
曰

於嗟孺人產於名族溫溫淑恭宜爾于穀百兩未
已哇集

卷十七

吳孺人墓誌銘

二茅菴堂

暮遽折其輻有輶在楹無遺在腹以槩爲脩以冰
充沐幸續穀似用鑽前服廬安食甘轉寒漸燠三
分甲子二分茶酷赫赫

王章表茲幽伏僉曰允哉閭里騰昱緬余家乘幸
汗天祿式茲後奕不誠而肅幽壤旣安繩祥永卜
高山景之節以肇福

鍾母朱太孺人墓誌銘

余少時授講習於石門鍾子靜遠之居靜遠始適
成童在外塾而家政有所稟受事事法則井然小
犬僮僕無情事其待先生忠且敬飲食必腆以潔
寒暑服具鑪扇必豫以周賓客至肅以將之不使
有一毫缺漏終歲不聞閭內有聲余乃知靜遠母
朱太孺人董家政之能且賢其所以待師與友之
忠且敬者蓋汲望其子之業成而冀師與友之得
盡其教也余別去數年太孺人卒往弔則靜遠已
爲名諸生聲藉甚余益深歎太孺人之能教其子

已哇集

卷十七

朱太孺人墓誌銘

二茅菴堂

若是靜遠旋舉太孺人之喪合葬於考太學君之
兆越十餘年靜遠以明經令河南之陳畱千里走
書於余曰昔定母之葬也墓石尚未有辭惟定母
之生存先生亦既悉之矣雖然吾母有隱德世未
之知卽宗黨戚屬亦未盡知之敢據實以狀請惟
先生有以誌諸墓死不朽太孺人朱氏世居桐鄉
皂林鎮祖某耆德授冠帶父某淳厚古道稱長者
太孺人歸於鍾鍾爲太學生靜遠考也生三子不
育太學君曠達爲四方遊年且五十益不爲嗣續
計太孺人憂懼所以導太學君娶娶生子者百端

而太學君顧置之然以太孺人力卒娶妾嚴氏生子定卽靜遠也靜遠生四歲太學君卒太孺人視嚴如手足靜遠九歲嚴亦卒太孺人哭之慟所以鞠育靜遠者過於所生嚴太孺人姊適嘉興顧無子繼其內兄弟之子以爲顧後當太孺人未有子姊每勸太孺人亦令如所爲太孺人曰異姓不可以爲嗣吾家兩房皆無後卽終無子亦當繼本支以承宗祧奈何以異姓干禮犯義爲太孺人之正誼秉道如此是皆人所不及知者太孺人年七十卒葬於禦兒西鄉二馬邨子一定庶嚴出由明經已畦集

卷十七

朱太孺人墓誌銘二

二子直堂

今爲陳畱縣知縣女一太孺人出適諭德徐嘉炎孫七人某某銘曰

嫺于內則不媿爲婦勤以教子不媿爲母德隱而章義慈而方百世以永太君之藏

許母程孺人墓誌銘

程氏系出周程伯休父後休父見於雅詩數十傳至東晉諱元諱假節守新安當受代民請畱不得去遂家焉程之在新安自公始新安公十三世孫諱靈洗當梁陳時以功封善應王諡忠壯追諡元譚爲忠佑公其後支派繁衍河南兩先生實自新安遷洛南北分支所自始南支分派數十不可殫述有漢所公諱雲翺孺人考也漢所公以上世其家學漢所公所以教家者尤一於禮嘗舉先世道學以迪後人且曰成周之化本於二南二南之化已畦集

卷十七

程孺人墓誌銘一

二子直堂

本於關雎周家王業所本風之首宜著締造配天之業而顧首關雎言夫婦本諸后妃之德乃知業成於外而教本於內齊家之道以修內政爲亟矣孺人之爲女也所熟聞於家者蓋數數也年十六歸於許自結縭廟見起居堂上問諸姑伯叔姊姒動容周旋凡在位親長及儕輩咸驚相告語新婦何能嫺於禮中節若此羣歎爲大儒之源遠而流澤長也許君良如藉祖父業少稱素封遭時多故家益落如寒士久寓禾遂家焉許君母孺人早卽世太翁高年在堂許君時有不懌色孺人謂許君

曰君何念之深也可以言矣許君曰我新安俗類不家食牽車服賈事四方所以爲業也今我又無弟安能弄堂上之老人以遠競刀錐之末乎若不爾一盞菽水將恐不繼進退不可我用戚於懷耳孺人曰嘻君何見之隘也自我爲而家婦竊見饔飧溫清有不能分君子之先意承志者時抱愧於中且將勸君以四方之志即不才獨不能爲君子肩內顧憂乎許君曰子能如是我復何憂許君於是沂江淮泛湖湘踰嶺南足跡半天下或踰年不歸孺人在家上事高年舅下教諸子儉以律身豐

已畦集

卷十七

程孺人墓誌銘二

二弄草堂

以事親延師傅拮据有無力瘁而爲其難蓋三十年一日矣晚年見諸子頭角崢嶸然皆爲國器諸孫趨走於前喜見顏色竟以一生心力勤勞晚得眩疾不起卒年六十有五許君失賢內助諸子失慈母兼良師宗黨失內則儀表真可爲有家者永悼也子三科字文升太學生娶汪氏穗字岐升康熙丁卯選拔貢娶洪氏積字德升府庠生娶程氏孫十人女一字金之澠監生曾孫三生明天啓己巳十一月卒康熙癸酉十一月以明年甲戌九月九日葬於秀水縣思二都鉗劍字圩之原銘曰

維程之系發源成周世昌哲人維公維侯篤生大儒接統洙泗如日中天傳心勿墜徽音世及肇啓女宗克振克繩曰淑曰恭珩璜璵璣世範作則大家允師永奠爾室我我高山百世無忒

已畦集

卷十七

程孺人墓誌銘三

二弄草堂

張節婦俞氏墓誌銘

國家以節義厚天下風俗故婦人夫亡以節著者其年合於格有司得以上聞奉敕建坊以旌例也康熙二十四年有

旨凡婦人夫亡而婦人自裁以徇或年不及格而死者雖節有司不得上聞餘如例蓋以自裁者或傷父母心并年不及格而死者或反無以勸此誠以仁孝治天下之盛心也乃今海鹽縣節婦俞氏未嫁卽守志歸夫家奇節苦貞篤行堅操出人意表歸夫家十年而卒督撫方欲上聞以新例未合已畦集

卷十七 張節婦墓誌銘一

二牙莖堂

格乃已聞者傷之氏之舅氏部主事皞亭張君以狀示余且曰不能得國典可得家乘卽可得千秋惟君有辭其永賴矣按俞氏海寧人祖某父宣琅乙未進士官某氏幼字於張子某張子王父諱惟赤乙未進士工科都給事中父諱膳壬子舉人張子年二十未娶卒俞氏念旣已字人矣雖未往卽其家人矣而有二心是二夫也不可乃慟哭衰經往歸於張主政君以納子婦禮受之俞氏盡婦道禮無纖微闕毀容蓬首衣服無寸絲不茹葷甘麤糲終日居一樓凡家及戚吉禮皆不與無笑容無

疾聲惟誦釋氏言非其事不言非其所聞不問如是十年不下樓以卒昔有宋末女子某氏繡法華經流傳失一帙氏繡補之詳健菴徐尚書序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於某年月日葬某處俞氏之奇節如此可銘也銘曰

生也全而生死也全而歸不惟全於節而實全於德不彰於國而作萬世則若斯人者雖不表於時而如日星河漢昭回天地而無極

已畦集

卷十七

張節婦墓誌銘二

二牙莖堂

女姜墳銘

女姜已畦居士幼女側室朱氏出姜生而慧五歲授杜詩秋興八首過口便成誦聲朗然入聽七歲編讀女孝經小學八歲以痘殤生康熙壬戌殤康熙已巳葬草堂之南半里九龍澗傍居士自放棄山中生平知交落落不復見素心人可與晨夕者絕無有山中岑寂終歲覓一語笑不可得姜時時在側能爲諧謔語以解居士憂居士時爲破顏一笑居士偶出門必牽衣以送入門必遠呼阿父以迎而誦其所新讀書居士憐之竟死銘曰

已畦集

卷十七 女姜墳銘一

二茅草堂

我望汝墳汝望吾堂魂兮歸來而聲在耳而目猶揚而依居士之傍

已畦集卷之十八目錄

傳

馮兼山孝廉傳

曹吏部傳

何都諫傳

張處士傳

平湖孫郭過趙傳

董畫人傳

陸大令傳

顧東里傳

已畦集

卷十八

目錄一

二茅草堂

沈靜諱傳

林屋勞山人傳

周太學傳

柏堅傳

已畦集卷之十八

吳江 葉 燮 星期

馮孝廉兼山傳

馮孝廉兼山諱洪業字茂遠別號兼山平湖人也
曾祖諱汝躬工科給事中劾吏部尚書汪鉉降調
有聲明嘉靖朝祖諱敏功河道叅政勤勞卒於官
卹贈太僕少卿父伯禮舉人自太僕以下系無旁
支孝廉君襲祖父遺業家累數萬金歲息亦萬計
家僮三百人孝廉君好義無不爲宗族中表賴以
舉火者恆數十家醫藥濟人歲千餘金萬曆乙卯
已畦集 卷十 馮孝廉兼山傳 二 茅草堂

舉於鄉兩上公車報罷遂不復行築園於城北七
里名耘廬其廣爲畝三百周遭浚池如濠沿濠內
岸樹雜木編爲籬厚一二丈如城於籬內復周遭
浚池如城內濠外濠有板橋跨於籬人往則布橋
度則撤其板籬爲竹門南北各一門設柝客至鳴
柝則內濠舟出以迎蓋至園必絕兩濠渡方得入
其內爲連山複嶺人行其間如在絕谷中植梅三
千築臺其中屋名雪窖植海棠千爲層巖屋名海
棠巢植桂二千爲徑左右折爲桂香徑馴舞鶴三
十餘每於宛樓上擲果空中羣鶴翱翔以赴爭啖

長鳴聲振山谷此其太較也園築於明天啓壬戌

孝廉君優游其中者四十餘年以卒維余祖妣馮
太宜人太僕公女孝廉君嫡姑也余爲兒時從太
宜人往來耘廬歲必再歲乙酉先虞部爲浮屠於
杭臬亭山之僧舍孝廉君以爲念迎先虞部住耘
廬衣食之兩歲先虞部卒於耘廬凡含殮之事纖
悉皆孝廉君力也越兩年余館於孝廉君家攜家
往焉旣余兄弟先後死遺寡孤男女十餘人孤妹
三人長者未十歲幼在襁褓迫飢寒孝廉君計口
而授之食人歲銀四兩米四石合銀米歲計百孝
已畦集 卷十 馮孝廉兼山傳 二 茅草堂

廉君卒乃已可謂難矣孝廉君卒年七十八無子
族中訟無虛日存業不過什四五兩嗣子分有之
孝廉君之風盡矣

論曰世衰道薄周親同於秦越人久矣若孝廉君
好義周急有爲人所不肖爲者可不謂難哉自再
上公車後絕意進取明崇禎朝有言路特薦孝廉
君於朝例應授知州孝廉遜辭謝免優游泉石以
老其亦幸矣孝廉君能詩文注易義二十卷皆失
亡天之與之者可云厚而獨靳其嗣何歟

曹吏部傳

君諱元方字介皇浙海鹽之淳風里人也始祖勳扈
宋高宗南渡官至太尉謚忠靖遂居海鹽至祖嘉
謨明萬曆辛卯舉人羅山知縣稱循吏父履泰天
啓乙丑進士歷官兵部右侍郎以忠義直節著聞
君幼穎異有至性爲兒嬉戲俱有禮法稍長爲文
輒冠其曹一時知名士交推重之崇禎壬午舉人
癸未進士會北都亡金陵建國授常熟知縣時大
學士士英擅國政政亂先是侍郎與士英以事嘗
同繫西曹有舊至是有薦君署職方司事者士英
已畦集 卷十 曹吏部傳 一 壬午草堂
亦藉君名冀往謁附已君訖不往上疏言願遵定
制禱外吏語侵士英士英怒卒與令常熟熟熟爲
吳中煩劇邑最當金陵草創所在兵與民交狃無
寧畧君措兵餉惜民力俱帖然邑稱治金陵敗君
弃官歸先是侍郎獲譴謫戍適歸里君父子以謂
於義不可晏然以居君先變姓名間道入閩至建
寧謁隆武主帥授吏部文選司主事進驗封司郎
中頃之侍郎亦由海道至卽授太常卿進兵部右
侍郎父子俱以忠義激發間關來一時咸傳之當
是時大帥鄭芝龍久以桀寇內附前朝崇其秩號

姑息爲養驕至是益甚志叵測君抗疏自請出視
江上師閱封守欲從外爲重內計得召對加御史
銜賜白金君揮涕以行至浦城則江上潰兵接踵
狼狽下 王師繼至君倉卒行計後圖侍郎從隆
武主趨贛州遇 王師投身崖石下絕復甦昇至
僧舍免頃之侍郎轉輾至浦城父子得相見侍郎
疾甚乃先歸旋卒於家君聞乃亟歸微服挈母夫
人及妻子行寄食旅舍中久之事稍定淳風里故
居已燬於兵卜居硤石却築草堂自號耘菴以老
卒年八十有二初侍郎在崇禎朝以給事中上疏
已畦集 卷十 曹吏部傳 二 壬午草堂
忤太閹王永祚下獄君時爲諸生自家門蒲伏數
千里出入犴狴間內則怡顏以慰親心外則搶頭
呼籲諸在位者晝夜號泣訴冤人咸爲感動侍郎
卒得減論謫戍君之誠有以致之也及甫登仕值
革運流離奔赴吳越閩海間瀕死而不辭蓋君之
於家於國患難交迫子與臣俱能爲其難者如此
卒以獲全天也晚年杜門著書嘯咏泉石三十年
君之志藉是以爲末計矣君之配及子女詳曠志
此不列列其大節之可傳者
贊曰士生晚近之世往往與世俯仰隨所處謀旦

久計斯已矣夫士固有志無論志之能伸與不能伸但隨其力以聽之時與命可矣吏部君當艱難之會舍安而就危却易而爲難觀其志與流俗之所尚者異晚年退而學道蓋有得於中庶幾希聖人之仕止者歟

已畦集

卷二十八

曹吏部傳三

二茅菴堂

何都諫傳

都諫君何氏諱金蘭字相如系出晉無忌後宋南渡時徙居京口之清風橋自九世祖彥澄公以醫名世受知明仁宗官太常寺卿賜御札凡三十六道稱彥澄而不名數傳至都諫君考諱應仕博學有文名 國朝順治八年以明經

廷對第一授推官改授永嘉知縣崇祀永嘉縣名宦都諫君生而穎異甫就塾過目成誦不忘稍長爲文數百言立就年十八補弟子員隨永嘉公之官所永嘉爲浙海陸盡處山連八閩綿亘千里海已畦集 卷十八 何都諫傳一 二茅菴堂

山寇交窟其中 王師進勦當水陸衝介外內表裏腹心地羽書交馳所需如蠅集永嘉公優游以理事集且辦都諫君克勦力也永嘉公解組歸都諫君昏晨定省無弗至益肆力文章聲譽日起已念屢試不第無以慰親心遂出門徧交當世知名士以助學業已酉舉於鄉庚戌成進士

殿試二甲第一大學士益都馮公數賞惜不得列首甲都諫君獨私喜曰吾親春秋高獲歸侍養吾願畢矣遂歸連遭父母喪葬畢投謁授浙桐鄉令桐故巖邑境與太湖接壤羣盜藪其中自逆藩亂

後大盜由太湖出沒縣境白晝入村落縱掠有司
莫誰何君至謂得其主名以計擒其魁伏法餘賊
盡解人咸驚其才而服其智辛酉入浙聞時湯公
斌以名儒爲總裁屬都諫君領房每得卷必諮而
後定榜發慶得人學宮圯倡葺之力署旁建南薰
堂與諸生論文課藝其中原本六經爲實學凡首
拔士先後登

朝踵接也折獄人無遁情爬梳宿蠹勸民敦本業
春夏勸農課蠶身歷封內殆徧嘗賦課蠶詩八章
有云殷勤父老桑間語不是當年蠶食時人爭誦
已畦集 卷十八 何都諫傳二 二茅草堂

之以卓異舉最
賜蟒服行取去邑之日父老子弟皆焚香攜酒醴
送至數百里外舟相屬斑白者詫未經見
御試

太和殿授工科給事中簡主試山西進戶科掌印
給事中每

廷議不隨俯仰建白不避嫌怨如請停各省本色
嚴軍政沙汰重知府陞授酌海關額稅稽各營虛
伍俱得 允同列言官受

上知惟都諫君最人謂君聲望日益隆且大用竟

疾卒於 京邸無不惜之君爲吏則廉以恕盜息
而民安校士則公而明程度不爽尺寸居言路則
敢言裨實政若假之以年竟其學大其施當不讓
古人亦可無愧於爲人臣者矣君事親孝與人忠
處親族有恩義於倫尤克盡乃橫逆來自同氣君
素無疾忽憤發遽塞不移時卒其爲人倫之不幸
矣乎君少工詩古文辭有集行世子五人兩滿恭
康叅咸力學自奮稱善繼述云

論曰余與都諫君忝爲同年生然交好實在先不
自同年始也余座主爲今丹徒相國故時時至丹
已畦集 卷十八 何都諫傳三 二茅草堂

徒至則必與君欵曲見君肆應才深沈有智而氣
局闊大知其巖廊偉器不獨爲我同好生光且將
衣被宇內惜乎不及中壽不大展其用可勝悼哉
至其人

告諸疏愷切彰明可以裨世可以傳世另集梓行
故傳中不具錄云

張處士傳

處士姓張氏諱孝思字則之江南丹徒人也曾祖諱柏贈光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祖諱觀宸文學父諱幾明經處士幼有高世志十八補弟子員志不屑也即罷去慕陶元亮倪雲林之爲人自言生平有三癖潔癖茶癖法書名畫癖其潔癖不獨服處飲食事物不使有點塵微滓遇市井俗子逐臭夫畏遠之不啻穢帶蜂蠆或其人稍同片晷輒作數日惡視人之蓄鱗甲含機械皆與於不潔之甚去之惟恐不速故喜獨坐簡交遊屏翳雜嘗咏杜已畦集

卷一八

張處士傳一

二奇草堂

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自全其潔并自全其懶故又自號曰懶逸茶癖者謂天地間物無不隨時隨境隨俗而有變遷茶何獨不然陸羽茶經有古所宜而今未必宜有今然而古未必然茶亦有世輕世重焉其嗜茶也出入陸氏之經酌古準今定其不刊之宜神明變化得乎口而運乎心矣善別水性處士他往必以已品定之水自隨能入其室而嘗其茶者必佳士也其法書名畫癖上下古今差其品第辨其真贋若燭照計數毫髮不爽家所藏甚富聞某處古人真蹟或碑版搨印遠百里

或數百里千里必欲得見之都自忘其懶奮勇以赴得其真輒畱連忘寢食不能去處士書法甚工願學者晉晉以後似不屑人得其片紙隻字同拱鮮畫蘭竹得趙氏筆意不輕作故世傳者不多處士時時吟詩獨喜陶餘亦間涉略總寫其自得之趣不似世之競唐獵宋種種畦畛蹊徑也重然諾輕長物親知以急告傾囊弗顧也祖父故雄於貴處士弱冠時亟請於父出數千金買義田十餘頃效范文正義莊故事以贍宗族性不喜濫交遇知己同好則流連欵曲必盡致卒年六十子四其次已畦集

卷一八

張處士傳二

二奇草堂

愈字禹邨善讀書工書畫名重於世濟美焉論曰子與處士交生平未嘗見其疾言遽色與人言娓娓引人於勝人謂處士似晉人夫西晉諸子崇尚虛無其中不淨王衍輩佞人而不知義者無論矣東晉劉真長許玄度輩間有可取庶或似之然無處士之雅量何足以擬哉處士慕元亮雲林之爲人庶幾得之陶可無遺憾若倪者其量狹隘未足以高世而處士遠矣

平湖孫郭過趙傳

余於順治辛卯假館於平湖馮氏因攜家往辛丑復歸分湖舊居平湖十年所與交者年或長幼於余不等皆讀書大雅之士尤投分者為孫子元襄郭子臯旭趙子天來過子吉雲四君皆氣誼中人也余在平湖卽哭元襄之喪歸後往哭天來吉雲之喪至康熙庚午哭臯旭之喪於蘇郡城元襄臯旭長於余天來吉雲少於余三十年間俱化為異物而余蒼然白首尚在人世可回想耶作曰子傳以紀其梗槩時康熙壬巳畦集卷十八 孫郭過趙傳一 二茅草堂

申春暮也

孫明經元襄名之琮杭之仁和人平湖孝廉馮兼山之甥依舅氏移家平湖為平湖人祖某父某皆績學不遇元襄為人磊落慷慨有氣節明季拔明經謝不欲出讀書無一日撤談古今事皆有原委作詩不唐不宋適意而已四十年前詩家尚盛唐元襄獨好陸放翁詩此時詩家風氣尚未宗劔南元襄自出真好非今日之隨聲附和比也嘗披襟高吟行於市中誦放翁小樓一夜聽春雨淡巷明朝買杏花之句聲震闔閭行者屬目皆以為怪物

性厭齷齪瑣屑輩或有在坐元襄必違而去之常曰人貴相知拘形骸便非吾輩客來屑屑賓主寒暄元襄則俛首不顧晚年貧益甚身賣藥市中傍若無人偶往杭遂卒於杭歸葬平湖北門外有詩文若干首子眉光諸生有才名能繼父業

郭明經臯旭名襄圖父諱紹儀明天啓乙丑進士監察御史臯旭能文好交遊性惆悵豪俠年十三四卽與江浙諸名士為文章意氣交千里內聲氣立應御史貽產萬金諸名士往還飲食無虛日歌舞絲竹六博倡優時時徵逐夜常繼日以為樂人

已畦集

卷十八

孫郭過趙傳二

二茅草堂

張緩急亦不以偶乏辭產亦稍稍落乙酉冬忽泛舟於海由越泛閩暮年歸一日殺其仇於市吏捕急為浮屠潛吳之山中久之赦得出臯旭於明季為明經遂至是弄浮屠復為明經家業蕩盡無餘福遊燕齊楚粵鬱鬱不得志晚年僑居蘇郡城中嘗過余草堂窮交四十年白首對談往事如夢而臯旭志慮亦少衰矣竟卒於蘇城無子以女之子外孫鍾健為嗣有詩若干首

通文學吉雲名澤高大父諱廷訓明萬曆甲辰進士官至應天府丞父銘孟諸生吉雲幼孤性至孝

爲人寬厚好義生平無疾言遽色家累千金十年之間以好義立盡不免飢寒讀書刻苦自勵其學默成於內未嘗幾微自謙與人交必誠信踐然諾不失晷刻古之篤實君子也遊嶺南再歲歸益不得志竟以窮死年四十

趙文學天來名泖祖諱維寰明萬曆庚子解元父諱韓諸生父子皆有文章盛名世稱爲無聲退之兩先生也天來世其家學才藻橫發不可一世其爲詩於六朝唐宋無所不貫能折衷而取裁之一句一字苦吟以求其是至忘寢食性落落不與人已畦集

卷十八

孫郭道傳三

二茅草堂

合非其好終日無一言遇同儕卽議論蜂起然議論時有迂僻人笑之則愈自是銳進取輒躐於塲屋發憤嘔血卒年三十有六論曰士風不振行已有恥已不易見求其文行相當免於驕吝斯亦可矣此四君者其尚有古人之風哉孫君之高致邁俗郭君之磊落諧世過君之質有其文趙君之華副其實皆能無媿於己而善與人交久而益信咸不得一遇鬱鬱以死沒世無有知之者余故一一表而著之以見如四君之所就而不傳者可勝歎哉

董畫人傳

董升字畫人上世居海寧爲望族高祖某婚於嘉善就家焉爲嘉善人曾祖考三世俱儒生董君幼有大志性倜儻任氣節常慕陳同甫之爲人爲諸生意殊不屑屑也明季天下多故董君喜談天下事輒目張髯奮語久不少懈有或人不知董君者在坐竊問人曰董君受何人不平事而顧爲作色語乃爾耶坐客無不大笑董君才甚敏爲文頃刻數千言洋洋皆當事理所文皆四方名士如蘇郡楊維斗丹徒錢開少貴池吳次尾以意氣相得也

已畦集

卷十八

董畫人傳

二茅草堂

家極貧郡邑長令重其人與文一歲所贈有至千金者輒散之昆季朋友立盡或勸之少畱時不繼董君笑謝之曰使我早聞若言爲富田舍翁久矣以五經分授邑後進多有成業者醉後嘗大言曰人恨無死所耳此外更何慮聞者皆以爲狂酉戌間一旦弃家浮舟而去不知所之或曰死矣或曰爲浮屠云所著有十三經疏義古樂府共若干卷其子容藏於家

論曰余童子時卽識董先生先生年未四十其意氣之盛自比於陳同甫亦庶幾近之哉惜其不值

時而沉淪與草木同腐可悲也董先生之子名容
字介休能文章少有盛名而坎壈殆又過於乃翁
命也介休幼受業先虞部之門與余誼非泛常者
余悲董先生之事又得之於介休故爲傳以紀之

已畦集

卷十八

董畫人傳二

二李畫堂

陸大令傳

君諱琳字林士號匏湖浙平湖人系出唐宰相陸
宣公贊後有明時諱某始筮仕爲程鄉令至君之
考諱某號芝石以君貴贈文林郎自程鄉公至君
凡九世咸籍名於朝或贈或仕爲顯官君幼有異
質讀書數行下挺然特立不肯與世俯仰爲文章
獨抒己性其操觚與行已及交遊無一事肯猶人
常曰我寧不合時宜與世枘鑿毋隨俗波靡爲楚
三閭詹尹所笑自少發憤從事經世之業希爲編
簡可傳人年迫強仕志悒悒不得遂喟然曰我之
屢奮屢蹶命也尚闔戶作咿唔聲不亦丈夫之恥
乎即出而小就稍稍有建立不猶愈鄉里小兒曹
耶遂籍明經筮仕得令直隸之盧龍人咸以此地
當山海衝迫塞垣車騎旁午兵民雜揉難治爲君
憂君曰不然使我得腹內善地日事簿書錢穀爲
逢迎何異芻豢之待養於人乎此地皆古人樹勳
立業地我一令耳何能爲庶覽其陳迹揣其經營
亦勝讀十年書矣至則戢兵安民鋤強橫蘇困弱
賦入而閭閻晏如也邑爲古孤竹國君每登其壘
憑覽興懷見古今戰場處慨然於成敗興亡之所

已畦集

卷十八

陸大令傳一

二李畫堂

以然且曰自此以北曹瞞征烏丸所由道也時無漢武唐文使奸雄得肆其志乎爲憤然者久之歲餘以事罷去去之日傾邑攀轅遮道如違父母遠近皆以爲百年來未見未聞事也歸里後杜門不與世交遊君生平立言貫串經史身心體其中二氏之學罔不窮究游翔辭賦以及元人詞餘亦切其聲韻曰此亦夫子與人歌善反歌屬和之一端也書法及画俱甚工然亦不屑屑爲也疾革爲詩別親友以卒年六十四子二競烈定烈皆以文章名於時

已畦集

卷十八

陸大令傳二

二弃草堂

論曰余與林士早歲爲通門交見其不苟言笑其有言無不傳誦爲知言古之慥慥篤實君子哉恤乎十不展一爲同好所歎也所著甚富讀其書可以知其人矣

處士顧東里傳

處士顧諱大綱字君常居葑溪東里自號東里子先世居長洲之埭溪曾大父有號在田先生者諱皋明經隱居不仕移家天鵞溪上所稱鵞溪顧氏也孫諱惟邦生處士君處士君幼有大志磊落個儻有古豪士風居恆拊髀曰生不能以七尺軀馳驟中原徒爲牖下守章句何也於是旁游六藝以寄託其志概藝必造精善射能挽強嘗操弧挾矢馳逐郡西諸山一日獲一兔二雉觀者壯之工書法唐宋諸家悉挾其奧興至則作大字徑尺淋漓懷袖俗子求之終不可得也尤嗜弈與客對夜繼日不倦晚好釋氏學手書五大部而處士君之志慮亦少衰矣處士君旣無復求知於時有時涸迹博徒酒人間侶耕釣偕緇素優游以老生平事親孝臨財廉見義則忘其身以爲之卒年六十五子藹吉才名冠吳下與余爲通門交故得處士君之概如此

論曰嘉興曹侍郎秋岳先生嘗有贈處士君詩曰一壑松風不可尋枯菴三百坐來溪箇中甲子渾忘却閑寫柴桑一片心則處士君之所寄可謂浚

已畦集

卷十八

顧東里傳一

二弃草堂

矣觀其雄心銳志既無所售而託之藝事豈所好哉至君之家庭天性見義必爲有過人者豈徒目爲狂士之豪者與

已畦集

卷十八

顧東里傳二

二茅草堂

沈靜語傳

沈斑號靜語浙秀水人也高祖諱玄華嘉靖丙戌進士官大理寺卿曾祖某祖某文學父諱治爲名諸生好學杜門善畫山水摹元人四家得其神理有聲吳越間靜語資性敏捷個儻有志略不肯屑屑俯首舉子業慷慨尚友古人嘗言人生古人千世百世數十世之下欲尚友千世百世數十世以前古人讀其文章攷其德業可得其爲人矣然於古人性情之所寄好尚之所偏微在一事一物一藝於製器尚象筆墨手腕間無不可見古人面目已畦集 卷十八 沈靜語傳一 二茅草堂此夫人之所忽而我能致其心思耳目覺古人無日不與我投契相對於是北走燕趙南泛湘湖訪古證今旁撿曲計所至大夫士咸願見之戶外屨恆滿靜語居塵市間家屢空然入其室滿目三代鼎彝及秦漢唐宋元明古人名蹟燦然不可名狀蓋等南面百城樂也靜語負意氣重然諾人有求常忘其身之貧以赴之故里中稱慕義者必曰沈生云好吟詠佳處能合古人性愛客即朝饌不繼坐上客常滿客至或信宿旬日靜語意不倦也有目靜語爲狂者靜語亦欣然自負云

論曰士生古人之後欲幾古人之三不朽者不綦難哉苟志慕古人之一端以託其所尚而淡求之亦庶可不媿古人矣靜語雖偶儻好奇之士乎乃其事親於養生送死有爲人子所難能者靜語之能篤其本豈末世之徒驚於外者所能比哉

已畦集

卷十八

沈靜語傳二

二弄草堂

林屋勞山人傳

山人名激字在茲蘇之西山人也家世浙西甲族祖諱遷於蘇爲吳人父諱有隱德山人好讀書工詩善繪事自幼性好好奇慕屈子之遠遊欲以遊見奇其胷中有勃勃不可遏之氣其奇遂橫出而不知所止每以謂人生六尺軀天地間一粟耳知經而不知權蹈常而不能變足不踰閭又烏知天地之變態人事之錯忤終其身鄉里小兒已矣且夫奇莫奇於天地天之日月風雨地之山川草木皆至奇也山人欲窮天之所秘歷地之所異皆已畦集

卷十八 林屋山人傳一

二弄草堂

以身試之而志卒不可得也觸於目感於心一在見之而爲詩一在出之而爲画性好遊溯長江泛洞庭經雲夢涉湘灘由涪水嘉陵以徧黔滇之隩五嶺百蠻七盤九折無不身歷每至阨塞關隘障石鳥道慨然於得失興廢之故不覺泣下沾衣仰天而歎曰無怪乎阮藉慟哭楚漢戰場處也孺子乎吾將起九京而問之遂徧遊南荒萬里二十餘年興盡歸吳絕口不談天下事時於詩画寓其遊觀之概杜甫有云元氣淋漓猶渥也山人嘗與友人遊吳中諸山一日登莫釐縹緲兩峰四顧喟

然曰此遂足雄長三吳乎豈江以南無削成萬仞使汝培塿成名乎退而授館一廬課生徒以糊口嘗曰昔嚴君平垂簾講易猶未免乎好名我則異是晚年仍入西山以老

論曰昔人茹芝採藥利用遯者宜無所見於世矣而其名卒以傳豈其矯世絕俗而猶未盡忘乎世者哉山人足跡半天下奇在不忘乎世既而蕭然環堵之中山人之奇又在能忘乎世吾嘗讀其詩觀其画而見其爲人不必有茹芝採藥之迹而意思深遠矣

已畦集

卷十八 林屋山人傳二

二茅草堂

周太學傳

周君名日芳字蘭生宋濂溪先生後先世居會稽元末遷海鹽君之考少山君遷平湖爲平湖人君起家於商少有氣概尚義重然諾以俠聞里中赴人之急如其私臨財廉以緩急叩門者早暮無沮色尤好奇計遇非意恆以權智獲濟 國初

王師下邑君被俘以行帥畱君左右無少間君念此行必不返長爲異鄉人如我父母何乃外爲愉色承帥帥喜益無間君佯作疾瘡狀絕飲食時時昏厥北人最不習南方瘡懼甚屢勸帥殺君帥固

已畦集

卷十八 周太學傳一

二茅草堂

憐之曰彼疾且死姑聽之君益爲憤悶不可支時時躍赴水同行者益懈君乃得逸歸晝伏夜行半歲始達家君少習經生言及經患難乃慨然曰男子生不能濟危扶困爲世有益人乃持三寸管曳衣裾與鯨生進退趙趙可哂也遂棄其業益治生權絀羸居奇悉纖鉅息恆過母君曰今而後稍得償我志矣中外戚及里中窶人待以舉火甚衆里中有大豪爲其先作兆域其傍則孫氏之封豪欲侵之以財凌孫氏使售孫之父葬且十餘年矣將遷其骨孫孤子偕孀母事急將赴水火殉朽骨君

聞之曰無庸乃夜益市酒脯爲百人具旦悉召其鄰長幼飲之酒令隨孫母子衰經匍匐跪拜邑之衢四達中時天大雨衢溢孫母子陷淖中號泣呼曰天乎孰有如豪之戕人之親以自封乎孰有如豪之斲人親之骨俾其家無遺類乎孰謂死有知而不訴於帝乎百人者從而和之聲震闔閭市人觀者如堵咸咋舌有泣下者豪大驚亟使人謝孫曰初無是誰爲此言者當法之事遂已君之爲人謀而勇於義類若此君既殖計稍稍致千金益好禮交當世諸名士諸名士亦益歸之當事習聞君已睦集

卷十八 周大學傳二

二茅草堂

名凡地方利弊往往咨決之邑以鄉飲賓請君曰我以布衣持籌當事之前顧不重耶奚必濫此爲謝去之生平爲人排難解紛拯人於危急不可屈指計其古魯連之流歟卒年七十子一維翰國學生能繼父志里中咸謂君有後

論曰予年三十時寓居當湖者十年與蘭生爲比鄰所以知蘭生者至矣蘭生誠不愧古人哉距三十五年歲丙子至湖邑而蘭生已爲異物其生平之槩猶歷歷在目歎歎久之其嗣君白予曰微先生孰能傳之予故錄其生平梗概可以風

世者而篇之

柏堅傳

柏堅者楚人也氣性剛勁以風節聞於時其先世顯於三代之初夏后氏定九州聞荊州柏生才特命荊州牧貢之廷於是擇其宗之賢者歲貢之不待錫命以爲常皆得其用以勝任稱其後有仕於殷者殷王嘉之以其才品可衛社稷養之壇墠間尊崇比於鬼神又數傳至堅堅自幼即能樹立好居深山巖壑間恆獨立長吟宗人知其處每來從之濟濟然皆有節概少與徐州鉛蒿友善所處必竝居如伯仲訂歲寒交不諧世世益竝稱之戰國已睦集

卷十八 柏堅傳一

二茅草堂

時諸侯不下士士以柔媚取容者進堅骨鯁自負每笑若輩華而不實於是匿跡自晦不至諸侯王之廷秦有天下以堅之先世與秦同出有詔召堅堅益遠匿不赴始皇東封泰山以鉛蒿向有聲徠間與王喬羨門之屬交往於是令嵩從東封冀仙人可致嵩至泰山能以術捍蔽風雨始皇喜封嵩爲五大夫堅聞之笑曰嵩挺然稱丈夫外直而中易敗其足恃久遠乎且甘爲人作牖戶計蔽風雨得封處士盜虛聲我將與之割席矣遂潛迹不出其後漢武帝聞堅有梁棟才可爲廡廟用遣使

至堅所居山微之時建章宮殿尚未營建堅至諫然植立殿廷武帝嘉其動中繩尺命居上坐羣臣皆拜其下帝自賦詩令羣臣皆屬和聯句一時傳為盛事後世七言體詩所自始也久之漢宮災時有越巫忌堅至毀堅為灰燼之餘不足復用方冀除灑掃殿廷時堅忽不見相傳堅已千歲殆仙去云其後有人見堅於蜀之孔明廟前其肌膚如青銅不復似人疑為鬼物後遂不知所之其子孫到處多有皆不顯居中獄二室間者皆能自立久而不改其操世往往稱之

已哇集

卷十八

柏堅傳二

二子章堂

論曰士君子立身行已處波靡震蕩之日若堅之外剛而中勁其樹立可以不朽蓋獨行之有操者歟不遇於秦皇而受知於漢武不可謂非厚幸矣而遭時不偶厥功毀焉卒中細人之讒豈非命歟然其子孫能守先型代有聞人非其植基厚而流光遠歟然則處末季而能不隨俗以汙免於速朽之誚亦可以風世而人知所宗矣

已哇集卷之十九目錄

傳

姜烈婦傳

項母鍾曹兩孺人合傳

姚母萬孺人傳

兩不妒婦傳

陸節婦嚴氏傳

已哇集

卷十九目錄一

二子章堂

已畦集卷之十九

吳江 葉 燮 星期

姜烈婦傳

烈婦趙氏鎮江丹徒人趙世文學稱詩禮家氏幼以淑德稱賢女歸於姜里中稱賢婦順治乙酉五月王師南下鎮郡奉檄即納土民不知兵父子夫婦相保自明以來且三百年至順治己亥

本朝定鼎逾一紀是年七月海賊揚帆驟抵郡城下闔城張皇甚既承平久民不習避賊計或謂賊必不久畱即旦暮去且挂戶作幸免計或欲父母

已畦集

卷十九 姜烈婦傳一

二李草堂

妻孥盡室竄以避之趙氏慨然謂姜君曰俱無庸避寇宜分不宜合若相守以居賊至必闔戶俱盡偕行遇賊賊必甘心於我君怒必忤賊賊刃且先及君我死無益君也不若我與君分所往君男子耳易免即彼此不能兩全猶幸存其一則姜氏一錢未亡也姜君然之氏遂扶其姑負三歲襁褓以行出南門則賊步徧郊外矣猝與賊遇賊失逼氏以刀環築其姑欲威脅氏氏以身蔽姑且指所攜裝資款賊曰盡此橐以贖姑賊乃舍姑而持氏益急氏給賊曰爾必欲我從當寬我徐行我一女子

耳爾衆如此我豈能逸乎賊手持稍懈氏緣濠行數十步至閘下流湍急處氏目姑急擲所抱子姑

懷中奮身躍入水大呼天者再且顧姑曰母念我幸撫此一點血我可含笑見趙姜兩先人於地下矣賊出不意駭甚欲鈎致之水湍如駛俄頃屍隨

流疾去里許賊遂置其姑而去嗟乎氏之智而勇仁而決其丈夫女子哉死後四日姜君聞之由閘

隨流覓屍至華家莊於淤漩處屍伏不行乃得之時炎暑甚烈婦面色如生無幾微改表裏衣俱密縫如績蓋其志素定久矣年二十有六此八月一

已畦集

卷十九 姜烈婦傳二

二李草堂

日事也其鄉人見者無不流涕共義襄其棺殮即淺葬於蔡家灣姜君痛之終身不再娶姜君名廷貴字君聲其上世有顯人姜君習醫有名子開齊即烈婦所抱襁褓兒也世業醫益工有孫三人論曰人生不幸遭顛沛之世其碌碌隨流者固無能勇仁而能斷以予耳目所及蓋纂難矣予聞之其里中人云烈婦平日和順婉容無疾言遽色乃臨大難當大節毅然浩然從容赴義非義精仁熟者能之乎明乎此可以論人可以論世矣

項母鍾曹兩孺人合傳

鍾氏孺人嘉興人考鎮江知府西星公母孫氏尚書簡肅公從孫女適太學生項諱德達字泰望墨林公第六子也孺人爲女時以孝著年十七歸泰望君墨林公已卽世孺人事寡姑黎太君一如事其母每事能爲其難黎太君茹齋孺人亦茹齋太君奉釋教惟謹孺人亦謹奉釋教不使稍有異同其嗜好盡志養性澹泊不事華飾祭祀卽瑣節必躬親無忽生子三聖謨嘉謨聲表側室曹生子一諱徽謨孺人鞠之無幾微間曹氏嘉興人年十五已哇集

卷十九 鍾曹兩孺人合傳一 二弄草堂

歸泰望君黎太君歿曹事鍾孺人如黎太君鍾孺人之撫曹如同體泰望君之歿也鍾孺人年二十九曹孺人年二十五自墨林公以族望高名爲世宗雄於貴暨六子析箸泰望君行季門戶均而所受不能無少異兩孺人以孤嫠當末造撫四子一女自襁褓而婚而嫁且教之皆能紹墨林公流風餘韻文章皆在人口誰之力也是時值明季里役之目曰白糧運戶曰里長曰現年項雖公望後徒藉虛名里役重沓等白屋兩孺人心力俱殫罄筋骨持門戶俾勿墜家風嗚呼難矣曹孺人先鍾孺

人卒年四十九鍾孺人卒年六十六明崇禎十七年里中舉兩孺人節孝當事以貞孝旌閭未及題請爲遺憾云

論曰有明中葉盛時墨林公以鍾鼎甲族優游文學翰墨之場享高名世望之如景星慶雲一傳之後遂有盛衰之感鍾曹兩孺人以榮煢孤寡持門戶教其子皆能不墜其先人是匪獨節懋也蓋其才其德皆有過人者可以爲教家者風矣

已哇集

卷十九

鍾曹兩孺人合傳二

二弄草堂

姚母萬孺人傳

姚母萬氏嘉興人父文學諱祚亨字雪城孺人秉性至孝甫離襁褓即如成人事父母克盡禮如子宗黨咸屬目之曰是女不但爲家門光他日其爲世女宗乎時雪城君與姚君楚蘭世好也楚蘭君有子諱佺字質菴早歲有異質風度適上軒舉奕奕雪城君見之曰此吾快婿也即以孺人字之兩姓俱以爲得人孺人既歸姚舅楚蘭君已卒事寡姑即以所事母者事之姑喜甚謂質菴曰吾不獨爲爾得佳婦也吾更得一中饋矣始吾謂新婦以已畦集

卷十九 萬孺人傳一

二 孝草堂

德勝也既觀其遇事接物大小必稱而止今而後吾可優游含飴以待老矣於是悉以家事任之綱舉目張不獨以中饋任也質菴好讀書不妄交遊非素心人不能窺其室同好者至則啜茗焚香酌酒一盃挽間孺人從中皆有尺度孺人每謂質菴曰世有酒肉兄弟相徵逐者匪獨敗而德亦吾中饋羞也必若君之交素懷澹泊以古道自處者即酒食是議吾庶幾不忝爲中饋而君亦得益勉於道義矣用是質菴益以不妄交遊爲名高質菴固高世遠俗乎亦孺人之有以佐之也孺人歸姚後

姑王孺人早卒孺人督家政益理時時念其父母同孺慕并勗其兄弟以有生成一子名元臣字虞功卒年四十一卒之日宗戚內外無不咨嗟出涕者咸曰吾黨失一女鑑矣

論曰予蓋晚年得交姚君質菴予與質菴係戚屬而交額晚者則以予久僕僕塵埃中未得入質菴之室也質菴自是元亮天隨一輩人其剛處功溫雅質直時時泣涕道母孺人之德之才而享年不永余深歎其一門之內秩然於禮可以爲有家者法即次虞功之語以紀之爲傳

已畦集

卷十九

萬孺人傳二

二 孝草堂

寶應兩不妒婦傳

湯氏諸生廷彝女處士喬出塵妻也以淑德不妒稱里中歸喬之三日卽謂處士曰我聞古者妻與妾竝稱有妻必有妾我嘗慕其事君今有妻矣盍早圖妾處士聞言驚徐曰君何論之高而言之遽也湯曰不然夫娶妻所以爲似續計今世俗大約妻無子乃要妾必俟之中年以後使中年娶妾而卽生子待子成立而父母老矣妾不卽生子而始他圖焉歲月遷延子未生而父母老矣若早娶妾使妻生子而要亦生子子益多妻不生子而早得

已畦集

卷十九

不妒婦傳一

二茅草堂

妾以生子猶妻早生子也庸使皓首而歎鮮嗣乎我女子耳不知書竊嘗聞家嚴君之言曰古者諸侯娶婦必以姑姊妹娣姒若而人以媵之所以廣嗣也君無忽焉頃之處士遭母憂服闋湯又趣之娶妾於是處士前後所娶妾一再計當湯之爲夫聘妾也於六禮惟命而誠以將之猶納子婦也妾之入門也簫韶鼓吹燈火與仗與夫牀第屏幃帷帶流蘇之焜耀盥匱梳奩之纖悉必以身親之猶嫁愛女也妾之初贅也禮稍降耦一等旁人相視而嘻處士曰無乃過歟湯曰不然使若人他日生

子而有成必以今日之事爲美談我聞諸嚴君曰禮以義起何謂過乎時周親咸在位聞湯言咸嗟歎不置至有揮涕者後湯竟無子以卒終身以不生子自疚爲喬氏祖先之罪人處士中年後湯未卒時妾始生一子

顏氏儒醫姚德徵妻諸生懼之母也性至孝而能推不妒之德以及人德徵家酷貧以醫常去其家顏事孀姑竭力甘旨一日德徵冰阻淮上顏顧室中無隔宿儲周視身外無一物乃解所著布絮襖持往市易粟肉以進姑德徵歸訝其妻隆寒而衣已畦集

卷十九

不妒婦傳二

二茅草堂

之單也而顏竟不以告久之顏有疾且革置棺衾費白銀二十兩病尋已有親者物故向顏購所具遂售之得金如其數里有丁翁者德徵好友也年已過中無子顏乃謂德徵曰盍以我粥具金爲丁翁置婢乎徵曰如丁之媼乎顏曰需之乃治具召媼媼至顏集兒女環列於前嬉笑歡甚媼歎曰母兒女成行天也顏曰媼無慕焉能爲翁置妾亦如是矣媼佯以貧辭顏曰媼無憂遂出前金贈媼媼感動泣數行下果置婢生男四女一丁有兄亦無子卽以次子繼之嗚呼若顏氏者能推其不妒

之德以及人而俾續其宗祀則又錫類之孝其難矣哉

論曰女子以節稱女子德之首也然非女子之幸也夫女子以節稱其間蓋有天焉有人焉出乎天者其德性然也出乎人者蓋有不得不然之勢焉若曰非是則喪女子之節而不可爲也若今天下之婦人則羣然以妒爲德矣若曰非是則無所爲有家者之事也其躬行夫妒也竟如布帛菽粟之無一刻之可離於體也而人遂羣習而不察焉而且安焉殆反以不妒者爲狂矣故吾謂婦人之節已畦集

卷十九 不妒婦傳三

二弄草堂

處逆境而力行其德者也婦人之不妒處順境而安行其德者也力行者往往而有安行者千百中不能得一二焉今於邑中得不妒之婦人二其一能盡己者其一能推以及人而能化之者俱爲表而出之或曰婦人之德節之外固當推以孝以順以慈奈何以不妒稱首哉曰是不然其爲人也不妒未有不順乎夫者也能順乎夫未有不孝乎親者也能孝乎親未有不慈於下者也故不妒者婦德之本婦人得其本則孝順慈未有不克盡者卽有不幸未有不以節著者矣

陸節婦嚴氏傳

節婦嚴氏平湖諸生陸諱森立之子其暄之妻諸生嚴某之女也氏幼有至性善事父母嫻詩書工法書已而曰此非女子所急乃益習女紅勤弗輟佐其母中饋事事如母意母恆歎曰使女而男我嚴氏復何憂乎年十九歸陸氏陸氏子兄弟六七人氏於諸姑娣姒妯娌間肩摩踵相錯也氏接之無不得其和雍雍愉愉行止爲宗黨所歎慕陸氏子刻苦爲學氏之始歸也陸氏子即得羸疾漸不起氏盡心起居湯藥無間晝夜姑慰之曰自而之已畦集

卷十九 陸節婦嚴氏傳一

二弄草堂

來也不謂我子遭此疾而之勤於所事者亦已至矣而體亦素羸且有妊行及期盍亦保愛以自全乎徒爲兩誤無益氏泣數行下終不能已無何氏產一女因頓牀簀陸氏子病益急父母遷其寢與氏稍遠使無達氏視聽氏以不能親湯藥數欲躑躅強起力憊不能時時遣婢探之越兩日陸氏子卒氏仍遣婢訊父母恐大傷氏心囑婢使無言但曰病良已氏數數遣婢來婢答如前久之氏疑甚詰婢婢不能隱以實告氏長號數聲自投於牀遂勺水不入口三日而卒見者聞者無不揮淚氏歸

陸僅一歲陸氏子卒氏亦隨卒所產女數月亦殤
論曰我嘗聞之陸氏族黨曰自婦之來歸也內外
宗戚左右上下無間言蓋其性之所植爲女然爲
婦無不然伉儷一年夫亡而身殉之節操出於至
性孝以始之節以終之從容出自一少年女子嗚
呼其難矣哉

已畦集

卷十九

陸節婦嚴氏傳三

二弄草堂

已畦集卷之二十目錄

祭文

祭周子潔文

祭在昔開士文

已畦集

卷二十

目錄一

二弄草堂

已畦集卷之二十

吳江 葉 燮 星期

祭周子潔文

嗚呼人之生死其修短延促固有命係乎天亦人力所得而爲之者也乃其間有人所欲爲而天遂因其所欲爲之志而遂助之而相之故有可以無死而天故相其死以成其忠則亦有可以死而天故相其生以成其孝惟志所存在忠孝而天亦從而聽命焉其死其生可以無媿矣昔先生之尊人忠介公之死於忠也爲國擊奸而捐其生此可以已畦集

卷二十 祭周子潔文一

二 奔草堂

死也然當是時逆閹雖毒痛四海忠介適家居無官守言責揆之事理似可無死也忠介目覩大奸擅國宗社幾危而鄙夫之徒肆張其焰非捐軀以力砥之則禍且不止即死不足濟亦自靖其心已矣忠介之可以無死而必死者亦猶楊忠愍公之死於奸相嵩也嵩之奸差減於逆閹而忠愍官在兵曹擊奸請劔非其職也似可以無死而忠愍死之百年之間忠介有同揆矣忠介公既盡節是時子潔先生居覆巢之下罔極奇酷荼苦飄搖殆無生理先生於此時似可以死者一既久之風波橫

流事變百出先生無一日不以忠介爲心則無一日不蹈忠介之危而履忠介之節簿書析楊危哉箕子之貞乎先生於此時似可以死者又一吾嘗反覆爲設身處地以思之夫以遺大投艱之身一死則先公之緒何以繼一死則後人之業何以啓經權大小當必有辨於是歷貧賤患難推心瀝膽之中一步一息不敢忘父母以忘此身而天於是乎憐其心哀其節以左右克相之保佑之以永其耆頤之壽使後之人濟濟而獲垂裕之休此先生之可以死者再而卒能不死克完其孝以述其忠已畦集

卷二十 祭周子潔文二

二 奔草堂

也嗚呼哀哉追憶先生於明季避地余家分湖之濱時余年十九視先生爲十年以長先生時時過敝廬所與偕來者爲桐城方密之京口錢開少兩先生予不敢鴈行先生不我棄訂交焉自是以後滄桑屢易迄今五十四年中時與令嗣明揚明星兩兄朝夕過從余交在紀羣之間見先生能固窮守已其骨堅其行篤以其身爲鄉黨後生典型表式使忠介公之流風餘韻時時在人耳目間年登大耋揮手長辭亦可以慰而無憾矣乎然人以先生之德何遂不可躋百年而僅僅未及九十然亦

可含笑九原以復命於忠介公矣嗚呼尚饗

已畦集

卷二十

祭周子潔文三

二弄草堂

祭在昔開士文

某年月日方外友葉燮以清醴一尊苦茗一甌告於在昔開士之靈曰嗚呼在昔子何爲而死耶今之衲其衣而髡其頂安踞南座以號於人而稱師胷無墨瀋信口嚙語拾禪家一二剩吻以自誇者曾不若子之惠休片語下筆如有神也其敷座而談教乘勦襲註疏絕無心得依樣葫蘆者曾不若子之長城五言隻語彈丸膾炙人口也以子之才亦既充之以學何遠不可如貫休齊己皎然輩以子之瀟灑曾襟寓情物外何遠不可如參寥辨才已畦集 卷二十 祭在昔開士文 二弄草堂 輩也子蕭然一瓢托跡古寺不欲效乞食輩日奔走關關中即飢驅迫切終不去寄迹兔園一冊以餬其口今子之歿也子之徒罄簡子所遺之瓶鉢祇餘三十八文舊衲質券數紙此外竝無粒粟寸布值半銖寸錢之物此其人爲何如人其懷何如懷耶方外之徒原無所論於壽命之延促然世之可以即死而不死者千百其羣可以未死而即奄然長謝者子何獨罹其酷也子之從子游且十年矣子之學詩發憤直欲凌古人與子或月一見子詩必一小進或經年一見子詩必一大進吾嘗謂

子使天假以年竟可獨立爲古今方外詩人之冠
將毋天之忌子年未五十而竟死耶此真風雅之
缺陷能不拊膺而揮淚耶子之同學聞子之歿也
無不頓足長歎僉謂詩道賴以干城而今者長夜
何時旦耶行將搜子遺稿亟梓之行世此亦詩教
盛衰之所係一以慰子之寂靈一以慰同學之永
懷也嗚呼靈其知之

已畦集

卷二十

祭在昔關士文二

二弄草堂

已畦集卷之二十一目錄

雜著

紫石山畱雲菴募修引

募修龍山塘橋引 俗名路塘橋

大覺菴募造水陸像引

嚴州重建開元寺引

來鶴菴乞米引

吳廬說

懷軒說

吳江邑志定本或問

已畦集

卷二十一目錄一

二弄草堂

積善律院募建藏經寶閣疏

募修薦福寺引

朗涵開士乞食引

市見齋說

已畦集卷之二十一

吳江 葉 燮 星期

紫石山畱雲菴募修引

二氏之學儒者每斥而不道乃釋氏之微言往往無害於儒者之言性而果報之說則又類於儒者福善禍淫之說也此不特無害於儒家之體且無害於儒家之用矣道家之說釋氏又斥而不道而道家又每援釋氏果報之說以徵其感應之事是道不能援釋之體而似乎援釋之用矣予嘗評二氏之學釋之大旨曰無生道之大旨曰不死無生已畦集 卷二十一 畱雲菴引一 二弄草堂

者是不生滅絕對待法不死者是邊畔語為對待法其為體之淺濫固已灼然乃徐攷其用則實有出於一者道家有呂純陽每以度人為汲汲世稱其現神通變化引人以入其道此何異釋氏所稱普門大士十四無畏三十二應乎是其為用之不能有其甚殊也道家有一粒粟中藏世界之語此何異釋氏之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乎然則二氏之為體亦未始有其甚殊也故今者釋氏之宮往往有列純陽者而道家之宮往往設立大士此雖俗夫鄙人之見亦可以知其說之相

類而相通反而求之終無戾乎福善禍淫之說而已郡之西紫石山山有畱雲菴為釋氏之宮菴內有純陽閣其徒均肅將而奉之固不能辨其異同也若曰吾借崇而振興之終以興起人為善之意而已矣斯意也不但無害於二氏且并無害於儒者福善禍淫之說者也菴始於宋興於明季迄今五十餘年且圯矣佳僧序章思整葺之勸好善者之助余故為之推原其說以鼓人為善之念此不無有同心者歟

已畦集

卷二十一

畱雲菴引二

二弄草堂

募脩跨塘橋引

蘇郡城諸山鄉皆在吳縣西南境由胥門西行十里爲橫塘又西十里爲跨塘又西六里爲木瀆鎮由木瀆西三十里至光福鄧尉諸山在焉自郡城至光福咸塘路兼水陸由木瀆西南行十里至胥口出太湖五十里至洞庭兩山行者必從水而跨塘者實兩道水陸之中又自跨塘西南陸行二十里至橫涇又十五里至下保又南行渡太湖不數里至洞庭東山又自跨塘北陸行十五里至楓橋至支硎諸山蓋跨塘南北兩道皆通水然迂折舟已畦集 卷二十一 跨塘橋引 二弄草堂

行頗艱故行者多從陸塘互東西而跨塘橋者實跨南北橋所由名也橋在吳縣境腹內爲諸山鄉鎮入城咽喉地水陸所必由橋從來久中圯明嘉靖時修到今逾百年橋又圯有不能旦暮勢是橋也舟過其下者日數百計人過其上者日數千計又無他道可繞出於是行者惴惴不自保足不敢前楫不敢鼓是不可不亟議脩也夫脩橋與建橋不同橋建則利不建則適同於未始有橋無害也橋圯而不脩而橋崩不以時則必至害人害舟其爲害不可言矣此仁人君子目擊之而惻然不能

已於中者也夫輿梁徒枉王政有所事然必待農隙寒沍之時而後庀工今於盛夏農務之月肆告邦人興起是役豈得已者哉亦孔之亟比於救焚拯溺而不能須臾緩矣敢告

已畦集

卷二十一

跨塘橋引二

二弄草堂

大覺菴募造水陸聖像引

大覺住持三善上人喜作佛事種諸利益募建水陸諸聖眾像廣求施捨乞言於余余儒家言不談福報卽就上人而爲說法乃作是言一切衆生爲於諸相流轉生死幻力熾然無有窮極是故當知觀諸世間雖甚可愛終非我有旋生厭離爲厭離故是生喜捨厭離之至如去贅疣喜捨之至如與愛子薩埵王子捨身飼虎設於爾時作是思維我今捨身爲求福故爲住於相非清淨心是故捨離本非我有原無所弃云何有得得無所得是名真已畦集 卷二十一 大覺菴引 二茅草堂

捨我觀人心爲求福故而爲喜捨喜捨愈甚貪求益滋佛言人身八萬四千衆多毛孔一一毛孔諸蟲吮嚼以至命終人愛身命甘羣養適身既肥澤蟲亦滋長究竟一時身蟲俱盡爲福布施何以異是又不淨心而種善根如樹敷華枝葉茂美爲有根故而有是葉水漂旱燥根有時腐葉亦隨萎枝葉恃根根復何恃是故當知從葉索根終無是處不如卽用本所自植原無根樹此樹無根亦不受根根既不受葉於何有非不可受無處受故上人布施請參斯義上人聞言起告居士居士此言非

勸布施爲障布施卽障卽勸其義云何余語上人諦聽我說我觀世尊種種方便不住於法上根人說離卽兩忘中根人說離卽互見衆生罔罔馳逐五欲如飢念食如渴念飲世尊方便不阻食飲教彼飢者勸之播種教彼渴者勸之掘泉播種得食明不可奪掘泉得飲明不可劫是曰福報故諸福事勸以利益利益既得生歡喜心歡喜循環是生厭惡厭惡既萌是生喜捨故作佛事喜捨第一始終方便歸於無有如觀自在凡諸有求應念卽至圓通第一善哉上人亦復如是爲諸有情廣作佛已畦集 卷二十一 大覺菴引 二茅草堂

事造諸聖像種種供養是諸聖眾隨緣赴感悉厭有情皆得飽滿飽滿既得生無上心捨無可捨得無所得入清淨法普告長者今日大覺水陸大會

有能施者爲能得此第一義諦

重建嚴州開元寺引

睦州陳尊宿實啓臨濟雲門兩宗之祖至草履退
寇雖宗風不尚神通然西域諸祖往往以神力現
此真不思議境界也臨濟雲門二祖尊宿實開之
而不在嗣法之列嗣法者爲陳尚書操故止稱尊
宿然於承先啓後之功可與從上六祖並矣今嚴
州古睦州也武定門外開元寺爲尊宿舊道場雲
門偃曾於此參悟處也寺興廢不恒重建於宋元
符間明洪武中燬止存寺基未有能興之者今某
上人見祖庭久廢慨然思復興之其志大其功浩
已畦集 卷二十一 開元寺引一 二弄草堂

博而事維艱敢以告之同心有能於一念中建梵
刹竟吾知_其履神力當復現矣

來鶴菴乞米引

支硎山麓之左半里許有招提曰來鶴華頂仁叟
禪師示寂處也仁公嗣法西堂存谷上人實繼席
於此仁公道法甚高而不事世法故其所至所住
恆苦饑今存老嗣仁公之道法并嗣仁公之饑法
此亦無如何而不得不告諸檀護爲乞食計也夫
法門所貴者爲獅爲象未嘗聞鶴也今存老之居
乃標鶴之來鶴清虛羽化之物其來何居旣來則
并不能無需於飼鶴之糧此又來鶴之第二義也
敢告十方善信檀護大德長者不使存老雜用心
已畦集 卷二十一 來鶴菴引一 二弄草堂

於趙州粥飯二時外則存老與鶴俱得優游於長
林豐草之間仁公亦當含笑於長寂光中矣敢書
此語以爲勸

吳廬說

持身入世之道惟有才者爲難有才而不遇於時者爲尤難何者人負其才謂可無所不就而竟不得一遇卽遇而或不得盡展其才則磊落不平之氣蓄於中必見於外甚且爲亢爲激以取戾於身世古之才人蹈此者不可勝舉此質人嚴君所以有和平守吳之訓臨終以訓其子乘六也質人少負高才暨兩弟辰臣覽民俱以文章才品有盛名人咸謂嚴氏三昆必且大見於世已覽民僅以初授中書一官卒於都辰臣得一第未仕卒於家

已畦集

卷二十一

吳廬說一

二茅草堂

質人尚無恙亦已老矣見兩弟之有才雖遇而不獲展也自顧且老僅以明經終回念生平必有磊落不平之氣發見於晦冥風雨之幾微者惟質人自知之耳雖然質人學道者也既晚而閱歷濺體驗至而後知凡此者皆血氣之爲乃盡消其磊落不平之氣濺有得於和平守吳之旨曉然身世之故其道爲如是也乘六之才能繼其父者也承是訓以名其廬推斯志也凡有才而所處未必卽得者可以怨尤俱泯無入不自得矣

懷軒說

人生與世接要不能與世爲漠然不相關之人既相關則人不能忘乎我而我亦不能忘乎人不能忘者其中必有所繫要在本乎情而歸乎道大在倫常細在酬酢萬變無處無物不然明發則不忘其親夙夜則不忘其君好逮則不忘乎夫婦終鮮則不忘乎兄弟兼葭白露則不忘乎朋友皆情之正也卽道也有其情而不能忘則爲懷陶元亮詩良苗亦懷新又曰木欣欣以向榮欣欣以向懷之甚矣草木且然況於人身世之故乎沈子蒼舒肝已畦集

卷二十一

懷軒說一

二茅草堂

膽意氣中人也要爲當世有情人蒼舒有所不忘者而寄之於懷懷之所寄廣亦不能不有所專君子當觀其志矣蒼舒令兄子佩與余爲東髮道義交子佩蓋多情而善懷者早成進士遠宦中州一令卒已二十年常令人懷之不忘蒼舒善懷如其兄以懷名所居軒斯志也抑亦有所托而然耶命余爲之說遂書以贈之

邑志定本或問

或問於余曰日者明府郭公之修輯邑志也先生實與是役矣大抵全本增損莫徐二志續者悉本松陵文徵一書此書為故潘君力田所著乃攘人之善為己有而又揜作者之名得毋謂潘君獲罪本朝用其言而廢其人耶

本朝崇寬大之政凡明季封疆死事之臣各為其主者史例不諱不諱今用其書而沒其名抑有說乎余曰吁何子胥之無識而言之陋也夫志者志一方之事志於邑則細已甚然即一邑之史而

已畦集

卷二十一

邑志定本或問一

二弄草堂

國史之權輿也操觚者豈能取之於胷臆必資之聞見而徵之他人之記載今志吾邑在前則本莫徐二志續則取之文徵此書得之故友朱君愚菴愚菴於此書並未明言潘君所著此於凡例中言文徵為愚菴之書表而出之未嘗揜為己有也且潘君之事豈得比例於明季諸臣哉

本朝寬大謂明季諸臣各為其主

命史局不諱而傳述之此即漢祖斬丁公封季布意所以垂勸後世之為人臣者以作忠至深切也潘君以言語文章之過獲戾

本朝罹於常典非各為其主者比也夫子曰不以

人廢言謂人則非而言則是潘君以言語文章獲大戾而仍用其言語文章顯著其人以垂信得無近於春秋之將乎子必且曰如是則當并不用其言語文章矣何以用之而復諱之用之則罔諱之則欺殊不知潘君之書豈一一取之胷臆而成者乎公則取之實錄及先正記載私則取之各家傳誌銘文集以成書潘君之言語文章天下之有耳目者共見共聞之言語文章也非潘君之所獨得而私者也潘君集天下之言以屬稿愚菴集潘君

已畦集

卷二十一

邑志定本或問二

二弄草堂

之言以成書今又集愚菴之言以成志使有人更集此志以成書則又為他人之文矣獨沾沾係之潘君何所見之不廣也故不但不著其人實亦未嘗用其言也何罔與欺之有且凡著作之文則不可襲他人者以為己有而志者其事也古今歷歷實據之事若以為曾有人述之遂闕其文而不敢復述乎抑舍之而更撫他事以取不信乎歷觀史家類採前人之文載其言未有著其人者司馬遷引用左國之文動數千言未嘗加以左國某某之名班固於史記亦然他如范曄後漢書及唐初所

撰晉書俱集前人記載之作李延壽合宋齊梁陳北魏周齊書爲南北史曾一一著前人之名於簡端乎吾夫子亦因魯史以成春秋可言夫子揜魯史以爲己有乎子何不察之甚也或曰先生之論是矣何以邑人羣然譽屈生所爲之志而不與郭明府所纂之定本者其說安在余曰從來立言垂不朽者未聞以邑志而行天下得不朽者也康對山武功志人頗稱之然文章家未嘗屈指對山信乎文之工拙不在志志之工拙豈在與屈生較乎凡物各以其類相鳴和韓昌黎平淮西碑摧於當已畦集 卷二十一 邑志定本或問三 二茅草堂

時而文冠千古段碑奉詔改作今無有稱之者又毛穎傳當時極詆毀之文章固不以悅俗人之耳目爲佳退之亦云吾文小稱意人必小怪之大稱意人亦必大怪之定本一書吾猶愧未能獲時人之大怪也夫文章一道原無盡境不與定本亦何敢不謂然然使與屈生絮長量短則屈生之才之學之品固已稔聞於遠近矣乃與之較得毋與貴育競揖讓與無鹽角粉黛乎亦非其類矣今有人斥薰之香以爲臭安知天下不更有香於薰者薰亦何辭今斥薰而進蜣蜋之丸以爲香與之別白

是非實無處置喙終不能與無鼻者辨嗅性也余聞見固陋文筆庸拙是役也獲聞諸公之教豈曰不幸然區區所自信者始終不爲利誘不爲勢搖不爲誘沮不爲諛喜以視壟斷逐臭趨利之夫徇阿堵爲毀譽者則有間矣惟是我邑明季亦有各爲其主之臣或遺而未入然

本朝寬大之政頒行於史館而未經通行於外郡縣未奉明據之文終不敢以傳聞異辭而筆之於志若以此爲過則不敢辭耳

已畦集

卷二十一

邑志定本或問四

二茅草堂

積善律院募建藏經寶閣疏

人有恆言曰佛法夫佛與法釋所稱為三寶之二也然則佛與法各自為寶似未嘗混而一之然究未嘗岐而二之者也惟法為佛之所以流傳惟佛為法之所以根柢昔世尊之初降生也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此世尊開口宣言之第一句為法之所自生及世尊之將入寂滅也拈花以授迦葉尊者曰我有正法眼藏以付汝此世尊寂滅末後之終一句為法之所自結第一句以前並未嘗有法末一句以後亦並未嘗有法二句之中間則世尊已畦集

卷二十一 募建藏經閣疏一 二卉草堂

五時說法三藏十二部教乘也然世尊有言我四十九年未嘗說一字斯言也與拈花之旨未嘗不同蓋謂我法不在言詮之教也然其後西天諸祖如龍樹馬鳴諸大師俱處等覺之位無不弘論廣說發明教典豈得謂不在言詮者乎自達磨初祖西來有教外別傳之心印不立文字掃盡語言然以楞伽四卷為傳心之要又何嘗廢言詮乎歷來五宗若離若合各立門庭大約於教俱有陽達陰奉之意所謂用權以開隱實以遮者也傳之既久賢愚混淆有一種不知宗與教為何物俯視一切

抹倒教典謂此小乘講說家何足言稽其實無論宗旨其冒次如漆即教典俱不知其名目何況其中之指趣一盲引眾盲如此者比比而是無論禪宗掃地而教典亦受其塗毒矣居今末法之時思昌明我佛大法者當弘宣我佛之教典使諸闡提盡得聞所未聞是即上報佛恩矣積善律院碧公和尚弘秉毘尼模範後學叢林莊嚴為吳下冠而大藏全部尚缺奉貯之所費廣歲儉營建不易有大長者顧明卿居士慨然為首倡計所費千有餘金力難獨任請碧公轉募五百餘金此外明卿獨已畦集

卷二十一 募建藏經閣疏二 二卉草堂

任更虔懇十方善信檀那宰官長者協助勝因勝果圓滿成就寶閣九楹供養全藏將世尊四十九年之妙諦和盤托出西天東土歷代禪教諸祖師尊者得一一證明其中會得此意即世尊四十九年未曾說一字之義而魔外之徒當亦頭破七分者矣謹啓

募修薦福寺大殿疏引

蘇郡諸山自郡城迤西六十餘里其間名藍望刹星羅密布其去城最近者爲楞伽山迤西山峰漸高其陽號踞湖山其陰號九龍塢東西綿亙二十餘里土山磅礴無茂林修竹之勝叢林梵宇營建稀少僅於山之北麓有薦福禪寺地既僻非孔道而禪寺規制簡樸騷人游士鮮有停驂而陟訪者然其實宜爲修道之侶所居空山寂歷固其所矣蓋與世趣漸遠與禪悅爲近也寺創造之始或曰孫赤烏年或曰梁天監年無碑版的據大約非唐已唯集

卷二十一 薦福寺疏引
一 弄草堂

以後之所建立相傳錢氏據有江南時曾有賜額亦無可稽千餘年間寺興廢不一順治庚寅歲始一修葺鐘魚如舊近歲爲海風摧拉殿幾傾覆幸而僅存若不早圖將委諸莽寺之老成舊宿爲維實開士不忍千年之蹟竟付之免葵燕麥也誓願重葺而修整之歲儉力餒於萬不獲已中啓告樂善長者倘能以復古種福爲希有事當必有感其誠而慨然應其請者

朗涵開士乞食引

郡城東偏大乘菴歷數百年來菴僧以佛事爲應酬藉此以食其業也捨其業則立槁雖欲向上學道勢有不能所謂世諦也開士朗涵奮然思修出世諦往弁山參龍華頻吉和尚終百日制期參馬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句頗有省朗涵既終期歸菴覺此心此境全不相應世諦出世諦截然兩塗謀食則斷不能謀道此理萬不可謀道則斷不能謀食此事萬不可理事法界兩障礙將若何謀於橫山居士請其方居士曰香嚴潛居六年而悟已唯集

卷二十一 朗涵開士乞食引
一 弄草堂

擊竹高峰絕人四載而出死關二尊者豈絕粒不食者即世尊受乳糜之供而成正覺由此言之則凡學道者必有所以食之方是在有以相之者矣朗涵於是頓然發事理無礙心法世尊乞食之制懇里中檀護長者慨助學道之糧積累而計月得集米若干歲可得米若干出可爲參訪津梁之費居則爲掩關禪定之資乃能專心以謀道矣夫成人之美固仁人君子之所樂爲者也朗涵藉此發大勇猛頓超毘盧之頂則一段大事因緣三世諸佛亦將同聲讚歎豈俗諦所得而思議者與

市見齋說

古有稱朝隱者有稱市隱者謂士之隱也奚必深山茂林而後爲隱即朝與市其地則與世共見之地而人則世外之人也然予以謂朝之不可以稱隱也即市亦何可稱隱哉孟子曰得志則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夫不得志則人莫我知修身固然也見於世則非也修身而見於世是有心於世見豈可謂之隱哉吾宗有賢者仙源其人好學履道善吟詠多才藝家新安流寓吾吳奇窮鮮知交而好與當世極貧賤篤學之士游市一廛於已畦集

卷二十一 市見齋說一

二弄草堂

要離塚傍賣詩賣字賣秦漢篆刻甚精藉以餬其口吾觀仙源挾其才可以見當世而顧窮居闕閭之間人謂仙源蓋隱者流而不知其道之窮無處可以自見至以其區區藝事見之市上此真不得已藉此以見豈以市爲隱者耶予故於其所居之齋名之曰市見以市爲見君子於此有世道之慨焉使嚴君平復生不易是言矣

已畦集卷之二十二目錄

題辭

題雪窗紀夢後

乘龍鼎劇本題辭

題沈次山四時邨居詩後

題山居圖後

題小善錄後

跋祝京兆行書陸士衡文賦後

跋生壙圖

題胡仲子風木吟冊

已畦集

卷二十二目錄一

二弄草堂

已畦集卷之二十二

吳江 葉燮 星期

題雪窗紀夢後

世間萬法不出事理二者惟事與理各對待而成我與物真與幻悟與迷覺與夢皆對待也瞿曇氏有言心生則種種法生是也無我則無物無真則無幻無悟則無迷無覺則無夢無則俱無斯對待絕瞿曇氏又言心滅則種種法滅是也梓園程先生因雪而有感觸因感觸而有夢因夢而見僧因僧拍肩而覺因覺而得鶴此事理相因種種法已畦集 卷二十二 題雪窗紀夢後一 二弄草堂

因心生而遞成對待者也既乃鶴見則夢亡安知僧之不為鶴則覺亡安知鶴之不為我則物亡安知我之不為鶴則我亡物我俱亡則悟亡安有迷迷悟俱亡則真亡安有幻此事理之遞亡種種法因心滅而遞絕對待者也先生深有契乎漆園化蝶之旨而得吾儒無我之真適合乎瞿曇氏心滅心生之妙究之我與雪僧與鶴離耶即耶此之謂物化

乘龍鼎劇本題辭

詩三百篇之為經也說詩者謂其發乎情止乎禮義故雖鄭衛之詩其始不正終則要歸乎正聖人猶有取焉蓋發者發其端猶六義之有興以情發端端見而情已謝由是循循以歸乎禮義猶為學者之循序漸進棄故就新故君子以為無害若其始也依乎情則以情為本求其止乎禮義則難矣後世詩賦之家屢變而為詞曲原詞曲所由來先依其情而後有其言於是言出而徵諸事未必應也遂憑空結撰無一可徵其須有亡是公情與已畦集 卷二十二 乘龍鼎劇本題辭一 二弄草堂

事兩乖而欲其止乎禮義得乎於是淫詞邪說為禮義之罪人是在所亟誣者耳京口姜子二公嗜古好奇之士也其胸中眼中若有所不可者若有所欲吐者才情橫溢蓄於中而不能舒而為硯墨往往借詞曲以寫之為乘龍鼎劇本以寄其嘯傲事在南宋慶元嘉泰年間述呂氏兄弟直諫死竄始末其中如理宗之遜野龍潛侂冑之權奸誤國許趙之諂媚喪心金人之乘釁南牧以及趙希彛全保長諸逸事其大者確微之史細者亦見於稗官無有為亡是公者忠孝備唱隨完友恭得無非

人心之正尚得謂爲發乎情者乎直可謂發乎禮義以止乎禮義者矣至其述京口之江山遡南徐之形勝千秋憑弔恍然在目昔人謂少陵之詩爲詩史余則謂姜子之詞爲詞志亦庶幾無媿於作者耶至其措辭都雅律呂精嚴尤爲倚聲家所推重此又姜子能事之餘而未足以窺姜子矣

已畦集

卷二十二

乘龍鼎題辭二

二弄草堂

題沈次山四時邨居詩後

天地間上下有古今橫旁有四時萬物人人所同也而不能有也有之者其惟一代獨立之詩人乎彼詩人胸中有千古目中有四時萬物能一一驅策之使令之以發我性情資我詠歌則直謂詩人之千古四時萬物而已矣次山今日詩人之獨立者也窮居滄海之濱破屋數椽被褐行吟今且年邁六十以老矣次山曰天能窮我以遇合而不能窮我以千古能窮我以飲食居處服御而不能窮我以所歷之四時所見所聞之萬物於是作爲春已畦集

卷二十二

題邨居詩後一

二弄草堂

夏秋冬邨居詩百首而古今四時萬物之能事已盡天地至此而窮矣不知者以詩觀詩知者以道觀詩可也至其詩之工或謂之唐或謂之宋或謂之中州及元此皆庸人之論爲第二義也

題山居圖

羅景綸山居吟世人無不以爲得山居之樂能曲盡其事以余觀之此特老腐儒向鄉里人作解事語耳大凡居山貴得其意不在鋪敘其事而勞其心與身今觀其一日之中自卯至酉筆墨飲食行住坐卧一一繩以定課曾無片晷之寧此與在朝市間執手版持籌算者何異使日日如是一日不如是則此一日更何所爲一日如是日日俱不如是則益可笑必如元亮詩悠然見南山太冲詩山水有清音其妙在意而未嘗有所事方爲得其趣

已畦集

卷二十二 題山居圖一

二弄草堂

耳無錫華君義逸以山水吟作圖分繪十幅不在鋪敘其事而描寫得其意則一日可永千古一室可盡大地此正是解人非鄉里俗子所能知也至其筆墨之妙列之宋名家劉李間殆不可辨余家去華君所居僅百里生平未嘗見其手蹟而稱道其藝者猶未盡在人口然則華君名尚不足以副其藝而其人有助德余故樂得而道之

題王季子小善錄後

儒者之學不談三世謂其誕固也然事之杳渺則不可知而理實有不能誣者顏子之不遷怒貳過而早夭後世亂賊之尤無過宋秦檜而極富貴壽考以終苟不有三世之說則中人以下之爲善者疑矣吾觀王季子之循循於日用庸德之常殆希顏子之好學者而年亦僅與之齊聞其垂歿數語還生天界雖儒者疑之而吾以爲斷有其事也王季子之澹然寡慾嗜好無所撓其心殆釋氏所云初果者流而自言僅生天界何耶然由色界而進之無色界無不可見性而證於初地勿疑有爲法而僅止於是也斯言也不能不爲儒者所非予偶因聞所聞而題其小善錄後云季子之父名潔順治壬辰進士傷季子之亡而集其生平善行爲小善錄也

已畦集

卷二十二 題小善錄後一

二弄草堂

跋祝京兆行書陸士衡文賦後

有明之世海內法書之家吾郡則文待詔祝京兆兩先生爲首嘉隆間兩先生生同時居同里交同好不獨書法各擅名其品望亦足爲後生表式然待詔爲人端方整潔似近於狷京兆則倜儻高致似近於狂故其書法頗似其品待詔隸書小楷銀鉤鐵畫無一筆苟京兆長於草書崩騰放逸飄飄有凌雲馭風之概各極所長竝行不悖世竝珍之不相奪也戊寅之秋予於老友金子亦陶家見京兆所書陸士衡文賦二千餘字展閱不勝矐眙其已畦集

卷二十二 跋祝京兆書後一

二弃草堂

書法兼隸與行端莊流動備有其勝譬猶泛駕逸羣之才而有步中和鸞之節變化因心無所不可生平所見京兆之書此爲僅事可見賢者之執事固不可測矣亦陶高大父小溪公與京兆同時爲好友京兆書此以贈因遂勒石其大父行禧公裝潢藏度傳之亦陶爲世守之寶予展玩移時因歎古今之凡事與物苟所見有未備不可徒以一端輒輕議前人之所造即如京兆之書人徒見其排盪飄忽不知其整暇溫文神明規矩其可以管窺測前人之長短哉亦陶可以驕於海內

藏度法書之家矣

跋生壙圖

古來高人勝蹟必有詩文以記之圖畫以傳之如摩詰輞川晉卿西園他如此類者不一不過流風韻事藉爲美談遂相矜爲不朽然所云名教樂地可爲誦法者則猶有間矣鳳羽胡翁之爲桐園生壙一時名士著作如雲亦旣膾炙人口矣令嗣君斌菴倩名手復繪爲圖崇岡稠林高下紆曲築堂臨流奇石夾道令人觸於目得於心不謂塵寰中有此可謂難矣鳳翁之構此圖也其逸致幽情固已高矣遠矣今斌菴之爲此圖益彰其尊公之高已畦集

卷二十二 跋生壙圖一

二弃草堂

凡同人之詠其事記其地者不有此圖其又何以徵之今展卷之餘喬松古柏參霄無際即以此爲鳳翁千春之祝奚必三山芝草鳳舞鸞歌然後爲得哉

題胡仲子風木吟冊

鳳羽胡君歿其同好諸友人以君生平懿行不能
邀邦典易名羣擬以貞逸二字概君之生平爰私
易名曰貞逸先生諸君子咸以爲當其嗣斌菴能
承乃考之志一息弗敢忘於貞逸小祥之辰觀先
人栝菴痛不能已其父執蔣曙來先生作詩稱之
斌菴依韻以荅并告諸長者世誼屬和其不朽其
親之意可謂至矣

原詩叙

古書多用韻語不獨詩爲然其工拙總在理勝後
世以用韻者爲詩不必用韻者爲文且於詞句中
較工拙於是遂有限之以體式聲調將歷代所作
斷以已意大約尊古而卑今其所從來舊矣凡此
皆未觀乎詩之原也嘉善葉子星期詩文宗匠著
有原詩內外篇四卷直挾古今來作詩本領而痛
掃後世各持所見以論詩流弊娓娓雄辯靡不高
蹶絕頂擲撲不破歲丙寅九月招余至其草堂出
而見示促郵誦誦竟日余作而歎曰今人論詩斷

原詩林叙

斷聚訟猶齊人井飲相捋得此方有定論矣記余
少時未讀南華楞嚴每私擬宇宙間必有此一
種大義理惟以不見於經傳爲疑及得二書讀之恍
若不出鄙意所揣今星期所著悉余二十年來胸
臆中揆度欲吐而不能卽吐之語一玩味間不覺
鼓掌稱快如獲故物雖欲加贊一詞而不可得乃
知古人之詩與今人之詩皆宇宙所必有之數不
必相師卽星期原詩內外諸篇亦未始非宇宙所
必有之數不必相謀也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
此作詩之原亦卽論詩者之原千百年中知其解

者旦暮遇之矣是爲序晉安同學弟林雲銘西仲撰

原詩林叙

二

原詩叙

詩自唐以後迄於有明六七百年中間非雄才自喜力能上薄風騷者不敢揚鑠以進然且偏畸間出餘子或附離以起亦不數數稱也非若元嘉迄唐四百餘年間人握鉛槧者比且以有唐之盛間按其時作家所論次大率謂宗工崛起學者得其門而歷堂奧探驪珠當代不過數人其嚴若此是必專門師匠口傳心授有詩之所以爲說者存非其說雖工弗尚也惟其不敢不慎而詩存今則不然手繙四聲筆涉五字七字皆詩人稍稍致語屬綴其徒輒自相國色則以家驥人璧而詩亡不特此也詩亡而益曼衍乎詩沿謠揚波以逢世而欺人浸淫不止非世道人心之憂乎哉憂不獨在詩然自古宗工宿匠所以稱詩之說僅散見評騭間一支一節之常者耳未嘗有創闢其識綜貫成一家言出以砭其迷開其悟何怪乎羣焉不知蜀道之巉曲而思宿春糧以驅較者之貿貿哉是期先生其才揮斥八極而又馳騁百家讀已哇詩風格真大家宗傳其銛鋒絕識洞空達幽足方駕少陵目黎睂山三君子乃復惘學者障銅於淫說志焉

原詩沈叙

一

憂之發爲原詩內外篇內篇標宗旨也外篇肆博辨也非以詩言詩也凡天地間日月雲物山川類族之所以動盪虬龍杳幻靡靡悲嘯之所以神奇皇帝王霸忠賢節俠之所以明其尚神鬼感通愛惡好毀之所以彰其機莫不條引夫端倪舉盡夫毫芒而以之權衡乎詩之正變與諸家持論之得失語語如震霆之破睡可謂精矣神矣其文之牢籠萬象出沒變化蓋自昔南華鴻烈以逮經世觀物諸子所成一家之言是也而不惟是也若所標示胸襟品量之說不特古人心地之隱由詩而較

原詩沈叙

二

然千古抑朝廷可以得國士交遊氣類中可以得豪杰碩賢塵俗世故之外可以得浩落超絕之異人功在學術流品豈小哉讀先生是編使知古人嚴爲論詩之旨與作者慎爲屬詩之義則詩之亡者以存詩存而距塞其逢世欺人之浸淫則世道人心之繫亦以詩存嗟乎彼宗工宿匠所不肯舉其心得之儲俾學者捆載以去先生乃不靳開左藏以貸貧而抑以援其溺斯其胸襟品量何等耶康熙丙寅冬十月年通家世侍海寧沈珩拜手誤

原詩卷一

內篇上

嘉善葉 變星期

詩始於三百篇而規模體具於漢自是而魏而六朝三唐歷宋元明以至 昭代上下三千餘年間詩之質文體裁格律聲調辭句通升降不同而要之詩有源必有流有本必達末又有因流而溯源未有一日不相續相禪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時而論有盛必有衰綜千古而論則盛而必至於衰又必自衰而復盛非在前者之必居於盛後者之必居於衰也乃近代論詩者則曰三百篇尚矣五言必建安黃初其餘諸體必唐之初盛而後可非是者必斥焉如明李夢陽不讀唐以後書李攀龍謂唐無古詩又謂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自若輩之論出天下從而和之推爲詩家正宗家絃而戶習習之既久乃有起而掊之矯而反之者誠是也然又往往溺於偏畸之私說其說勝則出乎陳腐而入乎頗僻不勝則兩敵而詩道遂淪而不可救由稱詩之人才短力弱識又矇焉而不知

原詩卷一

內篇上

一

二葉艸堂

所衷既不能知詩之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互爲循環并不能辨古今作者之心思才力深淺高下長短孰爲沿爲革孰爲創爲因孰爲流弊而衰孰爲救衰而盛一一剖析而縷分之兼綜而條貫之徒自詡矜張爲郭廓隔膜之談以欺人而自欺也於是百喙爭鳴互自標榜膠固一偏勦獵成說後生小子耳食者多是非淆而性情汨不能不三歎於風雅之口衰也蓋自有天地以來古今世運氣數遞變遷以相禪古云天道十年而一變此理也亦勢也無事無物不然寧獨詩之一道膠固而不變

原詩卷十一 內篇上 三 二葉卅堂

乎今就三百篇言之風有正風有變風雅有正雅有變雅風雅已不能不由正而變吾夫子亦不能存正而刪變也則後此爲風雅之流者其不能伸正而誦變也明矣漢蘇李始創爲五言其時又有亡名氏之十九首皆因乎三百篇者也然不可謂卽無異於三百篇而實蘇李創之也建安黃初之情建安黃初之詩乃有獻酬紀行頌德諸體遂開後世種種應酬等類則因而實爲創此變之始也三百篇一變而爲蘇李再變而爲建安黃初建安

黃初之詩大約敦厚而渾樸中正而達情一變而爲晉如陸機之纏綿鋪麗左思之卓犖磅礴各不同也其間屢變而爲鮑照之逸俊謝靈運之警秀陶潛之澹遠又如顏延之之藻績謝朓之高華江淹之韶嫵庾信之清新此數子者各不相師咸矯然自成一家不肯沿襲前人以爲依傍蓋自六朝而已然矣其間健者如何遜如陰鏗如沈炯如薛道衡差能自立此外繁辭縟節隨波目下歷梁陳隋以迄唐之垂拱踵其習而益甚勢不能不變小變於沈宋雲龍之間而大變於開元天寶高岑王

原詩卷十一 內篇上 三 二葉卅堂

孟李此數人者雖各有所因而實一一能爲創而集大成如杜甫傑出如韓愈專家如柳宗元如劉禹錫如李賀如李商隱如杜牧如陸龜蒙諸子一皆特立典起其他弱者則因循世運隨乎波流不能振振所謂唐人本色也宋初詩襲唐人之舊如徐鉉王禹偁輩純是唐音蘇舜卿梅堯臣出始一大變歐陽修亟稱二人不置自後諸大家迭興所造各有至極今人一槩稱爲宋詩者也自是南宋金元作者不一家如陸游范成大元好問爲最各能自見其才有明之初高啓爲冠兼唐宋元

人之長初不於唐宋元人之詩有所爲軒輊也自
不讀唐以後書之論出於是稱詩者必曰唐詩苟
稱其人之詩爲宋詩無異於唾罵謂唐無古詩并
謂唐中晚且無詩也噫亦可怪矣今之人豈無有
能知其非者然建安盛唐之說創習沁入於中心
而時發於口吻獎流而不可挽則其說之爲害烈
也原夫作詩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
觸以興起其意而後措諸辭屬爲句敷之而成章
當其有所觸而興起也其意其辭其句勢空而起
皆自無而有隨在取之於心出而爲情爲景爲事

原詩卷一 內篇上 四

二葉艸堂

人未嘗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與聞其言者
誠可悅而永也使卽此意此辭此句雖有小異再
見焉諷咏者已不擊節數見則益不鮮陳陳踵見
齒牙餘唾有掩鼻而過耳譬之上古之世飯土簋
啜土銅當飲食未具時進以一嚮必爲驚喜逮後
世臚鴈魚膾之法與羅珍搜錯無所不至而猶以
土簋土銅之庖進可乎上古之音樂擊土鼓而歌
康衢其後乃有絲竹匏革之制流至於今極於九
官南譜聲律之妙日異月新若必返古而聽擊壤
之歌斯爲樂乎古者穴居而巢處乃制爲宮室不

過衛風雨耳後世遂有璇題瑤室土文繡而木錦
鄧古者儷皮爲禮後世易之以玉帛遂有千純百
璧之侈使今日告人居以巢穴行禮以儷皮孰不
嗤之者乎大凡物之踵事增華以漸而進以至於
極故人之智慧心思在古人始用之又漸出之而
未窮未盡者得後人精求之而益用之出之乾坤
一日不息則人之智慧心思必無盡與窮之日惟
叛於道戾於經乖於事理則爲反古之愚賤耳苟
於此數者無尤焉此如治器然切磋琢磨屢治而
益精不可謂後此者不有加乎其前也彼虞廷喜

原詩卷一 內篇上 五

二葉艸堂

起之歌詩之士簋擊壤穴居儷皮耳一增華於三
百篇再增華於漢又增於魏自後盡態極妍爭新
競異千狀萬態差別井然苟於情於事於景於理
隨在有得而不戾乎風人永言之旨則就其詩論
工拙可耳何得以一定之程格之而抗言風雅哉
如人適千里者唐虞之詩如第一步三代之詩如
第二步彼漢魏之詩以漸而及如第三第四步耳
作詩者知此數步爲道途發始之所必經而不可
謂行路者之必於此數步焉爲歸宿遂棄前途而
弗邁也且今之稱詩者視唐虞而禘商周宗祀漢

魏於明堂是也何以漢魏以後之詩遂皆爲不得入廟之主此大不可解也譬之井田封建未嘗非治天下之大經今時必欲復古而行之不亦天下之大愚也哉且蘇李五言與亡名氏之十九首至建安黃初作者既已增華矣如必取法乎初當以蘇李與十九首爲宗則亦止棄建安黃初之詩可也詩盛於鄴下然蘇李十九首之意則寢衰矣使鄴中諸子欲其一一摹倣蘇李尚且不能且亦不欲乃於數千載之後胥天下而盡倣曹劉之口吻得乎哉或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漢魏去古未遠此

原詩卷一 內篇上 六 二葉艸堂

意猶存後此者不及也不知溫柔敦厚其意也所以爲體也措之於用則不同辭者其文也所以爲用也返之於體則不異漢魏之辭有漢魏之溫柔敦厚唐宋元之辭有唐宋元之溫柔敦厚譬之一草一木無不得天地之陽春以發生草木以億萬計其發生之情狀亦以億萬計而未有相同一定之形無不盎然皆具陽春之意豈得曰若者得天地之陽春而若者爲不得者哉且溫柔敦厚之旨亦在作者神而明之如必執而泥之則巷伯投界之章亦難合於斯言矣從來豪傑之士未嘗不

隨風會而出而其力則嘗能轉風會人見其隨乎風會也則曰其所作者真古人也見能轉風會者以其不襲古人也則曰今人不及古人也無論居古人千年之後卽如左思去魏未遠其才豈不能爲建安詩耶觀其縱橫躑躅睥睨千古絕無絲毫曹劉餘習鮑昭之才迥出儕偶而杜甫稱其俊逸夫俊逸則非建安本色矣千載後無不擊節此兩人之詩者正以其不襲建安也奈何去古益遠翻以此繩人耶且夫風雅之有正有變其正變係乎時謂政治風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此以時言

原詩卷一 內篇上 七 二葉艸堂

詩時有變而詩因之時變而失正詩變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無衰詩之源也吾言後代之詩有正有變其正變係乎詩謂體格聲調命意措辭新故升降之不同此以詩言時詩通變而時隨之故有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互爲盛衰惟變以救正之衰故遞衰遞盛詩之流也從其源而論如百川之發源各異其所從出雖萬派而皆朝宗於海無弗同也從其流而論如河流之經行天下而忽播爲九河河分九而俱朝宗於海則亦無弗同也歷攷漢魏以來之詩循其源流升降不得謂正爲源而

長盛變爲流而始衰惟正有漸衰故變能啓盛如建安之詩正矣盛矣相沿久而流於衰後之人力大者大變力小者小變六朝諸詩人間能小變而不能獨開生面唐初沿其卑靡浮艷之習句櫛字比非古非律詩之極衰也而陋者必曰此詩之相沿至正也不知實正之積弊而衰也迨開寶諸詩人始一大變彼陋者亦曰此詩之至正也不知實因正之至衰變而爲至盛也盛唐諸詩人惟能不爲建安之古詩吾乃謂唐有古詩若必摹漢魏之聲調字句此漢魏有詩而唐無古詩矣且彼所謂

原詩卷十 內篇上 八 二葉艸堂

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正惟子昂能自爲古詩所以爲子昂之詩耳然吾猶謂子昂古詩尚蹈襲漢魏蹊徑竟有全似阮籍詠懷之作者失自家體段猶訾子昂不能以其古詩爲古詩乃翻勿取其自爲古詩不亦異乎杜甫之詩包源流綜正變自甫以前如漢魏之渾朴古雅六朝之藻麗纖纖蘊遠韶秀甫詩無一不備然出於甫皆甫之詩無一字句爲前人之詩也自甫以後在唐如韓愈李賀之奇秦劉禹錫杜牧之雄傑劉長卿之流利溫庭筠李商隱之輕艷以至宋金元明之詩家稱巨擘

者無慮數十百人各自炫奇翻異而甫無一不爲之開先此其巧無不到力無不舉長盛於千古不能衰不可衰者也今之人固羣然宗杜矣亦知杜之爲杜乃合漢魏六朝并後代千百年之詩人而陶鑄之者乎唐詩爲八代以來一大變韓愈爲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爲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爲之發其端可謂極盛而俗儒且謂愈詩大變漢魏大變盛唐格格而不許何異居蚯蚓之穴習聞其長鳴聽洪鐘之響而怪之竊竊然議之也且愈豈不能擁其鼻肖其吻而效

原詩卷一 內篇上 九 二葉艸堂

俗儒爲建安開寶之詩乎哉開寶之詩一時非不盛邇至大曆貞元元和之間沿其影響字句者且百年此百餘年之詩其傳者已少殊尤出類之作不傳者更可知矣必待有人焉起而撥正之則不得不改絃而更張之愈嘗自謂陳言之務去想其時陳言之爲禍必有出於目不忍見耳不聞者使天下人之心思智慧日腐爛埋沒於陳言中排之者比於救焚拯溺可不力乎而俗儒且栩栩然俎豆愈所斥之陳言以爲秘異而相授受可不哀耶故晚唐詩人亦以陳言爲病但無愈之才力故

日趨於尖新纖巧俗儒卽以此爲晚唐詬厲嗚呼亦可謂愚矣至於宋人之心手日益以啓縱橫鈎致發揮無餘蘊非故好爲穿鑿也譬之石中有寶不穿之鑿之則寶不出且未穿未鑿以前人人皆作模稜皮相之語何如穿之鑿之之實有得也如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闢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於筆端而適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韓愈後之一大變也而盛極矣自後或數十年而一變或百餘年而一變或一人獨自爲變或數人而共爲變皆變之小者也其間或有因變而得盛者然亦不能無因變而益衰者大抵古今作者卓然自命必以其才智與古人相衡不肯稍爲依傍寄人籬下以竊其餘唾竊之而似則優孟衣冠竊之而不似則畫虎不成矣故寧甘作偏裨自領一隊如皮陸諸人是也乃才不及健兒假他人餘焰妄自僭王稱霸實則一土偶耳生機旣無面目塗飾洪濤一至皮骨不存而猶侈口而談亦何謂耶惟有明末造諸稱詩者專以依傍臨摹爲事不能得古人之興會神理句剽字竊依樣葫蘆如小兒學語徒有呢呶聲音雖似都無成說令人

原詩卷一 內篇上 十 二葉艸堂

噉而却走耳乃妄自稱許曰此得古人某某之法尊盛唐者盛唐以後俱不掛齒近或有以錢劉爲標榜者舉世從風以劉長卿爲正派究其實不過以錢劉淺利輕囿易於摹倣遂呵宋斥元又推崇宋詩者竊陸游范成大與元之元好問諸人婉秀便麗之句以爲秘本昔李攀龍襲漢魏古詩樂府易一二字便居爲已作今有用陸范及元詩句或顛倒一二字或全竊其面目以盛誇於世儼主騷壇傲睨今古豈惟風雅道衰抑可窺其術智矣大凡人無才則心思不出無膽則筆墨畏縮無識則不能取舍無力則不能自成一家而且謂古人可罔世人可欺稱格稱律推求字句動以法度緊嚴扳駁銖兩內旣無其援一古人爲門戶藉以壓倒衆口究之何嘗見古人之真面目而辨其詩之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之相因哉更有竊其腐餘高自論說互相祖述此真詩運之厄故竊不揣謹以數千年詩之正變盛衰之所以然畧爲發明以俟古人之復起更列數端於左

原詩卷一 內篇上 十一 二葉艸堂

或問於余曰詩可學而能乎曰可曰多讀古人之詩而求工於詩而傳焉可乎曰否曰詩旣可學而

能而又謂讀古人之詩以求工爲未可竊惑焉其義安在余應之曰詩之可學而能者盡天下之人皆能讀古人之詩而能詩今天下之稱詩者是也而求詩之工而可傳者則不在是何則大凡天姿人力次叙先後雖有生學困知之不同而欲其詩之工而可傳則非就詩以求詩者也我今與子以詩言詩子固未能知也不若借事物以譬之而可曉然矣今有人焉擁數萬金而謀起一大宅門堂樓廡將無一不極輪奐之美是宅也必非憑空結構如海上之蜃如三山之雲氣以爲樓臺將必有

原詩卷一 內篇上 三 二葉艸堂

所託基焉而其基必不於荒江窮鄉負郭僻巷湫隘卑濕之地將必於平直高敞水可舟楫陸可車馬者然後始基而經營之大廈乃可次第而成我謂作詩者亦必先有詩之基焉詩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後能載其性情智慧聰明才辨以出隨遇發生隨生即盛千古詩人推杜甫其詩隨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無處不發其思若王憂禍亂悲時日念友朋弔古人懷遠道凡歡愉幽愁離合今昔之感一一觸類而起因遇得題因題達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爲基如星宿

之海萬源從山如鑽燧之火無處不發如肥土沃壤時雨一過天喬百物隨類而興生意各別而無不具足卽如甫集中樂遊園七古一篇時甫年纔三十餘當開寶盛時使今人爲此必鋪陳颺頌藻麗雕績無所不極身在少年場中功名事業來日未苦短也何有乎身世之感乃甫此詩前半卽景事無多排場忽轉年年人醉一段悲白髮荷皇天而終之以獨立蒼茫此其胸襟之所寄託何如也余又嘗謂晉王羲之獨以法書立極非文辭作手也蘭亭之集時貴名流畢會使時手爲序必極力

原詩卷一 內篇上 三 二葉艸堂

鋪寫設美萬端決無一語稍涉荒涼者而羲之此序寥寥數語託意於仰觀俯察宇宙萬彙係之感慨而極於死生之痛則羲之之胸襟又何如也由是言之有是胸襟以爲基而後可以爲詩文不然雖日誦萬言吟千首浮響膚辭不從中出如剪綵之花根蒂既無生意自絕何異乎憑虛而作室也乃作室者既有其基矣必將取材而材非培塿之木拱把之桐梓取之近地園閭村市之間而能勝也當不憚遠且勞求荆湘之楸楠江漢之豫章若者可以爲棟爲榱若者可以爲楹爲柱方勝任而

愉快乃免支離屈曲之病則夫作詩者既有胸襟必取材於古人原本於三百篇楚騷浸淫於漢魏六朝唐宋諸大家皆能會其指歸得其神理以是爲詩正不傷庸奇不傷怪麗不傷浮博不傷僻決無剽竊吞剝之病乃時手每每取捷徑於近代當世之聞人或以高位或以虛名竊其體裁字句以爲秘本謂既得所宗主卽可以得其人之贊揚獎借生平未嘗見古人而才名已早成矣何異方寸之木而遂高於岑樓耶若此等之材無論不可爲大厦卽數椽茅把之居用之亦不勝任將見一朝墮地腐爛而不可支故有基之後以善取材爲急急也既有材矣將用其材必善用之而後可得工師大匠指揮之材乃不枉爲棟爲榱爲榑爲榦當而無絲毫之憾非然者宜方者圓宜圓者方枉棟之材而爲楸柱柱之材而爲楹天下斲小之匠人寧少耶世固有成誦古人之詩數萬首涉畧經史集亦不下數十萬言逮落筆則有俚俗庸腐室板拘牽隘小膚冗種種諸習此非不足於材有其材而無匠心不能用而枉之之故也夫作詩者要見古人之自命處着眼處作意處命辭處出手處

原詩卷十

內篇上

二葉艸堂

無一可苟而痛去其自己本來面目如醫者之治結疾先盡蕩其宿垢以理其清虛而徐以古人之學識神理充之久之而又能去古人之面目然後匠心而出我未嘗摹擬古人而古人且爲我役彼作室者既善用其材而不枉宅乃成矣宅成不可無丹雘赭堊之功一經俗工絢染徒爲有識所嗤夫詩純淡則無味純朴則近俚勢不能如畫家之有不設色古稱非文辭不爲功文辭者斐然之章采也必本之前人擇其麗而則典而古者而從事焉則華實並茂無夸飾闕炫之態乃可貴也若徒以富麗爲工本無奇意而飾以奇字本非異物而加以異名別號味如嚼蠟展誦未竟但覺不堪此鄉里小兒之技有識者不屑爲也故能事以設色布采終焉然余更有進此作室者自始基以至設色其爲宅也既成而無餘事矣然自康衢而登其門於是而堂而中門又於是而中堂而後堂而闥而曲房而賓席東厨之室非不井然秩然也然使今日造一宅焉如是明日易一地而更造一宅焉而亦如是將百十其宅而無不皆如是則亦可厭極矣其道在於善變化變化豈易語哉終不可

原詩卷十

內篇上

二葉艸堂

易曲房於堂之前易中堂於樓之後入門即見廚而聯賓坐於閨闔也惟數者一一各得其所而悉出於天然位置終無相踵沓出之病是之謂變化變化而不失其正千古詩人惟杜甫爲能高岑王孟諸子設色止矣皆未可語以變化也夫作詩者至能成一家之言足矣此猶清任和三子之聖各極其至而集大成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惟夫子杜甫詩之神者也夫惟神乃能變化子言多讀古人之詩而求工於詩者乃囿於今之稱詩者論也或曰今之稱詩者高言法矣作詩者果有法乎哉

原詩卷一 內篇上 去 二葉艸堂

且無法乎哉余曰法者虛名也非所論於有也又法者定位也非所論於無也子無以余言爲愴恍河漢當細爲子晰之自開闢以來天地之大古今之變萬彙之賾日星河嶽賦物象形兵刑禮樂飲食男女於以發爲文章形爲詩賦其道萬千余得以三語蔽之曰理曰事曰情不出乎此而已然則詩文一道豈有定法哉先揆乎其理揆之於理而不謬則理得次徵諸事徵之於事而不悖則事得終絮諸情絮之於情而可通則情得三者得而不可易則自然之法立故法者當乎理確乎事酌乎

情爲三者之平準而無所自爲法也故謂之曰虛名又法者國家之所謂律也自古之五刑宅就以至於今法亦密矣然豈無所憑而爲法哉不過揆度於事理情三者之輕重大小上下以爲五服五章刑賞生殺之等威差別於是事理情當於法之中人見法而適愜其事理情之用故又謂之曰定位乃稱詩者不能言法所以然之故而嗟然曰法吾不知其離一切以爲法乎將有所緣以爲法乎離一切以爲法則法不能憑虛而立有所緣以爲法則法仍託他物以見矣吾不知統提法者之於何屬也彼曰凡事凡物皆有法何獨於詩而不然也是也然法有死法有活法若以死法論今舉一人之美當問之曰若罔睂在眼上乎鼻口居中乎若罔手操作而足循履乎夫妍媸萬態而此數者必不渝此死法也彼美之絕世獨立不在是也又朝廟享燕以及士庶宴會揖讓升降叙坐獻酬無不然者此亦死法也而格鬼神通愛敬不在是也然則彼美之絕世獨立果有法乎不過即耳目口鼻之常而神明之而神明之法果可言乎彼享宴之格鬼神合愛敬果有法乎不過即揖讓獻酬而

原詩卷一 內篇上 去 二葉艸堂

感通之而感通之法又可言乎死法則執塗之人能言之若曰活法法既活而不可執矣又焉得泥於法而所謂詩之法得法平平仄仄之拈平村塾中曾讀千家詩者亦不屑言之若更有進必將曰律詩必首句如何起三四如何承五六如何接末句如何結古詩要始應要起伏析之爲句法總之爲章法此三家村詞伯相傳久矣不可謂稱詩者獨得之秘也若舍此兩端而謂作詩另有法法在神明之中巧力之外是謂變化生心變化生心之法又何若乎則死法爲定位活法爲虛名虛名不可以爲有定位不可以爲無不可爲無者初學能言之不可爲有者作者之匠心變化不可言也夫識辨不精揮霍無具徒倚法之一語以半籠一切譬之國家有法所以儆愚夫愚婦之不肖而使之

原詩卷一

內篇上

七

二葉艸堂

曰理曰事曰情三語大而乾坤以之定位日月以之運行以至一草一木一飛一走三者缺一則不成物文章者所以表天地萬物之情狀也然具是三者又有總而持之條而貫之者曰氣事理情之所爲用氣爲之用也譬之一木一草其能發生者理也其既發生則事也既發生之後天喬滋植情狀萬千咸有自得之趣則情也苟無氣以行之能若是乎又如合抱之木百尺千霄纖葉微柯以萬計同時而發無有絲毫異同是氣之爲也苟斷其根則氣盡而立萎此時理事情俱無從施矣吾故曰三者藉氣而行者也得是三者而氣鼓行於其間網繆磅礴隨其自然所至卽爲法此天地萬象之至文也豈先有法以馭是氣者哉不然天地之生萬物舍其自然流行之氣一切以法繩之夭喬飛走紛紛於形體之萬殊不敢過於法不敢不及於法將不勝其勞乾坤亦幾乎息矣

原詩卷一

內篇上

九

二葉艸堂

而或離理事情無之而不在向枯木而言法法於何施必將曰法將析之以爲薪法將斷之而爲器若果將以爲薪爲器吾恐仍屬之事理情矣而法又將遁而之他矣

天地之大文風雲雨雷是也風雲雨雷變化不測不可端倪天地之至神也卽至文也試以一端論泰山之雲起於膚寸不崇朝而徧天下吾嘗居泰山之下者半載熟悉雲之情狀或起於膚寸瀾淪六合或諸峯競出升頂卽滅或連陰數月或食時卽散或黑如漆或白如雪或大如鵬翼或亂如散

原詩卷一

內篇上

二

棄仲堂

髮或塊然垂天後無繼者或聯綿纖微相續不絕又忽而黑雲興土人以法占之曰將雨竟不雨又晴雲出法占者曰將晴乃竟雨雲之態以萬計無一同也以至雲之色相雲之性情無一同也雲或有時歸或有時竟一去不歸或有時全歸或有時半歸無一同也此天地自然之文至工也若以法繩天地之文則泰山之將出雲也必先聚雲族而謀之曰吾將出雲而爲天地之文矣先之以其雲繼之以其雲以其雲爲起以其雲爲伏以其雲爲照應爲波瀾以其雲爲逆入以其雲爲空翻以其雲

雲爲開以其雲爲闔以其雲爲掉尾如是以出之如是以歸之一一使無與而天地之文成焉無乃天地之勞於有泰山泰山且勞於有是雲而出雲且無日矣蘇軾有言我文如萬斛源泉隨地而出亦可與此相發明也

或曰先生言作詩法非所先言固辨矣然古帝王治天下必曰大經大法然則法且後乎哉余曰帝王之法卽政也夫子言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此一定章程後人守之苟有毫髮出入則失之矣修德貴日新而法者舊章斷不可使有毫髮之新法一

原詩卷一

內篇上

三

棄仲堂

新此王安石之所以亡宋也若夫詩古人作之我亦作之自我作詩而非述詩也故凡有詩謂之新詩若有法如教條政令而遵之必如李攀龍之擬古樂府然後可詩末技耳必言前人所未言發前人所未發而後爲我之詩若徒以效顰效步爲能事曰此法也不但詩亡而法亦且亡矣余之後法非廢法也正所以存法也夫古今時會不同卽政令尚有因時而變通之若膠罔不變則新莽之行周禮矣奈何風雅一道而踵其謬戾哉

原詩卷一終

原詩卷二

內篇下

嘉善葉 變星期

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窮盡萬有之變態凡形形色色音聲狀貌舉不能越乎此此舉在物者而爲言而無一物之或能去此者也曰才曰膽曰識曰力此四言者所以窮盡此心之神明凡形形色色音聲狀貌無不待於此而爲之發宣昭著此舉在我者而爲言而無一不如此心以出之者也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爲作者之文章

原詩卷二

內篇下

二葉艸堂

大之經緯天地細而一動一植詠歎謳吟俱不能離是而爲言者矣在物者前已論悉之在我者雖有天分之不齊要無不可以人力充之其優於天者四者具足而才獨外見則羣稱其才而不知其才之不能無所憑而獨見也其歉乎天者才見不足人皆曰才之歉也不可勉強也不知有識以居乎才之先識爲體而才爲用若不足於才當先研精推求乎其識人惟中藏無識則理事情錯陳於前而渾然茫然非可否妍媸黑白悉眩惑而不能辨安望其敷而出之爲才乎文章之能事實始

乎此今夫詩彼無識者既不能知古來作者之意并不自知其何所興感觸發而爲詩或亦問古今

詩家之論所謂體裁格力聲調典會等語不過影

響於耳含糊於心附會於口而眼光從無着處腕

力從無措處卽歷代之詩陳於前何所決擇何所

適從人言是則是之人言非則非之夫非必謂人

言之不可憑也而彼先不能得我心之是非而是

非之又安能知人言之是非而是非之也有入曰

詩必學漢魏學盛唐彼亦曰學漢魏學盛唐從而

然之而學漢魏與盛唐所以然之故彼不能知不

能言也卽能效而言之而終不能知也又有人曰

詩當學晚唐學宋學元彼亦曰學晚唐學宋學元

又從而然之而置漢魏與盛唐所以然之故彼又

終不能知也或聞詩家有宗劉長卿者矣於是羣

然而稱劉隨州矣又或聞有崇尚陸游者矣於是

人人案頭無不有劔南集以爲秘本而遂不敢他

及矣如此等類不可枚舉一槩人云亦云人否亦

否何爲者耶夫人以著作自命將進退古人次第

前哲必具有隻眼而後泰然有自居之地倘議論

是非聾瞶於中心而隨世人之影響而附會之終

原詩卷二

內篇下

二葉艸堂

日以其言語筆墨爲人使令驅役不亦愚乎且有不自以爲愚旋愚成妄妄以生驕而愚益甚焉原其患始於無識不能取舍之故也是卽吟詠不輟累牘連章任其塗抹全無生氣其爲才耶爲不才耶惟有識則是非明是非明則取舍定不但不隨世人脚跟并亦不隨古人脚跟非薄古人爲不足學也蓋天地有自然之文章隨我之所觸而發宣之必有克肖其自然者爲至文以立極我之命意發言自當求其至極者昔人有言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又云不恨臣無二王法但恨二人

原詩卷二 內篇下 三 二葉艸堂

王無臣法斯言特論書法耳而其人自命如此等而上之可以推矣譬之學射者盡其目力臂力審而後發苟能百發百中卽不必學古人而古有后羿養由基其人者自然來合我矣我能是古人先我而能是未知我合古人歟古人合我歟高適有云乃知古時人亦有如我者豈不然哉故我之著作與古人同所謂其揆之一卽有與古人異乃補古人之所未足亦可言古人補我之所未足而後我與古人交爲知己也惟如是我之命意發言一皆從識見中流布識明則膽張任其發宣而無

所於怯橫說豎說左宜而右有直造化在手無有一之不肖乎物也且夫胸中無識之人卽終日勤於學而亦無益俗諺謂爲兩脚書櫥記誦日多多益爲累及伸紙落筆時胸如亂絲頭緒旣紛無從割擇中且餒而膽愈怯欲言而不能言或能言而不敢言矜持於銖兩尺獲之中旣恐不合於古人又恐貽議於今人如三日新婦動恐失體又如跛者登臨舉恐失足文章一道本摠寫揮灑樂事反若有物焉以桎梏之無處非礙矣於是強者必曰古人某某之作如是我則不能得其法也弱者

原詩卷二 內篇下 四 二葉艸堂

亦曰古人某某之作如是今之聞人某某傳其法如是而我亦如是也其黠者心則然而秘而不言愚者心不能知其然徒夸而張於人以爲我自有所本也更或謀篇時有言已盡本無可贅矣恐方幅不足而不合於格於是多方拖沓以擴之是蛇添足也又有言尚未盡正堪杼寫恐逾於格而失矩度亟闕而已焉是生割活剝也之數者因無識故無膽使筆墨不能自由是爲操觚家之苦趣不可不察也昔賢有言成事在膽文章千古事苟無膽何以能千古乎吾故曰無膽則筆墨畏縮膽旣

誦矣才何由而得伸乎惟膽能生才但知才受於天而抑知必待擴充於膽耶吾見世有稱人之才而歸美之曰能歛才就法斯言也非能知才之所由然者也夫才者諸法之蘊隆發現處也若有所歛而爲就則未歛未就以前之才尚未有法也其所爲才皆不從理事情而得爲拂道悖德之言與才之義相背而馳者尚得謂之才乎夫於人之所不能知而惟我有才能知之於人之所不能言而惟我有才能言之縱其心思之氣氤磅礴上下縱橫凡六合以內外皆不得而問之以是措而爲文

原詩卷二

內篇下

五

二棄艸堂

辭而至理存焉萬事準焉深情托焉是之謂有才若欲其歛以就法彼固掉臂遊行於法中久矣不知其所就者又何物也必將曰所就者乃一定不遷之規矩此千萬庸衆人皆可共趨之而由之又何待於才之歛耶故文章家止有以才御法而驅使之決無就法而爲法之所役而猶欲糊其才者也吾故曰無才則心思不出亦可曰無心思則才不出而所謂規矩者卽心思之肆應各當之所爲也蓋言心思則主乎內以言才言法則主乎外以言才主乎內心思無處不可通吐而爲辭無物不

可通也夫孰得而範圍其心又孰得而範圍其言乎主乎外則固於物而反有所不得於我心心思不靈而才銷鑠矣吾嘗觀古之才人合詩與文而論如左丘明司馬遷賈誼李白杜甫韓愈蘇軾之徒天地萬物皆通開闢於其筆端無有不可舉無有不能勝前不必有所承後不必有所繼而各有其愉快如是之才必有其力以載之惟力大而才能堅故至堅而不可摧也歷千百代而不朽者以此昔人有云擲地須作金石聲六朝人非能知此義者而言金石喻其堅也此可以見文家之力

原詩卷二

內篇下

六

二棄艸堂

力之分量卽一句一言如植之則不可仆橫之則不可斷行則不可遏住則不可遷易曰獨立不懼此言其人而其人之文當亦如是也譬之兩人焉共適於途而值羊腸蠶叢峻棧危梁之險其一弱者精疲於中形戰於外將裹足而不前又必不可已而進焉於是步步有所憑藉以爲依傍或藉人之推之挽之或手有所持而捫或足有所緣而踐卽能前進皆非其人自有之力僅愈於木偶爲人昇之而行耳其一爲有力者神旺而氣足徑往直前不待有所攀援假借奮然投足反趨弱者扶掖

之前此直以神行而形隨之豈待外求而能者故
有境必能造有造必能成吾故曰立言者無力則
不能自成一家夫家者吾固有之家也人各自有
家在已力而成之耳豈有依傍想象他人之家以
爲我之家乎是猶不能自求家珍穿窬鄰人之物
以爲已有即使盡竊其連城之璧終是鄰人之寶
不可爲我家珍而識者窺見其裏適供其啞然一
笑而已故本其所自有者而益充而廣大之以成
家非其力之所自致乎然力有大小家有巨細吾
又觀古之才人力足以蓋一鄉則爲一鄉之才力
原詩卷二 內篇下 七 二棄艸堂
足以蓋一國則爲一國之才力足以蓋天下則
爲天下之才更進乎此其力足以十世足以百世
足以終古則其立言不朽之業亦垂十世垂百世
垂終古悉如其力以報之試合古今之才一一較
其所就視其力之大小遠近如分寸銖兩之悉稱
焉又觀近代著作之家其詩文初出一時非不紙
貴後生小子以耳爲目互相傳誦取爲模楷及身
沒之後聲問卽泯漸有起而議之者或問能及其
身後而一世再世漸遠而無聞焉甚且詆毀叢生
是非競起昔日所稱其人之長卽爲今日所指之

短可勝歎哉卽如明三百年間王世貞李攀龍輩
盛鳴於嘉隆時終不如明初之高楊張徐猶得無
毀於今日人之口也鍾惺譚元春之矯異於末季
又不如王李之猶可及於再世之餘也是皆其力
所至遠近之分量也統百代而論詩自三百篇而
後惟杜甫之詩其力能與天地相終始與三百篇
等自此以外後世不能無入者主之出者奴之諸
說之異同標幟之不一矣其間又有力可以百世
而百世之內互有興衰者或中湮而復興或昔非
而今是又似世會使之然生前或未有推重之而
原詩卷二 內篇下 八 二棄艸堂
後世忽崇尚之如韓愈之文當愈之時舉世未有
深知而尚之者二百餘年後歐陽修方大表章之
天下遂翕然宗韓愈之文以至于今不衰信乎文
章之力有大小遠近而又盛衰乘時之不同如是
欲成一家言斷宜奮其力矣夫內得之於誠而出
之而爲才惟膽以張其才惟力以克荷之得全者
其才見全得半者其才見半而又非可矯揉蹴至
之者也蓋有自然之候焉千古才力之大者莫有
及於神禹神禹平成天地之功此何等事而孟子
以爲行所無事不過順水流行坎止自然之理而

行疏淪排決之事豈別有治水之法有所矯揉以行之者乎不然者是行其所有事矣大禹之神力遠及萬萬世以文辭立言者雖不敢幾此然異道同歸勿以篇章爲細務自遜處於沒世無聞已也大約才識膽力四者交相爲濟苟一有所歉則不可登作者之壇四者無緩急而要在先之以識使無識則三者俱無所托無識而有膽則爲妄爲鹵莽爲無知其言背理叛道謬如也無識而有才雖議論縱橫思致揮霍而是非淆亂黑白顛倒才反爲累矣無識而有力則堅僻妄誕之辭足以悞人而惑世爲害甚烈若在騷壇均爲風雅之罪人惟

原詩卷二

內篇下

九

二秦艸堂

日勞於章句誦讀不過勦襲依傍摹擬窺伺之術以自躋於作者之林則吾不得而知之矣或曰先生發揮理事情三言可謂詳且至矣然此三言固文家之切要關鍵而語於詩則情之一言義固不易而理與事似於詩之義未爲切要也先儒云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若夫詩似未可以物物也詩之至處妙在含蓄無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間其指歸在可解不可解之會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離形象絕議論而窮思維引人於冥漠恍惚之境所以爲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理者一定之衡則能實而不能虛爲執而不爲化非板則腐如學究之說書問師之讀律又如禪家之參死句不參活句竊恐有乖於風人之旨以言乎事天下固有有其理而不可見諸事者若夫詩則理尚不可執又焉能一一徵之實事者乎而先生斷斷焉必以理事二者與情同律乎詩不使有毫髮之或離愚竊惑焉此何也予曰子之言誠是也子所以稱詩者深有得乎詩之旨者也然子但知可言可執之理之爲理而抑知名言所絕之理之爲至理乎子但知有是事之爲事而抑

原詩卷二

內篇下

十

二葉艸堂

知無是事之爲凡事之所出乎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詩人之言之可徵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詩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於默會意象之表而理與事無不燦然于前者也今試舉杜甫集中一二名句爲予晰而剖之以見其概可乎如玄皇帝廟作碧瓦初寒外句逐字論之言乎外與內爲界也初寒何物可以內外界乎將碧瓦之外無初寒乎寒者天地之氣也是氣也盡宇宙之內無處不充塞而碧瓦獨居其外寒氣獨盤踞於碧瓦之內乎寒而曰初將嚴

原詩卷二

內篇下

十一

二葉艸堂

寒或不如是乎初寒無象無形碧瓦有物有質合虛實而分內外吾不知其寫碧瓦乎寫初寒乎寫近乎寫遠乎使必以理而實諸事以解之雖稷下談天之辨恐至此亦窮矣然設身而處當時之境會覺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設呈於象感於目會於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劃然示我以默會想象之表竟若有內有外有寒有初寒特借碧瓦一實相發之有中聞有邊際虛實相成有無互立取之當前而自得其理昭然其事的然也昔人云王維詩中有畫凡詩

可入畫者爲詩家能事風雲雨雪景象之至虛者畫家無不可繪之於筆若初寒內外之景色卽董巨復生恐亦束手擱筆矣天下惟理事之入神境者固非庸凡人可摹擬而得也又宿左省作月傍九霄多句從來言月者祇有言圓缺言明暗言升沉言高下未有言多少者若俗儒不曰月傍九霄明則曰月傍九霄高以爲景象真而使字切矣今日多不知月本來多乎抑傍九霄而始多乎不知月多乎月所照之境多乎有不可名言者試想當時之情景非言明言高言升可得而惟此多字

原詩卷二

內篇下

十二

二葉艸堂

可以盡括此夜宮殿當前之景象他人共見之而不能知不能言惟甫見而知之而能言之其事如是其理不能不如是也又夔州雨濕不得上岸作晨鐘雲外濕句以晨鐘爲物而濕乎雲外之物何啻以萬萬計且鐘必於寺觀卽寺觀中鐘之外物亦無算何獨濕鐘乎然爲此語者因聞鐘聲有觸而云然也聲無形安能濕鐘聲入耳而有聞聞在耳止能辨其聲安能辨其濕曰雲外是又以目治見雲不見鐘故云雲外然此詩爲雨濕而作有雲然後有雨鐘爲雨濕則鐘在雲內不應云外也斯

語也吾不知其爲耳聞耶爲目見耶爲意揣耶俗儒於此必曰晨鐘雲外度又必曰晨鐘雲外發決無下濕字者不知其於隔雲見鐘聲中聞濕妙悟天開從至理實事中領悟乃得此境界也又摩訶池泛舟作高城秋自落句夫秋何物若何而落手時序有代謝未聞云落也卽秋能落何繫之以高城乎而曰高城落則秋實自高城而落理與事俱不可易也以上偶舉杜集四語若以俗儒之眼觀之以言乎理理於何通以言乎事事於何有所謂言語道斷思維路絕然其中之理至虛而實至渺

原詩卷二

內篇下

三

二葉仲堂

而近灼然心目之間殆如鳶飛魚躍之昭著也理既昭矣尚得無其事乎古人妙於事理之句如此極多姑舉此四語以例其餘耳其更有事所必無者偶舉唐人一二語如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似將海水添宮漏春風不度玉門關天若有情天亦老玉顏不及寒鴉色等句如此者何止盈千累萬決不能有其事實爲情至之語夫情必依乎理情得然後理真情理交至事尚不得耶要之作詩者實寫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卽爲俗儒之作惟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見之事不可徑達之情

則幽渺以爲理想象以爲事情恍以爲情方爲理至事至情至之語此豈俗儒耳目心思界分中所

有哉則余之爲此三語者非腐也非僻也非鋼也得此意而通之寧獨學詩無適而不可矣或曰先生之論詩深源於正變盛衰之所以然不定指在前者爲盛在後者爲衰而謂明二李之論爲非是又以時人之模稜漢魏貌似盛唐者熟調陳言千首一律爲之反覆以開其鋼習發其憤蒙乍聞之似乎矯枉而過正徐思之真膏肓之針砭也然則學詩者且置漢魏初盛唐詩勿卽寓目恐

原詩卷二

內篇下

四

二葉仲堂

從是入手未免熟調陳言相因而至我之心思終於不出也不若卽于唐以後之詩而從事焉可以發其心思啓其神明庶不墮蹈襲相似之故轍可乎余曰吁是何言也余之論詩謂近代之習大槩斥近而宗遠排變而崇正爲失其中而過其實故言非在前者之必盛在後者之必衰若子之言將謂後者之居於盛而前者反居於衰乎吾見歷來之論詩者必曰蘇李不如三百篇建安黃初不如蘇李六朝不如建安黃初唐不如六朝而斥宋者至謂不僅不如唐而元又不如宋惟有明二三作

者高自位置惟不敢自居於三百篇而漢魏初盛唐居然兼總而有之而不少讓平心而論斯人也實漢魏唐人之優孟耳竊以爲相似而僞無寧相異而真故不必泥前盛後衰爲論也夫自三百篇而下三千餘年之作者其間節節相生如環之不斷如四時之序衰旺相循而生物而成物息息不停無可或間也吾前言踵事增華因時遞變此之謂也故不讀明良擊壤之歌不知三百篇之工也不讀三百篇不知漢魏詩之工也不讀漢魏詩不知六朝詩之工也不讀六朝詩不知唐詩之工也不讀唐詩不知宋與元詩之工也夫惟前者啓之而後者承之而益之前者劖之而後者因之而廣大之使前者未有是言則後者亦能如前者之初有是言前者已有是言則後者乃能因前者之言而另爲他言總之後人無前人何以有其端緒前人無後人何以竟其引伸乎譬諸地之生木然三百篇則其根蘇李詩則其萌芽山藥建安詩則生長至於拱把六朝詩則有枝葉唐詩則枝葉垂蔭宋詩則能開花而木之能事方畢自宋以後之詩不過花開而謝花謝而復開其前次雖層層積累

原詩卷二

內篇下

五

二藥艸堂

變換而出而必不能不從根抵而生者也故無根則由藥何由生無由藥則拱把何由長不由拱把則何自而有枝葉垂蔭而花開花謝乎若曰審如是則有其根斯足矣凡根之所發不必問也且有由藥及拱把成其爲木斯足矣其枝葉與花不必問也則根特蟠於地而具其體耳由藥萌芽僅見其形質耳拱把僅生長而上達耳而枝葉垂蔭花開花謝可遂以已乎故止知有根芽者不知木之全用者也止知有枝葉與花者不知木之大本者也由是言之詩自三百篇以至於今此中終始相承相成之故乃豁然明矣豈可以臆畫而妄斷哉大抵近時詩人其過有二其一奉老生之常談襲古來所云忠厚和平渾樸典雅陳陳皮膚之語以爲正始在是元音復振動以道性情托比興爲言其詩也非庸則腐非腐則俚其人且復鼻孔撩天搖唇振履而目與心胸殆無處可以位置此真虎豹之韓耳其一好爲大言遺棄一切掇採字句抄集韻部觀其成篇句句可畫諷其一句字字可斷其怪戾則自以爲李賀其濃抹則自以爲李商隱其瀟灑則自以爲皮陸其拗拙則自以爲韓孟

原詩卷二

內篇下

六

二藥艸堂

士苴建安弁髦初盛後生小子詫爲新奇競趨而效之所云牛鬼蛇神獍豸罔兩揆之風雅之義風者真不可以風雅者則已喪其雅尚可言耶吾願學詩者必從先型以察其源流識其升降讀三百篇而知其盡美矣盡善矣然非今之人所能爲卽今之人能爲之而亦無爲之之理終亦不必爲之矣繼之而讀漢魏之詩美矣善矣今之人庶能爲之而無不可爲之然不必爲之或偶一爲之而不必似之又繼之而讀六朝之詩亦可謂美矣亦可謂善矣我可以擇而問爲之亦可以恕而置之又

原詩卷二 內篇下 七

二葉帥堂

繼之而讀唐人之詩盡美盡善矣我可盡其心以爲之又將變化神明而達之又繼之而讀宋之詩元之詩美之變而仍美善之變而仍善矣吾縱其所如而無不可爲之可以進退出入而爲之此古今之詩相承之極致而學詩者循序反覆之極致也原夫翺始作者之人其興會所至每無意而出之卽爲可法可則如三百篇中里巷歌謠思婦勞人之吟詠居其半彼其人非素所誦讀講肄推求而爲此也又非有所研精極思腐毫輟翰而始得也情偶至而感有所感而鳴斯以爲風人之旨遂

適合於聖人之旨而刪之爲經以垂教非必謂後之君子雖誦讀講習研精極思求一言之幾於此而不能也乃後之人頌美訓釋三百篇者每有附會而於漢魏初盛唐亦然以爲後人必不能及乃其弊之流且有逆而反之推崇宋元者非薄唐人節取中晚者遺置漢魏則執其源而遺其流者固已非矣得其流而棄其源者又非之非者乎然則學詩者使竟從事於宋元近代而置漢魏唐人之詩而不問不亦大乖於詩之旨哉

原詩卷二終

原詩卷二 內篇下 八

原詩卷三

外篇上

嘉善葉 變星期

五十年前詩家羣宗嘉隆七子之學其學五古必漢魏七古及諸體必盛唐於是體裁聲調氣象格力諸法著爲定則作詩者動以數者律之勿許稍越乎此又凡使事用句用字亦皆有一成之規不可以或出入其所以繩詩者可謂嚴矣惟立說之嚴則其途必歸於一其取資之數皆如有分量以限之而不得不隘是河也以我所製之體必期

原詩卷三 外篇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合裁於古人稍不合則傷於體而爲體有數矣我啓口之調必期合響於古人稍不合則戾於調而爲調有數矣氣象格力無不皆然則亦俱爲有數矣其使事也唐以後之事戒勿用而所使之事有數矣其用字句也唐以前未經用之字與句戒勿入則所用之字與句亦有數矣夫其說亦未始非也然以此有數之則而欲以限天地景物無盡之藏并限人耳目心思無窮之取卽優於篇章者使之連咏三日其言未有不窮而不至於重見叠出者寡矣夫人之心思本無涯涘可窮盡可方體每

患於局而不能據局而不能發乃故固之而不使之攄鍵之而不使之發則萎然疲繭安能見其長乎故百年之間守其高曾不敢改物熟調膚辭陳

陳相因而求一軼羣之步跼蹐之材益未易遇矣於是楚風懲其弊起而矯之抹倒體裁聲調氣象格力諸說獨闢蹊徑而栩栩然自是也夫必主乎體裁諸說者或失則固盡抹倒之而入於瑣屑滑稽隱怪荆棘之境以矜其新異其過殆又甚焉故楚風倡於一時究不能入人之深旋趨而旋棄之者以其說之益無本也近今詩家知懲七子之習

原詩卷三 外篇上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樊掃其陳熟餘派是矣然其過九聲調字句之近乎唐者一切屏棄而不爲務趨於奧僻以險怪相尚日爲生新自負得宋人之髓幾於句似秦碑字如漢賦新而近於俚生而入于濫真是大敗人意夫厭陳熟者必趨生新而厭生新者則又返趨陳熟以愚論之陳熟生新不可一偏必二者相濟於陳中見新生中得熟方全其美若主於一而彼此交譏則二俱有過然則詩家工拙美惡之定評不在乎此亦在其人神而明之而已

陳熟生新二者於義爲對待對待之義自太極生

兩儀以後無事無物不然日月寒暑晝夜以及人事之萬有生死貴賤貧富高卑上下長短遠近新舊大小香臭深淺明暗種種兩端不可枚舉大約對待之兩端各有美有惡非美惡有所偏於一者也其間惟生死貴賤貧富香臭人皆美生而惡死美香而惡臭美富貴而惡貧賤然達此之盡忠死何嘗不美江總之白首生何嘗不惡幽蘭得糞而肥臭以成美海木生香則萎香反爲惡富貴有時而可惡貧賤有時而見美尤易以明卽莊生所云其成也毀其毀也成之義對待之美惡果有常主

原詩卷三 外篇上 三 二葉艸堂

平生熟新舊二義以凡事物參之器用以商周爲寶是舊勝新美人以新知爲佳是新勝舊肉食以熟爲美者也果食以生爲美者也反是則兩惡推之詩獨不然乎舒寫胸襟發揮景物境皆獨得意自天成能令人永言三歎尋味不窮忘其爲熟轉益見新無適而不可也若五內空如毫無寄托以勦襲浮辭爲熟搜尋險怪爲生均爲風雅所擯論文亦有順逆二義并可與此參觀發明矣

詩家之規則不一端而曰體格曰聲調恒爲先務論詩者所爲總持門也詩家之能事不一端而曰

蒼老曰波瀾曰爲到家評詩者所爲造詣境也以愚論之體格聲調與蒼老波瀾何嘗非詩家要言妙義然而此數者其實皆詩之文也非詩之質也所以相詩之皮也非所以相詩之骨也試一一論之言乎體格譬之於造器體是其製格是其形也將造是器得般倕運斤公輸揮削器成而肖形合製無毫髮遺憾體格則至美矣乃按其質則枯木朽株也可以爲美乎此必不然者矣夫枯木朽株之質般輪必且束手而器亦烏能成然則欲般輪之得展其技必先具有木爾文杏之材也而器之

原詩卷三 外篇上 四 二葉艸堂

體格方有所托以見也言乎聲調聲則官商角徵調則高下得宜而中乎律呂鏗鏘乎聽聞也請以今時俗樂之度曲者譬之度曲者之聲調先研精於平仄陰陽其吐音也分唇鼻齒開閉撮抵諸法而曼以笙簫嚴以鞀鼓節以頭腰鼓板所爭在渺忽之間其於聲調可謂至矣然必須其人之發於喉吐於口之音以爲之質然後其聲繞梁其調遏雲乃爲美也使其發於喉者啞然出於口者颯然高之則如蟬抑之則如蚓吞吐如振車之鐸收納如鳴笳之牛而按其律呂則於平仄陰陽唇鼻

齒齟開明撮抵諸法毫無一爽助終而無幾微愧色其聲調是也而聲調之所麗焉以爲傳者則非也則徒恃聲調以爲美可乎以言乎蒼老凡物必由穉而壯漸至於蒼且老各有其候非一於蒼老也且蒼老必因乎其質非凡物可以蒼老槩也卽如植物必松栢而後可言蒼老松栢之爲物不必盡千霄百尺卽尋丈楹檻間其鱗鬣夭矯具有凌雲磐石之姿此蒼老所由然也苟無松栢之勁質而百卉凡材彼蒼老何所憑藉以見乎必不然矣又如波瀾之義風與水相遭成文而見者也大之

原詩卷三 外篇上 五 二葉艸堂

則江湖小之則池沼微風鼓動而爲波爲瀾此天地間自然之文也然必水之質空虛明淨坎止流行而後波瀾生焉方美觀耳若汙萊之滯滯厠之溝瀆遇風而動其波瀾亦猶是也但揚其穢曾是云美乎然則波瀾非能自爲美也有江湖池沼之水以爲之地而後波瀾爲美也由是言之數者皆必有質焉以爲之先者也彼詩家之體格聲調蒼老波瀾爲規則爲能事固然矣然必其人具有詩之性情詩之才調詩之胸懷詩之見解以爲其質如賦形之有骨焉而以諸法傳而出之猶素之

受繪有所受之地而後可一一增加焉故體格聲調蒼老波瀾不可謂爲文也有待於質焉則不得不謂之文也不可謂爲皮之相也有待於骨焉則不得不謂之皮相也吾故告善學詩者必先從事於格物而以識充其才則質具而骨立而以諸家之論優游以文之則無不得而免於皮相之譏矣虞書稱詩言志志也者訓詁爲心之所之在釋氏所謂種子也志之發端雖有高卑大小遠近之不同然有是志而以我所云才識膽力四語充之則其仰觀俯察遇物觸景之會勃然而興旁見側出才氣心思溢於筆墨之外志高則其言潔志大則其辭弘志遠則其旨永如是者其詩必傳正不必斤斤爭工拙於一字一句之間乃俗儒欲炫其長以鳴於世於片語隻字輒攻瑕索疵指爲何出稍不勝則又援前人以證不知讀古人書欲著作以垂後世貴得古人大意片語隻字稍不合無害也必欲求其瑕疵則古今惟吾夫子可免孟子七篇欲加之辭豈無微有可議者孟子引詩書字句恒有錯悞豈爲子與氏病乎詩聖推杜甫若索其瑕疵而文致之政自不少終何拍乎杜詩俗儒于杜

原詩卷三 外篇上 六 二葉艸堂

則不敢難若今人爲之則喧噓不休矣今偶錄杜
句請正之俗儒然乎否乎如自是秦樓壓鄭谷俗
必曰秦樓與鄭谷不○愚公谷口村必曰愚公俗
相屬壓鄭谷何出○愚公谷口村必曰愚公俗
杜撰○秦軍舊紫髯必曰止有秦軍紫髯○河
隴降王欵聖朝必曰隴降王欵聖朝○王綱尚流
綴必曰綴疏○不問夏殷衰中自誅褒姒必曰褒
周與夏無涉遺○前軍蘇武節左將呂皮刀蘇武
却周錯悞甚○第五橋邊流水皇陵亭北結愁亭
前軍手○第五橋邊流水皇陵亭北結愁亭
必曰恨水愁亭何○蘇武看羊陷賊庭必曰改牧
出幸橋陵尤杜撰○蘇武看羊陷賊庭必曰改牧
庭俱○但訝鹿皮翁忘機對芳草必曰鹿皮翁對
錯

原詩卷三 外篇上 七 二葉艸堂

○舊諸疎懶叔必曰懶是嵇康○囚梁亦固局必
固局押○歷下辭姜被關西得孟鄰必曰姜被孟
韻何出○歷下辭姜被關西得孟鄰必曰姜被孟
西事○處士禰衡俊必曰禰衡○斬木火井窮猿
呼事窮猿呼一事硬牽合○片雲天共遠永夜月
同孤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必曰言片雲言天
日言秋風二十字中○承負蒿里餞必曰蒿里
重見疊出無法之甚○承負蒿里餞必曰蒿里
不見杏壇丈字必曰函丈那可用丈○侍祠惡先
露必曰惡先露○涇渭開愁容必曰涇渭亦○氣
廁屈賈壘目短曹劉牆必曰屈賈壘目短曹劉牆
淨必曰改皂爲紗○潘生驂閣遠必曰駁驂省日

○豺遘哀登楚必曰王黎七哀詩豺虎方遘思登
○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必曰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
釋氏親抱送必曰杜○傾銀注玉驚人眼必曰銀
登耶杜撰不○郭振起通泉必曰郭振起通泉
成文且俗○郭振起通泉必曰郭振起通泉
聚德星必曰一部千家姓家家可聚德星矣○把文
驚小陸必曰小陸何人耶○師伯集所使必曰據
風伯也○先儒曾抱麟必曰師伯集所使必曰據
杜撰極○先儒曾抱麟必曰師伯集所使必曰據
輅必曰修文○莫徭射雁鳴桑弓必曰桑弓有出否○
悠悠伏枕左書空必曰左○只同燕石能星隕必
隕石何出○涼憶岷山巔必曰岷山之○名秦漢
原詩卷三 外篇上 八 二葉艸堂

望苑必曰博望苑○馮招疾病纏必曰左思詩馮
不見招日馮招何出○馮招疾病纏必曰左思詩馮
以疾病屬馮尤無謂○韋經亞相傳必曰韋經亞相傳
否○舌存耻作窮途哭必曰不是○投閣爲劉歆
必曰劉歆子棻○嫌疑陸賈裝必曰馬援意欲嫌
事借叶韻可乎○嫌疑陸賈裝必曰馬援意欲嫌
手○穀貴沒潛夫必曰王符以○以上偶錄杜句余
代俗儒一一爲之評駁其他若此者甚多亦何累
乎杜哉今有人其詩能一一無是累而通體庸俗
淺薄無一善亦安用有此詩哉故不觀其高者大
者遠者動摘字句刻畫評駁將使從事風雅者惟
謹守老生常談爲不刊之律但求免於過斯足矣

使人展卷有何意味乎而俗儒又恐其說之不足以勝也於是通於考訂證據之學驕人以所不知而矜其博此乃學究所爲耳千古作者心胸豈容有此等銖兩瑣屑哉司馬遷作史記往往改竄六經文句後世無有非之者以其所就者大也然余爲此言非教人杜撰也如杜此等句本無可疵今人惑於盲瞽之說而以杜之所爲無害者反嚴以繩人於是詩亡而詩才亦且亡矣余故論而明之詩之工拙必不在是可無惑也

杜句之無害者俗儒反嚴以繩人必且曰在杜則

原詩卷三 外篇上

九

二葉艸堂

可在他人則不可斯言也固大戾乎詩人之旨者也夫立德與立言事異而理同立德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乃以詩立言者則自視與杜截然爲二何爲者哉將以杜爲不可學耶置其微之可而不能學因置其瑕之不可而不敢學僅自居於調停之中道其志已陋其才已卑爲風雅中無是無非之鄉愿可哀也將以杜爲不足學耶則以可者僅許杜而不願學而以不可者聽之於杜而如不屑學爲風雅中無知無識之冥頑益可哀已然則在杜則可在他人則不可之言舍

此兩端無有是處是其人既不能反而得之於心而妄以古人爲不可之論不亦大過乎

作詩者在抒寫性情此語夫人能知之夫人能言之而未盡夫人能然之者矣作詩有性情必有面目此不但未盡夫人能然之并未盡夫人能知之而言之者也如杜甫之詩隨舉其一篇篇舉其一句無處不可見其憂國愛君憫時傷亂遭顛沛而不苟處窮約而不濫崎嶇兵戈盜賊之地而以山川景物友朋盃酒抒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我一讀之甫之面目躍然於前讀其詩一日一日與之對讀其詩終身日日與之對也故可慕可樂而可敬也舉韓愈之一篇一句無處不可見其骨相稜嶒俯視一切進則不能容於朝退又不肯獨善於野疾惡甚嚴愛才若渴此韓愈之面目也舉蘇軾之一篇一句無處不可見其凌空如天馬游戲如飛仙風流儒雅無入不得好善而樂與嬉笑怒罵四時之氣皆備此蘇軾之面目也此外諸大家雖所就各有差別而面目無不於詩見之其中有全見者有半見者如陶潛李白之詩皆全見面目王維五言則面目見七言則面目不見此外面目

原詩卷三

外篇上

十

二葉艸堂

可見不可見分數多寡各各不同然未有全不可見者讀古人詩以此推之無不得也余嘗於近代一二聞人展其詩卷自始至終亦未嘗不工乃讀之數過卒未能觀其面目何若竊不敢謂作者如是也

杜甫之詩獨冠今古此外上下千餘年作者代有惟韓愈蘇軾其才力能與甫抗衡鼎立爲三韓詩無一字猶人如太華削成不可攀躋若俗儒論之摘其杜撰十且五六輒搖唇鼓舌矣蘇詩包羅萬象鄙諺小說無不可用譬之銅鐵鉛錫一經其陶

原詩卷三 外篇上 士 二葉艸堂

鑄皆成精金庸夫俗子安能窺其涯涘并有未見蘇詩一斑公然肆其譏彈亦可哀也韓詩用舊事而間以已意易以新字者蘇詩常一句中用兩事三事者非騁博也力大故無所不舉然此皆本於杜細覽杜詩知非韓蘇創爲之也必謂一句止許用一事者此井底之蛙未見韓蘇并未見杜者也且一句止用一事如七律一句上四字與下三字總現成寫此一事亦非謂不可若定律如此是記事册非自我作詩也詩而曰作須有我之神明在內如用兵然孫吳成法儒夫守之不變其能長勝

者寡矣驅市人而戰出奇制勝未嘗不愈於教習之師故以我之神明役字句以我所役之字句使事知此方許讀韓蘇之詩不然直使古人之事雖形體眉目悉具直如芻狗畧無生氣何足取也

詩是心聲不可違心而出亦不能違心而出功名之士決不能爲泉石淡泊之音輕浮之子必不能爲敦龐大雅之響故陶潛多素心之語李白有遺世之句杜甫興廣厦萬間之願蘇軾師四海弟昆之言凡如此類皆應聲而出其心如日月其詩如日月之光隨其光之所至即日月見焉故每詩以

原詩卷三 外篇上 士 二葉艸堂

人見人又以詩見使其人其心不然勉強造作而爲欺人欺世之語能欺一人一時決不能欺天下後世寃之閱其全帙其陋必呈其人既陋其氣必爾安能振其辭乎故不取諸中心而浮慕著作必無是理也

古人之詩必有古人之品量其詩百代者品量亦百代古人之品量見之古人之居心其所居之心卽古盛世賢宰相之心也宰相所有事經綸宰制無所不急而必以樂善愛才爲首務無毫髮妒疾忌嫉之心方爲眞宰相百代之詩人亦然如高適

岑參之才遠遜於杜觀甫贈寄高岑諸作極其推
崇贊歎孟郊之才不及韓愈遠甚而愈推高郊至
低頭拜東野願郊爲龍身爲雲四方上下逐東野
盧仝賈島張籍等諸人其地與才愈俱千百之
而愈一一爲之歎賞推美史稱其獎借後輩稱薦
公卿間寒暑不避歐陽修於詩極推重梅堯臣蘇
舜欽蘇軾於黃庭堅秦觀張耒等諸人皆愛之如
已所以好之者無不至蓋自有天地以來文章之
能事萃於此數人決無更有勝之而出其上者及
觀其樂善愛才之心竟若欲然不自足此其中懷

原詩卷三 外篇上 三 二葉艸堂

潤大天下之才皆其才而何媚疾忌伎之有不然
者自炫一長自矜一得而惟恐有一人之出其上
又惟恐人之議已日以攻擊詆毀其類爲事此其
中懷狹隘卽有著作如其心術尚堪垂後乎昔人
惟沈約聞人一善如剪箭攢心而約之所就亦何
足云是猶以李林甫盧杞之居心而欲博賢宰相
之名使天下後世稱之亦事理所必無者爾

詩之亡也亡於好名沒世無稱君子羞之好名宜
亟亟矣竊怪夫好名者非好垂後之名而好目前
之名目前之名必先工邀譽之學得居高而呼者

倡譽之而後從風者羣和之以爲得風氣於是風
雅筆墨不求之古人而求之今人以爲迎合其爲
詩也連卷累帙不過等之揖讓周旋羔雁筐篚之
具而已矣及聞其論則亦盛言三百篇言漢言唐
言宋而進退是非之居然當代之詩人而詩亡矣
詩之亡也又亡於好利夫詩之盛也敦實學以崇
虛名其衰也媒虛名以網厚實於是風雅壇坫
爲居奇以交遊朋盡爲牙市是非淆而品格濫詩
道難而多端而友朋切劘之義因之而衰矣昔人
言詩窮而後工然則詩豈救窮者乎斯二者好名

原詩卷三 外篇上 四 二葉艸堂

實聚乎利好利遂至不惜其名夫三不朽詩亦立
言之一奈何以之爲壟斷名利之區不但有愧古
人其亦反而問之自有之性情可矣

詩道之不能長振也由於古今人之詩評雜而無
章紛而不一六朝之詩大約沿襲字句無特立大
家之才其時評詩而著爲文者如鍾嶸如劉勰其
言不過吞吐抑揚不能持論然嶸之言曰邇來作
者競須新事率舉補衲蠹文已甚斯言爲能中當
時後世好新之弊認之言曰沉吟鋪辭莫先於骨
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斯言爲能探得本原此

二語外兩人亦無所能爲論也他如湯惠休初日芙蓉沈約彈丸脫手之言差可引伸然俱屬一斑之見終非大家體段其餘皆影響附和沉淪習氣不足道也唐宋以來諸評詩者或槩論風氣或指論一人一篇一語單辭複句不可殫數其間有合有離有得有失如皎然曰作者須知復變若惟復不變則陷於相似置古集中視之眩目何異宋人以燕石爲璞劉禹錫曰工生於才達生於識二者相爲用而詩道備李德裕曰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皮日休曰才猶天地之氣分爲四時

原詩卷三 外篇上 五 二葉卅堂

景色各異人之才變豈異於是以上數則語足以啓蒙矻矻異於諸家悠悠之論而合於詩人之旨爲得之其餘非戾則腐如聾如聵不少而最厭於聽聞鋼蔽學者耳目心思者則嚴羽高棟劉辰翁及李攀龍諸人是也羽之言曰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意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卽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夫羽言學詩須識是矣既有識則當以漢魏六朝全書及宋之詩悉陳於前彼必自能知所決擇知所歸歸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道若云漢魏

盛唐則五尺童子三家村塾師之學詩者亦熟於聽聞得於授受久矣此如康莊之路衆所羣趨卽瞽者亦能相隨而行何待有識而方知乎吾以爲若無識則一一步趨漢魏盛唐而無處不是詩魔苟有識卽不步趨漢魏盛唐而詩魔悉是智慧仍不害於漢魏盛唐也羽之言何其謬戾而意且矛盾也彼棟與辰翁之言大率類是而辰翁益覺惛恍無切實處詩道之不振此三人與有過焉至於明之論詩者無慮百十家而李夢陽何景明之徒自以爲得其正而實偏得其中而實不及大約不

原詩卷三 外篇上 六 二葉卅堂

能遠出於前三人之窠臼而李攀龍益又甚焉王世貞詩評甚多雖祖述前人之口吻而掇拾其皮毛然間有大合處如云剽竊摹擬詩之大病割綴古語痕迹宛然斯醜已極是病也莫甚於李攀龍世貞生平推重服膺攀龍可謂極至而此語切中攀龍之隱昌言不諱乃知當日之互爲推重者徒以虛聲倡和藉相倚以壓倒衆人而此心之明自不可掩耳夫自湯惠休以初日芙蓉擬謝詩後世評詩者祖其語意動以某人之詩如某某或人或仙或事或動植物造爲工麗之辭而以某某人

之詩一一分而如之泛而不開舞而不切未嘗會
於心格於物徒取以爲談資與其基之詩何與明
人通習成風其流愈盛自以爲兼總諸家而以要
言評次之不亦可哂乎我故曰歷來之評詩者雜
而無章紛而不一詩道之不能常振於古今者其
以是故歟

原詩卷三終

原詩卷三

外篇上

十七

二葉艸堂

原詩卷四

外篇下

嘉善葉 變星期

三百篇如三皇五帝雖法制多有未備然所以爲
君而治天下之道無能外此者矣漢魏詩如三王
已有質文治具煥然耳目然猶未能窮盡事物之
變自此以後作者代興極其所至如漢祖唐宗功
業炳耀其名王其實則霸雖後人之才或遜於前
人然漢唐之天下使以三王之治治之不但不得
王并且失霸故後代之詩爲王則不傳爲霸則傳
漢祖唐宗之規模而以齊桓晉文之才與術用之
業成而儼然王矣知此方可登作者之壇紹前哲
垂後世若徒竊漢唐之規模而無桓文之才術欲
自雄於世此宋襄之一戰而敗身死名滅爲天下
笑也

漢魏之詩如畫家之落墨於太虛中初見形象一
幅絹素度其長短潤狹先定規模而遠近濃淡層
次脫卸俱未分明六朝之詩始知烘染設色微分
濃淡而遠近層次尚在形似意想間猶未顯然分
明也盛唐之詩濃淡遠近層次方一一分明能事

大備宋詩則能事益精諸法變化非濃淡遠近層次所得而該刻畫博換無所不極又嘗謂漢魏詩不可論工拙其工處乃在拙其拙處乃見工當以觀商周尊彝之法觀之六朝之詩工居十六七拙居十三四工處見長拙處見短唐詩諸大家名家始可言工若拙者則竟全拙不堪寓目宋詩在工拙之外其工處固有意求工拙處亦有意爲拙若以工拙上下之宋人不受也此古今詩工拙之分劑也又漢魏詩如初架屋棟梁柱礎門戶已具而應櫺楹檻等項猶未能一一全備但樹棟宇之形製而已六朝詩始有應櫺楹檻屏蔽開闔唐詩則於屋中設幃帳床榻器用諸物而加丹堊雕刻之工宋詩則製度益精室中陳設種種玩好無所不蓄大抵屋宇初建雖未備物而規模弘敞大則宮殿小亦廳堂也通次而降雖無製不全無物不具然規模或如曲房與室極足賞心而冠冕潤大適於廣廈矣夫豈前後人之必相遠哉運會世變使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天也

六朝詩家惟陶潛謝靈運謝朓三人最傑出可以轉立三家之詩不相謀同濬遠靈運警秀眺高準

原詩卷四

外篇下

二葉艸堂

各闢境界開生面其名句無人能道左思鮑昭大之思與昭亦各自開生面餘子不能望其肩項最下者潘安沈約幾無一首一語可取詩如其人之品也齊梁駢麗之習人人自矜其長然以數人之作相混一處不復辨其爲誰千首一律不知長在何處其時贈炙之句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等語本色無奇亦何足

艷稱也

謝靈運高自位置而推曹植之才獨得八斗殊不

可解植詩獨美女篇可爲漢魏歷卷篋引大之

原詩卷四

外篇下

三 二葉艸堂

餘者語意俱平無警絕處美女篇意致幽眇含蓄雋永音節韻度皆有天然姿態層層搖曳而出使人不可髣髴端倪固是空千古絕作後人惟杜甫新婚別可以伯仲此外誰能學步靈運以八斗歸之或在是歟若靈運名篇較植他作固已優矣而自遜處一斗何也

陶潛胸次浩然吐棄人間一切故其詩俱不從人間得詩家之方外別有三昧也遊方以內者不可學學之猶章甫而適越也唐人學之者如儲光義如韋應物韋旣不如陶儲雖在韋前又不如韋總

之俱不能有陶之胸次故也

六朝諸名家各有一長俱非全璧鮑照庾信之詩杜甫以清新俊逸歸之似能出乎類者究之拘方以內盡於習氣而不能變通然漸開唐人之戶牖而啓其手眼不可謂庾不爲之先也

沈約云好詩圓轉如彈丸斯言雖未盡然亦有所得處約能言之及觀其詩竟無一首能踐斯言者何也約詩惟勿言一尊酒明日難重持二語稍佳餘俱無可取又約郊居賦初無長處而自矜其雌霓連蜺效語謂王筠曰知音者稀真賞殆絕僕

原詩卷四 外篇下 四 二葉艸堂

所相邀在此數語數語有何意味而自矜若此約之才思於此可推乃爲音韻之宗以四聲八病疊韻雙聲等法約束千秋風雅亦何爲也

李白天才自然出類拔萃然千古與杜甫齊名則猶有間蓋白之得此者非以才得之乃以氣得之也從來節義勲業文章皆得於天而足於已然其間亦豈能無分劑雖所得或未至十分苟有氣以鼓之如弓之括力至引滿自可無堅不摧此在殼率之外者也如白清平調三首亦平平宮體體耳然貴妃捧硯力士脫靴無論懦夫於此戰慄趑趄

萬狀秦舞陽壯士不能不色變於秦皇殿上則氣未有不先餒者寧暇見其才乎觀白揮灑萬乘之前無異長安市上醉眠時此何如氣也大之卽舜禹之巍巍不與立勲業可以應揚牧野盡節義能爲逢比碎首立言而爲文章韓愈所言光焰萬丈此正言文章之氣也氣之所用不同用於一事則一事立極推之萬事無不可以立極故白得與甫齊名者非才爲之而氣爲之也歷觀千古詩人大名者舍白之外孰能有是氣者乎

原詩卷四 外篇下 五 二葉艸堂

盛唐大家稱高岑王孟高岑相似而高爲稍優孟則大不如王矣高七古爲勝時見沉雄時見沖澹不一色其沉雄直不減杜甫岑七古間有傑句苦無全篇且起結意調往往相同不見手筆高岑五七律相似遂爲後人應酬活套作俑如高七律一首中疊用巫峽啼猿衡陽歸鴈青楓江白帝城岑一首中疊用雲隨馬雨洗兵花迎蓋柳拂旌四語一意高岑五律如此尤多後人行笈中攜廣輿記一部遂可吟詠徧九州實高岑啓之也總之以月白風清鳥啼花落等字裝上地頭一名目則一首詩成可以活板印就也王維五律最出色七古最

無味孟浩然諸體似乎澹遠然無縹緲幽淡思致如畫家寫意墨氣都無蘇軾謂浩然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誠爲知言後人胸無才思易於衡口而出孟開其端也總而論之高七古王五律可無遺議矣

王世貞曰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斯言以蔽李杜而軒輊自見矣以此推之世有閱至終卷皆難入纔讀一篇卽厭者其過惟均究之難入者可加功而卽厭者終難藥也

白居易詩傳爲老嫗可曉余謂此言亦未盡然今

原詩卷四 外篇下 六 二葉卅堂

觀其集矢口而出者固多蘇軾謂其局於淺切又不能變風操故讀之易厭夫白之易厭更甚於李然有作意處寄托深遠如重賦致仕傷友傷宅等篇言淺而深意微而顯此風人之能事也至五言排律屬對精緊使事嚴切章法變化中條理井然讀之使人惟恐其竟杜甫後不多得者人每易視白則失之矣元稹作意勝於白不及白春容服豫自俚俗處而雅亦在其中終非庸近可擬二人同時得盛名必有其實俱未可輕議也李賀鬼才其造語入險正如蒼頡造字可使鬼夜

哭王世貞曰長吉師心故爾作怪有出人意表然奇過則凡老過則穉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余嘗謂世貞評詩有極切當者非同時諸家可比奇過則凡一語尤爲學李賀者下一痛砭也

論者謂晚唐之詩其音衰頹然衰頹之論晚唐不解若以衰頹爲貶晚唐不受也夫天有四時四時有春秋春氣滋生秋氣肅殺滋生則敷榮肅殺則衰頹氣之候不同非氣有優劣也使氣有優劣春與秋亦有優劣乎故衰頹以爲氣秋氣也衰頹以爲聲商聲也俱天地之出於自然者不可以爲貶也又盛唐之詩春花也桃李之穠華牡丹芍藥之妍艷其品華美貴重畧無寒瘦儉薄之態固足美也晚唐之詩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籬邊之叢菊極幽艷晚香之韻可不爲美乎夫一字之衰貶以定其評固當詳其本末奈何不察而以辭加人又從而爲之貶乎則執盛與晚之見者卽其論以剖明之當亦無煩辭說之紛紛也已

原詩卷四 外篇下 七 二葉卅堂

開宋詩一代之面目者始於梅堯臣蘇舜欽二人自漢魏至晚唐詩雖遞變皆遞留不盡之意卽晚唐猶有餘地讀罷掩卷猶令人屬思久之自梅蘇

變盡崑體獨創生新必辭盡於言言盡於意發揮
鋪寫曲折層累以赴之竭盡乃止才人使倆騰踴
六合之內縱其所如無不可者然含蓄淳泓之意
亦少衰矣歐陽修極伏膺二子之詩然歐詩頗異
於是以二子視歐陽其有狂與狷之分乎

古今詩集多者或數千首少者或千首或數百首
若一集中首首俱佳並無優劣其詩必不傳又除
律詩外若五七言古風長篇句句俱佳並無優劣
其詩亦必不傳即如杜集中其率意之作傷於俚
俗率直者頗有開卷數首中如爲南曹小司寇作

原詩卷四

外篇下

八

二葉艸堂

惟南將獻壽佳氣日氤氲等句豈非累作乎又如
丹青引真絕作矣其中學書須學衛夫人但恨無
過王右軍豈非累句乎譬之於水一泓澄然無纖
翳微塵瑩淨澈底清則清矣此不過淵沚潭沼之
積耳非易竭即易腐敗不可久也若大海之水長
風鼓浪揚泥沙而舞怪物靈蠢畢蒙終古如斯此
海之大也百川欲不朝宗得乎

詩文集務多者必不佳古人不可傳之作正不
在多蘇李數篇自可千古後人漸以多爲貴元白
長慶集實始濫觴其中類唐俚俗十居六七若去

其六七所存二三皆卓然名作也宋人富於詩者
莫過於楊萬里周必大此兩人作幾無一首一句
可采陸游集佳處固多而率意無味者更倍由此
以觀亦安用多也王世貞亦務多者覓其佳處昔
人云排沙簡金尚有寶可見至李維楨文翔鳳諸
集動百卷外益彼哉不足言矣

原詩卷四

外篇下

九

二葉艸堂

建博棚管時翻書抽帙搜求新事新字句以此炫
長此貧兒稱貸營生終非已物徒見蹤跡耳
應酬詩有時亦不得不作雖是客料生活然須見
是我去應酬他不是人人可將去應酬他者如此
便於客中見主不失自家體段自然有性有情非
幕下客及捉刀人所得代爲也每見時人一部集
中應酬居什九有餘他作居什一不足以題張集
以詩張題而我喪我久矣不知是其人之詩乎抑
他人之詩乎若懲噎而廢食盡去應酬詩不作而
卒不可去也須知題是應酬詩自我作思過半矣

遊覽詩切不可作應酬山水語如一幅畫圖名手各各自有筆法不可錯雜又名山五岳亦各自有性情氣象不可移換作詩者以此二種心法默契神會又須步步不可忘我是遊山人然後山水之性情氣象種種狀貌變態影響皆從我目所見耳所聽足所履而出是之謂遊覽且天地之生是山水也其幽遠奇險天地亦不能一一自剖其妙自有此人之耳目手足一歷之而山水之妙始洩如此方無愧於遊覽方無愧乎遊覽之詩

何景明與李夢陽書縱論歷代之詩而上下是非

原詩卷四

外篇下

十

二葉艸堂

之其規夢陽也則曰近詩以盛唐爲尚宋人似蒼老而實疎鹵元人似秀俊而實淺俗今僕詩不免元習而空同近作間入於宋夫尊初盛唐而嚴斥宋元者何李之壇坫也自當無一字一句入宋元界分上乃景明之言如此豈陽斥之而陰竊之陽尊之而陰離之耶且李不讀唐以後書何得有宋詩入其目中而似之耶將未嘗寓目自爲遙契照合則此心此理之同其又可盡非耶既已似宋則自知之明且不有何妄進退前人耶其故不可解也竊以爲李之斥唐以後之作非能深入其人

之心而洞伐其髓也亦僅髮髯皮毛形似之間但欲高自位置以立門戶壓倒唐以後作者而不知已飲食之而役隸於其家矣李與何彼唱予和互相標榜而其言如此亦見誠之不可揜也由是言之則凡好爲高論大言故作欺人之語而終不可以自欺也夫

從來論詩者大約伸唐而絀宋有謂唐人以詩爲詩主性情於三百篇爲近宋人以文爲詩主議論於三百篇爲遠何言之謬也唐人詩有議論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議論尤多長篇如赴奉先縣詠

原詩卷四

外篇下

士

二葉艸堂

懷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無議論而獨以議論歸宋人何歟彼先不知何者是議論何者爲非議論而妄分時代耶且三百篇中二雅爲議論者正白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後人之詩也如言宋人以文爲詩則李白樂府長短句何嘗非文杜甫前後出塞及潼關吏等篇其中豈無似文之句爲此言者不但未見宋詩并未見唐詩村學究道聽耳食竊一言以詫新奇此等之論是也

五古漢魏無轉韻者至晉以後漸多唐時五古長篇大都轉韻矣惟杜甫五古終集無轉韻者畢竟

以不轉韻者爲得韓愈亦然如杜北征等篇若一轉韻首尾便覺索然無味且轉韻便似另爲一首而氣不屬矣五言樂府或數句一轉韻或四句一轉韻此又不可泥樂府被管絃自有音節於轉韻見宛轉相生層次之妙若寫懷投贈之作自宜一韻方見首尾聯屬宋人五古不轉韻者多爲得之七古終篇一韻唐初絕少盛唐間有之杜則十有二三韓則十居八九逮於宋七古不轉韻者益多初唐四句一轉韻轉必聯聯雙承而下此猶是古樂府體何景明稱其音節可歌此言得之而實非

原詩卷四

外篇下

三

二葉神堂

七古卽景卽物正格也盛唐七古始能變化錯綜蓋七古直叙則無生動波瀾如平蕪一望縱橫則錯亂無條貫如一屋散錢有意作起伏照應仍失之板無意信手出之又苦無章法矣此七古之難難尤在轉韻也若終篇一韻全在筆力能舉之藏直叙於縱橫中既不患錯亂又不覺其平蕪似較轉韻差易韓之才無所不可而爲此者避虛而走實任力而不任巧實啓其易也至如杜之哀王孫終篇一韻變化波瀾層層博換竟似逐段換韻者七古能事至斯已極非學者所易步趨耳

燕歌行學栢梁體七言句句叶韻不轉此樂府體則可耳後人作七古亦間用此體節促而意短通篇竟似湊句毫無意味可勿倣也二句一轉韻亦覺局促大約七古轉韻多寡長短須行所不得不行轉所不得不轉方是匠心經營處若曰栢梁體並非樂府何不可效爲之栢梁體是衆手攢爲之耳出於一手豈亦如各人之自寫一句乎必以爲古而效之是以虞廷喜起之歌律今日詩也杜甫七言長篇變化神妙極極慘淡經營之奇就贈曹將軍丹青引一篇論之起手將軍魏武之子孫四句如天半奇峯拔地陡起他人於此下便欲接丹青等語用轉韻矣忽接學書二句又接老至浮雲二句却不轉韻誦之殊覺緩而無謂然一起奇峯高插使又連一峯將來如何撒手故卽跌下跋陀沙灤石確使人褰裳委步無可盤桓故作畫蛇添足拖沓迤邐是遙望中峯地步接開元引見二句方轉入曹將軍正面他人於此下又便寫御馬玉花驄矣接凌烟下筆二句蓋將軍丹青是主先以學書作賓轉韻畫馬是主又先以畫功臣作賓章法經營極奇而整此下似宜急轉韻入畫馬又

原詩卷四

外篇下

三

二葉神堂

不轉韻接長相猛士四句賓中之賓益覺無謂不知其層次養局故紆折其途以漸升極高極峻處令人目前忽劃然天開也至此方入畫馬正面一韻八句連峯互映萬笏凌霄是中峯絕頂處轉韻接玉花御榻四句峯勢稍平蜿蜒遊衍出之忽接弟子韓幹四句他人於此必轉韻更將韓幹作排場仍不轉韻以韓幹作找足語蓋此處不當更以賓作排場重複掩主便失體段然後承歎將軍善畫包羅收拾以感慨係之篇終焉章法如此極森嚴極整暇余論作詩者不必言法而言此篇之法

原詩卷四

外篇下

十四

二葉州堂

如是何也不知杜此等篇得之於心應之於手有化工而無人力如夫子從心不踰之矩可得以致人否乎使學者首首印此篇以操觚則室板拘牽不成章矣決非章句之儒人功所能授受也

蘇轍云大雅綿之八九章事文不相屬而脈絡自一最得爲文高致轍此言譏白居易長篇拙於敘事寸步不遺不得詩人法然此不獨切於白也大凡七古必須事文不相屬而脈絡自一唐人合此者亦未能概得惟杜則無所不可亦有事文相屬而變化縱橫畧無痕迹竟似不相屬者非高岑王

所能幾及也

七言絕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齡李俊爽王含蕃兩人辭調意俱不同各有至處李商隱七絕寄托深而措辭婉實可空百代無其匹也王世貞曰七言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斯言爲能持平然盛唐主氣之說謂李則可耳他人不盡然也宋人七絕種族各別然出奇入幽不可端倪處竟有軼駕唐人者若必曰唐曰供奉曰龍標以律之則失之矣杜七絕輪囷奇矯不可名狀在杜集中另是一格

原詩卷四

外篇下

十五

二葉州堂

宋人大槩學之宋人七絕大約學杜者什六七學

李商隱者什三四

七言律詩是第一棘手難入法門融各體之法各種之意括而包之於八句是八句者詩家總持三昧之門也乃初學者往往以之爲入門而不知其難三家村中稱詩人出其橐必有律詩數十首故近來詩之亡也先亡乎律律之亡也在易視之而不知其難難易不知安知是與非乎故於一部大集中信手拈其七言八句一首觀之便可以知其詩之存與亡矣

五言律句裝上兩字卽七言七言律句或截去頭上兩字或挾去中間兩字卽五言此近來詩人通行之妙法也又七言一句其辭意算來只得六字六字不可以句也不拘於上下中間嵌入一字而句成矣句成而詩成居然膾炙人口矣又凡詩中活套如剩有無那試看莫教空使還令等救急字眼不可屈指數無處不可扯來安頓我脚無怪乎七言律詩漫天徧地也夫剩有無那等字眼古人用之未嘗不是玉尺金針無如點金成鐵手用之反不如牛溲馬溱之可奏效噫亦可歎已

原詩卷四

外篇下

去

二葉艸堂

五言排律近時作者動必數十韻大約用之稱功頌德者居多其稱頌處必極冠冕濶大太多取之當事公卿大人先生高閣扁額上四字句不拘上下中間添足一字便是五言彈丸佳句矣排律如前半頌揚後半自謙杜集中亦有一二今人守此法而決不敢變善於學杜者其在斯乎

學詩者不可忽畧古人亦不可附會古人忽畧古人麤心浮氣僅獵古人皮毛要如古人之意有不在言者古人之言有藏於不見者古人之字句有側見者有反見者此可以忽畧涉之者乎不可附

會古人如古人用字句亦有不可學者亦有不妨自我爲之者不可學者卽三百篇中極與僻字與尚書殷盤周誥中字義豈必盡可入後人之詩古人或偶用一字未必盡有精義而吠聲之徒遂有無窮訓詁以附會之反非古人之心矣不妨自我爲之者如漢魏詩之字句未必一一盡出於三百篇六朝詩之字句未必盡出於漢魏而唐及宋元等而下之又可知矣今人偶用一字必曰本之昔人昔人又推而上之必有作始之人彼作始之人復何所本乎不過揆之理事情切而可通而無礙斯用之矣昔人可創之於前我獨不可創於後乎古之人有行之者文則司馬遷詩則韓愈是也苟垂於理事情是謂不通不通則杜撰杜撰則斷然不可苟不然者自我作古何不可之有若腐儒區區之見句束而字縛之援引以附會古人反失古人之真矣

原詩卷四

外篇下

去

二葉艸堂

原詩卷四終

序

善詩者可以教天下不善詩者亦可以學之
一身夫同是詩而稱善何也溫厚韞於內
而奇邪無所容薦朝廟則禮樂興達宴享
則賓客洽訓胄子暢風謠則人材成民俗
茂故其教廣大及於既衰以僻戾之氣揚
剽浮之聲不自審量而咎運會之不我與
忽排交作顯于世恩施諸贈答則側媚其

序一

辭以爲贊猶惕惕然慮迎合之不工人已
之間無一不致其薄詩之日底敝陋又何
尤乎上之功令不及詩下又無聖人以剛
之其亦重不幸也已葉子星期刻已哇詩
數卷受而讀之乃大異乎世之作者非異
也其屏擋俗言涵蓄者素自小學以至涖
官復自被讒以至歸隱終始一志不戚戚
以傷和亦不翹翹以希福中興一壑止至

蕭然道古之風去營飾以爲至足故發之

於詩者剛而不可掩也蘇子以亢直屢摧
挫熙寧時其詩論謂人患不能剛不患剛
不合道太剛則折真小人語耳使蘇子在
今日未必遂免摧挫而其論決不改於初
然則剛之爲道於詩尤無害星期知之矣
暇日嘗與余論器慨天下囿於器中雖有
至人舉莫能外恒有遺棄羣物葆真靜治

序二

之思余曰不然器無心而適用不用則窳
歷世千百而不窮者人運之也復何病於
器乎才如星期見於世者惟詩用之已隘
又不以鳴國家之盛而使含光剗彩搖曳
山澤之間詩教之興也何時歟夫星期則
未得辭其責爾柘李曹溶撰時

康熙甲子小春日

序

星期與余別十二年矣性不耐爲吏經歲而拂衣俯仰它鄉無以申寫其孤憤鬱邑之氣而一寓之於詩頃歸自嶺南顧余于聖廬留連信宿出示西南行草展齒所歷既極登臨覽觀之勝其所與酬倡往還又多海內側儻磊落不羈之士而詩之奇皆足以發之余讀既竟顧謂星期曰近人稱

序一

詩者多矣而傾吐懷抱大放厥辭排突聳兀不名一家未有與子頡頏者也請子述所以工詩之旨起余懵懵可乎於是星期抵掌語余曰放廢十載屏除俗慮盡發舊衍所藏唐宋元明人詩探索其源流攷鏡其正變蓋詩爲心聲不膠一轍揆其旨趣約以三語蔽之曰情曰事曰理自雅頌詩人以來莫之或易也三者具備而縱其氣

之所如上摩青旻下窮物象或笑或啼或

歌或罷如泉流風激如霆迅電掣觸類賦

形騁態極變以才御氣而法行乎其間詩

之能事畢矣世之縛律爲法者才在而氣

亦徒爲古人傭隸而已烏足以語此余聞

之撫几而嘆喟哉斯言足以砭俗學之膏

肓破拘繫之痼疾矣遂與促席品次古人

之詩星期持論卓犖多否而少可謂千餘

序二

年間惟少陵昌黎眉山三家高山喬嶽拔

地聳峙所謂豪傑特立之士餘子不足儗

也余因三復星期諸作而求其囊括衆有

者則鋪陳排比頓挫激昂類少陵詰屈離

奇陳言刊落類昌黎吐納動盪渾涵光芒

類眉山緣情繪事妙入至理而自矜古法

其才氣之縱軼寧或涉於類放險怪爲世

所訕謫而必不肯爲局縮依傍之態甚矣

星期之學能不媿於其言而卓然自成爲一家之詩者也茲將遊語溪僭孟舉吳子爲唐宋元詩選且謂選詩告竣卽專肆力于古文辭以斬合於先正作者夫詩與文道一而已以星期之才日進而不止更數年後東南稱文章鉅手爲後起領袖者舍星期其誰與歸余雖學道荒落願俟星期集成援筆而序之京口棘人張玉書撰時

序三

康熙丙寅上巳後十日

中真

先生嶺南一別彈指已十九年燕吳修阻鱗鴻澗疎前奉

瑤華曠如復面卽欲數行答謝而苦乏便郵耿耿於懷已經歲矣頃荷

寄示已畦大集詩筆皆鑿鑿有特見鎔鑄古昔而自成一家之言每見近日稗販他人語言以傭賃作活計者譬水母以蝦爲目蟹不能行得狙獃負之乃行夫人而無足無目則亦已矣而必藉他人之目以爲目徵他人之足以

已畦集

大司寇王公書一

二弃草堂

爲足亦安庸此碌碌者爲哉惟

先生卓爾孤立不隨時勢爲轉移然後可以語此諸大弟子得肉得骨得髓各自名家於中留飯鍛亭鋤茅三君子烹煉之功尤至聞

先生眸組以來藜羹不糝常居僧舍與彌勒同龕乃有數君子樞不問業相與講誦絃歌於江湖寂寞之濱可以樂而忘老所謂二三子從某者皆幸人也河汾之間詎必以將相爲重哉

貴及門遠書下詢陳義甚高久稽作報正以秋

官之署牒訴旁午匆匆無暇惟一一代致之
弘遠太史南行附申積悰不及詳備

弟士禎頓首頓首

謹空



已畦集

大司寇王公書二

二弃草堂

已畦詩集

叅校姓氏

受業胡直方圓表

鍾定靜遠

劉國黻禹美

陳莢玉文

王式丹方若

鄭誼賈生

孫眉光嘯夫

徐琛來獻

徐祚增道冲

顧復戒存

丁穀宜爾戩

吳貞元其輝

陶蔚文虎

鍾機石城

潘養淳美成

魏儒勳景書

已畦詩集

姓氏

一 二弃草堂

鄭乾清千子

韓維嵩聞三

吳鍾粵朗公

穆士嘉履安

陳佑自曾

沈時懋禹讓

錢汝翼立三

程枚吉汝諧

張景崧岳維

馮崧維申

湯元鼎華士

沈祖惠勉亭

凌典樞瞻宸

朱之敬若思

沈德潛確士

魏斗南世康

周用錫晉蕃

陸稹元公

陳士全我完

張鏞朝鼎

嘉譽來章	周遠少逸
銑季淮	顧藹吉天山
宛來	周曰米建安
毛未圖沛如	嚴在田周
沈萬鑑龍若	張谷以青
趙祖煥上木	子含英
諫汝龍景鄴	周用茲晉貞
顧如龍小范	岳維周
胡小濂義臣	漢觀
金上榕超陳	漢何若
己畦詩集	二
姓氏	二
周辰聲雷門	王誠念存
徐杏業素傳	馬以秋漳
黃鶴巖偶蘭	顧師田鄭公
葉其公淡夫	呂
沈培禎元一	余河
李果客山	杭慈和荀
張必賢漢策	殷重藩偶來
張煒阮修	萬瑜右醇
張錢少弋	韓鵬翼雲
潘坤元含章	張錫祚偕行

安潮久照	莫玉文文中
謝松洲滄湄	方柱礎臣
丁穀永爾靖	胡其賢斌菴
陳鑛德鄉	
湯蘇若霖	嚴終元始
嚴如璧衛思	鍾桓任公
周崇召循	陳康世殿升
王湛秋雯	沈昌祚寓凡
周祖典雲高	郁楊勛欽諧
劉振宗吟景	周天鍾上翔
己畦詩集	三
姓氏	二
丁景長舒	楊承業起宗
沈三英崑源	沈思濂羽湘
殷昌言禹欽	張登翼文
黃錫祚永綏	顧嘉禎庭卓
胡世圻受宜	薛雪生白
盧佐觀揚	劉家珍彝上
胡宗伊程叔	馮堯讓謙中
聲菴	王簡晉三
張	吳秉忠進思
沈李鼎蔭谷	王益禹臣

方外 受業		南巽在昔	方讓月樵
德遠靜山		然修桐臯	
海印曇瑞		際輝朗涵	
澄恬炎言		志鉅孚澗	
通微慎言		行樞天安	
智開睿訪		令望克明	
姪 舒穎學山		舒珊康貽	
藩桐初		景萌以申	
邦鼎仙源		之良公宸	
姪業 弘先岷望		舒璐景鴻	
已畦詩集 姓氏		四 二弄草堂	
姪業 長馥鏞聲		芬子山	
長穎文禾		經邦蘭谷	
長揚爾翔		士鑑漢光	
士銓漢衡		際清會朝	
冲雲景佩		仝叅校	
壻汝承汪鴻書			
孫男啓祥善百			
曾姪 永禮天秩			
永祓天珮仝校訂			

已畦詩集目錄		卷一
山居雜詩二十九首		
雨中過曹秋嶽先生采山亭各賦長律		五十韻
翌日再過采山亭復各賦長律		四十韻
秋嶽先生貽長律即次韻呈		
夏日游漏澤招提四首		
贈項東井		
和秋嶽先生四首		
客過梧桐山房		
已畦詩集目錄		二弄草堂
賦得霜葉紅於二月花二首		
賣火行		
集汪晉賢華及堂二首		
同人集次漫賦四首		
答吳友鯤二首		
訊吳孟舉二首		
復訊孟舉二首		
再答友鯤一首		
又答孟舉二首		
三答友鯤二首		

孟舉以詩送別謝之二首

答曹叔則

答吳廷發二首

答沈平遠二首

答吳提丁二首

贈林石來奉使琉球

湖上毛穉黃王仲昭訪予客舍作

集吳天章傳清堂

夜坐康貽姪話雨齋二首

送吳大馮之任四會

已畦詩集

目錄

二

二弄草堂

送潘霞山歸茗二首

送鍾靜遠之任江山二首

賦得一院桐陰長綠苔四首

再賦桐陰四首

和秋嶽先生桐陰之詠四首

和秋嶽先生桂下讌集四首

再和次日飲花下四首

贈張鍊師二首

卷二

同人集吳孟舉鑒古堂限昌黎韻

疊韻

三疊韻

四疊韻別孟舉

五疊韻答魏交讓

同人集桐鄉六疊韻

七疊韻答賀拓菴

癸亥人日八疊韻

九疊韻再答九來

十疊韻答華山確公

二取亭十一疊韻

已畦詩集

目錄

三

二弄草堂

十二疊韻寄九來曉鶴

偕徐季重九來弟往禾中和九來原韻二首

泊南湖同人集鍾宣遠齋次前韻四首

季重用東坡韻見贈疊韻答

疊韻答九來

同人過臯旭吳趨寓齋三疊韻

雨中集芳草堂四疊韻

五疊韻贈藥亭

聞孟舉至六疊韻

七疊韻寄答九來

同人過草堂八疊韻

吳漢槎北歸次昌黎憶昨行韻

九來用和漢槎浚字韻相寄次韻荅四首

題沈客子燕京春詠後八首

荅平湖沈尚廬

汪晉賢新構草堂

擬少陵春陵行贈何相如

集孟舉黃葉邨莊次山谷韻

再次韻

三次韻

己畦詩集目錄

四

一李草堂

石門訪隱者不過四首

坐頃隱者歸疊韻四首

石門郁曾發自秦歸贈三首

屠尹和中州歸賦贈二首

簡寄孟舉二首

疊韻酬魏州來二首

贈張九臨

與趙書年

題九臨像

贈計希深北游

釣雪行

陳殿升來

卷三

送梁藥亭

送漢槎北行

寄蔣莘田

上撫軍次李義山韻

贈曹飛鵬

和何相如燕集二首

野鶴篇

己畦詩集目錄

五

二李草堂

又次韻

徐明府席上二首

贈胡義臣二首

集尚友堂三首

題友人草堂圖

放歌行

過瀨水弔伍大夫

荅狄立人

呈太座主張湘曉先生四首

別張寶存世執四首

墮驢行答秋嶽先生

再賦墮驢行

上于制府大司馬三首

送陸鶴田先生北還二首

送淮友二首

和于制府夢中作二首

雷雲堂歌

鵬息篇

堅冰行

送陳冰壑北行二首

已畦詩集目錄

六

二弄草堂

贈何雍南長歌

看劔引杯圖二首

甲子元旦和陶子文虎二首

再答文虎二首

立春和韻

和鄭子賈生渡江作五首之四

疊韻答文虎五首之三

和文虎江城之作五首之四

集秋嶽先生采山亭五首

雙燕圖

將往嶺南別同年郭華野

秋嶽先生過草堂五首

立夏前一日四首

遇董介休二首

茶話樓

祝用亶六十二首

贈陳子自曾二首

題沈孟澤像三首

贈柯翰周二首

柯南陔霽園即事二首

已畦詩集目錄

七

二弄草堂

廉讓擁書圖二首

徐道冲觀泉圖二首

贈友

卷四

夜泊錢江

江上曉發

釣臺四首

蘭谿

常山道中

晚至玉山

弋陽署中

龜峰山

贈紹宗開士

南昌晚泊二首

滕王閣

章江小除三首

除夕五首

逢廬山僧言棲賢之勝三首

贛州二首

大庾嶺二首

已畦詩集目錄

贈南雄郡伯党仍菴

元夕仍菴署中四首

曲江弔張相

上制府吳大司馬五首

七星巖

嶺南雜詩十二首

寄懷山陰呂守齋

次季偉公韻八首

送張超然游海外六首

懷山陰吳伯憩

二弄草堂

呈勞豈菴憲副五首

送王阮亭宮詹祭海還朝四首

送蔣莘田憲副督學中州四首

挽吳漢槎三首

午日王大將軍湖舫讌集六首

贈山陰呂清卿

贈山陰陶慎先二首

送燕中李右庚北歸

送福清同宗游海外

送侯官藍公漪歸閩二首

已畦詩集目錄

贈石連上人四首

洲順德梁甫山

洲順德梁幹旻

洲南海何介臣

七夕天寧寺二首

曳杖獨行圖二首

贈歸安沈山隱

荅番禺陶苦子

贈山陰劉仲濟二首

贈真際開士二首

九
二弄草堂

別杜直之

貽梁藥亭

韓公吉大叅英山道中三首

南昌別韓大叅

發南昌遙望廬山

始入廬山

過開先寺

贈顥菴上人三首

棲賢寺二首

五老峰瀑布

已畦詩集

目錄

十

二弄草堂

黎頭箭四首

朱砂峰

登五老峰

廬山絕頂

遙望漢陽巔

萬松亭抵九雲菴

三疊泉

芥廬贈無葉上人

大林寺

和心鉢上人山居四首

別鉢上人

大天池

佛手巖

出廬山

返吳城逆旅視火爐

贈友二首

贈新建萬右藩三首

江行阻風

彭澤縣

小孤山

已畦詩集

目錄

十一

二弄草堂

阻風江上值王吳廬宮詹

東流縣舍舟登陸二首

青陽望九華山二首

敬亭山

夜發茗谿

卷五

丙寅重陽前一日同人集草堂用昌黎韻

二首

九日同人登楞伽山泛舟用昌黎韻

荅魏交讓州來雲臯景舒

荅周漢紹牧寧明揚明星

答魏青城令似孝儀

答林西仲

答吳羽三

答曹叔則

答吳孟舉

答朱望子二首

答陳穎長

答包自根

答周漢荀

答郭臯旭

已畦詩集目錄

十三

二弄草堂

答嚴修人二首

答嚴武伯二首

答項東井

答金亦陶

答張超然

答潘雙南

答陶季深令子文虎二首

答曹民表

答俞大文

答吳謙六

答沈客子

答曹希文

答鄭賈生

答孫嘯夫

廉讓堂次東井韻三首

紫茜邨莊圖二首

答郭中丞 都門惠札

送座主京江先生晉大司寇還朝四首

送張寶存世執入都二首

和張韋存世執

已畦詩集目錄

十三

二弄草堂

淮陰弔古

贈通州戴士友

上同年孫岷瞻少司空六首

孫嘯夫遠來執紼先人葬二首

十鶴圖十首

和陶季深錫山秦氏席作三首

同人集孟舉澄齋次東坡韻三首

謝曹叔則

同人集尚友堂二首

微雲開士

答徐鹿公二首

荅王禹慶

丁卯除夕二首

戊辰元旦

上元後十八夜草堂同人分詠共十六首

放歌行

虞山嚴武伯山房一首

宿蔣文孫齋

再贈文孫

文孫惠酒米

已畦詩集目錄

十四
二弄草堂

趙安臣集同人湖舫五首

集安臣簡齋

虞山別同人二首

卷六

喬石林來過草堂即事七首

題石林縱櫂園六首

至白田與諸同好拈十三覃韻四首

和石林疊韻十首

再和石林疊韻八首

疊韻投喬雲漸四首

疊韻投朱劭孺四首

疊韻荅王方若四首

疊韻荅喬無功八首

疊韻荅劉禹美四首

疊韻荅鄭千子二首

疊韻荅陶文虎二首

疊韻荅劉彝上四首

疊韻與諸子論詩二首

疊韻荅朱恭亭二首

疊韻投孫以一二首

已畦詩集目錄

十五
二弄草堂

疊韻荅王亦退二首

偶作疊韻

雲漸酒間口占二首

送鄭千子之楚二首

十伶曲十首

卷七

和張超然泥美人十首

韓蘧廬抱膝圖

游弁山四首

疊韻又得二首

圓證寺岫雲山樓四首

虎丘登眺

草堂對雪

山窗

賦得山色有無中

賦得雞聲茅店月

客齋坐雨二首

荅陳玉文二首

疊韻荅陳起雷

再荅玉文次來韻二首

已畦詩集目錄

二弄草堂

梅花開到九分三首

題扇頭松

題扇頭黃山圖

山房牡丹六首

輪菴過草堂

胡方伯顧草堂四首

張韋存世執捷南宮二首

訓京口孫月潭次韻二首

同人集環山閣疊韻二首

三疊韻再贈月潭二首

四疊韻旅次言懷二首

五疊韻荅章聖可夏用修二首

六疊韻荅何皇十二首

荅張禹邨

荅張齡度

晤汪叔定

與胡方伯話舊

贈清菴二首

次絳間王勳中韻

曹希文廉讓堂即席呈諸公三首

已畦詩集目錄

十七 二弄草堂

疊韻集遂初堂

疊韻荅曹石閣二首

疊韻荅陳言揚二首

楊崑木拙宜園七首

荅東井

贈查又微

同人集煙雨樓

苦雨篇贈翁康飴

曹荔軒過訪三首

疊韻荅吳雪蓬三首

疊韻答桐初三首

次少陵韻答桐初二首

同友人步明月寺二首

贈曰九上人

卷八

觀碁五首

霍丘贈史廣文二首

贈康貽姪

額上偶題二首

贈行脚

已畦詩集目錄

減水道上

陳畱署中作八首

即事

題西來菴

答靜遠四首

至儀封二首

鄢陵贈梁侍御二首

贈通許王麗京二首

贈友

庚午除夕二首

十六
二弃草堂

和靜遠上元前一日二首

訪周伯章河干四首

偶見四首

贈馮仁可

贈周伯章

贈馬宛來二首

靜遠道裝便

口占贈友二首

贈王又菴

宿羅漢寺

已畦詩集目錄

曼殊菴

喚負菴

題湧月泉二首

蘆鴈扇二首

贈女導師二首

競渡行

次韻荅蔣聲中

再疊韻

三疊韻

次韻荅李鶴若三首

十九
二弃草堂

次韻荅海鹽李明府四首	集廉讓堂二首	墨韻集懋德堂二首	墨韻荅俞次瀛	自武原歸橫山二首	曹叔則七十五首	當湖集沈撫辰齋卽事	又三首	與輪公夜話三首	美人圖二首	已畦詩集目錄	次韻荅錫山顧天石二首	諸子枉過草堂	東井七十初度	風雪夜偶拈二首	又二首	題畫荷	與楊起宗	苦雨	水窗讌集	贈金亦陶二首
										二										
										二弄草堂										

贈徐賈時	山居雜興五首	重九過胡方伯齋六首	秦太史招集山莊三首	贈陳集生	秋柳二首	梅花松枝圖	秋蘭	卷九	新綠三首	已畦詩集目錄	放鴨圖三首	同人集獨立蒼茫處六首	谿山煙雨圖二首	採蓮曲	荅吳邑張明府次韻	贈耕雲開士	人日集徐健菴遂園二首	訓湘鄰上人	宿積善律院四首	放歌行
										三										
										二弄草堂										

晴江春曉圖

京口程紫星招集西郭別墅三首

賦得山雨欲來風滿樓

題雲抱堂

謝在昔開士次韻四首

答殷偶來

再過雲抱堂

次薛閒確公韻

東山訪輪公不遇

同諸子步月至卧佛寺四首

已畦詩集目錄

主

二弄草堂

殷偶來招同諸子小飲二首

姚質菴齋頭水仙久未放詩以催之三首

贈沈蒼舒

送希文北上

蓮子石榴冊

和濟蒼上人原韻二首

贈月槎周郎三首

贈緒風朱郎二首

被蘭游仙詞二首

乙亥元宵二首

虎丘雜詠八首

邗江別史西齋七首

題延翠樓三首

贈楊起宗

贈馮維申

以申山齋

簡輪公

殷又斐初度

京口作二首

林屋山居圖三首

已畦詩集目錄

主

二弄草堂

題鵲鵲鵲滿平沙

和胡方伯贈鄒郎作四首

宿慧慶山房二首

將遠游別諸同人六首

綠蔭堂牡丹二首

贈唐友

楊花

同人集則學草堂三首

贈蜀僧二首

雨花居聯句

卷十

賦得名士悅傾城

誄史

烈風行

廢書而歎行

賦得富貴應須致身早

賦得碧海青天夜夜心三首

鑒金鴨鱗三首

初日芙蓉

落花

已畦詩集

目錄

舌

二弄草堂

集當湖陸顓人南田草堂

聞鴈三首

賦得花陽夕陽遲

游婁東天藻園十首

經弇州先生齋園

除夕訊汪秋原

題黃葉山房

和陸義山看梅四首

至盛川感舊

與諸子夜話有感

東山宿擷芳草堂

聞蛙二首

宿永定講寺漫賦四首

再疊前韻四首

丁丑除夕四首

奉和宋大中丞過訪草堂之作二首

再疊韻二首

三疊韻二首

四疊韻二首

黃葉精舍

已畦詩集

目錄

舌

二弄草堂

過淨因山房

催妝詞

仙源行

同人集虛己齋步東

五首

有中州之行四首

和弘公除夕韻二

黃葉坐茗二首

和胡子斌菴風木吟

獅子峰行贈自安沙師

附殘餘集

午夢堂詩鈔四種

已畦詩集卷之一

吳江 葉 燮 星期

山居雜詩

兀坐閱終古南山當坐隅憶昨卜誅茆愛山面山
嶠惟此山與我坐卧飲食俱性情久益習交好澹
相娛忘我并忘山謂山特我趨勞生大造間何物
非助吾杲日燭我闇清風涼我襦萬有適五官恬
然享其輸何爲擾止攘求饜踵頂濡猶復矜予智
藥益笑蛇愚

茲山秩然靜四序迭遷別豈伊有殊態行生競緇
已畦詩集 卷一 二 茅草堂

涅翁被三春秀颯委嚴冬雪妍華與摧頽造物無
兩極任運亦何心嚶嚶挺石骨

霜藤產海南繞指柔且光冰薤纖雙文數簞承姬
姜鴛綺疊合歡翠茵薦玉牀託處安且貴椒蘭郁
芬芳但供坐與卧卷舒不自量不見鱗鱗瓦塊爾
質剛方黝然泥塗色索莫無精芒高處大厦上蔽
日杆嚴霜失足寧一碎不差君子堂

杲杲冬日日烈烈夏月風通性得所便交口譽天
公寒煥一反是施受交相攻呼天怨咨集百計補
其窮風日性無殊物情爲時矇毀譽枘銛鑿是非

烏雌雄誰謂覆載大難互徇偏表臯夔值輓季蛾
眉益不容章甫加越人詬詈還攢叢翕翕清一日
汶汶訛千蒙君如訛予罔試持問蒼翁

灌畦鑿方池泠泠水澄鮮本具動搖性微風生潺
湲池旁穿徑實浸溢泄涓涓流轉競超赴乘勢離
其天屈曲注溝塍汗萊瀦蛙蠃迅往擇便利洿下
仍迤邐何如止盤水貯月光泓然

山居周六年山情無不悉霽澄縹以青雲壓黹入
黑封雪呈綺姿暮霧映澹飾纖翠在腰微頽陽斜
背出林霞臨紅妝轟燒鑒赤鮮不動艮止義變易

已畦詩集 卷一 二 茅草堂

胡頃刻我昨夢山靈曾述此語詰山靈笑謂予君
何不審實自從開闢奠大塊賦形色至靜貞我常
一常任變歷曉來推窗望寂然見山質

晨窗衆鳥亂階除擾啾啾大都謀食計終朝競不
息卒卒聞人聲闕舉還復集粒黍互爭攫審視屢
振翼患失復驚猜一啄皆荊棘爾何不高翔沆瀣
甜如蜜

庭前兩株松屋後百箇竹竹韻憂爾清松濤穆以
謖入耳警幽淒通聽引深肅靜中惺然解余懷共
物足昨我過間門兩岸畫舫逐輕颺颺曼管妙謳

發柔肉滿坐惟絕纓子聆翻悽感乃知欣感懷難語聽者俗

我門無剝啄來者密樵薪愧未能腰鎌此事常求人舍傷一畝地所求無不并剪韭春畦茂摘瓜夏蔓橫棗下疏晚松籬趾彙早菁露甲始紛拆霜苗繼次呈甜酸恣口腹一味思友生馳華愧少微審趣斂暮程杜關捫迹迹竹燈葵然明

涉夏氣鬱蒸百蟲鳴竅穴蠢爾又何知振股跼炎熱蚯蚓吟長謠蟋蟀吹一吹蝙蝠恣予雄振翅翻撒撒紛紜競時會春蟻偕遊蟻赴大總不辭蹈波已畦詩集 卷一 三 二茅草堂

安能揭捐軀詎自量喧闐營生活後時涼風來瀾宇布霰雪吹萬寂空庭寒月森毛骨

宵分鼓號風萬木寥刁怒賈其餘勇姿決往靡還顧勢洶不兩立氣盡還如故嗟彼園中花間歲芳一度幸當艷陽期顧影猶防妒摧折在佳辰零落

紅盈路

我廬橫山下丘墳類北邙哀蘿沸修壠短簫咽前岡素車挽長紼百身痛莫償返返無寧時攘攘死別鄉昨聞荷頓翁滿城甲厚藏一朝溢捐館金穀拋倉箱傳其長謝時呶呶囑諸郎治喪勿循禮相

棺無求良瞪目注瓊寶半銖不得將戢影投窮阿饑烏伺糈糧令嗣曳白蒙擅技六博場傾家慕一笑勢去身亦亡乃翁宿草墓十載無勺漿

飯罷僧叩門偕我開尋步攜筇循修塍縱遠緣谿路舉首日方中暖蜂喧霽煦俄睇遙岑巔修眉悽穀霧淒淪雲爾興祁祁失江樹急旋不返顧踵頂俱霑注抽身苦不早濡首自貽悞甕甕返柴門永誠毋輕驚

青青畦間菜生意掬盎然託根安分寸事事遂所天狂飈不能折零露哀涓涓摘薦盤中餐味澹人已畦詩集 卷一 四 二茅草堂

俱恬久親愈不厭此理誰能全

鳴蟬翳高梧生事止焉寄渴飲雲表漿飢啗槁葉餌汝心又安營嚙嚙情常熾慣先晨曦號競送夕陽吹搖曳過別枝去住誠何意戢翼蛻其軀辛苦誰爲使茫茫物化端舉眼堪雪涕

平林饒雉雀豐草依肥兔秋冬飛走肥且嫩隨宜具物情戀美好什九鮮脫去逍遙山澤姿供君鼎俎飲吾聞南山中玄豹深隱霧文彩澤益藏罟網無從傳悠游遂其生無慕安有懼落籬誰爾限遠迹猶未暮

平明振衣與盥漱事焚香鋤畦旋補籬培青復芟
黃呼門鄰叟至晴雨商農桑魚鳥應酬畢粥飯次
相將時晏方危坐披卷湖虞唐浩然動予懷顧景
已頽陽急思繼日晷貧艱膏脂光此日倏忽過屈
指俱閒忙回首念一生似此尤可傷

少年事交游吳越敦槃會自從吏抱關牛馬羞儕
類祿微不能周握蘭申予署悠悠金石心夢夢杵
臼意易膠鮮終貞艱合歎輕離去適市競刀錐捫
肝將焉寄

弃世世亦弃彼我成兩捐不復見類無兩不成中草

已畦詩集卷一 五 二弄草堂

堂得其全成六三不立內典三點無待二誰傳看雲

復對山身世兩相妍孰弃孰取弃青蓮亦茫然

荒鴟絕朋儔雲影自舒卷水流花開間無人物自

轉近山蘭若侶云自佛場選靜晤契無生觸緒抽

獨繭我我所未忘見見處難遣夜闌對空堂憂竹

風如剪

計身衣食外所求亦已寡敝葛每禦冬寬褐恆當

夏問予胡勿易二候便相假典質取失時權在新

安賈邀涼風開襟塞瑾火堪把時會處其窮幹旋

在智者茫茫物態萬權衡決取舍鵲衣心無忤狐

裘顏每下

家傳數簾書飄蓬屢散失欲買囊空錢擬借瓶無
力孤陋甘鄉人對几長太息幸存蟬蝕餘殘斷搜
故笈昔人已千年面目鬚眉悉雕蟲薄壯夫大雅
衰作述淚落杜陵詩節擊子長筆名都有宛委間
藏充棟帙美譽溢今人古人如未識讀書奚事多
展卷貴有得鉅飮雖盈前飽在一嚮食

向讀樂志論竊嗤仲長子良田暨廣宅營營何時

已背山一把茅臨流半耦耕情非獨取廉道豈專

知止得少消嫉懷戀多攻暮齒宇宙一秕糠憂患

已畦詩集卷一 六 二弄草堂

何從起昔人唱高言無乃封殖矣

我昔多昆弟七八鴈成行後先痛朝露子影焚焚

翔故物手足盡一室皆滄桑壯歲汗風塵俯首捫

景光談笑飾窮愁怙怙豈慨慷齊魯燕豫間疲蹇

栖晨韁江淮撼驚濤天吳九首昂吞人益其心旋

踵猶裹創綿綿幸餘息晚好締冰霜

憶時十五六莊誦首楞嚴妙奢三摩他錯向文字

詮浮沉四十載七處紛糾纏侈口析真妄殺活竿

頭粘近知黜耳目八識根現前不嬰世網劇安從

解牢銜世尊問圓通灰心第一圓

春雨七十日百卉慘無顏溝渠聲活活庭戶泥潺
潺老農仰天歎二麥如枯管半菽飽可憂菜羹一
望間數上突斷煙火束薪騰鉢鏃春耕時孔亟袖
手翻如閒何當播種時梅雨來無還穀賤延歲月
穀貴悲病瘵聞言心惻惻喟然涕欲潛勞生寄作
息一飯叢諸艱誰誌老農語持以達天關

山北吾草廬山南吾丙舍寒楸痛白雲淺土酸長
夜撫衷負存沒往日不可假統袴與儒冠吾生已
兩詫風雨聽啼鳥問影淚如瀉

寥寥天與山秋空發羣響老鵲呼遙林落木驅寒
已畦詩集 卷一 七 二茅草堂

壤我亦秋一物不須悲作兩息躁恬後時安流絕
冀想搖落悲昔人吾視轉蕭爽

我本山中人只說山中事勲業鏡不看遠道書絕
致三株兩株梅半池半屋地饑來遣無方客到談
自恣幸無汲汲腸奚事勉志所求石與飯一樂
在飽醉遠檐花滿枝便是吾生遂

雨中過曹秋徵先生采山亭坐次各賦五言
長句五十韻限東字

俗記黃梅候天閒綠野翁衝泥投蠟屐對卷命詩
筒慢啓當岑面軒高俯藥簌遠檐樓毀鍵入鏡寫

溟濛樹蝕滋陰薜橋欹咽曲洪深深南郭隱香
北巖通我翼摧乾鵲輕雷開網蟲數來幽事并話
許逸情同伊昔傷王粲從茲訪馬融詩聞匡鼎說
經向子雲窮隻字吹回谷修翰力挾風潛波鱗待
躍撮土嶽何崇春穀潮浮纜清暉野啓櫬幾年飄
斷梗大澤逐孤蓬官瘁郵亭長民勞菰蔣中錢神
乘變豹路鬼赴哀鴻占鵬無煩策思鱸竟結簑袂
投淮渚月艇繫越溪楓茅把三楹舊山圍一帶空
琴臺落午磬娃館播秋砧冷艷同誰弔榮枯隔代
恫柳陰誇叔夜李種柳王戎對客艱惟酒茹葷富
已畦詩集 卷一 八 二茅草堂

有蕙晚餐分翠沐晚課積乾荒業踞漁樵穩顏拋
顰笑工任他雲萬態只有耳雙聾谷口新荒秣池
陽繼沒種真饑原不樂乞食敢求豐偶挂蒲帆去
聊尋駕渚東搖節驚刺促跋履倒騰槽重展依玄
席還張學尹弓襟期仍夙昔煙月久磨礪倦不辭
歌鳳先生別業
名傳圖幽能謝獵熊骨清庾嶺榦標峻峯陽
桐正始存孤調開元觀一公石傳中外畫版纂朝
南功國是誰徵信時賢莽折衷汗青肝歷歷詔紫
語沖沖吹杖燃冰壺傾葵轉法宮黃扉思愈屢碧
嶠意難蒙藻發鶯啼樹情寒鶴放籠周秦規逸古

屈宋駕爭雄縱目何人敵牽腸百代攻纏綿搜竊
宛毫髮劃玲瓏短策憑陶寫芳蘭護始終梯山開
輟跡薄海羅鱗鱗有味嘗餘菜期休轉後蓬曲枝
奉尺蠖周道睇長虹極望雲容洽何時月影隴從
來提命地咫尺是崆峒

附錄秋微先生作○越城川程迴春封登道窮金鐵推步外土滿涕淚
中大火昭新令深耕紹古風五園謀最慨難泰運崇崇以有海懷荒軒
賦絕世雄宏辭與玉殿美度輝煌宮吏組難朝右承符下海東安蛇消
史韓半苦乾年豐通溝澗時片俄以部屋空稅錢呈似急動使暗相索
紫陌天連登黃蓋夜叶鴻從新多至理漢虎譚奇功廟傳難娛若脂膏
不奈窮官平義市渴世味極多至理漢虎譚奇功廟傳難娛若脂膏
里此此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
附錄秋微先生作○越城川程迴春封登道窮金鐵推步外土滿涕淚
中大火昭新令深耕紹古風五園謀最慨難泰運崇崇以有海懷荒軒
賦絕世雄宏辭與玉殿美度輝煌宮吏組難朝右承符下海東安蛇消
史韓半苦乾年豐通溝澗時片俄以部屋空稅錢呈似急動使暗相索
紫陌天連登黃蓋夜叶鴻從新多至理漢虎譚奇功廟傳難娛若脂膏
不奈窮官平義市渴世味極多至理漢虎譚奇功廟傳難娛若脂膏
里此此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

已畦詩集 卷一 二弄草堂

附錄秋微先生作○越城川程迴春封登道窮金鐵推步外土滿涕淚
中大火昭新令深耕紹古風五園謀最慨難泰運崇崇以有海懷荒軒
賦絕世雄宏辭與玉殿美度輝煌宮吏組難朝右承符下海東安蛇消
史韓半苦乾年豐通溝澗時片俄以部屋空稅錢呈似急動使暗相索
紫陌天連登黃蓋夜叶鴻從新多至理漢虎譚奇功廟傳難娛若脂膏
不奈窮官平義市渴世味極多至理漢虎譚奇功廟傳難娛若脂膏
里此此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
附錄秋微先生作○越城川程迴春封登道窮金鐵推步外土滿涕淚
中大火昭新令深耕紹古風五園謀最慨難泰運崇崇以有海懷荒軒
賦絕世雄宏辭與玉殿美度輝煌宮吏組難朝右承符下海東安蛇消
史韓半苦乾年豐通溝澗時片俄以部屋空稅錢呈似急動使暗相索
紫陌天連登黃蓋夜叶鴻從新多至理漢虎譚奇功廟傳難娛若脂膏
不奈窮官平義市渴世味極多至理漢虎譚奇功廟傳難娛若脂膏
里此此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係

東字

翌日雨中再過采山亭復各賦四十韻仍限

澤國鳴鳩急芳洲放鶴空一天蕭寺雨百里故山
風自卜巖栖後長志辭立中掩扉休泛梗卧策契
枯桐朋酒遠欄葉封書絕鈎筒嗒焉真喪我無是

子虛公梁月穿秋幌林鶯喚曉攏迹猶疑訪石人
忽笑飛蓬憶別玄都觀重尋梵志宮遊從車笠判
會喜素緇同攀樹何年柳勝冠昔日童城頽蒲渚
碧塔破驚霞紅平范詞誰麗尋朱碣尚豐舊墟悽
露泣別館萎蘭蕤接日仍尋御謀篇再撫衷白池
增澗激賀曲轉玲瓏獨柱撐元雅扶輪補化工卷
懷鐘鼎略狎主笠蓑翁小艇城南寺輕筇屋背楓
周畦饒紫夢宗舜貌青嵩醉藉香為國眠依竹作
幪嬾真標叔夜冷只許梁鴻眾派宗全豹遺經盡
貫虹夢蘭猶塞北興到亦牆東韻險嚴霜律鵲馳
已畦詩集 卷一 二弄草堂

連火攻硯泓過米芾齋舫得張融入夏商羊舞經
旬黑蛭充殘榴紅袖泣斷嶂黛痕蒙瀉瀉颺輪迅
湍殷戰鼓逢喧蕉宵颯荅桐蝶午怔忡琴鬱高山
響書番宿火烘開簾頻護雀惜蔡謾呼僮箭駛思
投辟臺高慨競銅悠悠秦代月滾滾楚人弓珍重
為霖望栖遲行潦窮民疲咨廟算居穩賴邊功靜
閱愁雲態歸捫獨寤躬夜牀隨滴瀝曉檻送沖融
數道泉鳴谷旁籬甲折菰江天頗無限不信有樊
籠

附錄秋微先生作○南極迎曦緩中星正夏同一盛灰劫剝萬表盡香融圭
組曾相忤算總本自崇隱滋離索憐病減臨功稽古三長失投時五

技窮云常論將相跡未滿衡高件總遯虎動機事免陸通陸關警後解
數席走兒童遠肯港基履翻成神鳥燕不知何處月頻見此皆深現冷
皆役九夷荒鷄避龍梅落先驛澤軒各舍風下野求相石志書併并
相尋陸地雨簾重漏密運密境來修儀休梓機問表氣止厚非宿臨按
豆止新於首德多愁才尤契屢空達主儲屋瀟去已利春竟肥遜安
天道狂歌寄我第吉惟占不速和足感無何道還軍領否難自類聚
貴遊方家哀林夢其叙叙負弩實庸停車接梵官政研開海右文數
湖江東豈意借焦顛勤來訪甚洪秋懷耽靜草四首憶分隨演象乾當
揚吹笙雅漸終烈填填字宙仙露老金銅殿捷聊騰素憂民孰效忠
迷雲內黑燧僊夜郎紅潦切禾苗初山疑賊骨重泉刀翔赤帶弟子錫
形弓幸爾存餘地矣煩恩乃公近郊津港激幽紫境玲瓏開官怕輕
琴寒遠遠鴻聞聞歡易續塵堪慎文政欲出晴難料為鴻崇未充且乘
浮槎典竊比祝雞前此帶剛計禮領管驗垣東已歸向累隨處得吟

秋嶽先生卧疾貽長律即次韻呈

別野花深宛陸渾雙扉落處傍江村欄叢晚藥餘
蜂粉谿長新苔繡鹿痕白袷涼疑秋信早青燈夢

已畦詩集

卷一

十二

二弄草堂

破昔緣存羊腸息足驚飛鵲蟲辭何心問化鯢顧
影蕭蕭容慣倦逢人落落面難溫欲將弱管論劉
峻豈向深盃逞孟貴感一炷香微參失馬三聲淚
下似聞猿任裁楚曉佳人製終感李門國士恩薛
荔徑合珠露潤檀欒擔憂鉅筆翻憂時伏枕元非
疾占歲觀天望早嗽推步金行虞癸兌重年潦患
怕申坤池漱嫩漲魚堪饌慢捲初晴月破昏鈞地
閒追評玉軸詞場謾說混金根已無剩客經過少
為訪遺編剝啄繁清借齋期遲惠遠儉惟酒盤便
王琨楓郊舍冷呼輸急漁野柳鳴入聽喧博雅只

諮蕭類士賦豪奚羨陸平原憂深道古龍猶惕談
修河清蠹罷捫袞袞金貂看曳履依依青岫恰當
門服虔雖老經堪執原憲因貧志轉敦靜榻莫須
尋藥裏充閭堪喜茁蘭孫先生適舉一孫自傷病中煙霞甚
漫向風前仔細論

已畦詩集

卷一

十二

二弄草堂

當門廚虛醴醪交仍淡帳隔空簾簾自數懸桐梓須傳都主折花還擬
贈王孫不因來往情同病滿徑煙霞向教論
夏日為漏澤招提遊次韻
避暑無奇策清遊遣畫眠閒情消覺地熱客謝林
邊溪轉聽蟬換風柔赴柳圓野花隨一徑入處得
初禪
剎古浴興廢微塵數上蔚藍蘿煙舒自合竿影動
如探意冷鐘初寂香閒辟尚舍一方澄倒碧生意
滿寒潭
城市何妨近雲林得此孤多生燈宿火小歇坐侵
蒲對鏡身疑幻看花夢不無回思經歷處冉冉愧

長途

靜閱浮生理拈來總是說塵緣爭半偈妙法印雙

蛾古德於臨去秋波得悟原樹窺檐遠墟煙隔水多幽尋回策晚

涼月在藤蘿

贈秀水項東井次韻

詩中有画少知音摩詰前身仔細尋東井繪事精絕無策送

窮偏好手有時入俗亦調心閒消茗椀人忘老開

到梅花夜自深東井與梅簡點筆牀家法在墨林直欲

掩雲林東井為墨林先生

奉和秋嶽先生惠示次韻

已畦詩集卷一 十三 二弄草堂

綠蘿門巷少車音一幅淪連迤邐尋薄俗文章危

獨步淡交花鳥許無心加餐儉歲仍非易學道衰

年覺漸深出入風霜懸寸腕千金價已重華林

玉折泉鳴湘瑟音窺枝翡翠傍檐尋臨淥魚樂誰

知我出岫雲多似有心牀上封章塵尚淺池邊洗

現墨偏深篇終三致長沙意涕向匡居灑石林來詩

有買論憂時之句

畫寂寥天空外音孫登何必入山尋離情重感滿

滿雨生事常違黠黠心画鶴何人攜筆去釣鰲千

尺放絲深長干煙艇申秋約指點金焦到鶴林先生

有同游白下之訂

金石聲流變徵音行藏各向古人尋當年艷句猜

江總終古浮雲愧季心朋酒緣慳來日短煙霞疾

比去年深片帆尚滯還山計為待虛亭月滿林

項東井陳用重過梧桐山房次韻

二妙難逢正始音巷南偏側屢招尋不因無酒輕

分手纔說看花各有心香定窺禽道漏永雨闌閒

磬竹煙深明朝預拚如泥醉用重訂招為問清光可滿林

賦得霜葉紅於二月花

天畔秋江第幾重芙蓉采後逞霜容誰將漢幟羅

已畦詩集卷一 古 二弄草堂

青嶂別拜秦官領赤松寺角殘陽迷醉顚樓頭舊

夢錯芳蹤岐亭北去濃如許疑有漁人一壑封

亂水荒村一抹山酒帘斜處映酡顏常辭青女黃

陵住獨引商飈絳闕還殊色自拚空谷裏此生無

分画欄間曲江千樹渾如夢只博灣頭盡日閒

賣犬行桐鄉明府同年何相如貽札云日有賣犬之役即以名篇為贈

縣前打鼓喧高轡云到明府乘龍壻通衢負擔俱

息駕爭看百兩如雲衛街頭父老歎致辭官府嫁

女有舊規蹟匪幄樵螺鏡須火牌連夜科百司酒

漿鷺鴨走屠僧燈火如山須及時良辰閣啓帷車

出但有冰輪送秋寂將離堂上聞贈言宦拙儒寒
祇此畢明府束髮窮墳典報國情深兒女淺繭絲
那忍繡羅襦廣州刺史只賣火行賣犬君莫嘆君
不見黃金滿車帛滿笥上蔡東門牽走時無如桐
鄉官衙無斗儲道上不拾遺雖有吠犬安用之犬
乎速賣應無疑

集桐鄉汪晉賢華及堂限翁字

入俗俄驚已老翁秋霜冉冉謝春紅知新片語堪
追舊道遠逢人未信窮問訊編題消旅夢周旋松
菊報諸公蘇臺恰到梁鴻伴吳客同赴蒲帆一日

已畦詩集

卷一

十五

二弄草堂

風

不怕寒宵到酒空翠屏絳蠟映臘翁花能窺戶呈
紅袖琴助名山響碧筒節過萸香詩債減寒衝梅
信客郵同寧都曾青蘇寓吳
子草堂相近時同集金門亦有忘懷侶屢舞何

辭奏楚風

同人集次漫賦次韻

煙月相依久招攜到處頻每逢把酒地自笑看花
人潭影空能住山容舊得新華堂深爛熳蕭瑟有
吾真

怪石驚騰鮮珠花艷照筵酒人回舊夢詞客遜初

禪是夕有
誤釋者鴈影寒遲月霜華悄逼年憑欄無限暮送
盡隔江船

淅水千竿竹名山萬軸書花香粘別袂松影落當
廬客久萍蹤習懷孤綺夢除江天風雪近好整舊
柴車

一片搖池翠千叢繡石林藥苗幽入檻竹韻冷浮
琴望月殘邊老聽鴻斷處深後時天際去憶得暮
雲心

石門吳友錕投詩次南湖倡和韻即疊韻答

之

已畦詩集

卷一

十六

二弄草堂

午鵲喧傳咫尺音矮箋三寸意千尋調仍流水重
驚眼氣藉如蘭只此心詩來情
以香舊事漸從華表換廿
年前旅愁恰在故鄉深年光去我添新臘翻怕寒
梅綻滿林

畫館清冷四壁音鳴禽池畔足閒尋明明句撥三
秋月一一花同九畹心消息倚樓鴻影過韶華捲
慢盡痕深還須簡點文園渴東詩云
在病中筆札遲君給上

林

聞吳孟舉連日閉關謝客詩以訊之仍次前

韻

隔日稀聞如玉音清輝只合碧虛尋門看樾處揮
斤手屏喚開時付雪心絳樹歌翻笙露溼紅巾拭
罷酒鱗深画簾六曲鈎齊上昨夜輕寒萼破林
藉爾喧吹鄒律音破愁不待杖頭尋偶因人熱春
生臉孟舉兩
惠名酒為是灰寒雪賞心時竟日
大害莫擬問天叉手
去試聽擲地隻辭深儒冠統袴雙無分終欠洲前
一橘林

附五舉來詩云連日感寒疾開戶治刀圭星期以二律問訊走筆奉答
并寄友朋次來韻○養疾開堂絕好音隔垣妙技費推尋月吹池面原
非相歌微樓頭定有心難繫朱繩覺日短乍翻紅藥詩春深茅柴酒
滿燈檠泥向君平問易林○響雪流泉五賞音碧梧翠竹各千尋扶牀
綠葉成香上排開青山話素心○深更漏轉誰知詩律細波瀾不怕酒
船深寒夜一夜添幽趣微霜新染老蒼林

已畦詩集

卷一

十七

二李草堂

孟舉詩來云抱疾閉戶用樓子句相勘復疊

韻往訊竟體作禪語當文殊問疾說不二

法門也

孰辨依稀無孔音嶺南消息絕搜尋一枝花相元
如夢兩度鐘聲未是心底栗蓬重閣現指端煙
水別峰深寒巖絕倚懸崖立撒手威音紫竹林
莫向陀龍叩耳音薰風殿角細研尋芭蕉剝盡仍
空手牆聲鳴來總說心玉帶可能言下解金鎖莫
墮刮中深子韶一貫原吾事自有家珍燦慧林

附五舉來詩云星期以禪語整頓見示復和二首連日濃霜如雪石頭
路滑奈何奈何○雲路何堪敵大音卅年江海老侵尋五機東國看花

眼來試西川競渡心兩頓茶瓜新稻熟六時魚鼓暮雲深黃針其面針
師說失脚還愁到桂林○楚擊鴻鐘也發音不辭才管攝千尋龍他解
在翻公案只向風檐辨此心倚杖曉霜侵索冷刺知秋水沒篙深到頭
喘却風塵漢大地梅檀是肉林

疊韻再答友鯤

如聽潯陽幽咽音天涯冷落此相尋文章阿士諸
劉價風雨西陵小謝心擁被吳吟傳漏未堆牀蜀
版趣杯深鳥衣若問王郎坐百尺凌空出鄧杯
太息無媒繫下音研旬路鼓轉難尋趙趙四角千
盤足四角車輪
不可行的歷三生一語心煙月業輪漁棹穩
稻梁謀怯雪汀深迎春先發如花句一線韶容到
墨林

已畦詩集

卷一

十六

二李草堂

疊韻重答孟舉

自笑宮商變裏音笙蹄翻傍兔魚尋捶琴中夜才
人韻折戟東風國士心蝴蝶不妨當畫棚芙蓉終
悵隔江深橫窗素練秋暉朗項背鄒枚修竹林
壓酒欣聞糟注音多君能向廬間尋經管花月承
蠅手陶冶縹緲釀蜜心盧岳自應分出處岷碑誰
復計高深紛紛故紙稱良史魯筆還須讀杜林
附五舉來詩重贈○人言詩語九知音面語驚驚仔細尋點染花枝
柳眼勝那月勝與天心向勝石鼎吟喚喚牛欄語笑深此處只容
君共解不堪熱客到荒林○牛車鳴鐙騎宮音理耳如擊鼓詩事笑我
登盤空割肉憐君好蠅只旋心燒燼土堆奈何放棹寒江深復深隔
却竟峰四五里橫山一帶入長林

疊韻三荅友鯤

雪霽陽開似捷音急思曳屐故人尋寒餘獨剩凌
增骨詩到重抽宛轉心青借遙峰當眼澗紅銷舊
雨寄眉深行藏慣唱公無渡只伴饑鳥繞暮林
岸容臘轉逗佳音斗酒猶餘取次尋獨酌自謠聞
隔夕兩箋分詠見雙心來詩命兩意分箋為贈意遲篆縷迢迢
遠行傍飛蓬冉冉深攜爾漢南詞賦手萬山西盡
訪長林

孟舉以詩送別兼贈度歲之資疊韻謝之

街鼓衝殘暮柝音客扉叩處雨燈尋卷收剩句秋

已畦詩集

卷一

十九

二弄草堂

餘響打疊將離歲逼心冷熨情鍾寒慢淺來札云有姪人疾

冬烘計就柱門深山空雪暗人歸晚路沒前村尚

隔林

秃管如捶土鼓音生花重向筆尖尋兼惠兼金久

絕諸侯禮一飽重銜八口心若倚簫聲憐鳳小好

看画手送鴻深椒花暖傍南枝發點點衝寒到故

林

附五舉疊韻送星期歲暮歸山○空山覺漸清音聲斷雲連咫尺尋
老去貧交難聚首眼前生客怕輸心長鏡照處霜鬚短柔翰聲中落葉
深萬頃孤篷堆碧海星漢火入香林○排絮依閒摘綠音枕煙一笑
破幽尋樂窮且作盤盤計此客聊歡歸子心柳竹補簾花信早與橋泥
酒月痕深江湖不少魚羹飯話盡山居記標林

疊韻荅曹叔則

一字霜寒金石音殘陽斷壠費追尋亭名野史閒
雲筆賦續蕪城逝水心繞戶松筠畱雪慣隔林燈
火度鐘深丹鉛莫厭生涯淡芥菰猶堪紹孔林叔則

疊韻荅吳廷發

曾追終賈扣鯨音狎主珠槃玉帛尋健筆向雄橫
梨盼逸蹄今試楚冰心杯橫河漢衫痕舊話冷星

霜鬢影深我是垂竿秋水客君乘柳色訊華林

縹緲疑聞縷嶺音交情澹澹短箋尋依稀舟繫荒

已畦詩集

卷一

二十

二弄草堂

城柳丁酉夏與廷發及令弟右昭給棟
同舟赴桐鄉集已廿六年矣荏苒人辭故悵心是年
於石已鐘時歲
家冬間別去南浦蘭香吳越近北山桂老雪霜深年

來不記朱門事別後行蹤異道林

疊韻荅同年沈平遠

共聽百轉早朝音君賦橫汾樂府尋霜滑板橋過

瘦馬花明山郭映冰心銀鈎夜鑰封章溼碧瓦晨

星引珮深忽憶黃蘆漂泊夜升沉城闕隔山林

鳴鶴高和碧落音華燈獨求故人尋春催匹馬千

門色画冷雙蛾一剪心物態莫論裘葛異交情再

見笠車深臨岐君向朝天路我訪孤山到虎林

臺韻答吳湜王

以上諸友皆石門同時贈答

谷暖吹回玉律音名園松竹傍城尋幽巖桂倚當

年袖舊鮮琴傷二妙心今元燦霞關有鷺栖輝自照

門當蘭馥種滋深春蘇嫩綠驚塘上風月如今屬

翰林今弟容

方池微瀟瀟寫清音客眼迷離慙勝尋入俗自疑肝

與臂逢場易醉面同心簾櫳燭跋寒猶帶籤軸魚

香坐自深過末封胡葦玉立謝家芝草故成林

贈同年蕭田林石來奉使琉球

豹尾辭陪下作宮青琴紅藥遍江東金輪利相懸

已畦詩集

卷一

三

二弄草堂

杯底銀浦星躔落掌中到處隨槎搜月竄歸時委

珮出花叢獨憐江畔磯邊客也向蘭橈誅大風

予自癸丑春過明聖湖辛酉冬重至湖上訪

昔年同學故人大半為異物孤山六橋一

帶亦蒼涼非昔日毛稚黃王仲昭訪予客

舍為談往事慨然賦長歌貽二子

湖頭眼生別久月南枝倦鳥翻驚越物情爭換十

年中山靈不訝余白髮頻年鐵騎駐新屯霜蹄蹴

碎秦樓春賣餅酣漿矮帘下數錢戟戟長鬚人舊

時白舫蘇堤酒生怕長條今無柳請君莫歎樹成

圍蒼煙一帶埋良友駿男諸霜翮迅天根九疑長

往悲脩門楚中似弘朗朗秋水泓總幃不聞遺孤

聲似弘步青張速朽燕駿骨沈效青沈原上孤飛沒

新彈潘鶴去別瀛洲向華沈博物帝命求陳沈柴

腹虎臣笥隕秋籀闕陸青鏐開寒樹栽我千丈

嚴司農如山一諾家屢空人嗟珍瘁係邦國西州

白日皆酸風麗京陸撒手真大雄俚亭徐世臣豎脊

振南宗蘭亭一篇慨生死回首未和瞬息中獨有

婆娑老稚黃短衣雙雙吳山傍尤喜仲昭暮景翔

宏詞戛玉出明光文壇兩君後死責明朝一別途

已畦詩集

卷一

三

二弄草堂

茫茫坐久析急城烏起湖光搖撼空樓裏孤月蒼

涼低向人問我明年可訪湖頭春

集吳天章傳清堂感舊限紅字

廿載銷沉各老翁江鄉舊館酌殘紅忽驚灰劫餘

芳砌堂為前輩舊居四十重愴山陽拭槁桐行路真難拚

病廢天章閒情漸遺藉途窮深秋已過繁霜雪苦

憶茫茫衰草中

同人夜坐康貽姪話雨齋限人字

夢老山頭見故人衰顏燭影話重新花殘幾易羅

舍宅燕到重沾杜甫巾如昨荒城烏散後怕聞暮

折雨中頻吾家二妙愁相慰嬾向滄江再問津

得得衝泥訊比鄰高梧含雨憶佳辰尚平累向泉

臺畢坐客有兒女之傷何遜吟傳客社新無地避愁虛問渡

有山堪老悵歸人東臯好待秋風便攜爾茅齋看

晚筠

送吳大馮之任四會

少年青雲宜早致宦途甘苦須作吏飽讀詩書要

及人莫認彈冠作兒戲吳生骨峻神飛揚鏤鉅擇

玉剗新銚割難安足展全力如獅搏兔寧矜張五

嶺之南地垂角尉陀臺畔聲卓卓君不見城門一

已畦詩集

卷一

三

二子草堂

過三十萬歸時沉香無寸薪

歸安潘霞山自吳歸若友人以葡萄圖贈

其行予題二絕以送之

一樹葡萄曉露凝美人贈比玉壺冰勸君莫掛高

齋上贏得空山有葛藤

題題明珠落筆端水晶宮裏鳥銜殘回頭休憶天

南夢剩有鮫人淚滿盤

石門鍾靜遠赴江山廣文過山中言別賦二

絕送其行

往事重論二十年西窗夜雨忽依然北橋垂柳維

舟畔可有當年咽露蟬于二十年前於靜遠家

習習松風歎暮扉故冬煙艇趁斜暉別余去訪江

郎石先向吳山買翠微

賦得一院桐陰長綠苔

玉樹青蔥本漢宮施牆深鏤碧玲瓏長籠繡影非

關月百疊蒼煙恰著風人在隔簾遺斷粉鴿歸和

露踏殘紅画欄斜處涼生襪零落香塵委半弓

梅根石罅漫侵尋路絕天台境轉深青海何年歸

別夢碧天無計覓同心寒遮拂檻蕭蕭竹影壓綠

階片片砧漫道暉陽高百尺不將幽韻托遙岑

已畦詩集

卷一

三

二子草堂

如水澄漪次第勻碧油幢下展重茵輕藍上借屏

山遠浮黛低紫扇月新浙瀝乍驚湘瑟斷參差不

管屢香湮何當一葉悲搖落日影昭陽轉苦辛

么鳳知心去後還幾宵延佇只階前秦簫乘月疑

無路實纖鶯秋別有天錦石夜寒蛩怨切画檐曉

滴露華鮮車娘欲寫傷心句不索成都十樣箋

桐陰綠苔之詠諸公和章盈帙餘懷未已再

賦四首

洞天別貯碧芙蓉鏡裏螺痕第幾重南陌柳絲應

妒影西陵松蓋似曾逢夢回繡戶春餘徧腸斷香

車別後封巫峽遙天微雨過高樓暝色孰憐儂
曉風驚粟起青蘋俯見窗前點點頻一自春歸稀
見月幾回睡起不逢人冷浮散綺凝盃醪韻欲凌
波襲襪塵遙憶綠珠樓下地遺鈿墮耳最沾巾
只依餘蔭占風流隱約波紋擁翠綢帶雨可餐新
嫵媚結根終願老溫柔橫陳故故眠雲便薄軍微
微染雪畱那識薜蘿山下路相逢長在一庭幽
亞枝葉葉恰相當似水柔情澹愈長去燕幾回思
舊壘哀蟬長抱忘他鄉瓊瑜影轉秦宮月井幹寒
雷楚澤裳若問百端愁絕處階前一尺總茫茫
已畦詩集 卷一 五 二弃草堂

秋歡先生惠和桐陰之詠前後共十二章依
數再賦四首

濯濯曦光可一方舊家知是莫愁堂春華謝後容
常澹秋影疎餘骨亦香曲罷秋娘羞幌冷書傳小
玉怯廊長不須重問蓬山路已見棲鸞在女牀
妝臺密護晚風寒長許畱仙理八盤誤聽杵寒尋
桂樹誰將眉嫵画冰紈金微鴈香簾垂地玉夢蟲
飛篆度欄試取比卿餐秀色難消無語倚牀看
淒涼西苑早驚秋長信螢飛露井幽拾翠人還排
地老望眉山近釋君愁蝶迷蘅枕尋香路漏叶蘭

燈聽雨籌舊住城南連大道曾因柳色悔封侯
殘脂漬粉曉來添水逝雲流著意黏光逗青琴遺
睇曼軟承靜婉帖腰纖隔牆不啓葳蕤鎖捲幔頻
依灩澦塘若問箇人顏色好試將庭綠比新綠
秋歡先生示桂下讌集之作予適卧病草堂
依韻遙和

雨冷蒿荒斷嶂前秋深一卧滯寒煙遙知花近炎
方早定卜筵開洛下先水北故人聯越調漢南老
樹隔吳天白家池上澄澄月細寫諸賢壓倒篇
前身金粟現垂堂嬌額爭呈千萬行似許高人誇
已畦詩集 卷一 五 二弃草堂

艷質獨馳孤夢乞繁香蹉跎一水離愁遠斷續三
時晚計長桂有早中晚三候我有蔭茅堂背樹籬根猶與菊
分黃

靉靆巖阿一片雲酒醒夢冷莽氤氲花隨數子棲
遲老客到東山次第羣猶有涼颺參鼻觀不教燭
影散螺紋何當麗句明霞聚遮莫秋蘭輸幾分
正值塘光三五宵烘霞襯黛碧雲饒眼前惜汝開
還落鬢裏憐人暮與朝幸不蕭疎秋魄浸儘畱生
意晚風飄諸公會後知皆健聞道城南又放船
再和次日飲花下作仍限韻

又報城南勝事并秋容澹處展痕輕長吟端藉貧
交合獨往難工季世名高閣再延遙渚月片帆雙
滯故山晴繁花明日難重好細酌深深慰別情
拂衣朝右此鄉園同人集先生傳圖絲竹猶嫌近俗喧詩酒
未忘真好事交游漸減勿為煩雲鸞自舉回虛席
澤雉羣攜任脫樊只為叢生畱便住恍然耳畔有
清猿

相逢搖落便相依只此松岑與竹扉漫遇歡場揮
短夢因追少日愛餘暉閒心每悵遠鷗伴熟境須
忘習釣磯轉眼登高畱興續黃橙剝後紫蟹肥

已畦詩集卷一

二弄草堂

清幽水木敞虛亭休遣閒愁到酒醒半畝人歸攜
月白三秋貧許占峰青寒蛩唧歲驚將晏倦葉吟
風感自惺酒盡詩筒餘兩袖莫辜殘藥尚餘馨

贈張鍊師

指點雲車第幾程紫煙遙傍藥苗生明星巖下投
竿處百尺珊瑚挂巨鯨

不獨新詞賦采芝画家好手數黃癡鄭虔三絕天
題後誰識人間張鍊師工詩善畫

已畦詩集卷之二

吳江葉變星期

壬戌九月十六日吳孟舉集同人鑒古堂限

昌黎訓廬司門望秋作韻

王風蔓草哀怨起六義陳陳閣荒面吻剝皮掇炫
長袖棘撐礫塚矜奇巉東家竊效西子曠沐候當
塲憤且衫豎儒局促絆轅輓舌喬不下同枚銜吳
子慨然頽波激敢畏罪我辭鋒絨黃金可以買詞
賦相如作備今當芟秋暉雙炯衆盲退意匠獨削
嵌空巖就中論交貴淡若去甘或著三分鹹日來

已畦詩集卷二

二弄草堂

告我別真贗權衡勇怯言何論寧絕知音覓片石
豈肯雙耳狗掄譏唐宋元明均冶鑄更追八代揮
斤劉華堂初筵鼓坎作騷壇興廢神其鑒坐客相
顧默然會焉行觥錯非貪饒莫言觴詠泥小道俯
仰宇宙通至誠庭前青松歲寒色與君憑看把機

墨韻

搏虎山前莫徒手射狐城下須著畱文事經畫類
武備詞塲薛墨梯天曉才人從古不獨立宋中鄴
下聯征衫麟角鳳觜樂曹耦好手詎掣枯魚銜芳

香幸攬數公佩熱肝妙藉奇文絨長城萬雉五言
手彈丸捷轉蕪管芟侍郎披天擎巨筆秋蘇先生隻詞
海立蓮華巖諸君藻發雋思永五味耐久無過鹹
我攜秃管悉敝賦啾啾槁葉悽哀誦嘗聞古人祝
養子無爲識字業尤護蒼梧叫帝鸚鵡泣珍髦先
向姬娃劉四坐聽歌喟然起行藏各異情同鑒豈
無詞媒騁捷步莫借嗜古恬爲饒李杜光焰厭機
巧文章根柢中心誠曲終酒罷客亦起月影在袖
攜撒撒

三疊韻

已畦詩集 卷二

二弃草堂

重陽雨過秋氣肅木落曉空山脫面霜楓遠近立
絳幟崑岡焜耀炎巉巉故人開閣命倚侶荷衣參
錯稀朝衫回顧中秋恰一月峰缺又見金盤銜芳
蘭露滋芽更茁叢菊霜瘦苞猶緘飲君十千鬱金
酒離愁迅辟從天艾重關辟篠鎖面閣曲欄宛轉
藏幽巖更長燭明睂眼豁擺落世味捐甜鹹輕謳
鶯滑河影磔呢呢兒女情詞誦是夕演詩川杜丹亭原本慧業綺語
宿生習淵明一賦猶貽譏逢場花月助學道慎勿
熱處重雕劉嗟予摧頽窮壑老君平陳述仰取鑒
巨源無交郵筒絕煙霞日飽如奇饒空山寂歷百

不憶青林見月感子誠何當大笑喚翠袖白頭欲
搔情撒撒

四疊韻別孟舉

昔逢君年十五六一嚮嘗鼎烹牛面星霜剝蝕三
十載嶄然厓陡秋空巉自我誅茆築二弃褐緇迹
混金天衫名心豁如春後雪知已片語砭骨銜昔
要神明執熱友長淮浪隔無魚緘五陵咍厓競食
客銖兩擠攪肝爭芟鍾期既死朱絃絕高山山蝨塊
徒巖巖茶苦何必疑甘蕒只恐炎上捫作鹹若深
忸怩轉談笑吻間高響揮葦論近訝蚍蜉滋種族

已畦詩集 卷二

三 二弃草堂

杜陵百世猶嬰讒聞有詠杜陵詩者文律亦當嚴兩觀蛇鬼
狐蜮情均劉元者翔步仄谿滿皇皇古靈邀俯鑒
我淹語水匝一月誦君神句心撓饒君情偏嗜貧
且老與世背好真奇誠快攜金薤連軸去烏几百
展盟撒撒

五疊韻答魏交讓

丈夫相見貴真氣慎勿面上常帶面掃胸要如一
坦掌奮筆須出千層巉老友魏君忠孝士衣食菜
根百結衫先公兩朝炳直節大仇既報恩亦銜世
間無事不可默聲詩說禮難爲緘睥睨今昔數真

賞餘子塞巷奚煩艾立論渠鑊井方界隻字出入
疆巖巖譬如醍醐純甘味一勺海水雜即鹹何妨
向空發大叫不與俗僣耳語論我欽其人同所嗜
話未出口防招讒南山豈蕪約伴種霜苗露甲聯
鋤劉先生寧止一五柳以何因緣千古鑒肅歌金
石亦欺世餅中粟盡誰醫饒聯牀與君反覆論乃
知甘餓有至誠即看釜內湯百沸莫或好熱探蠶
蠶

同人集桐鄉六疊韻

頻年饑裏荒山足一丸茅屋封峭嶺貧老交遊易

已畦詩集

卷二

四

二弄草堂

面目咫尺閨以千重囓前月故人飲我酒有淚不
落乾青衫荻花茫茫分手處至今猶記晨星銜虛
往實歸詩橐富侑愁百斛孤舟絨梧溪行值賞心
侶賓儔歎合虛恭茆明府何公文苑手何相朱履爭
踈芙蓉巖坐上往往聆妙句清新滌我齏腸鹹眉
間有氣向誰吐肝膽自卜何須謫方今陬澨靖氛
騎屈軼指佞知無讒但願黃金等山嶽普天寒士
同來剡商歌激楚越林莽此意只藉空谷鑒嗟哉
一飯杜陵老牛脯飽死飢傷饒勸君莫歌明遠曲
坑塹不隔區區誠明朝五更解纜去微吟遙想又

蠶蠶

七疊韻荅丹陽賀拓菴

十年前經謝朓宅門巷柳鎖秋雲面午窗羲皇想
高卧茅山翠髻遙囓囓淮風江雪差寸椽馬牛塵
陣流蕉衫側聞鑑湖第幾曲斑衣堂北金樽銜粵
裝只裝廉泉水羅浮詩卷行同緘拓菴昔官粵東開居夙嘗
揮悅味拓菴精愛根一炬當頭艾拓菴遺說厄幾骨肉六人餘物亦俱盡只恐
瑣掖虛左席未許煨燭長栖巖吾儕自分只謀飽
米一薪二三須鹹竊笑湘縈亦多事反覆只向蒼
翁論古人坎壈豈無過一譽何以當千讒繁華寂
已畦詩集

卷二

五

二弄草堂

莫兩何在釣臺繡嶺吾同劉阮公詠懷問何事中
夜起邀明月鑒曠覽宇宙有底急寒蟬吸盡西風
饒越吟啾啾聽莫訝蟋蟀椿菌同寸誠與公掀髯
拋萬事共訪五嶽招蠶蠶

癸亥人日崑山徐季重偕九來弟冒雪過我

草堂九來用前韻爲贈即八疊韻荅之

客臘蒙君草堂約一諾不用雙魚函交情獨快巨
靈手劈開俗子紛紛囓春王五日驟大雪行人盡
著曹風衫訪戴詎有官長督昨語料不中心銜意
將斗酒且度閣齏麴泥開旋復緘忽驚剝啄午鵲

舞窄窻樵徑橫蒿艾從天二子縞如玉霜花轉戰
重重巖嶺余空山肉不飽餉以有氣雞加鹹寒喧
勞苦訴跋涉冒雪行三日始至如快如悵交謫謫人棄子取
咄怪事草堂藉爾解嘲讒遠窗粉繪萬峰列還恐
妒者揮鋤劓肩聳鼻湊手脚瘰眼光射雪迴環鑒
挂簷梅葉電的爍黠淡誘我聞根饒不可無一莫
有二嘻笑怒罵皆輸誠荒阿難挽十日袂陶孟滿
酌持檝檝

九疊韻再答九來

聞君昔歲遊京洛擇術錯擇箇人箇五嶽方寸競

已畦詩集卷二

六 二弃草堂

嶮巖君獨坦易平其巉歸作擁鼻洛生誅七香波

勃斤添衫俗有七香散之語
用青州布衫語寧甘斲草鴈作伴自茲不

受黃金銜城塢築室挂白版檉榆槐柳柯交絨長

鳴之鶴類朱戶雅中俗習君應芟九來小有堂舊雙鶴
子草堂亦蓄此子謂鶴

爲富貴園亭中物
謝無力且非分也拏舟颺發百里棹不到城府來空巖

喟然四顧歎我病願祝庭雪如鹽鹹啓囊出詩數

十首大聲鞞豁微辭謫近來由光易被謗惑君遠

涉分其讒生活冷淡劇好事拙手巧運虛空剗羅

米沽膠市把菜草具倩作烹羊鑒聞君家居食有

肉怪啖松莧同羶饒崇塔擊鼓謹綺席豈如環堵

峯峯誠江風嶺月儘君買一錢不費籠檝檝

華山確公青上人和予前韻爲贈十疊韻報

之

儒生眼局器世界未窺十北龍宮面沒冠章甫掃

地舞翻輪圓頂頭角巉蓮花插天峙驚嶺確公直

紹雞足衫三十年前靚面案廣陵絕調中心衡卯年

予余始文確公贈予
詩節是詩余少年時頗知此草堂客稀三徑斷蚺城蕭艾蠟

蛸絨公來曳杖啄扉板沒階紫莢連苔艾坐數妙

諦靡引聽如循曲淵搜幽巖松短莧蕪伊蒲陋巾

鹽價踊尤艱鹹世出世法總在世此堂之外拊謫

已畦詩集卷二

七 二弃草堂

謫嫖姆南威無定質妍媸只狗讒夫讒昔公先師

大人相繼起天壤可泐名難劓小子夙炙師子吼堂

開大冶羣倫鑒法王有子子真似饜飽河沙諸有

饒折鐺煮菜滋味未竹燈照出彼我誠來詩遲報

匝兩月頓首謝過合十檝

予二弃草堂南築一茅亭確公贈名二取取

東坡江上清風山間明月義壘前韻爲贈

予十一疊韻以答

小亭橫丈高八尺信物一角如裏面維摩室容八

萬座亭中亦致千峰嶮主人造物真富有與之相

對忘巾衫一向山人無職掌管領風月新頭銜取
之須藏什襲固二物不用予牢緘確公持贈余自
取證明與授餘皆芟此外向公更請益一指直豎
凌霄巖我嘗世味甘乃苦舌根淡有天然鹹藏名
無盡且無始營營莫作癡蠅誦遠亭四面蛙八部
利口引類張熾譴究竟適我總成累風姨月姊還
須剗元亮子瞻不復作廬嶽嶺海風堪鑒靜觀有
情攫無竟長河變酪難醫饒亭與風月并我四賴
公介紹通其誠送公出亭山北去林端舉手猶攬

已畦詩集

卷二

二弄草堂

余荅九來詩有長鳴之鶴類朱戶雅中俗習
君應芟之句九來爲鶴不平既歸墨韻東
寄代鶴申新復十二疊韻寄九來曉鶴

別來一月斷魚素忽到三寸鳴鶴函物生萬族貴
適意嗟爾歷險遭熾嶢仙禽胎育出塵骨吸引沆
瀣脩裳衫一朝剪翎飽梁稻感恩終不知已銜雕
欄玉殲矜位置力屈勢抑情長緘顧影那忘冲舉
日心傷頽羽年年芟不復青田依碧嶠大都塵市
棲卑巖襟期嗜好主客異有如渴飲投奇鹹昔賢
曾攜伴琴去清標播耳猶誦誦近來俗吏暮夜地

爭摹點綴著護護絕似明妃嫁絕域紫臺歸路重
重創有時蕙帳怨落月山人長往君誰鑒吾儕三
句稀遇食怪爾飲啄兼人饒移文緱嶺且招去子
晉大笑知予誠夜來橫江遇道士向我致謝稽顙

攬

借徐季重九來弟往禾中訪曹秋嶽先生不
遇九來疊語溪倡和韻相贈奉荅

春澱琤淙響雪音扣船共續刻谿尋袖攜笠澤花
前句鐘冷陳宮鴈後心秋嶽先生若倩疎枝簪帽重
待題綠野隔垣深鱸香一辦千秋業網得珊瑚到

已畦詩集

卷二

九

二弄草堂

藝林

陽春調裏有商音夙昔心期特遠尋日後鶯花重
覓爪江干燈火卜同心差池羽翮飛猶急失路交
游老自深遇郭阜旭於城南此際不須愁典盡遲君修楔訪

雲林

泊南湖遇郭阜旭同至鍾宣遠齋集陳堯夫

項東井徐撫辰道冲墨前韻

破凍俄聞勃窣音越王臺畔故人尋且收阮藉途
間淚重話蘭亭散後心客棹預愁明日急蒼顏又
隔一年深幾竿舊徑蕭蕭竹無恙籠煙壓雲林

人日題詩繼好音南州遺事久侵尋獨登筆墨看

先手九來詩同罷金門對撫心謂免夫舊館轉憐新月

好予昔年館主人偏向客途深相逢不異柴桑里一

點輕嵐逗隔林

韭畦嚼出庾郎音一一衰容措大尋僻上青山牽

別袂東井有明午之柳邊殘月滯征心秣陵貴客吟遙

苦燕邸貧交淡轉深道冲尊人勝力當四年閒道覓鄰來

卜築爲君先去掃荒林九來欲就

津鼓喧闐燈市音傳柑久絕夢中尋千金已拙屠

龍計一飯長羈放鶴心坐乏朝簪冰共暖硯依野

已畦詩集卷二 十 二茅草堂

史鐵拊深吾儕不問升沉事任送餘暉轉暮林

季重用東坡平生錦繡腸蚤歲藜莧腹詩句

次全韻見贈疊韻奉答

彝鼎尊商周土花蝕青綠學識推老成被褐道逾

足藜莧與詩書傾奪蟠此腹實有人心憂詎念生

計甌門內競鳴鐘君獨親樵牧經史必探源黃淮

不混瀆家住崑山陽人峰兩如玉話出魑魅潛囊

脫機雲伏晚歲得新交吾軍張可卜有隨家阿連

迅比霜鶴逐九來屠蘇酒未乾以人來飲子真谷始悟

浮生理賤貧亦可欲新月挂枯桐林塘靜一曲燈

光青焚中求道鞭加速

疊韻答九來

適越嗤雲鬢暗投訝結綠凌空馬無尻煮飯錯折

足磨蝎照當頭時宜不入腹故人隔升沉欲往步

轉蹙幸我連枝侶垂誠守卑牧鳩鶯蔭喬柯魚鰕

爭潮瀆亟依冬日暄莫歎豐年玉好語動人心妙

理參倚伏予笑謂之言君何不自卜赴關罷獻書

入魏僅免逐掀舞互撫掌激調越空谷上慚何與

周妻肉均兩欲事往笑秦敗求計出甘楚曲

事吾不憂恐爾言歸速

已畦詩集卷二 十 二茅草堂

同南海梁藥亭過平湖郭臯旭吳趨寓齋適

海寧查韜荒至三疊韻

琳璆瑚璉姿賈胡誰眼綠郭子歷九州塗泥屢蹶

足送窮張空拳嘲世捧饑腹蕭然半間茅琴書突

臼感叩門素心人才高樊川牧隔水三十年斷梗

遇洪瀆我愧一試鉛君慎三剖玉苞彩來丹山失

意歸棲伏橫流帶衝颺投趾審所卜何妨擊壺碎

幸免執戈逐鷄雀宣憑枝馬牛騁量谷嗒焉吾喪

我灰木將焉欲道塞轍易枯弓弛弦任曲君平肯

淹畱我去不敢速

長洲王勣中招同藥亭臯旭韜荒雨中集芳

草堂四疊韻

積霖靈川黃頰煙壓蕪綠山沉翠失眉花重紅垂

足幽人命雨坐肉蔬均適腹長展君三寸毫豈憂

尺幅動中精貌山真欲住寫駿堪呼牧君故宰相

家文恪秩望比嶽瀆自矜握中珠不事沽哉玉雲漢

禦窮冬北風涼三伏俱指席間四五人相值豈預卜

主非扶風豪客是秦庭逐耦耕陶西疇忘機柳南

谷敢云矯世懷實亦遂吾欲遠簷滴瀝聲哀音激

楚曲空山運諸公一語不更速

已畦詩集卷二

十三

二弄草堂

五疊韻贈藥亭

羅浮浮天半萬里襲蒼綠上書雖報罷高名爾亦

足一盼必吐肝中宵不負腹揮鞭徑胡南騁步尚

云感慨然唐虞懷廢書弔毫牧家傍大海洋不數

朝宗瀆歸裝輕鴻毛隻字驕拱玉氣馳下坂九義

堅阨險伏獨往曾寒蛟掉首居不卜吹火命酒人

浩歌鳥鳥逐直嗤羊叔子身後計陵谷徘徊泰伯

桐彼哉末世欲近軌無高蹇道遠絕運曲江南春

帶人旋榜幸勿速

聞孟舉至吳關走筆邀之六疊韻

時鳥轉新簧柳眼破微綠客行雨一帆信到鳥三

足破愁捷先聲搜詩怯儉腹內謀理盤餐小婦額

舉蹙從無軒車來安知芻與牧斗酒久不儲呼僮

走木瀆在草堂湖濱得鮮魴撥刺肪逾玉幸有隔年

春那顧時夜伏雞黍兩寬然晝夜惟客卜同心三

四人方舟快徵逐草堂開生面新句勒空谷山靈

驟爾笑與我有同欲泠然樵者歌侑客釣天曲春

山故招人處處梅花速

九來復疊韻寄七疊韻寄答

湖影搖連山大地沉空綠萬象歸草堂吾生理亦

已畦詩集卷二

十三

二弄草堂

足此意久忘言君詩推置腹慨焉往日非五十六

年感書劒竟何成多岐亡羊牧桃梗偶漂渠枯槎

妄隨瀆自非百鍊鋼立碎一刖玉藉茲當門鋤得

免道左伏牆東得性便濠上遠夢卜魚兔更焉求

安事筌蹄逐種芋學岷山栽梨擬張谷饑寒苟可

療招子從吾欲求直向時人不如抱已曲使乎立

索詩不工敢云速

藥亭臯旭偕嘉興朱子蓉同過草堂八疊韻

客至喧衙門冷苔破積綠幸值梅花開未到十分

足谿雲洩聞聲案山秀餐腹公等千里駿不厭三

徑感義非屠釣流道在羊豕牧草亭有乾坤蹄跡
詎非瀆荒村樽飲溼靜夜檐戛玉賞心衆趣歸破
的五言伏莫謂秦無人吾于公平卜屋西姑蘇臺
吳王昔騁逐瞬息二千年酒醒飲其谷陳迹類茫
茫縱眼亦何欲夔蛇勿相憐竿瑟等一曲風雨寒
山多明晨行無速

吳漢槎北歸賦贈次昌黎憶昨行韻

山空木槁寒擁灰遠傳故人絕塞迴恍惚二十七
年別舊遊零落鄂與牧事異管寧訝蘇武閭里浩
歎君號哀北堂慈母辛無恙皓首重酌兒金罍我

已畦詩集

卷二

古

二弃草堂

欲握手急勞苦重湖浪隔連山摧遙開滿城絃管
發玉餅蠻榼馳風雷宅南昔友基木拱子弟斑白
曩孺孩城郭人民半疑信我爲君感揮濯淮昔君
龍荒判袂日陸行蹶轡川傾梳短衣不煖皮肉皺
沙驚磧亂屋崩隕生入玉門即畫錦金雞丹獻天
雙來殊恩異數起徒伍古來將相何嫌猜愛君者
曰是天道彼諧久化沉淵能人生生死并離合升
沉榮辱闔與開今君歷盡綱百鍊從此學道何有
哉終天之恨鴈行感此日酬盡無餘災擊鐘烹鼎
緋紫耀箕眼直視噓黃埃餘年奉母壽千百登堂

吾歲祝壽鮑諛辭日進不足聽北山堪買築且裁
君才過人擅絕慧警言無當中有推

九來用和漢槎北歸韻相寄次韻奉答

菜畦斷處柳橫闌敢謂雲卿伯仲間入世悔多應
挂口九來詩有藥石竟忘人苦口之句中宵悟發亦開顏調心約略依

三觀過眼消除付八還讀爾如花千墨韻硯池一

夜凍潺湲

簪髻遙睇九天關君在盧王前後間九來曾應薦舉狗監憐

才偏接迹龍門作客孰強顏渠空水到從教住岫

出雲輕喜復還何事也傳春草句池塘入夢響潺

已畦詩集

卷二

十五

二弃草堂

湲

交情句裏見相關九來和贈漢槎詩廿四首韻出高山流水間魑魅

淹人消綠鬢琵琶聽主返紅顏舍辛遺事囊中在

動魄奇文海外還跪捧一卮堂北暖盡融客雪入

潺湲

故人廣厦薄天關獨庇生成一萬間謂徐健菴始信交遊

憑皓首好將窮達悟朱顏簪花天遠看同上採藥

山深竟不還一笑三生平等法燂金銷骨付潺湲

題平湖沈客子燕京春詠後

菰沒寒磯理釣時故人絨到比瓊枝霜橫燈地空

山夜唱出貞元供奉詞

的蝶穿波紅苾浮艷陽壓倒茂陵秋新蒲久忘江

頭綠一縷鶯啼自御溝

曲曲河清徧挂弓雲門九奏入雲中江南別有元

才子不向連昌賦落紅

京洛何妨擁鼻遊欺他富駱關銀鏤景龍新畝驚

臺署底事雲卿衣故裘

殘杯忽憶帝城春曾逐輕蹄十人淮上黃蘆江

上雪憑君說是賞花辰

吳兒解語擅吳腔南語絲絲印石塲俗呼石塲為是

已畦詩集

卷二

十六

二弄草堂

樓前宜雜部姮娥孤殺館娃霜

朱絲欄裏逞青蓮鳳跌龍拏滿禁傳不是一聲河

滿子迴風好奏望仙前

萬鬣驂驪夜獵回鵝班曾否有書裁必妃寂莫黃

虬死無事從容托諷才

答平湖沈尚廬次韻

獨意存蕭灑高齋別有羣偶來疑隔世娛老只憑

文海市猶餘氣庭驤自觸雲不須論醒醉屈子自

紛紛

汪晉賢新構草堂成賦贈

去年我來遊聞君將築室庀材先繪圖淋漓東絹

質雲林擁檻檻藥卉叢麟櫛卧遊境忽忘疑入壺

公術預擬輞川作別賞羅舍宅水郭圍蕭森數畝

雲夢澤賦詩別君歸曾羅景一尺茲行重叩扁街

頭路另畫眼昔飽丹青足今躡金碧入門一峰蹲

豁達妙想闊凌寒攀勁條樞幽撫柔石滿城夜風

雨五丁歛斧劈縹緲屋角霞似有洪厓披主人真

好事刻藤拂桃席罰嚴金谷數筆禿我無策昨聞

河陽率耳熱清悶述幸當琴鶴懷詎令雲牖隔笑

余亦奚為日作飽飯容濛濛渺何許悠然快所擇

已畦詩集

卷二

十七

二弄草堂

擬少陵春陵行次韻贈丹徒何相如時何率相

維皇布霜露榮被瘁亦嬰廢爵無崇汗所期志獲

行輟翰為縣吏百慮鮮一成七尺周不遑何暇事

令名挺茲轟然骨官輕勇歛生肅肅何茂宰曾繪

罷叱情黃蒿壓原隰亭亭撐危楨滿把賈生歸百

里區權經歎塵簿領埋不奪一編橫城霜皓孤月

墟火凝寒星微颺颺以灑陸葉翻梧庭攬襟寄篇

章古今昉誰肯我聞察治忽數欲釀戈兵彈光指

奚啻理歸元首明冀挽滄浪波百爾濯修纓辭使

澤遶究赫蹏飛不驚涇流既渺濁淮瀾曷標清伊

予惡屏謝借公策彤廷旨風擊枯梗墨壓憑金城
返服江潭初窺壑老荒極哲人乘風尚獨立安無
傾聊廣道州詠往有輜軒聽

集孟舉黃葉邨莊次山谷歸葉縣寄明復季

常韻

昨宵劇醉別月沒城西角秋睡美曉甜戶外聞索
索主人走筆來再訂林間酌耳目口取適無乃勞
兩脚曦光開晨襟幽禽引晴喔入門豁羣峰萬象
收一索宇宙恣取懷誰謂吾生薄喧寂境兩忘空
谷如予諾魚鳥亦人情遞供語肅樂水澹聽無聲
已畦詩集 卷二 二弄草堂

山得悟可學松清謖設雷梧子楚楚電曼管度柔
颺雜坐倚蹲確到夕欄銀蟾白帝興不惡酒人石
欄斜袖溼花泥灤悠然凝睇間好語筆難捉露寒
衰枝亞河澹橫波落我本山中人山莊如宿約

再次韻

君馳揚馬才珥筆殿東角如何攜手好翻向山林
索君眼故難青君酒不概酌尺度有朱繩捫天量
日脚獨曩清聲音壓倒雞羣喔爲哀雅道隳挈領
鼓簫素時維漸霜嚴氣已蕭秋薄隨境關幽隅契
予心素諾行藏各有寄歷境遞悲樂杜陵豈詩人

所志稷契學二儀有愆違物且九雨電歎君廣厦
懷樹藝偏瘠確憑几看山爽彼我兩不惡靡靡行
邁子長裾曳淖灤籠鶴與檻猿問爾誰爲捉良辰
寧復幾右手杯勿落花信到檐梅遲君折簡約

三次韻

天畔黃葉堆莊痕露微角結構歛森羅妙會從空
索坐中有項子画手極斟酌家傳貌長松干霄臂
雲脚寫生凌飛動紙上雞堪喔高下慘澹間造物
在其業圖成甯然深却疑東絹薄伊予卜築懷蹉
跎早歲諾近偕南山吟誅茅樂其樂如君黃葉義
已畦詩集 卷二 二弄草堂

吾廬亦可學嘗聞有冰山轉瞬無寸電弃材完構
櫟斲石全礪確以茲得妙悟處境等美惡但期扁
版扉斂足避淖灤揮手謝大造水月永不捉見圖
憶家山只恐芙蓉落君如肯扁舟敢申草堂約

石門郊外訪沈隱者不遇留題次孟舉韻

酒徒倡側尋田舍仄徑縈廻度女牆自北郭登
出西郊底事
閒人忙處去出山泉水濁如漿
鶴舞定依青玉案鸞樓只在碧城牆籬邊新斲干
霄竹高掛綸竿不賣漿
獨攀傲骨看高手豈束閒愁遞矮牆家近臨邛乘

早市當墟曾否乞杯漿

千枝敗葦風颭水萬朵寒花露拂牆照面一池清
徹骨糟牀可作禦冬漿

坐頃隱者歸命飲盡醉而返再疊韻

客非擊筑休過市友覓焚枯悵隔牆誰道漢陰逢

一老入門不問即酤漿

憚門切忌呵檐板相業何妨自築牆那得吹簫吳

市客再來瀨水乞壺漿

不解青燈憐碧玉何須銀漢望紅牆若爲倩致麻

姑語盡變滄波作蜜漿

已畦詩集

卷二

二十

二弄草堂

謾說騎鯨遊采石笑伊走馬到邊牆朝來負日田

頭坐南面黃雞白酒漿

石門郁曾發遊秦歸賦贈兼示胡圓表徐導

柏

十載驚沙積曉裝龍鍾短策倦遊梁餓來慣逐長

榆月老去重沾絕塞霜曾發雨登嶽何人攜謝朓入

門無女問中郎曾發雨江波淮浪摧肝日話比秦川

路更長

久怕羊腸罷做裝每千飲啄羨山梁篋中長感團

圓月鏡裏誰描點點霜却恨關河供作客難消天

曠得稱郎酤醪可似新豐酒細與孤檠伴夜長

去去空山學道裝難忘情處在河梁勞生歲月官

橋柳終古人琴斷坂霜故人徐水咽隴頭畱苦調花

燃巷口映諸郎國表兄弟子秦宮漢殿秋原上飽贈

書生一枕長

同年錢塘屠尹和中州被放歸賦贈

踰跟手版劇分裾河隔中條問訊虛只合山頭埋

微骨誰令坂下服鹽車琴寒休過臨邛市竈冷無

煩叔夜書薄祿不妨拚逝水北堂那可食無魚

紅泉碧欄挈將歸一尺前途雨霏霏宛轉酬恩思

已畦詩集

卷二

主

二弄草堂

未曝緣延乞食貌寧肥窮愁作伴人同傳嫩拙因

緣世總稀已向羊腸過九折安心匡坐送斜暉

簡寄孟舉

懶向交遊問醉醒探蘭人遠過谿亭閒追事往明

明月怕數晨餘落落星獨撫吟筒雲轉碧誰當笑

眼柳回青遲君兩度吳宮草零落荒阿待啓局

月露算前總鬱森斷崖空谷覓知音黃金只散漁

樵侶白首頻捫縞紵心遠見夢遶遶參秋不盡酒闌

高館客何深衝星劍氣如花發試聽宵分長短吟

臺韻訓魏州來

飲酒何如飲水醒翻因風景怕新亭一編遺草猶
揮日再世南冠弔隕星簡點銀罍秋淚碧消磨石
硯曉燈青著書即是論交地斟酌雙扉開與扁
茂陵書葉費追尋趙鉉全歸載好音韓公庶常子一先生
筆墨五舉收錄甚多
蓋以歸
之州來日下爭名非我事林邊覓伴見君心閒蹤逝
水增今昔生意衰梧計淺深獨立孤亭愁暝色向
誰澆酒發高吟

賦得白髮江南有幾人贈張九臨

白髮江南有幾人冰霜百計鍊遺民逢場死必餘
生淚學道堅存此日身閨筆傷心青簡血傳書知

已畦詩集 卷二

二弄草堂

我碧山春白楊半畝齋前地錯認逃名托隱淪

與趙書年話舊追憶其尊人山子

隔世荀陳隔日情朱顏皓首兩心驚文章涕淚仍
聲價冰雪關河竟死生癸卯冬予與山子計甫草
北行兩兄泣物故五年矣重親風

標堪和鶴自攬衰老續鳴鴉庭梧燭影難忘夕怕

見城西暮色橫山子
故居

九臨以像索題賦二十韻爲贈

昔君弱冠年步欲感五嶽秉義揭獲麟疾夢誓驅
鰐賈生一慟後泗鼎淪地角吾道竟茫茫先生別
兩脚曲肱衡門下湫壓似官壑有耳塞不聞有目

淚將墮危坐閱物態大噉齏觸攫白首攜同心晚
步過略約此身既無庸此志亦久闕囊無半銖文
驪珠雨如電吾嘗與公言人生等秋穉世出世間
法無多在一勺華嚴無厭王即理悟澹泊彈指一
瓣香解脫千秋縛婆娑七十翁我視轉綽約敝廬
隔重湖偶來訪羅雀賓主兩頽然四壁空杯酌郭
東有顧叟蓋卒歲不飽菴齏跼對鼓歌俗諦難忖
度有懷終不陳知我懷與鶴

贈計希深北遊

計子晨傲裝叩門別予行問子何所往跨驢將北

已畦詩集 卷二

二弄草堂

征北征意云何攢眉語譽譽高堂救不飽子影昨

雙凝耕讀兩不如存沒交難撐無已京雒游故人

聲如鑽泥中望層霄弱羽希風生予聞悄焉悲回
首廿載情念昔子先公甫草環壤馳令名志詡齊稷

契價擬凌都京事殊公幹過蜀等胥靡懲文章竟

何言雲韶碎玉笙惻惻癸卯冬襍被偕 帝城朱

門十九開冷炙衝晨星寒修豈無使噩夢窮弁纓

慟哭響蒼山卷書卧歸舫鵬鳥坐隅集朱顏白日

傾飲淚入修夜長物誇遺經嘉子讀父書策策攜

空簾公卿多父執冬葛憐憐惻腕奮三寸毫吮引

一日鳴梧捲觀石硯撫緒捫心驚時會亦何常義
命毫釐衡妙舞慎長袖一顧珍娉婷枋榆陋鳴躍
方寸裕南溟菰蘆碧海中盼眼遲歸旌萊村喬木
蔭所居鬱鬱新高閣黯然思故友宿草徒青青

釣雪行為顧茂倫賦

昔人稱詩在驢背顧叟獨棹江南船叉手不揖千
乘貴滿頭風雪慣作綠鬚鬚鬚軀八尺倚舷翻
挂六尺帆荻花如雪雪如掌哦詩理釣心手閒意
不釣魚只釣雪釣雪不用餌與筴萬頃湖銀千嶂
玉一釣釣出竿頭懸柔艣數聲暝煙合叩枕思醉
已畦詩集 卷二 二弄草堂

陳殿升過草堂有贈次韻答之

巖頭總不到紅塵何許漁人忽問津餌等便蒲堪
恣夏音非絲竹自芳春每逢櫻筍常疑幻如畫谿
山不厭真坐待月明升絕嶂那知晉魏莫論秦

已畦詩集卷之三

吳江葉燮 星期

送梁藥亭歸南海

我居社門橫山足六年足不到城隍朱輪青翰喧
金閭野人雙耳塞空谷忽聞南海來梁生梁生名
字聞春霆片帆直落虎丘下離愁卸向吳王城我
暮今時古人久步出虎谿趣握手欽崎忽漫眼前
生奇癖狂情真我友愛君不隔一日心稱詩百戰
稀綏兵予奪千秋互袒左予乙李白君力爭問君
何時離薊北霜花初掩征貂黑問君何時出嶺南

已畦詩集 卷三

二弄草堂

兩年不見羅浮嵐驚才定挾鬼神走書淫荒獵如
奇貪越娃吳苑空陳迹秋墳酒脯持澆碧菱歌擾
夢思故鄉鷓鴣聲裏南枝隔君家尉陀高臺下百
尺青瑤售無價釵梁照日兩三行書生半辭豪堪
詫還云明歲輦紅綃更買吳雞一戰霸柳絲壓百
綠波千問伊誰主東風嫁君今別去五千里他時
相會知何處草堂歸袖有君詩恆令夜半來風雨
吁嗟乎梁生此去何時還徒剩高山蟲蟲流潺湲

漢槎攜令子南榮枉顧草堂兼以入都言

別畱信宿賦長歌以送其行

湖天颺颺摧山骨仲夏森如秋氣沈鷗鷺雀起衝
蘿煙故人蘭漿來言別故人絕塞歸故鄉行辭故
鄉登明光前途盡是鷓鴣侶爲念窮交到草堂酒
空燈暗雲巖夜說盡龍荒山鬼詫千秋知己幾蛾
眉淚珠一握酬無價羨君有子健如虎問君堂北
誰與釜昔人片語立通侯拾紫何須長袖舞蕭然
回首廿載前共君僕被秋堂眠君家二難弘人及
計趙甫草文章性命誓兩全飄風疾驅沉秋煙重
泉絕漠旋踵間秦樓東南日再出照君重拂珊瑚
鞭夸險哭歌難指數嶺嶺曲唱開元前我行官冥

已畦詩集

卷三

二

二子草堂

訂鹿豕夜關恍似三生綠山空寂歷響縹緲東峰
月吐穿林好信宿深畱終古心江南薊北同芳草
送君門外谿前去飛蓬積斷綠谿路若到春明望
鹿門山窮水斷雲迷處

寄同年嘗熟蔣莘田

蔣時廣東泰議督糧

北州

天南柱影撐秋穹射魚直上橫琴峰冰壺魄徹炎
海列谿霞簪瘴消霜空 本朝厚生賤異物琛球
貢却蠻陬窮納總納結等圻甸儒臣節領中邦同
君昨吮毫承明席讀書致 主萬卷中絳幘前引
孤角疎特移宮籥青蒲崇盈庭咸重崔琰議掖門

晚出蟾升紅凋戈大旆銜寵命鸞仗鴈帶辭法宮

風稜一紙震萬驛花驄高躍盤江東民生在食兵

在餉五管新奏師武功持籌量入紆計部藏壙百

派朝河宗捐珠抵鉅軼三五此鄉寶玉多無庸蒞

洲蒲澗稔謳作衝星鐐綬措啞峒從容簿領吟謝

句碧紗到處凝煙籠韓蘇陳迹弔天末儒雅異世

相磨礪步檐應闕占斗柄心隨衡嶺辭春鴻中二

千石入副相漢爵不次超羣公慨昔欵段附駟

螭姑竊響攀靈臺夜闌酒狂御史坐鐵大士王二擅

長鳴白晝同年嘗熟慎惜澤家奪優孟樓澤家絕纓

已畦詩集

卷三

三

二子草堂

大笑千長虹宮鶯初啼別早日錦帆夜泊披光風
君樓百尺俯蜨覓捫參玉樹搖玲瓏賤子泥中蟄
曳尾曦輪不照重陰雲嚴遵世弃甘跼踖讀易始
悟悔吝凶灌畦師有雲卿法山頭勲業非與松故
人天畔如憶訊皓首久作揮鋤翁

上撫軍大中丞次李義山韓碑韻

皇清統馭四十載垂裳累葉齊軒義職方遠屆日
出沒梯航球賁無險夸江南賦入數百萬轉餉師
武熊與熊 神京指辭肘腋地維揚淮海嚴軍麾
桓桓連帥古周召民生邦計胥匡持股肱耳目偶

失寄三風不戒殷朱旗是非刑賞太阿玩具瞻千里于喁隨健者相率伺好惡暮夜好手驕豺狼人心可憂江河下繭絲保障清褒管

皇帝予微念岳牧玉几宵渙時否辭孰可揆文復書

武界以明聽兼翼爲弼諧無出我公右 新綸特

眷超羣司授鉞稱首揚大命君臣握契交頤頤欽

承渥注感與數誓心報稱襟淋瀝單車從天迅霆

發百城涇渭陳風詩黜屏太甚布條憲以仁佐義

張彤墀江南北戶口萬萬飲食作息鑄心碑垂盛

潛消倖寶塞坦坦周道翔龍螭竊聞爲政酌寬猛

已畦詩集 卷三 四 二弄草堂

要持大體平其私三吳風會積靡治惟奢生競奸

難治古云四維宜急振細民世祿新肝脾明公慨

然探化本保養漸漬諄諄辭俗奢示儉儉示禮恬

澹不奪躋雍熙鷹化爲鳩眼盡易師師廉讓虞廷

追不逾几席敷治理休和坐致寧胼胝薄海延脰

即揆席以佐軼姬超如無疆基

贈海鹽曹飛鵝

如龍如鵝恣所向三十年前曹君狀袖攜寸管向

燕然還賈餘勇起溟漲今朝相遭驚水湄側身蕭

寺影颯衰長風謝去懷抱盡嗒焉足躡頭敬垂人

生期許如逝水壯老哀樂駒隙耳出門仕宦不得

意丈夫窮愁白首矣桂林南去滄瀾深吟嘯語

伴越吟半通黃綬曳雙腰萬里寸寸摧灰心平亦

衝波淮水限陽侯奮雷聞驚雷早攜妻子鹿門去

天空海闊遲君來

和何相如芙蓉池上讌集次韻

清妍月寫一痕池挈鶴攜琴事事宜秋水似聞瑤

瑟誦舍人舊有洞簫辭和如山中始出字魚鰕歲晏占霜粒

砧杵風催念夜絲不淺滄洲乘興客故山放艇暮

潮遲

已畦詩集 卷三 五 二弄草堂

敲斜皂帽敢稱龍精進徒慚食肉顛違俗自甘嗤

鷄鶩送窮并欲刈芙蓉擘箋朋酒流風在封事民

瘼話聽重爲感君家池上句忽思月到浣花松

和友人野鶴篇次韻

靈羽產芝田汙俗非其處分甘玉山禾曾嘗一粒

黍脩然何所求翹首立古渚此意竟類唐凡禽儔

首侶洪厓招之游萬里在一舉胡爲猶翔步啖作

兒女語人謂亦何妨鶴翻不自許飲啄在塵寰且

暫吾爾與欲訪此鶴巢只在城西墅

又次韻

搏鵬與鷦鷯大小各有處寓形雖不同安界均一
黍兄鵬弟畜鷦鷯野鶴胡在渚是非如蓬麻吾自好
其侶鷦乃誇其巢鵬亦翔遠舉二蟲又何知鶴也
對影語世有師曠音飛舞將身許蕙帳故人遐此
心詎輕與笑覽古今間幾賭乾坤野

石門徐明府席上同孟舉賦

爲政能憑景物優篆簾暮捲爽侵裘碧雲故遠屏
山遠華館真同鏡網遊鶴警寒鈎依舞隊花留霜
辦艷觥籌女桑萬樹煙千瓦多少關心獨倚樓
甲帳猶聞報最優射堂日晚整輕裘坐數紅絮留

已畦詩集

卷三

六

二弄草堂

春住饌艷桃花壯客游食饌甚精異夢轉石城頻授簡時
清卧閣罷邊籌檀槽聽徹聲聲鎖總是鄉關莫上
樓

贈石門胡義臣

莫辜縹帙伴青燈穎脫囊中看發硌他日拔蒼天
椽下早知歆向有傳經算人圖表
年似終軍未易猜也須一步扶風雷豫章得地過
藍玉爭看他時拂漢才

嘉興陳用亶招同秋嶽先生暨諸同學集尚

友堂限微字

酒盃數去此風微賴有同心欵夜扉上客獨存天
寶舊佳辰長歎未和稀一尊淥影如求友千里蔓
絲不厭肥庭際殘紅將次盡碧梧翠竹轉芳菲
故山綠漲沒魚磯欲訪知音共息機契闊每驚原
上草銷沉試攬柝間衣帽檐壓處愁難問腰帶寬
餘計轉非賴有玄暉傳好句墨花燭影兩霏微
潤逼橫琴暑氣微鑪香猶自帶春衣橋邊未醒和
煙柳階下方滋得雨薇頌酒評茶閒自劇青琴紅
豆別來非他時相憶空山夜月到吟牀夢後違

題友人草堂圖

已畦詩集

卷三

七

二弄草堂

莫似朱門總不開玉山清閨已摧隤書期盡讀何
愁晚花號忘憂特囑裁摩詰舊游聯水石雲林遺
事補蒼苔知君卜築深棲處雪滿江天有客來

放歌行同人再集魏里涉園賦

去年繫艇青蘋渡華堂銀燭搖香霧一卷詩傷句
句心幅箋猶沁花間露去年歲有涉園倡和多麗詞今年新月挂城
樓片帆斜渡逢清秋主人顏色好如昨芒屨重來
坐上頭坐中酒且莫傾聽我放歌激楚聲昨聞長
安唱薤露此調不管公與卿我今與君一年一逢
覓一醉但願加餐百歲如錢彭勸君不必據地歌

勸君莫須拔劒舞高論何妨天地寬閒評寧怕蛟
龍怒莫邀靈均去問天蒼翁終古茫茫然自來花
月山水無日不具在何我與君終歲迴避却走如
無緣如今一年一會亟叫快如何拋却三百五十
九日縮脚孤燈眠我今特地與君約自今每遇好
花好月好山水且攜銀箏管管急呼唐生前唐生前
少曲在
清淵不肯受却回重上坐客之眉端君不見蔡蔡
鼓罷漏將絕城烏猶叫吳宮月

過瀨水平伍大夫

已畦詩集卷三

八 二茅草堂

昔賢曾此訪菰蘆一水滌洄事有無成敗論人誇
勝蹟去畱當日總危塗澄湖秋到光如練遠郭雲
開路半蕪依約蒹葭畱宿意吹簫乞食付胡盧

溧陽秋立人惠新詞素箋賦長句答之

緒如春絲曳雪繭韻如清磬穿遙嶽拜君袖裏一
握風吹出新詞湘竹展華堂夜醉江月高詞鋒犀
銳凌嫖姚冰壺濯向羊裘客六月兩腋生蕭騷烏
衣堂前雙紫燕班綵隱囊倚春宴魚香芸粉饒留
華雌霓連蜺字開面君不見鸞書十道絳雲來景
龍詞客揚旌纛終軍速裝入關去奔繻換却高車

回

過京口呈太座主張湘曉先生

白首重攜笈循牆舊掃門恩深心自淚事往舌徒
捫遠道時誰古高山近益尊金焦几席上此意孰
能論

百尺桐陰合幽生綠野閒經綸深北固絲竹海東
山未卸憂時鬢長擬正俗顏傳家幾褥席墨舞錦
袍斑

回首升沉夢如流燕越年半生門再及廿載榻頻
懸宛轉腮虛曝矧嶠足不前西州華屋淚幾度欲

已畦詩集

卷三

九

二茅草堂

迴鞭連傷禮
存先生

珍重爲霖望平泉寄竹林暑消來澹泊坐隱得高
深冰雪文存骨江山氣獲心獨慚游滯子感發夏
蟲吟

自京口之白下畱別張實存世執壘韻

憶握吳臺手遲君枳樹門交惟真作合心爲別難
捫小艇雙雙出諸峰歷歷尊要離塚畔路異代幾
連論

兩槩維江閣安仁正賦閒炊菰張故榻啓剎宛家
山感舊淹分手袂愁待破顏忽驚秋氣近庭綠有

最怕秦淮柳長條似往年半帆收落照兩點別雙
懸謂金焦披整思江上餘霞落檻前風流何處數北固
有吟鞭

堂北千竿竹何須別覓林風歸蘭逗暖月貯蕭簾
深免苑今誰主杏門憶此心晨風零露泣怕奏黯
然吟

余自京口走鍾山策蹇而墮病甚至白下客

舍偃卧旬餘適秋歎先生游此相值爲余賦墮驢行余亦賦長句以答

十
二弄草堂

乾坤函蓋有敝削九折坂在衽席中麟皇不戒亦
失足况乃蹇步遭塗窮驢有兀者賦獨奮一予似
蓄幽愁衷如汝人才已令僕忽泄憤憑傾微躬天
昏霧溼石徑仄交辭失足龍潭東屹嶺扶掖走白
下擁鼻咿嘒潒花宮倦圃先生別一歲游筇屨轉
秦淮蓬客舍驚逢問所自咄嗟受侮嗤沙蟲有脊
擁腫失揖讓支離如繫偃勑翁先生告余慎涉世
要馴驢性如馴龍長篇嘲諷帶桀桀霜管氣蕭雞
鳴峰客秋曾訪李白舊曉登采石臺芙蓉慨然與
之對筆墨雙插萬雉爭崇墉賓朋山水佳節換華

簪芰服班荆同回顧牀頭金屨盡到處一飯愁英
雄故園花向夢中發酒緣詩債重重墜大言如鑽
膏育啓蹶然而起非天功捫躬回首思萬事傾覆
不在羊腸凶世無物出余胯下驢乎不幸丁遭逢
宜其牢騷震一撼賤子俯首拜下風康莊騷裹彼
都士策蹇命亦磨蝸衝龍之過亢始用悔未聞驢
也道莫容卧病十日藥不効先生妙句參神工行
將徒步鍾山下撫掌笑彼驢無膚

附錄先生作口橫山山人出無車馬與欲訪蓮山墟場衣多日僅掩軒
腹底甚寒衣絮絮奇書微許作載現此風雪橋邊驛實昏昏滑驟疑
聞前却俄頃紛趨起涉足直填冰存深坦堪覺費智殊什路艱危靡
不有記併往往生中極萬物之靈盡如此驢也學步師其餘聞倒騎

十一
二牙草堂

入金殿覽畫仍返中條居啖紙煤今皮骨動舊史所紀糾荒涼山人昨
年宰狎已陽使毒肅不敢射墻成澤國始平監逃視魚鱉驚駭物皇人昨
載旌快免艱難行孔道皆安徐無錢乞餽良官怒一朝謫歸遺贈除多
才自昔名傾覆履乃微官高難鑄鑄難力薄良偶然未若此輩深而狙
山人熟識倚仗理細事那足煩咤歟是年六月暑氣合面境宛轉衡清
渠三日行兩日野趣健不異少壯初慎勿悔此際時失許腸道便深
鬱鬱憤懣一笑古有諸君看治泉關皇與

予爲駭墮所苦卧病十日而起秋嶽誕生再

作長歌以慰復賦呈

傾危覆轍物相軋一蹶不起萬事裂穿陷當前本
坦塗那能趨避爭工拙驢乎墜我幾折解跬步顛
覆足如刖驢誇得計驕其曹謂予從此倒生活墜
淵下石偏天地似受妒者含沙詭病卧十日筋力

復循牆出門高興發如汝伎倆徒爾爲于我何損
爾徒謫先生慰予病得應兩詩前後將驢伐依科
決遣蔽厥辜長流瀟灑踏風雲驢上苑何敢望
啄瘡荒郊伴短檠我將揮策五嶽游豈因茲役遂
懲咎破膽不辭履虎凶拍肩詎怕騎鯨跌先生近
訂訪棲霞驢能悔過還汝繼澹煙得得圖中仍
是人間一俊物予將高卧山之阿囑汝霜蹄勿奔
熱

附錄先生作○鄭公騎驢踏冰雪山人微之在暑月驢暑江關登路長
那免塵埃生一騎鳴聲如雷極可怪吾聞此謂山絕好尚從來不可
齊若輩要知非俊物山人如登端在茲扶攜顧將屬驢實重千
里骨致遠良結肩背安街市結軍敗蜀驢陶流血傾唐基用才衡量
已哇詩集卷三 十三 二弄草堂

各有分大小劉置驢車前車之戒亦仁愛山人好游絲不悔驢與
相轉風流驢雖多意爲其成驢驢被驢山色方清驢東驢
舍煙應使驢飛騰石上參差驢面首天門光若拭高軒八驢能者得日
暮徘徊古道傍我爲山人重太息○附錄杜于和作○沿江細路龍
潭石崩制驢幾珠偏穿良久山行不離山客傳驢瘦日云夕客傳驢
吸乳止驢瘦時地鞭不起使使爭趨扶主人反側呻吟左辭驢堅耐淡
旬餅方排折餅三公元不要驢不驢乎何足許領取驢山道士笑

上制府于大司馬

四千餘里控提封賜履雙藩策上庸徽望標恒尊
獨坐榮光出鼎拜工宗閭天層靜秋銷甲關輔鴻
歸畫偃烽應笑夸吾江左業層昌名世勒崇鏞
月卿仙掌澈澄鮮絃上風和轉法筵

帝念東南金革後民勞溝洫火耕前匡時惟靜蒼生

福砥世真廉百辟先不待下車勤解網已將袪庸
措類連

垂紳謬謬振金魚一飯憂勤肯暫舒筆削算王分
國誌對揚拜手清川書衣棠雙領東方會勅履單
馳上殿車慚愧江干彈缺客也隨冠珮吏輕裾

送陸鶴田先生北還次韻

秦淮衰柳已無煙客裏將離更惘然宦况并教拋
蜀驛駭愁滿載發湘川到來海角仍三徑歷換風
波當九遷花月藍田畱別業夢魂長遠越臺偏

高捫日觀與天齊謝朓驚人句自攜白鳥漫空裝

已哇詩集卷三

十三 二弄草堂

珮出黃雲壓地認鸞樓催顏斷驛秋槐色塞耳晨
關杜宇啼聞道漢廷思諫草金雞唱徹玉河堤

送淮友

淮水流何急知君雙槳還聽歌悽悽隔代揮涕過前
山冰岸連城遠天痕到海環暮年傷國士辛苦送
潺湲

握管知誰健由來惜羽毛遲杯論將相拔劍出蓬
蒿缺月依人冷衝風東馬高憶君高卧處雲壓繁
橫舫

和于制府夢中作韻

聖主資天寶元臣協夢新撫辰千象開憂國一燈親
帝謂通衾影民瘼洞里鄰召南風被遠寧復數邠
秦

萬古江流大恩波此日新師貞臧律吉泰合股肱
親無寐存雙闕遊神攝四鄰斗間占紫氣吳楚過
函秦

留雲堂歌爲白田喬雲漸賦

長淮之南大江北碧湖環浸山人室室與太虛爭
主賓不須介紹延雲入去不辭今來莫攀主人一
榻懸周旋乘風帶月多徒侶擾攘山人斗室間山

已畦詩集卷三

十四

二茅草堂

人早歲擷芷芳慧鋒俠骨無八荒老去盡銷肝肺
熱宵無一物餘昂藏就中日增領上霜霜華色與
雲相當不聞剝啄片影到山人牽袂朝朝忙山人
餐英常不飽酌醴焚枯事已渺畱君只許眼相迎
君去何妨迹如掃君不見垂天如翼起南溟衍族
須臾津太清又不見白衣歷亂幻蒼狗伎倆盡態
終何有請看山人堂上碧如煙白鶴雙雙起舞間
時將滿袖貽同調剩得溶溶趁醉眠

鵬息篇

漆園語逍遙鵬搏九萬里六月始一息息後爾何

以斤鶚笑奚爲鵬亦悔其指却斂垂天雲飲啄籬
落裏伊昔六合彌藏固在一黍回首謝南溟吾將
鳩駕侶

堅冰行

今年長夏炎威烈炙手如探在冶鐵祝融逞虐矜
不死日中竟似無霜雪欽然白帝驅颶來曾幾何
時改斜睫昔者燔灼斂何處坐見悽森惜肌骨
風亂雨露爲霜著履東郭層層滑日車促暑陽不
驕洞庭千里波堪夏由來積漸使之然頓令陽侯
斂汨沒雲濤萬里琉璃平千石車輪輾成轍市絕
已畦詩集卷三

十五

二茅草堂

樵蘇突不黔漁翁路斷歎魚鼈長征遊子倚孤蓬
心死寒臯芳歲歇喟然回首憶流金妙悟循環理
靜聞千櫓揮杵呀喧逐從天鑿地層崖裂盪舟不
得且奔蹄問伊何事還趨熱昔愁沉陸水漫天今
見我栽補地缺君不聞萬夫擁楫唱離歌忽憶空
山煨榾柮

送白田陳子冰壑北行

足繭還歌行路難長淮落月背征鞍春風漸向南
枝動誰遣離人北渚寒

客散城隅帶落星離筵我更在離亭憑將舊曲矜

迴雪總似啼猿峽裏聽

京口何雍南爲余言向年遊西湖適蔣大參
秉節會城總角筆研友也此行本爲兩峰
而來若偃僂憲使之門當爲西湖所笑竟
不見蔣而返余高其意作歌贈之

先生面漆髯勝雪影落湖中駭魚鼈雙峰翻逐嫵
媚多君之高潔乃在骨六橋絃管喧春風何來得
得攜筇翁湖天花柳爭知已落英墜露凋其窮故
人咫尺開憲府半刺何嫌舊縞紵只爲湖光善鑑
人趁起此態爾何苦囊琴不作王門伶梅花自有
已畦詩集 卷三 二弄草堂

題北平金正夏看劒引孟圖

鶴警琴清含露幽渺余秋水檻前流知君不作濠
梁會一線霜痕遊蒨縑
百箇青筠遶澗生引盃今已薄劉伶笑伊勲業頻
看鏡試聽魚腸昨夜鳴

甲子元旦和白田陶子文虎用南湖倡和韻
爆竹頻傳風俗音何人門巷此相尋輪蹄久謝容

安步丘壑相依侍此心野蕞共憑梅萼主麗詞先
發柳條深婆娑雙鬢更春慣藉爾丰華破密林
天畔疎鐘度梵音約君芒屨過谿尋山盤絕逕休
回首湖影懸霄忽愴心半榻仍移三徑舊一宵忽
憶兩年深憑教大地春風轉只與寒鴉語暮林

文虎復疊韻見貽再答

冰寒愧吐夏蟲音自歎竿頭轉輾尋看寫芙蓉初
日鮮頓高猿鶴夜絃心芳蘭脫紫憐霜重卧柳拖
金待月深春到轉驚蕭瑟意那堪曳杖入長林
松風萬壑吼鯨音此景難于朝市尋悟得開襟從
已畦詩集 卷三 二弄草堂

立春和韻

山僻猶聞爆竹聲遠勞春信謝逢迎年華屢換偏
添拙霜雪相依怕漸更好鳥何心仍一轉白頭無
計已全盈諸郎恰喜封胡隊芳草應深綺閣情

和長洲鄭子賈生渡江雜感兼示文虎五首

之四

幾送殘陽山背斜怕依餘景訊塗賒銷沉合繫無
尻馬隱約誰添著足蛇對面莫捫藏有舌到頭始

悟豁先牙朝來簾捲迎山爽幾樹松鬚也當鰕
烘天一幅渲餘霞冷澹鷗羣戀暖沙倦骨支牀銷
綺夢齋居曙影惕空華千金國士容題鳳百尺桐
枝已宿鴉豈少鼓聲宛轉弄只今誰許正平揭
摧頽劔匣與琴囊何用中宵九轉腸流覽幾緡南
董筆虛無猶採館娃香隴頭種辨瓜瓢色屋角辰
占宿次芒底事茫茫愁衛玠那知宙合本秣糠
無雙才調竝稱黃只爲同心有國香楊柳梅花爭
狎主酒兵賦墨競神槍檐前風聲諸天下牆外雲
谿北苑張各有滿懷吳楚意文虎佳一燈消受把茅

已畦詩集

卷三

六

三手堂

堂

疊韻答文虎五首之三

曾事河干一曲斜君家高士會猶賒文虎草人李深林間蹴
步纔依兔牀下驚魂忽踐蛇掉臂自游蠻氏角焚
身蠻想象王牙相攜且就沮洳釣得何妨蛭與
鰕
芙蓉佳句燦朝霞乍似秋空鴈集沙自有肝腸酬
雪月莫將才調老年華空山籟寂猶聞豹帶日飛
來不羨鴉天鼓碎句城闕震好誇賦手出羣機
升沉世眼任伊羞刺刺何須語不休書斷故人猶

訊竹心傷望遠怕登樓饑來覓友謀青飯老去批
毫讓黑頭容膝草堂蕭瑟甚藉君藻品即丹丘
和文虎風雨過江城之作仍疊韻示趙書年

五首之四

依舊長橋郭外斜一年蹤跡一番除閒身不繫爰
羅雉趁足憑伊當道蛇幸有紅泉供暮齒詎從綠
鬢借餘牙多君飯我無兼味澤國偏饒菜與鰕
短衣故里不須羞久任狂華空外休金埒幾家存
買地碧城懸想好居樓當場杯握千秋券進步竿
疑百尺頭忽憶萊邨谿上客兩家拱木對山丘廿

已畦詩集

卷三

九

三手草堂

前計南草堂書年算入山子
鵬居城門外似故數年矣

近事傳聞喧皂纛不關理亂野人腸垂垂盡隱千
絲雨冉冉心依一炷香舊窻灰餘衫浣淚危塗轉
處背銷芒相逢爾我評肥瘦一响空山飽食糠
依稀不記舊壚黃懷袖三年字尚香楓冷幸嘗尊
滑盤柳斜誰復榼提槍消磨界處釋典十二處十八界雲千幻
訓謝居諸紙半張槐火石泉拋一夢遺春只合賦
堂堂

寒食後五日集秋嶽先生采山亭限紅字五

首

分手冰霜裏山亭話舊同客來申隔歲節換伶疎
紅策穩尋歡急人閒遜世工夕陽催不去燭影散
寒空

酒墨新無敵千觚量轉崇先生酒懷
入春愈盛盛衰春自競聚

散老堪同柳合垂垂妥花窺亞亞工坐中嚴約法
不說輟塵紅

池蔓交加翠山叢錯落紅猶延弦下月不惜袖懷
風夢醒知身拙謀疎到酒工千年吳越話欵欵把
杯中

鑒此宵分意如今有幾同命羣擊令序有上已
之訂申約

已畦詩集卷三 三 二弄草堂

踐畦宮有吳門
之訂寺鼓聲含碧爐香韻隱紅貧交纔聚

肯花月兩爭功

歷歷追游展湖頭淮水東賦窮衣鉢獨投老薜蘿
同會祝年年再花須日日紅後時捲幔夜蹤跡又

孤蓬

題雙燕圖

紫燕雙雙掠淺沙營巢心事兩咨嗟怕驚繡幕離
人夢且向西却蹴杏花

將往嶺南畱別同年郭華野時今吳江值其初度并
及之

吳江江上楓葉青吳山山下湖水平使君清漱飲

此水飲水既久更飲冰寒帷卧閣周六載節錯根
盤歷試乃乳臂臂髣髴九關坦塗慘黯皆畏壘每

捫周餘部屋心釜塵絃韻對沉吟桑麻夜靖潢池
月牛犢風清草木兵不須鉤距察魑魅真宰淋漓

百里驚豚魚可格信可乎公之治績古所無黃口
皆稱建康酒井里疲瘠重生膚公何爲乎久淹此

澤國無乃公之爲民周切爲身疎昔公馬踏曲江
日肩比余慚欵段質薄祿先摧九折轅淮風江雨

添蕭瑟歸來偃卧橫山下故人駿售千金價鶴影
踟躕茂苑東與君重話燕山夜芳樽幾對玉壺清

已畦詩集卷三 三 二弄草堂

說盡人間事不平筌簞菰蘆托業穩看公攬轡凌

青冥余將南訪羅浮路記取曹谿香一炷歸來風
景舊江城只公千騎朝天去別君滿酌南山觴他

時北望相思處

春杪秋歎先生在過草堂諸賢畢集限韻

樹杪平鋪曉黛輕短垣缺處閉柴荆已將苔徑拚
蕪沒忽漫鷗羣有送迎人向畫圖聯歲晚句從雷

雨劃天成時值
初雷屋西即是蘇臺址未夜如聞瑟瑟

聲
岡嶺競湧批茅邊修竹紫迴恰對筵敲柳條眠堪

漱石刺桐花覆在山泉話追東觀清霜月先生錄

剩西臺朱燭天玄覽不須誇賦手庭前歷歷大三

千

把犁未學僭稱農畫裏名山敢擬宗思發嵇生旋

命駕愁如平子思去聲何從杯澆冷土三千劍鏡攪浮

痕七二峰標榜還伊甘一壺笑他頭尾謾稱龍

元老星辰領北門也馴猿鶴到山邨由來失馬原

忘得生怕清流不入潭繡陌煙生開步障螺峰雨

過拭啼痕館娃舊是傷心地付與齊雲一共論

靜悟虛堂一縷香萍蓬數子盡江鄉當風老怯霜

已畦詩集

卷三

三

二弄草堂

毛短剪燭閒評夜漏長鳴澗何須頻促節啼鵲似

與舊商量芙蓉江上聲詩叟後會還須醉百場

立夏前一日宿望楓樓漫賦

爲勸殘紅畱一宵明朝杯酒餞春嬌東君惜別頻

回首特囑長條綰舞腰

篩篩月影上欄杆又聽霏霏雨響殘莫是花魂紅

袖溼叮嚀猶訴一宵寒

誰家歌舞隔牆東檀板輕謳度晚風怪煞一春渾

是惱急由他去莫惺忪

玉律雙周百二春大羅竝蒂謫仙人金庭無價連

城野一卷龍文達紫宸時有貴客同賦

禾城蕭寺遇董介休即坐口占

河朔悲歌讓少年不將興廢關連錢司勳去後風

流盡金粉湘花付杜鵑

自有乾坤四壁寬欺他竈冷史琴寒生平不願荆

州識繡出平原只自看

和同人茶話樓詩

樓係蘇文忠公故蹟

犀浦曾沉錦纜舟越王咒甲華清流怪伊更話興

亡事七盤對來罰倚樓

祝用匱六十初度

已畦詩集

卷三

三

二弄草堂

茗怨糟牀華果陳不須重問大羅真東家西舍者

更會盡是潯陽舊隱人

我家直北在堯峰遙酌清谿寄便風六十年來花

月案好憑收拾滿蕉筒

贈秀水陳子自曾

昨日見君初月賦清輝分得也輪明阿翁拈斷千

並白

今程允夫應向庭階畏後生

仲弓祖德家傳好倏見山中出長文自有南豐香

一瓣黃樓銘就見全軍

題石門沈孟澤像次孟舉韻

長笛堪彈琴可吹無絃無孔鎮相隨不因認死雙
眸炯知道梧陰是阿誰

差池雲影與天光板築門庭不牧羊大地拈來多
是藥何妨收作一囊裝

問君何喜意融怡流水聲中地奇不道團團如
此面此心爭識可人兒

贈柯翰周

馬蹄踏剽判離亭庚戌余出都門翰周過送鶴渚驚坡路各經

曾以宏如王牧人真不老貧交雙鬢漸辭青同飲州自來齋頭

從悲几公書卷選論詩妄意滄江間客星莫謾銜杯

已畦詩集卷三 二茅草堂

談往事一輩苗起不堪聽

乍然高柳出山亭樹古池平宛昔經懷越義風隨

上下眼看綾樣辨紅青城南秋水依依棹醉後蕭

辰落落星我有草堂圖四壁滿山發響待君聽

柯南陔招集霽園即事次韻

連屋團灣渚交蘿上翠樓尋盟敦載筆觸緒愜高

杉紅袖道交烏織眉月落將今夕意珍重一

書函

為話滄桑事斟酌放復舊

近郭街初鼓低窗上

和傳二妙令弟香辦

題曹希文

誰人識得送鴻泉

七步何如橫膝自知幸

蕭森閱歷主耶賓忙煞抄書古人水樹競誇廉

與讓目成只許篆煙親

題徐道冲觀泉圖

目觀流泉耳聽聲檻前空色兩無情怪伊骨相金

月客却與孤公作送迎

牢外扣門要並並詩取拈來便是詩攜向羅浮逢

已畦詩集卷三 二茅草堂

夜只海乞夢影知道冲時往後南

贈友

朱玄推斤重四十俠肝曾作夸門客學書學劍百

無成恥吏為師擲刀筆枳籬簪舍葦叢邊沙江江

上花欲然紅裙寂寞銀餅倒攜爾長干話暮年

已畦詩集卷之四 此卷西南行作

吳江葉燮

夜泊錢塘江

累煙一川陸羣動寄此中萬象競各有嗒焉冥混
濛誰謂覆載大此意如可窮顧予亦何爲勞生逐
轉蓬稔知歲不與居諸消晨風感足悵蛙步觀物
悲狙公太息萬里行書卷棲孤蓬拙哉稻梁謀豈
能衡化工冰霜載塞塗涉江思芙蓉宇宙遙今古
愚者泥其蹤雲山本浩蕩君無踟西東

江上晚發

二弄草堂

曉市光初啟迷離萬瓦煙羣山分旭日孤艇得遙
天木葉年年脫蛟龍旦旦眠鳴榔吾語汝此意爾
能全

釣臺

漢室分茅土先生只此臺自隨松子去不逐渭濱
來日月懸竿影風雲護劫灰銷沉無限夢酌酒莫
辭杯

何必星稱客乾坤盡主賓
商山疑翊漢源水異逃秦
續嶺高仍對寒江抱自親
伯符驚過眼閱歷幾蕭辰

殘照年年在孤雲處處浮空山閑自性逝水不言
愁月上荒祠冷崖藏古戍事不須論將相驕語有
鬼鷗

何地不堪釣高臺此揭空事難忘勝地名亦有天
功愧櫛薪香薦真令畫手窮逆波千萬折公意不
俱東

蘭谿

夕宿蘭谿橋旦發蘭谿郭彼美天末遙香蘭不可
握逶迤沿層阿溯泮觸崩壑激湍迅漁師衝颼零
渚葺果日亦何心千里隨波薄連山走復迴我行

已畦

二弄草堂

猶渺邈頗成塵荒江林煙淒遠落誰言堪畫圖愁
絕孤舟泊

常山道中

行邁已川疲僕夫趣登陸連山斷越疆分流趨岷
瀆氣已蘇泣寒樹漸凝柔綠深林遠斧斤干霄動
成族我行饑爲驅攬勝飽亦足眺沒羣飛鴻心折
千迴軸遠堞出陂陀瘦犢飲北谷何當訂雲山就
此樵與牧

晚至玉山

灌莽隱頽城城頽見荆棘黃蒿撲文衙拱把堪作

室不辨開與闔誰樹梓與漆鬼火儼青黃日沉骨
慘慄敗垣叢礫中彷彿有人立就問此為何彼語
聲先塞前年閨寇亂禍首震鄰惕游釜盡其魚竭
澤列蟻蝨間里駢屋戕逃亡聲什一邑空無人種
安從得生息蕩平幾暑寒黃雀猶無食聞言心忤
忤中宵轉反側曉起驅車行從橫狐兔跡

宿弋陽署中贈譚左禹明府

昔予少辭壠上耕十年九染京洛塵朱門欲入不
入態下驢宮偏冷炙辛濟寧酒樓弔太白梁王吹
臺偕枚生汝寧太守建康醇蓮花淥水逢譚君面

已畦詩集

卷四

三

二茅草堂

驚鵲聳蟻蟻磔磔灝氣吹桐柏春賓主二美于喁
合予也跋履成三人不續離騷二十五湘纍洪忽
何續紛軒然酒罷論時事不如歸證三摩心

在汝寧與左禹

談博賓鴻社燕各南北君游益壯無公卿予持手

版惡風墮妻孥竊訕終無成黃蘆萬頃枯魚泣肉

味不饜蛟龍噴竭來把茅劓麓下過谿一步如燕

秦遙聞故人出朝右曳組鳴玉驚湖濱芒屨久不

踏朱戶爲公異數憐交實卓哉譚君文章彥更可

爲師清且仁感額曾曾作令苦予笑不答知之深

龍辱得喪忻感境羊腸九折身各親予伏不作求

仲孺君騰直欲躋圓麟明朝策杖別君去君不見
釣臺東望高嶙峋

夜宿龜峰山寺

在弋陽縣南三十里

出郭沿長谿石蹠蹠琤琮松風迎復送紆迴延山
情陡地一峰拔從空妙想生重重峰柱出石門呀
天榜翠螺對寫照吹墮方池泓是時冬將謝石鱗
靡繁英藥檀百折上蒼山不可親爾天渾碧中翠
微界朱甍風搖颺金刹恍惚疑化城怪石攫飛走
圍繞羅蹠蹠始知造物才杼寫自有真到門得天
地磬帶泉冷冷老僧潔若盃山果時摘新智珠朗
已畦詩集卷四

卷四

四

二茅草堂

贈紹宗開士

生平性癖佳山水怕佳山水藏俗子侈口擅那
宰官山水清音翻洗耳龜峰兀突擎空霄上人
笠凌雲巢曹谿一滴只知冷我願與之夕與朝昔
日西江吸一口至今不盡長波瀾嫺無長物鎮山
門問取紹公轉語否

南昌晚泊

霸王雄圖盡寒風北渚生那知舟畔月攜到故山
情河影依城角江流倦夜聲飛蓬原自繞烏鵲不
須驚

擊折聲何切霜淒韻轉哀并風催客枕伴月過荒
臺沙鴈驚羣和城烏刺獨回聊將倚舷酌酌爾閑
中才

滕王閣

帝子何年建高閣陵谷幾回廢與落只今牧馬一
畝宮昔日朱甍照城郭南浦西山猶有情朝雲暮
雨向人迎不知才子千秋恨轉逐征人一夕生

已畦詩集

卷四

五

二茅草堂

小除章江道中

殘臘無多日閒愁載一舟酒帘山缺出柳響谷迴
幽野市喧漁艇荒江轉戍樓年來生計拙只與斷
鴻謀

逝水驚霜髮窮塗任一舟城孤天自落沙繞市能
幽激水衝蛟窟橫嵐幻蜃樓何來清磬響擬就遠

公謀

勞勞緣底事遠驚沂流舟鷗羽搏風勁漁蓑著雪
幽也曾傾客酒何處望春樓風土堪棲足因深卜
築謀

除夕 在泰和縣蜀口洲

客裏逢除夕今年更倍愁斷橋崩落照荒碣傍孤
舟魚菜農邨足茶瓜野廟稠此身隨處著始信是
浮謳

臘鼓邨邨應壺漿箇箇隨老增風物感事悔夢醒
暹燈火仍兒女閨闈自歲時隔谿來社叟故事有
陳辭

宿火香猶熱鄰邨晚尚春星明人語遠風細市煙
重簡點驅黃犢虛無想赤松殷勤此殘漏翻怕五
更鐘

已畦詩集

卷四

六

二茅草堂

屈指飄蓬跡今宵幾客塗年華迫春戀心淚不糝
糊陳迹江湖滿生涯宇宙孤他鄉頻守歲展轉自
揶揄

洲畔征帆集雞豚卜祝同微香心冉冉酌酒語息
息萬里家占斗千重路倚風我行隨俗便排醉卧
孤篷

逢廬山僧言棲賢瀑布之勝惜未能游漫賦
夢裏廬山踏破屨此行定許宿心諧誰知面目真
難識錯却機緣等活埋

瀑布飛流第幾重三千丈桂玉虬龍靈源自接銀

河水定有乘槎客路逢

遠公遺蹟已千年聞道珠宮尚宛然我是潯陽三

隱伴藉公願力到峰顛

贛州

設險資形勝雄關扼百蠻倦游人欲住行役路方

艱事去江山舊時平樓櫓開文成勲業地樽俎尚

堪榮

二水分方合連山斷復稠鴈疑行不得人忽去難

留鴉陣翻孤戍嶺香瑞晚舟南枝消息近預怕亂

鄉愁

已畦詩集 卷四

七

二弄草堂

度大庾嶺

千里連峰匝紆迴出萬尋險分南服界雄見越王

心鴻鴈謀何苦熊羆氣轉深高松陰夾路風過助

長吟

舊說梅花嶺今來見一枝嶺上止有梅花一樹折憐疎影瘦去

覺時香隨漢使勞仍往蠻方貢不辭南程行欲盡

到海亦清時

贈南雄郡伯党仍菴寶雞相國孫相國與先人為前已丑同門同年

曾追天寶曲江年每讀遺書一注然綸閣畱身貽

密勿松阡藏笏冷雲泉孤蹤剩有含毫簡三日猶

聞待拂篇為政風流繼安石君家故物豈青瑯

元夕仍菴署中席上戲作乙丑

佳節天涯又漫逢風流太守宴從容樽前忽奏吳

趨曲賀老琵琶獨擅儂舊都伯張君出家優演劇皆吳兒色藝俱稱冠

月高猶自滑流鶯花底秦宮黷欲驚歷亂紅燈翻

翠袖我從夢裏見盧生演邯鄲舞燈

曼管繁絃仔細商小姑約略嫁王昌儂家舊是蘇

州住偏斷雄州刺史腸

映掩巫山十二重重重繡嶺玉芙蓉相逢忽漫離

筵促冷澹生憎是曉鐘

已畦詩集 卷四

八

二弄草堂

過曲江弔張文獻公

南紀崢嶸出霜姿矯絕倫哲人畱一話天子竟西

巡遺廟輝朱鳥繁香薦白蘋書生多感激撫事益

傷神

上兩廣制府吳大司馬

聖曆肇昌期其間鍾名世洪鑪鼓大和脫礦異人

至長離崇岡鳴曰茲一人媚冊府紀太常勲庸稱

乃位絳灌恥無文隨陸徒辭麗經緯用有兼哉綏

略兩濟朱鳥翬南溟文章不墜地煌煌上宰心吾

道肩鼎臚

三方昔蠢動小腆逞梟風遐滋蘊參麟璽微胥焚
雲毒螫半坤維瓦震靡堅墉埃塏太清濁攫搶塞
寒空維

皇赫斯怒我武揚昭弓原策耿賈力廟和藹曹衷長
鯨暴葉街鯢鮪終釜窮重藩須使相德業惟公崇
乘樞宣揆奮宵旰紆功宗燈火極埃尉懸戲聲相
蒙不見羊叔子緩帶資折衝

摩詰輞川勝香山池上作歌詠陶性情賓從締華
萼兩賢文雅彥所嗟歎歟薄孰能平勃護重淬曹
劉鐸古綆引頽靡雅調振元籥紹衣李杜焰餘子
已畦詩集 卷四 九 二弄草堂

徒繫若獨御正始輪盤空手自斯風流謝安石江
左焉能角

廣州門一過古稱三十萬犀玉走寰中罷毗在昏
塾矧兼五管崇誰能寶自遠公清追隱之憂民勤
一飯火齊翡翠珍不易菽粟願兩廣二百城潔已
惟身先數賢報九重拜手如陸面

帝曰真股肱治理誠如參廉泉雖泓然伯夷奚待嘖
驚駭伏鹽車孫陽曾一顧以茲飯餼陋被照隋珠
路拙步無娉婷貧遭官長怒放逐免投荒明聖銜
皇度垂老偃窮蹊九食猶艱遇生平已已心千載

勉勉赴幸獲御李君未敢傷遲暮

游七星巖 在琴臺

端州萬疊山全連鮮^上松竹陂陀帶沮洳寒雲濕
獨漉連蜷怪石拔萬筍峭壁簇突如駒駝奔雄似
猊象伏巨靈奮鬼斧豁衍盤空削青碧入層冥天
梯趾纔屬鞢鞢被紅葩精藍龕其腹雕楹一一倚
坐隱沉蒼綠千盤絕鳥道俯萬芙蓉簇茲山雖未
峻勢欲瀾坤軸絕頂露朱甍石罅函如匱錦石圍
繡柱寒焚潛微瀑玉女裳褰褰曼睞騰遐矚瑤房
閨朱扉乾坤收越越羽服兩三人浮丘洪崖逐逸
已畦詩集 卷四 十 二弄草堂

然思物化內塊妻與肉循坂下前峯紺宇凌霄築
八部儼人天如到靈鷲竺帝釋衣袂盛飛來過身
毒揮悅潔茶瓜椒蘭觸馥郁一徑緣修坂始入嵌
空谷真宰炫聰明鼓奇恣所欲忽疑雲夢吞乍悻
共工觸攖擎靡不為星豈數七六中藏舍利光金
塔起阿育盤盤棧青泥玉趾踐轉縮豁然出洞口
閱世恍碁局緬思武陵源漁人未可卜遙憶青城
峰蜀道遠猶踟茲游適我願其待梁炊熟

嶺南雜詩

岑岑摩天箭括通鄉關遮斷有無中迷嵐隔面愁

行雨浮海初心惜便風難拭蕉花紅淚滴曾聞荔
子水精融千年銅柱誇炎微翰與書生口舌効

鹽煙瘴日滿樽前千嶂屯雲盡海邊朱雀文章堪
一慟瀧江問蒼宛當年鷓鴣啼老雲帆駛龍虎宵

閒玉帳偏聞道波臣俱脫劍漢家今已罷樓船

谿邊浣女可如霜翰與湖頭五月涼楊柳柔條先

臘舞桃花紅雨隔春妝鳴鼉隊插鯨波穩立馬烽

連貝闕長蓬島沉沉雲海晚寒裳如欲賦滄浪

朱橋金刹古花宮殺伐雄圖劫火空大佛寺為尚氏所造葉葉

蓮花舒客帳沉沉魚鑰度迴風只憑翡翠銷兵甲

已畦詩集 卷四 十二 二茅草堂

好聽筇篲送塞鴻莫訝陀臺畔草五陵秋老暮

煙同

幽巖真見七星環聯棧勾梯窅窅攀珠閣有天開

色界巖頂有玉皇宮絳桃無主落人間峰峯向我如將語樹

樹邀雲故不閒一晌槃阿棲息好何妨隨地是家

山

端谿斲石近如何水旱坑疑鵠眼眺一自秦灰悲

竹帛長令幽壑閉滄波虛無賦筆金星重潦倒書

生燕石多愁絕青蓮銷歇後何人捧出與摩挲

羅浮絕漢挿芙蓉聞說登臨有萬重曾訂山靈盟

片石幾回書札問輕箬風生兩腋餐難飽人到孤
峰客不從咫尺游仙應有命寒修試與話從容

墨渚灣沙集鷺鷥木棉的的照春流珊瑚碧海難
尋種上聲綠素鮫宮亦織愁客裏茶瓜真草草夢中籬

落自悠悠梁園倘向炎洲築知是相如故倦游

誰言漢武不仙才弱水帆從清淺來南極特書雲

物遠東風更律月支回黃鵠踟躕毬場穩舞象耕

耘聯邸開正是乾封元狩日嚴徐書疏莫蒿萊

犀珠不脛走中原自昔城闌轍跡喧味到清貧誰

不厭岑參詩此鄉多寶王慎勿厭清貧事傳酌水半空言葛洪勾漏餘

已畦詩集 卷四 十三 二茅草堂

荒竈許靖交州泥短轅若使天涯達叔寶茫茫更

有百端繁

誰將明月暗投空估客商胡也自通幽谷香蘭達

市上高牀大貝出泥中豈無趙壹吟窮鳥莫擬成

連拂槁桐一著羊裘春已盡韶州白葛夢清風

黃簾暗牖炷孤檠歷歷捫心度點更酒醒夢回驚

萬里琴寒竈冷悟三生誰家錦字天南淚似寫砧

聲塞北情窮遠百年消作客明朝且往聽初鶯

寄懷山陰呂守齋

會稽山水域內絕雲門若耶關詭譎天生健者與

爭雄山鬼宵號石畫裂高懷兒畜秦望峰吞納鑑
曲千百折萬卷讀破歛有神絳灌隨陸俱不屑軒
然八尺顧如罌目閃巖電骨聳鐵少時短褐困一
經我初見之驚欲跌爭看驛驢地上行終夜有聲
唾壺缺飛揚天駟躍重河幽憂杜宇盈昔血百萬
一擲眇孤注斂袖天空吹一呖等身長劍繞乾坤
地老海枯手自捫一逢知我是龍泉天涯游子酬
恩客渝歌楚舞月未斜羽扇發孤風乍歇麗句翻
花落海南見友人扇頭霸才無主聽啼鴉重將翎剪
赴雕籠珍重故人不忍別烏啼榕樹海霞沉燒燈
已畦詩集卷四 三 二牙堂

迴雪歌初闕別君蹉跎二十秋夢中猶見衝冠髮
竭來隨鴈指衡陽嶺梅湘竹陰颼發尉陀臺下冠
蓋多媿我龍鍾項領拙懷人河漢隔迢迢欲往塞
裳不可越同是天涯冷落人他鄉偏數相逢厄人
生離合那可料但嗟數莖千霜迫他日關山朗月
時來去青林肺肝熱

見侯官張超然扇頭錢塘季偉公贈五言一

首風致邈然因次韻得八首憫偉公久客
不歸存沒潦倒抑鬱情見乎辭末托於游
仙亦可悲矣并示超然

要與人爭古須爲世所非物情趨見慣吾道在知
稀漸減餅中粟誰懸桁上衣乾坤無不可難奈是
調餒

千黃金一散游子詎知非蘭忌當門種桴終入海
稀寄居堪廡下結友盡鶉衣欲學陶元亮難禁九
食饑

交集茫茫裏難論是與非琴書諸客倦締綌過冬
稀足待金盤濯身賒木葉衣近來能百忍不復怕
朝饑

近有嚴陵信垂竿亦悔非側身陳迹過舉眼故人

已畦詩集卷四 古 二牙堂

稀莫羨臺郎被何妨鼓吏衣木蘭多墜露朝飲可

充饑

可歎華亭鶴回思入洛非懷中和鮮貴握裏宋鍾

稀蒸曬烏麻飯飄蕭金縷衣共君尋大藥一救普

天饑

滿目江山是低頭風景非隨珠蠻徽賤章甫越中

稀樂志須成論升天看蛻衣營營謀一飽莫譚爲

懲饑

虎視秦難說吾憐公子非種尋仙樹少曲鼓廣陵

稀碧海殘銀鴈荒丘平玉衣何當臨我叢千歲不

愁饑

欲尋無色界天到想非非海瀉人寰冷河翻斗影
稀鶴飛紫雜珮雲起振靈衣莫種相思樹塵凡苦
渴饑

送張超然游海外 有序另刻

送君天外挂帆行怕聽陽關第四聲傳語冤禽銜
石去早將東海盡填平
飄蕭行李一肩空只握千秋賦筆雄截斷扶桑鏤
作板流傳新句到龍宮

喧喧番吹擁才人騎象吹螺白纓紋皋比百城新
已畦詩集 卷四 十五 二茅草堂

氣象不妨蠻語作參軍

火浣織時絲倍買珊瑚生處網頻張祝君簾滿黃

金日直接陶朱一辦香

把君片刻手中卮怪殺相逢是別離莫道海天南
去遠若華更有向南枝

鴈飛不到字難裁只寄天池浪裏回人世萍蓬原
不定何妨脫屣去還來

感舊懷山陰吳伯總

華堂露洗春風碧燈長管急纖蛾澤如雲珠玑醉
不辭金吾將軍劇永夕 今伯期先生生于二十年前曾主其家 封胡過末盡

知名君是弘微第一人攜我越王臺上望他鄉終
不負佳辰別來南問端谿渡思君只在城東路聯
牀幕府盡江鄉朱門亦有滄洲趣感君猶憶我家
咸 上短元禮 廿載存亡事愴然回首幾揮岐路淚那堪重
憶醉花前

呈勞豈菴憲副 時分巡廣記

琬琰西清重經綸幾偉人吹藜行絕徵仗節擁儒
臣披卷兵銷後裁葵露泣晨使君吟復酌泉畔有
香蘋

孔殽遺經在諸儒論異同自臨洙泗日一變魯齊
已畦詩集 卷四 十六 二茅草堂

風勒岱銀鈎壯游雲禮服崇鏗鏘制氏雅頌在

囊中 公視舉

西去烏龍塞崎嶇度隼旗千關危轉粟九折歎迴

車聽鼓徵實急投戈納結初賈生多太息道遠未

陳書 公督餉

朗月澄襟度青冥入藻思風流安石擅賓客孔融
知赤管平蠻布烏頭報 主絲眉山道述近 轉

益後先師

自顧江潭影風隨南翥禽地憐容足少山憶在家
深感激陶潛食殷勤范叔心多君存故劬為發稅

嵩吟適公初度

送王阮亭宮詹祭海還朝

使節天邊轉韓碑讀罷還挹泉酬主眷探袖出
民艱飄沒依依樹裝輕箇箇山南枝畱不住高誅
過重關

瘞鮮恭成事祠壇異碧雞蠻方流雅樂玉陛返桓
圭激水從天上扶桑向使西

聖朝嚴俎豆到日拜封題

才子難兄竝看花憶昔羣同年東亭為宮詹胞兄攜錢朝即過
洗盞夜常分折刺隋隄柳東亭昔年訪予淮上歸畱岱嶽雲山

已畦詩集卷四 二弄草堂

陽間笛淚送別益紛紛

猶惜家成慧師門父子情止姪元禮執贄宮詹一官同露泣斷

坂已霜平癡叔勤終畝遺孤望再生雲泥稀後會
撫臆送行旌

送蔣莘田憲副督學中州

學藉醇儒正名因諫議高莘田由臺中轉任督學寸心乎

主聖雙鬢紀臣勞瀾障艱吾道雷同付汝曹此行

經萬里猶著舊宮袍

五管靈煙瘴城門競一過只期天雨玉誰問地無

禾土壤何妨讓風花本自多窮擔歡一飽奈去使

君何

龍馬呈河洛圖書宅土中俗猶周禮樂文敝漢西
東律取孤生竹材收入爨桐姬公遺化地延領望
文翁

昌黎當我世窮者孟郊偏珉玉無堪擇鶉衣底自
全通波憐舊酌隻字有如椽目送行旌去羈人益
惘然

聞吳漢槎卒於京邸哭之

八千里外問君信垂老心驚良友淪遼海秋風原
上草銷沉天寶舊才人

已畦詩集卷四 二弄草堂

絕域歸來鬢已蒼又隨北鴈去茫茫漢槎自塞外歸止半歲即北行書

生舊有明妃恨月夜魂歸總斷腸

白首高堂晨與昏倚閭望斷賦招魂流傳冷煞楓
江句難與巫陽仔細論

午日王大將軍湖舫讌集同人分限二冬韻

盛代衣裳會南溟正偃烽文章歸上將猿鶴總朝

宗觴詠佳辰選萍蓬絕傲逢靈均遺則在擊鼓起

潭龍

幕府芙蓉盛巖邦緯畫重賦成行錯落韻更應琤

琮曼管迴清簾連檣帶繡封雲和雙拂處舊有賜

歌鐘

綈幕籠鱗甲金花耀鼓鐘萬夫齊舞擢百戲趁游
龍杯泛黃蚪沒雲明絳節逢丹丘非霧裏杳渺觀

昌容

泛蕙光風轉人間那得逢翠微舒遠障碧落俯崇
壙青吐蒲茸密紅搖勝綵重天南歸大樹冠蓋日
雍雍

綺饌波微藏金章霧裏重翠睂翻子夜絳樹擅吳
儂緒纈垂垂展雲鴉淅淅鬆他鄉何處是便欲擲

輕節

已畦詩集

卷四

九

二茅草堂

却怪青鞵步天邊綺席逢禮寬容揖客跡寄欲移
松游樂疑雲夢時和頌景鐘慙無枚叟筆授簡轉

惺忪

贈山陰呂清卿

鑑曲闌珊夜稽峰兀突秋美人雙袖拂甲第五雲

畱幕府酬空闌

呂時客制府

名山侈贈投何時谿畔寺重

纜故人舟

呂爲文安公曾孫故有甲第句

贈山陰陶慎先

雲門放櫂後海上幾看花月影長隨客鴻聲自到

家乾坤供點染

陶精繪事

几案逼生涯輞水圖纔罷題詩

欲自誇

三絕台州老滄洲鶴欲鳴人間真不見畫就若爲
情圖鉅山堪隱枯魚客共烹端州佳石在足爾寫
平生

送燕中李右庚北歸

匹馬胡風立今朝萬里行山容隨面送樹色過關
迎暖眼由知己烏頭薄盛名憑君揮腕力門外即
前程

送福清同宗世文泗元游海外

才名小謝竝難兄

草滿池塘花滿城萼發連株輝

已畦詩集

卷四

十

二茅草堂

自映駒昂千里汗同行天從海底懸帆立日向枝
西傍夜生我是未歸搖落客望洋獨立黯心驚

送侯官藍公濟歸閩

柳惲才多了十人嶧山碑妙獨傳新霞催風送鐘

兼兩寡鶴滄洲鄭奪真

七星巖不負畱題片石韓陵袖欲攜東向潮陽南

望海雲橫何處覓昌黎

贈石連上人

覺浪禪師法嗣

山頂高高立轉寬枯來芥子足盤桓踣跳任觸諸

天鼻不礙寒時儘煞寒

六月膚焦那是熱三冬指落亦非寒曹谿一滴從君酌冷暖還須爵後看

支公好鶴何多癖覺範吟詩莫道酸遮莫夜來燒却好趙州泉苦不愁寒

總饒骨俠寸心丹掌血猶存者箇看不見越王山頂上鷓鴣啼出海漫漫

訓順德梁甫山次韻

僻間句動次寥天隻字騷壇領後賢壓坐人如長慶日流鶻會值永和年檻前藻發江如練馬上吟餘夢後篇欲倩南枝移向北雙魚消息託伊傳

已畦詩集

卷四

主

二弄草堂

訓順德梁幹是次韻

甫山弟

雙龍文叶斗間占燈火青熒在碧檐祇為稱詩時卷幔不須講老亦垂簾銷沉世趣過牆蝶陶寫閒愁隔水帘攜爾滄浪同一濯何須泉畔話貪廉

訓南海何介臣次韻

欲將浩劫訪同參一榻高人水石談騏驎空羣虛冀北文章得氣正圖南曾攜機石河邊訪獨對方壺象外涵我似扁舟常不繫臨行何以贈君驂

七夕高要天寧寺同休寧程正路龍游錢目

天真際開士分賦

忽忽逢佳節千迴離索心異鄉愁亦笑同客話堪深河影重藏碧是夕雨樓空近鎖陰漢宮人已遠其漫說穿鍼

風俗傳靈匹年年怨綺羅蠻方仍乞巧蕭寺亦聞歌涼嫩依人爽燈青奈爾何故園拚萬里莫更夢中多

題山陰董克灌曳杖獨行圖

昨日見君神似畫今朝畫裏恰逢君不知珠履何門跋只送秋空海嶽雲

豈是心頭未悄然跡同行脚慢俄延人生知己真

已畦詩集

卷四

主

二弄草堂

難得曳杖天涯獨往還

贈歸安沈山隱

弁山秀出舊知音緩帶從戎尚越吟手戟風流又自八心旌搖曳直過尋故鄉酒到吾嘗共聯榻人歸客轉深格格鷓鴣啼斷處雄心無那淚霑襟

答番禺陶苦子送別之作次韻

知君心裏有林丘不礙城居面濁流削棄半牀恒待旦倚風三伏亦悲秋故人何處雲常去來詩并及梁嶺亭晚歲方知遠莫游萍梗浮沉從此別六千里外只

登樓

贈山陰劉仲濟 出正公念臺先生從孫

絕域來蘭漿流風有幾人酒堪偕日月 仲濟攜家隨百變度嶺

劒欲避星辰慷慨扶真氣安危述老臣 談忠正公故事甚悉

山同萬里歲晚託松筠

便欲攜君往羅浮訪葛洪山靈還笑拙仙路竟塗

窮 不果 藥裏他鄉貴 余疾甚仲濟惠名餌 封書隔嶺空晨風隨袂

判縹緲兩征鴻

口號贈真際開士

結廬不必去人寰車馬喧中自性閒真到了無前

後際認伊斷處却如環

已畦詩集 卷四

壬 二弄草堂

君向巖頭舊掩關 真際有精舍在七星巖下 巖前有景試拈看任

教劫火旋輪燕不上蒲團六月寒

別杜直之

一別耶谿三十春看花猶記坐中人天南重對當

時月只換青鞵幾兩新

舊與梁藥亭訂交吳下藥亭訂余入粵時當

主其家及至則藥亭公車北行矣余在粵

淹留三序藥亭下第不即歸竟相左不值

作長句貽藥亭

昔年君度吳臺夏楊梅飽噉漿浮蔗性耽佳句眼

張箕吳兒小巫拜君下今年余度五嶺來荔枝甜

耳非俊才他物虛聲亦如此君真壓倒秦陀臺余

來始春杪秋去梁生不見余安語層冰飛雪君飽

嘗炎癘盲風余更飫萬里千于均苦饑半刺投入

仰首處五羊僮父半罵君如君豈悅齷齪人梁生

南歸余東返舉眼莫屬思其羣

同韓公吉大叅英山道中舟次雅集限韻 時

之浙督樞任

青翰乘潮過百變三更吐月半猶環文章遇合由

萍梗勲業升沉付馬班繡錯茲紋秋已老黃殘菊

已畦詩集 卷四

言 二弄草堂

蕊露滋斑使君袍袖淋漓甚壓倒篇成孰敢攀 韓詩

最先

秋盡衰蕖冷自閒經年客耳厭潺湲白頭壓坐吾

終怯銀燭燒妝夢已刪連嶂墮雲還墮海野橋如

玦亦如環吳趨若下歡場近感起尊前涕欲潸

蹤跡差池滿闌闔此行久矣媿名山 未游 游當倦處

思拋屐音遇知時莫閉關月到故鄉應寄照酒闌

千古未甘閒君侯不少金魚珮為樂須乘鬢未斑

余同韓大叅行東歸至南昌慨然念廬山之

游不可失也大叅東行余遂北發留詩以

別

夙願名山習多生結賤貧使軺違鹿豕布襪慣松筠待勒飛流句追尋澆酒人歸帆遙隔巖及踏兩峰春

發南昌入彭蠡湖遙望廬山

擊榜洪都郭沿洄入混濊域內擴歸墟濤鼓素簫狀誰謂瀛壖遐冥冥如在望朱霞擁天吳鬚鬢光景向長颺截白雲萬丈寒空量翠娥偃修眉連蜷卧其上俄頃沆瀣澄橫互赤霄障金碧晃層城蒼紫錯巖嶂悵矣川塗遙神先五老傍

已畦詩集卷四

主

二弄草堂

始入廬山過萬杉寺晤可紹上人

其德禪師嗣法孫

廬山四百里今茲始陟麓登頓循洄谿詰屈窮谷萬木青黃堆衍中蟠夏屋琅璫落風厓金榜赫朝昱老禪濟上宗一指靈隱轟吸泉潔茶瓜禪悅觸馥郁爲言家蜀浩少小罹寇毒張獻誠脩羅兵刀雨排戶剝骨肉逃生劫爐中誓禮調御足禍階實賊由脫坑得果熟倚伏互因緣塞馬何煩逐坐山四十年空輪閱轉軸安問夢耶醒兩非蕉與鹿長揖謝山僧我居從公卜

從萬杉寺循麓迤邐而東過開先寺始見瀑

布注爲龍潭入山第一大觀也

崖傾松風奔石黠苔花溼迎我一片雲瞻前已後失珠宮束叢嶺交倚競鍛植萬株千尺松陽鳥畏其逼陰森雨忽飛出林仍杲日震霆雲木間舉首驚電疾閃爍九日落界空無階級疑投玉女壺將無天漢溢噌吰萬石鐘笙竽聲并一一一旋溼雲大珠小珠逸忽折墮陰崖澎湃漱巨壑蛟龍鬼神來視聽爪髮慄何來鄉里兒大書石上刻陳陳汗巖竇山靈遭辱墨媿無酬名山唯有長太息

開先寺住持顯菴上人雪嘯大師嗣法孫畱余止宿余

已畦詩集卷四

主

二弄草堂

沽酒同酌與顯菴談至夜分漫拈以贈

曾夢廬山隔漢峰此游觀面任從容君家瀑布三千丈挂在藤牀八尺筵

昔年曾見雪公來余童時曾隨先大人至徑山便踏凌霄峰下苔雪公室中掛此詩

一片孤雲親駐足萬山拜舞法王臺雪公室中掛此詩

從來散聖別禪宗巨擘唯推此一公指雪師我到廬山

無別識原來兩世有家風

棲賢寺

勝擅廬山最凌虛面面峰石爭谿自岸雲錯嶂添

重日月松同劫陰陽割封神仙應有骨虛逐草
蹤

竹影青霄辨雲根碧檻逢花分諸界雨泉送出山
鐘宇宙容吾放九泥舉世封峰巔消息近轉欲力
孤筇

由棲賢澗北上嶺見五老峰下瀑布

閒根色界倏然驚鷗水鵬雲總不成匹練銀河非
雋物峰頭瀑布莫安名

宿猿頭箭祇樹園

猿頭箭以山石形似得名

十里松盤蛇竄行攀援步步奏維笙萬竿竹作千
已畦詩集 卷四 壬 二弄草堂

迴徑未許幽人便送迎

山風慄慄骨毛寒煖屋煖爐話夜闌只有上人心
似水由他冰斷不辛酸

騰騰熱粥勝壺漿菜甲瓜蓋美未嘗老衲家珍誇
現在和盤托出莫商量

睡來三脚趙州牀天漏沉沉夜未央四面空山真
籟萬聞雞應怪惡聲長

朱砂峰朱砂菴

曾擬羅浮訪葛洪朱砂峰下有同風黃金縱就如
山樣提向菴中一擲空

登五老峰自一峰二峰登中峰最高處

長江萬里岷蜀來彭蠡派匯天南回巨川交又東
宇宙廬山握經真雄哉左攬江流蜿蜒如盤帶右
銜湖影濺激如螺杯攬帶銜杯昂鉅首俯視古今
王侯將相無異蟬蛸與塵埃昔年我登日觀峰秦
皇漢武如夢中往者又登天子鄣軒轅鍊丹無乃
妄又曾一登太室巔北邙漠漠迷林泉無如此老
蟠踞襟帶互天下我今直上睥睨目欲無全天初
登一峰峰猶邇十步九折舉堪趾二峰初登峰削
成老猿却步狙公驚中峰繞上見全楚九點齊煙
已畦詩集 卷四 壬 二弄草堂

何處所謝眺驚人不足誇靈均欲問將無語君不

見千牙萬戟躡舞跪立羣少年擁衛老人支頤兀
坐歷瞬黃農虞夏忽沒焉入海空聞不死藥山頭

息長縣縣雲衣千族絢異彩流泉百道華池在
鳥兔長供無盡燈舉頭把臂蒼蒼牢廬山面目是

耶非百轉千回非所思縱饒筆底廬山句不是當
前面目詩 山中有
老人峰

廬山絕頂爲漢陽峰五老僅及其腰領而游

履罕有問者余登五老距漢陽尚五十里
疲於登陟亦於是止焉遙望作此

漢陽孤撐承帝座兒畜五老俾作佐從來峻出絕
其羣紛紛汝曹那能顧西江競說廬山好登山人
只說五老五老連縣自擅尊漢陽官然愛其寶君
不見廣武終成豎子名嗣宗一慟非無情

遙望漢陽巔側竹木蒼然四五處詢之同游

僧云此中皆靜室也向皆有僧居之以高

寒極三伏擁爐且艱於食率一石不能致

五斗以四歸山以六歸負者僧不能居各散去今皆空舍

矣余不勝爲之神往

絕人之處何人居釋提尸棄司其廬人跡不到鐵

已畦詩集卷四

元

二弄草堂

寒到道人戰負盍去諸空舍累累晨星在翠竹蒼
松如有待寂寂大千世界中巖劉顛蹶毋混乃吁
嗟乎安得草堂置此前願偕子房辟穀無炊煙

自五老峰循嶺傍澗行經萬松亭青蓮谷寺

盡九雲峰抵九雲菴飯

偏仄轉巉岡載指蒙茸路松陰十里餘一一蚪螭

傳進步數聲仰觀却步旋回顧迅旋百級中葉底

路約渡鈴鐸帶風湍鐵鳳微露應接誠已疲此

故彼新赴一峰石似雲一峰雲作壑態變盡九峰

峰九四面互古木紀漢秦糾紛相撐括詰屈駘建

頽危石櫻其怒噴砥墮澄潭綠漪霍靡布源長瀑
遙匯瀨激洪益遠裳褰更足濡徒侶鷗笑鷺精藍
傍去聲一曲崩塊野馬驚荆扉綴懸磴猿鶴攜羣度
嘗笑勞人勞爲嬰世網誤登臨疲衰筋將無逸者
忤

由九雲菴復循澗前進度嶺陟高峰觀三疊

泉廬山瀑布在在皆是此爲第一奇絕

流駛無停鳴峰回忽距趾澗已轉山椒吾行斯窮

矣奮袂踵欬狙手攀足無履黝黢一線天竹影間

基此相傳爲竹影寺故址不可攷猶大書刻石上百盤陡削間殷雷忽震耳又

已畦詩集卷四

三

二弄草堂

如乳噴吼得無風穴啓劃觀三疊泉南冥翻其委

一疊三千尺墨匪僅三已素蛻揭孽擎天崩泣神

鬼鮫人瀉淚珠萬斛傾筐篚何物忽垂天吾疑非

是水造物肆巧力斐然出事理藉令摩詰圖腐毫

亦徒爾

復轉朱砂峰過舍鄙口得芥廬贈無葉上人

覺浪禪師嗣法孫

居士姓葉實中主上人無葉主中實此夜芥廬賓

主見那知門外有閒人

大林寺爲遠公初結茅處

絕世高蹤在居然第一峰暗芳簷藹發深影水精
重疏就頻迦轉達公於此註人歸谿虎從敢邀千載契
白社許從容

大林寺心跡上人本陳揮師以山居詩相示次

韻以贈

千盤鳥道叩禪關世外幽蹤覓往還展卷有山山
似畫請公參出兩重山上人示我

一重茅把一重關爲送閒雲久立還日月乾坤過
一瞬不須重說遠公山

楸枰煨時早掩關三更啓戶虎初還衲僧慣見尋
已哇詩集卷四 三 二茅草堂

常事不肯驕人說住山

萬斛松濤貯滿關朝來曾訊嶺猿還東林猶是當
年寺可拉淵明共住山

驛上人與余談詠竟夕上人以詩送別即次

韻答

人到諸天遇游真特地來江流催客去山影送帆
回一飯空王驛多情出世才莫辜三徑約已囑草

堂梅詩公有詩余

大天池

絕壑孤雲合禪扉水檻開碧澄端妙靜寂照本無

媒不必蛟龍會悠然麋鹿來南溟猶水擊偏向九
天回

佛手巖

一自拈花後何來舒紫磨大千曾記剏一指闍滄
波候已中霄變寒從絕壑多巖內寒甚老僧迎送簡

磐石共婆娑

出廬山

閱盡蒼黃一萬重空囊無計貯山容廬山若箇曾
親到歸去騎他擁萬鍾

余於吳城買舟往廬山歸裝寄逆旅旬日而
已哇詩集卷四 三 二茅草堂

返去之夕館人不戒於火裝委於爐過半
旁人頗歸咎山游若有司之者當不至是

余乃作詩以自解

開闢有廬山游者當不一游山非知山相見不相
識人生知己難山亦知己急余曾有廬山山靈知
其實山靈愛我游我亦知其必兩相知親間所得
雙莫逆余囊無長物嶺梅知消息花神權其衡諒
易均得失祝融奮然興急將公案畢廬山發大笑
君無更唧唧

贈友

延秋門上夜啼鳥問是何人泣路隅月浸鴈池餘
蔓草舊游賦有馬卿無

尺縑綸墨爛天章寶玦珊瑚舊笏琳珍重湖濱茅
屋下小孤暗雨護龍藏

贈新建萬右藩

爲大司馬萬吉人先生孫司馬與余先人乙丑同年

一舸乘月泊吳城竹屋燈明窓窳聲淚盡書生寒
過骨舊家落節渴金莖

猶聞司馬守孤城風裂旌旗袖鐵鳴萬丈白虹驚
貫日章江夜有撼潮聲

舊事看花追帝京彈冠先世和吹笙那知彭蠡湖
已畦詩集卷四 三 二弄草堂

濱夕話盡西臺灑淚情

江行阻風

臘盡春來交客愁無端日日伴浮鷗馮夷似惜隨
流去故遣寒颼攪別舟

彭澤縣

先生薄五斗識破萬鍾心山色孤標在江流一往
深樂饑驅亦去獨醒醉方任城郭依然是高風不
可尋

小孤山

一柱孤擎似不周削成積翠玉臺浮狂瀾終古流

東下何事勞君力挽留

阻風江上值王吳廬宮詹維舟相次晤談竟

日

楚風不競何人始公安竟陵作僞耳大雅淪爲嘯
殺鳴脰走翼飛徧遐邇國初鉅子知撥正方追
正始徒糠粃近來作者侈口談錢劉陸范拾餘滓
屈騷宋賦公家師後有作者非公誰力排僻閭竊
貌似要割真偽澄妍媸公今入對明光殿右文異
數承清譙從容奏雅別紫朱殿上傳呼數稱善君
不見洪濤怒鼓漁陽慘繫舟片語非詹詹

已畦詩集卷四

三

二弄草堂

阻風兩旬僅行三百里自東流縣舍舟登陸

行山中

臘到催殘客翻憎逝水遲隴雲縈倦翮凋草叢低
枝物候隨程換星霜捫骨知前林風吹晚路轉不
愁岐

落日懸巖疾江聲隔坂高山容舒寂性人語自而
曹萬象荒荒老孤筇得得豪旅愁何以遣數問近
邨醪

青陽道中望九華山距山趾僅四十里慙廬

山之游僕夫有戒心焉遂不果登悵然有

作

萬山叢裏一峰尊帝座憑虛咄咄捫觀面知音翻却步此中合向寒脩論

沉沉雲海起山阿每飯難忘在薜蘿說與廬峰真面目恐他邢尹兩低峨

敬亭山

謝朓風流真好事青蓮詩句轉多情才人零落名山老莫怪啼鵲夜夜聲

夜發蒼谿

客心如水水如愁容易歸帆趁疾流心訝推篷吳

已畦詩集

卷四

圭

二茅草堂

語是故山月已挂船頭

已畦詩集卷之五

吳江葉燮 星期

丙寅重陽前一日諸同人枉集草堂用昌黎

醉贈張祕書韻同賦

我本灌園叟蟪蛄伏無令聞誦詩惡祖德筮仕負吾君把茅南山麓沒齒焉用文詎敢希華陽庶幾多白雲何來好我彥姓字秋蘭芬千里風雨懷山川爾室羣羣然振綦履不隔吳越分素心樂與偕高人亦成軍酌酒不在酒而不妨微醺乾坤金銀氣不向此氣噓彼雷同子蛙鳴只一云相視忘言

已畦詩集

卷五

一

二茅草堂

處巖花落紛紛世趣咻澹泊道味無羶葷粉白黛綠流方且笑青裾物論亦焉齊鵬鷃雖蚊請君循已省勿恃香爲薰未知明日事誰先宿草墳努力終歲計胼胝事耕耘藉諸琬琰章聊當鏤銘勲一丘一壑寬朝晡以夕曛

足音振寒空羣籟并一聞呼童訊剝啄從天下諸君諸君獨立士揚馬繼有文肆兀名字峻數華十種雲鶯憐鵲羽白芷念江蘿芬或門通孔李亦文在紀羣古今才一石各擅非瓜分百萬層愈上屈賈回其軍靡靡理聽飽醇醇道腴醺何常德輝下

圭竇光氤氲山水和聲絲竹清音互爲云明日是
登高島履躋續紛豈少艷歌舞無乃俗羶輦奇石
慨名士晚香歎紅裙古今縱點染營營河內蚊今
與諸公約幸交護其薰束髮仰屋梁點鬼埋秋墳
筆塚累牀頭石田苦耕耘巧拙固異宜出處各策
勲名言渥求夕晨鐘動朝曛

九日顧迂客雷阮徒集同人登楞伽山泛舟

石湖用昌黎人日城南登高韻

茫茫此百端造化日夕弄值此秋空澄一色碧涵

凍始知宇宙寬供我忘憂用九日亦何心景與人

已畦詩集

卷五

二

二弄草堂

俱從邈然懷古徒千載悲秋共登臨極歡娛相與
將歸送絲竹佐清音縷縷出菰葑無邊瀉森波逝
將一葦縱即物得優游綠心辟倥偬良時會可珍
尺鮮奚足重

古音久已希誰能爲雅弄高才秦陽春大地喧無
凍柔毫三寸巖能驅萬象用淵雲妙文章河洛佳
朋從登高或不登宜獨亦宜共始知乾坤隘吳楚
一睫送妙香帶湖光好歌出蘆葑斜月逝川催斷
嶂飛鳥縱無端觸緒來應接翻倥偬更惜分襟期
曉露秋花重

答魏交讓州來雲臯景書

繫昔忠節公擊奸著大烈散爲雲錦章啓佑鍾文
傑諸孫珍羽毛高樹千丈臯五字蔚長城萬言嘔
碧血塵多疑無甌鮮立恥金穴帥此識字軍海內
靡成列蘊藉大雅宗交讓吾心折奮髯者州來八
代俱不屑雲臯與景書爭欲唾丘垤各矜九畹芳
不畏鳴鵲鳴我有酒一杯謂可酌其潔布帆百里
駛相視兩怡悅時惟歲之秋晚松供一餐斐然贈
我言出口百鍊鐵近慨交道衰輸心心轉結幸邀
高世義信友源忠節別君卧草堂默默景前哲

已畦詩集

卷五

三

二弄草堂

答周漢紹明揚明星

少游桐涇里屈指四十年清忠轟巍坊每過欲問
天紹衣在繼世巖巖諸孫賢嗟予生也晚獲交紀
羣間雍如被和風穆若面層巖梗楠杞梓材競爲
國器先雖離式門內祖德琬琰鑄要以直行古所
師貧逾堅在昔封胡輩祇誇奕葉蟬豈如通德門
七葉輝聯翩幸我把茅堂相去十里懸望衡聲相
聞炊煙各蒼然過從未云勞匡坐各勉旃還期久
要懷慎此在山泉

答魏青城并令似孝儀

狎主騷壇正始音風流汝穎頌朋簪長江歷寫波
瀾閣 青老並任成 北府前籌鎖鑰深 青老 門內文章仍
授硯天涯涕淚灑同心 青老惠友於忠節公 山齋丘壑真
堪老不忘端居梁父吟 青老惠友於忠節公

答林西仲

著作窮愁寄此生風波悟得死生情 西仲在開 也知
李廣功名薄不為虞翻骨相清繡嶺斜陽傷立馬
斷橋斗酒悵開鶯明朝解纜遙天際別館護花好
聽箏 西仲別去 注揚州

答吳羽三

已畦詩集卷五

二弄草堂

江鄉舊雨不堪論似爾靈光歎獨存通德經傳書
帶草幽棲客過浣花邨擲頭朝擲草絲脆石鼎宵
吟芋火溫斯世虎賁長寂莫典刑轉憶爾諸昆 扶

九振六

答曹叔則

高懷歷落鎮長捫長掩雞鳴暮雨門野史亭中探
月竄石交海內見天根閒評舊夢吾先淚纔話滄
江爾便算冷澹帶存堂上月 叔則 獨醒杯酒幾經溫

答吳孟舉

更長燭明夜冥冥吳生不來坐客醒烏啼花翻吳

生至滿堂詞客心俱醉問君何事獨暮來為買聞
門笑僂開好詩首首雙鬟誦更寫秋山一簇回

答朱望子

山塘七里草如茵白髮銷沉幾許春譜得開元遺
事在茶亭猶說舊才人

猶是當時折角巾風流還認永和人而今流水依
然在洞口桃花又幾春

答陳穎長

端居巨坐只垂簾不媿人稱真孝廉里巷舊多名
士傳 穎長居同里江城 交游祇在讀書籤花零庭砌傷

已畦詩集卷五

五 二弄草堂

琴韻 傷今弟 雪滿滄沱憶帽檐 癸卯予同尊公西美與山 欲
倩桂叢畱汝住待看青嶂上霜蟾 子甫草四人同策蹇北行

答包自根

憶昨草堂梅蕊發遲君花下一年賒人因易別憐
尊酒顏每增衰惜歲華莫負同時勤作賦興懷遺
澤感無家 尊公警幾四十年前弄家 舊游存歿均搖落煙

樹江城噪暮鴉

答周漢荀

我家分湖傍湖濱與君五世為通門忠毅剖肝殷
流血首擊逆閹視其魂 親聞初名達忠以忠 先人幼締管

華席道義相切靡晨昏荀陳過從童白首而祖而
父古道存文孫豹蔚辭壇霸握裏驪珠真無價長
稍文戰矜無前氣壓終賈使之下草堂蓬塞為君
開存歿悠悠盡一杯看君徐步朝元上我老猶能
見子來

答郭臯旭

吾交郭君四十載郭君日日愁無乃家儻吳臺半
敵宮寒哉伯鸞無伯通出門一步多岐路但遇知
音莫回顧君苗筆硯不須焚讀書飲酒如常度君
不見平原死公等碌碌君歸只買絲一束

已畦詩集

卷五

六

一 弃草堂

答嚴修人

又見嚴夫子遙遙先後師弁峰高直上碧浪冷應
知宦拙緣情澹文雄抗命奇西風傳問訊籬菊正
差池

高卧人寰裏風塵不上顏長吟坡老句畱語右軍
山花月疑無主松筠喜得班五言九脫手琴酒未
蕭閒

答嚴武伯

公保王家法文靖公如公早得師龍泉隨舌在碁局自
心知楚佩由來潔雄門有問奇高山景祖德鳴躍

本天池今祖天
池先生

鐵石迴旋骨星霜輾轉顏那能離俗物隨處看青
山遇酒聊同調達荆即便班幾回髯忽奮意似未
甘閒

答項東井

我旅禾中寺相望君家衡君擁千卷書不復羨百
城君家有山不住山山在一幅素壁之層巒有時
興酣瞑目卧游境九歲煙樹佛佛出指端淋漓詩
亦就氣踴雲巖裂石瘦鄭虔三絕寡鶴呼滿城風
雨綠何驟詩不瘳饑山不可樵水不可漁問君終
已畦詩集 卷五 七 二 子草堂

日含毫拂素意何如

答金亦陶

短檠蠹簡費平章長謝周妻未悼亡亦陶歸居
三十年天為

此公奇絕偶人言吾子狷如狂風流越布衣恆素

露泣江蘿水盡香獨立畫成君自照寒風響答滿

茅堂亦陶畫空山
獨立圖相贈

答張超然

粵南薊北夢回空百里銜接山色同超然寓
居真山隨世交
游懷桂樹思鄉歲月計蘭叢超然離閩
已十餘年文章轉逐孤
蓬老生事難令長揖工那得有田盈二頃畱君長

住古吳東

答潘雙南

笠澤湖傍擁鼻吟囊琴匣劒遠登臨雙南移居京口脩然氣
吸金焦上獨往情鍾淮海深時游淮上何處關心眉欲動
不妨投足舌誰禁莫愁旅食淹留地肝膽平原仔
細尋

答陶季深并令子文虎

名老江淮四十年平生蕭瑟賦心傳何方著汝攜
窮去常自教兒識字偏結契有魚池上句季深兼自
留余草堂

已畦詩集

卷五

二弄草堂

榻深慰山靈琬琰鐫

詞華芍藥賦先聞是父人咸是子云年少最憐長

路別

文虎有入
都之行

愁多賴有故人分短檠葉落聽孤館

長劒裝寒過斷雲詩句近傳經百鍊驚人健筆不

須焚

答曹民表

鐵洲先生沒大雅慨淪胥經過西州門曾獻輒迴
車歐公有叔弼善繼讀父書家藏數萬卷鐵識珍
璠璣青箱一一啓鍵戶供三餘逝將遺韻振相見
正始初客散孟嘗後握手恆謂予聞言心忤忤此

情未居諸許公大手筆繼世君勿疎

答俞大文

價重無雙滿日邊錦袍猶著上方還閣中投簡分
三管辟裏遠經正幾篇大文修
闕里志車果擲殘喧獨辟馬
蹄踏徧識遺鞭通門舊接趨庭鯉相望柴桑共黯
然學公君升與予同出史子
修先生門君升時亦居里

答吳謙六

燕子烏衣墨舊窠尚書里巷又鳴珂謙六先世
兩尚書高文
舊價三都重峻望衿家八俊多湖影當軒銅雀潤
秋痕啓幔洞庭波上林枝好棲君穩書寄蘆中一

已畦詩集

卷五

九

二弄草堂

放歌

答沈客子

煙蘿十載枕荒阿朋好惟君肯數過傲世稱衡懷
刺少驚人謝朓落九多同心夜月寒能見別調秋
香晚對哦慷慨去尋燕趙士寄書早報渡黃河客
子

時適
北行

答曹希文

翩翩鳳羽羨河東鏤刻羣推賦手雄希文有
賦格選攜客慢
車驚曉曉攤書集几月玲瓏尋君翠坂霞千樹念
我丹丘藥一叢不淺扁舟臨別意隨君兩岸逐霜

佩

答鄭賈生

窮君百事不窮才切莫臨歧搔首猜倘許封侯休
易老正如流涕亦無媒借問長沙語不因落月添離恨每
觀繁花夢自哀遙想海風蕭瑟起夜闌獨上妙高

賈生館
於京口

答孫嘯夫

梁鴻長寄伯通家旅食年年對落花贏得人傳詩
在口窮愁有骨作生涯

宿海鹽曹希文廉讓堂次項東井韻

已畦詩集卷五

二弄草堂

冷冷小有筑琴音咫尺花源許客尋千界獨籠滄
海狹一枝自倚碧城深高梧澹泊辭秋意翠竹虛
無脫節心爲感玄暉零落後待攜君手訪長林
鮮灑煙雲硯落花擬將屈宋壓官衙吟肩不怕凌
霜雪笑口休逢冷齒牙酒熟餐肥同一候蜂鬚蝶
粉各知家尋常巷口看梁燕奇意無煩更挹霞
最宜夜月與朝暉人自清幽境自微蕉葉卷多堪
訊友菊英餐後不裁薇含情不向行藏異獨往無
妨巧拙譏閒道成與陳迹在可能羽化脫鶉衣

題沈客子紫菡邨莊圖

二十年前憩此中曾將雌霓覓訊而翁於今生死傷
心處說與堂前半橋桐等入藕菴

郎君聲價滿京華尺幅攜歸萬樹花摩詰後身圖
裏見罔前月色識君家

答謝

丁卯春日郭華野中丞京邸惠牋遠訊荒畦
卧拙衡門下空谷雙鯉絕天邊有故人厚襟情還
熱故人曾肩隨花買青絲繼曳組到吳宮美政邈
市碣八載冬日煦飲食祝敢歌高名震九關鋒車
迅列缺我裁桂後冠鵲羽秋雲揭丹衷契

已畦詩集卷五

二弄草堂

一人申帳卷方切手提經與綸骨凜霜如雪嗟此
振蘆人尺蠖伏何劣不謂聽輪勤念及無禍客銀
鈎青瑣來展讀肺肝迫巖花舞檐前寸心待誰說
耿耿知己遐書此心益結

送座主京江先生晉大司寇還朝

幾命宣猷春容臺晉法筵月卿輝自朗壽域道脩
全聖代刑方措尼山席獨尊雲霄舟楫意豈爲
羨登仙

禮樂三千地持平約法章好生天自德致主律
爲祥八柱承肩鉅三台望首當密焚晨奏秉聽鎗

赴明光

襖被朝天去咸知如水心 聖情殷作醴臣意敢
投簪十道青門使單車五夜襟沐休容膝地解慍
和鳴琴

帝念東南切數陳拜手明片辭春薄海一盼起疲
岷麻制看旋下鋒車已早迎菰蘆翹望處白髮老
門生

送張實存世執入 都候補

世載師門舊頻捫風雨心清尊銷按劒流水在鳴
琴絳蠟銷吟燭青綾看賜衾驪歌門外發北望曉

已畦詩集 卷五

十三 二弄草堂

雲深

屈指追游地風花數逝波賦心梁苑在弔古錦帆
多須作平原繡曾和白石歌此行雲路判倘憶北
山阿

和張韋存世執鯽魚之作次韻

尚食方陳 天饌珠江珍別產出吳都衝風鑰啓
連錢馬擊榜關傳銜尾艦椒殿常餘留玉盃昭陽
賜出徧金鋪大官菲食聊爲爾不向聯輿問姓虞

淮陰弔古

漫說淮陰三傑功空餘祠下水融融嚴陵終古垂

綸客不道人間有崩通

贈通州戴士友

桃梗欣逢海上槎淮陰城下釣竿斜傾尊應笑王
孫飯孤客如歸劇孟家蕭寺鼓鐘埋劒氣故人書
札託年華適寄誠
范汝受莫愁肝膽平原香共向河干眺晚
霞

上同年孫岷瞻少司空時任總河

宵旰東南切司空際宅專績匡神禹缺事補女媧
偏憂國頻焚桑梓持籌爲奠川經綸宣密勿丙夜紫
鸞傳

已畦詩集 卷五

十三 二弄草堂

築舍盈廷是天開

聖主聰宣房虛議塞淇竹謾施功獨握桑田券能令
海若窮試看持節處寒露夕陽中

回首西清月龍池窈窕秋講帷思顧問亦管拜咨
諏青草連湖盡黃雲帶海浮時平臣自瘁祇爲
主分憂

禮樂三千總文章百代該全舒平地手一見濟川
才相業烏頭卜歌鐘紫禁來獨有吾道重隻字挾
陽回

苦憶江波惡衝風六月寒雲霄垂手切塵土濯纓

難霧塞鴻驚羽蘆黃月剩灘生平知己淚不向朝風乾

灰冷難爲撥巖樓敢數上聲層猿鳴聽自慣鳩墮意

何憑復接衝星劍終憐困凍蠅還從幽壑底延脰

赫曦昇

平湖孫嘯夫二百里來赴先人窀穸感而有

作

十載沉淪等窖冰通門誰復慰平陵西臺舊淚埋

幽壤故里冬青傍廢塋淺土幾年長夜雨荒邨何

處隔湖銓多君執紼還徒步高處傷心莫謾登

已畦詩集

卷五

十四

二弃草堂

詩律頻驚愈唱高去天三尺俯兒曹止攜袖卷酬

山鬼偏向風波刺水篙漂泊把茅今夜月虛無飲

溼隔邨桃方知一鐺劉伶便何待耽耽視二豪荒

西華地多桃

題十鶴圖

孤桐撫罷山皆響圓吭鳴時水咽流解道風流還

好事輸他襍被一有頭趙清獻攜琴載鶴

五更孤唳問平安月地雲階警露寒自有佳兒誇

長物等閒過末謝庭蘭林和靖子鶴

離離百尺攫虬龍擎出明星第幾峰情種千年應

不化雙雙舉案大夫松鶴巢松樹

洞庭森森見危樓樓上何人傲白鷗鐵笛聲中冷

眼看世間多少上揚州黃鶴樓

換角移商動地哀此心通處豈須媒鍾期死後知

音絕特地含情舞一回師曠操琴

暮招晨放草堂開多事山人日幾回放去招來忙

底事此中間處請君猜張山人招鶴放鶴

沉沉月浸一舟輕振翅橫流唳轉清鶴夢東坡坡

夢鶴鶴醒坡起底分明志祥漢江

人寰一別去游仙多恨須昇離恨天誰道別來重

已畦詩集

卷五

十五

二弃草堂

識面葛藤添箇鶴因緣子晉綠嶺

道人籠鶴緣何事一旦開籠意森然十二碧城樓

宿偏也應回首夜窗前文公放鶴

瞳瞳日影上觚稜嫩蕊宮莎宛宛承不少茂陵多

病客看他毛羽占先登鶴禁春曉

和陶季深錫山秦氏歌伎作次韻

寶瑟頻移鴈柱絃是耶非處總翩翩朦朧帳裏笑

蓉主一夜銷沉五百年

不須拍轉已迴腸消受生前此一觴若使琴心容

易見廣陵散是風求凰

蛾飛歷亂穀參差只恨迴波一晌時玉蕊交枝連
夜發新銜管領是花司

中秋後三日同人集孟舉橙齋次東坡松江

風字韻

貞下逢元老未窮余丁卯生又值丁卯片雲閒傍美人虹孤帆

偶載隨槎月畫閣方吹轉蕙風竹肉驚心憑夢斷

松筠索主問誰同年來綺語剗除盡不向簾垂賦

比紅度曲

岐路巖由莫歎窮雲通徑斷倚梁虹蟾升搖颺天

邊林轉遲回木末風碧海離愁芳草歇

已畦詩集卷五

玉山曠代俊人同倩伊銅雀檐頭瓦謂叔則墨瀋翻花

亂落紅

路近錢江吳地窮連蜷遙挂杖頭虹坐驚年少頻

追昔行畏波深欲借風霜鴈數聲聽始到霓裳三

變按能同沈存中畫聲伎樂事百壺倒瀉秦郵甕不羨胡姬琥

珀紅

謝曹叔則義壇縑素之贈疊前韻

回首交游道久窮高雲千丈壓長虹奇溫定勝裝

綿日宿飽長銜置橐風籬下疎花猶似昨梁間落

月有誰同老妻稚子驚相問語向龕前佛火紅

中秋後同人集用重尚友堂憶五年前秋嶽
先生有此集限微字韻興懷愴然仍限前
韻

中郎沒後典型微風雅淪胥正始稀詞客旗亭猶

昔是采山花塢愴今非秋微先生國字名隔谿蟬寂知秋半

倚閣鴻來悵月違時已下念到丘山零落處停杯輟翰

一獻歆

風雨從吾欵舊扉也知荃杜采應稀敦槃衰鬢驚

難再花月歡塲漸欲微晚藥侵階秋得氣倦螢入

戶冷無依綠隄裏即舊憐汝約略年華兩竝非

已畦詩集卷五

微雲開士

三十年前舊微公酒懷肉興更從容知公參透燒

豬意一味長畱佛印宗

次韻答徐鹿公

負債關心莫過詩吟還風雨斷腸時囊畱折戟犁

黃菊帳芽遺疏弔墨池不分有靈銀作管敢希無

當玉爲厄知公糠覈應嘗徧不道于今更養頤

怕聽人言匡說詩劫灰飛後幾何時雲生阿閣疑

無鳥露冷昆明尚有池竹影蕭蕭常憶屋酒瓢滴

滴不須危相逢付與三生石藜杖過從便解頤

次韻答王禹慶

有文在手張巨羅吾師乎爾言非汗壇握幟五十載卑軒冕亦驕漁蓑坐擁臯比等旋鉞生徒肅穆君婆娑鉛鐻鐵錫投大冶纖莖倏拔成巨柯丈室八萬四千座維摩差可絮其富妙心濯濯月在柳逸致瀏瀏風微波名士朱顏已白首食飽繞室將腹摩興發扁舟過二弃髯霜瞳碧顏偏酡笑指峯山嶺太華莫嫌尺水非洪河慣聽山鬼嘯白日久謝鼓歌排天覽一丘一壑知我久如君亦勿歎蹉跎元然索飲沉一醉傍人竊笑真差說

已畦詩集卷五

十六

二弃草堂

丁卯除夕

只此無多夕猶然滿眼塵夢依孤館老天許萬家春風物隨兒女年華看去聲衆人別他三百六細細數上聲長貧

六十還過二堪驕白首成輸人仍令節與世謝多情握管終難別盟鷗過此生我思何處著轉欲笑張平

戊辰元旦

已識世情堪失馬不妨吾道在維牛頰肩終遜樵頭擔胼手猶賒屋脚躊難繫朱繩真欲放脫羶春

夢不煩收相逢籬下湖濱慣歸去招他一指頭

上元後十八夜集草堂同人分詠

見月同曾青黎文賓日周明星

纔過三五又增三出匣菱花取次函缺過一分輝漸冷光輪全鈿魄猶含金吾放後人應倦蕙帳垂時夢未甘莫笑山齋鐙火寂久無剩語到傳柑

山頭殘雪同郭阜旭鄭賈生韓開山

峯頭霽雪帶朝暉昨夜模糊曉漸分翠袖依稀呈素質玉顏零落倚青裙微微雲影相宜澹點點霜花暫作羣怪底刻谿纔轉棹西山新爽已氤氳

已畦詩集卷五

十九

二弃草堂

九龍山頂吳王夫差藏兵處同王勣中嚴武伯

山頭廢壘霸圖傾指點興亡笑戰爭已見鴟夸埋伍相謾勞猿鶴作長城借用一軍化猿鶴事烏啼晉井軍沉氣月冷霜林夜有聲却笑君王渾失計五湖人去不煩兵

酌畫簷泉同王禹慶周漢紹

故宮遺蹟亂山中俯挹清泉注不窮徽黷螺痕人面香輕鈎淡抹水心空遙青借月雙雙見曼睩橫波曲曲工識得眼前非相在不須空有問龐公

望洞庭兩峰同周明星

翠微天畔插晴空兩兩遙嵐鎖紫宮那得主人堪
對買好令賦手竝爭雄霏霏雲起天教合寂寂螺
分月在中便欲與君乘浪去幾回收拾舊詩筒

聽靈巖鐘聲

同張起鵬潘雙南安元照

吳王宮作空王寺歷歷鐘聲萬壑中入夜每和鳴
澗雨凌寒常帶度谿風銷沉不去蛾眉恨喚起當
前紙帳空只有斜陽聽得慣千回任汝逐西東

二取亭

同周祥明楊明星史彭山

主人與世澹相忘濫取偏於風月場濯濯愛伊穿
檻影微微倩汝汎蘭香多生積累拚消受一夕櫻

已畦詩集卷五

壬 二茅草堂

竿爲底忙盈屋滿庭渾不定若教收貯費商量

谿邊殘雪

同金亦陶趙書年

一夜寒谿凍色勻忽聞滴瀝已通津乍驚玉質隨
萍梗猶抱冰心問水濱斷粉臨流難寫照遺鈿委
地屬何人橋邊早有騎驢客淺印霜蹄去覓春

賦得柳色黃金嫩

同陳起雷鄭賈生汝鴻書

一枝獨擅漢宮春嬌額分塗覆翠顰染就鶯兒纔
却月纖成杏子半拖巾不隨上苑挑同雨豫倩東
籬菊作茵豈爲相如能賣賦故將擲地傲佳辰

紅梅

同顧俠共李含英

東風應不到巖前畫裏繁枝點綴偏穠比天桃疎
自映妝成耐酒瘦猶妍嘲伊居士情何澹遙憶佳
人艷對憐夜鶴曉猿齊悵望怪他烘染滿籬邊
莫將薄命怨天公只傍茅齋亞藥叢拚嫁東君瓊

玉碎遙臨薛月素蛾空脂香細注殷纖爪金粉微
零印守宮也向霜天呈瘦骨竹窗鐙影當紗籠

垂枝婀娜立清宵袖染啼痕點點嬌霞舉笑伊顏
似玉丹還怪汝頻生潮雙棲翠羽迷朱閣半壓危
欄泣絳綃豈與寒鴉同比色月高露井照妖嬈

玉壘梅

同周蓮翁前月

已畦詩集卷五

壬 二茅草堂

檀心玉貌擅盈盈未許林逋聽喚卿霜月娟娟清
自寫曉風淡淡韻堪傾何妨絕世稀心賞別有知
音與目成若在昭陽應第一任他粉黛總無情

小天平山

同顧迂客富院徒

墨石爲山積尺尋依然陰壑與陽岑撐持一簣凌
空意磅礴如拳不轉心妄謂朝天從世諦何須端
笏比華簪天平山俗名萬壽朝天堂前半畝野丘壑徑路風雲
只自深

憶楊梅

同黃憲尹家學山

霜橙甘橘猶充案忽憶楊梅五月天脫體溫柔憐

紫玉堆盤色相壓紅蓮纔令入口脂堪注試取沾
脣暈可憐若使東坡知此味荔枝三百定無緣

方池 同王孝傳

新柳參差繞野塘寂無七十二鴛鴦誰能知我魚
長在忽謾低頭月一方雲影參差杉嶂落蘋花檢
點釣磯香若教洗耳吾豈敢尺水何妨自望洋

放歌行爲雷阮徒賦

出門不得意入門多咨嗟出門入門無一可尋我

良友雷生家雷生談如陣雲泄多否少可似鳴鳩
自言身是劉阮徒飲酒不醉目皆烈以此放懷天

已畦詩集 卷五

三

二奔草堂

地間我周旋我誰能留余笑謂雷生君言似放無
乃狹古今億萬年六合幾萬里我欲與之爭一極
不朽有三豈醉人曹劉平勃難空捏一杯不願身
後名此公踟躕生前強自說我欲語子放聽我歌
一回放身直欲齊臯夔沉酒古王戒吐哺何暇舉
酒杯放志直欲希冉閔晝寢遭聖斥若使日中啜
糟必叩脛放言直欲凌列莊有如神駿恣騰驤五
石之樽無所用寧肯挹彼注茲盛酒漿君才何一
讓古人豈屑區區伍步兵劉伶強辭二豪詘彼乃
二蟲何知說不伸吾今與子約放六合外聖人不

論亦無害窮神達化靡不知日月不照吾心會沒
世益久名益稱彼竹林孺子偏側真曹鄴雷生慨
謂余言壯揮去三杯決所放直與臯夔冉閔列莊
屈宋竝駕而共馳千秋百世非雷生其誰歸

蘇抵虞山宿嚴武伯山房

偶趁蒲帆住郊扉在碧崖山人占劍氣相府剩秋
花 文請 蝦菜遙喧市藤蘿合梵家忽驚涼月上轉憶

故山斜

稚子啼環堵如君自得多一窗生事足千樹好音
和門移鳥草去非難夜易過傳聞兵甲氣消息隔

已畦詩集 卷五

三

二奔草堂

漁叢

宿蔣文孫齋閣有懷其尊人莘田

忽灑故人淚三年存歿餘 與莘田相別
嶺南適三年 長懷湖上約

莘田曾與古中州事竣
後即歸買山而別庭間 不滅嶺南書 歲甲子莘田在嶺南
點書草堂并分傳惠後

死文章在蒼生圖畫虛 莘田有繪
圖十二疏 低空雲斷處宿草

近何如

再贈文孫

卓立吾徒事元龍意自豪傳家擎直筆閱世破秋
毫慷慨攜花月殷憂護羽毛過庭臣鑒在 莘田集
臣鑒錄期

許上蕭曹

文孫惠酒米詩以謝之

秋暑餘仍在庭梧蔭尚叢傾壺無白傳無日無大飽

計坡公頓有還山願休言吾道窮稻梁謀愜處留

待語來鴻

早秋趙安臣招集同人湖舫泛山前竟日

選勝陳觴地山隈白舫開翠微爭客坐海瀝揭浮

杯戢翼休瞻屋伸眉托賦才煩襟銷盡處親到最

高臺是日登

山曲屏如鏡湖連鏡似斜晚香驕得雨空影隔如

花四體數吾徒短文章異代賒野人岑寂慣興到

已畦詩集卷五

二弄草堂

索君家

立水鷗心遠低舳燕尾柔醉忘綺語懺懣和少年

愁天險思銘筆山有山靈許釣裘還因芳草歇搖落

此淹留

情重壺尊外偏教醉不歸薄涼凝薤簾返照入蓮

衣拂酒森秋氣酒極清烹芹得晚肥真令愜一飽不

憶故山薇

興盡山廻棹人閑席促尊交游雙眼倦閱歷寸心

捫筇吹嚴城碧柳鳴市艇昏只愁分手後獨立不

堪論

同人集安臣簡齋

風雅名山擅敦槃坐擁尊翻飛瞻得地翫辭倚高

門安臣詩行峻韻揮凡瓦殊香領衆蓀何來空谷叟

傾蓋坐深論

虞山別諸同人

棹轉虞山影嵐光任滿裝主人申別盡倦客帶秋

香晚歲評交態游蹤質近鄉滿江搖落意怪爾又

相將

畫閣遲殘照疏簾得晚風候蟲愁自切碧漢淡能

同背郭辭衰柳還山值斷鴻何時風雪晚訪我別

已畦詩集卷五

二弄草堂

峰東

已畦詩集卷之六 此卷俱白田倡和

吳江 葉 變 星期

喬石林侍讀來過草堂即事八首之七

空谷丸封久何人剝啄尋鷗猜從不識山許入知音
啓戶金魚氣投林玉爪心從前攜手訊底事罷朝簪

漢主憐揚馬清時蔚鳳麟匡衡非薄祿賈讓竟櫻鱗
脫屣長楊館離筵灞水濱風流蘇學士幸不歎長貧

別路隨明月歸帆帶斷鴻鯨波行自激鷗路退非

已畦詩集 卷六 一 二 弄草堂

窮岱色開朝霽淮流護晚風歸來巢燕在去訪塵

皮翁

語我園林好荷花一里開豈真營晚計不負歎奇
才濠上纓堪濯城隅逕絕媒借君魚鳥話佐我草堂杯

雞黍兒童亂倉皇一瞬謀沽醪聊飲溼剪韭乏殘
秋熱肺消空谷狂談狎白鷗盡忘門外事斜漢轉前洲

且理登山屐吳宮寫入囊可邀林屋月怕採館娃
香帶眼楓千點酸牙橘半黃還期乘興返重卧舊

繩牀

再促宵分坐呼僮炊晚供壯添山水腹重吐腐儒
曾詩好過堪和蘇過也○時同長公無功來神清玠喜逢今增丘子莫嫌
巖穴陋百尺有高松

題喬石林縱櫺園八首之六

閒說城隅地天然闢蒹葭入門開妙想一逕得無
涯色界蓮花繞浮漚蜃氣遮忽驚青瑣客移向洞
天家

綠柳千行曲平橋百折通鷗馴朱戶月鶴刷碧城
風園貼城東北隅樹老交爭影簾疎盡攪空慚非查上客閒

已畦詩集 卷六 二 二 弄草堂

鼓到幽宮

歷置陳醴地隨流傍水磯波心堪駐馬池中有雲脚
忽開扉啓幔鴻成市焚香篆入微輞川無著足俗
物總須揮

書卷移牀便茶煙出竹深那能無熟客似欲賞灰
心是草拈堪藥無音不韻琴濠梁何限趣一一上
衣襟

爛熳花相代嚶鳴鳥遞歌撫時畱逝水息影補牽
蘿舴艋行堪住笙簧寂轉多夜游還不足明日更
揮戈

觸目成高趣，翻然憶故山。拂衣原異轍，違俗有同
顏。雪鬢終投老，烏頭合賜環。茫茫池上月，今夕快
追攀。

己巳夏五訪故人於白田諸同好存慰有加
賦長句奉貽拈十三覃韻四首

十年斷梗泊空潭，漫學坡翁又過三。客到似驚初
返鶴，灰寒難簇不眠蠶。朋友綠酒情憐舊，選勝華
堂老自慚。重見澄湖千萬頃，荒城還上曉光藍。
一肩襆被自徐南，漸近淮山隱隱嵐。逝水無心隨
處好，浮雲得氣滿空含。還依秃管謀黃犢，爲覓長

已畦詩集

卷六

三 二茅草堂

鏡裏舊鐔回首昔，時同學伴行藏鏡裏幻空曇。

滄桑一笑怕重探，物色依依憶鄭南。世事幾人能

自料窮愁獨我久，相諧雲堂多病關。常閉冰壑長

征客不堪刮眼朱，顏誇綠鬢老夫懷。抱向誰談

新陳冰壑兩詩人一病
一作客每不與文端

江月淮風一向貪，衰顏重對自嘲愁。勞生燕壘銜

空萬往事猿啼淚，罷三青史自分人物表。紅塵只

隔水雲蒼還喘阮，藉窮塗哭不礙芒屨一往探。

喬石林先生和十三覃韻十首見貽韻無重

押予報以十章仍限前韻媿不能一一歩

押也

新詩雲起湧圖南，響徹層霄清徹潭。直埽青天歸

一碧，遂令大地總無藍。小儒魚目光難混，長夜蟲

吟韻自慚聽罷曾。吟金奏作扣盆擊缶盡，詰詰

谷飲巖樓我默慚。金門賦客也同耽，燭龍銜照螢

隨燭駢驅追風駕，後驂厝火一朝羣。赴熱飲冰三

復我，知甘天涯何處無。芳佩好摘江蘿貯，滿籃

禮失而求待問郊，縱橫史筆破重鎬。萬言終納孤

臣賈，辭海口謀先生
身退而官卒行九戰生降悍將耶。偶有所
指青汗消餘

存，蝕盡車輪摧處止。停驂貂蟬八柱高，明列咄咄

已畦詩集

卷六

四

二茅草堂

先生底事愁

聽述驅車越徽南，風馳文命百蠻覃。相如檄蜀風

堪挹，博望尋河遠必探。行到乾坤窮覆載，先生談蜀
西山水奇

絕別有
天地坐辭日月入鈇鋐。游七星巖列炬
數百深入不窮喟然陳迹銷沉

後尚欠名山興，未酣

子厚雄文寶氣函，得君身歷始能諳。名山妙合才

人悟，得句神教畫史參。先生有粵游草形容
山水非摩詰能盡者平古不須

悲逐客，側身望處歎奇男。疎簾花影閒清晝，飽聽

天空海闊談

少陵窮老泊風潭，如許乾坤句裏函。直把孤舟橫

犯折老樵追三神神架奇書足證區舊有蒼頭供種黍新墾少婦耕
盤客來旋治茶兼酒食罷還添鱸與鮓燭跋星移談正劇隔林山寺鼓

動冷暖全憑飲水諳擒縱得時離迹象升沉悟

處絕言談吾生何物猶虧欠喫飯穿衣老一龜
雄視騷壇七札鍾風花露月一囊面自然玉蕊開
三樹不斷紅絲曳八蠶謾嚼英華唐作繪別饒風
味晉如鮒知君丙夜吟殘後簾外檀槽已漸結
端居何以釋憂悵花逕鋤成鶴舞駢詞客無靈呵
屈宋書生妄想息陳甘僚魚縱壑將無返鵲鳩高
鳴總莫戲白石名花并好句一生對此便懷慚
碧天青嶂遍杉楠大地圍成總一藍只有文心舒
五色何來雲氣滿中含要知曳尾非專達試想浮
鷗也是愁何似樹叢巖路轉處矮檐新架兩團菴

已畦詩集

卷六

七

二年草堂

爲作兩
園基

昨宵驟雨前谿漲曉起青黃摘滿籃野老無知歌
力苦高人有福任情耽將鄰石戶攜雞犬乞附華
胥作子男末著殘基尤劫急輸贏一著剎那參

有殘基落姑休著此
局輸贏不待參之句

前因歷歷境何堪只覓心安便著貪衆壑生風分

一呖劫堂覆水作深潭秋來想將千絲玉

思懸萬笏簪

吾蘇天平山
名萬笏朝天

近遇佳辰恆敗興眼前吾

已厭黃柑

生平知己慟羊曇入耳良規佩老聃地若埋憂容

作長園名縱權儘教覃林妻不厭祈生鶴何肉難
忘學種蚶蚶下種明歲龍鍾周卦氣便教有眼那能
耽

附石林原作○已畦見答十首會朱勛瑞王方若劉禹美鄒千子陶文
虎劉彝上舍姪雲漸長子崇烈各有和訓因更疊前韻八首簡已畦
縱然未老脫朝簪肯向空門仔細探紀綱不過聖凡同九何妨前復
說三三行藏不與榮枯數生死惟須察察辭詞苑平章衡不細鼎鑄數
業者人擔
乘傳當年向日南朝飛露雨暮飛嵐山連楚粵青難記水剪湘離未
詩只我曾經雙屐遍對君好作一宵談
峽路何須說有龜
阿咸垂老耽幽興逐日詩成滿一面雲液茶香能當酒木棉裘暖不須
盤餐年步履頗扶杖澤國盤餐且食鮑縱爲目昏疎卷悵逢君吟詠日
甘龍怨山移吾可免嘆喧喧怒爾休戲相看白髮尋常事縱對名花也
莫憐

已畦詩集

卷六

八

二年草堂

船事劇款頻浮白已畦詩集卷六一春奇文事書報
口不三錢笑我愁幾曲清流橫屋角綠楊深處紫蒲葦
禾諸語想堆滿几道滄洲正情盛盛歌蘇堪作漁漁侶牛李何能水石
耽並不過門因五女詩還能誦況多男殘基落姑休著此局輸贏不
待參

廿年薄宦吟誰堪除却觀書更不食上殿也曾夢以處去官那遂夢如
潭且搖柔櫓探丹壑更著青藜訪綠苔已畦詩集卷六每到黃鸝能辨日
定攝臨臨雙柑
臨海錄爲卷大研習當來日惟需能肉到哀時也似蚶不能食但恐
思慮便爾國無勞逐逐更耽耽

疊韻投喬雲漸四首

君如叔夜懶何堪欲起猶眠故故三危坐目成銷
現北雲漸有目成好詩心動望江南雲漸尚有南游訪吳孟舉之興虛無錦瑟
前塵在寂寞煙霞風疾諸老去窮愁經百鍊近聞

茶苦已如甘

浹日魚羹齒頰甘蘆中滋味儘深探糟丘壓壁家

徒四雲漸家釀名寄家白馳名江淮南北筆塚堆牆逕換三雲漸齋舍已易未到傷

心同向秀能無聽曲歎何哉游吳及早須乘興萬

樹霜花勝嶺南

領袖風流舊汝南酒場茶社正須懸計從花鳥拋

殘拙人到交游倦後諸觀象衰年疑九九逃禪捷

逕印三三吳將偏側憂生事萬壑雲泉恣汝探

種柳成團欒漢南樹猶如此孰能堪周旋只我寧

容兩不朽憑他莫管三有酒自澆駒過隙何心去

已畦詩集

卷六

九

二子草堂

問俗交誼縱饒大地無風雪只向袁安固裏食

余癸亥冬過白田臨行朱勛孺孝廉賦二律

送別忽忽六載尚未賦荅茲復至白田漫

賦奉投兼報癸亥之作仍限覃韻四首

丹楓霜月似春三正爾懷君到水南山市嵐光迷

挂揖松窗鐙影上華簪去歲十月助瑞同劉人從擊竹聲為美頭山中草堂

中別事記呼猿洞口談辛苦屋梁清夢杳幾回寂

寂百花潭

暫辭叢桂訪淮南雲樹迷離問巷諸雪鬢輸人耦

二五蛾眉畫月看初三早將天上蓮雙炬來映山

頭火一龕每到君家回策處伴令叔傷心宿草淚長

知從窺裏細搜探高倚摩天把宋罈欲問秦時長

在月也須魯國可稱男蕭蕭秋到人如玉冉冉蘭

幽宅是舍永日疎簾閒落子遲回一茗策東南瑞助

善

滿目荆榛壓杞楠桐孤松老影兢兢觀場競說持

矛兩自酌顏然過爵三垂老交情來日少當前景

色片時貪他年倘憶平生舊記取門前水似藍

墨韻荅王子万若四首

已畦詩集

卷六

十

二子草堂

廿載才名握利鐔洪鐘含響笑嬰顛王恭新月春

方濯謝朓餘霞綺自覃玉樹枝枝俱入賦水晶寸

寸莫教函臨風三復瑤華句築駿臺高早辦驂

莫歎無媒鬢影髮要須猿棟必梗楠裁成雪調明

如月蒸起文心化作嵐雲夢早知吞八九波瀾久

已老東南呬唔不是千秋業自有雕龍稷下談

三伏何人不息驂疎簾清晝飲方湛蕭齋北郭書

成解舊侶南皮興幾酣曲沼玉鉤秋欲墮短檠斑

管夜猶含書生一劍恆思荅內慈含香待爾簪

輔嗣名言高坐談靡靡可聽引人耽春融澤國天

歸畫月滿澄湖境可參坐隱聊當千日酒風流原
許一分愁秋郊玉露清如許西爽尤宜傍晚探

再疊侍讀前韻八首荅無功孝廉

不因頭白不勝簪聞有游仙枕未探寥廓垂天蟲
笑二淒涼舊樹鵲依三余凡三至白河沅湘故物蘅芳在河
朔新鋒劒氣酣家有文安堪北面髯蘇并作一肩
擔

一驚秋水錦帆南有客衝風破碧嵐仲蔚徑荒疑
室遠雲卿菜熟問人諳莫參龐老妻兒句祇聽崔
家父子談無功侍其尊先主訪我草堂今日把君湖上秋銜山如見

已畦詩集卷六

十二

二弄草堂

隔林龕

句裏蜚弧貫兕鍾來詩有羽書酣戰之句壓令元白倒詩函連

枝玉映高樓萼今弟致能介夫俱高才五色絲抽獨繭蠶雪到

青城知近驚風來黃雀可無甜六月黃雀風來便無給余嘗謂海內珍味當以黃雀

黃雀居第一橫琴萬朵蓮花裏深柳鶯雛轉尚餘五言本家學六言才

雙無

深談名理擅劉惔妙解騰驤左右驂染翰墨深三

歲字無功善書寄愁曲寫八聲甘鶴羣鴈隔方同和蟻

陣紛紛似避戡七業俱興誰不羨一經薪盡我堪

慚

近郊精舍繞楓楠多病維摩卧蔚藍余通病時甚日日曹

劉牆上競諸相知日以詩見投時時肆墨膈中含消愁無酒因

忘渴煮字充饑著底愁贏得好詩天末憶異時涼

月落茅菴

蓮衣將褪粉氈氈辛苦蓮房拾滿籃忽憶紅顏朝

露盡可虛白日寸陰耽坐消蠹卷雄稱伯饑走荒

山老媿男干占文章誰得氣秋風遶海請君參

零雨飄風我久堪春華無分不曾貪茭蘆滿目歸

空相鴻鴈依人認故潭長坂涼初蘭展葉小山露

泣桂將簌秋來物低關心否怕問窗前三寸柑

已畦詩集卷六

十二

二弄草堂

影現空華悟鉢曇開中觀妙我師聃杜陵愁又摺

前到屈子游從室裏覃得計枋榆無似覺防身甲

胃竊嗤蚶吟成便遣詩魔去漢魏三唐莫漫耽

疊韻荅劉禹美都諫四首

蛟龍未雨在深潭年少終軍我舊諳自有傳經輝

夜閣果然抗疏歷朝簪官莎藉處朝元北內蕊看

殘井幹南還憶故人滄海上重將墜履入叢譚

斷鴻縹緲落江南偶趁蘆花借水涵天末乍臨天

上客月高忽到月中驂去冬禹美遠過山中山空夜響冰霜氣

運香寒封木葉龕如夢對君深話舊幢幢無燄一

銓函

落霞孤鶩儘容探閒裏尋忙杖底諳念冷百端無
集處心同千古許誰參衰顏自歷滄桑慣客路逢
場語笑愁封貯白雲畱嶺上君還朝作贈行函

如蘭兩世盍朋簪今先尊贈庶常公與余情好最深絮酒常懷宿草慚

白日影過今古判青編句在死生諧癸亥予過白田與贈公唱和詩在微

雅初寸心交憶綈袍舊來詩有念我懸鵲還贈縞○丁巳為美公車余無以為贈解身上一袍贈之

隻字霖回

聖主甘為美疏論揚州田畝被澤者數百萬家我去菰蘆忘歲月一星長望

五雲南

已畦詩集 卷六 十三 二弄草堂

疊韻答鄭子千子二首

時命文章詎兩諧任伊流轉自尋甘一樣負郭心
常苦遠道依人夢不酣千子時適楚幕鬢到中年休顧影筆
乘風習只勤含莫矜萬卷擁書意不犯人閒南面
貪

昔年劉子實奇男指為美常歎君才伯仲堪刮目搏

風輝羽翰傷心隨水混青藍一囊自貯秋山好千子

工五色誰昧戰壘酣勿以憂貧添失計故將畱滯

歎周南

疊韻答陶子文虎二首

生涯合作羽陵蟬斟酌風流唐晉參冀北登臺常
自獨文虎頓湘東授管定兼三家傳猶喜書千卷客
況能贏粟幾瓶曾到曲江拚醉否傷心淚染布袍

橫山鎮日坐晴嵐文虎曾韻平草堂半年歷落詩情妙舞駢別

後涼風秋幾九重來佳句影添三長天鴻爪何方

住獨夜龍泉半壁畱還記殷勤臨別語也曾歲我

戒癡愁

疊韻答劉子彝上四首

烏衣家世雀銜南十似雲行膚寸覃天祿經筵傳

已畦詩集 卷六 十四 二弄草堂

碧簡彭城詩筆滿華簪夢回午夜蓮舒障秋滿明

河桂作蒼正爾盛年懷不細急將寸管壁叢螢

畫閣臨流空影涵高吟詩卷當名談鶴歸千載人

還在彝上通讀柳州詩覺柳州先生風致宛然在口事值今朝意可參直北紅

塵常哀哀再東清露自湛湛彝上園中會心魚鳥原

堪狎濮上何人得早諧

好詩脫穎得真參到處淋漓唱墨三黃土我犁蓬

標後青冥君上鳳城南疎簾沼寫雲初起半榻桐

深露曉含憔悴忘歸搖落客涼風乞我一窗酣

舊是驚飛帶月南重來倦羽撫心慚生逢虞夏連

時獨天許雲泉錫命三綠鬢軒霞雙袖舉玉山朗
月萬川涵回思十四年前夢正是扶牀出匣鐔

與于子文虎彝上諸子論詩竟日仍墨韻二
首

郊原避暑憩精藍詩友論心得失諸界嶺巖疆雄
百二眼高俯視大千三曹邾賦陋誰江右江西派俎
豆桃先首劒南怪底冬烘誇曉事也將兔冊腐毫
含

遺山詩論扶源探八代三唐總一箇勁比松枝蒼
自韻味同蔗境老方甘莫將牙慧隨人後原許毫

已畦詩集 卷六 五 二茅草堂

鋒縱我貪一自王風零蔓草幾人能拂倚天鐔

墨韻答朱恭亭二首

囊隱班絲香蕪龕修梧深柳隔湛湛林亭讀書環路與
寓齋在一水隔

郊居賦就雌蜺字秋水詮成白馬談庭有傳書周

柱下尊公潘
子先生庫饒奇癖杜征南五花貽我芙蓉句初

日亭亭露尚含

芍藥新詞早歲諳露華堪挹玉堪簪目成異彩偏
能擷手擎長風不厭貪雨雪榮中光獨照天人帷
下策三探蕭蕭剩有南山叟暮遇忘年黯自慚

墨韻投孫以一二首

六十窮愁只自甘一生好似滯周南不逢稷契明

良五羞問哀光姊妹三寒雨衝檐絮自暗月華當

枕夢方酣饒他陵谷漫天換不到先生斗大龕

淮水江風爾稔諳相依惟有鬢髮心馳天壤腸

迴九淚盡王門足則三秋到幾遲衰柳渡燕歸重

訂藕花菴甌塵高處閒吟遣莫把憂懷却似倏

墨韻答王亦退二首

客裏相親傍舍南短牆亞見一鐙龕風塵自愴聲

名老詩酒家傳禮數諳屈指關河編舊夢亦退頻有
紀行之作

填膺塊壘倚高談不須事業頻看鏡措大宮商在

已畦詩集 卷六 十六 二茅草堂

一壩

過從良辰不厭三晚花零草亦情堪窗虛夢轉生

生仁簾捲秋宜遠遠藍落木人遙愁渚北大江聲

動過圖南憑君莫被華胥罔煙閣雲巖一樣愁

偶作墨韻

四大交征并作痰衰年肺病苦難堪窮通投老無

容計去佳關心只自諳藥裏總輪籌口八詩筒且

置問餐三西風忽變朝來色遙想疎簾午夢甘

酒間雲漸談及香奩遺事口占

林下偏成處士風不須廡下羨梁鴻重重繡幕無

人見多少蕭娘腸斷中

輕寒嫩暖晚風斜風月簾前總不賒怪道玳瑁聲
去後從今雙眼謝梨花

送鄭子千子之楚

菊香鏗影竹風前送子明朝上別船親到阿瞞橫
梨處東風猶自護花鈿

一帶青山建業連芙蓉零落有誰憐漢南剩有婆
娑折寄相思估客船

十伶曲 為石林家慶作

是相友冠冠暮雲當場摹寫宛生存章華臺上如

已畦詩集

卷六

七

二弄草堂

相遇不遇大師入郢門

杜又膚清骨相勻也知家近不東鄰一枝栽向靈
和思思曼當年最惱人

流雪迴風步步生凌波一朵玉含情朝元閣裏披
裘出鐵石應銷宋廣平

常棲緱嶺聽吹笙舞袖蹁躑畫不成忽訝飛瓊花
下見方知子晉是前生

曾向天街捧紫清明霞隊裏玉妃行囑伊勤看雕
籠鎖莫使啼殘掌上鶯

賜著輕寒簾外袍露華霑處月痕高千年影尚長

生夜誰向氍毹咽翠槽

九里山前弔霸王鳴暗重起擅當場虞姬別後知
音絕剩有閒花報主香

百萬雄師未奏功帳前一卒策平戎看他帶礪雲
臺日一笑封侯是夢中

世傳曼倩是頑仙合向歡場去結緣知是投壺贏
一笑舍人輸却滑稽先

小心女信玉階身金卡河頭不負人忽聽流鈴吹
小千萬年枝上祝長春

已畦詩集

卷六

十六

二弄草堂

已畦詩集卷之七

吳江 葉 變 星期

張超然送泥美人侑之以詩次韻答之

聞根音絕汝南雞四大先和地六齊不遇罔明終

入定女子出定公案縱然難垢怕拖泥難令天女魔排舞猶

勝山家樹作妻貽我珊然當帳立傷心不靚淚痕

啼

絨一絲煩刺牝雞鬢明暮終六齊朱脣不啓辭

纖手長擲切玉泥呼作妹化人能

能行雨陽臺十二巫峰鬼夜啼

二子

雞骨肉無分一和齊但使支撐干

脆只憑封閉一尤泥邀爲伴露柱懷

胎燈籠露柱妻揮家公案豈有多魂遠心去枝頭莫打曉

驚啼

感君贈我當家雞抹粉施朱色色齊舊侶高臺陶

作瓦餘材名歛琢澄泥聊同中散形忘我終省東

方肉餉妻怪底由來無似續一杯那得小兒啼

食之無味肋同雞古曲無音都和齊薄命自拚臣

碎辭芳心難翹婢遭泥石言千番應嘲汝筆亦匪

花浪說妻莫學綠珠樓上墜粉身誰復步

良人何處賦棲雞豈歎飛蓬命不齊拾得一鴉猶

化土怎教玉貌不成泥風寒繡幕疑神女鐙影紗

窗宛鬼妻怪汝無情呼不起城頭關殺夜烏啼

防他失足落湯雞也是文齊福不齊那管兒孫長

奉櫛怕他霜露怯沾泥若教析肉堪還母倘得能

言定易妻只爲心同無竅蓮夜深恍惚女歌啼混心鳴爲女歌

奚一丁寧味旦雞終宵不卸約最齊樽前總認骷

粉身後誰憐躑躅泥執三千難換馬金釵十

點點緣何事不敢逢人強笑啼

二子

雞燕子雖忍語楚齊莊叟夢中堪

蝶漢皇封內亦織泥吳鄉水大憑他嫁同類兒

郎認妻相見不難別異總無巧笑與嬌啼

湘裙十幅繡鴟雞仁被風吹越整齊只爲宮中貽

禍水將無垓下錯訛泥不妨膏沐修嬌女只怕塵

封混老妻賺殺王昌初識破伯勞飛去鵲鳩啼

題歸安韓蓮盧抱膝圖

羊裘不著衣縫掖草甫有冠髮衛裂掉頭且住無

言說長吟短語噴冰雪兩膝吾有非外客抱以持

之勿敢褻目何所送心何適平勃嵇阮兩不屑家

傳太史讀書訣

韓愈先生

羣下食龍萊將撤左彙右鼎

雲雷列子似姬代文質別一卷在手長莫逆滄海

塵飛天傾碧巖劉不聞此一席吁嗟乎彼何人兮

吾將偕之乘雲氣而追列缺

同韓蘧廬羽南聞山游弁山夜宿資福禪寺

夢裏坡公句弁山特地親百盤雲護寺萬頃竹無

人宿習尊前話餘灰劫外塵月明梵宇靜轉悔倦

游

鼓沉沉暮禪鐙黯黯深樸留斜月淡幔卷定香

目憑憑計句招攜試聽音明朝揮手去到處訪

已畦詩集

卷五

三

牛詩草

山岑

得陶公酒來尋謝客山高峰尊獨立大地讓餘

閒往鶴歸何處藤蘿口自攀老諸泉石願不怕餐

毛班

寺竝諸天會

寶福園總多寶積善寺在重內

雲歸衆壑驕孤松隨

竹隱廢壘越坡高

山上有城云

決計驅黃犢多生謝

絳桃

路旁多

君家破膽句三舍避詩豪

墨韻又得二首

不是濠梁地翻令魚鳥親道旁誰塞馬石畔幾情

人藉爾孤生竹贏他十丈塵繩牀貪穩卧忘却漆

園身

嵐翠憑欄近秋花傍檻深臺空星自闌整冷露先

侵欲悟身前事多聞靜裏音此懷何處放同上最

高岑

過圓證寺登岫雲開士山樓

千畝琅玕繞過谿樓樓松頂片雲齊道人午夢渾

閒事不管黃雞唱日西

北窗恰對綠雲屏午夜焚香數落星萬種秋風聽

盡半天殘月伴空庭

浮湖影元無相谷轉寒吹莫是聲堪笑東坡老

已畦詩集

卷七

四

二弄草

居士只將鴻爪便題名

有東坡遺蹟

藍小坐飽茶瓜喜得相從慧遠家歸去定攜何

長物翠微雙袖向人誇

虎丘登眺

庚午

振衣不必最高巔舞榭歌臺總愴然色界繁華憑

浩劫吳宮指點有蒼煙悠悠夢斷真孃墓渺渺魂

歸少伯船魂壘填膺澆不得與君且酌第三泉

草堂對雪

只有山情相對空那堪飛霞挾寒風疎枝自愛孤

山瘦饑雀真同趙壹窮本是虛堂饒受白謾因邨

釀借微紅五湖疑是連銀海祇恐冰心一夜融

山窗

束縛微軀丘壑中
群間五嶽托琴通
情忘燕越吾生了
妙棄筌蹄夙習空
山色故依簾影翠
夕陽偏入幔鉤紅
妾將老病師摩詰
若箇文殊無是公

賦得山色有無中

曉望雲屏六六峰
霧籠煙鎖翠微重
誰將色相歸如幻
若問鴻濛定有蹤
畫手描來疑翠黛
鏡花臨辨芙蓉明朝試訪山陰道
依舊千巒萬壑逢

賦得雞聲茅店月

已畦詩集

卷七

五

二茅草堂

旅舍孤檠夜夜殘
隔垣人語做裝關
檐窺斜照催人去
風送長鳴入曙寒
清漢橫來看不定
候蟲吟裏聽無端
知君此夜相思苦
喚起愁人對影歎

過張子朝鼎信宿翌日坐雨拈山字韻

閒來訪友看晴山
曉起山容霧靄閒
天許故人同聽雨
坐無俗客儘開顏
春催物候花含淚
話到心空鳥轉關
只恐杖藜行不得
沿路步步響潺湲
捲簾隱几共家山
入坐誰分賓主閒
似我無心緣雪領
憑君努力正紅顏
虛無琴筑真成韻
咫尺蒲湘莫掩關
歸去蕭齋無箇事
方池餘溜寫潺湲

訪陳玉文西郊館舍貽我長句次韻答之

斷虹影裏見亭隅
雙筇扶筇笑步趨
物化遷餘俄臂肘
文章衰後失眉須
蓬蓬風起應推汝
落落天高自任吾
詩句西江香瓣在
由他宿莽滿泥塗
古曲無音難覓知
笑伊一字便稱師
蘭香觸緒紛如夢
風月慵拈怕綴詩
虛館藥殘傷暑去
短檠蟲落釋愁遲
秋深期爾荒山道
滿地芙蓉慰別離

疊韻答陳起雷

我回尺素到山隅
欲答還遲愧亦趨
看破前塵雙隻眼
將殘孤影幾莖須
好憑寸管揮餘子
只向千

已畦詩集

卷七

六

二茅草堂

秋去身吾我見滄江舟不繫
別君何以識前途

再答玉文仍次來韻

飄泊年來不記蹤
故人情似綠波濃
文成異彩誇朝槿
味結同心有晚松
我久移家甘煮石
君應聒耳聽歌鐘
只期老眼摩挲在
長得春光一笑逢
自甘土木似嵇形
不復分明醉與醒
到處放懷千頃白
窮來舉首一天青
君期踏馬先春去
我謝啼鴉後夜聽
不淺將無君興發
乾坤久矣忘孤亭

梅花開到九分

掩袂妝樓擁髻圓
繁華次第玉銷膚
一枝斷粉開

千淚雷得徐孺半面無

檀心暈卸笑猶嗟恰對倚郎粉貌醺舞到霓裳雙
遍後春風管領已無多

亞枝低拂碧窗紗鏤月烘霞日日加祝汝一分雷
作伴可憐處士已無家

題沈雲步扇頭畫松

幾摺湘紋比雪紉一枝蒼翠寫生難憑君弃置秋
風後常在笥中耐歲寒

題扇頭黃山圖次韻

纔展湘紋第一重眼前了了萬芙蓉從今無復青

已畦詩集 卷七

輟興只在毫端認舊峰余游黃山已十年矣

竹民開士山房牡丹

麥隴葵阡擁上方法王宮裏見花王沉香別後春
無主轉作禪關蔭葡萄香

野草閒花自一方平章國色付空王知音却笑如
霜鬢狂對臨風骨體香

律門狂客不同方誰顧花王似象王參得色銷空
假後不妨棘標亦空香

家在橫塘水一方野花開處也稱玉無媒不倩蜂
和蝶如夢看來那辨香

却憶朱欄宛一方殿春偏汝壓春王憐余老向歡
娛地怕挹風前滿袖香

芙蓉初日未堪方羣玉山頭不讓王要奪纏頭三
百萬任伊抹煞杜蘭香

輪菴揆上人過草堂次韻

憶得雙青蟹燕臺燼燭花我饑歸煮石君健去餐
霞藜藿無何肉旗槍有趙茶竊然儒釋辨爭較些
子差

胡存仁方伯顧余草堂感舊言懷

驚起沙鷗處重輯到故人卅年憑落月孤夢繫荒

已畦詩集 卷七

榛別廿九年矣道合升沉異時移劬佩新薜蘿知在眼虛

攬碧巖春隔歲方伯訪余草堂余訪友不值

帆影滄江去旌回鳥道三三顧草堂余三不值野人喧異數處
士入名談餽降諸侯重拜象金之惠炊新婦子詣女挈舍

涕淚深向九原銜余適孀女拜恩得殆

折簡傳空谷珠筵別墅開舉頭驚舊眼回首悟奇
才憶往關關夢猶存撥置灰好遲涼月上——話

深杯

望裏平山遠公新寓神江神仙鶴氅回楚江流不住吳月
照仍來風雅維吾道波瀾汲衆材掃門窮老客還

冀拂塵埃

賀張韋存世執捷南宮

花發連枝照碧城家傳七業和嚶鳴日邊早擅無
雙譽天上爭傳第五名公行第五主銚容臺推服禮簡
編石硯振長纓宮莎內蕊金門晚還踵尚書識履
聲

桂株不數昔燕山元季雙難伯仲間舊銚宮花增
歷帽新題賜錦試衣斑笙簧紫籥班聯上蹀躞長
楸踏徧還憔悴夸門窮老客重來東閣一開顏

訓京口孫月潭次韻

乙畦詩集 卷七

九 二茅草堂

偶放懷又刻舟花明鐵甕舊曾游時從栗里來
珂里每過西州似并州華館間歌雲乍散同蘇京寒江第
蕪歸路谷添幽江風淮月相思處常在芳春杜若
洲

一聲擲地赤城來千丈霞標側坐陪似練波瀾非
夢筆如灑才調寄傾杯不令鶴怨無煩孔曾到難

龍輶憶雷昨往焦山登絕頂挹君懷抱半天開

同人集環山閣仍疊韻閣在北固山

一棹聽鶯載月舟蒲新柳細恰來游采蘭賦就逢
湘浦織履人來是睦州花月同時南國舊畫圖千

載北山幽書生莫問升沉事抹倒狂銜鸚鵡洲

雲間日下御風來俎豆諸公北面陪花到開時須
命駕酒澆狂處豈煩杯賞心同望天門月剩語終
慚布鼓雷川嶺山輝應不暇建章萬戶一時開

三疊韻再贈月潭

君才萬斛浮溟舟自向天池汗漫游奇士流風來
汝穎傷心得句唱伊州憑欄把酒時時健隱几焚
香事事幽剩有雄懷天畔眼朝朝白鷺送前洲
筆端風雨二陵來屈宋銜官待爾陪黃土美人銷
對鏡鴻溝孺子付銜杯閒情時度長干曲樂府虛

乙畦詩集 卷七

十 二茅草堂

聞小忽雷呼吸自應通帝座直排闥闔九天開
旅次言懷呈張韋存世執并壯與處冲兩世
兄四疊韻

不獨身如不繫舟此心合與太虛游涉江惆恍思

濠上見月淒涼弔邨州夢裏燕山真斷絕師門伊

洛半明幽青青依舊王孫草歲歲相逢蘆荻洲

杖藜迤邐錦帆來斷月零雲一路陪舟纓嚴關喧

急拆榻懸舊館話深杯生涯幸少新絲稅身世欣

無戰鼓雷忽漫蒲風吹容鬢轉思橋亞小窗開

年前館郭陵著山
窗前有橋一樹

五疊韻答章聖可夏用修

采蓴常泛板頭舟聊挂蒲帆浮玉游才莠時名雙
柳憚琵琶冷落獨江州何當健筆詩聯就若見澄
江思轉幽讀罷揆天新麗藻伊人合住鳳麟洲
橋頭淶水袖攜來兩兄住淶水橋賓主都忘不用陪國士丰
華矜綠鬢名山著作出深杯臂龍翔步原無價瓦
缶羣鳴笑聚雷我有草堂吳嶺北蓬門却掃待君
開

六疊韻答何皇士

野航到處避仙舟江畔重來覓舊游通籍故人惟

已畦詩集卷七

士 二茅草堂

水部同年何相如

昔年親串話湖州

今祖繼先生為湖州守○余先舅氏沈君張為皇士外祖

淒涼珠幙朝華落

先舅氏昔年以聲妓自棄

寂寞雲屏夜壞幽

為余婦氏物故久矣

契闊死生傷宋遠千回涼月墜芳洲

老去猶堪得來往時膝繞盡肩陪兩家門戶間

傳研三世滄桑付舉杯地隔爾還能賦月耳聾我

己不聞雷好將身世憑欄話簌簌檐花落復開

答張禹邨次韻

論交先世快同游苦匠云亡長夜秋陳迹高臺傾
逝水斷煙南郭盡高樓傳書罷讀江東暮故老身
親硯北愁無限淒風吹笛到踟躕墟畔為淹畱

答張齡度次韻以上京口作

廬宛爾在人間松桂森嚴未易攀天許風流持
勝地人傳好去聲事出名山簾垂細篆花同氣樹亞
危峰蘚混斑我是舊游雙鶴識夜涼月印已忘還
晤汪叔定因傷蛟門

廣簾風長忘暑時交情新故寫淋漓文章易起存

亡感宿草難憑酒一卮

與胡存仁方伯話舊

三十年來一瞬長漫拈秃管費平章元和猶說開
元事莫負旗亭半席涼

已畦詩集卷七

士 二茅草堂

贈清枝朱玉卿

運昌月裏譜遺聲一把茅前值晚晴山翠撲來畱

不住花鉤成串落瑤箏

吳宮舊事偶重提腸斷帆前日又西不是韓陵一

片石知音長托鷓鴣啼

集友人齋次舜問王勤中韻

佳山今日偶離山為愛春塘碧漲潺好友乍逢常
惜老名花錯過尚畱殷時牡丹已殘風檐慣聽空王句
有櫻筍能肥高士顏怪底衝泥雙曳屐也知無計且消閒
適雨友人至

同項東井過鹽官訪曹希文廉讓堂即席呈

曹石閣俞漢乘張鶴亭楊希未沈蒼舒諸

同學

飄帶初晴破霧鱗同行昔日榻前賓門開海角重

游老三年前曾過此堂寫家聲舊譜新希文令叔司馬公為余先人乙丑同譜泉石

有靈諳面目圖書無計訴風塵山中舊有滄波訂

萬里潮聲不隔津到海只三里

剪燭微風動酒鱗馬蹄舊夢主耶賓石閣漢乘兩同年紅泉

共照爭奇冷予三人皆賦歸田玉樹重描看樣新漢乘今子大文風轉

蕙時來綺語鏡交光處絕纖塵希文精舍如雲林清閑從今別

已往詩集

卷七

十一

二弄草堂

却青輟侶只此投林罷問津

偃松如蓋卧龍鱗修竹高梧互主賓曲轉簾鈞無

恙在昔年臨鵠亭涉園門通京口後班新楊以翁先生出京已張湘曉先生門余出宋伯先生門與

衰顏回悵花時誤濯足方忻水絕塵久旱忽雨

憶故山濃綠好萬峰斷處有通津

翌日張鶴亭招集遂初堂仍疊韻

杯挹驚黃盤素鱗三年夢裏幾宵賓虛窗遲月紅

蘭暮敲閣披雲白首新遺事猶追江上列十六年前白田舟中未別

歡場重落棟間塵朝川高韻千秋業銀

漢乘糕可問津

答曹石閣仍疊韻

猶憶高齋膾細鱗年華荏苒幾鴻賓無才入俗因

推嫌垂老交情久更新種秫田荒畝不挂生花夢

斷席凝塵期君同把洪崖袖雲海沉沉欲逮津

泰山吳月閣鴻鱗百里懷人各主賓老眼人琴頻

歲換石閣長君新弃世故山松韭逐時新魯連蹈後餘滄海

平子歸來斷洛塵此地勝游金谷在野人到處當

平津

疊韻答陳言揚

抱影寒潭偃涸鱗逃禪拈得洞山賓天涯烹鯉如

已往詩集

卷七

十四

二弄草堂

達舊海上屠龍快食新獨往驚才揮箇箇鄰虛妙

解析塵塵緣何咫尺玄關路滿眼桃花不識津

君家蟬葉侍龍鱗鳳沼鸞坡作迭賓夢轉金華聯

榻近昔楊羣從皆侍從家傳銀管梨花新酒闌定有騎鯨客

賦就能無步韞塵東閣舊曾窺文席掃門今已悵

平津尚書學山先生子庚成讀卷師

和楊希未孝廉拙句十詠之七俱次原韻

苔徑

莫訝求羊步陟迂浮藍暗綠積成鋪立殘夜鶴青

綾薄襯起斜陽碧落無啓戶似分餘黛冷綠階曾

印半弓孤不因芳草連天遠自寫波紋綴畫圖

晚研齋

試問何緣混沌鐫千秋付汝別嫌妍堪將一字生
還死應是前身鬼與仙滴瀝池邊潮暈候氤氲
畔膩香天銷沉銅雀風流歌捧袖殷勤弔翠鈿

西樹

一上憑臨縱目空八窗交網鏡光同茫茫想像平
蕪外杳杳關心落照中靜夜怕聞天際笛故人忽
到塞間鴻知君擁鼻長吟倦緩步尋檐送落紅

晴雲閣

已畦詩集

卷七

十五

二弄草堂

出岫紫回似贈君最怡情處帶微醺閒心自寫呈
千幻去意常遲互一羣旋繞屏山容裔裔忽臨檻
水墮紛紛山人鶴鬣軒然舉嶺上窗前總不分

擷芳軒

湘遙澹遠路如何采芷寒蘿意則那人世難消香
在手夢魂恍見影如娥雕文砌外重重別芳沼磯
前曲曲過安得靈均重一盼蓬蒿滿把亦堪歌

竹潑

渭南千畝綠雲罩搖月吟風帶晚嵐疎密自成添
箇箇高低隨處間三三孤懷嵇阮生來癖一幅簾

管悟後參別後護材餘幾許從君乞取莫嫌貪

巢經樓

縹軸牙籤四部盈才人一室自縱橫能無廢卷常
三歎便欲攤書了一生誰仰屋梁參禮樂要從青
竹靖戈兵東觀白虎諸儒訟獨有傳薪分外明

次韻荅項東井

問世何人解授餐逢君正值雪聲乾鑪翻茗纈休
嫌熱檐壓梅梢恰耐寒風味誇人鮭菜美壘壘遲
客酒杯寬牆東莫問牆西事東井別
就牆東自有黃雞報曉

已畦詩集

卷七

十六

二弄草堂

贈海鹽李又微

伐木何當擬鄧林偶逢蕭寺托苔岑差誇衰齒李
門老乍聽稀音流水深鐵石挽腸酬十願宋廣平鐵
石心腸○
又微有
于願詩風花得氣語同心又微有同心倫
結托雷仙句承明早有平輿

藻花萼驚才擲地金

今弟昇
山太史

仲夏曹希文宴集同人煙雨樓

大地裂重湖危樓懸鼓蓋萬象聚蒼茫此外疑無
外解人登此樓不作煙雨會無以酬此心庶以杯
酒賚爰命集同心一一吾黨最酒酣煙雨來歌舞
亦無害奇文次第成六合此爲大蛟龍咫尺與雷

雨神哉需恍然漾陂游異世相映帶曹子真好奇
古人庶幾賴

苦雨篇贈錢塘翁康貽進士

吳頭天傾二旬雨檐壓匡瀑瓦震鼓几如浮查牀
鼓灘轟喧鵲暗蚊傲舞我疑太陽無是公故使羣
陰騷肆侮扶桑枯斷崦嵫沉天公如啼亦如怒康
貽吾兄從天來恍如果日爍牖戶文章之神道之
鬼拂拂爽氣沁肝腑硯席生春盎太和回顛彼蒼
雨何苦王恭春月謝朓霞觀此無乃皆臣國家住
錢塘明聖湖峰雲南北交肱股前身車偃割吳淞
已畦詩集卷七

卷七

七

二弄草堂

成巨浩全等哈伍九疑開面詩亦成句裏煙波不
可數康貽詩此時莫令酒尊空談天辨海風流府人
生恨不早識君識君那有如君古我來蕭寺稀晨
煙時過項子就酒脯衝泥往往快逢君世間散處
方成聚歸心忽赴雀來風扁舟清夢渾無主後夜
相思月滿堂橫山頂上天連莽還恐啼猿嘯雨來
山人那遣愁盈肚

曹荔軒內部過訪有贈即和韻答

青翰乘潮下蘿門氣破秋白鷗馴乍起紅樹艷爭
浮道合雙忘分時平百不憂盡揮干騎旌端爲野

人雷

野市無兼味却醪酌幾蕉官高擢曲禮地峻傍神
霄百代空羣鑄秋毫自獵驍山靈如欲舞故故送
微颺

衰柳疎堪把秋深造物心四山爭送客空澗落餘
音沙上虛翹驚舟中未罷琴歸塗明月出應見照
遙林

疊韻答吳雪蓬

舊是居山侶同悲蕭瑟秋雪蓬家世東山我知身是幻君與
宅俱浮興到堪忘世文成定解憂館娃香逕在勸

已畦詩集

卷七

六

二弄草堂

爾故鄉雷

一卷封詩至心抽宛轉蕉白頭憐碧嶂綠鬢慰青
霄高韻秋葉發乘風俊鶻驍不衣應自暖君到靜
寒颺

客到詩聯坐飛揚蓬華心文章爭奪談山水罷清
音老瓦休辭醉無絃轉得琴那能淹竟日暝色起
平林

疊韻答桐初姪

每憶相逢地他鄉盡歷秋二十年來與桐初相值他鄉俱在秋時長貧容
貌在作客履綦浮尋菊堪攜侶持螯暫寫憂快酬

知已願長爲鄭公畱

客館寒鐙靜難聽滴瀝蕉半生親雨雪中夜看雲
霄愁到秋成劇詩從敵益驍自慚衰老甚藉爾振
清飈

一老風流盡冰清見汝心

桐初婦翁
杜茶部

尚存書帶色不

降黍離音息慮宜焚硯憂違莫碎琴幾竿叢竹好

仍共訂投林

庚午春王桐初姪遠來訪我草堂貽五言二

章次少陵西枝邨韻別去至秋復來始得

次韻芝之

已畦詩集 卷七

十九

二弄草堂

把茅踞廻谿只雲絕逕路萬山在其西竊窺橫塘
渡即境得地偏因人乃心素灌園何足矜好石因
成趣命駕思千里畏人惜一步梅竹與高梧向我
交相顧方池靜不波映月寒相沍不芟爛慢草愛
此婆娑樹自非好我人肯訪顏巖暮柴荆爲子開
今宵共霜露

輝輝吾宗秀爽氣開山靜寒日入檐下照兩蒼然
影各追二十年太恩聲互永出坎塹夸塗養拙庶
觀井子才通可師予愚蒙自秉高山繞屋南斗室
亦曠迴詎知有杜瀟亦不師箕穎子有賢主人

新歌嘯可不屏相約梅花開吾家有庾嶺時時望
好音登此卷石頂

同友人步月明月寺

在靈巖下

杖底秋容倦眼收招尋逸侶勝豪游地偏我慣閒
尋寺病後人扶怯上樓

余通病起

衰柳露寒初泣月古

塘蟹老競吟秋五湖舊事茫茫裏若箇知音共泛

舟

且將風物一杯收我已衰顏久倦游月正當頭羞

閨戶橋偏橫渡恰逢樓高梧蔭碧鐙焚屋絕壑凝

涼氣肅秋偏是故園柵落甚登山臨水擬扁舟

已畦詩集 卷七

二十

二弄草堂

贈曰九上人

由來獅子出滄州憶得違君又隔秋藥裏遠貽來
堊上封書重寄自山頭心期出世身猶累夢到無
生醒却休敢向猊牀容一搭從今擲却釣龍鉤

已畦詩集卷之八

吳江 葉 燮 星期

觀基和西潛開士韻

劫灰燒後剩空菴一紙兵書一局談只許雌雄成
兩大那容鼎足更稱三

不妨敗後復能成腹裏戈矛眼底爭只爲輸贏存
半著直從九里預埋兵

首尾相聯置勢長空拳難向陣前張梨花鎗手渾
無用娘子軍前莫設狂

莫矜地利與天時斷處還聯似藕絲到底赤符存
已畦詩集卷八 二茅草堂

蜀土不妨劉備智偏遲

腹裏堂堂勢莫過那知邊上復稱戈鴻溝已沒誰
劉項笑殺傍人拾爛柯

過霍丘贈同年史廣文麟長

相逢客舍暮霜鬢喜重看去住人如夢行藏意各
寒塗長疲躡屨官儉怯加餐尊酒貽名釀傾壺不

厭乾

此地淮水清而酒甚濁
長餉我家釀一尊甚佳

回首京華舊通門兩世多君才應珥筆我倦不揮
戈開閣延荒月披襟閣逝波後期淮水便雙鯉望
煙蘿

疊韻贈康貽姪

時爲霍丘廣文

一瓊官舍冷仍作故鄉看汝穎多奇士我行賦苦
寒短筇勞陟頓久餐炫盤餐盡倒牀頭甕無辭把
即乾

次穎上縣偶題

從來汝穎多奇士却喜瀟湘遇故人今日與君城
上望白楊堆裏是荀陳

清涯千里繞荒城聞道當年久苦兵客子那堪聽
暮角且攀野老話承平

一偈贈行脚

已畦詩集卷八 二茅草堂

草屨不費趙州錢拖却隨風去住緣塵世真窮師

獨富家門地闊與天圓

減水道上

我行減水邊一望蒼煙路時有古皇風耕鑿安朝

暮

陳留署中作

陳留今若石門縣靜遠余三十年前從游士也
遺札相招過署憶詩和答

卧閣從容問典籤落花點點傍琴沾我因學道知
酬乳君待和羹妙著鹽生怕舉杯邀月獨誰能放
鶴佩牛兼任伊繡出鴛鴦好自有金針度與尖
丙夜官衙度報籤急烹河鯉快脣沾一尊鷺色堪

隣酒地尚黃千里尊羹已下鹽黃芽菜甚美畫檻不妨鷗鳥

集名山原許宦情兼閒追聚散鄉園夢話到橙齋

玉筍尖靜遠與孟舉居此鄰玉舉有優班名玉筍尤者號玉筍尖

久向玄都探七籤素衣久已慣縑沾常辭茅店裝

攜笠每倒整壘嚼出鹽老馬待扶生計拙焚枯應

有素書兼故山蘭蕙將盈把黯淡香參到鼻尖

分曹韻險關詩籤慧業羞從牙後沾自愧文章虛

置醴設勞刻畫到無鹽婆娑剩有枯楂在奔走何

能卧雪兼未得長齋香一炷霜螯久已戒圍尖坡詩

味賢有火圍○余已戒食蟹

已畦詩集卷八

三 二弄草堂

漸滿黃河高水籤茫茫集處客襟沾因人無分忘

涼熱與世相求只米鹽閉戶不知啼鳥換荷鋤何

事拂鞭兼剛逢何遜高吟發昨夜梅梢雪壓尖

巨源書絕斷封籤厚祿恆饑不易沾彤影未消醒

後鹿虛空不辦舌嘗鹽出楊嚴難推物理升沉界缺

陷乾坤得失兼銅雀荒臺遙入眼浪磨折戟幾回

尖

河隄使者急馳籤靜遠奉散往工所只爲書生五斗沾激水

雄飛方笑鵠駕車神足豈推鹽川原百戰銷鋒後

桃李千花入籠兼絲竹扶風流韻在不妨金粉落

眉尖

花枝折得當餽籤那管淋漓衫袖沾一笑囉囉喧

舞柘此地有優羅面腔遣愁音昔艷歌鹽死生夙習挑鐙動

去住縈心覽鏡兼高唱靡靡休樹義縱令舌在已

無尖

即事

到來風日無冰雪贏得長隄千丈塵却喜河魴鮮

徹骨朝朝先飽把竿人

題西來菴陳雷縣西關外

一鞭塵影古城西却笑驅馳問木雞此日忽驚添

已畦詩集卷八

四 二弄草堂

一線其將針刃更重提是日長至

次韻答靜遠

名賢不作弔荀陳鶴駭猿驚度亮塵料理白頭無

箇事逢場且作看花人

一回面目一回陳計拙無能學望塵日落黃河天

半紫不妨著箇避秦人

方山不識昔時陳堪笑饑驅向范塵菜甲黃芽都

下味廿年久別藿腸人

閉門索句苦吟陳何事方袍染洛塵只有乾坤仍

納納旗亭盡換舊才人

由陳雷陸行至儀封集靜遠攝署

躍馬慙非用世才前塵事事付寒灰遙看落日孤
邨裏也學柴桑一幅來

游梁不是長卿才馬上何須話劫灰行到黃河流
曲處白雲羌笛觸襟來

過鄆陵贈梁曰緝侍御

劫灰燼後上朝班又向楞嚴契八還侍御精禪學悟得衆

流俱截斷直從河決見牢關

水到名山只自然齊嶺山一庭花影是家傳亭臯雪

滿誰高卧侍從人歸二十年

已畦詩集卷八

五 二弄草堂

贈通許王麗京

汴水東流亂暮雲閉門玄草住河濱中原千里平
于掌也得嶮崎著箇君

懸針倒薤定何年朝日烘窗暖自煙莫去堵牆看

學士元和爭說柳家傳

贈友

家住邠江舊郭東近來移傍廢隋宮從他物色緣
何事人在孤煙芳草中

庚午除夕和靜遠韻

元坐羈人憶故齋遙占鬱壘傍檐排明夷貞在恆

拚老未濟又終再歷階除夕爲余六十四
明日爲六十五矣世事不須驚
燕雀天涯難得是朋儕吳頭楚尾休回首到眼風
花總入懷

晚松久厭太常齋官舍辛盤次第排甲子繁霜陳
歲月庚申厝火報庭階地多梨棗傷嬌女適瑞女
妻晚

節人琴憶故儕且酌椒花徐待曙丁寧身外莫繁

懷

和靜遠上元前一日招集同人作半米

時清久已罷軍屯墟畔懷人賴影存谿上故交君
漸老夷門舊客我辜恩青雲結綬應多侶白髮垂

已畦詩集卷八

六 二弄草堂

竿迴自算猶記草堂春寂寂月華應湧水晶盆

客游密邇許昌屯半菽常充滿鉢存莫歎無衣方
入詠靜遠製
本相贈但逢濁酒便銜恩白雲看處愁如夢綠

鬢叢中憶轉尊只有蒼蒼知我甚舉頭莫歎覆如

盆

久客儀封偕仁可宛來同行訪伯章於大河

之禾柏子菴信宿作

地僻煙雲換樓幽鷗鷺通檐花疎刺冷檻竹禿排
風物我消深坐琴書達素衷大河懸落日新柳盡

蒸紅

不必裁五柳長教聽七松劫灰斑古薛老手護枯
節運壓藤蕪斷門邀流瀝封海棠紅半吐收拾絢
春容庭前海
棠一樹

暮色陳鵲地柴門半畝梨野人歸帶犢弟子起聞
雞河影遙喧渡隄虹偃入泥主人誠好事貯酒待
聽鸚

繩榻聯高卧明星入戶稀離人憑夢續却籟入空
微宿草搖荒坂歸鴉落斷磯悔多今夕意別去轉
依依

偶見

已畦詩集卷八

七 二弄草堂

陌上春光初放時春衫纔試腕初垂樂府有
大垂手兒家夫

婿渾無緒說與韶光知不知

亭亭緩步盼回肩喜處生顰總帶嬌阿母前行嘆
不定伊家莫作柳枝憐

豈是盧家字莫愁東鄰約略舊曾游今宵一樣闌
山月去上簾櫳第幾鈎

玉映珠明只自醒尋常約束素娉婷生憎屋角拖

煙柳遮斷巫峰帶雨青

贈儀封馮仁可

小築城南聽早鶯歎伊尺五競榮名摩挲石硯遺

痕在識得吳興碧浪清尊公爲浙
德清令

贈儀封周伯章

怪底靈均賦獨醒庭前柏子任青青遺山風度依
然在認得岡前野史亭

贈儀封馬宛來

書生握管當封侯擲地喧騰井幹樓傳語子淵勤
作頌碧雞聲在殿西頭

兩世通門我鬢絲宛來今祖與予先
人同東前甲子始知汝穎固多奇

儀封爲
古潁川金莖露浥青精飯去問天家救胡饑宛來苦
饑甚

題靜遠堂

已畦詩集卷八

八 二弄草堂

寂然不動是常無感而遂通是常有怪底騎牛只
欲行且向蒲團穩坐守

口占贈友

一曲黃河千片帆歸心同望夕陽天囑君早辦雷
賓榻多貯船頭縮項鱸

蟬蝶蒼髯七尺材怕乘驥驥只乘駘歸家若問征
夫事曾到梁園踏雪來

贈錢塘王又希

摩詰前身是相逢汝穎間與君明月夜城上望鄉
關

宿羅漢寺 在黎里

寺名羅漢非凡漢僧定台宗是首宗二十年前曾
宿此房攏猶識一株松

過曼殊精舍

一逕茶煙入畫圖深深花木有還無我曾識得廬
山面疑到棲賢望小孤

題喚負菴

閒有幽藍在別谿樹頭屋角鷓鴣啼憚心莫似東
流水流向人間咽斷隄

題湧月泉 在黎里瑪瑙菴

已畦詩集 卷八

九 二弃草堂

來從何處去句從滴滴波心寂照中即此重重交
帝網不須曾到廣寒宮

誰將孤影沉寒水祇許清漪寫素娥參得色銷空
絕句水流月落兩如何

題蘆鴈扇

水雲萬里歷蒼涼挈伴攜羣集復翔怪爾謀生渾
不定隔江飛去又他鄉

歸去柳隄初漾月來時汀草又粘霜人間不少傷
心事勞汝千行寫斷腸

贈娛文女導師

江上相逢月欲斜琵琶聲裏拈生花貧家剩有羅
襦在不向深宮號大家
蛺蝶滕王兩兩飛繡牀點點落春暉曉鶯其上高
枝語只恐深閨淡著衣

吳閶競渡行

吳閶城中百萬戶傾城出嬉五月五吳宮舊怨楚
遺風千載摧肝此歌舞胥江怒濤駭拍天飛雲鱗
鱗雌蜺旋疊樓倒峙蛾飛旂伍相無乃悲重淵白
舫絳幕流蘇翻我我瑟瑟千浦蓮茄吹乍迴鼓轉
聞一時流睇層瀾絲君不見大河南北菽不飽隴

已畦詩集 卷八

十 二弃草堂

山前後無青草安得吳閶此日酒肉臭借與周黎
一飽殘喘救

次韻荅魏里蔣聲中

丈夫不封侯所須田二頃二俱無是公決策逃箕
頰吾常以此心質之形與影好友進良規令我早
夜省人生得意事因熱亦因冷美酒與好詩逼我
儉腹逞我友情雲器家世炫鐘鼎昔伊尊先生素
懷我所景自從華屋遐請郎締刻頸莫逆目相視
追隨袖得領有詩恆共吟有酌不用請願以金石
心流風世之求

再疊韻

美人黃叔度汪洋有萬頃卷軸堆四壁搜討恣蕭
穎嗜好宛古人不獨摹其影周秦漢唐宋中宵不
寐省當其得意時耳熱汗翻冷擁此文史富岱雲
膚寸遲君如不勝衣何爲筆扛鼎昨君有難弟朝
日忽謝景人琴邈山河拊膺恆赤頸何況道義交
如我霜被領我本無求者今願竊有請莫負花月
時寸晷如劫求

三疊韻

吾家在橫山煙嵐千萬頃似敢倣子由晚乃佳濱

已畦詩集卷八

十一

二弄草堂

頽地鮮素心人主形賓對影常發訪戴興所適猶
未省忽憶魏里交半熱半帶冷決計鼓扁舟南帆
任風遲屈指造故人登堂香出鼎忽快得新交相
對忘日景興發如中風搔首復爬頭君家諸父行
大業鴻謂李孟也一一敦槃領自今訂石交招攜不待請只
我桑榆先把手恐不永

次韻答李鶴君

夙習爭傳在手文此時結舌讓蘇君彌天霧捲擲
頭見擲地金鏗有耳聞澤滿窮離知入楚關緣鶴
雀自通汾如花佳句慚無報簡點攜來杖底雲

積玉排沙潘陸文敦槃今又過三君思超碧落非

聞見夢叶黃鐘別有聞莫倚危冠還適越待雷妙

墨應橫汾自從刮眼王恭月歸去驕他嶺上雲

揚馬休誇蜀有文杜詩有文今人傷相思正爾忽逢君風雷

合向窗中起蠻觸何緣戶外聞世已無人如汝穎

我從見子輟河汾來詩有窮來教授擬河汾一時倚玉看鸞座野

鶴明朝又赴雲

海鹽李澶箴明府以十三覃韻四首見貽即

次答之

寒空木落徧江潭物候蕭森似峽三自有美人軒

已畦詩集卷八

十二

二弄草堂

舞鶴頓移薄浴蘭抽蠶泱泱決決海國風堪頌謾松

濤韻不慙欲識使君誇得意秦峯聳處挹晴藍

花開十月越臺南紅樹青岑映紫嵐卧閣裁詩鈴

自語疎簾焚棗墨猶含懸針書就空秦碣買犢人

歸解宋鐔莫是青蓮今再世故教腕底落優曇

橫山蝸角自搜探何事蒲帆出水南勝地重經回

首憶澹交常好素心諧山窮碧落游思遠酒對繁

花老豈堪此夕剪鏗陪綺席不禁傾倒野樵談

白酒黃雞到處貪達人知我不嫌愁月高直欲捫

天九風引何當訪島三春草綠時憑短竹碧谿轉

處失團菴翠蘿門外朱輪少他日朝天望一探

廉讓堂雅集次陳言揚韻

爲愜幽尋願何妨道氣豪酒從真裏醉月到靜中
高湖海吾方未風花物自饕古人如可作此意不
須逃

促坐無多子能令大地豪樹乾排月勁風細趁霜
高心賞狂偏得交深道可饕請聽木落響蕭颯那
能逃

燕集張鳴亭懋德堂觀家優演劇仍疊前韻

華燈烘綺席芝屬媿人豪蘭晚凌霜聚四季蘭家山

已畦詩集卷八

十三 二茅草堂

隱几高閣沙圖陽春攤入亂小隊秀堪饕知是前塵
事吾生未易逃

自笑霜髯影歡場奮辭豪老將狂遜拙世豈癖稱

高望海疑堪蹈餐英不厭饕此中深意在一斗莫

須逃

疊前韻答俞子次藏

丈夫須得志萬古獨稱豪碧漢猶將俯青雲未算
高日須繩急繫書與靈爭饕莫倚驚人句吾將學
董逃

自武原歸橫山畱別諸同學

息影藏山倦閒雲問水濱椒仍嘗客酒佳陰夕柳換

故山春才盡虛知已行違益畏人桃花應笑我避

地反來秦指秦山也

華館生春早金尊漾彩濃舞低蛾百轉鐙墮月千

重白首繁花駭紅雲逼坐墮主人摩詰舊裴迪許

從容

曹叔則七十初度詩

丙寅秋子初度叔則過草堂惠我五言近體詩茲追次韻答之

吾愛曹夫子名高遜益肥片雲情可寄萬卷老如

歸世態諳霜領秋心貯薜衣帶存堂叔則堂名上月對

影兩無違

已畦詩集卷八

十四 二茅草堂

遙憶攤書几乾坤入坐隅問交知竹杖拚老賣鋤

鋤標史亭宜野爲園業亦儒何當零白露宛在滿

汀蒲

憶昨橫山夕雙帆落板扉丙寅九月叔則與五弟方濟夜至草堂高標昂

雅坐豎義屹堅圍游岳還餘展捫天待啓闢巖前

分手處幾度過斜暉

東髮衝冠志冥鴻竟遠贈處堂看去燕擊水息長

鵬吾道存遺老家風叶世仍杜門無箇事誰似爾

多能

倚郭廬堪結何妨畫不局香畱花入定鐙挾雨含

青開關雙松戶支撐獨鶴庭黃鐘留響在瓦缶已如雲

過當湖同人集沈撫辰齋即事有感

莫葉纔周畫閣盟靈修芳佩又宵征別來漸覺秋容老夢去重驚月影橫紅綬帶呈腰近束離絃珠落指餘聲天公偏賦人間恨細盒教深兩度情

又斷句三首

白首重登舊日堂并州原不是他鄉遼陽化鶴歸
來早猶見封胡玉樹行

朱雀折前燕子堂舊游猶是鄭公鄉而今莫話前
已畦詩集 卷八 十五 二弄草堂

朝事侈口曹劉沈宋行

莫嗟良日去堂堂白酒黃雞老是鄉三十餘年如
電抹忽驚芍藥已成行

與輪公夜話 即文園公

陳迹追談三十年琉璃殿北帳離筵自從馬首東
西判歷數銷魂賦黯然

行藏各別自雲泥君傍螭頭我犯犁熱關門庭涼

似水挂瓢三十六宮西

衲袍曾賜乘雲錦曾賜乘雲錦班管揮時帶紫泥多少雄

心銷一鉢酣眠只是不聞雞

題美人圖

圖係名手所作或曰洛神或曰嫦娥或曰西施太真遺照未知孰是然為絕筆不必鑒之為題二絕

燦玉明霞絳雪模回波將轉未全無天花散到花
畱處萬紫千紅盡作奴

獨立諸天冠玉真由他四序總陽春千重帝網珠
光裏乍現昭陽第一人

中秋後二日錫山顧天石過予草堂和十三

覃韻詩見貽次韻答之

畱詩几上姓名詩別後名山又幾探問世何傷稱
一士得乾莫負索三男洛塵積歲魂俱染江月隨
人影自參木樨衡門聞剝啄猶龍忽覩快周聃

已畦詩集 卷八

十六 二弄草堂

夢中久已絕傳柑君說京華聽豈堪跣足蓬蒿無
捷徑懸巖則律傍危龕風飄日日增人厭野蔭年
年絕世甘希有故人營一飯獨醒不復賦江潭

冬日諸子枉過草堂次夏性天韻限雪字

我本蓬襟人畏炎思夏雪披襟善冷風三春亦凍
沈崩崖當我前琤琮繞寒冽俯仰笑靈均問天枉
捫舌法法本如何待生公說幸逢高世姿優曇
閃一瞥舉世競柔金子懷甘植鐵吐語壓時流不
拾綺靡屑玄暉零落後真賞意好絕美人遲暮過
攬佩徒惋結黃埃驚沙中要不媿往哲垂天無近

風大地有康埵摧輪豈羊腸門外赫如燄燄觸兩
相嘲互矜巧與拙我有一卮酒共酌寒泉漱君宜
筆早珥我自綴無報高衢與幽阿遠近雨明潔

項東井七十初度

人言七十古稀有我言七十如君稀君年七十如
十七手探月竈擎支機三寸管落天地小但見五
嶽奔如飛天喬毛羽鬼怪現風雨振撼曦無輝檐
前橫斜老梅古現身變相千玉妃窮神奪魄二十
四一一絕代寒素幃驚心炫目已叫絕指端又墮
金粉霏聲聲滿腸欲斷一唱一疊重重翻請將

已畦詩集 卷八

十七 二弄草堂

梅作君子壽墨作二百四十君無違

春王三日風雪夜偶拈

壬申

漠漠平林暝色浮故鄉如在異鄉愁書生勘破狼
居夢却笑三更下蔡州

一回飛舞一回停恨不高高積萬層行到豁頭梅
綻處疎枝壓倒喚難醒

又

騎驢得得去還停遙望前山隔幾層慣是衝風偏
熱客我酣一夢五更醒

迷離香逕古吳東傲汝春花刺眼紅莫問兔園尋

舊事漢宮人已葬秋風

題畫荷花

遺照先生玉版箋書亭影裏幻因緣舌根饒汝青
蓮瓣輪與吳儂筆可憐

與楊子起宗

半廬北郭對青楓千首詩成不送窮一句吳江侵
骨冷憑君收入紙窗中

苦雨

芳草看如霧花枝半壓煙琤琮頻咽澗崩湍似翻
天燕伴愁雙語蕉心擾獨眠一龕揮火靜何事向

已畦詩集 卷八

十六 二弄草堂

人憐

水窗譙集

華月今如此秋心到管絃幾重明滅嶂數點去畱
煙詎有梅堪落猶餘柳可憐白頭交集在陳迹憶
他年

贈金亦陶

栗里無賓主相逢意自忘長鑣堅骨力短褐足飛
揚瓦覆青谿屋林環阮緒牀神仙亦何有跼蹐白
雲鄉

江天無限意興到畫兼詩脫手爭先後調心愜素

期琴樽籌遇合雲物快師資光景真堪惜華陽得後知

贈徐貫時

滾滾誰高卧羣推大小山令兄侯齊先生窮將奇鍊骨道向合開顏僻巷孤煙碧繁花一樹斑庭際山茶一樹百年物也不眠聽夜雨舊事付潺湲

山居雜興和未定弘公韻

一壑蹉跎久憑教事事疎未能持鉢乞深負帶經鋤木石諸談性漁樵悟著書自從冠蓋絕短髮可無梳

已畦詩集卷八

十九 二弄草堂

石亂蹊開仄雲平岫出齊谿聲偏占夕風意只宜西自在塵依壑無心鶴印泥前邨行迹斷一杖久懸藜

與我周旋久吾生賴此山雲歸峰乍舞風定竹長閒泉繞清宜住松孤老趁關巖頭蕭瑟處好著一表顏

豈謂緣都盡安心藉暮年自今餘歲月此外等雲煙簡點存紅藥生涯訂碧泉勿移天厚爾述與境雙偏

熱謝冰堪抱灰寒石可敲菰畦吾倚命竭穀爾稱

巢勳業雙推耦傳家一把茅輪心慚風昔翻手謝知交

重九前過梁谿宿胡存仁方伯齋

忽到秋深處蕭齋見故人拂衣當盛世高枕閱佳晨連屋琴書轉侵堦草木親世年霜鬢叟重與話悲辛

列席開真率傳觴較素心高山皆入畫秋氣總知音菊把參槐棘鶴行滿竹林此中饒古意未許便相尋是日值諸先生真率會

已畦詩集卷八

二十 二弄草堂

話到滄桑處下骸我目疑虛無追逝水鳴啄自寒枝其便長風生還從霖雨期潛夫今白首書札莫遲遲

小逕諸五馬春來喜下過今春方伯偕秦對巖先生同過草堂青藜時不在白飯竟如何余適他往不值飽嗽松風去單聞鵲噪多至今門寂寂遺笑滿藤蘿

聞說梁谿曲天開五里湖亂峰爭斷水遠寺破平蕪風日容人好秋毫入眼無還隄林處士莫便住山孤

昨夜還山夢今朝鼓棹歸閒雲舒便卷倦羽息難飛繁別斜陽柳紫心待雨微明年花信發倘憶訪

魚磯

秦畱仙太史招偕徐尚書健菴山莊

門傍清谿轉堂憑石逕高面松標峻骨隱几得真
豪書到無堪讀篇成直壓騷碧山多勝事第一盼
亭臯

鷗羽風行細鑪香霧潤重不須揮鑿落雅欲采芙
蓉深貯秋光潔長諸宦海備翠屏當戶矗意在最

高峰

柔枝當檻亞怒石攬牆坳學士籌耕健菴欲卜居西山尚書訪結
茅居西山停尊聽候鴈開行縱騰蛟分手何辭暮

已畦詩集

卷八

三

二弄草堂

斜陽下樹梢

贈陳集生

一棹綠山去乘秋訪好音黃花供話舊衰草到傷
心夢幻人還在蹉跎老各侵幾經回首處纖月墮
遙林

秋柳

依依剩影落秋庭簾外猶餘璫雨形還喜返魂香
在抱看邀春月隔牆青
依然叔夜舊亭前竹刺花梢共往還一自灞橋攀
折後樂游原上伴長眠

題梅花松枝圖

歲暮有人心獨苦月華無主影相招只因北渚空
消息長伴西陵慰寂寥

題秋蘭

籬菊叢枝纔謝把閑梅瘦影尚全賒幽香只在羅
含宅不向東皇鬬麗華

已畦詩集

卷八

三

二弄草堂

已畦詩集卷之九

吳江葉燮 星期

新綠 癸酉

碧城十二壓欄杆一夜香紅褪盡殘青海珊瑚枝
 已沒畫堂翡翠網交關琴清別院誰為主珠璣高
 樓影共寒最是平林煙似織一齊爭上黛痕攢
 春塘泯泯漾春流盡向春江影裏收一自丹楓憐
 薄命遂令青女逞閒愁嫦娥慣見天如水帝子遙
 臨目送秋想到洞庭波始日枝枝木葉落荒丘
 王孫芳草已成茵屋角牆頭慣接鄰粉籜乍拋聽
 已畦詩集 卷九 二 李草堂

夏玉紫茸齊甲看攤春凌波瑟香前心在斜月香
 來往事新此去方壺清淺路一重重隔不生塵

題查夏重蘆塘放鴨圖

放時容易捉時難坡詩鏡卸仔細江灘倚櫓看參得

南泉飛過案旋身一一轉迴瀾

渡頭撾鼓簇征旗閒煞君家放鴨時聊向羣鳬稱
 隊長一行行列各呈奇

沼鳳坡鸞背脚同各矜羽毛各稱雄只因飲啄憑
 人住翻羨衝波鴨伴翁

午日前三日同人集獨立蒼茫處即事賦斷

句分九佳

空谷鸛還節序佳不妨勝事集涎竭誰人畫出昭
 陽影提起千年怨詩有宮館娃閨

叩籬客到脫芒屨不記長安白鼻騮亂石千株叢
 竹萬科頭跣足當衙排

山人風月是頭牌苔徑縱橫十字街此地終南無
 路逕祇畱鼓吹一庭蛙

南宮閨蹟落茅齋要與同生死便埋石馬昭陵同
 一盡夜深風雨護荒厓同觀飲光

年來身世兩相乖剩有龍章未蝕埋先世勅語尚在
 已畦詩集 卷九 二 李草堂

恐狂蛟穿石去一回展罷一回揩

蒲觴滿泛是茅柴注玉傾銀一樣排寄語少年休
 負却閨中莫惜典金釵鄭子新婚

題谿山煙雨圖

浙巖谿風帶愁吹諸天昏黑欲何之百端別有茫
 茫集消受多生暮雨時

四山合處不分明贏得琤璫樹杪聲怪底深深簾
 不捲滿湘一幅怕傷情

採蓮曲

瑤房昨夜夢徵蘭新著君王半醉寒採得蓮花

欲褪何如蓮子掌中看

答吳邑張湛謀明府次韻

爲有逢迎雲啓關曉猿夜鶴伴衰顏無多老屋鄰
家聲不礙青松斷處山世外班荆誰好事眼前粗
擬設相攀看君拂袖朝天去應憶巖邊握手還
贈耕雲開士

觸眼長河酥酪濃塵塵剝指紋中墨花有性開
無際筆壘多生築未窮真見當前圓似月回頭過
去快如風要知一字何曾說莫向行間覓異同

甲戌人日健菴尚書招同愚谷孚若諸公集

已畦詩集卷九

三 二弄草堂

遂園令韻得鄉字

片帆百里只江鄉芒屨來登綠野堂別有煙霞分
紫極乍驚壺嶠起中唐春來計挽年華住老去交
從物換長莫遂銜杯稱樂聖待公三日拂巖廊
谿迴樹亞繞方塘下食羣龍逸迤鴛人日暖催春
未到^{初十日}梅花信早臘爭香^{園梅已放}青峰排闥堪忘
我綠蟻浮船另有鄉園柳鳴禽看次第來朝選勝
更移牀

奉訓湘鄰上人見贈之作次韻

廿年雌伏塊人豪當世何緣有贈袍曾過名山拈

一炷還聞佳句恰三毫調心半偈花同證當面孤
峰影對高猶憶指揮如意處幾回落月夢魂勞^{山碑公爲湘鄰師也}

宿積善律院次少陵贊公房韻四首

吾生本有涯調心問何時耶卧琉璃地伸足展前
期時芳歲不與有懷孰在茲月沒松檕黑諸相現
五衰預卜晨興事文離轉繁辭璣光歷白榆開眼
見呆愚學道苦不篤振衣亦已遲何當更饒舌爬
搔強吟詩

已畦詩集卷九

四 二弄草堂

身乍聞八萬條^{律門有八萬條}半見三千新大師現瑞相
龍象徧天人無舌亦知嘗妙味有澗芹試踏雨花
地大雲起龍鱗

萬籟滿寂界羣動妙定香鼓聲隨月沉微颺應琅
璫八地悟不動塵土亦蕭芳諸天盛衣被十住同
時翔我本丘壑子未掀黃藥牀四更披衣坐擾擾
玄與黃

蓮花六時開一一舒垂手金界本無塵何事沙彌
帝曦光穿層檐暗香馥遶牖粥飯無雜心食畢競
嚼柳著鞭媿不先行道常甘後多生妄語習恨不

九封口六十八年來中宵細回首接遲投林鷄跼
踏喪家狗未知覺觀方階除亦奔走敬禮優波尊
希空諸所有

放歌行贈山陽潘子半菴

江淮有奇士姓名埋市廛百金載美酒千金擲嬋
娟結客往柳市別業在藍田一朝魚失水曝腮困
連遭營丘是前身縑素摹前賢慷慨對我說生平
諾與然滿懷有血痕驪龍探深淵俯首饒龍輩不
值半銖錢出門笑同歸家蠅突煙仗茲三寸膽
願向平原鐫黃河自西來君家門外還東望大海

已畦詩集 卷九

五

二弄草堂

水慨然想魯連伊人不可作拚醉高枕眠聽君片
瞬語我亦欲涕連勸君理歸裝高堂白滿顛米菽
雖不易及子尚壯年此身未許人歲月如逝川我
年既垂暮桑榆景已煎與子三載期訪君清江邊
雞黍對夢寐浮生真可憐在坐有生公謂在昔謂子
言可傳寒山此夕話他時共勉旃

題晴江春曉圖爲何雍南壽

雍南長壽學佛

江長萬里流萬古萬春萬曉誰能數收入先生一
剎那猶如醯眼徧知雨先生學道似食蔗十信十
住節節許直到西江吸盡時此中方識甘與苦先

生試上金焦巔晴江變態有萬千方瞳兩粟如箕
大照澈魚龍不敢眠

七夕京口程紫星招同陶穎儒何雍南孫月

潭章聖可張壯與處冲集西郭別墅分韻

得蓮字

妙選陳觴地塵寰閼洞天陡峰驚倦骨禿髮有隨
肩雍南一逕尋雲上長江落几前澹交萍梗合重見
杜名蓮

縞紵歡傾蓋河梁分手篇我遲娃館月君及玉河
蓮有客北命妒文章伯謂穎儒狂隨詩酒緣一尊今夕

已畦詩集 卷九

六

二弄草堂

把忽漫是離筵

名蹟陳華老奇文彷彿玉川命觴思鐵筵妙舞話雙
纏客遊華和林電千年藥伸眉十丈蓮杯傾情不極
日夜大江旋

賦得山雨欲來風滿樓

雲氣連潮白松濤壓瀝流蒼茫天欲墮殿脊谷疑
浮萬卷蛟龍擾千林鶴鶴愁北窗方夢穩忽漫念
歸舟

題在昔雲抱堂

不謂禪關內居然方丈山一拳奇作供九折險須

刪花月仍昏曉浮雲謝往還知君耽性癖未許遜
仙頑

訓在昔開士次韻

招提翻遇酒杯深袖袖儒冠各寸心雲物當前忘
歲月風流回首幾人琴千塲青汗輸全璧一字鴻
辭薄碎金芒屨此生長伴水窮路盡好孤尋

逕絕終南矯語深幾人猶有古人心因看漢月風
傳笛不信秦坑火到琴小院蒲團吹宿火野塘木
鍾擲鋤金天隨剩得無言鴨餉與先生醉夢尋

即此何妨市隱深鷺飛鳬浴拉同心遙峰紫翠如
已畦詩集卷九 七 二弄草堂

環障夜月滿湘命鼓琴琴曲有滿湘夜月六尺枯筇驕佩劍

一牀蠹卷賤贏金從今莫道經過數霜滑風淒便
去尋

一唱餘音宛轉深鐵須作骨石爲心直追支遁神
行駿不鼓愁康絕後琴莫似看花長在夢時人看此一枝花如

夢中相還除刮目翳中金數聲清磬詩成後衰柳灣
頭好共尋

墨韻答殷子偶來

紅塵隔處即山深短褐相依問此心酒已無人誰
擊筑鉞還有畫叶鳴琴一生獵處休誇腕萬事輸

人只爲金知爾白雲巖下佳秋期策杖定來尋

再過寒山寺雲抱堂作

自入寒山不記旬叱羊夢鹿也疑真逃名無伴難
諧俗避世相逢便可親谷口籬邊還舊業桃花流
水是陳人江湖篷底魚羹飯昨夜西風慰爾貧

次辟問華山確公韻

到處塗窮此不窮短松修竹各成叢枝交辟仄疑
無日戶壓崖蒼自納風天地何心畱鹿覆谿山不
礙作鷗籠眼前面目誰能識試向東林參箇中

過東山翠峰寺訪輪公不遇

已畦詩集卷九 八 二弄草堂

逕折峰迴只此間白雲黃葉界重關老將短策依
良友寒伴孤蓬歷故山落木風高驚薜荔在山泉
出任潺湲何當一步中庭月未許幽人照破顏

小春十一日泛東山同諸子步月度嶺至高

峰卧佛寺三鼓而歸

千載黃樓後于今復幾宵月沉峰箇箇樹斷澗迢
迢谷響傳僧寂雲深護犬騎老夫隨數子賈勇上
層霄

地轉天迴處乾坤放眼齊佛僧高竝卧寺名卧佛時已三更霜

月冷空齋茗果山廚供壺漿行棹攜林間數坐好

忽已唱寒雞

僧話前朝事浮雲瞬息過興衰松記憶心迹鶴如
何伎倆嗤山鬼陰森度女蘿仰看星過處倘許訪
明河

興盡迴筇路空山轉有情下方仍入世明日惜分
行寒月銜峰去霜楓隔水迎此游真不惡恍惚似
三生

殷子偶來招同半菴在昔便坐小飲拈得來
字

諾我無兼味爲君特地來矮牆藤自縛鼓版竹斜

已畦詩集

卷九

九

二弄草堂

開世要從心避貧經徹骨回不勞提往事厭煞是
蘇臺

稚子應門立奔呼客到來禮殊同調慣杯急客愁
開晴日茅檐動微陽麥隴回爲君拚盡醉知已是
荒臺

秀水姚質菴齋頭水仙一盆花苞久未茁詩
以催之

籬菊摧殘後寒香望爾芳黃中如自秘玉映愛韜
光葉葉青舒綬頭頭白未霜花神全不管我早注
糟牀

莫負蕭齋好年年壓倒春一叢徒綠暗半面墜嬌
聲清晝沉沉寂寒鐙黯黯親千呼仍不出遮莫書
中人

居士清齋後難銷一盞茶水中豈有宅仙去想無
家色艷須時早花王讓別誇莫因知己少甘自伏
塵沙

贈沈蒼舒

憶昔論交日鵲原四十年今兄稿雨風深研席花月

半嬋娟汝穎逢荀爽池塘有惠連不禁華屋淚巢

燕舊堂前

已畦詩集

卷九

十

二弄草堂

送曹希文北上

曼聲轉處促離絃腸斷江南臘盡天怕見玉河新
柳色回頭人在赤欄邊

題希文蓮子石榴冊

人言榴子甜更說蓮心苦甜苦各自知相逢兩相
許

和濟蒼上人原韻

立處何須問別峰別峰只在此峰中自從吸盡西
江後那得湖流一滴東

春閒挈伴踏高峰一瞬流光冬又中從此直交成

住壞笑伊化鶴說遼東

贈月槎周郎

茅齋剪燭記春慵入坐明星玉女峰
畱得雙蛾頻轉處疎簾影裏暗香重

別來楓葉落青谿慚媿三春鳥夜啼
回首板橋分手處亂雲堆裏夕陽西

雨絲風細滯歸津漫撥檀槽入破新
最苦陽關翻四疊畫樓回首摘花人

贈緒風朱郎

杜父膚清年正髫一枝花發傍雲霄
蓬萊清淺渾已畦詩集卷九

卷九

十二

二弄草堂

難到却在揚州第幾橋

前身不是杜蘭香月袖雲襟徹底芳
莫待一聲河漏子畫屏先下淚雙行

披蘭游仙詞爲廉讓主人作

聞君昨向瀛壺去小有重歸第一人
舊摘芳蘭還在手國香和淚葬全身

零風斷月佩聲還宛在明星碧海間
多少關心眠不得攜雲歷盡望夫山

乙亥元宵獨夜荒邨陰不見月慨然有作

七十元宵節從前閱歷人
榮枯均失笑衰病怕逢

春雪壓邨霞黑鐙昏屋角新
萬方簫鼓夜高卧一閒身

久向滄江住佳期絕往還
月應聊避俗鐙不照空山
夢寐饒高枕淒涼付閉關
白頭霜雪盡不復見餘斑

虎丘雜詠

劒池

莫挽吳爲沼藏鋒答主心
有天沉淵底帶月就峰陰
環珮銷兵氣淒涼入杵砧
望中麋鹿苑蕭瑟更難尋

已畦詩集卷九

十三

二弄草堂

養鶴閣

六翮今何在誰憐養心堂
中無食客水畔尚荒禽
想像飛鳴態如聞霄漢音
乘軒曾一夢漂泊到如今

千人石

石妙無人境人千誰共懷
伴風遲細佩帶酒墮橫釵
不是羊腸坂如登鳳尾階
欲將千古恨藉爾壓沉埋

試劒石

石破天應泣專諸血在襟
劃痕苔不漫卧處草俱

深冷盡綢繆念銷歸決裂心淒涼牛斗氣應否夜
龍吟

可中亭

落落乾坤裏亭此一方月來偏著意山近恰相
將四面傷心到當檐望眼長我行聊復憇誰使汝
難忘

五賢祠

藉此名山氣豁毛慰所思樹棠畱幾代遺笏不同
時松檜千春雨冠裳異世師蒸嘗喧伐鼓謳詠到
今茲

已畦詩集卷九

十一

二弄草堂

點頭石

石性非人性人身證石身豈期強項質竟作點頭
人骨相稜嶒異機緣索莫真倘逢黃葉捧錫碎等
埃塵

真孃墓

杯黃土處大地古今情斷月零風片幽香弱佩
行柳絲遮不住松粉落還生別去休回首傷心怕
聽鶯

卮江賦別漂陽史西翁

為子庚成房師令嗣

白首門生三十年支離已似隔生緣君家兄弟天

南北每晴停雲便惘然

哲兄簪筆傍雲霄曾棟養高堂晏綺寮謝傳門庭

通德里連枝花映漢家貂

世傳銀管五花新况是池塘句有神幾許柳家風

範在分君才藝餉千人

荒畦汀畔夕陽開鷗鷺驚飛掠水回知是故人聯

辭戊辰季春西翁同處仲借詩草堂石城雙槩渡頭來

恨無十日借平原春韭秋菰當肉燂天上管絃山

鬼駭隔谿此夜不聞猿

卮江如帶月如鉤曾遇聯鑣倚陌頭忘却酒粘衫

已畦詩集卷九

十四

二弄草堂

袖重人傳別有望仙樓

落拓飄蓬七十翁重來此地有無中今朝提起銷

魂語畱在蕪城付斷鴻

題友人延翠樓

暮捲朝飛花月鄉無人指點誤瀟湘館娃天畔渾

如夢莫倚危欄枉斷腸

傷心一帶碧連天河漢西流過枕邊休負百城南

面事何人消得萬家煙

十二無端擬碧城高低玉局短長紫不須唱徹烏

棲曲月上風簾已四更

口占贈楊子起宗

明初詩人楊孟載君今才調似前身
楓江舊有傷心句為囑西風護小春

時值初冬

贈馮子維申

世事還同楚失弓寄身天地等房櫳
詩從謝朓難為句酒有公榮便與同
鴻鴈樓高寒水淨蒹葭人在暮雲封
門前便有潯陽月不待蒲帆六尺風

以申姪新築山齋壘前韻

剪取雲壘貯一弓攜風帶月傍簾櫳
黃花白髮參差好時初冬流水高山許許同
祇有文章畱薜蘿不

已畦詩集卷九

十五

二弄草堂

教車馬到丸封吳臺舊是傷心地
把酒應須醉晚風

簡輪公

三十餘年燕月虛滄桑萬里袖中書

甲辰與輪公聚首蘇臺竟歲別後始知

公北海寧夏南游漢南睽隔者二十餘載衝冠盡雜秦廷髮縫掖全更魯國

裾絕壑我拚垂老釣追鋒君應出塵車故鄉白首

吳臺暮世外行藏雨不如

殷又斐初度

郊居住處句堪尋霄漢清忠宅相深

今外祖周忠介公

自穩

北窗元亮卧嘗捫東海魯連心謝階陸屋多名士

宗辭嵇琴足賞音共指庭前嘉樹在貞松勁柏映

堂陰

尊堂以貞節旌

京口作

朔風動地大江鳴猶說南徐北府兵
鐵鎖幾人籌異代布衣終古悔成名

用劉毅

江山無限漁樵計木葉頻驚關塞情試上高樓憑四望不禁淚下媿平生

朔風動地大江鳴邂逅蕭然魯兩生不盡夕陽隨處下何來塞草向人生酒嘗京口添吳味人過山陽變楚聲切草臨風歌玉樹沙沉折戟恨難平

已畦詩集卷九

十六

二弄草堂

題沈客子林屋山居圖

丙子

我住橫塘一曲中隔湖朵朵插芙蓉推篷瞥見湖心月照到幽人第幾峰

心月照到幽人第幾峰

出山先作住山謀水畔茅齋山畔舟木客水仙啼笑處生平不解識公侯

我逐雲鴻如不繫君招猿鶴細商量楊梅爛紫朱櫻赤斷送黃金白玉堂

題鵲鵲鵲滿平沙

生涯只合在煙莎相視忘言轉自呼滿眼風波千萬里祇今何處不虞羅

題鵲鵲鵲滿平沙

生涯只合在煙莎相視忘言轉自呼滿眼風波千萬里祇今何處不虞羅

萬里祇今何處不虞羅

上已後三日遇胡存仁方伯於虎阜精舍示

贈鄒郎作和之

我是逃禪行脚師曾無一物可時宜已知錯認前
塵法一任香山喚柳枝

六時粥飯也須忙著處懺懺愧偏場只有閒情銷
不去還拈五柳一株香

善和坊裏舊知名慣惹司空擲地聲懺懺山人何
處住蘇臺西畔暮雲橫

白紵紅紵付寂寥故人百里遇清宵生天成佛無
已鼻屈指三生石不消

已畦詩集

卷九

十七

二弄草堂

宿慧慶山房

觸熱尋幽底事忙誰人高卧北風涼閒庭却有閒
花草珍重人間護晚香

浮蹤一榻借禪關架上蓮花辭上山記得海棠銀

燭夜銷沉清夢葬紅顏室前有海棠一樹
甚盛今據折盡矣

將遠游奉別諸同人

有序

余生平好名山如同鷗鷺宗高少區區黃山曾陟焉而得其勝獨
未登太華義利為憾今年已七十倘復遲延不往其不為終身疚乎決
於今春奮然出門以畢此願諸同人咸以為駭且曰未聞年七十而遠
游者不為身計耶余曰人之壽夭固不可以年謀計且余此行原不決
望生還余固想七十年來憂患險阻無不歷每痛玉夫子生受死樂
之言信其理之必然余一身之外無毫髮足繫戀倘獲長逝於前成其
切冀願大半丹崖翠壁古剎名藍之間當便埋此題一碣曰有吳橫山
山人葉子之墓斯願長畢矣定遠之生入玉門不敢必也今歲之歸歸

華表其塵幾乎微賦短章奉別同志

蕉鹿循環七十年醉醒夢覺總茫然吳宮花草從
無分一擔窮愁到處緣

橫山小築閉柴荆水火凶喪盜賊并好向別峰相
見處文章花月兩無情

廿年空谷結同心流水高山托賞音別後相思何
處寄萬重關塞覓楓林杜詩魂來
楓林青

歷數行藏似海漚支離我喪我身謀而今莫說團
圓話封得我霜雪一坵

我生兄弟八人行腸斷鴛原盡北邙剩有頽翎飛
已畦詩集

卷九

十六

二弄草堂

不去只尋絕壑擅空王予同胞兄弟八人七人俱早世
壽者止四十五歲剩余了然傷哉

汲公慙直能容少坡老時宜不合多劉四何緣人
不恨自傷磨蝎命如何

綠蔭堂看牡丹

滿浮琥珀問花神知是前身與後身記得去年曾
別汝重看羞殺白頭人

主人開宴當紅妝名士傾城雨不妨莫更高燒銀
燭照怕伊夢醒費思量

贈唐友

張緒風流交有神四唐詩屬姓唐人如今誰是美

蓉上好趁桃花去問津

楊花

小蠻腰瘦不勝情斷粉飄雲縹舞袖莫便漫天飛
不住樓中尚有未歸人

程梓園侍御集同人則學草堂

領略秋風有幾人忽驚鰕有細鱗登憑君乞與鱸
魚骨持向吳江酌季鷹有鱸魚鱸

主人召客選疎狂好語抽絲斷盡腸巫峽青峰屏
十摺夢中措大作襄王畫解十二百美國

槐枯棘萎隔前朝玉管才人凝碧凋扶髻淒涼人

已畦詩集

卷九

十九

二弄草堂

面香幢幢燈影落紅潮有客談明季遺事

贈蜀僧蘭邨

誰能問訊勤巴子拂面薰風六百年萬點蜀山青
不住裁眉面目得君傳

芒屨萬里意如何不害毘尼對酒歌揚馬文章埋
骨處傷心爭似杜陵多

仲秋下浣與顧子戒存訪雨花居聯句

秋雨連宵霽已畦閒尋北郭游林深鳥語換存戒路滑

草根柔半掩禪關冷已畦纔聞磬韻幽桂香依雜樹

存戒蓉艷帶新愁蘭已當門萎已畦桐驚別院秋支公

高卧穩存戒安道寸心酬不二重重啓已畦非三網網

收調心當養鶴存戒混迹欲盟鷗頰上毫添妙已畦看

間劍欲浮詩仙惟有白存戒酒戶孰封侯香積新烹

薌已畦墨華舊聽籌移宮黠欲躍存戒洗髓七無尤童

子傳彈指已畦先生代進甌也當軟飽快存戒漫寫硬

黃畱新黍廚飪苾已畦寒蟬啾啾煙雲茫萬變存戒

海嶽繫孤舟鈴鐸情何劇已畦謳吟事未休丈夫眼

底閑存戒吾黨足根由故里風光老已畦他鄉道路修

三年遲一晤存戒何以釋離憂已畦

已畦詩集

卷九

二十

二弄草堂

已畦詩集卷之十

吳江葉燮 星期

賦得名士悅傾城

昔有卓文君傾城悅名士七音妙指生一寸柔心
死君行上高山妾意枯海水攬鏡吟白頭茂陵秋
風起彼美契才人妙合有如此名士悅傾城古不
數數爾百斛珠光碧墜樓碎綠綺曾賦明妃怨那
得青塚比才名杜司勳高致藐餘子十里揚州簾
徒使春風恥回首水嬉游彩霞沉浪底淚迸子滿
枝紫雲聊聚齒八斗富陳王感甄夢空擬朝光旭
已畦詩集 卷十 二 辛草堂

日升淥水芙蓉似蒲生怨秋塘渺渺凌波趾夢得
善多情嬋娟落吳市悽咽秦娘行聲淚願交泚希
世有坡公開闢擅文史技上柳綿詞何人雙淚纒
活計舞裙拋悟得六如旨海角埋朝雲荒草非耶
是歷數傾城姿命薄皆如紙幾人辭月聯雙美並
誇修玉碎珠復榼孰是歡終始狼藉顛童頑摧殘
僇父委血染碧羅裙啼鵲痛蒿里四座且勿喧聽
我歌未已名士孰可堪傾城果誰以惟彼琴心匹
千古獨絕耳

詠史

孫郎起江東十七定霸圖李氏肇太原十八羣雄
誅天奪伯符年賊瞞逃伏辜歷數歸秦王建先相
繼屠兩君蓋世傑非有甲乙殊唐允集大統孫厄
僅偏吳論世迹成敗無乃愚鄙夫蒼蒼不可卜顛
倒弄狗芻惜哉周公瑾沒世不稱孤

烈風行

海水挾山逐羲和夸父映破天孫梭共工頭碎地
維斷畢昂箕尾如旋磨江南海西城邑聚一點一
點蠶螳窠高樓重閣壓大路紅妝燈火顏微酡牙
牆錦纜四十里蜀錦粵葛齊紉羅中有調調大聲
已畦詩集 卷十 二 辛草堂

發屋角霹靂噫氣呵咫尺震烈天在野滿空瓦石
飛相和耶娘妻女哭相抱河伯海若相牽囿一朝
活俘數十萬子女魚鼈玉帛波穰章陽厓百千歲
根蟠泉底誰能邪截蔥刈韭等並草空山偃卧樵
者過大塊氣平瞳旭見萬象一瞬處處叱百年老
人牆缺坐問之不言淚婆娑

廢書而歎行

秦坑一炬青竹絕萬古歌哭兩俱滅書生孤憤更
何從平古無憑休擊節誰奏飯儒馬上篇重令腐
史謗書揭天荒地老從此長墨漬行間噴碧血龍

魚鼠虎幾春秋梧山湘水同崩竭艷骨明年草又
青茂陵無樹秋風烈玉簫金管兩頭空漢水無情
西北咽宵來展卷坐愁城紙窗颯颯暗短檠千秋
亦何與爾事拔劍欲喝月倒行安得祖龍今復生
盡東黃卷再擲咸陽坑

賦得富貴應須致身早

君不見願五鼎烹膠東偃武皇書奏恨見晚又不
見江左方伯荀中郎二十八歲節鉞光勲業青冥
那可期白髮三千丈早催生平志願非溫飽莫待
齒豁腰領垂渭濱釣叟老始遇鷹揚却在百歲暮
已畦詩集 卷十 三 二弄草堂

賦得碧海青天夜夜心

一別塵寰不記春夢回帳冷自相親諸天色界憑
欄候終古黃昏對影人誰向廣寒呼月姊漫同織
女盼河津依稀猶憶當年事灰盡人間劫又新
難叩高高離恨天霜清露冷若爲緣曾聞流水天
台遇不信行雲巫嶺傳無地埋憂塞桂老何人寄
語對瞻眠藍橋亦有神仙侶贏得清虛碧落懸

生怕淒清又入秋絳河瀉影半銜鉤何勞紫鳳窗
中舞轉盼明星殿角流抱得雲和祇自見擘開細
合此生休捫心若問愁多少碧海方他只一漚
錢子若三家藏鑒金鴨鑪一枚係大內舊物
其先尚書端惠公流傳百五十年矣一旦
失去忽復得之喜爲賦長句

九華帳裏舊煙凝零落人間睡未醒點點侯家金
粉膩微微鄂被玉膏腥常隨荀令風傳袖曾伴尚
書影倚屏此日蕭齋仍故物悠然集几一鐙青

暖護流蘇帳重凝凝嫩寒破曉夢初醒半奮乍起龍
已畦詩集 卷十 四 二弄草堂

涎潤一捏纔粘獺髓腥氣繞秋娘連蕙碗篆迷雲
母隔晶屏昭陽人去誰憐汝玉盤同悲幾樹青
晚窗宿火曉猶凝金屋沉沉睡不醒潤逼半弓行
纏滑春垂一縷守宮腥殢人冉冉雙垂翼望遠依
依獨背屏不逐白鷗江上隊年年輪與草青青

初日芙蓉

曦陽東上照秦樓彼美何來江上愁曉露未晞珠
欲動明霞初散綺還浮一枝倚沼雙窺鏡八面交
光對射眸何事詩人同解語故將臉際筆花畱

落花和顧子來章

東皇去矣拋羣芳。臘脂狼藉委道傍。南鄰爭誇多
結子。西園却嗔早落霜。怪底一枝兩枝減。却笑昨
日前日狂。莫道與君此別久。明年還醉看花觴。

和同年陸義山閣學偕諸同人集陸頤人南

田草堂

放艇城南衰柳邊。乾荷叢荻倩鷗田。客無別調何
妨老。花是同心不在鮮。已過殘秋寒訂歲。偶談舊
夢醉忘年。素琴幾几清如水。莫向滄浪笑計然。

聞鴈

別爾花盈路。重來霜已清。乍驚孤館寂。復亂曉柳
鳴。歷歷疎鐘應。遙遙落木聲。北書憑語報。如見故
人情。

已畦詩集

卷十

五

二弄草堂

搖落他鄉伴。離愁咽萬行。負風音帶澗。沾露韻偏
長。空外傳聞偏虛無。唱和忙。我將謀托足。問汝卜
滄浪。

去國三千里。緣何效越吟。一聲催怨笛。幾陣和寒
砧。入拍渾同調。相呼只此心。高樓人未睡。側耳到
如今。

賦得花鴈夕陽邊

二月花爭發。尋山一逕冥。峰迴常抱影。雲斷半銜

青柳露沿谿。屋人歸隔嶺。亭桑榆畱晚照。尚及渡
前汀。

臘月過婁東訪錢翼亭中翰天藻園主人召

集同人極林泉歌舞之勝。即席得近體十

章。次少陵何將軍山林韻。

爲訪林泉勝。朱門接板橋。層冰峨碧澗。古木擁寒
霄。城郭名山契。濠梁出世招。尚餘游倦興。擬攬十
洲遙。

畫閣新陽護。溫窗展簟清。坐深頻狎鶴。歌出乍疑

鶯。桂葉初傳酒。桃花預饌羹。恍驚天姥夢。攜向鴈

已畦詩集

卷十

六

二弄草堂

山行

危磴緣谿立。橫槎傍壁支。一峰開四照。千影入中
池。人世疑何在。吾生竟不知。凌寒松甲拆。嫩綠轉
紛披。

曲坐輕喉轉。新聲絳樹花。佩翻驚漢燕。珠潤落隋
蛇。白髮空長歎。紅顏不肯賒。餘生茅把願。移住傍
君家。

度嶺松雲合。穿林篠翠開。雪融春入柳。臘逼信先
梅。閣暖笙簧潤。鑪香觴羽來。何當誇稱意。坐立任
蒼苔。

樓迴千重目坡迴百折泉秦箏憐促柱燕玉可勝
綿拚飲非同阮誇詩恰姓錢李端錢起事吳宮纔百里仙
洞隔山川

小有清虛境幽花發晚香莫愁風尚隋可待月升

涼賜席傳家在宸書舊閣藏忘憂深愛日及鬢未

蒼蒼

晚蘭階玉好聯袂鳳凰池碧漢通冠冕紅泉自接

羅高堂娛趙瑟香逕還吳兒無限人生樂良辰事

事隨

高檻傳清籟芳筵護斷雲他時懷嘯傲剩句媿詩

已畦詩集

卷十

七

二弄草堂

文入眼心常繫相思路已分快游須秉燭世事莫
紛紛

杖藜殊未已白日奈西何回首曾經地捫心聚散

多憑誰憐短髮對影自高歌還訂花開後重攜芒

屨過

婁東經余州先生廢園有感

蓋世才名重二龍輞川高致見遺蹤山丘歸後業

葭冷華屋存餘鹿豕達洞地無春畱宛委終天有

恨泣杯封江鄉莫道河山異閱盡榮枯是暮鐘

除夕訊汪秋原

不敢高歌動鬼神塗逢阮籍便相親交情垂老真

纔久詩律招窮變愈新強整歡容年話別但將受

影客邀春嚴城萬井喧騰夜還想舊齋對古人

丁丑孟春同錢子立三坐黃葉上人精藍題

贈和韻

萬斛寶塵現境幽剩寒嫩碧宛深秋優曇一丈重

重閃巒翠千層遠遠浮小有似疑歸月府多生只

合倚江樓蓮花色相郁忘却那數人間照眼攝

和陸義山看梅次韻

春到思君日幾回遙岑近浦憶重來一枝曾送銷

已畦詩集

卷十

八

二弄草堂

魂別滿眼難逢得意開祇許三分香破萼何煩千

日酒銜杯天涯已慣如霜鬢不待垂垂朝夕催

領袖羣芳豈在花輕妝濃抹笑繁華無心自許橋

邊柳不嫁嘗辭嶺上霞曾倚赤欄人面面遙連青

旆泊家家即看十里山塘上却笑漁郎漫口誇

怪底山人瘦入辭豈無窗外最繁枝偶從玉笛傳

眉語奚事銀罌賜口脂有路開扉春夢去何人隔

院月痕遲易遷宮裏枝枝繞難得蘭香共一時

南陌香連北渚林孤山處士箇中深生來骨相原

非薄何處心情一往尋細寫輕颺春入幔落英流

水韻浮琴多生覓得埋憂地又被疎簾淡月侵

至盛川感舊有作

三十年前萍梗身重來仍是倦游人空餘蕙帳留
書帶歷故人舊館無復繁花覆舞榭落酒壚千里駕依
稀雀舫半江蘋如今都付前塵夢笛裏關山迹徧
陳

晤談子景鄴周子雷門潘子含章夜話有感

岐路何妨任草韃伯倫荷鍾未忘埋交因契闊貧
逾熱境到荒涼雨亦佳羞向江潭誇屈宋偶經池
館憶茅柴諸君合作金門伴一尺枯桐百尺階

已畦詩集卷十

九 二弄草堂

仲春借諸子過東山宿擷芳草堂作

湖影連山動魚梁積霧開三年爲別久六幅故人
來岸雪猶遲柳蘊香欲奪梅黃公壚在眼江上笛
堪哀

聞蛙

一倡齊高和乘時陰雨逢道傍喧築舍驅理競泥
封任爾羣稱黨難爲默自容變衰秋氣至赤族便
無蹤

豈有枉難直呼號顛轉頻夜郎真自大蚤起瞰無
人聲疾傳何徧雷同聽未真池塘無限好竊據已

經春

信宿永定講寺漫賦五言近體四首贈海印

弘公

寺古千年在憑虛得混茫落花爭歲月清磬護興
亡舊事茶瓜老新參戒領香白頭回首處廿載兩
相忘與弘公訂交二十餘年矣

老杏因風湧衰蘭得地滋非旃馴鴿在繞砌候蟲
知嫫我猶餘夢因公得自師荒蘿叢菊老風日正
堪遲

魔外今方盛何人往仔肩華嚴第幾界賢首若爲

已畦詩集卷十

十 二弄草堂

吟聯

乍接晨鐘響何來天外心時時看劫火事事滿寒
林去住雲憑岫生涯月到襟還因世出世多費幾
沉吟

再疊前韻

鐙影懸今古心清晰渺茫一龕函浩劫六代等銷
亡月冷光堪酌花寒體自香砧聲何斷續舊夢未
能忘

世變風思古吾衰菜可滋亡羊誰自覺得馬競新

知葉落無前後蟲吟互友師猶餘佳興在霜葉不嫌遲

廬嶽名賢近潯陽孰比有憑高雙眼在仰屋幾人傳薛荔衣堪製梧相費自偏宵來風信急急囑補籬聯

塞鴈迎寒下勞勞往返心風雲辭物色杖履託雲林妙諦痊餘習晨鐘洗宿襟此心歸靜域擁被莫吳吟

丁丑除夕寓大東招提作 在鄂城東北隅

為覓棲遲處樺關遐寂寥半龕沉萬籟浩劫到今已畦詩集 卷一 十一 二茅草堂

宵十里無家隔三生付夢遙誰言憂可忘柏酒試明朝

鴻爪原無迹他鄉此故鄉明星催守歲宿火祝餘糧俗例造隔年飯鴉散驚枝穩鐘殘後夜長檐前梅欲語待曉細商量

風俗形容在虛無故事尋漁樵肝膽地花月死生心萬井喧遙夜空樽冷獨吟竹鐙茶屢沸靜裏有餘音

歲月深深積朋交淡淡刪人思餐白石歲大授幾憂不免我亦厭青山香炷參心妙鐙懸境不開他生何用卜

且逐少年班

奉和宋大中丞綿津先生過訪二弃草堂不

值原韻

吳宮蘭葉逕飄香車騎遙臨背郭堂聞道疏泉通碧落人間那更有滄浪

高情入漢片雲奇遠聽風瓢信馬之若到桂叢花發候曾諸小逕又秋時

附錄先生原作○柴門寂歷豆花香一幽清池對草堂常日觀魚人似鶴也應喚作小滄浪小滄浪中有別浦幽山境愈奇春風籃輿何之小山叢桂清陰下想見蒼苔獨立時

再疊前韻

已畦詩集 卷一

十二 二茅草堂

新詩裁就熱名香政事文章綠野堂閣裏名山階下水白家池并入滄浪山傳谷應事稱奇子子千旌報所之蘿塌蒿深何處是朱輪驚起白鷗時

三疊前韻

風迴遠度令公香家世庭槐王謝堂共訝閣門凉似水始知繞屋是滄浪無才嘆伏敢稱奇踽步滄江那復之菱刺藤梢無點綴斷花零草送春時

四疊前韻

藏書賜袞鳳池香褥席重重滿錦堂記取平津高閣在憐才異代到滄浪

才人梁苑絕稱奇那說當年杜牧之試酌姑蘇臺上月如今不是鹿游時

黃葉精舍坐雨口號

如聞隕葉傳深坐爲甚淋鈴滴瑣窗曲罷清湘人不見隔谿峰送碧雙雙

過淨因山房索酒口號

精藍未許俗人存修竹千竿好挂門游徧百城煙水盡誰家收得善財魂

已畦詩集

卷十

十三

二弄草堂

衲衣典盡立錫存蹤倒軍持釘樞門爭奈高陽徒伴到南方剩有酒人魂

催妝詞

鎖窗十二洞房深玉琢飛瓊畫不成記取機絲新樣錦穿花紫燕聽吹笙

仙源行

贈宗姪仙源

間門十萬家如煙肩摩穀擊雷硤塵埃野馬競吹息巧智勇力奔波旋中有山人樓半塵後支折鐺前陳編脫粟數命晨與夕歌聲自達無因緣怪哉杖頭忽挂錢客至沽酒傾其醴老友盆翻堪一

醉敢向醉鄉稱外員問君何爲棲喧闐君言此地桃花傳卷名魏武陵漁人不可問仙源只在市上垂簾之一樣

戊寅仲夏同人集虛已齋縱談竟日旁及內典步東坡岐亭韻

仲夏氣鬱陶蜩涎鮮綴汁檐花滴岳鳴我榻綠之溼萬物困不甦女歌方自得蛺蝶也麥黃逝將爛窮

忙禱暘急不已晦鳴雞自呼遙聞鴨曦輪安在哉無乃大千幕越一日子夜微見東方赤山出浮雲

動杲杲漸湧白急起披衣裳振刷衝冠幘遙林如已畦詩集

卷十

十四

二弄草堂

新沐碧草初次泣曳屐落荆關籬塌苔角缺快遇二三子共訪同心客南陌有虛齋速往履已集

主人設壺觴剪萸搗薑汁大火正司辰時果濡涼溼楊梅紫未熟甘蔗漿可得一肉市猶遠饕腹望

頗急我已事長齋久謝比鄰鴨胡餅新麥佳鹽齏灑如羶素饌頗兼人過飽面盡赤食肉如銜枚悄

不聞浮白彼此俱適然呼僮持去幘白首三四人粘魚無事泣回首百年內何者全何缺我有迦文

師久爲座下客洞然宇宙間無使百端集

妙舌敷玉華刮目屑金汁磨醯無量照兩點三千

溼爾我亦何爲枋榆徒自得成佳剎那間壞空殊
急急蜚蜚電光中羣睡綠池鴨連朝喚不醒無乃
眼重暮三拳如可參無位肉團赤具足妙蓮華紺
青紅黃白摩尼得寶珠永捐帶與憤譬彼釜中豆
無知何事泣天地安能全而我日坐缺聊復自解
嘲謾說實與客此會各珍重涼秋須再集

閒庭晏然悄蝶粉粘蜂汁晚花萎將盡葉底猶剩
溼瑣桃生西番君種何處得萱草兩三枝藉爾忘
憂急藏山多信狗沿谿好放鴨正欲致西夷疎簾
捲勿幕天竹繞素蕊粒粒幾時赤桐花可愛人娟

已畦詩集

卷十

十五

二子草堂

娟露華白主人耽詩句搔首擲去憤松火烹莢茶
謾設如聞泣尊罍具夙陳毋使勝事缺東西鄰幾
家頻來主忘客雅會宜有詩詩多應成集

素琴無絃張基枰粘酒汁晨來雲晴開晚別山翠
溼來去不厭疲送迎簡各得我看九龍山泰然殊
不急何爲羣動性拍張類彼鴨老眼閱滄桑無異
重重羣自惟嶮嶮景但見虞淵赤千載素心人我
懷廬社白長林慣散髮久別切雲幘蘭亭念死生
猶作兒女泣嗟生辰不逢跬步皆值缺白頭傾蓋
謠薄俗難爲客長繩繫西飛百年嘗相集

寅春有中州之行及門賦讌別詩以送和韻

答之

浮生何地不浮家捏目徒勞狂作花閱世逢場成
覆鹿長空無盡任飛鴉一算芳草春纔去百尺孤
桐日易斜慙媿諸君多鄭重金鍼繡出萬年葩
問訊天涯處處家不風流處恰風花夢堪托足峰
前鴈寒寄孤飛水盡鴉刺眼韶光隨酌取過頭老
杖聽敲斜不辭雙鬢蕭騷甚歸袖還攜少室葩
漢南河朔盡名家轉眼華林上已花風沼風清班
俟玉昭陽日近影非鴉好攜赤管毫芒直待擁青

已畦詩集

卷十

十六

二子草堂

綾被角斜莫道長卿消渴甚金莖玉露燦繁葩
有酒當尊便可家篇成擲地韻含花諸君直上搏
霄鶚老我無依繞樹鴉衣帶漸隨秋氣緩車輪難
避太行斜盈盈潭水深千尺紅雨桃花又發葩

和海印弘公除夕韻

己卯

雙丸跳躍去還來積劫時時挽復推桃梗漂流終
不繫拈爐隱約漫成灰捫心歷歷俱緣妄回首塵
塵總是孩就裏一宵終古意明朝面目又重開
來無介紹去無媒任爾迎新送舊來隨例形骸隨
例在一年花月一年灰難遲天際孤鴻爪畱得階

前半樹苔聽罷鐘聲交子夜揮扉板落放參開

黃葉坐茗譚竟日次友人韻贈澹懷開士

太常齋謝酒杯寬爲怕傷心罷夜闌芳草路迷孤

客迹上方月許野人看拈來黃葉同參少只礙浮

雲望遠難挹得蘭香恣鼻觀餘年此地儘盤桓

瘦筇恰稱帶圍寬綠領霜華事事關隔水松風堪

入聽帶人蘭氣怕重看香心湧已空成假塵影隨

人去更難聞道鄴中才士藪西園曾否有曹桓

和胡子斌菴風木吟

至性發天句因懷萬石君淚枯漬墓碣夢感落寒

已畦詩集 卷一 七 二子草堂

雲白雉新邱集慈烏故里分荒郊宿草道試讀伯

喈文

獅子峰行贈自安法師

闔閭城西山無數崩嶺逶迤紛碁布萬態天公賦

物心象馴虎伏妙脫兔中有兀突獅子峰似蹲似

走復似顧我聞大士號文殊將無乘此來東渡一

竿標剎峰之陽獅子嘖呻覓法付毛骨聲音百獸

尊自公收作座下步六時如雨妙蓮花蓮花盡向

口中吐我來曳杖峰之巔獅王無始皆因緣請公

放出鉢中毒龍與相見誰賓誰主請公

已畦詩集目錄

殘餘

次韻訓學亭二兄二首

次韻荅王築夫

紀事雜詩十二首

御馬來

河漕隄

軍郵速

荷鋪夫

採柳謠

已畦詩集 目錄 殘餘

帑金通

涸田勘

湖天霜

西江水

令史怒

衙前鐘

贈行碑

丙辰初度次學山韻六首

丙辰除夕疊韻六首

疊韻荅學山六首

疊韻答元禮六首

疊韻答朱監師六首

重至寶邑雜詩六首

邗上遇學山

秋日邀同人泛舟紅橋

錫山道中

挽吳弘人聞夏二首

渡江望金山六首

荅崔兔牀

黃葉詩和杜于皇韻三首

已畦詩集目錄 殘餘

訓于皇次韻二首

疊韻訓范汝受二首

招汝受度歲二首

由天竺登北高峰

循北山登南高峰

登南屏山

泛湖登孤山

古松歌

陪宋荔裳大參游寓山園

贈孫嗜公兄弟

二 二茅草堂

題蔣虎臣先生山行紅葉詩卷

東山歌贈董樵谷

寄宋介祝

黃山吟送孫無言歸山

送學亭二兄之任貴陽二首

客中歲暮

括蒼道中

同人登江心寺浮屠二首

送趙湛卿歸東陽

吳山訪沈鍊師

已畦詩集目錄 殘餘

贈友次韻二首

送友公車

和友人送春作三首

吳江大水竹枝詞四首

三 二茅草堂

已畦詩集殘餘

吳江 葉 燮 星期

次韻訓學亭二兄見貽之作却寄

兄時官清寧余初到寶應作

只伴霜檠獨夜看時宜未學謾當官隨方好覓安
心法拙宦纔諳行路難零雨暗催孤棹急倦蹄去
傍落星寒入門微棹羞妻子不敢臨江賦采蘭
刺眼韶華一晌殘冰霜壓剩帶圍寬憐若老去腸
還熱笑我塗賒鼻欲酸三徑自拋松菊舊一枝即
託牧芻安閨閨城外芙蓉老還訂肩隨把釣竿

次韻答王禁夫

寶應人

已畦詩集殘餘

二子堂

舊是滄江嫩癖人那知入俗辨澆醇新硯難發舊
稜夔夔習何緣手版親却怪涇雲浮不去喜逢白
首好如新裏陽舊事從公憶努力千秋在釣綸

紀事雜詩十二首

皆寶應實事

御馬來

一馬衝風來插羽驚沙鳴手持大府忙御馬到頭
行 皇威申九伐南陲討不庭長戟利席捲凡馬
虞玲瞬天開十二廐宵啓赴行營過府歷州縣刻
日限嚴程毛片青黃紫駢白悉別名上駟二千餘
隨行數更羸峻督孔道吏芻粟須立應聯槽刀剗

具煮鍋薪油鎗豈徒馬事急要供護馬兵喜怒在

斯須毋輕身與名軍書請自視視畢目徒瞠急召

縣中吏里正逮踐更加檄速儲胥掃除廐舍清里

正前致辭縣小饑饉仍三空救不飽皮骨安能撐

况茲天廐種宿飽嘶驕騰此行蒙霜露水土宜未

勝蹄鬣悉天鑒野民調難任次第喚牧人牧人竄

如駢再教掌牧吏舍空無折鐙寧死委溝瀆詎敢

行間攫人死身已矣馬誤全家傾咄哉黔閩逆毒

徧中原嬰桓桓師武力計日規澄清疲氓難旦暮

痼痼切私情終宵馬嘶震炊絕無人聲

已畦詩集殘餘

二子堂

河漕隄

愁霖逾一月黃淮交溢流直襄天妃閘崩湃千奔
牛黃浦委其衝八閘淤所割劉潭與雙堰注洩係
咽喉自黃浦下俱寶已設磨駭波轟震霆兩岸掀陽侯呀然坤
維析康莊翻潛蚪重漕銜尾來泥淤類盪舟羽騎
迅刻晷輕蹄安能浮天吳怒不止呼蒼乏前籌維
昔畫經制特防非不周歲糜司空錢彼美仕則優
工採南山石嶙嶙曾致不後房買巧笑前堂炒馬
張皆前孫今實事瞬息津要地那念其魚愁薄才丁關廢踞
如泥中鰈誰能一掌力橫障狂瀾涸額設歲修錢

裁食戎位儔竭蹶抱薪土胼胝敢自休率先荒瘠
岷面鵠形皆鳩幸向河伯意桑榆收焦頭歎息徒
薪計多爲食肉謀嗟哉青蒲章猶以弛曠糾借叶

軍郵速

電影閃匹騎四蹄風雲升借問此何爲軍書奏邊
城邊城係何許閩海逆未平晝夜十二時千二百
里程啓鑰達明光片紙萬里情差池誤刻暮從事
以軍興縣官聞馬來酒漿筐篚迎吏役開馬來面
色蒼皇青百姓聞馬來負擔望塵停但求無事寧
安惜弁與纓換馬百爾慎一蹶禍立嬰觀茲康莊
已畦詩集 殘餘 三 二弄草堂

荷鍾夫

荷鍾白髮翁持盃黃口乳懸鵠露兩胛啾啾相告
語十步九玲塀接踵帶隄土問孰使之來里正答
派伍豈無壯丁男距躍力如虎豪門誰敢撓公然
脫籍簿稽昔河夫則依畝科人難自頃浸稽天田
百荒九五餘五畝一鐘占籍酣歌舞我儕湖倖民
漂徙無窮所保長任恣睢皮骨拋酸楚骨楚猶可

言腸饑轉鳴鼓聞言心怛怛爲民母也父何當叫
天門勿懼試蕭斧

採柳謠

去年採東鄉今年採西鄉東西兩鄉柳採之盡斧
戕河隄決無時需埽如山岡高柳無遺槎柳種纔
成秧大府昨下檄催督肩相望境內一望空越境
有嚴防無已及他木槐榆楓櫟章違材式不程李
難代桃僵百金縛一婦千夫提其綱投之滄淵中
班聲旌沸湯河伯鼓赫怒飄如馬脫韁哀哉累骨
血一擲剜肉償何處百千婦往往到扶桑吾欲叩

已畦詩集 殘餘 四 二弄草堂

九關好生惟德常何彼至治世大海無波揚

帑金遞

滇閩逆未平廟謨軫師徒帑金六十萬少府節次
儲恩賚鼓行間速拯殊方蘇金貯六百鞘法用千
八夫郵致遞萬里郎官押之趨驛程次州縣有司
戒無虞夕到朝送發斯須勿停俚邑小剩災黎挨
戶募就塗骸餓畏負重臨行兩兩通僅能達前州
肩穿眼欲枯饑渴促嚴程予予類病鳧老憊骨隨
乾道死十三軀屍歸骨肉親哀慟感路衢長沙賊
巢遁黔陽孽勢孤固賴執艾力朱提血亦糝寄語

三軍士減此食朝餉

酒田勘

使者坐湖干霜厲六月寒
田酒不報爾民目無
官使者起湖干霜容移長歎水深那得酒安用履
畝看田乎自無言民乎孰敢謾怒喜誰令公請君

參轉關此係雷道
監司實事

湖天霜

湖天湛然青盛夏飛嚴霜霜嚴結陰慘白日沉荒
涼厲鬼啾啾鳴行路聞心傷埋冤爾為何毅魄非
國殤生為黃蚩氓安分柔且良真盜失伏辜漁人

已畦詩集 殘餘

五

二弄草堂

罹禍殃殺人不抵死袖手翻代償有耳非不聞有
眼詎失芒一人愛功名片語進斧戕原初失咎由
一誤成猝倉救誤成再誤兩失并榆桑我躬榮利
關違恤彼剝腸邈矣三宥仁孰察五過章一朝四
百指駢首辭景光湖水自終古流恨徒湯湯端人
及自壻殺人宜慎詳此亦前稿
今實事

西江水

瀕淮萑爾邑官卑井里罷慘慘窮檐下三五菜色
黎河工作無程軍行需挽旗常役額有則大役權
其宜嗟彼負戴子痛癢敢語誰視民實真傷蒿目

中懷悲維彼河淮流從天降佔危絕遠西江水何
來乘其衰高浪駕我編排空山可移舟中何所見
高燃太乙藜爪牙盈百千帶刀橫市遠魚鼈役病
氓抗拂立粉蓋彈丸百室井橫決無防隄河濱嗟
抱關嗔喝眉不低何來滔天鼓擾此犬與雞彼且
訴天吳繁興譟詠辭呵斥抱關吏無自悔噬臍始
悟草菅民用為足恭資

令史怒

畫舸自南來羽騎從北臻衙門崇上官皇華喧使
星高軒豎大毒鳥章爛織文犧牲酒醴羅玉帛交
已畦詩集 殘餘

六

二弄草堂

橫陳長跪前致詞鞠躬申苦辛相知不在言何以
貶中心綢繆有秘計畀爾色笑迎幸逢官長意怕
值令史嗔需求百不稱阿堵難傳神詬厲當談笑
直寸枉百尋南山有虎豹不比吏怒深還顧五斗
粟一飽捫心驚

衙前鐘

昨宵聽鐘鳴街頭感騎聲喧呼大差至四門皆點
兵今朝聽鐘鳴傳牌到要津夫馬百職事縣官踉
蹌迎誰言考華鯨聞之心神驚河流終古汨古道
千年埒東海變桑田鐘聲無斷絕

贈行碑

不才謬茲土尸素屆兩年兩年茶蘼茹愆尤叢萬
千信友負垂素獲上張空拳強項觸豪右磬折簡
盤旋亟黜固其宜投荒幸免旃何意邑先達父老
師生賢憫我前途窮十步九迤邐餽錢贈行裝俾
獲買舟扁妻孥羞乞食幸免向人憐聞古賢太守
却餽收一錢至今江流聲風清地與傳伊余無寸
施受之媿賄還高激義心古彼譜何其懸永懷瑤
與瓊蛇雀徒心鐫

丙辰初度次學山姪韻 在寶邑作

己畦詩集

殘餘

七

二弄草堂

誰言秋盡轉陽和綠領霜華觸境多烏自入籠忘
鍛翮猿空抱木說鳴珂人從嶮巖千盤老家隔煙
波萬頃過媿爾短章連問訊兀然讀罷不高歌
回首江南宛一方別來衰柳也應長鳬鷗日日遲
歸艇菱芡家家隔曲防難倩韶光酬紫牘只將禮
數問胡牀多生習氣消磨盡祇有尊鱸結未亡
行藏五十竟何如事業衝郵一紙除出塞底須愁
失馬過河無那泣林魚錯將高枕供喧拆悔別青
山廢讀書撲面驚沙消受慣誰教手版換樵漁
歷歷從前蕉鹿年謝家兄弟盡重泉閒評修短惟

我老怕說升沉逐境遷夢醒欲掀黃檗座興幸久
謝子猷船繫腸一壑松筠計只欠山靈幾貫錢
官廚炊冷敢言清媿負嵇生命駕情深淺峨眉隨
幻泡有無蕙茲聽逢迎寒暄自映千潭月世諦閒
評萬里程莫怪生涯如許拙此生甘老不才名
家風述德有傳經回首西臺愴汗青衮衮自饒探
玉簡荒荒只合禮金庭直將醉眼空三世獨許深
情到百齡不是維摩耽老病敢持半偈質明星

被黜後疊前韻六首 丙辰除夕

己畦詩集

殘餘

八

二弄草堂

金勒長謝鵷行聽玉珂入世慣從危處熟半生錯
向醒中過依然初服荒三徑一任風前發浩歌
曾學無生陟上方陸離劍脫布袍長空城黃雀終
思食孤渚蒼鴻失自防那有魚懸畱土飯笑伊樹
老戀銀牀昨宵一枕家山夢別有傷心那得亡
自揣輸人百不如白頭旅館歲逢除當年謾說隨
車鹿此夜真傷衡索魚只有關情千里句從今閣
筆數行書諸君莫問休官話媿殺江鄉笠澤漁
無寐閒追正始年幾人同酌在山泉漫吟興廢松
耶柏終媿文章固與遷擁被寒郊煙外寺推蓬秋

水鏡中船何來別却登臨伴虛負佳期挂杖錢

一龕鐙照一壺清滿眼迷離兒女情生事止攜鏡

柄去歸田尚欠鹿車迎疎狂拚後清時業嬾癖其

如寸步程不為衰顏甘弃置十年前已讓時名

劉家七業憶傳經余兄弟七人俱亡矣五柳猶存臘後青先人挂冠歸田

十五年作客有騷吟楚澤廢書無淚灑秦庭空華奚

事參同契齊物何須問求齡敢擬前賢緣底事也

知磨蝎坐身星

墨韻答學山

常嗟劉柳值元和每一攤書感慨多自曳短裾聊

已畦詩集

殘餘

九

二弄草堂

擊缶豈將徒步逐鳴珂千秋猿解年年老半世半

福日日過風雪正深擁絮卧牛衣心事敢狂歌

處世應師由子方馬還貨殖計寧長東西鴻爪皆

空點今古蛾眉不易防漂泊未歸度信宅支離合

老管寧淋生涯攏畔驅黃犢焚硯何心賦補亡

衡門故里近何如零草叢花應滿除鳴躍無心憑

夢蝶江湖堪縱羨為魚枯來藥草空王偈識破簾

金教子書拂拭汾干畱片石我將樵隱爾為漁

聽爾悲歌三十年還期老眼共林泉送窮舊作應

交豪傳舍依人定幾還影子尚堪邀月伴心違怕

問載花船茫茫駐足知何處擬向銅山傍鑄錢

朝朝貝誦梵音清學山好佛如釋子一往猶深生死情三世

忽從孤館現百端交向五更迎算前蝎角灰虛願

身外鶴枝雁遠程怪爾近來疎脫甚曾參八地識

無名

不把黃金易一經從他眼白我矚青人依故步忘

工拙世學新梳任運庭對酒乍令消旅夢看花無

計挽頽齡藁藁街鼓今宵盡那管三星與四星

墨韻答元禮姪

抱璞無須泣下和阿咸此日勝人多元禮初捷南宮一牀花

已畦詩集

殘餘

十

二弄草堂

好簪銀管千里駒今驟玉珂家計止遺長佩在名

成追憶數奇過長文自昔惟看汝悲喜還應雪涕

歌

爾父吾行擅二方中年孤憤竝天長窮通青簡無

知已生死黃蘗悔失防十四兄開期讀書山中誤食藥事而歿即元禮父元禮九歲而孤平撫之成立

負郭無田餘廢宅遺書數卷散塵牀藁藁讀罷思

今日慰殺高堂哭未亡

柳惲多才若箇如芝蘭佳處在庭除慚予志負簪

霄鶴願汝官多換酒魚鯁筆莫教題簿領金貂猶

喜讀詩書他年試訊東臯畔爾自雲龍我自漁

藉甚時名冠少年良辰月旦第三泉游多京雒衣
常染病逐輪蹄客似還寂莫自甘揚子宅風流那
得尚書船長裙脫却鷗時輩首唱詩成壓姓錢
滄浪歌裏濯纓清家法無忘爾祖情通德風存思
讌集中郎韻歿絕逢迎書來河洛三年字元禮久館中州夢
寄江淮一水程寂寂笑人癡叔在後塵望爾振雄
名

漫向題橋故里經爭看頭黑幕油青琴尊兵後空
餘鮮松菊荒餘尚滿庭纔閱風塵宜樂志興嗟存
沒願修齡諸公袞袞高槐棘努力須從鬢未星

已畦詩集 殘餘

二子草堂

墨韻答朱監師名四輔寶邑人

風物長追晉永和每于俯仰寄情多閒將短夢評
斑管豈向長林羨玉珂百鍊身留雙眼在千秋腕
惜寸陰過天南塞北裝空袖廢卷猶吟麥秀歌
已知枘鑿錯圓方閱盡紛紛舞袖長窺北掖衣還
自暖牆東逐食免他防鄒枚故紙拋藜杖管葛閒
心撫鹿牀閒道驅車將北渡問君底事不銷亡
隱几枝梧只自如任他蒿滿沒階除羊腸是處難
依鵲蟲辭何知說化魚名理獨持無佛論孤蹤不
待絕交書射陽萬頃波光裏擬共扁舟老業漁

名振騷壇四十年早時學道即林泉黃金散後傷
交絕白首知新惜歲還百尺桐垂披卷戶一谿月
朗和鷗船怪來啓事無名姓只爲先生不說錢

宿儒博學命謂宜應薦舉

自是虞翻骨相清歸雲倦鳥寄深情閒嘲岸柳隨
風轉品次巖花向日迎囊裏悲歌燕北草馬前露
布粵南程解衣自濯清淮水願讓吳中高士名

岸谷滄桑眼底經短檠歸伴紙窗青孤情覓友書
千卷高卧驕人雪一庭謝却浮名真適意不違物
理即修齡論文遲暮還愁別長向秋霄望客星

已畦詩集 殘餘

二子草堂

重至寶邑雜詩

一線隄流繞廢宮女牆遙浸夕陽中鶴辭舊主籠
翻戀雀啄荒城事已空近巷兒童迎舊識隔濠蘋
蓼繞新叢玉雞堂上如鉤月又作嘉賓燭影紅

堂即後弄

斗酒雙魚喧客廚故人餉我且爲娛難忘夙習衝
晨鼓喚起離愁入夜烏玉蕊春光隋苑盡畫樓帆
影楚雲孤空階一夕瀟湘雨多少新寒到夢無
大浸稽天逾九年寶邑志永流亡依舊榻潸然誰憑
早計焦頭急只博終年望眼穿鷺鶴乍移南下疾

雞豚無那北來偏羽書昨夜喧江上休問銅鞮估客船

浮漚身世付莊生斜月猶窺粉堞明水國幾家餘
菜色檄書數道挾軍聲牛羊箇箇歸殘照瀟瀟雙
雙浴晚晴記得荒郊南北道炎風朔雪慣宵征
填填擊鼓大王祠瓠子宣房又一時板築驚魂悽
舊月束薪墮指怕流澌書生罪案先勞日尸位網
繆未雨時贏得長天秋水碧柳隄回首馬頻嘶
每賦銷魂送別離往來行役悵靡靡何堪多病顏
家鹿拋斷閒愁白傳枝若問舊棠惟馬轍在事年餘惟牛馬走
已畦詩集 殘餘 十三 二弄草堂
依然前渡倩魚知老夫不解山陽笛無那鄰人入
夜吹

邗上遇學山

別來清瘦黯心驚問爾窮愁幾許并藥裏蓋鹽雙
感額葛陂兒女倍關情曾因鴈過思風便每到秋
來怕雨聲漫說持螯餘興在黃柑綠橘負平生

秋日邀泰州鄧孝威江都宗鶴問歸德崔免

林休寧程穆倩泛舟紅橋限橋字

幾忘揚州暮與朝也尋故事到紅橋岸排朱碧驕
金谷巷擁琵琶當玉簫只有秋花含意舊誰憐衰

柳過時嬌天涯逐客佳辰老索笑同心破寂寥

錫山道中

傍岸秋花照眼明兩行衰柳競蟬鳴高低乳燕翻
波急遠近晴嵐入市輕茂苑人歸殘月下前谿歌
斷暮潮生別來數有東籬夢却望鄉關倍愴情

挽吳弘人聞夏二首

不信修文召連翩赴二難好辭供乞食博學厄彈
冠兩兄才藻不獲薦舉命也老試推輪慣貧棲蠹簡寬故人多厚

綠范叔一生寒

漠北嗟予季漢生還幸此身昔年兩兄俱及關而回艱難疎故

已畦詩集 殘餘 十四 二弄草堂

里冷暖仰時人舊好尋餘子驚魂送老親夜臺還
共慰膝下盡荀陳

早秋薄暮渡江望金山有作

莽莽秋陰合衝煙晚棹開何年一輪月值此妙高
臺層氣標初建鮫宮節夜回只疑塵世隔未許客

重來春間曾一登臨

石壁爭湍立浮雲捲地開水輪含剎相灰劫幻樓

臺念冷芙蓉遠機忘鷗鷺回英雄真負汝興廢爾

懷來

元突山容舊推篷眼倦開有天理日月無地挂樓

臺野戍平林合漁燈獨夜回虛傳八駿速那得御風來

吳楚天誰劃洪濛地孰開落霞翻月窟空翠束天臺鴉陣煙吞斷鐘聲浪湧回風波千萬丈何事去還來

不省勞人意懸帆破浪開倒鋪金萬點臺浸碧千臺粉蝶依星挂風鈴帶鶻回還愁雷雨至九首帶冠來

大造經營意從空放手開風雷摧瘦骨沆瀣拔層臺瞬息人何在虛無夢未回景純懸賦筆靈爽夜已哇詩集殘餘十五二弄草堂

蒼兔牀

掌上一丸封掀髯老不慵幕間嗤燕雀牖下薄喬松業就矜威鳳占成憤亢龍掃除魂穢障須上最高峰

黃葉詩和黃岡杜于皇得金字

滿目飛揚意翻驚搖落心名稱傳白果色相慕黃金翠柏幽無語繁霜動不侵幾層疎密處近水帶遙岑

爾是真樗質偏驕歲月深落同秋一葉積似雨多

金門擁妨扶杖擔遮透遠砧只因涼燠異過眼變寒林

爾豈文章伯無聲擲地金鶻秋先變色愛日報餘陰餘老寒依骨容衰拙有心歸來恨惜拙絕壑有知音

訓于皇次韻時與于皇同寓維揚天寧寺

宦黜交游盡萍蹤忽有鄰厭聞名士假今見讀書真辭立交撐骨灰寒許獨親憐君營一飽擾擾老閒身

師門同好幾余座主合祀龔先生君是在山泉老去偏依舊狂已哇詩集殘餘十六二弄草堂

來總不然三生思結石二頃竟無田烽煙鄉關急回頭數問天

疊韻訓通州范汝受時亦同寓維揚

特有蒼髯客支離愛作鄰文章乘命薄飄泊信才真汝受以文章買稿通達數年木落樺關出霜寒襖被親自辭海畔

月容易問棲身

獨立蒼松下冷冷聽落泉多情看斷處無策妙忻然里老尊雞黍家風剝硯田城南握手路夢裏亦冰天

同于皇招汝受移寓天寧寺結鄰度歲

出門一步總黃埃靜對寒窗雪後梅俗子盡驕妻
妾去飯塵好約范丹來

初冬到此過冬三爾我平添鬢雪幾多少朔風衝
北去君如越鳥戀樓南

由天竺登北高峰

憩策探岫宮感步披榛薄日感遙遙峯脰回倦激
潛深谷颺淒淒修澗靄漠漠逕仄覽彌夷簞應近
逾邈綠萼蹴履柔紅英掇袖落撥蘿捫層雲吸澗
聆遙喔天步縱攀躋齊州晒囂灼洪厓儼可憑余
亦從斯作得我謝客心默喻尚禽約勿使雙青重

已畦詩集 殘餘

十七

二弄草堂

笑人徒觀觀

循北山歷虎跑登南高峰

鉾峭悟逕窮巖開忘蹊轉雜篁修澗鳴幽葩石棧
展逶迤不知疲曲折互迎遣啾啾鷄雞音呦呦磨
廢簾朝曦躍重湖晶光凌絕巘谷官響易哀林委
指靡顯迅瀑激木末笙鏞互流行窮濞攬帶間懸
象措掌辨輕舉諒爽期沉憂藉暫免知音貽同懷
良貺豈云淺

從南屏山麓登頂望浙江

窮日勝彌厲遡風循陰阿阿陰暮浮雲背江面層

湖攬袂凌丹梯倚杖籍綠莎逸出千鈞頂四覽衆
峰羅江流忽覺住條增遠山多恨無任公釣直下
桐君波彼蒼不予棄爾懷遐如何揮手謝朝市康
莊在蒨蘿勿待盛期衰茲游捫心孤

春日泛湖登孤山

曉策遵蘭渚挈侶揚方舟舟行邈晨晷偕我翔中
洲輕陰散浮嶼澄漪碎孤丘幽懷夏世慮冥契倦
前修褰衣度石嶺攝袂憑山樓荒祠臨迴波磴道
折淖流緒風搖叢綠薄陽感鳴鳩遙渚蒲漸生周
塗蘭已稠攜我言懷侶景昔抗志儔女蘿穆修風

已畦詩集 殘餘

十六

二弄草堂

梁木邈難求喟焉理歸榜去矣心遲留

古松歌

嘉興其知寺有古松云是齊梁間物蒼古絕異爲作歌

城南古剎湖之湄古松獨挺虬龍姿兒童不識蒼
茫意歲寒千度祇自知蒼髯秀色搖空翠天矯輪
囷山鬼夙老幹年年閱歷心孤枕處處支離意雨
漬苔滋彌布蘂霜皮剝落神靈懼近市何妨鳥雀
喧凌空不怕雷霆怒人言此松六朝物歷盡興亡
閱枯苑沈沈謝何劉賦筆工金粉銀鏤曾否拂淒涼
千載伴浮屠六時魚鼓暮雲孤鳥啼正對門前柳
提起臺城事有無君不見陳家鉾月夜夜滿隔江

唱罷樓鐘斷若到天涯覓故知一枝蒼翠猶堪剪

陪宋荔裳大參游會稽寓山園簡祈奕慶兄

弟 寓山故折中丞園

越江以東多峻山磨牙虎豹憑其關驚驚翡翠樊
園物君家寓山平疇間越州使君詞賦手采蘭獨
尚前賢友中丞名節杏星雲零草幽花家法守邈
然風流不可逢落落對我秦望峰浮雲度嶺斷飛
鴈寒潭涵日鷺蒼龍主人巖下列杯酌坐有山僧
踏芒屨雪朋儕半是竹林餘野服金魚等悲樂疎
星四五遙挂城暝煙無數綿長汀風林斷續帶郭
已畦詩集 殘餘 十九 二弄草堂

一捫高高之青冥

贈桐城孫階公卧公并呈尊公大中丞魯山

年伯 時在會稽○孫與先人甲子己丑俱同榜

寒霜十月雞鳴曙游子出門渡江去帆前亂落霞
山雲直過秦皇鞭石處君家兄弟真好奇遠尋禹
穴題新詩長干柳色畱不住越女猶笑來何遲相
花初落白衿衣扁舟共泛江上磯五陵意氣到詩
酒鑑水稽山是爾師君家皖口接東山中丞風流

絲竹間午窗舞鶴戛一吸斐几丹砂妙九還到處
平輿二許名相思常在越王城趨庭定獻南征賦
云見滄江欄正平

題蔣虎臣先生山行紅葉詩卷後

太史昔在承明廬鳳凰銜出五色書太史今居瀨
水上匹馬閒哦丹楓傍明霞被幃疊波起迷離影
墮旗亭水天女腮紅盡越妝秋娘曲誤花源裏君
不見鳴颺浙浙漸霜雪朱顏攬鏡臨風咽賴有詞
人句裏春丹楓勿復愁啼鴉

東山歌贈山左董樵谷

已畦詩集 殘餘

二十 二弄草堂

東山天半臨溟漲崒嵒丹翠寫萬狀結廬直壓最
孤峰暈曾朝日扶桑上雙扉鐵鎖芙蓉城玄猿白
鹿當窗鳴月斜洞口高卧起步虛遙墜松風聲偶
思採藥成獨往暫別東山討泐泐白雲影落知有
無孤筇隨駐寄獨賞冉冉蒲帆越鄉國運沽斗酒
吳趨陌入耳鳩鳴香逕紅回頭鴈過胥潮白觸臆
興亡陳迹中題詩孤嶼幾人同怕聽吹簫迎桃葉
忽憶龍鶯指娃峰越州使君詩名好翠旌耀日耶
谿曉長裾漫曳故人庭鹿豕舊游看騷裏酒酣忽
爾思故山故山三月谿潺湲杏花一澗房攏靜麥

浪孤邨難火還余亦枯蓬
逐斷風枳籬何處一丸
封聽君熱煞東山話別覓西峰對結蓬

寄建德宋介祝兼爲其尊慈壽

帝城槐柳飛秋蓬臺高目送凌寒空一談俱集齊
稷下上書競赴咸陽宮就中宋生儒者雄寸毫直
拔連蜺虹千金散後氣愈鼓俠肝傾出雅頌風知
君唾手取青紫如君高懷豈爲此久客朝題飲馬
行思親夜夢嚴陵水嚴陵元突破層霄下有大江
吼汐潮君家高閣立其上中丞勲在野與朝昔時
三晉戈鋌起節授中丞天顏喜長策孤懸鳳塞高
已畦詩集殘餘

主 二弄草堂

豐碑獨揭雲中指蘇公有子如君少目無空闊超
騷裏予也騎驢旅食人征塵影裏爲傾倒孟門偏
不歌路難燒鐙與月爭關干催人水活蘆溝響送
馬黃雲背策看別君二載苦憶切厭煞征鴻影明
滅聞爾持觴跪北堂蘭芬玉皎簾前列繫住東西
南北身龍山山下盼佳辰一尊遙借桐君水共酌
清江歲歲春

黃山吟送孫無言歸山

無言久客揚州

我聞黃山奇傳述侈盈耳綠煙雨芒屨每飯懷耿
爾昨歲吾友來云有便帆指擊榜發錢江酌酒客

星溪陂陀歷千峰繫船屯谿市仰睇蒼蒼間怪狀
攫漢起橫破半碧落云是黃山矣此地距山麓尚

一百廿里振節踴躍行束縉并襍被同心四五人

推挽手相以目駭啞爾瞠攀躋慄神鬼始陟湯口

泉朱砂峰蒼倚青鸞躡仙掌俱峰名駭駭互角猗漸

升老人頂只少磬欬唯是惟山之腰豁見天都巋

環峰三百六禹簡莫能紀出險驕捷猱梯空哂窺

鼠金剛肚可怪閻王鉞詎抵皆極險處雲棧縱千步股

戰口徒哆鬼工佐飛騰直踏蓮花蕊天都第一峰峰頂尋

丈衰始悟真率偉日月亦何心似來授其履萬狀

已畦詩集殘餘

主 二弄草堂

圍金碧衆般委如駛扶輿不能忍落秘肆譎詭峰
峰獻諸有雲海捧其趾歷歷翔走呈面面苗苗啓
我游十見旭曾未扶其繁入目不能言所言非其
裏彼境變難窮我心憫無已衝嵩足未徧奇觀亦
云止還問新安人家山展米齒絕世稱神物往往
少知已濟勝無乃艱大都肉食鄙孫子產新安壯
歲窮海宇爲愛廣陵月舉杯未脫屣忽憶天都峰
撫髀中夜起青鞵便朝發一洗新安恥諸公壯其
事贈言一何侈擔簦攜之歸此外皆塵滓孫子歸
黃山長揖謝諸子

送學亭二兄之任貴陽

惜別南荒遠多君盤錯才洞庭秋漲閣銅嶺曉煙
開蠻吏迎華綬夸歌佐酒杯黔中疲百戰埽地關
汙萊

路過牂牁險滄瀾度百盤三春過積雨六月有輕
寒風俗憑官換艱危入政寬書生須歷險經畫馬
前看

客中歲暮

古樹頽垣見饑烏繞戍飛山浮寒木響野錯燒痕
微冉冉隨砧韻遲遲送臘暉綠河千樹柳生怕又

已畦詩集 殘餘

壬子

二弄草堂

依依

括蒼道中

蕭然倦策度重巒絕壁摩天傍斗看游子傷心悲
九折美人遙睇隔千盤啼鵲花信他鄉到瘦馬衫
痕落照寒不斷亂雲投北去生憎回首望長干

同德清徐方虎錢塘張步青東陽趙湛卿登

永嘉江心寺浮屠

是日巳戌戌

驚宮兀突捫銀河界破青冥一鴈過名士登高雙
淚下故人回首萬峰多新傳屨海銷兵甲若箇魚
磯卧薜蘿尺五去天知不遠憑君才調問如何

良辰今日是何年洛水蘭亭總惘然有客忽憐吳
地草無人不誦霸陵篇珠宮日朗浮孤嶼碧海潮
回落萬川千載勝游追謝客風流珍重繼前賢

送湛卿歸東陽

柳絲冉冉暮江頭紅樹明霞送碧流惜別更呼桑
落酒相思只在木蘭舟帆隨江鴈雲千里路轉山
城月滿洲君向東陽須健飯他時帶減使人愁

吳山訪沈鍊師

朔風倦雪隨游子古柏撐寒井梧死山館何人話
昔年寒巖與爾長如此窗外重湖千片明亂山疊

已畦詩集 殘餘

壬子

二弄草堂

補隔江青年來消盡閒雞夢亟向壇前禮玉京

贈友次來韻

問是何年草莽臣牆東避世假成真骨存猿臂埋
飛將目斷龍文判逸民百萬金揮畱短褐十千酒
冷謝紅塵倒囊不怕無錢看肯向西風一訴貧
幾經雨驟與風飄索契冥冥碧落高底事雞羣忘
飲啄也知鶴立惜毫毛關山不望思鄉月鐙火猶
聞獨夜潮祇伴青萍影共笑酒醒心事在詩瓢

送友人公車

鶉青爍爍絳綬鳴長鞭捎雲秋濤驚衆中一盼誰

不羨洛陽夾道誇，崢嶸淖沱月墜鴉啼曙。衝塵白
鼻驕嘶去一鴈，南飛首忽回故人尊。酒雲平處

和友人城南送春之作

明日春風別故園，滿堂猶聞武陵源。煩君再鼓回
風曲，重倩殘紅向袖翻。

看盡繁花杜曲人，恰逢歌管在南鄰。永和記風
流事，莫挽羅裙說送春。

難倩東皇緩做裝，惜花小隊在迴廊。送春不是悲
秋侶，神女今宵枉斷腸。

庚戌六月吳江一夕水發，淪沒民居，戲作竹

已畦詩集

殘餘

五

二李草堂

枝體

太湖風捲水漫天，城裏居民屋上眠。市上米珠無
買處，朝來溼米斗三錢。

人家養子惜如金，何事長橋拋擲頻。一陌青錢沽

一婢，夜來愁聽喚浪聲。

千邨一望絕炊煙，老弱相扶乞市廛。最惜雙行纏

少婦，提筐不是採桑還。

三里橋邊粥廠新，擁擠老幼可憐生。爲求一飽真

難得，驕煞爭名奪利人。

午夢堂集舊序

閨秀詩唐人故不能多，惟楊盈川姪女有妝成書
懷一首，其餘若李季蘭、薛玄度、花葉夫人皆瑣尾
失節之流，不足道也。徐淑以伉儷唱訓，分元
妹往復班婕妤之團扇詞，蘇伯玉妻之盤中歌，令
人不能不追憶於漢晉耳。而其篇什亦自寥寥，累
而成帙者，無有焉。我明濮士齊始有集，士齊出自
閩，聞名家伉儷兄妹唱訓往復，洋洋纒纒，可謂盛
矣。但其末年弟未軒子仲招壻子充及其女之適
於鷺湖者，俱先夫人而逝，焚燹獨立，只一老嫗涕
泣漣如，殆無生趣。信乎文人多阨，不獨須眉形管
玉臺俱所難免矣。以余讀午夢堂集，爲葉虞部仲
韶君德配沈夫人一門著作，沈夫人廼余同籍，樵
所先生女也。夙通經史，鼓吹風雅，佳偶名門，宜家
虞部男女，繞膝無不韻美處倫，理之順得性情之
正，樂琴瑟之調，啻在陰之和。故詩勿慮其不成集
而篇勿慮其不廣，句勿慮其寡和矣。止何造物忌
完世界，闕陷虞部有少女瓊章及笄而夭，君哭之
而慟，其長女昭齊亦以哭妹而傷，未幾與母夫人
俱仙逝矣。嗚呼！家珍國寶，煙消雨散，行路之人亦

午夢堂詩鈔

舊序

一

二李草堂

知心惻況乎虞部何以堪此所以簡其遺作不忍
秘諸柙中而欲傳之海內者也余僭選明詩如獲
拱璧詎惟閨秀足當大家乃擷其菁華刻之如左
實揆藻之同心非阿私其所好云時崇禎己卯重
陽節日西峰居士曹學佺能始謨

午夢堂詩鈔

舊序

二

二弄草堂

午夢堂詩鈔述略

一鵬吹集我母封安人沈太君所著也我外大

父憲副懋所公文章品望政蹟名重一時我

先安人同胞諸舅氏若君善諱自繼君庸諱自繼

君晦諱自炳君服諱自然君牧諱自駒留侯諱自南君

山諱自東諸先生皆擅著作文筆有盛名傳誦

海內先安人於諸舅氏伯仲間亦猶大家之

於班氏矣先安人中年遭我兩姊早亡悲哀

成疾卒年四十有六有鵬吹集行世已久茲

以篇帙頗繁謹擇十之二三必可傳以永世

午夢堂詩鈔

述略

一

二弄草堂

者付之梓男變百拜謹識

一愁言集我伯姊昭齊所著也先虞部府君幼

育於了凡先生之家故即以了凡先生之姓

為諱我伯姊歸於了凡先生之孫不意有天

壤之憾抑鬱而卒年二十七所著有集曰愁

言所志也弟變謹識

一返生香集我姊瓊章所著也瓊章於諸姊行

三幼而奇慧初學詩詞即卓然成家兼學為

文通唐宋諸大家擷管頗能似之字崑山張

方伯之子立平年十七張氏訂婚期於是年

十一月十七日瓊章於是月十一日先期七日而卒郡人有能爲鬼神之言者憑乩自稱泐大師言瓊章仙去又有淮上方士能致鬼物言瓊章屍解蓋空棺云其言無徵近迂怪有遺集曰返生香猶言其詩可以返生云爾

牛夢堂詩鈔

續重刊遺集

舊名鵬以集

吳江 沈氏宜修 宛君

先嚴君棄捐之後音容如昔燧火已周愴焉

欲絕賦言志痛

長風勁寒松籐霜淒夜冽落日亂山空流水去隴咽感念泉下人悠悠道路別傷哉已一載音容隨露滅哭兮不復聞迴腸空自裂綠野暮飛煙寒梅曙驚雪啼鳥繞白楊衰草悲荒碣蒼茫樹色低徬徨鴈聲切虛堂何寥寥暹夜堪愁絕泣下露衣裳悽愴玄雲結

牛夢堂詩鈔

續重刊

二弄草堂

感懷

小池楊柳疎西風吹禾黍蟋蟀怨幽戶高城動悲杵茱萸冷絳紗黃花愁不語桂葉消黛眉芙蓉落江渚松風響暮欄孤鐙明秋紵照我長夜愁愁懷如縑杼一絲織一縷終日成幾緒試望蒹葭色白露悽湖墅明月流天空徘徊自延佇清漏滴殘更棲鴻驚夜侶容華減青鏡團扇傷流序嗟哉處世間憂愁半相與

雪夜

覆天彤雲驟六霰舞瑤光飛瓊乘之下珞珞生夜

涼鐙影寂浮綠寒篝凝不香殘更催歲暮百感徒
寸傷愁鏡侵芳鬢清尊入冷腸遙碧何漠漠空蒼
更茫茫吁嗟不能寐永夜獨徬徨

庭前花缸中小石

靈石不盈尺流波繞巖側奇骨亦天開宛然層峰
崩秋棠落醉雲輕羅亂煙纖荇葉能卷舒桐影時
敲直竹風吹暮涼鳳尾翦新色小壑鎖洞幽白花
粲巒北獨憐芳草青不待王孫憶最惜山桃枝難
倩東君力

金陵秋夜 國學書中

千夢堂詩鈔

續重刊

二

二弄草堂

促織叫聲怨頽垣徹夜幽古窗留月照寒柏森荒
湫鄉異愁無異江流恨亦流閒雲空渺漠飛影日
悠悠

憑檻初臨鏡猶聞黃鳥聲隨風度宛轉恰是故鄉
鳴芳草繁愁緒天涯處處生紛紛秋色裏蕭索古
今情

哭表妹張倩倩

北風吹黃埃散漫悲蕭索玉骨堆荒丘盛年滅幽
壑白楊映青山華表空遠鶴流水咽鳴琴屋梁惟
月落絕世紅顏子似絮渾漂泊游子夢天涯功名

徒怨薄杜鵑枝上啼幾度年光惡纖錦泣誰憐魚
書香川洛山頭風雨重化石隨寥廓青沐不爲容
夜臺甘寂寞愁魂繞洞庭波浪江邊作燕子語空
樓總悽悽斷魂殘日草離離野煙寒漠漠裁詩寫
斷腸泉路如何託總髻舊時游言笑恍如昨痛君
君不聞清風動簾幕嗟嗟死別離清淚空彈却雲
黯日沉沉高林喧鳥雀

病餘照鏡有感

明月向曉風夢覺憐君伴愁裏拭君疎清光忽塵
滿長歎偶相呵浮埃拂難散瘦影不分明何解人

千夢堂詩鈔

續重刊

三

二弄草堂

腸斷

夢君庸弟

惻惻復惻惻離恨邈難測一別七經秋愁思惟歎
息邇來頻入夢夢竟何由得爾若夢故鄉故鄉無
所憶我若夢天涯天涯路未識總之兩茫茫長夜
漫漫黑悠悠傷我懷月落青林側仰望鵲鵲飛何
時振羽翼

夏日感懷

太山高峩我流泉深莫測荆棘滿道路青蠅蔽空
黑巧話剪如簧迎風不知息燂日草離披亂緒愁

難織歲月良悠悠撫景懷悽惻浩浩太虛間營營何所極

題疎香閣 次長女昭齋韻

旭日初升視曉曦映綺房梨花猶夢雨宿蝶半迷
香輕陰籠霞彩簾英低飄翔待將紅袖色簾影一
時芳海棠還折取拂鏡試新妝新妝方徐理窗外
弄鶯簧

又 次仲女蕙綱韻

遠碧繞庭色參差映日明竹間翠煙發竹外雙鳩
鳴逕曲簾枝裊嬌紅入望盈博山微一縷煙浮畫

二弄草堂 續垂簾

羅生芳樹清風起飄飄落霞輕

又 次季女璣章韻

幾點催花雨疎疎入畫樓推簾望遠墅爛錦盈汀
洲昨夜碧桃樹凝雲綴不流朝來庭草色挹取暗
香浮飛瓊方十五吹笙未解愁次第芳菲節琬琰
知未休

聽族姑彈琴

草色饒春逗花光入曉櫺海棠昨夜雨枝上半嬌
紅吹香庭院靜翠捲柳微漾忽爾解人過爲我理
絃桐高情曠千古可與日月同冰絃乍挑撥玉指

泛宮商白雪音隨發歸風引送長峩峩三峽思流
水何洋洋林表動清響雲彩飛悠揚僊僊青鸞集
低昂數衆芳促柱淒古調參差襲素裳斜日吟寒
松輕煙霏夕露拂袖撫金徽哀思結復獲再奏彈
廣陵媿乏嵇康賦庭烏寂不喧明月簾前度冷然
解我煩還恐幽蘭妒逸韻坐間飄窗竹鳴蕭蕭曲
罷林花落餘音繞碧霄

懷遠

疎簾閒夕照燕去畫梁虛芙蓉冷煙渚慷慨傷離
居秋光渺無際恍惚何如昨木落殘靄餘清風自

二弄草堂 續垂簾

寒廊

曉起

曉風庭戶靜涼露迎晨旭檐柳颺垂絲鶯聲斷還
續花草撩亂香幽篁弄新綠芍藥如含笑旖旎迴
廊曲薔薇更裊裊長滿架紛紅玉景色良悠哉聊以
消塵俗

初夏

春隄水瀾瀾芳樹春風起流鶯不住啼花霧愁無
已書閣鎖蒼苔藥欄綴餘綺日月互古忙春華倏
成萎擾擾夢中身何須分惡美蝴蝶猶翩翩南華

已故紙今古總茫然誰非與誰是翠逕吐新篁浮
生聊爾爾

重午悼女

新綠下簾廡猩紅綻榴萼萱草助人愁空喚忘憂
錯綵縷泛蒲觴事事都作惡團扇亦依然餘香鎖
空閣惟有淚花飄飛染初篁簪

十月朔日憶亡女

哀鴻語噤噤碧蒼淨皎潔黃花寂無言似恨千秋
別深鎖一庭幽慘盡悲秋節冥漠泉路長其如歲
月瞥杳杳不返魂冥酒空陳設惟有紙錢灰煙飛

夢堂詩鈔

續集

六

二茅草堂

寒凜冽落日羣鳥鳴西風淒唳咽笑語憶生前美
音終斷絕何堪一寸心當此千萬折程程靜夜思
殘月鐙明滅

夜夢亡女瓊章

東風夜初回紗窗寒尚冽徘徊未成眠銅壺催漏
微偶睡夢相逢花顏逾皎雪歡極思茫然離懷竟
難說但知相見歡忘却死生別我問姊安在汝何
不同挈指向曲房東靜把書篇閱握手情正長恍
焉驚夢咽覺後猶牽衣殘鐙半明滅敲枕自吞聲
肝腸盡摧折

偶懷

碧玉分琅玕香紅競芳紫日影下重簾徘徊徧桃
李更有楊柳絲臨風多旖旎散剪亂瓊瑤飛滿雕
欄綺詎知景光違世事渺難測秋容一搖落倏忽
遂凋色亦知若大夢欲醉何由得歎息懷滄洲遐
想徒鬱抑夕露溼涼花疎螢似相識飄然松下煙
聊爾與相織

暮春十六夜望月有懷

玉樹驚烏光皎皎疎星數點長河渺憑高一望暮
天空天空月上青山小二八蟾光不減前還同三

夢堂詩鈔

續集

七

二茅草堂

五闌嬋娟班姬雪練重裁扇李白杯深再泛船月
底徘徊欲斷腸花飛又復繞迴廊松風颯颯來庭
戶樹色朧朧拂煙霧天外孤雲自往還不傳人恨
到關山關山一片湘江綠月照波流千萬曲曲曲
湘波不斷流閒消今古幾人愁白髮征人邊塞淚
紅顏思婦怨高樓樓前月落思依依杏花狼籍柳
煙霏萋萋芳草天涯碧愁見樓中燕子飛年年花
月祇愁人愁裏消殘一半春若教明月長相照願
逐流光繞去塵

悲花落

溼雲不飛花欲落數枝憔悴臘脂薄怨白愁紅香
霧空晝長無奈飄羅幕處處啼殘杜宇聲青梅葉
底送春行瀟湘幾陣桃花雨綠樹青山入望平裏
裏垂楊拖翠線碧岫霞流飛彩霞餘霞散綺晚風
前芳草天涯蝶夢邊公子金鞍嘶落日佳人紅袖
泣啼鵲啼鵲落日春茫紫檀斜柱十三絃乍見
雲開秦樹色又看雪舞漢宮煙漢宮枝上更多情
千丈游絲繞樹迎舊薇架上遲新月芍藥欄前度
曉鶯曉鶯啼不歇夢破關山月風月暗消殘鏡裏
愁華髮妝鏡慵窺雙鬢蓮花開爭似夕陽紅夕陽
千夢堂詩鈔 續正館 二弄草堂

秋夜聽雨

開風斜雨驚秋素暮欄蟲語疑玄露瀾漫江雲合
不開雲光落井寒煙度羅綺愁生蘭爐消庭花寂
寞夢迢迢離披蕙草秋容老冷落芙蓉向夕凋池
上芙蓉怨秋夜紅妝淚洗愁難瀉看盡秋螢滅復
飛綠波自繞寒塘下休憐綠水帶寒流莫問芙蓉

秋夜愁看取春風楊柳月何處高懷秉燭游

題山水圖

層巒嵯峨倚雲出參霞蔽霧凌青岑古樹蒼蒼石
運斜行人但過無相詰萬壑風生雲不飛春來春
去只芳菲山花風裏還如舊茅屋橫橋鎖翠微虛
閣崢嶸迴空摩崖千尺孤寒松滄洲茫茫但遠
岫日日征帆挂碧舸

四時春歌 同三女作

瑤臺芳氣叢香氤曉煙纖纖幌絲何及杏花開爛玉
人天晨光盡帶臘脂溼垂楊搓線挂東風千縷萬

千夢堂詩鈔 續正館

九 二弄草堂

縷穿風急漢鎖隋隄萬種情柔條漾處新鶯濕游
絲更裊清晝長落花舞蝶紛盈集海棠獨映畫欄
前捲簾忽見泥香入天涯芳草綠無邊堪羨韶光
盈九十但嗟此日正芳菲何事東君欲收拾

夏

半檐鐵馬頻風起檣葉葵花翻紅紫藥欄細草錦
爛斑綠野芊綿秀芳芷珊珊琅玕干青雲娟娟菖
蒲蒼芳蕊鳴鳩呼雨景逾寂柔絲墨煙浮湘沚當
午沉沉樹影稠微風時入簾鉤裏輕綃展減素肌
涼晝餘桃簟清如水庭前翠簾碧瓏璵芭蕉翠欲

嬌冰綺瑤琴一曲對南薰日晚清商飛不已

秋

雙星斜月銀屏度槎河縹緲珠垂露淒淒竹塢生
涼風高拂桂枝擷蟾兔楓洲水碧立芙蓉嫋嫋亭
亭嬌掩嬋楚天空闊鴈來遲湘浦煙深迷翠羽澄
光入鏡映妝清芳袖新飄豆花雨珊瑚蕉發美人
衣小棠婀娜依庭樹采蓮曲斷空江煙長見青山
繞秋暮砧聲昨夜起閨愁玉指冷冷搗紵素

冬

玉壺丁丁遲漏刻璇房月冷風淒惻悠悠天氣紛

午夢堂詩鈔

續重刊

十

二弄草堂

黃埃漠漠寒煙捲霧織洞庭木落關塞寒千門鴈
叫迷水國忽疑柳絮似春飛隨風吹散雕欄側楚
山吳山皆皓然千沙萬渚浮練色葳蕤芳樹盡梨
花玉容粉黛淚痕逼薰籠烘裊博山煙行拾瓊瑤
消酒力竹外橫斜香乍來南枝又報春消息

哭季女瓊章

碧天淒淒雲黯黯江楓颯颯墜寒煙寒煙冥漠哀
猿嘯獨對傷心逝水溪憶爾盈盈日繞膝還愁襦
結隔重川何期泉路悲相促夜雨鐙花聽杜鵑宛
轉長凝閣上妝妝臺餘韻婉清揚綵雲縹緲人何

在落盡寒花樹樹霜姊妹兄弟長號絕行驢悲鳴

哀更裂頰年蠟炬幾燒殘杯酒共傾清漏徹向天

今日何參商總憐相看淚盈頰巡檐不復笑疎香

飛絮何由題白雪撫恃深閨十七年幽蘭明月可

方妍閒時階下尋芳草靜處屏間展素箋素箋春

寫梨花句錦帳秋吟暮葉蟬折玉碎珠何太早返

魂無術心空擣月明猶自小欄杆舊日音容何處

杳空房夜夜紙窗風芭蕉獨伴霜天曉本期灼灼

天桃賦何意翻成歌薤露恨極江淹亦未聞哀多

庾信難堪訴鳥啼寂寂舊簾櫳衰草西風同日暮

午夢堂詩鈔

續重刊

上

二弄草堂

暮日寒光竹逕微比來相見夢偏稀瑤琴彷彿臨
風韻修竹蕭森怨落暉春草春花爛熳時青尊空
對憶芳姿秋風秋月愁無語誰把瑤華寄一枝幾
度相忘錯喚名幾回耳畔恍聞聲驚思已是亡人
矣淚眼難乾祇自傾蒼蒼白日空長歎渺渺重泉
何時旦霜露淒淒閨畫簾寒青缸凝碧篝香斷腸寸
剪今何所之書哀辭今難伸悲

早春舟行

水繞平隄綠花開野陌鮮風柔初弄柳草嫩乍分
煙翠袖橫江隔青蕪遠樹連蘭舟輕蕩楫棹破落

霞天

病起

桐深簾影碧啼鳥不關情餘病消殘日閒愁付落
英雲依深樹沒草向靜階生坐聽西窗竹蕭蕭翠
葆聲

思君庸弟

沙磧寒煙路漁陽紫塞遙推梨思舊日夢草憶今
朝遠樹凝秋月浮雲落暮潮刀環何日是莫負昔
題橋

月夜

午夢堂詩鈔

續卷

十二

二弄草堂

水鏡懸天出松濤雜桂風素光飾亂影清露映芳
叢小簾涼生翠疎簾夕隱紅不知明月下幾處怨
香籠

悼嫂

斷雲悲水咽薄日慘煙離總悵魂何在平林花自
悲苔階痕絕履鏡匣網生絲每作還家夢相逢恍
昔時

中秋

光浮餘碧映瑤彩落輕霓桂早香含細相高葉覆
低涼生小窗北影轉曲廊西皎皎清輝逼樓烏屨

夜啼

重陽

今節三秋晚茱萸冷絳囊鴈歸湘渚開楓送故園
涼酒向杯中綠花從逕外黃天涯正搖落對景倍
堪傷

風雨登高苦今朝霽色青繡糕閒賜食香餌久傳
馨倍識秋宜眺方知菊有靈涼天斜月早松下且
消停

秋日邨居

午夢堂詩鈔

續卷

十三

二弄草堂

金風乍蕭瑟共引五齊醪物候驚新栗流光憶磧
桃煙氤橫野闊日色淡天高夜靜湘靈怨秋江浪
正滔

地是柴邨僻門臨荻野開遠山堪入黛曲水可浮
杯艷集秋裳色香分楚佩來簡書簾不捲卒歲聊
優哉

一天煙雨靜三徑菊松分降渚愁湘水游汾起漢
雲春秋忽代序風月總爲羣試問池塘草新來夢
幾聞

書閣西風夕涼生竹隔邊素華凝砌冷倒景入窗
鮮螢并懸新月鵬弓勁次天幽居自瀟灑一枕莞

花偏

聊賦登臨意，抽毫媿大夫。送歸悲遠道，娛覽眺修塗。
曉日侵幃箔，寒花拂井轡。江皋昨夜雨，秋色滿澄湖。

繞案清輝映，瀟湘拂繪看。但逢風月好，莫惜酒尊乾。
唳鶴橫霄遠，吟蟬咽夜寒。休悲秋索莫，霜露任漫漫。

黃葉依風下，凭欄思更悠。半庭微雨歇，數縷薄霞休。
未許楓林醉，還消蕙草愁。庾公明月在，感古獨登樓。

午夢堂詩鈔

續垂簾

十四

二才草堂

秋氣森無盡，留雲不掩關。長吟惜往日，一曲志高山。
山簾逼鑪煙，細屏隨畫彩。閒攀枝堪自賞，人在碧叢間。

壬申除夜悼兩女

勁風吹斷髮，寂寞歲窮天。落日新鬼傷，心送舊年。
室連雙總帳，腸斷幾詩篇。臘酒澆難醒，寒花淚紙錢。

人日

剪綵腸逾結，傷心景自流。春風纔七日，泉路若干秋。
悽斷鴈非字，悲看月又鉤。登高一臨眺，四望總

堪愁

夢亡女

夢裏分明見，牽衣語更長。曉風吹斷漏殘月，入迴廊。
鏡罷臺前照衣餘，架上香空。憐夢中態宛轉，不能忘。

七夕思兩亡女

乞巧年年事，愁懷逾往常。鵲橋填舊約，瓜果薦新涼。
綵縷難穿淚，金鍼只刺腸。寄言河漢女，休弄巧絲長。

紉扇辭秋早，鸞音夢已休。芙蓉泣露下，蕙草怯螢流。
夢堂詩鈔 續垂簾 十五 二才草堂

流碧樹偏籠，恨纖雲不礙。愁高樓望斜漢，新月復如鉤。

秋雨獨酌遣懷

細雨晚來下，庭梧墜檻檣。曲屏橫燭影，疎幌隔秋聲。
濁酒聊自酌，窮愁無可傾。蕭蕭窗外竹，寒吹入幃迎。

病中春暮

不知春已暮，苔徑綴花多。落絮繁朱草，流波繞碧莎。
新鶯愁處聽，遲日病中磨。一榻閒書卷，蕭條對薜蘿。

一春常卧病細草長庭除好景不須惜春風自有
餘筍含新籜嫩月就暮簾疎遣興慵拈管呼兒問
草書

卧病

半窗疎雨後寂寂晚花晴癩癖消貧况窮愁薄世
情鳥歸喧夕景病卧靜浮生寂聽迴廊下蕭蕭風
竹聲

秋日病起

宋玉愁時候何堪病後身碧雲飛古木明月老江
蓴冷葉偏含悴幽花不厭貧悲哉無限意對景只

午夢堂詩鈔

續書館

十六

二弄草堂

長輦

秋夜風雨

莫歎秋搖落其如滿屋蒿不堪由逕路常自惜兒
曹搔首問霄漢愁懷付醉騷楞伽百八句業海若
爲撈

暮春舟行夜泊鷺湖望月

曲隄春灤漾杜若正芬芳啼柳鶯猶濕銜芹燕漸
忙簾移搖綠小棹舉送青長谿暗煙將暝山遙樹
欲藏笠舟漁罷釣持清鳥窺檣暮景留春色微淡
怨夕陽碧流浮鏡藻翠墅靜嵐光掩映桃花醉參

差菜陌香鐘聲帆淡靄寺影月青蒼四野垂霞暮
千家宿霧妝自堪供眺覽不必問瀟湘苒苒餘蕭
索泊泊獨渺茫偶來湖嶼望深喜袖衫涼不盡江
山興空懷詩酒腸何能借風月隨意好悠揚

春日

百夢啼徹草煙肥畫轂新裁謝女衣寶鏡春風花
欲笑繡簾明月夢初歸芙蓉彩鳳窺青鎖楊柳宮
鴉繞翠微自是片雲隨意去碧苔空見淡煙飛

暮春十五夜望月

三五嬋娟散彩紋空庭花落正紛紛望中新綠侵
午夢堂詩鈔

續書館

十七

二弄草堂

光冷檻外浮青入影分遙憶故園還照屋黯思往
事獨看雲夜深莫向欄前倚此際鵲聲不可聞

懷表妹張倩

別後西樓把袂難相思江上月光寒共憐每隔星
霜換兩處頻驚歲月殘芳草湖山應寂寞暮雲尊
酒已闌珊故園春色還如許攜手同君夢裏看

哭先嚴君

罔極哀哀圖報難寸心裂盡淚空彈長松月響孤
山寂碧杜風凋弱水寒草澤有蒿悲出入夜臺無
路問平安乘流縱駕肥泉棹游岱容顏不復觀

春別

簾前殘月五更風江上征帆挂碧舸客路片雲隨
遠望鏡中雙鬢歎飛蓬縈愁芳草千山繞送恨啼
鶯萬里同待約芙蓉秋水綠莫教黃菊冷煙空

秋思

絡緯啼涼入畫屏隔窗時見度飛螢煙波漠漠浮
南浦木葉蕭蕭下洞庭萬戶寒砧同夕露一聲新
鴈滿沙汀舉頭欲問衡陽信無奈聲哀不忍聽
庭花含露檻前幽紅葉隨波自在流三徑菊催陶
令宅千峰月繞庾公樓歲華搖落驚遷候秋意蕭

午夢堂詩鈔

編年館

六

二茅草堂

條憶舊游望裏江楓今正綠何年重擬泛輕舟

憶君庸弟

瑟瑟秋風鷺鴈行空江寂寂水茫茫遙思羌笛吹
殘月此際寒光正落霜夢寄西窗銀燭短書傳北
塞玉關長望雲遠恨難將與漂泊何堪慰斷腸

秋日望京報不至

西風初冷碧香裾白首高堂夢倚閭豈是上林無
一鴈故教尺素杳雙魚此時王粲登樓思何日秦
嘉寄隴書吹盡白蘋波自綠松濤桐露暮簾虛

中秋望月有感

疎星耿耿碧天遙銀漢浮槎在九霄漏鼓漫傳更

寂寂邨歌時度夜寥寥素娥桂兔應知悔遠客尊
鱸却已饒森樹不堪頻顧影無邊秋色正今宵

暮春別君晦弟即和所貽之韻

細雨煙絲伊笛涼青梅如豆日初長新鶯嫩柳嬌
春色畫舫征帆送夕陽莫歎池塘頻入夢爲憐芳
草獨銜觴悠悠雲繞千山碧却恨天邊參與商

暮春別去仲夏將來復和前韻

午窗敲翠竹花涼簾影沉沉清晝長萸英無端驚
換葉麥秋忽已到斜陽青春啼鵲催沾袖紅樹飄

午夢堂詩鈔

編年館

九

二茅草堂

英故人觴時序恩恩易遷代南風寫恨寄宮商

秋日

輕陰漠漠鎖清秋簾幕低垂小院幽紫葍無風隨
浪泊白蘋盡日帶煙浮庭臯漫自悲搖落關塞從
教作倦游黃鳥不知春去久枝頭猶似喚人愁

偶見雙美同雨女作

竝采明珠游漢浦相攜覽鏡笑雙雙容將流雪迴
紅袖韻擬吹簫對綠窗曉帳含情羞漢殿夕香細
語夢湘江由來獨立稱傾國今日千城亦受降

早秋曉起

清露桐陰綴碧莎朝霞繞帶柳煙醺早秋天氣愁
爲况暮景人情感易多歲月頻驚忙裏過心懷漫
向暗中磨蕭蕭不盡西風起吹落庭卉奈若何

懷張倩倩表妹

叢桂風吹薜荔苗秋深蘭佩不堪紉荒涼舊事隨
溝葉荏苒寒光鎖澗蘋芳草年年徒自老愁心歲
歲總如新兼葭一望蒼波遠鴛鴦錦何由贈故人

夏日涼風

何處涼颼衣袂侵未經搖落早驚心清浮白雪班
姬扇響動青山謝朓吟竹爲風徐鶯亂語花隨晝

午夢堂詩鈔

續香館

二

二弄草堂

求蝶雙尋閒來舊事休重省若到秋風恐不禁

秋日病餘

葉底秋光葉上霜碧雲千疊靄微茫清砧明月催
寒近斜漢橫波傍晚涼病卧怯聞鶯鳥語愁懷常
抱惜秋香何堪一望多蕭瑟花竹蕭蕭繞繡牀

哭長女昭齊

余遺三女之變哀莫能仲豈意七十月間又如

前細草空自芳菲摧外名花徒然轉旋游絲白日淚與俱飛
嗟痛清宵隔斷共斷開雲無意難覺遺蹤明月多情還照空閣
前三女亡時因其婚期在適日夕惶惶又生浮末曾經此意中
實無虞慮且待亡後驚悼悲駭不知所出故長女卧病兩月之
內余爲言計備求日轉益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
於未別時嗚呼痛哉余亦知情緣有限恩愛必離余俗念未銷堪
磨難過聊草數言以志痛云爾

亡女瓊章週年

觸景傷心萬事悲悠悠生死隔年期眼枯淚盡流
清血腸斷情還倍亂絲浪影雲歸何處問無蹤夢
去總難追搖搖虛幌靈安在侍女添香知不知

午夢堂詩鈔

續香館

三

二弄草堂

魂銷魄冷一秋長蕭瑟隄邊盡白楊竹裏風光如
舊日林間寒色帶新霜由來百歲終相別其奈期
年增慘傷憑仗如來施慧劍情根斬斷赴慈航
蕙萎蘭凋長蔓蘿空礫歲月恨相磨芭蕉灑泣憐
香玉楊柳搖愁拂綺羅一枕仙游無日返九霄雲
駕幾時過蓬萊弱水呼天遠極目煙波奈若何
玉質花顏總惘然幾回音韻況當年淒心莫問刀
常剪遙夜何堪骨自煎鴈唳一聲寒月落楓飄萬
壑暮雲連江淹難寫千秋恨惟叩華香向佛前

癸酉除夕感悼

庭樹吟風岸 天蒼茫落日起寒煙紙窗無分消
貧福石硯常帶爲俗纏柏葉杯中傷往日梅花影
裏憶當年眼前流景頻還謝愁鬢蕭蕭自黯然
疎蕊凝香殘臘天荒扉爆竹散青煙卽童共樂新
正好總帳長將舊恨纏雪意欲消雲拂霽花光驚
送柳催年而今往事徒悲感惟對春風獨愴然

甲戌元日同前韻

淑氣催開曙色天江干夜雨溼朝煙春絲漸借輕
風展藥蘚還繁弱蔓纏三載芳魂空怨月雙埋玉
骨不知年綺窗誰試椒花管華勝屠蘇更香然

半夢堂詩鈔

續書館

三

二弄草堂

寒雨連雲歸鴈夫翠綿將上柳條煙流光瞬息古
誰在浮世虛名人自纏昨夜鐙前成隔歲今朝鏡
裏又新年漫憐花事芳菲節吹徧春風是惘然

立春

秦地遙傳太史天雲翹歌舞動輕煙春光已逐青
旛轉綵燕新看翠羽纏弓月上弦初拜野仙莫八
葉始驚年鬢容每向風前改愁緒年年只宛然

早春

獻歲悠悠白日天冰銷綠水漸籠煙嘗嗟人世無
歡境獨對窮愁有悶纏病裏流光消九十夢中春

色過衰年落梅庭院吹江笛花落花開倍慘然
茫茫景色奈何天萬古消沉一縷煙玉樹至今青
愁橋金芝徒有白藤纏鳥啼花外猶憐日雲埽峰
前不記年馬得一丘叢桂裏泠泠流水自悠然

仲春次女蕙綢歸寧悲憶亡女昭齊瓊章

歲粧芳草杏花天春半啼鴉怨夕煙忽見歸寧歡
意愜逾悲泉下痛心纏芸窗有淚供殘簡繡閣無
人對昔年莫向樽前重剪燭相看腸斷各悽然

清明

禁火家家寒食天梨花吹雪柳吹煙支離已是春

半夢堂詩鈔

續書館

三

二弄草堂

相負蕭瑟無勞病更纏新月有情還照夜落英誰
解惜流年幽蘭怨絕芳叢裏回首東風竟渺然

重午日適鹿城人至感懷賦此

悼瓊章也

梅雨端陽舊楚天青膏竹隔起新煙當時正恨絲
難續今日何須綠更纏縱有蒲香徒泛酒還憐茲
黍在頻年榴花不似梅花使空遞音塵付悵然
綠陰寂寂午雲天靜對疎簾撥篆煙愁思那禁春
去遠游絲猶向樹爭纏桐花檻外垂斜景鶯語枝
頭怨往年着黛獨餘螢草色臨風惟有淚潸然

呈泐大師

碌碌浮沉無息機生涯回首總云非劬勞未報腸
空斷兒女相牽淚暗揮幻境亦知難解脫虛花不
定更依違迷塗仰望垂哀憫願指慈航鑒所祈

病中早秋

景光蕭瑟又逢秋淡蕩叢花泥露浮夢裏幻身消
未盡愁中多病幾時休白雲隨意天邊遠桂樹空
懷山逕幽落日蟬聲偏聒耳一簾松影暫忘憂

貧病

貧病由來不可當可憐貧病兩相傷蕭條病怯西
風冷搖落貧消秋日長病臥家寒捱歲月貧無客

夢堂詩鈔

續集

五

二弄草堂

至少恩忙病魔欲倩詩魂謝貧鬼何年却遠方

題屏上美人

梅吐庭前玉輕搖碧袖低一枝春在手翹首隴雲

迷

感懷

簾外井梧飄簾內迴腸憐一葉一聲愁葉盡愁難

掃

何處擣衣聲吹入羅幃裏一片杵砧愁憑風吹不

起

隄邊楊柳疎隄下霜華冷無奈猛西風閒愁吹不

省

愁

妝前常對鏡清夜與君同賴得深相契消磨歲月

中

秋日

蕭瑟庭前樹留聲未夜哀愁心已無限何必又秋
來

即事

新綠連波漲曲池藥欄花露碧煙滋浴階俱種忘
憂草畢竟忘憂是幾時

夢堂詩鈔

續集

五

二弄草堂

感舊

茫茫古道共斜暉啼亂鶯聲柳葉肥空有新辭悲
舊事晚雲收拾滿船歸

看雪

兔園臺上散瓊葩幾陣迴風轉復斜拂草乍疑春
蝶舞夜寒深處伴梅花

班姬裁就扇頭輕踏徧隨隄柳絮繁一曲琴心千

里月隨風飄作玉關情

春日

紅雨飄殘樹樹春江山無限別離新子規有淚空

啼月不向天涯喚遠人

春到庭花第幾枝紅題流水怨芳時隋家隄上休回首月挂垂楊萬縷絲

長憶春江泛畫舸片帆雲影渡煙波青山日暮蘼蕪遠綠樹惟餘夕照多

仲春寄表妹張倩倩

湖外青山別路長閒題舊事盡堪傷故園明月樓前柳回首春風各斷腸

偶成

香冷燭殘花自落畫廊寂寂閒垂幕滿階寒影碧

午夢堂詩鈔

續集

三

二子草堂

感秋

三峽哀猿啼夕暉千門一片掃寒衣霜天不盡胡笳奏無數征人望鴈飛

衡陽極目鴈書稀明月空圓繞翠微一夜風吹楊柳樹渡頭落葉帶霜飛

送別長女昭齊

時從舅大人嶺南之行

春風春雨太無情萬里那堪送遠行日暮枝頭啼杜宇淚隨風雨一時傾

繡閣盈盈十八年風煙粵嶺一朝前清光難逐天

邊月欲問平安託素箋

江月依依照嶺頭嶺雲漠漠映江流可憐無限青

暮秋感懷

富不如貧或云謬賤猶勝貴豈言虛生成一副悲秋骨淚滴西風半世餘

雙鬢支離風月閒怕將明鏡對衰顏籬邊吹老黃花候明月無端又作彎

平蕪望處正無涯魂斷空憐鴈影斜萬縷情懷說不得一番清夢付秦淮

午夢堂詩鈔

續集

三

二子草堂

別金陵官舍庭柏

國學署中

脆葉凝寒不改稠黃雲飛繞古城頭凌風弄翠休回首君自森森人自愁

瓶中秋海棠

淡抹秋紅素光豈須香艷引蜂狂斷腸元是君家慣何必相看笑斷腸

風雨夜不寐早起

窮愁今古消窮骨落盡梅花亦自香秋氣堪悲應我分不勞春色斷人腸

青山一點望中長堪笑張睂學畫妝羅綺可能勝

駿骨布袍元是士家常

漫興

夜來秋氣入庭皋一枕藤牀隱夢高竹影漸看移
日影窗前稚子讀離騷

見早梅憶女

寒梅昨夜一枝開管領春風隴上來惆悵玉顏何
處去露凝疎影獨徘徊

竹枝詞

八月湖邊紫蟹肥豆花棚底露痕微但憑嘯傲煙
波闊採得蓴絲棹月歸

千夢堂詩鈔

續垂簾

天

二茅草堂

門臨綠水繞蒹葭雪浪風搖逐岸斜日晚漁舟收

網釣穿來玉箸照菱花

清秋桂露冷寒香一夜西風剪葉黃湖水澄澄浸
明月月明何處不瀟湘

西府海棠

問君何物作花司管領東風第一姿還有飛瓊春
色在入鈔獨占花時與亡女瓊章偶同
花下故爾及之

垂絲海棠

煙籠微雨嫩紅柔弱韻消春脉脉愁昨夜宿醒猶
未解嬌容無力嬾扶頭

迎春花

臘盡梅邊柳乍青上林春信到銀屏深紅淺碧羞
爭艷聊著黃裳作小星

蝴蝶花

尋春栩栩東風曉芳草閒庭隨意繞東家不向西
家飛深鎖階前愁悄悄

茉莉花

如許閒宵似廣寒翠叢倒影浸外圍梅花宜冷君
宜熱一樣香魂兩樣看

附雜著一首

千夢堂詩鈔

續垂簾

天

二茅草堂

擬招招而亡女

槎夕已往蘭會旋臨悠悠生死心乎痛矣杳冥
泉臺無期再見擬楚騷而招之

魂兮歸來閨中弱質豈堪涉彼冥塗些緊汝二人

昔何爲而來今何爲而早徂些使我暮年罹此傷

心天何以控呼些歸來歸來返戶樞些魂兮歸來

金風乍涼玉露冷些秋蘭芳馥芬盈庭些小池風

度亂藻萍些曲檻蕭森敞浮清些軒閣明窗好談

經些無諍三昧無爽靈些歸來歸來得清寧些魂

兮歸來木葉微脫洞庭波些菱歌晚韻冷芰荷些

水鏡圓魄淨翠蘿些清風徐來淡素柯些纖雲天
表澄練河些花竹映秀耀曲阿些秋華多麗休羨
考槃之邁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蹉跎些魂兮歸來
牀間有書可娛日些架上有琴可橫膝些歸來歸
來無虛室些魂兮歸來墜露可飲落英可餐歸來
歸來無遙想些魂兮歸來荷衣蕙帶芙蓉集裳些
北牖風清小簾生涼些花覆簾低鑪裊香些蘿屏
清映繞畫湘些妝前明鏡舊日之光些歸來歸來
返故鄉些斷香猶茜匣遺芳些蕙帳空兮然啼鶯
些故園回首豈無自傷些歸來歸來無渺茫些魂

續垂館

三

二弄草堂

今歸來藥畚疑階艷秋雲些微雨疎桐滴銀牀些
風月正美容與獨伴些尊中有酒羣集流觴些歸
來歸來無徬徨些魂兮歸來兄弟成行姊妹連袂
何汝二人獨遐棄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睽些魂
兮歸來聚談竟日譔浪笑傲些花草參差堪臨眺
些歇雨送雲林端畱照些歸來歸來速歸還些魂
兮歸來冥漠無倚日月無曜些歸來歸來一室之
中豈殊調些魂兮歸來胡然而久寓些桂露涼煙
夕香度些閒宵漏靜清輝徹樹些房櫳幃幌仍回
顧些歸來歸來可疾趣些去兮茫茫無親故些長

夜漫漫來無照些歸來歸來何爲乎誤些魂兮歸
來朗景清泚素風吹些高秋搖落昔同悲些白雲
黃葉堪賦詩些蒹葭蒼蒼何無思些魂兮歸來不
可以久離些亂曰熠燿燿兮商氣清落芳蕤兮鵲
鳩鳴時不可兮復再得惜往日兮徒傷情屈蠋蠋
兮思無極水潺湲兮秋望平蟋蟀兮無聲蟋蟀兮
宵征又曰汨瀟天高兮良夜修空目斷兮懷離憂
銀漢沉沉兮月華流魂兮歸來無淹畱

少室詩鈔

編印館

主

二子草堂

午夢堂詩鈔 芳雪軒遺集 舊名懸言集

吳江 葉氏統統 昭齊

春日看花有感

春去幾人愁春來共共悅來去總無關予懷空鬱
結愁心難問花階前自悽咽爛熳任東君東君情
太熱獨有看花人冷念共冰室

題瓊章妹疎香閣

朝霞動簾影紗窗曙長起來初捲暮花氣入衣
香中有傾城姿春風共迴翔玉質倚屏暖瑤華映
貌芳佳人真絕代遲日照新妝還疑瓊姓許獨坐

午夢堂詩鈔

芳雪軒

二弄草堂

學吹簫

秋日睡起感悟

睡餘晚色上四壁蛩聲秋涼月滿庭白寒鐙一點
愁眇眇猶若夢恍惚又謂起醒夢若俱非不知何
所似慨然長歎息生死即如此

冬夜有感

疎雨滴寒庭幽風弄擔鐵獨坐何寥寥寒鐙靜翻
閱浩然起感歎慷慨向誰說

四時春歌同兩妹次母韻作

東君徧把香塵泥枝頭處處春光及閒心踏草草

偏芳淚眼看花花盡溼深閨簾捲日長時羅衣乍
試春風急游絲路上白鞦韆獨坐悵香屏影澀清
明寒食斷腸天可憐繡陌游人集畫橋煙暖漲晴
波武陵花泛漁舟入黃鶯晚曉燕呢喃揉碎韶華
餘幾十一番風雨過欄前滿庭紅紫空相拾

夏

碧梧垂蔭薰風起餘花落盡蒼苔紫無端佳節過
端陽幽香馥郁飄蘭芷一樹榴花妒絳裙滿階瑩
草搖黃蕊池塘過雨菱荷鮮魚紋吹浪翻沙止
轆轤聲轉粉牆西小鬟煮茗花陰裏寂寂重簾深院
幽玉肌無暑涼如水夢起滿湘枕簟閒冰綃霧縠
愁羅綺日落滄江罷採蓮月上東山景無已

秋

蘅皋簌簌秋聲度驚鴛瓦上光浮露嶢峭西風吹
薄寒皎潔清光憐玉兔菡萏含愁香半消芙蓉映
水嬌還憐河漢迢迢夜未央刻燭裁詩醉飛羽庭
前幽桂數枝黃窗外蕉聲滴疎雨秋意蕭森幾處
悲平林漠漠凝煙樹天涯搖落舊青山惟有澄江
流日暮催人絡緯太無情閒愁空淚機中素

冬

霜冷深閨閒晝刻紅爐擁寒猶側長天嘹唳鴈
書哀籬花零落黃煙織北風颯瑟夏枯條悽雲四
野迷江國一夜瓊花處處飄紛紛落葉空庭側簾
外歲鞋玉樹多曉來添偏千邨色妝成呵手試敲
冰忽映晴嵐新翠逼愁來最苦寒時候高樓欲登
怯無力獨有黃昏瘦影橫隴頭人去傳消息

午日感懷

雨重梅初熟庭樞映眼開扇裁明月影蒲泛帶香
堆遇節驚時變懷愁對景哀傷心聊滿酌日暮更
徘徊

午夢堂詩鈔

芳雪軒

三

二弄草堂

秋日書懷

落魄長如夢憂來任滿膺衆人皆若醉舉世更難
澄紺髮向秋暮白雲無路登悽悽對搖落臨眺一
閒憑

秋日邨居次父韻作

秋氣多悽慄悲心付引醒窗下竹葉落井邊
桃藥蘚依欄秀層雲出山高古今搖落盡流水獨
滔滔

羅幃光可鑒明月洞房開木榻藏書卷疎花對酒
杯但聽蟬漸寂不問鴈初步蕭瑟西風裏憑几亦

快哉

西園聊佇望萱草一庭分石罅堪題畫藤牀可卧
雲聽蛩深獨坐看鴈惜離羣無限臨風意鐘聲入
夢聞

秋花兩岸晚秋色曠無畔荔裁衣淨煙霞入佩

鮮魚書江上水蝶夢故園天蓴菜新堪寄家風五

柳偏

浮生俱是夢私笑狂夫自有清幽僻嘗嫌末俗

塗捲簾除落葉引水拂銀鑪江上煙波渺秋來接

五湖

午夢堂詩鈔

芳雪軒

四

二弄草堂

幽居甘寂莫白眼任相看細雨蒼苔溼西風木葉
乾征人千里月閨思萬家寒獨有蕭疎趣花前意
渺漫

風月逢秋美邨聲入夜悠鳥驚棲復散螢冷度還

休幾處江帆落三更畫角愁良宵清不寐秉燭上

南樓

細風吹遠樹秋色滿松關午睡方消枕斜陽又遠

山但憑書帙隱自識綺羅閒回首碧雲杳虛庭夜

月間

病中

西風滿庭樹黃葉亂雕楹草謝傷心色雲飛故國
情病中消短夢愁裏過浮生搔首獨長歎寒花落
晚英

梨花

家有舊室殿基余稍修葺之求一齋名於老父父曰汝庭
外梨花數樹今如此老幹若枝皆汝太翁手植也我昔與
汝翁嚼花醉月其下今吾不可得矣王融梨花詩有芳春照流
雪之句可名芳雪軒余因漫作二首呈父

亞粉蒙茸透箔融盈盈流雪綴芳叢窗前長鎖三
春月林下相尋一逕風夢對池塘春草碧香飄庭
榭暮煙空新來幾陣黃昏雨門掩愁消玉鏡中

燕語鶯啼寒食天淡妝不學露桃鮮清含瑞蕊飄
香雨淺放瓊絲拂素煙曉月蕙蕤侵冷艷夕陽縹

千夢堂詩鈔

芳雪軒

五

二子草堂

綉弄輕妍芳魂若應能憐我寂對東風冥愴然

庚午秋父於京中寄詩歸同母暨兩妹賡作

讀罷家書反更嗟可憐歸計又應賒愁心每幸人

皆健望眼頻驚物換華淚向來詩長自落夢隨去

鴈幾回斜天涯客邸惟珍重但願加餐莫憶家

立春

臘向愁中盡春從夢裏來忽驚雙紫燕獨上美人

釵

閒居即事

雨後碧苔長春歸綠蔭濃樗嚴閒讀罷殘日下窗

櫳

晚景偶成

繞砌草花媚當窗夕景鮮白雲不復去相與共留連

秋思

井桐黃葉墜秋思入重樓無限樓中意悲秋不爲秋

題畫

小石連衰草寒松倚翠苔籠香凝望立欲去若徘徊

千夢堂詩鈔

芳雪軒

六

二子草堂

無題

曲沼紅香歇平欄綠水清無邊秋色在俱是夢中情

蝴蝶飛飛亂梧桐日日殘羅衣不耐冷明月好誰

看

春日感懷

簾幕低垂掩洞房綠窗寂莫鎖流光近來情緒渾

蕭索春色依依到海棠

羅袂消殘舊日香啼痕幾度溼年芳無情嬾向東

風立付與梨花一夢長

暮春赴嶺南途中作 隨翁大人赴任廣州

煙樹重重迷故鄉雲山墨墨恨偏長不知何日是
歸日杜宇聲聲最斷腸

故園別後正春殘陌上鶯花帶淚看何處鄉情最
悽切孤舟日暮泊嚴灘

秋思

塞鴈初飛月滿樓可憐回首又如鉤芙蓉露盡秋
江冷腸斷年華去不甦

秋日偶題

一番搖落一番嗟咫尺天涯夢裏家莫道來不
去夢堂詩鈔 芳雪軒 七 二弄草堂

憔悴滿庭都是斷腸花

暮秋夜雨獨坐

漏永香消夢不成西風落葉斷腸聲寒鐙挑盡重
門掩寥落悽然此夜情

寄瓊章妹

平波萬頃澄如鏡煙樹參差兩岸分回首故園何
處是不堪腸斷不同君

禾黍初收楓葉乾斜陽幾樹暮光寒蕭疎一片淅
江晚惆悵臨風獨自看

悼婢繡搖

數載依依共曉昏黃衣籠畔最溫存可憐風雨催
零落惆悵屏前空斷魂

哭亡妹瓊章

病裏俄驚報訃音狂風號野正淒陰歸來哭向殘
妝處冷月寒花滴淚深

別酒同傾九日前誰知此別即千年疎香閣外黃
昏雨點點苔痕盡黯黯

自喜均非脂粉羣笑談風月共羅裙可憐鴈羽傷
零落庭樹蒼蒼怨白雲

窗花寂寂蕊初寒誰向簾前握手看風景不知人
去夢堂詩鈔 芳雪軒 八 二弄草堂

有恨月明依舊畫欄干

蕉冷翻風剪寸心琅玕夕照影沉沉年來分袂還
惆悵况復今朝夢裏尋

纔賦催妝即挽章蒼天此恨恨何長玉樓應羨新
形管畱得人間萬古傷

月落青軒徹夜光寒桐冰井對銀牀遠陽化鶴何
時返僂路無憑總渺茫

數載相依姊妹情一朝霜露別離輕瑤琴空怨思
歸引書卷誰將再品評

梅花

滿瀝前邨對落暉含情雙黛怨江妃無端羌笛高樓奏月下氤氳作雪飛

黃昏深院月溶溶小立迴廊情興濃憶得江南曾寄遠半含香霧半煙籠

日暮霏霏細雨斜數枝低亞碧窗紗高情不與梨花比清韻堪羞桃李華

春來裁練徧江南薄霧濛濛映翠嵐寂莫東風多少恨依依和月照清潭

霜雪無情幾度侵亭亭秀出歲寒心揚州何遜曾畱戀惆悵離騷不入吟

千夢堂詩鈔 芳雪軒 九 二弄草堂

玉貌檀心不許猜夜寒長共月徘徊角聲嗚咽霜天曉縹緲香魂到鏡臺

春風消息入南枝淡靄霏霏籠素姿瘦影不禁傾國笑氤氳無限暗香時

蝴蝶花

黛色輕勻幾樣姿不翻夢粉向高枝參差徧繞羅裙簇舞徧春風花落時

洛陽花

小小仙葩五色裁娟娟纖質傍蒼苔誰人賈誼窗前過拾得才人繡彩來

茉莉花

江城五月笛聲秋似落梅花帶雪浮日暮風清開徹處月明香浸一庭幽

夜合花

玉質幽情翠作蛾多情不羨夜舒荷南薰寂寂吹濃麝深院飄飄著素羅

蜀葵

名花綽約同芳槿灼灼霞姿勝露桃翠萼含嬌羞黛色錦江春色剪輕綃

秋芍藥

千夢堂詩鈔 芳雪軒 十 二弄草堂

綽約芳姿韻若僊曲欄低護小庭前自憐不學東風贈笑倚清秋籠淡煙

菊花

嬌黃艷紫不尋常秋色盈盈淡曉妝薄暮風清簾欲捲若憐憔悴怨斜陽

竹枝詞

湖月團團湖水清春來春去幾陰晴不知多少風波起斷送行人白髮生

綠樹陰陰繫釣船漁蓑常挂夕陽天門前野色時時好湖上鱸魚歲歲鮮

繞岸青青楊柳枝煙絲長向白鷗鼓臨流盡日垂
金縷不向春風贈別離

平野春深開偏花花開花落過年華不知歲月將
人老但見谿流日又斜

秋來菱芋味新鮮雪白銀魚更可憐八月良宵堪
賞處一卮鐙火月當天

白蘋煙盡蘼花紅一片秋光似鏡中牧笛晚來何
處發數聲鷺落半天鴻

湖水微茫遠接天繞天低樹碧于煙湖邊芳草年
年綠天際征帆日日懸

午夢堂詩鈔

芳雲軒

上

二弄草堂

夕堂詩鈔

疎香閣遺集

舊名返生香

吳江 葉氏小鸞 瓊章

春日

麗淑景庭草茸清香簾櫳搖白日影弄春花
梳明月髻杯浮碧華觴瑤池諒非邈願言青

午日

日正午砌花繞羅門一一燕子飛掠煙成漪
紋包競霞紅竹粉紫蛾綠綠絲繫皓腕金杯泛

香粟

午夢堂詩鈔

疎香閣

一

二弄草堂

九日

風雨重陽日登高漫上樓庭梧爭墜冷籬菊盡驚
秋陶令一尊酒難消萬古愁滿空雲影亂時共鴈
聲流

曉起

曙光催薄夢淡煙入高樓遠山望如霧茫茫接芳
洲清露滴碧草色與綠水流窺妝簾幃捲清香逼
衣浮聽鶯啼柳怨看蝶舞 心茲日春方曉春風
正未休

池畔

涼風襲輕袂徘徊臨
安澄波燦明鏡照我
所之但恐歲月晚相
姑隱芝

欄花映日發婀娜餘芳

在霄漢感舉任

試採芙蓉花何如

秋鴈

西風天氣肅殺梧飄黃征人塞上影隨

鄉我無遼陽夢何事飛蒼茫所有一緘書欲致瑤

臺傍寄之西王母賜我金玉漿一吸生瓊羽與爾

共翱翔

慈親命作四時歌依韻

午夢堂詩鈔

疎香閣

二

二弄草堂

春雨霏微花氣浥江邨處處春相及半庭芳草薰
煙濃一樹梨花粉痕溼數聲啼鳥冒游絲曉來拂
拂東風急東風蝴蝶香飛新鶯欲語嬌還澀陌
上隄邊處處逢香車寶馬紛相集高樓簾捲畫屏
開落花飛絮隨風入榆錢滿地鋪黃金難買東君
又九十折花安頓膽瓶中猶恐春光暗收拾

夏

如陰滿地人初起呢喃掠水風翻紫晝閒只有鶯
亂啼香氣著蕙浮芳芷池中菡萏遲霞妝簾前茉莉
含冰蕊蕉葉風清暎畫廊畫廊曲繞鴛鴦泣寂

寂枝頭落槿花人靜暮聲碧窗裏夢回枕簟玉肌
涼繡牀團扇清如水朱欄倦倚晚風多落霞夕霽
如明綺漸看新月挂枝梢隔浦採蓮歌未已

秋

銀河黯淡流螢度怨蛩脈脈啼秋露砧聲何處擣
闌衣夜色淒淒泣寒兔蕭瑟西風蔓草衰芙蓉猶
落餘香嬋隔窗絡緯織更殘銀牀梧葉摧黃羽閑
雲來往自悠悠空庭滴瀝青蘚雨雨絲寂莫柳煙
消溼月籠香浮桂樹桂影重階不捲簾傷秋人向
凭欄暮蕭蕭楓葉落吳江湘鴻幾處雲中素

午夢堂詩鈔

疎香閣

三

二弄草堂

冬

黃昏鼙鼓傳初刻重重羅幙寒悽惻一鴈孤飛半
夜驚千林凍色連雲織笛聲吹曉成樓風漁舟冷
偏蘆花國棲鳥啞啞寒不飛梅花影瘦西窗側天
孫剪冰作瑤花美人粉染青山色曉來妝罷隔簾
看金尊猶恐寒相逼白雪金尊酒一卮玉山欲頹
嬾無力還思此日征人淚少婦流黃長歎息

雲期大兄以畫扇索題

春來處處盡芳菲寂寂山花映水飛水色似明春
月鏡花光欲上美人衣子規啼老無人處遙望樓

臺紛落絮邈然青天不可攀惟見江水流潺湲江
外雲山幾曲重丹崖翠岫交蒙茸霏微煙際桃花
雨氤氳香前薛荔風松聲一響度萬壑下有幽人
挂艇泊扣舷長嘯數峰青卧看吹花巖下落沉沉
谿畔石屏開裊裊游絲綴綠苔碧蘿倒挂互千尺
深山寂靜真幽哉白雲千古悠悠在獨坐對此心
徘徊前谿流出臙脂水疑是漁郎渡口來

憶父京師

風雪催殘歲山川隔上都鄉書空北往塞馬日南
驅江上尊鱸老城頭鼓角鳴何堪一回首千里白

午華堂詩鈔

陳香閣

四

二弄草堂

雲孤

秋日却居次父韻作

疎煙籠畫箔掃逕酌松醪拾翠猶憐草秋紅不讓
桃低花鼓日暖啼鳥怨風高一撫金徽奏潺潺江
水滔

徘徊妝罷後迤邐綺櫳開日靜披雲卷衣香覆羽
杯雨驚殘葉去風送曉涼來數朵芙蓉映誰憐國
色哉

小院梧桐覆銀牀色不分重幃深鎖月敞開畫飛
雲粉障堪畱影幽花若笑羣籟香銷靜坐微雨隔

簾開

古松依石鉅人立翠蘿邊有髮花爭艷飄衣色更
鮮絨書催北鴈涼月挂南天試向迴廊看闌干影
又偏

迴文愁織錦金剪憶征夫閨夢遙堪淚却歌和滿
塗蕭蕭看落葉耿耿沒寒蟬千里嬋娟暮蒼茫玉
映湖

昨宵香透幙曉起倚花看桂已檀黃嫩蓮初黛粉
乾清妝秋水映芳袖露華寒莫問滄江冷幽庭景
自漫

午華堂詩鈔

陳香閣

五

二弄草堂

水簾波常靜湘鉤捲更悠繡餘芳草暖書罷夕陽
休團扇慵題怨雙蛾豈解愁遙思秦弄玉千載一
筆樓

秋氣悲搖落清心澹不關竹梢梳白日水面洗青
山臨鏡花常曉薰香韻自閒幽懷何所寄遠在碧
霄間

秋夜憶蕙綢姊

夜色正蕭蕭輕風響竹梢檻桐催葉落岸柳泣絲
飄砌冷蟲喧息鐙殘火爐消彈碁曾敘別風雨又
連宵

秋夜

屋傍清江曲蘋花兩岸分候涼頻聽樹待月每嫌
雲浪遠漁堪隱沙平鴈幾羣階前啼絡緯砧杵隔
林間

早春紅于折梅花至偶成

遲遲簾影映清霄日照池塘凍已消公主梅花先
傳額美人楊柳未垂腰紗窗繡冷畱餘線綺閣香
濃繞畫綃試問侍兒芳草色階前曾長翠雲條

昭齊姊約歸阻風不至

寒鑪撥盡爐微紅漠漠江雲敞碧空離別途如千

年華堂詩鈔

疎香閣

六

二弄草堂

里月歸期偏悵一帆風愁邊花發三春日夢裏年
驚兩鬢中雨雪滿窗消未得定應握手幾時同

庚午秋父在都門寄詩歸同母暨兩姊和韻

別離歲久各咨嗟蕭瑟西風道里賒鄉信幾傳遙
涕淚歸期屢約黯年華居庸笛裏寒梅落閨宮
前御柳斜開道烽煙秋塞靖暫須寬慰莫思家

偶見雙美同母及仲姊作

昔年西子應慚獨今日東鄰却遇雙黛拂春愁爭
對鏡笑分花靨共窺窗若非拾翠來湘女定是遺
珠涉漢江宋玉多情曾賦否高唐神女亦心降

秋暮獨坐憶兩姊

蕭條暝色起寒煙獨聽哀鴻倍愴然木葉盡從風
裏落雲山都向雨中連自憐華髮盈雙鬢無奈浮
生促百年何日與君尋大道草堂相對共談玄

春日曉妝時年十二

攬鏡曉風清雙蛾豈畫成簪花初欲罷柳外正鶯
聲

游西湖

隄邊飛絮起一望暮山青畫楫笙歌去悠然水色
冷

千華堂詩鈔

疎香閣

七

二弄草堂

己巳春哭沈六舅母墓所

小時曾撫舅家

十載恩難報重泉哭不聞年年春草色腸斷一孤
墳

題繡扇

芙蓉照水開翠鳥依枝立蝴蝶若憐風盈盈香氣
襲

楊花

春來却疑雪點點送春歸豈若瑤臺下瓊葩伴月
飛

雨夜聞簫

紗窗徙倚倍無聊
香燭金爐嬾更燒
一縷簫聲何處弄
隔簾微雨溼芭蕉

七夕後夜坐紅于促睡漫成

池畔芙蓉映碧蘿
雙心人隔銀河
侍兒未解悲秋意
明月高懸怯素羅

別蕙綢姊

歲月驚從愁裏過
夢魂不向別中分
當時最是無情物
疎柳斜陽若送君

枝頭餘葉墜聲乾
天外淒淒鴈字寒
感別却憐雙鬢影
竹窗風雨一燈看

午夢堂詩鈔

疎香閣

八

二弄草堂

詠蕭屏上美人

鳥啼花落春歸去
簾外薔薇一架香
分付侍兒微雨後
好移芍藥向東廊

曉妝初罷出房櫳
閒看庭花樹樹紅
立久暗多惆悵事
好將幽意付東風

閒尋女伴按秦箏
休向花前訴有情
共笑嫦娥偏習靜
夜深人寂倍清明

繡鞋徐步踏青時
流水橋西弄柳絲
猶見梅梢鎖殘雪
杏花幾日放臙脂

湖山石畔草萋萋
兩雨流鶯繞院飛
侍女戲拋紅

豆打教他飛向柳枝啼

庭雪初消月半鉤
輕漪月色共相流
玉人斜倚寒無那
兩點春山日日愁

昨夜纖纖雨過時
強扶春病看花枝
無聊獨倚湖山畔
蝴蝶雙飛那得知

又題美人遺照

繡帶飄風暮寒鎖
春羅袖意闌珊
似憐竝蒂花枝好
纖手輕拈仔細看

花落花開怨去年
幽情一點逗嬌煙
雲鬟綰作傷春樣
愁黛應憐玉鏡前

午夢堂詩鈔

疎香閣

九

二弄草堂

又繼前韻

凌波不動怯春寒
覩久還如佩欲闌
只恐飛歸廣寒去
却愁不得細相看

紅深翠淺最芳年
閒倚晴窗破綺煙
何似美人腸斷處
海棠和雨晚風前

閨怨

嶺上寒梅幾樹開
西風人瘦影徘徊
啼鴉已送千山隔
空向佳人泣鏡臺

舟行

芊芊芳草綠平川
遠樹微茫插遠天
春水一江帆

影亂野花迎棹向人憐

梅花

仙質亭亭分外新
敔煙不語半含顰
凍雲寒月如相識
雪裏無春却恨春

堪笑西園桃李花
強將脂粉媚春華
疎香獨對枝梢月
深院朦朧瘦影斜

窗前幾樹玉玲瓏
半帶寒煙夕照中
啼鳥枝頭翻落絮
惜花人在畫樓東

春色還遲半柳條
淒風淒雨冷偏饒
隔簾飄落知多少
枝上香魂應不消

千華堂詩鈔

陳香閣

十

二弄草堂

幽姿偏耐歲寒開
寄語東風莫浪猜
最是韶光難覓處
幾回蜂蝶自空迴

初移日影上欄杆
消釋東風昨夜寒
玉暈香痕看未足
好教瓊樹莫吹殘

垂絲海棠

嫋嫋輕姿淡淡煙
數枝斜倚曲欄前
風情似怨腰先弱
雨後含情淚越鮮

春剪蘿

紗窗誰爲理金刀
剪出紅綃映碧綃
分付東君好收拾
莫教風雨妒春翹

茉莉花

玉骨含嬌恨日長
明珠點點怯斜陽
夜來月影迴廊外
好照幽香送夕涼

秋葵

誰將綠黛點鵝黃
漢額塗嬌惹恨長
檀暈心中意無限
向人偏自怨斜陽

秋海棠

嬌姿婀娜弄芳柔
脈脈含情繞砌幽
無奈西風最蕭瑟
斷腸還恐不禁秋

秋芍藥

一枝妖艷倚闌干
不向春前鬪牡丹
休問將離情去採
秋風欲伴菊花寒

金桃

試向玄都觀裏游
紅紅白白共風流
誰知又有黃金蕊
塗罷宮娥亦自羞

淡竹葉

若把琅玕剪碧雲
交加翠羽妒羅裙
如將月影階前掃
子敬庭中一半分

竹枝詞

門外枝枝楊柳青
東風歷亂拂煙汀
無端昨日花

如雪化作江頭數點萍

荻花灘息白鷗機灘上行人日暮稀人去人來人

自老夕陽常逐片帆飛

板扉茅屋野人家綠樹陰陰一半遮小艇無風來

去穩滿湖明月捉魚鰕

秋入湖邊一望空蘋花搖蕩浪花風漁人網得霜

蟹去深閉柴門暮雨中

蘆花如雪稻初收鴈陣來時已暮秋煙樹參差繞

湖際浪痕來去送行舟

儂來門外對清谿日日深林鳥自啼春去春來花

午寒詩鈔

陳香閣

上

二弄草堂

徧野月圓月缺水平隄

送蕙綢姊

絲絲楊柳拂煙輕總為愁人送別情惟有流波似

離恨共將明月伴君行

綠酒盈尊未及銜那堪津樹引征帆情知此別畱

難住相對無言溼杏衫

附雜著

二篇

蕉窗夜記

戲作

煮夢子隱於一室之內惟詩酒是務了不關世事
時九月既望素月澄空長風入戶葉辭條而自舞

草謝色而知傷煮夢子攜觴挈壺獨酌庭中久之

月影西流樹影東向觴盡壺乾傲然有懷仙之志

作詩曰弱水蓬萊遠愁懷難自降素娥如有意偏

照讀書窗又嘯殘明月墜歌罷彩雲流願向西工

母瓊漿借一甌既而入室復剔殘鐙披卷久之隱

几假寐聞窗外簌簌似有人行煮夢子從窗隙中

窺之見二綠衣女郎俱風鬟雨髻綽約多姿坐庭

前石上笑談風月之美俄頃忽各訴衷曲愁緒橫

於眉黛淚痕融於頰頤所言甚多不能悉記大約

記其歌意而已大者抗袖而歌曰對明月兮懷佳

上燕詩鈔

陳香閣

上

二弄草堂

人清露滴兮亂愁盈湖山徙倚兮空自悲吟芳心

不轉兮幾度含情小者和而歌之曰垂翠袖兮飄

素香懷佳人兮天一方仰鴻鴈兮思心傷安得借

彼羽翼兮共翱翔歌畢餘韻芳香襲人不斷啓窗

欲問之已振袖而隱蕉叢矣煮夢子曰嗚呼豈非

蕉之爲靈也哉

分湖石記

分湖石者蓋得之於分湖也其時水落岸高流涸
厓出有人曰湖之濱有石焉累累然多遂命舟
致之其大小圓缺表尺不一其色則蒼然其狀則

盎然皆可愛也詢之居傍之人亦不知誰之所遺
 矣豈其昔爲繁華之所以年代邈遠故湮沒而無
 聞耶抑開闢以來石固生於茲水者耶若其生於
 茲水今不過遇而出之也若其昔爲繁華之所湮
 沒而無聞者則可悲矣想其人之植此石也必有
 花木隱映池臺依倚歌舞流連騷人嘯詠煙霞有
 主不亦游觀之樂乎今皆不知化爲何物且并頽
 垣廢井荒塗舊址之迹一無從而考之獨茲石之
 頽乎卧於湖側不知其幾何時也而今出之不足
 悲哉雖然當夫流波之衝激而奔排魚鰕之游泳
 而窟穴秋風吹蘆花之瑟瑟寒宵喚征鴈之嘹唳
 蒼煙白露蒹葭無際釣艇漁帆之出沒萍鈿荇帶
 之繁覆則此石之存於天地間也其殆與湖之水
 冷落於無窮已耶今乃一旦羅之於庭復使壘之
 而爲山蔭之以茂樹披之以蒼苔雜紅英之璀璨
 紛素蕊之芬芳細草春碧明月秋朗翠微繚繞於
 其巔飛花點綴乎其巖乃至極檻之間登高臺而
 送歸雲窗軒之際招遐景而生清風回思昔之嘯
 詠流連游觀之樂者不又復見之於今乎則是石
 之沉於水者可悲今之遇而出之者又可喜也若

上卷詩鈔

陳香閣

十四

二茅草堂

使水不落湖不涸則至今猶埋於層波之間可
 固亦有時也哉

詩鈔

陳香閣

十五

二茅草堂

已畦集二十一卷原詩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葉燮撰燮有江南星野辨已著錄是集前有白
序論文章利病頗爲有見然檢閱集中諸作則頗
不逮其所言至於意態波瀾彼此重複如聽松堂
秀野堂二記其尤甚者也

趙恭毅公剩稿八卷附趙裘

萼公剩稿四卷

〔清〕趙申喬撰 附 趙熊詔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乾

隆二年趙侗戮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趙恭毅剩

稿八卷附裘萼賸稿三卷》提

要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命祭告夏禹王。公事既畢。志。益公之德望天下仰之若泰山北斗。才願見其詩述以志嚮往。何藉於賡進之序之顧。獨念自少時讀書數世名公卿。即知仰慕公而願學焉。比成進士。則公之冢祠實為榜首年家子。宜得進見。又念公清介無私。謁且方為左都御史。總持風紀。益不當謁於是。自朝廟公事相見。一揖外未嘗登公之堂者垂十年。然公乃獨以此相賞。康熙丁酉鄉試有詔令九卿各舉所知往典試。事公遂首舉絨名。因得充雲南正考官。益自感奮。務欲學公之為人。自是又十餘年終未嘗登公之堂。比公薨。始為輓詞登堂哭公。以廉頑立懦。推公為百世之師。蓋絨自少時敬慕公。幸得為年家子。又知而

舉之乃始終未及登堂一請訓誨一旦得公文素讀之以
罄生平願學之意公之孫又不以其菲薄俾序諸首簡豈
非榮幸之至也哉公由名進士起家商邱令內遷部郎以
執法乞假歸

聖祖仁皇帝特授浙江布政使旋陞巡撫未幾調湖南入總臺綱

轉戶部尚書掌國計十餘年危言讜論聞天下許謨入

告者外人猶不能盡知也今讀公剩稿奏疏三卷文告三卷

雜文纔二卷亦皆有闢名教者蓋公之文章皆公之功業

公之功業皆公之道德而器識亦因以見焉與論目文責

爲經國之大業權文公序崔祐甫集謂作必有補於時公

斯集其當之矣公諱中喬字松伍江南之武進縣人天下

士大夫識與不識莫敢名字公皆稱爲武進云乾隆二

聖祖仁皇帝

年八月三日年春姪臨川李紱頓首拜撰

趙恭毅公剩業序

先師恭毅公仕宦三十餘年所至著有政績後之人欲紀其
實以垂不朽於浙中有藥案畧存之刻於湖南有實政錄
暨自治官書之刻最後其文孫侗敦復殫心搜輯纂成剩
稿八卷以書貽廷璐而請爲之序蓋距吾師沒時已十
八年於茲矣吾師出任封疆入參帷幄清節重望久而
彌光固已耀旂常銘鐘鼎矣雖海內之小夫孺子莫不知
公爲一代偉人而公之目營手治竭慮殫精以求民瘼而
答

主知者則具見於是集中一披是集知皆肫然至性之所結語
然至情之所流而浩然至大至剛之氣之所磅礴而充塞
也公以進士起家爲商邱令發奸摘伏號爲神明逆靡

聖祖仁皇帝

上考擢刑曹遷比部正色立朝不徇不阿多所建白以憂
去在籍七年朝野莫不想望風采

聖祖皇帝特詔起公超授浙江布政使甫蒞任一切陋規皆汰

之省糧袋捐免耗均田畝清地丁

宸衷嘉異遂晉巡撫公携僕被一肩書卷數麓自藩署入轅

觀者太息暮年凡有益於全省者立奏行之時錢塘江通

近杭城埭刷日甚潮汐洶湧居民震驚公爲文以祭江

神是日狂飈撲空吹水皆立從吏失色以姑避勸公叱

之屹立不動須臾潮忽退距祭所僅百餘步耳嗣後潮汐

不通塘公相形施築得奏功焉蓋公之至誠感神其

見於文告間者多此類也是歲公以會審紅苗事往湖

南

聖祖以其地積習相仍私微無藝欲殄剔之久矣念非 公莫可

任者遂有偏沅之

命

公至則正身率屬飛檄郡縣告以大法小廉之意私派有禁重耗有禁雜稅有禁歇保有禁糾其尤無良惠苦民者他若驛站鹽引兵餉漕運一經裁酌兵民兩安工許交便舉湖南積習之蔓延者掃除而更張之廓如也 公推誠待人 不立崖岸而於善惡之介義利之關辨之甚嚴凜乎其不可拔在湖八年所推薦多至大位不欲使人知其以貪黷掛彈章以黷點從吏議者亦往往而有至於同官輒破除情面不為苟同是以忌 公者爭相齟齬幸

聖祖知

公有素每論天下清官必為 公首屈一指媒孽者不得入卒得久於其位以竟其設施凡 公之移風易俗善

卷之六 公制書序

四

畫於八年間者蓋有奮不顧身瀕危殆而不悔者也洎乎晚年

帝眷日隆遂擢總憲忠義之忱老而彌篤寒暑諤諤無所依違

及晉大司農部務紛然知出酉入一切文移必手自檢閱

隆冬尋短恒剪燭坐省漏下四鼓乃已雖積勞成疾不少

輟天下方謂 公且旦夕入相而 公物矣悲夫廷璐嘗

流覽詩書至於稷契陳謨周召作誥未嘗不嘆古大臣遭

逢明聖一德一心其所以贊襄而左右之者如是其款曲

而深至也 漢唐以來名臣奏疏不為不多卒未有如謨

誥比者抑亦所遇使然歟惟我 夫子之特立獨行荷

聖祖仁皇帝之眷注始終保全試盤錯而不疑聞流言而不信所

遇殆與稷契周召同其邁漢唐名臣也遠矣以漢唐名臣

世宗憲皇帝追念舊勞頻加異數

今上復重勸忠之典 公與 先文端並崇祀賢良祠而廷璐之無似夙夜兢兢惟恐隕越悵望音容邈不可得敬披是集盡然不知涕泗之交頤也爰序其梗槩而書之簡端以歸侗數侗數方

簡任嵯郵蓋 公舊治處也浙中咸謂紀其祖武云

乾隆三年歲次戊午仲冬月桐城受業張廷璐敬識於澄

卷之六 公制書序

五

江使院

凡例

蓋聞主聖則臣直。謇謇諤諤。雖大臣之體固然。然必上有聖明之主。而後下有剴切之臣。理勢然也。惟我

聖祖仁皇帝視民如傷。求治若渴。起先臣於浙藩。不一年而晉

撫。又不一而調湖南。內擢總憲。旋任司農。凡有條奏。必

加容納。連章疊劾。而不以為瀆。陳一言獨梗。盈廷而不以為立

事。再三執奏。而不以為瀆。陳一言獨梗。盈廷而不以為立

異。是以民隱不致壅於

上聞。吏治不難底於釐剔。惟

聖主容人之所不能容。斯臣下言人之所不敢言。迄今取其文

詞而三覆之。猶可想見

一德之休風庶幾擊附

集卷之八

千秋之盛軌。集奏疏第一卷第二卷第三

先恭毅雅不輕以筆墨許人。苟其人之行誼不足信。今而

傳後。欲求其片言隻字。稍為揄揚。即百請不一應。及至古

賢之遺蹟。忠孝節烈之芳躅。雖塵埋荒忽。庸耳俗目之所

不接。則必廣搜博訪。為之大書特書。皇皇惟恐不及。非必

置氷炭於胸中。亦由其臭味之類否耳。故筆墨不多。及而

其所及者。皆足信。今而傳後者也。集序記誌述卷第四

先恭毅前後歷官三十餘年。由縣令起家。至大司農。未嘗

延一幕客。亦絕不假手吏胥。一切兵刑錢穀簿書期會。皆

親自裁決。隨判隨行。多不起艸間。有大案落案。又苦不自

檢收。故商邱一任政蹟。缺焉。惟先大夫某等公隨任浙省

則為之撮拾而編次之。故著有集。集存一集及調撫偏

沅先大夫往來數數。不得久侍。尋又入直

內廷。故楚南案牘。家無全稟。賴偏沅士民前有趙公實政錄之

刻。繼有從事何祖柱自治官書之刻。雖多缺畧。而八年南

焚苦心。猶得什存六七者。二書之功。居多。今謹搜羅彙輯

一一讀之。見其上行之委婉。下行之剴切。特已之廉潔。察

事之精詳。嚴厲峭直。中亦復纏綿惻惻。片片赤心。有流露

於行間。而不可磨滅者。集詳咨示檄及批詳卷第五卷第

六卷第七

文章之體製。不一序記誌述。而外為文。為書。為詩。為策問。

為訓。誠為書後。更或言事。為呈詞。著不一體。體不數作。要

皆綱常風化之所關。

國計民生之所係。非苟而已也。至若詞賦之類。於雕蟲應酬

集卷之八

之流。為潤楮。皆先棄之所不一見者。集雜著卷第八

孫男伺敦謹識

卷第一

奏疏一

浙撫任奏疏十八章

偏撫任奏疏摺三十章

卷第二

奏疏二

偏撫任奏疏三十章

卷第三

奏疏三

偏撫任奏疏八章附質供

總憲任奏疏摺十章

趙恭毅公刺葉目錄

司農任奏疏摺十四章

議

司農任議七條

卷第四

序記誌述

序六首

記十二首

誌銘三首

行述二首

卷第五

詳咨

浙藩任詳文二十首

偏撫任咨文十六首

卷第六

示檄

浙撫任告示二則

偏撫任告示十八則

浙藩任牌檄三則

偏撫任牌檄三十六則

卷第七

批詳

偏撫任批詳一百二十三條

卷第八

趙恭毅公刺葉目錄

雜著

雜文十三首

哀辭一首

策問十二道

書六首

呈九首

示誠一首

書後三首

詩四十三首

對句七聯

趙恭毅公刺葉目錄

皇清 戶部 尚書 贈太 子太 保謚 恭毅 趙公 諱申 喬像



吏部尚書署理陝西總督事務加一級受業劉於義撰

趙恭毅公像

宮保謚恭毅趙公贊

惟我夫子應運篤生直方以大剛介而清

聖祖羅才甲科顯榮簪仕商邑循績銓鉤敷歷刑曹號起廷平
請假歸田以讀以耕

帝心簡在微垣駐旌尋擁旄節撫越移荆鋤貪挾弊電掣雷轟
入掌邦憲晉秩地卿不吐不茹勿撓勿撓勤官死職朝野
哀并備蒙恤典

賜祭易名

世宗御宇追維老成爲加宮保

褒寵莫京廣故賢良歲祀酒牲惟我夫子自結

聖明挺挺孤忠祗秉一誠泰子小子後矣其瞻敬懷丰采是則

是程

受業劉於義再拜

趙恭毅公劉業泰第一

孫男佃敦謹編

奏疏

恭謝 天恩疏 以下浙撫任

臣江左豎儒三年部屬七載里居荷 皇上隆恩 特諭吏部
行文地方官調引 見從優授爲浙江布政使蒞任以來寸
長未効乃又蒙 皇上深恩陞臣爲浙江巡撫臣自顧何人屢
邀 高厚聞 命之下感極涕零竊思一歲再遷且以藩司
陞任本省誠千古不易逢之曠典我 朝不數見之殊榮乃以
一介孤踪膺茲 寵遇無論苟且營私 罪難追即循分供職
亦爲上負 主知耿耿私衷實慙且懼惟有勉竭駑駘鞠躬盡
瘁澄清屬吏潔已愛民圖報 聖主不次之恩於萬一耳

恭謝 天恩領到 御書疏

趙恭毅公劉業泰第一

竊臣受 命撫浙之日即具疏恭請 陛見正在束裝以待今

於康熙四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臣男山西臨汾知縣趙鳳

詔祇領 皇上駕幸五臺行宮頒賜 御書一奏轉賚到浙

臣隨率所屬文武各官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

祇受啓封敬覽乃臨董其昌所錄崔子玉座右銘伏覩 天章

肅藻幾奪化工鳳舞龍翔充彩輝映 舒泰甫竟恍如仰觀

天顏躬聆 聖訓竊念臣本一介豎儒孤踪寡合自假歸田里

杜門養病久不掛人齒頰荷蒙 皇上特授浙藩未及一載旋

陞巡撫非常隆遇頂踵難辭惟恐奉職無狀上累 聖主知人

之明日夕冰兢不遑寢食乃復蒙 皇上眷念微臣遠頒宸

翰迴憶上年正月二十九日 陛辭跪請 聖訓時求 賜

御書 皇上面諭且待一年之後屈指至今適當區區是區區

犬馬日廬 宸衷 天語如春歲時不爽言念及此 雖肝腦塗地真未足報 聖明萬一也接閱 男手稟內開二月十二日 皇上在行宮召見 男慘慘垂問微 隨有侍衛口傳溫旨 數千里外聞之感而且愧自念受 皇上不次厚恩即飲地方勺水亦為逾分不意 皇上愛信 臣過加褒獎至於如此又 男鳳詔年少未諳吏事初授山西沁水知縣待罪七載蒙 恩特調臨汾 寓書戒勉毋得輕自暴棄以玷祖父而負 朝廷而地方繁劇愈過實多 皇上不加譴責乃以微員召見行在併 賜御書帑金曠世殊榮更出意外又 胞弟新選廣西連江知縣 趙申季寄 臣家書備述上年十一月十三日引 見時 皇上詢及閣臣知係 臣弟顧問再三 臣弟感激涕零亦深自努力以圖報効 自顧何人父子兄弟並受

奏奉 皇上諭旨

一

國恩至優極渥但識愚才短無能仰答 知遇之隆惟有益自刻勵潔已愛民戒勗子弟鞠躬盡職倘有一毫不自一念欺君是匪徒得罪 皇上為國法所難寬抑且得罪於天下萬世為名教所不容矣除奉到 御書裝潢摹石傳為世寶外謹恭疏奏謝 言有盡 心無窮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

特恭 奏 賄賂縣令以飭官方疏

竊 臣才本疎庸告歸田里荷蒙 聖主高厚隆恩 名 臣請嗣得以瞻仰 天顏又從優授 浙江布政使蒞任一載寸長未効又蒙 皇上不拘常例擢 浙江巡撫受 恩感激殆有難言伏見我 皇上宵旰靡寧 恩膏叠沛無非汲汲以安民為務而安民必先察吏 皇上察吏之法首在獎廉懲貪而憐憫加意者尤在親民之官故於縣令初授時概令引 見以察

其才品之高下循良有守者不惜破格而優擢之是 皇上之期望諸臣如此其厚而激勸諸臣又如此其深且至也 臣思下吏敗檢不端皆大吏有以致之潔已率下先自 臣始故受事三日即曉諭屬僚如 臣有一毫不肖一事非法即令其據實上聞願甘重典倘司道苛求下屬知府勒索州縣及州縣虐詐小民定以白簡從事兩浙官民諒共聞知且於屬員公謁時輒宣布 德意勉其砥操清白殫力撫綏亦謂稍有肺肝當必滌慮洗心以恪遵 功令不謂猶有敗類貪污縱蠹戕民者誠難一日姑容即甫經離任而紛紛告發者亦不敢置而不究如山陰縣知縣顧 海鹽縣知縣關 海寧縣終養知縣王 麗水縣知縣王 四員據司道府各揭報前來合 戶訪聞無異此四官者或徵糧而私加火耗逼納積零或編審而橫索陋規搜查稅契或收漕南而勒費折乾或乘詞訟而聽役通賄或縱蠹捕而誣良斃命或蓋生祠而科派擾民有玷官箴均難寬貸所當特疏糾參請 旨革職與有名憲犯一併提問以飭官方者也

特恭 奏 旗兵打詐等事疏

該臣看得莊元信之父莊成名係徐世美故父徐德雲之壯丁也德雲係鑲黃旗漢軍兵丁於順治八年間隨征舟山擄得成名回家取名牙住配有妻室効力多年積勞成疾至康熙二十年成名之舅邵伯元年邁無嗣出銀三百兩懇德雲贖放成名身妻子女為民德雲與子徐世美寫立願放為民執昭伯元復具呈前任將軍臣馬哈達批發杭捕同知轉行仁和縣取結安插為民現有檔案可考豈世美倚勢橫行復屢向成名索詐銀錢成名不得已陸續又付銀三百五十兩居間証佐供鑒世美

又於上年十月初七等日乘成名身故向成名之子莊元信索詐貲財毀其家伏靈座且入室登樓辱及婦孺欲逼元信家口仍復歸旗致元信之舅祖母邵沈氏具控理事同知多永俄審供具詳并據元信具詞到臣呈驗徐德雲父子親押執照仁和縣安插告示及世美借票等項臣批行事同知查報復訂期於公衙門會審乃世美不靜候審斷胆於聽審時糾合多人在公衙門前將元信橫毆搶去執照等項目無官法一至於此則元信平日之被虐可概見矣查莊成名既於康熙二十年贖身釋放為民迄今已二十餘年世美又屢行索詐仍逼歸旗無論情理所不容且恐駐防之處賣身贖回者不一其人若贖已久而又索詐及詐不遂而仍逼歸旗效尤者衆良民勢必不安我皇上覆育群生無一物不得其所臣荷 隆恩昇以撫綏之

奏為奏請

四

任目擊旗兵擾民而不上聞臣實負職相應題明請旨嚴飭以安民生則兩浙編戶咸沐 皇仁於無極矣再臣遵例移送將軍丹副都統阿俱不畫題合併陳明

導 旨詳議懇 賜給封疏

康熙四十一年五月初一日接內閣移咨內閣禮部覆原任浙江巡撫張志棟疏議將明季紹興府知府湯紹恩褒封之處無庸議其致祭之處准行於康熙四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大學士伊桑阿等折本奏奉 旨湯紹恩應否給封致祭之處著問新任巡撫趙申喬令其詳議具奏欽此欽遵移咨到臣仰見我皇上以利濟民生為念以崇報功德為心又不以臣為愚陋而下問焉敢不詳加酌議以上副 聖天子憐憫問察至意查湯紹恩自明嘉靖間來守紹興因地多水患特於三江海

口築塘四百餘丈建開二十八洞啓閉以時旱潦無害民感其惠立祠尸祝迨我 朝定鼎以來洩水驅沙靈異尤著其事蹟已悉前撫臣張志棟疏中不敢贅叙以瀆 宸聽臣再考之誌書訪之輿論竊謂紹恩遺愛至今田廬得免漂沒盡力農桑其利在民沙瘠盡為膏腴增益課賦其功在 國紹郡每當水泛沙淤官民赴祠祈禱立時沙退水流其効靈不獨在明季而且在 本朝禦災捍患利賴實多若非仰荷 聖恩未足俯酬嘉績以故聞 命之日士民環庭呼籲情詞懇切倘蒙 皇上鑒採冀悅 勅賜褒封祀典則傳之史冊千秋萬世永戴 天施既以慰前代之勞臣而亦使屬在臣工咸知殫力為民興利除害雖經身後尚沐 殊榮其有裨於吏治民生更非淺鮮也謹導 旨詳議具題

奏為奏請

五

鹽課歸縣徵收灶戶輸將利便疏該臣看得兩浙鹽課錢糧自康熙二十七年改歸附縣徵收絕無差擾派累之弊灶因頓甦共樂輸將爭先恐後至三十六年復歸場員徵解弊端日生灶丁苦累是以三十八年 皇上南巡江南松屬灶課奉有著交地方官之 旨而浙省灶丁以鹽課事同一例自必咸歸縣徵斯時萬灶同聲歡騰遍野隨經前撫臣張志棟具題請將浙省所屬灶課概歸地方官徵收部覆毋庸議在案先據清龍等場灶戶石大成等具詞援松江之例灶課歸縣徵收請題前來經前撫臣批布政司會同運司查議詳奪去後茲據詳稱灶戶在場完課弊累不一如淳良小灶赴場完課不無額外之需更有場霸包收攬納侵蝕不完甚至累官賠墊或累灶戶重完場員微末不能詰治且場署俱設海

濱而無城郭收銀在櫃必需食派殷實灶丁看守迨起解錢糧之時又必輪差押送飯食人工費出灶戶且各場大使員下額設僅止一二書役其秤收給票書算完欠繕造冊籍一切公私事件無不差撥灶丁承直場徵灶課委果不便於民亟請會題將浙省杭嘉寧紹台溫所屬灶課照依江南松屬各場一例歸於附近州縣立櫃徵收灶民戶條銀自封投櫃截票寧家以從民便至橫浦場灶課前經歸縣附於松屬妻縣徵解今據各灶戶陸璋等呈稱妻縣距場百有餘里往返必須三日溯湖難越潮汐洶湧有候潮遠涉費累願歸入就近之平湖縣徵解應如所請並懇附疏題明等因前來 惟我 皇上聖德同天愛民如子恐一夫不獲其所時屢 聖懷凡屬編氓共沐 覆幬慶享昇平盛治今查灶課一項在場完納灶丁苦累難堪額呼彌切咸懇仍歸縣徵雖前經部議不准何敢再為竢 慈但事關民隱何敢匿不上 聞相應據情題請仰祈 皇上俯念江浙一視同仁將浙屬鹽課概行歸縣徵收橫浦一場附於平邑就近完納倘蒙 俞允則輸將利便灶困甦而 國課裕矣 請增鄉試解額以光文治疏

恭惟我 皇上文教覃敷人材蔚起凡懷瑾握瑜之士莫不願進於 天子之廷特以選取既有定額掄拔不能盡周山陬海遠望思於 闕下者非一日矣浙省文章科第素與江南相頡頏久荷 聖明洞鑒故浙省入學增額與江南同 特差學院與江南同每舉人一名取科舉一百名亦與江南同已卯科特恩廣額舉人十名亦與江南同 皇上之加恩於浙者無不與江南一視而同仁也但查浙省解額自康熙三十五年丙子

科部議增定七十一名載入科場條例今屆壬午科亦應照舊額取中而每科入場士子不下萬二千人實與江南相等查江南解額見在八十三名以浙省較之少額十二名副榜亦少三名且江西省應試者僅得浙省三分之一其中額七十五名視浙省尚多四名副榜亦多一名是浙省中額非惟不得比於江南并不得同於江右則額少人多難免遺珠之慮以故歲值賓興士子環擁 署倉詞請題邀 恩廣額 竊念我 皇上作人雅化千古獨隆倘草茅寒畯限於進取青雲路遠皓首途窮當亦 聖心所不忍 荷 皇上超擢殊恩目觀士子觀光念切呼籲情殷而壅不上 聞是 負士子之愆小而負 皇上之罪大矣伏查康熙三十五年雲南撫臣疏請雲南中額比照四川又貴州撫臣疏請貴州中額比照廣西俱蒙 特旨俞允夫以滇黔天末遠方猶得援煥他省增額況浙省人文不亞江南尤為 聖明所洞悉者乎雖部臣於康熙三十五年定議之數原照順治十七年舊額酌增有差但 國家養士數十年教澤日深文風亦日盛今日之浙省實不同於昔年之浙省敢祈 皇上破格恩施將鄉試解額照江南例取中副榜亦循例並增則多士益踴躍於功名而 聖朝師濟之休且軼唐虞三代而上之矣

請增鄉試房考疏

該 臣看得浙江素稱才藪多士蔚興今當壬午大比之年 已會疏題請增額現在候 旨欽遵惟是入闈閱卷除 欽差考試官外例取同考官分閱查浙省舊例止用一十三員但應試士子每科不下萬二千人以三場合計約共三萬餘卷以一十

三員分閱每員應二千餘卷夫一人之目力有限場中之時日無多自閱卷以至放榜為期不過二十日以二十日之內欲盡此二千餘卷而一一去取高下之奏積如山目迷五色雖責以悉心校閱其勢有所不能故撤棘之後士子領視落卷考官僅畧加點抹甚或勾讀差訛以致魚目誤收奇材見損使寒士三年辛苦埋沒無聞良可惜也若執此以罪考官彼已窮日之力實亦無可如何然以檢才大典任其草率竣事苟且塞責不幾大負我皇上闢門額俊之盛心乎臣查浙省鄉試例用易詩二經房考各四員書經房考三員春秋禮記房考各一員今請除春秋禮記不增外易詩書三經各增房考一員連舊例共用一十六員閱卷之官既多則分卷之數自少庶各官得以悉心校閱而入闈士子咸沐皇上造就之恩於罔極矣至於日用

○趙泰毅公劄奏案第一

八

供給等項總於科場經費額內核銷無庸添設再查康熙三十五年丙子科江西撫臣請增房考二員已蒙俞允其餘他省俱未請增以臣愚見當此四海同文群才思奮不獨浙省為然應否通行各大省俱照江西例酌增房考二三員俾士子無不見之長而國家收得人之慶洪恩出自聖裁非臣所敢擅議也

○特參知府勒索下屬疏

該臣看得溫州府知府趙○藐視功令逼勒下屬因盤查府庫差鄭庫吏傳諭瑞安縣知縣王晉那借庫銀三百兩又稱別省倉獎差林糧書索食米一百二十石又催四十年未完解司銀兩差役朱未持票併催水脚銀五十四兩雖該縣稱並無動那與受情弊而趙○身為知府恃權勒索屬吏吞聲圖那積怨

所當特疏糾參請旨解任質審以信功令者也大抵浙省今日吏治之弊俱起於苟且因循以致上下相蒙多不可問臣荷皇上特恩超擢若不大破積習嚴加整飭則無以振情弛而肅法紀所以參處知縣之後嚴查逼勒下屬之知府續即糾參懲一以儆百而吏治庶可澄清矣除將該府印信摘取委員署理外謹會題

○再參知府扣留溫解兵餉疏

該臣看得浙省外府各標營兵餉俱撥各州縣地丁銀兩解府給發上年四月任布政司時訪聞州縣解府有胥役之措勒有彈兌之折耗即詳明前任撫臣張志棟將兵餉悉令營員赴州縣自領以省浮費而恤窮黎豈意溫州府知府趙○貪婪成性見兵餉歸縣不遂路整因將樂清縣溢解銀九百六十兩扣

○趙泰毅公劄奏案第一

九

留不發延今一載有餘以致該縣四十年司餉懸解查該府逼索下屬據瑞安縣申報臣已特疏糾參茲又據樂清縣詳報併兩司揭報似此貪恣劣員誠難一日姑容所當再行糾參請旨革職以便嚴追究擬庶各府皆知功令而帑餉不致侵虧矣

○開員可併劇吏當留仰祈 睿裁疏

該臣看得松江分司所轄袁浦青村浦東下砂一二三等六場鹽課錢糧久經奉旨交與地方官徵收在案是該分司係屬閒員可以裁汰而所轄之下砂一二三等場內可裁併老亦應裁併經臣行司會議詳覆去後今據詳稱松江分司所轄袁浦等場鹽課錢糧歸併縣徵該分司已無督催之責誠屬閒員相應議裁其員下僅有稽查漲復蕩地陞科並六場達部由單事

務就近歸併嘉興分公司管理至袁浦等場內止有下砂三場因
地方水災停煎該大使已無稽煎責任亦屬開員似當一併議
裁該大使事務應併下砂二場管理均可兼之無誤等因前來
臣查松江分公司一官並下砂三場大使一員已無督課稽煎之
責似應裁去其各事務歸併就近之嘉興分公司下砂二場管理
均堪兼併相應具題又據該司等詳稱杭州府總捕同知一官
省會叢構之地奸宄易生所轄塘棲諸處烟戶繁盛山澤險遠
當茲盛世雖難符屏跡而鼠竊之徒所在時有是捕盜同知
職守綦重前經議裁併歸船政同知但總捕同知陳悅旦現今
在任尚未併歸兼理猶得專心料理捕務若使將來離任恐船
政同知係司漕之官責以兼理捕務勢必顧此失彼貽誤堪虞
將總捕同知一官議請當留又稱杭州府屬織染局大使一缺
金華府蘭谿縣澁水驛丞一缺內部久停銓補議將織染局
大使事務歸杭州府知事兼理澁水驛丞事務歸蘭谿縣隨
堂兼理其織染局大使印信一顆送部銷燬等因會議前來相
應一併題明候部議奪

趙秉義劄記卷第一

恪遵禁止五經之舊例仰體不必禁止之 新綸據實陳
明以重人才以揚文治疏

竊查科場條例內開有作五經者恐有關節之嫌以後應行禁
止等語近聞邱秋順天鄉試監生莊令與俞長策俱以五經完
奉監試臣節什等具題部覆母容議奉 上諭莊令與俞長策
俱授為舉人准其會試嗣後願做五經者不必禁止作何定例
著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欽此欽遵中外士子傳播 皇言
人人感泣以為我 皇上愛士作人不拘成格凡屬通經有志

之士莫不踴躍鼓舞以冀觀光 臣目擊情形實有一事抱疚於
心不敢自避罪譴而壅於 上聞者敬為我 皇上陳之本年
浙省鄉試 臣叨任監臨八月初十日據受卷官仁和縣知縣謝
儼呈堂有錢塘縣學生員葉方體四書五經文二十三篇完卷
真草俱全例應貼出 臣隨率提調監試司道各官公同驗明時
本生交卷未出即喚至詰問因何違禁多篇據該生稟稱書生
不諳定例止因功名心切平日習過五經故作多篇等語及遵
例發貼而該生哀籲求免願換卷另騰淡隨 臣聞其真草
共四十六篇字畫俱無潦草其文字雖平常無奇而文理皆屬
清通五經俱不失旨若與七藝不完及真草全無者概加擯斥
殊可憐惜欲即為入告又以久遵禁例未敢妄竇 宸聰 臣從
才起見查場內原遵例多條空白卷遇有遺失錯污等項許

趙秉義劄記卷第一

查明給換隨比焙條例發卷另騰四書本經文真草各七篇計
該生第一場卷作文止二十三篇而騰寫真草則已共六十篇
矣 臣與司道各官見其晝夜手不停書疲憊急迫之狀不覺為
之心惻及榜發未得預薦夫以二十三篇則或見長僅存其七
則自見短其被擯宜也但 臣念我 皇上文教涵濡士子才
欲試以風簷片席之地構藝謙人亦非易事 臣彼時未經貼出
復給卷另騰雖屬憐才而違例之罪自知難逭今見 皇上於
莊令與等不惜破格示獎併弛從前禁止之條開日後兼經之
選 臣前既拘例而未言今又避罪而不言是不特上負 皇上
額後之盛心且使該生三年苦志湮沒無聞與莊令與等事同
而地異不得並達於 聖天子之前遠方向隅 臣心滋疚故冒
昧直陳非敢妄邀 一視之仁亦以浙士受 恩最深今科幸

與順天並增解額其間亦有通經自獻思欲上報 君恩者蓋見 聖世多材固無分於疆界而文風蔚起誠超絕於古今耳除本生葉方體三場墨卷共四本行布政司提取另封送部外特恭疏題明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

特參貪劣縣令以肅官方疏

該臣看得親民莫如縣令非革除陋弊則民困不蘇非擯絕奸胥則民蠹不去 嚴飭司道府誠勉屬縣潔已愛民以無負皇上休養元元之意豈意猶有貪婪恣虐縱蠹流殃如壽昌縣知縣修□者據該司道府各揭報前來與 臣訪聞無異此一官者按里而派收節禮立戶而索取陋規違禁用刑而縱役免差扣尅祭典而虧損物價穢聲彰著民怨沸騰所當亟行糾參請旨革職以便究擬者也

特參知府勒索餽送疏

該臣看得海鹽縣革職知縣關國俊虧空錢糧一案或由於上司之勒索餽送或由於知縣之那新掩舊知府之扶同出結准部咨奉 旨行 臣一併嚴行審明具題到日再議 臣即脩行布按二司糧儲道檄提關國俊到省嚴審侵空實情併有無勒索餽送去後據關國俊呈稱本府各有勒取借餽銀兩不等隨批行兩司提究解報又據嘉興府知府修賦詳稱各屬縣向有餽送及陋規等項而知府亦有餽送撫臬糧驛各上司節禮賀儀以及芹敬等項又代賠原任嘉善縣知縣范弘毅虧空銀米開送各上司收受餽送銀兩數目冊一本詳報到 臣并行兩司提訊確供去後茲據審覆到 臣查修賦俸果有餽送上司不應俟奉部提取關國俊審供始行具首有無虛實尚未可定既據

開報難置不問以故弊端又閱冊開前撫等收受餽送俱有衙役管家過付收繳姓名未經質審終難遽結除在浙各官現在行司取供併提有名衙役家人究質其外省各官候 旨另行取供提質外惟是關國俊供係賦偉勒索餽送銀兩修賦俸亦已自認收受相應照貪官例請 旨將修賦俸革職以便究擬者也再查修賦俸詳稱犯罪未發自首免罪是明特免罪之條欲為先發之計但賦偉詳報關國俊虧空時並未將收受餽送情節首明及 臣准部文檄司提審始行出首掩飾又顯稱自首免罪既婪贓於前又諉卸於後官箴有玷法紀奚容除將修賦俸所開原冊抄錄送部外 臣謹會題

請 旨行取事疏

該臣看得行取之員原係臺垣之選必須廉能素著勤政愛民

者方為無負斯舉 臣荷 皇上隆恩不次超擢愧無寸長仰答

高厚茲准部咨行取敢不矢公矢慎詳加考核仰副 旁求至意有建德縣知縣璵廷祐廉以提躬才堪敷政本體謙以善俗教化克興寓撫字於催科輸將樂赴平心折獄圓扉無久禁之冤弭盜除姦潢池無伏戎之警惠政多端俸深合例任內雖無卓異薦舉亦無錢糧盜案允堪行取以備擢用據該司等脩具事實考語冊結詳報前來相應具題再查臨海縣知縣邢芳奕宣平縣知縣韓宗綱實係清廉愛民才猷敏達但邢芳奕因濕爛倉穀降級已經賠補還倉現請開復又因魏吉生海洋被劫一案題參疎防例有處分韓宗綱任內有未完康熙三十九四十四年錢糧俱已全完現請開復又署青田縣事因連雲寺僧人失盜一案亦有處分雖與例不符難列薦剡然 臣屬七十

餘縣似此二員廉苦自持勤勞不怠者實不易見若拘於定例
墮不上聞則人才難得臣政實深所當一併題明伏祈
上虞鑒以鼓吏治者也

特參貪酷病廢縣令疏

竊惟官吏之賢否關乎民生之休戚而縣令一官與民最親尤
為緊要必廉惠慈祥愛養百姓精明強幹方稱民牧臣自奉
命撫浙仰體皇上察吏安民之至意凡大小屬員耳提面命
誠諭叮嚀務令勤修職業潔已愛民間有改過自新者益加獎
勉其怙惡不悛者察確糾參在案將謂吏治可清官方知儆矣
乃尚有長興縣知縣曹貪虐肆行穢蹟彰著難以姑留又新
昌縣知縣易患病疴羸步履維艱貽誤政事臣訪聞已確并
據司府揭報前來此二官者或信意勒索恣食婪而貸借富民
濫用嚴刑任株連而戕斃人命或卧病而舉步艱難政弛而諸
事廢廢誠難一日姑容以貽民害以俟地方所當特疏糾參請
旨將曹革職併有名靈役一併嚴提究審易飭部議處
以清吏治而肅官方者也

請修禹陵疏

據布政使詳稱康熙四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酉時禹陵大殿
西首被龍風吹倒論祭等碑並遭傾仆且年深歲久全殿木
植俱已朽壞現今傾圮之一間約費千餘金方可修築若全殿
通修改造工價浩繁無項可動詳明題請修葺前來臣伏念神
禹功萬世永賴歷代尊崇而我皇上追維明德頻加祀典
復御書地平天成匾額廟貌益尊瞻瞻愈重乃今殿西傾圮
若不修築漸及坍塌且年深歲久殿中東二間樑柱亦皆朽腐

似應鳩工庀材概行改造第工費浩繁無項可動理合題明仰
請勅部酌議亟為修葺以崇祀典臣謹會題

仰體聖主崇儒至意請頒先師誕降隆儀疏

竊惟覆載者天地終古如斯生成者聖人萬世不敝然而天地
之生莫考祇對越於園丘方澤之間聖人之生有期宜推廣於
秋藻春芹之外布昭大典必自皇朝恭惟我皇上道隆
往聖治越前王宗洙泗之微傳致中和而位育闡經書之奧
旨敷教化於臣民誠謂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故內而國
學外而郡邑俱奉旨建立文廟命有司朔望行香春秋致
祭又特御書萬世師表匾額頒行天下懸之學宮是我皇
上崇禮孔子之盛典固蔑以加而孔子之為萬世師表永立人
極者亦不待臣之煩稱修述也惟是臣一介監儒荷蒙皇上

聖主崇儒至意請頒先師誕降隆儀疏

主

不次隆恩簡命撫浙壬午鄉試忝任監臨目睹多士濟濟文
風丕振感斯文之未墜念聖學之淵源伏查闕里祀典於每年
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誕辰之辰曲阜縣官祭享洙泗書院而直
省郡邑學宮不聞各官詣廟士子展拜緣未奉有定例以致典
禮闕焉臣前任藩司時曾援昭江南之例具詳督撫通飭閩省
儒學曉諭士民於每年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誕辰各詣文廟虔
誠拜禮遵行在案但修舉止於江浙而通行未及各省且未經
題請奉有俞旨猶恐僅行於一時不克永垂之久遠臣愚以
為春秋俎豆已邀祀典之長馨而誕降祝釐更望隆儀之兼及
仰祈勅下該部通行直隸各省於每歲孔子誕辰各官先期
齋戒二日不理刑名至期親詣文廟率領文武諸生行香拜賀
永定為例俾薄海內外咸知聖朝尊崇孔子典禮有加無已

煌煌 天語時刻銘衷蒞任以來欽遵曉諭自司道以下知縣以上首示以 皇上澄清吏治之 聖心再告以微 聖恩深重力圖報稱之愚意諄諄誠勉不啻再三又仰體 聖慈寬宥已往不敢苛刻吹求冀其滌慮洗心肅除錮習乃猶有貪婪敗檢橫徵濫刑者誠難一日姑容即聞葺庸劣諸事廢弛者亦難聽其尸位如巴陵縣知縣李 邵陽縣知縣盧 安仁縣知縣馮 未陽縣知縣蔡 據司道府各揭報前來合 臣訪聞無異此四員者或收課而額外濫駐借穀賣魚取利或勒派而按里苛歛心紅柴炭私收或民命草菅用酷刑而無辜速斃或才具庸闇任怠玩而政務全隳均難縱居民上貽害地方所當據實糾參請 旨將李 盧 馮 等革職與有名各犯一併提問究擬并蔡 勅部嚴加議處以飭官箴 謹會題

聖世百神効靈微臣愚願難隱疏

臣仰荷 皇上隆恩轉補偏沅巡撫受事以來欽遵 聖訓察吏安民凡屬賢否地方利弊現在訪次第入告何敢越職再言前任事但 臣在浙時實有一事關繫民生目擊心許不敢隱於 上聞者查浙省錢塘江逼近杭城潮汛洶湧最為險急康熙四十年 臣任浙江藩司每見御嘴堤岸坍削田廬沿江居民幾無寧宇上下馬塘俱難行走日夕焦心具詳前撫臣張志棟繪圖題請蒙 俞允部議借支歲修款銀興築 臣復節俸捐貲添備工料委溫州同知甘國奎董理其事地者完之缺者補之併築子塘以護塘基乃上年秋汛大潮一日雨至衝刷日甚危險堪虞束手惶惶計無所出據士民籲稱江神有靈理宜祭禱以冀迴瀾又查康熙三十八年八月紹興府嵊縣詳據貢監

生員李茂先等呈稱浙省錢塘江乃萬艘輻輳之會實諸道衝要之津怒浪狂濤不時發作早潮晚汐一日雙馳棹長堤而碎裂排高岬以傾頽沃壤良田半隨雲浪朱門白屋盡逐銀濤誠所謂威激雷靈勢巨山嶽者也按惟宋進士陳賢者嵊邑奇人浙東間氣生具神通力拯陷溺每潮神之有祭現輒與其馨香凡牲醴之所歆藉即見諸哇吐植竹簪禱立成西岸沙堤假寐神遊躬護中流覆楫厥後淳祐之歲障川迴瀾寶佑之元逆風殺水爰是廷臣表異宋室褒封由太尉而進靈濟恒膺爵秩之榮轉善應而加協惠類易公候之等夫何元明代往數百年來久虛諸勅之頒僅享春秋之祀然而神威毅魄歷久常新每當濟楫揚帆則驅蓬裂棹惟槍呼之一聲賴神明之立應宜沿江以為司命而嵊民尊稱太公者也恭遇 聖治休明 皇恩廣被

集奏公劉奏章

九

及河喬嶽既懷柔乎百神崇德報勲更優渥乎萬古伏祈俯順輿情詳請題封等情據此通詳在案 臣查江神陳賢屢著靈異舊曆封祀似非荒誕無稽隨即齋戒三日虔設牲醴自撰祝文備告以 聖天子德隆功盛海晏河清神果有知安瀾效順為朝廷保障生靈自當題請褒封以答神庥因率司道等親赴江干祭告肅心默禱祭甫畢而潮已至風狂浪激如排山擁陣而來觀者如堵踉蹌奔避乃潮距祭所百餘丈即止如有阻遏之者此康熙四十一年九月十三日事也杭城大小屬員併築塘員役及近塘居民無不目擊嗣後每日潮汐俱不逼塘得以及時施工是皆我 皇上愛育萬民懷柔百神之德化所致而江神效靈有呼即應其功似難泯沒 臣彼時即擬題請緣一時恐出偶然未敢遽瀆 宸聽十月奉 命馳赴錄筆會審旋蒙

恩轉補今任至本年二月趨迎 聖駕見浙來諸臣會云塘外頓起沙洲數里江濤離岸甚遠可保無虞是江神既整臣一日之誠而不負臣則何敢自渝前日之約而重負江神微臣叩見 行在時亦曾經面奏 聖明慈慈楚南數月以來未嘗湏臾忘也屈指前事於今已一年矣 臣身雖離浙言猶在耳神明難欺 心難昧不得不瀆陳於 君父之前再查 前任浙江時有前撫臣張志棟疏請將明季紹興知府湯紹恩褒封一案奉 旨令 臣詳議具奏 臣遵查湯紹恩禦災捍患利賴實多懇 恩給封隨蒙 勅賜祠額 欽定靈濟欽遵在案竊念湯紹恩以前守建開有功尚得荷邀 天寵况陳賢以江神捍潮頭應自當仰額 恩褒倘蒙 皇上俯念浙省江塘關係民生不以 臣言為荒謬伏祈 勅下部議將錢塘江神陳賢援例給

趙泰奏公劉案卷第一

三

封則波臣水吏常邀萬世殊榮而報德崇功共仰千秋曠典矣

漕項錢糧請聽漕臣奏銷以歸畫一疏

該 臣 看得民賦錢糧例於次年四月 臣等衙門題銷其隨漕銀兩例於隔年三月漕臣衙門題銷此各省歷來之通例也湖南漕項錢糧因康熙十九年以前將漕項銀米留充本省兵餉不得不於次年報銷後奉文起運亦仍沿舊例於次年五月內隨民賦造冊具詳 臣衙門題銷及准部覆則俱云應俟漕項錢糧奏銷之日查核並未置議是湖南漕項先於次年 臣衙門奏銷似屬重複據糧儲道詳請援照江西造報之例於隔年二月內造冊齎請漕臣題銷仍照造齎督臣暨 臣衙門備案隨咨准湖北撫臣覆稱湖北漕項錢糧例於本年七月開徵至次年四月不及一年若與民賦一同奏銷則為期不過九個月輸納未必

全完官以考成為急民有追呼之苦所以前漕臣王樞光題改隔年為次年奏銷而漕臣桑 臣復題請照舊改次年為隔年奏銷已經部覆奉 旨欽遵通行在案今湖南漕項錢糧奏限漕臣衙門已改隔年而 臣衙門仍在次年非所以遵 命旨也且各省俱聽漕臣題銷而 臣衙門獨先行題銷不特與有漕各省異且與湖北不同一省兩例非所以昭畫一也 臣請嗣後湖南漕項錢糧悉照湖北各省之例統俟漕臣隔年題銷 臣衙門無庸次年先行造奏則事例歸於畫一庶可稍寬輸納之限而併免章奏重複之煩矣

恭報撫苗情形仰慰 聖懷摺

趙泰奏公劉案卷第一

三

竊照鎮軍紅苗恭頌不率理應請兵撲剿 臣等仰體 皇上好生不殺之心為先撫後勦之計會委署辰沅靖道事衛永柳道恭議張仕可資檄前往招撫觀其動靜已經具摺奏 聞外嗣據該道稟稱抵鎮軍時沿途軍民俱欲用兵滅此朝食隨諭以聖天子厚澤深仁將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督撫仰體聖心故特委官先來招撫如苗人不肯真心向化自然請兵勦滅軍民始皆開悟感頌 皇恩已遣營哨兵弁苗頭把目及本地熟習苗情之人分頭入寨賁去曉諭等語又於十月初五日接該道九月二十六日稟帖內開撫諭一事仰仗 皇上德威多方開導日內漸有就緒誠心歸順之苗已得二十餘寨其各寨頭目入城來見者復面加慰撫莫不歡欣踴躍業經剿髮實以花紅銀牌隨遣員弁同來歸苗頭分路入寨與眾苗剿髮併清查戶口備造冊籍但犒賞之費萬不可少軍前應承招諭之人非賞賚不足以鼓其氣今遠人既來歸誠絡繹而至非賞賚

不足以慰其心此項作何動支祈立賜接濟又單開已到歸順苗寨孤塘猪巢坑萬落江偏家寨毛穀屯塘寨到陀等七處其已願歸順尚未投到者大田羊官冲等共十三寨等因臣隨捐買紅紬布共五百八十疋於初十日遣員賞發其犒賞暫於就近州縣借支容臣設法補還併飭該員速行招撫俟各苗齊心歸順一有定局即飛報臣與督臣便當親赴苗地宣示皇仁相度善後方畧如苗寨中仍有執迷不悟者自當題請發兵殄此餘孽臣因苗情叵測且招撫未經竣事不敢遽為繕疏題報謹先將撫苗漸有就緒情形具摺奏聞

恭報撫苗事竣回署疏

竊照紅苗梗化奉旨特遣欽差尚書席爾達等前往招撫併帶臣同去臣准部咨於康熙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起

奏報剿匪案卷

主

程業經題報在案我皇上好生之德不啻同天聖武之威無遠弗昭欽差一至鎮軍宣布皇仁蠢苗感思向化乞命就撫共有三百餘寨其冥頑無知倚恃深山密箐遠延抗撫者仰奉廟謨調遣滿漢官兵分路進剿各將弁兵卒踴躍効力深入搜捕掃除巢穴從來未靖之伏莽一旦銷魂從來未建之奇勲一朝奏凱皆賴我皇上愛育黎民以一夫不獲為念命將遣師招徠懾服故蠢苗授首革心邊隅永享昇平之福除勦撫情形尚書席爾達等已經會疏馳奏外臣於康熙四十二年正月十二日自鎮軍起程二十八日回至長沙所有微臣回署日期理合具疏題報

小民粒食維艱懇請早借倉穀疏

看得湖南各屬積貯倉穀例於每年青黃不接之時將一半借

給窮民一半存倉備賑遵行已久茲據布政使詳據桂陽等州縣詳稱去歲秋穰不登米價騰貴目今東作方興窮民乏食懇將倉穀早為借給并懇於借給之外酌量多借該司以多借之處不便先行請給往例借給一半餘存一半加謹收貯等因前來隨經批令通飭各屬一體照例借給以紓艱食如有盡棍冒領及該州縣虧空借端開銷者察出定行奏究批飭遵辦在案臣查湖南之民全賴耕種為業上年自夏徂秋旱魃為災業將安仁等六縣先後具疏題報已沐皇恩蠲賑其餘各州縣雖未成災而秋收甚歉民鮮蓋藏以致今歲穀價高騰在在遇糶不惟貧窮者日食無措即有銀者亦無穀可買伏念各屬捐積穀石原蒙皇上軫恤民依積貯以備荒歉今湖南倉穀例借給一半外其一半存倉之穀亦係備賑之請行令藩司

奏報剿匪案卷

主

轉飭該州縣確查真正饑民量為多借務使三食窮黎得沾恩惠仍嚴飭不許索強富戶假捏多領俟秋收時著令一併給放還倉俾小民不致失所而農事得免廢弛湖南數百萬生靈均沐皇恩於無既矣

特奏不法守備以肅行伍疏

竊惟大小營弁必恪遵法紀而後可以約束士卒預備干城臣於標營遊守千把等員詳詳告誡勉其殫心供職無負皇上綏養隆恩乃有左營中軍守備王定者賦性貪戾罔知法紀上年調委領兵前赴鎮軍縱丁私奪民船自駕往回至今紅泊河下既無紅戶亦無準頭明係搶奪現有內丁廖起鳳朱大可等該弁又橫造官兵冊捏開外委把總朱錦張標趙聖吳起龍陳末等名既無奉委衙門亦無所委牌票實係假捏現在鎮軍鎮

總兵需如達兵部冊可查兵丁朱錦等可審此一弁者違禁而擾民紅藐法而擅外委委官橫行目無功今難以姑容據臣標中軍左營遊擊林琦奉批查報前來所當據實糾參請旨革職併內丁等提問究擬以彰軍政者也再查石哨千總張理聽從王定造入未經外委之把總而右營遊擊胡璉不行詳查據以轉報均難辭咎相應一併附參

特參貪劣縣令以肅官方疏

竊臣一介鄙儒叨蒙皇上隆恩昇以湖南重任上年恭迎聖駕荷皇上軫念遠氓特頒諭旨盡革私徵力減加耗如仍有藐法不遵重為民害者即據實糾參齋據諭音蒞任之日宣布皇仁誥誡所屬嚴禁陋規盡絕私派量收耗費足資養廉一年以來諄諄訓飭不啻舌敝墨枯乃猶有長沙府安

奏奉 上諭 著交部議處

旨

化縣知縣魯口者安肆貪婪罔顧法紀積贖昭著民怨沸騰據司道府各揭報前來合臣訪聞無異竊念身居表率不能化貪污為廉潔之罪也職任激揚若再違功令而庇貪污罪滋甚所當特疏糾參請旨革職與有名各犯一併提問究擬以澄吏治而安民生者也

特參衛弁重耗重法疏

竊昭衛弁經管錢糧既有催科之責自應潔已奉公庶使軍無苦累臣運道力減加耗之上諭不特州縣有司嚴行戒飭弁令各衛弁刊立諭碑恪謹奉行乃有岳州衛守備徐口徵收屯糧重加火耗每石屯糧額銀五錢六分該弁多收至六錢五分七錢不等且敢擅用重法徵收以至軍旅騰怨臣訪聞既確隨調該衛法馬飭發布政司與部頒司法相較據該司詳稱岳

州衛法馬五十兩重二兩三十兩重一兩一錢二十兩重九錢其餘每兩各重四分不等似此重耗重法股削窮丁誠為功令所不容請旨將徐口革職並庫吏字識一同質審究擬以懲貪弁而屯衛可甦重困矣查衛弁係都司專管之員守備徐口徵收屯糧既多加耗私用重法都司郭口並不先行揭報至臣參後十日始行詳揭又查該衛法馬現刻都使司較同字樣相應一併糾參

特參貪劣署令以澄吏治疏

竊惟民生之休戚視乎吏治之貪廉吏治苟不可問民生何由得安臣以一介庸材叨荷皇上高厚隆恩濫膺重任上年叩辭行在蒙皇上親灑宸翰賜以御書綏靖撫安四字謹臨摹勒石恭立署中朝夕瞻仰觸目警心如觀天顏如

奏奉 上諭 著交部議處

旨

聆天語惟恐一日民生不安重負皇上訓飭微臣至意是以告誡屬員期於潔已愛民毋得營私賈貨不意猶有恣肆貪婪罔知法紀如署湘潭縣事醴陵縣知縣楊口者見事生風索詐無忌通邑怨憤輿論沸騰據司道府各揭報前來母論聖世不容有此貪官即臣屬亦不應有此敗檢臣既愧約束之無效又何敢隱庇而稍寬所當特疏糾參伏乞皇上將楊口革職與有名各犯一併提問究擬以澄吏治而民生得安矣查長沙府知府姜立廣並未揭報合併聲明

欽奉 上諭詳議苗邊善後疏

該臣看得楚分南北汎多大山巨浸地極曠渺而田賦無多兼之西南一帶接壤川黔粵西千有餘里皆大小土司環居田地無出產難設流官難責貢賦且土司之官世襲給印土民猶有

約束獨鎮軍紅苗種類甚繁僻處高山深箐地實不毛不耕不賦性則頑悍慣行擄竊自古不通聲教我皇上中外一統傳海同風不忍聽其積行不法自蹈鋒刃特遣大臣統師壓境恩威並用苗即感德傾心歸誠者三百一寨計戶口四千五百二十三戶成丁八千四百四十八丁每丁額輸雜糧二升共納糧一百六十八石九斗六升又毛都塘馬鞍山等寨先經大兵臨巢逃匿窮巖今亦悔罪輸誠披剃入冊共計一十二寨二百四十戶成丁三百六十九丁共納糧七石三斗八升俱於康熙四十四年起徵但紅苗既已歸誠編戶納糧與民一體茲當初入版圖之時而善後事宜自當斟酌方可垂之永久等語詳議九款合詞具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一苗邊文武事權宜專也從前紅苗土民俱係協鎮倉立哨長分管悉聽營將管理今既移設道廳等員分地駐劄地方事應聽同知通判需管辰沅靖道統轄以肅責成其武職應遵定例止令約束兵丁防汛巡查不許干預地方事宜如有苗人自相六關亦聽文員移會酌發兵弁巡查彈壓 一苗民盜竊等案及槍奪殺傷等事俱應照內地州縣命盜案件之例具題也查從前苗土命盜罪律未明而泰苗槍奪殺傷視為泛常今紅苗既已歸誠披剃納糧與民無異嗣後有犯情罪重大者應照常例詳報發審具題按律究擬仍先明白諭知使苗畏法不敢輕犯至苗有冤抑亦許赴道廳控告即為伸雪則命盜杜而民怨釋矣 一紅苗捉入勒贖之例宜嚴也苗性貪頑慣行捉人勒贖滋擾邊民今苗與民一體應遵 王化不許仍前伏誅捉人勒贖在案勒銀贖取如有不遵請照強盜律不分首從擬斬立決土哨奸民勾通

附和取利者亦照強盜窩戶律治罪庶民苗知法自畏犯也 一土官之責成宜專也鎮軍既設同知通判專管苗務其五寨司土官土民應聽該廳統轄遇有逃盜等事將土官一併處分俾土官無歧視抗延之虞矣 一添設廳員之關防宜給也查府城同知通判無請給關防之例因其無錢糧盜案之尚責今紅苗歸誠其該廳分駐乾州鳳凰營要地非同城可比且經徵錢糧升合俱開考成盜竊人命槍奪殺傷之事承審格詳皆有定限應請頒給關防以速郵遞而昭信守至奉文於楚省現任巡檢各撥一員交與同知通判令其巡緝查各州縣巡檢均有巡捕之責難以缺員止有奉裁未經離任巡檢可以撥往今議以長沙縣喬口鎮巡檢李光祖調赴乾州同知員下善化縣蔡雲市巡檢宋純儒調赴鳳凰營通判員下并請鑄給乾州鳳凰營各巡檢印信俟准鑄新印到日將舊印繳銷俾得各專責成 一新設移駐各員應照邊俸以示鼓勵也查楚省民苗雜處之州縣官員經前任總督郭琇奏部覆准其調補并給四川貴州邊俸之例陞遷在案今鎮軍一隅環偏苗巢移駐之道員添設之同知通判巡檢皆駐劄苗地又與川黔接壤自應照邊俸陞遷遺缺一例調補 一新設移駐各官之廨舍宜置也辰沅道移駐軍城所需廨舍應將五寨司土官衙門騰出以作道員衙署并勸支各官捐建銀兩量加添修給該道駐劄其同知通判巡檢各廨舍將從前各官公捐銀兩酌量分給建造以定規模 一土司之土子宜訓苗民子弟宜設義學教育也查五寨司洞民哨民俱應統歸文職管理至於五寨司生員雖舊屬辰州府儒學兼轄但五寨司距府三百餘里生員遇有過犯司

得之官遠難飭懲今議以附近之麻陽縣儒學訓導移駐五寨司就近訓迪士子并請鑄給麻陽縣訓導學記以便生童應考一切冊結可以鈐蓋烙印資報庶事件不致遲延而子衿得司鐸約束亦可免挑達之風再苗民子弟不使學習詩書終必野性難馴義禮不明應於乾州五寨司等處設立義學教區苗人子弟有志就學者聽赴肄業每年師儒館裁議於通省文武公捐俟學習既久教化有成准附五寨司學應試將見愚頑之習化為禮義之民矣 一接壤之邊蠻宜息也楚黔接壤之區苗寨相連向有冤家仇敵動輒殺搶彼此拿人構釁不止今既各省設立廳員嗣後黔楚相接之苗再有越境操戈彼此拿人構釁者兩廳移明會審發落即以白晝搶奪律治罪被掣之人勒令退還如殺傷人命依人命論百戶寨長知情不行禁止以通

奏奉 聖訓 卷第一

文

同治罪

恭謝 天恩疏

欽惟我 皇上治泰平成德隆履載 親視河工 臨幸江浙深仁厚澤臣庶均沾尤加意人才 特諭士子俱赴 行在御試 欽定高下槩令引 見以弘獎勵多士間風踴躍食謂書生榮遇千古難逢茲 臣接閱家信 臣孫生員 趙佃敬蒙恩 召試 召見念係微臣之孫詳垂詢問 天語春溫 天顏日霽 臣聞信之下感極涕零伏念我 皇上以河工關係重大今當准黃底績 躬親相度指授善後永圖復軫念江浙民生問俗省方行慶施惠 臣鄉父老子弟盡在思波浩蕩之中臣遠任巖疆不獲趨趨從恭請 聖安犬馬微忱方深眷戀乃臣孫佃敬一介童蒙茫無知識上荷 聖主優容懷其幼穉勉

其向進使極愚極賤之小子幸免隕越於 至尊之前高厚洪慈更出望外 臣兄弟父子祖孫世受 國恩涓埃無補清夜自思實感且懼惟有訓戒子孫一日不忘 君父一日不負朝廷永矢報稱於萬一耳除望 闕叩頭謝 恩外理合繕疏恭謝

請補戰馬以資馳勦以符營制疏

該 臣看得 臣標援例請添戰馬一案經 臣具題部覆以前任撫楊鳳起既已題裁今所請添增之處無容議等因 臣隨轉飭遵在案茲據標下左營中軍遊擊林琦右營遊擊胡連詳稱前奉部議止查前撫題裁之原案未經察核馬一步九之舊制今本標兩營現在兵一千一百九十一名內止有馬兵八十名按數計算尚少馬三十九匹詳請援照全楚各營通例題請補

奏奉 聖訓 卷第一

文

添以符經制馬一步九之數等因前來 臣查楚南雖屬內地而臣標實為援勦之營仰懇 皇上俯念營兵必需戰馬准照全楚各營通例於 臣標兩營共添補戰馬三十九匹庶軍威克壯而援勦有資矣其應增馬匹容各將弁自行捐買補足合併聲明

恭謝 天恩疏

竊惟三年大計事關黜陟鉅典倘所舉非人則上負 聖主教揚至意何以振興吏治鼓勵循良 臣於上年同督臣察核湖南屬員如衡永郴道張仕可龍陽縣調邵陽縣知縣鍾靈秀藍山縣知縣楊宗仁三員雖於例各有未協但其居官實蹟尤為 臣屬中翹楚 臣等再四思維與其拘牽成格自蹈蔽賢之罪寧為據實上請甘受違例之愆是以開列卓異冒瀆 宸聰部議以

張仕可鍾靈秀楊宗仁各任內有歷俸未滿及未完案件與例不符不准卓異將薦舉之督撫司道府等官罰俸此固臣等應得之處分無所辭咎乃蒙我皇上愛惜人才聖衷獨斷將張仕可等俱准為卓異已邀破格殊恩且矜臣等愚昧無知俱寬免罰俸宥過深仁更施法外是不獨仕可等受恩最深報稱誠難而臣等並沐聖慈感愧何極惟有盡心勉勵以酬高厚於萬一耳

恭謝 天恩疏

康熙四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臣接閱邸抄內開吏部一本為補授翰林事奉旨趙中季張逸少俱著授翰林院編修餘依議欽此臣聞命之下隨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以庸才陋質仰荷主知畀以封疆重任碌碌素餐方深

聖訓

手

愧懼而臣弟申季一介書生初任遠江知縣循分守職未及三年即蒙特恩召見召試竊慮學業粗疎難免踰越不謂聖德優容俯垂獎勵授以編修之職俾得讀書中秘稍効犬馬微勞風塵末吏一旦膺此殊榮實屬從來所未有臣同懷兄弟二人本由寒士進身初無寸長表見並蒙皇上格外之典非常之教受恩益重圖報愈難清夜自思踴躍無措惟有勉竭駑駘戢戢子弟以不負此心者不負皇上夙夜匪懈異酬高厚之恩於萬一已耳

請均楚省鄉試南北額數疏

該臣看得湖廣幅員遼闊苗徭雜處於康熙六年題請分轄南北惟有三年大比湖南士子仍歸湖北考試第近科以來自康熙二十三年甲子科至四十一年壬午科湖廣鄉試中額不等

湖南總不及四分之一或僅逾十分之三且已卯壬午兩科俱蒙皇恩加額而湖南取中之數反減於前今四十四年乙酉科又遇恩詔廣額之年士子感激自奮志切觀光臣復遍飭地方官敦促赴試學臣亦廣加收錄今年應試生儒較往歲更多及至榜發湖南中式者仍不及四分之一查湖南各屬半處山陬加以洞庭險隔應試之跋涉倍難而入彀之英才甚少以致實與盛典獨歎向隅此生員王元復等所以連名環顧有分卷之請也茲據布政使具詳前來臣伏念我皇上振興文教八表同風愛惜人才一長必採凡懷鉛挾策之士無不踴躍功名以期登進即就湖南而論如史冊所載名儒鉅卿事業文章卓然可紀指不勝屈而家絃戶誦多士蔚興則未有如今日之盛者臣仰體聖主立賢無方之意目擊士子感思而進之

聖訓

手

忱不敢壅於上聞是以據情入告但分闈事屬創始固難輕議至於分卷之說按查科場條例如順天鄉試有且字等號陝西省鄉試有丁字等字等號皆為邊遠地方而設今湖廣省之湖南亦屬邊遠似可援例而行庶使人知進取有額並將鼓舞爭趨茲據諸生呈請并該司議詳俱稱兩湖州縣畧同人才亦復相埒中額自應均分然聖明在上洞燭萬里事無鉅細一經睿裁普天悅服非臣等愚昧所敢妄為置議也

特奏畧令縱蠶私派殃民以遵功令疏

竊至愚極陋荷皇上不次殊榮畀以封疆重寄康熙四十二年二月內臣趨叩行在蒙皇上軫念湖南地方介在邊遠向來官吏積習相仍特沛綸音諭嚴飭大小屬員力戒加耗盡草私徵以甦民困煌煌天語下逮湖湘窮簷僻壤無

不焚香頂祝重慶更生 欽齋 聖訓勒碑傳檄殫心奉行更
於接見屬員詳諱告誠務期力除陋弊休養黎元以不負 皇
上委任撫綏至意又恐地方遼闊或有陽奉陰違刊發告示通
諭周知將現年里長卑頭歇家名目嚴加禁革庶幾蠢蠢不生
間閭無擾共鼓歌於堯天舜日之下乃有靖州以知縣管理州
事奉 委署綏寧縣事抗違 功令縱蠹殃民仍立現年荒法
查派於本年二三月內聽蠹庫吏龍灝輝等指稱幫庫通縣每畝
派銀三厘五毫九絲五月內又指稱冊費通縣每畝派銀一厘
四毫四絲零各婪賍入己民怨沸騰 臣訪聞既確隨據司道揭
報前來所當特疏糾參請 旨革職并有名蠹役一併嚴提究
擬以彰國法而除民害者也

衛糧徵米重累懇乞全書則例徵銀疏

奏為奏請全書則例

聖

該 臣看得清浪平溪二衛屯糧米石請改徵銀一案先經前撫
臣楊鳳起會題部覆以昭依現在全書則例征糧已久應將所
請之處毋庸議等因欽遵在案茲據清浪衛守備席嘉興平溪
衛守備吳丕烈復各據呈詳請前來 臣查清浪平溪二衛屯田
先年原無徵米之例祇緣順治十六年設站應差暫征本色以
供夫馬糧料此不過一時之權宜原非全書之定額及後糧料
已於驛庫支領而屯糧猶沿征米屯民僻處山隅挑運赴城交
倉勞費加倍況查二衛屯糧歷年奏銷報部俱復奉文變價起
解第與其變價於征米之後不若改徵條銀以符判定之全書
伏念我 皇上德隆覆載明並昭臨遠方疾苦尤厘 宸衷 臣
以非才濫膺撫綏重寄深悉屯民納米之苦累曷敢墮於 上
聞再查四十五年米石已蒙 上諭豁免但屯民恐將來沿舊

徵米同聲環顧相應據詳題請洪恩出自 聖裁倘蒙 俞允
昭依 本朝欽定全書則例仍復改征條銀則邊衛窮黎永戴
聖主浩蕩之深仁無既矣

謹援遞解之例懇免長解之累疏

竊湖南定例除逃人遞解外其免死減等押發黑龍江犯人
凡正犯一名地方官僉點有家產正身差役二名長解遵行已
久但湖南僻處邊徼地方遼闊距京師各四千餘里不等解役
往返即有萬餘里其間行李之費食用之需窮役不能支應勢
必至於幫貼貼費計無從出勢必至於派累而且州縣設立差
役止有此數僉解既多保無缺誤 臣輾轉思維誠有不得不亟
圖變通者適接部批刑部議覆兩廣總督郭世隆條奏長解之
程途遼遠等事一疏嗣凡粵省起解免死減等盜犯無論名數

奏為奏請全書則例

聖

多寡俱照逃人之例遞解等因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湖南與
兩廣接壤 臣請嗣後起解免死減等盜犯一體照逃人之例遞
解且起解人犯沿途原有護解差役二名即令逐程遞解自可
無慮疎虞是解役既不苦於長途而地方亦可免於派貼荒散
黎庶永戴 仁恩無極矣

謹瀝微忱仰祈 聖鑒疏

竊 臣九載外吏七年田里蒙 恩拔擢謬任封疆常慮才識謏
劣涓埃無補感激 高厚勉圖報稱惟知上有 君父下有地
方一切交遊故舊盡廢往來即家人父子亦不能兼顧如 臣子
鳳詔遠任太原府知府道路既遙音信甚少彼中諸事 臣俱不
及聞知近聞邸抄見臺臣蔡珍為 聖主之洞鑒最真學臣之
代題可駭謹據實糾參以肅官方事一疏內稱山西學臣鄒士

璉特有代題保留撫臣一疏查袁○疏內有太原府知府趙鳳
詔係巡撫私人等語士璉既屬鳳詔同科進士其父申喬又係
士璉本省巡撫彼此世好綢繆固結今太原士民劉純德保留
焉知非鳳詔之賄囑鄒士璉冒昧代題又焉知非鳳詔之請託
等語夫長沙距太原數千里臣子鳳詔之有無賄囑曾否請託
臣何敢妄為置辯惟是臺臣所稱彼此世好綢繆固結果有
此心即是結黨欺君之罪狀臣受恩深重報効無由而敢
結黨以欺聖明則臣即倖逃於國法斷難遁於天誅但臣子
鳳詔前年揭送李○書函一案久為衆口所交責蓋李○與臣
同中康熙八年南北榜舉人而臣子李○與臣子鳳詔又同中
康熙二十六年南北榜舉人臣子鳳詔既得罪於同科舉人之
父則學臣鄒士璉亦未必修好於同科進士之父且臣子鳳詔
既得罪於父之同科舉人臣又何至再修好於子之同科進士
而臺臣蔡珍遽指為世好固結果有所風聞耶抑出於揣摩之
見乎至臺臣又謂臣係鄒士璉本省巡撫彼此綢繆臣年力已
衰來日苦短宦情既淡交情甚疎況臣駐劄湖南長沙鄒士璉
籍係湖北麻城相去幾二千里臣與鄒士璉雖屬同科進士
與鄒士璉實未謀面若以本省巡撫即有綢繆則楚省之仕
於內外者頗不乏人如其一言一事即歸罪本省之巡撫則巡
撫豈能盡約束本省之仕宦而臺臣蔡珍遽指為彼此綢繆果
有所風聞耶抑出於揣摩之見乎臺臣職司言路凡有風聞固
宜入告而揣摩之語似不應上責宸聰總之臣本庸材謫庸
逾格一家俱邀非常之恩福過每虞意外之咎除臣子鳳詔
應候察實處分外伏乞皇上俯鑒微忱將臣子鳳詔罷斥俾孤

奏案卷之五

五

子不為仕路所不容而林泉永戴聖憲於罔極矣

運軍二耗請給發疏

該臣看得漕運惟湖南為最遠而運丁又惟湖南為最苦而最
疲查出運支給錢糧每運軍一船給二耗米九十一石一斗零
給行月二糧共米一百二十六石每石折銀四錢共折給銀五
十兩四錢今准部覆科臣戴璠條奏將康熙四十三四兩年江
浙兩省各掣掛欠米石數目查明到日行令總漕撥行各該糧
道於前項漕糧截等項銀米內照數扣抵嗣後將前項銀米
暫存糧道倉庫內俟回空時倉場查明行文到日按其掛欠數
目扣抵倘猶不足將行糧一併扣抵如交納無欠給數支給等
因移咨轉飭驛糧道遵給嗣據該道詳稱湖南運丁應支錢糧
止有二耗行月銀米萬難與江浙省有漕截漕糧者一例扣存
等因咨明戶部准部覆給軍耗贈一項奉旨扣抵掛欠在案
臣查湖南運道既遠於江浙而漕截漕糧又惟江浙為獨有科
臣條奏似止從江浙起見即部臣議覆亦原止以康熙四十三
四兩年江浙兩省掛欠米石於二耗漕截等項內扣抵今若併
及於湖南而且以湖南無欠之丁扣留防欠則湖南並無漕截
漕糧惟藉此二耗行月糧米以資飛挽既扣此二耗則僅以五
十兩四錢之行月而欲運每船六百三十七石九斗之正米四
耗歷江湖涉淮黃越數千里以達於京師窮丁即有急公之心
重運終鮮神輸之術束手坐視必致誤漕迫令開犁豈能枵腹
萬一此十一萬六千餘石之漕或致遲阻即將該丁立置重法
已無及於抵通之限矣臣思皇上厚澤深仁普天雷被必無
一夫不獲而後慰聖主天地覆載之懷今軍有不支之勢漕

奏案卷之五

五

有難運之形臣身任地方目擊情事不敢諉之於相隔數千里之漕臣是以不辭冒昧徑檄該道查明康熙四十三四兩年果無掛欠須抵免其扣留防欠即將二耗照舊給發各船旗丁責其尅日開單北上仍取具實在領狀并不致掛欠甘結在案如有掛欠臣即親追領過二耗賠補倘追補不前臣願定例甘受處分至臣理應候旨給發實以漕船待此開單候旨必致遲悞非敢擅專伏乞聖明慈宥又漕臣遠在淮上不及會稿併事關漕務緊急不能待開印日期合併聲明

請將倉穀減糶以資民食疏

該臣看得湖南素稱產米之鄉歷來米價較他省為賤祇緣上年入夏雨澤愆期秋收歉薄而康熙四十五年地丁錢糧欽米皇恩蠲免有田蓄穀之家既無輸將之費必不輕於出售且

趙泰奏劄案第一

奏

外省商販絡繹以致目前米價倍於往昔小民粒食維艱茲據布政使詳據長衡二府詳請減糶倉穀緣由查湖南上年雖非災歲近因米價偶貴之處小民難於資生請將長衡兩府屬倉貯穀石於春間借給窮民之外每屬量留一二千石其餘盡令減價糶賣秋收焙數買補還倉此外各屬再有米穀缺少者一例減價發糶均於秋成買補如或價有不敷率屬捐補等因呈詳前來臣思皇上覆育群生惟恐一夫不獲今長衡二府屬米日少而價日貴小民難於餬口際此窮迫之時何敢不據實上聞請將州縣存倉穀石除借給窮民外於應存穀內減糶十之六七以濟窮民其餘各屬如有米穀缺少者一例減價發糶均於秋成買補還倉一通融間市價自平而民皆得食咸沐天恩於再生矣臣目擊情形難以緩待已仰體皇仁一面

撤行布政司轉飭減糶并嚴飭不許胥役需索短措及奸商地棍多買轉販務使窮黎得沾實惠合行題明伏乞聖慈鑒看抑臣再有請者各屬倉穀原按州縣大小積貯今間有被災動販及屬員那空缺少者多不足敷一遇荒歉無以備賑且青黃不接之時不能一例出借臣請以現今賣出穀價飭令該司查明穀少州縣按數另詳均勻撥發秋成時買穀實貯庶不足州縣均有預備已飭該司將減糶同酌撥地方穀石數目造實統俟到日另行咨部合併聲明

南秋開徵有期兵糧支給難緩疏

該臣看得湖南各制營應需月米歷年在於本年南秋米內支給但南秋二米例係七月初一日開徵而兵丁月米例應按月開支是春夏二季兵米必預預為徵收方能計月支給茲據驛

趙泰奏劄案第一

奏

鹽糧儲道詳稱湖南各制營兵丁每年奉部撥給必先撥上年存剩等銀再撥本年地丁等項湊支一年俾各營兵丁月餉均得季首開支而州縣地丁亦徐徐按限徵解是酌撥兵餉之中已寓寬紓民力之意則兵丁春夏二季月米亦可一例邀撥上年解齊克餉米石且湖南長衡岳賓靖五府州屬每年應徵南秋二米約共一十三萬有零湖南二十三標鎮協營兵丁除開月外每年止應需月米約共七萬有奇是解貯本年克餉南秋二米約共六萬有零可供各營來歲春夏二季兵食尚有存剩似應以此貯庫克餉之項每年於春夏二季按數給兵俟七月開徵以後即於新徵內支給秋冬二季嗣後每年征收南秋除現給本年秋冬二季又留克下年春夏二季兵米外餘存仍照例折徵解部克餉兵丁免先期之守候民間緩半年之預徵湖

南百萬生靈永戴 皇仁於億萬年等因詳請題達前來臣查
南秋米石例應七月初一開徵而制營兵丁春夏二季月米又
應按月開支則不得不預徵以應各兵之支給但當青黃不接
民間既有地丁完半之催徵又值兵米必需之輸納小民未免
預征之苦查湖南每年應徵南秋二米除支給兵糧外尚存六
萬石有零解貯克餉而春夏二季兵米不過三萬七千餘石仰
懇 皇上洪恩俯鑒南秋原有七月開徵之定例而兵糧又有
按月支給之定限即將貯庫克餉米石焙兵丁月餉一例預撥
按數給發奏其二季兵糧其秋冬二季就於七月新徵內支給
嗣後每年除現給本年秋冬二季及留充下年春夏二季兵米
外餘存仍照例折徵解部克餉則兵丁得以計日餉口而小民
亦可過限輪糧頂戴 聖慈共祝 萬壽於無疆矣

奏為請旨將湖南
餉項撥充軍餉事

奏

湖南僻壤銓選維艱懇請南北分選疏

該臣看得教職官員例於本省銓選茲據布政使詳據湖南各
屬選拔副榜恩歲貢生傅霖等呈稱湖廣地方中隔洞庭相距
千里不等每逢秋闈湖南應試者以故中式者亦少雖貢生南
北一例而人多缺少銓選需時迫至垂暮之年幸邀選授倘在
湖北或力難赴任或阻滯遠限懇請南北分選等因具詳前來
臣查全楚地方延袤數千里中隔洞庭大湖其湖南候選貢生
選授湖北者途路既遙風波復險或苦於盤費而力難赴任或
渡湖阻滯而憑限多違臣每當考試給憑之際見窮老儒生進
退兩難殊為可憫合無仰懇 聖慈將現在候選之選拔副榜
恩歲貢生嗣後籍係湖北者則選湖北之缺籍係湖南者則選
湖南之缺庶南北赴任之員均免險阻之虞而寒士感沐 皇

恩直與天地同其高厚矣

特奏私派劣員以肅官箴疏

該臣看得湖南地方從前一切私派已仰遵 諭旨盡行革
除而清查荒蕪田地有闕 國計民生 竊慮屬員奉行不善
以致累民是以通飭各屬凡查出自首新墾田地止造簡明冊
籍以省繁冗并飭不得混行駁查誠恐有不肖官員藉稱冊費
苛派擾民諄諄告誡嚴行禁革在案乃有辰州府屬之辰谿縣
知縣徐者罔顧 功令輒藉造冊名色炤糧派費據布政使
董昭祚等詳稱訊據經承謝玉車等僉供辰谿縣原荒糧四百
八十石除沅衛失額無主一百二十石士民余世重等每石荒
田派銀一兩五錢與本官作冊費等語似此籍名苛派溺職病
民所當據詳糾奏請 旨革職與有名入犯一併嚴提究擬以
為濫派虐民者戒

奏為請旨將湖南
餉項撥充軍餉事

奏

請分教職移駐徽麓書院以專責成疏

該臣看得長沙府徽麓書院乃宋儒張栻朱熹講學之所為四
大書院之一左建先師孔子聖殿儼如黉序康熙二十六年蒙
皇上特賜學達性天匾額并頒給解義經史諸書 宸翰輝
煌奎章炳耀凡屬臣民觀光恐後茲據布政使詳稱書院在郡
城西岸遠隔江濤誠恐崇奉無人致貽隕越查地屬善化議將
該學訓導移駐看管等因具詳前來臣思書院既有先師聖殿
又重以 御筆之光懸 賜書之寶貯萬世咸仰 君師崇奉
宜有專責請以善化縣學訓導移駐徽麓書院併酌給開房捐
資添蓋令其居住庶瞻 天仰聖永依雲漢之為章而入室升
堂長護門牆之數仞矣

請添驛站以均勞逸疏

該省得設立驛站原以供應皇華必期道里適中勞逸咸均始堪無悞茲據驛鹽糧道詳稱湖南所屬驛站計程安設近則五六十里遠則八九十里最遠者亦不過百里惟長屬之南岸驛衡屬之黃堡驛相距有一百八十里之遠一遇差使往來動經數日夫馬奔馳之勞瘁實有倍於他驛者查南岸黃堡二驛之中原有黃茅舖一站奉裁已久若遽請增設動支錢糧似難允行擬於南岸黃堡衡陽排山祁陽零陵六縣驛各抽馬七匹馬夫三名半損夫十名共計抽馬四十二匹馬夫二十一匹損夫六十七名添設黃茅一驛其南岸黃堡等六驛站除抽調外各存馬四十三匹馬夫二十一匹半損夫六十名又各驛獸醫止有一名無可抽調黃茅驛亦請添設獸醫一名其每年工役即

趙恭毅公刺葉卷第一

里

於六驛獸醫工食內均攤其各項工食工料藥餌廩糧馬價銀兩俱於各該驛額設錢糧內烙數撥給此抽調添設之黃茅驛將南岸驛丞改駐管理而南岸驛務歸縣兼管如此調補轉移庶無動費錢糧之慮又岳屬臨湘縣之長安驛與湖北蒲圻縣之港口驛接界港口驛舊例未設損夫係蒲圻縣之排夫合併走遞致湖南長安驛夫差亦越港口直送蒲圻方行接替是湖南一驛之損夫送湖北二站之差使事屬偏累屢經咨移未能改定等因具詳前來臣查長衡二府相距之中向有黃茅驛站接遞南岸黃堡差使後經奉裁以致南岸黃堡一驛之夫馬兼兩驛之奔馳今據該道詳議於南岸衡陽排山黃堡祁陽零陵六縣驛調抽夫馬添設黃茅一驛其各項銀兩俱於各該縣驛錢糧內烙撥將南岸驛丞移駐管理似可垂永久而均勞逸又

臨湘縣之長安驛損夫差使越湖北之港口驛直送蒲圻縣接替偏受苦累既據該道一併呈詳相應具題仰祈 勅部俯准抽調添設黃茅一驛併行湖北議設港口驛損夫接替庶南岸黃堡二驛之夫馬不致疲斃而長安驛之損夫亦免其越送苦累矣

趙恭毅公刺葉卷第一

趙恭毅公刺葉卷第一

里

趙恭毅公刺葉卷第二

孫男何敷謹編

奏疏

謹呈原疏恭候 聖裁疏以下備撫任

竊臣於康熙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拜疏為要地急需賢

能等事因知縣銜管桂陽州事伍士琪經臣薦舉卓異蒙

恩俞允嗣奉 旨補授山西朔州知州旋據布按二司詳據桂

陽士民僉呈請將伍牧留任 臣思桂陽州僻處邊壤地雜苗獠

且山連大寨奸宄易生伍士琪雖蒞任未久而士民愛戴情懇

若聽其去任則該州係調補之缺本省一時無可調之員必當

請歸部選無論苗缺未便久懸而生手不能熟習 臣從地方需

才起見是以會同督臣郭世隆題請將伍士琪留任知州陞銜仍

留桂陽州原任拜疏之後士民方慶循良久任而 臣亦幸地方

得人今通政司發還原本稱伍士琪已經奉 旨補授朔州知

州此本不便封進切該員之陞任誠沐 皇上特擢之恩而 臣

等之請留亦體 皇上愛民之意如雲南布政使劉蔭樞由該

省按察使已陞廣東布政後蒙 皇上允督撫臣之請即改授

本省布政現有成例可循今 臣題留一陞任知州又經揭送部

院科道而入告之疏不得一蒙 御覽 臣之寤寐實有不安不

解冒昧依原疏再繕徑呈又念通政司既將前疏發還必不

將今疏代進謹以密疏 上聞應否准留伏候 聖裁 臣蒙

恩高厚待罪封疆如事不應奏甘受 君父之處分而志在無

欺總情 聖明之昭察為此謹將原疏一併恭題 臣不勝戰慄

待 命之至

題明考選軍政疏

該臣看得軍政大典撫標遊守千把撫臣止循例據中軍官詳

查履歷咨會督提查核並無揭報之例切巡撫衙門欽奉 勅

書聽總督節制尚無揭報督臣衙門之例況 臣並未奉有聽提

督節制之 勅書何得反有揭報提督衙門之例今提督俞益

謨乃稱准 臣偏沅巡撫趙申喬等各揭報不知是何緣由若以

標中軍官會經揭報提督衙門則中軍官之揭報不可即為巡

撫之揭報若以 臣繕疏具題後會經揭移揭則移揭並非揭

報且 臣移揭在十月初四日提督具題在九月二十七日何從

預知而即指 臣為揭報 臣若應揭報而不揭報則提督疏內即

應糾參 臣既並未揭報而混稱揭報則提督所題殊為失實 臣

非與提督爭此紙上之數字也念 朝廷設官各有體統臣子

分職不容踰越況今日之章奏即為異日之考據 臣今隱忍不

言則提督衙門援以為例將來必責巡撫衙門之揭報 臣巡撫

衙門不欽遵 勅書而乃與總兵官同揭報提督衙門同受提

督之節制 臣固庸碌不應與提督較量恐後來之撫臣與直省

之撫臣皆議 臣為悖逆 天朝定制 臣更何以自解也且提督

俞益謨原疏現在部科若經部科查出謂 臣何故違例揭報甘

聽提督節制 臣至彼時聲辯益覺自慙是以不避怨尤不辭冒

瀆仰祈 皇上勅下部科行令提督俞益謨查明 臣曾否具有

揭報應否亦當揭報若為定例庶 臣衙門得以遵守而後 臣亦

不致為紊亂 大典之罪臣矣

苗地之員相同邊腹之俸各異額請一視同仁疏

該臣看得辰州府永順保靖二土司經歷員缺均屬苗地據該

經歷朱衣王昌錫請給苗民雜處州縣一例陞遷由司呈詳前

來臣查楚粵黔蜀等事案內苗民雜處地方府州縣官奉准部覆均照四川貴州等省邊徠之例墾墾遵行已久今永順保靖二土司經歷所管地方實係苗疆與有苗州縣無異而其徠獨與腹徠等例不畫一似當與有苗州縣一體照邊徠墾墾相應請 旨倘蒙 聖恩俞允則寒苦下吏不致終老窮邊而於定例得昭畫一矣

代第泣謝 天恩疏

切臣胞弟趙申季由丁丑科進士選授廣西遷江縣知縣康熙四十三年冬蒙 皇上高厚隆恩破格 召試 特授翰林院編修乙酉科 欽點順天武鄉試副主考又蒙 欽點提督山東通省學政丙戌科會試同考官叨沐 殊榮實屬非分 臣每貽書勸勉務期殫心竭力仰報 主知 臣弟申季感激 生成

趙申季謝 天恩疏

三

自矢清白供職答 臣書內有一點丹心九死不移之語故考試山左格遵 功今不敢毫有苟且諒久在 聖明洞鑒中本年又蒙 恩特陞 日講官起居注不意 臣弟福過災生今夏積勞成疾且迫於科試力疾校卷八月初旬試事甫畢而神氣骨瘦元氣耗脫至十六日遂成不起 臣聞信即遣人往彼迎喪知 臣弟申季臨終惟以受 恩深重未報涓埃為憾格於定例不得具本陳謝囑 臣代奏大馬之報願効來生痛 臣兄弟止有二入 尚荷延食息 臣弟早辭 聖世念其長逝之時不忘 臣不負亡弟之言是以冒昧奏 聞

特恭重耗勞員以通 功令疏

竊臣一介庸材荷蒙 皇上高厚隆恩畀以撫綏重任欽承上諭令 臣力減加耗盡革私微故履任五年風夜悚惕無日不

以 皇上訓誡為心即無日不以民生疾苦為念勸諭屬員務期潔已愛民除養廉之外不得恣行培克以負 皇上設官為民之意更飭該管上司嚴加稽察不得徇隱曲庇通同朋比乃有武陵縣知縣馬 臣者罔畏法紀私令家人黃義置造大等稱收每庫法銀一兩止稱八錢五分里民吞聲抱怨 臣自鎮會審回至常德委員查閱該縣銀櫃掣出納戶梅志鄉王伯顯原銀二兩稱驗俱照庫法每兩加一錢七分零每錢加一分七厘雲訊據據書廣國鄉等會供每兩作八錢五分稱收現有大等可証納戶梅志鄉王伯顯原銀可審查本官徵收過康熙四十六年四十七年民屯錢糧共一萬八千七百餘兩似此違 旨重耗殊難姑容相應請 旨革職併有名家人書書嚴提究審以肅吏治而安民生者也至司道府隱匿不報定例甚嚴查該縣重耗係丁憂布政司董昭祚任內之事並未查報又常德府知府王 臣原經革職蒙 恩留任自應正已率屬仰報 高深乃徇庇貪員不行揭報辜 恩負罪更有難寬併請 勅部昭例議處以為隱匿不報之戒

趙申季謝 天恩疏

四

特恭虧空貪婪州牧以肅法紀疏

該臣看得州牧為親民之官必須倉庫無虧廉隅克謹方為無忝厥職乃有茶陵州知州李 臣者罔顧 功令因虧空錢糧三百兩餘數九百六十石無償遂製匾一百餘面遍送各監當戶每戶勒派謝儀銀五六兩不等虧空貪婪溺職病民據司府詳揭前來所當請 旨革職嚴提究擬以肅法紀者也

再請將存貯南秋預撥兵米疏

該臣看得兵丁月糧先據驛糧道按部撥兵餉之例請將上

年解存充餉南秋米石預撥次年春夏二季月糧其本年南秋二米照例七月開徵呈詳到臣會題部覆以湖南歷年兵米俱於本年南秋二米內支給遵行已久不便更張等因當撤該道欽遵去後茲復據驛鹽糧儲道奏議成光詳稱兵丁糧米乃按月撥食之需春夏二季正青黃不接之際以秋收之糧米早供半歲之預支禾稻既未登場窮黎有懷莫告若以解存之項撥充春夏之糧兵丁既免於守候百姓亦緩於輸將而於額數仍無移易前因未屆奏銷庫項尚未盤查恐涉掩覆虧空之嫌不敢遽行實詳茲奏銷及期存庫錢糧俱已盤察清楚業經藩司出結在案便民之事所當再請具詳前來臣查春夏兵丁月米請將上年解存米石預撥支給既經部覆不便更張何敢復實惟是臣一介庸材叨沐聖恩借員南楚又奉有綏輯撫

奏奉 諭旨 著照所請

五

安之 御書則事事必求其緩輯人人必得其撫安斯足以仰副聖主愛育黎元之至意伏思春夏二季正民間青黃不接之時徵收南秋二米以給軍糈在兵有急不容緩之勢在民有迫不能應之情民不能應則兵不免於守候兵不容緩則民不免於迫咄今以上年解存充餉南秋米石預撥次年春夏兵米其秋冬二季就於七月新徵內支給嗣後每年徵收南秋除現給本年秋冬二季及留充下年春夏二季兵米外餘存仍照例折徵充餉是一先後轉移而兵精不致有缺民力得以稍紓額款亦不移易且以存貯候解之項撥為支給實用之需則道庫無慮其侵那似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相應再行題請仰懇皇上俯賜俞允則湖南百萬生靈永戴天恩於罔極矣

特奏 貧劣通判以肅法紀疏

該臣看得湖南地方界在邊遠荷蒙皇上軫念民生澄清吏治臣謬任封疆凜遵力減加耗盡草私徵之諭旨嚴飭司道府官誠勉屬員務期潔已愛民以仰副皇上委任撫綏至意不意有永州府通判周□委署零陵縣事因離省遠遂恣意貪婪徵收地丁各項錢糧共四萬餘兩每納銀一兩止給印串八錢四分櫃書可審又自理民間詞訟不顧曲直任性枉斷顛倒是非民怨沸騰似此劣員誠難姑容以貽民害所當據實糾參請 旨革職併有名黨役嚴提究擬以肅官箴者也

特奏生員受賄保留疏

奏奉 諭旨 著照所請

六

該臣看得丁憂原有定例保留事干大典原任湖南布政使董昭祚既經丁憂而劣貢吳沔劣於潘世德受賄保留倡率兵民十七人呈請奪情據供俱係董藩司門客陳風水許銀五六兩不等一路都是陳風水同承差袁光明供給又吳沔供陳風水說銀子是布政司發出來的袁光明供這銀子據陳風水說是司主發出來的吳沔等既聽囑遞呈又供許銀並未交給查吳沔係辰州府歲貢相應請 旨將吳沔革去貢生以便與有名人等一同究擬定案至原任布政使董昭祚先經革職蒙 特恩留任自應洗心滌慮砥礪操持以期無過以報天恩乃丁憂之後撥令門客賄買劣棍邀集無賴并令承差催船供給赴五寨司行署賄賂呈請留任奪情臣若墮其術中則扶同欺誣萬死奚辭董昭祚身為大吏貪位戀職行賄保留則其欺君忘親不忠不孝誠為大玷官常所當一併題參伏乞皇上勅部議處以儆官邪而昭法紀謹會題

苗疆距省甚遠案件懇請展限疏

該臣看得 欽部案件例有定限稍為遲逾即干處分據按察使郎廷棟詳稱湖南有苗州縣暨鎮寧所屬新撫紅苗地方俱接壤兩粵滇黔與土司連界其土司所屬係熟苗事件已難完結而有苗州縣地方多有生苗凡承查拘審事件必須有司籌畫而行非可率實難與腹裡州縣扣限報結請題展限前來臣查定例內開廣東巡撫所管瓊州雖係本省地方相隔遠應照閩省例限六個月具題等語而粵省南北土司事件限期亦應照前督臣郭琇題明准部咨者俱照閩省六個月報結部議允行在案今湖南有苗州縣俱距省寫遠文移往返動經數月其未行事件仍與腹裡州縣一體扣算途遙限迫以致屬員不能依限完結屢受參罰臣請嗣後有苗州縣如奉准部咨案件俱照土司事件之例作六個月限報結其命盜等案再請於定限之外各展限兩個月俾奉行者不致艱率完結而定例得昭畫一矣

請停場後補科疏

竊思定例學臣考試生童三年內一歲一科生員歲試有優劣之分科試有賓興之望童生隨歲科兩試為進身之階故皆自濯磨不肯甘於暴棄所以勤課業有人材法至善也乃或學臣試事未周而場期已迫因有以歲作科之請而部臣亦遂定場後補科之例此雖相沿已久而臣於此不能無議焉夫歲考之例不許一名不到其不到者立行黜革而與考者自一等以至六等既有關於榮辱亦賴生其勸懲若科考則自一等至三等而止有榮無辱故有志進取者固奮勇爭先驚名觀場者亦逐隊而至當其執卷苦吟彼曰為場事而來也此亦曰為場事

奏案彙編卷之五

七

奏案彙編卷之五

八

而來也若場已過矣而仍曰補科揆之於實則非科徇之於名則無補徒使士子多一番之考則多一番之冊卷學臣多一日之考則多一日之耽延微臣冒昧敢請 皇上勅部通行凡場前未經科考者於場後止補試童生入學而生員補科察行停止省無益之具文即收考試之實效矣至臣在楚官楚更有不得不亟為籌議者查湖北八府湖南七府二州前任學臣之歲考者止有湖北八府新任學臣之接行歲考者亦止有湖南長衡岳三府郴州一州業已將歲作科進場矣其場後應補文武生童歲考者尚有四府一州若再補科考則應補北南十五府二州生童之科考又有三年內應考十五府二州文武生童之歲科夫楚省幅員遼闊水陸幾數千里以三年而畢此歲科兩考猶恐時日有限較閱不暇今以三年而欲行北南十五府二州之一歲兩科又補湖南四府一州之歲試毋論計程難徧將來必又遲悞即盡力奔馳勉強告竣而精神疲於道路心志迫於期會其衡文必多率畧課士必不周詳苟且以應勸懲不當非所以仰體 皇上慎選學臣掄才升俊之至意也微臣冒昧敢請 皇上勅部速行湖廣學臣將未經歲考之四府一州於場後即行補考其未經科考之十五府二州止補考童生入學而生員科考概不必補俾學臣三年內從容較藝盡心於應考之歲科而不敢輕忽以從事庶副試期之定限而併收考試之實效矣

特奏縣令重耗累民疏

該臣看得湖南地處邊徼從前各屬徵收錢糧大等加耗積弊相沿臣受事以來仰遵力減加耗盡革私徵之 聖諭誥誡州

縣務期實力革除乃有劉陽縣知縣申口者抵任之初頗稱自愛每加獎勵詎料近日頓改前操重等加耗民怨沸騰似此欺上病民之貪實難一日姑容而當特疏糾參請旨革職與有名蠹役及受害人等一併嚴提究擬以肅官箴再臣數月之內三叅重耗總由布政使董昭祚在任負恩溺職縱庇貪婪屬員倚恃無忌亦不能覺察受其欺朦及該司既經丁憂復於五月間親訊武陵縣馬口重耗將知府藩司一併糾參各屬貪婪罪露始難掩飾故不避嫌怨累疏題參至臣備官五載尚有不肖劣員後視功令任意婪賄罪實深心滋愧併請聖主將臣立賜罷斥以爲不職撫臣之戒其申口重耗亦係丁憂布政使董昭祚任內之事並未查詳相應併參題定荆關川木園量則例疏

奏案彙編卷之三

九

臣思川木園量則例必須查明舊日之例始可酌定今日之議檢查荆關樵志杉木原烙松木圓長派料今該關則例又另定辰常杉木圓長派料之例且今併將川木亦烙辰常杉木圓長則例徵收圓則按寸增加長則按尺增加但其間派料多寡殊有舛錯如該關則例刊載圓二尺長三丈一尺派料一錢二分圓三尺長三丈一尺派料二錢圓四尺長三丈一尺派料四錢圓五尺長三丈一尺派料五錢並無加長字樣行據原任荆關同知翁年倫呈稱卑職任內徵收有圓二尺三尺四尺五尺各長三丈一尺者俱遵烙則例一錢二分二錢四錢五錢起算並不加長等情而則例內如圓至二尺九寸每多一寸加一分二厘長四丈每多一尺加一分共應三錢一分八厘是圓二尺九寸之派料又多於圓三尺之派料矣又如圓至三尺九寸每多

一寸加一分七厘長至四丈每多一尺加一分二厘共應四錢六分一厘是圓三尺九寸之派料又多於圓四尺之派料矣又如圓至四尺九寸每多一寸加一分三厘至四丈每多一尺加一分共應六錢七厘是圓四尺九寸之派料又多於圓五尺之派料矣再不以加長計之如圓三尺長三丈一尺派料二錢而圓二尺九寸長亦三丈一尺反派料二錢二分八厘圓五尺長三丈一尺派料五錢而圓四尺九寸長亦三丈一尺反派料五錢一分七厘是圓三尺之派料反少於二尺九寸圓五尺之派料反少於四尺九寸矣奸胥因而舞弊商民共苦不均又杉木例除鼻五尺上圓圓長至四丈而止今該關四丈之外俱違例增長故各商以川木頭粗尾尖若梢雖尖細亦烙頭之圓圓尺寸按長一尺即加銀若干則尖細之梢每丈俱完稅二三錢不

奏案彙編卷之三

十

等紛紛呼籲求另定川木園量則例今臣遵旨前赴荆關沙市地方親自園量除將荆關現行則例抄錄分送部科查對外該看各關徵收木稅止計園圓之大小而不論木植之長短惟荆關按寸加圓又復按尺加長然相沿已久未便更改惟現行則例圓少之派料反增於圓多之派料又違例於四丈之外仍復加長此各商所以有派料不容互異木梢不便加稅之說也今臣酌議圓二尺長三丈一尺烙則例抽銀一錢二分起算圓長俱遞加圓多一寸加四厘多二寸加八厘多三寸加一分五厘多四寸加二分多五寸加三分多六寸加三分六厘多七寸加四分九厘多八寸加五分六厘多九寸加七分二厘共抽銀二錢九分二厘以上每長多一尺加四厘由三丈二尺加至四丈共加三分六厘又圓三尺長三丈一尺烙則例抽銀二

錢起算圓長俱遞加圓多一寸加一分一厘多二寸加二分二厘多三寸加三分六厘多四寸加四分八厘多五寸加六分五厘多六寸加七分八厘多七寸加九分八厘多八寸加一錢一分二厘多九寸加一錢三分五厘共抽銀三錢三分五厘以上每長多一尺加六厘由三丈二尺加至四丈共加五分四厘又圓四尺長三丈一尺則例派銀四錢但以圓三尺派料二錢較之似乎過重今議抽銀三錢五分起算圓長俱遞加圓多一寸加一分六厘多二寸加三分二厘多三寸加五分一厘多四寸加六分八厘多五寸加九分多六寸加一錢八厘多七寸加一錢三分三厘多八寸加一錢五分二厘多九寸加一錢八分共抽銀五錢三分以上每長多一尺加八厘由三丈二尺加至四丈共加七分二厘又圓五尺長三丈一尺則例派料五錢但仍

照五錢似乎稍輕今議抽銀五錢五分起算圓長俱遞加每圓多一寸各加二分多至九寸加一錢八分共抽銀七錢三分以上每長多一尺加一分由三丈二尺加至四丈共加九分再查圓五尺九寸抽銀七錢三分以三丈二尺加至四丈計加九分二厘共八錢二分較原則例圓五尺九寸合長多九尺計算該八錢一分五厘已實多五厘而圓少者派料亦少圓多者派料亦多庶輕重較然關吏不得高下其手而增減有定商民永杜騎索之端矣至川水原係頭粗尾尖臣親赴木廠細加圓量自除與五尺以上至四丈之處雖亦尖粗稍別但始則例量至四丈而止則尖細之梢俱在不計可無頭粗尾尖之慮亦不必如權誌所云首尾大小懸絕必折半而後可矣臣等查現在則例改正參差錯訛擬川水圓量則例按其大小長短而遞加

派料並無虧損進冊分送部科查核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遵行抑 臣更有請者荆關改同知為部差必須剔除蠹弊裕課恤商方不負 皇上設立關部之意乃有棍徒王四即王法公鑽穴內幕又有馬大成鑽穴書辦內外勾通舞文弄法又有周邦等盤踞關津甚至馬牙犯罪之李朝宗亦投充關役商民之脂膏有限此輩之吮吸無窮若不亟為驅除蠶食既多正課必損將來或不敷額則 臣亦難免欺罔之罪伏乞 天語申飭立行革逐另募殷實老成小心辦理庶關役不致病民以病國矣又查關口之設所以防漏稅也荆關原有十大關皆沿江分列以防過往之走漏如虎渡口在荊州南岸實為大江迤北之要口凡船隻貨物經由者悉應上稅誠不可以少乃虎渡口之南百里外又添一關曰港口渡不知起自何年今已相沿成例亦皆撥役把守徵收但大江之南既有虎渡口以防漏稅而港口渡又在虎渡口以南百有餘里並非大江漏稅之處往來船隻不過水鄉出入小舟即有貨物亦是近地貿易小販與荆關何涉今概行收稅開差雖有耳目豈能覺察於百里之遠歇家齊後借名勒索正額之外復有私徵正耗之外復多倍取此等銀錢既不歸於 國帑亦并不入於關差徒使奸徒飽腹而窮戶吞聲 臣舟經此地士民環遶泣訴食稱請將此關革除或將此稅併歸虎渡口非敢越俎言事但思此關之去留不係稅額之盈缺 臣既未差目擊民情激迫仰體 皇上仁覆如天惟恐一夫不獲故敢據實 上聞應否伏候 聖裁

請歸併關稅以便商民疏
該臣看得請歸併天柱縣關稅徵木稅銀兩一案據布政使

詳據靖州詳議天柱溪河險狹木牌抽稅不便查柱邑居辰郡
上流木商自柱抽稅之後必由辰州府經過方得再往他處發
賣辰府既設木稅商民自必始創輪納請將鷓鴣關裁去歸併
辰州府稅內徵解等因前來臣思設關原以裕課苟有不便於
商必須從權更正今天柱縣鷓鴣關每年額徵稅銀止三十兩
為數無多且地處邊徼溪河險狹商民納稅不無停泊守候之
苦并有水險冲散之虞實多不便相應題請將天柱縣之鷓鴣
關竟行裁去其應徵稅銀三十兩統於辰州府木稅內徵解俾
稅課無虧商民稱便臣謹會題

特奏劣員以清吏治疏

該臣看得茶陵州參革知州李□先因虧空錢糧貪婪勒派經
臣會奏奉 旨革職提審在案其印務飭委岳州府通判邊□

奏案公判卷之三

主

署理詎該通判署事未久竟肆貪虐據兩司揭報一面訪拿
盡犯究訊以憑會審一面改委攸縣知縣張臣德提署隨據張
臣德報稱奉委前往茶陵州接署有刁民糾黨圍住州衙辱罵
署州通判貪虐虐民見卑職到州隨即解散又據長沙府知
府崔岳齊詳稱拿獲茶陵州盡役糧書譚啓先等供李知州因
虧空錢糧見知府盤查說少不得要奉就私改等子收本年錢
糧知州還重三分百姓不服圍了衙門罵他見攸縣接署隨即
解散又據署州張臣德呈報拿獲為首刁民賴佑舍劉玉錫譚
文士譚三吉收禁等因前來臣查李□任內虧空錢糧私改大
年重加大耗署州事岳州府通判邊□接篆後尤加耗更甚以
致州民圍衙辱罵大乖職守似此貪虐之員誠難姑容所當據

詳會題請 旨將邊□革職與盡役刁民一併嚴提究擬以為
重耗虐民者戒

三叩 聖恩預撥兵米疏

該臣看得湖南各營兵丁月米例係七月開徵請將上年解存
米石預撥次年春夏二季兵米一案臣兩經會疏具題兩准部
覆母容議在案臣何敢再為演請惟是兵丁月米係計日待哺
之需而小民輸將適當青黃不接之際每見各營兵米於正
月即赴州縣支領彼時地丁尚未開徵南秋從何輪納兵既苦
於守候不無枵餒之虞民又無可拮据不免敲撲之慘兵不能
待民不能完則州縣官那移應整反虧應解之項者情亦有之
臣查上年解存完餉南秋米石存貯該道俟本年奏銷後於九
月內准部文折解部該道於十一月間纔委員起解則春

奏案公判卷之三

主

夏之時前項米石乃貯道候解之項也貯道候解之項何不可
為撥給兵米之需故請以上年解完米石預撥春夏軍需其
秋冬二季就於七月新徵內支給嗣後每年徵收南秋除現給
本年秋冬二季及留充下年春夏二季兵米外餘存仍照例折
徵完餉今准部覆內稱若預為撥給其中恐有該管官員將上
年存剩米石致有虧空希圖掩飾情弊但前項米石解貯該道
約將一年方行折解若有虧空掩飾情弊則應在貯道一年之
內而不應在預撥春夏二季之時況兵丁需米刻不容緩昭數
頃米也不容以誰許掩飾虧空而肯以無為有以少為多此又
情理之易見者如或有虧空掩飾情弊一經發覺臣願與該管
官一體從重處分為秋同欺瀆之戒又部覆內稱歷年兵米俱
於本年南秋米內支給遵行已久不便遽行更張臣查康熙四

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准戶部咨為奏銷康熙四十五年錢糧等事內開一存剩米一千二百一十七石九合穀二十四石五斗零應令候撥兵糧夫四十五年存剩南米既令候撥兵糧則四十七年存剩米石似可一例預撥臣又伏讀康熙四十二年三月十八日恩詔一直省地方有現行事例不便於民者各該督撫詳察開列具題該部確議酌量更正一督撫係封疆大吏地方聞見必真凡關係籌餉節用裨益兵民事宜如有確見着據實條奏欽此臣以一介庸材荷皇上高厚隆恩謬任封疆既見事例不便於民而以便更張之部覆因循中止是臣不能奉行恩詔以重負皇上也且臣伏見皇上仁覆蒼生恩帛薄海蠲租發粟動以數百萬計今動支存解之南秋撥給春夏二季之兵米既無損於國課甚有益於兵民而以毋庸議之部覆不再據實上請是臣不能體皇上之心而重負皇上也故不辭冒瀆之譴再敢瀝陳伏乞皇上電察臣前二疏准將存貯候解之南秋預撥春夏二季之兵米則兵糧飽騰之樂民免追呼之苦永戴皇仁於億萬年矣

奏明白回奏仰祈 睿鑒疏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十一日准吏部咨開為特奏不敬等事功清吏司案呈據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宋大業奏為特奏不敬溺職之撫臣以肅官箴以尊君命事一疏康熙四十七年八月初一日奏本月十七日奉旨這所奏事情着趙申喬明白回奏該部知道欽此等因欽此欽遵竊臣至微至陋疊荷皇上高厚隆恩破格擢任封疆併奉有綏輯撫安之御書力減加耗盡草私微之諭旨臣日夜冰兢

彈力奉行循恐積習難除未由報稱幸我聖主寬仁姑容竊位今內閣學士臣宋大業奉差南徽恭臣不敬溺職蒙皇上不即加譴儆令臣明白回奏誠天地之覆載父母之怙恃感激涕零惶悚無地伏思南徽為皇上主壽之山大小臣工捐軀修建臣亦經營數載幸獲告成節省萬餘報歸內帑仰邀宸翰寵錫天章遐邇莫不歡幸臣心倍切欣榮乃當典禮方慶有成而臣名隨登白簡撫衷自省惟有痛心臣復何辭敢責天聽但既奉明白回奏之旨謹不避斧鉞披露肝膽一一為我皇上陳之

奏明白回奏仰祈 睿鑒疏
日臣自常德送欽差內閣學士臣二格起程即乘小舟薄暮抵龍陽縣不意宋大業之舟亦至龍陽臣聞宋大業至急欲叩請聖安瞻拜御書而臣行李另載一舟已經前往臣以途次原有便服行禮之例隨戴絨纓帽穿便服赴宋大業舟中叩請聖安據宋大業稱御書留在長沙是以未及瞻仰但龍陽並非欽差經臨正路大業既賁御書何以又離御書臣行舟相遇時當薄暮即請聖安更有何罪而反捏稱臣帶雨纓帽穿素衣並不率同在城文武官員行禮臣實不知其何心也伏候聖明鑒奪

奏明白回奏仰祈 睿鑒疏
一宋大業恭臣疏稱天章特賞趙申喬應極其踴躍歡忭於五月十七日叩拜御書之時應即請宸翰瞻仰以申觀光咫尺之私乃遲延五日至二十一日傍晚始至臣處草草一觀仍帶雨纓帽不穿吉服並不率同

司道官員瞻仰憂慢不恭等語臣查五月十三日夜自龍陽趨行於十五日至長沙而大業亦於十六日抵長沙臣即於十七日穿朝服頂帽赴大業公館前堂所安御書寶櫺前行三跪九叩頭禮隨請瞻御書據大業家人云御書安於後堂房內臣隨趨入始遇宋大業於前堂之後因同至後堂請出御書恭捧夕觀伏見聖筆揮灑具山凝嶽時之精神極鳳舞龍飛之體勢洵與乾坤同其貞固日月並其光華美善既有難名贊歎亦莫能罄隨請大業收藏而別至在城司道各員於三月內大業初到長沙各官已經叩頭行禮瞻拜御書臣到長在後毋庸再為率領且瞻拜御書原為請觀宸翰若叩拜而不請觀雖三尺童子亦決不出此而大業捏稱延至五日始至一觀又仍帶雨纓帽不穿吉服以必陷臣於罪臣實不知其何心也伏候聖明鑒奪

一宋大業奏臣疏稱南嶽為上主壽之山修建廟宇應極其慎重堅固華麗昭垂奕奕乃趙申喬率從事正樑木料濫用細小殿庭之內俱用亂石舊磚鋪砌兩廊現在地側正樓地板俱係舊板片長短不齊正殿不用琉璃瓦丹簷俱用薰金土硃外廊官館仍然坍塌種種不堪難以枚舉況祝聖茶庵係奉旨建造十餘處欽遵在案即三尺黃童亦知有增無減乃趙申喬敢於違旨擅行城造五處且制度粗率規模狹陋以此祝聖藝慢已極顯有包藏等語臣查南嶽工程原有估冊移會原任督臣喻成龍分送多羅貝勒及工部在案臣飭委衡州府知府孔興滋一一遵昭監督修造工程現在有目共覩毋庸與大業置辯惟請皇上另遣廉明大臣覆行查勘不難立見至湖南寄臣並無綠色黃

色之筒瓦故皆以本色估用先經會疏題明而茶菴因地制宜必附近居人以便焙管亦將建菴之數會疏題報在案其廊外即係僧道房不過往來偶借歇宿並非官館原估亦無修理僧道房之處如果有細小圯側虧少估料及粗舊長短薰金土硃種種不堪則修理微廟經手人員與監修之衡州府知府孔興滋俱遵宋大業先期調集伺候查詢大業在微廟時何無一言究問而離微半月有餘忽捏造以必置臣於死臣實不知其何心也伏候聖明鑒奪

一宋大業奏臣疏稱趙申喬於五月十三日在常德具疏內稱星馳南嶽親身辦理御匾碑文等語何遲至四十餘日於六月二十三日始到南嶽廟一宿即歸並不親身料理欺誑具題又不建造御碑亭臣在長沙四月言之再三趙申喬但云無地可建督臣郭世隆於七月初十日

至微廟見無碑亭深以為非即指嘉應門外庭中可建趙申喬始唯唯語塞則四月有餘尚在睡夢中以致立碑之時無碑亭以壯觀瞻不知何故擅將奉旨建造之御書樓下西偏毀牆掘地觀者驚駭急玩聖製本無崇奉之實心昭然可見等語臣查五月十三日臣自常德起程原擬即往南嶽親身料理御匾碑文及本日遇宋大業於龍陽迨抵長沙而大業亦留長沙詢之司道則云兩月以來御匾已經刊就即永峙南嶽碑亦已鐫成惟御製南嶽文碑石寬大高長在於未陽縣採運尚未到嶽臣思石既未到臣無所用其手足之力即撥標弁常進廷協同衡山縣星夜趨運臣暫留長查盤司庫錢糧核對奏銷冊又六月秋審屆期臣遵例會同司道秋審各犯及據該弁報碑石拉至嶽山一面先令磨鑿平正臣於六月十九日拜

發秋審本即於二十日親往徽山督同衙山縣敬視刊鐫並非欺誑其題其所以仍回長沙者因安奉兩碑不敢違宋大業所云而再與商確也臣在鎮算接大業致書內稱建立碑亭曾與成少泰相度位置但此工程非旦夕可辦必預示早得與工庶不致畏首畏尾推諉觀望等語臣隨手諭驛鹽糧道成光道焯去後旋據該道印稟內稱蒙諭宋學士有催促建立碑亭之說宋公前曾備為相度基地無可建立之所有仍在御書樓下之意但嫌樓之舊制稍低四面簷柱太細今署徽州府折而改造伍牧以前建御書樓已經題達不便擅拆為覆是以中止成光亦曾丈量樓下原高一丈五尺五寸新碑約高一丈五尺儘可豎立不謂其猶有建立碑亭之說等語俱有成光印稟可據又據護衛州府事桂陽州知州伍士琪印稟內稱宋閣學於三月二十五日行香之後面言御書樓應即拆毀改造亟為催促士琪以曾經題達未敢輕動之言婉轉回覆等語現有伍士琪印稟可據是宋大業之所請建立碑亭即欲拆毀御書樓改造以為碑亭也但御書樓無敢拆毀之理且樓下儘可安碑而大業之所以必欲拆毀改造者緣四十年宋大業面委長沙府知府姜立廣監修御書樓立廣隨領司庫銀五千兩修理及查驗工程殊多率畧侵冒錢糧現在核追故大業欲拆毀改造以滅其委修之跡而去其冒銷之證也臣赴南嶽時俾宋大業面商作何安奉兩碑據大業云碑亭無地可建自應總立於御書樓下但三間各安一碑則碑石大小不同應將前暨光輔紫宸碑起出而將御製南嶽文大碑立於中間之後層再將新舊兩匾字碑並立於大碑之前層臣以位置出

自欽差自應祇遵及臣到徽親詣御書樓下相度形勢如一間同奉三碑則體制殊為逼窄且後列一碑前列兩碑則後碑盡為前碑所掩又光輔紫宸碑豎立已經數載若一起動不能保無缺損臣實不敢冒昧遂連夜趕回與大業再商妥局而大業亦不能裁決惟云聽地方官酌行而已是以該道成光先期往徽仍擬焯三間各安一碑及臣隨同督臣郭世隆與宋大業同在徽廟共商督臣亦以三碑大小不同未便俱安一處且御文碑石重大若運進嘉應門挽擡不易故議建碑亭於嘉應門前今大業控稱在長沙言之再三如果與臣一言則大業在徽四十餘日何不率同道府指地造亭而必將御書樓拆毀改造者更欲何為如以道府不遵拆毀御書樓故大業仍欲建造碑亭則大業六月中何以尚有三碑同列樓下中間之說即宋大業移咨擇七月初十及十一日敬懇御額建立碑文何以亦無一語詢及碑亭之曾否告竣可見大業意中原未嘗有建立碑亭四字矣今因七月初十有碑亭之議欲歸其從前不議碑亭之非而反誣臣怠玩聖製以必陷臣於罪臣實不知其何心也伏候聖明鑒奪一宋大業奏臣疏稱壽徵告成皇上親灑宸翰御製碑文命臣賁捧到楚在衡祝釐建醮真普天同慶萬年盛事趙申喬應百倍踴躍共効頂祝凡屬官百姓偶有過愆應念皇上萬壽升恒之慶每事仰體從寬即有大過亦應候懸匾立碑吉祥禮成之後再加指摘亦未為晚何以正當盛典臨楚之時幾月以來但見趙申喬舉動發怒全無歡喜恭勤咨革無虛日拘拿敲撲無寧時使官民嗟怨哀號不絕於耳揆於仰祝無疆之臣謹推恩及

下之微誠大相悖謬等語臣思壽徽工成 御書寵賁率土臣民共切 無疆之慶而經營既出臣手權躍更倍尋常况當宋大業到長之時臣奉 旨已先往鎮鎮實與 欽差閣學二格共事之時多而與大業周旋之日少乃遠謂臣幾月以來舉動發怒全無歡喜豈大業能神遊千里之外乎又云奉勅咨革無虛日則已情見乎詞矣揆其意不過以臣奉案併及丁憂布政使董昭祚而咨革乃管演日連戲之楊芳耳但重耗劣員臣原奉有據實糾參從重治罪之 旨而縣丞之賣米得賍經歷之演戲不擇以及矜貢之保留守制皆有不得不奉者而大業心有所為遂加臣罪又稱拘拿敲撲無寧時臣於查盤董昭祚司庫見其司吏滕混造冊希圖侵蝕提訊數役臣實有之此外別無拘拿別無敲撲而大業混指以為臣罪欲洩他人之情然而竟忘自己之比私臣實不知其何心也伏候 聖明鑒奪

宋大業奏

三

宋大業奏臣疏稱上年十一月十二日壽徽神像開光之時百姓僉云小民受 聖主洪恩五十餘年且 盛典難逢願各捐貲唱戲幾日以申萬民踴躍之情遞呈於巡撫趙申喬大怒不允立刻將戲臺拆毀聲言枷責衆民驚散是趙申喬不欲合萬姓之歡心以奉 一人而阻遏小民愛戴之誠律以無將情罪可惡衡山百姓至今不服官民可證等語臣查康熙四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壽徽神像開光臣親至戲廟搭臺演戲三日以祈神佑於萬年旋有近廟居民亦欲捐貲唱戲臣婉諭以敬神演戲是我等臣子之事爾等窮民若亦捐貲唱戲恐開欲派之端反為未便爾等既愛戴 皇上只在神前叩頭祝 聖便見你門一片敬心衆民皆歡喜叩頭而退有何大怒拆臺有何聲

言枷責宋大業既云官民可証叩民之姓名難以周知而官之姓名諒已熟悉大業既有訪聞之語自有傳說之人何不舉出一人以為明證而乃捏造無影之詞加臣以情罪可惡坐臣以無將大辟臣固不足惜天下督撫從此皆畏 欽差之可以捏定爰書手操生殺莫不心驚膽裂竭力逢迎則大業之心誠屬何心至大業到徽論執事官於徽廟二門前建臺演戲一月派令徽州府經歷楊芳專理其事自閏三月十五日為始每日演戲大業亦每日登樓置酒高坐臨觀乃於十八日本戲演畢之後忽扮雜劇一齣觀者無不驚駭復於十九等日接演目連全本種種聚慢公然無忌臣據署布政司事按察使郎廷棟桂陽州知州伍士琪長沙府知府崔岱齊衡州府知府常口驛鹽糧道成光衡永郴道孫調鼎等各詳到臣思大業唱戲祝 聖

宋大業奏

三

而於內殿建醮之時外臺搬演目連全本殊乖臣于慶敬之禮應即據實糾參但以瑣屑之故不敢輕演 宸聰是以於六月二十九日會同督臣咨明吏部請將管戲之楊芳立賜斥革併移咨大業在案今大業懼臣發覺其唱目連戲之罪而反捏稱臣於徽神開光不允百姓唱戲怒拆戲臺聲言枷責但大業誣臣絕無一証而大業之唱演目連直至七日則萬目共觀萬民共駭究其情罪似屬可惡律以無將似有難逃此又臣至今日不得不直陳以候 皇上之覽斷者也伏候 聖明鑒奪

宋大業奏臣疏稱七月十二日撫臣趙申喬會同臣及總督司道諸臣在 御碑處所叩頭行禮臣見位置舛謬即向臬司郎廷棟糧道成光切責撫臣慢忽是日臣即起程復 命行至三十餘里見撫臣率同司道等官飛騎前來攔阻於道強臣復回

衡山希掩過愆切思臣事竣回京 大典所係何故擅行稽留
攔阻復 命等語 臣查七月初十日 在截廟因碑座龜趺重
大不能刻日運到隨懇宋大業稍遲數日俟碑座運到公同豎
立然後起程而大業堅持不從且論於 御碑處所叩頭行禮
至十二日遵宋大業諭公詣 御碑處所大業領班俱叩頭行
禮畢隨留大業用飯相約同回長沙恭請 聖安送之北上豈
大業於用飯後忽向司道口稱何故在於 御碑處所行禮責
臣不是及大業登輿後 臣聞此言即向督臣面說 欽差要在
御碑處所行禮十二日又是 欽差領班行禮乃行禮之後
反說我們不是將來恐遭毒計 臣隨策騎同司道追宋大業於
五里之外邀其回轍豎碑大業必不肯旋 臣隨率同司道即於
道旁望 關跪訴大業不得已而回 臣懇其留轍數日俟碑座
運到豎立後行又必不肯因諭奉碑移至建亭處所搭架豎起
候於次日行禮 臣祇遵大業命星夜僱夫蓋廠移碑併搭架豎
碑至十三日午時 臣隨督臣併率各官朝服叩頭而大業雨縷
素服領班行禮 臣又向大業言碑移在此碑座尚未到我應在
此督催碑座豎立之後方敢回長沙 臣隨於五里外跪請 聖
安送大業回京此七月二十三兩日情形也大業反覆無常
設弄害人 臣恪凜 天威恐貽後患而大業反捏稱 臣擅行騷
擾攔阻復 命 臣實不知其何心也伏候 聖明鑒奪 一宋
大業恭 疏稱趙申喬之妾張氏於六月初二日身故初五初
六初七等日擅令兵丁摘縵穿素 御書密通肆無忌憚長沙
官弁兵役可証等語 臣查六月初二日 妾張氏在署病故以
非正配概不敢受弔奠何有兵丁摘縵素服之事 臣標馬黃戰

守兵一千一百餘名如果摘縵素服豈能掩人耳目宋大業既
稱長沙官弁兵役可証何不舉出官弁兵役一人姓名以為明
証乃以全無影響之事恣其含沙噴射之毒必欲撫拾無端以
陷 臣於罪 臣實不知其何心也伏候 聖明鑒奪 一宋大業
恭 疏稱百姓云趙申喬巡撫偏沅以來年年荒歉今歲自
御書到後毒獄劾靈湖南雨暘時若五穀豐登數年以來從未
有此大熟真可謂湖廣熟天下足矣江南之米正在騰貴乃趙
申喬於七月內新米既出之後仍然禁糴以致積米之家不敢
出賣販米之商不能出境是不特欲商賈含怨裹足并欲使江
南數百萬生靈艱於粒食全不仰體 皇上截留賑恤之盛心
惟自逞威福忍心害理等語 臣查七月初六日 臣隨督臣前赴
截廟二十一日安座豎碑訖隨由水路順道回過長沙檢查荆
關一案文卷即赴荊州道 旨查定川木則創已經題報在案
是七月中 臣未嘗在長沙也何由而禁販米之商即宋大業於
七月初五日往衡山十七日自長沙回京則大業亦未嘗在長
沙也何由而知長沙之禁總之大業聽人授意捏造無稽 臣實
不知其何心也伏候 聖明鑒奪 一宋大業恭 疏稱本年
六月十二日因開倉未幾復行閉倉以致激變長沙府民盈千
累萬頃刻罷市圍撫臣之署呼名辱罵毆現任之官流血遍體
以致圍繞竟日闔城驚駭撫臣身為大吏閉門不出有何面目
忝居民上大乖巡撫之名等語又宋大業恭 疏稱布政司係
二品大吏豈有趙申喬於本年六月初九日出示勒令百姓向
原任藩司董昭祚處索米橫闖而百姓不關董昭祚反關趙申
喬因此羞慚任性忝劾屬員嚴拿百姓不顧他人之功名性命

但圖巧掩一已之罪愆切思百姓當嚴輯其安靜豈可反引其刁風楚南苗民雜處之地撫臣職任封疆出示唆撥激變良民罪無可逃抄錄告示恭呈 御覽等語此二條總屬一事總為董昭祚而發臣查上年春穀價騰貴臣會同督臣石口疏請皇上將見存倉穀減價出糶蒙 恩俞允小民得以資生本年長沙四五月間穀價騰貴亦如上年 臣五月旋長目擊情形憂心如焚且民已艱食不及具題候 旨是以臣令長善二縣徑發倉穀減價糶與貧民俾得餬口仍於冬間購買還倉此雖臣之違例糶穀亦救饑如救溺之意也奈開倉之後買者日多誠恐倉穀有限不敷出糶又訪聞米貴緣由皆因奸商販買米石串通牙棍囤積倉廩盈千累萬恐地方違禁查阻該商央囑董藩司公行出示明放米船以致千萬之米揚帆直下去米既多存未日少價值愈增窮民枵腹故出示曉諭長沙府屬真正窮民如果家無餘糧買米度日者俱赴原任董藩司處照平價求買不必復向兩縣紛紛告糶蓋減糶原非常例以放米獲利之人而今其賣米救民亦非過當乃長沙百姓以董藩司原據客人遞呈批發善化縣縣丞馮口放米故於六月十二日眾民扭拉馮口而馮口奔赴 臣轄真圖縣匿眾民亦隨至 臣轄毀罵縣丞甚至揮拳攘臂 臣隨傳司道查詢據眾民咸稱街上無米可買故拉馮縣丞往董藩司處要米等語 臣見眾民呼號隨令司道仍諭長善二縣照常減糶眾民即赴倉領糶而散 臣又訪有刁民余口等乘機生事漸不可長故將馮口與余口等一併糾參奉 旨勅發督臣嚴提審擬在案布政使既係二品大吏而通同縣丞私放米船以致窮民買米艱難攀轅求穀若非

之徑行減糶則民情洶洶更不知何狀矣且此案自有督臣審理與大業何干而大業曲徇昭祚先為出脫反捏稱 臣唆撥激變 臣實不知其何心也伏候 聖明鑒奪 一宋大業奏 臣疏稱趙申喬勒令各州縣加一大耗內抽捐康熙四十三四兩年火耗銀十萬兩不奉 明旨任意勒捐屬員怨忿有司府州縣解收批文可據等語 臣查康熙四十二年奉有力減加耗盡革私徵之 上諭 臣蒞任以來頒布條告嚴加禁飭務期消除陋弊仰副 皇上休養黎元至意但私派既革則地方一切雜費俱取給於巡撫而 臣一介寒官點金無術仰屋徒嗟一種萬不得已苦情至今日而猶瞻顧隱諱不瀝陳於 皇上之前則將來再無可言之地併無可言之時 臣橫被惡名死不瞑目查康熙四十二年六月間宋大業奉 旨祭告南嶽并賡 御書匾額一到長沙虛張聲勢將 臣多方恐嚇動輒加以不敬有原任長沙府知府姜立廣從中傳說逼要多金方容做匾懸掛 臣敬畏 天使只得受其牢籠許以三千兩不允加至五千兩又不允必加至七千兩纔為首肯 臣一時無從設處隨令姜立廣向聖任布政使施世綸暫借庫銀即令姜立廣轉送大業銀七千兩隨禮銀七百兩又幕賓劉口張口各索銀一百兩共七千九百兩現有過交姜立廣可証又姜立廣領司庫銀五千兩建造御書樓俱議捐四十二年俸工補項至四十二年冬奉 旨勅撫紅苗大師雲集一應鑼鍋帳房運送米豆僱充夫舡供應餉賞諸費皆借帑應用而四十三四兩年俸工已捐修嚴廟其庫項不可虛懸據署布政司事張仕可詳稱各州縣願將加一大耗之內扣捐五分清補軍需用項詳督臣暨 臣批准至四

十四年因修道路橋梁備江南船隻借動庫銀又將四十五年俸工捐補以上各項收銀者布政使董昭祚也用銀者布政使董昭祚也臣不特毫無染指亦且並未經手現有董昭祚可証至四十四年並未捐耗而大業擅稱勒捐康熙四十三四兩年火耗銀十萬兩實不知其何據也惟是大業勒銀一項與之固不能無罪但彼時實受其逼勒倘不饜怨則今日之彈章早見於四十二年矣臣豈不知今日言之而罪亦不免然今日奉旨明白回奏而仍不盡言臣罪益深大業本年再至意中欲援舊例但至今日派不可派捐無可捐僅令各官共湊送銀一千兩隨禮銀一百兩大拂其意遂必欲置臣於死但臣寧言之而死於君父之法不敢不言而死於大業之手伏候聖明鑒奪

奏為奏劾劉永清

奏

苛刻險惡劣蹟刻揭遍傳若趙申喬果正已率屬何至屬官怨恨乃爾原揭恭呈御覽等語查朱於康熙四十五年署藍山縣印據徽州府詳報朱虧空錢糧又且捏飭批迴倉穀微燭缺少重復以欠報完隨即題參聞朱挾仇刊揭併稱曾解臣銀三百兩但查康熙四十二年據里民葉告朱碾米派費併賣未得價共銀八百餘兩以事在赦前免其題參止追究地方公用據朱一次解司庫銀二百兩即撤布政司撥補軍供現有布政司印冊可據又一次移交宜章縣銀一百兩為奉諭總督移會公發安撫投誠黃珍家口之費現有宜章縣印文收領可據此外亦從寬豁免並未見其絲毫任彼誑言總置不問朱旋亦悔過已經三年矣查定例特嚴反噬之條而宋大業必勾通被劾之員以砌成欺蹟實不知其何

奏為奏劾劉永清

奏

心也伏候聖明鑒奪一宋大業奏臣疏稱趙申喬全不仰體皇上寬大之德一味陰毒慘酷湖南司道府州縣以及雜職等官四年之中參劾二百餘員吹毛求疵顛倒是非喜怒狂悖功名性命供其魚肉以致各官朝不保暮救禍弗遑何暇盡心民事即百姓皇皇若喪既艱口食之資復有身家之慮坐臥不寧手足無措吞聲飲痛告訴無門被害官民可証等語臣查自蒙恩拔擢以來惟以皇上寬大之心為心從不敢苛求小過從不敢偏執已見其屬員中或私派或重耗或倉庫虧空或承審不當例不得不據實糾參然內有部臣之核議外有督臣之審讞要皆決自宸衷遵奉施行而宋大業謂臣吹毛求疵顛倒是非喜怒狂悖功名性命供其魚肉又謂臣四年之中參劾二百餘員夫大業既知其二百餘員矣則何不指其姓名以見臣之濫參濫劾又何不舉其某案為吹毛求疵某案為顛倒是非以見臣之妄參妄劾也臣奉有力減加耗盡革私微之上諭原期息事寧人使群黎樂業今大業不參臣縱私派則屬已無私派矣不參臣縱加耗則屬已無重耗矣以無私派無重耗之時窮鄉僻壤方咏歌於堯天舜日之下而大業反捏造言詞皇皇若喪既艱口食之資復有身家之慮坐臥不寧加罪而民間始有口食之資無身家之慮乎大業身在給事中輔弼豈應大謬一至於此又稱被害官民可証何不指其被害者何官何民以作明証而含糊一語陷人大罪臣實不知其何心也伏候聖明鑒奪以上諸條謹就宋大業所誣而一一剖陳伏念臣迂愚拙直之素性久在聖明洞鑒之中

居官率屬之短長亦難逃 聖主昭臨之遠 臣本庸庸置喙但
既蒙 皇上寬慈令 臣明白回奏如有片言隻字之欺 皇上
即或恕 臣而天地鬼神亦當誅極但 臣受 恩深重恪遵 諭
旨私微必期盡革加耗必期力減如有藐法不遵重為民害者
亦遵奉 皇上據實糾參之 諭不敢姑為徇庇以長官邪屬
員雖烙印不乏養廉而實無所肆其貪恣既憚約束之過自生
畏苦之心 臣若於屬員有一毫交際於庫帑有一毫動用則如
被劾之董昭祚等何言不肯說何事不可為況勒捐十萬出入
難掩而尚俟今日之宋大業代為奏哉然宋大業之所以為
此者亦有故焉一則因 臣發其唱目連戲之事而借此以緘 臣
口也 臣之咨革管戲楊芳在六月二十九日使 臣果有劣蹟可
參則何不參於六月二十九日以前而遲延一月以為先發制
人乎一則因 臣將獄工餘剩銀兩先行啟奏而不得遂其私也
臣在鎮筵於閏三月內接原任布政使董昭祚稟帖內開宋大
人云雖 皇上命我查看工程在撫院幾經親臨嶽山自然不
錯又云下剩銀子不必啓奏本司因回已報完工萬一駁查數
目故此題明且撫都院以所捐銀兩原為嶽廟既有餘剩及各
物料變價自應聽候大部撥用觀其此番舉動甚是和氣與前
大不相同等語現有董昭祚印稟可據夫獄工下剩銀兩原應
報部充餉今 臣盡數奏奏不過自矢不欺之意而豈知已觸貴
臣之隱恨 臣謹將董昭祚原稟印稟恭呈 御覽 皇上俯賜
睿察則可以知 臣今日受禍之由矣至宋大業劣蹟稟本當
據實指參祇因幸逢 盛典若遽以 上聞恐有失揚光昭美
之意是以隱忍未言今 臣既被忝慚負 主恩仰懇 皇上立

賜罷斥以為不職之戒錄係違 旨明白回奏事理字多逾格
貼黃難盡併隨本恭呈印稟一合伏乞 皇上睿鑒全覽施行
請將鳥鎗烙印發存防患疏
該 臣看得禁止民間私藏鳥鎗一案 臣准部咨隨欽遵轉行布
按二司通飭查禁并取該地方官並無私藏印結詳報茲據該
司詳稱湖南地方苗徭雜處深山大澤奸宄易潛雖有防兵不
時搜查尤賴居民守望相助民間向有鳥鎗若令其盡行繳銷
改換一尺五寸則器短無以致遠不惟附山居民難以制禦猛
獸且恐崗穴苗蠻或有制人之具居民反無捍衛之資請將現
在鳥鎗烙印編號給發收存以備急患等因前來 臣查鳥鎗乃
營伍兵器民間原宜禁止已遵烙印文通行查禁并取印結另
咨送部在案但湖南所屬苗徭雜處者已過其半而無苗州縣
又多係深山大澤民間向有鳥鎗實為防苗衛身之具若驟行
禁止則匪類反得挾凶器以傷人而良民不免束手以就斃所
以衆心皇皇恐難禦暴夫地方險易既有不同則鳥鎗禁止似
難一例伏祈 皇上俯念邊方不可無備將湖南各屬現在所
繳鳥鎗准令該地方官於木桿之上刊刻州縣姓名烙印編號
給發收存以防急患仍嚴飭不許擅帶行走或有商民續請造
用者令其烙印造一尺五寸之式送官刊刻給發如有私藏不送
官烙印者照例治罪庶奸宄不致無忌而小民得以自安矣
請遵例仍給旌節建坊銀兩疏
該 臣看得節孝有關風化表揚咸戴 皇恩伏讀 大清會典
內開順治十三年題准凡旌表節孝建坊銀兩應於各該州縣
學師生空缺俸廉銀兩支給未為定例等因仰見 聖朝崇獎

節孝特給坊銀以示風勵誠盛典也是凡節婦建坊似應遵
例定例支給乃近來舉報節婦俱准部咨聽本家自行建坊並
未開明動給銀兩臣思節婦守志固門幸蒙恩准建坊固已
增榮閭里豈敢復希非分上瀆宸聽但查大清會典所載
支給銀兩既永為定例今若止聽自行建坊不惟與例未符且
恐獎獎婦多有不能勉力建坊者芳名雖錫於一時苦節難
期於不朽且暮運沒終負聖恩臣請凡題准節婦建坊銀兩
仍遵大清會典定例於各府州縣學師天空缺俸廉銀兩內
照例支給庶風聲既樹奕世猶慕其流芳天地同長萬年永祝
夫聖壽矣

題明四十八年大計附薦各官疏

該臣看得三年黜陟崇獎吏治典至隆也我皇上撫綏億兆

聖訓

聖訓

尤先澄叙官方臣一介庸材叨恩非分惟思察吏安民以無
負聖主委任至意是以誥誥屬員務期大法小廉共襄治理
今當課吏之期復詳加訪訪雖不乏才守兼優堪膺卓異之選
但或歷俸未滿或因公掛議臣既不敢以不合例之員遽膺
大典而使黽勉奉職者竟不獲一達宸聽臣心竊有所不安
茲據司道府等開報請薦展沅靖道副使孫調鼎辰州府同知
宋吉全靖州以知縣管理州事相彰衡州府桂陽州知州伍士
琪寶慶府武岡州知州陳圖辰州府沅州以知縣管理州事馬
驊雲叙浦縣知縣譚再生郴州宜章縣知縣楊廣等前來合
見聞無異以上八員持已克廉遇事有為修政事而安邊郡與
教化以淑民風刑罰既無濫加倉庫悉皆實貯洵為屬員之盡
職者但各該員或以歷俸未滿或以因公掛議皆不合卓異之

例不敢正舉然人才難得臣又不敢拘於定例而壅於上聞
以蹈蔽賢之咎所當特疏附薦以昭鼓勵謹具題

特參學道考試冒濫以肅學政疏

欽惟我皇上崇儒敷教升俊育才於學政一差尤為慎重併
御製考試數詩以示戒飭凡係學臣自宜矢公矢慎遴拔真
才以仰副皇上闢門造士之至意茲湖廣提學道會事袁
上年到任臣諄諄勸勉望為好學道上報聖主簡任之恩下
開多士功名之路該道上年歲考長衡岳州四府州生童奉法
秉公頗平輿論乃於場後補行常德歲科臣訪聞該道縱役招
搖包攬而署常德府事岳州府同知吳○徇情濫送以致物議
沸騰人心憤怨臣隨提訊該道夜役蕭開美即蕭君美供稱學
道皂快楊開泰夏正寅東房王舜俊包攬招搖又據生員丁用

聖訓

聖訓

有等貪呈考試冒濫若不覆考難辨優劣隨將該道歲科兩考
取入常德府學武陵縣童生傳至署封門編坐出題考試皆
題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振次題行天下之大道臣親加校閱
除文理平常及篇內小疵不議外如○等十七卷文理不通
實係濫取則提學道會事袁○考試不公署常德府事岳州府
同知吳○徇情濫送誠不能為之寬也正在繕疏會參間據布
政使佟國勳按察使郎廷棟詳報相同臣思學道職典衡文若
所取不堪何以表式士子學道由臣等考核若徇庇不言不幾
重負聖明為此會疏題參仰祈皇上勅部將袁○吳○嚴
加議處併將○等飭行革除以釐考弊而光大典再違禁
冒進及書役包攬情弊俟提到楊開泰等併武童熊○陳○到
日該司審詳覆核另行具題合併陳明除將覆考原卷送部外

臣謹會題

倉穀出借生弊請發糶便民疏

該臣看得常平倉穀原以救荒備賑又慮積貯年久或致沴爛故設有出陳易新之法每年以一半存倉備賑一半於青黃不接之時借給窮民今其秋收收斂數還倉造冊報部茲據布政司詳稱湖南積貯倉穀各府州縣遵例春借秋還之例於每年奏銷前盤查出結後即令州縣遵行出借今查各州縣於秋成後有具報還倉者亦有拖欠逾年催比不完者更有屢年積欠以致官受參罰者緣法久弊滋多為棍徒捏名冒借侵欠不完致倉項虛懸官徒受累民不沾惠更有可疑者州縣倉穀於每年奏銷前知府盤查出結後即令出借於民倘州縣或有虧空知府不難拘庇以盤後旋借為辭假捏借領說造花戶冊籍便可掩飾及秋成無補又恐參罰復捏報收還次年盤查仍蹈舊轍遞年遮蓋弊無底止查從前報參各官每有倉穀不清未必不由此故是出借之法未若發糶之為便且各省亦有存七糶三之例請始康熙三十年前撫題請糶賣之法於每歲春初按數減糶以平市價等因呈詳前來臣思倉穀一項將一半於春初借給窮民秋收還倉其法未為不善但日久弊生或棍徒假名冒借或州縣虧空捏造均未可定且州縣出借亦止借與有田之戶以防拖欠而無田者原不能希冀半升其借與有田之家又必取保戶結狀以備查追保戶捐勒需索去二三朝廷雖有借給之名而窮民不蒙借給之惠相應據詳題請仰祈皇上勅部嗣後將湖南各屬積貯倉穀仍照前撫臣題請糶賣之法循各省存七糶三之例於每年春初發賣時按三分數

減價發糶止許賣給真正窮民多不過五斗其所賣穀價不必解府致有出入留難該州縣即服同佐貳首領及該學教官并同城分防武職驗明收貯縣庫仍出結具報以杜侵那俟秋成後始時價買補如有贏餘即多買穀石存倉報明備賑下年知府始買數盤查其有虧空即以侵欺詳參如此則倉儲得以實貯貧民均蒙利益而棍徒假冒之弊從此永杜州縣虧空之私亦難掩蓋矣

恭謝 天恩疏

康熙四十八年四月十六日據臣提塘官陳輝賁送殿試錄第一甲第一名趙熊詔 欽賜進士及第臣隨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竊惟 彤墀奏對艸茅端拜獻之忱 玉陛騰傳王國重賢良之選允 聖朝之鉅典尤下士之殊榮欽惟我

皇上聖聰明而作后 贊天地以育才 文教誕敷多士康

風雲之會 天章燦著萬方仰日月之光乃平治猶屋於 虞懷而諮詢下逮乎新進伏讀 制策首以任賢安民為急務繼以戒欺去偽勵官方 帝訓皇皇臣心凜凜臣男 趙熊詔遂 銜賤質章句庸才徒讀父書未識天人之義幸承 君命獲沾 翰墨之香十載公車敢冀昂霄聲聲萬言應制無殊蠶測管窺愧小子之何知 御筆題為第一念書生之特達 天恩寵賁無雙起自卑疏寧當百年之樹策非買董豈占五色之雲臣猥 把孤踪謬膺 異數衰年無以報 國感實切乎生成易子不忘致 君志豈存乎溫飽惟教忠而教誠期不負科名以不負君父願多福而多壽用克配 天地以克配 祖宗為此具 本恭謝

特參虛兵冒餉之弊以肅軍政疏

恭惟我皇上制治保邦安內服外文命既敷於四海武功尤震於八荒每於將帥之選既極優隆士卒之勞倍加軫恤誠為保障地方捍衛民生慮至切而思至渥也臣奉 旨前往衛永柳查看水路道過衛州府率同司道府廳縣令護副將事都司田廷績賁送兵冊親詣教場校閱見其馬步守兵率多虛冒不敢容隱為我皇上陳之查衛州協額設馬戰兵七十三名內存城六十七名分防外州縣六名步戰兵一百一十三名守兵四百九十七名據馬戰目兵趙之璧等回稱實在馬兵共只有四十八名其餘盡屬虛名又據護副將事都司田廷績把總張有福同該營書辦陳尚衡等回稱副將朱口親丁馬戰糧十六名步戰糧十一名守糧十八名又降調都司賀爾熾護都

欽奉 聖訓

奏

司事千總潘士洪親丁馬戰糧五名步戰糧四名守糧十九名又呈送提督馬戰糧四名楊才等步戰糧六名周用等守兵糧三十五名龍章等俱取有親筆押單臣看得定例副將親丁三十名都司親丁十名又准部咨內開湖廣馬兵數少官弁親丁俱於步兵缺內頂補此定數外將家人額外為兵或將老弱不諳弓馬之家人充數為兵或無家人頂食虛糧等情禁許上司不時嚴查題參若上司將此等情弊不行查察或被傍人出首將該督撫提鎮等嚴加議處等因在案今已參衛州協副將朱口親丁至四十五名之多內又私食馬糧十六名降調都司賀爾熾護都司事千總潘士洪親丁至二十八名之多內又私食馬糧五名殊屬虛冒現任都司田廷績雖止收正月一個月糧亦難辭咎至提督俞益謨抽取該協馬步守兵糧共三十五名

以致該協缺少馬兵四名步兵六名守兵二十五名尤屬違禁臣思皇上選將既極其優隆撫兵更厚為軫恤似此虛兵冒餉之員以有用之錢糧飽無窮之給整使營伍有兵之名而無兵之實何以肅軍政何以實邊防甚非所以報 皇上養養之恩也臣一介孤子謬任封疆非不知言之而適以招怨且漸必取禍但臣受 恩深重不顧頂踵若知此虛兵冒餉既查詢得實而扶同隱匿畏避不言以負 皇上罪何可勝誅故寧言之而甘受怨禍不敢不言而上欺 君父為此據實會疏題參請 旨勅部將朱口等嚴加議處併有名營書提究追擬庶兵有實用而餉不虛糜矣再朱口已經 臣於官支民米等事案內糾參至此案內有提督抽取兵餉不便與提督會稟合併陳明特參營員溺職遊擊縱兵肆橫疏

欽奉 聖訓

奏

該臣奉 旨查看衛永柳水路於康熙四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抵永據雲陵縣民陳生道等會呈到臣隨批衛永柳道查訊茲據該道率同府廳縣查訊錄供前來一為營兵夥盜偷牛私行屠宰妨農失業周振可審一為營兵放債一年三轉取息設局回賄陷人傾家破產唐星堃等可審一為營兵下鄉派取稻艸砍伐墳山樹木勒押鄉民挑送河邊擄船裝運陳生道等可審一守門營兵凡遇担物進城百般勒索稍不遂意即行打罵陳生道等可審似此營兵肆橫剝削小民皆由營弁玩法故縱所當請 旨嚴究飭革以除民害者也再永鎮中營遊擊唐之燕將餉銀交舖換錢每封十兩定短平四五錢不等又每兩比市價必多要錢五十文舖戶不支公派賠補被害錢舖胡惟興向尚綸等可審又奪便河塘公田二十畝給朝陽菴僧人管業

被害陳文併僧人淨明可審又占住衛守備衙門併鎖占義學
折毀舊守道衙門起造箭亭生員張凝等十四名併零陵縣總
甲詹聖附近居民樂君先等可審種種不法溺職已極所當一
併請 旨革職嚴提究擬以除民害者也至永州鎮總兵官李
如松統轄全鎮不能轄兵安民聽任營員恣意妄行又在永州
府永安門內開張當舖出輕入重當名存義看當人卻佳謀弄
唐星蔣蔣茂可審取利病民殊屬違禁但係總兵官應候 聖
裁查定例內州縣官將民之苦情已經詳報而上司不接准題
達者將上司亦行革職 臣備員封疆查訊得實何敢瞻徇隱諱
題 臣不 上聞以辜 皇上養兵衛民之意故不避嫌怨據實會

衛官地方責任宜專請定考成以免違限疏

奏案卷八

奏

該 臣 看得人命重案衛所脩弁定例無承審之責但一經據報
應即獲犯移解豈容忽視延擱茲據按察使郎廷棟詳據岳州
府詳稱附郡之永定九路二衛命盜案件及行提人犯等項因
府衛相等諸事延延該府徒受參罰請題定例以專責成前來
臣查武職定例解犯遲延以及 欽部事件逾限者雖均有罰
俸一年之例然其處分稍輕每致因循玩忽 臣請嗣後衛屬屯
民附屬州縣者遇有人命事件就近赴州縣控告該州縣官始
例驗傷通報其在衛管轄屯民離州縣甚遠者如有人命事件
赴該衛具控該衛即據詞拘犯移解附近州縣驗審一面具文
通報若人犯已經移解倘有推諉遲延則參罰在於州縣如人
命已經控衛不即拿犯移解任其脫逃承審官移催不應限滿
之時應將該衛職名查參罔例令其限年緝拿衛條既有應參

處分自必遵例拘解庶重案得以早結至於各衛盜案發覺舊
例具文通報一面差役拘擒詳參疎防如限年緝賊無獲俱參
衛備如衛備已經獲盜移解州縣承審遲延則參州縣此例行
之已久應毋庸議再如 臣及各衙門間遇緊要詞訟必須准理
者其案內人犯或係各衛屯民承審官奉文之日即脩關差役
移提該衛應即添差嚴拿如衛備不速拘犯移解或致遲延違
誤即將衛備與承審之官一併查參聽部議處庶承審文官得
以依限詳結免受無辜參罰而衛備知有責成不致岐視推諉
矣

微 臣 負 恩 實 深 受 侮 已 極 仰 祈 立 賜 罷 斥 以 全 國

體 疏

竊 臣 一 介 孤 踪 庸 材 陋 質 荷 蒙 皇 上 高 厚 隆 恩 洵 權 運 撫 惟

奏案卷八

奏

思 料 理 地 方 安 輯 兵 民 使 湖 南 邊 壤 樂 享 太 平 稍 報 君 父 之
恩 於 萬 一 至 臣 與 提 督 俞 益 謨 同 官 數 載 頗 稱 協 和 康 熙 四 十
二 年 勦 撫 紅 苗 四 十 五 年 會 審 土 司 共 事 或 數 月 或 數 旬 並 無
纖 毫 芥 蒂 祇 緣 本 年 八 月 內 奉 旨 前 往 衡 永 柳 杏 看 水 道 因
在 衡 州 府 較 閱 兵 丁 見 其 兵 馬 數 目 不 符 查 有 副 將 都 司 虛 冒
併 報 出 提 督 抽 扣 兵 糧 臣 從 營 伍 起 見 不 敢 瞻 徇 以 欺 皇 上
以 誤 地 方 隨 具 特 參 虛 兵 冒 餉 事 據 實 疏 聞 臣 近 接 邸 抄 見
提 督 俞 益 謨 有 違 旨 明 白 回 奏 一 疏 伏 思 聖 明 自 有 洞 鑒
臣 何 敢 再 行 瀆 奏 是 臣 心 實 有 不 白 臣 身 實 有 難 安 不 得 不
就 提 臣 所 奏 為 我 皇 上 一 一 陳 之 據 提 臣 疏 稱 臣 倉 猝 點 兵
及 至 教 場 又 不 閱 兵 技 藝 一 味 動 刑 勒 令 兵 房 供 認 副 將 都 司
虛 冒 及 提 督 抽 取 兵 丁 數 目 嚴 刑 之 下 何 求 不 得 等 語 查 衡 州

接壤長沙因其防汎不嚴屢報疎失又聞該協兵馬甚屬平常是以臣奉 旨前往衡永查看水道於八月十九日到衡州即令都司田廷績帶領各兵丁前赴教場較射而臣亦帶標下隨行之守備楊鵬等同往比箭有衡永郴道衡州府衛通判衡陽縣俱隨至教場據都司呈送點兵冊開馬兵六十名步戰兵三十一名守兵四十九名及至點名射箭時臣見步戰兵孟士傑王季文頂替馬兵射箭殊屬玩法即行該都司革除名冊通報是該協兵餉之虛冒總由射箭兵丁名數與經制兵丁名數合算不符是以水落石出該協各書辦自行吐露開報既經開報副將都司虛冒併及提督抽扣一時官民共有見聞雖巡撫之提督軍務本是虛銜而定例頂食虛糧等弊不行亦然巡撫亦在嚴加議處之內臣既身歷其地目擊其狀而扶同掩諱日後

奏為奏請查辦

奏

倘有發覺百味難辨是以不避嫌疑據實稟報雖冒昧之咎固不容遁而遵例查參實非得已今提臣謂臣至教場不閱兵技藝試思頂替射箭之孟士傑王季文已經革糧通報提督未之見耶如此而謂不閱兵技藝必如何而後可為閱兵至謂臣動刑勒供何不指明所動何刑是副將都司以此欺提督而提督即以此欺 皇上也又謂共事七載被參七次臣更不勝駭異查臣與提督衙門並無關涉有何參劾惟康熙四十七年軍政提督俞益謨疏稱備沅巡撫趙申喬等各揭報臣以巡撫衙門從無揭報提督之例是以疏請查明續准部議據提督呈稱因書識繕正之人竟將咨移二字遺漏將遺漏之人痛加責懲應毋庸議等因具題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是臣所遵者朝廷之體統非為一己而較量此外並未敢得罪提督而提

奏為奏請查辦

奏

臣謂被參七次不知其六次是何案件是何緣由提督即欲參臣而不應以此欺 皇上也至提臣謂臣實無善政此不待提督言之臣亦自知之臣無才無力有何善政不過抵遵聖訓盡草私微力減加耗而衰年竊祿添愧素餐提臣所言極為切當此臣之所為亟請 皇上立賜罷斥以勵臣職者也至臣備員巡撫極知慙心叢積但臣奉職無狀 皇上自誅之殛之提臣安得而侮之辱之臣雖不肖未膏 皇上之斧鉞則猶一撫臣也何至以 皇上未加誅殛之撫臣而提督輒指之為如鬼如蜮且臣奉 旨往衡永查看水道非鬼蜮之毒差也臣在衡州教場非鬼蜮之潛行也臣無一毫之賍私豈有賍私者非鬼蜮而無賍私者人為鬼蜮臣無一字之欺罔豈有欺罔者非鬼蜮而無欺罔者人為鬼蜮提督即欲參臣陷臣而不應侮臣辱臣詆毀至於此極臣不足惜如 國體何 皇上即不斥臣提督必將殺臣即提督不能殺臣而臣亦何顏立於官民之上與之比肩事 主此臣之所為亟請 皇上立賜罷斥以全國體者也總之臣賦性愚昧暗於事勢惟知畏 皇上不知畏提督其招怨取禍 原疏已痛切言之今觸提督之鋒而侮辱一至於此仰祈 皇上鑒臣憐臣即賜罷斥則感激 高厚永矢於生生世世矣

題明接緝命犯處分之例以廣 皇仁疏

該臣看得叛盜重案承緝接緝各官定例處分甚明惟命案兇犯在逃限緝處分例不盡一茲據按察使郎廷棟詳稱湖廣人命案件凡兇犯脫逃未獲初定例六個月限滿先以承緝職名查參部覆勒限嚴緝至一年限滿無獲即始年限請參第勒

限緝兇之員內有承緝接緝不同在承緝之官初限再限一參
覆參猶屬任內所出之事若接緝之員既非任內所出併令一
限再限一參再參兇犯遠颺無獲接緝登受處分永難陞轉殊
為可憫詳請題明更定永為遵守等因前來臣查情罪重大莫
如叛盜二案承緝接緝犯定例以三年為限限內處分之後
准其案緝拿又承緝盜犯定例一年無獲再限一年通計二
年依限參處亦准案緝拿其協緝接緝之員非伊任內所出
之事則免參處惟兇犯在逃命案處分承緝接緝獨無定限今
湖南定案若兇犯無獲無論接緝與續接緝之員一遇限滿查
參議處仍令勒緝如不獲仍令限年參處似此接踵報參終無
底止且兇犯脫逃勢必遠颺年久月深焉能保其常存請嗣
後凡人命兇犯脫逃應否依直隸撫臣條奏以緝獲兇犯之

奏案全案卷三

聖

日扣限審結抑或仍以報官之日始命案限期承緝遲延職
名查參俟部覆至日定限一年緝拿如限滿不獲一次參處之
後即准案通緝免其再限覆參其接緝之員止令嚴緝寬其
限年參處至於殺人兇犯如果藏匿本境該管官員知而容隱
不行拿究別經發覺將容隱之官參處如該管各員委不知情
係地方棍徒容隱者止將容隱之人治罪如先雖容隱後仍自
行出首亦准免罪庶殺人兇犯不致踈縱漏網而承緝接緝之
官亦免受無辜之參罰率土臣工永戴 皇恩於億萬年矣

漢土田畝侵隱不清疏

該臣看得容美土司買墾石門縣老荒田地按則陞科一案經
臣咨准部覆檄行布政司查明定議詳報去後茲據布政使佟
國勳查議前來臣查漢土田地各有疆界若漢民之田賣與土

司不特有侵佔之弊且恐開爭擾之端嗣後若將田地賣與土
司比焰民苗結親例各收一百土司准其折贖田價入官田畝
變價充餉說合之人減一等杖九十在地保甲知情不報亦杖
九十該管官失察降一級調用該管道府罰俸一年再從前已
賣田地嚴責地方官確查如有賣與土司者諭令備價取贖倘
土司刁猾不容取贖許業主控告查係情真竟將田價入官田
還原主仍將土司治罪如有地棍捏控取贖治例究治田
畝仍令變價銀兩給還土司通限六個月限滿該地方官出具
印給彙造贖回田畝細冊并取各業主甘結詳請咨部銷案并
於年終時飭令該州縣出具並無漢土買賣田地印結通報脩
案如有失察治例參處既據該司詳議臣等覆查無異理合題
請仰祈 勅部定議遵行庶漢土各有攸分而地方亦無侵擾

奏案全案卷三

聖

之患矣

復業苗民定管轄界撫綏以昭德化疏

該臣看得鎮算有鎮苗算苗之分鎮苗向係鎮谿所管撫算苗
即紅苗向係算子坪長官司撫管前明以鎮苗令永順司撫承
算苗令保靖司撫承苗仍叛服無常二司徒有撫承之名毫無
實濟後鎮谿上六里之苗因與保靖司相近遂歸該土司管
轄曾於康熙二十三年內苗赴鎮谿投見願歸版籍經辰州府
查議六里若歸鎮谿則必題請該官似應仍歸保靖管轄又於
二十七年因永保二司互爭經辰岳兩道會查以六里地方附
近保靖詳允仍歸保靖撫管又於三十二年內苗民以棄暴歸
仁事奔訴永順司轉詳布政司辰沅道查明苗民今若歸漢
必須題設流官坐鎮莫若仍歸老土官管理詳經前督撫臣批

允因未便請設專官故暫令該土司約束今紅苗自四十二年撫攝之後率皆輸誠納貢又題明請設寨長土百戶催徵巡緝移設道員同知通判兼轄并添撥弁兵鎮防莫不傾心歸化安耕樂業是以六里苗民龍德思等有捨死投光之控不願仍歸土司所管情願改土歸漢茲據司道府查議六里苗人龍德思等情願復歸版圖納糧請令土弁宋純漢約束前來臣查鎮谿所六里苗民從前雖聽保靖司管撫今龍德思願為聖朝編戶歸漢納糧似難阻其歸誠相應准令復業但宋純漢土弁微員鎮谿既設流官應將六里苗民責令土弁專司約束乾州同知管轄辰沅靖道統轄則撫馭得人而永沾聖化矣

趙恭毅公刺葉卷第二

奏疏

趙恭毅公刺葉卷第三

孫男何敷謹編

奏疏

恭謝 天恩疏以下備撫任

竊臣一介微踪叨荷 聖恩破格超擢轉補偏沅巡撫受恩既深圖報彌切惟以 君父為心地方為務如有目擊之重事不敢據實以 上聞然而才識未優愆尤日積若非 聖明之曲宥安能保全以至今 臣每一念及宵旦惶惶不知何以無負生成稍安夢寐茲 欽差吏部尚書 永藻等奉 旨察審提督俞益謨抽取兵餉總兵官李如松問 張典當各緣由部議應如尚書蕭永藻等所議將 臣革職誠 當乃 皇上恩同覆載明並昭臨曲昭寬宥不即罪命之口感激涕零隨恭設香案望

臣自顧何人膺茲 異數惟有感恩 聖

仁盡小臣致

身之誼矢効涓埃以仰報 高厚於

耳

附呈 欽差與俞提督五寶供十

一康熙四十二年宋大業奉 旨祭告南嶽併資頒 御書扁額一到長沙虛張聲勢多方恐嚇有原任長沙府知府姜立廣代為傳說逼索多金方容做扁懸掛 無索許以三千金不允加至五千兩又不允必加至七千兩纔肯發式做扁往嶽祭告一時無從設處隨令姜立廣向陞任施藩司暫借庫銀七千九百兩即令姜立廣轉送大業銀七千兩隨禮銀七百兩慕賓銀二百兩此項實係逼勒已於回奏案內蒙 皇上寬恩將職降五級留任宋大業追賍 余今俞提督首參此款或欲不遵皇上之旨或欲重科巡撫之罪統聽裁罰立昭陷害

一康熙四十二年諭總督奉 旨勦撫紅苗巡撫不過往彼料理糧餉諭總督先到荆州迎接 欽差預支荆庫銀一千兩製備錫鍋帳房分送大人不是巡撫做的亦不是巡撫送的事完之後諭總督開單取藩庫銀一千兩補還荆庫此項已經藩司造冊詳賚郭總督核明題達在案今俞提督參職希圖冒銷但當日 欽差部堂副都統帶先鋒擺牙喇跋涉數千里勦撫紅苗難道帶了錫鍋帳房來的若有冒銷亦應問明總督清其與巡撫何干統聽剖裁立昭陷害

一康熙四十四年因修造橋梁備辦船隻借動庫銀又將四十五年俸工指補此項已於遵 旨明白回奏等事題明在案今俞提督參職所修是何橋梁是何地方備辦船隻作何用處現在灣泊何處查湘陰澧州俱有浮橋益陽湘潭武陵岳州澧州

奏案彙編卷之三

二

俱備有快船渡船馬船等項已陸續變價銀一萬一千一百八十兩零於四十七八兩年三次題報已准部文撥充兵餉而俞提督參職盡入私囊不知是何意見聽候裁剖立昭陷害

一康熙四十二年因修建 御書樓長沙府知府姜立席領司庫銀五千兩又宋大業勒索銀七千九百兩俱指四十二年俸工補項已於遵 旨明白回奏等事題明在案其四十三四兩年俸工俱指修南嶽宮殿已於欽奉 上諭市會疏題報在案又將存剩及陸續變價銀一萬一千五百一十三兩零於四十七八兩年三次題報已准部文撥充兵餉其四十五年俸工因四十四年修理橋梁備辦船隻借動庫銀故將四十五年俸工捐補已於遵 旨明白回奏等事題明在案又將橋梁船隻陸續變價銀一萬一千一百八十兩零題報充餉至四十六年俸

工並未扣指有布政司可詢其四十七年因修天然壩題指在案至四十八年俸工並未扣指有布政司可詢今俞提督參職每年扣取俸工銀自四十二年起至四十八年止扣取俸工銀七萬一千六百四十兩零懇問布政司四十六八兩年曾否扣取俸工歷年有無餘剩現存便見明白至四十三年指耗因四十二年冬勦撫紅苗大師雲集一應諸費皆借帑應用四十三四兩年俸工已指修徽廟其庫項不可虛懸署布政司張仕可詳稱各州縣願將加一火耗之內扣指分補軍需用項通詳兩院批准已於遵 旨明白回奏等事題明又經藩司造冊詳賚郭總督核明題達在案今俞提督參職每年抽火耗八百六十兩自四十二年起至四十八年止共抽銀五萬六千五百六十兩但職奉 上諭力減加耗自四十二年到任痛加禁

奏案彙編卷之三

三

革若有重耗即據揭糾參如劉陽武陵零陵三縣皆以重耗併參扶同不揭之布政使董昭祚如巡撫既抽火耗又參重耗則被參之董昭祚豈肯不供扳巡撫抽耗尚待俞提督今日誣參懇問四十八年俸布政使四十二三兩年陞任施布政使四十四五六年革職董布政使四十七年署司郎按察使若巡撫劉申喬曾得他分毫火耗情愿碎屍萬段以謝湖南各州縣至四十八年二月所行飭行扣指一票因地方公事如黃蠟腳價硃砂折價不敷銅價及豫塘工食地方官原有幫指銀兩職恐州縣不肯指資或借端派擾所以行府轉飭各州縣於工食內抽指克用仍將各扣指數目據實詳明以憑查核併知昭布政司在案若係私用何須更要開明數目詳核且已行知布政司何嘗不使司道與關俞提督借此併參其陷害之心何所不至可

知統候裁剖立雪究誣

一康熙四十二年職由武昌到任舟泊鐵牛廠有漢口鹽商來見論以湖南百姓苦於鹽貴竟多淡食皆由衙門陋禁未除以至苦累百姓巡撫如得你們分毫陋規日後不能由此水路還鄉所以到任以後將衙門鹽商陋規盡行革除不下數千兩無非仰體皇上愛民恤商之意今俞提督參職自四十二年起至四十六年止每年得受衛永寶三府鹽商銀三千兩共銀一萬五千兩其四十六年銀三千兩係伊逆駕商人俞子易在揚州於伊舟中親手交受但俞子易乃山東異棍在江南行鹽俞提督在江南做大廳即與聯宗人所共知職與俞子易不但從未往來且並未識面職若要取鹽商陋規難道只收衛永寶三府的就收四府的四十六年既是俞子易交受其四十二

趙案裁剖立雪究誣

四

年四十三四五年係何人交受俞提督何不逐年指出其作証而偏借聯宗光棍已問死罪之俞子易挂通誣陷天日為昏況俞子易在揚州俞提督在常德既未目擊從何知道既是四十六年之事俞提督真知確見何不於回奏本內即行恭出直待至數月之內設計陷害難逃洞鑒顯提俞子易實審併先提歷年商人汪興益到案嚴究每年銀三千兩作何交受統候鑒察立昭誣害

一康熙四十二年職在江南接駕奉有力減加耗盡革私徵之諭旨是以到任以後實力奉行尤先禁絕餽送以杜私派從未妄取一分一文甘為狼籍無恥以負君父之恩若巡撫果要貪賄何須借罰銀名色為入己之地惟是或有過失尚小參處則恐其太重不究則恐致放尤故量追銀兩以克地方公

用以示懲儆如武岡州劉之琨里役王天佑等被控追銀七百七十六兩零藩司收補軍供銀四百七十六兩零又收補諭總督借庫買馬賞兵銀三百兩衡陽縣張廷相里役許良瓊等被控追銀九百五十兩藩司收補諭總督借庫買馬賞兵之項湘潭縣修朝彬為審擬馮永詳命案責令出銀三百兩於報明夏受水災案內發華容安鄉二縣各一百五十兩作運穀水脚賑濟饑民益陽縣捐貢徐日炯因與蕭修純賭博一案責令出銀二百兩責交臨湘縣分給災民驛糧道成光報完舛錯即將原銀五百九十一兩六錢八分零捐助修城至張臣德係現任攸縣知縣並無罰銀之案止有已故攸縣知縣張綸因碾米所餘穀價二百兩追發長沙善化二縣修建上諭碑亭至衡州府知府江國楨於康熙四十二年丁憂即於本年冬領咨回旗

趙案裁剖立雪究誣

五

何有四十三年指留納銀方容起身之事但職於四十二年到任訪聞江國楨於四十一年有衡陽衡山耒陽安仁四縣運米水脚銀共九百二十二兩未發即行布政司糧道飭將原銀六百十八兩發衡陽縣二百三十六兩發衡山縣四十四兩發耒陽縣二十四兩發安仁縣即為四十二年通解之用取有四該縣收管在案並無指留納銀以上各項職如有分文入已便是真正狼籍無恥願甘萬死至益陽縣李光白罰銀一百兩職任內並無此案止於康熙四十四年二月內有益陽縣民隆席儒等以貢生夏光白因僕夏正等逃走將伊等嚇鎖具詞控告隨批按察司查報緣夏光白患病未經解訊旋據按察司以夏光白病故時值農忙詳請從寬結案以免拖累隨批夏光白既故如詳結案以免拖累並無罰銀一百兩之事其沅州知州馬騰

雲原任湘鄉縣並無罰銀六百兩免參私派之事邵陽縣知縣李架並無重耗罰銀二百七十兩之事若有奉案署院豈不查出不知俞提督何憑捏造即張臣德現任職官俞提督尚稱爲已故明係聽人指授統候鑒察立昭陷害

一康熙四十八年八月內職奉 旨查看衛永水路先到衛州府令衛協帶兵丁赴教場射箭因營書不知兵馬數目故行掌問並未用刑而俞提督乃稱刑杖營書不知所用何刑又到永州府有永州鎮差人持帖來迎職以船小不便相會隨差人賁帖回覆俟到府奉拜及到永州親拜李總鎮叙談甚久至次日開船總鎮亦差人持帖相送職亦以船小難於相會隨差人賁帖叩謝此衆人所共見俞提督乃稱竟不接禮反叱使擲帖世無此事且俞提督不曾到彼何以知之又稱授意士民控其縱

趙秉義公判案卷三

六

兵虐民職與李總鎮素無嫌怨因何授意士民具控即士民公呈亦止告遊擊唐之變並不曾告李總兵職疏內亦止說李總兵不能輯兵安民聽任唐之變亦不曾然他縱兵虐民俞提督既稱授意士民則何人授意併授意於何人懇乞究明一巡撫有察吏安民之責屬官貪婪酷虐者不得不遵 功令糾參以懲一儆百如康熙四十七年參瀏陽縣申可貞重耗職併以不能覺察自劾部議罰俸一年是參官原非得已有何賈弄威權至錢糧命案盜案自有處分定例尤難曲徇據俞提督稱屬官稍有公正不肯迎合意旨者惟恐去之不速其公正者何人所去者何人俞提督何不直指姓名揣其意不過借現任官以起下文之去任官耳其歷歷參官姓名數目併所屬府州縣至今一處更歷幾官若行布政司查明虛實立見

一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布政使董昭祚丁憂職以會審黃萬年一案尚在鎮筵乃董昭祚丁憂之文未報而長沙府知府崔岱齊據士民潘世德等保留之詳先到職隨批云董藩司既經丁憂何以至今未據文報該府所詳殊屬虛誕及回長沙據該府稱遞呈保留不過三四人隨訊據潘世德吳馮等供出賄買情形職以孝道有虧是以據實題參至於武陵零陵瀏陽等縣恣意加耗皆由董昭祚在任時縱庇貪員所致是以照例併參且於參瀏陽縣申可貞疏內叙明緣由據俞提督謂職不應不參於在任之前而參於丁憂之後則內部何以有革職提問之議皇上何以有依議之 旨且今別省現有參知府通判而併參前任兩司者豈得以去任而不遵定例俞提督總欲借此以參巡撫併借此以報董昭祚其徇私挾仇顯然可見

趙秉義公判案卷三

七

一康熙四十二年四月職到任之初每遇升堂即見中軍遊擊站班詢之據稱向來舊例職以既是舊例若不令站班反近於私故仍照例行至於朝服不許輕用職遵部議即屬負新任初見亦止令穿補褂而俞提督以爲朝服站班不知是何人看見現有中軍官可問其遊擊胡璉泄瀉遺矢之說實未聽聞宋池擅取官物役使兵丁若不應題參則內部何以議革職併奉有依議之 旨朱家欠銀五百兩不知誰爲援 赦朱士芝如果 恩赦之內則督審自爲援 赦若以不應赦之案而妄稱應赦尚可謂知有 功令乎一康熙四十六年職署理學院印務因禁省生負向來鬼接頭飛過海及附案諸名目雖經前任郭總督參革而朦朧隱伏者尚多適長沙府有陳士增頂向廷高改名入學被詳詳請題參

部議行查失察上司是以撥行各學通查及新學道既到亦未詳結何有棧堂之事至於丁用有控告道役蕭君美招搖隨行袁學道及靖州查拿據袁學道以蕭君美即蕭開美遂將蕭開美交靖州詳審據蕭開美供出作弊之東房王舜俊皂快楊開泰夏正寅故據實題參以肅學政今此案總督正在查審尚未題覆俞提督乃稱總督審得四人冤抑實是無辜而題覆疏內只得稱係招搖並未受賄不知俞提督何時見此覆疏若以未經題覆之案混稱題覆此可捏造則何不可捏造

一康熙四十二年職到任之後見湖南民俗健訟諄諄誨飭尤嚴拿訟師以杜訟源每遇告期百紙之內所准不過數張批發所屬衙門必催速審審出誣告必反坐嚴懲期於息訟安民共享太平而俞提督謂貧富爭必袒貧而富者之身家立破民

趙案卷八劉案卷三

八

與兵訟必袒民而兵丁之性命必危俞提督統轄兵丁知之既悉其六七年來兵丁之危性命者幾人何不指出姓名以實巡撫之罪至何小揚何智元係有名積棍受賄詭呈已發驛糧道審出賄買真情姑從寬發落而俞提督反據為口實庇惡長刁莫甚於此

一康熙四十六年六月內寧鄉縣民後舜臣家被盜劫殺該縣獲盜劉邦興向心板何子安劉騰輝四犯該司審據陳氏供當夜盜進房來聽得丈夫口說認係劉回之語而陳氏亦以劉回認識呼喚火光之下並未真知確見遂疑劉回之為劉邦興報照嚴訊劉邦興遂認板舜臣之舅向心板而心板又扳出邦興之舅何子安父劉騰輝長轉誣扳幾成冤獄及訊邦興供後家失盜同衆住救而甲長陳佑俱指同為救護且邦興為後姓近

隣何以不塗面改形而向心板為舜臣母舅豈忍心至此况賊械俱無數鞠既明自難以被誣之四犯而輕議駢斬盜固不可縱良亦未可誣據俞提督參職縱盜殃民推其心必誣良為盜殺戮無辜而後快亦不體 聖朝泣罪解網之心矣

一肅自蒙 皇上拔擢以來惟以 聖旨寬大之心為心從不忍苛求小過從不敢偏執已見其屬員中或私派或重耗或倉庫虧空或承審出入例不得不據實糾參然內有部院之核議外有督審之精詳又皆決自 宸衷遵奉施行而俞提督參職大奸隱惡刻意害人一應參疏並不臚列多款實情但曰某官重耗某官虧空豈以不重耗而可參其重耗不虧空而可參其虧空乎抑以重耗為不必參虧空為不必參乎又謂 七年之中參官三百餘員夫俞提督既查明負數則何不指其姓名以

趙案卷八劉案卷三

九

見之盜參監劾而第約略其詞以陷人於罪則誰為大奸誰為隱惡又有不俟臆言者矣以上諸條俞提督於巡撫衙門疏章牌票錢糧刑名學政鹽規詞訟盜賊與夫標負之衣機濡便無不留心察訪搜羅殆盡而獨以該管之兵馬置之膜外豈真明於巡撫之事而暗於提督之職其聽人提擬挾仇砌陷已於十四條中和盤托出矣統祈電雪

瀝情額休疏

竊 一介庸材謏劣無似由刑部員外郎告假在籍蒙 恩召見 特授浙江布政使隨陞本省巡撫又調用今職偏沅巡撫此從來未有之遭逢 臣自顧何人庸茲 異數雖竭盡驍駘猶未足報稱萬一而 賦質愚闇秉性拘迂九載以來罪愆實多若非 聖主之寬恩安能苟延於今日此 臣所宵旦瞻 天感

泣不能自己者也至本年部議革職誠為允當又蒙 皇上恩施格外仍留原任 高天厚地未足上擬生成豈敢重責 聖明偷安旦夕惟是 臣自服官治事俱係隻身辦理若一日不能操筆即有一日不能發之文移一日不能舉動即有一日不能理之案件今 臣年已六十有七精力日耗目力日昏且右臂酸疼每發即難於操筆右足攣痛每發即難於舉步如再遷延日久必致貽誤地方 臣思巡撫何官湖南何地若以衰老殘軀糜廩祿而荒職守 臣罪益深 臣心滋懼非不知犬馬猶思戀主頂踵不容自愛但 臣年已老 臣力已衰雖切感 恩之心愧無報 恩之日是以謹瀝實情瀆陳於 君父之前懇祈 皇上俯念封疆重大矜 臣之老騷 臣之心允 臣之請准歸田里倘不即填溝壑得以草野餘生咏歌於堯天舜日之下則叩結 鴻

趙案裁公判案第三

十

恩於罔極矣

請定接審命盜處分以昭畫一疏

該 臣看得處分定例承審人命盜案初次遲延者照例議處處覆參遲延者將承審各官革職但在現任遲延者初參覆參自難辭咎若接任之員屆滿覆參照例參處則從前之承審遲延者限滿雖參不過罰俸而接任之員接審未久覆參即罷革職殊為可憫嗣後人命盜案除現任承審遲延者一參再參仍應照舊處分外如參後遇事離任其接任之員接審未久請照承審虧空之例俱以本官到任日期扣限止照初參例處分則接審官員得以盡心盡職而無重譴之虞矣又凡因公註誤緣事解任等官有應追銀兩已經回籍回旗查追必俟此項拖欠銀兩催完始將原參承追督催之員各案查銷但回旗回籍之員既

有本旗本籍承追不力之處分又將原參承追督催各官不准開復註銷似屬過抑嗣後如遇因公註誤緣事解任等官有應追銀兩在任所承追督催未完者照舊參處外如有力不能完已經回籍回旗官員該督撫將未完銀兩細數造冊送部轉交該籍督撫該旗都統查變家產追補若屆限無完即照例將該籍該旗承追督催各官查參其原參承追督催各官既無追催之責應於咨部轉交該籍該旗變產追補之日即行詳請開復註銷則原參各官不致坐受參罰而有奮勉之思矣凡此定例雖遵行已久而一為變通則接審與承審不同原參與承追亦更有應得之處分固所以專責成而酌可寬之條例亦所以惜人才茲據該司呈詳 臣覆加酌議相應題請仰祈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以便遵行

趙案裁公判案第三

十一

特參縣令違禁私派疏

該 臣看得湖南地方向苦私派累民 臣仰遵盡革私徵之諭旨嚴行飭禁務期陋弊悉除與民休息以無負 聖主愛養黎元至意乃有岳州府華容縣知縣詹 門者輒敢悖逆 功令恣意私徵聽信書陳羽仲等指稱田畝科則名目攤派通縣每糧一石銀六分共計派銀六百餘兩盡差藍相一等可証下訪聞既確正在繕疏問據司道府各揭報前來似此私派病民大干法紀誠難一日姑容致貽貽民害所當特疏糾參請 旨革職併有名案後一併嚴提究擬以懲貪劣而肅官箴者也

法司實開重任據實陳請疏

欽惟我 皇上覆育群生恩覃溥海本一體如傷之懷廣泣罪解網之德每當獻贖上陳雖一日萬幾必詳加察核務期情罪

允協不忍一命或寬數十年來其生全於 聖明矜恤之中者固已慶再造而祝萬年矣 臣思刑獄之所係甚大則法司之所任非輕況楚民刁健每架虛詞以快私忿若非折獄明允則刑不能無濫施而罰不定加於有罪今 臣屬按察使郎廷棟病故員缺部臣循次開列自應祇候 睿裁簡用 臣何敢冒昧以瀆聖聰但 臣竊見 皇上罔治之心甚懇需才之念甚切若有所知而不舉以入告恐非以人事 君之義查 臣屬分守衡永郴道僉事王朝恩愛惜名節服官廉謹今委署按察司事將及一月存心平恕持議周詳屏絕苞苴聽斷明敏似可膺法司之任倘蒙 皇上特恩破格即以陞補臬司員缺則奉法不致枉民命而明刑可以佐好生 臣非不知僉事難以越陞坐名尤為干禁但 臣受 恩深重固不敢徇情以欺 主亦何敢隱默以

奏奉 聖諭

主

被賢茲為官擇人既有所知不得不據實上請應否伏候 聖裁再此係 臣一人愚見未便與督臣會疏合併陳明

據實直陳仰祈 聖鑒疏

該 臣看得常德縣兵一案以 朝廷素養之士卒肆行劫掠而且出城站隊勒官出結誠為法紀所不容及奉 旨究審承問各官不能審得真情上干處分無可寬貸 臣於此案原任督臣喻成龍具題亦曾列銜蒙 皇上令 臣同 欽差郎中吳進泰等會審部覆免議 臣方感 恩宥過何敢妄瀆 宸聰但 臣忝任封疆受 恩深重有關係地方見聞真確何敢畏謫謹責不陳於 君父之前 臣於康熙四十一年前任浙撫時奉 旨前往鎮寧會同 欽差吏部侍郎傅繼祖等審理李豐叩 閣一案十二月二十日事竣起程二十六日道經常德兵謀甫過一

路商民皆稱前日兩次放捨人心皇皇全賴知府王許同知劉兆麟請五營將弁至堂上責其不放百姓并諭百姓如再來搶時我們出來救你百姓你們隨我們與兵廝殺兵稍畏懼民得安寧等語此時前撫臣金璽前提臣林本植皆在鎮寧未回城中將弁無一能約束兵丁若非知府王許同知劉兆麟挺身督眾直折克謀則悍卒驕兵恐更有不可知者未必僅一而再也 臣適當其時親歷其地深知其事今王許劉兆麟承審失當誠為有罪而從前捍禦地方似不可泯伏惟 皇上量同天地明並照臨臣下苟有微勞無不曲加採錄若 臣有所知而瞻徇緘默不以上 聞使盡職者無所勸而誤公者無所戒恐負 聖主委任封疆之意是以據實直陳仰祈 皇上鑒 臣從地方起見應否將二官從寬戴罪供職以責後效伏候 聖裁非 臣所

奏奉 聖諭

主

敢擅便也再照此係 臣據見聞入告是以不敢會同督臣列銜合併陳明

請將南秋支剩米石定價折徵疏

臣查湖南支剩南秋米石先經原任撫臣興永朝以湖南產米之鄉民間平價大率五錢若以七錢定折尚覺過多議以每石折銀六錢民自樂輸等因具題奉 旨依議通飭欽照在案自康熙二十八年折徵起額年以來小民輸將無不稱便迨四十四年分報存米折銀兩部議照折給官俸役食之例每石作七錢折徵而四十六年亦照此例折解是六錢之外又已加徵一錢至四十七年支剩米折已照每石七錢折解部覆又令照時價折銀至今尚未定局其各屬四十八年支剩及續完解部米折并湘鄉縣續完貯庫米折原照題定價值六錢徵解而部覆

俱令照時價折銀但南秋二米定例俱於七月初一開徵每年除撥支兵糧外約存剩米五萬餘石應折徵解部此項米石該道原無貯米之倉並無徵收本色易銀起解總於兵糧外開徵時即令民開照定價納銀解部克餉價有一定故愚民莫不通曉而胥吏不能為奸今若照時價折徵如應徵南秋米石係長衡岳寶靖五府州屬合計二十七州縣其地方之遠近水陸之通阻不同而田地之肥磽雨澤之多寡亦不一則彼此米價自有低昂且民間完納自本年七月至下年五月奏銷先後既各殊時價值自無一定若前項支剩米石必令各照時價折徵竊恐經徵不肖官役任意增減而既徵之後又復補徵完納苦於零星徵收不無擾累臣思徵輸錢糧均有定額獨此米折一項雖經題定六錢折價屢年駁增究無一定之規相應題請仰祈

勅部准將湖南四十七八九年分已未起解并報收續完及未完米石仍照四十四六七年之例每石補徵銀一錢其五十年以後支剩米石應否仍照題定每石六錢徵解即以近來米價稍貴亦照七錢定價折徵俾章程永定庶官常有遵民易輸將頂祝 聖壽於億萬年矣

勅部准將湖南四十七八九年分已未起解并報收續完及未完米石仍照四十四六七年之例每石補徵銀一錢其五十年以後支剩米石應否仍照題定每石六錢徵解即以近來米價稍貴亦照七錢定價折徵俾章程永定庶官常有遵民易輸將頂祝 聖壽於億萬年矣

恭謝 天恩疏

竊臣荷蒙 聖恩超擢巡撫而才疎識闇愆咎實多乃我 皇上量同天地德普生成臣罪應殛革而 皇上仍不忍棄捐臣年已衰老而 皇上仍不加擯廢屢邀 浩蕩之洪慈並無涓埃之報効撫衷慙疚啟處不遑復荷 恩綸謬叨 異數還臣原職授 都察院左都御史聞 命感激繼以涕零惟是臣以駑劣之才膺茲風紀之任何以不負 朝廷何以不辜職守雖

殫心竭力砥節奉公恐不足以報 高厚於萬一耳

躬逢 萬壽昌期謹推三年蠲免錢糧之例請免本年民房地租以廣 皇仁以祝萬年疏 以下總憲任

竊惟 皇上撫育群生五十餘年德澤恩溥淪肌浹髓猶且軫如傷之念頒格外之恩將天下地丁錢糧自五十年為始三年之內全免一週總計免過新徵舊欠共銀三千二百六萬四千六百九十七兩有奇誠千古未有之殊澤斯民幸觀之隆施也一時耕田鑿井之衆莫不嬉遊化日歌咏堯天矣惟住居官地之民其房雖民自造而地原屬於官每年地租亦分所應納但此等租銀大戶百無一二多係貧乏小民或開店營生或挑擔餬口一日所得不足養贍妻孥且租有昔輕而今重者人有屢易而已非者所以輸納不前拖欠累積有司之催徵徒施敲撲

奏奉 勅部准將湖南四十七八九年分已未起解并報收續完及未完米石仍照四十四六七年之例每石補徵銀一錢其五十年以後支剩米石應否仍照題定每石六錢徵解即以近來米價稍貴亦照七錢定價折徵俾章程永定庶官常有遵民易輸將頂祝 聖壽於億萬年矣

冊上之銀數僅爾虛懸夫耕 朝廷之士者已獲蠲新舊之賦種 朝廷之地者亦冀免新舊之租幸遇 六旬大慶之期正西民望 恩之會伏乞 勅部將康熙五十二年地租并舊欠實數查明開奏應否照蠲免天下地丁錢糧新徵舊欠之例出自 天恩則九野咸歌樂郊而萬年永登 壽域矣 臣謹體 皇上愛民如子恐一夫不獲之心籲陳萬姓望 君如歲有不

容膜置之隱冒瀆 宸嚴仰祈 慈宥

恭逢 萬壽昌期請定萬年國本摺

欽惟我 皇上繼 天立極統御寰區削平宇內 躬致又安宵旰勤勞政事修舉尤念 太祖 太宗 世祖付托之重百官萬民係望之殷思深慮遠慎於儲位不以恩掩義不以情廢法固 祖宗在天之所式憑而天下臣民之所共仰者也然青

宮不可以久虛 宸衷自有其獨斷茲逢 六旬大慶之期請
定萬年國本之計雖事關重大非小臣所當言上有 聖明又
奚待於臣言但臣年已七十非有所圖受 恩最深負 恩滋
愧況備員言路當言而不言何以對 君父乎不當言而言惟
君父察此心耳為此繕摺冒昧具奏 臣不勝戰慄悚息之至

謹陳微臣 經過豫省之管見仰請 聖裁疏

竊臣叨 恩深厚超擢今職愧無補於 聖明益難追於罪戾
苟有一二聞見關係兵民者不敢不據實為 皇上陳之臣由
陸路進京於榮澤舊縣過河其縣治因黃河衝潰已改遷於十
餘里之內是城郭既經改遷潰河地畝必多坍塌而地去糧懸
業戶不免包賠在地方官以 國課為重恐虧正額未敢詳題
豁減然我 皇上綏育群生恩膏普被蠲租免稅動以數千萬

奏案公案卷之三

未

計豈忍令失業窮民反滋賠累應請 勅下撫臣確查該縣潰
河衝潰坍塌地畝數目併應除糧石原額開造具題以廣 皇
仁者也至於凡係黃河衝洗及築堤挖河之處如有占壓民田
併應通飭查報以聽部議又臣所過衛輝府設有叅將守備各
一員磁州設有都司守備各一員而彰德府城止有千總一員
查彰德府古稱鄴下地廣民稠雖北有磁州南有衛輝彰德處
兩汛之中似無他虞而郡城防汛僅委之一千總恐不足以資
彈壓而戢奸究且彰德府至磁州止七十里磁州所設都司守
備二員內似可移調一員駐防彰德府城倘以磁州與直隸邯
鄲縣交界防守必須兼員或即以原撥彰德府之千總改歸磁
州如此則郡城不致以微員貽誤而磁州亦仍得兼員辦理應
請 勅下撫臣會同河北鎮臣確查該府州防弁一為更調酌

議具題以衛郡城者也臣以事關兵民謹就經過地方之管見
仰 聖聰如果芻蕘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請禁土司置買漢民田屋奏摺

臣查土司置買民田一案臣前任湖南巡撫時為地方起見會
同督臣具題業經部議嗣後土司置買民田者照民苗結親例
處分其從前賣與土司田地准照原價贖回等因奉 旨依議
欽遵在案切漢土既有攸分則疆界自有各別若土司可以置
買民田則所買民田附近之處俱被其作踐苦累小民實為不
淺而佃種土司田地民人即為土司所用生事地方尤為可慮
況田畝如除置買石門縣民田外尚有置買澧州及宜都縣枝
江縣民田又有置買荊州府房屋房地武昌府店房常德府
店澧州枝江縣等處房屋愚民貪得重價田屋俱賣土司漢土

奏案公案卷之三

土

雜處日久蔓延實為不便即如地丁錢糧內民有民田軍有屯
田民既不得擅買屯田土司亦應照此不得擅買民田又陞任
郭總督條奏頑苗仰賴 神謨等事一案已經兵部議覆若民
人無故擅入苗地及苗人無故擅入民地者俱行治罪民苗現
有分界土漢豈容混淆若嚴禁土司不得置買漢民田屋疆界
自分民間自然寧謐臣曾任湖南巡撫洞悉情形事關地方不
得不據實陳明

命案惟在驗傷定格宜歸畫一疏

竊惟刑獄之最重莫如人命而命案之議抵先驗傷痕蓋受傷
之是否致命即行兇之應否抵償所由分也是以律載同謀共
毆人因而致死者以致致命傷為重下手者較又如共毆人傷皆
致命以最後下手重者當其重罪則致命之處所其不可無一

定也明矣乃驗傷之格刑部所開致命與外省不同臣辦事衙門既有所見不得不就目前之案件舉其互異者仰祈 聖明之裁奪近接江西撫臣郎廷樞送到揭帖一件為活活殺死叔命事內開陳演等毆死侯興緣由陳演毆傷侯興左血盆骨右肋倒地是夜斃命陳演合依共毆人傷皆致命以最後下手傷重者當其重罪律擬絞監候陳未依律充軍陳演依律擬杖蓋該撫疏內所載頂心額顙血盆骨左肋右後肋等處俱係致命而陳演最後毆傷侯興致命之額顙左肋以致斃命依律坐絞原不為枉但查刑部驗傷格內惟頂心一傷為致命而額顙血盆骨左肋右後肋俱非致命則似宜照律共毆人因而致死者以致命傷為重下手者絞以毆傷侯興頂心致命之陳未坐絞

趙泰泰金剛筆集卷三

九

抵償而陳演毆非致命不在絞抵之列今因內外驗傷之格所載致命不同而各犯之抵償遂異則一命一抵死者已無遺憾而彼成此絞生者不無向隅況由此而推又不獨此案為然也臣思我 皇上慎重民命親定愛書凡有一錢可生之路無不為之確核矜全雖古帝王之好生解網無以過矣臣愚以為內外問刑衙門傷格宜歸畫一或將刑部之格通行直省遵照定擬或飭各督撫將直省驗傷之格通咨刑部酌定致命處所請旨頒示遵行至現在陳演之案應否併侯酌定之後會核照擬庶內外不致互異而問擬悉有遵循矣

謹陳道路輿情仰祈 睿鑒疏

竊臣 奉差由晉至陝兩省百姓皆頂戴我 皇上特蠲本年錢糧并免歷年舊欠 洪恩浩蕩亘古所無共祝 壽考同天莫

不歡聲匝地惟陝西潼關衛士民屢次環臣乞額以該衛米豆草束未蒙蠲免據稱衛糧盡屬本色非漕糧可比欲援 恩免臺灣穀石奉天米豆之例望 皇上一視同仁等情又臣聞郎抄晉撫蘇克濟疏稱大同所屬五十一年糧草向額徵地畝銀兩祇緣三十三年併四十九年添設右衛旗兵所需糧草甚多是以將此地畝銀兩改徵糧草運送右衛今蒙 皇上蠲免地丁銀兩則此改徵米豆草束似應邀 恩蠲免再歷年舊欠盡行蠲免所有四十八年未完改徵米豆草束均請一例免徵等因戶部以五十年十月初三日 上諭並無本年應徵米豆草束與民欠米豆草束盡行蠲免之處將該撫所題均無庸議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查潼關衛與大同府五十一年應徵米豆草束既不在 上諭蠲免之內自應遵照征收臣何敢復為輕

趙泰泰金剛筆集卷三

九

瀆但思我 皇上舉曠世未有之仁政沛晉天不再之恩膏固欲使無一夫不蒙其澤無一處不被其蔭也今潼關衛與大同府俱以不徵銀兩獨在蠲免之外雖部臣固以本色為重然本色折色總出地丁項下蓋需折色則徵銀兩需本色則征米豆草束原非有二若免折色而仍徵本色愚民何知不免賒望之心况康熙四十二年 聖駕西巡已將以前各項積欠銀米草豆錢糧盡行蠲免而五十年奉天所屬應徵米豆部議亦予蠲免至臺灣所屬五十一年應徵穀石奉 特旨以已經徵完在官雖蠲免與小民何益將五十一年穀石看行蠲免 聖慮周詳天施優渥不獨窮簷赤子決隨淪肌而凡在臣工無不捧誦感泣今潼關衛與大同府五十一年未免米豆草束應否一體 恩蠲倘或已徵在官應否照臺灣例准於下年 萬壽大慶

之期同邀福免則秦晉編氓均霑雨露尹 皇仁於億萬年矣臣備員言路仰體 聖主愛民之心既有所見不得不冒昧上聞 恩出 聖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特糾違例土司祈 賜嚴飭以崇 國體以昭 國法疏切惟 朝廷有不可違之法制臣子有不可越之體統固中外所共凜遵而大小無敢僭踰者也湖南容美土司田畹如始由捐納通州州同繼而叨襲世職乃年以輕狂妄自尊傷上司不能節制隣近畏其克威臣聞邸抄見田畹如仰請 萬壽事一本內有 恩允赴京俾隨豹尾駕班之末叩祝等語夫 萬壽昌期普天同慶無一人不在覆載之內即無一人不懷頌祝之忱何有於土司何有於畹如彼文官自督撫之下武臣自提鎮之下豈不願匍匐於 闕廷呼 嵩効惓惓而不敢妄請於

聖主

干

至尊者以法制所在體統攸關不容違越致干罪戾也畹如乃以微末土司輒敢具本冒瀆宸嚴其自視為何等也況夫在廷齊濟拜舞 彤墀各有定例今以微末土司敢隨駕班之末其視駕班又何等也蓋畹如雖以祝 聖為名其實則侍遊俞允將嚇詐隣司任其指揮藉派隣司恣其需索假公濟私有不得不急為禁止者伏乞 皇上乾威嚴飭俾土司知有定例不敢悖違則 國體崇而 國法昭凡在臣工不至與土司為伍永載 聖明於億萬年矣臣備員言路未敢緘默為此具本糾參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循收無辜被累謹據聞入告疏

以惟民生之休戚在有司之賢否而屬員之懲勸在大吏之公明臣奉差赴陝路經山西平陽府蒲州據該州士民俱稱前任

革職知州鄭人惠做官好到任未及一年前任袁鹽院將前官鹽引俱坐鄭知州任內又鄭知州所解鹽課銀四千餘兩不作鄭知州起解稱為鹽引不繳題參革職實為寬抑及 臣事竣回時過太原府見撫臣蘇克濟因詢其鄭人惠被參緣由據撫臣云鄭人惠做官還在好的一邊到任不及一年前任鹽院將前官四五個的未完鹽引俱參了他又將鄭人惠解過鹽課四千餘兩不作該州起解以致參處革職與 臣在蒲州所聞無異及臣回衙門查前任鹽院袁保柱五十年九月內所送揭帖內開蒲州知州鄭人惠每年應銷額引六千五百張該州將四十八年恭後之引尚欠四千八百五十五張竟不帶銷全完四十九年四季鹽引未繳一張至五十年春夏秋三季又應繳四千八百七十五道亦無一引申解查定例內銷引欠八分以上者革

聖主

主

職鄭人惠明係怠玩溺職等語查鹽課初奉定例欠八分以上者革職蓋計一年所徵分數以定經徵之考成從無未及一年即照一年題參之例亦無未及一年并將七季題參之例今鄭人惠到任不及一年袁保柱即照一年題參又將七季併參此何為者也接徵四十九年未完引之鄭人惠既在所應參則經徵四十九年未繳引之各官豈反不應參今袁保柱置四十九年之官不參而以到任未及一年之鄭人惠參為七季未完庇前官而枉後官此何為者也前官之欠既俱坐於鄭人惠則鄭人惠之解銀即應除鄭人惠之欠數乃袁保柱將鄭人惠解過鹽課銀四千餘兩又不作鄭人惠起解有心參陷此何為者也鹽道管理通省鹽法申報完欠是其專職河南獨無鹽道乎知州欠引果真鹽道即當揭報鹽道既不揭報鹽臣何不併參

乃袁保柱曲庇鹽道石文彬而止。知州鄭人惠此又何為者？也種種悖謬地方為之不平。即撫臣亦不以為是。總因鄭人惠不得鹽商之歡心，以致登鹽臣之白簡。袁保柱亦祇圖快鹽商之私意，而不顧知州之含冤。若鹽臣俱可如此任意，則州縣不得不剥民以奉商，而小民必大受其苦。累臣思我皇上恩同天地，明並日月，豈忍使有一夫之向隅？伏祈 勅下山西撫臣確查鄭人惠居官優劣，到任曾否滿年。四十九年四季鹽引係何官未繳，曾否題參併鄭人惠解過鹽課銀四千餘兩，作何着落。其知州抗引鹽道何不揭報鹽臣何不併參，逐一查明題覆以候。聖裁則鹽臣知有 功令而小民胥需惠澤矣。臣備員言路，職司糾參，且袁保柱原由御史巡鹽，臣亦有稽察之責，是以不避嫌疑，據實具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奏奉 諭旨 著交部議

主

請禁兵丁頂名食糧以除虛冒以實營伍疏

竊惟治世之道居安而必思危，經國之猷揆文而兼奮武。我皇上奠丕基於一統，建萬世之太平，命將設兵，星羅棋布，每年養兵之餉不啻千萬計，所以樹威銷萌，安民保泰，慮至深而意甚遠也。夫設一兵必得一兵之用，而後兵不為虛設；費一餉必得一餉之實，而後餉不為徒費。今之標鎮協營果能兵無虛設而餉不徒費乎？如其不然，則是冊上有兵而伍內無兵，此兵將安往也？紙上有餉而軍中無餉，此餉將安歸也？其咎固在於優餉之官，而其弊總起於頂名之兵。蓋兵之召募者即為新收而兵之事故者即為開除此一定之理，亦一定之法也。自食糧之兵皆頂名而非真名，雖有名募而悉係舊名，則無從辨其為新收即有事故而仍存舊名，則無從察其為開除應除而不除，則

未除以後之餉俱飽侵餉之腹，應收而不收，則未收以前之餉盡入侵餉之囊，或經查點而塗人皆兵，不妨張冠李戴，孰能識其是非？或遭摘發而相沿已久，不難指東話西，孰能駁為改易？朝廷捐餉以養兵，營伍無兵而糜餉，朝廷方期士飽馬騰之效，而營伍祇為肥家克橐之謀，豈不大可惜哉！不惟是也，兵丁有犯命盜本案之事而糧冊無名，便可脫然事外，則頂名之兵即為藏奸之地矣。不惟是也，兵丁有准入場考試之例，而私行替換便可倖弋功名，則頂名之兵又為舞弊之魁矣。種種弊端總由頂名食糧，而其流遂至於不可究詰。臣請 勅下直省將軍督撫提鎮嚴查各營兵丁從前有頂名食糧者，速行據實報明改正。嗣後食糧兵丁遇有事故即與申報開除，一有名募亦即按名註收，併將兵丁改正姓名及真正年貌籍貫造冊報部，倘有不遵即以虛冒兵糧論。如此則兵皆真名，自無虛兵餉皆實餉，自無冒餉行間，盡荷戈之士，地方藉防守之益而國家自享磐石之安矣。籌兵節餉似屬有裨，為此具疏恭候 聖裁。

奏奉 諭旨 著交部議

主

請停征廣東兵米併改撥兵餉摺

臣准部咨，蒙 皇上以廣東米價騰貴，將本年地丁錢糧停其催征，又發倉穀三十萬石減價平糶。命臣等前往廣東會同督撫宣布 德意，以慰輿情。臣等現在恭請 聖訓起程，聞查廣東省五十二年額徵米三十三萬五千餘石，自應與地丁錢糧一例停徵。若不停徵，則民方艱食而又徵其米石，加以追呼，此斷不便行者也。且民既無米則徵亦無完，此斷不能行者也。而前項米石原撥廣東省兵米之用，既應停徵，則兵丁所需三

十三萬五千餘石之米作何補給又戶部原撥廣東省五十二年地丁銀五十六萬九千餘兩以供本省兵餉今該省地丁錢糧既奉 旨停征則原撥之銀作何改撥若必俟該撫題請恐致遲誤伏乞 皇上勅下戶部作速補給改撥定議遵行再查廣東與江西湖廣相接壤商販流通則米價自平併祈 皇上勅下江西湖廣督撫嚴飭該地方官毋得禁糴以困隣封其餘應行事宜容 臣等到廣東省時酌量另行奏 聞為此具摺請 旨

請撤回大同監收張自正疏以下司農任

竊照大同捐納軍需一案奉 旨着會同九卿揀選操守好人體而滿官二員漢官二員欽此 臣查本部漢司官員外郎張自正頗有身家愛惜體面似屬堪用隨會同九卿公同揀選驗看

奏奉 聖訓

旨

兵部帶同各司官引 見 皇上將自正點用自正雖聲稱伊係山西老營堡人今差往山西實係差往本鄉 臣思監收銀兩並不管理民事有何迴避且收捐與關差收稅相同查康熙七年有 臣同縣張星瑞出過江南蕪湖關差又有 臣同縣張祚死亦出過江南淮安關差伊等俱係本省並無迴避之例況大同收捐現與滿官二員協同辦事更與專差一員不同既蒙 欽點自可毋庸迴避然此亦係 臣愚昧之見非自正之不行聲明也 臣訪聞自正出京時不受囑託不代包攬及到大同恪遵功令禁絕弊端務期官生照額速捐以應軍需方謂自正潔已奉公不負 聖恩克稱任使今科 臣商紀納以不聲明迴避將自正糾參雖應否迴避自有定例但自正之差由 臣舉奏其不迴避亦由 臣揀選引 見實與自正無干 臣若不據實奏明

是上欺 君父下累屬員難以自安仰祈 皇上勅部將 臣議處自正撤回 臣部辦事 臣不勝悚息感激之至

奏明請追蘄州織造虧欠辦買青藍官布銀兩摺

臣查江南青藍布疋自康熙三十四年歸於蘄州織造領價辦買三十五年辦解布三十萬疋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俱每年辦解布五十萬疋內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年欠解布一十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四疋四十四、四十五年共應辦解布一百萬疋全未解到按青藍布每疋價銀三錢二分三厘蘄州織造共欠解布一百一十一萬三千七百七十疋共價值銀三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九兩五錢一分今庫內存貯青藍布甚多已於四十四年停其採辦而蘄州織造十年前所辦布疋至今不解十年所領市銀至今不還 臣部雖節次行催總置不應目擊情形諒難完結若再瞻顧

奏奉 聖訓

旨

不言則此三十五萬餘兩錢糧必至日久難問而 臣等扶同欺隱之咎百喙莫辭伏乞 皇上勅下督撫嚴催勒限速解庶庫項不致空懸而 臣等亦獲免罪戾矣為此據實奏明

奏明追解江蘄兩織造欠解緞紗餘剩銀兩摺

臣查得江寧織造康熙四十八、四十九、五十年、五十一年織解緞紗餘剩工料銀一十四萬二千五百八十二兩二錢七分零又蘄州織造四十八、四十九、五十年、五十一年織解緞紗餘剩銀一十五萬一千三十三兩二錢九厘零均係織造巡鹽多得之銀例應解部不便遲延 臣部屢催速解而該織造以無員委解為詞 臣部隨劄巡鹽御史作速委員解部而該織造仍不解交還庫轉解切此案錢糧至二十九萬有奇不為不多遲延至六載有餘不為不久 臣部雖竭力嚴催而文移往來徒耽時日無

禪庫若非 天語嚴飭則此項還延日久終屬虛懸伏乞
皇上勅下江撫立催前項餘剩銀兩委員解部庶錢糧不至遲
悞而臣部亦得免罪戾矣為此具奏請 旨

題參包攬交納解項疏

竊照錢糧額料段正三庫關係重大凡外省起解各項批文自
應隨到隨投赴庫交納以杜包攬騙索之弊 臣於三月初三日
親赴西十庫查驗廣東省高州府通判李標解到錫勛白蠟等
項見有江南省江寧府解到紙張七十三包半堆貯庫外隨問
解官看紙家人徐連據稱係江寧府經歷史誼領解紙七十三
包半於本年正月初六日到庫批文是解官託庫上人傅六代
投管交寫有親筆口供又訊其因何不交據徐連供稱庫上人
使費尚未說明不能即交等語查江寧府經歷史誼領解紙七
十三包半到庫已經兩月竟不投遞批文聽信光棍傳六包攬
交納又有松江府解到披布銅勛黃臘銀珠等項亦與徐連同
貯一處據徐連稱解官係華亭縣潘典史是上年十二月到的
屢傳解官解後竟無下落殊干法紀理合據實題參仰祈 皇
上勅下嚴行究擬以肅 功令而除積弊者也

恭謝 天恩摺

竊臣接讀 綸音吏部為補授翰林等事奉 旨趙熊詔陞補
翰林院侍讀魏廷珍陞補翰林院侍講欽此隨設香案跪叩謝
恩外伏念 臣于翰林院修撰 趙熊詔一介賸儒三冬末學
龍澤奏對謬叨第一之科名 鰲禁趙承更沐無涯之 寵
澤養養歷今數載每飯不忘寵勉愧無寸長過庭時惕乃荷
洪慈於格外 特陞侍讀之清班 高厚難名涓埃奚報衰年

糜祿惟最盡瘁於後人兩世蒙 恩敬祝無疆之 聖壽焉耳
為此繕摺奏 謝

謹陳錢法情形摺

該 臣 看得鼓鑄全藉銅勛不容稍有缺悞 臣 管理錢法親查存
庫有鉛無銅旋據新任監督收過紅銅三十二萬三千八百八
十勛零隨將存鉛搭配照銅六鉛四定例給發爐頭鼓鑄制錢
三卯止存局銅十萬七千八百八十勛零僅足月內鼓鑄之用
據監督阿禮蔣還呈稱商人王網明等除應交康熙五十四年
正額帶銷銅勛不算外尚欠五十二年五十三正額帶銷銅
鉛共六百零九萬一千九百一十三勛零屢傳各商嚴催交納
該商任意支延若不預為呈明將來又悞鼓鑄等情查銅商領
銀買次年之銅自應依限交完以資鼓鑄乃商人王網明等節

奏參公劉案卷三

年拖欠現在應完五十二年五十三正額及帶銷銅鉛共六
百零九萬一千九百餘勛立等鼓鑄而各商延玩抗違尚有五
十四年未交額銅四百八十七萬二千三百一十二勛零又有
應交八年帶銷銅七百五十萬五千四百九十三勛零通共欠
交銅鉛一千八百四十六萬九千七百五勛零領過銅勛水腳
銀二百七十七萬四千五百五十五兩七錢零今懸欠銅鉛如此之
多總因各商領銀之後任意花費無所不至及掛欠已多計無
所出不過又領目前之價腳以補從前之虧空但寶泉局銅商
每年應買銅四百八十七萬二千三百勛零該領銅勛水腳銀
七十三萬八百四十六兩八錢雖領三年有餘之銀不足補積
欠銅鉛一千八百四十六萬九千七百五勛之數今年復一年
欠上加欠催完則萬不能完換商則又萬不容換商人知法所

難施益無畏忌錢局至無銅可鑄只得停爐若不急為籌畫商人將來赴部領五十五年之銅價如不給發商人得以藉口而舊欠竟無所償倘仍給發則一時雖得以那補而積欠終歸於侵蝕臣職司督理目擊情形誠有無可如何之勢不得不據實陳明仰祈 皇上聖裁作何變通或 勅下九卿作何酌議則帑銀不致虛費而錢法稍可補救又商人以銅貴鉛賤交納之時或鉛多銅少或有鉛無銅難以配卯鼓鑄嗣後應照銅六鉛四秤收仍以銅劬作為分數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再陳錢法事宜摺

切臣奉 旨管理錢法鼓鑄乃臣專責倘有違誤罪戾非輕今受事之初見錢局存銅甚少各商欠銅甚多完解寥寥將來恐誤鼓鑄且思各商既有舊欠正項又有分年帶銷五十四年

奏奉 諭旨

奏

以前之積欠既難清完錢局至無銅可鑄只得停爐若再領五十五年之銅價亦終歸無著臣職司督理無可如何是以據實陳明仰祈 皇上聖裁作何變通或 勅下九卿作何酌議奉 旨着交與九卿議奏欽此隨據九卿議稱採買銅劬鼓鑄係戶部併錢法衙門尚責相應交與戶部錢法衙門採買銅劬鼓鑄等因具奏又臣部左侍郎王原祁右侍郎廖騰燧等議稱蒙 皇上洪恩照數發還欠項王綱明等既無舊欠又無帶銷以一年應領之銀預行支給完一年所辦之銅尤易交納今內務府以商人王綱明等停其辦銅將應用銅劬交與戶部採辦應用再商人買來銅鉛五百五十六萬三千餘劬令伊等照時價變賣銀兩補交內庫等因具題移咨但前項採辦銅劬若交與戶部不特不能有殷實商人採辦即照舊例交與各關差鹽差

奏奉 諭旨

奏

辦解路途遙遠行文起解不能一時即到目前鼓鑄不能無悞王綱明等俱係殷實舊商辦銅多年仰祈仍着王綱明等採辦現在錢局無銅鼓鑄商人既現有買來銅鉛五百五十六萬三千劬零應令陸續交與寶泉局作為五十四年銅劬以供鼓鑄將價值解交內庫其五十五年應辦銅劬仍照從前預行給發王綱明等價銀採辦解交不致有悞鼓鑄等因一同具奏奉 旨依前議欽此臣思商人既免舊欠又免帶銷以一年預領之銀完一年所辦之銅易為交納況現在錢局無銅鼓鑄商人既現有買來銅鉛五百五十六萬三千劬部侍郎王原祁等所以請令陸續交與寶泉局作為五十四年銅劬以供鼓鑄將價值解交內庫其五十五年應辦銅劬仍照從前預給王綱明等價銀採辦解交但未蒙 皇上批允臣以採買雖在戶部而鼓鑄實在 臣等今據監督報稱本月二十日停爐臣目擊情形竊食靡寧查從前寶泉局銅劬向例關差採買解交錢局秤收自三十九年商人王綱明等具呈領銀採買關差應辦銅劬又添辦鹽差海差銅劬今該差幫貼水腳合無將五十五年應辦銅劬原係各關差所辦者仍歸關差辦解至各商所添鹽差海差銅劬既經添辦亦應令動支該差錢糧辦解戶部俱照原數飭遵限文到兩月內起解一半再四個月內起解一半併令該督撫嚴催依限起解如有違違一體處分仍令各差照商人每劬減半應節省銀二分一厘之數解交內庫此 臣輒轉無策故不得不冒昧陳請但 臣實愧愚暗仰惟 皇上神謨睿慮無微不至照鼓鑄關係久遠誠非淺識所能見恭候 聖裁明示遵行至銅劬採買原非旦夕可到查五十四年銅劬係該商於五十三

微臣衰老請休疏

老舍著 劉雲若編第三

生

無之官又何敢虛竊名位貽玷官常總由臣衰老無能以致如此若再貪戀隱忍臣罪益深仰祈皇上垂憫愚忱恩賜休斥則部務可以不悞而微臣稍獲自安從此有生之日皆戴德之年矣

瀝情再陳疏

切臣前具奏爲微臣衰老等事侍郎王原祁等遵旨回奏奉旨這回奏事情知道了該部知道欽此是臣不容已之愚衷已在皇上洞鑒中矣而臣前請休斥未蒙聖慈俞允殊切悚惶又查侍郎王原祁等回奏內稱若趙申喬或別有所見自可另作一議等語但臣從前未見會稿無從另議今兩侍郎既容臣另議臣不得不將買賣人欺君圖利之情弊詳悉爲我皇上陳之查鼓鑄定例每大錢一串重八觔十二兩應加耗

趙老教公荆楚卷第三

1-1100

銅一觔一兩九分一厘五毫今馬維屏等呈稱所交小錢除照大錢飭兩數目外每串願加增銅一觔等語但加銅一觔不足補耗銅之數每串尚少耗銅一兩九分一厘五毫以交銀一萬兩領去大錢九千二百串計之共少耗銅六百二十七觔九兩八錢值銀九十四兩一錢三分零可不謂之欺 君乎又鼓鑄定例每大錢一串應加工料錢二百三十四文二毫七絲五忽今馬維屏等呈稱所交小錢照大錢飭兩數目等語是將小錢照抵大錢飭兩竟以制錢等於廢錢不費絲毫工料可鑄大錢一串有是理乎以交銀一萬兩領去大錢九千二百串計之共少工料錢二千一百五十五串三百三十文照議定價九百二十文作銀一兩共少銀二千三百四十二兩七錢五分彼等明白取利而欲 朝廷暗中虧損可不謂之欺 君乎據馬維屏

等願交戶部銀一萬照現議定價領換大錢九千二百串換買小錢交局改鑄大錢隨交隨領則伊領換大錢小錢一次即虧錢局耗銅工料共銀二千四百三十六兩八錢八分零若領換百次即虧錢局耗銅工料銀二十四萬三千六百八十八兩零乃馬維屏等稱換大錢百萬串即餘銅百萬觔情愿作價交武英殿修書刻板等項費用可不謂之欺 君乎又大錢九千二百串換小錢一萬八千四百串每串六觔四兩得銅十一萬五千觔除還大錢銅八萬九千七百觔外餘銅二萬五千三百觔馬維屏等托稱盤費盡入私囊可不謂之欺 君圖利乎夫小錢之禁已蒙 皇上洞悉民隱展限三年若應收換亦係地方官之事乃買賣人等突思請領庫錢在於京城內外及行使小錢各地方換買此輩夥黨繁多指庫錢為大題視小錢為奇貨

奏為奏明事

聖

一到地方虛張聲勢恐嚇官民借端需索而貪吏奸胥得以乘機生事士豪積棍不無挾詐鄉愚獄訟自此而煩輾轉總無有已幸當 聖主休養萬民之時而若輩乃為擾害小民之計可不謂之欺 君圖利乎 臣一聞具呈即謂此事必不可行且皇上必不肯行司官羅復晉料 臣決不畫題故不用尚書徑將會稿送兩侍郎即行畫題兩日之後 臣知而面詢據王原初稱我不得不畫題廖騰燧稱我因無甚關係故此畫題及 臣索稿一看則此稿並不存在衙門無從得見直至 臣辭職之後司官羅復晉始持稿送到 臣寓 臣亦無庸再看切思畫題雖不爭先後之分而尚書豈不應在共事之列總由 臣袁老無能致為可有可無若不及早求退事事聽人主持則備員堂上如同輩贖有負職掌伏乞 皇上憫 臣年老矜 臣無能速賜休斥則 臣可

幸免曠官而感激之私生生罔極矣

恭謝 天恩摺

竊臣父子仰荷 皇上養教訓受 恩最深涓埃莫報茲值西陲用兵之際正臣下効命之時但 臣年老不能馳驅邊塞臣子自應効力祇以書生駕弱恐誤任使未敢冒昧奏請今蒙 皇上准令 臣子趙熊詔赴軍前効力 聖明不棄菲材微臣曷勝踴躍即當令其自備鞍馬星詣軍前以供差遣為此繕摺恭謝 天恩謹奏

微臣袁老實其懇 恩罷斥疏

切 臣一介庸材全無知識遭逢 聖主特恩錄用洊歷今職屢蒙 皇上賞賜匾額對聯詩扇袍帽書籍寶硯珍味榮倍尋常臣辦事愚昧愆咎多端俱蒙 皇上寬仁不但曲宥其罪過而

奏為奏明事

聖

且保全其身家 臣每撫髮自揣中夜飲泣 天高地厚報稱無由正圖電勉盡瘁稍効犬馬之勞况當軍興未竣豈敢遽為暇逸之計但 臣年已七十七歲血氣全虛兩耳重聽今又右足筋骨疼痛走動艱難戶部為錢糧重地豈容衰廢之臣曠官滋咎伏乞 皇上恩賜罷斥則部務無誤感荷 聖慈於無既矣至 臣 恩實重德 主實深解任之後情願在京暫住俟慶祝 皇上七旬壽慶然後徐圖歸里 臣之願也合併陳明又 臣部失察銀庫飯錢一案 臣應賠銀一萬八千餘兩即行變賣房產一時未有售處惶懼靡寧伏乞 皇上施恩格外准 臣於戶部陸續完納則 臣得免違違罪戾 皇上終始生全之恩感激於生生世世矣

微臣袁老實其懇 恩罷斥疏

臣於本年三月二十五日以微臣衰老實甚等事具奏

勅力年久清勤自勵簡任司農正資料理著照舊供職不必

以老病求罷該部知道欽此臣自顧何人庸茲天語伏床叩

頭感激涕零伏念臣草茅微賤忝中康熙九年二甲進士蒙

聖主素養五十餘年又不次擢用以至今職每懷高厚寤寐

難忘夙夜匪懈臣之分也鞠躬盡瘁臣之志也苟可勉力奉職

而妄冀偷安是負我皇上并負臣之心也臣年七十七歲兩

耳久已重聽前月初三日右足忽染酸疼猶可勉強進部辦事

至初八日而疼楚難忍不能行走寢卧尚可少安掙起便欲跌

倒且腹瀉不止肌肉消瘦臣亦不解何故伏枕已經月餘望痊

非可一日切揣精神耗竭氣血虧損以致足難履地瀉不能止

戶部為錢糧重地今滿尚書孫查齊已隨聖駕臣又病廢卧

趙秉義劄奏卷三

書

家不能進部辦事臣何以自安伏乞皇上俯覽真情恩

賜罷斥另簡賢能料理部務俾臣得以安心調養仍俟慶祝

皇上七旬萬壽之後即回原籍歌咏太平則臣有生之日皆

君父所生之年感激於生生世世矣

恭謝 天恩疏

康熙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吏部移咨內稱臣奏為微臣衰

病等事一疏於康熙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奉旨前以老

病求罷已有旨了著在任調理照舊供職該部知道欽此又奉

上諭前日覽戶部尚書趙申喬辭本朕深憐之念其操守到

老清廉性雖暴躁為人樸直年近八旬病勢難料全愈倘一時

難保亦未可定趙申喬乃革職留任之官著照陳說之例復還

原職當賠之銀一概寬免內閣將此口傳旨意著速發去令病

人早知一天或五內少得安寧服藥調攝即可願養也欽此欽

遵移咨到臣伏床跪讀涕泣叩頭竊念臣一介微末雖有疾

痛之呼何敢上煩聖念乃蒙皇上著臣在任調理照舊供

職開命自天感愧無地又蒙皇上矜臣衰老鑒臣愚拙復

其應革之職免其應賠之銀併令臣早知一日少得安寧調攝

弘施雨露真同覆載之生成曲軫隱微無異父母之鞠育

凡茲格外隆恩總非意中所能望當此非常之異數愈覺報

効之難言惟有闔門頂戴共祝聖壽無疆即臣子趙熊詔

遠在軍前均感聖慈罔極矣臣今足痛腹泄尚未痊愈肌肉

消瘦難於行動不獲匍匐叩謝謹遣臣親子舉人趙鯉詔齊

奏叩頭恭謝天恩謹奏

感 聖恩之難報愧臣職之未盡謹瀝愚悃疏

趙秉義劄奏卷三

書

切臣忝中康熙九年二甲進士由行取知縣歷陞員外郎告假

家居蒙皇上不次擢用特授浙江布政使兩任巡撫海歷

今職屢承欽賜匾額對聯詩扇袍帽書籍寶硯珍味隆恩

異數迥出尋常又臣秉性愚陋愆咎多端皇上曲加寬宥保

其身家天高地厚末由報稱本年三月中臣右腿疼痛走動

艱難肌肉消瘦腹瀉不止誠恐貽誤部務曾以微臣衰老等事

兩疏奏請罷斥蒙皇上特加溫諭并復臣已革之職免應

賠之帑又賞賜膏藥腹瀉頓覺痊可於七月二十四日起熱

河謝恩隨入部辦事臣亦自知精力尚未復舊抵以受恩

太重圖報實切不敢以衰老求罷本月十五日隨諸大臣作舞

叩賀又蒙溫語垂問歸語家屬闔門感泣詎十六日傍晚

自部回寓心神恍惚語言蹇澁十七日早自覺清爽仍進部辦

事十九日隨九卿赴 暢春苑舊疾陡發二十日臣力疾赴部
滿尚書孫查齊勳臣歸寓調理即疾嗽喘急一息奄奄從此永
辭 聖世犬馬之報願矢來生至 臣長子能詔現在軍前効力
四子鯉詔康熙戊子舉人 臣惟遺囑二子竭力報効繼 臣未盡
之志抒 臣欲報之衷 伏枕叩頭口授 臣子鯉詔繕疏奏 聞
議

徐彩官照元謀為首律絞抵議

該臣議得查律開同謀共毆人因而致死者以致命傷為重下
手者絞則非下手有致命傷者不得擬絞也又律開共毆人傷
皆致命以最後下手重者當其重罪如亂毆不知先後輕重者
須以元謀為首餘人為從則亂毆之人不知孰後孰重者不得
將一人擬絞也今刑部前議稱何人毆打何處何人後毆有重

奏案

奏

傷之處因係晝夜難以分辨則劉芳昇為亂毆之人既不能定
其為有致命傷又不能定其為最後下手自難坐以抵償應照
刑部前議楊大喜兒之例命妻發邊衛充軍至配所折責四十
板又律開以威力主使人毆打而致死傷者並以主使之人為
首下手之人為從論減一等今刑部前議稱徐彩官向劉芳昇
說你們不打他們我們這舖子怎麼開得隨將劉芳昇推了一
掌又楊大喜兒遂將張六抬到後院內楊大喜兒拿木棍劉芳
昇拿扁担將張六亂打致死則徐彩官實為主使之入且劉芳
昇等既係亂毆不知先後輕重應照律以元謀為首徐彩官相
應依律絞抵餘仍照刑部前議

請照直撫將旗退輪租地內撥給庄頭議

奏案

奏

該臣議得庄頭李必達等所要滄州等處旗退地畝原係順治
四年以後旗退民地七百八頃有奇康熙八年奉有 恩綸永
傳圍撥而滄州退地已久經百姓行差納糧載在全書造入奏
冊歷數十年迨康熙四十四年有庄頭劉存在內務府具呈指
要此地由部具題撥過地十二頃餘畝至五十年間庄頭盧章
等亦具呈內務府指要此地由部咨撥地一百一十八頃餘畝
今又有庄頭李必達等三十三人援劉存等之例具呈內務府
由部行文指圖此地共六百一十餘頃雖李必達等所要之地
似應一例撥給但據該撫稱直屬旗退地畝一係退還民人行
差納糧奉 旨停圖一係退出民人承種輪租例應圍撥滄州
旗退地畝當民納糧行差已久原與現今旗退地畝召種輪租
者有間今取撥愈多滄民一失此地則千百窮黎俱無依賴勢
必失所旗民均屬 朝廷赤子 聖主從無異視懇 思念滄
州之地已經撥過兩次請將李必達等所要地六百一十餘頃
在於各屬旗退輪租地內均勻撥給庄頭仍有應得之地而滄
民可免失業之虞等語該撫身在地方目擊民艱仰體 皇上
覆載之仁為民請命應如所請將李必達等所要地畝在於各
屬旗退輪租地內均勻撥給以免窮黎失業以廣 聖主洪慈
伏候 睿裁

駁漕臣請復浙省經費議

該臣議得浙省經費每船除扣解由關銀四十兩外實給軍銀
四百七十三兩零共計十二項又食米九十七石三斗康熙四
十三年前任漕臣桑格以江南經費銀兩已屬盈餘浙省經費
銀兩更為浮溢將經費裁革改照漕例支給行月漕截負重等

項共銀二百八十五兩零米六十三石計裁減銀一百八十五兩零米三十四石三斗今總漕郎廷樞等題請照舊復給先經臣等會議題覆令總漕將現給銀二百八十五兩係充白糧某項之用其請復給銀一百八十五兩係裁某項銀兩不敷費用及重複應減之處查明具題到日應否復給之處再議去後今總漕郎廷樞覆稱現給銀兩並未分出為某某款項之用請復銀兩亦不能指某項為所裁而缺用等語該督既不能指出某項缺用則是現給銀兩已足敷用其請復給銀兩明係浮溢應裁之項況於康熙四十九年前任浙江巡撫黃秉中疏請復給白糧飯米臣部覆稱前項裁銀一百八十餘兩俱係從前旂丁包謝國等情願捐造船隻臣部具題裁減之項並非應給旂丁之正項應將前項銀兩仍照原題裁存解部至裁革旂丁往來

光緒二十六年奏案三

奏

所用食米該撫既稱並非額編正項俱係民間情愿津貼今旂丁每年運米完公實屬艱難等語應照該撫所題支給等因具題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是所裁飯米三十四石三斗已經復給足敷食用其減銀一百八十五兩零又明係浮溢應裁之項再查江南省經費每船額設銀三百三十兩零除解由開銀四十兩實給軍五項共銀二百玖十兩有零江浙程途遠近相去無幾何至多支銀一百八十五兩零又明係浮溢應裁之項且江南白糧旂丁現支行月漕贈等銀較之浙省行月漕截等銀給船計少支數十餘兩至百餘兩不等何以江南少支銀兩者未嘗以不敷費用請復經費而浙省多支銀兩者反以不敷費用為詞若以多支銀兩之浙省一經准添則少支銀兩之江南自然照例一復再復旂丁之計誠工忽減忽增錢糧所關甚大

臣職司出入不敢瞻徇草率請將漕臣等所題復給浙省經費之處毋庸議伏候 聖裁

覆河南停漕折解議

該臣議得此案先據河南巡撫楊宗義條奏臣部行查倉場覆稱山東河南江南等省每年運通小米共六十一萬餘石每年官兵俸餉各處應給小米四十八萬餘石約實存倉小米一百五十餘萬石等語已經議覆奉 旨欽遵在案今又據刑部尚書張廷樞條奏奉有詳議具奏之 旨臣等查倉場出入之數每年計算止剩小米一十二萬餘石若照張廷樞所奏盡行折銀則每年官兵俸餉各處應給小米尚不敷一十三萬餘石查河南省辦漕六府一州惟彰德衛輝懷慶三府於水次最近其次則開封一府較近若行今該撫將彰衛懷三府及開封府近

光緒二十六年奏案三

奏

水次州縣每年酌定起運數目停其徵銀解道止令辦米起運以符不敷官兵俸餉米一十三萬餘石之數其歸德河南汝州並開封不近水次州縣每年額辦漕糧一十二萬餘石准其停運折銀解部則於 國計民生似屬有益臣等受 恩深重何敢立異同之見因道 旨詳議故不揣愚昧再陳末議伏候 聖裁

請將江北江西湖廣漕船仍照改限過淮議

該臣議得查漕船過淮江北限十二月江南江寧蘇松等處限正月以裡江西浙江湖廣限二月以裡此定例也康熙四十一年前任漕臣桑格題稱限期急迫則各弁丁惟知淮限為重不顧波濤驚險一有失誤動聞 天庾但宜毋愆抵通之則嚴定處分之例請將江北改限正月江南改限二月至浙江江西湖

廣三省程途尤遠涉歷江湖更多險阻亦改爲三月過淮既寬一月之限宜嚴定處分之例倘有違限倍加嚴議處分等因經九卿議覆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續於五十一年原任江寧巡撫張伯行條奏漕船經過沿河州縣出境入境日時給以限單稽查遲悞之處併將江南漕船改限正月以裡過淮奉 旨准行在案然張伯行奏給限單專指沿河州縣則江湖之難限時日原不在改限內也明矣嗣於五十三年起運五十二分漕糧漕臣郎廷極將湖廣浙江二省過淮違限各官咨奉 臣部隨即行查據該督施世綸咨稱江寧巡撫題改淮限乃專指江南而言原未議及通漕浙江楚北幫船仍照舊例在於三月過淮等語隨經 臣部准照三月過淮在案今漕臣施世綸疏稱淮限一寬弁丁不無藉延請將江北江西湖廣浙省仍照二月十二

題奉欽遵案卷三

早

月扣限過淮無非欲弁丁上緊趨行早實 天庾之意但程途有遠近不同江湖與內河各異查有漕六省除山東河南不過淮外其湖廣江西江北等處皆道路遙遠涉歷江湖衝風破浪始達淮安計其兌竣開行時北風正多漕船自南達北每致停泊守候倘以淮限爲重冒險前進保無失誤關係非輕是以前任漕臣桑格稔知江湖之中無可施挽運之力遲延之外情在可原及過淮以北倘催趲不力咎實在人法不可貸題請嚴抵通之期寬過淮之限經九卿會議限期既寬一月違限倍加處分奉 旨依議遵行已久即漕臣施世綸前咨亦稱江寧巡撫題改淮限乃專指江南而言原未議及通漕是漕臣施世綸所見甚明今若因江南而併改通漕則以數十萬石之漕糧在江湖中似未便迫令走險應將江南漕船仍照江撫張伯行五十

一年題定正月過淮之例遵行其浙江省亦在內河應如漕臣施世綸所請仍照原限二月過淮至江北江西湖廣等處仍照前任總漕桑格四十一年題請經九卿議定江北正月江西湖廣三月過淮之例遵行限期雖寬一月違限倍重處分過淮之後竭力催趕總期抵通無悞 臣非不知一人之淺見不應輕瀆宸聰但 臣前在湖南目擊江湖之險併悉阻滯之由今若畏千慮分緘默不言 臣心何以自安故敢冒昧另陳末議不勝悚懼之至伏候 聖裁

覆江南帶徵錢糧應在蠲缺議

該 臣議得江蘇巡撫張伯行安徽巡撫梁世勳明白回奏一案 臣等先議該撫既稱分年帶徵則當日請蠲之時完過數目應即造冊報部何得至今始稱完過銀兩於各該年奏銷案內造

題奉欽遵案卷三

里

報恐有不肖官員將錢糧征收希圖侵蝕入已捏作民欠情弊又並不開明民欠實數若令概行追完誠恐將從前已完銀兩混入民欠難以查核請將此項錢糧果否民欠實在徵收數目交與江南江西總督赫壽嚴行確查明白具奏到日再議等因議覆奉 旨著畫一議奏欽此 臣恭繹前奉 聖旨這數年間豈無分毫徵收地方官徵收侵蝕入已捏作民欠題請蠲免情弊亦未可定蓋恐地方不肖官員徵收錢糧侵蝕入已混請蠲免是以令該撫明白回奏非謂民間實在未完錢糧盡應追完也查安徽所屬康熙四十六七併五十年未完錢糧其年分實在 上諭之前雖因未經奏銷未載數內而窮鄉僻壤老幼男婦無不知此幾年舊欠俱在 皇恩蠲免中矣今若概行追完則愚民無知藉稱 恩蠲豈能完納徒受催科之苦有辜 浩

蕩之恩更恐地方官將已完銀兩混入民欠難以稽查相應仍請 勅下該督將前項錢糧果否民欠確查實在徵收數目具題到日再議至於四十六併五十年奏銷案內續完銀止四萬四千三十一兩零今報完銀一十二萬六千五百八十一兩零因何互異並不分晰 上諭前後已完若干實在民欠若干一併交與該督嚴查如有情弊據實指參其未完屯衛銀兩業已奉 旨帶徵在案應將復請帶徵之處毋庸議 江南人也仰體 皇上覆育之仁真同天地故敢不避形迹冒昧再陳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再覆江南帶徵錢糧應在蠲欵議

該臣議得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內欽奉 上諭將江寧安徽撫屬地丁銀俱著全免其歷年舊欠亦並著免徵誠從來未有之

趙恭毅公剩葉卷第三

三

曠典萬民永戴之 殊恩也惟是安徽之康熙四十六及五十年江蘓之康熙四十四五及五十年各舊欠俱於五十一年帶徵未經奏銷其完欠數目尚未報部是以未載蠲欵之中然實在 上諭應蠲年分之內續經撫臣屢次題請 部以錢糧關係重大屢次駁查尚未准免今據督臣特疏具題內稱欠數虛懸究無補於 國課物力艱難雖帶徵亦難措辦請將各年積欠實在奉 旨應免年分之內大沛 恩綸准著免徵等因 臣前跪聆 諭旨莫不感戴 皇仁與天罔極查各年民欠錢糧係九卿議覆行令催完之項今督臣題請蠲免伏乞 勅下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詳議請 旨遵行至安徽撫臣梁世勲請將六年舊欠錢糧少年帶徵應聽九卿一併議覆可也 趙恭毅公剩葉卷第三

趙恭毅公剩葉卷第四

孫男佃敬謹編

序

窓稿自序

余今日詎敢言文哉余賦資不敏質羸善病甫五齡即擢族難借端構譏毀卵破巢維時家君浮水上之衣冠棄途中之車馬已置死生於度外而余兄弟流離瑣尾有不可以言罄者幸直指趙正張公恩庇護持父子得相見而敝廬燼矣薄田鬻矣托足無所投食無門家君因授書淮揚間挈余兄弟寄居爪渚者數載旋渡江而南僦城東隅茅屋十餘間居焉播遷蕩蕩饑寒困頓兩先兄早歿嗚呼良可悲矣家君薄宦二年清風兩袖羅禍之後資館穀為八口計廿餘年來無不知有江南老教書者余隨家君讀書館中文藝經史家君悉手訂而口授之晦明風雨手一編不釋蓋父子師徒余之得力於提命為最深也歲辛丑童試江陵胡夫子謬獎首拔越壬寅科試晉江孫夫子優錄食餼迨癸卯丙午兩躋鄉閭秋風涼月不勝愴悵家君輒撫而慰之曰無庸遇有遲速數也且年纔弱冠不當以小展隨若志因指其落卷疵類數處示之曰力去此病見售易耳余聽受教戊申秋 功令復以八股取士家君檢所藏先正程墨更加丹黃謂余曰如此則合不如此則不合余再聽受教思得一當以無負教養恩已酉歲歲後即入小莊鍵戶屏謝一切求其所以合者去其所以不合者始覺從前行文茫無是處因思刪繁就簡一歸體要而資力魯鈍每拈一題或數日不敢下筆或竟日夜甫成一藝家君見有當意者輒色喜曰此殆近之矣將應錄遺試於其行也家君擬闌題數則取前輩名家文數首授之

趙恭毅公剩葉卷第四

曰奉此爲揣摩準無多求也余拜而藏之箚中及錄遺兩試無名最後始獲收錄距場期僅一日耳入闈積勞極憊神思惛惚不自持已而題下不計工拙伸卷疾書意妄自慙也試畢歸而呈之家君家君曰前番疵類此則盡去因識其尾曰文自可中即不然命也來科仍當如是不須變格而余竟以是倖售矣榜後謁總裁兩大夫子道聞中事甚詳余奉爲勝錄所誤幾不敢收賴兩夫子毅然持之不顧嫌迹以此得不後孫山也計偕艱於貲冬杪始就公車道家君親送之京口余跪請曰春官試得毋更有進乎家君誨之如前余拜受教而行抵都門假榻故門下修生儼若宅中鍵戶屏謝一切如曩時既撤棘得不見檢余自惟才器謏薄當患難之餘窮愁艱苦無不備嘗一旦倖博進賢觀光王國徵家君以父爲師日督月課何以至此凡獲舊

趙秉公劉聖書

二

者各有刊稿問世余深慙鄙陋不敢應坊人之請洎辛亥臬臺佟公祖先生復招余署中課次君儼若習制舉業乃重理帖括簡小篋中攜得舊所爲文若干首每一繕閱則昔日吮毫搦管窮思極想之狀躍躍如在楮墨間又不忍忽然棄之於是汰之再汰僅存二十首蓋家君之所以爲教與余自幼學以迄登第所以奉教於家君者俱於斯可概見也是則余今日授梓之心也若曰余遠以文自見則余今日詎敢言文哉

壬午浙闈全墨序

國家之待士基厚矣養之以庠序董之以師儒導之以詩書禮樂三年一舉其秀者而升於鄉而其舉之也內則有侍從之名公鉅儒卿簡書跋涉數千里而至外則自開府藩臬下至丞尉輿臺莫不竭力從事以襄大典榜出則群而觀者千萬人交

口稱道其姓氏曰某也元某也魁而被放者亦遂縮首屏息以爲吾才真出彼下不復敢與之論短長士而至此可謂榮矣然則國家之待士不基厚哉歲壬午直省例當大比天子俯念兩潮人文淵藪特恩增正副解額與江南等復廷簡侍御傅公太史阿公來典試事兩公素負清望秉公甄拔而余以承乏封疆辱叨監臨之任幸藩臬以下諸執事皆能精白乃心協恭盡職相與獎勸有司肅除錮習局之棘闈幾匝月得士若干人都人士亦翕然稱善兩主司因其文問世而屬序於余余愧不知文且鹿鹿簿書日夜無寧晷欲以不敏辭但自念平生亦從辛苦中來今日謬荷聖主非常之知待罪茲土得與斯役以觀人文盛事回首三十餘年以前則猶然諸生也余家世單寒幼櫻多難奉先大夫庭訓祖祖饒舉子業兩躋秋闈惜

趙秉公劉聖書

三

惜幾不欲生已酉之歲以大收應試詎闕期僅一日其時之踴躍泥塗挾筆硯候試於學使者之門恍如昨日事也其時之率篋躡屨祖懷以聽軍卒搜檢接卷在手戰慄如欲隨者宛在目而前也其時之擗管吮毫經營慘澹燭三跋而不停書難三就而促交卷者此景未嘗湏臾忘也其時之翹望捷音徒倚斗室報者至家人驚喜折股而愚父子相對泣數行下者至今思之尚有餘痛也今日之監臨與三十餘年前之諸生有異乎抑無異乎日者視諸生之入而三十餘年前之事耿耿胸臆間不禁黯然傷懷泫然流涕故亦不憚以三十餘年前之故我爲今日新雋之諸子告也夫諸子今日之獲雋必自以爲其文之力即觀諸子之文者亦必以其文爲獲雋之左券雖然浙士之來試者不下萬數千人其三場竣事者共計一萬四百餘卷獲雋者數

不謂百而諸子獨以文鳴果何以致此哉其必平時之績學砥行有遺鑒彼蒼者也其植根於夙因者也不則其食報於先世者也區區制藝特鳴矢耳且夫國家之期望乎多士者正不徒以其文矣我皇上重道崇儒敦尚實學欲使天下有志之士蒸蒸丕變革其澆漓而返乎淳古諸子幸生其會所以報國家待士之厚而仰酬聖天子異數之恩固自有在諸曰士先德行而後文藝又曰德行之爲德行措之天下則爲事業諸子當發軔之日其益自淬厲進而彌上他日置身通顯亦無忘今日之故我而不自喪其本來面目焉則庶不負兩主司衡鑒之苦心而余與諸執事亦與有榮施也已於諸子之來謁也既爲之言因即以弁其文之首若其文之競秀爭奇兩主司之評次盡之懸諸國門有目者共賞固無藉余言且余亦不暇言也

進士卷八

四

聖廟禮樂圖序

在昔尼山紹堯舜禹湯文武之傳闡微言明大義以爲萬世師蓋集聖人之大成而宜食報於無疆者也然時隆斯道亦從而隆恭遇我皇上巍巍成功煥乎文章已登三而躋五而崇儒重道遠邁漢唐故修闕里之祀國學之享彬彬乎樂備禮明載諸典誌矣猶虞郡縣學宮其春秋祭典雖有舊制器久而殘人習而玩不無情文未備之感爰敕學臣通行修理乃繪音未下堂階而辟雍鐘鼓已播於河山萬里之外其時楚司厥職者用勵糾虔益勤博採失次考之殘缺補之於恪遵時憲之中間倣古製舉凡器數聲容悉繪之圖像鐫之琺瑯以垂久遠猗歟盛哉老其器運豆是存儀象是陳棖櫨八筵之踴躍森森如

睹也考其聲琴瑟在御鐘磬在懸八音五聲之永諧洋洋如接也考其容而執籥秉翟綴兆之進反舞蹈之徐疾又左之右之無不宜之也於以勸盛世之文明而象尼山之美善不亦使習禮而問樂者發觀止之嘆也哉

甘忠果公新祠詩序

康熙甲寅逆藩叛滇中總督雲貴都御史贈兵部尚書甘忠果公死事最烈具載國史越四十年公子中丞君復以都御史撫滇滇人感君家世忠孝服其教令政修而俗和相率言忠果公舊祀三忠祠制度未備宜建專祠以妥公之靈以申滇人之慕君聽其請不日祠成而滇之官於朝者復屬京師士大夫作爲詩詞以章其事更諸體爲一編廣續而附入者尚未有止也惟忠孝爲人道綱紀同條共貫故擅以泣官不敬戰陳無勇爲

進士卷八

五

非孝而書以繼乃舊服無忝祖考爲忠貞理本相因其感人之心久而不忘者亦無二致至於子孫能揚其先世之烈而詩人賦詩以美之考爲廟器則有江漢之雅尹吉甫爲召穆公而作也修其祖廟則有閔宮之頌史克爲魯僖公而作也三代而下如昌黎之沂國公烏氏袁氏先廟碑銘尚見斯義然皆安富優順僚友之間相與褒美功德而已若忠果公捐軀報國關門死事大節凜然中丞復能守遺訓不怠以嘉惠滇人俾滇之某公者由父迄子歷數十年有思無斁而一守能言之士歌詠其事以傳諸無窮此尤以見家世忠孝之入人者深而紀實之辭庶幾雅頌之餘音昌黎氏之遺式非一切鋪張虛美者所可並論也爰綴數語卷端以俟後之論定云

石鼓書院課藝序

余前駐節長沙周覽嶽麓書院謂不可無專官以典教事因拜
疏請移善化司訓學署於書院既獲 俞旨乃捐俸構學舍以
居廣文而集生徒之向學者延名士督課之一時絃誦聲聞彬
彬乎不負山川之勝矣旋視河衡永過臨蒸見石鼓書院聳據
上游秀拔甲他郡而講席久虛橫經絕響徘徊久之不禁重為
慨息適漢陽吳君閣存秉鐸於茲乃以其事屬董率焉吳君績
學鴻才儒林推重獎勵後進談經論文靡少間所品題甲乙悉
中程式又立條約八則訓士無忝蘇湖遺範問業者翕然悅服
今不遠數千里以所錄石鼓書院課藝郵寄京邸余再四披閱
悉皆理脉真醇文采彪炳竊幸德造之有成而益信吳君切磨
鑄地之功為不可忘也夫石鼓嶽麓相距非遙而修舉廢墜不
能無先後之殊則凡耳目之所未逮歲月之所以湮其勝蹟之
之君子

蔣氏宗譜序

余家世居毘陵觀莊先王父以下子孫寥寥先大夫日夕以宗
祀為慮余生時統本支計僅五人廼命行五及吾弟生時余已
繁長子又統本支計僅十人廼命弟行十嗚呼子姓之難如此
迄今閱數十年生齒漸繁屈指幾有百人此皆先王父及先大
夫劬躬盡後委祉於今日者凡我後人所以奉將承應敢不思
其所自乎義興蔣氏系出漢山亭侯塘門里一支其近支也譜
成郵寄囑余弁言余以執掌部事謝弗遑及披閱數行不覺悚

然驚再閱三閱不覺躍然起曰何始之危而繼之興也如此自
始祖而下世世單傳閱四傳始舉丈夫子三人又一早歿無嗣
子姓寥落可悲與余家先世畧相似也大叅公為五世家孫上
承宗祀不數十年子復生子孫復生孫一人之後已幾三十餘
人視余家繼世累代積漸稍稍得稱蕃衍者其興起為尤易夫
家之由衰而趨盛也雖有氣數存焉要皆自祖功宗德培植之
久使然非可倖而致也蔣氏先人世有令德太叅公理學政績
垂裕後昆不數十年興起特盛固其宜哉傳之又久其爪孫之
綿綿與夫簪纓甲第之奕奕抑又可知也已董其事者為七世
孫宗琰琰故稟家教有古人風即其自叙作譜之意寧質毋文
竊鄙世之貪列前代顯達為美觀者其凡例數則亦皆詳慎可
為後世法余雖執掌 王事敢不嘉其志而與之樂成又憶余
兩家先世宗祀之危為極相似而後人所以奉將承應夫先人
之遺澤者為極不易也於是乎書

貞烈祠碑記 時為商邱令

死生之際顧不重哉而取舍向背之幾則微矣乎余觀自古學
士大夫讀書老道講義型仁席紳紱之榮負社稷之寄一日受
故當前優柔隱忍甚或反而事仇棄廉恥而不顧者往往是也
矧在閭閻之中且陰棄之實不習詩書之訓誠不聞君父之憂
辱欲其然猶生怵懼而無轉移蓋難矣夫天地一氣賦形
即人人同秉正氣於厥躬顧何以一朝之激不憚自經於溝瀆
而大節則靡靡焉豈其血氣之逞嘗有餘而道義之配則不足
歟無乃有所帥者其氣伸於正無所帥者其氣激於偏也是故

志之不可不持也終身之名節千秋萬世之芳穢而祇係於一念之消長一息之依違夫豈偶然之故哉余來宰商邑知前令梁公之配張孺人者殉壬午之難從容自經邑人敬其節結宇祠之久而圯予修復焉又讀邑志悲同時之以死殉者率張孺人志也又按志有前於壬午而殉難者亦先得張孺人志也總烈婦四十二人烈女四人或偷瞿瞿榮或裙釵茹困或琴瑟誌好或閨閣待年莫不視死如歸潔身若浣浼弔之下欷歔不能已爰廣祠基集後廡群萃烈魂鐫石代主春秋享之嗚呼完一己之身名而榮千秋之妥侑使過者生敬聞者興起豈非羞惡原在人心而貞志光於日月哉五代史取王凝之妻以論馮道愧天下之學士大夫者至矣吾為是舉詎但倡一邑之化流坤德之輝乎蓋亦培鬚翁之氣志取輕重而審死生凡植身於兩

間者不欲令巾幗羞人也然則彰善維風又實邑宰之責已恭記 御書座右銘碑後

皇上御極之四十一年春二月十有二日 西巡駐蹕五臺臣男山西臨汾知縣臣趙鳳詔接 駕行宮 召見獎賚諭分賜賜 中書 御書一卷 命臣鳳詔轉賚到浙 臣隨率屬出郭跪迎至署叩頭祇受訖跪手敬啟重封然後散讀乃臨並其呂所錄崔子玉座右銘也伏覩 龍章神化筆奪天工冠古軼今包河原洛捧覽之餘恍承咫尺 天顏不禁感悚無地竊思臣以一介迂愚承乏內外深愧曠職抱病歸里已閱七年矣忽荷 皇上詔起田間備藩兩浙未及一載破格陞撫本省日夕冰淵方懼有辜 高厚復蒙 溫旨過張遙頒 宸翰微臣何幸沐此 殊榮茲奉 天章傳為世寶惟有益勵驚駭恪恭職

守以仰副 聖天子成食獎廉至意鞠躬末路無辱不世之遭逢并勤飭子弟敬官永圖報 國庶幾綿 寵錫於無窮云爾因拜手稽首而為之記

重修鄉忠公兩世先塋碑記

康熙辛巳秋鄉道鄉先生裔孫萃榮函公年譜及修塋事略貽書於予曰先忠公之墓在郡北林莊備載誌乘公之祖若父都官朝奉兩穴去羨門不遠竟失其處墳道犁為田塋沒於官久矣今年春鄉人來告發土而得墓石一方字跡班駁拂拭出之即公母張太君誌銘陳忠肅公確所作也考其文良是書法遒勁如其人閒參舊誌朝奉太君合葬都官塋石石在所為真墳無疑隨命宗人市田以易之官邑宰下諸貳勘實得還其地將重築兆域以慰先志乞一言著籍徵信後人微顯聞幽惟是先

忠公如在之雪邀惠先生寧渠曰小子輩之嘉賴也余因是嘆

道鄉先生之明德遠矣嘗見世之象邨連營馬鬣窮極奢麗華表山列於前翁仲羊虎夾侍穹碑露松栢之上例求鉅公為諛墓之辭大書深刻類多德不配位路人憑弔過之掉臂嗟惜而子孫訖莫保其邱隴林木未幾春徠秋兔與斷碣頽基同錯雜於寒蕪野燒之中此固無足深怪獨是聖賢忠孝之士一坏攸托其幸而遇封墓禁樵之曠典所在得全而叔季以還無墓大夫之專堂中更搶攘多有失其考者得毋世事遷流盛者之不能不衰而晦者之不可復顯勢使之然雖在賢達且局於時而難以遠計也耶按忠公父子左右游楊諸名哲親承學脈於河南為吾郡最先聞道之儒立朝忠諫昌言不諱終見擠於章惇蔡京先後竄逐炎荒列名黨籍幾以身殉晚而放歸毘陵事具

國書可毋論若公祖都官諱霖實鄒氏始遷祖登進士與二州
稍歷通顯隱德往往及人公父朝奉諱戡起家曾子所為慮因
清幣諸善政卓卓見稱於員外方公蒙之誌墓有開必先以方
程朱斯亦忠公之大中章齋也宋史不為立傳行事在隱約間
已足致喟而藏衣冠之所久至湮沒能不為之三嘆歟余往時
閱龜巢謝先生思賢錄見請復鄒氏墳地事聞其風而避之江
河下名義薄幸無有踵其熾而為之繼焉者孰知數十世之遙
反從田夫野人之手顯其藏而指以處又有裔孫力任修舉良
非偶然此豈人謀可易及也然後知忠公純孝異代默成明德
所貽不其遠乎余方行省兩浙弗克摩娑忠肅之文若翰相與
疏通證明因而拜公墓下特深鑒於古今盛衰顯晦之必非無
自也不揆謏陋感而稱述以塞其請俾後之經行隧道者低徊
竊有幸焉於是乎書

二忠祠祭田碑記

自來忠臣義士臨大節而不可奪至於捐軀如履視死如歸其
浩然剛大之氣足以克塞天地爭光日月而垂之無窮固不在
乎廟貌之存亡血食之有無也然而國家風勵之典與其邦人
哀慕之篤報享之誠則不可以廢江門蔡公諱道憲閩之晉江
人起家進士年甚少明季司理長沙當是時閩獻分道流掠而
獻賊已陷武昌徇咸寧蒲圻而上所過皆殘破進逼長沙會太
守先入覲監司以下僚佐皆遁走獨公一人晝夜為守禦計守
將尹先民陰輸款於賊公知事不可為乃急出百姓十餘萬戶
嬰城死守賊稔知公愛民聲言不下且屠以脅公公正色曰寧

悍我母殺百姓城陷被執朝服北面載拜曰生不能滅賊願以
死報賊百計誘降公罵不絕口賊擲刀搥公胸即仆地猶揚者
舉足神色自若賊斷公足裂公背公復以手麾賊罵益厲楚楚
作恨聲賊詰何恨曰恨不殺尹先民獨置殺吾百姓耳賊乃盡
其兩手鈎其舌去之又擊其齒寸碎之乃絕事聞贈太僕卿
忠烈建祠置田奉祀焉嗚呼人臣遇難而能死忠者鮮矣如公
之死更有幾人哉先是壬午秋公與分校時先君子以公安令
偕入闈一見如平生以道義相期許及入覲聞公赴義先君子
南向長號曰江門死矣為哀辭以弔之先君子嘗言公之忠孝
出於天性舍生取義其素所立志已然余心識之未嘗不感憤
太息想見其為人夫大丈夫不幸而生危難之秋陷白刃赴湯
鑊乃其常事然慷慨引決須臾畢命父母妻子都不暇念若公
之殺身如此之慘而一息尚存不忘區區之百姓豈非其忠主

愛民之心纏綿固結而不可解乎嗚呼可以血食茲土矣後國
逆殘賊陷劉陽太守周公二南督兵往鏖戰歿於陣贈官亦如
公並祀於公祠故謂之二忠祠云祠有田千畝為兵使者堵公
應錫籍諸從逆家以為祠田滄桑以來奸僧武劣相繼侵覬公
之鄉人舊善化令倪康年查復墓宇清出祠田二頃二十四畝
有奇視經始舊規僅什之二三耳余奉 命巡撫楚南駐節長
沙仰體 聖天子風世勵俗之意凡忠孝節義載在祀典而祠
宇毀廢者皆為按冊清釐於是士民之好義者慮祠田之終遭
侵沒也請以一言垂諸後余適下所司議之按其與廢之由較
其現存之田址皆言宜如所請且言同時死賊者有孝廉馮一
第歲貢吳愉湘陰令楊開寧鄉尹邱存忠長沙府照磨莫可及

長沙邑丞吳士義又公墓在凌國後陳世科皆宜祀公祠凌國
俊者幕下從者九人之一也將就戮先解衣裹公骸瘞城南醴
陵陵下詣賊所自經死其殉公為尤烈余考諸志乘採之外史
遺聞與所司議皆合爰悉從其請而釐其說於石更為文詳公
殉難本末表於墓傍見忠義之不可磨滅而今日之人心猶有
不忍忘公者也雖然予惡能文亦本先君子之所言而聊述生
平景仰之私焉耳至於祠田在華嚴塘洪山廟長塘三處糧載
善化之四都三甲十柱冊尾每歲額租二百二十石向入僧戶
殊不經特令改正二忠祠戶名後之守土者時加釐察俾丞嘗
有賴未必無補於名教云

重建李忠節公祠碑記

長沙湘潭州地也郡治西北一里許宋時有露仙觀後改為熊

墓表公祠墓表第四

十一

湘閩乃湘南安撫司知潭州使李忠節公帝死義處即其地立
祠祀之志乘所載與詢之土人皆合余撫偏之二年訪拜公祠
不可得雖求其類垣敗摘荒墟廢址亦無有存者亟命有司勘
之盡為居民侵踣構宇列楹於其間春秋兩祀久不設存其名
而已余憮然久之曰是守土之責也以公之力捍危城闔門殉
難大節如此卓卓猶不得保其片席血食地此李文正所以嘆
息於不可示天下後世也按志祠創于明成化五年長沙守錢
澍所建請於朝著祠典具春秋祭李文正公為之記弘治中左
為祠其右為布政分司正德中陰陽官李嘉堡侵其右為已業
萬曆二十年備兵使者徐學聚捐俸葺祠復其右侵地居民之
築廬壑池者俱沒於官崇正十六年又以寇燬至於今蓋六十
餘年矣嗚呼何其宜復而久不復也有司勘既得實而卒以速

退侵地頗難之余曰此公之忠魂所依也遷其地無以妥公靈
於是昔之侵者盡出焉墓廣四丈七尺袤有十四丈會以劉忠
毅公祠亦廢乃更闢其東偏之民地廣一丈袤十丈而酬以直
為並建兩祠經始於康熙四十三年之四月落成於七月計其
開地之直與夫鳩工庀材之資則三百金而稍縮焉祠有門有
堂有寢繚以周垣施以丹堊凡棟楹橐龕皆新脫於斤陶煥如
也有司涓吉八月之二十有六日迎主入祠而尹楊顏陳四配
及從事之沈忠悉置主附享余親詣釋奠四顧徘徊愴然而感
喟然而嘆曰公之事史載之李文正誌之詳矣夫宋自南渡後
一壞於檜再壞於似道戕賊忠良蘊結民怨迄於德祐而天之
厭宋已久矣特以文信國張世傑諸君子抱忠義不磨之心為
逆天之舉天亦不得已而延此若存若亡之一錢於一旦公之

墓表公祠墓表第四

三

智豈見不及此公之發卒勤王也方為湘南提刑其先以忤似
道罷官家居假令稱病不出則公可以不死既而湖以北皆歸
元游騎已入湘益諸縣而公以安撫使始至潭城中卒不滿三
千圍兵倉卒薄城下假令聞寇而勿行即行矣而或棄城他守
則公可以不死既而慷慨登陴日激勵其將士死傷相藉猶飲
血乘城拒守三越月大小戰數十合除夕城將陷聞尹穀且死
公命酒酌之留賓佐會飲達旦若於此時呼帳下敢死士衛其
祭潰圍出則公死而公之全家可以不死而公竟死矣公且以
全家死矣方其坐熊湘閣召幕下沈忠諭以欲殺全家意忠俯
伏叩頭辭而後泣諾徧办其家十九人公亦延頸受刃忠復縱
火焚其居還家殺妻子復至火所慟哭投地刎頸死嗚呼此何
如人此何如事即百世而下聞其事想見其人庸夫豎子猶為

之歎歎悲愴不自勝況居於斯朝夕出入於斯而又儼然士大夫之列者耶則今日之重建公祠也或亦廉頑立懦之一助耶然吾聞長沙舊誌有欲削公之事者此又何說也豈疾風勁草世之人固有不樂道者耶夫功名著青史節義炳天壤原不待後人之表章以為輕重而余今日拜公之祠獨有不能已於懷者蓋欲留此不可磨滅之正氣與不可磨滅之往事以示天下後世亦猶文正之意云爾公字叔章其先廣平人後徙家衡陽尹穀字耕叟號務實善化人舉進士擢知衡州未之官公聘為安撫參謀全家自焚死楊震字震仲醴陵人為安撫使參謀赴園池死妻妾皆殉按通鑑長沙人物誌所載皆同而文正記稱楊震無寔名長沙職官表復載潭州參軍楊震與建並書其是非不可考或由傳寫之訛耳陳億孫字一之安仁人舉進士除

趙孝義公祠重修記

古

安撫使參議顏應炎字正伯茶陵人舉進士為安撫使節判監與公同死以配享於祠故並記之

重建劉忠毅公祠碑記

古之以忠而死長沙者自三閭大夫始其後賈太傅弔之故魏西有屈賈祠即賈太傅故宅也由祠而左為熊湘閣址乃宋李忠節公全家殉難處舊有祠而廢為民屋余既清復之重建祠於其地祠之後則為前明劉忠毅公祠舊基忠毅公蓋以御史巡按湖南而死張獻忠之難者也公名熙祚江南武進人起家孝廉崇正娶未獻賊陷武岳公率兵禦之入長沙兵潰復如衡再如永當是時惠吉桂三藩皆棄封而遁潰卒訐於前強寇蹶於後舍皇奔走公實護之行號召散卒將以圖克復而賊猝至諸王走嶺表公曰御史楚官也義不可去遂被執賊據桂邸坐

殿上擁公入令之跪不從賊怒叢毆之且倒曳之由殿城至瑞禮門膚盡裂又縛公柱間者以不降凡磔終不屈然賊意必欲降公使降將尹先民款誘之公瞋目不答遂囚以行至寧鄉宗師廟或言寧數多義兵將謀奪直指使者遂磔公大戮寧人有僧竊識公骨瘞於路弘光時贈太僕卿予謚焉立祠於長沙之小西門內尋圯僧築舍以奉浮屠即今之福佑巷是也余初以舊祠既廢而隙基復被居民侵占難處舊隘因即忠節祠之左立祠祀公既思公固有祠繼民懷而遷之懼公弗歆乃敬守今釐其舊址捐資構材規制宏敞復奉公主歸於昔所裡祀者以妥公靈余登拜畢瞻顧棟椽徘徊感慨因於衆曰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世皆以為奇節實不過一中庸之道耳然其要在於窮理其根本在於立志彼夫全軀保妻子之徒平時未嘗講求

趙孝義公祠重修記

生

於取義成仁之學則見理不明而其志趣又沉溺於富貴汨沒於聲色貨利一切卑鄙齷齪之所為足以迷其心神而消沮其氣骨一旦當大任臨大節鮮不委蛇遷腐忍耻偷生至於一敗塗地者即有矯矯自好之士始念激發視陷胸決脰為無難一轉念而其情動其氣怯其始念已不能復持卒至於行敗名滅為天下笑此無他總由認理之未真而所志之不定也當公之被執也題詩永州署壁其一曰死生遲速皆前定堅此丹心映楚天其二曰其弘化碧非豪事耿耿孤忠向九天時蓋獻賊欲全之而公以死自誓故賦以見志此其認理豈復有回惑而其志又豈復有游移而中變者哉夫明季諸王竊高位享爵祿而賣國乞降不可一二數首鼠兩端棄城而遁者相踵也問尚有至今存者乎彼之所畏惟一死而彼亦終死矣若蔡忠烈以

支解寸裂死公亦以磔死其風浩氣千古如生即今日而尚有瞻拜祠下歎感泣者則其死而不死乃直至今存者也余公之鄉後進也每侍先大夫言公捐軀盡節輒嘆息不能已既悉公之概素重公之名今訪得公之遺蹟而既復其專祠又登之名宦從祀學宮皆不足以爲公重亦庶幾使後之聞風者咸知死忠死孝爲中庸之道相與敦勵氣節以無自棄於名教焉則猶公之大有造於此邦也若以公之死於君死於民不惜毀骸碎骨備極慘酷而身沒之後不能保其片壤荒祠以享一邦之俎豆則無怪乎賣國乞降棄城竊逃者之有辭以謝邦人也因書之以表公於不朽并告後之蒞是邦者福佑蒼生在祠右留以守祠故存

蔡忠烈公墓碑記

趙秉義公刻業案書

去

嗚呼此有明贈太僕卿前長沙司理忠烈蔡公江門先生之墓也公以罵賊寸磔死焉爲乎有墓公之墓卒凌國俊將從公死而先暴公骸以葬於此也公諱道憲江門其號閩之晉江人少穎悟博覽群書兼通韜畧崇正癸酉舉鄉年十九洎丁丑成進士筮仕雲南司理以父艱未任服闋補長沙獻賊陷鄧岳前騎倖至湘陰長沙城嚴吉惠二藩走衡州撫軍以下監司僚佐皆遁去當斯時公方攝太守事與守將尹先民誓死守先民陽許諾而陰與吉閭輸款於賊八月朔圍長沙一夕公單騎臨城會賊十餘衆環而上公悉手刃之先民出戰詐潰引賊逼城下賊呼曰推官吾素知公名請勿死公彎弓射之賊少退乃急出城中民十餘萬家城陷公還署朝服北面拜遂被執暮下卒九人皆從及見賊令公跪不屈以刃斫其膝撲地使尹先民誘降

公厲聲叱曰吾即死耳恨不磔殺爾爾尚何言奮拳擊之先民避去賊又謂九人者說公降不降爾曹亦死九人曰吾公可降不至今矣吾輩畏死不至此矣賊怒先戮其五人以懼公公不動且笑且罵賊擲刀堪公胸即仆地猶揚着舉足罵不絕聲賊乃斷其股裂其背公復麾手作擊賊狀罵益厲已而兩腕皆斷舌亦鉤出齒盡毀公含血噴賊衣猶以眼鼻爲塞聲向賊賊怒甚復命抉眼剝鼻支解盡乃絕諸賊觀者皆爲股栗泣下此癸未年八月二十六日事也時年二十九明年五月賊潰事聞贈謚如今稱立祠祀焉當公之死也幕下卒九人戮且盡國俊獨躍而起謂賊曰緩我須臾死侯葬吾主後殺我遂枕公屍大慟解衣裹其骨肉血淋漓并拾朱履棄葬城南醴陵坡下其明年兵使者堵公應錫湯衣冠改葬之今謂之理靈蓋以公官司理而易名也國俊詣賊所請殺賊欲活之俊不可遂自經也昔李忠節公全家死義有幕下卒沈忠自殺以殉今公死而俊殉豈皆其後身耶余幼聞先君子稱說即慕公之爲人及撫長沙既拜公之祠復率僚屬將吏拜公於墓下爲言公殉難本末開者皆歎感憤不自勝嗚呼公之死距今六十餘年矣而興起激發乎人者如此非其忠義大節誠足以風百世而無窮乎余又讀郡誌山陰宋俊爲公傳其言公被執乃尹先民縛之以降賊嗟乎先民負心賣國偷生一時而今安在公則俠骨在地忠魂在天孤魂長松一壞千古文山云奸雄過此仔細思量豈不信哉凌國俊相鄉人塚在公傍

長沙郡城東北隅關帝廟田碑記

祭法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

自古明神載在史典者皆其有功德於民者也然或血食一方而不能徧天下或尊奉於儒林或崇信於釋道而不能達之三教九流或愛戴敬畏出於薦紳士大夫不能下逮於村夫健兒婦人孺子之輩以是知神靈有及有不及而人心歸嚮遂因之以異也惟帝君關夫子則不然余嘗過都越邑見夫囂若城市郊衢僻若邨社大而名山道院浮屠之場小而荒原側嶺行人棲息之宇像帝君而尸祝之者什有八九而虔心稽首無論賢愚貴賤靡不肅然起敬凜然其如生也帝君有言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中夫天無二日而萬方同照人無二心而萬變同歸帝君之威靈普徧即其天之日人之心乎長沙故三國時荆州屬郡也郡北郭外舊有帝君廟明崇正丁丑燬於寇備兵使者高君斗樞移建小烏門內衛局之東廟之四圍有田一十五畝募一老僧守之歲取所入以供香火僧既沒其徒與里中豪竊相典鬻且盡而香火遂廢廟亦日就殘圯蓋已二十餘年矣今協將高君一靖見而心怒慨然以興復為己任捐俸薪盡贖其田以歸會高君循例趨京師護協劉都司克聖推廣其志復慮僧民之不免於覬覦也且恐兵弁口實於營將捐資而藉端侵踞焉乞一言勒諸石以禁余嘉其言乃進而告之曰帝君之威靈固歷萬劫普塵寰而無不敬奉也然當三國時帝君獨杳神勇統水軍萬人捍衛荆州以故荆南屬郡之民幸不罹曹瞞之蹂躪今日長沙赤子非其苗裔耶則帝君之大有造於此邦其功德尤烈自茲以往猶有覬覦侵踞以覬廟之香火者是必不戴天之日而喪失乎人之心其亦可也楚人奈何而出於是耶書此以示來者田之外有水塘七口圍田五區又街西屋基

三間週圍俱有壕塹皆不可泯沒也為是併書

陞任湖南方伯郎公祠堂記

康熙四十有四年冬楚兩士民合詞言於有司曰前方伯郎公之治湖南也勤以蒞官謙以率屬順民之欲偕與休息以宣布朝廷德意距今三十餘年而謬思勿替者如一日雖已俎豆臚列其事以上香道建節是邦因下所司核實皆言宜如所請已通檄各屬置主入祠矣然而邦人之尸祝者則猶未慰也蓋先生遺愛在人愈久而愈不能忘是宜廟食茲土世世勿絕而茲蒿悽愴如或見之庶有以揭虔安靈昭示來者遂卜吉於郡城鳩工庀材不數月而告成事升主之日香齊被拜謁祠下寮屬將吏皆在列士民姓姓香博額增前無慮千百數且有嘆息

泣下者既而嗣君輩以麗牲之碑不可以闕焉無辭也屬為文以記焉學識夤陋無能道揚休歟顧自念受知於先生者逾二十載於先生治行尤悉且忝任封疆凡官茲土有功德於民者均宜表章懿蹟傳信俾史而況余小子之於先生也雖不斐其何敢辭先生諱永清奉天廣寧人初知渾源州以平賊有功擢守贛州府引例迴避改補汾州秩滿遷東昌副使轉湖廣下荆南道旋臬山左未一載晉藩湖南楚省南北分司自先生始再補河南以課最加級至三十二遂開府山東不數日卒於任先生散歷外僚所至俱有惠政而其有德於楚南尤深蓋是時楚南甫脫兵火焚蕪子遺未安衽席彼長民者不思拊循而與咻之顧誅求無藝以自封殖民是以益困先生正身率下尤勤於吏事凡閭閻之利病政治之得失侃侃持論期必達其志非

苟焉已者永寶等府溪流悍急漕運歲爲民累先生力言改折之便得報可湘衡以南舊食粵鹽險道遠商民交病先生詳請改食淮鹽至今稱利便焉其他繕城垣修學校戶口田賦條目井井皆可垂諸久遠時上官所爲多不忌既惡先生異已而心害其能乃撫他事辭說先生竟罷去先生怡然就道無幾微見詞色士民扶老攜幼環泣攀轅者相望也上官爲之愧詘夫以先生之宏才偉畧使得建牙列戟於湖湘間以起沉疴而甦積困豈不大有造於斯民歟故知先生者咸重惜之然先生去楚南多歷年所而邦人追思之至今勿敢替先生之所得不既多耶先生再起豫藩喬筮仕睢陽令幸隸屬未竊見先生潤達有遠畧而臨事果毅執義深堅即責育無以奪之每爭事上官前務申其議必得當乃已尤喜推賢獎善郡縣吏廉潔有行能者則薦揚之必力惟恐或後然意所不可輒加譴訶不少假以故有司惴惴奉約束維謹喬素礪拙不善仕宦獨荷先生許可每進謁辭色甚溫所以期待者甚厚厥後喬以樺材謬遊行取徵先生之賜不至此猶憶睢陽得代時拜辭先生訓誨殷勤獎藉備至方期長侍門牆奉典型乃不逾年而先生遽棄箕尾山頽木壤負痛良深又自慟爲下弗克稍効尺寸以報所知惟是承乏兩浙及移撫楚南皆得與諸嗣君共事日以大義相切劘而諸嗣君遭際聖明致身通顯其樹立殆未可量於以世濟其美而光大前猷則先生真可以不朽矣今者瞻廟貌之聿新恍音容之如在不才如喬而得贊蕪詞以詔來茲豈非余小子之厚幸哉先生性警明通知世務之變自州刺史以至監司所治皆繁劇徵發期會不嚴而辦爲臬長平反大獄全活者甚衆

已具載志傳中

重修道鄉臺併建祠記

余蒞潭治事之餘即稽舊典應秩祀者所司詳列具報內有道鄉祠而其祠之所在併祭者何官俱不可問是名存實亡粗豆之缺久矣及覽府志載道鄉先生請衡過長沙中臣溫益下逐客令旅店不容風雨夜渡湘江至嶺麓山僧列炬迎之後南軒張先生爲築臺晦菴朱先生刻石曰道鄉以表焉明萬曆丁巳學道鄉志隘始於赫曦山下建屋奉祀今廢余爲低徊嘆者久之夫先生抗疏危言植綱常而忤權貴功名既所不顧身家亦不遑恤何有於臺何有於祠第以先生廉頑立懦開其風者莫不肅然敬油然而愛願得其遺踪一瞻其廟貌以附於私淑之列而因以激厲有位扶進人心何爲一臺一祠聽其廢而不復也因問其臺臺在不過苔鮮剝蝕已耳問其祠祠在不過庭垣傾圮已耳此僅僅木石畚築者猶非甚煩難之務也何載筆者竟書之爲廢而守土者遂錄此以廢其祀也前哲芳徽忽焉泯沒豈朱張兩先生垂示不朽之意乎予於楚南理學忠義之久而漸湮者悉已修復荒墜清其基址煥其規模而先生居歆之地尚委草莽是予之責也微麓隸善化境乃與善邑章令謀所以興之俾先往相度章令復予曰鄉學使建屋三楹置主祀于中楹今木主已失而左爲道鄉臺碑右爲鄉學使自撰碑此即志所謂建屋奉祀者也然地處窪僻屋太淺隘不足以容駁奔先裸獻似宜舉崇碑中立以崇朱張之跡而改卜建祠以隆禮祀之規惟載奪焉余深然之爰于書院前左方得隙地一區構材鳩工爲祠三楹錄以周垣中爲祠門棟宇臺城一準程式其

臺碑既遷于舊祠之中楹視棟桷之朽者更之瓦甃之損者易之牆垣之頽缺者補而完之凡閱四旬而始竣厥事蓋與祠相望一時並成自此春秋致祀濟濟踰踰可無嘆於寒煙蔓草矣嗟夫先生之沒已數百年而眺其墓如見先生焉彼童惇蔡京溫益輩雖得志亂朝而至今齒其姓名牧豎猶為唾罵則先生可無憾而後之為惇為京為益輩嫉正若仇誤國流殃者不亦當罪然悔悟以免為山僧之所竊笑哉余固先生同里之後學也叨撫是邦幸藉茲臺祠紀數言以有光于茲土而更期後之人時加葺治勿忘今日之舉焉可耳至鄉學使置有祠田按碑清釐以資香火亦崇奉久遠之一助也董是役者章君成與前董建臺祠之潘君之揖皆善邑令廣東人似亦有符合云先生之爵里姓諱已詳鄉學使碑不復書

趙忠定公祠記

重建趙忠定公祠記

衡陽之有趙忠定公祠也以公謫赴永州道經衡州守臣錢鑒阿諛侂冑意陰中之暴卒殞於湘東開福寺旋得請歸葬而立祠焉者也兵燹之後祠既不存基地遂侵沒於有力之家余過衡陽偕監司以下往勘僅有隙地數尺衆咸指為祠基噫豈有儼然曰祠而基止數尺者乎因囑衡陽張令力為清釐其受屋以居者則計值以償之地既出乃謀建厥祠張令先捐五十緡余亦勉佐其不逮而祠乃告竣張令奉主入祠且請曰今日之舉非有以紀其事竊慮無以闡忠義而示來茲敢祈以數言勸諸貞珉使先賢廟貌藉以不朽則卑邑榮幸實多矣余惟國家之治亂視乎用人之邪正然正者少而邪者多正者之氣類常孤而邪者之聲援常衆北宋之蔡京南宋之韓侂冑其奸邪一

也蔡京謫道鄉於衡州侂冑竄忠定於永州其嫉正一也道鄉過長沙而守臣溫益逐客不容忠定過衡州而守臣錢鑒陰中以死其黨邪害正一也天下之正人原不多得幸得一二人以倡正言扶正氣而又不使其旦夕立於廟堂之上貶斥不遺流離相繼徒快賊臣之志不悟國是之非宋之北安得不南而南安得不亡也余既改建道鄉祠於截麓而又重建忠定祠於衡陽二公蒙難一時未嘗不垂光千載則後之為正人君子者亦可激厲其志氣而毋為奸黨之所危懼也矣惟是錢鑒之惡浮於溫益似應倣岳墳鐵鑄錢鑒惡於階下日受觀者之笞辱以稍紓義憤並慰忠魂惜前未有行之者而今亦姑仍其舊也公諱汝愚字子直漢恭憲王七世孫居浙之嘉興擢進士第一會書寧國軍判官召試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太子侍講除知

趙忠定公祠記

重建趙忠定公祠記

潭州紹興二年召為吏部尚書韓侂冑忌之安置永州慶元二年正月卒於衡州公既歸葬故里苗裔未有在衡者嗣此棟宇之時葺頽藻之必處皆有司事也爰書此貽張令俾鑄石祠中以期弗替焉衡陽令張君廷相奉天人實有勞於茲役不可泯也

吳復菴先生祠碑記

古之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必其功德之有不忘於人心者乎若鄉賢若先賢若諸祠諸祭皆是也而其典尤莫重於耑祠蓋鄉賢先賢或配享廟庭或共祀一室典禮雖崇而群沾竿涇尚非特受明禋至於耑祠則分給朝廷之祭銀特建祠宇獨享丞常每當春秋二祭郡縣則遣官從事登拜俯仰裸獻禮畢而後退是非功德光耀簡編有以厭服人心者不足以與此吾

邑復庵吳先生丁勝朝神廟時權臣當國勢傾中外矯旨奪情倫理滅絕斯時之立言路者緘口結舌若無聲先生在詞林則起而力持之彈章聯上有植綱常之疏有正朝廷之疏柄臣赫怒特予廷杖削籍歸田使天下後世猶知有父子之倫君臣之義者皆先生力也功顧不偉歟方其忤旨廷杖也柄臣必欲置之死地爪牙密布屏絕侍從篋楚之下血肉淋漓其不瀕於死者幾希矣而先生不懼歸而盛墓窺伺者洗索日至而先生不憂已而忌者死乃得復官累次遷秩而先生不喜無何群小滄訛道斯用晦四疏乞休鴻飛冥冥先生見幾又何決也夫甘斧鉞如飴脫富貴如屣非有定識定力其孰能之然則先生之功皆先生之德爲之也先生之功德照耀國史浸灌人心迄今百有餘年滄桑變易而思慕先生者久而不忘既由鄉賢請祀

趙泰穀公祠墓誌銘

墓

先賢矣猶以爲未足以盡其仰瞻之志也復請諸當事特建崇祠祀之此豈無所建白而能然哉吾鄉風稱文獻以理學事功表見當世者指不勝屈而崇祠之建不數觀間有功德不彰而妄奸斯典者有識或過而非笑之以爲未必可祭于社也若先生者其真可祭於社者歟祠既成先生之後昆諸賢請余書其事於石余與先生幸同里間素欽其功德而不能自己也遂不辭而爲之記

誌銘

候選司訓來亭陸公墓誌銘

余以假歸五載於茲膏肓久錮惴惴朝露每念姻朋寥落輒抱人琴之慨而來亭陸公修文玉樓且逾再暮矣其孤松齡纒經涕泣持狀爲尊人再誌於余嗚呼余則何敢誌公又何忍誌公

也公內外戚黨類多清要得其華衮足以不朽而余自顧涼德又放跡家居其何足爲公重且公長於余二歲以五十五終余今及矣而擲管以誌公淚滂滂有極乎余何敢誌公又何忍誌公也顧余有不忍負公不敢不報公者憶辛未冬杪余服闋北行公徒步送之握手謂余曰相見未有期敢以身後一言爲累余謂公康強過人耆壽無害何遽出此語迨甲戌夏余休沐旋里晨夕相晤乃抱病未幾竟先我而逝疇昔之言宛猶在耳使自愧奔鄙而辭以不文是公命余於數年之前而余忘公於數年之後誠重負公而無以報公矣余則何敢又何忍按狀陸氏始自平原受姓南宋時卜居毘陵迨明而朝宗公居府治鳴珂里越尚古龍臯公兄弟父子科第蟬聯延至十世而年伯友洙公以崇正丙子與先大夫同舉於鄉丁丑捷南宮第二由民部

趙泰穀公祠墓誌銘

墓

守湖州晉憲副督糧兩浙是爲公父憲副公艱於得嗣權蕪關構礮磯山得吉兆後蒞苕苕適歲饑憲副公殫力蠲賑又割俸代德清之民輸納通糧旋夢星官告曰上帝嘉汝善行賜石麟矣公生負異姿憲副公庇訓又極嚴課制義外即取左國史漢諸子百家及先正格言古今名作詳爲講論故公學有原本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弱冠食餼有聲試輒高等憲副公捐館後公益肆力於詩古文詞與同里鄉程邛黃艾菴陳椒峯劉魯庵龔琅霞董宛軒諸名家共選古文若干首名曰文統海內珍之壬子貢入成均試讀傳誦都下榜發不售士林惋惜公視之泊如復取本朝歷科程墨大題及詩經義諸選本彙集而折衷之名曰文衷讀者咸謂猶見先民典型焉公之於文章可謂業勤而心苦矣公家固豐而名譽日噪宵人忌之遂媒孽陷公於理

公對簿侃侃不少屈縲絏中讀書自若無幾微蹶蹶寢態迨克白而家已盡傾涼燠殊異有人情所不能堪者公以再生之身齊得喪忘怨尤襟期益浩落等世事於浮雲其達天知命蓋如此當憲副公之病革也公日侍湯藥衣不解帶易簣後附身附棺必誠必信喪祭克盡其禮事太夫人色養備至太夫人以子罹禍憂思成疾公方跋涉兩省不避萬死潛歸問寢膳攜良醫一夕進藥數劑會赴浙訊急不獲稍留則依依榻旁謂母厚自愛無念兒益重兒罪兒往臨安事畢即歸省因灑泣登舟顧謂妻夫人曰善事姑疾幸速以平安報我及旅次聞訃心裂神摧竟日號呼哀感行路饘粥不能進者累旬歸而撫棺長慟嘔血數升骨立神枯蓋牽裾一別含殮未親人子長恨莫逾於此況公之天性篤孝者乎外侮既平風木增悲其祭墓文至深痛不可

憲副公祭墓文

主

讀又於憲副公佳城側構屋數楹寢處其中作詩哀慕一時名流賡和哀然成帙名曰有懷堂集取宛鳩不寐之義并作文記之公豈嘗一日忘親哉晚年續刻陸氏詩乘修家譜捐祭田建宗祠葺祖墓饗堂數處酌定祭祀成規俾可久遠凡皆績承憲副公敬宗睦族之志善繼善述憲副公可謂有子矣公自念數許不遇既歷患難淡於進取惟嚴督長君以期紹續余子能諒辱君東牀不能聘娶公即館甥命與長君相砥礪嘗謂讀書務在明理守身期於寡過行文須潛會聖賢立言之意無事勤藝其諄諄訓誨敦勗後人又如此公例當授司訓不就乃恣情詩酒間賓朋往來飛觥雜沓刻燭聯吟著有賦文堂詩鈔一集吟咏之餘復綜覽二氏鍵關靜坐了然生死預知大限五十有五先十年即造壽亭并定生壙於憲副公壙右丙子夏疾作迄秋

醫藥罔效余每過候見公正襟危坐了無所苦談論如平時冬初病益劇謂妻夫人曰吾處世五十餘年今日思之無非幻境吾今得悟真空矣撫掌一笑目已就瞑嗚呼可不謂去來無礙者哉公諱演稿字裕垂來亭其號也生於崇正壬午年閏十一月初三日子時卒於康熙丙子年十月初九日亥時享年五十五有配孺人龔氏子一松齡太學生娶楊氏女一適同邑拔貢生趙熊詔即余長子孫男三士燁士燧士煜孫女三曾孫男一爾坤今卜以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厝公於橫塘祖塋余為誌次其實以詔後人系之以銘曰雲間華閥系本宣公保滋昌世積厚慶隆岐嶷毓質圖史博通紹庭祗通風夜敬恭琢成圭璧響叶鐘鏞斐英文玷獻賦辟離珠璣照乘俊及下風群小煽虐履險從容雪消見現令德在躬孝親睦族裕後無窮

憲副公祭墓文

主

一觴一咏談笑融融觀化知變浮雲太空幻影終盡何怨何悵繩繩繼起信彼蒼宮濡毫紀實勒此幽宮

江西參議道胡念高先生墓誌銘

辛巳之春 喬奉 天子特恩守藩於浙歲將杪江陵胡夫子念高先生不遠數千里來遊迎入官舍公餘輒侍左右先生握手道故語娓娓不休蓋余未弱冠時歲辛丑 功令初減童子額先大夫憂余入彀之難也命以兼經應試時先生視學江南一見擊賞拔冠郡弟子員余之受知於先生自此始迄今忽忽四十餘年矣幸復得侍先生方謂可以長奉教誨而先生憐余貧輒辭去余出俸為先生買舟先生笑而受之且曰他日尚可相見也遂送先生於江上別焉越一年奉 命由浙移撫楚南癸未夏抵潭州潭距荆僅數百里即遣屬吏問起居而先生之訃

至面憶錢塘江上送別時竟成永訣既哭而遙奠之先生之子開禧等余之世昆弟也復以狀寓書來乞銘嗚呼余小子何敢銘先生哉顧念受知先生有年先生嘉言懿行得之見聞者已久今又官於其近地凡鄉先生之績學有德行者皆宜闡揚其徽以傳而況四十年前受知之先生也故不敢以不敏辭謹按狀先生諱在恪念舊其號上世實姓楊氏系出龜山先生後元末避兵楚之宜城復遷於荆門州之楊樹港遂家焉世以讀書力田為事明經公啟榮其始祖也曾祖文贊於江陵胡氏早世遺孤一人依舅氏以生遂從其姓即先生之祖邦寧公也生封君克敬號孟常是為先生父個儻超邁不循瑣瑣章句業年十八九始發憤受書專志於學性強記於書無所不討人服其博覽淹貫由是弟子日益眾當時號為醇儒生丈夫子四長即先生也先生生而穎悟三歲就學讀三字經隨授隨記一日而畢六歲屬文日成數千言七歲應童子試十二歲遊於庠裏然前列人無不厭服者蓋年雖弱而知名已久也順治戊子領鄉解乙未成進士授秋官郎戊戌例遣各省學使者部銓有人矣上其名世祖持不下更集諸臣而親試之先生真選首特授江南學使秩滿越數年遷江西驛鹽叅議旋以太宜人曹春秋高乞養歸先生自少至老其仕宦政績出處梗槩狀言之詳矣以余小子所見所聞知先生之為人蓋天性孝友好學不佞者也當明季時閩獻殘荆州先生奉封君及太宜人避兵牛角嶺莊是時人民流離兵疫相繼封君病不起先生哀毀不欲生其後歲時伏臘哀如初喪終其身莫不然里中有社樹封君所常憩也先生過其處輒撫樹長號涕泗橫溢隴上耕者皆為掩泣

其叅議江西也聞太宜人病曰某止有一老母未盡烏鳥之私曩以軍事旁午不敢歸今事平願乞終養日夜泣語上官得如請既歸日與季弟承膝下歡太宜人性慈好施先生僕志以應無不曲中所欲太宜人病且殆慰之曰吾年八十九兒亦六十矣勿以過感成疾傷我心先生則擗踊號泣勺水不入口者四日哀毀如喪封君時既葬廬墓三年先生之弟仲叔皆蚤亡與其季最友愛每他適自遠歸必交問其飲食之多寡視其貌之肥瘠促膝絮絮語更出其遊歷所作詩賦相示迭詠更唱真有不知其舞蹈者太宜人歿後友愛益甚居同室食同席日出而聚日入而散遇有嘉言季不至未嘗下箸也易簀時猶諄諄以葬牛角嶺墓側長倚先人為囑嗚呼非天性純摯篤於孝友者而能如是乎先生之視學江南也閱文必躬親之每校士竟日坐堂上口不停哦手不停披卷佳者即面取夜則秉燭搜奇漏盡始罷性敏善記一覽輒不忘榜發必召諸生至前誦其文示以棄取之故且曰某某當售然頗遲某某當速雋若操券無不驗某受知於先生亦其一也其所取士有一案皆雋無遺者後居家喜為人評閱文字決其售與否絕異時俗取舍亦不論其文之工拙然其言亦若操券無不驗子孫輩請其故則曰吾以神遇而不以迹求固難以言傳也先生於文章一道真有獨得者耶蓋先生年未覲稱神童常聚同塾少年為考校狀已為學政而甲乙之以為嬉戲其幼而立志如此若素所先定者為學使時常語諸生曰吾年十二作秀才至二十七發解元已是老秀才矣先生天資雖高而刻苦力學甚於魯鈍者之所為初館於李氏晝則教授生徒夜則披讀經史倦欲睡則以筆管橫

膝下跪而讀達旦不寐率以為常李之長君受業者與先生同
成進士其弟今老矣聞先生歿猶悲痛不自勝也居官讀書一
如諸生時同僚嘲之曰秀才債未滿耶先生亦唯唯家居未嘗
釋卷即舟車逆旅中聞有吟聲者不問可知為先生也每讀
一書輒手錄其要而丹黃之與人道古今事歷歷具本末以故
蒐輯逸事者多就正焉省郡縣志皆敦聘纂修又喜吟咏凡感
慨懷思憂愁無聊之意一寓於詩年八十餘猶夜作細楷字憶
余庚戌倖第自北歸道過先生於舟中津津論文深夜無倦色
及在武林官舍把酒剪燭仍津津如前去之後復作詩數章并
手劄牘體語命舟子持歸贈余至今手澤猶存也先生取材極
富好為莊麗之詞舉筆立就病彌留子孫泣問所苦曰吾無苦
止夢寐中索詩索文者甚多殊覺苦耳嗚呼非所謂華章好學

趙東谷公集卷之五

年

至老不倦者耶先生服官行政原本經術初在秋官曹小大之
獄悉自平反不以委吏胥有不當抱文書詣堂上力爭得請而
後已一日夜半噪傳赦至先生方入直衆爭向求獄門論不平
中有貴人怒且詈先生曰爾能殺我耶卒不予諸大司寇曰願
列書所赦按名出之不然昏夜門啓奸人乘之而逸誰任其咎
司寇曰君真有遠識者江西有官船若干艘驛傳所隸也故事
其船奉差出後期不返則計日扣其水手工食歸於官先生曰
役不奉法宜懲之奈何扣其餼於是懲其尤玩者而悉發其餼
馬比逆藩叛民役逃匿且盡 天子赫然命將出征師欲渡江
需船數百羽檄飛至先生出城招舟聞無人也至江上但有空
舟數艇飄泊沙葦中忽遙見一乞丐狀僮僕至招問之其人跪
而告曰小人非乞者乃官船水手也感公厚恩不忍去相聚於

僻數候傳呼乃至耳願往名之有頃羅拜環泣願効命由是人
舟立辨師以克濟其攝臬篆也有大獄二十餘人當辟獄成久
矣先生閱其辭疑不實再四推鞠盡得其情止錄其渠魁數人
餘盡釋吏白以翻獄必干駁謹先生曰不過罷官耳民冤不雪
何以官為且吾方懼求其生而不得既得矣忍聽之乎卒出之
周書曰學古入官范事以制政乃不迷詩曰豈弟君子民之攸
歸凡此者皆先生之至性足以感人而又博學深明義理故能
臨事肆應充如也尤喜獎勵後進聞有佳詩文必謀致之得則
疾讀讀則擊節不已稠衆中必噴噴口誦以相嘆賞寒士挾詩
文相質者必為之剖析微與指示準繩生平不知蓄財或規之
則曰人性不可強我之不能蓄猶人之不能散也各行其是而
已病革戒子孫勿用僧道嗚呼其誠於樂善達於義利死生又

趙東谷公集卷之五

年

如此非好學者其孰能之先生以康熙四十二年五月四日卒
於家享年八十有二昔龜山致仕歸優游林泉著書講學年八
十三而終先生真其苗裔耶何出處年壽之相若也楚俗五日
尚競渡先生歿鄉人哀之為相戒罷其戲焉配劉宜人先卒子
男六人長年類次年穀皆舉孝廉次年禮國學生皆先卒次開
禧次麟微次年鉅皆食餼於庠有聲女二孫男十曾孫男五其
娶聘嫁皆名族具載狀中將以某年某月日葬先生於某兆先
生之別余於錢塘江上也曰子他日或開府吾楚老夫扁舟入
署一覽窮中丞景況劇談十日便了素心終不以吾貧累子而
今已矣咫尺江波烟雲若接而先生之音容邈不可見矣因揮
涕而銘曰荆州之野蒼蒼莽莽山潛水深土厚而廣維楚有材
瑰璋似儼龜山之裔萃其精爽勿而岐嶷耄而睟益孝友天鍾

學膳願養施於服官內潤外朗既壽且臧孤情獨上哲人遠矣
吾將安仰魄歸其藏光燄萬丈

陸母龔太君墓誌銘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四月初三日陸母太安人龔太君以疾捐
閨春秋已八十有一矣長君子靜排纂太安人之徽懿焉書於
余以誌銘請余惟友洙老年伯與先君子為同年友交最篤旋
歸朱陳余與來亭公既敦世講又余子熊詒忝屬東床故悉太
安人間範真足以式今而型後其何敢以不文辭按狀太安人
出自毘陵望族前明癸未進士中翰馬錫公女前戊戌進士歷
任官諭蘭谷公女孫夙秉貞靜素嫻內則其歸來亭公也敬事
舅姑問寢視膳能得歡心甲辰歲友翁年伯遺疾太安人與來
亭公晨夕調護出入必扶持湯藥必親嘗食不甘味衣不解帶

趙妻龔太君墓誌銘

主

每早起焚香額天願以身代又廣修梵剎以祈壽考而舅病卒
不起太安人捨呼號慟哀毀骨立又念來亭公創鉅痛深恐致
臧性且泣且慰諸務多身先經畫一時喪葬四方來觀莫不噴
噴來亭公之孝不衰而太安人助贊之力為不少焉厥後事姑
殫心孝養而待庶姑亦謹善接姑嫂妯娌無不親厚遇宗族戚
黨無不周恤馭臧獲僮婢無不思浹而義明復除行善事濟貧
窮施醫藥活老幼不可勝數嗣因仇讐交作波譏叠興來亭公
無端當難百計獲全自此傾圮倒廬皆太安人茹荼集蓼之年
矣來亭公力學好古慮文風不振因有文衷之選升黃荆廟播
之四方以撓弱起衰一時諸名士挾藝就質座客常滿而太安
人時勤解佩以資應酬無不人人自喜以為得交於來亭公矣
迨來亭公再被誣陷縲絏三年旬旬南浙兩省凡索餽之費行

李之資皆取給於太安人適又有姑之喪內外交困太安人日
夜泣血以隻身送死救生家將傾而不亡勢幾危而復安皆太
安人之力也非所稱巾幗丈夫者與事既平來亭公慨然太息
謂此生若寄耳因不問家人瑣屑事陶情詩酒時親佛火太安
人勤修閭政樽節盈縮龜勉有無不食兼味不曳羅綺躬親織
紉無間寒暑督諸女媳及媵婢輩簪燈作活夜分雞鳴與同卧
起其自刻勵也如此而歲時伏臘乾饌素果留賓設宴仍罔不
楚楚念一生鞠育惟長君一子愛之甚故教之嚴延師督課辛
勤倍至嘗撫長君而言曰若能自奮復振家聲吾死亦瞑目矣
長君承母訓苦志精研九試棘闈數奇未售亦何憾哉長君女
弟一即余家婦也先君子以友翁年伯婚姻之好不終故於來
亭公長女之生即命余以長子熊詒仰托萬籙來亭公亦不以

趙妻龔太君墓誌銘

主

非偶而允字焉太安人憫能兒幼失所恃飲食教誨不啻若已
出余又不能以禮聘娶懇入贅有室俾老母喜見孫媳如見亡
媳也來亭公暨太安人館甥五載仍撥產備奩以贈愛至渥矣
來亭公以婚嫁都畢不耐塵囂遂於橫塘祖塋旁構有懷堂盤
桓其間家事悉委太安人太安人愈自節省布衣蔬食泊如也
逆僕跋扈殫心力正名分一時鄉黨咸推其扶植大義未幾而
來亭公應召玉樓太安人髮然衰經中營辦喪葬附身附棺必
誠必信無少遺憾而太安人亦已瘁矣癸巳歲余與長子熊詒
俱旅寓京邸余媳來省視太安人送之入都母女相依四載意
甚適也既而長君迎養南歸余媳送至潞河登舟洒淚而別太
安人思女不置余媳亦篤念萱寢時時問起居若晨昏定省日
在膝下者太安人年逾八袞耳目聰明精神強固每逢佳節令

飴笑語屢以言坊行表讀書修德諄諄勸勉不俸至四月初修
患氣疾胸膈作楚湯藥時進安寢如常初二日晚得女稟問曰
俟來日開看因問旅寓事甚悉俄速黎明而溘焉長逝矣嗚呼
太安人不樂以才見而幹濟素裕不樂以善著而德性天成治
煩不亂遇險如夷凡事父母舅姑及承祭待賓喪葬諸大事歷
有成規堪為模楷垂之彤管夫何忝焉太安人生於前崇正庚
辰六月十七日戌時卒於康熙庚子四月初三日卯時壽八十
有一子一松齡太學生候選州同知娶楊氏女一適康熙己丑
狀元翰林院侍讀趙熊詔即余長子其孫曾聘適皆名族詳行
述中不復贅太安人尤明達事理戊戌秋余罹家禍謫謫舍沙
以鹿為馬親戚隨羅織者幾不能保尺寸之土群心皇皇太安
人獨侃然謂人心叵測國法豈任混淆譴張者徒泯天良耳

趙孝義公別傳

書

行述

先考前兵部主政止安府君行述

嗚呼不孝自此無怙矣吾父自此不可復侍矣痛其有極哉不
孝未能負笈從師以父為師日夕依依見吾父一言一行無不
以古人為法教不孝必以忠信篤敬為先嘗遠室獨步憂慘之
容默然無已蓋其心有所抑鬱非言辭之可得而慰亦非境遇
之可得而移不孝佩庭訓倖捷國成鄉會吾父未嘗色喜惟戚
以持身處世潔已遠譽之道望不孝深也故憂不孝尤至不孝
見吾父力衰容悴心竊懼焉又念吾父素資膏歷年常未艾將

趙孝義公別傳

書

率諸孫稱七十觴孰意今日遽棄不孝而逝也嗚呼痛其有極
哉逝之日命不孝無以乞言辱鉅筆蓋矜不孝之驕下不能請
鴻文以光厥考也顧不孝罪孽深重吾父既生無一日之安又
歿無一字之傳則不孝生不如死死不敢掩骨地下用是中夜
徬徨吞聲灑血為吾父狀夫言非文弗章也文非詳弗達也不
孝思出於痛定之頃烏能文而痛作於思至之際烏能詳惟當
代名公矜其志錫之華袞俾吾父有辭於後世則不孝雖甚焉
下其敢忘戴德不朽哉吾父諱繼鼎字取新止安其號也趙氏
支裔本宋魏王德昭後傳十四世孫為叔珍公珍子貧依外家
農田常郡西鄉之觀庄遂遷焉故今趙氏居觀庄者皆以叔珍
公為始祖遷祖三傳至南沙公思賢克修先業世寔以昌思賢生
西溪公鑑鑑生復溪公綱綱生見淵公珊珊生贈文林郎元台
公名臣則吾父之高曾祖父也西溪公以農事起家性豪邁有
古人風復溪公不賸家聲基緒益擴見淵公恢弘多大節不樂
為儒生吟嘯章句亦不屑擗奇贏逐什一之利歲稔廉粥餉饑
民日米數石間兩月餘不俸鄉里稱之公無幾微德色發憤教
子孫其待師友禮意兼盡族黨親知有以緩急告必周其當阮
以總部白糧解詣京師中途患痢卒於連兒窩舟次當病劇時
命先僕傳囑曰吾子孫讀書必有興者他日成名過此當滴酒
以酬我不他及一語王父元台公苦志力學補吳縣弟子員生
平敬賓好賢廉貧周急勤於訓子尊禮師友一如魯王父時王
母高太孺人心慕儒業喜讀書典衣珥貝脯脩葢二十年不少
怠云王父生丈夫子四吾父其第三子也自始遷祖叔珍公以
下八世俱無以儒術顯有之自吾父始吾父生之前夕王父夢

五色彩雲降庭前王父竊嘗謂王母曰此子生有佳兆異日教養有成可不負我祖父數十年冀望之心也吾父自就外傳聞講解輒識不忘每思王父母延師教子寒暑不懈朝夕靡寧雖家業益落不以厭厥志欲圖所以報二人者未嘗不廢書飲泣也比十七歲王母以勞得疾彌留口不能言數手摩吾父頭角意若有不忍釋者吾父跪而泣曰母一生教子望其成立今乃如是母得無有所恨乎已矣無以報母生前當讀書成名慰母地下否則死而後已決不以白丁貽父母羞王母目乃就瞑吾父哀毀盡瘁旋以王父病侍湯藥目不交睫者十餘晝夜是時連年饑饉吾父忍饑負寒精研制舉業燈光黯淡徹曙不休雖昔賢累日不食歌聲出金石者何以異焉貧不能娶贅於外王父白星甫翁家外王父故貧居郡東門元豐橋下塘家無儋石併日而食易衣而出吾父與之同艱苦壬申以高等入郡庠丙子登賢書時外王父已徙居吾父亦遷新坊橋之昇仙巷報捷至額棧數間脫粟一盞見者莫不嘆息吾父敝衣徒跣京涼蹣蹣之態未嘗少異惟念不克遠王母之存而見之也觸事感懷悲不能已先是乙亥科試隆冬近寒吾父出號飲薑湯號燈失火油落卷面且幾焚吾父急以衣拭之衣青色乃更添麻黑憂慮之過卷竟曳白塗抹首義七行半黑圓如蠅頭滿紙幸督學倪公元珙略小疵仍加優錄比省試揭曉府學中式止吾父一人即前所錄油汚曳白卷也聞中硃卷第七義起處謄錄誤脫武王二字本房石景雲先生為之改正庚辰上公車聞讀孟義有昌平二字本房韓芹城先生昌平人以為嫌置之素頭通徐勿齋先生見之擊節言吾輩公私在心不在迹二字何足疑

遂得中式謁選例應授縣是時縣多殘苦人以為畏司銓者索賄急本鄉大老某使幹僕道意吾父以為讀聖賢書立身行己貴乎不苟債而賂賂而官必取地方非分之財以償何以爲廉吏堅拒之鄉老怒弗畏也已而賄者某某皆得善地而吾父得湖廣公安縣公安係昔漢先主戰守處距荊州六十里而近城堅臨江千餘年來人民聚居商賈貿遷號為中縣至邑令張某奉顯宦意旨為風水計遷城於不通舟楫絕無人民之祝簡縣治遂苦荒僻加以流寇充斥風鶴時驚較前此之公安更難百倍矣同選有不平者勸吾父以籤擲還吾父微笑曰此命也願忍苦往為之天下有不可為之事士君子不可先有不能為之心況我畏而避誰則能樂就者盡我心以聽天而已蒙宰傅公永淳嘉嘉吾父器量弘遠有異日三台八座不難到之語吾父甫拜官即抗疏為江城計永建奉命旨命地方官自行酌議闕下扁舟赴新任周視縣治有城無民城中不過草創縣署十餘間胥役旅舍草房百間不足耳楚號澤國地多魚米公安則蒺藜蕪蕪之屬皆不易得故吾父揭對堂前有署冷止存書作伴城空惟有雀為群之句直指公聞之為之惻然公安有二難三弊曰保米解之難曰倒站之難曰逃排之弊曰王莊及隔屬進糧之弊曰旗校及差承需索之弊吾父乃深思其故先治其難者而徐清其弊蓋惠藩親皇叔也承奉旗校狐假橫虐公安每年應輸綠米不過七百石解戶八名例於隔年金點旗校輒率惡棍數十人來縣名曰守催因而傳食各解戶解戶力不能支厚餽乃去去而復來來而復餽歲不下五七至比十月解納又有樣米歸捕監收掣批諸費大率銀一金米六斛始解綠米

石稍忤則禍不可測至解竣而各戶已無立錐矣故里甲中點者有力者於倉解先期即以田糧詭寄役過甲內而存糧充解皆畸零小戶豈能承此重役吾父獨不預倉解戶俟發兌時倉役即行而詭寄田糧仍壓入原甲當差吾父又親與同解幾以洛陽強項令抗河南南陽之威而抑之遂減舊費之半而公安祿米無難解者矣邑有孱陵民安孫黃三驛夫馬俱無謂之倒站錄官扣剋驛糧支發不時豪門悍僕包攬當差卸難就易重債取息而驛困益甚吾父追按數年前馬戶舊冊原係近驛有力充當而各甲照田協濟夫則有綱頭統率一呼可立至因集馬戶綱頭論以錢糧論差繁簡按日預給若事情重大吾當躬至料理而公安夫馬起站不難矣至於逃排無可比較則以紳衿之田分隸各甲每甲田少亦近千戶每戶糧多不及數

趙家義公祠墓表

夫

錢通糧累田甲致有逃匿誠可憫也吾父謂人逃田不逃於是停比較審併戶大甲五十中三之下二之同姓俱歸一戶或二三戶以併戶之田多者為甲首其有田無人者令冊役查田從何來屬隣圖隣甲查田在何處親族何人田畝既清強有力者承役而公安逃排之禁絕最可異者王莊及各屬紳衿田租捆載以歸而賦稅歷年皆欠徵比無策吾父思人隔屬而田本縣也獨無佃戶可拘乎遂諭十甲同縣役拘佃戶一二人不必多及令佃照現種田數盡納逋欠即以公安知縣立券付田與業券上明載逋糧與代完之數押之識以印十甲為中皆押仍令此佃報他佃姓名始釋各佃初猶疑慮至更易四五佃皆然則人人樂從田主爭納前道而公安王莊隔屬逋糧之禁絕若旗校差承之需索不一其事紛紜難厭吾父蒞任甫二日即有患

藩承泰旗校率眾抵驛取夫一百名馬四匹是時夫馬倒站一無以應勢將凌逼縣官吾父憤然應之曰無馬用小轎一馬代以二夫隨派書吏等役各代催夫二名足百八十名之數吾父易青衣小帽為眾夫先詣承奉開報夫數其一即公安知縣也承奉訝問故吾父曰公安疲敝吾奉天子命拊循茲土不能使老弱免於奔命而顧宴然官署乎況此窮百姓畏承奉不啻虎狼非縣官率之來其何敢前且曰此去地曠人稀行李多慮有失誤吾領袖眾夫不加檢驗將無所逃罪因手一簿欲登記若若干某損係某物諸旗校相視睥睨須臾承奉出語溫而貌

趙家義公祠墓表

夫

假一錢願自倩夫行而承奉又邀吾父約此後過公安止用馬四匹夫倍之吾父氣平而事解嗣此公安無需索夫馬折乾恤馬之救矣凡吾父所為屢蹈虎口鄰境聞之咸哂以為癡孰知天下事惟癡人做得也當是時流賊張甚吾父申嚴封禁修城隍飭團練悉以贖鏹治刀劍戈矛矢之屬購工日夜淬之戰不敢窺邑特以無恐賊贖承襲毀與獻陵寢督師懼自盡麾下召募多奸細剽掠沙市等地方開然而散道府不解事撤州縣盡逐異鄉商旅之在境內者流離轉徙見為可疑往往被執戮一日公安番役解繫逃兵九人到縣吾父見其人似商非兵細訊之囁嚅不敢吐吾父曉以利害始合詞稱冤謂販鹽荆川將還山西本籍不幸被獲至此向之囁嚅蓋番役利沒其財逼之噤口而九人者冀緩死須臾或不死萬一又未必九人皆死畏

威而隱忍以聽也吾父既廉得實即追九人行李並營販資本
悉還之已遣行急呼謂曰此處脫然能保前途無累乎九人曰
固也可奈何吾父曰吾給若路引去立口授檢吏速書用篆付
之九人者得更生皆羅拜泣堂下曰侯活我侯活我既出又羅
拜門外號泣呼天而去吾父嘗曰當權遇事固要小心斟酌尤
須大膽承當瞻顧太多無一事可為也學使者試諸生例有行
優劣吾父謂優劣不可限多寡并不可定有無且必有顯著惡
跡方為劣於不然將徒據紙上空言與微疵小失輒錮累儒生
耶故公安歷兩考有優無劣學使者屢行撤駁吾父執前說以
爭竟得允且從來行優舉者與為所舉者每先期市恩謁謝吾
父列名具薦本生不知也呼名不到學使者怒詢得其詳更大
悅以為創舉乃倍賞焉公安縣次江陵而江陵每試進童子百

卷之六

四

有餘名公安不及四之一以府學為江陵所獨也吾父力爭得
倍前數科試額亦如之諸生以文藝來謁必優以禮貌事關切
身雖據理剖斷未嘗不曲全其大體蓋培植士類為獨至云楚
風剽悍喜訟初下車紛紜陳牘吾父開誠諭曰若之愬果有冤
耶苟非冤則吾不以三尺為若修隙且戶婚田土稍有不平胡
不就鄉三老調處而僕僕公庭為若亦知縣官未必盡神明乎
凡事之大者易察而小者難辨縣官縱無所私而爾之所為直
縣官未必直之更或反焉是爾之憤無可解且益之辱也胡以
僕僕公庭為陳牘者聞之有俯伏流涕願還我牘者不得已而
聽其曲直則察之以虛斷之以公其講張為幻真諸法不少貸
吾父嘗言負痛之人辭雖不達而憤懣之意恒見於形貌間喋
喋者反是呂刑曰察辭於差惟貌有稽誠萬世聽獄之良法也

有重案輒屏儀從單騎詣其鄉合兩造質之并名訊里正隣
佑無不立得情偽者爰書既定民間不費一錢故奸民無所逞
而良民莫不樂其便一時獄訟衰息因囹圄空虛直指按公安無
一夫以片紙鳴不平者直指深嗟異焉當直指之察部員也吾
父以廉能應上考先期有同僚石首令楊公佐明泣告吾父懼
將不免蓋石首顯官某請托不遂嗾楊陰中以禍謂楊苛派民
糧不遵部頒由單也吾父慨然曰請托私也以私廢公何以縣
官為納含沙而斥循良直指代天黜陟必不其然吾當為君白
之楊歎息曰繡衣察吏嚙不敢出聲吾不能自辨而君顧為我
辦之手且禍福不可測君寧不為功名地耶吾已矣所悲者滇
南萬里使老母踉蹌歸故鄉耳言已復泣吾父慰之曰吾輩許
君矣脫有不測當與君共之既而直指考察至石首摘由單事

卷之六

五

詰楊楊唯唯不敢措一辭吾父直前曰微糧照由單定例所共
知然縣令之徵糧早於部發之由單多寡未可懸定故不得不
借上年單式以曉愚民今新額規舊稍減而部單甫到來及改
刊正賦所輸尚多通欠單式雖有先後之分徵收實無多寡之
別且荊州屬吏十三州縣誰獨不然罪則俱罪不可使楊知縣
獨負惡聲也直指趨吾父言釋楊不治當是時楊知縣幾殆吾
父以一縣令抗論繡衣之前侃侃一無顧忌觀者莫不咋舌口
目益吾父果於任事忠於為人如此邑比歲不登捐俸賑之溝
中無瘠焉早題為虐徒步虔禱甘霖立討新治不通水運凡南
免諸賦稅俱就油江舊署董理以從民便尤嚴絕賂遺禁止火
耗民有以事白者必和顏問之務盡其情嘗曰小民進官長側
桁楊在前笞杖在後非甚狡猾鮮不戰栗吾導之且未必盡言

況抑之乎至於奸胥舞文立斃以法豪強武斷者鋤擊無所縱
舍故士民莫不懷思而世家巨室人人側目矣直指汪公念吾
父抱經濟才而彈丸無可展布會兩院疏調江陵吾父以棄談
就鍾失其本志辭不赴調壬午分校楚關水心朗鑑所核多知
名士得人稱盛云是時賊氛蔽湖湘守土封疆爲重概免朝覲
撫按謂述職大典也不可無一人以應公安介在南北乃以吾
父輯瑞於朝且三院合薦公安治績著卓異楚省第一吾父
將辭任邑士民攀號如失父母扁舟南下垂橐蕭然昔有令端
州而不攜一硯守靜林而黃石壓舟者方之吾父詎謂古今不
相及哉公安之人思遺愛不忘崇祀名宦祠至於今日猶望趙
公也癸未考最宜得優擢而俸不及例量陞兵部車駕司主政
前主政張公慎學以養告歸吾父乃代之不旬日王父訃至吾

趙泰來公劄記卷之五

聖

父號泣南奔恸悼骨立痛王父祿養無幾舍殮不及哀慟不欲
生因抑鬱成疾杜門自放而族讐一二窺吾父家食漸有媒孽
之心矣族讐者與吾父同曾祖而出嗣曾叔祖饒於其見吾父
登第謂高王父兆域法可得貴欲盜葬隴側憾吾父之拒之也
盡伐百年松楸而讐乃不解既值滄桑遂得爲所欲爲流言四
佈吾父慮不免乃遺世遠舉緇衣訪道若馮良棄車殺馬蒙衣
腐敗艸土妻子發喪制服故事渡江而北變姓名以推命賣卜
課徒爲業而族讐益肆魚然構黨與獄破巢毀卵盜劫不已且
被焚此時流離瑣尾豈直不免饑寒蓋已日演死亡矣真州舊
令張公奎鼎從塵埃中物色廉吾父受禍本末白之直指公直
指公即前以駕部告歸而吾父受代者也將按吳過邗上真州
公爲慷慨道吾父直指公曰是吾心也已而巡方奉裁直指公

憫吾父播越論邑侯敦請回籍而敕盧鞠爲茂紳薄產盡鬻家
家平昔親知仗義手援固不乏人其無良者或攫我田疇或背
我婚媾吾父悉置不校挈家寄居水渚者二載壬辰謀返故里
借年叔唐茂弘東鄉莊房十餘間暫爲棲息旋又被盜蓋爲虛
聲所誤而不知其實無有也既失望大罵窮官窮進士而去於
是不寧厥居甲午秋贖取外王父元豐橋舊業類垣敗瓦圯戶
殘窓不蔽風雨而吾父處之宴然自罹禍以來歲歲授書每與
及門分析志氣二字謂今少年人說有志氣謬語耳氣勃發一
時怙夫亦勇移晷則索然盡矣志則堅決於中歷安危順逆無
悔無怠故孔子曰志學曰匹夫不可奪志孟子曰志氣之帥益
有志而氣爲之用未有無志而可徒以氣勝者也故學者不可
混氣作志又云今日貧富人皆無福有一好事貧人不能爲富

趙泰來公劄記卷之五

聖

人不肯爲是貧富皆不能行好事也貧者原無福惟富人爲可
惜故箕子第疇五福壽富康寧考終必歸之攸好德惟好行其
德而後可爲自求多福否則詎壽崇富可爲福乎必不然矣遇
少年子弟必勸之孝孝莫大於力學力學莫先於保身不爲匪
人敗行羞辱父母而藝黍稷遠服賈亦可爲孝教人子教已子
必出於誠毅然以師道爲己任自稱江南老教書生平尤重然
諾嘗曰古人言必可復今人以言爲戲夫一言之間不免朝暮
三四則望其久要不忘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乎庚辰捷南
宮同年曹鞠毛公即以勿君繩錫締姻長安旅舍握手相訂既
華世毛歿聞署家益落不能聘亦不能娶吾父曰曩已心許之
矣豈忍負死友而他是圖挈之歸教以讀贅而同居者十載母
舅元贊白公患難友也約爲朱陳及母舅捐館其勿君允璞纔

十齡耳吾父教養贊而同居者亦如之嗚呼視彼婚姻而市道以貴賤貧富今昔易心者何如哉同年武林道隱金公堡披輻出世名今釋號澹歸者有二子其次亦祝髮矣長君無所依復將從澹公入廬山吾父謂澹公曰君清風峻節千秋景仰然第可了一身局奈何令金氏血祚盡入空王澹公曰吾無家矣兒安得有家即欲存之誰憐西華公子者吾父曰余縱貧困寧不能活長君一口但長君肯同辛若不孤余心足矣澹公乃以長君金鎬委吾父去吾父飲食教誨之如已出越四年得青其衿還武林故澹公贈別有無故老兄添一累有緣稚子足三冬阿誰落得便宜去卧聽雲濤萬壑松之句不孝質贏幼多病吾父自課之四書五經悉手訂而口授且攜不孝雜諸弟子中使知砥礪課文或不當意怒曰吾老矣汝不早自努力如異日何不

趙孝義公制義卷第四

第

孝泣謝不敢意乃解辛丑初臧童子額吾父督不孝以五經七義應試得首補弟子員已酉之役吾父檢所藏先正程墨細加丹黃示不孝曰如此則合不如此則不合不孝踴受教思得一當以報教養恩而資力魯鈍意所偶窺筆不能赴拈一題數數日不敢下筆或竟日夜甫成一藝吾父見有當意者輒色喜曰此殆近之矣省試歸以闕牘呈吾父吾父識其尾曰文自可中即不然命也來科仍當如是不須變格而不孝竟以此倖售既上公車吾父送之京口不孝懇請曰春官試得無更有進平吾父誨之如前不孝拜受教而行得不見擯嗚呼不孝才器謏薄當九死之餘倖博進賢稍延先緒微吾父日督月課何以至此憶酉闈撒棘之日吾父徘徊中庭不孝亦踟躕侍立顧影神傷也已而報者至遂圍擁吾父不釋薄暮吾父命典衣具酒食醵

之此景猶在目前孰意今日棄孤而逝也嗚呼痛哉不孝性迂戇吾父屢戒之七八歲時即令誦伏波誡子書見舊家子弟不肖者必舉以相儆嘗訓不孝曰士先德行而後文藝苟立身行已無慚夙夜雖不免阮窮膺何傷否則文采風流於本來面目奚益哉居恒布衣蔬食不厭一介必揆道義或公祖父母有不靳式處者則謝病不敢謁處一室僅可容膝提諸孫課之如課不孝時朝夕訓誥無寧晷更喜博覽典籍黃虞穎易林諸書無不探討暇則瞑目靜坐相知至者必治盤飧款語而別治家嚴肅尤力崇儉樸不孝初進學時為製夏布襦衫及單姻不用鼓樂燈砲其不隨時俗如此不孝之未第也餬口千里外以供菽水既成進士舊主人復邀課子不孝將辭焉吾父遺書曰兒縱不在側可使老人無薪水憂遂棲遲皖江者二載歲底一歸

趙孝義公制義卷第四

第

省撫不孝甚喜語絮絮屢夕不傳今年不孝辭館奉養晨昏侍左右竊謂天假之年庶幾獲升斗為加餐助孰意今日竟棄孤而逝也嗚呼痛哉初府君未疾作不孝偶有瘳藥之行過關山謁關夫子廟祈得一籤心動亟歸而吾父已疾作謂不孝曰子殆將不起岐陽海月之夢告我矣不肯藥不孝踴而泣乃藥精神已衰減猶日強起正衣冠坐不欲支離牀褥間言辭侃毅如平時易簪之前夕已鐘定矣呼不孝曰吾不敢以題主重煩卿老吾將自題之不孝泣請俟旦吾父曰旦則恐力不能支乃促及門唐子元找為書木主官號起正襟危坐手憑木主命不孝具冠帶拜手自題之撫木主而嘆曰我即爾真耶假耶爾即我假耶真耶又書遺囑不許作佛事造喪儀受弔拜葬不得逾七此八月廿二夜事也翼日益覺委頓不孝問所苦則曰吾無所

苦只喜卧耳伯父入視疾答曰死生有命兄勿悲迨半夜呼不孝曰爾知所以字汝之意乎慎則不敗怠則多失武侯王佐才而其自信不過曰先帝知臣謹慎而已詩云尚慎旃哉爾來無死兒其識之不孝泣拜受命質明盥漱整衣端寢不孝泣請所欲言則揮手不語不孝泣呼吾父者再吾父亦張目顧不孝者再及三呼而不應嗚呼痛哉雖百身莫贖哉吾父嚴氣正性大節凜然遇事不爲威惕不爲利動好善如饑渴嫉惡不尠假借舉止端凝議論峻切而待人接物則盡如春風表裏洞達不立城府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人有窮迫必委曲濟之天性孝友宦公安時王父七袞壽吾父拜而進觴思王母音容久隔不克與王父偕老哀痛不自勝春秋歲祀率不孝捧木主薦苾嘗必誠必敬王父母諱辰雖垂老猶白衣冠欽獻者竟日每以癸未入

趙東家刻書卷第四

三

觀不逮王父之終爲恨病革嘆曰吾負汝終身矣汝然者久之伯父長吾父五歲七十年手足無間言撫兄弟之子如已子教之婦之殫盡心力不孝今年三十吾父瑣屑提命不異孩提偶出而歸必問所謁何客何言諸孫中最愛長孫熊詒自襁褓至今未嘗離左右病中猶令諸孫讀書卧榻旁曰書聲琅琅吾不厭也能孫見吾父不起倚牀而慟吾父撫其首曰吾不及見汝成人矣汝但讀書好學他日拜墳前呼爾祖泉下吾靈自喜也嗚呼教子而不享其養愛孫而不見其成立不孝惟心泣血宵旦寐迷而不謂吾父棄孤於今日也痛忍言哉痛忍言哉縱不孝罪戾難逭天何不促不孝之死而奪吾父之速也不孝雖萬死不足贖辜又何能蒙面泚筆爲吾父述且不孝之生吾父已放廢林泉其宦蹟俱有所不及詳伏惟吾父一生窮愁患難如

彼植節立身如此而不得大君子一言以壽諸石是重不孝之罪也謹從苦塊記憶舊聞一二併親見數事含淚記錄如前而繫其生卒歲月配嗣次系於左吾父生於萬曆三十四年丙午十二月十五日午時卒於康熙十二年癸丑八月二十四日辰時享年六十有八元配前母待贈孺人庠生白公舍舉長女先吾父三十二年卒於公安官署繼配待封太孺人前母妹也即不孝生母子六長深次沉次潛皆未娶次淵幼穉前母出次即不孝申喬康熙己酉科舉人庚戌科進士娶龔氏次申季聘劉氏今母出女五長二前母出三四五今母出孫男四熊詒風詒鶴詒鯉詒孫女二俱申喬出吾父清姿勁骨疎髯洒洒有道之氣溢於眉宇語及往昔忠孝節烈娓娓忘倦且爲泣下今已矣冀吾父一言之發棠不可得矣念吾父少丁艱苦壯歷風塵

趙東家刻書卷第四

三

旋更患難極人世可悲可愕之境靡不備嘗既而惡氣稍息飄搖蕩析之後不孝既不任荷薪又未免以鞠子爲累嗚呼吾父之憂勞蓋無時少息也今不孝力能負米四方諸孫亦可娛膝下乃棄親諸也忽焉不孝惟心泣血宵且昏迷而不謂吾父之有今日也悲夫悲夫如不孝尚何言哉尚何言哉遺命遽寔不恣有違謹奉吾父柩於卒之後一月九月十九日乙酉落前母太孺人黃塘之兆而合葬焉窆窆之期距捐館僅二十五日血枯腸裂不及鏤片石以銘幽不孝之罪也今匍匐有請者惟仁人君子哀憐採擇寵昇琬琰以光墓隧詔來茲則微獨不孝拜銜鴻賜凡我後嗣子孫且世世佩之矣而不孝更有痛未畢而又痛者前母白太孺人閭德宇著先君已手勒爲狀敢併析省覽合賜之辭則先母藉以不朽不孝戴德亦死且不朽不孝申

喬謹搏頤以俟

先妣待贈安人白太安人行述

嗚呼吾母竟棄藐孤而逝耶吾母之棄藐孤而竟使不孝醫藥弗親舍殮弗遠不得比於子數耶即不孝罪戾莫追天何不速斃不孝而假吾母以年也嗚呼痛哉京邸開計惻絕復甦踉蹌南奔腸斷神迷幾欲操筆以狀吾母而慘淡填胸懼不能文既而思吾母鞠不孝自少至壯歷患難艱危以迄於今其顧復之勤訓教之篤數十年如一日而微音懿行更表著閭里間不孝既抱恨終天而又使吾母之淑德歷久而弗傳何以復視息於人世爰從艸土中追思一二遺淚濡墨畧陳蹟惟仁人君子矜而採覽焉吾母白太安人乃先駕部公止安府君之繼配而不孝中喬等之母也先府君元配先前妣白太安人隨任公安

趙家金刻字書

卷六

卒於官署囑先府君仍締姻外家以續舊好先府君不忍忘而外王父文學白公舍警已前卒外王母因嗣吾母歸之先府君是時前太安人遺兄姊長者纔十齡幼猶呱呱極襁中吾母愛撫如已出諸兄姊亦視吾母如所生弗知其失恃也先王母高太孺人捐閣已久吾母弗逮事姑而猶及事先王父脂膏滲瀝靡弗躬親以稱老人意暨先府君入覲先王父疾作吾母晝夜侍湯藥竭誠禱禱先王父顧吾母嘆曰無以報吾婦惟願吾婦生好兄孫而已先王父既不起吾母執喪盡哀凡附身之具必誠必信宗親姻黨莫不稱孝焉已而世值滄桑族難遽起先府君避跡維揚棄車殺馬如馮良以謝就耽而雙謀未厭燭成大獄壞我邱壠攫我田疇燬我廬舍甚至欲縲縛我母子兄弟戈矛四射天日為昏吾母以一女流挈諸幼兒弱女東奔西竄幾

舊不充然猶恐諸子放佚重負家聲力懇先王母弟金泌高公督課不少間時不孝已六歲而諸兄皆十二三偶嬉戲不率教則吾母提不孝捷之呼諸兄叱且泣曰汝等不肖其若而父何

炊烟已斷則代鄰姬治女紅易粟以供館餐而已則饜糟糠嗚呼太安人集蓼茹荼四十年前事猶在心頭目前也孰謂吾母今日遽棄不孝而逝也痛忍言哉先府君飄泊他鄉吾母子流離莫恤直指趨正張公廉其情敦請先府君回里父子得相見而顛連蕩析之餘無家可歸無田可耕先府君往來授書淮揚間而吾母躬織紉以佐養殮不使先府君有內顧憂先兄蓮蔭疾相繼歿殤每當春秋祭祀惟不孝以十餘歲稚子奉豆登隨先府君後先府君每顧不孝黯然傷也深慮其不能成立讀書乏脈斯焉先府君課不孝嚴吾母亦不稍寬假先府君偶他出

趙家金刻字書

卷七

吾母輒時時察勤惰不啻先府君親督之幼弟申季末產也與不孝長子熊詔齊庚次子風詔少於叔一歲家貧不能具絳帳延師先府君課一幼子兩幼孫如課不孝時書聲琅琅終日吾母亦時時察之弗少姑息不孝庚戌倖第是冬為吾母舉五十觴吾母始而色喜繼而嘆息淚下曰今日餘生也豈意復見此乎兒無忘往事勉為善可耳先府君捐貲客吾母哀痛甚以家事付不孝婦曰吾老憊不復能問瓊屑矣越一年不孝婦病且殆子女泣牀前婦指之而握吾母手嗚咽不成語曰媳婦以諸雛累阿姑死且不瞑目不孝既誓不再娶而婦所遺子女吾母分甘推燥養之教之每呼諸孫謂曰吾幼意可為世上閒人不圖又見此懷慘汝母事我孝生汝等望其長成臨終以為念汝等不可不努力報汝母地下嗚呼兩世恩勤老年憔悴罔極之

痛可勝言哉第四妹適陸士枚者幼聰慧先府君甚愛之故以經書即成誦能解說兼識大體既于歸陸之內外上下悉稱其賢旋悒鬱成疾不瘳婿以妹故警岳家至不可言狀妹又無出吾母益痛妹不得所終悲思不已不孝女字劉涵者八歲母背即為母茹素誦經吾母諭止之女輒哀泣不食十餘歲即端敏如成人旋以疰瘟瘡發頸死吾母憐而痛之語及未嘗不垂淚嗚呼八年之間既哭吾父又哭吾婦又哭吾妹吾女白頭老人何堪此屢戚耶不孝筮仕商邱奉板輿迎養吾母入官署顧不孝愀然曰當患難時濱死者數矣幸不死以至今惜不令汝父與汝婦一見之也既見四壁蕭然復喜曰汝父為清白吏兒今能承父志好為之勿曰康吏不可為凡薪米織芥之事悉為綜理署中整肅不孝每出視事吾母必誠以愛民慎罰戒竟日不

趙奉養堂事類

主

聞敲撲聲則退食時吾母歡悅逾常邑之縉紳文學耆老遇吾母誕辰相率躋堂稱壽吾母輒法然謂不孝曰汝父歿已十年我何忍舉觴也雖然士民戴汝而不遺其親其可不竭力拊循以無曠厥職乎不孝奉吾母訓勉澗水幸告無罪丙寅夏蒙恩行取得代去士民遮道送者數十里吾母笑謂不孝曰康吏不可為而可為也汝父昔去公安時亦復如是使兒多獲金錢養民肥家今日能無削色不孝送吾母歸趨閣下蒙恩以部員用念吾母春秋高即請假歸省救水溫清之樂幾忘軒冕丁卯將大比吾母命幼弟偕兩姪同讀書一室為文相砥礪而季弟與鳳兒以是秋同舉於鄉且同出師門吾母喜且悲曰兩世並登賢書微福已厚然汝曹亦念其父祖與其母乎因歎歎不自勝既而命不孝曰汝弟與子將上公車勿未諧事不可

不偕行且兒幾強仕奈何以我故忘廊廟也不孝躊躇未決懼違吾母意逼除拜辭堂下吾母復慰不孝曰吾尚健兒毋庸戚戚長途以自苦嗚呼孰意遂為永訣之言也痛忍言哉春間事竣季弟幾得復失鳳兒幸不後孫山不孝以需次將及慮愆期且涉規避因促季弟歸侍而留部補授西曹郎每出署歸忽忽如有所失心竊不自寧再圖請假例又弗符終日徬徨而吾母之凶問忽至嗚呼雖殺身奚贖哉吾母首舉不孝自乳之不孝幼嬰痞泄吾母晝夜調治食必屢起卧不安席迨婦亡衣裳敝裂若舍淚親為縫紉去冬北行之日猶攜曾孫出視束裝叮嚀絮絮嗚呼吾母育子劬勞如此而不孝於吾母病不親醫藥歿弗遣舍殮吾母亦何以不孝為哉不孝雖捨地呼天而莫之有及也已痛忍言哉吾母生於天啓元年辛酉十二月十六日丑

趙奉養堂事類

主

時卒於康熙十七年戊辰六月初十日亥時享壽六十有八待贈安人子六長深次沉次潛俱未娶次淵幼殤前妣太安人出次即不孝申喬康康熙庚戌科進士河南商邱縣知縣行取補授刑部廣東司主事娶龔氏待贈安人次申季康熙丁卯科舉人聘劉氏娶錢氏吾母太安人出女五長次前妣太安人出三四五吾母太安人出孫男六熊詔郡廩生鳳詔康熙戊辰科進士鶴詔鯉詔不孝申喬出影詔彪詔申季出孫女三不孝申喬出者二申季出者一曾孫男四個敦敦敦敦敦仁敦善吾母秉性寬厚好行善宗戚貧乏者曲加調恤或以急難告必多方拯助待前妣子女尤非恒情所及視先兄病不離牀簣病革則口承飲食而進之姊將出閣先府君無以具奩吾母百計拮据併解簪釵為飾藏獲非有大故不加譴訶而動履嚴正望之慨然

訓諸婦與諸孫婦以治家勤儉尤先孝弟日提撕不倦待
罪夷鳩時時稟訊起居吾母屢示康寧以紓遠念五月下旬覺
鬢邊微腫不介意猶日理家政越半月而增劇因委頓數日以
致不起蓋家難初櫻魂驚脆裂衣單食缺幸苦備嘗晚年又以
不孝兄弟疲筋力殫思慮故精神耗敝一蹶不支遂至於此痛
忍言哉伏念吾母教養子孫一生勞瘁今不孝申喬愧碌碌無
所樹立而申季勿失怙賴母訓獲雋於鄉諸孫亦漸次露頭角
曾孫三四飽弄堪娛家婦雖亡季婦及諸孫婦晨夕幃側方計
遠勝承歡吾母可享一日之安以迓百年之祉也而今安往乎
吾母之音容不可復覩矣吾母之恩勤不能一報矣哺乳未伸
風木遠慟不孝等亦何以生為憶去冬祭墓吾母率不孝等拜
先府君塋前而周視松楸徘徊流涕又臨看婦孺旁見艸衰

趙恭毅公刺葉卷第四

趙恭毅公刺葉卷第五
詳文
請革南糧口袋詳以下浙藩任
竊照浙省各府屬解省南米按月給發各旗管官兵以為口糧
之用而官兵赴領每石每年索口袋一隻旗員及各衙門俸米
則每石每次索口袋一隻此項口袋並無額編銀兩該州縣自
不得不派取於民胥役借端多派每米一石索口袋一隻即不
及一石以至數斗者亦如之每袋一隻折收錢四十文以康熙
三十九年通計省倉收米九萬六千七百六十七石零派收民
間口袋十萬有餘約費民間口袋銀四千兩不止當此三空四
盡之時於完納正供外復有此費民力幾何而堪此腹削也本
司舟過嘉興訪知此弊查訊嘉興縣經承張時英私賣米袋一
百五十隻現在枷號倉前示衆外但胥役之橫派不無藉口關
支之索取查京倉支放官俸兵糧俱係自備口袋裝領今浙省
南糧盤剝運解苦累已極又加以米袋無名之雜費實有難堪
伏思朝廷惠養元元無微不鑒似此額外徵求恐非 聖天
子除弊安民至意敢請憲臺俯賜移咨將軍併有俸米各衙門
嗣後開支俸米兵糧照依京倉例俱各自備口袋赴倉關領其
各縣南糧口袋悉行革除仍嚴行通飭毋許私徵累民敢有故
違一經告發訪聞官即詳參後則究處庶閭閻不困於私徵而
輸將爭趨於恐後矣
編審屆期詳
竊照康熙四十年當浙省編審大造之期釐奸剔弊上厘清粟
地方攸賴千載一時伏讀憲發事宜業已無弊不照無奸不燭

矣第查據各州縣條陳各為地方起見所言不無異同節張憲
臺批行的議彙報本司備加檢閱其間亦有因地制宜不容膠
柱或法立弊生務須畫一者總期下協輿情上遵 功令以無
悖乎憲頒之大意芻蕘不揣敢為憲臺陳之 一均圖畝數宜
從舊便民也查各州縣額設里圖皆度地面之廣狹以定里圖
之多寡版章一定無容增減故奉 旨均田以後就一邑之里
圖通算合邑之田畝均勻裝入各州縣之里圖多寡不同則各
州縣里圖所均之田畝多寡亦不一蓋均田原以均役派役必
照派糧各里各圖之糧地既均則各里各圖之應役自無偏累
相沿已久民胥稱便現據於潛昌化象山等縣詳請仍循舊編
俱蒙批允仰見憲臺通變宜民因革盡善但各州縣紛紛詳請
未免屢費威嚴合無仰請憲行通飭屬各照額設里圖均編

奏案彙編卷五

二

田畝毋令參差以致偏枯亦無或紛更以滋舞弊伏候憲裁
一官儒立圖不宜過分名目也查官儒另圖原以稽察抗糧恐
紳衿與齊民同里同甲以齊民而催紳衿之糧有呼莫應賠累
不堪故將官儒地畝提出另圖法固甚善但積久弊生始之欲
稽其抗糧者繼則藉另圖以為詭避之地始之欲杜其賠累者
繼且因另圖而多攤派之端蓋州縣一應雜差俱照額編圖分
算派官儒既另立名色便可借名優免官儒多一畝之優免民
間即少一畝之當差以閭閻官儒之差均攤於非官儒之戶
焚焚赤子其何以堪現有工垣陳口具疏指陳極為痛切且官
儒之地畝日溢官儒之圖分亦日增久後濫觴將何底止已據
平湖縣詳官儒田溢額無圖可裝前既添二今又添六變亂版
章莫此為甚合無仰請憲行通飭屬凡官儒地畝俱聽其自

擇熟識附近里分彼此湊合照民圖額數均裝不許榜標官儒
名色朋謀免差亦不許添設官儒圖分侵損民田至於僧道等
項田地若附民田之後則雖無另圖之名而有另圖之實詭寄
隱避皆從此出伏見憲臺總藩江省時嚴飭僧道田與民田一
體編入版圖不得私掛圖尾督令州縣官勒石永禁小民至今
戴德江浙利病相同仰請憲行并賜通飭凡僧道田地概與民
田均編圖內不得妄附圖尾致生弊端庶於一體當差之令甲
不至陽奉而陰違矣伏候憲裁

兵餉請歸州縣支給詳

奏案彙編卷五

三

竊照浙屬民生苦累多端而南糧其一也即以留撥各府兵餉
言之其間道路遠近之不一水陸之不同平易險阻之不齊竭
蹙而趨未免拊心而嘆茲蒙憲臺軫念民艱檄行定議誠欲除
疾苦而登之樂利也但道路情形必俟各府勘覆未便草率繪
圖致滋舛誤至憲檄所云某處向係營兵自領某處原係州縣
解支並即聲明遵查留撥兵米該營赴縣支領者則嘉興湖州
寧波紹興台州處州也該營赴府支領者則金華嚴州也其衢
州則楓嶺營赴江山縣倉支領龍常開三縣解府支給衢協西
安縣米府給印票縣倉支放衢協溫州則各營俱赴縣支領止
有泰順縣撥溫平二鎮兵米解府支給此其營兵赴府縣支領
之未盡一也然而赴縣支領者什之九赴府者什之一伏讀憲
檄謂州縣所解米石可否徑交營員收領不用解府轉發省此
轉折以免需索耗費誠洞析秋毫無微不燭者矣竊以為州縣
所撥米石即交營員收領自屬便捷而少費其解府轉發殊為
多事伏候憲裁以昭畫一而本司更有仰遵憲臺推廣洪慈者

則兵米固不必解府轉給而兵餉銀尤不必解府轉給也夫兵餉撥自地丁州縣徵之州縣給之有呼即應無禁可生一經解府則胥役之措勒彈兌之折耗固有不可勝言者今日州縣方揣揣不自保而又納之罟獲其若之何倘謂知府監放故必由知府給發則領餉於縣而放餉於府固有並行不悖者况各營每年赴司庫領銀米者甚眾豈可領之司庫者反不可領之縣乎民生已憊民力日艱省一事則受一事之福減一分則蒙一分之惠兵餉銀米應否悉令營員赴州縣自領以省洋費以恤窮黎伏候憲裁

清查仁錢二邑光丁詳

看得杭州府詳覆仁錢二縣里民陳上策等呈請豁光丁又王之臣呈產少丁多賠系難堪等情二案俱奉憲批司查議詳報

遵奉憲批司查議詳報

印

就即轉行杭州府確議去後今據該府詳覆前來查地丁錢糧原屬兩項無不賦之地即無不役之丁如仁錢二縣丁口全書開載原有鄉丁市丁之別據稱鄉丁乃隨產之丁市丁即門面光丁歷來辦納無異杭城仁錢二縣為省會之區各府縣外來之民寓住赴食者十居六七此係排門市丁舊制相沿已非一日從土從人要各有款誠未便加萬丁於產內以重困此服田之氓也再查流寓赤腳之光丁去來原無定址據議以住居門面者著其完納一經遷移即令具呈請豁以接居者補額則輸將無虧蠲冊禁絕等語是雖不能豁免而流寓自無賠累相應應如該府縣所議以遵舊制者也至王之臣所控一甲之內竟有四十二丁故絕無補不知前屆編審開除故絕之謂何夫故絕自宜開除而究其所以積久相沿無從豁免者則誤於人

死糧應本甲是問之說也丁口增除不可偏泥一里之盈虧當通計合邑之消長若必以里頂里甲頂甲則丁多者得任其脫漏而丁少者世受其包賠亦必至之勢也今仁和令即有通融彌補之議而猶必令該圖冊書協同按報恐該圖二字猶然本甲是問之說矣且一邑之空丁如此者何限恐別邑之空丁如此者正不少窮民剝肉望切解懸應請憲臺嚴飭該令速飭通縣冊書詳加查核少壯必增故絕必免無分彼此共為通融務使丁皆實在永杜包賠不必俟之清丁案內以啟需索之端其仍前暗報私裁及措勒故不開除者察出定行重處則戶口不致無稽而編氓幸甦積困矣

灶課請歸縣徵詳

看得灶課必由丁辦而灶丁納課有在場在縣之分在場費多

趙奉憲批司查議詳報

主

而在縣費少灶丁之願歸縣而不願歸場亦情理之易明者矣無如鹽場官役視灶丁為杭肉決不肯任其出苦海而通樂郊此所以灶戶石大成等有懇題援例歸縣之控林章有浙東第一民冤之控也奉批遵查各場灶課從前原係場員徵收至康熙二十五年備陳十害而始歸於縣及三十六年而仍復歸場各灶戶紛紛以為不便迨三十八年松江灶戶曾程等叩關又得改場歸縣而浙江灶課仍屬場收不在同仁之列苑枯不均焚焚小戶其能已於引領乎今閱兩呈言言血淚蓋有鄭生之圖所不能繪者國家八事總順民情各灶既願歸縣俯從其請亦復何疑况又有松屬六場已奉 旨歸縣之成例乎不願歸場而必強之在場此誠不可解也借曰縣場為遠灶丁赴縣踰越山海往返維艱則清泉等場離城不過數十里並不隔

山越海且灶丁原係一田兩課在縣完條從無跋涉之苦豈併縣徵課而遂有不便乎借曰三十八年前憲以灶課概歸地方官徵收且題部覆無庸議奉 旨依議在案但今籲呼彌切聖主聞之必有病瘼繫念者若據以入告或亦可令民隱不壅於 上聞乎是在憲臺為民請命別賜主裁非屬吏所敢擅便也至橫浦一場原未同松屬六場叩 聞故亦不在歸縣之內茲歸縣則屬江南歸場則屬兩浙橫浦一場固與清泉四場同情而一例者也再查此案兩奉憲批俱仰本司會同運司查議隨移運司准覆前因已經備叙詳明則運司之主場而不主縣來文可見本司之主縣而不主場謬議亦不移似未能依樣葫蘆而同聲附和也是以獨抒荃末仰候憲裁倘憲臺鑒運司之議為可採則原移歷歷具載或另檄運司詳覆庶議可排於瞻

趙秉義公判案卷五

六

顧而事不阻於紛歧矣

請均山陰縣坊鄉田畝詳

看得山陰縣額田六十二萬五千餘畝原設版圖二百一十里至康熙十年大造定以三千畝為一里山邑除江城坊照舊存田外議將中鄉一百五十五里原圖之內汰去一十五里有半僅存一百三十九里半通縣共存一百九十四里半是汰圖所以均田使田果得均而圖何嫌乎汰孰知汰圖之後江北三十里每里裝田三千八百餘畝天樂十二里每里裝田四千三百餘畝此猶藉口荒都也城坊與孰都何異而每里裝田三千三百餘畝獨浮於鄉都民心之不平蓋已久矣茲屆大造里民本風等所以有請復舊制之呈而紹興府所以有仍照原里均田均賦之詳已蒙憲批司確議續據里民章萬等傳陸道等奉

彰等各以江北天樂二鄉不在食裁之內請存荒都等情上控併奉憲批司一併確查妥議遵俱轉飭紹興府查議去後又據里民章萬等以循例不立倒圖庶荒熟得均等情上控又奉憲批司妥議亦轉飭紹興府查議去後夫章萬等在江天二鄉而請存荒都小人擇利無足怪者獨是既為江天而請存荒都又為坊里而謀阻復圖豈一縣之事竟可以章萬等一手主之乎據紹興府詳覆前情正在轉詳間蒙憲臺以士民紛紛呈控復圖害民不便檄將李鳳等章萬等各詞速照上屆定議裝圖具詳銷結仰見憲臺息事寧人之意但圖可以不復而里不可以不均即江天二鄉與通縣之田或可不均而坊里與南鄉之田斷不可不均蓋江北裁修海塘天樂坐值浮橋田即逾額似猶有名坊里何異於南鄉而田分多寡人殊苦樂相應請憲飭行

趙秉義公判案卷五

七

城坊二十三里與南鄉一百三十九里半一例均裝不得縱任奸胥贏縮滋弊其康熙四年丈出餘田三千五百三畝與江北何涉而可久假不歸亦應均裝於坊鄉一百六十二里半之內以杜藉口又據稱不許豪強將熟田收入荒里併民間買賣每年推收田畝以致混淆嗣後應止令於原里內立出的名的戶辦糧俟屆編審之期聽其收歸一處相應如該府詳一併嚴加通飭伏祈憲臺俯賜批示轉飭遵行

再請均山陰縣坊鄉田畝詳

覆看得均田均役乃 聖朝惠民之實政各省無不遵行而浙省未盡畫一有以宦儒而浮於民圖者有以城坊而浮於鄉圖者此贏彼詘氓庶吞聲一體當差之謂何而堪此貧富殊觀強弱歧視也即如紹府屬之山陰縣名曰均田而田實不均江北

每里裝田三千八百餘畝天樂每里裝田四千三百餘畝城坊每里裝田三千三百餘畝南鄉民圖汰去一十五里半而僅得每里三千畝此可謂之均田乎此可謂之均役乎不知當日府縣何所見而參差不齊何所為而偏枯不顧也茲當通省大造之年又值憲臺榮蒞之日萬姓喁喁無不思釐錮弊而振刷之乃里民章萬等始以請存荒都等情上控旋以不立倒圖等情續控夫荒都之存章萬等所以自為也倒圖之不立章萬等所以為坊都也坊都不肯均田而又不便自言故令章萬等代言之章萬等既留荒都而又阻復圖誠里民之尤黠者也本司以江北歲修海塘天樂坐值浮橋姑准照舊而坊里與南鄉請一例均裝具詳申請蒙憲批鄉城不同且田地存圖已久紛更未便更見憲臺籌慮精詳惟恐稍有不便以滋民累誠所以定制

憲臺公判案卷五

八

而垂久也第差徭止患田地之不均並無鄉城之各別況浙省鄉城一例裝田難以獨分於紹府即紹府嵊縣坊都額溢已奉憲批一例均裝難以獨別於山陰若便於城都之二十三里恐實不便於南鄉之一百三十九里半相應額請憲臺飭行坊里鄉圖一例均裝併將康熙四年丈出餘田三千五百三畝均裝於坊鄉一百六十二里半之內以示均平而通勞逸者也再查均田之善非徒均於一日而必均於十年每有豪強之家不利均田借買賣名色年年推收則有田本少而忽多田本多而忽少者陽借售產之名陰填均田之實雖曰稔稅過割而拴通奸胥捏契混過者往往而是則田雖均而終不均田既不均而復安得均也况買田即於原里另立戶名自行辦糧有何不便即曰限以十年為期太遠亦當以五年為率庶彼此不致混淆而

多寡可免參差矣本司從賦役民生起見不憚瀆陳伏祈憲臺批示轉飭遵行

覆請灶課應歸縣徵詳

覆看得清龍穿長等場灶戶石大成等呈請鹽課題題援例歸縣一案先經本司議得松屬各場叩開得改場歸縣而浙江灶課仍屬場收不在同仁之例甄筑小民若據以入告或可令民隱不廑於上聞是在憲臺為民請命別賜主裁非屬吏所敢擅便等因詳奉憲批鹽課請歸縣征情詞迫切眾灶僉同仰即會同運司確議妥詳以憑會題等因奉即轉移運司確議去後今准運司移稱此案奉准部議不准歸縣徵收在案今止清龍等場欲請歸縣其餘各場官灶相安徵解無悞且松屬六場歸縣之後歷年積逋不清查受奉罰事關具題移乞裁酌等因

憲臺公判案卷五

九

前來查灶戶石大成等呈控題題援例歸縣而林章又控浙東第一民究使其利於場而不利於縣則趨害棄利當非人情獨是灶戶願歸縣而必不容歸縣本司雖非鹽官似難越俎第查康熙十八年戶部等衙門會議如百姓困苦失業係賦難辦或被部院查奉或被科道糾參如果情真將該管司道府官員亦議並職等因今灶戶之呼籲若彼定例之嚴切若此而運司膠於前議不能盡一會詳本司上遵久頒之 功令下陳無告之疾苦惟有仰祈憲臺主持民命特賜具題則回天可冀而積困得甦矣至此案奉憲批司會議今運司與本司所議各別未便會銜合併聲明

三請均山陰縣坊鄉田畝詳

看得均田良法率土遵行而獨不行於浙省之山陰必不能行

於山陰之坊隔查山陰縣額田六十二萬五千餘畝原設版圖二百一十里康熙十年大造定以三千畝為一圖除江天城坊照舊存田議將中鄉一百五十五里之內汰去一十五里半僅存一百三十九里半通縣共存圖一百九十四里半江北每里裝田三千八百餘畝天樂每里裝田四千三百餘畝城坊每里裝田三千三百餘畝而南鄉民圖每里僅裝田三千畝參差偏累致害無窮先據里民李鳳等以請復舊制呈憲又據章萬等以請復荒都具呈均蒙憲臺批司查議此其一公一私無難立辨而章萬等在荒言荒要無足怪惟是坊隔竊恐其田之或均而患其詞之易折故復令章萬等以不立倒圖續控陽阻復圖而陰袒坊隅計亦狡矣又蒙憲臺批司查議隨行該府縣議詳前來本司以差徭止患田地之不均並無城鄉之各別恐便於

趙泰叔公劉案卷五

十

城坊之二十三里實不便於南鄉之一百三十九里半詳請一例均裝以示均平而通勞逸泰有坊里與南鄉并丈出餘田一例均裝如詳轉飭遵照之憲批而章萬之謀寢矣章萬之謀寢而坊隅之田在所必均矣此沈叔猷等所以直露本相有源陳圖制之呈而竟欲以坊鄉兩樣抗撓均田之良法也又蒙憲臺批司查議本司查呈內所言獨撥一戶理近偏枯是明言鄉圖之有苦累矣使鄉圖無累則均入鄉圖者有何偏枯今既恐偏枯而不均入鄉圖則坊鄉之苦樂較然猶欲坊隅之田多於鄉圖此何說也又所言舍城坊之近而歸鄉都之遠者更有大謬田地不在城既可以城戶置鄉都之產何不可以城戶入鄉都之里豈戶有鄉城之分而田亦有鄉城之別乎此其敢為邪說真屬奸民之尤者也查山陰坊隅一案屢瀆憲聽久經

定案何物沈叔猷至今尚敢捏詞梗法本應嚴究姑邀寬貸以廣憲仁擬合詳覆伏候憲臺批示遵行

浙省之兵米不敷捐米之存貯折耗謹請通給以濟兵食

詳

竊照浙省應需兵米向以本省額徵南秋等米請撥支用其有不敷者動餉折給官兵自行採買年終造報奏銷今康熙四十四年分因有閏月循例已將本年額糧抵給外計不敷米二萬四千九百三十三石五斗二升零每石估折銀一兩共該銀二萬四千九百三十三兩五錢二分零先經造入估餉文冊詳憲咨部請撥餉銀在案第查各屬因地方備荒存有捐積米石多寡不等有至一萬石以上者堆貯年久不無耗折而浙省兵糧既有不敷似可於捐積米石內照數支取以克兵食設遇地方

趙泰叔公劉案卷五

十一

應有賑給仍可動銀買補今查嘉湖二郡各有南糧俱通水道向除撥給兵糧外原俱解運至省今酌將嘉協湖協太湖營四十年兵糧原撥南米一萬一千一百七十四石四斗改調解省查嘉興縣存倉捐米一萬五千八百八十石較之別縣為數獨多今動支五千二百一十八石五斗六升撥給嘉協兵糧其原撥嘉協兵糧之嘉興秀水嘉善海鹽平湖石門桐鄉等縣南米五千二百一十八石五斗六升俱解省倉支給又歸安縣存倉捐米五千九百六十石長興縣存倉捐米三千五百二十石德清縣存倉捐米二千一百二十石今動支歸安縣三千四百五十五石八斗四升長興縣一千五百石德清縣一千石共五千九百五十五石八斗四升撥給湖協太湖營兵糧其原撥二處兵糧歸安烏程長興德清武康安吉孝豐等州縣南米五

千九百五十五石八斗四升俱解省倉支給至寧郡不敷兵米內原有折給米四千七百八十七石二斗六升六合查鄞縣存倉捐米三千九百六十石慈谿縣存倉捐米三千三百六十石鎮海縣存倉捐米五千二百石今動支鄞縣二千石鎮海縣一千七百八十七石三斗六升六合慈谿縣一千石共四千七百八十七石三斗六升六合撥給提標定標二處兵糧又溫處二府共不敷兵米二千六百一十三石七斗四升上年原派撥折給米款內今查二府屬捐米甚少無庸動支若將隣郡捐米撥給則陸路轉輸腳費無出相應仍照舊折給此外省倉尚不敷米六千三百五十八石零一升四合酌於仁錢二縣存倉捐米支給以上杭嘉湖寧四府合算該支積貯天下本計等事案內捐米二萬二千三百一十九石七斗八升溫處二府折給米二千六百一十三石七斗四升共符原估不敷米二萬四千九百三十三石五斗二升零之數擬合備造撥動縣分米數清冊詳請憲臺俯賜具題或咨內部候覆到日以便遵照動支給發庶待給之兵糧有濟而貯倉之耗折無虞矣再查原估不敷米二萬四千九百三十三石五斗二升零此係照依經制營兵應支米數內綠旗各營兵丁例應扣除截曠小建所剩米石併於仁錢二縣酌撥捐米數內扣算俟奏銷時將用過實數造冊具報伏候憲臺批示遵行

請飭武生不得稱員呈學院詳

竊惟最不可假者名也最不可昧者實也名可混稱則將棄實而弗務恐無以勸自愛之人名可久冒則遂習焉而不知亦無以戢凌競之氣我朝文武一體禮樂之盛不廢干戈文章之

餘兼收韜畧故武生並試於郡縣並收之泮宮可謂榮矣非泰斥黜不辱於有司非犯大奸不濫行褫革可謂優矣然而文武之體惟一文武之途則分是以生不稱員舉不稱人進士必稱武正恐其冒焉而文武無別也尤恐其冒焉而縱恣無忌也查浙屬八十八學生員不無蕩檢踰閑之人武生亦容有謹守自好之士然每見州縣申詳里民呈控動稱生員某積包生員某積歇生員某頑抗生員某把持其本生赴司控理有於呈狀之前直書生員有於質審之下自稱生員及至水落石出罪犯昭然本司顧而惜之曰汝既為生員何無行至於此極耶何年取入耶科入耶歲入耶始共供曰武生員也然則是武生也非生員也昔之書於呈狀而掛於齒牙者皆冒也則武生與生員不可不別明矣伏祈學臺嚴行通飭禁止混冒責實循名文稱生員武稱武生不得任意假託使官長無所稽查鄉邦橫加謗議庶武生成知自儆而自愛其有裨於作人之雅化誠非淺鮮矣

覆議立社倉詳

看得社倉之法其名固甚美而其實未易行也考紫陽遺制當居崇安時歲饑上於刺史請常平倉米六百石以貸後即以其粟留里中歲一收散加息什二十餘年間積米得三千石著之史冊誠為千古美談然今日積穀之令何嘗不日下於民間而察之鮮有實效非法之不善而奉法之難其人行法之難其時也紫陽之法曰歲一收散今積貯欽奉二案有借三存七者有借存各半者而散之甚易收之甚難適欠累繫所在見告官且不能捺其左券而況於鄉里之同儕乎又紫陽之法曰加息什二今出陳易新初無升合之加也而還倉之際百計支吾尚難

及數若再加以什二之息其不至怨讟盈衢者鮮矣上虞令慨然復古首捐千石分給各社令其自爲散給洵稱一時茂宰然此千石者能保其既出而復還乎能保其常贏而不絀乎恐亦事勢之難料者矣第謂社倉必不可行則似阻群議而廢成模楊文貞有言社倉之法可行於鄉人士君子而不便行之於官原呈李生果能仿紫陽遺意行之於一鄉推之於衆鄉有效無弊詎非紫陽之功臣乎倘必臨之以官長迫之以期會一旦敗乃公事而或歸咎於社倉之必不可行則又非李生今日之意矣

丁糧不宜從田起賦詳

該本司查得丁田各有款項徵輸亦分等則所以十年大造以清田五年編審以清丁蓋普天王土而率土王臣古今之通義

趙家穀公劉聖書主

古

也且於編審之際開除老故增添少壯備造清冊由府司稽核以報憲而達部其釐剔弊端惠恤小民之意可謂詳且盡矣獨浙省近來各州縣竟不從人起丁而從田起丁人不納丁則戶多脫漏田復有丁則賦多加派雖或便於頑民實有悖於國法更不知其將來造冊老壯之姓名果否一無虛捏倘欲按籍而稽之恐亦不能盡舉亡是公以對矣雖曰相沿已久一時難反而從而從田從糧在各州縣因循調劑或可不問若更欲隨同附和則實非本司之所敢妄參末議也擬合詳覆

請借給象邑倉穀詳

看得象邑當夏秋之交雨澤愆期衆心皇皇幸至九月初旬連沛甘雨尚有秋成之望紫據寧府勘不成災詳報憲臺在案茲據府詳以收成既歉粒食維艱且隆冬春月家無蓄藏恐有化

難之患請借給倉穀等情相應如其所請飭行該府縣將倉穀暫行借給以資餬口俟來歲秋成之際照數還倉又前經詳來憲允將原派該縣應給象協九月餉銀改於寧波府應解司庫餘存餉銀內支領其未完秋米改於奉化縣支領仍令象山縣陸續勸輸完納解還司庫銀兩併免給象協十二月分應支兵米其未完銀兩亦應一併飭知陸續勸徵完解等因行知遵照第恐小民謀食之時迫呼難迫併請悉照該縣原詳將應解未完司餉寬至來年奏銷前完解以紓民力至該府詳稱司道府廳縣官捐助米石併各屬紳衿士庶共輸恤隣固亦救災義舉但既經借穀改餉緩徵似可無庸再議是否伏候憲臺裁示遵行

據陳至聖誕辰請飭屆期慶賀詳

趙家穀公劉聖書主

圭

查康熙十六年江蘇布政司爲懇鑑修典等事據蘇州府詳稱上年七月十六日奉本使司據常熟縣蒙訓蔣尹玉呈前事詞稱孔子大聖萬古綱維斯文主宰誕降之辰係九月十五日未見有赴文廟進一香作一揖者忘本失心思之抱歉等情奉批至聖誕辰不一瞻禮殊爲闕典但九月十五日果否考訂無訛仰蘇州府再一稽考明白即日確覆以憑通行所屬屆期督率紳士前詣行香可也等因奉此隨經通行各屬查覆去後據本府儒學申稱據先聖六十四代裔孫孔尚松孔蔭安呈爲蒙查聖誕遵依覆明事內稱裕等世守先聖家祠每年聖誕一遵曲阜古制並無九月十五日誕辰之例今將闕里祀典的實呈明謹按前代及本朝祀禮每歲八月二十七日先聖誕辰二月十八日先聖忌辰曲阜縣官祭享洙泗書院迄今永爲定例裕

等往赴陪祀並無差訛又金章宗泰和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以先聖誕辰前期一日衍聖公率族敬詣尼山祭畢日方是俄聞空中音樂振作聖靈肝鑾瑞應率昭等情在案又據太倉州儒學申據生員孔毓善孔毓慈呈為聖誕隆興慶典等事竊惟聖祖至聖先師德侔天地道冠古今歷朝概荷尊崇聖代尤隆祀享春秋俎豆既脩典物以常新誕降祝釐更賴名賢之興舉但念九月十五日出於隨俗之通書不符世傳之實錄毓等淵源有自尚賴年譜之常存爰有典章之足據於稽其實厥義蓋有四焉謹按闕里誌及祖庭廣記俱載周靈王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庚子孔子生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也此其可據者一又按孔庭纂要載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即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先師生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此其可據者

進奏表奏廟祭案查

未

二又按家廟禮則每歲八月二十七日行祭案禮如元旦儀在東魯則設祭於尼山以明鍾靈所自始此其可據者三又按索隱云金陵邇近孔子六十代孫承先者持所誌圖像內稱至聖先師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月庚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卒於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也此其可據者四俯念水源木本東魯既有傳書五老二龍南園自應較正伏乞准賜申覆等因又嘉定縣申准儒學牒稱會集廩膳生員王晉陞等查議得孔子生日一春秋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即魯襄公二十二年一公羊傳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意公羊誤以靈王二十一年為襄公二十一年今按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此經可據者則從本年推至來歲二十二年十月朔

除去小月六日當是甲戌朔順數至二十七日恰是庚子日況以世史類編所載質之春秋左傳資治通鑑前後編年編事如出一轍斷以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即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歲十月二十七日庚子生無疑也緣奉行查相應呈覆等情其餘各屬縣申覆無異該知府高瞻看得先聖誕辰距今二千餘年歷世既為久遠求其至當誠非易事茲據屬邑覆核群書兼喚聖裔面詢據稱八月二十七日曲阜家廟每歲舉行慶典與其遠稽往籍無一定之的期孰若近考山東有可循之成例緣奉批查事理相應詳覆仍賜轉詳撫憲批示以便通飭各屬永為定例遵行等因到司據此詳覆撫憲奉批聖誕既經考驗群書近稽山東祭享之期斷以八月二十七日為正如詳通飭至期各官入廟率領師儒禮拜繳等因在案該本使司看得

進奏表奏廟祭案查

主

先師降生之日實開萬世文教之隆茲據考証既詳研窮亦確屆期瞻叩共仰宮牆但修舉止及於江南而通行未周於各省本司備員兩浙理合陳明恭遇憲臺重道崇文闡微興隆望尼山而景仰克紹心傳接泗水之源源式弘道化敢祈電採通飭合省府州縣及儒學等官曉諭士民於每年八月二十七日先聖誕辰各詣文廟虔行禮拜守為定典永遠遵行凡讀孔氏之遺書咸識生民之未有則天之生聖正非偶然文不在茲母忘

所自將聖澤用廣而鉅典聿彰矣

請免追未入場舉人會試水手銀兩詳

看得會試水手銀兩一項本聖朝優卹多士之盛典也舉人領銀會試皆有希冀上進之心跡歷京師身居場外誠非本願非迫於事之無可如何豈有望龍門而却走者則庚辰科會試

舉人朱標等六十一名並未入場之故誠有如支瑞甸等所稱當日俱係領文北上或臨場抱病或聞計丁艱及中途身故所領銀兩俱為盤費無遺實難追吐者業經署司於奏銷初次駁款案內登答彙請憲臺題請免追茲奉大部仍以朱標等並未入場行令照數扣追報部本司嚴檄飭追自奉文至今兩月毫無完繳嗣據餘杭縣舉人郎捷之子郎元鏘呈稱伊父原係領文進京身抱重疾不能入場帶病回家給有回文路引不幸於四十年五月十一日身故所領水手銀兩戶無寸土可以變繳請詳起豁等情據此而推實堪矜憫朱標等六十一名始之領銀赴試人人期於必售水手銀僅供往返尚有不足又稱貸而益之豈意時命不齊變生倉卒或暴經風雪假寒泥中或傾起呻吟錢糜藥餌或母兮不恃回車莫覩倚間或父亦云亡逆

趙秉義公勸業案卷三

文

旅傷心捨地資斧既匱跋涉勞安能以已費之銀錢取償於患難死亡之後也更可原者尋常下第之人猶抱三年悵快謀生若恐不及至於病死丁艱之人三千里都門空為往返無論死者不可復問即生者亦囊橐蕭然而欲追往費於寒襁索去財於孤寡傷心蒿目恐勢有所不能情有所宜恤也伏祈富臺特賜具題俯循往例邀恩豁免則寒士世世生永沐 皇仁 於無既矣

覆會稽縣均田詳

該本司看得均田原以均役有不均之役則有不得不均之田如會稽縣之十三都十四都是矣該縣有泥鰕患塘百丈患塘其修築捍禦以保無虞者惟十三四都實肩其責是以議免雜差量加田畝誠恤其勞也田雖不均而未始非均也浸假而益

之以十五都又浸假而益之以十六都則皆詭託以圖規避者耳遵奉憲批章楊思等呈隨行紹興府查例妥議據該府詳稱蘭邑紳衿四民公同會議查會邑除山海患田外實在田共四十二萬四千一百七十五畝零坊里共計一百二十一里每里均該存田三千五百五畝零嗣後不得分有僧田幕都海塘坊里之別隱匿多田倘有地方公務一體承應等語固為至公至平之論相應即令該府縣照此飭行以不悖均田之意而併不改患塘之舊似無偏弊至該府既稱坊里均編而又稱學僧寺田另附圖後殊屬不諳應仍照憲允條議概與民田均編圖內不得妄附圖尾致生弊端伏候憲臺批奪遵行

嘉秀善三縣畝田文缺詳

看得嘉秀善三縣田地互畝不清以致嘉善縣民張履綬等叩

趙秉義公勸業案卷三

文

間奉 旨清丈經前司詳奉前憲批委金華府同知魯麟查丈嘉興縣田地湖州府同知趙泰查丈秀水縣田地紹興府通判吳家瑜查丈嘉善縣田地又委溫處道副使劉廷機總理督丈嗣因湖州府同知趙泰奏文調赴河工改委嚴州府同知遲端接丈自康熙三十九年二月開丈起至四十年正月止據各委員申報將三縣田地蕩灘等項照依縣冊所開號段俱經覆文告竣造有冊結呈送憲臺發司查核經前任布政使趙良望當發嘉興府確查今據嘉興府知府佟賦偉核造總冊送司據該府冊開三縣丈實田地比對全書均有缺額如嘉興縣計缺田地等項一百八十五頃零共缺額銀二千二百零六兩二千六百八十九石零秀水縣計缺田地蕩一百六十頃零共缺額銀二千一百一十七兩零缺米二千五百三石零嘉善縣計缺

田地二百三十九頃零共缺額銀三千一百一十四兩零缺米四千五百九十七石零總而計之三縣共缺額課銀米一萬六千九百有奇但查三縣田地先因互故不清以致累民賠糧今既奉 旨清丈似宜各照疆界各歸坐縣完糧以絕從前之葛藤然必得三縣田地總額無虧方能改正夫何今次丈量三縣實在之田地較之全書原額均有虧至盈千累百若將向坐嘉善原在嘉秀完糧之田地歸還嘉善在善邑較原額有盈報陞固無所辭而嘉秀缺額之田地又將何補若以今次丈量三縣均有缺額應仍各照舊額完糧則今次實有丈缺田地所缺之糧作何著落在嘉秀固有小民不樂於紛更似有各循舊額完糧之意而嘉善所虧之糧又寧保其默默於無事事關三縣糧賦重案 國課民生所繫本司再四籌維三縣畝田歷年已久

趙秉義公判案卷之三

三

驟圖改正孰肯輸情茲履畝清丈固是清釐先着而弓手之邪移業戶之躲閃漏號者有之漏丈者有之奸說百出恐非委大一官耳目之所能徧察迨事後稽查而彼此影射無從究詰今欲以局外之人按籍而定蓋亦難矣莫若就此丈量之冊詳編號數備給清單有地即有號而每號必註業戶之姓名有號即有人而每人必註辦糧之圖甲再浙省本年適當大造推收其辦糧圖甲總以康熙四十一年為准雖從前失於造報並無圖甲而此番遵法首明者概不深究嗣後地必有單無單即為欺隱以所執之單驗辦糧之戶雖有校竄尚安所施即不能正三縣之通額而亦可除一邑之叢弊倘亦清釐善後之一法乎至編號給單之後糧從田辦田以界分不得仍前牽混釀弊無窮仍通計三縣共現丈若干丈折若干以丈折之數均加現丈之

內則 國課原無虧缺而民田可杜紛紜第編號給單必須詳加查核若草率於一時終更張於異日是不得不仰顧憲恩俯賜具題再為寬展定限以責成功俟清查明白告竣取具三縣實在田地應徵銀米清冊請憲送部核正然後改纂全書照則徵糧以為久遠之章程而三縣從前之葛藤永絕矣

再請嵒縣坊里均裝田畝詳

覆查得嵒縣原額田四十四萬有奇舊例每里存田五千畝坊都倍之該縣恐浮於憲定三千畝之額故具詳申請應否仍舊本司以奉憲均田則通縣里內之田無論三千五千總以適均為貴故議以該縣額田四十四萬有奇均裝八十二坊里之內庶無多寡參差具詳申覆奉憲批應准照舊毋庸均裝再均田原為均役今糧長既革徭役全無應飭紹府各邑凡圖甲溢額

趙秉義公判案卷之三

三

田畝聽從民便免其均撥仰見憲臺息事寧人之意誠以更張不如仍舊也第思均役必本於均田若均田而無役則雖有田而不見均田之苦即均田而不能無役則雖有役而可無偏役之累今嵒邑坊都倍於各里是兩坊而當一里之役以一邑言之未免坊都獨居其逸以各府言之似獨紹府未底於平應否仍循憲臺均田之規約俯允本司均裝之詳議庶事例歸於畫一而田役無不均平可否伏候憲裁至糧戶產業推收一處註明的名履歷住址可杜詭寄推諉之弊似應如其所請併候憲奪擬合再行詳請伏候憲臺批示遵行

查議餘杭縣編審事宜詳

看得餘杭縣據里民陳聖文具呈條議編審均圖等四款奉撫部院批司查議茲行據杭州府議覆前來如第一款原呈請照

田均圖置地山蕩於不論府縣議覆仍照餘邑舊例以糧四百餘兩爲一圖此乃均平之法似無偏枯應照該府縣所議照糧均圖之爲便也第二欸原呈議以照糧科丁年年推收該府縣議稱年年推收不無多寡暗酒輕重裁移之弊應遵定例五年編審一次并議倉報有糧之僧道以補缺額光丁本司查人丁定例五年清編一次老除壯補並無年年推收之例又地丁原屬兩項似不應地上加丁第餘邑舊例按糧戶田數之多寡定人丁之等以光丁豁除按有糧無丁之戶編補自應仍循舊貫併照里民衆論以無著之丁於僧道有糧無丁之戶科補而丁額可期無缺矣第三欸原呈稱紳衿優免丁役有一定制額規請以外縣紳衿按田坐落均編該府縣議覆本籍儒官許其仍存前屆原裝之四里寄籍紳衿仍撥坐落民圖等語本司查紳衿

趙家莊公劉案卷五

三

除優免本身一丁外其田地與民一例當差久有定例何餘邑紳衿尚違例優免以致上屆編審民里糧銀止四百餘兩而儒官每里竟有一千五六百兩以及二千兩之多且舊制官儒原有九里而三十年大造盡編入四里致原設五里竟歸湮沒紛更定制偏累小民殊堪駭異今屆編審原奉憲頒事宜仍存官儒圖里者專以稽察詭寄抗糧之弊又經本司條議務與民田數目一例均裝毋得多寡偏枯并不許標榜官儒名目已經通飭在案查餘邑額設版圖七十三里全書額載田地山蕩糧銀二萬九千七百餘兩按里科算約裝四百餘兩爲一圖相應飭縣官民一例均裝以遵定制以杜偏累至於寄籍剩戶按里坐落勾入民圖大造之後新於新監必俟後次編審方准歸入儒里庶詭寄可杜徭役可均矣再第四欸原呈以里歸里甲歸甲

請照排門挨次編裝該府縣議覆自必責諸里書保甲聯編且非期月可成等語本司查編審均圖原屬便民之舉今若責之里保聯編大非均圖本意自應仍循舊制聽民自覓熟識圖分自相配搭均裝毋許里書操權故意遠撥有碍滾催者也原奉憲批查議事理擬合詳覆

咨文

移湖督會商紅苗先撫後勦咨 以下偏撫任

照得紅苗頑蠢成性出沒無常其爲楚邊擾害已非一日茲者叩 閣一案 皇上遣官會審洞燭情形赫然震怒不忍使邊遠窮民獨罹慘劫行將 命帥與師三路進勦區區小醜何足以膏鋒鏖鼓片見伏莽煙銷游魂影息無難計日而俟矣惟是皇上至仁如天雖昆蟲草木猶不忍遽傷其生矧茲蠢苗覩

趙家莊公劉案卷五

三

然人類原非覆載所遺本都院不揣迂謬竊以爲先勦而後撫者所以宣 國威而奪其負固之魄先撫而後勦者所以播 皇恩而開其求活之門况值貴部院禁蒞維新聲名遠振倘不斬一介以廣好生本都院亦擬紳撤附驥或者無知悔悟一旦革心則既免血刃之慘亦息汗馬之勞如仍執迷送死則一鼓成擒滅此朝食循未爲晚至此事原屬邊疆可行似無庸題請爲此合咨貴部院鴻裁酌奪見覆施行

移鎮軍鎮查移軍兵丁營房咨

照得鎮軍一汛設立楚邊逼近苗蠻於康熙三十八年頒梗蠢動之後經前督部院題請改協爲鎮將沅鎮原設兵一千九百名之內兵丁一千名帶往鎮軍駐劄彈壓隨准前提督咨會必須盡造營房以爲增兵棲所等因行據前任王藩司詳議有馬

者給以草房一間半步守兵有眷口者每人給以一間無眷口者每二人給以一間共需營房七百三十間在案但查前項携帶兵丁即以一人之身尚有隨帶盔甲器械日用什物等件况有眷口者而僅議給房一間為數既簡以致兵丁棲止靡寧家室分異終歲皇皇瞻顧無力本都院上年十一月內奉 旨察審紅苗前往鎮算各兵目環庭呼籲咸稱父母妻子不得完聚懇賜設法等情比因事隸隔省不便越議今庸 簡命來撫南楚每思算兵情形深為憫惻合亟咨查為此合咨貴鎮希飭四營將備升目將先經帶來沅鎮兵丁一千名查明內有眷口者若干無眷口者若干從前藩司詳議營房七百三十間可否足用并移算兵丁眷口目今曾否盡携歸算逐一造冊咨送過院以憑移商督部院提督酌奪幸勿遲緩

趙秉義公制書朱書主

書

覆提督兵米附近關領咨

為照湖南南秋二糧撥給兵丁月米歷據糧道派撥冊籍內載某州縣撥給某某制營兵米若干即奏銷冊內亦未註有赴道請領字樣是南秋二糧撥給附近兵丁月米自行關領民省起解之勞官免煩費之苦良法美意允當遵守本都院蒞任之始見各制營月米俱赴道庫支領撥厥所由則州縣起解貯庫該道又復搭放月糧多一番收放即多一番費用官民之交困實已多矣是以檄行將已貯道庫之米折銀兩儘撥夏秋二季兵米民間完納姑寬九月開徵其冬季月糧酌量管縣相近之處撥給支領亦照該道之派撥與奏銷冊耳非舛例也至不同城之營米照折徵解部之價每石六錢折給由來已久以此解道即以此撥兵今貴標各季月米撥給湘陰縣米石該縣原徵折

色自是照例折給比赴道支領較近百有餘里又何有船錢脚價風濤險阻之虞乎或恐該縣有稽遲之處本都院業已檄令隨到隨發倘有遲悞貴提督賜移過院立即指叅可也

移覆提督勸苗咨

為照紅苗梗化罔知 國法亟當撲滅以彰 天威惟在防遏無遺庶免蠢類竄逸滋蔓茲准大移指授仰見惟籌詳察本都院翹企奏勦為此合咨貴提督請煩查照施行

覆鹽院四府商請通融咨

為照分地行鹽商人雖有四府三府之不同而承引辦課四府三府之為商人則無異查衡永寶州縣上年新奉貴前院以私販日橫孤商難支頒發循環印簿稽核完欠則三府之考成較四府為獨嚴而三府之緝私亦視四府為更急既准貴前院賜

趙秉義公制書朱書主

書

移會飭又據三府商人汪興益等呈稱四府之鹽濫運永豐監田鎮勾通大園奸梟與販不絕同係准鹽莫辨官私准私之害較粵私尤甚叩額頒發禁止等情本都院既憫有司之註誤無辜又慮商人之引課壅絀忝任封疆義難忍視隨檄批司道會同查議將湖南引鹽地方照貴院頒發口岸引數填註水程并於善化湘潭等處設塘盤查以防夾帶此亦恪遵 諭旨私鹽充斥有害官引地方文武官不行緝拿嚴議處分而設此稽查之法並無不利於四府商人也續據該道轉據商人吳鼎和等以四府之鹽例得通融等情呈詳復批司道會議酌定善化以南衡寶連界之六州縣照額行銷以杜撓越而全三府之考成善化以北之州縣俱聽其通融以便疏銷而足四府之額課此又從通商裕課起見而曲徇四府商人之請明知有干那撥之

定例而故從之更無不利於四府商人也本都院又慮查鹽人後或滋弊累隨經檄委善化湘潭等縣併給示查鹽處所凡有商販賚水程地方官盤驗鹽包與水程相符者立即戳記放行毋許各人役借名需索藉勒停阻片時倘有不遵禁示敢行指索或被告發或經訪聞後楚官恭等因在案仍飭該道不時嚴查具報以憑鞫究誠恐法立弊生反為衆商藉口亦已慮之周籌之熟矣茲復接准大移以江楚吉等具呈四府之鹽歷來通融視地方豐歉為行銷多寡惟期引鹽速售克濟轉輸等因委曲指示具徵貴院鴻籌通變斟酌時宜但查大移內開衡永寶三府引有定額不容別府之引攙行三府之引亦不容攙行別府填註定數戳驗放行深有所裨蓋是三府行鹽之利病久在貴院洞悉中矣今四府商人又喋喋不已毋乃有盆於三府商人

趙泰泰公劉榮榮呈

走

者皆四府商人之所為無益者乎既通融於善化以北并欲通融於善化以南名為通融於四府之中實欲通融於四府之外而三府商人亦滙情奔額隨檄行該司道再加詳酌妥議據會詳三府商人所請四府之鹽必按地行銷其法既屬難行而四府商人所稱四府之鹽盡數通融全無定額其說亦斷有不可從公酌議善化以南之湘醴攸茶併湘鄉安化六州縣應准其一體通融惟仍設塘盤查以稽數目而水程必按百包一張填明水販姓名行銷州縣運至善化湘潭登號驗方聽其隨便發賣如轉售小販許於水程之後另註姓名州縣備查仍遵貴院歲頒派銷引冊總計六州縣應銷引數運足而止如額引運足尚可多銷照例具呈取結通詳准其代銷將今歲增數即為明年定額以免屢次請加等情前來是於不應通融之處概

趙泰泰公劉榮榮呈

走

許通融且於不應額外行銷之處併許行銷四府商人之所必欲得者業已言允從矣查水程千包十張原係鹽道奉行之舊例而註明行銷州縣又照依貴院口岸冊之派分本都院不過飭循良法並未嘗以臆見創始其因三府商人之額呼而謬議舉行稍為界限者只此善化湘潭稽查數目一節耳況大移所云不容別府之引攙行則四府當亦在別府之數大移又云三府之引亦不容攙行別府則此法原可杜三府商途私售之弊亦不專查四府之濫運也若四府商人必以此稽查數目為不便正不知稽查數目如何有不便也稽查數目有不便則水程之設亦不便矣口岸冊之頒發亦不便矣貴院主持釐政法紀嚴明豈能并水程而去之豈能并口岸冊而去之乎水程口岸冊既不能去則稽查數目以杜四府之鹽借六州縣以暗歸於三府亦似無不便者矣本都院統轄地方何愛於三府何愛於四府總為難商起見諒可邀貴院之明鑒耳至於粵私出入要隘已嚴飭州縣有司巡查堵禦幸其包索不同易於察詰又楚南各屬並無川私無庸飭禁外合無移請貴院仰體 皇上軫恤淮商四府三府同屬運銷准引俯念淮商歲供 國課四府三府均有辦課責成迅飭各商務期彼此無侵並行不悖則三府商人同霑雨露三府官民胥慶幷懽即本都院亦叨舟誼於無既矣再有請者四府商人或以未遂所求不無更竇併希貴院查照詳內三府商人所呈請聽商歸網同於漢鎮發賣特飭遵行俾無疆界之別自無攙越之虞亦永遠兩便之法也

移鹽院酌減三府鹽價咨

准貴院手本內開湖南七府越湘過湖更遠千有餘里轉運分

銷益多盤制之費七府之中如衡永寶三府僻處南嶽較四府又遠且內接常辰外隣兩粵私販成群侵害官引今照過湘過湖盤難陟嶺及設塘巡緝更多重費每包計價一錢五六分不等誠為商民兩便仰藉威靈通加飭曉等因到院准此為照行鹽銷引 國課攸關民食所賴本都院叨任撫綏商民原無歧視下車之始訪得湖南民苦淡食而衡永寶三府尤甚屢據衡永寶士民陳學達等紛紛具控以三府之鹽價獨重三府之鹽租獨輕鹽戕獨重本都院披閱之下因思商人營利固所當然而士民獨累亦所當恤隨批行布政司會同驛鹽糧道查議又恐既行減省反滋藉口飭令商人開報三府成本較長沙加費細數以憑酌奪據商人開列八款內有一款三府大小衙門及紳衿應酬規例等費每包扯七厘等語夫商人行鹽裕 國衛門何名索其使費紳衿何故勒其陋規若以衙門紳衿多加鹽價苦累士民殊可痛恨則此每包七厘實可減省又據商人議除寶慶府水脚萬難再減外衡州府每包減水脚二厘一毫永州府每包減水脚二厘隨行該司道確查去後茲據布政司會同驛鹽糧道詳稱據衡永寶三府商人汪興益呈稱切商前奉憲牌開蒙撫憲飭查三府鹽價已遵照四月以前所賣現價內減除規例水脚九厘七厘不等具呈稟覆在案今又奉查核四月以前三府鹽價較長沙每包各該多用銀若干今照議革減外每府每包較長沙實多用銀若干此後無論價之多寡總以長沙之鹽價照三府按數加出多用之數為三府之鹽價則鹽價時有低昂而三府較長沙多用之銀數自有一定等因案此查四月以前長沙賣銀一錢一分三厘而衡州府四月以前賣

價一錢四分五厘今減去九厘一毫止應賣一錢三分五厘九毫除去長沙一錢一分三厘實多銀二分二厘九毫永州府四月以前賣價一錢五分五厘今減去九厘止應賣一錢四分六厘除去長沙一錢一分三厘實多用銀三分三厘寶慶府四月以前賣銀一錢六分一厘今減去七厘止應賣一錢五分四厘除去長沙一錢一分三厘實多用銀四分一厘嗣後衡州府即以二分二厘九毫為準長沙時價若長則三府亦隨之而長長沙時價若跌則三府亦隨之而跌總以長沙之現價及酌加之實數為定衡斷不敢任意低昂再煩憲詰也據此覆查得三府行鹽價值行據該商呈覆照長沙四月以前賣價按數加出各除核減衡州府每包實多用銀二分二厘九毫永州府每包實多用銀三分三厘寶慶府每包實多用銀四分一厘嗣後總照長沙時價之貴賤按加此多用之數為定準等情查行情是實核算亦確相應詳覆等因前來查得衡永寶三府鹽價革除衙門及紳衿規例以甦積困垂於商人毫無虧損又衡永二府每包量減水脚亦據商人自為酌省而水脚亦並無不敷之處又衡府比長沙實多用銀二分二厘九毫永州府比長沙實多用銀三分三厘寶慶府比長沙實多用銀四分一厘各據商人自為核算而價已較長沙加出三四分不等其他無可稽核概置不議今准前因合就備叙移覆仰藉威靈會加曉諭遵行不特士民深切街戴而客商亦銘荷無涯矣嗣後再有衙門蠹役串通市棍里索以及不肖紳衿仍蹈故轍需索規例者本都院即以詐贓查拿又重煩貴院之緝拏肅清矣

請部定南米驢脚考成咨

為查南米驢腳二項向無考成定例惟奏銷康熙四十二年錢糧案內部覆將南米未完各官照地丁初恭例處分但湖南有南米州縣多則不過一萬餘石少則僅有數千百石驢腳銀兩不過一千數百兩及數百兩而止經徵銀米既少未完分數易多逐年奏銷若照地丁初恭之例處分似屬過嚴且經徵各官以考成甚嚴必致催科過急更恐民力因以不紓茲據該道具詳前來相應咨請為此合咨貴部請煩查照希將湖南各屬經徵南米驢腳未完嗣後應否照依漕糧之例或照驛站錢糧之例從寬議處俯賜酌議定例頒行遵守俾經徵各官不致有干嚴例而輸納小民得免催科之急矣抑本都院更有請者查南糧驢腳原屬兩項但康熙四十二年四十三該道造報考成冊以二項之未完合算一官之分數雖於恭後全完幸免處分

趙秉公劉崇榮等呈

奉

然相沿成例則每項未完二分以上合算即欠至五分每項處分止於降職戴罪合算處分即應革職重懲殊似難混合及詢該道有無定例而該道惟稱三十八年華容縣係驢腳未完衡陽縣係南米未完經徵官止算一項分數而該道督催未完始合算兩項分數亦未有確據嗣後奏銷遵照前合算經徵督催分數是該道之合算考成既非定例殊屬未協況米銀二項既各作十分考成若以每項未完一分合作二分則亦可以每項未完之十分合作二十分矣定例具在似從未有二十分之處分也除飭驛驢糧道以後南米驢腳二項經徵督催止照每項未完分數分別造報考成毋庸合算外相應一併咨明併祈示覆以便轉飭遵照施行

覆批督不准營籍應考咨

案查定例內入籍二十年以上墳墓田地俱有的據者方許赴試並無分別兵民之處亦無以營為籍之處是合例者不得以兵而阻其向進違例者亦不得以兵而許其冒監此現行之令甲無不恪遵者也即前任諭督部院撤開亦稱入籍二十年以上田糧墳墓即准收考原係合兵民而言此前任督部院之撤行悉符定例者也本年九月十六日據沅州生員楊光緒等呈稱有沅協同本州出示曉諭內開具題准考以營為籍無論田產等情到院隨批不論兵民果有田產廬墓入籍二十年者准其應考此定例也其營兵子弟據稱具題准考以營為籍不由保結擅送入場係何衙門題請何時奉 旨通行而該州徇情收考遵照何例仰辰州府即移行沅協沅州查明報等因印發外屢催未據詳覆查土著營兵子弟果有田產廬墓並無違碍自

趙秉公劉崇榮等呈

奉

應照例由廩生保結應考如不肖廩生藉端阻撓即應赴地方官或上司指名控告何必借營籍私送又何必頂管官出結如以營籍為是實管結為足憑則康熙四十四年常德府冒充貴標營童應考之羅應兆即方正泰改姓冒籍籍營進學日服中與考大千嚴例已於違斷抄摺案內審明擬革在案此尤冒管冒結之明證矣大抵合例與考者不必借營為名其借管移送者定係不應與考之人希圖冒濫雖稱有田產廬墓尚恐貪緣假託若竟公然不論田產其為冒濫更屬顯然至該協所稱田產虛墓缺一或可勿拘既大悖 本朝之令甲又不遵前督部院之撤行必沅協韓副將自創新例或另奉部行非本都院之所能知也今准前因相應咨覆併移還原冊為此合咨貴提督請煩查照撤知施行

覆審學院叛僕殺主等事咨

准貴學院咨開檢査原案細繹前咨律開姦婦雖有據而姦夫則無憑請生伸保應斷隨沈氏撫養之文仰見於此賸昧之事不加窮究但照指姦律論似乎譚□尚有可原此其一也譚□之罪在於假稱沈氏為逃僕更保之妻誅其心論其迹其為希圖占踞無疑但查譚□供詞稱係母命蓋夫可以制其妻子不可以違其母凡婦人有罪應坐夫男未便移坐其子復讀仍與滿杖姑准折贖之文仰見恩施格外未經受刑明許漸洗似乎譚□愈可自新此其二也況平糧保以家生世僕詭稱中表至親以重辟事情誣告伊主若非貴都院親審正名定分譚□之命幾乎不保豪奴之禍可為寒心然不告主則不得妻復讀免其律擬之文仰見仁慈惻隱矜憫無知比例類推其僕之情既

奏案卷八

書

可原則其主之罪亦可赦開復譚□庶幾上下相安以副貴都院一視同仁之意此其三也既據同庠公請未便阻抑輿情遂批諸生既以同學友誼懇切代額俟傳譚□考試文理定奪隨傳考試文理頗明年力方富不忍錮其終身行牌開復衣頂在案頃長沙府奉貴都院批示查譚□何時告復該州學不將本院批據諸生哀懇情詞備錄全文申覆止將奉行日期草率具報致煩貴都院重提各犯移解前來令加親鞠具見不恥下問之意但本院素無折獄之任况經貴都院親審定案無庸再議除譚□不合又行賣票另行夏楚嚴懲外移到各犯仍著來差解回聽候貴都院飭行發落銷案等因到院准此為查譚□一案係咨貴學院接准回咨推原周至查貴學院典握文衡子衿黜復悉聽主裁本都院局外之人何敢置喙但此案係本都院

訊擬咨革情罪稍失權衡不獨劣於得以反覆而諸犯悉可諱

張故不得不就大咨而一一闡明再希教政如大咨所云照指姦論似乎譚□尚有可原者查沈氏雖有譚□姦生伸保之供而律開姦夫無憑是以遵照律文將伸保斷隨沈氏撫養誠不欲以賸昧之事過加窮究而仍令照舊另居分爨或可杜絕邪根也乃昨據長沙府審詳據沈氏供伸保是譚□帶去了不肯把與小婦人只求賞斷與小婦人而伸保亦供在譚□跟前則是本都院不欲直究其賸昧反敢自露其淫踪不但以本都院之斷為可違而且以本朝之律為可廢矣此其一也又如大咨所云比例類推其僕之情既可原則其主之罪亦可赦似本都院免糧保之律擬開譚□之親親矣但查糧保以主不給妻情有可原又斷歸伊主故照例責四十板免其律擬况罪魁之

奏案卷八

書

陳子雲擬流矣袒證之陳飛鵬等各決責矣而捏造鬼名圖占沈氏之譚□僅擬其矜未加刑責並非寬於僕而嚴於主今不數月而奉革之劣生儼然仍列於黉宮無論從前之問官悉任其欺藐而今日之案牘竟聽其更張聞者不解其何故見者相率而效尤不幾令士習益澆而國法愈詘乎此其二也至於大咨云譚□之罪在於假稱沈氏為逃僕更保之妻誅其心論其迹其為希圖占踞無疑是譚□罪案已定於貴學院數言竊仰明照燭微淫邪破膽而貴學院又云譚□供詞稱係母命蓋夫可以制其妻子不可以違其母凡婦人有犯應坐夫男未便移坐其子似本都院欲坐譚□之罪不如貴學院念譚□之母矣但伏讀孔子曰婦人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聖訓昭垂載在小學而貴學

院以爲子不可違母將從貴學院之新裁抑將悖孔聖人之明訓乎又讀 大清律名例註曰如婦人尊長與男夫卑幼同犯雖婦人爲首仍獨坐男夫令甲領布莫不欽承而王肯堂箋釋註云男子丈夫如弟姪子孫之類皆是今諱口之所供母親呼犯生捏造之語毋論歸詞卸罪即使母命果真而探之獨坐男夫之律例實不容違若以男夫專指丈夫豈丈夫甘稱卑幼今貴學院以爲應坐男夫未便移坐其子將從貴學院之寬政抑將悖 本朝之律例乎此其三也再如大咨云傳諱口考試文理頗明年力頗富不忍錮其終身本都院職非衡文或枉才俊但伏讀 御製訓飭士子文內云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大哉 皇言萬世欽遵今諱口之文理雖優恐亦合 御訓所云讀書何益耳本都院僉差解犯候賜親訊誠以更保之有無下

趙秉公奏案卷五

書

落伸保之何父所生捏出沈氏之夫是否占踞先將伸保帶去是何情由若貴學院當庭嚴究必有赫然震怒不容貽玷官牘而貴學院稱素無折獄之任似明刑細務不足仰瀆清華但子弟之淑慝不得不藉決於師長相應再行咨解爲此合咨貴學院請煩查照電鞠其情將諱口仍行褫革或著其查出更保再行辦雪或俟其日後悛改徐與前除則士子知儆惕學校得肅清而恩法爲兼盡矣本都院與貴學院同拜 朝廷之爵同附孔子之徒似未可以聖人之訓爲不足遵 本朝之律爲不足守况貴學院人倫之主名教之宗尊 君親師風屬環橋實有重望焉

覆湖督會商士司田舜年咨

查得田舜年揭子田昞如貪庸暴戾一案田昞如被父揭恭既

已負罪而又逃匿不赴審訊與向長庚明知奉 旨提審之件抗不解出迨 欽差按臨始行同送到案雖稱患病顯係飾詞此二犯均有應得之罪誠如貴部院大稿所稱應部議定擬及 欽差部院大稿所稱田昞如畏罪潛逃負隅桑植抗 旨仇父向長庚明知昞如爲奉 旨究擬之犯敢藉口病重藏匿經年應請照部議按律定罪者也至田舜年惡蹟累累如貴部院大稿所稱田舜年不臣不職之罪誅不勝誅及奸詭叵測造印匿印欺 君之罪併以 朝廷之名器授印之職官任其奸謀詭詐目無 君父心有貪私此又舜年之大罪誠不禁目裂髮豎者也又讀 欽差部院大稿內稱田舜年爲臣不敬爲父不慈爲土司不仁不義罪不勝誅併列其有憑有據六條可謂聲罪致討足寒九泉之魄矣惟是襲替一事伏讀 欽差部院

趙秉公奏案卷五

書

大稿內稱田舜年將庶孫翼南頂名請襲已屬欺冒又請將第三子田耀如承襲更屬老悖而昞如被恭不可復襲是田翼南田昞如田耀如俱不得在承襲之列矣乃 欽差部院大稿內又稱田昞如現存四子其南使南翼南可南應於四子中擇一承襲等語查田舜年疏稱翼南年僅數歲不惟不能安惶感之人心而且閭司軍民慮其報復是田翼南之不可承襲田舜年已陳於 皇上之前矣再查田舜年私報印稟將田翼南虛冒年歲暗行換襲已經貴部院以該土司官欺罔朦蔽廢嫡冒襲據實題參矣即 欽差部院大稿內亦稱田翼南頂名請襲已屬欺冒今若以田舜年之欺罔欺冒者而更爲欺罔欺冒焉諒爲 欽差暨督撫提之所不敢出也至於其南使南可南據荆州府申據容美司經歷向及第申稱田其南田使南田可南之

名目均屬影化幻生夫彼既以為無人而我反為之請發竟於君父之前作此游戲之語諒亦 欽差暨督撫提之所不敢出也如以昞如諸子無可棄者必將議及舜年諸子則貴部院大稿所稱舜年悖逆不法即有應棄之人亦毋庸再議者凡諸共事當有同心夫田舜年不忠不順田昞如不忠不孝繩以司寇之法應在不赦之條今舜年已故昞如已革即 聖主或施浩蕩之恩而人臣當効鷹鷂之逐若力不能肆諸市朝而且欲寵其子孫畀以爵祿授以土地人民恐非所以風示百官而勵臣節也揆諸無將之戒必不然矣至田舜年壁上一龍柱上二龍田瑛如等已供認不諱而舜年遷第七代公妻葬於冷水溪陰地既有龍形之疑應從改遷之議均難代為隱默者也田權如既不奔喪又抗 明旨乃當委員曉諭之際輒敢設兵持械

趙案公判案卷主

吳

把截隘口不容前進是誠何心比諸田昞如之逃匿隣封向長庚之庇藏欽犯更有甚焉所當亟為題參懇 天威以彰 國法者也又據容美司經歷向及第申稱唐世家田瑛如等一一 是問真偽悉明并稱領旗田向春代田暢如候審等語今唐世家田瑛如田向春等之口詞即是田曜如等之供狀更無疑義如大咨所云審供已定未便遲延誠宜迅為核題以結欽案者也本都院才識短淺未敢妄奏未議既承大咨相應咨覆

移江撫為大典非存疑之案等事咨

竊照本都院自康熙四十年蒙 恩特召補授浙藩及今調撫湖南已六年於外矣碌碌風塵迢迢桑梓無論家鄉之事概不及聞即音信之通亦不數得近聞上年前撫都院學院批准本

籍常州府武進縣已故原任副憲徐 崇祀鄉賢一呈其紳衿公舉以本都院為呈首似有不能默然姑置者夫鄉賢之舉在乎其人之可否崇祀與公舉之果否得實而不在乎呈請之官爵崇卑與開列之人數多寡今徐副憲配享廟庭關係春秋鉅典而以數千里外仕宦之人僭為呈首鄉人聞之無不笑其多事識者議之無不訝其鮮恥將來郡邑志乘記之亦必曰趙某之多事也如此鮮恥也如此其可羞孰甚焉且公舉雖經達憲而呈首並未到案則憲批亦為失實鄉賢例應報部而呈首遠在任所則部駁亦難登覆是此呈不特本都院實有未便而且於此案恐更以傳疑而不傳信也尤有隱痛於心不得不吐臆而直陳者先大夫一生安貧樂道絕意聲名本都院德微力薄不能為先大夫奉一日之稱揚而反為鄉先生乞他年之俎豆

趙案公判案卷主

王

則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其可羞更孰甚焉或係本都院不肖子弟盜名獻諂以圖蠅頭末利尤當嚴究以懲敗類相應不避嫌怨滙情咨請為此合咨貴都院請煩查照飭行本籍常州府武進縣查徐副憲舉入鄉賢公呈如果係本都院為呈首實係並未到案即將賤名塗銷併查是否本都院不肖子弟盜名圖利一併嚴提究懲庶大典得成信案而鄙人幸免物議矣

再移江撫咨

為照此案雖未荷貴都院開明已經塗銷字樣而江蘇藩司已請塗銷姓名則賤名自必塗銷幸可免於物議併可無煩置喙矣惟是本都院初咨有紳衿公舉徐副憲鄉賢之語蓋因未曾親與所聞不得其實及再咨有聞請設專祠更重於鄉賢之語亦因傳聞雖有此言而確實尚無足據今准咨開徐副憲已奉

前各憲有照例扣給致祭及給銀崇祀之批是徐副憲崇祠致祭已有定案現在舉行矣夫鄉賢配享廟庭固宜慎重而群沾榮耀猶在尋常擬議之間則一銷名而可以結案若崇祠分給祭銀特崇典禮則獨享盛譽難容瞻徇依違之意故雖銷名而尚有迂言查武進叨稱文獻鄉先生之表表見聞者或以理學或以武功或以德業或以忠節光耀簡編指不勝屈然未聞皆有崇祠之建給銀之祭非鄉先生之不若徐副憲也亦非鄉先生之子孫盡不若徐主事也誠以大典不可濫邀官銀不可混領故于孫雖有尊崇祖父之心而祇循其一定不易之制今徐副憲而專祠矣徐主事而祠其先矣人之尊親不可謂不至而鄉人之評論果否其咸孚若以無專祠之子孫為不如徐主事則王謝後人誠為可歎若以有專祠之徐副憲為賢於鄉先生則凡筵儼列恐有未安若以專祠為無足重輕則徐主事不必為無益之舉若以專祠為有闕典要則徐主事似當為傳信之文仰祈貴都院即將原呈紳衿耆庶查取到案如盡稱允協則飭另呈以彰公好或可各半亦飭換呈以存一說倘不然而以耿然無據之詞創棄然特出之典分各祠致祭之銀有心難昧有口難緘本都院既為武進之人不得不言武進之事雖桑梓見責咎固難辭而典制所關怨亦奚恤非不知數千里之空言僅同輟羽然存此一紙於鈞座之前本都院指日乞骸歸里尚可徐申前說此公案即不幸而早填溝壑見徐副憲於地下猶當面訂是非毋羞俎豆且今日留此數言見武進之人非盡全無羞惡阿私蔑公後日或有同心亦可援引今詞共明正論惟望貴都院主持名教釐正祀典通邑幸甚萬世幸甚

趙泰來公制書

毛

移督提會商永鎮右營移駐寧遠縣咨據布政司呈詳據永州府詳稱查得寧遠縣界聯兩粵奸兇易藏請以右營遊擊援照左營之例移駐縣城以資彈壓批司會議今據回稱莫若仍循舊制勤飭嚴防足堪禦侮今地方安堵毋庸紛更緣由到院查寧遠毋庸論應否移駐右營遊擊但寧遠原係中營分汛之地右營另有分汛而舍之不顧乃反駐寧遠以協中營不識分汛之議謂何若云遙制祁陽則祁陽接府城何不徑歸中營而以中營所轄附近右營之地易一以與右營是又可各自守汛而無煩遙制者也該司未諳情形遠隔兩廣更張殊屬草率查寧遠縣界連兩粵重山疊嶂最易藏奸前事堪虞綢繆宜預今右營之將不移駐分汛之地無論一日有事徒受處分而地方難於寧謐所關非小似應以祁陽歸於接

趙泰來公制書

毛

移督提會商永鎮右營移駐寧遠縣咨據布政司呈詳據永州府詳稱查得寧遠縣界聯兩粵奸兇易藏請以右營遊擊援照左營之例移駐縣城以資彈壓批司會議今據回稱莫若仍循舊制勤飭嚴防足堪禦侮今地方安堵毋庸紛更緣由到院查寧遠毋庸論應否移駐右營遊擊但寧遠原係中營分汛之地右營另有分汛而舍之不顧乃反駐寧遠以協中營不識分汛之議謂何若云遙制祁陽則祁陽接府城何不徑歸中營而以中營所轄附近右營之地易一以與右營是又可各自守汛而無煩遙制者也該司未諳情形遠隔兩廣更張殊屬草率查寧遠縣界連兩粵重山疊嶂最易藏奸前事堪虞綢繆宜預今右營之將不移駐分汛之地無論一日有事徒受處分而地方難於寧謐所關非小似應以祁陽歸於接

移督提會商永鎮右營移駐寧遠縣咨

查荆關所改部差必須剝釐盡裕課恤商方不負朝廷設立關部之意乃有王法公鑄克內幕又有馬大成鑽充關吏俱係紹興光棍內外勾通舞文弄法無一事不任其主張無一處不恣其需索又有周邦等盤踞關津甚至馬牙犯罪之李朝崇亦貪竊鑽役群黨剽商怨聲載道是部差之設適足以藏姦而黨飽既多必至於損課本都院既有見聞不辭嫌怨為此照會貴關煩為查照希將有名棍黨立行革逐併發交江陵縣解回原籍取具收管以除商困以裕國課仍祈見覆施行

移北撫禁荆關苛索船稅咨

為照設關徵稅原以裕國便民本都院遵旨前往荆關圍量川木定議則例茲據公安縣士民冉祚繩等舉舟具呈內稱港口渡稅前蒙屢飭禁革今歇家胥役無論關外關內有載無載晨出暮歸或一月往返十餘次到關必勒完料覓食小划亦不能免其民間出入非舟莫往一遇巡邏勒索錢四五百文不等懇移照例征收等情本都院舟次港口渡面詢上稅船戶俱稱小划納稅六七分者俱納錢五六七百元其納船料半料者俱加五收耗似此關盡藐法婪莊虐害商民殊非朝廷改設部差裕課恤商之意除照會荆關外為此咨貴部院請煩查照嚴飭照例徵收見覆施行

移署撫檢舉濫薦劣員咨

趙恭毅公劉葉卷第五

中

竊照三年計典黜陟攸關自必採訪悉真方登薦剡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內循例舉劾附薦官八員內有靖州知州祖彰據該司道詳報亦入附薦之例今本都院奉旨解任仍在長候旨聞靖州知州祖彰行止不端見事風生上年因原任郴州知州何瑞涵為李鳴山訐訟一案嚇騙瑞涵勒索銀五百兩瑞涵不得已止交銀一百兩祖彰嫌少不收大拂其怒百端唆搆有何瑞涵可審祖彰又置買戲子兩班在署教演恣情取樂有玷官常祖彰親認不諱似此不肖劣員乃採訪不真謬列附薦本都院濫舉之外誠所難辭查定例內薦舉卓異之後原任有濫行貪酷不稱職之處許原薦舉官員仍行揭報題奉本都院雖經解任因候旨尚未離長既有見聞豈敢復行隱諱以欺皇上以重臣誅相應檢舉咨請貴部院題奉以昭國典

以白臣心至本都院既經照例咨題懇應否邀免聽候部議

移廣提查汛兵頂冒咨總憲任

康熙五十二年九月初五日日本都院回至雷州府給賞各汛續到兵丁查海康汛守兵林永華冊開年二十七歲康熙五十二年七月入伍據林永華供我是林連叔子林永華於今年七月十九日故了我頂名食糧的據守備李有興供林永華七月十九日病故八月初十日纔來報知所以冊上未改又桐油汛守兵陳贊卿冊開年二十九歲康熙五十二年六月入伍據陳贊卿供我是陳贊富哥子陳贊卿於今年六月故了我頂名食糧的今年二十五歲據守備李有興回稱這是大報開除的但林永華既於七月十九日病故豈有隔二十日纔報之理陳贊富既頂名食糧因何不報明收補該守備忽又改稱林連已故林永華

趙恭毅公劉葉卷第五

里

趙恭毅公劉葉卷第五

趙恭毅公刺葉案第六

孫男佃數謹編

告示

嚴飭官方以肅 功令示 以下浙撫任

照得吏治之清濁關係民生之休戚而屬員之賢否尤視大吏之貪廉我 皇上勵精圖治察吏安民凡屬臣工自宜潔已忘私奉公守法庶幾官箴無玷報最可期本都院總藩一載矢念澄清雖剷除宿弊嚴行禁革而波靡難挽積習猶存令荷 聖主特恩陞授浙撫深懼蚊負夙夜靡寧惟冀司道府州縣恪遵法紀加意撫綏以仰副 皇上愛養元元至意第大吏者小吏之表率有守者有為之根本前以欲除州縣之虧空先革藩司之陋規等事嚴切諭諒共聞知今日端本澄源則更自巡撫始巡撫取之於司道則司道不得不取之於下屬知府取之於

趙恭毅公刺葉案第六

州縣則州縣自不得不取之於小民層層剝削咎實有歸今本都院撫浙伊始首飭官方念正已乃可正人小廉必由大法至除陋習布告宜先除通行外合亟出示曉諭為此示仰司道府州縣官吏知悉務期潔已奉公不得忘身黷貨如本都院有一毫之不自一事之非法該司道府廳州縣則據實 上聞願甘重典倘司道苛求下屬以及知府勒索州縣知縣虐詐小民一經告發或有訪聞立以白簡從事弗顧一家之哭本都院不諳世法不徇人情各宜洗滌肺腸勿以功名性命嘗試凜遵毋忽

浙省觀風示

照得吏治少文苦無易俗移風之具生逢至治喜觀地靈人傑之奇誠知表率官常尤在振興庠序本都院學優未能窮經滋愧勿櫻多難奚啻集蓼茹荼貧未從師不克盡囊擔笈昔年辛

苦今日迴思竊有一經先駕部訓嚴丙夜家徒四壁窮諸生誦惜分陰濫獵科名仍安儒素將父而謀負米千里非違通籍而依硯田一穗未冷中原作令嘗延問字生徒西漏歸田時列攤書子弟束身將隱報 國惟文忽荷 隆恩拂輓懸於簾戶遂肩重地託查負於濤江每懷 天語丁寧感而欲泣自顧微軀軟掌勞以忘年詎復邀 聖主超越之恩迺更昇此邦節鉞之寄撫躬增悚報稱彌艱貞度肅僚矢潔已作對鵬之本規風右學筮同人為鼓動之機恭逢 聖世揆文矧值江陬洽化適際槐黃之會行看穎脫之時因一日之長可卜出人頭地擬九方之相欲收格外驪黃東觀西膠各表先資之獻華宗寒畯共追拔戟之風更多未擬芹香堪念徒勤膏火并聘蘭筋於初試擬觀露豹之一班業戒輕浮學崇根柢按前民之定律要兼理法

趙恭毅公刺葉案第六

辭機運古意以新聲善會歸胡唐薛材探玉笈痛除馬渤牛溲音振金華最忌寒鴉枯木陸氏之稱文猶在惟休他人我先韓門之立說非誣只喜陳言務去理宗五子才備三長斯為上焉倚其盛矣倘擅登高作賦并傳刻燭成吟一禿各出爭奇總在有懷罪獻爰循舊典亟採新篇

仰體

聖主好生之德曉諭招撫以廣

皇恩示

照得鎮軍紅苗醜類相傳歷世已久人面獸心貪利好殺數年以來出沒剽竊犯我營哨擾我民居奪我內地牲畜甚至坐卡裝塘拿人勒贖邊民受爾荼毒恨入骨髓從前文武官因先經報撫沿襲前局任爾反覆姑息養癰爾苗益肆猖狂今則惡貫已盈罪狀敗露上年叩 闕一案 欽差會審本都院身歷邊疆察知情實備細入告 皇上軫念邊民素遭慘毒赫然震怒

便要發兵三路進剿區區爾苗如魚遊釜似鳥投羅殄滅有期
死亡在即此亦自作之孽何所逃罪但本都院伏見我 皇上
至仁如天昆蟲草木猶使並生爾苗既具人形同有血氣則皆
屬 朝廷赤子一旦肝腦塗地暴首深林亦堪憐憫况爾苗各
有父母各有妻子伏處山谷室家團聚亦有生人之樂乃無知
造惡自干 天罰 大兵一臨死無噍類在爾苗固不足惜爾
之父母妻子何辜累其俘戮就使西竄東奔苟延殘喘而焚巢
掘穴家破人離豈復有今日團聚之樂乎方今 聖天子在上
四海昇平萬方一統不毛之土盡隸版圖如川省之打箭爐及
松潘梓臘并永寧邊營等處生番俱已投誠歸順 皇上恩授
土司職銜頒給號紙他們身名兩全誠為可嘉惟爾紅苗冥頑
不靈甘心化外本都院再四思維爾苗亦有肺腸豈不貪生怕
死揆厥所由或因爾等無管生苗並無頭目鈴束又鎮守地方
未經設立文官爾苗與內地人民小嫌爭角無從控理曲直又
或因近地奸民欺騙錢債交易不公結成仇怨勾通捉人勒贖
得銀分肥又或因邊汛頭目生事邀功妄開邊釁且或因無賴
流氓潛入苗境私販禁物煽誘為非兼有天星等寨倚為從賓
故爾等胸中原有怨忿更加墮落奸謀以致冒死犯法糾眾報
復利入棍徒罪歸苗黨愚孰甚焉本都院奉 天子命來撫湖
南欽遵 上諭力減加耗盡革私徵七府二州數百萬生靈俱
成樂土只有爾苗未聽約束邊民未得安堵難免一方面隔本
都院既不忍吾民受爾苗擾害又不忍爾苗受不教之殺蒞任
數月寢食不安幸督部院與提督總鎮共有同心為爾等尋一
活路協力擔承姑開一面暫緩 天誅特委署辰沅靖道事衡

趙憲報公制卷第六

三

永柳道張恭議前來宣布 皇恩開誠曉諭正爾苗轉禍為福
起死回生之機也非不知爾苗雖蠢而黠有撫即順旋撫旋掠
叛服無常情偽難定但本都院推心置腹務以誠信待人豈忍
逆料欺詐拒爾自新如爾苗不改故習仍前反覆自可立刻
上聞遣兵撲剿斷無牽制遮飾再臨前轍除一面嚴飭官兵
民并訪奸徒流棍擒拿重處外合行頒發示諭特飭該道等官
員賁示爾苗各寨人等知悉從前罪狀概援 恩赦不究果能
真心向化永遠歸誠剃髮摘環開造戶口遵照往例酌納丁糧
便即通傳各寨推立頭目限於半月內齊赴該道張恭議處投
冊報名輸情立誓如爾苗從前果有隱情負屈併嗣後如何利
便不妨據實開列明白聲說以便飛報督部院與本都院查明
就撫實情本都院當即會商督部院親臨面諭安撫量行犒賞
併就近相度事宜為爾苗盡心區處然後會疏 題請定章仍
飭地方文武官一視同仁信賞必罰務令民苗各安生業本都
院素性坦直從無半語欺人決不使爾苗既歸 皇化復憂失
所倘若執迷不悟觀望游移則是爾苗天數已盡自絕生機便
當飛章奏請三省會兵夾剿合攻掃清巢穴本都院即欲為爾
等再尋活路不可得矣生死禍福在此一時各宜猛省毋貽後
悔特諭

趙憲報公制卷第六

四

禁革私派重耗示

照得湖南地瘠民貧苦累不一其最賤虐而可痛恨者莫如橫
行私派與重收火耗二端本都院向在江浙久有傳聞上年會
審紅苗一案經過地方留心體訪更得其詳大約正供之外巧
設軟擡硬駝公費脚價諸名目有按糧每兩加派三錢至五錢

不等者有借稱公務逐事私派一年之內難以計數者地丁銷算有派驛站銷算有派刑名費用有派漕糧南糧費用有派甚至州縣到府與府應到省無一不派上司生辰令節與新官到任鋪設過客下程代儀無一不派且地方官之食用物件有發價之名無發價之實亦無一不派況衙門之蠹役恣其需索經手之里胥任其操縱是官之所得者一而下之所出者不至於二三不止又花戶完納條編重賦稱收每兩加耗二三錢不等嗟嗟焚黎敲脂吸髓未絕虎狼剝肉剝膚誰憐鳩鵲無怪乎顛連困苦日即於流移死亡而莫知究極也我 皇上仁覆遐壤慮切民艱本都院 陛辭之際親承 天語特頒 諭旨嚴飭大小屬員痛改前非洗心奉職力減加耗盡革私徵務使流移者獲返鄉閭守業者獲安隴畝以副朕軫念遠省民生至意欽此跪捧 絲綸湖南數百萬生靈咸沐再造 皇恩永永頂戴與天無極矣本都院蒞任之日即恭設香案宣讀 聖諭仍將黃刊布通曉官民一體欽遵外誠恐不肖官役利慾薰心罔知洗滌甘蹈法網有負 聖天子浩蕩洪慈合行出示嚴飭為此示仰撫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湖南百姓困於虐政已非一日今我 皇上洞燭情弊嚴行飭禁且姑寬既往許以自新誠爾等官吏轉禍為福之時也本都院忝任撫綏躬膺表率若仍聽積習相沿上辜 主德下負民望雖死葬江河不足塞責昔人有言一路哭何如一家哭嗣後如該地方官不遵 諭旨怙惡不悛擅於額徵條編外私派分毫及仍前重收火耗剝削小民逢迎上司而司道府廳亦利其賍私通同徇縱是誠不畏刑法也是誠不顧子孫也本都院心清面公立刻恭摺追贓治罪斷

不稍避嫌怨姑為寬假使體枯赤子終無求活之門膽大貪官仍享恃入之利亟宜省改毋隕身名
嚴禁欺保包攬加派害民示
照得湖南百姓憔悴虐政已非一日而害民尤甚者莫如私派其名數者每糧一石加派至四五錢不等又名硬耽者每糧一石加派至四五兩不等吸髓吮膏賣兒鬻產焚斃子遺不死即逃幸荷 聖明洞鑒特頒 諭旨本都院欽承 天語嚴飭屬員盡革私徵已經通行飭禁在案但私派橫行牢不可破固由於官吏之貪污尤起於欺保之包攬訪得無賴棍徒投認欺保魚肉小民借私派以逢迎州縣即借私派以分潤貪囊私悉歸掌捏出入一任指揮不肖州縣隨其牢籠不得不受其挾制稍不如意即引類呼群指賍嚇詐州縣恐遭發覺因而曲處調停此輩與賊自由愈無忌憚始而害民既吞聲而無可訴繼而害官亦飲恨而不敢言欺保之流毒至此鮮不飲食肉而寢皮矣本都院訪聞既確現在密拿究處外合亟出示嚴飭為此示仰撫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凡地方一切陋規已遵 聖諭盡行禁革如有大膽棍徒仍借欺保名色包攬錢糧派索雜費爾被害人等即指名赴縣呈控以憑立拿拿處死地方官徇庇不舉即以知情一體飛奏法在必行慎毋玩視
特除上行下效之積弊共砥大法小廉之實政以肅官箴以甦民困示
照得湖南僻處邊徼疊遭兵燹雖 聖恩浩蕩錫恤有加而民氣凋殘瘡痍未起所賴身任地方者滌除苛政竭意撫綏庶幾哀鴻可集共享昇平我 皇上聖明遠照洞察民艱特以重耗

私徵 天語叮嚀務期舊制本都院欽承 諭旨已經給示分發飭禁在案但州縣亦邀一命豈其慙不畏死所以橫行而無忌總由上下之通同郡守者州縣之表率也今湖南知府以及直隸知州於所屬起解錢糧不論地丁南漕驛站每百索銀三兩或名驗批或名硃貨或名公堂或名過平名目雖殊禁駐則一又如奏銷一項該管府州亦惟逐項吹求每縣每項勒索規儀四十八兩六十兩以至一百二十兩不等檄催差取公然勒索再如盤察倉庫原杜有司虧空承察府州每小縣索取常規一百二十兩大縣索取常規二百四十兩惟較餽送多寡不問倉庫盈虧此外種種苛求更難悉數知府直隸知州取之州縣則州縣不得不取之百姓借劔而殺其非自殺之也一聞耳知府直隸知州如此更進而上之諒有同心無待言矣伏讀 欽

賜御書督撫箴有云曾是源濁而流則清曾是表正而影則傾大哉 皇言其戒最督撫之意深矣切矣然則處茲地而言澄

源端表之道當自巡撫始巡撫貪則屬員安得不貪屬員貪則窮民安得不逃而且死也本都院身受 隆恩殫心報効先以

一已為屬員倡合行示諭如巡撫稍有不肯之心或有非法之事爾等官民即當共聲其罪以為負心殉愆之戒倘或本都院

正已率屬自問無媿而爾等屬員仍然需索下屬剝削小民使

天恩不被遐壤殘黎獨抱向隅本都院疾惡如仇斷不能姑

留敗類日朕民膏霜簡一登身名俱喪亟宜猛省毋貽後悔

再行禁絕火耗私派以慰民困示

照得若官之要首重律身民困之深莫如橫歛項者屢奉 嚴

綸諄諄以暗派私徵為戒誠以惟正之供尚煩敲撲斷難容無

藝之求不經之費以重累小民也年來錮弊日滋流風其過為有司者身居民上罔恤民艱凡害民執政非止一端而惟橫徵私派之弊為禍尤烈如收解錢糧私加羨餘火耗解費雜徭每浮額數以致公私一切費用皆取給於里民若日用之米蔬供應新任之家伙食案衣衙署之興修蓋造宴會之席面酒餚上司之鋪設供奉使客之小飯下程提事之打發差錢戚友之抽豐陸之人夫答應官馬之喂養差差與夫保甲牌籍刊刷由單報查災荒編審丈量等項皆有使費陋規難以更僕枚舉總之無事不私派民間無項不苛歛里甲而且用一派十用百派千以飽駐官婪竊之貪腹嗟嗟小民膏血有幾而能滿此漏卮巨壑哉即使加意撫循循循恐積疲難起豈民窮財盡之時災膏頻加

之後而尚堪無端剝削也本都院深維禁飭之方可無補救之

法大抵士人廝身官籍其榮華享用之志久已膠錮於胸中即

眷屬親朋之徒盡仰周旋於鼻息所以幸博一官靡不身家念

重廉耻心隨縱有稍知自愛者亦謂地方用度無出勢不得不

取於民間殊不知果能矢志捐介自然節用愛人諸凡室宇之

美妻妾之奉與身衣口食日用常行之需俱當刻意簡省所謂

儉可養廉是也且一介不取之屬員上司具有良心敬愛不暇

又何禮節之誅求乎至於自既淡泊則鄉親遊宦無豐可抽守

若端嚴則兵馬公差有威可畏方將退避三舍尚敢肆其需索

哉夫居官者若於操守有玷雖具他才小能不足錄也即安民

者不除橫徵私徵而欲家給人足有是理乎故本都院於申飭

官常之外特為拈出此條誠以遵 功令肅官箴安黎庶首務

莫先於此爲此通行示諭自今以後務須力洗陋弊易轍改弦如前所指加耗私派等事痛加禁止一意以潔已愛民爲主誠思昔賢懸魚留犢之風豈異人任本都院採訪極確鑒最公能遵守者有特疏薦舉之例有三年卓異之典自當特爲表揚以儆超擢倘仍志在溫飽冥頑不悛稍有違犯定即糾參請旨拿問追擬彼時功名不保身家隨之懊悔晚矣惟是大法而後小應形端而後表正標榜之立請自本都院與監司方面爲始此後若有不肖上司需索屬員苞苴賄賂者俱許據實呈揭以憑立付白簡本都院肅僚貞度決不自食其言此外過往無名之費有妄干者俱即指名具報法以懲之誰敢不惕凡此公私費用需索之源流盡杜庶幾火耗私徵橫歛之錮弊可止矣再飭大法小廉之實政以塞貪源以飭吏治示

趙秉義公判案卷第六

九

照得小吏之貪廉視大吏之表率湖南向來吏治幾不可問小民困苦已極本都院欽承 帝簡兢兢以察吏安民爲務下車之始即行該司道府州縣爲特除上行下效之積弊共砥大法小廉之實政等事畧言州縣之橫行無忌總由上下之通同而澄源端本之道當自巡撫始巡撫稍有不自肖之念或有非法之事爾等官民即當共聲其罪以爲負心殉愆之戒并給示曉諭在案本都院兩載以來衣粗食糲早作晚休不敢圖巡撫之體而不散累屬員以口腹無非以身作樣感悟他心期於守約奉法上遵 聖主之嚴綸下恤窮民之元氣然本都院律已寧刻而待人常寬不以已之所爲而強人以所難湖南屬員未嘗食槁飲泉也未嘗懸魚廋鹿也既不能爲古之廉吏亦何至爲今之貪官乃有惡不畏法如安化縣之多收火耗岳州衛之私用

趙秉義公判案卷第六

十

重法署湘潭縣之見事婪贓黠陽縣之違禁褫派或登白簡或列露章各皆功名莫保何嘗落得便宜至於道府直隸知州既爲上司自當正己率屬猶恐陽奉陰違豈意因循故習剝多端尋常交際之外更復百計苛求始而托言借貸既而預支節禮無論州縣不能饜其貪心即使勉強奉承而所求既遂任其所爲上司取之下屬下屬取之百姓有何上下有何法紀思之可恨言之可羞查新例內上司與州縣借貸等弊發覺照貪官例處分該司等漫無稽查是失察也知而故縱是徇庇也該司等固不以 功令爲心獨不以溺職爲慮乎本應一併糾參姑再嚴飭示諭爲此示仰布按二司官吏知悉移行遵照計典之後所屬州縣衛如有不遵禁令多收火耗私用重法見事婪贓違禁褫派者即據實詳揭以憑奏處其道府直隸知州需索下屬托言借貸預支節禮廉訪得實併即揭參與受同罪本都院飭吏治以安民生塞貪源以彰 國法不得不於該司是問倘仍瞻徇本都院徑行題參後悔無及

嚴禁無名之差以除民害示

照得小民田糧自應及時輸納非甚頑梗誰敢拖欠正供但民力有限雜費耗之而糧不得完矣差役擾之而糧愈不得完矣至於押差之設尤可痛恨夫花戶欠糧押拘聽比亦不得已而用之若押差者不待開徵而先押矣不分完欠而花戶盡押矣不思此等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押一都而一都受其魚肉押一里而一里恣其侵吞沿鄉督催索飯食索盤纏借名包攬收正項復收私派錢糧到手則飽在役而欠仍在民虧空盈千則害在官而病且在 國甚至結連衿棍見事風生串合衙賓通同

作禁無異虎狼之擇食公然賄賂之現形有司任其欺瞞窮民莫可控制合行出示禁革嗣後徵比錢糧遵用滾單挨比如頑戶抗欠不完及臨比不到方用差拘照數勒完其一應押差及急公飯東人役一槩革除敢再因循陋弊巧立名色生事害民官則飛章奏處役則立拿杖斃決不輕貸爾等糧戶既無差擾便須將應完糧餉依限輸納慎勿拖欠反令官役藉口使本都院愛民熱腸終歸灰冷各宜體之特示

嚴禁徵漕積弊以甦民累示

照得漕糧漕銀厘毫顆粒俱係小民膏血經徵各官應宜恪遵功令毋容絲毫苛歛乃湖南有漕州縣從前開徵之時先議道府廳常規開倉花紅修倉鋪墊又有縱遣家丁藉名看倉監收拴同經胥里棍船戶斗級人等每遇里民交納米石需索常

趙秉義公劉秉義公

士

規酒禮稍不遂意則稱米色潮碎篩颺勒耗私造大斗淋尖踢斛不一而足遠鄉之民負米倉前守候日久不能完納以致人人視為畏途情願折銀而經胥差役又復得以串通分肥不作完數不給完串迨至清查仍然照冊開欠差鎖追比小民畏其敲撲飲恨吞聲更可恨者道府快貪緣差票借事生風任意橫索種種弊竇大為民害殊干法紀本都院蒞任以來凡一切陋弊嚴示痛革在案今值漕糧徵收之候誠恐不肖有司陽奉陰違仍踵故轍滋弊害民亦未可定合行出示嚴禁為此示仰撫屬有漕州縣官役里民人等知悉本年分應徵漕米務須潔已奉公遵照本都院頒發較準制斛斗升照額平量隨到隨收隨給串票不許故意刁難仍用大斗淋尖踢斛加耗折銀致滋民害并不得縱遣家丁監收抑勒如道府廳州縣勒索常規及

縱蠹舞弊或被告發或經訪聞官則未處經收入役立拿杖斃決不寬貸各宜凜遵慎之慎之

嚴禁兌漕積弊以甦民困以速兌運示

照得漕糧北上一切運費及交通蓆木板片皆有額設錢糧又有二耗給軍米石往返儘可敷用乃各衛旗丁赴次受兌膽藐功令恣意魚肉勒索船規脚費篩颺淋尖設立裝艙鋪船開鑼穩跳以及花紅酒禮揮籌畫會種種需索不足不休稍不遂意或托故延捱不行收量或倡率黨夥毆辱解米員役甚至鳴鑼吶喊形同叛寇豈國法獨寬此輩橫行耶再如領運升目勒索規儀稍有拂意指執通關實收縱容旗丁指使撒潑尤堪痛恨又有管糧衙門書役亦巧立篩颺樣米派撥修倉填單各項名色稍不遂意捏稱米色花紅潮碎押令篩颺外加耗米甚至將派定丁船復行更換以致各屬山溪小艇守候於湖波研研之中若遇雨雪飄淋損浥又將誰諉更有一班劣衿積棍包攬開解乘機暗索串同備蠹及押運官役家人人等將二耗米石私折銀兩到次給旂各圖便益分肥致旂丁得以與販任意花費領押官弁漫無覺察以致未及抵通早已虧缺正米以上諸弊病民悞漕殊干法紀本都院蒞任以來屢經嚴行示禁今值新漕開兌之際誠恐日久弊生官弁旂丁經胥積蠹人等不悛功令復蹈故轍亦未可定為此示仰撫屬司漕官吏及運糧官軍人等知悉本年兌收漕糧各宜洗心滌慮恪遵法紀速行兌運毋得仍前恣肆苛求敢有故違或經訪聞告發官則糾參旂丁蠹役人等立斃杖下斷不姑貸慎之

嚴禁買田勒寫輕糧示

趙秉義公劉秉義公

士

為照民間田產買賣自應按畝照則收糧輸納庶不苦累原主乃有等富戶機乘窮民賣產故為刁難勒令契內不照本田科則非以多作少即減重為輕貧民止圖得價濟急忍減糧石寫立契券是富戶買田入手坐享輕糧之利而窮民田已出賣仍納無田之賦包賠貽累殆無窮期甚至賦稅難輸逃亡相繼害民虧課莫此為甚合行示禁嗣後民間買賣田產務照本田畝數科則或上或中或下該糧若干分晰明白書立契券過割管業不得勒令賣主改寫輕則遺害包賠如有此等許被害入赴地方官呈稟將買主究追律擬如該地方官徇庇即以縱惡害民溺職參處法在必行各宜凜遵

嚴禁輕價勒穀示

為照民間放銀勒穀利倍於本利復起利大千禁今有等富貴

集案彙公判案彙

三

之戶倚恃豪強只圖累利肥家不顧貧民艱苦當青黃不接之時值窮民枵腹之際機乘迫促假名應急不論時價高低貸銀一兩勒寫批約限至秋登還穀十石以及十一二石不等貧難小民只得俯首聽從忍恨領歸迨後償不及數復以穀計弄加五索利勒令變價是窮民終歲胼胝尚不得自食顆粒而勢業坐享重利剝削殆盡以致田租官稅兩欠無輸似此違例重收不特病民而且悞國深堪痛恨合行示禁嗣後借給銀穀每銀一兩不許取利於三分之一之外每穀一石止許加利於三分之一內至借銀勒約還穀永行禁絕倘勢豪有力之家不遵禁令仍敢以銀勒穀計利倍收苦累窮民者許被害入赴地方官呈稟查實按律治罪該地方官務須實心查禁倘敢悞違一經察出定以不恤民艱參處各宜凜遵毋輕試法慎切慎切

嚴飭學政務收真才以光盛典示

照得學使一官乃文章之準而非財賄之門也近來積習相沿學使不能勉自振振而局外耽耽無不視為難途或索常規或希分潤三年兩試竟為金穴珠淵萬苦千愁空有青箱黃卷本都院起家寒士深悉諸艱叨撫名邦痛除風弊與賢學使共矢清白廣拔英尤以仰副聖天子命官造士之盛典是以前學道開考之初本都院即給發曉諭嚴行誥誡該學道初校長衡岳柳四府州頗無間言不意續考常德縱役招搖取文悖謬本都院聽聞駭異會疏糾參此原為士子開登進之門所以寧受怨讟而不恤也今新學道起家甲第歷任銓衡視學茲土聞風胥慶但學道不易做好學道更不易做非咬得菜根不能做好學道非硬着骨頭不能做好學道非破得情而不能做好學道非拚得功名不能做好學道誠恐考試伊始一班棍蠹故智復萌暗地交通指稱線索招搖舞弊煽惑人心除諭地方官密行查拿外而正已澄源尤在該學道遏絕苞苴之端培植孤寒之路本都院有表率之任不得不申嚴約束該地方官亦有稽察之責併不得扶同徇隱一經發覺立登白簡事關考試大典慎勿玩視致干大法

集案彙公判案彙

古

再行嚴飭考試務收真才以光盛典示

照得三年兩試所以考業程才典至隆也我皇上致治太平振興文教於學使一官尤為慎重特製考試欵頒示學臣口誦心維莫不感激愧悚但秉衡造士雖不乏人而奉法修名亦不易見其賸貨棄才昧目喪心固無足數即賢智者流亦往往逢迎上司周旋當路廣延聲譽冀躋清華究其從來不過奪寒

士之功名營一身之富貴堪憐璞玉空泣荆山雖負凌雲徒道
按劍言念及此殊深痛恨本都院仰體 聖天子命官董學之
至意屢經示勸在案今當復行歲科正士子觀光之會本都院
若不三令五申是負士以負 皇上也如申令既明而才者不
收收者不才非三尺之所能貸也合再出示嚴飭為此示仰
提學道官吏并闔屬官民暨文武生童知悉如學道考試巡撫
沿襲規例接受絲毫及開列生童坐名薦取者許該學道據實
首報部院科道各衙門以聽糾參如學道考試該地方文武衙
門有把持挾制得錢說情請補廩講保等講進學者許該學道
據實申報本都院以憑奏違者一併參處如學道考試該提
調官有代投私書妄行乞恩者許學道據實申報本都院以憑
奏違者一併參處如學道考試該衙門書役有內外通同包

趙奉憲公判案卷六

王

嚴飭訓練以資援勦示

照得本都院一標兩營設立遊守千把統領馬步戰守兵丁無
事則駐防預備有事則援勦先驅誠不可一日懈弛以貽軍功
差也查本標弁目兵丁年力壯健弓馬開熟者固多而年力衰
懦弓馬生疎者亦不少皆由該將因循陋習及瞻徇情面姑留
無用之兵虛糜有用之餉甚非所以講軍實而備不虞也合行
飭查即將該營守備千把嚴加考核註明優劣據實詳報以憑
覆奪併轉飭守備千把將該管百總管隊兵丁逐一察明內有

老弱不堪及疎慵怠慢者造冊申報由該將核轉候示倘敢徇
私容隱及舉報失實者察出定行究處本都院除大標外仍將
四千總分簽定期型試每掣着某千總則該備率領本千總所
管把總百總管隊各兵丁聽候考試如有紀律不嫻步伍不肅
以及材質劣劣冒濫委充者立行分別細打革伍該將亦難辭
通同失察之咎法在必行慎毋玩視等因除行各將領遵照外
合行出示曉諭爾等身列行伍既受 朝廷養養之恩須効捍
禦封疆之力如有怠惰偷安平時不勤操演老弱充數當場不
諸騎射者除分別細打革伍示懲外定將該管將弁以通同失
察參處各宜凜遵毋貽後悔

嚴飭無知健訟以杜棍擾以安民生示

照得物情不平爭訟乃生未有無知健訟如湖南今日之甚者
狀不准不止訟不勝不休且不論事情之輕重併不知衙門之
大小戶婚田土必以告院為能叫枉呼冤似有剝膚之痛每當
放告必擁擠盈庭一遇公出輒攔轎投控及經披閱多係平常
細事或是屢告未准且下屬當審而必從上訴理虧被責而百
計圖翻甚至架空中之開鼓不風之波累幅長篇盡是無根浪
語婦女老幼都成習慣油腔總由藐法訟棍欺騙愚頑代做一
詞即得一詞之利替寫一紙即獲一紙之錢一告不准則哄以
再告一事未了而便牽彼事迨至真情敗露究其寫作姓名或
稱請過路人代寫或云倩某命人代做執迷不悟甘受牢籠誣
告而不顧反坐之條拖累而竟蹈破家之慘殊堪痛恨亦可矜
憐除訪拿訟棍究處外合行出示嚴飭為此示仰撫屬軍民人
等知悉嗣後凡投遞一切呈狀俱要開明寫作姓名住址何處

趙奉憲公判案卷六

王

以憑據詞查問不得以過往推命之人混供卸責如詞內不直書寫作姓名除不准外定行提究不貸

嚴飭劣衿告詐以除積弊示

照得湖南大害莫甚於私派本都院欽承 諭旨嚴加禁革三令五申務期盡改錮習以甦民困但私派之橫行總由劣衿之狼狽益劣衿於通棍蠹指揮黨惡借官為題因一派十盈千累萬鄉野愚民畏其兇焰吞聲進奉折產破家所派銀錢半歸於棍倘私派不遂及分派不均則又挺身出告挾制回詐甚至代人作証暗地分派種種惡劣言之已堪髮指乃更有怙惡不悛借稱士民公舉一紙而告十餘事一呈而扯數十人夫地方瘡痍自有里民告發各人被害何須代訴公庭況究其所謂士者更或混稱生員非係武生即係頂生倚藉護符官長莫施其法

結黨武斷私必壓方休訟勝則飽狼貪揚揚得意審輸亦稱

七

好漢處處威行吏治之壞壞於此輩民生之困困於此輩本都院訪聞洞悉立意剪除現在通行各學凡有事出入衙門者俱照格眼冊抄單用印給發當堂呈遞查閱其監生亦隨帶部照齊驗外合行出示嚴飭為此示仰撫屬官吏生監軍民人等知悉嗣後一應生監如有真正切已事情帶同抱告據實具告併開明某學生員或武生及頂生併監生俱呈送該學印單併部給印照各衙門當堂查對相符方與准理仍報明本都院查考如無學單部照即照齊民一體行法以懲假冒其不係切已事情仍借士民公呈名色與混稱生員投遞條陳無端牽告詐害地方及夥同光棍被告此証者除不准外定照違 制律嚴行治罪輕則咨革重則究擬如文武各衙門縱容劣衿生事通同

詐害察出即行糾參斷不寬假姑留稊莠慎之慎之

嚴禁佐雜婪賍害民以肅法紀以期安輯示

照得審理詞訟責成印官佐貳不得擅受民詞久經嚴飭在案至於首領雜職止以備公務差遣原無審理詞訟之例乃有印官怠惰偷安不理政事且以批詞作照看以兩造當人情甚至典檢吏目儼然承問之官勾通內幕裏外朋奸有詳即允無說不行因而劣衿土棍交結贓官見事生波扛幫取利蓋此輩微程有限既無遠大可期謂上司察訪難周故爾刑威不怕一詞到手總無空放之生百計婪財那顧剝心之痛而印官方且喜其逢迎不加禁止更有貪其暮餽留作私門竟以百姓之膏脂供此等之魚肉本都院確有訪聞不勝痛恨除現在參拿盡法究處外合行出示嚴飭為此示仰屬軍民人等知悉凡一應

詞訟俱聽印官審理如有佐貳擅受民詞及印官不自理詞訟

二八

批發典檢吏目與典檢吏目出一票差一役或拘人犯或派陋規許被害人等即扭執原役原票赴轅首告以憑參究其印官并上司失察一併參處法在必行斷不姑貸

嚴革指驛苛派以肅郵政以甦民困示

照得驛站設有錢糧一切夫馬工料醫藥支應馬價等項俱係作正開銷向來該管衙門積弊相沿驛站不無苦累茲本都院嚴加釐剔盡數革除則以驛供驛原無不敷乃湖南向來陋例草料有派醫藥有派支應有派馬價有派馬夫排夫按里攤銀或包富或催募又無一不派官憲烹分正帑於棍黨食小民嗟此窮黎以有盡之脂膏供無窮之股削飽棄者以此肥家剝肉者因之徹骨誠可痛恨本都院恭承 諭旨盡革私徵疊檄叮

軍務期洗心滌慮又伏讀 恩詔雜派項欵應永行禁革以安民生該督撫嚴禁禁革如有仍前滋徵者或經奏奉或被發覺定行從重治罪煌煌 天語敢不祇遵乃訪聞各州縣驛站貪婪習慣派累猶存合計一年不下數千餘兩該道置若罔聞有司苛歛無忌不知是何肺腑豈真不顧身命除密行察實參拏外合行出示嚴禁為此示仰撫屬有驛州縣官役里民人等知悉嗣後正供之外一應科派纖悉漸除敢有里棍私串通印官指稱驛站不敷名色擅派幫貼絲毫立將該管各官指名題參追賍治罪仍先拿里棍私串立斃杖下斷不姑容以貽民害本都院令出法隨毋得輕試

牌檄

酌議官捐等事代州縣給發新添黃蠟解費檄

趙秉義公劉崇基第六

九

以下浙藩

照得浙省解部本色物料解官長途飯食使費除司庫給發安家口糧水脚外各屬捐貼多寡不等在州縣則藉派擾民在知府則多派扣剋以致小民苦累微員賠費上年曾經議詳每勛着令印官自行捐給飯費銀一錢三分交給解員運解在案查議定每勛飯費銀一錢三分之外本司尚給有水脚是已浮於各府原定之數矣今康熙四十一年分新添黃蠟四千勛起解在通本司軫念各州縣措辦維艱所有各州縣應捐銀兩本司多方設處代為給發稍延印官苦累合行飭知為此仰府州縣官吏遵照即將四十一年新添黃蠟一項照依派定數目填具單批先行投司核明發府收齊該府彙批交給委官解部以杜混派扣剋情弊其各州縣應捐銀兩俟解官投批到司之日本司照數代為給發解官收領運交其府解戶役銀照依單開數

目支給該府縣毋得仍前混派扣剋滋擾該解官亦毋得再行稍索絲毫察出定行揭參仍取具各不違違依送司查考毋違

申嚴委署以飭吏治事檄

照得吏治之弊蓋亦多端而委署其一也每見有一缺出或央情面或許賄賂其百計營求者不知凡幾試問此央情賄賂之費不出之地方而誰出乎既幹辦而得之即搜括以償之固不俟身到地方而已其心貪穢無意聲名矣然此鑽謀奔竊雖由該員之不肖而實藩司有以致之也藩司視地方之美惡為酬謝之厚薄署員即其狼籍藩司必與優容留一委署之員即得一委署之利所以署員心有依恃全無顧忌婪炙小民不厭不休諺云權官如劫賊良有以也署員既身造其孽藩司實陰降之殃民生安得不困吏治安得復清本司洞悉此弊深為痛恨

趙秉義公劉崇基第六

三

立意革除凡有缺出或因因地之附近或因才之堪用虛衷詳委聽候憲奪如蒙允詳必取該員到署不致酷虐百姓逢迎上官切實印結方許承委治事倘接署之後稍有不法本司一經訪聞立即揭參今該屬某縣缺出已經詳委某員署理除另檄知照外合行嚴飭仰府照牌事理即行該署員遵照務須廉潔自持撫綏有法無以代庖而悠悠從事無以踵陋而貪濫妄行仍取該員切實遵依印結方許前赴署所倘或故違法在不貸慎之毋違

欲除州縣之虧空先革藩司之陋規特申條約共質官民

事檄

照得州縣職在錢糧處分首嚴虧空乃浙省今日州縣多不可問那彼應此移新掩舊積月累年盈千鉅萬半由於有司之不

胥半由於知府之勒索蓋州縣事事在知府之掌握則種種聽知府之徵求恐一不當而功名性命隨之詎知剝肉醫瘡水窮山盡一朝敗露無計補苴倉庫既虧身名俱失雖振既去之賊填未完之項已無及矣然知府之所以敢於勒索而無忌憚者徵求而無厭者則皆藩司有以致之也藩司取之於知府則知府不得不取之於州縣州縣非取之於詞訟即取之於庫帑層累剝削膏吸髓枯設官置吏之謂何而竟成上下交徵之一局也本司叨荷 特恩備藩兩浙惟期察吏安民稍効涓埃念去歲首在懲貪而正人必先正己凡餽送禮節陋規宜禁彈克加平陋規宜禁兵餉掛發陋規宜禁奏銷部費陋規宜禁委署賈絲陋規宜禁南糧徵收陋規宜禁除將禁革六條刊示頒發通曉外合行嚴飭為此牌仰該府州縣官吏到即將發去示條

趙泰泰公制軍奏六

主

實貼該府州縣署前及各城門如本司言清行濁該府州縣即據實報憲靜聽叅處如該府州縣違禁藉端私派及本司暨該府州縣胥役併地方棍霸指稱名色攬騙民財定行揭叅拿究斷不寬貸慎之慎之

飭取官員賢否檄 以下備撫任

照得民生之休戚總由吏治之淑慝而下吏之懲勸尤在大僚之激揚本都院謬膺 簡命節鉞湖南叨荷 主恩報稱無地每思勉効涓埃以免罪戾而才疎見淺德薄力微愧無以表率屬員輯安編戶斯夕循省愧懼實深惟是苦陋自甘淵冰自矢一點撲誠謂可以質鬼神可以對官民并可以告 君父但官方不肅則民困難甦而舉措混淆則甄別奚賴蒞任三月有餘無刻不留心吏治多方採訪畧有見聞然幅輳遼瀾耳目未周

倘官評偶一弗當則封章即為罪案該司道服官茲土匪朝伊夕察吏安民等之必悉所有官員賢否合行飭取為此仰該司道官吏照牌事理即將所屬各官詳加察核孰為貪酷難容孰為關冗尤劣孰為浮濫不職孰為老病尸居秉公執法據實開報毋徇私情而廢公道毋摘細故而縱巨慝毋舍目前而開倖宥毋寬大吏而諱微員限三日內密揭賡呈以憑察奪如有徇庇不舉及開報失實定當一體糾叅以肅 王章至新經到任者又須久試觀成如一年之後果有洗心滌慮循卓足稱即當會列薦剏用昭鼓勵事關舉劾大典慎毋玩視致干未便慎速

查叅劣員以肅吏治檄

趙泰泰公制軍奏六

主

照得安民必先察吏而吏治之日下總在大吏之交通近來各地方官貪濫成風廉隅罔顧或假詞訟以婪賍或借催科而重耗或結屬員而過付或縱蠹役為爪牙或徵歛徧及市廛或需索指稱規例甚至入醉鄉而酷虐逼婦命而號冤苛政穢聲昏天蔽日即彼署門任出入坊檢謂何私宅蓄優伶清勤安注種種劣跡本都院確有訪聞歷歷官邪二該司豈無耳目總由徇私廢公以致扶同隱庇本應徑叅姑行飭查為此仰布按二司官吏照文事理即便會同將所屬不肖劣員真贋實狀開明詳揭以憑核叅毋再遲延致以徇庇併叅未便慎速慎速

仰體 聖主好生之德等事委張恭議撫苗檄

查撫苗事關重大得人方可勝任合行亟委為此牌仰該道貴頒示諭輕騎前往鎮守地方傳諭紅苗各寨人等我邊民被苗擾害久矣今 皇上聖德神功函天蓋地威行絕域恩施遐荒

茲養苗無知妄動何難與一旅之師滅此朝食但本都院與督部院提督總鎮共體 聖朝不殺之仁為該苗開一生路據承撫局暫緩兵臨該道老成練達素請機宜一到苗境即先遣鄉道黃捧諭檄遍傳各寨招出苗人頭目宣示 皇上德威及各上司開誠布公之意曉以利害許以生全倘該苗真心就撫赴該道投冊報名輸誠立誓便將好言勸慰詢問疾苦併就近體訪與情相度形勢作何永遠利便其永保二土司可否責令擔承務必籌畫萬全刻即星馳飛報以憑本都院會商督部院親臨安撫面加犒賞申明約束酌核善後事宜會疏題報請旨施行此番招撫須要認真著實慎毋草率竣事後歸目前庶幾仰仗 皇上威靈克有成效既免一方血刃之慘亦息三軍汗馬之勞文告格頑厥功非細該道世受 國恩正可及時報効

如該苗負隅梗化甘心倖戮或游移挾詐假意投誠亦即飛報情形以便請兵合勦引領望切毋負委任

仰體 聖主好生之德等事再飭張恭議諭苗檄

照得撫諭頑苗非才不克本都院會同督部院遴選該道黃捧前往業經牌委飭遵外但該苗散處箐谷烏合無統且邇來官弁因循奸徒勾通狡情偽難知本都院雖曾親歷邊疆採訪大槩然今日亦止就所見聞原情遙揣至其中虛實機宜豈能預決於數千里之外是在該道臨時籌度相機而行務出萬全方副委任故不憚丁寧再為申飭又苗寨甚多督部院與本都院諭檄除續發張掛外仍刊刻四百餘紙以便各寨備傳該道速即輕裝星赴選帶幹員會同提督遵委將弁前往鎮鎮地方即移會總鎮訂商妥協偕臨苗境先將祭來繕檄張掛近苗村

哨各處隨遣鄉導熟苗多給刊檄責令持資遍傳禁尚務使周知如該苗果能真心就撫推出頭目軟誓投誠該道即遵照前檄委曲曉諭示以利害結以恩信俾其脫鋒刃而就生全併相度情形籌畫事宜星飛通報督部院暨本都院以憑會商親臨安撫此番舉動擔荷非輕上仗 聖主德威下藉該道賢勞毋貪僥倖近功毋循途飾故事毋為築舍道傍毋同秦越肥瘠倘獲成效績有攸歸努力此行翹首切望其永保二司距算甚遙現移咨督部院該道仍候另檄遵行毋違

稟報事給投誠黃珍免死牌

為照爾等因原任兩廣吳總督進京遂致落職失所潛匿山僻隨處度活念爾偷生釜底諒亦寢食不安恭遇 皇仁浩蕩恩詔普頒凡有逃避山林盜賊准其投誠正爾等得依天日咸

荷生全之期且紅苗梗化 朝廷特遣大臣調集滿漢官兵直逼巢穴有心向化者俱准投誠就撫五百餘寨其頑梗者盡行勦滅諒爾等亦所共聞今爾等仰慕 聖主恩威呈情歸化具見聞風悔罪之誠本應即准安插特疏入告第未親詢確實若一經題明恐爾等反覆無常又行逃避是爾等以投誠欺本都院而本都院又據以欺 皇上矣惟是爾等潛匿已久哀懷疑懼若不先給爾等免死印牌遽行差官提訊不無滋恐畏縮除本都院捐給銀一百兩并咨請督部院捐銀一百兩檄行宜章縣宜郴營一面將爾男婦家口好為安頓并行湖南司道轉行沿途指備夫馬口糧給爾前進外合行給牌執照為此牌給投誠黃珍即便酌帶小頭目數名隨同本都院差官星馳赴轅以憑面詢明確暫住長沙庶便具題至爾等從人中有年力精壯

願食名糧者亦即行報明本都院即分發營伍食糧不願食糧者或原籍安插為民或附近湖省各處安插聽從其便小頭目中有堪委用者即酌以小職銜委用至於大頭目自必題請錄用作何准用之處恭候 皇上勅旨遵行可也爾等毋得疑畏遲延未便

改飭委署以策吏治檄

照得知府一官綜理閩郡所關甚鉅查署衡州府事並知府自委署以來承審大案或依樣率詳而事情錯謬或縱胥沉攔而定限逾延因循日久墮誤必甚合行改委為此牌仰該司官吏照牌事理即將衡州府篆立委該府同知盧承德接受任事併嚴飭該同知彈心供職潔已奉公毋以代庖而置休戚於不問毋以權官而惟囊橐之是營毋以一州九縣逢迎而坐收貪婪

趙恭毅公制書卷第六

三

之餘潤毋以三分三厘禁革而多加節壽之陋規一有故違糾參不貸

飭行改委以肅憲綱檄

照得職官大小自有定序毋得僭越有乖體統乃該司理問吳亮揆因護理長沙府同知事務一應行禮不循本職竟躋於知府之班思駕於知縣之上殊為狂妄為此仰布政司官吏照文事理即將長沙府同知事務改委該府隨堂兼攝仍報明督部院批示遵行

通飭縣丞關文僭越檄

為查詳內益陽縣縣丞沈文英關縣文內自稱敕廳但服官既有尊卑豈容任意僭越查府縣廳衙各有分別縣佐稱衙備府佐之稱廳也本都院當年作令凡縣丞關移皆稱卑衙或偶稱

敕衙從無僭稱廳者近來世俗日偷微員孟肆縣佐及府首領等官俱不屑稱衙而稱廳不思此輩以廳自居將置同知通判於何等乎豈同知通判亦可不屑稱廳而別有有位乎抑同知通判縣丞皆可混稱廳而漫無分別乎沈文英之無知不足責但此風一長上司視為無甚關係而置之不問則公麼得志足高氣揚更將何底君子必先正名難以姑縱仰該司嚴加通飭取各遵依報查

查驗原文以恤民艱檄

本年九月二十七日據東安縣縣報起解本年錢糧內稱為通飭開徵錢糧事奉本府牌奉布政司牌開奉本都院憲牌內開照得湖南四十二年錢糧例應四月完半九月全完所有該縣應徵下半餉銀均難緩候等情據此照得四月完半九月全完

趙恭毅公制書卷第六

三

乃起解協餉之定例湖南民賦並未盡撥協餉若據以催科地方官藉稱九月全完橫行征比嚴加敲撲而露胥虎後從中勒索有錢者延擱不完無錢者徒受血責又該府經承乘機需索常規票催差提絡繹如織究竟民膏盡於雜費賦稅仍是虛懸且九月果應全完紀錄何以稱歲內奏銷奚必待來年朝廷無此定例巡撫豈得捏添徒滋累於小民終無補於國課此本都院昔任縣令洞悉其弊而歷年里居目擊其苦者豈至今日而忘之前據湘潭縣呈報徵比屯糧九月全完方滾次欠本都院以其催科無術業提該管經承責懲諭令分限挨催務於歲內全完今據前因不勝愧恨必係本都院經承朦朧騰寫本都院老悖此行是湖南里民無端致受徵比敲撲此皆本都院之罪殊不撫綏而責懲湘潭縣胥亦為刑不當罪更屬非法但

據該經承吏書堅稱通查並無此行明係欺飾合行飭查為此
牌仰該司官吏即刻檢查原奉本都院牌文責令經承親實呈
閱以憑查奪施行等因行司據該司詳稱遵奉憲檄隨即檢查
康熙四十二年分春間通飭開徵牌文內並未開奉撫憲檄行
之語即節次行催稿內亦未備開奉撫憲飭令四月完半九月
全完之行至行催下半年餉銀不惟查無開叙憲檄飭令九月
全完之語即通飭開徵註語亦無此行不識東安縣從何突然
叙此牌由具報茲奉飭查理合詳覆等因到院隨批既據詳稱
並無此行仰即嚴查永州府是何經承大胆捏造立提解究
今將兩月尚未詳覆不知係該司未經遵批轉行抑或該府捏
造於前以致碍難回覆合行徑檄查催即將東安縣呈報文內
稱奉本都院催檄四月完半九月全完等語是何大胆經承捏
造立即嚴查詳覆核奪併將經承解縣親訊如敢遲延支飾定
行專員鎖提重究該府亦大有未便切速

酌議均減以杜派耗之端檄

照得欽奉 上諭一案據司道會詳知縣以上各捐兩年俸工
修建南嶽及各州縣將加一火耗之內扣捐五分清補軍需用
項誠為急公至誼但州縣之所入既少則取之州縣者亦不得
不減若欲州縣以存半之耗仍循常例勢必有所不能在奉法
自愛者既苦於束手無策而登壘不肖者方藉口以為私派加
耗之計徒博公捐之美名實行剝民之厲政本都院實有深憫
焉實有深恨焉州縣所得之耗既捐其半則一應上下交際亦
應捐其半雖本都院無可減省亦將州縣所捐後攤工食盡行
裁去稍寓軫恤之意合行通飭為此牌仰該司官吏照牌事理

即便通飭所屬一應交際止存其半及衙役陋規嚴加禁革不
得照常需索過廉為貪本都院後據既裁其州縣所捐工食一
概停止如所屬有藉口捐耗暗行私派及多收重耗者一經察
出定將該管上司一併參處決不姑貸

積保侵賦等事飭府縣審詳錯謬檄

查得單頭歇保名色久經查示嚴禁完納錢糧令里民自封投
櫃各屬俱已凜遵何沅陵縣抗不遵依既有單頭又有積保種
種不法該府竟不嚴察及至告發惟知庇惜衛盡全不顧念小
民本都院親提訊鞫真情盡露原案全非不知該府前詳何以
糊塗錯謬竟至於此沈傑收奉成首九兩一錢奉成首供收銀
是真即沈傑亦認收字不諱而該府縣捏造奉成首口供謂託
沈傑帶銀上納已經完了並未收帖是鄭千惠假造出來的此

一謬也全放義並非全放忠而該府縣指全放義即全放忠此
二謬也又以沈傑寫與全放忠借票指為全放義借票置沈傑
重索全放義銀一兩五錢於不問此三謬也沈傑收過全放忠
等餉銀又寫借帖勒重完銀二兩七錢而該府縣俱指為是借
而非收銀此四謬也鄭三兒止欠餉銀二兩六錢六分沈傑寫
借票收銀三兩並不完餉以致鄭三兒與單頭鄭之倫重獲賠
完而該府縣以借銀是真並非侵收錢糧此五謬也沈傑收鄭
仲宜銀一兩六錢四分並不完餉以致單頭鄭子君替完而該
府縣捏作口供謂鄭仲宜供稱糧已全完並無重徵之事此六
謬也龔之倫供質保家沈傑收銀甚明且痛哭極言歇保之害
而該府縣捏造口供謂龔之倫供沈傑不是保戶又供帶納銀
子都完過了此七謬也鄭千惠繳縣收字三張沈傑供收銀十

兩八錢今止責收帖二紙而該府縣反謂二帖收數與告數不符此八謬也鄧子君供全放義鄭仲官錢糧完納不及小的受比不過只得代他借完至今沒有還小的而該府縣並不認明追還此九謬也沈傑收糧侵盜件件是真而該府縣反坐鄧子惠以誣告擬流此十謬也似此糊塗錯謬之官定此糊塗錯謬之案不意吾屬竟有此知府知縣藐法虐民不意沈傑何幸而得此知府知縣曲為護持不意吾民何不幸而遭此知府知縣疊為坑陷然上有好巡撫下屬那有此府縣本都院當堂見單頭龔之倫哭訴坐監追比之苦并詳陳歇保侵吞之害不覺代為請淚通身汗下則縱此衙憲歇保以戕賊吾民更縱此知府知縣以坑陷吾民是皆巡撫之罪也於知府何尤於知縣更何尤沈傑侵收李成首等銀四兩三錢又鄧三兒銀三兩又全放

趙秉毅公判案卷第六

光

義銀一兩五錢又全啓忠全啟文全啟之共銀二兩七錢九分又鄭仲官銀一兩六錢四分共銀一十三兩三錢三分應革後照侵盜錢糧律刺杖八十徒二年莊銀追完解驗給主全啓義欠糧銀八錢五分鄭仲官欠糧銀一兩四錢五分追給鄧子君收領報鄧三兒全啓義鄭仲官拖欠錢糧并鄧子惠將伊子鄭國祚出名應役希圖代管縣事俱各分別責懲鄭國祚已經縣革免議張重將沈傑收糧借票擅行批照頗有通同情弊註冊候劾至本都院不能嚴參州縣實革單頭歇保以致糊塗錯謬之府縣庇護害民大膽朦詳自行記過一次以誌余疚合行嚴飭為此仰府官吏即便逐一查明遵照併提該縣錄供經承及該府錄供經承即日解訊毋違

為摘禁巧取火耗以杜奸欺以甦民力檄

照得加耗私徵為今日有司第一厲政已經本都院嚴示禁飭矣乃今訪聞竟有陽為革耗之名陰存漁利之實每逢徵納條銀限期俱令花戶自封投櫃及拆兌之時不在公堂不依部法於私衙密室用大戥稱封聽憑庫役家人高下其手將各甲名下混註輕少若干硃鐵火票四出拿人加倍賠罰以致小民對証無憑若聲忍氣錢糧已完而仍受敲撲且打發差錢班錢反數倍於正銀額數在州縣塗餽耳目欺瞞上官以為花戶自投可免加耗之指摘而孰知苛剝窮簷較昔尤甚貪竊之巧於搜金乃至於此昔人有云一法立百弊生又云有治人無治法洵不誣也本都院聞見最真摘禁宜急合行嚴禁嗣後徵收錢糧毋論投櫃稱收自封投櫃總以盡革火耗為主如投櫃稱收必照司頒部法不許另用重法大戥及外加小馬任意低昂如花

趙秉毅公判案卷第六

辛

戶自封必須先示諭小民較準部式庫平比民間小戥實重若干每里給與押字戥子一把令其上納之時遵照稱準然後實封投櫃至當堂拆封之時或有分釐不足止許懸牌示知或票差里長責令下限照數補完不許差役提拿酷刑賠罰敢有貪官徇私不遵禁約仍前於部法之外濫加火耗加馬稱收等弊或假借自投輕少名色差拿里民花戶賠罰擅自刑責者許被害小民據實不時呈告本都院現在設法查訪得實定提庫役胥差立時處死本官飛章奏按按罪不貸

再行嚴革軟撻硬駝之積弊以絕私派永除民累檄

照得湖南積弊害民莫甚於私派而地方官不通同豪紳劣矜則不能私派不通同奸黨則不能私派其私派之法有硬駝有軟撻借名公費指一派十股削脂膏克盡民財盡戶怨

家愁茲蒙 聖天子軫念遠民洞察積弊特頒 恩諭盡革私

徵誠湖南數百萬生靈出湯火而登衽席之時也乃不肖官役
利慾薰心弁髦 功令以法紀為不足畏以身家為不足惜以
地獄為不足畏以人非為不足屏力頭之蜜難舍腹內之珠可
藏因里長奉革別立催頭都總鄉總百總總催各項名色或硬
駝或軟擡其名雖有不同其實總為私派紛紛控告忿恨填膺
查康熙三十九年內郭督部院條陳楚地之陋弊一疏軟擡硬
駝已經奉 旨勒石永禁煌煌 天語寧敢悖違本都院秉節
南楚冰心釐剔期於剷絕根苗若不嚴行革除何以恪遵 綸
綍近據衡山祁陽兩縣詳請廢甲編區並無里長名目留心民
隱庶為盡職而訪聞各屬尚多陽奉陰違殊堪痛恨合行出示
嚴飭嗣後如有膽大貪官仍用軟擡硬駝不法棍徒開充催頭

趙秉公判案卷第六

圭

都總鄉總百總總催等項人役希圖假公派私剋剝小民者或
被害里民告發或經本都院訪聞官則糾參提問棍徒立拿
杖斃決不使虎狼坐食法網虛懸慎之思之母致後悔等因除
出示禁革外合行嚴飭為此牌仰該司道府官吏照文事理即
便嚴行所屬務將軟擡硬駝催頭等項名色立行革除如有貪
污官囊橐法不遵立即飛揭參處併將里棍盡法處治本都院
恭承 諭旨誓為百姓拔此禍根為各官除此弊政該司道府
因循陋習不行嚴禁定以徇庇一體糾參所有發來告示一道
即張掛署前曉諭一體祇遵該州縣衛母以功名身命輕試吾
法併具切實遵依報查

飭查署令徵收錢糧過急徵

為照徵收錢糧四月完半九月全完係指部撥協餉而言至於

催徵地丁起運經徵之官原係按日起算考成故有歲內全完
方准議叙之例牧民有司自應需撫字於催科庶幾上不悞
國下不病民斯稱厥職今該同知在任不及半年徵銀至一萬
餘兩明係敲撲從事希圖多收耗羨且查臨湘縣前據該同知
詳報五月以後暑熱薰蒸傳染疫癘當經本都院捐案藥丸并
同司道發銀飭令分行賑給撫恤不遑幸獲潛消該同知自應
體恤民情設法調劑乃更不顧民瘼苛政橫施殊堪痛恨本應
恭處姑將賣到批迴飭行發換即將發下連批作為存庫更換
該縣任內文批一面起解一面清查交代遵照例限詳資毋得
遲違速速

通查各屬催科大畧以觀成績期歸至當撤

照得任土作貢小民有分內之輸將量入為出司農有及時之

趙秉公判案卷第六

圭

催督國家課吏規催科之賢否為最益有由然也然必催科
之法善則賦足而民安不善則賦絀而民病矣湖南各屬每年
賦稅數十萬訪聞所屬有司惟以追比為務不問其法之善與
不善其間有不催排年花戶而端比里長者里長強則恣意以
指派苛收里長弱則吞聲以賠完代責又有不催排年花戶并
不催里長而專比里差者里差之出於官募則勒里差之飯食
里差之出於里舉則皆里差之親知是以里差徇情則任欠不
完過那塘比里差玩法則包收侵蝕迨累重賠甚有盡里劣於
權元都總等項名色請領印串沿鄉填給稱收則任其加耗繼
官之餘另有私羨限簿則任其填報執照之數每有不符官與
之不和則分肥獻媚官與之異則黨眾誤公凡若此者皆與政也
撫屬有司各官或生長財賦之區或歷任繁劇之地胸中非無

良法美意特以民之安常習故更張則事冗而掣肘於素強亦有已之好逸惡勞循守則事簡而縱情於般樂惟以足額賦為要計劃考成為能事誰復計於蠹弊民害之間耶事關吏治要務合行查詢速將該州縣催徵錢糧現行何法有無前項累官病民情弊造具簡明一冊詳送該府如有便民良法即於冊內另立一條該府於各屬冊到之日即查所行所議之法何者為便詳加看語申送該司如有已見亦即陳說該司於各府冊到之日再加斟酌至當定議具詳核奪楚南偏僻之鄉催科之法率多未善該司有宣化之責且為錢糧總匯務即刻日查議慎切慎切

飭列田畝之數以清積弊

照得則壤成賦小民有應輸之正供按畝科糧賦稅有一定之

楚南偏僻之鄉

書

常制乃湖南州縣歲輸錢糧冊書戶蠹蠹棍劣於朋比為奸乘丈糧之後將閭閻糧石任意加洒上下分肥小民吞聲忍累無可告訴即如巴陵縣冊蠹賣糧八百餘石隱糧四百有奇皆加派於閭閻糧石攤納雖經發覺杖配小民賠苦已不堪言本都院訪查湖南州縣徵糧各花戶名下止有糧石若干並無田畝數目奸胥權操筆下既可任意增減小民無由核算只得俯首聽從洒派包賠之禁大率由此查全書內原載某則田若干註明每畝科糧若干每糧一石徵銀若干今雖不能縷晰詳列亦宜倣此開造庶錢糧有無增減地畝是否相符納戶可以一目瞭然而奸蠹亦難憑空假捏茲康熙四十四年新餉開徵伊始所有花戶實徵已經飭造本都院再四思維不核田畝終非良法合亟飭行為此仰司官吏照文事理即便通飭所屬各將閭

州縣都甲花戶四十四年分現在應輸餉銀遵照檄飭查造實徵細數務於花戶名下先開某則田地及山塘項畝次列糧石若干次列徵銀若干徵米若干次列丁銀若干核正無弊然後按數開徵以便依數完納倘敢因循錮習及聽任經胥冊書仍前朦混欺虐窮民或經察出或被被告發定即官叅從嚴決不輕宥

嚴禁徵收南漕秋米之弊以除民累

照得南秋二米係撥供本省制營兵丁月米其同城者徵給本色其不同城之處並下剩米石俱作六錢折徵久經達部定價在案但湖南向來苛政凡有一項款目即有一項陋弊查係劣棍棍蠹串通有司朋比為奸魚肉小民如長衡岳寶靖五府州徵收南秋本色開倉紅花蠶蠶常規自官而下宅門經承門子

楚南偏僻之鄉

書

皂隸無一不費及至收糧又差家丁經承坐倉交通斗級人等民間上納米石需索私禮稍不遂意或藉勒守候或淋尖踢斛或高量撒尖每米一石多費七八升一斗不等家丁經承斗級恃有羨餘在倉恣肆折價乾沒入囊逐日飲酒食肉穿紬着緞無非小民膏脂至於徵收改折部價六錢一石公然稱為道府通判州縣常規每石各三五分不等又有明耗暗平竟至八九錢不等方可折米一石其貧民小戶或納斗升合勺之米折價不過分厘單戥稱收甚至一倍數倍湖南上藩民貧何堪當此股削本都院恭膺節鉞心切撫綏仰遵 皇上力減加耗盡革私徵之 諭旨凡關整實無論巨細總期消除殆盡以甦民困合行嚴禁為此牌仰撫屬有南秋州縣官吏照牌事理嗣後徵收本色印官自行經理無許劣棍棍蠹串派開倉常規等費并

不許家丁經胥坐倉收米需索捐勒折價乾沒其徵收折色毋論米之多寡務照部定價值每石六錢平戩稱收不得多勒分厘其明耗暗平盡行革除敢有故違許受害小民赴轅控告察審得實官則糾參於棍黨役立拿處死決不寬貸慎之慎之

剔除漕糧蠹弊以節耗費以甦民困檄

照得漕糧上供 天庾輸納原有定數祇因江湖道險飛輓維艱交倉兌運費用非一不得已而議幫銀議幫米總為漕務濟其窮非欲蠹胥享其利也湖南漕糧陋例上下通同官役分餉任意攤派群聚烹分小民脂膏剝削已盡上年酌減耗費似已清釐本都院入境以來詳加採訪名雖照議量減實則暗地增加有倉派里民包收包解者有違例折銀多勒重價者有藉端開銷以少冒多者更有私行賄賂以有諱無者大約所幫銀米

漕糧蠹弊

臺

費於漕糧者六七費於官役者二三種種蠹食全無忌憚而更可怪者糧道衙門乃係董漕專司而即為侵漕弊數其經承則漕糧房有費派撥房有費篩廳房有費樣米房有費批廻房有費號房有費典承有費差役則管事差有費提糧差有費趕幫差有費查縣納糧差有費押兌差有費三班有費斗級茶房有費據各屬冊報有索米索銀數石數兩以及數十石百餘兩不等此一絲一粒何一不從派幫而來以派幫所出而飽此輩之腹窮民飲恨而不能言下屬畏威而不敢言漕弊之多先自糧道衙門始漕政之壞亦先自糧道衙門始又安望其飭禁州縣革除錮弊也哉本應嚴拿究處姑以事在本都院未任以前從寬暫免今當新漕兌運將屆恐或怙終不改威嚇婪贓合行出示曉諭如有糧道衙門一切書役差快人等指稱漕糧派撥篩

廳樣米批迴東號典承以及管事提漕趕幫查米押兌三班斗級等名目不遵法紀不顧身命需索陋規捐勒漕費者據實首告立即鎖拿杖斃併將該道以縱蠹殃民糾參如敢通同徇隱察出一體治罪決不食言等因除揭示曉諭外合併飭行為此仰道官吏照文事理即嚴飭各役此番漕務不得仍蹈故習希冀陋規致干大法本都院疾蠹如仇斷不假借一有故違白簡具在慎之慎之

酌定南米徵解之緩急以省催科以寬民力檄

照得南秋二米徵收例在七月以後而兵糧待哺諒難枵腹不得不變通徵給以紓庚癸非得已也至於兵米支剩折銀充餉一項俱俟奏銷之後候部文起解期限其寬秋冬未晚理固然也不能緩者固不得不以兵食為先不容急者自不得不以民

漕糧蠹弊

臺

力為重該道職任監司必當籌度緩急務使兵民兩利 國課無虧斯撫字催科兩得之矣查該道造送康熙四十二年派撥各制營兵丁應支月米數目冊內各州縣有支剩之數不及實徵十分之一者有全給兵糧毫無支剩者又有支剩之數竟居實徵十分之六七者并有全折銀者支剩少則給兵多給兵多則徵收不得不多且不得不早此亦事理之易曉者況此支剩折徵充餉銀兩若春夏即應徵解則解部尚在一年之後早貯道庫將安用之如衡陽縣於坐支外已解過折徵米六千八百二石巴陵縣於坐支外已解過折徵米六百石武岡州於坐支外已解過折徵米三千三百三石五斗零寶通判於坐支二季外已解過折徵米二百石會同縣全解折徵米六百四十三石零此可緩乎不可緩乎可緩而不緩該州縣通判只顧徵收耗

羨不顧輸納艱難猶謂有人心乎或春夏不必徵解則同一州縣何支剩多者可稍緩須臾而給兵多者速應接不暇乎即曰支給與折徵勞逸不同費分多寡或在同城則然而外縣果亦支給乎就使州縣利於支給而一季併徵兩季民生不已告瘁乎今康熙四十二年長衡岳寶靖五府州屬實徵南秋二米一十三萬四千五百四十三石三斗零內存剩折徵充餉米六萬四千六百六十四石七斗零是存剩之數幾半於實徵該道何竟不詳查總聽大膽經承不分緩急一例混徵又不均存剩任意高下且不分完欠或升合不解或折徵已半或折徵全解豈以民隱不足恤母乃陋習之相沿本都院閱冊掩卷不勝長嘆茲詳加稽核合行飭知為此仰道官吏照依文內事理即便移明各標鎮協營夏季兵米俱赴該道給領併嚴飭長沙善化衡

卷之六

三

陽巴陵邵陽武岡靖州天柱八州縣併湘陰瀏陽醴陵益陽湘潭茶陵衡山耒陽常寧平江臨湘華容新寧城步綏寧十五州縣俱於九月開徵各州縣仍出示通曉里民不得於限前預徵致干大咎亦不得屆限故行延玩有誤支解再前項解道折徵銀兩既借發夏秋二季兵米該道應將各標鎮協營夏季應赴道領兵米數目秋季應赴道領併撥赴湘潭寧鄉攸縣支領兵米數目冬季坐支八州縣及赴原撥各州縣支銷兵米數目併二十六州縣另解折徵解部充餉數目俱責善籌經承詳訂無訛備造清冊呈送核辦飭各州縣支解其各州縣除折徵充餉解道貯庫外所有支給兵米併遵前撤移明各標鎮協營依數赴領母得仍令各州縣解道以致煩擾慎切慎切

預飭酌定南秋月米解部之數分別緩急徵收無誤兵食

母苦催科徵

照得南糧秋米一項例係七月開徵因撥供本省制營兵丁月米開係計日授食之需難於緩待是以先行徵支非得已也查所屬州縣不分兵米解部之項孰緩孰急一概混徵在小民半徵之餉未完而南秋米石又責全解即剝肉醫瘡力難兼顧催科敲撲勢所不免官斯土者豈宜漠然置之本都院洞悉民艱殊堪憫恤所有康熙四十三年分南秋應支兵米及下剩解部之數合飭預期酌定為此仰道官吏照牌事理即將湖南兵米同城之處照舊按月徵給本色其不同城之處合計共實徵米若干內應支兵米若干下剩解部若干照數核算將某州縣實徵米數分出應支兵米若干應解部若干給兵者令其按月徵收支放解部者俱照例於七月開徵庶兵食無誤徵輸亦易仍

卷之六

三

將各營兵米酌量附近州縣派撥不得移近就遠致滋苦累逐一分晰造冊呈資以憑核定飭發遵照分移各營自行開支毋得縱任經承朦混致干提究未便

預飭撥定旗船受兌以免守候以省煩費徵

照得收兌漕糧風稱弊數重漕政者苟非實心清釐止任因循銅弊徒飽蠹腹罔恤民艱殊為溺職如水次倉廩原因旗船到次遲早不定州縣載運類皆山溪小艇灣泊等候恐有風濤莫測是以今其倉所以上倉所以慎重漕糈而裨益州縣也若使漕米到次即有旗丁受兌自無守候之苦乃該道縱任派撥經承通行需索不饜不止直至該道列岳方行分撥則未撥以前即有旗船到次亦不知應收何州縣之米即有漕船到次亦不知應交某營弁之船及該道臨岳一時擁擠因而百弊叢生粒米任其

狼戾弁丁恣為撻勒殊可痛恨令行嚴飭為此仰道官吏照牌
事理即將旗船通盤核算其幫船共若干隻每船應兌運若干
石將領運各船旗丁某某分別若干名并將有漕二十一州縣
漕米照依船數分為若干隻造具清冊二本查核當堂公同閱
完轉飭遵照庶無前項等弊如敢仍前需索藉詞誣延除立拿
派撥該承杖斃外該道大有未便

直揭倉庫錢糧虧空之由以除積弊大害檄

照得倉庫錢糧米穀上係朝廷積貯下關有司考成一有虧
缺即干叅處為有司者自宜謹出入慎蓋藏以保功名身命乃
邇來虧空屢告不知何不自愛敢於輕蹈法網或侵或那視職
問擬自作之孽夫復何然然有司不肖者固不足惜自愛者諒
亦不少而不免多以虧空為累揆其所由一在交盤之壓勒一

趙秉公制軍奏第六

光

在查盤之需索夫新舊交代授受期於清楚而離任之員輒營
求上司以勤接任之交代為上司者平時既受其餽賂離任不
得不曲為周旋而接任之員畏上司威勢只得隱忍接受一經
出結甘心替死此其虧空之由於交盤也上司查盤原為稽察
侵蝕乃不問倉庫盈虧只論餽遺厚薄每次查盤索銀六十兩
八十兩以至一百二十兩二百四十兩不等陋規到手則虧空
亦不虧空矣豈知此項賄私總足動支銀數多一兩之陋規即
多一兩之虧空積之既久所缺愈多則不虧空者亦必至於虧
空矣以朝廷慎重倉庫之大典竟為貪官吮膏嚼骨之生涯
雖發覺之後連坐處分而肥其囊中者已不可問此其虧空之
由於查盤也本都院洞悉此弊不勝痛恨令行嚴飭為此仰司
官吏照文事理即便轉行所屬嚴行禁飭如交盤之際有上司

歷勤接受併查盤上司需索規程儀種名色該州縣即據
實詳報以憑遵照新例立刻奉拿其通同與受一併叅處斷不
姑貸毋得玩視

通查交盤以清積弊檄

照得交盤原有定例如各府州縣印官凡遇降革病故休致終
養等項既經離任則任內未清錢糧官雖易而吏則一是便是
那何難清查茲訪得湖南緣事各官名雖離任或羈滯於各該
地方或流寓於省會客舍經年累月交代不清蓋緣接任正署
新官因交代陋規不能如願故意留難不出冊結亦有上司經
管吏胥勒索未遂混行翻駁甚至有等上司官以平日之趨承
不到今日之禮節甚微輾轉移查擱案緩詳此在降革等官已
屬難堪若一經病故家口羈滯旅櫬難歸者更不知作何情狀

趙秉公制軍奏第六

甲

本都院言念及此不禁惻然更有一種恣縱無忌之徒或舊項
可完故留尾欠或前局已楚托故稽延自以已破之甑罔知愛
鼎把持請託無所不至殊可痛恨除行各司道府州外合亟飭
查為此仰司官吏照牌事理即將湖南各屬降革病故等項未
經交代各官通行確查其有若干員某官是降某官是革是故
先於何年月日離任現為何項錢糧不清是侵是那作何補完
某官經手錢糧已經清楚接任某官因何情留不出冊結某官
已經詳奉批允離任逗留某某地方不歸故里文到逐細確查
造具簡明登卷清冊一本詳實以憑核奪至前項情勒索詐官
胥本都院另有訪聞決不姑為若輩寬也慎速慎速

小民粒食維艱等事檄

照得湖南所屬上年夏被旱災秋收歉薄米價騰貴窮民乏食

先據藩司詳據桂陽等州縣呈請循例借半前來本都院當經通飭長靖等九府州各將所屬倉穀親歷盤量照例先將一半借濟窮民併將存倉一半會疏入告請量為多借務使乏食小民得實惠等因前蒙 皇恩俞允已經轉行該司通飭所屬一體欽遵在案但湖南歷年出借倉穀多係豪棍積棍勾同經承或公然包借或捏名冒領一人而借至一二三百石不等甚至不肖有司將倉穀侵那乘此出借名色掩飾虧空捏造冊籍朦朧轉報其於真正窮民毫無得沾顆粒獨不思身為民牧既不能使民無菜色戶躋春臺仍使 聖主之恩波徒飽奸豪之貪腹豈惟 王法所不容抑且天誅所必殛合再嚴飭即便轉行所屬將經收常平等倉歷年捐積穀石查明應實在若干本年先已借給若干現在存倉一半確查果係真正窮民日食不給者量為多借通盤合算再將所存之半出借民間秋收照數催補還倉仍將一半存倉加謹收貯備賑但不得假手胥役及瞻徇情面一任豪棍積棍捏名冒借致真正窮民不得稍甦饑困如敢仍蹈故轍飛章擡擬後悔莫及該府州縱殃失察一併糾參斷不輕貸

酌議積穀減糶之法以期小民均沾實惠檄

自古常平社倉原屬良法美意但有司奉行不力有名無實何濟於民今各州縣俱有常平積穀必須於秋收時照數買補升合不容缺少該府州親身盤查倘縱虧空不行揭奏定干併究抑本都院又思今年湖南地方雨水調勻秋收豐足則穀賤傷農不可不慮因而終夜忘寐輾轉躊躇大抵收穫之時買穀者多則其價決不至於太賤耕種之時賣穀者多則其價決不至

於太貴是故平價濟民全在出納及時糶糴得法若夫常平積穀動用必須題達未免有需守候應行的議另設一公捐義倉及今豐收之年購買好穀加謹守貯俟來年四五月間青黃不接減價糶賣收銀貯庫秋收仍買穀還倉如此行之既久則倉穀日積日多歉歲不憂乏食矣合行公同酌議為此仰該司官吏查照來文事理會同公議此公捐義倉應設何所買穀本銀應自本都院倡率指俸至州縣正印官止共有若干買穀糶穀應委何官專管何官督理務期商議妥當經久無弊不動朝廷正項而於地方貧乏小民實有裨益庶可佐常平之不足而於牧養之道無愧矣慎切速速

穀貴軫切民艱減糶急宜酌舉特飭查議以濟窮黎檄

案照州縣存貯倉穀有春借秋還之例原使實在窮民借領以贍八口以資東作業經本都院通飭出借在案茲長衡二屬上年雨澤愆期收成歉薄況又下江多來搬運以致本地存積甚少且富豪之家擁穀堆囤坐待長價更為喪心近日市米騰貴窮民度日維艱本都院聞之食不下咽查春間原有出借之例有司若能實心檢察自使饑民得沾實惠今訪聞各州縣劣紳棍蠹機乘出借倉穀或捏名冒領或多方措索無告窮黎莫不向隅而地方官惟憑奸猾侵蝕漫無覺察是出借之名甚美而其實無益本都院再四思維與其循例出借徒飽奸猾之囊莫若減價糶賣以救貧窮之饑餓合行查議為此仰布政司官吏照文事理即便確查長衡二府屬上年出借穀石秋成未經還倉之州縣舊穀既尚通欠今年難准再借應以現在倉內一半應借之穀值此青黃不接減價糶賣實在窮民如或不足再

將應存一半減糶十分之六七該州縣不得假手家丁胥役致滋混冒及需索短措使窮民累足不前其上年秋成已經還倉之州縣似應仍照例一半出借一半存倉備賑至減糶之糶亦不一端或虛報糶數賺利肥囊或縱容奸商地棍多買轉販貧窶小戶反不得升斗充饑殊堪痛恨地方設立有司所司何事視此焚焚赤子不為竭力軫恤以朝廷救災之項壞為貪污分潤之資皮肉雖存心肝何在即上司耳目有所不及一時或倖免法網而天理難逃必遭絕滅子孫之禍救饑如救焚本都院不得不痛切言之該司即備抄轉行嚴加申飭勸諭各存一分良心行一分實事毋謂本都院紙上空言不以白簡從事其被若輩之欺朦也其減賣價銀令各州縣照同同城武弁教官佐貳首領封明貯庫取結報查不必轉解致滋往返如有侵虧即將出結各官一併奏究該州縣仍將糶過數銀數報明俟秋成飭照時價買補或價有盈餘并買穀入倉備賑總期私弊盡絕窮餓稍甦本都院不勝為賢守令望之慎切慎切

飭查各給優劣分別勸懲以端士習檄
照得各學教官秉司鐸之任在庠諸生咸資表率大則立身砥行小則講藝論文若能時加陶淑在醇修之士考德問業固日新而月長即頑劣之徒糾謬懲愆亦改過而遷善斯不虛教職之名義者也乃本都院抵任以來檢查積案每多文武生員把持衙門挾制官長或包攬錢糧唆撥詞訟種種劣蹟難以枚舉甚至肆行無忌身罹法網不知教官平日所司何事既不能易俗移風又不能預先查報則尸位貽羞縱容徇庇均乖職守除已往不究外為此仰提學道官即便轉行各學教官亟宜悉

心訓迪時勤稽考除循分自守者不必開列外如有前項劣於即將行過事蹟填註冊內倘有學問優通品行超邁者亦將事實詳晰開陳務期至公至明毋或作奸作惡按季彙冊徑報本都院查覈以憑獎勸黜陟若填報失實及瞻徇隱庇者後經本生有犯定將該學教官一併叅處本都院素性確執言出必行均宜凜遵先取具各教官遵依報查

嚴飭速發紅案以遵 功令以肅學政檄

照得考試例有紅案自應於試畢之日即行備造頒發該府州轉給該學官存案庶可以杜弊源而明職守乃近來考試各府州竟不將紅案於考試之處即行領給惟任經承遲留或數月或一年不等藉端招搖內外舞弊添換姓名例提等第紅案一日不發則弊端一日不絕留此不了之局以取源源之利殊屬違禁為此通行嚴飭嗣後凡考試一處即將取准文武各生等第以及點名不到錄事遊學患病告給各項升文武新生名次務於發案之日即督令經承攢造紅案試畢飭發提調衙門抄騰轉給各該學遵照仍將一面發過日期呈報本都院查核該道方可起程另考如敢仍前縱聽經承將紅案掌提遲留希圖例提添換等弊除提玩法經承重究外該道亦不得另考別處提調官通同故違一併嚴叅先具遵依報查

通行飭查鬼接頭諸名色檄

照得湖廣省各學生員武生鬼接頭飛過海及附案諸名色已經前任郭督部院題請嚴禁通飭欽遵在案今據湖南布按二司會詳茶陵州生員譚若禮冒頂德安府安陸縣縣籍鬼名審擬該生自認飛過海秀才等情是茶陵一州現有告發之案此

外扶同隱諱不知凡幾今本都院審理學院印務所有湖南各學前項冒濫名色自應清查合行通飭為此仰府州官吏照文事理即便通行所屬嚴查各該學生貢武生如有前項鬼接頭飛過海附案諸名色立即詳請咨革如無前項名色取具各該學教官並無徇隱印結詳資毋得視為泛常仍前徇隱自干參處速速

嚴汰冒濫無棄 大典檄

照得樂舞生一項原以備習聲容共襄享祀誠為不可缺少然必慎選其人果係身家無礙行止無虧取有里隣結狀由縣府轉詳批允始得列名費序効力趨踰上之可沐俎豆之光下之可弘作養之澤今本都院審理印篆查前院批准各州縣樂舞生湖南共二千餘名並無里隣保結不由府州縣查詳止據本

奏案公判案卷第六

呈

身投呈便給衣頂准充樂舞有三四十名而共一呈者有一日而批數十呈者有一學而准八九十名者此二千餘名果否身家無礙是否行止無虧俱未可定倘有不肖之徒或刑喪過犯或隸卒優娼巧計貪緣願身學校殊為瀆慢聖賢貽羞禮法且湖南劣紳不法屢據各屬申詳歷歷有案今又添此二千餘人濫竊頂帶抗禮公庭包攬錢糧起滅詞訟武斷鄉曲婪詐駐私況考試所不及既是缺頂銅衣刑法所不加直任狼奔豕突其為流毒奚可勝言再查前院底冊有一呈而止列某人等不知其若下亦有一名而兩學雷同不知其孰是可見前院原未稽核惟憑經承朦混合行查汰為此仰府州官吏照文事理轉行所屬該學除長沙府學王嘉譽寧鄉縣學湯志任華容縣學白之州縣陽縣學周紹旦因覆試岐誤准給樂舞已由府縣考取

原保出結應照舊存案外其餘前院任內批准樂舞生盡行汰革併開造清冊將批呈一併具詳送驗該府州仍報明撫都院存案嗣後毋得冒稱樂舞生名目生事取咎如該學敢賄漏一名及故意遷延除提學書重究外併提該府州經承寬責不貸該府州仍轉飭各屬留心體訪果有身家無碍行止無虧堪充樂舞者即取里隣甘結地方官申詳該府州核轉候新學院批示以衰祀典毋任輕胥措索致干察究

飭查祀典以崇名教以維風化檄

照得節義理學垂芳軌於千秋而俎豆蒸嘗慰幽靈於百世此令名之所以不朽而大典之所以難湮也查長沙府志祀典如屈賈祠真西山祠陶公祠周蔡二公祠其基址坐落何處祠宇梁否無恙至若忠節祠者乃宋贈端明殿大學士知潭州忠節

奏案公判案卷第六

呈

李公諱希殉難處而劉公祠者乃明贈太僕寺卿巡按湖南監察御史忠毅劉公諱熙祚盡節之所今祠基因何被占祀事因何不修若使前賢血食之區竟成瓦礫而往代褒忠之地盡沒市廛甚非所以彰圖典而勵人心也為此仰善化縣官吏即查該縣境內屈賈祠真西山祠周蔡二忠祠忠節祠劉公祠現在有無祠宇其基址被何人侵奪春秋二祭是否舉行逐一確查明白詳報至本月初八日戊祭該縣務必委官親詣奠享或故址一時難以開復者即擇附近開空處所搭廠設位暫舉祀禮徐圖修建以妥忠魂此係守土之事慎勿視為緩務有負朝廷崇重祀典之意毋違

昔賢遺愛在人祠宇亟宜興復檄

案查長沙府志宋嘉定中真西山守潭州多惠政士民特祠祀

之今廢於兵火其址屬善化縣十三舖南門內等語昭然可考
本部院念西山為理學名儒守潭嘉績又班班史乘而世遠祠
荒莫為過問春秋祀典僅列空名殊非 聖朝崇德報功之意
隨飭善化縣按志清查遺址并率同司道廳縣親詣相視止見
郡城南隈民房一棟雜奉無名之主而西山神位混列其間詢
其來由乃一營卒見木主暴露而進之於此不惟地方湫隘而
且牌位紛稠褻瀆不堪本部院目擊心傷深為守土者訾焉合
即擇地改建設法鳩工查有長沙府學西偏隙地可建數楹且
官吏照牌事理即飭善化縣立赴長沙府學西偏帶齊工匠量
勘基址應得廣袤若干作何規模起造併確估工料需費若干
備細開報該司即移按察司將龍靈舞法案內斷追姜守出息

趙秉義公判案卷第六

呈

銀兩迅撥永州府批差解院以憑給發物料工價尅日興工俟
工成之日另行詠吉奉主入祠庶俾甘棠長在俎豆重光事關
祀典毋稍玩延

行查李鄴侯明道山房檄

照得本部院在岳山事竣起程據諸生康淑孫等跪稟妖僧占
踞李鄴侯書院作踐等情據此隨諭該縣送卷查奪及備問原
奏則此案自上年至今已一載餘矣第查諸生上年具呈衡永
郴道而該道即有仰縣出示驅逐妖僧之批該縣又即出示差
役押逐則妖僧元理似無仍留在院之理及閱本年該道批處
同知供看緣由內稱據詳別招僧道不若仍令就近看管修理
如詳飭諭暫管賠修等語該同知又仰縣即將明道山房着落
福嚴寺僧看管修理等語是雖未指明着落福嚴寺其僧而亦

未嘗開明仍着落元理也何以諸生又有公議合約輪流赴院
看守不煩元理分心帶管之呈且該同知前奉道批着落福嚴
寺僧者果屬之何僧而諸生公議合約輪流看守者又任之何
生該縣有地方之責竟不究明歸着一聽僧俗紛爭殊非政體
合行確查為此票仰該縣官吏照票事理即便確查明道山房
既係先賢書院應否給帖福嚴寺僧看守或諸生康淑孫等居
既近祠可否即責令輪流看守其祠租應作何清察不致侵漁
書院應作何修葺不致傾圮務期斟酌至當可垂久遠毋使名
教遺踪忽為異端混迹如再游移率覆該縣亦難辭易結不結
之咎速速

嚴除驛站積弊以甦郵困檄

趙秉義公判案卷第六

呈

照得驛站苦累久蒙 聖明洞悉屢行嚴飭司郵政者自宜剔
除宿弊按地撥支以期絡繹輪蹄奔馳無誤乃該道或有驛州
縣不令坐支將本款實徵銀解道仍令赴道支領者或州縣所
屬之驛不准支本縣驛站銀兩勒令驛丞赴道請領者或間有
坐支之處亦必令按具小批呈道抵兌年終具大批更換者多
一請領抵兌即多一需索勒扣使夫馬待哺之勢糧半歸於奸
蠹肥家之囊橐甚可恨也再查州縣既設有買補例馬銀兩即
應隨例隨支隨補以資驅策倘或不允開銷何妨再責補解乃
必於額銀解道請領再三守候需時然後量給若干即今四十
一年例馬銀尚多未發試問此倒斃之後已買補乎未買補乎
未買補則何不以倒站報參既買補則豈真能按圖索驥種種
詰禁甚非所以郵郵遞而示澄清也再州縣所屬驛分雖或稱
各縣給發遲延請赴道給然該道給發何故不在二月乃不飭

州縣之速給而反勒州縣之全解殊非政體合行嚴飭為此仰道官吏即將長沙等縣年需夫馬工料等銀俱於本縣額徵丈增丈復新墾驛站江濟銀內坐支而湘潭縣之南岸等驛年需夫馬工料等銀俱應先儘本州縣實徵丈增丈復新墾驛站江濟銀內坐支如有不敷應照舊冊內徑支各州縣驛站銀協濟其州縣坐支銀數俱令按季詳報該道暨本都院備案俟年終彙入奏冊報銷不必另起小批赴道抵兌致滋索扣其倒馬銀兩務令支用隨倒隨補毋得解領擾累賠墊艱難如各驛赴州縣支領錢糧不即給發致有遲誤者立即揭叅該道即速責令經承將某縣驛坐支本縣本款銀若干或下剩若干或尚不敷應作何協濟若干逐一查明造冊呈賚毋得故違致累窮驛干究未便

楚案叅公判案卷第六

男

嚴飭枉法以除民害檄

照得 國家設官分職統理斯民則民間一切詞訟皆地方官所當公平而聽斷者乃有不肖官吏或利慾薰心是非顛倒或袒棍穿鼻出入失宜竟使辨冤訴枉之門反為泣血吞聲之地不思 朝廷授我以官職假我以威權即平心推鞠秉公問擬猶恐曲直未悉其情刑罰不得其當何況納賄到手祇知白銀而不畏青天線索由人頓改心肝而罔憐皮肉此等無良忝居民牧清夜自揣何異禦人况冤孽之錢豈能享用慘酷之報不保身家即如安仁縣聽商賄囑刑斃無辜已經特疏叅拏又如衡陽縣受賄不究真命將屍親隣佑伴作徧行夾打枷示寧鄉縣於憲把持諱命不報及奉發審俱經委官檢審得實現在發司招擬詳叅屈法終難逃法害人適以自害詎非目前之明鑒

乎第恐懲不畏死到底執迷虐政殃民殊可痛恨合行嚴飭為此牌仰按察司官吏照牌事理即便移行道府廳州縣衙凡理民間詞訟務須虛公審察毋有通情叅酌律例歸於至當總使受者不冤聽者不愧斯得理法之平可期明允之效如其納苞直而任顛倒勾棍惡而毒蒼黎以篋楚為招賄之具以刻薄為濟貪之才該司一有訪聞立即揭報以憑叅拏倘或通同徇庇即以失察併糾白簡具在噬臍何及慎之

嚴禁濫差以杜擾累檄

查定例內開督撫以下道府以上官員凡叛逆軍需驛遞公文等緊要重大事情照例差人外其餘止許行牌催提如違例差遣者督撫指名題叅議處如督撫徇情不叅或科道題叅或部內查出將督撫一併議處如督撫平常小事差役害民者或科

楚案叅公判案卷第六

辛

道糾叅或部內查出交與該部議處等因遵行在案乃衙門盡役耽耽擇食囑通經承賄買差票經承受其賄囑朦朧票官一應號件或錢糧或詞訟事事差催檣檣守提此輩差票到手便為苛貨呼群引類駕船乘馬一到地方要歇窩要供應要盤纏要謝儀稍不滿意則借題挾制凌虐屬官捉鎖經承必壓飽而後止雖曰公務實則營私雖曰官差竟同克暴下屬礙於上司只得吞聲忍氣甚至一差未去一差又來初催之差甫到違限之差又至往來如織威威日張儼如上司親臨誰敢不為承奉司道差役到府則諸費派之州縣府差役到州縣則州縣派之經承經承又派之里下昔人謂驅數百虎狼於民間又謂紙上一點硃民間一點血者誠可痛也除密行訪拏外合行嚴飭為此票仰該司道府州官吏照文事理即將現差各役盡數撤回

格遵定例俱用紙票催提三催之後許用本籤提比經承如遇
緊要重大事情或下屬疲玩不遵必須差催者即選謹慎小心
之役嚴立限期責令回銷不得無故違番恣意需索仍一面將
催提事件差役姓名回銷限期報明本都院以憑查考如有故
違一經察出即行照例題參決不姑貸其上司差役到府州縣
該府州縣即刻具文交付來役依限回銷仍一面報明本都院
銷號倘有大膽差役仍前不法亦即於文內報明聽候拿究至
於該州縣一切錢糧詞訟俱不得違例監差擾累小民致干叅
處一併嚴加通飭各取遵依報查毋違

趙恭毅公剝藁卷第六

趙恭毅公剝藁卷第六

三

趙恭毅公剝藁卷第七

批詳

孫男佃數謹編

批司道會詳衡永寶三府鹽價由

據詳該商呈明願照長沙府四月以前賣鹽之價革減規例水
脚衡州府賣一錢四分五厘內減去九厘一毫永州府賣一錢
五分五厘內減去九厘寶慶府賣一錢六分一厘內減去七厘
等情除減數已經減定無庸更為深求但衡府賣一錢四分五
厘永府賣一錢五分五厘寶慶賣一錢六分一厘亦就四月言
之耳長沙鹽價未可概以一錢一分三厘為定則三府鹽價豈
能概以一錢四分五厘與一錢五分五厘及一錢六分一厘為
定今不令將四月以前三府鹽價除去長沙鹽價若干三府
較長沙每包多用銀若干開明數目畫一通行終屬含糊
致混印布政司會同驛鹽道仍遵前批查照四月以前商開各
鹽價確行核算三府較長沙每包各該多用銀若干今照議單
減外三府較長沙每府每包實多用銀若干此後毋論鹽價多
寡總以長沙之鹽價照三府按數加出多用之銀為三府之鹽
價則鹽價雖時有低昂而三府較長沙多用之銀數自有一定
庶幾明白了當無可游移不致賄賂增添再勤案牘亦不負該
司道今日一番苦心也無厭瑣屑毋苦煩勞三府生靈實嘉賴
之梓切切切切

批司道會詳行鹽各條由

據詳各條具見悉心籌畫共匡不逮查酌定起止日期應以四
月十五日為止截算從前引鹽數目造報自四月十六日起令
各商遵照於水程內填註發賣州縣鹽包數目其文到之後所

經過運到引鹽雖在未定期以前水程內未曾填註明晰者本販即將現往行銷州縣自行填明水程送驗仍記明自漢鎮行鹽日期以便分別查對毋得藉端混冒致難稽查又經過地方原飭驗明打戳自應與行銷州縣一體細查鹽包方可申報該印官務必親身盤驗或以公事殷繁臨時委代如有怠忽徇縱及措勘需索等弊仍惟印官是問至水程數外多出鹽一包即以私鹽論其水程與行銷州縣不符者應以私鹽一例治罪餘俱如詳議仰速通行飭遵均毋陽奉陰違干咎未便繳

批鹽道詳覆平江縣查獲額定玉鹽包由

詳譯律例總以引之無定罪之輕重故有引官鹽轉於別境犯界貨賣及與販官司引鹽不及三千觔在本行鹽地方雖越府省俱不以私鹽科罪而鹽引相離者雖客商販賣有引官

批鹽道詳覆平江縣查獲額定玉鹽包由

工

鹽即用私鹽法是必執持有引方謂之有引官鹽及官司引鹽明矣今日水程既與引目相表裏如該道所云雖無水程猶是商人中納自淮起運經批驗所掣解解細之後皆為有引官鹽則今日商賈無水程之鹽孰非自淮起運若以並無水程之鹽猶可謂之有引官鹽則官引不許相離之律可廢而湖南所謂私鹽私行者不知如何而後謂之私鹽矣額定玉以相陰地方之鹽僅於平江使其持有水程自應照有引官鹽犯界貨賣之條杖百入官今以炭易鹽雖與食戶零買無異自無給與水程然既無水程又行越境欲援有引官鹽犯界貨賣之律其可乎惟念鹽包無幾尚屬小販似可從寬姑照前擬發落嗣後不得據此為例致滋違犯其賣鹽雖有水程而與行銷州縣不符者如詳分別定擬仰併移藩司一體知照繳

批驛鹽道詳商人吳鼎和等請給水程由

據詳鹽院頒發三府循環簿扇註明各州縣額銷引數稽核完欠而不及五府州可見網商與食商不同等語查三府與四府原各不同而其利便因亦各異四府之所利在於水程不填州縣而三府前呈則以為不便四府之所利在於行銷不拘引鹽儘數販買隨地發賣而三府則以為不便四府通融之說固即三府之所為不便者也本都院暨該司道之所設法稽查嚴行禁止者亦以三府之所為不便者也今該道據四府商人之請水程則不填州縣行銷則不拘額引凡三府商人之所為不便者無不悉舉而復之其稍存前意者惟水程每張分填百包一節耳但百包字樣原不過聽商販自填而商販遇盤查之處則不符已而遵填者有之其不盤查之處則以一張影射千包

批鹽道詳覆平江縣查獲額定玉鹽包由

三

或數百包亦未可定更以此留剩不填水程照張運盤俱歸三府附近行私之處既無州縣可辨又無額引可查列艦聯帆莫能究詰聚數十萬額引無定之鹽以待千百無賴之徒群起爭利走死如鶩其不盡入於三府也幾希如是而曰安化之藍田湘鄉之永豐仍宜嚴加查禁是猶潰堤決防而欲水之不趨於下流也其可得乎且藍田永豐從前寧不查禁而卒不能遏絕者由於來路太廣則去路自多今不能斷其來路而僅責之不開痛癢不能抵拒之寥寥數弓兵幾捕役以杜其去路即曰查禁亦猶前日之具文耳明知無益而姑言之亦可已矣總之四府之通融原無碍於三府第四府商人名雖曰通融於四府之中實則欲通融於四府之外通融於四府之中則四府之官不累考成而商遂蒙其利通融於四府之外則三府之官既累考

成而商人亦受其病仰該道會同布政司查照三府商人原呈通加酌發務不失本塞源之意妥議詳明核奪其四月以前各州縣鹽包水程即該道亦有繳到數目可查如詳飭免造冊繳

批攸縣詳賣額銷引鹽水程由

癸未綱運銷額鹽應否於正月算起以七十一張水程運鹽五萬四千一百八十七包其水程違例填註多包因何竟不詳查又照千包十張算則應有存剩水程四百七十一張即可影射私鹽四萬七千餘包該地方通同賣放顯有情弊仰驛鹽道嚴查併經承解訊繳

批司道詳請嚴武邵二屬私鹽由

四府之商商也三府之商亦商也分地既有不同辦課各有專責則鹽包自不得彼此混銷前准鹽院咨稱衡永寶商人課則

趙秉義公刺案卷第七

四

屢飭輪徵不前鹽則疏銷漫無確數概行湖南驛鹽道併發循環印簿發衡永寶州縣以稽完欠等語是三府州縣之考成最嚴無非為三府之私販日橫又據三府商人汪興益等呈稱四府正商皆住漢鎮而運銷口岸多係水販其水程內既不填註縣名復不拘定額引聽其儘數發賣亦聽其隨地發賣遂將四府之鹽盡運永豐監田兩鎮勾通彼地大團轉集三府奸梟構黨與販絡繹不絕因同係准商包索無別攪入三府莫辨官私公然挨戶買食捕役不敢巡拿是准私之害較之粵私為尤甚若不披瀝疾苦即額頒法將必課通商逃有司既累考成地方更滋隱害至四府食准州縣銷引俱有定額苟或多運攪賣即係越境私鹽如安湘兩縣額引已足即行禁止毋許濫運以清

販源等情僉呈前來念商有三府四府之殊其為銷引裕課則一若目擊三府之壅滯而不急為疏通非法之平也但四府之鹽多運於三府附近之州縣則多運之鹽即為販私之利故欲四府之鹽不行於三府則三府附近之州縣不得不一為稽查使官鹽不踰額而多聚私鹽不越境而橫行況水程千包十張原屬舊例而註明行鹽州縣亦照依鹽院頒發口岸冊而行並無不利四府商人之處而四府商人必欲攘臂而爭是誠何心再近准鹽院咨稱准商運銷額引湖廣省十二府固有定數而分銷各口岸惟其引銷課裕並不拘定地方是以額引稽運統

註湖廣省聽其通融等語查口岸冊開載州縣應銷鹽引數目年年不一是行銷之多寡地方之通融已於口岸冊內斟酌悉當久經鹽院洞徹無遺矣今即再為通融亦止為湖南四府湖

北八府而言並不通融於湖南三府且亦止通融於定數之內而並非通融於定數之外則稽查三府附近之州縣原無碍於

四府之商人而善化以南數縣除安湘二邑外即不定行銷之額數亦何妨註明行銷之州縣以杜影射販私之流禁該司道

不加詳譯遂張皇而莫知所措誤矣仰布政司會同按察司驛鹽道速查照前檄開准鹽院原咨確議通詳會覆鹽院併督部

院至該司道前詳嚴緝粵私已經通飭其添兵巡緝已批毋庸另議致滋煩擾併即一體遵照行繳

批鹽道詳載冲斗等控鹽價暗增由

一查一覆該道之事畢矣但據資慶府詳鹽商供稱奉核定鹽價一錢五分四厘今因疏銷不及猶減七厘發賣而該府體訪

時價與供無異等語查資慶府鹽每包一錢五分四厘除去長

趙秉義公刺案卷第七

五

沙一錢一分三厘實多用銀四分一厘但長沙鹽價未可概以一錢一分三厘為定故前據該司道詳稱寶慶府每包實多用銀四分一厘嗣後總以長沙時價之貴賤按加此多用之數為定準等語甚為明確可據今查長沙鹽價據長善兩縣報稱夏秋二季每包俱係一錢五厘按加四分一厘之水脚亦止應一錢四分六厘耳乃該府稱猶減七厘已明賣一錢四分七厘矣已照按加之數多賣一厘矣該府不究其多賣一厘之故而反代餘減去七厘之名前詳具在該府總之豈該道亦忘之乎一厘所值甚微但即此以觀則知上下之相蒙可見陋弊之彌綸該道竟不詳查據以混轉豈本都院亦受其牽掣乎仰布政司會同驛鹽道立提該管正身經承嚴究解訊繳批鹽道詳鹽商並無各衙門陋規其結由

趙奉毅公刺案卷第七

六

查各衙門併該道陋規名目前據開列甚明據該道與三府商人結內止稱並無茶葉節壽等項而引規及水迹規儀鹽船規例不行開出其為與受可知至徽西商人雖結稱無餽送陋規不指出名目又無押字尤為朦混如此草率具結明係通同欺飾商制民以奉官官結商以害民殊堪痛恨仰飭各商遵照開親書押結赴該當堂投遞以憑核奪繳三結發還批司道會詳陳學達告三府鹽價由

三府之鹽貴已極三府之民苦實甚官斯土者自擊心傷欲出之湯火而不能誠有羞見吾民者革規例減水脚可謂備極苦心此外亦更無他策矣該商苟稍有天良自宜據實開陳以憑酌核乃貪狡不悛忽幻不根之語逞無憚之詞欺官罔利目無三尺蓋始終欲剝吾民之膚吮吾民之髓而不肯使有喘息之

存也據詳各項加費名色難以懸核然亦不無可核者商開借本二十萬兩一年該息二萬四千兩每包扯七厘九毫夫三府行鹽每年不過十萬引有奇借二兩而行一引之鹽有是理乎況商人借銀於民何與而勒吾民每年出二萬四千兩之息忍乎不忍乎幸猶曰借二十萬耳倘竟指借一百萬則將以十二萬之息每包加至三分七厘零乎此真恣意魚肉罪不容誅者矣倘今年曰二十萬來年又曰若干萬則大膽橫加將安底止不致吾民之苦貴食賤盡陷於罪戾而不止也然商之為此計亦非無故矣蓋以規例水脚二萬餘兩無可掩藏不去則勢有所不可去之則心有不甘故逆料必減二萬四五千之數而暗地先增二萬四千之數也此減彼增設一無從究詰之項以肆其換日偷天之巧貪固甚矣狡更毒焉惟是商所開加費衡

趙奉毅公刺案卷第七

七

府較長沙每包共多用銀四分四厘六毫零永府較長沙每包共多用銀五分六厘五毫零且即於此內減規例銀七厘衡府減水脚二厘一毫永府減水脚二厘似已加惠吾民矣但據商開四月以前衡府原價一錢四分五厘永府原價一錢五分五厘寶府原價一錢六分一厘照商所開三府比長沙每包多用銀數算之則四月以前長沙之鹽且無論每包止一錢幾厘也即照商所開長沙現價一錢一分三厘而論則四月以前衡府較長沙每包止多用銀三分二厘永府每包止多用銀四分二厘寶府每包止多用銀四分八厘耳今以三分二厘者開至四分四厘六毫零四分二厘者開至五分二厘五毫零四分八厘者開至五分六厘五毫零雖曰衡永每包今減去九厘而先每包加一分二厘與一分不等寶府每包今減去七厘而先每包

加八厘五毫先加後減暗加明減非徒不減而且反增是本都院之唇乾額禿反助商之漁利剝民矣仰布政司會同驛鹽道逐一確核詳議報奪繳

批司道詳辰州府分派鹽引由

派銷之鹽倍於舊額而關征之稅不增其毫厘豈舊額無不過之鹽包而派銷無一包鹽之到關乎若沅陵止銷鹽二萬七千四百八十二包則尚有一百四十二萬二千七百六十包歸於何處而與該府所云六十餘萬包亦大相懸絕該司道並不將增鹽不增稅緣由查明確覆本都院業經行查殊難因循率結仰候會核題明繳

批司詳安化縣倉穀散貯鄉村由

穀石散貯鄉村不惟看守派累且艱於盤查若以搬運腳價為慮則出借之後即令赴城還倉不過兩年便可易鄉為城至於搬建倉廩良非易舉但城倉可貯若干此外穀石有無開空之所可以借貯即一時不能設法亦當漸次為之若竟如詳停止則將來不肖官吏反得借此以踵獎矣仰再確議詳奪繳

批司詳倉穀出糶秋成買足由

糶穀平價誠為救時善策但利之所在即弊之所集蓋糶則所賣之價未必盡入於上而所發之穀未必盡及於民買則所報之價未必不失於浮而所發之價未必不派於下治法必須治人不足以維法則利飽群腹而怨歸上司轉轉籌度欲保其行之必無諸弊誠不能為今日州縣信也仰照前批候督院批示

批司詳善化縣沈令發銀折穀由

借穀乃朝廷惠典何物大膽沈令竟以三石之價勒作五石五斗之穀且敢於府城附近橫行無忌其視該管上司蓋蔑如也似此不肖之令而猶保題調補無怪該令之蔑視上司也今知縣參矣知府革矣藩司調矣臬司陞矣獨此孽贖之巡撫尚未罷斥對此案贖能無汗顏仰速飭署縣嚴查實收若干多收若干應給還併存耗若干逐一造冊詳報核奪此案飭令解轅兩檄甚明該司經承違玩不遵殊屬通同舞弊陳禹亮盛仰止各枷示倉前完日解轅發落繳

批司詳倉穀勒限全完由

倉穀原以備賑至今日而官役視為囊中物矣任意侵蝕倉廩空虛七府二州查盤不過沿索陋規以印結一紙塞責便為了局及至交代而上司借此酬報壓勒署官新官逼令接受非以無為有即以銀代穀使有凶荒困無顆粒而朝廷賑濟儲糧盡飽貪官污吏之腹殊可痛恨本都院稔悉此弊如寧鄉武陵之虧空零陵之微爛湘鄉之捏報各據實嚴奏而長沙知府竟以隱諱掩職各府州亦有見聞立宜儆惕而目前發覺者更不少每按案贖輒為長嘆茲據詳請立限期務於歲內徵完且飭該府州定限二月盤完以便三月中按時借給窮民一半併令均勻借給多不過二三石具見實心籌畫加意興釐即如詳行其二月內盤過在庫銀兩應遵新例除存留外其餘銀兩俱於三月內起解如有故違立即詳參

批司詳賑賑借支倉穀來年買補由

臨湘者賑本都院已發銀買補其邑者賑穀石俟來歲價平本都院當設法為饑民代償毋庸問之吳丞如本都院蒙恩

罷斥只得以此累該司矣繳

批司詳李際庸勒改紅簿由

據該府稱李際庸聚眾往城勒改紅簿毆差碎票執法橫行至斯已極但災民錢糧果照定例恩蠲毫無弊竇雖甚無良亦何至妄有希冀自蹈法網乃以四十三年蠲災之項至四十四年冬尚爾紛紛聚訟一任糊塗則官役之情弊可知即如據呈批發已經半載方據審解而蠲免之冊安在扣抵之數無憑則承審之朦混可知雖據該府稱將免冊與實徵查對逐行改正但又據該府稱造冊未清之劉大任等屢行提訊至今未到以太守不能提縣役尚云將冊改正則該府之欺玩可知且該司道應令該府提到劉大任等查核出結查司另覆方成信案此語誠為不易但屈指封印不過四十日稍任展延轉瞬逾歲若以

通案第公刑案卷七

十

四十三三年之蠲案遲至四十五年恐該司亦不便任咎也仰速飭該府縣立資蠲免扣抵清冊前赴本都院當堂查核併提經承解訊如此月內抗違不結即徑行題參亦不再取職名至此案衿盡並不究明情罪議擬殊屬徇縱仍照依律例招擬核奪

批寶慶府詳蔡令虧空倉穀由

據詳之月赴縣親盤該府既知蔡令虧穀八千石何無隻字具報豈此等事件巡撫不當與聞乎又稱穀價一千五百兩隨詳解府驗明收貯是該府自認為收銀之官豈容更設買穀之責又稱將欲坐以虧空伊實解有穀價不思朝廷定例止云積穀並未積金若以穀價便可作穀不知奉何條例又稱該同知接理並不聲明查該同知所接者該府所交之銀該府儼然五

馬若非今日發賑該同知到底不肯聲明今以該府所交之銀問之該府非若蔡令之破甑不可問也何得以該同知前不聲明便思脫卸本都院念饑民待哺甚急故檄令該府赴衡協同署府購買還倉姑免希處乃該府驕蹇不遵竟以一詳塞責本都院目擊勢幾何敢以聖主賑荒美政盡廢於大膽府縣之手仰布政司端差飛調該府遵照星速赴衡買穀完項如再抗違即於蔡令虧空案內一併叙明詳參毋得瞻徇併干未便繳

批司詳寧鄉縣曹令虧空倉穀折銀由

據該府詳稱曹令因上年秋成歉收窮民照時價折銀貯庫無論借穀決不收銀況以每兩六石而謂照上年時價此曹令可以欺該府而該府未可以轉欺上司也倘以愛民不忍多折則曹令在任私派累費現多告發而敢作此大膽瞞天之語豈

通案第公刑案卷七

十

視上司盡可玩弄乎至坍塌朽爛之說更屬荒唐本都院去冬征苗聞長沙並無冬雪今忽稱冬雪頗仍是何異白日鬼話明明是信口胡言覽牘至此不禁拍案髮豎總之此案不在多言只以有穀為主既有前銀則曹展容自應買補還倉何須署令勒押且署令乃收穀之官非買穀之官何得以前任應買之穀而責成於署令若欲署任代僱恐非情法之平惟該司所稱飭行上緊嚴催如有顆粒不足照例揭報誠為直截了當仰即嚴飭遵照繳

批零陵縣詳覆舖司控扣剋工食由

舖兵工食自應按季給發以恤勤勞若將民欠抵兌是嗷嗷窮役反代邑令催科且使頑戶長奸效尤抗賦殊屬禁政仰布政司嚴飭速給取領報查如有盡齊扣剋一經告發立提杖斃詳

內不叙年月日併飭行繳

批司詳衡陽縣墾升羅躍等缺墾由

據詳既從清查欺隱起見仰即飭遵前詳按照今次冊開有主荒田實數分晰註明造報不得沿鄉挨戶逐查致滋經胥里棍擾累無已併飭止造冊一本核轉即本都院衙門亦止據該司核冊發回存案不許重疊造資藉端婪派蓋紙張所費猶為有限而群蠹叢奸或指繁多以圖包攬或稱打點以免駁換百端科歛殊堪痛恨如該縣之均區冊其明驗也該司務嚴加禁絕毋使法立禁生仰移行道府遵照繳

批辰沅靖道詳保靖司彭澤紅占冲角營田畝由

土司擅買民田而地方官公然給照此前朝官吏焚賄壞法之過也即云買賣有價據稱去催輸銀八百兩其糧俱推原賣之

奏案奉到奉案

主

人辦納是有田無糧奉何定例前朝之禁輒無論矣今聖朝臨御萬國輸將而彭澤紅獨敢執前朝之故紙抗天朝之正賦累賠窮戶致滋逋欠揆諸王土王臣之誼殊屬悖違仰道確查楊鍾裔等賠賦田若干共賠糧銀若干飭取該土官完糧遵依先行資報其贖由歸業另酌議詳奪如彭澤紅等仍然抗違該道即會同布政司確看通詳會疏題參毋得徇縱辰州府屢催不覆併嚴飭行繳

批祁陽縣詳田地編區由

據詳各特獨是豈以因地制宜難於合轍耶如必以地從人而後絕里長之根株則但以人從地而何不可去里長之名目據該縣詳稱幾經籌畫而後欲行是該縣以此為獨得之良法而不知實已行之樊數該縣又云此法實祖江浙夫江浙推收之

樊大矣江右人不知詎江南人亦不知而該縣以此為良法使

此法果良則江南之裁賠飛酒何為見告不絕也第執裁賠飛酒之字以繩該縣於今日則該縣必不謂然而該縣能保後此之永無冊書里書乎能保後此之過割錢糧戶書永不能為主平行之今日而無樊則該縣有以致之行之異日而不能無樊則該縣之法有以致之且此法五年一行樊已百出而又聽其年年過戶歲歲收除其樊更何底止查該縣初詳云母論各鄉各甲併歸一處而續詳則云本都者不妨歸併一戶別都者另立一戶完納而此詳又云在別都者不便歸併令其於某都立戶完納則該縣推收總在本都之內亦已見及推收之流弊而江浙之法未盡善矣今該縣惟善獨爾後之人母或用冊書里書母或使戶書為主母或十六都彼此推收莫可究詰母或不

奏案奉到奉案

主

率而使趙巡撫之言而中也則此日該縣推收之法猶非江浙推收之法須與衡山並行不悖可也仰即移知衡山縣查照繳

批司詳衡山縣紳衿譚尚歲等呈編區未便由

編區果未盡善何以士民不言於李令在任之先今李令調去未幾而刁民忽思更張射利屢赴轅具呈曾經痛責吳令隨其術中巧借紳衿之呈突於加看攬入此語試問原呈有此等語否吳璉之才未必賢於李長祚觀其承審劉乾生所控命案糊塗錯謬已見一班而欲綜核通縣之版籍以度越前人不過受奸胥里棍之指麾飽饑鷹餓虎之口腹耳仰嚴飭禁止不許擅行改竄如違立拏經承杖斃餘如詳照式造送繳

批衡陽縣詳廢甲編區由

查衡山縣廢甲編區之法照依康熙三十九年丈量區數編作

四百三十七區一區之內有田若干按田間人其田地塘種悉照丈冊上中下山鄉各則按畝徵銀務令一田不漏一糧不飛就地編區而非就近成區也今該縣但仿其名而未稽其實如編區止論糧石而不問地畝其不同者一矣又將有餘之糧歸於二區不足之糧將二甲補足並非照依丈冊其不同者二矣且該縣全書止有四十五里又三十五年新立寧輪一坊其東西兩廂雍和一坊何年設立奉何明文該縣編區之法未行而坊廂之計甚切必有坊廂之人肆其把持耳欲廢甲而不廢東西廂雍和坊其不同者三矣如此而曰廢甲編區不過一均田均甲實非衡山立法之意也且東西廂雍和坊糧數倍於他鄉即此已不可謂均田矣仰再確詢衡山規制另行妥議併查明東西廂雍和坊毋庸廢均緣由一併詳奪繳

批衡陽縣詳局書飛酒由

據詳三十九年丈量比照萬曆年間經界就圖據丈因人戶田畝之坐落就圖立甲等語查經界止有各圖之分並無各甲之別故人戶田畝可謂之坐落某圖而不可謂之坐落某甲觀該縣前詳所稱因其田畝坐落伊圖即丈入八甲二甲圖內可見因坐落伊圖而丈入八甲二甲非坐落八甲二甲而丈入八甲二甲也田畝既坐落圖內則但不可越於圖之外而自應均於圖之中合懷節一都共熟糧一千五百零而各甲多者至二百二十餘石少者止八十餘石糧既不均有偏枯之累未可以今日輕徭革派而遂擬將來也仰嚴押局書將懷節一都各甲糧石限三日內均齊造報姑就一都言之且不暇及各都各都但均甲而未均圖仍恐有妨於就圖立甲之例耳非此法不可

行之通縣也該縣仍嚴飭局書毋得割截分散反滋擾累六千未便繳

批衡陽縣詳許受鄉均糧跳越派費由

就地編區而又必挨都均糧則糧額有贏縮之不同均攤不能無去留之多故况如詳內所稱應除此區而反除彼區尤為舞弊母論雷君顯之具呈而前此紛紛額控本都院稔知未協久思更正若徒取糧額均平則此區之內移入彼區殊非就地編區之初意仰查照丈冊田在某區則糧亦在本區不拘多寡毋許稍有那混致滋飛酒隱漏其某都應輪若干區亦照衡山縣以地之坐落地名方境而為編設不必每都限設十區本年錢糧即照此徵收毋以巡撫指日罷斥遲回觀望留此一件之案使杜令齒冷九原文到速具遵依詳覆繳

批長沙府詳長沙縣四十六年實徵冊由

查四十四年丈田實徵冊有糧石亦有畝數三十一年弓口實徵冊雖有糧石而無畝數訊據四十六年經承葉澤榮等供四十六年並無實徵冊惟照三十一年丈冊派輪則十五年間之業戶更改田畝多寡該縣總置不問一任經承騰蔽其為糊混可知該縣之意惟以河西多糧六百八十六石五斗乘收回河東遂可率結此案無論此糧河東河西作何增減該縣茫然不知即增減果有著落而三十一年之實徵冊既有地畝顯有隱漏王令丈出田多而擅減糧額章令照額徵糧而隱匿田數均屬不合况府司前詳王令稱侯以介出首侯又升隱糧百有餘石羅福鯤供前任向縣主替小的們留有餘糧一百多石沒有徵過王令又稱該都奸豪捐穀三千石買存不究彰彰在人耳

目羅福錕又供向縣主教都內富戶捐出穀子買存一百多石餘銀沒有報過的經承馬元與供河西都查出沒有入冊的塘地糧五十餘石又有新康都自首新墾糧二十多石此皆三十一年實徵之隱漏備載前詳歷歷可據該縣府司所請銷案者向知縣賣糧減田於前王知縣丈田減糧於後今日章知縣又照三十一年賣糧無田數之冊徵輸混請銷案而府司亦扶同率轉則是縣府司院通同欺隱不知田畝荒缺一案詳者何心題者何意縣府司不妨市恩老巡撫不惜任怨仰嚴飭長沙署令速查向知縣賣糧根由盡數清報姑免泰處如再有絲毫容隱即據前請銷案之詳指實題參限一月內報奪繳

批司詳覆保請司彭澤紅買冲角營田由

彭澤紅既稱不願得田又稱何用招賦豈 聖朝容有無糧之

趙秉義公劉案第七

去

地而土官可抗有地之糧野性徒迷愚頑堪憫如詳速移辰沅靖道嚴行確查該土司如果不願得田即繳出原契聽給楊鍾裔管業完糧如仍冀量斷價值即勒賣完糧遵依聽暫佃耕輸賦俟斷價清給將田糧併交原主務使窮民得免賠累而國賦不致虛懸繳

批衡陽縣詳王天一等飛酒糧石由

據詳糧產收除過割向例總歸大造之年則隨買隨收者即為違例矣查近年開過歲歲收除飛酒詭寄欺隱脫漏俱從此起雖據稱近來各省皆有此例亦係不曉事州縣官縱任奸胥舞弊之故耳如該縣各都俱有糧一千五六百石不等而永伏上四都止存五百四十石又被王天一等收去一百六十石則一都止存三百八十石不及他都十分之三何不盡廢此都而必

留此虛名若云照田納糧並無遺累則私幫舖司二十四兩無有糧石多寡之別即此弊亦自上年下半年纔能禁革方今虎視眈眈將來不作昔年故習乎據王天一等供但有收除每石加升加合則收除之弊已屬瞭然又供各都都沒有收除得成則王天一等之糧收除已經自認不諱該縣職司民牧不從通縣糧差起見而惟陋弊是沿變舊章而虛編氓為民父母當如是乎劉爾臣擅寫除付誠屬不合况又得銀八兩焚贓可恨仰布政司即行縣確訊追擬併通飭所屬州縣凡有買賣只准更名非遇大造不得違例收除各取遵依報其王天一等私收糧一百六十石仍歸上四都以還五百四十石之額仍俟大造收除查賦役不均關係民生大害似非沒要緊之事雖田糧尚責有司而有司不問民瘼上司豈同輩贖該縣以為沒要緊本都

趙秉義公劉案第七

去

院何敢以為要緊准此沒要緊之詞本都院已自記過一次劉昇之不親遞詞劉偉公頂名代投各責二十板示儆王天一所置田糧四十石有無假捏併行該縣押責買契赴縣訊奪繳

批湘鄉縣彭上壽隱墾田

律開大功加減二等是減所控之罪非於加三等上又減二等也彭上位應減滿杖二等杖八十責三十板彭公行隱田六畝九分係彭上位出賣欺隱在先係無糧無價之田仰追彭公行歷年應完銀米入官其田照數退還彭上位耕管墾科繳

批司詳鄧縣田畝秋收請勘由

該縣若無欺隱何故屢認新墾三千七百畝該縣既有欺隱何故攤認三千七百畝及經告發始以勘丈二字飾其加荒派墾之罪姑為延緩脫卸之局上下扶同多方輾轉用意非不巧而

且論但此派墾三千七百畝不經題明如何請豁請丈若不豁免則此三千七百畝之包賠鄧邑固受苦無窮而巡撫亦將永隨地獄日後再有發覺難逃 聖明之斧鉞本都院非不思息事寧人但欲爲此案下受萬民之咒詛上觸 至尊之雷霆非全無心胸決不出此今霍作善等之控呈現在並非無據毋庸查職名藉延狗縱繳

批寧鄉縣詳謝世測呈加荒派費由

該縣以通邑首報之大事委之冊總袁幼達一人而袁幼達遂一力主持權操出入究其爲該縣畫策不過曰上則荒田缺額必問上則田人要中下荒田缺額必問中下田人要而已果若所言何患荒之不足額又何患田之不報報而寧民百萬家子孫性命不盡斷送於袁幼達一囊之手乎該縣雖稱不敢輕信

趙秉義公判案卷第七

太

所報之冊冊率詳實而其勢必至於此今應作何救弊使寧民不受無田之累便使巡撫布政司免墮地獄之沉淪仰長沙府速查議報奪繳

批祁陽縣詳廢甲編區由

據詳從新編區如某人住此處某人亦住此處即編在一區又稱止論米之均平無關田之坐落是照人編區而不照地矣即江南推收之法也查江南推收固便於輸將完納而彼此出入奸弊叢滋不可究詰雖無里長名目而飛洒隱漏在在有之何可言弊絕風清也該縣所詳縷縷具見救時善策但欲除里長之弊而不能保無飛洒隱漏之弊即今日行之未必遽有而異日沿之豈能必無非該縣之法有弊而推收之法必至於此也又據稱各區完納不惟煩雜難稽則米仍然版定未免又開覈

覈或者因時制宜不妨殊轍該縣目擊情形諒亦對病投藥然衡山縣亦現行之矣該縣以地從人衡山以人從地二者孰爲無弊可以應否畫一無岐抑或並行不悖仰即備移衡山縣確議熟籌務期斟酌盡善永遠禪益毋拘拘會詳核奪果否施行豈徒試之一邑哉此繳

批祁陽縣再詳廢甲編區由

湖南大害莫甚於私派而私派之弊總由里長包攬控同不肖官役狼狽爲奸貪婪無忌若非里長利其分肥官役安能私派今私徵雖遵奉 諭旨嚴行禁革而里長未盡剔除此輩終爲民蠹正在通查究處據詳廢甲編區各自歸戶以杜包攬之弊以清私派之源洵爲實心實政但詳稱照依住址就地編區又稱併田立戶將一人所收各鄉甲併歸一處夫併田立戶固免

趙秉義公判案卷第七

尤

完納零星之苦而彼此那動亦開豪強影射之門可否止照住址就地編區除田在本區者准併立一戶其在各處者不得歸併致混雜無稽以滋弊端此法甚不便於影射必有藉詞阻撓者不行則諸弊不絕該縣果有志興釐仰再確議詳奪繳

批道州詳議優免雜差由

有私派然後有優免私派不便加於舉貢諸生故以優免餌之舉貢諸生利其優免不派故私派橫行而莫之禁是賜爲優免之名陰作私派之地且此例頒自何衙門起自何年月仰布政司查報繳

批司詳宋純漢懸坐六里苗民秋糧由

據詳六里復業與續撫龍蛟洞等寨詳題候督部院發冊另造查報其鎮溪所六里先據該同知查明一百一十三寨共一千

一百二十九戶計一千八百四十六丁每丁願納雜糧二升共納雜糧三十六石九斗二升不知辰州府何以聽宋純漢之混報忽將該所失額逃糧二十八石懸坐六里改雜糧為秋糧查六里願納雜糧麻龍德於四十二年勸撫紅苗有捨死投光之控自願上納雜糧甚為可據其赴辰州府報納秋糧係何年月况雜糧每丁二升按丁可計若以二十八石之秋糧分派於一千一百二十九戶則必查其戶若干田應科若干糧應徵若干銀多者不過三四升少者即有零星升合新附苗民豈容如此煩擾而土弁指一派十恐又不減於五寨司矣宋純漢既有實徵秋糧冊送府轉道有無花名細數何不費核又該道稱六里地方非同漢地似可免其查丈則宋純漢科派秋糧其為借端吞食情弊甚明六里既歸廳轄應聽該同知確議詳奪又補毫

等七寨既係鎮苗前因永順司招撫冊誤造紅苗案內似不妨據實詳題改正二該司速會同辰沅靖道查明妥議通詳以成信案以安邊民仍候督部院批示繳

批司詳吳方谷告案由

吳方谷不告於蔣令在任之時而告於蔣令被參之後誠屬不應但上司不能察吏於平時而徒責小民不應控禁於事後亦非理法之平據該司詳稱蔣令倉穀現虧空三千五百餘石其四十三三年報借倉穀已經署令查明皆係捏名借給則三十六年運粵發賣亦情之所有是方谷等所控已不為虛應毋庸議又據該府前詳稱蕭子才等久戀衙門要非善類仰即飭州責革繳

批司詳雷際成控東安令私置法馬由

據詳東安法馬重二兩者重四分一兩者重二分六錢者重一分半是即該縣重法之明証矣雖稱一錢者與司法相同而其餘法馬異同輕重並未聲明該司又稱司法用久不無磨鎔縣法亦無過重之處豈該司止用二兩三兩及六錢之法以致磨鎔其餘法馬俱置不用乎恐不肖州縣私置重法者皆得效尤藉口上司將何以繩之殊非肅紀釐奸之意仰再查明確議詳奪繳

批司詳覆零祁東三縣屯糧混編里甲苛索由

據詳零祁東三縣設書差各役每年勒索至二千餘金屯民受累二十餘年嗟此窮黎幾何皮骨從前官吏是何肺腸實堪痛恨如詳均飭勒石永禁其零陵縣糧書改為二名東安縣差役改為一名衡永郴道衙門人役何以竟不議及應照府詳移

查確覆核示遵行至零陵每鄉分作十區似但易去甲名廢猶不廢應否飭令各鄉按糧多寡就近編區不必額定每鄉十區之數以絕一當九空之弊根又祁陽十三所東安三里果否便民仰速徹查妥議詳奪併通飭裁併各州縣一體嚴查速報查該府既稱府廳原無用夜役之例用之實為僭越何得又稱府廳欲需此役聽其自僱殊屬互異嗣後府廳夜役嚴行禁止併不得假稱自僱以辨等威再東安雜派倪得大等供去年七月梁令始裁則從前濫派可知葛陳二令已經離任梁令註冊候劾繳

批司詳邵陽縣係工銀兩報府換文轉解由

該府經承不據文轉報而換文轉解尚稱委無情弊此在未會身任縣官者不妨姑作此語而可以此欺縣令起家之巡撫乎

若以該縣回復之文為據世無覺察府役情弊之縣官是不徒欺上司而且縱奸胥矣當此澄清吏治之時儻然上下通同借端苛索不盡驅屬員為貪吏不足厭群蠹之望也仰即提換文之正身經承解訊繳

批衡州府詳冊書審爾判等造冊派費由

據該府訊審爾判供並無得王啟祥一分一厘是矣何以又供王啟祥向小的討銀子既未得銀而又供銀子費了那裏有得退還此處是否悖謬又訊陳永昌供只該一半與爾判八錢銀子而爾判亦供得了他七錢銀子一雙鞋作一錢但半區尚索八錢而全區謂非一兩六錢此處是否悖謬該府同城事漫無覺察及提犯發審後任狡供情節互異便爾率轉殊屬徇縱仰再嚴究確供報奪繳

批長沙府詳趙擎一控陳輝侯開充歇保私派由

趙擎一以一石七斗之糧除正項外勒派雜費每石至四兩有奇民不堪命於斯已極雖係從來舊例而陳輝侯乃敢大膽稟縣彼縣官亦竟代為差追不知何以視居民上但趙擎一與陳輝侯同當里役誣為歇保駕題越控牽累多人殊為刁訟仰府飭縣將陳輝侯趙擎一各重責三十板枷號半月以為私派誣告之戒該府與署令縱派失察均難辭咎念在赦前姑免議繳

批司詳李俊等條陳濫派各款由

湖南吏治大壞官串棍以私徵棍指官以分攫虎翼狼貪吮膏吸髓上下通同視為凡肉刊書列項奉若明文不謂楚南荒微別有天地究之州縣剝削豈盡肥囊雙手逢迎通身罪孽一時

狼狽轉眼反戈李億今日之控是也倖邀恩赦不盡深求但以收漕一事言之據伍令既詳稱每石民糧收耗米四升徵各費銀五分查該縣民糧二萬四千七百六十九石則是徵耗米九百九十九石零徵費銀一千三百三十八兩零該縣距岳水次甚近其費用應較別縣減省即照上年例亦止應收耗米八百七十五斗銀九百六十八兩九錢耳況該縣原有里納脚米二百五十二石零則共徵米一千二百四十三石此多徵米四百三十五石銀二百六十九兩作何著落是否侵蝕該府竟置不問成何識法雖曰事在上諭以前應免察究但目今漕政伊始若舊弊以為應然則新漕又將援例不幾負該縣所稱上年司道嚴革規例之盛心乎仰該司會同驛糧道嚴加確訊併酌定本年漕例毋使貪墨效尤翻笑上司聾聵至江潭魚魯從前

批長沙府詳鍾嘉瑾控文兆智指官苛派由

湖南貪墨成風上年既經禁革而附近長沙之寧鄉尚敢一派再派無論五月即二三月獨非私派乎該府既無表率於前又無覺察於後及據告批發自應執法嚴究乃猶處處模糊橋樑脫卸豈該府為庇貪之魁而本都院亦為縱貪之首乎即如二月派銀四百餘兩三月派銀三百八十餘兩文兆智雖供不是經管而經管必有其人此處何以不問據楊以智供因紅苗一案差使往來各里公議兩次派銀還縣等語但紅苗一案有何差使累及寧鄉費銀七百七十餘兩且一事再派有無此理此併核奪繳

批

雖報無徵但據彭昌升供現今有人管業取魚業戶承認甘結母容漏報借以補項及匠班不得派徵即如詳飭遵俟詳列一併核奪繳

處何以不問據郭勝昭供上年百總供辦公事借本官銀一千多兩今年出票催還等語其因何公事百總某某所借及借銀一千若干此處何以不問至收耗拆封自屬無憑易於出脫但該府又稱本年已奉藩司頒有法碼查該司上年蒞任何以本年又頒法碼是否上年法碼為不可用又里下包當驛遞百總承值差徭明係私派此處何以不問三百六十七兩既為派款則併三三月所派銀七百八十餘兩俱屬私應否究追此處何以不問承辦若此止知有屬官不知有 功令何況上司無怪貪屬之全無忌憚也仰布政司會同按察司驛鹽糧道嚴提究擬解報奪繳

批司詳陳以儒告陳元生濫派由

陳元生等指官苛飲魚肉窮民每糧一石派銀至二兩之多真是天昏地暗隨場膏枯據陳以儒等控稱四十年止支用四千八百餘兩而府審各犯約畧諸款項止費二千餘兩其餘但以俱係公用登記簿內竟為抹煞夫公用何事登簿何項承問不敢過問想亦分潤已多難於面詰乎第一則曰非加派再則曰非中飽既有染指之上司似無中飽之餘地乃以此為非加派不知如何而後為加派也若為郡守公然敢作此語則其肆無忌憚平日之婪賍流毒概可見矣若非倖邀 恩赦立恭猶為恨晚此案已閱五月尚如此朦朧塞責若再令查詳必至年終不結此等知府亦何必更令承辦仰速提陳元生等解縣訊奪繳

題奏奉公罰案卷第七

查

是天昏地暗隨場膏枯據陳以儒等控稱四十年止支用四千八百餘兩而府審各犯約畧諸款項止費二千餘兩其餘但以俱係公用登記簿內竟為抹煞夫公用何事登簿何項承問不敢過問想亦分潤已多難於面詰乎第一則曰非加派再則曰非中飽既有染指之上司似無中飽之餘地乃以此為非加派不知如何而後為加派也若為郡守公然敢作此語則其肆無忌憚平日之婪賍流毒概可見矣若非倖邀 恩赦立恭猶為恨晚此案已閱五月尚如此朦朧塞責若再令查詳必至年終不結此等知府亦何必更令承辦仰速提陳元生等解縣訊奪繳

批衡永郴道詳吳叔度呈碾米濫派由

該縣碾米一千九百三十石即照米價派銀買運何至遂派二

千二百兩致有千金之浮數若云水浸又須買補豈預知水發而先為多派以待乎至以一千三百兩所買之米而發賣止得銀一百五十兩更屬不經況既派二千二百兩而止收一千四百兩其餘未收六百兩係何里甲因何停止有無憑據仰該道俟撫苗事竣訊奪繳

批司詳龍九臬控夏光白派欽雜費由

貪官橫派又有一班棍蠹紳衿黨虐分肥民困日深民冤莫慰豈意 聖明在御乃見豺虎公行總以倖邀 恩諭得從漏網然而 國法可逃天誅難免龍九臬等首賍一百七十兩仰行縣縣追限十日內完解發賑餘如詳發落益陽縣聽棍指使擅請銷案不容司府一審拘庇極矣仰記過一次繳

題奏奉公罰案卷第七

查

單頭害民本都院已經嚴行禁革何以該縣竟抗不遵乃稱每里著一人領單滾催原無別的使費此真不知艱難之語夫滾單之法原以次多者為催首先則以次挨催並無一人領催之例據稱今各里戶首責以遞年催納正賦則是一人輪役一年與現年里長何異彼豪強天戶官法尚且不懼豈藐爾單頭所能催其辦公以大小戶不完而責比單頭一年之內皮肉盡於敲撲脂膏聚於虎狼如魯一昌供稱本身錢糧都是全完欠的都大戶閱及此言殊為痛心而該縣反咎其多事亦大謬矣姑以到任未久從寬免究仰布政司嚴飭速將單頭名目立即禁革如有頑戶抗糧不遵滾單完納差役拘提究比務勒全完敢仍妄立單頭致滋苦累定以不職糾參繳

批司詳銅鼓衛靈何天寵等作弊害民由

該升當此釐剔積弊之時尚敢沿襲難派者邊名目誠為惡不
畏死即云不收火耗藉派完公而看邊一項明係入已至出借
倉穀每石加利一斗奉何定例仰各照追克該地方公用併將
經承責董劉起仁倡首包攬重杖難免何天寵所得老人銀兩
追領仍行責董周之正違禁營私註冊候効有無隱匿苗情候
撤行辰沅靖道查奪繳該衛徵收錢糧因何不用印票併移都
使司查取失察職名報參繳

批二司詳劉令濫設排長由

該縣劣蹟本都院訪聞既確而該司道絕不肯據實揭報今雖
以排長一事勉為搪塞而又稱劉濤素亦廉潔自愛不知其廉
潔者何在若如此而尚可謂廉潔則百姓何樂有此廉潔之官
必如此而後可為廉潔則屬員何樂不為劉濤之官二該司以

奉委查辦案卷

主

奉委查辦案卷

主

揭為薦直是有心籤弄本都院亦非有耳無目豈能一任欺瞞
仰速開報劣蹟通詳請參毋謂巡撫真正聾瞶也繳

批衡州府詳安仁馮令私派由

湖南私派從前無論矣本都院蒞任之初恪遵 諭旨嚴行禁
革而該縣依然大膽恣派虐民豈知竟有今日耶查解費腳價
等項原有火耗足以克用若竟取給於私派則馮博所收重耗
豈得盡入食囊仰該府即訊該縣一年所費幾何實收火耗幾
何除耗銀供費外果否不敷幾何逐一據實詳明查奪至藉災
派銀一百五十兩已於正月十七日撤府一併追完貯庫克地
方公用詳內竟不叙此撤仍混稱給發里民是何緣故此撤會
否到府該承因何刪減仍確查實報繳

批司詳桃源縣派鹽勒穀由

桃源縣散鹽易穀大干 功令供証俱明無所辭咎惟是該府

詳稱四十三三年往桃源縣盤查倉穀彼時已奉文散給窮民一
半在倉實有三千四百石亦已具結在案等語查四十三三年二
月內本都院通檄各府州親臨所屬將倉穀盤量如果實貯在
倉即出結資司一面飭令各屬將存倉穀照例借給一半毋得
指稱出借托詞諉卸併撤該司轉飭該府必會寓目行知所屬
今該縣虧空甚多不候盤查擅以出借掩其虧空而該府通同
欺隱不敢盤量竟以半借指為全有且該府知有借給一半之
奉文抹煞盤量後照例出借之奉文目中尚知有上司乎況該
府結稱存倉穀六千九百石而今詳稱存倉穀實有三千四百
石則此外三千五百石之穀該府已自認為為有矣有無拘庇
是否失察何以竟置不問又買鹽必有水程今二千二百包之

奉委查辦案卷

主

鹽曾否領給水程鹽道有疏鹽之責官責私鹽有無拘庇是否
失察何以竟置不問仰驛鹽道會訊明確併行常德府嚴查情
弊提戴士玉及管穀經承訊明詳奪繳

批司詳謝世測等加荒派費由

仰照另撤併飭長沙府嚴審情弊定擬詳參訊據袁幼達供上
則荒田缺額必問上則田人要中下則荒田缺額必問中下則
田人要其為加荒甚明該府乃稱報墾並無喻乾元等八戶開
報分厘殊屬憤憤且今日無荒而有荒必致將來無墾而壓壓
寧民固受無田之賠累而巡撫藩司何辭以免墾地獄耶又據
袁幼達供奉布政司發式要造送各花名原額荒田數目務與
原額無虧是該司經承明設陷罪以恐網羅前撤所為清田裕
國之舉反隨舞文飽素之計者非無見也且既發式造荒何以

又不報明巡撫豈巡撫不應與聞此事耶所發何式所遵何因即飭該管正身經承查案赴轅查訊繳

批司詳澧州盡復周元章犯贓由

據詳每兩連戮子重一分共完八錢七分除加一分之外多收三分八厘之耗但以一兩而止完八錢七分除去八分七厘是否果多收三分八厘借穀每戶止給五斗應有四千票何得混稱四百票若以四千票而止供二十五張票僅以二百五十文了此一款是否輕為出脫張之傑既供牙行二百餘戶而殊票止九十戶是否張之傑誣告抑或催稅不止一單均未查究明確該司既審實曹景源失察衙役犯贓及多收稅銀收受給帖禮銀而止以照追入官草率定案果係遵何條例仰再嚴訊確核詳查繳

批司詳高正清等控洪運炳派費由

此案可以率結不過因高正清不認具呈而楊之風逃匿無踪耳但陳鳳萬供楊之風是本衛右所千百內人於李衛官任內做過糧房歸了農的現有叔子楊君弘兄弟楊凌雲等語則楊之風應問該弁勒提而楊君弘楊凌雲所當嚴拘根究者也今並不行該衛查提而詭稱楊凌雲們出門貿易則縱放三犯以為出脫亦已可見又據陳鳳萬供由票只有糧數不寫銀子的如但寫有銀數則所告是虛若果只寫糧數則派費是真此又一目了然片言可折而竟不提由票一驗是果何故似此草率圖結何以服曉曉之口仰即行該衛勒提原做糧房楊之風併嚴拏楊君弘等解轅究訊仍着張文宰等將四十六年完糧由票費驗核奪母任奸蠹抗延繳

批衡州府詳覆各屬設立滾單由

滾單陽奉陰違名存實異如衡陽縣之催頭即一年之單頭與現年里長無異不知忝為司牧何以聽舊撥置一至於此前經查出業提經承重懲矣知府縱屬殃民巡撫亦鞭長不及惟有發覺之日將知府與州縣一併奉處而老巡撫亦自認贖贖之咎已耳仰再嚴行通飭毋許捏欺繳

批嘉禾縣詳革除里長各款由

湖南積弊首在私派而私派之害總在里長該縣痛切詳陳字字洞悉又清造業主花戶田畝實徵款冊剔除民累併禁保家可謂振本塞源矣仰速實力舉行如有豪強矜棍敢肆阻撓即指名詳究嚴加懲處其民間買賣田畝如詳稅契便與更名俟五年一准收除毋得逐年開過以杜混擾至更名收除俱責成

批衡陽縣詳胡忠生控蔡奇生等欺官剝民由

殷實老練里書專管其事仍嚴飭小心奉法不必多立戶書勝混舞弊該縣果能留心民瘼斯為不愧司牧循良之選端有歸矣望切望切繳

批衡陽縣詳胡忠生控蔡奇生等欺官剝民由

蔡奇生以完作欠出票混催曹璋私收餉銀致累重完張老四白役承票藉端勒索種種不法知縣之昏庸無論矣不知同城更有知府否至票差協同花子催糧登門索詐擾害已極該司職任旬宣亦宜稍為覺察仰布政司即轉飭衡通判將蔡奇生等枷號衡陽縣前示衆三個月滿釋仍將重完餉銀追出給主取領報至滾單仍着單頭催完何為滾單且單頭久經禁革何故陽奉陰違一併查報繳

批澧州詳張之傑等控告各款請究刁誣由

不必論原呈之是奸是良但當問告欵之或虛或實若以擊瞞之巡撫而謬稱為明照其愧已甚又謂數載不見告發則歷任既久即可肆行無忌試觀今日駐私狼籍者孰非久而愈猾者乎誠時自有定案何得混詳仰岳州府飭行繳

批安鄉縣詳徵收錢糧滾單之法由

里差之弊非徒人玩事熟碍於情面而包攬侵蝕皆由此起本都院已屢檄嚴飭不謂各屬置等弁髦據詳設立滾單仰即遵照行而滾單宜用又不獨在逾限之後也至四月完半九月全完乃協餉定限而非徵輸定限應改為上半年五月完半下半年十月全完庶催科不急民力稍紓繳

批司道會詳易成週等控文兆智等濫派由

赦後私派列欵該司道並不親加突訊止憑府看據轉則凡事

趙秉公劉崇案卷二

五

俱應以知府為主而會審之批殊屬具文該縣安得不視知府為可障天而該府又安得不視上司為可順指也仰飭提各犯解轅訊奪其擅寫頒法之經承既無姓名又不革役庇玩殊甚一併解究繳

批岳州府詳催取老人冊結由

即奉批查何至將並無舛錯之州縣通行查造况此案已據詳覆送有冊結又取職名併催冊結豈冊結一送必須再送而詳覆者一巡撫送職名奉處者又有一巡撫乎指上司以虐下屬縱盡役而剝窮民恐數老人之絹棉米肉不足供虎狼之磨牙張吻也本都院一官傳舍席不園煖第日擊吏治如此民生如此實愧且恨該府但知胥役為應庇惜絕不念節屋之無可告愬五馬仁風果如是乎仰布政司查明前批速提解究繳

批辰沅道詳吏目潘光燧領銀買備碾米由

湖南私派虐民總由貪官蠹役以一派十群剝分肥窮黎飲恨莫可控訴即此一索也以碾米二千二百九十五石六斗而混開買米三千二百石派銀三千三百五兩六錢又動四十年水脚三百五十兩且以三千二百石之米而混開止賣出二千六百九十石變銀八百四兩零其無端冒銷任意侵蝕情弊顯然姑未深究但據潘光燧供本州發銀三千八十四兩則三千三百五兩該州已私扣銀二百二十兩矣光燧雖故其紙上之口詞可據也又據趙開明等供發的銀千只有九二三何以冊開原領係九色銀水此處已暗虧銀九十九兩再據趙開明等供買米是紋銀每石六錢四五分不等何以冊開買米每石紋銀六錢六七分不等此處又冒銷銀六十六兩供冊彼此互異顯係捏造開銷該州之朦混無論矣該道留心釐剔何難一核了然而乃依樣違轉殊為草率仰即遵照嚴查將私扣暗虧冒銷等銀共三百八十五兩七錢分別究追解轅給發長沙善化二縣飭建李忠節劉御史兩祠公用如再抗延即據實詳奏繳

趙秉公劉崇案卷二

五

批辰州府詳覆沅江吳令在任時公費由

吳璋調任黔陽謁見時極口稱前在沅江並無分毫雜派本都院即面加嘆賞迨後訪知吳令沅江任內雜派頗多不勝聽言觀行之慨及見趙令詳稱該縣歷有公費二千兩則吳令所稱虛妄更有明証是以檄行該府會同常德府確查吳璋欺飾情由併作何支銷非咎既往之貪實懲今日之詐也今常德府並不查吳令之欺飾與支銷而反疊催趙令代為登答殊屬悖謬又據吳璋稱未有稟稱並無分厘雜派之語而該府不行確查

即為據轉是本都院年老不聰枉忠信為欺詐屈廉潔為貪污矣即當記大過一次仰併移行知照存案黔陽再犯惟該府是問

批衡州府詳覆劉六皆控嚴青等勒派由

據該署府看尾既稱徐文可縣審未到府審無人而看內又稱徐文可等供並無私派及徐文可唆告害人一枚難辭等語以未到官之犯而即稱取供即擬罪名殊屬怪誕大約四月十六新府將到署官借案徇情惟任幕客經承通同完案其倉皇急遽之狀宛然可掬該署府亦不暇寓目又安知其前後之矛盾言詞之錯謬一至於此也似此獄案如何訊據仰新任該府詳加確審嚴提徐文可到案一併究解繳此批併抄移原署府知照飭行

批寶慶府同知詳解新寧縣承陳超凡由

陳超凡以一年私派而改作半年刁詭極矣即以征苗解餉用夫言之據供是該縣柴薪銀扣出用的試思縣官往衡山尚派銀八十兩衙役東房亦派銀二十兩而謂縣官以應得之柴薪克夫役之公費有是理乎本都院前曾面訊已供明是里下出的今向該廳又作此語不過欲掩下半年之私派耳况柴薪已交一半則派費決不止半年至本年廣西提督於正月初四旋師豈有元旦便派銀收銀之理而亦借此為詞更將誰欺又據稱今年柴薪奉革又沒有火耗等語但 皇朝恩養百官原不令其餐風吸露既無火耗定有私派該廳聽信里棍巧為出脫是何識法仰再嚴行確訊直窮到底限二日內詳奪毋得瞻徇併干大咎

批寶慶府同知再詳解新寧縣承陳超凡等候訊由

湖南私派橫行民生極困 皇上軫念遠近特頒 諭旨盡革私徵而又以官無養廉則貪可藉口故量留火耗以為各官交際日用之需以杜貪官橫徵暴斂之念 思至渥也本都院凜奉 綸音諄切誥誡而且茹荼率屬冀相感悟勉作循良誠為至願乃寶慶一府私派錮習牢不可破而且巧借無火耗之名色以蓋其有私派之賍私不知耗少派多豈有顧多不顧少之百姓甘奉金錢總由取多不取少之貪官求盈豁慳而且豪強利私派之優免恐火耗難以偏饒棍蠹剝私派之烹肥恐火耗無從分潤所以上下勾連逐羶如鷺弁髦 功令觸網如船豈特全無心肝抑且有靦面目即如新寧當三令五申之時尚為頭會箕歛之計種種浮費件件剝民他不具論百逮而每年派銀六百兩收頭而每年派銀八十兩催差而每年派銀一百五十兩此八百三十兩之銀出自何名竭閭閻之脂膏供里棍之吮吸新寧尚有知縣乎寶慶尚有知府乎然知縣斷不敢問也不私派則赴衡安得有八十兩知府亦斷不敢問也不私派則解餉安得有驗平似此一府一縣克類至盡恐不堪言立即題奏猶為恨晚至於該同知承辦甚屬含糊既稱上年廣西官兵夫價不敢派何以今年廣西回師夫價則又派既稱以後公事總不許派何以連本縣應捐的各項銀子則又派同時捏供不顧矛盾並不窮詰顯有瞻徇仰寶慶府立訊各犯嚴究情弊據實詳參毋稍諱匿併將該廳所議是否可行妥議詳奪其百遺收頭催差賍銀八百三十兩勒追解交藩庫抵克上年軍需補項限十日內完報毋任玩延干咎

批長益二令會詳武岡州曾士明控王天佑私派由

據詳王天佑供私派銀兩自四十一年七月起至四十二年三月止公捐支完等語是二該縣竟以援赦出脫矣然獨不聞赦罪不赦贓之定例乎諸款他不具論即如王天佑所供取過銀五千八百餘兩作何支銷有無冊簿總無一語問及豈五千八百餘兩之贓竟憑露役一力開除置法律於灰燼乎又據供以後公務都是該州捐賠夫四十一年七月至四十二年三月已私派銀五千八百餘兩則四十二年四月至年終所需亦必得數千餘兩今日有肯賠數千餘兩之州縣乎二該縣以此自欺則可以此欺人亦太見其妄矣似此徇縱徒知市恩罔顧蔑法不知是何主意仰再會同執法嚴審定擬究追解轅覆奪如仍率混一併恭處繳

批沅江縣詳覆現年糧戶由

據詳每都各出一甲首為糧戶謂之現年糧戶則糧戶即現年矣又稱公捐一項係五都糧戶自行捐備逾年輪應均有一次則即是九空一當矣從前該縣每年私派二千兩即此現年五人為食令科歛耳該縣既筆私派仍存現年此輩假公濟私該縣亦去名存實豈欲仍效前令之故轍乎仰將陳在明正身解訊究奪繳

批衡山縣詳瀆項等費作何設施由

據詳廢甲編區而包攬侵漁浮派支那之弊始絕具見該縣剔獎實心但查詳稱今春以來酌取火耗一錢六七分以敷其用天火耗一錢六七分不為不重矣該縣每季所入約一千一百餘兩不為不多矣即曰該縣毫無所取而此一錢六七分之火

耗必有用處該縣既知大法而小廉本都院下車三月只飲置井一杯水法乎不法乎大法而小不廉是該縣所謂冥頑不靈罔知顧憚也大法而小廉則此一錢六七分之火耗應減乎不應減乎該縣既云據實披瀝並未將四月以後遵奉 上諭作何力減加耗之處明白聲說豈大法而小不廉耶抑或大猶多不法而小亦敢不廉耶違悖 諭旨厥罪奚追仰再據實敷陳俾大不法者敬聽而省愆焉毋懼毋隱繳

批司詳巴陵縣原呈裴可太枷斃由

據詳裴可太枷斃巴陵軍民歡聲雷動該司等固有聽聞裴可太夜號不知亦有聽聞否告衙憲而死死有餘榮只因本都院解任而死死有餘恨願賢方伯教我後之人毋學老邁撫令告盡者舍免縱盡者竊笑是所厚望繳

批布政司詳尾欠錢糧倉差排年催完由

據該府詳稱隆慶等里每歲尾欠錢糧必須排長催完誠善為該令說辭矣但該府訊據楊上之供楊德生當排長是四十五年的豈有四十四年十一月即倉催四十五年之尾欠乎此等情理本屬甚明而該府欲為該令遮飾不肯窮詰且又檢點不及故此等供詞不覺又透出一二自露破綻也總之州縣沿襲陋弊若非上下扶同豈敢全無忌憚而知府一官尤素與殃民之渠魁也仰候會審事竣提訊究奪繳

批平江縣詳瀆費支用銀米冊由

前據該縣詳稱每石民糧收耗米四升徵各費銀五分以該縣民糧二萬四千七百六十九石計之則是徵耗米九百九十石七斗零徵費銀一千二百三十八兩零今又詳稱共徵銀九百

六十八兩零與前數絕不相符若以兩詳較對該縣已多徵銀二百七十兩零米一百八十三石零欲辭多派之咎其誰欺乎且該縣所收每石秋糧額徵米三斗四升內原有里納脚米二百五十二石零何故竟行抹煞若以楊柳灣開銷此項則該縣前詳稱納戶於楊柳灣茅潭嘴二處免交運戶豈有納戶自交反給與里納米之理種種情弊殊難掩飾仰布政司會同驛糧道查照條陳時弊等事一案批詳一併嚴查報奪繳

批湘陰縣詳資漕費耗米支用冊由

據詳盤纏脚費上年核減每石徵銀一錢二分是矣但該縣距岳甚近尚如此支銷何以處長沙以南之諸縣也若云城下有灘及洞庭風阻則長沙以南諸縣有越該縣超洞庭而北者乎況道府廳衙門胥役之雜費累繁本都院悉已訪聞各州縣詳

奏奉 聖 訓 欽 此

奏

開不諱乃該縣冊內盡行抹煞豈若輩與該縣情熟故不需索乎抑該縣以投鼠忌器故為隱匿耶或又將衙胥雜費盡冒銷於各項之下巧為出脫以圖媚寵耶即此可見居官人品之大概矣又冊內開里納耗米共九百一十二石一斗並不開明里納若干耗米若干且支銷各項較別縣甚屬浮多無怪遠州縣之嘆嘆也仰再責令經承據實開呈核奪如仍朦混即行提訊繳限三日

批衡陽縣詳覆漕項銀米支數由

此案既於八月初三日奉到延至二十八日纔覆該縣必以在岳無暇為辭矣至又一件飭查事既於二十日奉到不過一言回報何以一紙驗文亦至二十八日具覆此中數目不知幾許商量幾許調停不得已而聯且塞責耳據詳漕費每石收銀一

錢二分又令里長自給每石船脚銀六分則該縣每石竟派至一錢八分矣其浮冒多端姑不具論即以該府常規言之衡屬漕糧七千餘石者該府索銀二百餘兩其七百餘石者該府亦索銀二十四兩豈以該縣漕糧正耗一萬九千餘石而該府常規止一百三十八兩則該縣必以該府多索之數開銷於別項以為隱諱矣如此朦誑該縣將欲隻手障天乎又抵通漕脚水脚每石三分各州縣俱照正米算給獨該縣不分正耗已冒銷銀三百六十兩而餘銀修學之說欺飾更甚如此而藉口不敷每石派至一錢八分則多派之咎更將誰諉仰再據實詳報仍令該管正身經承覆核奪繳

批衡陽縣詳漕項銀米支用由

據詳上年奉司道酌議漕費每石一錢二分外又每石給船脚

奏奉 聖 訓 欽 此

奏

銀六分以正耗米通計共多派銀一千一百五十二兩矣又據詳船戶既有水脚每石六分則三升食米可以節省但去米增銀不若減銀存米給三升食米減一分八厘水脚共應減水脚銀三百四十五兩六錢又照上年應減除剩銀一百九十二兩又應減冒銷漕船二四耗旗丁水脚銀二百六十兩又應減本府常例銀一百三十八兩本府書差各役銀十六兩五項共減銀一千五十二兩二錢照該年算本年漕費一錢二分之外尚不敷銀一百兩可否將該道書役常規銀一百二十兩裁革一自兩以免加派仰布政司會同驛糧道確核詳奪至該縣上年冒銷併餘剩銀速提經承勒追以克本年漕費仍於本年漕費內扣除另派每石若干報明存查其該府常例銀即與衡山縣一案併嚴查詳結繳

批益陽縣詳漕項支用銀米冊由

據詳上年漕費耗米署官通同里長及部運各役浮派冒銷米三百二十九石零如詳照數追取以充該縣本年漕耗之用仍將各里役抽責示儆再查冊開上年支用米六百三十九石零尚屬浮靡本年漕耗米已經該道府酌議連里納共加一徵收並無不敷該縣正四二耗共米五千二百九十二石零連里納共該加一耗米五百二十九石零除追取前項三百二十九石零克用外再於里納米內徵米二百石以敷本年耗費之用則里納米應照原額減米九十七石七斗零不得多徵顆粒致干重咎又該縣詳稱官徵官解革除陋規米二百四十餘石具見實心釐剔仰驛鹽糧道查照飭遵繳

批澧州詳漕費散給里民難以復追由

此項已檄該道嚴提石門縣究追而該州又代為欺飾明屬串捏開銷通同侵蝕據詳恤民反以擾民若以追賍還百姓為擾民則必縱貪剝百姓乃為便民乎擾民之罪本都院任之與該州無涉至縱貪之罪本都院不甘受該州前詳具在正不得以未嘗經手任意袒貪也仰驛鹽糧道速照前批立提石門縣勒追完報按數分發該州為本年漕費此外不得妄派絲毫再查該道既察知石門縣多派銀六百二十兩不即揭參殊屬徇庇今又不嚴提勒追則澧州本年漕費惟於該道是問仍行一體參處先將經管此案正身經承姓名報查繳

批司道詳長善二縣漕糧耗費由

上年據該司道節詳漕耗每石止該加一徵收而二該縣於里納米外又收加一本都院行查恐致裁革故將里納一項徑行

抹煞蓋欲陽奉加一之名暗收里納之利以僥倖於不察耳試思果有開銷果應於里納米外再收加一何不明白入冊而作此欺瞞畏功令者固如是乎該府不足言矣該道亦一任朦朧謂非縱庇其可得乎且有漕該縣尚有里納米外止徵船戶食米三升者其何以處之也本應究追姑念首縣從寬豁免以愧其心長沙縣餘米即存給建造御旨碑亭工匠食米之費

批司道詳寧鄉縣漏造里納米由

無論有無侵蝕但以明徵里納之米敢於抹煞不造其為官役侵吞百喙何辭本應究追而該縣焚賍累疊此更其小者耳仰候別案從重歸結仍將玩法漏造經承劉仕義該道親提重責三十板行縣革役報再查此案該司道並不親訊一語止憑府

看據轉則嗣後本都院似應徑行該府而屢批殊覺濫擾矣速將各案查回改批繳

批司道詳瀏陽等縣漕項由

瀏陽既有里納米六百四十六石零若於正四二耗每石外加五升七合則是通縣共派費米一千三百石矣該縣既較攸縣為近而所派銀米反較攸縣為多無論不足服攸縣之心且於該司道上年之議謂何此等案件該道並不加核止以未敢擅便一語據轉則亦何必煩該道之案哉瀏陽全憑保歇為政深可痛恨仰嚴飭遵照上年司道議行該道毋得自行違悞至現今漕務將竣而平江臨湘尚無定議豈二該縣欲於多徵後定議乎抑該道有意縱玩也石門署澧州一案亦查無一字回覆通候嚴參繳

批平江縣詳賣制斛斗升解驗由

以制斛斗升各一張而收八千餘石之漕糧則納戶之守候經
胥之指索勢所必至或該縣於奉發外私行置用則頒發徒屬
具文而該縣乃云足可收量此語僅可欺飾於從前豈容朦混
於今日況前據原令州縣照備應用張數該縣竟不寫目聽信
經承率詳殊屬不合仰驛鹽道照前撤查報飭遵毋縱玩違繳
批糧道詳賣兌漕制斛斗升請驗由

仰將驗發制斛斗升速遵前檄再行較準呈驗頒發有漕南州
縣仍嚴飭工匠鐵包必須厚實油漆必先灰布釘隻必須轉脚
毋得草率干咎繳

批寶慶府詳羅美章秋收折米由

據該縣前審唐吉生折米交與王起昆而羅美章代寫飛子並
非改名復入衙門該府亦據以轉詳但羅美章既代王起昆寫
飛何以飛子竟寫羅美章而不寫王起昆且唐吉生折米交與
王起昆決不要羅美章之飛子而羅美章未收唐吉生折米決
不肯以已姓名寫飛與唐吉生此亦情理之易明者乃上下打
成一片捏造鬼話該縣之徇庇欺罔無論矣該府亦可扶同不
察乎唐吉生既供印票發出也就補給該府又不驗明印票種
種朦混是何意見總只就飛子姓名定罪更有何說飛子既是
羅美章則其更名變役百喙奚辭羅美章照例杖一百徒三年
唐吉生所供不實併重杖以懲該縣庇役朦詳仰嚴飭記過繳
批都司詳平清二衛米折銀兩辨明司庫字樣由

據詳四十二年平清二衛米折銀兩存貯司庫候文撥餉之部
案可驗但彼年有無將該道衙門米折銀兩一併存貯司庫之

部案若四十二年止奉部文將二衛米折銀兩存貯司庫而該

都司遂以四十三年米折銀三萬九千五百四十兩俱屬存貯
都司之庫則該都司欺悖部文竟以都司而兼理藩司矣又據
詳二衛米價大部業已洞悉存貯本司庫內所以於咨報折價
全完部文內令其存貯藩庫本司始遵移解自不致有干部詰
等語查上年將米折銀三萬九千五百四十兩存貯司庫之部
文於五月准到而布政司交代錢糧冊於九月具題其二衛米
折銀一千六百九十六兩六錢行令存貯藩庫之部文於上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發咨十二月十三日准到而奉駁四十二年
奏銷案內米折銀三萬九千五百四十兩先經行令存貯司庫
署藩司交盤冊內並無此項銀兩應將此等舛錯查明具題之
部文於上年十二月初二日發咨十二月二十四日准到今該
都司不遵照五月准到之部文而以遵照十一月二十二日之
部文自不有干部詰則內部方於十一月二十二日行咨存貯
藩庫而十二月初三日甫隔十二天即駁查署司九月交代冊
內並無此銀兩恐內部未必如是之苛若以二衛米價內部已
洞悉存貯都司之庫而反駁查署藩司冊內並無此項恐內部
未必如是之偏如以十二月初三日部文止駁署司糧道而不
及都司恐內部未必如是之縱且十月初三日部文奉旨現
以五月內行令存貯司庫之米折銀署司冊內並無此項行查
舛錯而該都司執十一月二十二日之續咨擅定不干部詰則
該都司權操部務不但欺蔑上司而併欺蔑聖旨矣本都院
遵旨查明舛錯不能聽任都司捏飾朦混具覆仰布政司查
照前項逐一移查明白確核詳奪繳至該經識示訊不到並不

拿解明係踵襲故習做成套局肆行無忌另候檄提嚴究繳

批司詳移查都司屯米折銀由

據該都司稱四十五年六月初七日奉准部覆應照所請以六錢折價將米折銀三萬九千五百四十兩存貯司庫候文檄餉是存貯司庫者不止都司屯餉所云司庫者決非都司之庫乃都司將彈貯庫之銀不即移解該司而又朦朧請咨是其朦混內部者一矣及本年三月始將奏存銀兩移解該司詳請咨報又不將前項部文裝叙詳首是其朦混內部者二矣今屢駁之後又稱五月准到之部文乃行今折價之文將存貯司庫四字竟行抹煞是其欺蔑內部者一矣且又稱司庫為都司之庫是其欺蔑內部者二矣該都司原是懵然無知一任經辦舞文捏飾本應駁提但以逾限又將屆月姑照原詳題覆該司仍照前

趙奉義公判案集

星

批速移都司知照併將縱逃之經識拿解訊奪繳

批岳常道詳澧州漕費餘銀追克本年漕項由

據詳澧州上年漕費餘銀六百二十兩查上年既經該司道議飭酌減何復贏餘如許之多該署州作何派法奉何明文該道專司漕務漫無覺察既知多派銀六百餘兩乃不即行揭恭反以散給二字縱貪侵蝕明屬通同徇庇仰布政司會同驛糧道即提署州石門縣勒限半月追完報奪至該護道詳稱該州前兩詳士民欲將此項銀兩捐修是此項銀兩原未散給百姓併飭該州留為今歲漕項之用將今歲漕費除去六百二十兩於百姓名下每石減費若干殊為允協即移知如詳飛飭該州切實詳明併具遵依報查如該縣抗延不完先提經承兌比仍查劣蹟詳參繳

批司道會詳江守勒收漕規交出免恭由

江守勒收四縣漕規銀四百四十二兩又三十九四十年收過衡陽縣銀四百八十兩犯贓累案事在不赦本應參追據該司道詳稱江守願照經承供數及前認收銀悉為交出請詳免恭姑如詳行即將前項追完銀內二百三十六兩發衡山縣四十兩發耒陽縣二十四兩發安仁縣以克本年漕費仍飭四縣本年漕費照數扣除為四縣百姓省九百二十二兩之辦費毋得混派私徵致干重究仍取四該縣造具扣除額徵漕費數目及收管遵依報查繳速

批澧州詳餘剩銀兩里老倉稱分領由

前據該州詳據士民願以前項剩銀助建碑殿且有餘金願修學宮今又詳稱分領明白何其矛盾不顧也若果已領明則所剩者何物如以為士民願吐領回所剩之銀則可以建碑修學

趙奉義公判案集

星

者獨不可以克本年漕費乎何以該州一詳再詳共犯剝肉之痛而且云恤民反以擾民也況據岳常道詳稱該州兩詳士民欲將此銀捐修是此項銀兩原未散給百姓而士民呈內亦稱未散者居多該州尚欲力肆欺飾是誠何心仰驛糧道速提石門縣勒比併嚴比經承全完報奪繳

批驛糧道詳衡陽縣漕費扣減外並無多派由

據漕久解新漕又將徵而始稱該縣漕糧除扣尚該徵銀一千三百九十九兩則果否徵收此數該道無可稽查且不肯稽查矣况原飭找徵銀一千一百三十餘兩而竟多徵銀二百六十餘兩並未詳明任意監派則此外多徵不知幾許始見該道之屢催不覆非無故也至周勝生訴告一案何以不發衡陽縣而

發衡通判不過以該通判署案與寧任其延挨又可為礙攔耳仰速飭衡陽縣嚴追取供詳解限十日內招奪如再逾延即提該道經承重究繳

批司道會詳羅仕瑛告縣胥勒索各款由

此案官役分肥上下瞞隱被害不敢質問官不能究其原呈受賄亦含糊其詞如鍾朝相等焚贓疊疊僅以此些微塞責即此些微之贓已多方開卸何猶藉稱紙筆違例援宥仰即按律定擬照追稍存三尺於未墜蕭鎮斯既管索銷水程乃捏詞告假該罪案書不知監司衙門竟以案書辦事何時設此規矩果爾則該道已難辭咎用白役之咎矣蕭鎮斯等俱著革役再據陳茂傑等供銷引使費是同顧正鐸交與吳廷正的又吳廷正供顧正鐸要了一兩銀子一段布等語何以並不拘訊換帖派費耳

批糧道詳衡山縣南米士民自願同餉併納由

目難掩區區經紀有指其口者故詭辭出脫耳飲責難無實據寫換必有經承并將換帖之經承與過贓得錢之顧正鐸嚴提確訊詳奪繳

批糧道詳衡山縣南米士民自願同餉併納由

地丁南糧徵收固不必另糧完納豈必在同時即據經承供稱有地丁南米併完的也有止完地丁的則上半年除給兵米外止應徵地丁而不併徵南糧明矣本都院之屢檄姑置勿論即否該道造資南糧考成冊俱開七月起是七月以前之南糧該縣或不妨徵該道或不妨收而本都院斷不便批發經承責十五板發回仰併飭知繳

批糧道詳資酌定兵米冊由

南秋二米例於七月開徵而兵糧萬難緩待其預徵給兵實為

不得已之權宜揆之定例殊有不符責之小民豈能無累查本年克餉之米可供來歲春夏二季之兵食似應以此貯庫候解之項每年於春夏二季按數給兵即以七月開徵之項於奏銷奉准部文後照數補解既不悞於解部又無缺於軍需一轉移間而民間緩逐年之預徵即可紓催科之擾累第未經題請不便那移恐違定例仰即確議通詳候核會題繳

批驛糧道詳城步縣支剩秋米解經善令彈收由

城步縣秋米既經該道屢催該縣遵於上年十二月起解二十九日彈收給發副實收矣上年本都院公出南嶽除示令解餉員役將批文徑赴該衙門投遞彈收外又照例檄行該道凡有解餉批文該道即行拆開將銀兩免收其批文存該衙門造冊同責以憑驗截在案非不甚明今該道聽任經承巧稱本都院

批糧道詳衡山縣南米士民自願同餉併納由

公出批理未經投驗掛發該道無所查考豈巡撫之檄行該道竟未寓目耶即未見巡撫之檄而此項批理是否已投該道衙門若以已經投道之批理而尚謂批理未經投驗該道無所查考是欲巡撫以何者為驗發該道以何者為查考耶該道經承將解收之秋米並不報明復行派撥該道又將已收之秋米預撥兵糧乃催縣領獨不思一解一領談何容易該道固應視經承為腹心而何至視縣官為舛芥耶如仍催領希圖侵扣即提大膽經承杖斃至天柱營赴領春季兵米已飭長善二縣墊給毋悞軍需其兩營兵糧已據城步縣詳批示該道既抗不解該管經承即將此詳經承楊映斗解訊繳

批糧道詳運軍余繼兇控衙查占田由

沅陽通衡運船二十隻據王榮世供除民占外仍有軍田若干

以二十一船計之則每田若干畝即應派船一隻矣今京山以七百畝之田不及沔軍三分之一而獨當一船之運已屬偏枯况又增之以一是何為也徐繼兒等呈請給田運船其說未為不是據詳通衛旗丁議將京山止運一隻四分仍是五百畝而派一船也較之沔軍不及四分之一矣該道職司轉餉自當恤軍難困務得均平乃竟不通盤核算一為調劑惟據通判一詳旗丁一息遽為率轉以畢此局則該丁復何所控懇以釋此重累乎仰即確查既不能按軍給田應否按田派船以立永遠章程以均旗丁苦樂併所控各款俱再行嚴訊一併詳報繳

批糧道詳費樣餉驗發由

仰依原照鐵斛製造之樣斛製造頒發其領回斛板既頂剝薄墻底加高墻脚以符樣式則板片過薄自不能經久而加高墻

趙秉義公判案卷第

皇

脚尤為苟且塞責殊不可用至鐵斛不妨稍薄而木斛必須加厚較斛止在所容之多寡而不在木片之厚薄惟口面必須照依鐵斛不得寬濶以滋狼戾耳所費又製一張雖省工費而斛身太矮終屬不合新奉 俞旨發鐵斗升已經遵造頒發自是遵照毋得違違火速

批請五協請照舊坐撥兵米由

兵米應徵本色而湖南除坐支外概徵折色以便道給發不坐支之兵米則兵之領折色者多矣兵米自應坐支而五府州之南米給兵解部各半解部可待來年而給兵不可緩旦夕給兵之數太多則徵收之數亦多而為期太早兵享安坐而民之苦催者多矣查糧道本年已貯二萬七千二百餘石之米折銀兩舍此不發而必敲撲吾民疲於悉索實所不忍本都院所以仰

屋再三暫為目前救焚之計令各營夏秋兵米俱於道庫給發而民間南米緩於九月開徵也據詳一半徵銀解道民有折解之勞而又靖州非產米之鄉易買維艱仰辰沅靖道移行該協并靖州會同確議覆核詳奉繳

批司詳實慶茶戶劉崇義控重徵茶稅由

據王勳偉供客人報數上稅給票到蘇溪方纔照票盤驗則蘇溪只司盤驗而報數上稅皆不在此又供招攬的先任府裏報了稅票上了銀子拿票到各口岸轉賣照驗過關則過關之船無不在府報稅票上銀方纔過口岸矣今以引銀一項乃稱茶貨於蘇溪補納者甚多又稱茶稅不由府關上納或徑往各口臨就近完銀則蘇溪並非盤驗而直收稅銀矣且所謂補納者原係該關盤出以多報少各商願在蘇溪就近照數納稅謂之

趙秉義公判案卷第

皇

補納今若於該關補納反有三千七百餘兩之多則此關全歸巡檢而府官乃其贅餘矣至該府據劉永錫供各客都走往小關報稅就不能取他引銀等語夫私茶等於私鹽無引即是私茶今以三千七百餘兩之私茶公然漏出獨非私茶之失察乎况該府稱引銀嗣後每船給銀二分是照何起算若據稱今年到府不過三百隻照此每船收銀二分是每年不過六兩恐該府待經紀未必如此之刻也經紀每年多收引銀該府既不能禁止及經駁查反為多方欺飾獨不思前詳各供已屬分明該府即不顧前後矛盾豈視上司盡聾瞶乎仰速飭將此多收引銀按數追出發已陵縣買穀備賑併嚴飭經紀每兩止應收引銀二厘毋許影射浮多致干提究繳

批藩司詳倪玉伯童髦年私收魚課由

倪玉伯既有批給合同從前何無一語道及該司已加盤詰是矣茲查合同內首行即係補綴中間七姓內外兩七字一係破孔改竄一係挖補另填又破缺之處俱是新痕俱是戶姓數目緊要字眼明係作弊挖去且七姓朋克內止稱合同六紙即此可見係莊張蕭劉倪李六姓之合同而非七姓之合同矣當時原係童受七莊敬祖公議而今併將童受七拉入指為七姓合同說險殊甚該府詰問又併指莊敬祖俱為魚戶蓋童受七可拉入合同則莊敬祖亦可指為魚戶似此附會幾成笑柄不思府審司詞倪玉伯初供原有六姓合同一語非其左證乎再查合同一稱桃源縣以童受七呈名申上一稱遞年令戶丁受七催督一稱票付受七收執鑿鑿可據而該府初審亦稱驗有河伯所納魚執照上寫票付受七收執魚係受七戶丁催督等語

趙泰義公判案卷第七

吳

是與合同所開無異何以不將此照一併呈驗又莊開初供先日各人都完有由票被童髦年收去等語如果各有由票則朋克亦有確証何以又不究明下落至於倪玉伯既為呈首出控此番抗不到案胆令伊子頂代其為情虛畏罪可知何以任其詭避抗不赴訊該府止聽倪作甫所供合同尋出之語遂欲見之恨晚不難自家認錯豈知合同原是六戶所以從前匿不敢出迨日久計生巧為挖補剗空詭稱尋出欺玩問官希圖混斷耳今破綻已露有目共知是六非七則前供受七戶名係七姓合戶完糧誣捏顯然總之官湖雖屬公物而承業辦課必有根由若人人得而有之爭訟殆無底止仰即飭照合同原議併該府前斷行其已結復告又抗不赴審之倪玉伯及挖補剗空作弊欺官之倪作甫各照不應重杖折責以懲刁詐該府承獻玩

延又糊塗定案並嚴飭行繳

批袁學道詳楚俗奸險由

考試自有公論即如該道歲試長岳衡郴四府州並無不白之聲可見直道在人矣若論楚俗奸險豈長岳衡獨非楚俗乎此番煩不同前該道應自知之然亦恐該道至今尚不知之則亦該道之自誤也至欲稟訴情形則巡撫早已洞悉巡撫不要學道送棚規何以見為況巡撫深愧有言不信無顏見士子更有何顏見學道毋庸混詳繳

批靖州詳銅鼓衛屯民周志聖控儲國屏阻考由

據綏寧縣詳周應選等慮薰田產悉居層溪屯亦無民糧在縣而周應選供歷於銅鼓衛上納屯糧若不考於納糧之衛而必考於無糧之縣是名雖許周饒何等以綏寧之就近而實則儲

趙泰義公判案卷第七

吳

國宣等助銅鼓之陰驅也方今聖朝弘宣文教豈容劣棍阻抑寒童仰該州抄批移明銅鼓衛收考如儲國宣等仍敢結黨橫撓即嚴拿解轅褫革重究繳

批提學道詳覆新增應否補廩由

一案不得兩補此定例也但二名已准而三名不准則非同仁之意若不准三名而併銷已補之二名則有復失之悲據稱下首無候廩可收舊增可補則二等新增亦得循增補廩如詳行仍嚴飭各學嗣後毋得朦混故違繳

批長沙縣詳常顯祿冒籍由

常顯祿入籍長沙已四十年田地廬墓該縣親勘明白地隣業主食供出結殊與同省異府之例不同左之翰等乃於該童履試之後結黨妄呈長沙府又朦混率詳致一介寒童青衿復失

黃卷空存殊可憫惻仰提學道確查報繳

批藩司詳蔡周二公祀田請勒石由

蔡忠烈公力守孤城捐軀殉節允宜血食以慰忠靈所有祀田如詳製祭碑文備紀本末毋許奸劣妄萌覬覦罔卿周公已經入祠並祀其同時死難諸賢自當配享至祠田提入僧戶冊名僧忠聖冒混相沿殊屬不經仰即飭改爲二忠祠之名仍將其址坐落明白註冊永杜將來侵蝕之根併取遵依冊案報查勒碑置主所需工費速追冒銷表箋銀兩給祭毋庸他議致滋藉口繳配享進主務在春祭以前速速

批永州府詳修鄉賢陳純德祠後裔奉祀由

恭節先生全楚孤忠千秋砥柱上荷 聖朝褒寵已薦 恭嘗宜遊後嗣奉祠永司俎豆仰候移咨學院仍候學院批示繳原呈

批衡陽詳故令余天溥崇祀由

稱謚忠潔因何互異併察改正

批衡陽詳故令余天溥崇祀由

華孝廉之親供既確鄭明經之遺蹟又真合之前任張守之原詳益見府志秩官之虛謬仰衡州府嚴飭裁革以正祀典仍將該府志板查照剷削另刷資報繳

批永州府詳武進唐瑤補註誌書名宦由

前永郡守唐有懷先生諱珪者治行足紀遺愛在人名宦已薦恭嘗志乘自應開載如詳即於本傳內補註入祀名宦四字以垂永久仍刊刷送資該府看內瑞字寫訛改正行繳

批驛道詳各驛春夏倒馬由

據詳湖南原來奏冊內開奉差倒馬即不准在槽倒斃之意等語此雖非定例所載然該道衙門所行之例即是定例何容擅

議更張但冊內既稱奉差倒馬何以又不將奉差何員驛倒某驛馬匹之冊造報內部此亦是該道一欠缺事設此空名縱寄藉指誰實作備至今爲梗該道又稱驛遞馬匹豈必盡屬差斃不准報銷司驛各官殊屬苦累自不得不遇差即報倒馬致有連驛報斃之事等語是該道不准在槽倒斃而留此遇差報倒一路以救驛遞之苦累可謂婆心良切矣乃該道則又有法以繩之曰嚴加刪減也所謂刪減則即緊差方准開銷緩差不許報斃之說也夫使開銷盡是緊差則該道不但恪遵成例併可謂獎絕風清矣及查該道季報冊內有賁奏差回者有解餉差回者有扶欄回籍者此爲緊差乎緩差乎不准緩差報倒則驛官益爲苦累然該道准之則曰倒馬不准則曰緩差此爲遵定例乎不遵定例乎該道有例而自違之區區驛官未必無端而

批衡陽詳故令余天溥崇祀由

幸免駁詰也即以順林驛言之夏季報倒二十四匹是供差並無五十匹矣若云隨倒隨補則每季馬價而外驛丞無賠墊數百金之事倘其有倒無補則領價買補而外該驛已缺應差額設之馬所報是虛則驛丞何所恃而敢於捏報俾圖冒銷所報是實則驛丞何所事而至於多斃竟虧額馬該道不將此等溺職劣員立行揭報又不於冊內照例聲明及至兩詳兩批之後始稱先後駁飭竟爾遺忘僅以疎漏二字了此一案豈視巡撫爲木偶聽其提撥乎抑巡撫亦曾通同該道婪賍賣法乎仰布政司會同按察司立取順林驛該丞職名揭報候參併移該道嗣後季報冊仍照該道舊例開造勘合大牌驛倒馬匹於季冬一月內詳資核奪毋得縱任盡胥指勒延挨需索打點致滋驛累

繳

批驛道詳衛岳等府衛春夏倒馬由

善化倒馬據該道前冊粘簽現將在槽倒斃一匹駁飭刪去是即前詳不准在槽倒斃之意矣而寧鄉春夏二季倒斃七匹俱係在槽並未駁結是在槽倒斃之准與不准總在筆下去留矣若以交代言之署辰谿縣事者非將來交代之官乎而春夏倒馬至二十四匹並未駁結不駁查山塘二十四匹之倒馬而駁查善化十六匹之倒馬則倒馬之多寡又總在筆下增減矣長沙縣五月中兩差騎馬五匹即倒五匹若非打點豈能置之不問顧璋正二兩月冊內既准倒馬七匹而給價又止准六匹則此一匹之價於何着落最可恨者署大龍驛三個半月准銷九匹署清浪衛四個半月動支馬價十一匹矣而署辰谿已故王令四個月九日山塘止准動支馬價八匹似此嬉生欺死有人

趙泰報公刺案卷第七

查

心者固如是乎更可怪者山塘驛春夏共報倒二十四匹除王令四個月九日准倒馬八匹外其餘十六匹沅州署事止十八日即俱入冊是已故之四個月九日止當署任八十日之半矣閱冊至此不禁為毛髮莖莖豈該道甘受牢籠雖事引為已任然衙門自有體統此等情弊不得不於該經承是問仰布政司會同按察司併驛鹽糧道即嚴訊該管經承將前項緣由逐一登答明白併署辰谿縣倒馬應否俱照已故王令每月只開銷二匹確詳報奪繳

批藩司詳倒馬一案嚴訊經承供詞由

據鄧元供王知縣尚有報過倒馬五匹未據呈報領價故沒有造在冊上馬知州署事八十日共報倒馬十一匹等語即以馬牧署事八十日便倒馬十一匹言之王令署事四個月九日止

准倒八匹該經承何以並不一查若云未據呈報則王令未死之前決不料其即死而以一個月九日之馬價預為呈報迨王

令既死之後豈能起其已死而以應領未領之馬價再為呈報今不責生者之喪心而反責死者之未報誰是百年人可以伸紙搖筆乞憐上司巧沾消滴望之蓋棺之冷骨乎王令四個月九日既止准倒八匹則馬牧自應照此核銷若以未報領銀故不入冊則凡係入冊皆已領銀其有浮冒顯屬通同矣況未據呈報支領馬價之語該道未可以欺該司也查該司八月十七日賁呈驛糧道移送王令署辰谿縣驛站交盤冊內開於支過馬料內扣存銀一百五十八兩七錢移交貯庫買補馬匹此為已支領平該司轉賁之冊該道忘之豈該司亦忘之乎鄧元以已經支領之馬價勒減扣出捏稱未經支領不准入冊開銷操縱在手多寡任心雖索詐無憑而舞弊已極仰嚴行革役繳

趙泰報公刺案卷第七

查

批藩司詳驛道倒馬冊矛盾由

據該道稱王令動支八匹馬價乃春季所報之數該令在任時自行動支非本道合計四個月九日止准動支八匹但王令四月分尚有報倒馬五匹其價作何支領未據署官文報等語查該道移司轉呈署辰谿縣王令驛站交盤冊內開自本年正月朔一日至閏四月初九日共支過工料馬價銀七百一十七兩五錢內於支過馬料內扣存一百五十八兩七錢移交貯庫買補馬匹是明係四個月九日止准倒馬八匹故扣存已領之銀貯作買馬之價何得稱為春季所報非合計四個月九日也若果非該道合計止准動支八匹則交盤冊內起止月日甚明倒馬冊內支過馬價甚晰該道豈不能一為查核直至今日始稱

四月尚有倒馬未據署官文報但署官既扣存銀買馬何肯又為報出該道以署官之不報而即聽其勒減又以署官之自報十一匹而即聽其入冊止知有署官耳何知有死令乃於交盤已竣之後更有准銷三匹不知此三匹之馬價將誰歸乎本年山塘倒馬總照王今四個月九日准銷八匹倒按月通算如有異同一併參處閩月不美殊屬不合仰即移知遵照繳

批驛道詳歸義等驛照額挨站接替由

查據該府詳稱排夫歸驛專管但前院批允排夫仍歸縣管原未嘗有撤驛併縣之批也若以驛不在縣即難料理則大荆驛距平江縣甚遠何嘗非縣官料理再查用夫多少每月不等原以閒曠所餘補繁多之數今府議長養接替徒飽游手之腹是否可行至所稱餉需夫甚多仍令縣驛合併應付此又為

趙秉義公刺案卷之二

書

將來併驛歸縣之張本也即以縣驛合併亦不過一百四十名耳如詳稱大差用夫二三百名或三四百名將何以濟況如大荆驛無縣可併止設夫七十名者豈便得為缺悞乎仰道再行通飭妥議詳奪其歸義大荆青岡三驛各照額設夫數按站接替以均勞逸以速郵傳即如詳飭遵併臨湘縣屬之雲溪驛一體通行遵照各取遵依報查繳

批驛道詳春夏倒馬冊由

春夏二季倒馬冊必俟九月造齊此奉何定例不過該道經承延挨日月指冊招搖希圖詐騙耳即以長善二縣言之春季均倒馬六匹也夏季冊內善化倒馬十匹則刪除一匹長沙倒馬十三匹則何以並不刪除若照上年奏銷則善化准銷三十匹長沙止銷二十九匹今兩季長沙報倒十九匹者不除而善化

報倒十六匹者乃除非經承勒索不遂何以至此若云交代之時不便概准開銷則不交代如冊內所開夏季倒馬自十三匹以至二十匹者皆准開銷矣若云姑俟一總核銷則非經承借冊勒索何以至此據稱應循往例彙報不知循上年九月之例乎抑循本年三月之例乎往年俱借奉差騎斃名色需索驛站不厭不休是以本都院飭造簡明細數以省吹求今該道所賣雖屬簡明而驛站所造仍屬煩難總是經承陋習相沿不妨覲視上檄不然船溪寧鄉衡陽等驛有何疑畏退阻而吝此數紙不了一季公案也又船溪等驛冊既未送則此冊內倒馬總數又從何來併所開呈報奉差騎斃馬匹數目是否照前造報仰飭經承將各州縣驛報冊親實赴轅查訊繳

趙秉義公刺案卷之二

書

批驛道詳各驛倒馬由

據詳在檣倒斃不准銷馬價此係奉何定例必欲以此勒捐逼令捏報差負連斃驛馬是何緣故夏季報倒十匹既得秋冬二季開銷春季報倒二十匹何以又無碍秋冬二季開銷若云現任管驛之官統俟彙造詳請核銷即以順林驛言之春夏兩季已報倒二十九匹則所餘額設倒馬銀已不敷三馬矣若秋冬再報倒二十餘匹即云核銷亦止能減續報之數而斷不能減已准之數是署員兩季得銷二十九匹而新承兩季止銷一二匹矣倘曰交代時自應核實則季報已經入冊交代再行除去一減一增豈能徒取以與乎此等情弊前批已悉該道仍欲為經承欺飾仰再逐一登明以憑核訊繳

批巴陵縣詳侵吞馬料由

兩驛承果有情弊該署縣何不預行詳明而嘵嘵於兩丞揭報

批驛道詳驛務歸沅水驛管理由

批藩司驛道詳巴陵署令勒索由

趙養毅公刺妻吳氏

美

無証據謂兩驛丞詳揭不實即應依律反坐以儆刁風乃稱楊二得銀既實事屬有因姑從寬典但楊二之罪不過一杖而勒索之贓已經逾貫正所謂告二人以上但有一人不實者猶以誣告論也而今竟置不論不知道何律例縱容家人求索是否失察何以全不議及署縣先差役胡仁喬先催驗馬匹歸縣管理乃繳銀送禮即令胡仁喬先將牌票繳銷兩驛丞所詳鑿鑿二役何以竟不到官取供是何繳法該驛丞屢托道差李昇雲宋瑾屢要那移正項錢糧給發馬價未遂懷恨即唆李昇雲宋瑾連鎖經承數人李士荃所詳鑿鑿該道竟不令二役到官質問是否徇庇李義民勒押夫頭甘遂品將鹽買草每包要大秤一千觔而該道稱為無勒取諸弊不知以鹽為草驛站項下有無此例種種散法如何據以批結且自上年八月批審至今已

批臬司詳李富爵毆死江氏由

清本義公刺書錄第一

美

批衡州府詳覆譚君相打死曾仁麟由

曾阿楊既告人命該縣並不相驗通詳已屬違例獨是曾阿楊既遞攔詞願甘息訟何須該縣又斷銀埋葬况所斷十二兩四錢二分乃過失殺人收贖之罪也既未相驗何以知其過失殺而斷令收贖果係過失殺而罪止收贖則不死於毆自非抵償何以謝岐等強其私和而樊初弼又爲寫攔狀該府不就過失殺三字窮出真正情形乃以楊漢生中飽借題結案獨不思沈佐伯之出銀楊漢生之收銀均非詞內情節若因此而竟告打死男命於盡埋冤難免誣告之律該府止稱照追給主便擬結

案豈該縣為斷收贖之問官而本都院為追收贖之衙門乎一誤豈堪再誤該府悖謬殊甚仰按察司嚴提確訊定擬詳奪繳

批臬司詳謝雲日打死許老晚遲延職名由

此案據該縣呈報已於十八日解府而該署府扣至初七日限滿即行報參豈欲承審官違例於未開印時解犯即以二月初限滿之案不扣開封日期遽稱正限已滿一經詳參便可延挨該卸新府以此規避則得矣如拖累窮犯何如易結不結何仰司嚴飭該署府將人犯招解該司核審轉詳督部院毋得縱任遲延繳

批臬司詳馮允祥毆死蕭君奇由

訊據李爾壽等供蕭君奇行姦實非陳氏而從前陳氏所供討茶扯被之語俱係允祥捏造逼供希圖掩飾以致陳氏羞憤自

盡今無姦之婦既以捐生而溢姦之婦反行漏網法紀安在鬼神難欺該司職在明刑寧不憐冤婦夜號乎仰嚴提馮錦到案確究實情招解繳

批新化縣詳陳子芳劈死陳爾俊由

湖南積習以命案作生涯忽告忽息玩法有司恣其簸弄生者獲利死者含冤貧者抵償富者漏網本都院痛恨久矣如此案例應通詳該縣豈不知之觀該縣之不通詳即知有今日之詳况並無編痕而牌頭敢報稱緣故則情弊更屬顯然該縣又稱自刎則本屍口眼俱合殺傷死者則本屍口眼俱開欲以口眼俱合為陳爾俊自砍之據殊不知洗冤錄所載乃為當時殺死者言也今陳爾俊被劈於初七氣絕初九而尚口眼俱開有是理乎且該縣既備訊各供而干証李際會楊易秀並不問一語

是何緣故即使命案非真亦應解司審結乃竟欲一手握定自為起滅目中亦知有法司乎仰按察司速飭邵陽縣嚴提各犯併和息人等窮究致死實情由府轉司確訊招解如該府縣稍涉徇私定行一併參處仍候督部院批示繳

批臬司詳民何勝照打死何國祿請免抵由

湖南惡俗利於以命易財而屍親竟有生殺在手之權棍黨遂成挾制分肥之局州縣樂居息事之美名上司藉省大案之繁牘惟徇生者之便不顧死者之冤此案亦其一也既據稱母老子幼願領安埋姑如斷行至該縣糊塗錯謬實所未見祇以原案既經免題從寬記過嚴飭仍候督部院批示繳

批辰沅道覆得勝營實無被陷兵丁由

苗邊未靖兵難設而若無兵官難設而若無官苗既肆無忌憚

官惟工於隱諱日復一日將於何底此案確有訪聞即乾同知

前月因公至長本都院面詢前事該同知已備述情形甚為鑿鑿而該道猶恣行欺飾惟以移查咨覆朦混塞責便為了事是不至苗邊大壞而不止據稱鳳凰尚未覆到署通判哲爾肯現今在長仰按察司會同布政司即確詢該同知據實詳報核奪老巡撫受恩深重不敢作此扶同欺罔上負聖明該司慎毋瞻徇致干併究繳

批司詳僧中慧唆誣搶毆由

據詳王氏乃張士榮妻年所娶之妻夫死無子削髮為尼與僧人中慧朝夕往來傷風敗俗實為張士榮之罪人亦已義絕矣乃復聽信奸惡淫僧中慧主使查告本夫嫡妻之子張玉蓮兄弟打搶奪田王氏可謂淫亂無恥者矣乃既據該司審無確証

何得復斷給供膳之穀是何名目且欲薄責其子殊屬不合仰
將中憲初號兩個月重責四十板遞解回籍取收管報查照
王氏姑免深究飭府即速押令還俗改嫁不許仍為尼僧行走
僧寺并不許往來張玉蓮兄弟之家致滋葛藤其所收之男徒
一併驅逐餘俱省釋銷案繳

趙恭毅公刺葉恭第七

趙恭毅公刺葉恭第七

年

趙恭毅公刺葉恭第八

雜文

孫男佃敦謹編

浙藩宿山誓文

蓋聞神無微而弗察誠有感而必通是以正直聰明禍福默操
而不爽齋虔昭格陰陽一致而匪遙維神德秉無私獨嶺湖山
之正氣功俾大造實司民社之洪鈞本司一介豎儒三吳下士
早櫻艱患痛多難之奚堪倖弋科名愧致身之無術五年縣令
撫字徒抱心勞兩載刑曹平反常虞智短乞假而歸田里衡泌
自甘閉戶而課兒孫糟糠不厭廼皇恩忽垂寵注而綸音
下被艸廬第寒載馳觀宸威於墀陛負蚊滋疾寄浙省之屏
藩更聆聖訓周詳軫窮簷若赤子兼荷天顏溫霽體末吏
如家人感豈能言報真罔極竊念聖心之望治必先整飭官
方欲宣德意以承流敢弗敬求民隱第正己方能率屬而察
吏乃可安民今浙省民生已困吏治全非彼郡守腹削州縣則
州縣之剋剝小民可知倘藩司魚肉下僚則下僚之貪酷無忌
日甚茲當受事之初謹與明神為約本司自今以後有如沿襲
陋規受屬員之覬覦縱容墨吏致流毒於閭閻為身家而不為
朝廷顧功名而不顧百姓願甘神殛以肅官箴至於屬吏之
昏迷不悛者惟神啓之翼之俾速自新而自愛窮民之陷危莫
告者惟神保之佑之俾獲有幹而有年則藐爾備官得藉赫靈
以對揚休命撫茲兩浙咸沐嘉蔭而衽席昇平矣謹誓

恭建保安道場祝文

伏以帝德協天庥奎壁星躔黼座神功維地軸翼軫光輔
紫宸祥開泰稷之馨吉協升恒之頌覩神威之震赫慶洽臣

工感嶽峙之效靈歡騰黎庶欽惟 皇帝陛下德綏九土仁冒
八紘治以無爲歌薰風於舜日建其有極介景福於箕畴文德
武功懋建中和之極宵衣旰食聿隆泰贊之猷洵矣履戴居心
至哉高明及物恭默思道之內千聖之統獨行肩敬慎出話之
際六經之言皆註脚惟 睿哲端由天縱而 孝慈獨自性成
廣宣 聖訓勉忠愛以勵臣工特渙 天章勵賢良以甄士子
治隆化洽遐陬瞻禮樂之雍容德懋功高荒服慶干戈之戢翼
兆民胥慶咸歌熙皞於寰中重譯來朝共沐恩膏於海外允臻
已治已安之盛猶歷予饑予溺之懷思民命之堪憐爰施欽恤
念災黎之失所用沛蠲除飭吏治而肅官方總期澤物裕利獎
而悉民隱務在寧人廣制科以登崇俊良舉微辟以旁搜隱逸
疏通下達於商賈資予適及於戎行普天咸慶生成率土均沾

萬壽道場告南嶽文

二

浩蕩 聖恩仰叨 寵眷叠荷 殊恩每懷頂踵之難酬私戀
闕廷而倍切特乞靈於維嶽共祈 御體全安遠徵惻於上蒼
端額 聖躬休豫且衡山原稱主壽而洞府本應長生詎吉旦
於元陽集高真於福地恭瞻 北闕敬祝延齡齊向南山崇修
清醮駿奔新廟儼從殿拜之班踰躋法進普致祝釐之頌伏願
皇躬於穆齡齊不已之天 聖德清明光被重離之照本支
百世川方至而日方升過周家之三十六王 壽考萬年乾同
健而坤同貞邁天皇之八千萬歲矣謹祝

恭建保安道場告南嶽文

微視三公職司輔弼 皇躬是保懋昭乃績伏惟尊神離照文
明赤幃布籙朱鳥儲精上應斗樞籍註長生巍峙南維赫曦耀
電維我 皇上膺圖御宇敦敘御齊聖神文武德廣功崇超軼

千古猶勤宵旰俾民安堵四十七載日理厥心萬幾積瘳靜攝
方殷 聖駕聞遐蹈精白惴惴敬神祈禱保安誦經惟山主壽
默爲護佑心君泰寧繁祉輻輳於萬斯年純嘏永茂與天同高
與地同厚惟神有靈陟降左右謹告

恭建 萬壽道場祝文

伏以 帝德同天寶曆自偕天而並永 皇猷麗日大年當與
日以俱長祥開姑洗之辰慶洽祝釐之會歡騰黎庶群瞻南極
揚輝喜溢臣工咸望東華益算抒誠拜祝稽首陳情欽惟 皇
帝陛下德邁百王道萬千古體元建極本精一而昭融贊地參
天致中和而位育乾惕者五十載兵農禮樂悉出親裁照臨平
億萬方南朔東西咸歸度內揆文奮武盡美善以難名正德厚
生極邦隆而莫並肝膏圖治寤寐求賢助欽補耕無一夫之不

萬壽道場告南嶽文

三

獲賑窮宥罪合萬物而曲成廣制科舉微辟特渙 天章飭吏
治肅官方廣宣 綸訓 虛哲洵由天縱 仁慈篤自性成普
天咸慶昇平率土均沾浩蕩 聖恩仰叨 寵眷叠荷 殊恩每懷頂踵之難酬私戀
欣逢 聖誕戀 斧辰而彌殷景除陽春崇修清醮蓋自天篤
祐固無俟於禱祈而率土輸誠聊以伸其愛戴衡山原稱主壽
洞府本注長生梵唄天花助添籌於瀛海心香意葉借紀壽於
恒沙維嶽有靈呼吸能通帝座至誠無息清寧永迓天庥願
非私齋心惟肅伏願 皇躬乾健 景命坤貞霞映祝融現朱
艸醴泉而呈瑞星明太乙映丹文綠字以騰輝綿 國祚於苞
桑在在嬉遊舜日鞏 皇圖於磐石人人長戴堯天會八荒四
海以傾心 一人有慶劼三祝九如而獻頌 萬壽無疆謹疏
恭建 萬壽道場告南嶽文

天顧南服神鎮是邦天眷有德神佑無疆惟我 皇上受命
蒼星樞表瑞津渚呈祥乘乾出震統馭萬方揆文奮武肅紀立
綱澄清吏治整飭官常開門額後多士觀光錫租祭粟比戶
康懷柔河嶽永靖樓槍貢琛獻矢莫不梯航 一人有慶惠及
八荒恭逢 萬壽遐通惟願 聖主天恩同長千秋萬歲永奉
聖主天地同長千秋萬歲永奉 皇謹告

過德州泊頭祭曾祖見瀾公文

嗚呼吾祖謚焉異土其迨於今八十年所小子何知纔四十五
傳聞往事中心酸楚憶我父言祖性豪舉起家力農殖產稱裕
災稔出粟振業貧寡尊禮儒生軼於僑侶萬曆中季太倉徵賦
玉粒獻公輸將金戶跋履劬勞衆皆囁嚅公獨毅然臣職當去

懷慨登舟南徐問渡帆柱驚摧長年駭訴謂恐不利查籌改措

四

公曰無庸王事易沮風檣月漿指幽燕樹飛渡山東瀛州是湖
河魚遶厄其毒太苦予不在側萬事誰付有僕殷謝事之若父
疾病扶持曾不少情痛公不起問公何語彌留瞠目謂我何顧
死生無常志願未吐子孫異日成名過此把酒酌吾靈亦起舞
傳示後人慎勿相負言畢遽終哀動水許中道棄捐周身布縷
兩僕倉皇櫓柁碎具歸來踟躕述淚落如雨我兩公車未由茲路
兒曹識之當念爾祖我父即世遺言在耳小子不造勿遭破邪
藉顧復思叨竊簪組筮仕中州量遷比部攜子對策亦云步武
何期鞠凶忽聞母訃百身難贖推裂肺腑骨南奔不任徂暑
托足孤蓬投宿野渚既悼靡依又念我祖停橈指點昔公祖處
爲位而哭篆烟隨觴祖孫一氣百年如故雲水茫茫精英相相

詩書報公蘋蘩何補子孫綿綿受高會祐敢忘公言南馳北轡
過則莫公淚滴寒浦靈其如在佑茲來許尚饗

過德州連兒窩再祭曾祖見瀾公文

祭我顯曾祖見瀾公之明日爲七月晦庚子舟次連兒窩曾孫
申裔元孫鳳詔復以篆香冥資揮淚致奠而言曰我祖之歿骨
肉遠離川原綿邈孰察道里維昔蒼頭銜哀歸梓謂公瀕危言
不及細僅留片語兒孫好記平生未遂他年是莫後有達者必
於斯祭泊頭連窩於茲捐棄得自傳聞心識厥地歲月既遷仿
佛意計罔知其處是一是二迨稽水程德州連遷曰連兒窩帆
相鱗比距彼泊頭尚七十里一北一南分區各隸公之即世當
在茲際南耶北耶於今難擬嗚呼我祖英風遐企躍馬揮鞭雄
豪自喜睥睨庸流沈痾像殊異雖未通顯鄉閭慕義不家而國死

亦榮矣積厚流光若操符契孫及曾元科名相繼豈曰能賢祖

五

德攸暨歷世雖遙遺言勿替歸航過北中夜徙倚追維往事痛
心不已昨經泊頭棹漿長跼越連兒窩再奠酒醴古譏彤日寧
敢瀆禮於彼於此庶幾來蒞嗚呼我祖壯志長賁天不負公昌
及苗裔臨風一醉九泉慰未綿綿延延澤長永庇後千百年無
不瞻拜徘徊而隕涕尚饗

祭候選司訓來亭陸公文

嗚呼公竟如此而逝耶年不稱其德名不酬其志凡識公者莫
不疑天道之難知而況余與公交聯三世好合二姓其能已於
歎息而嗟咨耶蓋余之交公也自先世始也惟先大夫與憲副
公年伯同舉於鄉後先成進士深相得也旋值滄桑先大夫流
離播越之餘憲副公憫而亟問之訂朱陳焉非翟公所謂乃見

交情者與憲副公訓公最嚴不以一千寬假公髫年輩舉先大夫每舉以勗余憶丁酉歲公與余偕就童子試郡伯以兩人方總卅名試座側啖以果餌余見公下筆敏捷不假構思心服其能是年公即補弟子員未幾胡夫子來董學奇其才拔置高等食餼自是文日有聲憲副公捐館公以孤子當室內總家政外叩多郊讀禮之暇益肆力於學問日夜與諸名家蒐訂古今文詞丹黃裁定之一時操月旦者莫不推公領壇坫歲薦遊成均文采籍籍公鄉間名日起而忘者亦日衆矣構大獄無端羅織縲絏之苦跋涉之勞極人所不堪而公處之澹然從容對簿辨新詳明事卒得解當公之被誣赴浙也中道聞太夫人變慟絕不欲生治事平而念憲副公音容久隔太夫人舍殯未親則時時飲泣乃葺數椽於憲副公壁側顏其堂曰有懷自為詩四首

憲副公制墓表

太

登其堂者屬而和之授梓成帙公之明祭不寐念昔先人者可謂至矣今棟宇猶存垣墉如故而公竟安往哉公少年時意氣勃發視天下事無足難吾者既歷險阻中多感憤因厭棄制舉業寓情詩酒間又預造壽亭定生曠類於曠達者所為抑知其上追已往後顧將來有不欲終於是者而竟以是終嗚呼天其可知耶其不可知耶公之行誼孚於鄉黨而竟年不稱其德耶公之文章重於聲氣而竟名不酬其志耶公未可以逝而胡乃如此而逝耶先大夫以憲副公前好故余子能詒生未晬即命議姻於公是時公家方全盛薦蘿之托公不鄙棄既又聘不具儀貧不能娶公略其禮陋憐無母之兒真諸甥館飲食教誨之公之待余子為何如哉余向於辛未冬杪服闋北行公執手囑余以身後一言相累余急誦止之孰意公誠先我而逝也公之

憲副公制墓表

太

初卒余既哭諸寢又哭諸堂茲仙輅行有日矣將以素車白馬哭公於墓門之側而及此時魂魄之猶在室安得不一再哭公以致其永別之情耶則更有所復於公者長君謬屬以隄石之言余懼不文且涼德不克任又念公疇昔之命謂何而忍違之爰據狀條次歸之長君雖不足以祭幽光照後世而亦可比於不忘平生否耶則更有所諗於公者熊兒荷公厚愛思附雲霄仰酬萬一而數奇七頭伏櫪銜悲今者選拔入雍未能執紼來年應試京畿倘邀公之靈稍露頭角以拜公墓下小子之願也即不然而鍛翻未摧脉望甘老終當努力場屋冀收桑榆以報公地下小子之志也必不獲遂而守身讀書循循矩矱幾不墜家風以無玷東床亦小子之所以不負公也公以為然耶否耶若夫麟趾振振紹庭繩武必有慰公於在天者而又奚九京之戚戚也耶嗚呼聽蘊露之歌魂招不返動西州之痛淚酒何窮公而有知其鑒之耶尚饗

武進名宦孫公入祠祭文

嗚呼活人之德其德彌光活人之報其報彌長况保全城所活無量公宰此土新離火湯適逢乳虎詭言造孽將與刈戮萬戶倉皇雲迷郊壘月暗城墻釜魚籠鳥瞬息待亡幸公歷剖叩請顏行保以百口詞氣激昂櫻鋒觸銳血濺衣裳回天有力安堵無傷聖朝不殺實賴循良至今幡髮感脫劍鉉凡厥黔首盡由行昌遺碑隋淚破世難忘欲報之德永薦蒸嘗同聲呼籲憲鑒允詳千秋俎豆一瓣心香惟公惠澤既普是方惟公靈爽當依是鄉民之父母吏之儀望神其妥諸庶幾尚饗

壬午冬過公安縣名宦祠祭先考文

嗚呼惟公之澤普被一方惟公之名歷久彌章惟公之節扶植綱常惟公之報祖豆宮墻南平高義永佩勿忘名棠永相前後同芳小子奉 命有事辰陽停輿肅拜瞻顧徬徨憶昔壬午父離此鄉越今壬午兒經是邦六十一週數乃適當令德不朽視茲丞嘗僕夫促駕回首需雲嗚呼尚饗

戊子秋再過公安名宦祠祭先考文

嗚呼公之來楚幼學壯行公之治楚保障干城公之去楚琴鶴比清公之祀楚俎豆永歆嗟予小子陟岵悲深憶昔壬午奉命逾荆停驂入邑精爽如臨瞻拜徬徨愴懷需襟蒙 恩調撫長沙戴星越疆未敢翹首魂親茲來楚北有事關津艤舟問渡特造南平宮墻既肅棟樑維新今名勿替崇報實殷小子涼德有負趨庭素餐六載不日陳情言歸丘壑結廬墓塋敬迪後嗣

先考公祠祭先考文

遵秉先型念我顯考松筠共貞儼依聖域百世猶存嗚呼尚饗祭兵部尚書趙敏恪公文

嗚呼公竟棄人間世而長往耶 天子方簡任中樞倚毗於公中外方想望風采於公而余濫厠班聯方幸可以朝夕請益於公而公何遽棄人間世而長往也且以忠襄公之勲業彪炳貽澤後昆則公宜壽以公之敦厚謙下不溢不驕則公宜壽以公家之伯仲濟美群從子姪昂昂千里德門氣象方興未艾則公宜壽而公乃竟以中壽棄人間世也嗚呼其可悲矣當三韓叛命時忠襄公進取巴蜀恢復滇黔公以將家子 特擢總戎隨忠襄麾下父子戮力行間戰勝攻克威名赫赫灌耳及奏凱論功一門 恩榮極盛朝野以爲美談余時筮仕下吏末由望見顏色然私心竊嚮往之越歲辛巳余蒙 特簡承宣浙藩適公

提督全浙始以尺書通問交相慰勉次年余晉任撫軍公以政事來會城一見如平生歡且忝附屬籍之末約爲昆弟余素性迂愚動輿俗迂而公不以爲可怪而踈遠之余亦見公溫溫恂恂善氣迎人絕不似席世寵履崇階者私心益傾折焉未幾余調撫湖南公亦移節粵東旋總制兩粵不獲相見者十年洎癸巳余以掌憲奉 命至粵勘事兼宣 恩詔賞兵復與公相見於五羊城握手道故凡寒煖燥濕疴癢靡不省念不啻同氣手足也然公素知余心見余於役半載夏不施蚊幘冬不圍爐過傳舍不食州縣一蔬粟扁舟往來不携端溪一片石公亦不以爲可怪而強之於是益感公之知我深也長君翼宸初授版曹余視事大農喜其勤於奉職見翼宸如見公焉上年春公入覲復相見於西苑余子能詒侍直 內廷以暇一拜公床下公視之猶孺其篤誠古處殆皆發於天性而然閱數月輒而任去仲冬有大司馬之 命余竊自喜謂公不日來京師故交兄弟素意衷初一別遂成永訣也又惡能禁余之愴然於懷潛焉出涕耶公卧疾武昌翼宸得家書立乞假馳省余適奏事 西苑見而語之曰而公盛德長者天必佑之且 聖明手勅慰諭賜藥賜醫指日可瘳也乃翼宸未至而公已先期逝矣 天子聞之軫悼予卹復以易名之典下詢九卿僉以居官恪慎對 賜諡敏恪恩禮有加焉惟翼宸深以不及視含歆爲終天恨然而母恨也忠襄公未竟厥志而公光大之公志亦未竟而翼宸異日能驅勉而嗣續之則公在天之靈怡然無憾矣其奚恨而余所不能已於悲者則以余年已邁旦暮欲乞骸骨而公纔歷考年

報國之日方長何為溘先朝露也豈歐陽文忠所謂善人君子久在於世亦不可得者耶嗚呼可悲也已尚饗

壽陸母龔孺人八奏文

康熙己亥六月望後二日為陸母龔孺人八奏之辰孺人候補司訓來亭君淑配也來亭受經於先大夫之門又以其女妻余長兒能詒淵源世講重以婚姻迄今六十餘年孺人之壽余不獲親詣德門稱觴實座謹郵一言以志祝曰六經之言壽莫備於詩而義及婦人止魯頌壽母兩言蓋婦人之德不踰閭外知之必不能詳故近世女宗壽言大都麗詞溢美雷同蹈襲之文居多而余於孺人有知之久而最稔者其言近質固可一二而按之也孺人為前明宮諭蘭谷公女孫中翰禹錫公女其歸於來亭為少宗伯龍舉公曾孫婦大叅友洙公子婦兩家門第之

盛冠冕吾邑迨來亭挂名選人筮仕不違繼更憂家道中落

百年之間衰盛懸絕而孺人以孝謹處其盛以慈儉持其衰相夫鞠子終始一節人無間言此其所稔於孺人者也當來亭之瀕於憂患也太夫人尚在堂存沒之際必誠必信孺人實代之迨難釋而累世之遺負郭之業耗廢殆盡來亭不問家事經營食指畢向平之願又孺人代之至孺人稱未亡人獨支門戶訓督子姓令嗣上舍年近六十恂恂謹厚內外孫曾數十人每逢佳時令節舍館擁膝闔門雍謫不失世望來亭未竟之志亦藉孺人綿延一綫醞釀福祚此又所稔於孺人者也易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妻道也臣道也妻之於夫如臣之於君若經盛衰之變憂患之交合於代終之義於婦德為最大蓋其更事多則思深處境鉅則志苦用心深苦則人之知之者益少而天之報

之者必厚故余於孺人而卜其存登於上壽也夫世言節與壽者以物類相況必曰松柏記曰如松柏之有心節之說也詩曰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壽之說也松柏有心而後茂抱有心之節自貞無不或承之壽然則孺人之壽正未有艾行將蓄德流澤英葉無窮追復兩家門第之盛固可以說經之指奉之也爰次第其語命余孫伺數輩書而獻之以侑觴焉是為序

哀辭

哭曾孫元次哀辭

七十三歲曾祖翁論家人錢青膏香燭錢鉸茶飯菓菜哭奠於曾孫元次之塚前曰嗚呼元次竟舍我而去耶汝為曾孫未嘗見汝曾祖也吾為曾祖未嘗見吾曾孫也汝未見曾祖未嘗不向汝父問太公也吾未見曾孫未嘗不於家信問元次也而今

已矣痛惡言哉吾每聞汝聰明肯讀書則喜及聞汝舉動如成人則更喜望汝將來長太吾第四代復有人也豈意汝方七歲而竟死於痘也吾已老矣謂不久歸來我教汝讀汝隨我宿四代一室可畢吾生乃老者猶存而幼者先去汝之命短由我命

苦尚何言哉汝有夙根故不住世如俗緣未斷可告閻羅王再生吾家使我一見以了吾念即不然可待我於泉下汝先我後生前路隔死後重逢汝認太公我識元次攜手相同以釋余悲嗚呼元次吾將埋汝於祖姑之側離曾祖母不過數步即高祖父母亦在目前一家同處庶有所依乎吾他日來視汝塚呼汝一聲哭汝一場呼汝而汝不應哭汝而汝能無哭耶汝年雖小當能讀此數行故舍淚書此焚汝塚前使汝知之嗚呼痛哉丙申十二月十二日燈下書

策問

壬午浙省武闈策問二道

問總文武者軍之將也顧昔之論將有賢將才將之分又稱智信仁勇嚴必五者合而為將之道始備然則武與文果有二歟我皇上文德武功遠軼三五鄭重武科簡材勇以備折衝一時甄選提鎮副叅親遣於陛見之日咸沐宸章寵養風厲殷勤而於封疆大吏天語諄諄尤加意布德宣威屬以師武臣力意深遠矣善乎尉繚子有武為植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裏之說可得而敷揚其概歟宋世舉是書與孫吳稷苴兵法並頒學官就中黃石公三畧呂望六韜李靖對問論者謂為後人依倣而托七書之列亦當時有司之失然歟否歟援古核真以定法式此備干城腹心之寄者所宜有事前徵具在史載名將

宋史公卿志卷八

主

如雅歌投壺者如好讀春秋左氏傳者是武而以文見而諸葛羊杜與夫威寧新建之烈類兼武臣所長為分合爾多士講求有素矣蓋抒所學以對

問設兵所以衛民而衛民必先弭盜周禮士師掌士之八成所以待既為盜者先有八禁有八成所以待未為盜而浸入於盜者法制詳備思患預防雖聖世靡不重焉恭遇聖天子威德遠屆梯航萬國猗歟盛哉固已崔符絕警比戶可封矣而東越為濱海之地當厯先時之慮寧無一二愚頑依倚而為嘯聚出沒者盜本民也方其為民則仇盜及其為盜又仇民恃險乘虛惟其所向未雨綢繆則防海之道可弗講歟夫治山盜易治海盜難山盜伏處榛莽焚林可盡也海盜則以風潮為進退蛟蜃為窟宅猝截之法果何由而可其所以扼要害謹偵探料虛實

且嚴器械之備飭艦舸之修其可僅以文應歟意者恃腹裡為市不無勾引囊橐之所在歟然則欲絕奸民當先詰游民戒出口而稽詭冒可弗加禁歟閩吳接壤也畫省而治分汛而餐果何以為遙應聯守之計歟抑亦防海者不於海尤宜思拔本塞源之策歟諸士生長是邦目擊心維必懷碩畫其詳著於篇

壬辰會闈策問五道

問道統之傳肇自唐虞堯曰允執厥中可謂至矣盡矣而舜復申之以危微精一者非以人心道心之介必辨之精守之一而後中可執也歟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所以遞承道統者類不外於此其授受源流可引據而歷陳之歟孟子之後斯道不絕如綫者蓋千有餘載至宋真儒輩出濂溪有通書太極圖說橫渠有西銘正蒙程氏兄弟有易傳語錄互相推闡而聖道

宋史公卿志卷八

主

始復昭然於天下其所以發明精一執中之旨者亦可約畧言之歟朱考亭守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說草草勉勉於凡聖經賢傳靡不講貫融會手自訂註其平生之得力處具有頗末真可謂集周程張子之大成者矣顧象山姚江之徒後先議議之何歟夫尊德性所以存心即大學之所謂誠意正心也道問學所以致知即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也此即惟精惟一之旨而考亭之所終身從事者也後之人妄分屬之以為朱子道問學之意多陸子尊德性之意多抑又何歟我皇上以神聖之資紹堯舜道統之傳遠稽博考無不畢該其於前儒之異同得失不啻觀火頭以朱子之有功於聖道甚大特命廷臣議所以尊崇之表揚正學度越千古多士生逢聖明被風聲而沐教化久矣其具陳所見以對

問人才者國家之楨幹必下有真才而上斯有實用是以養之於學校升之於俊造凡以培士類而備薪燭也顧董之以師儒而執經未必無佻達登之以選舉而策名未必盡賢良說者謂昔之士貴今之士賤夫士不自賤誰能賤士者昔之士言揚行舉而不敢有比黨之私今之士糊名易書而或尚有苟且之行士安得不賤乎誠欲儲人才以供一代之用則必使士知自貴而後士品克端士風克振歟我皇上垂裳致治文德誕敷於人才尤特重且製訓飭之文慎學臣之選設五經之科廣賓興之額又展揭曉之期務令遍閱旁蒐所以興賢育才靡不極其至矣士之爭自濯磨樂觀雅化之成者固自不乏而奔競之流猶未盡息器偽之俗猶未盡除者何歟毋亦師儒之教責備名以責實而選舉之法貴崇本而黜華歟士心不正則士品不端士習不淳則士風不振何以得真才而收實用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羅豫章曰士人有廉恥而後天下有風俗則輕功利而重廉恥者尤與士行之要道歟多士修之家而獻之廷其據所得以對將以觀素養焉

問親民莫如守令守令非其人雖君相無與為治故龔黃卓魯見於史策者治績班班可考而後此遂不多觀豈人才之盡不古若歟抑拘牽文法苟且因循而吏治因之不振歟我皇上秉如神之哲衡鑒官方每遇陞遷凡守令之在闕下者必列名引見以觀其可否而且時有罷斥以示激厲其治行卓然者則擢用不拘常格宜吏治之翕然丕變矣乃庸流竊祿率皆委靡惰窳而不足有為即一二號稱才能亦不過善事上官以無失名譽果有叱馭埋輪者乎果有露冕棠陰者乎至於鳴琴

製錦果不乏其人歟渡虎驅蝗果不絕其事歟上之所求者實而下之所應者名無惑乎循良之不數數見也督撫者守令之表率國家之所寄以保障斯民也督撫以愛民之守令為有功守令何為而不愛民督撫以愛民之守令為有過守令何為而愛民則生民之休戚在守令而守令之賢否在督撫可嚴於繩小吏而寬以縱大吏歟虞書有考績之期周官有黜陟之典今大計又將屆期而督撫之舉劾果盡當歟將何以釐正之俾煥然盡改其從前之積習而賢不肖不至於混淆歟多士試詳言之毋隱

問國家之本務在於農周以農事開國歷世相承其上則重稼穡之事其下則習耕鑿之勤猶相與咨嗟嘆息軫恤乎艱難而歌咏其勞苦此豈風七月之所為作而王業之所由隆也我皇上勤稼穡理俯念民依繪圖省覽析穀必親而且蠲租之詔屢頒發粟之恩疊沛德施恩普期無一夫之不獲焉然歲或偶稔仰屋待哺上厪宵旰之懷者豈農事之未修而然歟將所以害農者猶有未盡去歟古者東作西成悉由敬授而且咨保介之官申田畯之令又置力田之科與孝弟等所以重農者如此其至也乃今之為吏類以簿書期會為急而勸農之政渺乎無聞焉民事其可緩乎抑宜倣古制而行之歟夫三農以生九穀也一夫授田百畝樹畜桑麻皆於是乎在故其時無不自竭其力以相生相養而糗餼給婦子寧今商賈之流日操奇贏以遊都市而府吏胥徒之輩冗食於官者不可勝計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此益藏之所以鮮而匱乏之所由來乎意者抑末業汰冗監驅遊惰而綠南畝庶有合於務本足

食之道歟多士從田間來審此至熟也其盡披陳以備採擇焉
問治世莫先於安民安民必先於弭盜誠以漸不可長滋蔓難
圖也古先之世制保伍以定民居功則同其賞罪則同其罰立
法之初非不甚善然果無法久弊生之患歟蘇軾云慎擇長吏
聽法外處置寇盜泰觀對策謂治盜之法不可專於招納亦不
可一於窮治茲二說皆當歟顧窮民為盜易治奸民為盜難防
窮民迫於饑寒為苟延之計若撫綏有道可朝頑而夕良也奸
民嘯聚山林匿迹市井捕治之計愈繁姦宄之術百出果何法
以清其源歟今國家令甲詳明責成有例且我皇上仁恩
廣被大德好生蠲賑既無虛歲矜疑親定爰書仁育義正宜
乎匪類之潛消矣乃萑苻間發鼠竊循聞者何歟必如冀遂之
治渤海張綱之守廣陵虞詡之長朝歌其人安可多得歟豈官
弁以肆盜為事吏卒以縱盜為心歟且防盜於閭閻誠為易
防盜於行伍胥役為難歟抑保伍稽察之法未盡奉行有司限
於考成繩墨之中而不克變通以收其效歟今欲民不為盜盜
化為民以副聖天子安民緝盜之至意宜何道之從多士其
切陳之

戊戌會闈策問五道

問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者治之所由出而師者學之所
由隆也夫帝王之學與儒生異蓋儒生不過尋章摘句訓詁文
義而帝王講求治理考鏡古今以整齊庶務垂統來茲則兼君
師而立極者其治與學寧有二歟唐虞時雍風動治稱極盛而
精一執中獨凜危微之辨非千古言學之宗乎乃若文命四敷
而祗德不距九圍是式而昭假日躋武成垂拱而訪範陳疇三

代盛王孰非以學為治者乎嗣後漢唐以降學有純雜而治亦
有偏全可約畧而究言之歟我皇上質秉生安德隆廣運
親攬萬幾奠安區夏紀綱畢舉內外相維治功之盛遠邁前古
乃猶勤政之暇孜孜好學天人性命研極淵微制度文章博
稽美備而且宸書寶翰輝炳球圖御製鴻裁昭垂金石
聖神文武誠有名言莫罄者矣然而治益求治新乃日新則所
以仰佐聖治之萬一楊花聖學之高深者果安在歟夫道
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帝王之治本於道而帝王之道本於心
是以君心為萬化之原而禮樂刑政皆於是出則以道為治者
即以心為學歟抑聖人之心與天為一者也易曰先天而天弗
違後天而奉天時則體天以為學固治法心法之所不能外歟
諸士其敬陳之

問人材聚而國昌則養之必期乎豫而教之必有其方易曰養
賢以及萬民而周禮三物之教專領於大司徒言養之必兼乎
教也夫惟養之既隆其典而教之復盡其道是以人材蔚興而
譽髦著美思皇之頒所由作也秦漢以降取士不一途而庠序
之漸摩闕焉不講何以抑功利而端趨向歟我皇上崇文額
俊大化沾濡而且重考試之官嚴處分之條選舉必得賢才以
期有用誠多士奮庸之會千秋作觀之期矣夫天下之事必名
與實不相違而後從事者不至苟託乎其途以相道上之所求
在是而下之所應不在是習俗日始安望其真才輩出乎意者
取士不可不慎而教士尤不可不詳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則
無地非教也春秋教禮樂冬夏教詩書則無時非教也今郡州
縣各設有司鐸又皆以閒員末秩自處其志氣而督學三年兩

試僅校藝於吾刻之間士之躡屨擔簦者爭微幸於一得以博終身之富貴其砥礪廉隅正義明道者將安在歟則所以定其教之法與簡其教之人何道而可以獲有實效歟六德六行六藝昔之賓興也白鹿洞之規條蘓湖之經義治事循歷歷可考也豈行於古者不可踵於今歟學校者人材之所出教化者治道之所關諸士應彙征之選盡抒所見以對

問國家有百年不用之兵而未嘗有一日可去之兵易曰容民畜衆書曰克詰戎兵所以建威銷萌而久安長治也顧古者兵民未分無事則農有事則兵故內則六鄉六遂外則方伯連帥無庸屑屑於養兵也迨兵與民歧而爲二既資兵之力以衛民自不得不藉民之財以養兵亦其勢然矣第有一兵即有一餉餉之所出有定而有一餉未必即有一兵兵之所冒無窮則養

兵非難而核兵爲難可不嚴爲之制歟我

皇上統御區宇躬

致太平猶且安不忘危時飭武備禁旅之外分設標鎮協營星羅棋布司農撥餉歲以鉅萬計兵威之盛洵亘古所未有也夫養兵原爲用兵也使非訓練於平時將皆知兵兵皆知將而欲以烏合之衆効命於鋒鏑之場猶驅市人而使之戰耳今披籍而視之兵與餉未始不相符也按伍而索之保無有餉浮於兵而兵絀於餉者乎果何以兵皆實伍餉不虛侵無負一人綱繆苞桑之至計歟近者 聖明洞照嚴飭營伍之積弊革除內外之陋規固宜滌前非而奏後效矣然而四季之增除不可不核舊存之頂冒不可不稽雖察查之例向有責成何以杜瞻顧之私而慎封疆之守歟諸士聞足兵之訓久矣其進一籌焉問學校之制崇祀先師而併及夫先賢先儒或配享廟堂或從

祀兩廡凡以昭德而報功也自唐貞觀開元以及宋元明歷增

其祀彬彬稱盛矣我

皇上聰明天聖學問默成上紹精一危

微之統下契濂洛關閩之傳以朱子聞發載籍得其中正孔孟之後厥功甚偉 特諭優崇升於十哲之次配享大成殿其表章先賢可謂至矣夫朱子有功聖門而抑置東廡者數百年幸遇 聖明始得配享又范仲淹留心聖學以中庸授張載而祖豆缺焉亦由 肅斷允列從祀則其他損益升降或尚有須於釐正者歟十哲之稱起於陳蔡之從顏子升爲四配而顯孫子即繼十哲不爲躡矣乃如似聖之有若成德之宓不齊尚德之南宮适廉潔之原憲而不得躡於宰我冉有之列者何歟 崇禮之本而孔子大其問遽瑗蒧蒧以寡過自勵而夫子以君子稱之何以未登兩廡之席歟其他名儒正學尚有傳人果無

關畧建南特與典禮所關即學術所係秩祀之升降損益可不

務恭稽以垂永久歟諸士其詳陳之以備採擇

問致治之道莫要於保民之生而欲保民之生不可不去民之

害夫盜之害民甚矣然其初盜亦民耳何以甘心爲盜而不悔

彼既已爲盜矣法即隨之何以罹盜之法而不懼豈革心之效

未可責之日夕抑消弭之無術而奉行之未得其人歟我 國

家重盜案之考成不可謂不嚴責地方之緝捕不可謂不密乃

此盜未獲而彼盜又見告矣真盜未獲而誣盜且株連矣有司

以註誤爲慮則姑爲隱諱者有之上官以例限爲急則勉強速

結者有之果何以今崔符胥靖枹鼓不鳴比戶有安枕之樂歟

保甲之法什伍聯比籍其生業稽其出入使不肖者無所容洵

禁盜之善經也然可行之村莊道路而不可行之於江湖則水

汎之盤詰可弗加嚴而飛舸之追捕可或緩歟設兵以禦寇也
小盜不能禦違言冠乎誠使一聞有警即竭方擒捕盜未有能
飛越也則以事後之誦緝委之文而臨時之擒捕屬之武或亦
文武相濟之道歟海洋盜類出沒無常內地奸民勾通不軌則
嚴偵探而峻制防或亦勦除之所當預講歟抑法必得人而後
可期實效則遊巡海道整飭砲臺詎得以具文為經理歟諸士
悉心籌之以佐 聖天子制治保民之萬一毋徒襲陳言以應
也

書

為推收事復邑侯書

頃承清問對非不棄甚盛心也治弟雖至愚陋敢直抒鄙臆仰
候大裁所有條答謹列於左 一第二條內開着圖正按照上

本縣分則卷第八

主

局原文五則歸圖冊先行抄錄呈遞云云查上屆推收各圖工
已將歸圖冊造報存房今再行抄錄未免又多造冊之費云云
今上屆經承將原存歸圖冊送查伏候台裁 一第三條內開
該圖田地多寡不均聽憑自相品搭推收過戶毋許硬裝別戶
在甲亦不得此贏彼縮云云查第五條內田地有餘不足該管
經承或浮至田少之圖或提補田多之圖則是以品搭之責屬
經承矣而此條又欲聽憑自相品搭兩條似未盡一使其能自
相品搭則何有餘不足之有且惟其此贏彼縮故有餘者須浮
出不足者須提補倘一無贏縮則各甲已均即各圖已均又何
所待於經承乎前任惟以品搭責各圖故遷延三載而後竣今
似當改而更張之各甲固不得此贏彼縮但田多之圖各甲應
照額收田自不敢贏亦不至縮若田少之圖各甲欲照額收田

固無可贏而不能不縮如坊廂是也或軍指通圖及額之田各
甲須彼此適均則可耳伏候台裁 一第四條內開僧道又圖
不許另立總歸四百五十八圖之內聽其歸併一處毋許僧民
混雜云云仰見愛民剔弊之意但申令者固期於剔弊而舞文
者實因以藏弊蓋僧道圖已奉憲革乃計復燃灰改圖為戶私
掛圖尾夫僧道戶無異於僧道圖若掛圖尾則雖無四百五十
八圖以外之名目而實未入四百五十八圖以內之版圖至於
歸併一處則各僧道自擇圖甲將伊田歸併可也若必欲衆僧
道歸併一處則民間各有圖分安能空出幾圖以裝此僧道盈
千累萬之田倘更於民圖之外而歸併盈千累萬僧道之田於
一處非掛圖尾而何且僧民原無妨混雜也僧道所居之地原
散處於民間何獨僧道應收之田便不可與民混雜查勒碑內

本縣分則卷第八

主

憲據原云僧道由地務與民田編入版圖一體當差不得私掛
圖尾則第禁其私掛圖尾而原不禁其僧民混雜矣僧道奸智
覬覦已非一日諒老父母遺憲執法必不為其動搖似應將聽
其歸併一處毋許僧民混雜二語改為速行自覓圖甲歸入與
民一體當差毋得仍前自誤伏候台裁 一第八條內開凡業
戶收田各圖里書務必驗明印契方始收圖云云查民間買賣
推收必更業戶姓名果係更改業戶方行驗契收稅今次推收
似應止將與上屆推收業戶姓名不同者驗契准收其業戶不
改者無庸驗契以省煩擾蓋民間地畝原有先世遺傳並無文
契者亦有年遠失契無可查驗者若必欲舉不分久近圖縣百
餘萬號收圖之地盡行驗契方收則業戶無契可驗者無從向
里書收田而里書得以恣意勒捐謗譏煩興雖曰推收而仍不

推不收矣似當申飭明白無駭聽聞至於上屆以後亦有父操子業或婿受岳產及原主回贖與公產立戶者雖換業戶實非買賣無契可驗似當查明分別伏候台裁

為推收事再復邑侯書

竊照推收舊例圖正管推里書管收而圖正里書散處四鄉業戶奔馳尋覓殊非旦夕可完差謬毫釐更多改正之擾且阻措者或借此以留難推讓者或引之而進誤故向來必設局公所使業戶查明號數田數即向圖正里書三面推收既無彼此之遙隔自無時日之稽延歷稱良法通邑皆知茲承台教云云細思所言各圖里正何止數千者查教縣四百五十八圖每圖圖正里書各一人共有九百六十六人未嘗有數千以外也所言花戶何止數萬者查教縣丈量共有一百四萬三千六百五十六

公劉奉書人

三

號以業戶計之不啻數十萬戶但花戶原不同時入局往來原無一定猶街市稠人雖多無碍也所言無此寬大公所立局者查向來俱在西廟設局前任硃點示條猶存老父母已經目擊未必向時寬大而今遂逼窄也所言裏糧守候繁費集怨者或曠日持久則誠有之若嚴立限期過期不許推收則業戶誰不奔赴恐後而何守候繁費之慮也至於所言不如循舊先令里書花戶就近收除者則更不解何意查里書收除乃數十年前推收之舊例而非用丈田細號推收之舊例也前惟止用里書收除所以田畝不清致多賠累今既用丈田細號則推田之責在圖正矣里書只管收田可也而併責之除田可乎非用丈田細號則賠累難除非定限入局竣事則遲誤難免倘曰設局不便而僅責里書收除其為公為私豈能逃神君之洞鑒乎治弟

愚拙性成深愧冒昧仰希慈宥無任主臣

為徵糧事復邑侯書

通抱採薪杜門戢影不獲趨觀霽光者數月於茲矣承示云云敢據臆見夫漕項固在不赦以民欠一兩而所免不過百分之一何欠解地丁如此之少而漕項如此之多也此在當時徵解必自有說而蚩蚩者以多寡懸殊有疑經承掌握任意增減者有疑前任虧空借名補償者雖老父母神明綜核不致滋弊然立法者使民疑不如使民信使民疑而家論戶曉之為難不如使民信而發號施令之為易今康熙三十四五十六等年錢糧遇蠲不蠲者每年民欠共若干民欠內應免地丁未完共若干應徵漕項未完共若干每兩驗派漕項銀該若干何不嚴諭經承核算明確造冊具詳院司道候批允到日大張告示徧曉愚氓

公劉奉書人

重

併將驗派銀數照例列入該年滾單內則群疑自息而輸納者可免於觀望拖欠者無辭於敲撲矣抑聞萬姓驚皇又不獨三十六年以前之漕項也三十七年錢糧漕項正屆奏銷地丁亦將再恭徵比自不容緩然欠非一日而欠則完豈一日能完況兩年內經承之隱攤催差之需索正供盡耗於雜費至今日膏無可吮髓無可吸乃以僅存皮骨之窮民交還臺下不得已而鋪鋪中之犯能完糧乎又不得已而枷枷下之犯能完糧乎且今日而限完於次日數十兩而限完於兩三限使其能依日依限而完也則何為積欠至今乎間亦有剝肉以免湏臾者非出於賣田鬻屋即出於賣兒鬻女雖頑愚自取孰敢自不應而父母為心必有所不忍竊以為三十七年之舊欠每限每兩似應只定完一錢以十限計之不過三個月可望全完夫三個月全

完未必致誤考成而所寬於民者多矣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否則限期既繁分數又多真手足莫措者鄭國難繪老父母豈弗惻然傷之耶至於三十八年地丁每兩約該七錢有奇通縣合算決無不完七八分之理而漕項奏銷尚在明年則今日追呼誠有可稍寬於三十八年者況用一緩二尤君子不盡民力之盛心乎撫字催科並行不悖上可爲國下可爲民非敢不知時務而漫爲虛飯塗羹以欺明哲也倘必重創疲民而曰急之尚恐不逮緩之更有何濟則從前積逋累累豈真刑措不用哉疾痛之呼必歸父母故敢因清問而併籲如此情出請命不知忌諱幸垂慈亮曷勝悚禱

覆懷憲書

前月廿二日承諭周皂事即備示小兒矣頃小兒以台札相商

奉不刊奉憲書

書

捧釋再曲具悉老年翁委曲苦心且不肯以私情掩公論易勝欽佩台諭周太初既充縣後而其子周霖周志元希玷官牆此事實上關聖教下繫世風吾輩不能言不敢言而庠序能言之敢言之此亦禮失求野之意縱不獲望有成效若必力箝其口奉率附和豈國家設立科名隆養廉饒徒爲藏垢納污地乎況目前袒皂者固多賢中執言者亦不少何以周皂西席朱年翁屢次苦口獨排解於小兒周皂聯譜周年翁鼓棹遊說偏諄諄於小兒即老年翁亦不吝賜顧賜札端辱命於小兒觀周皂之多方請託耽耽注意不過欲威脅一人便可爲壓倒諸公計耳但小兒雖久困青衫不敢得罪名教倘畏威懼禍改心易面弟亦安用此無義無命之不肯子哉周皂羽翼實繁眼見斯文掃地今又重以兩先達之長城豈寒士微言所能障狂瀾而支傾

厦然墨守輪攻原自並行不悖雖理無常伸局非一定而撫膺歎息存此空言或不負我朝廷數十年養士之恩耳弟病卧畏暑不願與聞戶外弟向聆面諭料難自諉聲蹟茲小兒又叠奉嚴命不幾有內歆之疑耶小兒惶恐不知所答祇叩崇階以謝失過之罪弟惜夫一皂當權而冠裳惕息重爲若輩恥笑故冒昧佈復聊託寒蟬之一響乃若不知分量不合時宜已知罪矣揀虎難免弟當任之無徒以小子爲的也顛率希亮不宣

致房師朱夫子書

不待函丈者十五年於茲矣前附寸稟煩世兄代候與居祠移任長沙山川綿邈修問缺如西望咨嗟不禁憂遠慈雲也老夫子願養東山優游嘯傲更有世兄南宮奪錦膝下承歡此種樂事真非塵俗所可希冀幸廁門牆惟有遙祝萬年而已焉猥以

奉不刊奉憲書

書

蕭才臨沐聖恩自越之焚謬鎮岩疆因此地陋習相沿特頒天語力減加耗盡革私徵更賜有綏輯撫安之御筆祇承綸綍恪勉遵行雖德薄力微未能盡前舊染而躬自刻苦誓不以絲粟啓官邪耿耿寸衷不敢上負聖明貽羞當世弟迂濶已甚動與時忤幾欲籲請乞骸又未卜天心何似遂巡展轉宵旦淵冰老夫子何以教之

答徐主事書

鷗跡湖湘回首故園時屢維桑之感春間迎駕乘間一省先榮恐違宸命不敢逗留留晉謁親友乃荷兩表兄惠顧先施荅叩潭門想閣者目擊必爲轉達矣兩表兄孝思邁等舉動非常而賢嗣之有心亦不能緘鄉人之有口不佞所爭大典豈爲細節昨接宜公祖來文知諸君子曲體盛心何庸再爲置喙但以

逢迎周皂之紳衿而頌揚副憲雖謙衷不妨擡舉夫卑污而華
曹未免自虧其體統此處少失檢點終爲君家惜之耳指日乞
骸賜言非遠冗次率履無任主臣

呈

善政百年未泯遺愛闔郡攸同懇祈鑒飭以清神宇以慰

幽靈事呈刑廳

竊惟宣化分猷自昔重循良之寄敦詩說禮由來懷愷悌之風
蓋惟德教歷久遠以彌彰是以俎豆更歲時而弗替所慮者人
移物換茂艸鞠於故宮所賴者舉廢興衰仁心出於當道毘陵
夙稱雄勝郡伯歷有名卿當明代嘉隆之際湖廣應城少司徒
李公幼滋來守是邦政簡刑清績最穎川之四長民安吏習功
高京兆之三王廼以簿書錢穀之餘而修濂洛關關之業構亭

於城外高敞地各以精微講學於三吳文獻中興其俊秀迨李

公去而郡人即亭爲祠立像以祀焉郡伯施公觀民又置祠田

百畝以資修理焉久之祠圯則郡伯周公一梧又徙餘材立祠
於東南永慶寺左以祠田百畝給寺僧守之歲時焚修春秋致
祭焉今永慶之寺碑可憑武進之縣誌足據也蓋明極用享既
所以見子民不忘其報之意而廟食常存亦所以勤守土不負
其郡之心乃年歷百而已遂人屢更而非昔二祭之典祇屬空
文百畝之田據爲私橐頽敗棟幾同蔓艸以凝烟古道夕陽
祇見寒鴉之棲樹且也盈庭積蒿牛羊踐履而摧殘滿室遺骸
收豎嬉遊而歎息先正之祠如此甘棠之愛謂何生員讀書寺
中見所謂李公祠者訊諸父老得其本末實目擊以心傷擬鳩
工而舉鍾鐸寺旁之官地瘞寺中之枯骨一以肅清神宇使生

者展拜而奠蘋蘩一以慰藉幽靈俾死者得歸藏而安土垠但
恐無知棍徒借端私阻伏乞崇已往之先祠恤無主之遊魂鈞
批給示無得旁撓更望嚴諭寺僧該管祠田速修祠宇無任傾
頹至於春秋兩祭必須委官親祀勿憑胥吏侵漁從此蒸嘗永
薦千秋拜賢守之名而尸祝不祧一郡戴仁人之賜前以故後
且後以承前兩賢公之令德輝映來茲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
大君子之芳猷馨香自古觀瞻所係風教攸關上呈

恭釋

上諭定蠲之款目詳閱部覆准免之年分懇賜電

詳漕憲具題分別以慰輿情事呈府

伏讀康熙二十八年正月 上諭內開再將江南全省積年民
欠一應地丁錢糧屯糧蘆課米麥荳糧稅概與蠲免自此民免
催徵官無未罰欽此欽遵澤被窮簷一日抒十年之困歎騰郭

屋西郊喧 萬歲之聲固已德並乾坤尤垂史冊矣惟是鄉野

愚氓望恩無已見 上諭有蠲米二字即妄揣漕項均免隨經

各縣具詳蒙轉詳各憲奉各憲以 上諭內無漕項字樣部覆
不准蠲免通行在案是各憲爲民請蠲之心已盡而漕項不蠲
亦各憲之所無可如何也寧敢再爲煩瀆以取罪戾但念 上
諭之所未開者自難徇望恩之衆而概議蠲除而 上諭之所
已開者似可遵一定之款而即加寬免蓋 上諭未開者漕項
而開明者米麥荳也固不可以蠲米麥而謂漕項之並蠲亦未
便以漕項不蠲而謂米麥之不免查漕項原非一端如漕糧如
白糧如輕賣如經費如灰石如募船水脚如水手飯米如折色
米麥如各倉小麥如揚倉協米如南省軍糧俱於漕項內編徵
非米麥之可以盡漕項而漕項原非止於米麥故 上諭未開

蠲漕字樣以見漕項之不能盡蠲而 上諭開明蠲免米麥豈以見米麥豈之有可量免再如康熙十三年蘇松常鎮淮揚六府屬除漕白二糧輕賚經費銀兩併准安等倉不蠲外遵奉 上諭應蠲免一半銀一百三十四萬七百四十餘兩粟米豈三萬七千八百石零是不蠲漕項而未嘗不蠲米豈也又如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內欽奉 上諭止免江蘇所屬二十七年地丁各項錢糧而武進縣二十七年漕項易知由單開載蠲免起存米三千一百餘石是不蠲漕項併未奉 上諭蠲米而米亦未嘗不蠲也況今二十八年 上諭內蠲免米麥豈開列甚明倘以米麥為漕項而與漕項一概不蠲則 上諭所蠲之米麥豈似屬竟無款項似屬真難奉行夫 聖明睿鑒已於格外施浩蕩之仁而遵奉豁除非於 詔諭有違悖之罪竊謂二十七

欽奉 上諭

米

十七年應蠲之麥似當免徵而二十六年以前民欠內有應蠲米麥與 上諭相符者似當扣算一體蠲除蓋漕項不蠲所以導 上諭之無蠲漕字樣而米麥可蠲所以遵 上諭之蠲免米麥豈也但各憲更有不能不認認過慮者誠恐 上諭止蠲積年民欠而二十七年未入奏銷不在二百二十餘萬帶徵之內耳查本年四月邸抄戶部議覆安撫憲一疏為勘明重邑夏災分數等事內開該臣等議得安撫江疏稱靈璧縣康熙二十七年夏被災傷前經撫臣將被災分數應蠲錢糧造冊具題部覆以夏秋災傷止蠲田畝錢糧不免丁銀行令將地畝錢糧另造清冊具題但積年民欠荷蒙 皇恩概與蠲除仰懇將丁田銀兩併與蠲免等因具題前來查積年民欠丁地銀兩已奉

欽奉 上諭

米

上諭概與蠲除應無庸議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夫安徽所屬二十七年部數不免之丁銀即係二十七年現徵之銀兩今安撫憲已援二十八年蠲免積年民欠之 上諭而部覆且准蠲奉有 俞旨矣則江蘇所屬二十七年未完之項似即在蠲免民欠之中而未可以未入奏銷不得援二十八年之 上諭而蠲免也竊思民力已竭 帝德難忘免一粒則受一粒之賜免一年則蒙一年之惠伏乞賜詳漕憲宣 聖主已沛之恩膏澤聖主不刊之綸綽懇查漕項不蠲而米麥實有定蠲之字樣二十七年應蠲而安屬已有准蠲之部覆具題請 旨或咨明內部分別蠲徵曉諭里甲則 皇仁無弗下逮爭戴舜日堯天而民隱無弗 上聞欣頌名崇鄒雨矣職州土罪人芻蕘微悃敬體愛民如子之心不辭呼籲俯抱非分言事之懼深切悚惶

欽奉 上諭

米

伏候電詳可勝翹仰上呈

米

賢郡功德在人俎豆應垂不朽特聲佔祠牽由之罪惡天

竊聞功在生民者崇陰深慈愛之思澤被奕世者尸祝致馨香之薦是以丞嘗有定字何容漫肆侵欺况乎享祀有恒田豈得竟思據踞常郡東南郭外李公祠者明郡伯歷任司空義河李公廟食地也公諱幼滋當嘉隆之際來守我邦勤政愛民崇文闡道因於永慶寺南構亭曰精微率紳士講學其中後人肖像祀之名曰李公祠萬曆間郡伯施公觀民於講院前建亭一座置田百畝以資修理郡伯周公一梧又徙材立祠於永慶寺左春秋致祭祠故有田百畝因給永慶寺僧守之以供焚修此府縣舊志併新修武進縣志歷歷足據者也康熙四年歲時為諸

生讀書寺中見祠宇頽壞且堆積骸骸幾將傾壓問所為李公
木主則茫乎不知所存也問所為祠田百畝則無非飽僧之粟
也夫坐享百畝之獲而不稍加修葺又收積遺觀以為利任其
傾壓而不顧無良至此亦云極矣職目擊心傷隨具呈刑廳朱
公祖武進縣劉父母自願鳩工瘞亡併請着寺僧以田租葺祠
俱蒙給示遵行又具儀設奠迎請李公神位入祠蒙朱公祖委
府學官代奠此康熙四年冬事也今寺僧王爾卓佔祠之局已
成奪田之謀遂起不特賢守血食就湮而且國法弁髦堪駭敢
為天臺備陳之所謂佔祠者李公祠原在永慶寺前左方兩層
六間圍牆一座今寺僧已徙舊祠之材另建寺旁當日不無豚
臠稟照但徙祠另建則應仍照舊式今拆去兩層僅存一層三
間而以餘材別建僧房於祠後顏曰鴻寶堂懸以祖公之扁額

卷之八

三

又詭寄羅際斯密下竄入武進之志書查縣志云居民羅際斯
所建夫以民房建僧地必無是理明係私侵物料強佔官祠故
詭寄羅名以滅其跡竄入縣志以防其後耳獨不思舊祠兩層
不容埋沒倘以拆造不足兩層故併兩為一但椽柱或有朽壞
磚瓦不無損碎而百畝歷年所入豈不可添補建造也乃擅撤
一層是何大膽豈後來再有修理復將併三間為一間乎現今
祠屋一層權奉李公神位但淺露窄狹又為僧房出入孔道殊
非體製伏乞鈞着寺僧王爾卓以祠田租稅照舊再建前層以
復舊規在僧無損而於祠有光矣所謂奪田者祠故有田百畝
以資修理因祠近於寺故周公給寺僧守之府縣舊志并新修
縣志間載甚明寺僧敢於遷祠而不至於毀主無非因百畝而
姑存耳利沒其田而不得不繫以祠亦以志書刊載驟難據奪

耳即李公祠可以責寺僧之辦祭修葺總以祠田百畝費不及
什一故寺僧亦無所諉卸耳何以新修府志竟將祠故有田百
畝改為寺共有田百畝也查舊志止載祠田而不記寺田以寺
田原可不問耳今改祠為寺定數百畝無論抹煞祠田而永慶
寺田果止共百畝乎豈百畝之外寺僧情願入官乎祠田百畝
據寺僧云七十畝在花墅三十畝在紅菱蕩其在花墅者有莊
曰李公莊現有莊房佃戶居住果寺田而肯稱曰李公莊乎竊
恐國人有口不可誣矣夫建亭一座於講院前置田百畝以資
修理施公碑記全文載在縣志可攷施公乃名太守而謂其奪
寺田以入於祠施公何以並享二賢祠乎竊恐施公有靈不可
誣矣府縣舊志俱云周公一梧重立祠於寺左春秋致祭祠故
有田百畝因給永慶寺僧人守之以供焚修唐太常兩志一字

卷之八

三

不易也今寺僧執有萬曆三十年議單云吳龍唐旋菴吳從
菴及士民各出銀買田七十畝捨入寺中其講院田止三十畝
萬曆二十一年因祠傾壞兩房將田盡行繳府至三十九年移
祠寺左遂將前田七十畝一併批領分撥輪管又有吳翼雲批
照等語信斯言也則七十畝為唐太常諸先生所捨於寺矣然
修志者非即此太常乎太常固前輩賢者何仇於寺僧而忽予
忽奪竟以自捨寺田歸之於祠且列入郡邑志則削公置寺田
布告通國而不思乎今日寺僧能改府志當日寺僧何以寂無
一言也況祠之興廢何與於寺田而紳士所捨寺田又何關於
官府乃祠壞則將田盡行繳府祠建則將田一併批領是七十
畝與李公祠實為一體此就寺僧所言正與舊志適合夫同此
田也今日雖屬於祠仍給僧守之而僧猶決不肯當時一繳於

府便與僧無涉而僧何以樂從今日共知為祠田猶且乘修志而欲改入於寺當日既知為寺田何以因祠廢而遂繳歸於府且繳田於祠廢之後九年之內諸先生絕無一言則必以田之無關於寺至領田於建祠之後分撥之時吳翼雲先生始為批照則可見田之總係於祠且唐先生修志在寺僧領田及吳先生批照之後而仍屬於祠吳先生豈不知之即其昆弟子姪豈無一人知之並未與唐爭改迄今已九十年矣即新修縣志時亦未易一字總以祠有田而給於僧非寺有田而歸於祠也此又就寺僧所言一一可為舊志明證如是而謂舊志可議應改祠田為寺田竊恐太常有靈亦未可誣矣即曰府縣舊志俱出自太常之筆是以不憚自為扶同而府縣新志又同一纂修之手何以不借自相悖異乎竊恐載筆紛更又未可自誣矣且既

卷八 祠田考

三

云寺共有田百畝又云給寺僧守之天下豈有既係寺田而又煩給僧者乎天寧禪寺田亦不少何未嘗稽其畝數列之志內而亦云給僧守之也竊恐文理殊舛又未可以誣鉅典矣再細看寺共兩字偏歪窄小與上下字跡不同實係錢改使果係寺之田則寺僧何不於修訂之初聲明較正而直待刊板之後私行改易巧借修志之奇緣暗截奪田之硬証竊恐侮玩已甚又未可以誣國法矣祠田原給寺僧掌管今必改祠為寺者以祠田不可遽為乾沒而寺田便可任其變置也然田屬於祠則寺僧原可享其利田歸於寺則李公不得食其餘以無田之木主委寄於空門僧且有詞矣又孰得問其祠之興廢與主之存亡哉如曰寺田與祠田一也竊恐鹿馬難混又未可以誣後世矣嗟乎李公固一郡之名刺史也而未列名宦祠者以別有專祠

又有祀田百畝自可不朽耳豈料遷祠不已甚至於吞田吞祠之後必至於滅主反不如名宦祠諸公之無田者猶得永享二祭也哉職三十年前既有一番舊案今若隱忍不言是誠何心但寺僧王爾卓目無法紀不可理論幸值公祖修政革教百廢具舉徵文考獻一代稱隆伏乞查府舊志及新舊縣志特賜天裁如或係寺田不妨正施公置田之謬斥太常修志之訛以田歸寺即當奉主出祠倘果係祠田則望仍照舊志載入祠內不使前守明裡之地廢於一時筆墨之間庶國乘不至傳疑而遺愛可留弗替矣更有懇者李公治績載在前志卓然可紀其祠久列二祭故新舊縣志及舊府志俱大書李公祠三字以表之今新志祠廟內刪去李公祠僅附見於永慶寺下之小註則李公祠竟不得與縉紳新祠並存其名恐歷久漸湮不惟後者

卷八 祠田考

三

得行其私而二祭亦無所考據使應增入祠廟內照舊祀事以昭耳目而垂永遠又李公祠已被寺僧拆減一層日剝月削將來必至毀滅據寺僧議單內云萬曆二十一年因祠傾壞將田盡行繳府於二十九年建祠領出今拆減更甚於傾壞何不即照往例將田盡行繳案另撥祭祀或俟寺僧重葺一層之後照舊仍再給領此又寺僧之成例可循萬萬無辭撓阻而一了百了可絕異日之侵沒者也併祈裁奪事關千載風教典繫閭閻觀瞻據實直陳冒昧煩瀆伏乞電鑒施行

推收務期盡善利弊不憚詳陳事呈府

五年必舉推收所以便民間之輸納而推收必用細號所以除業戶之包賠然推收有推收之費又有推收之弊去弊則難費而不致惜於下弊存則徒費而反有害於民管窺所見畧有四

獎謹詳列於左 一曰推田之獎不可不除也查推收必用細
號所以清田清賦法誠至善而獎不盡除則害不盡去蓋圖正
管推里書管收有推乃有收故收之獎少而推之獎多圖正有
推出之田有存圖之田推出者恣其飛洒斯存圖者任其侵蝕
故欲清存圖之獎當先清推出之獎推出一號全推一戶之
田有一號分推數戶之田全推者一目了然而分推者四散無
紀故欲清推出之獎當先核分推之獎康熙三十三年推田細
號冊惟以十三區為序每區又分上下角每角又分五則此在
分條截算不得不然但欲核全推一戶之田尚不易得若核分
推數戶之田實無可查故圖正高下其手田本少而推多者有
之則本輕而推重者有之甚而捏造假號者亦有之及至交冊
則除去推出之數扣作存圖之數惟以存圖之數湊合通圖之
數推出既有虛浮存圖便可暗減因稅變而收者有是則本
重而改輕者有之甚而漏號不造者亦有之圖正享優肥之利
小民受賠累之苦即曰核對亦不過以此圖之所推對各圖之
所收其有推無收推多收少者可對也若田本少而推多則本
輕而推重者亦能對乎其推存總數不符通圖全數者可對也
至推出之虛浮存圖之暗減圖正之優肥小民之賠累亦能對
乎況打點一到雖確有指摘之處亦互相容隱其無可稽察之
處又誰不勝臆此三十三年推收之法所以未盡善而推收之
獎所以未盡除也今不設法以綜核之雖用細號與無號同獎
安得去賦安得清以職愚見似應令圖正於推田細號冊前照
本圖丈量總數開列五則田畝各若干如有四則應攤併役田
亦開列各若干次即依號順挨各註明某則田若干或收入某

區某圖或收入本圖某甲如一號分入數戶者逐戶註明務合
原數不得絲毫多寡其冊式兩半頁只可共容十號疎行寬空
以便註寫每十號一結共推出某則田若干共存圖某則田若
若干冊後仍總結通圖共推出某則田各若干共存圖某則田各
若干亦務合原總不得絲毫多寡此猶書文之有目次錢糧之
有總款也至推田細號冊內亦須將存圖田細號挨次順開附
於冊後結明共存圖某則田各若干然後以順號冊內推出存
圖之田與細號冊相對果否相同再以細號冊內推出各區及
存本圖之總與順號冊相對果否相合如此則彼此無所隱閃
出入難以增減或有舛獎按冊可知蓋細號冊主分順號冊主
合分則推出各區之數數自明合則通圖原丈之號數可考仍
恐圖正縣文不照原文妄為增減掩飾弊端查康熙五年丈量
冊併三十三條逐根本縣順號冊俱存存卷難易圖冊查一
經磨對情獎立見雖有好偽亦何所施 一曰硬掛之獎不
不除也推收之法必令業戶自覓圖甲裝田其國內田不及額
者不得不將別圖溢額之田均入補足乃有豪猾之戶不覓圖
甲賄通經承款數之時硬掛國內或數十畝或百餘畝謂之懸
掛反將國內原存之田推至苦難圖分使窮民欲恨控告無及
敢祈飭縣查議應否禁革以免欺占伏候憲裁 一曰假迎春
之獎不可不除也均田原以均役而均田於不役之圖則不役
者享其利而代役者受其勞武邑除在城七廂外凡為鄉三十
五而迎春鄉居其一武邑共四百五十八圖而迎春鄉之圖居
其九迎春鄉在縣東南九十里四面皆太湖所謂馬跡山是也
其田隸於太平區十七都分為九圖離城遠過湖艱難一應

辨糧當差俱以遠鄉量從寬恤但康熙三十三年推收凡鄉園俱以折平田三千三百一十八畝零為率九圖共應載折平田二萬九千八百六十畝零查迎春鄉實在共平田五千八百四十畝零沙田二百二十八畝零高低田五百五十畝七分零極高低田七百一十一畝三分零山蕩坪一萬四千六百八十八畝零即以畝數計之僅二萬二千畝零耳若以折平計之不遇九千餘畝載於兩圖七甲而足矣祇緣均田之際圖有定額不得不將外圖之田均入二萬餘畝以足九圖之數而九圖總曰迎春遠鄉可以避役出賣圖分者每圖得價三四百金不等民田一入迎春官法即有難加惟上年開河通縣縣未優免其餘從不當差比糧則曰此遠鄉也派差則曰此遠鄉也田在附郭而名曰遠矣人固城居而亦曰遠鄉矣糧不完則誤官府之

縣公劉奉案第八

案

考成差不過貽貽小民之苦累真迎春而邀寬政猶由應爾假迎春而圖冒免亦獨何哉里甲知而不敢言紳士知而不便言因循已非一日怨讟亦非一人故職不得不冒觸嫌怨直清惠聰今茲將九圖本字號田畝併為三圖空出六圖盡裝外圖各字號田畝仍照各圖地面克應總甲戎將本圖本字號田畝併為幾甲空出幾甲盡裝外圖各字號田畝不得彼此混淆希圖影射清出二萬餘畝不役之田即可免二萬餘畝代役之苦敢祈飭縣查議應否分別以杜混冒伏候憲裁 一曰暗又圖之弊不可不除也武邑四百五十八圖分隸於十三區除在城七廂外其城外者又分隸於三十五鄉八十二都盡羅分界悉有定址且鄉各有名如定安東鄉定安西鄉之屬是也從前說立於四百五十八圖之外者並無地面另立圖分謂之又圖今日

參錯於四百五十八圖之中者亂提圖分仍無地面謂之暗又圖此處之圖提入彼處則此處地上有圖而冊上無圖彼處冊上有圖而地上無圖冊上無圖則無經管之人地上無圖則無承管之地變 朝廷之版圖貽地方之憂患甚可慮也况其彼此紛紜而莫可窮詰者則以各鄉俱有名目而今概削之止曰幾都幾圖故任其東西南北而亦不知所從來耳竊謂圖面原有一定不獨東倉西倉不可妄提而彼區此區亦不容擅動今應令各區經承於比簿都圖上註明某鄉如一都二都之有倉倉者註明定安東鄉一都定安西鄉二都其一都二都之在西倉者註明懷德北鄉一都二都即今推收之際各圖正不許包攬提出之圖其造交各冊註明某區某鄉幾都幾圖俱不得仍前止寫都 以致朦混如容隱不報後經察覺一併究治庶幾

縣公劉奉案第八

案

界可復地 可安敢祈飭縣查議應否改正以清案牘伏候憲裁

正僧漢法婪賍叩天新惡安民事呈縣
武邑額設四百五十八圖連逢 聖主均田均役貧弱得生豈料僧道不畏 王章不服 王化詭立又圖避差系民已非一日前年里民具呈奉憲查革又蒙撫憲朱藩憲張批行本府于轉行本縣前任王將僧道田地務與民田編入版圖一體當差不得私掛圖尾又滋弊端勒石永禁在案今僧道乘推收之際賄賂糾黨百計鑽營幸蒙天臺格遵憲禁洞燭奸謀出示曉諭僧道田地不許私掛圖尾總歸四百五十八圖之內聽其自覓圖甲歸入與民一體當差煌煌令甲誰敢抗違乃有馬跡山神駿寺僧紀陰以 皇上南巡曾經 召見渠恃 天龍招搖無

忌居住弘濟菴內勾通庵僧天與葉莊承管包准包提另立僧
道戶名不入民間圖分職偶風聞昨十五日面詢紀陸而紀陸
鋪張聲勢開口便稱會過督撫來年即要面 聖又稱見過本
府拜過本縣其承管僧道事情公然承認現為應得有梅嘉猷
目擊可証竊思紀陸以山寺一僧受 知格外即當替修山內
不負 皇恩乃敢倚非分之殊榮造無窮之大孽包攬詞訟則
悖均田之 聖旨把持官府則翻勘石之憲行今日已見神通
此後定施伎倆毘陵百萬生靈終必盡遭荼毒伏乞主持民命
振肅 王綱立拿紀陸到案嚴訊真情通詳各憲迅賜具題依
律究擬以除邪惡以救生民上呈

導論敬陳微糧末議事呈

恭遇下車 仰承咨訪納餉錢糧何以興利除弊謹獻芻蕘

奏為公酌事

奏

開列八條 一冊不揣冒昧伏祈鑒覽施行 一曰滾單之
完數宜登記也單內前列欠數後必開明完數以備稽查今並
無完數恐投單易於射影且下限不知前限完數或有以少作
多及隱擱之弊似當於各戶欠數之後開明某月某日完銀若
干於投單時驗串對同方滾別戶則完既有憑欠亦可核 一
曰原數之多寡宜通查也錢糧既十分全放而各戶完欠不同
有完至八九分者有完止五六分者甚有十分未完者但田多
者雖完八九分而欠數尚不少田少者雖十分未完而欠數總
不多假如百畝之田而欠二兩則已完八分十畝之田而欠一
兩則未完十分而二兩與一兩較則二兩為欠多以已完八分
與未完十分較則十分為欠多今每兩恩減定完四錢若不論
原數而止論欠數則欠十分者完及四錢雖止完四分而已在

免責之例完八分者再完五錢雖完及八分半而仍在當責之
條矣又如百畝之田而欠一兩則已完九分十畝之田而欠一
兩則未完十分以一兩與一兩較則欠數相同以已完九分與
未完十分較則分數迥別今每兩恩減定完四錢若不論完數
而止論欠數則欠十分者完及四錢雖尚欠六分而已在免責
之例完九分者再完二三錢雖欠不及一分而仍在當責之條
矣所以納戶多分花戶以避田多之累職此故也今似應查出
完及八九分者寬其比較或限年內全完其餘俱扣算完過若
千分數填明未完若干分數查其所欠分數少而完偶不及數
者量施寬責則完欠分數既明完者感而爭先欠者雖慫無怨
矣 一曰徵比之緩急宜斟酌也本縣錢糧數多原不能於歲
內全完即 奏銷限期亦可寬至來年四月今每限每兩恩減

奏為公酌事

奏

定完四錢 應爾然以一年錢糧積至今日欠愈多則完愈
難完不及數不免於責姑存欲完之銀以作催杖之費比比是
也蓋民力正有此數每限分數少則完者易而使費俱入於錢
糧分數多則完者難而錢糧俱耗於使費今糧房貼寫以及正
副催差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者非欠戶養之而誰養之也似當
每兩完足三錢即准另改此數不完定行嚴比就一兩言之則
不過三錢合十兩言之則已完三兩大約寬期於來年三月全
完民可不至苦累官亦無誤考成矣 一曰滾單之阻滯宜流
通也滾單必以欠多之戶為催首而欠多者非必盡分數之多
也大槩以田數多而致欠數多耳故有已完六七分而滾然作
首有全欠十分而仍然殿後者但催頭欠數既多則完數自難
催頭完不及數不得再滾則次戶可以倖免而錢糧何以得完

今似當以催頭不完者或另行帶比其滾單即改欠欠庶各戶俱完無阻滯不滾之患再每限每兩若能完至三錢即准另改其限內完不及三錢者懲頑單出自應加數多完示罰庶頑戶無兩限完一限之弊而催頭恐致限外加完則限內爭完及數矣 一曰戶數之多寡宜分別也各圖內有全甲止一戶或兩戶者有一甲四五戶以至十餘戶不等者今每甲一單如過五戶即另搭一單法至善也但通縣六日一限週而復始則此五戶者不過每月一戶輪比耳其全甲一戶則限限應比一甲兩戶則半月一比若與戶多者一例定數則彼完於一月者此完於一限二限彼雖兩月尚未全完者此不及半月一月即已全完所以納戶多分花戶以避接比之累職此故也似應查單內止一戶兩戶者再寬分數不在四五戶每兩應完若干之例則

卷八

單

完納者不枯而戶少者不至花分矣 一曰滾簿之良法直查復也本縣四百五十八圖共四千五百八十甲滾單每甲一張應有四千五百八十張甲內花戶多則滾單亦多即以十萬張為率每月一給則十個月亦須十萬張耳目有所難周奸弊從此百出本年二月內前任特設滾催簿每戶先開列折平若干該銀若干人丁若干該銀若干丁田共徵銀若干每月應完銀若干次橫排十個月每月下註明某月某日票完若干某月某日票完若干欠若干每甲一簿戶多者四五戶一簿納戶一目瞭然完欠俱為有據良法不永深為痛惜似當查照簿式預飭核造以便開徵給發更將折平與人丁二項額徵科則列列於前以補前任之未備庶人人執簿能曉諸弊自可漸除一曰徵比之簿不可屢換也一人之耳目有限衆胥之朦混無

窮往往放幾分則換幾分之簿完欠多寡恣意改移無從究轉莫若一簿直比到底總不更換結算完欠俱著實寫不用浮贅則伎倆難施稽察不勞 一曰各甲各戶之數不可不詳核也從來隱欄之弊不除則錢糧必至虧缺前任上年雖設滾單而隱欄多有蓋緣內衙止以甲總合圖總而不暇以花戶應徵細數合花戶應完總數又不暇以各戶應完總數合通甲應徵總數且併不暇以各單之數對比簿之數故其填單減去銀數總數不符者有之減比加彼移移湊合者有之及給單時即改去多加之數泯然無迹或偶不及改致被控稟則稱筆下之訛或謾貼寫之誤多加者雖得改正而減少者已不可問若設立滾簿既載丁田數目又立額徵科則給與各戶衆目難掩似可無慮前弊但慮虛號作完數耳此不清釐安得無中飽此欲清

卷八

單

釐養實有言亦惟明以察之嚴以御之而已

前任之那墊不盡地丁民欠之漕項似可量減懇恩詳憲

酌抵大沛 皇仁急拯窮黎事呈縣

竊照錢糧起解雖有地丁漕項之分民間輪納原無地丁漕項之別地丁先行奏銷則那漕項以解地丁幸遇恩蠲則完者總歸地丁欠者總歸漕項相沿已久然欠既在民即完抵漕項亦無所辭若民既完納而官有那移則完納之中原有漕項那移之內豈盡地丁是參追自可補漕項而漕項未可歸民欠也康熙三十六年漕項奉部議不准併蠲現蒙驗徵將民欠銀一萬三千五百兩二錢零內除免地丁民欠銀一百四十二兩八錢零仍徵漕項欠款銀一萬三千三百五十七兩四錢零計算每兩止免銀一分五毫零應徵漕項銀九錢八分九厘四毫

零免少徵多愚民驚惑且康熙三十四年漕項欠款不過地丁十分之四三十五年漕項欠款僅屬地丁十分之三獨三十六年漕項欠款竟居地丁十分之九上有屯膏之處下有向隅之悲更以奏銷在即勒限全完鞭撻維施輪將不逮伏查前任那移銀一萬九百十兩原係民間已經完納之銀與拖欠在民者不同前任以漕項奏銷期緩故那此墊彼今雖另案參追而那去之銀未分漕項所以漕項之款盡屬民欠但民間輪納每兩內原有漕項二錢七分抵以前任那移未經起解而現在參追自可抵補若責令民間已完再完無論當此青黃不接萬難勉措且以前任追補之銀不作民欠漕項之數使 聖澤未沾窮民竊嘆似非所以宣德意而恤災愚也伏乞軫念民艱電查前任那墊一萬九百十兩內實有民間已完漕項銀約三千兩賜

聖旨令部議奏

聖

詳各憲照數出於前任另案參追完日補解其餘民欠漕項驗派追徵則抵補不虧原額而然毫皆沐洪恩矣

錄遺舊例可循額恩轉詳通考事呈府

竊惟士子攻苦寒牕三年思奮國家搜羅若俊一得畢收况當聖主求才額外既不惜一加而再加業荷文宗採士殷中諒不憚朝取而暮取茲者闈期已迫發彙盡欲先登亦有正試或遺摩厲尚期後效昨捧讀學院憲檄據提調布政詳明號舍數目遂以錄遺之典專為起復遠歸未得與試之人舉行非為已經考過及初學觀場而設嚴飭各學起送遺才不得濫送等因在各學遵奉憲行自難踰越而諸生忽聞新例殊切憂惶瞋目擊心驚不得不冒昧陳情仰祈賜詳轉請夫錄遺舊例原為一日之短長未定更念三年之辛苦堪憐故正取之外有正遺才

有散遺才臨場數日前又有大收除青杜對讀外不論曾否考過是否新生皆得與考無非旁求博採不致遺賢之意查江南歷科中式者正取與遺才往往各半雖臨場大收入闈者每科必中式數人即以近科武進縣學中式舉人言之癸酉科共五人內吳景高由三等考遺才中式周定範鄭觀俱由新生考遺才中式丙子科止一人陸祖望由新生考遺才中式是錄遺舊例歷歷可稽矣查康熙三十年禮部議覆前督院傅條奏江南人文最盛已經奉 旨添取生員應如該督所題嗣後每取舉人一名應試生員准其一百名奉 旨依議通行在案又查庚午科前學院高咨准部覆遺才原在正科舉之外是今科江南中式舉人九十三名正科舉原有定數而遺才又在此外部議部咨昭然可索即以上科府學與武進縣學科舉數言之丙子

聖旨令部議奏

聖

科前院正取遺才大收府學共一百九十八名縣學共一百八十二名今已卯科學院正取及三等前併新生首作科舉府學共一百二十三名縣學共九十一名而康熙三十六年 恩詔大省加中額十名則本年科舉應更多於上科即照上科計算府學尚少七十五名縣學尚少九十一名若若端取起復遠歸之人每學不過十數人即盡取亦不足數若竟聽其缺少則中額已增而又增科舉反減而又減人才可惜矣 恩綸之謂何雖提調以號舍有限為辭然上科何以不厭其多今科何以必欲其少豈今科貢院之地頓改於上科必不然矣再查錄遺雖由各學造送而散遺才則不過臨時報名若場前大收則諸生有志皆得求考決科蓋功名之際理勢難禁是諸生之雲集喧闐亦恐非各學不行造送所能阻而抑之又憲檄內開不許將荒

謬不通之人徇情濫送誠為遴選得人至計但舊例除青杜皆得送考若以科試平等而棄目以荒謬不通是平等與青杜同例既非諸生所肯甘心亦豈教職所敢擅議或欲以諸生文理之優劣取決於教職一時之鑒別不由考試孰是妍媸徒開胥役指勒之門難免荆山抱璞之泣他如貢監不由學送者其優通荒謬更將何以定之況上科督撫兩院臨場錄送不下千人今科循例諒所必至提調固不難申詳學院禁各學之多送豈併能申詳督撫禁兩院之錄送倘必靳於此而寬於彼是又非學憲所持月旦廣植菁莪之意矣且今科所行即為下科定例倘已經考過不許錄進初進新生不容應試揆之於前而未協垂之於後而非宜事關久遠情難緘默伏乞俯軫多士觀光之志仰惟 聖朝廣額之恩賜詳學憲電查錄進舊例行學道送還考則品階憑文而去取總沾雨露栽培自上而寄結矢戴雲天矣

仰體愛民之政懇酌辦樹之規以竣大工以惜民隱事呈府

竊惟 朝廷大役原應辦自民間天地生材亦貴留其不盡近因船工需樹蒙縣示令各圖總理具報即行砍伐運至東西兩埠頭令青樹行頭估計時值具領給價又蒙縣示地總查報合式可用者如無樹指稱有樹有樹捏稱無樹均干法紀等因現在閩縣總里遵示查報但修造沙船每隻需樹必有其數今沙船四隻應用青樹若干工房並未開明數目而據請縣示凡合式可用者盡行查報則閩縣可用之樹均在必報均在必伐似閩縣不留一可用之樹矣查民間樹木有關係墳墓者有關係

風水者若欲一槩砍伐勢將靡有孑遺雖 朝廷工役為重豈顧復顧民間之墳墓風水但沙船不過四隻何至盡閩縣之大樹斬伐無存且使花封百里諸屋萬家無一高柯遠蔭盡成秃栝低枝亦非所以表太平景象也況砍運之後未必全用於舟楫徒克小人之腹空歌伐木之章伏乞飭行嚴諭本縣工房將修造沙船四隻除靖江縣協修外估用合式青樹若干以需用青樹之數派合縣應役之圖頒明丈尺圖圖責令總理查報或兩圖而報一樹或幾圖而報一樹俱擇其合式者具報不得傷壞墳墓風水借端嚇詐如本圖果無合式大樹即具結報勘仍於附近樹多圖內查報應出之樹其樹頭驗估亦不許增減需索總令應用之樹不至於缺額定數之外稍留其有餘則作梓作舟可觀大山之利涉勿剪勿伐永思蔽芾之甘棠矣

示子弟不得生日受慶

皇上孝治天下 萬壽久停筵宴康熙二十七年又奉 上諭嗣後慶賀禮儀永行停止夫尊為一人富有四海尚且追思罔極不忍為歡凡在屬毛離裏之儔孰無顧復劬勞之感矧當三十僅是壯年豈足矜日月之賒遂視居稱祝之列倘幸逢具慶或猶借此以娛親若痛切終天詎更因茲為燕樂吾家兩世抱疚天倫或永慨平蓼我或傷懷於陟屺生我之日懷倍深如親友拘沿俗例堅賜難辭即以前言跪謝仰遵 聖主之大訓俯安明發之微衷非曰矯時亦云行志雖有見罪弗違恤矣南北途遙書此相示苟違斯語見我重泉壬申六月京邸筆書後

書季弟試卷後

余早罹家難幼習庭訓專經之外兼及他經誦誥之餘輒爲拈
構歲當辛丑年已成童先子視不肖子然白丁黯然神傷督不
肖以兼經七義應舉憲試荷胡念高夫子特垂獎拔米芹藻光
青衿雖一介平追憶先子提命之殷迄今有餘痛焉癸卯秋先
子始舉季弟及四五齡即以訓不肖者訓季弟且余子熊詔鳳
詔得偕季弟侍祖訓稚子咿唔老親色喜貧家菽水謂可永承
堂上歡豈期天降鞠凶先子以癸丑捐館維時季弟甫十一歲
熊兒年相若鳳兒少一歲不能負笈余讀禮中乃以先子所以
訓不肖者訓季弟及兩兒益兄弟父子叔姪間儼若師友也迨
丁巳冬熊兒初試亦以兼經蒙鄧瞻兩公祖拔第二補郡弟子
而季弟屢試不遇意氣益激發及余謁選叨令中州與弟始際

八歲

書

教深自刻苦且數出窓課質余見其氣沉而理達知遇合必有
期也乙丑冬以書論兼經八義學院季公祖恩拔邑庠第三余
聞而喜吾弟之獲游黌序復悲吾父之早棄藐孤也弟錄試作
寄余一再緘閱風神爽朗脉理澄瑩無風塵蹶張之勞有心手
相得之樂吾弟之攻苦於斯益已久矣又貽余家報惟感恩於
文衡而痛心於陟岵吾弟於父師之間如此愈知其將來遠大
之可望也且余子鳳詔亦以兼經拔置郡庠第三而熊詔于諸
生歲試復拔優等食餼一門弟子悉荷生成可不益自淬厲以
報知遇乎弟將以試藝付梓誌一時之感爰跋數語用相款勉
尚以余言爲左券哉

書何孫試卷後

清通無碍佳致翩翩將來造就大有可期適秉燭治官書啟家
鄰見此不覺爲驟然吾更有感矣君子三樂首在父母俱存憶
叔大父入學之歲汝曾大父捐館已十三年而汝父與汝兩
叔之入學皆不及逮汝祖母之存即余今已垂老而追思風木
實有餘惻茲者孫幸居兩膝下遇當代斗山采及菲葑得列弟
子員其肆力攻苦以早克成立不能不於孫有厚望也吾孫勉
平哉

書彪姪試卷後

秋賦入幕旅舍無聊適接家言彪姪錄呈試藝則已脫穎而列
弟子負矣一時欣戚交至夫以藐孤克承弓冶遇宗工而登有
造寧不爲之色喜然吾弟之骨不猶在堂乎吾弟苦心績學幸
早一第盡士志江飲水三載蒙 恩名試立授館職倘荷 主

八歲

書

矢肩起尋常其視學山左也矢清白以報 君父嚴校閱以拔
單寒卒以勞瘁成疾然猶強起料理聞務迨諸生畢入棘闈而
弟遂長逝矣嗚呼豈弟與山左文章之緣已盡耶抑吾門祚衰
薄以致中道棄捐耶歿之日貧無以具槨柩賴中丞公率屬其
賻始得歸櫬春忽數年尚未能謀一坏以安九泉今原之痛無
日去懷弟吾弟之服官勵節如此而僅得中壽天之報施或不
在其身而在其後人乎今彪姪與兄影姪俱已幸廁膠庠其勉
讀父書以紹乃父未竟之衷而不負文衡造就之德是余之爲
姪喜者固不在目前之尺寸也夫因書篇末寄之以示勗焉
詩

祝胡太師母七襄壽呈念高夫子

龍山春暖紫雲屯散作祥烟護德門萊綵詎能如繡飯君羹

得助瓊鐫發星常映文星娘師範還同母範草萬樹江南桃李
色一時遙拱北堂萱

荆園夫人佩鎖蓮玉京新諾紫虬傳華堂拜悅三千士寶錄聯
名八百仙花月春江對竹葉雲霞曉閣看芝田唯教小子吳天
外西望瑤池祝大年

梁園會節婦詩

節婦曾氏勿矢相舟可謂全節未亡事姑可謂全孝城
破守身可謂全義立嗣撫孤可謂全慈流芳棹楫可謂
全名若節婦者可以死矣死而不死節婦何嘗死哉茲
從諸君乞言爰味五律異彰幽德云

使骨冰心曠代稀獨標奇節耀烏衣醫笄幻譜驚驚髮帛長
雪中鴻漸白幾幾磨還舊青松到老有誰依當年分鏡餘孤

東公劉孝子

哭

憶自椿堂劍叫稀傷心誰與舞班衣偷彈珠淚迎萱咲冷抱水
絃映月輝鶴泣九原魂作侶鵲孤兩世影相依休談負米須男
子何似深閨采薇薇全孝

戎馬倥傯勝事稀那堪無伴泣牛衣縷笙更疊葉砧恨黃絹誰
披寶婺輝燕子樓頭蓮步冷雁兒影裡荻枝依疾風勁艸輪巾
幘不羨西山一掬薇全義

玉樹先凋蘭蕙稀青箱莫襲故人衣撫孤空效程嬰志舉案誰

聯德曜輝夜雨急零殘蒂落寒霜歷盡冷幃依蟠桃今日還丹
去聊取芳枝情植薇全慈

紅粉長離入古稀白頭猶著女郎衣珠含寶老終還滿玉韞光
深始發輝華案藉添彤管色絲綸重降彩雲依嗣登貞烈子

秋姐憑弔芳心飲薤薇全名

送儲瑤在赴井陘寧親

駕曉遙指白雲廬柳岸晨風試把裾雙鳥凌烟依北斗一龍拔
月過南徐多君有事趨庭樂愧我無能讀父書汲得蒼泉遠寄
酌應知潘令正懸魚

洪都道中立春 臘月二十五日

搖落江城愧此身驚心歲晚又回春窮年艸土愁依舊勝地風
雲漸新息浪乘流輕畫漿負暄炊黍見村人但祈大有從今
始歸向溪頭擷野蓴

歸舟四首

一棹乘流下蒼茫雲樹連歸心朝雨後客路夕陽前有夢知何
也東家笑問天半生飄泊處應不受人憐

東公劉孝子

哭

老離別少年愁暫慰高堂念披星促理舟
吳楚風煙接輕橈入故鄉魚兒綠水戲燕子拾泥忙裴敕人千
里月明書一囊蘭陵酒可醉那復問行藏
關山豈歷遍知已竟何如輕薄嗟行路優游憶舊廬無心諂富
貴有意訪樵漁寂寂城東舍誅茅願荷鋤

丁卯十弟與風兒同捷書以志喜

秋到園林桂蕊濃天香遙降白雲封暮光早映曉光微簾外難
聲度曉鐘

孝廉聲譽重名流瞻帖難將菽水酌十五年前腸斷處野草未
解夢我愁

奪錦歸來觀北堂扶筇笑語一街觴應知兒母泉臺下亦為遺

雞拜上蒼

廿年潦倒鬢毛霜努力前途囑季方兄弟好承清白舊至今遺
愛滿瀟湘

更拚蜂蟻嘆餘生春艸池塘夢亦驚齊歲阿咸愁老大燈殘淚
冷月三更

兩世賢書一日登君恩師德愧難承凌霄盼指扶搖路人重
科名憶未會

戊申冬夜讀羅紫蘿世兄去秋感懷作淒涼慷慨情見乎
詞依韵答之

握手吁嗟道舊因艱難歷盡得更新休言百里羈鸞鳳保障功
高冠縉紳

二一 余下鬼夢親合離離合似環循而今歡聚還垂涕不為蕭
蕭

嶺外棲遲失所因莊荒應嘆白頭新豈知此日蒲關吏猶念傳
經一老紳

驅馳千里得相親永夕啣杯次第循袖拂清風官署冷堪驚兩
地一般貧

賀孔振聲

圭璋特達有誰先年少如君譽早傳自是聖人遺澤遠應知名
相裕昆賢通家舊日存蘭譜得意今朝羨聞仙佇看天堦承雨

露宮袍遙燦五雲邊

賀陸來亭有懷堂詩四首

連榻下帷迴首琴尊如昨悽霜林露傷心此岫同嗟假以據
批殊慙珠玉矧當苦由久廢楮毫顧念罔極之深恩悲銜風

木誦有懷之佳什淚染縹緗哀痛填膺聊擬四愁之續伶俜
學步未知七字之工云爾

塵襟滌盡與偏遙築室還將明發標世上過駟嗟易逝塊頭化
鶴香難招松風入夢千行淚詩卷隨身一葉撓試看勞勞車馬
地幾回不寐點魂銷

環堵誅茅不日成依然子舍事如生百年弓冶瞻新業兩世絲
蘿愴舊情樹拂孤雲時擁護牆樓弱艸漫將迎夢我讀能增悲
感腸斷秋風遠隧行

自憐銜恤出都城馬鬣封惟馮慶堂就荒廬依左右攜將家
禮恣研評所生已矣何能報此日歸歟更莫爭景仰終身猶孺
慕雲間芳馨動名卿

二一 司寸哇水木榮懷偶卜棲苔蘚不勝蓬屋痛珠璣開
卷

衣任呼牛馬愛家雞
鳳兒誠言十首

親民莫如守令而今於民較親期稱若職茲基難矣今拘儒
率視為畏途能吏人居為善地深維其故良足慨息鳳兒將

之沁水任余觸緒填膚漫占十首呵凍書示庶幾循省云云
酉歲十二月望日書於燕臺客舍

救緇何曾異昔年今朝捧檄倍悽然一官寧滿平生志旅舍寒
藥萬緒牽

衰翁屬望後昆殷提命諸孫苦亦新

綰緩只依荒塚拜松風蕭
瑟不堪聞

弱齡失恃淚頻揮寢食還從大母依鞠育幾曾能返哺報劉心

事嘆終迷

生兒不及見成名記憶彌留無限情却好遵泉下意那須推

祭向孤塋

八年佳婦修云亡修短何從問彼蒼若念糟糠尋信誓好將水

奠博綸章

嘆息浮生半百過乘時壯志已蹉跎兒曹努力登皇路歸卧

東山衣薜蘿

這思往事最艱辛何意天留患難身未死不煩升斗養科名三

世賴官貧

書生筮任僂臨民端氏城邊望澤新饑歲瘡痍憐未起勞心撫

字可無人

分主旨良莫謂官卑志不懷澤戴星慚政拙辱陵道

家為家

匹馬衝寒驟路除叮嚀囑所重咨嗟除民若子方成子治邑如

壽陸來亭

江國樓連烟水邊逢南極護蓬仙雲間舉重輝丹閣日下名

高燦錦鵲嶺簾簾猶未動流花外正初妍歸來竟得如月

素華祝何殊後與先

庚辰仲冬 內名感賦

七載投閒感聖恩每親藥最掩柴門充廷豈乏鵷行侶下秩

何當風綽存散葉自甘憐病骨馳驅無計定驚魂小臣進退寧

須數微悃誰能顧 九閭

八十一翁九月壽

梓甲何夕護佳佳蓬萊雲霞王張縣申公壁馬微朝日渭水然

綸入夢年杯挹黃花和玉露舞添班彩佐瓊筵我從閭嶠瞻南

極遙頌椿齡記八千

癸巳奉差粵東伺孫特來省視甲午新正北旋隨至臨江

遣歸岐路有感作此示之

十載不相見驚看倍倍然歲暮來嶺外擁披話燈前碌碌今

日依依似昔年故園春色好回看自情牽

日月空嗟逝勳名總未關河兩涉遠老倦我難前伴客纔逾

臘還家已隔年歸帆莫悵望入夢繞衣牽

報願願難酬上志直隨天國云依親未了孝思猶向北堂來

步聊

吾父之艱難終念古臣效乃兄之廷樹

君

河負只是心難負負心者不容不棄舜天不可欺誰言人

易其地人者如見其肺肝

終身非秦火藏之豈知天

思命與申革私微戒加耗自厚車七郡二州歌帝德

章責錫飭綬輯誠撫安協心宣力千秋萬歲拱皇圖

但願民安若堵何妨署冷水

一片丹心霞點湘波千載赤幾星碧血竹含徽麓萬年青

毅公祠聯

趙恭毅公利葉恭第八

卷第一

奏摺五章

呈一首

賦二首

頌一首

序六首

碑記三首

跋四首

贊七首

論一首

第三

祭文八首

第三

辛酉至戊子詩二百十三首

卷第四

己丑至庚子詩一百九十八首

古今詩文佳刻類多作者手自訂定其間去留修飾以及

魯魚亥豕必勘較無憾而後即安惟我

先大夫髫年握管治舉子業而外旁及詩古文詞每有所作

援筆立就雖不甚點竄而要皆起草日積月累動輒成束

辛巳以後隨侍

先恭親往來楚越間奚啻書簾簾如也洎乎供奉

男伺數謹編

男伺數謹編

內廷從戎西徵與當代名公冢卿分鑣並駕凡所以詠歌

聖朝之德業紀載山川之土風應接士大夫之慶弔并或序一

事賦一物刻劃風雲草木之奇雕繪鳥獸蟲魚之態有動

於中則時時開作總計數十年來詩文全集雖學力不齊

體格屢變然皆一時興會所寄每欲覓一餘閒流覽前後

諸作簡拔而編次之出以問世乃中道捐館遂不暇及而

筐篋所携多散京邸其家間故紙又半被六丁收去今數

搜括於灰燼之餘羅致於別見之稿竭力薈萃不過存什

一於千百又奚忍隻字捨置以增餘恫耶爰乃畧叙年月

概存前後諸作間有缺訛不補不改釐為四卷以附

恭親公和之後雖未克如手訂之無憾而吉光片羽僅見

人間亦庶幾先澤之不盡亡云爾乾隆二年三月上巳不

趙東亭公集目錄

男伺數謹識

皇清
誥贈
中憲
大夫
勅授
承德
郎翰
林院
侍讀
裘夢
趙公
諱熊
詔像



兵部左侍郎署理廣西巡撫事務加一級受業楊超曾堪諱

侍讀裘夢趙公贊

大江瀾瀾秀毓天水駕部之孫司農之子令德性成忠孝

永矢洞洞屬屬夙夜靡弛式歌鹿鳴

內廷隨趾繼魁大羅翼翼凡几相彼青蠅曰璧難訕仗策西陲

飛輓雲委敵愾方殷風木傷止奉

命奔喪匍匐旋里泣血捐生倡隨連理

帝謂勤慎悲悼無已士紳上言忠孝鮮比恭毅廟庭難與配祀

嗚呼哲人後先濟美大書特書於光

國史

受業楊超曾載拜

趙夢公剝葉卷第一

男伺敦謹編

奏摺

恭謝 天恩摺

臣被花色參奏一案吏部議覆奉 旨趙熊詔陳璋從寬免交刑部審理着革職解退起居注於伊等原走處効力行走欽此臣聞命感泣如得再生伏念臣一介庸愚茫無知識 皇上養教訓已歷九年今以一言不慎為同官叅劾上負 主恩罪實難逭復荷 聖明洞鑒矜憐寬宥仍令効力行走臣之身家性命皆蒙 皇上保全感激有心悚惶無地為此叩謝 天恩謹奏

直陳迫切下情仰祈 聖明鑒察摺

臣弟趙鳳詔重受 主恩居官不職乃蒙 皇上暫緩典刑差

趙夢公剝葉卷第一

員前往追贓罪臣得延一日之命皆 聖主弘開再造之仁上年五月中部員關保等至山西省城即將鳳詔所有衣服盃銀等物傾銷變價不及坐贓原數十分之二已開冊報部續又將家人數十口舊衣服器皿書籍等項亦盡入官估變此外實一無所存鳳詔已受三次嚴刑絕而復甦現在獄中抱病親戚僮僕九人共經五十餘夾棍負罪深重雖聞門斃命亦有何辭但鳳詔所坐贓銀內有十三萬五千餘兩俱係猪羊米麵盃銀等物准折懸坐前年山西撫臣蘇克濟題奉摘印之時當即差委道府等官及巡撫家丁兵役同入太原府署搜檢只有現銀八百兩內二百兩係康熙四十一年 聖駕西巡恩賞鳳詔之銀其餘物件盡經點驗眾目共覩部員一到即取出充贓如別有隱匿財物則鳳詔性命且不可保畱之何用况家人叠受刑比

豈肯捨命而為其主隱瞞令部員明知無物可追仍行拷問逼供風詔刑上加刑不待伏法必先殞命又部員以清查隱匿名色將山西省城內店舖經紀及寺廟僧人逐戶搜查夾訊監禁復行查通屬州縣地方合郡驚惶是因一罪人而株累無干之百姓鳳詔罪上加罪更有餘辜我皇上仁同天地明並日月凡臣下私情皆可上達痛念臣幼年喪母止有同胞兄弟四人一弟早亡僅存兩弟今鳳詔自作之孽命懸呼吸臣父趙申喬以七十四歲之老臣見此慘狀既不敢乞憐於君父更無顏忝列於卿班一年以來寢食俱廢形神憔悴臣目擊心傷情急勢迫不得不哀求 聖主之前臣知鳳詔坐贓銀兩粉骨碎身實難完納惟本籍江南地方鳳詔尚有受分田五十餘畝臣亦有田二百畝請 勅下江南撫臣清查一併變價入官倘蒙

奏奉 聖旨 欽此

三

皇上矜全免死舉家盡戴 天恩即使罪在不赦來生亦効犬馬冒死陳情伏祈 聖慈垂察為此激切謹奏

泣謝 天恩摺

臣在肅州八里坤軍前効力走差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甘肅撫臣綽奇接奏撫遠大將軍王諭奉 旨尚書趙申喬於十月二十四日病故伊子趙熊詔令其自己力量星速回京欽此本月二十一日撫臣行文涼甘肅三道轉咨到臣聞命之下五內摧裂痛不欲生即於二十二日自備脚力起程星速來京伏念臣父生前受 恩深重報効未終沒齒遺恨仰荷聖明俯加優卹又憐臣父子永訣不得一見 特旨令臣回京得以料理臣父身後諸事 皇上曲體下情仁至義盡 洪慈破格感激難言臣尚未到家先匍匐叩首泣謝 天恩謹奏

叩謝 天恩摺

內閣大學士奏請 欽定臣父趙申喬諡法欽奉 賜諡恭毅臣聞 命之下痛心飲泣伏念臣父生前受 恩深重臣職未終今身後復蒙 皇上優卹 寵錫榮名流光奕世古云知臣莫若君臣父一生立心行事仰邀 聖明洞鑒盡在 欽定兩字之中九原有知自當感涕至臣合家兄弟子姪頂戴 主恩非但力不能報亦且口不能言惟有焚香虔祝 萬壽無疆以効犬馬之微誠耳為此叩謝 天恩謹奏

主恩未報臣命垂危伏枕哀鳴謹憑愚忱摺

臣草茅下士忝中康熙四十八年第一甲第一名進士蒙 聖恩高厚獲侍禁近時觀 天顏屢加賞賜又超陞翰林院侍讀隆恩異數刻骨難忘臣秉性愚昧自干罪戾幾入囹圄蒙

奏奉 聖旨 欽此

三

皇上特為寬宥保全性命每一念及感泣不能自已臣在肅州軍前兩次解餉巴爾庫爾真効手足之勞報圖萬一臣父歿後大將軍王傳奉 諭旨令臣星速回京臣於臣父未能親視含殮幸得扶輿歸返故土不意臣於七月十七日到家即患喘嗽迄今八月十五日未及一月奄奄待盡從此永辭 聖世犬馬之報願矢來生至臣子同教蒙 皇上南廵 欽取修書議叙知縣幼子仔敦國子監生臣惟囑臣弟戊子科舉人臣鯉詔率臣二子勉圖報効以繼臣父未盡之志抒微臣欲報之衷臣伏枕叩首口授臣子同教繕摺謹奏

懇甘撫代題為 君恩高厚已極臣心感激難言額懇代

題恭謝 天恩事呈

竊能詔奉 命効力軍前離京幾及萬里父年已近八旬每得家書聞父精神日減氣血益衰能詔兩奉差委解餉巴爾庫爾長途往返魂夢不寧今年五月回抵肅州始見邸抄父有微臣衰老等事一疏奉 旨卿効力年久清勤自勵簡任司農正資料理著照舊供職不必以老病求罷該部知道欽此又見父有微臣衰老等事一疏奉 旨前以老病求罷已有旨了著在任調理照舊供職該部知道欽此又奉 上諭前日覽戶部尚書趙申喬辭本朕深憐之念其操守到老清廉性雖暴躁為人樸直年近八旬病勢難料全愈倘一時難保亦未可定趙申喬乃羣職留任之官著照陳說之例復還原職當賠之銀一概寬免內閣將此口傳旨意著速發去令病人早知一天或五內少得安寧服藥調攝即可願養也欽此熊詒誥誦 溫綸淚隨赦下

旋又接父手信云近日腹瀉稍止但苦足痛難行肌肉消瘦蒙皇上曲加憐念 恩旨頻頒俱出望外仰仗 聖明洪福調理可以漸痊恐能詔聞信焦心手書示慰等語能詔驚魂始定感極涕零伏念父子世受 主恩養教訓於恤生成此日身家性命無一非 皇上之所保全今又憐父老病 天語丁寧聖心周至即慈父之愛嬰兒不過如此凡屬臣僚盡為感泣況於身荷 隆施雖捐頂踵難報 高深惟有焚香虔祝 萬壽無疆父子世生生長為大馬以盡力耳查士民感沐 皇恩亦有據情題達之例能詔原係 內廷行走之員今遠在軍前不能面奏下悃謹望 關叩頭理合呈請代題恭謝 天恩為此激切具呈伏懇撫部院查照施行

賦

九龍山賦

毘陵之北有九龍山與黃山孤陳山相接而錫之慧山亦名九龍考諸郡國志及陸羽記皆合二山名雖同然攬勝者多稱慧山蓋慧以泉擅名 宸遊駐輦龍以御書是蛟龍而得雲雨也譬諸兩韓邇在前必取作寒食詩人矣因為之賦曰

維斗宿之分野兮步武蒼龍之後故神龍縱其出沒兮俾山川其挺秀既蜿蜒而為六兮復天矯而為九錫山之西慧山在焉舊號九龍厥狀云然層巒伏而忽起疊嶂斷而猶連九澗環其下九峰據其巔恍蒼虬之闕野儼文螭之負天爾其下瞰五湖俯臨衆阜萬頃琉璃一碧軒牖大雷小雷如在左右聳壑昂嶺為龍之首若夫嶺橫橫鋪同雲斜曳霧鎖峰腰烟籠岫額朝暉乍迎晚翠欲滴草岬參差為龍之脊迺其梵殿栽栽流觴曲曲洞號仙人之居坡名孝子之築千葉今蓮花一池今錦穀掩映樓臺為龍之腹若其倒映留雲迴峰帶雨落雁字於坡中織魚梭於澗底拂小塵於千尋掉長虹之萬里如有如無為龍之尾至如中巖第鬱危磴嵯峨叢篁巢翠灌木栖鴉一層兩層今峻峭怪石五出六出今搖曳山花極千態與萬狀為龍之鱗甲與爪牙別有石穴淵淵石乳涓涓品由陸子題曰二泉苔封今古瓊雪濺今亭軒行行兮白玉筋點點今珍珠簾金蓮沼中似承仙掌之露若冰洞口疑探星海之源此又龍之領下珠足以興雲噴雨於九天者也故其谷連嶺峭麓巨奔柯南北延袤有如龍卧襟環孟野肘抱秦園紫紆繚繞有如龍蟠蒼湖為鏡膠山作屏浮青湧碧有如龍騰雨後垂蘿風前捲簾怒石橫堆有如

龍攫幽澗響冷泉鳴千年松吼萬壑奔天籟四起有如龍吟
是皆山中之勝景堪豁目而賞心則有松菊高人菰蘆逸士芳
草王孫芝蘭公子半榻山寮一帆蕭寺於是曠謝公之屐掛阮
子之囊拂荀令之席登庾老之床泛王川之棹引右軍之觴投
賀監之金龜解相如之鵲鶴攜大蘇之小團月酌太白之紫瓊
霜眺李丞相之書臺訪湛長史之草堂黃公澗畔啼春鳥秦皇
塢下咽寒蜩蓮荷塘邊浣紗女薛荔坡前闌草娘掃山眉於裾
袖牽水鏡以縹緲斯即衡湘九轉之面武尼九曲之岡亦未足
擬乎是鄉者也吁嗟夫此山無靈靈遠洞瀑布建瓴之紀勝亦
無修廊曲檻奇葩異卉之飾觀一經鴻漸品題之後遂使伯仲
中冷頡頏簾谷而擅名吳會之間然亦止伏龍之月旦未增重
千名山廼以萬衆來遊六龍翻翻倖仙仗駐鳴鑾登御墨

趙李全制卷第一

六

宸翰筆翔蚪斗紙落雲烟錫爾嘉名界以品泉問山靈之
何幸今遇飛龍之在天方不愧乎九龍之號今行恐其乘風雨
而高翥

江天一覽賦

鐵甕之西大江之支洪濤澎湃峻湍旋湧吞吐靈潮瀆瀑千磯
懸崖雲疊斷岸虹飛江名揚子泉號中泠衆峰環遠迅瀨榮浮
其中有金山焉蒼翠萬狀突兀嶙峋烟嵐如畫灑黛浮青岑峯
弗鬱岡巒糾紛含谿藏霧觸石吐雲湧波心而立鵝疑廣眉之
照入山之上上有寺橫橋欹磴曲檻層城蓮葉藻梲王爲金極參
差寶塔上出重霄縹緲琳宮下臨無地臺曰妙高旁開側嶺亭
曰留雲巍我聳峙裴頭陀之所得金陸茶顛之所品味蘇學士
之王帶永鎮山門了和尚之禪牀一塵不寄俯瞰江流則穿渠

趙李全制卷第一

七

漫汗平眺長空則極目萬里信江天之一色可一覽而盡矣爾
乃金甌方退王露猶凝遠天賓雁溟涔鵬瑤花飛而積雪木
葉落而堅冰具若此之壯觀宜應候而登臨時值聖駕南巡
鼓柁中洲警營慈慈若沉若浮潮平麓坦擁護宸游於是
天子戴翠帽御雲裘駕鳳輦龍舟命陽侯以開徑召山靈以
運輶騰千騎而雜遝萬衆之驂旂迅翠華之戾止駐蹕蹕於
山頭俯瞰衆覽凭碧甃陟崇阪籠絕岫岡阜曠其顧盼川澤弘其
肝觀閱天高與地迥真一瞬乎宇宙近而視之若現林琪樹映
曠暉於瓊圃遠而望之若珠樓王宇放金銀之瑞固飄忽兮若
廣寒清虛之府皎潔兮若白雪陽春之畫超方丈與蓬萊渺天
池與靈鷲至夫溟鴻瀾瀚漱澗湖沙驚浪雷奔駭濤電掣盤渦
谷轉捲瀾岸噴天輪觸而下垂地軸迴而上揭扶桑翔於鯨宮
望舒馳於鸞窟清風起而漉漉陰霧蔽而嗷嗷海童乍出以閃
燦天吳隱現而髣髴冰夷倚端以傲睨江妃含顰而睇絕琴高
夭矯以凌波岷精垂曜而澄澈介鯨激石兮瀑沫江豚隨風兮
出沒鰲鯨揚鬣兮漂汨驂馬掉尾兮躑躅月珠含蚌兮爭光米
晶麗登兮炫曉芳離叢生兮島中水松隱藹兮汀側蘆荻搖漾
兮遠涯蘭茝萋萋兮潯澤楓垂紅兮極浦梧映碧兮遙隰固靡
境而不矚亦靡景而不挹若乃廣莫不翔五兩輕颺驅舳舻漂
餘艤牙檣錦纜金牛呂梁舳舻連屬桅帆相望運天儲千帝
京輸王粒於神倉迅如晨霞孤征渺若雲翼飛揚登高而俯視
宛似掠波之鷗鷺而戲水之鴛鴦更有釣艇羅筌漁舟奪鮮罟
惠穴深罾雷並舫或投綸於鳧渚或結網於蜃淵或飄蓬而啣
艘或中瀨而橫旋爾且鼓蘭橈排畫舫紛紛兮錦標燦燦兮彩

航金鼓喧闐兮乘風破浪旌旗蔽天兮關紫流黃勝觀之已極
今復何羨乎滿湘於是縱目八荒山水蒼茫丹澤朱連繁其宅
具區兆涌且其旁白馬射陽供其映帶芙蓉長蕩接其溫陽望
焦光之盧賸招隱之左盼羅浮之頂瞻崑崙之岡瞻黃鶴之峯
瞰九龍之墮曉乎其左瞬乎其右瞪乎其前矚乎其後我唱之
影若接王壘之雲待收日下之長安不遠星漢之支機可求指
北辰通南宿窮東瀛竭西陬識乾坤之浩蕩恍天上以遨遊
天子顧而樂之曰是江天之勝境也不可以無誌時乃發御
墨揮神鋒落蝌蚪走蛟龍丹鳳篆紫泥封暢一覽乎空碧爰鐫
石於亭中

頌

擬漢華平頌

元和中華平出郡國按張衡賦曰植華平於春園固瑞
木也王者有德則生其枝俯仰可驗君德之剛柔不僅
瑞木且聖物矣與箕英屈軼可相頡頏真太平兆也故
爲之頌頌曰

真人繼統禎祥畢呈九州向化萬物咸亨垂裳曰聖靈枝故生
非號奇木不比芝英春圖是植厥名華平圖柯皆坦拱幹無傾
渾疑蕉葉純似浮華翹翹而跂其氣向榮凡凡而威其貌橋衡
以占君德惟剛克成岐山之陽梧桐鳳鳴西土壽考棧橫縱橫
山榛隰苓美人繫情芳衡香莖碩士馳散獨此瑞應海晏河清
一人有道四海無兵幃庇靡涯膏雨自盈不才獻頌聊作稱觥
序

恭擬朱子全書序

朕萬幾之暇即於四子六經研精覃思深見治國平天下之理
本於誠意正心惟孔子立其教而朱子闡其訓故遍覽儒先諸
書尤心好朱子蓋朱子之爲言也凡理氣之流行鬼神之情狀
綱常性命之原歷代盛衰治忽之故百家二氏之異同以及天
文地理山川草木鳥獸之名象義類與夫禮樂兵農刑政諸大
端靡不兼綜條貫探賸抉微本末咸該鉅細畢舉昔人謂孔子
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非臆論也今其傳注章句
班班具在而其他散見於語類文集遺書數編非廣爲蒐討恐
有闕遺朕欲成朱子全書以表章集大成之意初命大學士熊
賜履校輯甫屬數帙而罷復命李光地踵成之博採類纂每
一帙竟即令進呈親覽編定書成珎鳩工內府刊刻之字畫句
音微有謬漏悉加修改校讐必嚴雕鏤必精明所重也朕於是

書手披口誦歷有年所矣因思大道待人而行自堯舜以十六
字傳心禹湯文武通行其緒數聖人相與懋建人極主斯道於
上精一執中之統如日中天千五百餘年而不晦皆古之爲帝
王者以身任道之力也迨乎孔孟則道在師儒聖賢既往微言
將絕漢唐諸子無實見道體者有宋真儒輩出倡正學於世遠
言湮之餘而著書立說發蒙振聵先聖之道燦然復明豈非帝
王所不能任者而師儒任之歟然朕觀諸儒所言或近於偏倚
或失之躐躐惟朱子之書粹然一出於大中至正而無復有大
醇小疵之憾且其爲說不徒託諸空言而實可見諸行事朕每
讀其書傲其意而行之皆有徵驗信乎孔孟以下一人而已夫
以朱子之言論深切著明如此宜乎聞之者無弗真知篤信如
菽粟布帛之不可離規矩準繩之不可易矣然當時君相不能

行其言而陸九淵王守仁輩後先唱和執主靜良知之說分幟而樹之敵甚且深詆痛毀抑又何也夫亦未嘗備攷其論議學術之源流而見理不真則開言不信歟程子有言曰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入於佛老之虛無朕縱觀典籍曾亦旁逮佛老見其說自顧一身則有餘施諸天下國家則一無所用而世之學佛老者更失其宗旨其庸辭險詭幻誕歸於無忌憚而止是故朱子一生力闢異端窮理躬行總以居敬為主堯舜曰欽禹曰祇德湯之聖敬文武之敬止敬勝皆是心也朕君臨天下五十餘年於敬之一字頗有體會雖不敢自謂有得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讀朱子之書益信千古聖賢其道同其心同也遂撮其大要而序之俾天下後世讀是書者咸知所折衷焉

恭擬周易折中序

趙秉世公集卷第一

十

自義文周孔數聖人相繼而興易之書始成易之道始備大而三才萬物小而一器一名微而窮理盡性顯而經綸參贊無不包舉乎其中故大傳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又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此作易者所以為聖而言易者蓋難乎其為言也由漢而下田孟費鄭之學出人自為師家自為說厥後王弼孔穎達為之注疏語尤龐雜至於京焦之卦氣衛嵩之元包皆假借乎易而於易相去實遠蓋易之理千變萬化無所不該故人人可竊其緒餘成一家之言亦惟易之理一中而不可過差故後人之詮解愈繁而古聖之心傳愈晦迨宋程子作傳朱子作本義而晦者復明然朱子猶以程傳止言理而不及象數為未愜故曰易為卜筮而作離却象數不得也甚矣言易者之難也朕蚤歲嗜書諸經無不覽誦而最愛讀易常就其本文沉潛玩

索有契於心復博觀羣書考眾說凡於易理足相發明者咸擇取而默識之研思不輟已五十餘年大學士李光地深於易學老而不倦每進對之頃朕與之講易輒欣然若聞所未聞因相與商確稽訂以本義為宗程傳為輔更採輯諸家論說之精粹者綴於下其有疏解異同或義蘊未盡者則為案語以參補之經文十翼次第悉從古本且先之以綱領撮舉作易讀易之大指也附之以啟蒙闡明畫卦揲蓍之本原也益之以附論見天下方圓乘除循環動靜之數無不起於河洛也終之以明義見序卦雜卦之先後錯綜皆有精義存於其間也書成統計若干卷名之曰周易折中蓋易之為書以變易交易而成中也者不易簡易之謂也理求其確言執於正斯簡易而不易矣朕於是編披覽再四晨夕寒暑未嘗少懈數易藁而後定豈敢謂義

趙秉世公集卷第一

十

文周孔之秘奧盡乎此哉亦庶幾使天下後世之學易者如射之有鵠如測景之有標準皆視一中以為歸不至惑於岐趨而誤向焉此則朕之志也夫

重刊夏忠靖公集序

士君子經世之學必其所見者大而後極天下艱鉅非常之事集於其躬可以從容應之而不亂而其發為言也亦皆本乎至性形諸至情粹然儒者之言不假雕琢而自得乎風人之旨故其人傳其文亦傳夫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蓋言者心之發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勝代名卿賢相楚產最盛而君臣相得直追都俞喜起之風功名始終無毫髮遺憾者惟夏忠靖劉忠宣兩公有焉忠靖籍湘陰忠宣籍華容地之相去不遠也忠宣在孝廟時軍國大事悉咨議而後行言聽計從得君矣而未及相忠

靖歷事四朝職雖農部實兼九卿之任仁廟時進少保宣宗時復念公春秋高俾輟部務專論道左右則隱然爰立之意也余嘗訪二公遺集不可得嗣得忠宣遺藁於其裔孫學坦孝廉迺抄本未授梓寥寥不數篇存什一于千百而已既而湘陰學博詹孝廉以重刊忠靖集請序於余予喜若獲拱璧受而卒讀如見公之為人因歎公立朝幾四十年器量宏遠而遇事能斷鎮定不撓雖責育無以奪之蓋其為國為民所見者大而不在于區區利害得失間也公之輔監國治水患大績具載史策弗暇更僕數觀其進言於君將順匡救不為激直之詞似乎以柔克者然奉命拜西域法王竟長揖不屈及諫北征受命整邊儲邊遣錦衣召還趣行其急公徐徐俟治粟畢方行至御前極言宜修內治不當勤遠畧歷數古今成敗持論侃侃不少變又何其強

趙東山公制集卷第一

主

哉矯也當是時國家方繁費動以億萬計公盡心理財一切調度無弗給者嘗取天下賦役糧儲之數書小帖置袖中及顧問縷縷條對不失倫黍至其治水東南也有言水退田淤可召民佃耕以益國用者詔問公公以民疲已甚不堪重役亟馳奏之事得寢嗚呼非深識遠謀不為利害得失所動搖者惡能若是士不可以不弘毅如公者可謂弘毅兼之矣所著詩文樸而雅莊而溫天真爛熳辭達而止顧其忠君愛國仁民利物之意已洋溢楮墨間有德者之言宜其然也抑公尤篤於孝友母太夫人歿公方坐繫仁宗即位急出公令視事泣請終喪疏十餘上不允嘗夜哭聲徹廳事間兼食兩俸任其季弟取之不復問每有賜物必捧而泣痛太夫人之不及見也必以分遺兩弟故集中思親寄弟諸詩尤悽惻動人然則公之德被生民功施社

稷不動散色而措天下於泰山磐石之安皆其天性過人立本以致用者也而士君子有志於不朽之業者本之而立違問立德立功立言哉余既景仰公之為人而復慕學博之能網羅舊聞表章先哲也為書數言於簡端庶幾後之君子覽觀而興起焉

鏡彙序

昔唐太宗曰以鏡為鑑可照妍媸以人為鑑可明得失然則鑑於鏡曷若鑑於人哉而以人為鑑者莫如史蓋上下千百年氣運之升降國家之盛衰君臣政治之美惡與夫人之邪正事之成敗無不呈形肖象於目前一覽而可辨循明鏡當空萬物羣品紛然雜至而莫之能遁也近世士大夫研心史學者絕少謙牧先生以勲舊世家被服儒雅篤好典墳其詩文筆墨妙天下

趙東山公制集卷第一

主

而尤嗜讀史於朱子綱目一書反復披省歷有歲年深得其實貶勸懲之大旨藉以檢身考道孜孜弗之釋顧恐學者苦其卷帙浩繁茫乎不知畔所或至於因噎而廢食也爰是循其條貫繫其要領句刪而字節之期於事詳詞簡而仍無挂漏之病錄成若干卷名曰鏡彙先生之意蓋謂以多為彙不如以精為彙也譬諸鏡大則其光散而對鏡者目不暇給鏡小則其光聚而千態萬狀不轉瞬而畢見焉庶幾讀是書者開卷有益不患乎掩卷茫然矣書曰辭尚體要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是編也要歟約歟其真明鏡不疲於屢照者歟

秦紫銘商鵠序

胷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斯二語益相對而實相因者也古人於書無所不讀挹其菁華發為文章故能吐棄一切自成

杆軸今之學者專攻一經猶不成誦其他間有涉獵亦生吞活剗未嘗融洽厭飲於心雖臨文構思而莫為之用無怪其筆之所至塵滓盈紙瘠者槁項而菜色肥者亦饕餮於糠粃而已安能斟酌飽滿蕩滌埃垢而驅筆下之塵哉吾邑秦子紫銘績學工文費序最有殷余違故鄉已久耳其名而未覲其面未觀其文已亥之夏奉命從戎於酒泉秦子亦偕其友至出一編示余乃其歷年所為制舉業也余受而讀之甫入目即洒然改觀篝燈卒讀悅而忘倦蓋其天分固高兼以經子史羅列胸中下筆時絡繹奔赴故吐屬純乎卷軸之氣觀其文而其平日之讀書嗜古可想而見矣且風格非一種因年而進研鍊句淡而彌腴險而不詭規彼時流俗好挾兔園冊子相誇者若將免已然秦子年方壯更能加膏希光以造於大醇無所之域其所詣又止是乎哉或有謂秦子以貶技逢時者余獨以為不然遇合有數存焉寧為不知者所棄毋為識者所嗤少陵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吾誠有得於心而益精其學則吾之自知既真天下之大未必其無一知我者相賞於風塵物色之外也奚以貶技為

涼莊何來蒲母陶太夫人八十壽序

嘗讀小雅四牡之詩曰不遑將母又曰將母來諗古人勞於王事而思念其親如此其至也夫庭闈之內朝夕周旋恭鞠鞠脆舉觴上壽身當其境者直尋常視之不自覺其樂一旦經營四方馳驅萬里瞻望白雲遠違子舍然後歎天倫聚順之為真樂而承歡色養為人生不易得之事也雖然為子者既以父母之身出而事君則國爾忘家亦人臣之分幸而自天祐之使其親

康彊壽考見其子之致身盡瘁移孝作忠鄉黨稱之閭里慕之海內之士得交於其子者爭數千里馳詞以祝之其顯親榮親不猶愈於俛仰膝下名湮沒而弗彰者乎若何母陶太夫人誠有足壽者焉母出會稽望族墳於何今涼莊秦藩湘翁其子也余與秦藩交最久且深聞其述母之德甚詳如守志撫孤刲股療姑諸大節傳播吳越間人咸能道之跡其生平大槩蓋能事尊嫜以孝相夫子以敬待姻黨以誠御子婦以慈而治厥家以勤且儉也秦藩筮仕廷評出為監司皆恪秉母訓歷有政績涼莊報最已遷秩矣適以西域小醜上千天討大師雲集塞外一切徵調轉輸惟秦藩壁畫而贊襄之以故留任不去復移駐酒泉指揮談笑顧盼自雄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顧念太夫人之在也迎養則不能乞歸則不可日月云邁每忽忽如有所失而太夫人郵書慰勉勿以老親分乃心秦藩亦奉命惟謹今太夫人年八十矣設悅之辰正屆重九識者曰九陽節也重剛而數不窮女而有士行者當之必其德性堅定精神強固有永錫難老之徵焉他日秦藩功成受上賞畫錦而歸更為母稱百歲觴其所以報母氏劬勞之恩而仰承聖天子以孝治天下之心者固自有在今日將母之恩於是乎大慰也已余與秦藩共事戎行不獲登堂而祝特以是言為壽太夫人聞之當必適然而進一觴也

碑記

重修東林書院碑記

東林吾道中一赤幟也自龜山先生以道南一脉倡於毘陵講道城東隅一十八年從游者雲集梁谿之東林於是乎得名厥

後歷宋季元明四百餘年不絕僅如線弘治中二泉先生起而修復之至萬曆甲辰涇陽先生偕景逸先生輩舉其遺緒而光大焉會吳越士講學其中而東林大振雖然清者濁之伏也正邪之敵也諸君子既以其絃歌誦讀之身明正誼樹清標則固無足怪當魏崔煥煥時海內承望風旨以東林為衆射之的噪如矢集諸君子幾不獲免曩時絃歌誦讀之場一旦鞠為茂草及其敗也浮雲盡皎日明諸君子幸而有以自白然老成凋謝先民有存什不得一二僅從殘垣敗瓦中歎嗟憑吊曰某堂某室昔日諸君子杖履所優游也某齋某戶昔日諸君子班荆論道處也而今安在也蓋東林之不振亦已久矣意者清流之輩造物亦嫉而忌之耶抑成毀有數一興一廢而不可常耶顧

東林先生祠記

七

嘗按其本末考其盛衰東林何以崛起於萬曆之季也神廟晚年倦勤世教頹而士習壞諸君子退而藏修競競焉持一身以爲之砥也不幸奸人志得而東林摧東林摧而奸人之焰益熾而不可遏迨信王繼統破邪謀擯逆黨而東林之聲氣乃復伸於天下是其一廢一興實爲前明二百六十餘年剝復否泰轉移之一大關鍵然則居今日而圖修復者非有名公鉅儒與昔日諸君子臭味相孚而又適當夫正學昌明之會孰能微顯闡幽振遺風於將墜乎潛菴湯公以閣學來撫吾吳毅然以修舉廢墜爲已任至梁谿訪東林遺址因鳩工復其舊廡堂廡構不崇朝而告成凡龜山以下諸君子皆尸祝其中歲時俎豆不絕邑之人遊其地者瞻拜之下肅然改容曰是殆公之藉以教我郡人者歟噫公之意念深矣夫東林之在當日議論不無偏激氣

節不無過高然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則不可江河日下賴此數君子爲之維持其廉頑立懦之功誠不在夷惠下公之意其在斯乎公固中州鉅儒也潛心理學有年其於道南一脉益有深契焉斯役也所補於世道人心豈淺鮮哉今中丞宋公繼撫我邦益力表章其事公與湯公固同郡人輝映後先若合符節於是三吳之士交口稱之曰東林諸賢得二公而益彰也或曰二公之嘉績藉東林而益傳也予獨以爲不然夫闡揚名教以維風善俗者大臣之職也崇尚實學振興儒術俾臣下得以承流而宣化者聖天子之德也假使黨人有碑南北部有議則賢士大夫且引賢避咎不敢與李范齊名矣而何有於東林敬以質之公公曰懿哉斯言遂書而鐫諸石

恭擬重修西頂廣仁宮碑記

東林先生祠記

七

天地之大德曰生在四時爲春在四德爲仁大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自古帝王茂對育物使四海之大萬民之衆以及昆蟲草木之細各遂其生者無非體天地好生之德推而廣之以流澤於無窮也然易之繫辭言乾大生坤廣生則是生物之功天始之而地更廣之蓋坤者母道也母道主慈其於生物尤近是故崇祀報功之典必以子惠吾民者爲重焉京城西直門外有西頂舊建碧霞元君宮西山環翠王泉映碧林木蒼翠烟靄縱橫固郊畿一勝境也元君初號天妃宋宣和間始著靈異厥後禦災捍患奇蹟屢彰下迄元明代加封號因是都人多爲立廟請祈報賽之禮歲時勿絕而西頂其一也廟久漸圯椽桷弗整墁堊弗新其謂安神何歲在戊子發帑金命有司鳩工重葺之匝一載而落成棟宇穹然垣墉翼然殿寢秩

然丹腹燦然瞻拜其下者虔肅有加焉朕於萬幾之暇亦往展禮焉 聖母祝釐為蒼生徼福迺顏其額曰廣仁宮羣臣請立石以紀之朕思仁之為道大矣擴之可放六合約之止在一心先儒論仁謂心如穀種其生之性即為仁故物物而有仁則生生而不已天地之生物父母之生子皆是道也朕君臨天下日以養育羣生為念俾穉者得以長壯者得以樂老者得以安期於生齒族繁兵刑寢息民無夭札物無疵癘總以一仁推之而有餘今獨於茲廟曰廣仁者蓋以元君之為神有母道焉母道莫大於坤惟元君其佐坤之厚德以廣其仁庶足以食報永世云

巴爾庫爾關廟碑記

巴爾庫爾關聖帝君廟迺靖逆將軍吏部尚書富公駐兵時所

建也

大

創建也易之象傳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蓋神之為道即人心之靈為之聖人設教不過因乎人心之所同然而動乎其所得不然是以下觀而化也今 聖天子仁壽合天覆育萬類中外一家遐方絕徼固有不庭蓋茲小醜阿剌布坦恃遠背德侵陵外藩 天子軫念遠人皆吾赤子不忍聽其自相戕虐遂命公統領滿漢蒙古諸軍駐於巴爾庫爾聲罪致討將士人人自奮欲殲此而朝食 天子復不忍遽加剪薙姑緩師以俟其悔罪來歸數年以來士馬之雄甲兵之盛芻蕘糗糧之廣饒豈有待於神力之佑助哉然而 天戈所指萬靈呵護神人協應幽顯同揆況關聖帝君忠義大節炳天日而貫古今當此小醜遊魂大師雲集之地有不日鑒在茲而輔相 皇威者乎爰就諸營適中夷壇之區為帝君立廟章服儀衛森嚴具備凡

歲時朔望公必率將士而拜謁焉夫普天之下方隅之鄉無不虔奉帝君廟食其土雖愚夫庸豎聞帝君之名則肅然起畏見帝君之像則悚然改容皆由忠義之氣有以感之使然也今流沙荒漠廟貌肅然為從來所未有諸將士往來瞻禮仰帝君赫奕千秋之靈益服 天子懷柔百神之德由是眾一乃心人百其勇不啻冥冥中潛驅而默翼之至於西域遠夷重譯通貢過而見之者其震懾惕息更可知也此固人心之所同然而又出於不得不然者揆之聖人神道設教之意殆有合歟是役也經始於康熙五十七年之某月落成於某月門殿樓廡堅茨丹堊不踰時而畢舉斯即軍心鼓舞窮寇殄滅之徵也 某董事戎行目擊其盛承公之命謹為文記之以示後云

跋

趙奉公

光

跋郭于宮隨侍集

秋云暮矣朔塞樓連月彩流天霜華滿地風鳴紙罈蛩叫籬根茫茫百端誰與消遣適于宮郭子手塞外近著一編相示諷咏數過悠然殆移我情觀其託物寄興因事感懷以兀昇卓犖之才而自得乎清曠夷猶之致非所謂灝氣發清響剛健含婀娜者耶余尤愛其路生雲白處人淡葉紅時到館見紅燭懷人當素秋等句不減薛司隸人歸雁後思發花前也謝君佳句為我排愁因書數語以識之

跋肯齋額後

貞巖林老先生為晉江望族曩與余同官京師稔知封君禹城公以純孝著稱保世克家詒謀甚裕貞巖紹庭惟謹以故治事郎曹出守廬陵歷有政績嗣以讀禮言歸於霞塢中葺一精舍

自顏曰肯齋蓋取若考作室厥子堂構之意也余奉命從軍酒泉貞熾亦至復共事戎行晨夕相遇叙及構齋之事且屬為書額余美其一居處不敢忘親善繼善述已見乎此因樂書之并綴數語於後以表其志之所存云

跋友人手鈔孝經後

昔孝經成而虹王降甚矣孝之可以動天地通神明也夫子自言行在孝經先儒云世間極繁難事自聖賢為之則無難所最難者一孝耳蓋孝無成轍亦無盡境日用行習之間真有他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經文具在人人可體認而得也寫是經者手鈔目覽口誦心維永言孝思念茲在茲可謂有心人哉

郵書彪弟入泮文尾

兩義並有結構筆鋒亦銛利無前杆軸子懷真覺行文為樂事

題李全制書卷末

手

也吾叔父視學山左盡鹽不給扶病衡文盡瘁蚤世迄今忽忽逾三年矣緬想音容愴然如昨諸弟藐孤頗知努力自振以續書香余年來滯跡京師時復寓書戒勉以仲弟未獲一衿尤諄諄致勗焉比者扈從塞垣接吾大人手諭云汝彪弟已得入泮可慰汝叔之靈弟亦鈔其試文示余捧讀色喜既而念學使者官論先生向與叔父為同年性命交道義相敦一介不苟叔父在山左時先生一無所請託客冬奉命蒞吾鄉余亦絕不敢干以私然吾弟卒未嘗不受知於先生也余既服先生之公明而又痛吾叔父與先生舊日之交誼如此乃先生今日賞拔其遺孤而竟不及見矣因揮淚忘其文尾郵以示之

贊

觀世音像贊

色相皆空何名為觀觀教開俱寂何名為音以大慈悲發大聰明大千世界悉見悉聞救眾生難現說法身楊枝甘露清圓變現千變萬化一菩提心不觀是觀無音是音是名為觀世音

諸羅漢像贊

繡出枯禪活現真圖直豎拄杖做甚工夫針鋒對着一字也無試問拄杖是甚麼答不來固錯答得來也錯丟開拄杖頭頭是路

布袋和尚稀奇笑口終日嘻嘻天生偌大肚皮有甚不合時宜袋中空洞無物納着芥子須彌看恁千針百縷剎那現出菩提却是袒肩露胸半身不掛一絲

猛獸易伏猿馬難降佛子無心無意跨背橫衝直撞甚麼是猿甚麼是馬空山霹靂一聲萬緣一齊放下

題李全制書卷末

主

手拈拂子只弄獅子置下獅子有甚宗旨不如豎却一指萬法歸根都是

小畜猓猓搖耳豎尾像箇猫兒像箇狗子繞着擬議一口咬死滿堂糟漢癡呆老僧一棒在此要去便去回頭只爭此子

昭昭乎龍之為靈老僧視之如蟻螟無欲者能制有欲忘形者能藏幻形倒出淨瓶甘露鱗爪拿攬風腥究竟真龍歸甚處雲在青天水在瓶

論

黃鍾萬事根本論

天下之事必先有本而後有末一事各有一本而萬事又共有一本索諸形象則滯求諸幽渺則虛惟深明理數者溯流窮源因端竟委要不外穀氣之元而得之知此而可以論京房所云

黃鍾萬事根本之說矣夫數始於一終於十而成于三易言天地生成之數自一至十而河圖則五與十並居中宮十無專位洛書則戴九履一其數即止於九蓋九者以三乘三之數也黃鍾之長九寸殆本於河洛之相為經緯者乎由是下生者三分損一上生者三分益一黃鍾生林鍾至仲呂復生黃鍾而十二律具焉凡高下清濁之節皆可於九寸之管次第推之此審樂之根本也仲冬之月律中黃鍾而曆家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為曆元故先儒云律元得而曆元可正此造曆之根本也且以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通而十之為寸為尺為丈為引而長短可度矣黃鍾之管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為倉通而十之為合為升為斗為斛而多寡可量矣黃鍾之倉所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倍之為兩十六兩為觔三十觔為鈞四鈞

通而十之為合為升為斗為斛而多寡可量矣黃鍾之倉所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倍之為兩十六兩為觔三十觔為鈞四鈞

重

為石而輕重可權矣更廣而言之唐虞之九官禹貢之九州成周之九服九賦亦黃鍾之九數也然則黃鍾為萬事根本誠數之自然即理之一定者哉蓋黃鍾者般之元也五般以宮為君黃鍾屬宮而臣民事物胥統於一般黃鍾者又氣之元也二十四氣並開於子黃鍾屬子而生長收藏胥備於一氣譬如草木之有根本焉其始生也甚微漸而勾萌甲拆漸而華實暢茂生生不窮莫可限量也是故黃鍾於五行則為土土能生物在六十四卦則為復一陽始生之卦也明乎天地生生之道其於黃鍾根本之說自心悟而神解矣

先天後天論

易卦有先後天之不同何也曰不同者其位而同者其理與數也先天之為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以對待之體言之也後天之

為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以流行之用言之也此其位之不同者也若夫先天乾位乎南而巽與兌離三陰卦居其左右坤位乎北而震與坎艮三陽卦列其東西以明陰陽有交錯之義後天則自東南以至西巽離兌之三女從乎坤自西北以至東坎艮震之三男從乎乾以明陰陽有一定之分然乾坤兼統乎六子男以代父而匪母則不育女以代母而匪父則不生是定分者未始不交錯也先天由震之一陽歷離兌之二陽以至於乾由巽之一陰歷坎艮之二陰以至於坤見陰陽皆始微而終盛有並行不悖之功後天則由震至坤為春夏之生長以震之一陽始由兌至艮為秋冬之歛藏以艮之一陽終見萬物所成終而成始有一氣貫通之妙然陰陽消長於剝復復為陽生即始於震之一陽剝為陰盛仍終於艮之一陽是並行者未始非一氣

也此其理之同者也至於先後天相易之數亦有可言者乾坤

重

之易為離坎則乾坤互交而並易其中也離坎之易為震兌亦離坎互交而各易其上下也四正之卦皆變其一畫耳先天之巽易以震之上二畫而為後天之坤先天之艮易以兌之下二畫而為後天之乾先天之兌反之即為後天之巽亦取於艮之上下兩畫也先天之震反之即為後天之艮亦取於巽之上下兩畫也四維之卦各易其兩畫存其一而不變焉孰非就先天之對待者而交易之乎此又其數之可推而知者也蓋伏羲之八卦以陰陽相配而成位乃化工自然之象是謂先天而天弗違文王之八卦以奇偶錯綜而就列乃歲功迭運之序是謂後天而奉天時先聖後聖其揆一而已矣說者又謂艮既易兌之二畫而為乾則兌何不易艮之二畫而為坤乎巽既易震之二

畫而爲坤則震何不易巽之二畫而爲乾乎夫後天之必以乾居西北坤位西南其理與數自有確然而不可移者邵子得其圖而未洩其義朱子於說卦亦未之詳苟非大聖人者心涵河洛之秘道契義文之傳豈能闡其精微而發其神妙也哉

趙襄寧公剝藁卷第一

趙襄寧公剝藁卷第一

書

趙襄寧公剝藁卷第二

男佃敷謹編

行述

先考戶部尚書謚恭毅松伍府君暨先妣龔夫人行述

嗚呼天乎天之待府君者素厚何至今日而忍施慘酷乎縱不孝熊詔棲蟻微軀不足以代父之命獨不可以一家子姓合減數十年之算爲府君少假數年俾不孝侍一日湯藥跪受彌留一言捧手足視含禭以安府君之魄猶得比於子數耶今何使我至於此極也府君年垂八十以身報國以勞盡忠以死勤事病起未久日進官署治文書歸而委頓倦臥兩晝夜奄忽以終時惟不孝鯉詔暨兩孫在側不孝熊詔方奉命從軍酒泉見府君再疏乞罷畧陳病狀心膽墮地然亦夢不到此事莫大於送死痛莫甚於傷心名教之罪人直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惟有一慟而絕速從府君九泉訴兩載別離之慘叙萬里馳驅之苦夜臺絮語繞膝相依差可塞恨耳更何以生爲哉迺荷聖明軫恤特召奔喪感激君恩勉延殘喘因念府君一生自少至老立心制行竭力致身諸大節海內無貴賤賢愚皆能道之而不托於當代之文章以附史乘而垂無窮則不孝死有餘責用是草土衰經中與不孝鯉詔日相嚮號哭哭已輒各憶見聞濡血和墨粗述梗槩以備名卿鉅儒採擇焉府君諱申喬字慎旂松伍其號也趙氏支裔本宋魏王德昭傳十四世孫爲叔珍公子貧依外家始遷常郡西鄉之觀庄以農業自振叔珍三傳至南沙公思賢世寢以昌南沙生西溪公鑑西溪生復溪公綱復溪生見淵公珊見淵生元台公名臣以府君遇章恩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配高氏贈夫人是爲府君祖考妣

也生丈夫子四先王父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止安公繼鼎行第三自始遷祖叔珍公而下至先王父始以儒術顯中前明崇禎丙子舉人庚辰進士授湖廣公安令三院合薦治行為楚省第一因入覲遷兵部車駕司主政即奔元台公喪歸杜門不出元配前王母贈夫人白氏卒於公安官署生四子皆歿殯繼配王母贈夫人白氏即前王母嗣妹也生府君之日嚮晨紅光滿室俄而分曉眾咸異焉甫五齡族難議起先王父變姓名渡江而北以推命賣卜為業族讐因壞我邱壘燬我廬舍府君日夜啼泣不止幸直指趨正張公慎學廉其狀諭邑令敦請回籍府君聞先王父歸未及里門即踴躍令人抱持登舟執手號哭蓋其天性純孝自幼已然也先王父罹難後歲歲授徒以餬口毅然以師道為己任自稱江南老教書府君隨侍館中父子如師徒十一歲作嘗獨立兩節題文結云於此見夫子為人父之甚慈凡天下之為父者視諸此於此見伯魚為人子之甚孝凡天下之為子者視諸此先王父批文尾云說到慈孝是大道理亦見心術之正固蚤期為大受矣歲辛丑江陵念舊胡先生在格視學江左府君應童子試以五經七藝拔冠一郡壬寅食餼娶吾母龔夫人合卺未彌月即隨先王父宿館中晝夜勤讀嘗下帷郊外僧寺寺多孤客遺棺年久朽壞每至夜分青燐滿室府君心惻為擇寺後隙地瘞埋堆塚若干併立標識以待伊親領回已酉讀書祖居之觀庄先王父手授先正程墨藏本丹黃評騭曰此正宗法派也府君奉為典型研精覃思簡練揣摩臨場構藝幾於句無泛設字無虛下一洗時俗庸濫之習及錄遺兩試無名最後始得見收距場期僅一日耳既入試二

場甫脫稿忽有墨痕污卷頁以管刮之而蹟愈露是科貼例甚嚴府君自分不免因念先王父春秋高奈何不自慎預致擯落以重傷親意遂於燭下剗題紙為誓文數百言焚禱於神終卷而出榜發捷音至府君追憶前事大哭不止不孝時方七歲目覩情景至今宛然如昨卷出閭中朱舍英先生維高之門而座主則交河蘇次公先生銓東莞和如松先生文友也庚戌捷南宮總裁為柏鄉相國魏先生合肥芝麓龔先生海豐冰壺王先生高平沛蒼田先生本房為揭陽楊大山先生鍾岳諸先生初閱府君卷皆以為必老年名宿洎相見知尚未及壯輒驚悅嘉歎先王父喜步武有人半生沉結幽憂之思亦稍釋而家貧不能具菽水硯田外無可以為生者府君為諸生時嘗館於皖江釋褐後主人固邀仍復就館歲得脩脯封識不啟盡遺王父母為養殮助癸丑有事淞梁過關山忽心動謁關廟占籤復不吉乃亟歸而先王父已疾作延醫日進參藥卒不瘳遵遺命三七而葬拮据棺衾經營窶窶艱苦萬狀越一載而吾母龔夫人又復捐閣府君義重糟糠誓不再娶兩遭喪變意興蕭索時在盛淚痕在枕三年不少輟辛酉筮仕商邱時白太夫人在養奉板輿以迎先意承歡婉容愉色邑最煩劇雙手治官書不資慕客嘗微曙不寐晨出視事端坐堂皇者竟日斷決如流有投牒者一經訊問數年後見之猶能指其姓名人咸以張睢陽為比邑素多盜因嚴行保甲法如有匪類令鄉耆各行指報訊得實則重懲不貸盜遂斂跡邑中糧地徵收恒患版籍不清有虛糧而無田者有實田而無糧者過於推收時每戶給照單一紙令填寫田畝四址及完糧里甲隱匿者許其自首而虛糧盡與豁

除編號鈴印付民執業後有買賣單隨契轉糧地由此一清康熙二十二年歲饑各縣煮賑多驚虛名府君獨親臨檢視遠者給米糧近者花糜粥鄰民趨赴日增倍從僉云吾邑散賑若得如此盡沾實惠寧忍遠離鄉井耶府君為之撫然指俸募資購米接濟猶苦不贍署有數嫌都變賣充用所全活者甚眾窮鄉娶婦青年矢節白首完貞舉報無人多致湮沒府君詳諭諸生採訪一生流涕不止自言其母早寡苦節家貧無力表揚今聞鈞諭不禁傷感府君即令諸生核報在任數年凡節婦合例者概請題旌樹坊府君有事出過緯模下輒展拜以示風勵至以人命控者即單騎相驗若係自盡立時斷結以免拖累某村離城數十里有民家子被誰何所殺薄暮來控鐘定後策馬出城至村方四鼓憩古廟中俟天明相驗適見隣屋僻處有一血碑

趙聖公判案卷第二

四

拘訊即得真兇人咸以為神先數日廟祝夢神云某夜有文曲星到此吾當退避是夕府君至適符其夢鄉民有患瘧者用紅箋書本縣趙公在此瘧遂已至今猶驗而寅夏行取入都以部員用戊辰春授刑部主事未數月聞白太夫人訃徒跣南奔盡哀盡禮終制尚茹素不輟也壬申冬再補西曹以廉辦著稱楚中有命案讞辭多文致例應駁減滿大司寇不可府君侃侃據律力爭卒得減等甲戌春陞副郎未一月即以怔忡疾乞假滿大司寇深致惜焉里居七載讀書課孫不輟當事邑中官吏有因公舞弊病民者則指陳利弊規數千言不少假當事屏息欽服庚辰冬奉 特旨召見辛已赴 闕超授浙江布政使陞辭面奏臣受 恩非常自當竭誠報効倘有不法求 皇上加等治罪并奏求 宸翰俾得朝夕瞻仰如對 天顏 上

云且看汝一年之後隨策蹇出國門由家之任受事三日即具詳兩院請革南糧口袋查浙省南糧月給旗營官兵關領每石兵則歲索一口袋旗員則每次索一口袋即不及一石者亦如之派取民間每袋折收錢四十文省倉歲收米九萬六千七百石即派收口袋十萬有奇約費銀四千兩民力幾何堪此股削請照京倉例令官兵各自備口袋關領兩院隨移將軍罷之自是南糧口袋之派累始除又州縣解餉兌收時筭庫請示兌法府君扁鵲曰銀百即兌百何問為自是藩庫之加平始革又檄告通屬謂欲清州縣虧空先革藩司陋規若錢糧加平若餽送禮節若兵餉掛發若奏銷部費若委署黃綠若南糧徵收所有陋規盡革除之以免民間派累又詳請給發外營兵餉銀米舊例解府轉發今令悉歸本州縣支給不必再解以滋需擾又詳

趙聖公判案卷第二

五

請均山陰縣坊鄉田畝一例當差以絕徭役偏枯又司庫有府解戶役款項為解部本色物料貼費歲支不及什之四五存者即歸藩案名曰羨餘府君則毫毛無所動將授代命主者核籍竟存二千餘金令封識貯庫留交新司曰吾上年奏銷未用一錢繼我者勢必不能得此足辦今歲事矣毋再擾民為也吾家距杭甚近府君每於家人往來輒令攜米十數斛抵署備用或請府君曰公清風峻節固迥出羣表然位致方伯而饗殮仍取給故鄉毋乃有平津布被之嫌乎府君曰君言良是但吾之為此者實以寥寥數口挈之偕來薄田所出正供而外無所用與其貯吾家焉若供吾署取諸田省諸市譬如販粟來杭獲價而歸不亦可乎且吾不欲以口食累吾民也言者歎服大堂揭一聯云 君不可負只是心難負負心者不容於堯舜天不可欺

誰謂人易欺欺人者如見其肺肝嘗誠曹掾曰吾無幕客一切索饋皆吾手理汝曹若相欺能保事事不敗乎掾預首言掾雖賤亦有天良如公者掾固不敢欺實亦不忍欺言已泣下府君爲之動容壬午春運本省巡撫檄被一肩書卷數麓依然泣浙時也上賜御書崔子玉座右銘恭摹勒石建亭供奉時瞻誦以自警是秋錢塘江潮迅猛隄岸坍塌日甚府君迺齊戒三日虔設牲醴自撰祝文率僚吏將士赴江干祭告時潮甫至風狂浪激溢湧如射觀者踴躍奔避府君獨朝服屹立不動潮乃距祭所丈餘忽止若有所限者官民環觀駭異府君因與江神約願假數旬以畢興築嗣後潮汐遂不逼塘先是府君任藩司時見城臨大江潮汛洶湧直逼塘根石者傾缺土者衝陷勢甚險迫力言於撫軍繪圖題請興築部議准借歲修銀應用府君復

趙奉公制軍奏第三

六

整檢司庫開欵悉構工料將盡易土以石并築子塘以護其基而水發江漲春插莫展至是得以及時施工越七旬塘成而潮始至江神爲宋進士陳賢浙之嶧人也府君後任偏撫時題請封祀焉歲當大比疏請增廣解額格於部議特旨允行監臨文關內外肅然無敢以身試法者及主試武闈亦然十月奉命會審湖南鎮軍紅苗一案事竣遂調撫偏沅癸未春皇上閱視河工府君疏請陞見因馳赴行在自淮至蘇屢覲天顏蒙賜御書督撫箴暨綬緡撫安扁額又以湖南積習相仍私徵無藝特頒坐名諭旨力減加耗盡革私徵如有藐法害民者聽爾糾參治罪并面諭云汝勉力做去府君至長沙通飭各屬恭奉諭旨建亭勒石萬姓歡呼官吏屏息湖南積習橫行私派重收火耗正供外巧設軟擡硬駝公費脚價諸

名目有每糧一石加派四五錢至二三兩不等者有借稱公務逐事私派一年之內難以計數者至花戶完納條編重賦秤收又每兩加耗二三錢不等府君遵旨嚴行禁飭寬其既往許以自新又念州縣私派重耗之由一迫於上司之需索一惑於奸棍之逢迎遂爾罔顧名節甘蹈法網乃矢心刻勵以身表率咨明兵部止留標下隨丁糧二十名歲得餉銀二百兩米七十二石爲日給之需其官商一切規例餽遺毫不收受因酌減司道府州之交際以清吏治嚴革地總歇保之包攬以塞貪源屬員中有操守清廉辦事勤慎者則薦揚不遺餘力如衡永郴道張公什可藍山令楊公宗仁桂陽牧伍公士琪皆膺卓選衡永郴道王公朝恩以貪事題授臬司薦牘已上不使之知也若貪污敗檢如安化令之多收火耗岳州衛之私用重法署湘潭令

趙奉公制軍奏二

七

之見事婪賄賄陽令之違禁雜派則立登白簡不少姑容八年於楚上行下效大法小廉積習盡除民歌樂利至驛鹽糧道衙門叢弊尤加整剔有驛州縣本地實徵銀兩不令坐支必俟解道赴領從中勒扣又買補倒馬銀兩不即給發必俟再三守候多方需索府君因嚴飭該道將各驛所需夫料銀兩先儘本地坐支外有不敷亦徑赴各州縣支驛站協濟止令按季詳報其倒馬銀兩隨倒隨支買補不必解領於是各驛之苦累始除漕糧向例州縣食派里民包收包解又藉稱折銀赴岳買米多勒重價而糧道兌漕則有飾廳樣米修倉填庫等書會榮船舖船開鑼穩跳船規脚價花紅酒禮諸名色恣意魚肉府君條示禁革并當堂較發制解令州縣官收官解於是里民之派累始除湖南例食淮鹽運脚既重而自院道以及州縣鹽規又恣行

需索以致商無忌憚高擡價值府君過武昌即傳集各商面諭各衙門陋規盡行革除并撥行司道酌定衡永寶三府鹽價總照長沙時價低昂外加脚價鹽租務照淮揚解包飭數不得任意抽減於是商知畏法民不淡食南秋米石例於七月開徵而撥供制營月米則又應按月開支故春夏二季兵米州縣每多預徵以應青黃不接民苦輸將府君查湖南長衡岳寶靖五府州應徵南秋二米一十三萬有零而湖南二十三標鎮協營止需月米七萬有奇餘米六萬則解貯道庫以俟變價充餉若將貯庫充餉米石撥給春夏二季兵糧其秋冬二季就於七月新徵內支給每年除現給本年秋冬二季外即留充下年春夏二季兵米可免預徵疏三上得 旨俞允於是兵有鼓腹之樂民無剗肉之虞科臣條奏漕糧抵通多有掛欠嗣後耗贈漕截銀

趙長壽公制案卷第二

八

米暫存道庫俟回空時倉場查明掛欠行知扣抵如交納無欠方許照數支給已經部議題准府君念湖南運道遠於江浙而漕截漕贈惟江浙為獨有若湖南則僅藉二耗以資飛輓今併扣存徒以五十兩四錢之行月歷江湖涉黃越數千里以達京師窮丁即有急公之心重運終鮮神輸之術束手坐視必致誤漕迫令開封豈能枵腹因將二耗照舊給發責令旗丁尅日開幫具疏上聞奉 旨這耗贈米石若不預行支給旗丁必至困苦即無掛欠回省或有不肖官員不給旗丁侵蝕入己亦未可定趙申喬將耗贈米石預給旗丁甚是兩部照戴璠條陳議奏不合這事仍照舊例行欽此湖南學校冒濫成風文武諸生每多鬼接頭飛過海及附案諸名色而學政考校又多優劣不分徇情濫取并任聽經承沉攔紅案招搖舞弊添換姓名倒提

等第府君不避嫌怨糾參釐革庠序肅清至教職例在本省銓選湖廣南北省延袤數千里中隔洞庭若以南而選北以北而選南途路既遙風波復險或苦於盤費而力難赴任或渡湖阻滯而憑限多違府君因為題請將嗣後歲貢候補教職畫分南北選授奉 旨俞允著為定例而寒儒老生得免險阻跋涉矣府君素重名節每於政治之暇留心採訪遇有前代理學忠義諸先正墳墓祠宇傾頽者必竭力設法修葺如屈賈祠宋真西山祠李忠節公節祠鄒忠公道鄉祠趙忠定公汝愚祠明蔡忠烈公道憲周公二南二忠祠劉忠毅公熙祚祠陳忠潔公純德祠多為居民侵踞春秋失祭府君令有司勘實清釐舊址復祠崇祀而於蔡公更為理其田表其墓以志嚮往焉至各屬舉報節婦飭令州縣通報文到立批司詳覆隨到隨題復為題請建

趙長壽公制案卷第二

九

坊銀兩照舊於師生空缺俸廩內支給奉 旨俞允至今遵行不替康熙四十二年府君奉 命勦撫鎮寧紅苗會同 欽差督提懸軍深入親歷苗寨宣布 朝廷威德且撫且勦一夕行營從者纔二十餘人在巉巖密箐中忽聞礮聲沸起則頑苗弄兵鳴鎗已達制府帳前各營惶駭俱策馬疾馳府君獨屹然不動攬轡徐行勒兵彈壓苗乃懾服振旅而還丁酉冬蒙 皇上面加嘉獎具見 聖聰之無微弗徹也至被宋閣學誣參又被俞提督訐奏幾罹不測俱荷格外 殊恩曲賜保全府君每一言及輒感泣不能自己戊子春 上閱視溜淮套工程 巡幸江南府君馳赴清江浦迎 駕 皇上下詢湖南吏治民情府君一一奏對 天顏溫霽恩賜有加 頒賞哈密瓜葡萄榛松承餘乳餅羊二隻併 賜綠松寶硯一方玻璃眼鏡一匣令回

原任辛卯正月蒙 恩陞補都察院左都御史屬吏見府君清風兩袖幾不克備行李囊送驢儀以供芻秣府君堅却之仍策蹇入都門蕭然襤被雖單寒儒素不是過也放行之日士民攀留不遂皆執香跪勸自長至岳數百里叩送不絕州縣多建祠設位以祝長生又搜輯在任奏章咨移批詳牌示共六卷刻之名曰趙公實政錄以志不忘云府君任總憲職司風紀砥節奉公不敢營私而植黨不務搏擊以沽名惟仰體 皇上如傷念切廣求民瘼苟有便民之處輒見章奏以廣 皇仁屢蒙 俞允檢有 聖世施恩已極一疏查康熙五十年奉天應徵米並部議蠲免至臺灣應蠲穀石奉 旨已經徵完在官雖蠲免與小民無益將五十一年穀石着行蠲免等因欽遵在案請將潼關衛與大同府五十一年未免米並草束懇賜與奉天一例恩蠲倘或已徵在官亦懇照臺灣例准於下年蠲免部覆無庸議奉 旨潼關衛大同府所屬五十一年應徵米並草束既已徵完今雖蠲免亦無益於小民明年應徵米並草束着蠲免欽此又有恭逢 萬壽昌期謹推三年蠲免錢糧之例請免官地房租以廣 皇仁事一疏得蒙 俞可列入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恩詔欵內辛卯秋典試京闈壬辰充會試總裁皆藉香設誓藉神明以佐國法評陽每逾午夜繡繹或達晨曉經籍與書疏兼衡後場與前場並重諸經房遺卷有佳者搜羅無失殫精疲神以至手皸目眵不自恤也三月十一日府君尚在禮閣 特賜硯一方是年冬九卿面奏江南督撫互參一案上諭及天下清官因云趙申喬任偏沅巡撫時居官甚清但有性氣人皆畏其口直與俞益謨互相訐參彼時亦有以趙申喬為

非者朕細加察訪即彼所轄武官及陝西人良心不昧俱言俞益謨之非無有以趙申喬為不是者清官固所當惜而其言之不可行者朕亦不行如趙申喬條奏黃河坍塌地免糧一事朕亦不准行雖所言未當而並無私見凡交與伊一應事情皆實心辦理朕亦以此護惜之欽此府君隨叩謝 天恩感激之私非可言喻 皇上六旬萬壽 賜貂帽一頂團龍緞袍掛一襲松花石硯一方 覃恩封贈三代蔭一子入監讀書四月 上以粵東米價騰貴恐民乏食停徵本年錢糧 特差府君偕傅少宰前往會同督撫減價平糶倉穀并遵 恩詔賞養兵丁府君到粵即宣布 皇上德意協同督撫商確平糶謂價昂則病民價太減則阻商每石以一兩八錢為率於是商賈雲集市價遞減民賴以活隨徧歷營汛按籍給賞訓練士卒整飭行伍浮者汰之缺者補之老弱不堪者易之將弁懾服軍政肅清粵地濱海時值海暑蚊蚋甚多僕從卧不安席府君獨寢一室不施帷帳寂無蚊聲至今官粵者詭為異事是歲府君年登七十奉差在粵不孝熊詔又扈 蹕塞外不免隨侍膝下捧觴上壽因於侍直間從容求賞匾額蒙 皇上御書匪懈堂三大字以賜不孝隨遣子伺數馳捧代祝府君拜受喜動顏色連進數觥不孝聞之方謂 天書寵錫庶保永年豈意未屆耄耋期竟棄捐不孝而去也嗚呼痛哉甲午二月府君回京奏覆稱 旨時已遣戶部尚書部務冗沓勿出酉歸寒冬暑短則攜稿回寓燃燈批閱恒至四鼓不輟有支領錢糧者必詳慎勾稽雖業怨招尤勿恤也又河間府滄洲旗退民地七百八頃有奇久奉 旨永停國撥百姓行差納糧載在全書忽有庄頭李必達等具呈內務

府行文欲在內撥給六百一十頃零撫臣以此地滄民承種輸租已久若一撥取則千百窮黎俱無依賴勢必失所請將李必達等在各屬旗退地內均勻撥給部議不准府君獨議應如所請以免窮黎失業以廣 聖主洪慈奉 旨依議又買賣人馬維屏等呈請繳銀萬兩交部領換大錢在於京城內外收買小錢陸續交局改鑄奉 旨着交包衣昂邦內務府已准其所請將稿送部會題府君以小錢驟難禁止故前議寬限使大小機行正於商民兩便若准其所請收買則錢價必致騰貴且恐奉行不善或致多事擾累地方應無庸議奉 旨這事議得狠是欽此壬辰乙未 殿試府君兩充讀卷官蒙 賜聖製七言律詩大金扇一柄又 御書水能澹性為良友竹本虚心自得師對聯一副真異數也丁酉三月因奏銓飭壞爛部議革職奉

地盤事不刺案奉第

主

旨着革職在任効力四月又因劉芳昇一案與九卿兩議自行檢舉部議革任奉 旨從寬仍留任戊戌會開開列主試府君自以齒力衰邁腕疼目眩移部注假及屆期宣 旨仍奉 命偕冢宰張公為大總裁府君感 聖恩高厚衡文重任屢膺特簡因力疾評閱不敢言勞雖精神日以消耗形容日以憔悴府君竟不自知也是冬不孝熊詒奉 命從役西陲放行有日府君見不孝依依膝下神色慘阻毅然曰馳驅 王事分也戮力供職毋以我老為念不孝跪而受教因與鯉詔揮涕曰我生不辰獨以老父相累矣辭訣而行自是京邸日以遠魂夢日以離跨馬從戎輸餉八里坤者再關山萬里睽隔兩年晨昏不克定省盤匝不克捧持疾病痾瘥不克承寧出入憂喜不克瞻顧撫心飲泣仰天禱祝惟冀殲厥小醜旦晚凱旋猶得展拜高堂

以補供子職豈期親不我俟一日之生離竟為百年之永訣耶嗚呼痛哉庚子三月府君寒熱數日忽患洞泄不止十五日猶至西苑坐班歸寓連瀉數次足冷至膝十八日叩祝 萬壽不能自起賴同官扶掖成禮因具疏乞休奉 旨卿効力年久清勤自勵簡任司農正資料理著照舊供職不必以老病求罷該部知道府君感極涕零伏牀叩頭恭謝越數日腹瀉不休足難履地復具微臣衰病難瘳事一疏仍蒙 溫旨慰留又奉上諭前覽戶部尚書趙申喬辭本朕深憐之念其操守到老清廉性雖暴躁為人朴直年近八旬病勢難料全愈倘一時難保亦未可定趙申喬乃革職留任之官著照陳說之例復還原職當賠之銀一概寬免內閣將此口傳旨意著速發去令病人早知一天或五內少得安寧服藥調攝即可順養也府君跪誦 天

地盤事不刺案奉第

主

言淚隨聲下隨具摺達鯉詔貴往熱河謝 恩蒙 皇上連賜膏藥及藥丸隨貼隨併尾間腹泄頓止七月足痛漸愈隨於二十四日親赴熱河叩謝 皇恩復覲 天顏不勝欣幸八月初自熱河歸即進部辦事斯時身體尚未復舊祇以受 恩深重圖報念切不敢再以衰老求退又不敢在寓偃息朝夕勞動不異從前十月望日隨諸大臣忭舞叩賀又蒙 溫諭垂問歸語兒孫閨門感泣十六日更定後回寓心神恍惚語言蹇澁天明稍覺清興仍赴部如常十九日又隨九卿赴西苑二十日尚力疾到部滿尚書孫公慰勸始歸二十一日力乏不能起床口中誦言部事喃喃不絕二十二日喘急愈甚易黃時兩目瞪視自嘆 主恩未報賁恨重泉口授遺疏令鯉詔繕進時不孝婦陸氏侍疾牀前念不孝遠涉西陲未卜稅駕因涕泣逡巡冀或一

語家事府君張目顧之終無一言追鯉詔捧參藥以進而氣息益微不復續矣嗚呼痛哉此情此景不孝總未見也即碎身萬段決胆割心摧筋剔骨豈能蔽厥辜而銷長恨哉二十五日晚上見遺本即傳奏事大人問趙申喬是幾時沒有如何沒有皆回奏云不知奉旨趙申喬効力年久清勤自勵簡任司農實心辦事忽聞溘逝朕心深為軫惻應得卹典著察例具奏二十七日特命宗室公南書房張少司寇漢侍衛六人臨奠茶酒行三叩禮不循常格禮臣具典禮以開蒙賜卹如制閣臣擬謚上請特予恭毅二字不孝等子孫孫即捐糜頂踵未足仰酬萬一也語云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先王父之臨沒也呼府君曰爾知字汝意乎諸葛武侯王佐才而其自信不過曰謹慎而已今府君不惟恪守慎之一言且併武侯之鞠躬

趙奉先公劄記卷第二

古

盡瘁死而後已者視之亦為無忝府君與人交終身無情容倨色為撫藩接見屬吏必以禮入居九列動容辭氣滋益恭庶幾古君子行己之道嘗言大丈夫事業一生豈做得盡惟有做一日僧撞一日鐘捐館前二日猶晨起入部執筆判牘不肯休若不知身之有病者曾子論士之弘毅終之以死而後已朱子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也今府君刻苦數十年品行經濟盡在賜謚兩言之中非皇上深知篤信於老臣何以得此古來臣子之受知於君父孰有過於府君者哉居常訓不孝輩曰今人多好以清官自負夫清非僅不名一錢也須兼廉明兩義始得廉則一塵不染如冰雪之清明則一毫不蔽如水鏡之清若徒一介不取而處事糊塗世安用此清官為吾外歷藩撫十載何曾做得清官來如初任浙藩時兌解協餉每平贏出錢

趙奉先公劄記卷第二

圭

許詢之庫胥則云前任收兌稍重些需故耳合計可四百餘金吾藉以餬口兩載此可謂之清乎撫浙不及一年變賣本衙門朽壞號船一隻并繳進水手工食銀共七十兩有奇為差往鎮寧路費此可謂之清乎洎移撫偏沅隨丁二十名咨部食守兵糧歲得餉銀二百餘兩米七十二石閩署待哺於此此可謂之清乎所自信者吾於地方利弊民生疾苦蚤作夜思知無不為為無不力差免糊塗之責耳至於戶部衙門苟有所得絲毫尤為不義非散法欺君此錢安得入手故吾在部未嘗敢私一錢凡吾所為有不可以告皇上者即不可以告家人爾曹雖不言吾能不內愧於心乎府君不飾名不矯節循理而行審義而處生平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大率如此不孝兄弟才並驚下命復垂舛不能為府君分憂反多以事貽老親憂丁酉二月不孝被同官誣訐記注一事吏議必欲真之死請移獄西曹上洞悉無辜折本者再又傳問九卿亦會議如前本既上而旨未下時不孝待罪西苑寓中薄暮府君馳一介至且攜一闕柑賜不孝啖曰一有消息速報我旋聞上折本不孝感極痛深失聲而慟即作手稟遣家人馳還抵邸舍已嚮晨府君猶一燈熒然兀坐以待蓋竟夜不寢矣翼日府君以奏事至西苑語不孝曰疇昔之夜神思荒亂殆不可言狀所以携一柑啖汝者恐一從吏議汝便當入請室吾豈能即與汝相見故以此畧示分甘耳尋荷聖恩矜宥不孝僅從削職仍供奉內廷吾父率不孝涕泣謝恩兩月之憂懼始釋仲弟鳳詒初授山右沁水令府君適任西曹臨岐誠囑有詩云保民若子方成子治邑如家莫為家所以鳳詒外任廿餘年從未敢以俸資攜寄故鄉

買田一畝置屋一椽此姻黨皆知之戊戌春鳳詔罹於法府君
方典試南宮出闈後始知之曰此子負君恩死國法吾何悲
焉但吾老矣不意暮年見子刑戮也自此慘戚之容時見於色
是秋部檄原籍查家產邑令意有希合以寒家薄產無幾難於
開報遂及三黨羅織橫行二三親戚凡有餽粥田數頃者輒繫
之獄盡籍其田以充數至於寒舍所有一盃一箸一紙一縷悉
登冊以輸之官賴觀察李公太守劉公秉公持正令亦悍然不
顧猶以為未足力請於上官疏奏經詔職嚴追將得而甘心
焉府君憂之甚憐之甚一如不孝待罪時乃蒙 皇仁浩蕩概
免查追不惟經詔幸獲生全諸親友皆反故物得免餓殍府君
聞命淚如雨下曰上實使老臣再生恐老臣不能報矣世
世子孫敢忘此日耶不孝次男倭府君最鍾愛極保中即提

趙榮亭公制書卷第一

六

抱左右稍長自課之識字讀書九歲後府君宦浙宦楚俱挈疏
行命庶母張撫之兒亦善承意指頗能服勞辛卯春府君入都
雖官御史大夫而僮僕寥寥門無賓客不孝復僦直禁中扈
從塞外定省多闕經詔以卹墓祭掃數往來南北間蕭蕭晨昏
惟祖孫兩人聚首未嘗頃刻離也戊戌五月倭徵以暴病死府
君哭之慟連呼曰天喪予既而曰吾非敢安比孔顏也以吾兩
人相依為命直同此痛耳厥後府君貌益憔悴意緒更復無聊
每退食歸寓形影淒其輒呼孫乳名哭之逾歲猶然倘教生男
元次七歲端慧如成人丙申以痘殤府君悲不自勝曰此吾家
曾孫也曾孫與曾祖中隔兩葉且未識而天性之痛欲遏轉
深良由我有餘殃累及童穉因手書淚語十數行命家人南歸
持羹飯詣家哭焚之就意今日不孝不得侍吾父而倭徵反得

長奉色笑如舊元次亦從地下初見曾祖跪拜起居也嗚呼痛
哉府君少丁族難中膺劇邑末齒剔歷中外隻手播孽勤苦勝
於諸生時屈指七年來大抵憂患之日居多燕閒則愁眉默坐
出接賓客間亦酬答歡笑從未露齒輟教比年骨肉凋殘生離
死別感舊傷今老而彌甚加以年運轉軻動輒得咎操心慮患
晝夜靡寧以故氣血日益耗精力日益枯一蹶而幸復支再蹶
而遽不起也嗚呼痛忍言哉府君篤於友愛止安公自生府君
後閱二十年復舉一子即翰林院編修提督山東學政蔚什公
也止安公捐棄時蔚什公甫十一歲府君親自督課長為完娶
以祖屋讓與獨居而田產則公析外復於不孝輩分著時仍照
分授田百畝丁丑蔚什公成進士府君郵寄一聯云痛思往事
無忘吾父之艱難慈念永圖寧效乃兄之迂拙蔚什公捧之涕

趙榮亭公制書卷第一

七

泣受教迨仕連江府君為拮据資斧令抵任癸未春府君隨
駕行在天語詢及子弟履歷一一奏對後復從容奏云臣弟
申季遠任漳鄉臣年已老恐此生不復相見上領之未一載
蔚什公遂得引見改授翰林院編修旋提學山左以校士積
勞卒於齊南官署計至府君痛悼殊甚每道及輒涕泣不自勝
府君尤篤於淵源之誼閨中朱公已酉房師也後為瑞金令被
誣受劾府君親詣江右力白於大吏寬始得雪座師東莞祁公
後嗣式微書香中絕府君勉自節縮為之援例禮闈房師揭陽
楊公謝世後諸孤孱弱府君竭力維持得免外侮初應童子試
受知于學使江陵胡公及撫楚南胡公道以壽終府君為文哭
之周恤遺孤而勉襄其喪事府君愛惜人才樂於推轂任總憲
司農每遇九卿廷推人員一有所知即急為援引如陝西學道

今總憲朱公兩淮運使今兩淮鹽院張公皆府君保薦非有平生之素一見即深器之又湖南舊屬藍山令尹秦臨湘令傅範城步令趙璐府君遵旨保舉得行取引見又雲貴廣西會試限於定額府君將落卷進呈蒙恩覆試雲南鄒啟孟貴州王夢旭廣西李祖望俱得恩賜進士府君存心仁厚表裏坦白不設城府崖岸尤不喜計人之短其有一言一行之幾於道則識之不忘方謂天佑吉人宜享上壽不意遽棄諸孤而逝也嗚呼痛哉府君淡於仕進里居時即有終焉之志戊寅元旦年五十五歲自題神主曰白雲舊人并為之說云白雲者何居白雲渡濱也舊人者何今古無常存之人歲月有易盡之景在今日則為人在他年則為舊也府君於去來之際固有洒然脫然不少繫戀者惟是捐棄不孝曾無片語留付此日夜椎心泣血

趙妻李氏墓誌

大

恨不得相從於地下也嗚呼痛其有極哉吾母龔夫人庠生兩若公女贈文林郎湖州府推官鹿萍公孫女也于歸府君時吾家貧無力備鼓樂止用布幔肩輿外家又被盜燬廬亦不能具奩資吾母處之泊如也先王父治家嚴肅屋宇秋隘吾母飲容屏息終歲不聞笑語教先王母白太夫人素慈愛吾母朝夕隨侍備得歡心與諸姑尤和好無間丙午秋府君被放更深後吾母猶飲泣不止府君慰云吾未及壯未必無出頭日子汝不必重自苦吾母揮淚曰吾非慮爾無進步惟念阿翁春秋高試事兩番報罷無乃重辜老人望耶府君亦不勝悲愴越三載登第吾母喜動顏色幸老人之及見此也後府君歸里吾母相謂曰吾家固寒素不必學他人具冠帔亦不必買紉綺為我製一青布衫足矣府君欣然諾之癸丑八月先王父疾大漸治棺孔亟

趙妻李氏墓誌

元

有親知告云日辰與家婦相衝大不便宜易之吾母堅持不可曰奈何以我故遲誤老人大事且修短自有定數無庸慮也迨甲寅秋遺疾彌留時執先王母白太夫人手嗚咽不忍釋且云婦職未終反以諸雛上累阿姑歿有餘恨而捐閣之期與先王父屬續之月日時一一相符數耶命耶天道果有知耶其無知耶而吾母孝思肫篤不暇自顧可勝痛哉府君嘗語不孝兄弟云吾與汝母伉儷十五年為貧所困汝母仰事俯育旦夕拮据辛苦備嘗未嘗一日伸眉吾真有以償之者而今已矣輒潸然淚下嗚呼不孝追思及此終天之恨寧有極耶府君中康熙己酉舉人庚戌進士歷任戶部尚書兼管錢法堂事務康熙五十二年三月恭遇萬壽聖恩誥授資政大夫生於順治元年六月十八日卯時卒於康熙五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酉時享年七十有七特旨諭祭賜全葬賜諡恭毅吾母生於明崇禎十五年二月初六日酉時卒於康熙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卯時年三十有三歲康熙五十二年三月恭遇萬壽聖恩誥贈夫人庶母張氏先卒子四長即不孝熊詒康熙己卯順天舉人已丑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侍讀革職仍內廷供奉娶陸氏封安人次鳳詒康熙丁卯舉人戊辰進士原任山西太原府知府娶唐氏次鶴詒早卒娶白氏苦節三十年待旌次鯉詒康熙戊子舉人候補內閣中書娶楊氏女二俱早殤孫九伺數邑庠生賜監議叙知縣即用娶黃氏侄徵太學生早卒娶張氏儒敷太學生出嗣鶴弟娶儲氏行敦太學生娶王氏俱不孝熊詒出健叙娶徐氏鳳詒出位敘聘陳氏鯉詒出偉枚聘許氏倚敬聘劉氏傳敬幼未聘俱鳳詒出孫女十一不孝熊詒出者

三鳳詔出者四鶴詔出者一鯉詔出者三曾孫四壽男倘數出
彙男伶徵出智男倘數出貽男倘數出俱幼未聘不孝熊詔創
巨痛深神昏思督語無倫次掛一漏萬伏祈大人先生俯賜採
擇錫之琬琰以登史乘以貴泉壤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祭文

祭廟母紀恭人文

溯詩書之世澤毓嘉質之徽柔痛修齡之未逮聞懿風而涕流
繫伯姬之苗裔追前軌以相侔肅黃門之家範幼婉婉而幽修
寶靈珠之在握爲賢姑而相攸維文恪之愛子頗慎選夫好逮
欣而美之既合乃無嫌乎河洲奉盤匱而悲飭潔蘋藻以薦羞
佐敬養其內備終溫惠而無尤逮姑嫜之遘疾竭焚禱以上求
繼高堂之易簣歎佳婦以瞑眸洵相夫而有禮助膏啓之旁搜

趙榮公利妻墓誌

主

觀成章而心喜託曠業以懷憂會知辰之屢捷猶勗勉其勤謀
既中秘而受渥且禁直而登優惕崇職以冰蘖戒凌雜之勿詆
惟中饋之是主酌豐儉而咸周隱自安於食淡斯百爲之善籌
若尚方之隆錫必莊拜而珍收遵火體以立議思仰答之難酬
暨內外之無間和妙婁於同儔撫嬌甥如已出資奩具而盈潤
兼無妬於貳室似高柯之下樛羣三索而誕育常顧復之悽悽
行單緒於綿旎宜懿矯之長麻何二豎之不恕虔祀佛而無瘳
竟惡空乎五蘊均夢幻於浮漚拜賜額之榮寵疆伏枕而叩
頭忽奄然其遐逝先夫子之旋駒曾不及乎永訣悵視舍之無
由慘嗒焉於總帳尤淒清於凜秋其奉承乎年譜日侍訓于應
劉接話言之藹郁聆述行之綢繆瞻起居而抱疚心怵怛而弗
休賦雲鸞之渺渺悲夜魄之悠悠倘西極之返顧乘素素以神

遊鑒椒漿之前酌及肴核之旅修駕蕩帷而來格庶誠感而延
留嗚呼尚饗

祭楊年嫂田恭人文

嗚呼寶婺星沉瑞池駕杳作配玉堂之彥生前象服堪榮永留
彤管之名身後芳徽不泯悵女宗之乍失誦臺範而增悲緬惟
恭人順表坤儀貞稱恒德家承恩澤漢初樊鄴之封產自名門
唐世崔盧之族幼嫻姆訓顧家之閨秀爲隣長習女功薛氏之
鍼神與匹荊花方茂玉鏡斯求既協兆於雀屏乃嗣徽於鳳卜
宜家入而有譽相夫子以成名潔治澣滌置翟佐班衣之戲靜
諧琴瑟鸞鳴鳴理雜佩之遺禮肅如賓能使伯鸞加敬職勞中饋
不教洗馬言愁冀北空羣雙珠早誕關西清德四世益隆載選
鸞誥之自天爭羨魚軒之耀路尊榮未艾勤儉依然方期克享

趙榮公利妻墓誌

主

修齡詎意遽逢疾益壽之泉罔放返魂之藥無靈孫楚有文
情深伉儷曾參至性口絕水漿里巷盡爲歎歎族黨尤多悼歎
其等誼辱蘭交心儀蕙質因風柳絮未聆道韞清言倚玉蕙葭
得惡大家矩步追躡承華之列自愧後塵備員載筆之班敢揚
懿行此音恰咽珮響歸遲靈其來歆嗚呼尚饗

祭大同守洪崑霞年兄文

嗚呼兄之捐館舍距今將一暮矣余至今日而始得爲文以哭
兄者非余之敢後也去冬之杪凶問至京師始聞而驚繼而痛
轉而疑以爲傳之非其真耳欲哭於寢門之外而未敢也今春
計至而疑者信矣痛不可忍矣即欲走一介執難絮絮於喪次
而余適爲同官所擠因事彈中吏議欲實之死將下於理幸
天子知其枉僅從削職仍供奉禁廷當是時一夫張弧舉朝袒

臂余杜門待罪如孤萍斷梗飄泊於風濤險隘之中恐終已不得哭兄以伸吾痛也勉強索紙作書而茫茫百端不能成一語以故盡然中止未幾扈從塞外持索簪筆無餘閒又遲遲未逮今聞奄奄有期矣既不能憑棺而視歛復不能執紼以引車日月云徂幽明永隔數千里外臨風一慟其能已於言耶始余之得交於兄也在戊寅之冬皆以濠陽夫子選拔士入京師時則又有王子庭曙大武舒子寶田旅邸連楹而余居獨遠一見歡如舊相識即徙余同寓於正陽門外之僧舍相與圍爐剪燭論文賦詩更縱談古今賢豪之出處及品評當代人物興至則飲酒歌呼以爲笑樂蓋五人者方俱壯年氣盛志高因相謂曰異日富貴毋忘死生勿易也已外秋余偕大武舉京兆而兄與庭曙寶田屈抑不得志寶田先歸江南兄與庭曙被選上舍教習

遂成永訣也兄在交城時一月中書問必再至凡地方利弊若何官箴得失若何輿論傳聞之褒貶若何諄諄諮詢不憚煩其後牧霍州也亦然又其後守雲中也亦然余以日侍直廬辰入酉出偶不暇答而兄書問不絕且云吾兩人遠相念止欲數行書達彼此平安信耳兄素知我貧歲必分俸數十金爲窮馬僕賃之費又憐余薄宦三載尚寄跡僧寮既居無策復爲假貸以助焉嗚呼兄之待我厚矣而余曾何有毫髮之補於兄耶自兄之別我而去京師也後四年大武出守章貢不半載卒于官余哭之庭曙則又四至京師兩年前卒於京余又哭之昔日之相聚而相知者又有金子以時去年春亦卒於滇余又哭之不一而足而又哭兄也嗟夫死生聚散之際固如是其奄忽耶以時年長而兄與余齊年庭曙少余數歲大武又少庭曙數歲回憶戊寅舊遊不過二十年間事而故交零落已如此其幸而存者惟余與寶田然六年之間余哭四人焉而余亦將衰矣兄在雲中即得疾余亟馳書慰問答書云調治已漸愈繼遭大恭人之喪疾復發余遣人弔且問疾亦答云體漸平復然余見來書筆墨語言似有精神恍惚之狀心竊憂之尋聞南歸抵家疾發即差余憂乃少釋謂居家安逸不若居官之勞善自攝養可以無恙兄之仲子封旅吾壻也去春來京師亦云眠食無損矣孰意不逾歲而終以此疾至於不起哉又聞兄之疾因余弟而加劇也蓋余仲弟守太原與兄共事交契最深今以得罪上官陷於重法含冤如枉控額無門惟兄熟悉其情事必有爲之憤懣不平者嗚呼兄已棄人間世一載矣而余弟尚幽羈請室未知性命安歸余痛吾弟能勿益痛兄耶近世士大夫往往家於官兄之家

則以官而廢三任晉中廉嚴籍甚宦橐如洗復傾家以代人補
苴沒後遺孤十一人未婚娶者過半非有難弟孝儀推已所有
佐其兄則受累於官者無終期而藐諸孤且喪殮不給也夫今
之人不講於孝友之道久矣家有孝友之君子同室無私財撫
兄子如己出九原有知亦何憾乎吾壻封旅頗能自刻苦他日
庶有以自立余于兄尚有所負俟余力可以償當付之封旅以
完吾志此平日所欲告兄而未及者也嗚呼哭兄之淚蘊結一
年而所以爲兄告者不過如是言有盡而意無窮冥冥中之知
我豈遂不如疇昔相聚之時也耶哀哉尚饗

祭 誥封一品夫人李師母文

天壽平格元老是毗內政肅離曰維母儀女宗紀美五紀於斯
條承遠訃理不可推恭聞懿行冠於閭帷晉江巨姓朱紱垂垂

趙舉事公制書卷五

吉

令善宣昭笄珈孔宜崇秩極品德稱弗疑繫惟相國出應昌期
文武勳德蔚爲邦基內修其勤嘿若相之惟 帝念功端揆來
咨弼諧單心罔顧於私家督孰理截然不移維我相國忠清勿
欺素心如水皎皎不淄家承其廉潔蠶絲匝困倉誰廢文錦胡
被貴而弗驕禮以自持維我相國燭照靡遺四海九州罔不受
治家承其明毫末悲釐家人婦子莫敢鳴嚶紀綱僕御順令無
疵大家之教典則靡虧申國之法莊恪弗劇豈同臭味而有差
池順承合德麗於坤維母訓既立諸子是規叢桂清芬互沐森
奇巫咸同招劬勞心悲長公淳粹文高一時經術湛深不克究
施惟此蘭蓀九畹方滋敦敏性成誦習孜孜有孫育曾克承燕
貽朝夕顧視樂以舍館春秋既高登邁於耆瞻念鄉閭歸總在
茲宜履上壽飲食支順運公林泉采采嘏步輕輿載軒委蛇相

隨何圖仙籍與世長辭舉國心悼疑天噙噓凡屬宇下泣涕漣
漉某等溯風鳴噓道遠莫追或源伊維比附孫枝或承壻廬瞻
望親慈或拜牀下挈誼惟祗無從執紼心傷涕洟香香南天曷
慰我思雖云大德難管難窺潛焉寫哀抒此寸詞踧踖真椒醑將
以崇危雲車僊侶來鑒來綏嗚呼尚饗

祭銓部張鞠菴文

嗚呼庭生王樹代卜金甌譽綿弓冶緒振箕裘地靈人傑燕翼
厥謀霞鬱雲蒸世德是求穎南擢秀曲江匹休維君望族閭閻
罕儔太翁起家冠冕時流爲名進士發祥所由青萍出匣屠龍
志耐舍香粉署 楓宸眷優尊曠早嗜綠絳歸游千里名駒步
武驍騁桂叢香發杏花苑花稠英年射策如矢汰輶扶搖羽翮
廟琳瓊旋入承明職典使輜皇華四牡咨度咨諏六載考績

趙舉事公制書卷五

吉

帝嘉乃猷游陟銓曹亮采惠疇嗣遷郎正引對螭頭 天語春
溫謂振其尤掌頒制誥如剛吐柔待錫新綸星躔未周胡然化
鶴修焉駕虬君稟夙慧庭訓冥搜吸漁墳典沉酣索印提攜王
友勗以藏修分衡鎖院奇俊畢蒐自官京師漳鄉路悠望雲子
舍祈添海籌蘭芽瑜珥繞膝扶鳩叔季鵲起懷珍北遊田荆姜
被指日綢繆何其不弔朝露湛收策遙緱嶺文召玉樓錦茵微
兮菊香暗浮瓊花謝兮子規夜愁韶光石火天地蜉蝣名場噩
夢滄波逝區山印華屋瞬息千秋某等盍簪輦下締譜同舟聚
散如斯慟哭西州生芻一束清醑一卣靈其降鑒詎隔明幽嗚
呼尚饗

祭二弟文

維康熙五十七年二月廿八日同懷兄某以酒一卮飯一盂紙

錢一陌遙呼二弟而哭告曰痛哉痛哉天何使吾弟至於此極也自廿三日晡後聞信以來余與四弟淚眼已枯驚魂未帖展轉思維誠不料吾弟至於此極也上年十月之前無日不慮有此事至十一月廿六日啟奏天威震怒欲允九卿之議時已萬無生理及暮而復折本次早余從父親匍匐宮門哀籲即下九卿議覆而亦折本天心微轉似有生機謂自此以往可以不死矣今年正月柯泰戎有人西去家書中作好言相慰彼時情形實然非欺語也孰意今月廿三日折本忽上聖明遍問執政皆云國法不可寬而弟竟死矣假令是日不奏則遲延旬時或可以不死即不然而緩之數日則三月停刑此月猶可以不死弟之竟死於此月也執政為之也誠知其如此則前月之家書便勸令自裁猶得全首領以沒而何為以好言相

趙東亭公制集卷第

三

慰也痛其有極哉悔其有極哉旨下之後父親方在閨中一求不允再求何益既不敢復哀叫於九關又不能馳急足於千里廿四日遣萬本西行計其到時弟已不及待故未發家書是此段情形吾弟遂終已不聞也今為畧述之一紙淚言九原其得見耶廿五日部文下廿八日當抵太原是日遇肅戒廿九日即吾弟畢命之辰矣出獄之狀若何臨刑之慘若何棺衾不能殮殮畧殮豈能如法守尸何人寄觀何地數日來一日九迴而千腸亦寸寸斷矣吾弟平時一切吉凶先期有夢徵今日之事母親暨弟婦能攝魂魄而先告之否晨夕與獄神相對舉陶有靈肯垂憐而示之兆否嗚呼痛忍言哉雖然夙世劫緣人誰無死死於牀簀死於市朝均一死也勿苦勿怖黃泉差樂何怨何尤本朝七十餘年培養士氣冠帶之倫苟非極惡大慙概

邀寬典從未即加刑戮今吾弟獨遭此厄天也天可逃乎且吾弟被泰之後朝野聞之每多婉歎則舍寬負屈而死猶勝於情真罪當而死也查追家產一本尚未奏請異日倘邀君恩寬貸得留寸椽尺土則筑筑眷屬便可南還挈弟之棺及考姪之棺歸與弟婦之棺暫厝先塋之左近俟卜一兆而合窆焉弟所舊居之室子女聊可棲身教諸子以望其成養諸女以待其嫁余與四弟此身尚存決不使幽魂遺恨於地下也揮淚作此以補前日之家書冥冥中不致浮沉吾弟見之或可瞑目長逝矣

嗚呼痛哉

祭岳母陸太安人龔太君文

嗚呼岳母竟溘焉長往耶年踰八袞壽不為少子姓滿前福不為薄考終寢室洒脫塵緣緣人生至此亦復何悲然余之所以不能已於悲者則以母視余猶子而余不得視猶母也蓋母出自名門墮于華冑識詩書明義理中樞而有丈夫之志為先太岳翁觀察公所器重乃屯難頻乘世業中落貴志以終天年其胸中鬱結幽憂之隱有不能為子女家人告者余小子聆音察色知之最深方謂彼蒼嗇其遇而豐其年可以坐享期頤上壽余乞身歸田猶得進吉甘承色笑而不意遽棄捐於今日也憶甲申之冬余趨侍家君於南楚旋以薄宦滯京師與母不相見者凡九年余之婦乃母愛女也不忍使之遠離癸巳夏挈女至京師余具冠帶拜謁母為一解顏雖寓居秋隘脫粟藜羹處之怡然余又僦直禁中扈從塞外不獲長侍左右歲不過半載月一再至邸舍定省家君因得問母起居計母居京師三年而余之與母相見者不及月餘屈指再畱三年當為母稱八十觴乃丙

趙東亭公制集卷第

三

申夏婦兄堅請南歸家君力止之母亦躊躇未決而重違子請不得已洒淚就道余送出國門扶輿泣別母猶強歡笑相慰謝不謂此日遂成永訣也嗚呼痛哉先王父與太岳翁為同年友相約為婚媾余生癸卯越一年余婦生遂締姻焉先母夫人與母同族也閨子不造髫年失恃哀悽成疾母日遣人視問餉之藥餌乃得瘳年十五補弟子員母為製青衫送學又三歲家君欲授室而貧不能娶母因館甥於家衣之食之如已出余潦倒諸生二十餘年母常顰眉太息迨已外上賢書已丑倖及第母輒喜曰婿自幼不凡遲之至今始見其成名吾相攸無憾矣嗚呼母誠視余猶子也追念舊恩依依如昨能不思而痛痛而長慟哉余家查產一索波及三黨邑長吏耽耽逐逐擇肥而食虎狼四出羅織無辜母有饘粥田數頃併籍於官且陷婦兄於獄

趙秉章公判案卷第三

夫

湖口之計將絕母郵手書示女曰女勿憂若兄亦不汝怨區區薄產譬如昔年作汝奩資可耳幸荷 皇仁寬免各產仍歸其主而貪吏亦以暴病死去歲余奉 命從戎母聞欷歔不自勝手書來云王事賢勞臣職應爾其如寒官無力何且吾老父萬里征人可復相見耶嗚呼余無以報母而反以累母更以遠役為老人憂其相負尚可言哉今年五月余甫入關回酒泉決旬得都下家書知母有凶耗而計未至然鄉人音問皆云然嗟乎其信然矣欲如曩日之聚首燭廬絮絮述家常話不可再得矣病不知何症卒不知何時彌留不知何語殮不能殯棺以整衾槨祖載不能執紼以引輻輳不能臨穴以棄其窆安關山遙隔生死長辭母誠視余猶子而余終不得視猶母也嗚呼母止一壚雖有如無若此徒使桑榆日暮望遠懷悲骨月天涯九原

不瞑人生世上亦安用兒女為哉母之愛女哀毀不欲生將匍匐南行送母之葬跋涉數千里恐不及事母鑒此情或不增其怨恫也哀哉尚饗

祭署理西安將軍額公文代

大清康熙五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己巳朔越十二日辛巳撫遠大將軍王謹以剛鬣柔毛之儀致祭於署理西安將軍印務湖廣總督額某之靈曰嗚呼欲惡莫大乎生死綱常首重夫忠孝然生死之所遭有順逆忠孝之所成有大小若備員于朝考終於室歿不足道存無可述死而徒死者無論已即智効一官能盡一職鄉表其閭邑食其德雖能生誌乘之光未足立顯揚之極若夫景行已而有恥疾沒世而無聞臨大節而不奪無求生以害仁光被山河入地化其弘之血位乎箕尾歸天為傳說

趙秉章公判案卷第三

光

之星死而不死如將軍者其人矣將軍世作朝勳家傳將略才稱虞陞之襲龍任界荆蠻之鎖鑰乃以小醜背恩猖狂荒服職授龍驤權分虎竹將軍則勇奮於心義形於色忿此狡焉以啟疆圉將滅此而朝食視士卒如一體唐勳可奏于汾陽謀舉動於萬全漢策莫良於充國有度秉鉞分道揚鑣劍崑岡之石洗兵蒲海之潮雲罕星羅彌天既布釜魚籠鳥穴地難逃何期置子貪功鄙夫被惑重地遙臨短兵近接日暮途窮羽書火急同患為懷懸軍深入蓐食飛馳革囊利涉轉戰無期相持浹月獨木兼支長鞭莫及矢必命中而後發兵則一夫而當百尚制勝以設奇每摧堅而擊實乃敵人懼後患計欲生擒起傾國之衆置等身之金檻羊並力穿獸同心飛矢於壘伏炮於岑陣餘雪擁戰苦雲深將軍猶裹創而陷敵檣腹以先登斯時也士

馬爲之鳴咽鼓角爲之悲涼原野爲之變色天日爲之無光將軍雖摧敵百重圍而身受十餘創矣但見彼衆益增我軍漸折短髮蓬飛雄心氣結痛主恩之未報悲臣力之已竭於是望北關以長辭引龍泉以自決握拳透爪願平原死不忘君齒齒穿齦張睚眦陽鬼猶殺賊所以大宛小月咸灑淚於龍沙因而賊子亂臣亦痛心於馬革者也嗚呼星隕人寰計開天表百辟咨嗟九重震悼爰命本王恭膺天討馬牧三邊兵分十道仲將軍未竟之志慰聖主如傷之抱經鴻毛蔽野何能當烈火之焚諒敗葉凌霜豈足敵颶風之掃茲本王節駐湟中誓師西徼遙望風雲爰伸祭弔嗚呼將軍其死而不死者耶於忠也舍生取義爲我皇父社稷之臣於孝也殺身成仁爲爾先人堂構之子嗚呼將軍其死而不死者耶雖酹天酒以報崇功

趙裴公刺葉卷第三

手

趙裴公刺葉卷第二

昭代之褒榮未艾而列庶饒以景芳烈本王之哀感良多乃復爲招魂之歌歌曰華戎相去兮萬里隔上下攸分兮天與澤來章來王兮奉天職作不靖兮乃自絕嗚呼將軍兮明大節從容就義兮尊中國羗部聞風兮心膽裂英氣如生兮懾西域魂兮歸來兮來歆格銘鼎鐘兮炳史冊顯名揚兮永無數哀哉尚饗

趙裴公刺葉卷第三

男侗敦謹編

詩一 辛酉至戊子

任公釣臺

荆溪之中水如練荆溪之上臺如升兀兀臺前一釣磯吞波截湍橫溪面相傳任昉來築此占盡風流賢刺史公餘無事學投綸至今嘖嘖分人齒我聞使君最好賢冠蓋輻輳多翩翩鄭莊置驛常五日田文食客恒三千胡爲閒向溪頭釣落落烟波迎夕照一竿到處驚魚龍濯足滄浪寄長嘯吁嗟使君自有心公等碌碌誰知音隨波上下本無定貪吾餌者爲吾擒多應自笑門如市聊做當年釣鰲李虹霓爲絲月爲釣啖以人間媚骨士君不見金蘭把臂舊簪裾一朝遺棄如前魚西華公子窮途泣孝標慷慨絕交書只今惟有荆溪月爲公千載留清白昨夜秋

趙裴公刺葉卷第三

風捲碧濤臺空烟鎖無人迹

月下觀惠山泉二首

此夜清輝好來尋第二泉影分揚子月光近太湖天古砌涵秋色空亭帶晚烟半輪愁滴碎斜照石欄邊
爲愛團圞景重來翠壁間有心常對月無意復看山亭浸寒光瀾泉流素影徘徊九龍下疑是戲珠還

陽羨採茶歌

採茶天三月布穀啼埤烟驚雷嫩英繞抽絲處處開園好摘鮮採茶山蝦虎城頭巷面灣昔傳天使來唐貢揀得冰芽逐笑顏採茶人一筐收盡滿山春更有小僮能解事帶汲金沙欲試新採茶路飛青疊翠迷如霧任教栽餅與抽金暗香猶向蹊間度採茶名紗帽棋盤並紫英別有靈芽稱廟後龍團鳳餅何足評

採茶焙竹爐松火聲如雷研膏架動蒸且醲紛紛但見販芽來
採茶市漲沙羅界憑君指品到人間第一茗其價直與黃金比
我今連唱採茶歌風生兩腋信如何假使濁醪能解渴敢笑盧
仝稅數多天生佳種實靈奇烹之有法採有時才人意味逾清
苦定知茗戰甘如霽畢竟愁腸無浣地旗槍那得都如意君不
見陽羨之茶中冷泉人間兩美天涯異

擬冬日演武場較射畢同登君山游宴

鵬鵬騰秋遠蛟龍變化時珠璣先炫目弓矢待搜奇建纛開正
鵠登壇校武罷嫖姚爭獻技踉蹌跌盡長嘶枯草隨翎沒鳴潮逐
鼓移一聲魚貫集三箭驥羣追野闊謹音山高晚色披韜戈
出画帳歷磴度層波樽綠消餘興江紅映夜蓼峻嶺燈閃爍斜
驛馬舒運飲酒宜詩檄冬寒喜獵馳雅歌添逸趣鴈宴應昌期

趙學士公判書卷第五

二

盛世惟觀德元戎慰素思

擬冬至南郊禮成恭紀二十韻

升曆千秋永黃鍾一日開飛霞迎瑞靄綬管靜寒雷陽始天休
降升中帝輦來六龍珠耀彩五鳳王卬枚配享瞻彤砌陪壇
薦紫杯陶匏羅海甸柴帛接星台羽綴瑤階舞簫韶碧月催嵩
呼齊鸞序嶽拜繞鸞臺寶篆沉香結祥花彩燭裁慶雲籠繡幕
甘露灑金甕萬歲山頭震三光穀上迴冕旒垂肅穆蓮豆徹延
瓊北極迓新祉南郊闕夏回輿飄絳雪警蹕軼蒼苔岐穗盈
疇獲英滿陌栽醴泉隨湧穴瓜瓞獻蓬萊虞庖行宗岱姬筵
肇有節元音超舜樂御籙駕周謀青瑣思揮翰華封辱賜醅綏
添多淑氣早折上林梅

壽岳母龔夫人五十初度

三月春光春欲暮錯愛春光春再度黃鸝送春柳如烟紫燕迎
春花似霧捲簾貪看燕踰颺却逢青鳥叩雲箋昨夜瑤池桃已
熟王母親摘鋪華筵荷香馥郁蘭香濃寶髻鬢臨其中為羨
瓊樓不耐暑畫堂結悅逞春風瀛洲椒棗如瓜大豈須沉綠與
浮紅花茵柳幕堆珍果指點蓬萊第幾宮宣公閱閱名貫耳勅
海來填真女士但聞內助古有稱瞻拜母儀洵罕似寒門三世
締金蘭屏敎蘿葛攀珠玕鐘郝芳型時接目敢隨彤管快濡翰
風絮才思徒炫綺鸞曜齊眉還足鄙我瞻臺範不尋常奚但蘋
蘩相夫子玉樹高騫獨軼羣吸月吞雲傲青紫瑜珥蘭芽遶膝
前英英頭角充閭社滿庭斑綵喜欲狂拜獻一觴復一觴我亦
從茲陳酒醴青衫羞對舊東床拂拭東床思總卅十年前事運
如幻曾携玉鏡甥館樓授衣授粢餘恩盼駑馬伏櫪嘗踟躕緊

趙學士公判書卷第五

三

母不嫌惡豆稜鰥枝自甘菴菜紛繁母將雛無悔訥相攸愧厠
冰玉列渭陽幸映花萼牒我登叱巖懷北堂拜母依稀萱影接
幼年未解舞斑衣今朝歡羨心馳獵愛傍門楣肅復歌錦堂佳
宴慶如何永錫期願纔紀半疇看環珮微鳴珂喜駐丹顏應不
老待周甲子祝三多人生吉祥隨所受天倫樂事居八九為詠
周詩思媚篇肅肅雍雍嘉祉綿

七夕步十叔韻

雲卷星稠早露濃依稀烏鵲架成梁參商終歲應穿眼牛女今
宵解別腸會少離多愁淡漢畫長漏短怨斜陽來朝重起相思
夢淚滴機絲色更涼

咏綠牡丹

小院名葩絕代無雨餘新翠出叢孤芳安點染勞青帝媚態依

稀見綠珠色借苔紋春自占影分竹葉望來殊徐熙好情閨中
黛別爲雕欄富貴圖

沁園春 用陳其年烏絲詞韻

似紙才名如霧前程真難主張但袖中短刺行乎且止懷中美
玉沽也還藏劍吐芙蓉詩成芍藥誰道斯文獨擅場從前誤枉
傾殘墨雨走禿毫霜 半生閱盡炎涼更躑躅長安別故鄉豈
盡手新翻多調脂粉阿婆未老自作衣裳鬼緹椰榆天雖憐懂
奇字驚人恥問楊春來矣且尋梅野外領取寒香

詠梅

荒徑春風外細梅萼漸舒夕陽餘澹蕩野外恰清疎庾嶺枝何
在含章殿已虛獨憐何水部東閣只吟渠

蒙陰道上步雪

趙秉奎公制書卷第

四

崢嶸奇峰簇馬前紛紛雪舞散寒煙黛橫遠岫明如画粉貼疎
林老更妍一片素光浮曠野幾層空影落平川相逢誰是剡溪
客把酒尋梅臘月天

菊月五日呂東曙邀遊青山莊步少陵游何將軍山林韻

十首

泛艇青山外庄前卧小橋廊斜常引月峰絕欲凌霄面壁光如
畫臨池影自招勝游期歷盡佳境故迢遙

萬籟從空發秋聲入耳清画梁繞別燕古木乍遷鶯菊綻淵明
徑草香張翰羹幾灣流曲水疑在島中行

小山均叢桂花重蒂難支滿地鋪金碗盤根浸石池迎風香自
透落日影先知暫憩空亭頂羅衣且散披

最愛淨池好環載君子花葉翻驚鳥雀枝卧走龍蛇遊倦香偏

引詩狂酒易賒依稀蘇學士蓮炬送歸家

連砌羅嘉陰參差小岫開憑亭臨古柏客杜傍寒梅野色隨雲

起秋聲逐樹來但看隔岬影一片碧於苔

孤塔身橫嶺雙菴面湧泉老藤常掛網衰柳斷飛綿蟬噪林添

點綴蓬萊界惟聞細草香枕流邀晚月坐磴浴新涼迷客秋耽

與名園煙鎖藏主人愁寂寞山水自蒼蒼

負郭鋤雲頃環邨畜鯉池讀書翻鄴架醉酒倒山羅野趣酬吾

癖嬉游學小兒自來幽勝地清夢影相隨

迤邐西堂外迴看滿苑雲欄杆紅結字石壁粉鏤文迷路隨花

指聯吟信口分園林爭饒客但有落英紛

白眼長如此青山景奈何阮途應未到謝屐不堪多揮手時狂

嘯移舟復醉歌歸來忘寫繪明日可重過

翌日復偕叔弟同遊步少陵重過何氏韻五首

再理扁舟棹重飛雁足書停樽邀碧月拾翠傍青嵐

無驚鳥橋平有躍魚敲門引從客幾訝是吾居

望苑虹初結穿廊日已移遠香知桂子低唱識樵兒雲擁孤峰

石秋橫千頃陂花枝點綴好搖漾在東籬

登高須九日作賦可今時苔繡痕成字泉明韻叶詩獨行尋鳥

跡遙眺拂蛛絲邱壑參差画依稀素所期

靜者山容小開門日影長素心存水月世事說滄桑濠濮千層

浪邯鄲一枕梁烟霞客我伴早已傲羲皇

頗怪書痴懶窺園禁十年兩遊忘折屐萬斛湧源泉客別青山

面溪鳴綠水田鷄枝如可借此日便飄然

詠蘆野採菱五首仍步前韻

野墅方開徑逕遊，評滿書菱花迷水鏡。苔碣掩山蘆，散展憑雲鷁。邀朋覓鯉魚，曾携樽酒過。彷彿舊僧居。

蘭亭新訂聚，小艇傍花移。話久青山老，歌傳紅雪兒。製衣催楚棹，投杖擬仙陂。兩岬喧秋籟，清風透隔籬。

菊叢尋還早，菱翻採適時。綠波誇左賦，紫角綴韓詩。嬾步因忘味，知音少色絲。烟霞誠有伴，茅舍酒襟期。

水泛舟橫小，池灣菱引長。翠紅鋪錦障，頭角關茶槍。桂野開蘆，蘆花寄雁梁。倚帆吐珠玉，嘯月誦軒皇。

岬沙迎落日，秋實喜逢年。醉飲貪冰笋，狂歌奏響泉。臨溪獨古寺，負郭有良田。黃鶴爭先步，巴音博翠然。

寄蔣賡虞三十初度 甫丁卯正月

鮑參軍公制書卷五

王冕浮光正，此秋先看紫氣滿。滿洲催梅情，點點離孤影。折桂遠添綺席籌，三徑早開宮。泮側一杯留，向曲江頭勸君莫怪詔華。迅尚有班生把筆投。

丁卯秋叔父偕二弟獲雉嚴君勗以短章六首余亦勉賦八截藉以言志未足云賀也

王華冰輪徹碧窗，幾番促席話書釭。而今振響春風裏，國士於家獨有雙。

當年舞勺塊芝蘭，共博含飴頃刻歡。深羨吹簫先奪錦，慰令白髮好加餐。

鯉趨日日繞庭前，弓冶全憑仲氏賢。慚倒芙蓉秋色老，斑斕依舊一青毡。

每携陟屺痛萱花，幸護低枝早放葩。迴想掌珠辛苦狀，泪彈衫

子映飛霞

傳家清白蔭餘休，聯袂齊登花萼樓。早識蚌珠須再索，驂何用駕當頭。

曾奪終軍片席雄，十年還自泣秋風。乍看一戰驚飛去，麟木應難奏慈宮。

雲渡青燈伴苦辛，蟾光祇喜耀重輪。迄今蔡焰長安地，夜半書報少一人。

杏園佳色到江城，翺羽先驚雁塔鳴。三世科名終合辟，好乘龍榜嗣家聲。

步岳翁來亭陸公有懷堂詩原韻四首

岳翁近築別墅於其先壠之左，疎窗小室幽情逼人。有堂三楹，顏曰有懷，蓋取諸宛鳩也。製韻索和余塊諸生

鮑參軍公制書卷五

七

潦倒慙泣鉛愁書，邇未了烏能詩。然自念父母俱存，古人所樂，余獨不造。萱寢早捐，風木淒其。終天抱恨，且嚴君正在讀禮晨夕，苦塊尤切痛心焉。三復原詠，觸緒生悲，率爾奉酬，聊當鵲啼，非敢貂續也。

方寸繁愁覺夢遙，千秋遺詠句中標。深情久歎今人少，芳徑偏逢昨日招。瓏月伴眠孤閣枕，松風吹送小池橈。非閑雅好難爲市，敢爲晨昏志未消。

堂構於斯已落成，小窗橫榻篆烟生。拈詩講法如無意，種竹披雲更有情。野籟空清堪助寂，山花點綴宛相迎。瞻依識得悲歡味，陌上臨風日再行。

憐余何計破愁城，還向天倫自付營。鯉步學趨瞻讀禮，鳩鳴習詠手批評。其中真境憑吾造，此外虛名任彼爭。憶昨暫遊芳草

地方知風味屬清卿

留賓忙自剪春畦且喜泉池傍址樓莫道騷人添逸趣故將真性託標題傳家待列門前駒卜筭還耽隴上鷗今我情牽頻步屐幾回萱寢泣寒雞

來亭丈人預建壽域志卜遐齡詩以賀之

葱蔥佳氣萃佳城藉擁岡陵百歲禎早遣牛眠呈福地不封馬鬣慶長生燈開王蕊迎山碧酒煖金卮映水清深信吉人多遠策且看海屋已添庚

磊落胸襟傲百城肯隨碌碌羨凡禎幽情早逐松風去曠解還從杯酒生不向蓬萊探徑遠好依弓冶俟河清會看手環龍鱗幹指點高枝遡甲庚

無緣了悟破愁城富貴因人幻說禎業許酒詩娛百歲何妨山水證三生烟霞携入深齋暖風月遙觀午夜清未雨綢繆誰解意憑將心事托先庚

題漁翁圖

九

題本如人生像贊

俗也處僧僧也麼俗公案聽推敲印界應何厭眼前香如花花香味誰掬日月看如梭幾嘗織成縠老僧具慧眼合掌還拳足錯入無明無昧中捫着頭皮原剝禿四大五蘊是耶非臨去秋波直也曲老僧都不解禪經無句讀水影和月影山邱共華屋傳神多阿堵形伏神難伏拈花撲鼻香蜂密知未熟禪心如化工點睛添頰增眉目參透画中人回頭已隔皮和肉

航接遠山

古木森森翠壁環垂楊影裏鳥來還漁翁却傍蘆深處明月空

題本如人生像贊

俗也處僧僧也麼俗公案聽推敲印界應何厭眼前香如花花香味誰掬日月看如梭幾嘗織成縠老僧具慧眼合掌還拳足錯入無明無昧中捫着頭皮原剝禿四大五蘊是耶非臨去秋波直也曲老僧都不解禪經無句讀水影和月影山邱共華屋傳神多阿堵形伏神難伏拈花撲鼻香蜂密知未熟禪心如化工點睛添頰增眉目參透画中人回頭已隔皮和肉

航接遠山

古木森森翠壁環垂楊影裏鳥來還漁翁却傍蘆深處明月空

題本如人生像贊

壽舅母龔孺人黃氏五十

長齡自古稱松柏黛葉蒼枝傲冰雪百年常見挺孤貞掃盡鉛華標勁節任他桃李鬪芳菲幾度春風片片飛獨有南山松柏在虬龍蟠結世間稀我登南山有所思思將形管繪冰姿忽聞王母雲璈曲更逢婺女摘靈芝摘得靈芝贈與誰錦堂懸悅絲光垂當年誓矢柏舟賦今日稱觴憶畫眉王樹翩翩娛左右強為阿母陳樽酒翹望清秋月一輪籌盈大衍如岡阜人月雙清誠可羨桂花飄處開瓊蕊依稀人在小蓬萊青鳥叩簷教百轉樛櫟慚非宅相才鉛槧沉埋笑驚駘欲綴巴詞還面頰祇增惆悵咏南陔我咏南陔人莫和相看杯棬愁難破從今瞻拜錦堂前歸來頻諷蔚萬篇

已巳夏杪潘斯柔世兄聚首經旬勿勿言別口占當錢

題本如人生像贊

九

有鳥栖窮林逢秋常鍛羽斥鴳每笑之鴻鵠憐其厄一鵬自遠來相見如疇昔引吭呼為羣清風生兩腋勁骨傲凌雲長嘯振空碧幾回欲翔翔盤桓復朝夕時聆鳥悲鳴側耳頻歎惜鳥與訴衷腸羽脩方落魄囊裏觀鵬飛顧影多踟躕感伊慰好首珍重來秋役千里求友報許贈上林帛臨別再叮嚀聞言將腕扼今日何適征明月稀星驛搔首問青天天乎眼亦白

題羅子名秉乾尊慈苦節像

俠骨貞心誰與傳丹青繪出女中仙寒霜歷盡安逾潔皎日盟深色更鮮合浦離珠畱掌握名山韞璞耀銀鈿憑將辛苦和盤托慚倒蛾眉有萬千

壬申秋杪閱仲弟悼亡諸咏追維往事觸緒生悲漫成數絕以助傷絃併哭亡姪嗟乎楚客多愁每得斷腸之句

絕以助傷絃併哭亡姪嗟乎楚客多愁每得斷腸之句

絕以助傷絃併哭亡姪嗟乎楚客多愁每得斷腸之句

絕以助傷絃併哭亡姪嗟乎楚客多愁每得斷腸之句

絕以助傷絃併哭亡姪嗟乎楚客多愁每得斷腸之句

招魂作賦不堪回首之思訴舊恨於重泉行行是淚寫
新哀於片紙字字如癡但此音愴悵未諳雕工姑拍蕭
涼自慙怨亂云

問天奇妙有還無多少英雄此日辜若使文章聊吐氣便將餘
劫付妻孥

三世悲絃總一音年華漸短到如今緣何慣選嬌兒殉鐵券誰
捺仔細等前大母致諸先伯相繼而亡子母致漢亦痛一第

新詩讀罷淚千行聽說閨中心更傷典盡春衫還未了半生辛
苦為窮忙弟述婦生時貧苦有凍瘡不忍言者

干歸連步傍青雲爭羨門楣獨軼羣妯娌至今垂淚道未將榮
貴傲欽裙

珍重池塘草色新漫尋好語解眉顰幽明兩地都休痛還勝牛

水對泣人弟述婦生時貧苦有凍瘡不忍言者

我祖修文廿載餘玉樓清課近何如曾孫若欲探奇字好叩江

南老教書子大父生時自稱

舊日登堂侍祖姑每邀阿姆隔窗呼子婦與大母並居而居可憐金粟松風裏

定省泉臺片影孤

幾番回首痛萱親未見門迎子婦新今日嫻嫻來地下拜姑還
是少年人

未亡哭姆聽逾悲血淚聲聲叫杜規若遣兒郎尋小叔問伊幼
子可相隨子三弟早夭遺孤亦獨

風絮飄零悼昔年謝家道韞早歸泉余妹未嫁而夭嫂姑未會生前面悄
叙寒溫且共憐

西河抱痛我先知長向秋風哭望兒子婦子名望解小阮去時應作伴好

隨吾母待舍飴

記得丞嘗拜跪時笑看穉子習威儀家大人記先母命諸孫隨後習禮而今摧斷成

行雁何處呼童覓阿宜杜牧之詩小姓名阿宜

人間染淚寫哀吟曾否秋風為送音泉下望夫如有句試教兒
讀定沾襟

寂莫寒鳬上帝畿弟前淮南雜大事全非總惟深鎖梨花月只

有空梁燕子歸弟為婦圖芳魂果向長安路

千里征鞭落照中尚携小影伴囊空弟為婦圖芳魂果向長安路

應自低頭拜阿翁家大人現

莫猜夫婿少情癡鴛鴦于今既有詩未訣糟糠先告我傷心祇
許阿兄知弟婦前兩日夜半台閣弟與子徘徊月下顧影神傷即有斷髮不續之語

又哭亡姪福馨六截句

妻絕嬌兒淚雨濛總惟扶病哭秋風靈几繞過無年處尋向黃
泉碧落中

奇字曾從髻畔探呼唔到死尚喃喃白雲渡口書聲冷哀柳依
然影碧潭

刺得殘編飽蠹魚赤文綠字玉樓儲似伊敏慧塵寰少應向天
宮讀異書

恠爾端莊儼老成孩提一笑比河清森羅殿上休心怖還似當
初緩步行

北堂畱恨向誰論一去難招已逝魂弱弟事生兄事死幽明各
伴半晨昏

傷心骨肉墓門寒宿草妻迷淚未乾此去夜臺應聚首為余一
問平安

癸酉天中節前四日夜半哭亡兒保馨

西河疊恨訴誰知此夜湖邊忍痛思轉眼已經成死別回頭猶記是生離燈前哭影疑非我夢裏聞聲錯認伊寄語九原佳節近魂歸好共飲蒲卮

甲戌二月之望省視亡兒保馨塚迴憶去年此日余入鄉讀書兒依依戀別遂成永訣今日墓草已青青矣爲長慟以紀之

去年此日傷心處今日今年更足悲送客春光依舊至牽衣稚子竟何之生離再憶當初恨死別新添隔歲思纔向塚邊揮淚過歸來魂影可相隨

潦倒青衫泣路窮暫移畫卷伴村農嬌雛遠屋追行展淚眼扶窗送遠蓬風悲痛伊知永訣無情恨我未從容斷裾壯志成何

題李太尉墓

主

事枉酒今朝杜宇紅

最慘臨歧強抱携低呼小字急追隨兒每自呼保隔宵絮絮猶喃語此刻依依僅鎖眉記得離家旋自悻遙知覓父定如癡三生石上休相負我到泉臺亦未遲

一年底事歎匆匆回首渾如瞬息中渡口層樓猶滯影階前小草尚留蹤兒每自呼保墓烟寂寞籠荒塚曉月淒迷卧短松春信兩番都幻夢生生死死總成空

和優尼了上人韻

上人系出名門于歸望族閨中林下兩擅其奇俠骨柔腸獨居其勝風波亭上幾回磨百鍊之鋼愛憐河邊一日破千層之浪俗緣已解慧業都消以憂患之餘生証空王之妙悟甲戌冬月鼓棹秣陵道過燕子磯特赴寶

山參禮章馱尊者即以是日祝髮馬回首昔年芳心如

碎因口占一律備述其胸中不平之感及再吟兩韻而

悲從中來不覺嘔血已數升矣故其次律至今尚未續

成也余以潦倒文場重來白下登堂拜謁即出前詩相

示并囑繕書嗟乎紅袖青衫千秋同恨嵇琴蔡拍兩地

關心手錄未終頓觸離騷之句捧吟數過平添洗馬之

愁聊步韻以和歌自方擊筑抑寄懷於同調竊愧效顰

云爾昔丙子七月既望二日

聞道紅顏每不辰千秋閨恨已陳陳風波有日終須盡魂魄無

涯總未伸兒女浮漚原是夢夫妻幻影只如賓空王既許尋歸

宿好放愁眉重問津

休恨從前幾度春被蒼常妒有心人深情早付東流水始信多

題李太尉墓

主

才未足珍

飛花四絕

枉教辛苦費天工此別何由返故叢落水露泥判未得爲君珍

重舞迴風

惺忪無奈曉風催抵死空堦去復回傷別有人慵未起又隨蝴蝶夢中來

蝶夢中來

色香銷盡剩清涼羞逐東風度短牆斷送一春空愛好有何心

緒嫁王昌

地老天荒夢裏身東西未卜去來因不如一片隨流水猶有漁郎解問津

郎解問津

望江南

啣杯客裏漫尋歡忽憶江南興欲闌小閣夢驚晨罷繡高堂盼

斷午停餐桂曾落子難消恨梅爲傷心未解酸聽說不如歸去
好夕陽山外有啼鵲

家言十章步韻

昌黎曰物不得其平則鳴廬陵又云詩愈窮則愈工信
斯言也屈騷哀怨勝於金馬揮毫賈鵬悲歌善於上林
獻賦耶丙子歲涂月余奉家大夫命省仲弟於石樓官
舍手足相依破涕爲笑隨以家言十章示余蓋吾弟筮
仕出國門時家大夫口占書示者也後有叔父和言乃
昨歲署中所作滿腔憤鬱溢於楮墨間捧讀之餘愁添
十斛久欲步吟而閣筆者再因念弟以年少科名長於
吏治視我已不啻霄壤即叔父潦倒賢書十年面壁今
復一鳴驚人矣迴首卅角受書時夜雨燈前曉風窗下
相與促膝呶語者惟我一人長落坑塹耳薄命至此尚
何言哉三萬六千場無時出夢一部十七史何處開談
然若昌黎廬陵所言則窮莫如余不平莫如余雖不工
亦安得而不鳴也但恐青紫叢中又增一乞相話頭未
免令花城削色矣

小窗螢雪共當年彈指雲泥已判然花縣無端來措大慚余翻
似利名牽

高堂屬望意偏殷音自西歸每色訴我聽深山呼召杜江東有
路可曾聞

一縷定省尚頻揮望斷雲溪子舍依但念長安詩句好應知養
志在無違

小小愁閒萱草名看花此地更傷情生兒薄命都如我玳珮誰

將贈母塋

屏陵昔日撫流亡遺愛滿湘月影蒼梅杏河邊堪步武絃歌譜
出舊文章大父崇
今公安

梁苑棠陰昨再過青衫仍自愧蹉跎故人若問佳公子引向龍
岡看碧蘿子自家來道出梁
園爲家大人舊宅地

作吏天涯劇苦辛蒼蠶小鑰半隨身可憐九載糟糠婦分俸無
緣枉食貧

琴堂雅韻遍村民課子還携卷帙新愧我書逋債未了翻將豚
犬累尊人家大人休沐里
居澤孫自樂

義方苦口誨誠良記取叮嚀戒不獲題向御屏勤誦省韋弦勝
佩蘭芳邑有仙
山

傷心日暮阮途賒每聽衆衙情自嗟踏破碧峯花六出勞人旅
夢亦忘家今弟公吉早弟制書
詩中旋得兩雪連日

題叔父壁間詩後時在君丁丑
三月望前一日

細雨窗前燈半明疎鐘簾外月三更每將好句頻頻誦欹枕無
言淚自橫

昨夜琴堂送捷書碧紗籠畔燄光舒從今刪却多愁句剩有牢
騷儘付余

石城官舍同人唱和蕉窗聽雨得林字

雨壓綠窗影愁聲曉夜侵似隨譙漏急不並寺鐘沉點點成孤
韻蕭蕭雜遠林寸心原易碎敢自傲知音

小院簾俱寂輕紗浸綠陰何來十八拍忽度兩三砧節短心頻
數風高響未沉相疑雨珠玉頃刻化瑤林

皖城署中和張中峰年伯

臨去方知聚首難幾番辛苦亦成歡
追隨學步拋長缺指點文
心開彈丸負笈漫思充籠藥通門自愧遠
堦蘭天涯離合都如
夢敢學新亭泣楚冠

廿年心事竟全非
相夢難消蝴蝶衣
每憶高堂稱執友
相看古道信知希
匣中劍氣隨雲合
江上帆聲帶雨飛
此去飄蓬渾莫
定杜鵑休喚不如歸

客窗苦雨

得發字

憔悴春光欲度難
更憐春向雨中殘
一板河滿鄉心碎
數疊淋鈴旅夢寒
望裏愁絲渾似織
窗前淚點爲誰彈
小桃也學人含恨
獨裏香腮倚曲欄

清明曉發宣城

得城字

啣雨春山送曉行
客中佳節倍分明
金鋪淺陌黃花瘦
玉碎平

沙碧浪輕松蓋有風

吹紙蝶柳簷無絮點帶鶯散

醉此日炊烟已滿城

地爐

限韻分詠

不動簾櫳裏篆絲
地中依約展風旗
薪傳獨仗吹灰易
席煖翻教擁絮遲
小屋春深如有脚
短窗霧鎖若爲難
可能長吐炎炎氣
悄讀寒爐撥盡詩

暖窗深鎖黛烟絲
洞口颺飛似揭旗
爲愛洪爐隨地轉
不愁曲突徙薪遲
却灰疑鑿昆明沼
春色能回處士籬
寫入回圖渾未識
依稀陶穴記周詩

長安旅舍與大武聯句

南望江南欲去難
強將濁酒醉長安
子山枯樹名應在
大阮籍窮途淚已乾
絮被煖知春意近
蘆簾破覺夜風寒
莫愁半

折新豐劍

長負司空取次看

不是新亭也嘆嗟
客心如醉寄窗紗
強携竹葉邀寒月
爲愛金

蘭逐曉霞澆恨漫勞填海衛
洗愁欲問補天媧
年來聚散知何許
小卜佳音看燭花

長安除夕感懷八首

用秋興社韻

戊寅大除浪跡京華驚心改歲瞻
帝關而日近望親

舍而雲飛立雪依依祇作江城之夢
班荆草州都爲萍

水之踪折雁字於天邊
墳荒誰和憶鳳簫於樓畔
暮綳堪憐鬱鬱今宵茫茫交集借旦平大武兩兄用工部秋

興韵各賦八首聊作癡鼓之賣耳
慚無酒脯以祭之

天外寒鐘徹暮林
帝城車馬尚森森
漸來春色遲今夕未去

年華託寸陰

紅燭半燒遊子淚
綠醅重醉故鄉心
歲除不并愁

除盡臘與山頭憶
葉砧黃金臺上夕陽斜
獨對茫茫感歲華
莫美無心常落葉蓬萊有

路未通槎天高雲障千層闊
塞近風移一曲笳
聖世不勞諛

頌奏擁衾閑坐酌椒花

南望關山隱落暉
不堪暮景更霏微
雪憐臥客偏遲至
雲妬思

家故遠飛廿載悲秋看歲改
半生愛日歎今違
雁魚欲問新消息
認取離人瘦與肥

斗轉星移一局棋
眼前成敗任歡悲
笑人鄧禹知名日
送鬼昌

黎失意時幻影總隨殘
照盡寒香莫怨賞
花遲朔風吹斷江城

夢不斷平生國士思

相逢青眼是西山
東氣携來襟袖間
心爲歲寒貪柏酒
人如春

瘦掩松關詩囊有祭惟陳浹藥竈無丹可駐顏誰遣笑歌忘永
夕陶陶不讓尹和班

筆戰文壇少十功評章譽價有無中三年血淚秦淮月一夜悲
歌燕趙風夢短暗吟池草綠心遙小卜燭花紅故園兄弟應憐
我獨向天涯問塞翁

柳色遲遲上陌頭落霞枯樹澹於秋小樓今夜添新淚孤館隨
人說舊愁機錦迴文思繫雁哀鴻歸路夢如鷗江南聞道多風
雪莫見寒衣憶帝州

天關地軸兩逶迤人事如圓平與陂餞臘待沽燕市酒望春欲
借上林枝千山凍色和星滅萬戶輕塵逐曉移落拓自嘲痴未
賣半林書卷半簾垂

長安送春與大武日平聯句二首

長安送春與大武日平聯句二首

文

天許疎狂作酒徒武大借君花管賦三都指間沸沸開旗鼓旦身
外茫茫問雉盧薄醉可堪輕發墨赤微名不合強吹竿須知此

會真難得武大就裏何人獨向隅旦

暗覺東風去欲留武大彩雲徐度滯簾鈞三分花氣隨人遠旦一

寸春陰共我愁天地無情輕作別赤江湖有恨亦同流休將此

夕深閨思武大送入燕山塞勒秋旦

祝李次公

花輒旭日影遲遲正值懸弧初度時仙掌露凝鵲觀御爐香
繞鳳凰池長趁北闕承恩綈近對東籬把壽卮仗取陽和吹細

草春來早放上林枝

輓韓貞女詩貞女李氏

俠骨冰心亘古稀殉夫還着女郎衣三生劫盡虛駕夢一縷魂

隨化鶴飛天上蟠根應有伴人間留珮亦增輝疾風勁草輪闊
閣不羨西山幾葉薇

壽人五十詩

自有瑤池百歲觴韶華方半正流長才名久占青蓮座閱闕羣
推仙李行綺戶春風誇畫錦綠衣旭日炫明璫遙知柏葉添新
綠氤氳蓬萊接九閭

和達儒上人畱別韻

厭踏紅塵憶故鄉絮裝鉢杖是行裝一肩明月空如色半枕清
風般若香說法無心花作供苦吟得句錦爲囊看山玩水多揮
趣好滌餘囂入雁堂

庚辰榜後四首

戰敗方知取勝難不關天意好摧殘抱冰悔未因人熱採菌憑

誰守歲寒花樣另翻運乞巧烏魂頻顛易驚凡此閒那得中山

文

酒醒後重登舊將壇

奪錦人爭歸故鄉天涯何事絆疎狂兩絲細織愁成片風絮新

鋪淚點囊中酒病深伴薄醉賭棋輸盡怯稱降夜來匣劍聲如

吼夢逐荆高易水旁

春色欺人薄命宜劇憐風景太差池歐陽窺遠生離日謝

眺修文死別時謝冷落花城殘似簾謝翻新刀筆細於絲

一朝水鉢飄零盡歸燕詩成獨自題

增繳餘生已倖飛君恩似海許忘機王階應制遭逢盛鎖院

論文心事違不飯王孫寧便死長貧季子豈無歸等閒莫拭華

陰土曾有光鉞動紫微

壬午除夕行次邵伯

纔跨征鞍恰歲除客中風景竟何如亂飛絲勝千門面不斷金
鏡萬艘居爆竹聲催春雨後辛盤味借市羹餘此行悔未將痴
黃又解奚囊夜讀書

癸未新歲次順河集用群開韻

浪逐公車隊囊空腹未便春愁長似織人意薄於綿萍合多知
已途窮欲問天夜來風雨急清夢落誰邊

偕閨中諸孝廉冒雨行次紅花埠仍用前韻

昨日悲行路休談腹笥便驚花雖有約風雪正如綿樹暗遙村
地沙明細雨天青衫拚再濕策馬酒旗邊

尋春得快友相對敢便便裘敝猶經雨情溫不借綿追隨嘶馬
地消受妬花天莫歎增憔悴長安近日邊

和蒙陰旅店群開韻

趙東亭公制蒙陰集

蚤起度平沙春寒覺路賒星疎沒曉漢風細漢晴實雁宿孤汀
草鶯催上苑花杖頭難買醉隨意品蒙茶

將進歷下畱別閨中諸子

傾蓋成知己天涯有弟兄晨昏聚首辛苦共關情我自悲岐
路君多悵遠行他年車笠遇應勿負平生

過毛萇故里

距趙州十二里

匹馬衝泥南望賒毛公故里夕陽斜遠林密翠藏鴉影老屋頽
青障麥花三百詩篇珍小笈五千驛路問長沙停鞭弔古情何
極漫學尋章賦棧車

過黃梁祠見盧生夢像

南去邯鄲二十里

盧生一夢原來幻何況盧生亦幻身裝點形骸添嘯景標題姓
氏掛浮塵臨川游戲談烏有肉眼驚奇錯認真王若堂中頻喚

醒等閒誰見不痴人

癸未下第赴長沙初夏廿日旅次衡輝見群開十七歲女

子貞菴登望京樓一詞清芬沁人心腑馬上口占和之

調寄最高樓步韻

傷心候春恨上眉頭鎮日壓雙眸新巢舊壘迷歸燕哀風笠雨
聽啼鴉弔繁華胸塊磊堆山印瞥然見簪花題細草朗吟過
輕簫如小鳥清淚清暗香浮珊瑚環珮今何在但教粉黛占風
流有心人牢記取最高樓

附原詞

層臺迥百尺最高頭登眺一舒眸山橫溪黛新過雨陰陰宮
柳陌鳴鳩是當年繁華境盡荒邱歌舞地雕欄埋碧草畫
眉處空梁樓宿鳥今惟有亂雲浮頽垣孤月香魂杳空教才

趙東亭公制蒙陰集

女弔風流到如今只剩得望京樓

途中寄和內子贈公車六首

傷心敗北理征鑣羸馬蕭然舊革條春去淚痕曾減未青衫濕
盡已如潮

去越還吳抵決句楚天遙別白雲樑余以壬午臘月自湘還時
家中丞來命有書慰南重來惹
得鶯花恨兩地關情有夢親

杜燕歸栖已過時江南花鳥未全欺獨憐遠向長沙去妾面羞
郎寄語遲

離別頻年冷翠幃食貧常典嫁時衣一囊書劍金釵換愧煞飄
零李子歸

幾得閒情學畫眉遠山長鎖對吟時無端又聽南宮罷辜負心
香黯黯期

南北驅馳總浪遊不堪相見話新愁如雲匪我思存久日暮聊登黃鶴樓

五月六日漢口旅店苦雨

江干蝸舍強停鞭風雨欺人倍可憐竹瓦但聞敲滴瀝蘆花早見水潺湲惜身尺寸真無地着意摧殘獨有天慚愧囊空同趙壹五陵公子自翩翩

十月廿五風阻皖江和同舟楚黃張子孫文用原韻

縹緲江雲送客舟滿懷離恨逐東流逢君劍識豐城氣愧我詩殘赤舄秋風浪無端羈皖渡夢魂猶自繞潭州相看不用相驚說洗馬由來只善愁

廿六日再和孫文

老樹孤雲插遠天御風無計學飛仙偶從萍梗江頭合時聽雨

唔水上傳抱膝雄心乘破浪投箋詩思湧如泉吳儂一曲慚同調贈與韓山片石前

廿八日舟次蕪湖謝孫文爲余推命

曾吊長沙賦鵬哀愁城難倩五丁開羞灰壯志常如夢悔負浮名顧不才駒隙半生歌當哭江鼓微夜去還來憑君算取窮通數白眼從今識楚材

甲申初夏徐州李夫子南遊毘陵聚談竟日不勝今昔之感即席紀懷呈政

五年前事竟何如幻夢都應付子虛吾道得門終立雪君恩似海許懸車局棋劫盡輸贏見杯酒澆空魂礪餘却憶漢家馮大樹射鈎猶顧記當初

近石曾經顧社樗不才空負選輪輿羞餐豚望神仙字悔讀昌

黎科目書壯志有天難筮卜拙身無計可樵漁感恩且進尊前酒萬點浮雲一夕鉤

天賦才情本不羈破除韃鎖更權奇龍門筆有山川氣襲府吟無怨誹詞真北風塵千里夢江南烟雨一帆詩只愁聖世徵書急未許嚴陵理釣絲

丈夫何必合時宜放眼開襟任所之花鳥不關成敗事江山長動古今思王曾溫飽原無志蘇軾文章舊有知領取夜闌酬唱意科名人重是吾師

子先上人訪兄遼陽西歸徐州夫子以詩送之今同游毘陵出詩相示依韻奉贈兼呈夫子

卓犖遺踪安在哉度遼芒錫已歸來十香詞弔迴心院九里山尋戲馬堂刻韻烏絲分潑墨停歌紅豆促啣杯多因棣萼情如

海到處天花爛熳開

甲申九月十五祝王峰徐年伯母金夫人七十壽

兩世金蘭契結時雲泥路迫倍相思過江門第多賓客入洛名在鼓旗松菊不愁三徑老衣冠猶見六朝遺只今鞠脆行觴處乍捲珠簾亦解頤

燕許文章擅大名齊眉應不愧卿卿山河象服恩綸重琴瑟雞鳴雜佩輕叢桂秋深花更好蓬萊人共月雙清憐子陟吧情何極檢讀南陔但有穀

和姚子生山谿山書屋後詩

虎邱巖下卜精廬愛看谿山烟雨餘恰喜經營能匠意不教寂寞子雲居

平生不好步兵尉罵座何當學灌夫但得山光深處醉肯催明

月上高梧

七里山塘泛艇邊看花拾翠趁春時小堂偏足幽棲韻一幅丹青一卷詩

圖畫天然山外山短牆繡出古苔斑更饒異響風前聽萬頃松濤碧落間

可中亭外雨聲颺捲盡繁華入暮秋賸有千人石頑物點頭未解愛清幽

一壑一邱非草草有花有石更彬彬駘山本色原如許不放東籬傲逸民

景物寫生詩句裏風涼觀面酒尊前主人相識不相厭可許桐陰一醉眠余與生山同舟初面

和洪去蕪兼懷崑霞孝儀庭曙却寄

趙長亭公制卷卷

集

蕪城落日大江晨身似飄蓬過眼新萬里寒烟荒渚月一林紅葉遠山春風低雁陣驚孤夢浪湧漁燈照旅人回首天涯知己在歌殘燭盡尚畱賓

一夕離樽悵別來鄉關極目畏登臺洞庭落木虛無影楚岫連雲鬱不開蝶夢淒迷江上柳魚書寂莫隴頭梅衡峰絕頂堪攜句獨寫愁心錢雁迴

江舟長至

去歲故鄉長至好今年長至客中過洞庭葉下空山小江渚人稀落雁多獨擁寒爐消永夜誰拋影線關宮娥深閨此日應愁絕添得愁絲又幾何

丙戌新正十二日宿元村旅店同夢中夏元音李陸洲兩孝廉檢視行笥舊書用原韻

連榻郵亭苦漏長挑燈相對檢奚囊漫尋舊賦無佳句欲引新詩有別腸三月鶯花先入夢七年傀儡再登場此行曾戒題橋筆故態重來笑我狂

丙戌夏日送洪崑霞年兄之任交城崑霞一字秋山

漢室重郎官唐亦崇大令厥職號親民舉動關民命上檄旁午來匪令誰與應下情呼額急匪令莫與請鉅若引千鈞細如蠅毛逆兼聽且並觀疇非令為政蹟虐不足論闢葺即深病古解民父母痛癢須勤訊撫摩噢咻之時以心相証此任詎易勝斯名亦難稱百里非大賢子聞常不信吾友秋山子文譽起韶齒藝圃恣咬漁詩苑窮探濬個儻復權奇偶儕罕能競憶得九年前同駕孫陽乘先後入京師傾蓋平生聲其時得五人意氣堪投贈既為芝蘭交更以金石訂促席雲霞生連林風雨聽分題

趙長亭公制卷卷

集

關揮酒執卷互批評酒酣耳熱時長歌對短檠咸云非偶然良會永無竟秋風偏作惡雁羽差池甚相思在天涯相見如電瞬今年復聚首問君行藏徑卜玉泣三則席珍宜受聘男兒事業多何必老蟬蜋筮仕得交城君才可游刃勿嫌烹小鮮萬里茲發軔寄語我仲氏堅持冰蘂性車輔幸相依磨礪期就正墳荒臭味同深交自合并君速飛雙鳧我猶伏獲弄愧無送行物聊以前言贈

送蔣開泰之任龍溪丁亥

新捧除書出帝京簪駢早向五雲迎廣都政績棠陰遠公瑛才名劍氣橫浪靜龍江春有脚風清鶴嶺月無聲懸知仙舄飛翔近鴻鵠灘前好送行

題畫

一幅生綃寫牡丹天然富貴湧毫端閨中不怕連時眼少着燕脂也耐看

賦粉嬌紅奪化工引將蜂蝶認花叢艷香宵讓三郎占供奉而今是主翁

得家書有感 丁亥除夕前四日

南鴻頻見送音郵此夕無端動旅愁貧賤未知娛少壯別離空自記春秋三年客夢柔魂結一紙家書遠淚修聞道香車齊過市獨憐人在舊粧樓 家書為同鄉逆客人所寄

壽吉水李夫子四首

聖天子功德隆盛東漸於海西被流沙朔南暨凡擔爵食祿者東西南北唯所使而不自暇逸固其分也吉水夫子獨以一身兼之今方位秩宗掌邦禮而奉使懿績琅琅在

人耳目間傳頌弗絕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夫子有焉謹

依四韻別為四體賦詩以述其事

帝簡鴻才重品題手持玉尺到關西錫豐人物三秋競秦漢文章異代齊鎖院於今瞻紫氣石渠依舊照青藜軒採盡藍田種光映平沙待築隄 典試秦中

秦產之寶精英含網羅入貢空般函使者還報天子命帝

曰松文唯汝堪吳越自古號才藝改遣侍從窮蒐探親學舊制迺始復我公銜命來江南選奇拔尤歸治鑄驅驚濤津登寒潭

殷名騰踔達闔閭黃麻遙拜綸扉泰近伯斧斤及社稷十年既廩如分甘蠶魚未食神仙字驚足羞並驂騶駉腋集彙征與羣雅倒餐蔗尾傳美談 試士後有集錄羣雅集二刻 林林百尺豐碑在謳思舊德猶沉酣師儒事業壽金石黼黻 聖明文教覃 現李江左

獄潰稱殷禮絲綸貴大東使車清禁出祝版慶雲籠日觀羣峰

小滄波萬壑窮香浮山色翠燎射海潮紅學士威儀肅公侯望秩崇旌幢過漢時絃誦聽齊風人以文章貴詞因眺覽工皇華已三賦歸奏履殷中 張告海岱

聖世重民依民依在稼穡饑輔偶失稔比戶嗟艱食天子由

已饑發粟俾乃粒疇咨董其事有孚惠我德時公佐邦治稽首曰臣職單車式遠行周察秋毫析搜剔絕漏卮豆區均手給童更爭譴呼策管來似織使臣能活我崇朝蘇菜色公曰子不有再造皆帝力馳驅歷四方歌思在四國丈夫始生時桑弧蓬矢執允矣建功名東西暨南北 監慶從韓

紫氣西游接翠微薰風入座舞斑衣山城如畫人烟遠琴閣常

鳴案牘稀為政心閒應不老秉時吏隱即知幾梁園舊事堪回首盼取雙鳬指日飛 先生昔與家大兄共事韓陽

輓鶴千張處士兼示令嗣瑞典

昨夜春風嘯白楊招魂誰贈返魂香千年漢玉蟲魚在一片秦碑蝌蚪荒手澤自堪追篇筆家聲早已續縹緲平生訪有韓山石好為高人表墓旁

壽彭石源太史封君五泰兼賀太史歸娶

太史乘龍新卜日椿庭方屆服官年鯉趨畫錦君恩重鳳吹瑤臺吉事駢坐看璧人雙進酒初陳榛實特加蓬江湘咫尺笙歌沸不數蓬萊有洞天

題李蕭仞斷腸集虞姬圖

縱橫楚漢爭秦鹿成敗誰先卜佳人有眼識英雄願得翠裾長

缺侍軍中 重瞳本是虞苗裔 垓下天亡耳妾身 薄命不如騅
早試樽前一劍謝君悲 右調寄虞美人

夜半重圍聽楚歌 拔山豪氣頓銷磨 君王膽壯猶如此 嬌怯
釵可奈何

叱咤喧鳴萬衆驚 帳中底事淚縱橫 應知絕世風流種 能使英
雄百感生

亭長圖王畧 地東鴻門王玦恨 無功傾城早判身 先死肯逐倖
囚入漢宮

老雄羞嘗置禁軍 廁中人毘更奇聞 虞兮直得將身殉 劉季何
曾死細君

送王衡山年友之張秋別駕任
十年前與衡山友 懷鉛挾輶東西走 十年之後見衡山 版錢頭

銜身綰綬驥足追風軼等倫 遭逢特達真非偶 衡山自視猶歎
然初服心期殊否否 憶昔論文角藝時 揣摩利器推君右 琢成

美玉鍊良金 篇篇膾炙同人口 力挽烏號中 疊雙拖紫紆青亦
何有 富貴逼人不自由 毛錐安用長株守 瞬息三遷大郡僚 君

才小試新硯 剖治中別駕 古所尊豈類折腰米 五斗男兒事
須早圖射覆 文場似宴數半生 局促轅下駒 不惜千金享敝帚

夢回酒醒竟何成 蠹食神仙空皓首 羨君萬里奮鵬搏 愧我一
經老甕牖 燕市狂歌送故人 君看鞭兮我擊缶

宋射陵雙壽
南極星明映少微 長天寶婺更連輝 銜盃日就青山醉 舉案還

從白社歸 千里驂駟爭蹀躞 滿庭蘭玉報芳菲 鹿車手挽同心
久 今日雙栖笑綵衣

雲開海屋喜添籌 白鶴瑤笙下十洲 不羨據鞍稱曼隸 但看緩
帶足風流 書勳自昔標銅柱 憲老於今賜玉鳩 簪笏成行班綵
戲 賞心應勝赤松遊

送李九近修歸試西江時却扇未久即行 戊子六月
翩翩公子別金臺 窄袖輕衫曉騎催 應是蕊宮呼姓氏 火雲飛

擁上蓬萊
烏衣燕子欲高騫 王謝門庭誤後賢 記取話深相努力 烟樓十

丈已居前
書上賢能亦等閒 憑君賈勇戰當關 筆鋒況有新傳授 橫槊還

如畫遠山
綺閣縫裝色色工 驚驚小枕繡當中 臨行好乞金針度 花樣今

年自不同
王樹亭亭骨欲仙 前身多分是青蓮 虹霓早趁江心釣 今日科

名愛少年
風送滕王決勝遊 天香收拾已深秋 廣寒也只人如玉 莫再閒

尋十二樓
才子師門感舊知 三年唱和等填觥 此行珍重凌霄翮 早寄泥

金慰客思
惆悵離亭折柳條 春明門外馬蹄驕 相思紅豆都休記 靜聽寬

棠與六么
李九近脩却扇未久歸試西江既以詩代餞復見留別原

唱依韻戲答
合歡枝上葉田田 棲宿鴛鴦未半年 懊惱秋風偏妬甚 別教月

姊奏鈞天

弱筆爲鋤硯作田膏騰消損不知年舊時憔悴秋風客今日乘
槎欲上天

凭肩私語画關西獻賦休教五色迷新試戰場非浪說君才應
獨驕驕嘶

行行徙倚暮雲西情到深時轉似迷羸馬亦應知惜別幾番回
首又長嘶

三載前經返故鄉灞橋折柳思茫茫這回不似當初別未唱陽
關已斷腸

風景從今認異鄉歸心離思兩茫茫春明門外千條柳盡是行
人九折腸

夕將蘭蕙艷文心着意攀花祝到今從此繡窗添晚課月明香
裏拜深深

幾人同調復同心無限離情說自今三疊陽關數行淚不知
思爲誰深

出古北口
絕壁摩天抱帝京危墻插額鎖邊塵當關不用千人敵扼塞

長依萬里城日月蔽虧戈甲冷風雲擁護鼓鼙清嚴疆自古山
河險眺望於今獨太平

三公主府
穹廬深處聳瑤宮形勝居然上國風帝子有家開朔漢名王尚

主視侯公山如城郭連雲黑天近林巒照日紅驚觀宸游供
帳威繁華寢已遍寰中

送海寧許夫子致政歸里
仕宦本浮雲進退乃大節始進必以正其退亦剛決二疏獨知

正高風千古絕吾師欲追蹤拂衣辭九列巖廊與江湖處之如
一轍不愧大雅稱伊人明且哲

起家自儒素藎鹽風味足設帳授生徒南北羣推轂見知名公
卿氣節相敦勗一朝登玉堂堅志守初服屢掌文章柄秋月寒

潭浴從茲簡帝心秩宗竚枚卜遭時方急流浩然懷松菊
服官秉素心臨財不苟得入領少司農釐剔靡遺力一芻與一

粟誓無秋毫匿如何漏卮發翻射舍沙城雖違寬網恩短章自
陳劾聖明鑒其衷慰諭俾就職終以欲全名引年思去國豈

不戀闕廷臣心實隱剛
江東多枏梓工師遍繩尺中有櫟社樹一顧辱匠石輪囷不適

時散才甘損斥送別江之湄相對深憐惜更貽詩一緣期奮系
榆迹今也竊微名長可侍凡席先生早乞身寸草春暉隔永懷

國士知其敢負時昔
有弟亦知書囊應童子試兼經叨貴拔幸免子衿刺昨歲始擬

科立雪程門侍硯拙不見嗤謂可琢成器去後聞師言遺書遠
相示師歸過毘陵趨拜當不棄吳越一葦杭典型時仰企知已

何日酬扁舟重問字
驪歌日漸促吾徒增悵快飄然出國門一樽誰敢餉離別難爲

懷贈言當祖帳芳草助行色驛路繁花放臨岐重丁寧加餐自
願養松石可盤桓琴書足怡暢因風問起居示我長無恙

題海寧許夫子讀書秋樹根圖
投簪何事愛吾廬皓首重尋舊五車石逕盤根難素卷讀書還

讓老尚書
三十年來宦業隆經綸元在一編中從今林下閒披讀追憶寒

窗午夜功

千年老幹欺冰雪萬卷高吟避俗囂占得深情居勝地肯將心

跡混漁樵

何處山中小有天幅巾藜杖意悠然松風不減淩梁趣讀盡南

華第幾篇

經術傳家費揣摩積金爭似積書多奚囊檢點青箱本細認丹

鉛舊偃波

伏櫪曾邀國士知春風絳帳繫人思畫圖省識橫經處他日雲

亭好問奇

趙襄夢公刺葉卷第三

趙襄夢公刺葉卷第三

圭

趙襄夢公刺葉卷第三

男伺敦謹編

詩二 巳丑至庚子

恭賦

御製萬壑泉消夏千峰翠作秋

勝境供臨眺天然景趣幽縱橫羣壑會高下衆峰稠落澗泉多

韻凌空翠欲浮噴珠還戛玉柱笏復凝旒似洒簾前雪如看陌

上樓淙淙寒月碎澹澹曉烟流歎熱全教退新涼頓覺留風翻

頻送暑雨洗更宜秋地與塵囂遠人將歲序遊道兼仁智者山

水亦相謀

御製俗尚非交讓官箴乏協恭

禮讓稱淳俗寅恭號蓋臣無爭由教化有善必咨詢皞皞風斯

趙襄夢公刺葉卷第三

古師師誼自親翼凌獨吳會積習在官民簪豆猶懷臂冠裳易

反脣誇多還膝麗好異益趨新接膝成冰炭同舟似越秦何當

文物茲祗汨利名津悔訟殊虞萬宣猷愧名郇間間需表率廉

法可陶鈞誰任封疆責難求經濟人 天章垂訓戒拜手敬敷

陳 農民苦行應制

萬物勞形莫自佚惟有農民最堪恤終年力作在西疇苾蒨穠

穰無休日枝頭布穀早催耕家家負耒携鋤出炎雲滿天日當

午汗滴禾下泥蟠膝桔槔軋軋四野聞鉦鉦往來人影密安得

年季盡有秋新畝舊畝齊刈鉦我稼千倉復萬箱酬爾勤劬開

百室冬日務閒猶未聞于茅索絢龜手疾似茲辛苦誰繪圖田

家樂止什之一 聖朝宵旰念民依寫入幽風與無逸

南苑校獵應制

宸遊飛鳳輦講武涼鷹臺風動旄羅尉炎飛淨草萊三驅王者禮七枝羽林材劍挺霜花落弧張月影開清風先騎輦靈雨洗塵埃帳殿龍媒繞旌門雉尾來画旗雲漢漢組甲雪皚皚殪兕殷朱轂驚鵬陸綠苔頒禽三面獲獻壽萬年杯數獸分熊掌烹鮮割豹胎乳茶傾王枕桐酒注金罍鏡吹喧千里歡聲溢九垓時畋周史記作賦子雲才瑞靄凝雙闕傳呼警蹕回

鏡水雲岑應制

近水遙岑交映鏡光雲影相涵平開一片皎潔亂點長空蔚藍鑑洗獨澄秋月霞披常對晴嵐天然別苑圖畫佳處全憑靜探

咏鳥鎗應制

自昔五兵皆利用火攻秘製更稱奇鸢飛翻覺驚孤拙機發還

趙奉章公制書

嫌踏弩遲遙落金丸隨電掣驚摧霜翮帶星移凌虛致遠真無敵別有殺威震九遠

嘉禾雙穎應制

嘉穀標奇瑞人占大有年綠疇驕穗紫陌結苞鮮含露枝偏秀如雲影獨妍備謠嬉鼓腹歲歲戴堯天

賦得一日看徧長安花

行徧長安錦繡鄉宮花新染百花香上林淺翠凝朝露夾道殷紅襯夕陽載酒不愁人跡遠尋春肯惜馬蹄忙東皇爲報芳叢盡開逐游絲繞建章

冒雪訪雙湖先生行帳次韻

招尋暫駐曉行驂碎踏瓊瑤興偶酣但識蘆鹽無俗味略傾肝膈已長談天涯知己惟君在山鬼欺人只我堪相對塵囂滿綠

盡遠峯螺髻雪花簪

和世南先生早發喀喇和屯扈行

萬乘三驅道阻修岡巒盤鬱鬱神州羽林曉發塵都洗毳帳寒新酒倍饗借周鼎嶺外馬蹄稠欲織霧中山影暗如樓揮鞭每念君思重貧病還堪說壯遊時余抱病

和南湖先生熱河微寓詩

雲山皆舊識几榻是新居退食權銷夏遲眠爲檢書月移簾幌近花浸膽瓶疎佳句饒清賞知應愛此廬

題荔枝佛桑圖呈湯院長

耽奇長憶南州樹倩寫輕綃記土風荔子垂垂香艷處扶桑相映一枝紅紅佛桑本名扶桑

朱華欲奪摩尼鉢丹實爭輝絳雪光何必無雙轂價貴佛花端

趙奉章公制書

不讓神漿

和塞上紀雪

詔下期門早講鷹五更風雪乍奔騰鑾輿駐蹕看露玉虎帳休軍暫釋冰笛落梅花散浙瀝山飛柳絮影峻嶒一朝解網長天霽塞草烟橫待月乘

琉璃河橋鐵柱擬應制

巨水長虹鐵柱擎波心依約一篙橫洪爐鑄自何年月作鎮千秋未得名

佛手

金碧累累滿洞庭如來指掌幻成形不知接引人多少祇見年年樹色青

素馨

靈根疑自廣寒移細刻冰盤綴綠枝性愛晝炎酣短簾花宜晚
吐亞疎籬看來白哲梅應妬得清香菊未奇省識畫圖憐獨
賞碧紗明月寄相思

扈從塞北詠懷

年來望斷大刀環客夢猶披戲綵班一到蓬瀛迷去路兩番射
獵許隨班 君王未肯毛錐棄風雪仍餘襖被還欲寄衡陽峰
下信塞鴻難過萬重山

何妨戴笠伴乘車平野連帷勝比閭縱少琴尊陪語笑尚携墳
史恣畋漁大官賜饌傳餐後 御幄分鮮罷獵餘共沐恩波慙
素食祇堪咄咄向空書

年季半載着征衣鎮日閒吟對翠微絕塞風雲天路近故園泉
石素心違書生汗馬功何在旅夜驚鴻夢亦稀蒲柳望秋叢百

題李公劉案卷

感但看霜丹已先腓

熱河中元

商飈繞拂上林枝又是盂蘭設會時塞外清秋光欲滿山前圓
月影如欹燈燼蓮葉金波轉花落經臺梵唄遲爭看中元新景
象太平物序總相宜

徐節母左氏

中惻有奇姿任俠同夫子破家因結客壯心猶未已慧眼識英
雄慢賢叱羣婢醴酒偶不設恐失天下士翟門張雀羅所天抱
沉痾典衣侍湯藥裏創糜十指傷心未亡人有孤何敢死祝融
偏十橡從容勿遽徙急命負遺像存亡誓相倚造次顛沛中堅
毅每如此孺子露頭角家聲頗復起門多長者車視之良益喜
留賓咄嗟辨宛與疇昔似好客世其家內治惟終始苦節世所

難交道今如市青青歲寒松成蹊勝桃李吁嗟孟嘗與鄭莊丈
夫之倫奚足比

送宋蘭揮乞假歸省

歸騎忽整向鳴珂豈為尊鱸寄興多 聖意本憐思吧帖主
恩暫許問烟蘿東山絲竹娛斑舞雕水綸竿伴嘯歌我亦庭闈
虛覲省送君西去羨如何

於今詩價重綿津五老丰姿獨有神杜和公致政作近
老詩社於商邱三徑龍孫叢孝
竹千秋人瑞指靈椿忘憂館遠陳書富文雅臺高得句新忠要館
文雅臺
床下頻年空仰止鯉庭還乞代吾申

弔李靖忠公暨子孝穆先生

陞山南去是君家烟靄蒼茫水一涯底事斜風春柳外年年先
放杜鵑花

題李公劉案卷

五

絳帳先生戰北門誰憐春草綠黃昏荒原收骨惟孤子日哭祠
堂望返魂

獨歷崎嶇負母尸寇鋒不犯事尤奇一門步武成忠孝萬卷傳
家自得師公有祖遺
族書焉卷

死生餘恨總銷沉青史難鐫一片心只有太華峰頂月廬江直
照到如今

何孝婦詩

賢哉何家婦盡孝難其愚姑病不可療婦心猶踟躕額天願身
代中夜獨號呼救姑有神方卽復惜肌膚割股入藥鐺手刃血
模糊柔絲喘息絕九死乃一蘇天性既激發鴻毛視捐軀砥俗
賴斯人中惻而丈夫

祝某總戎壽 應湯西野先生撰

堯天甲子曆方昌瑞霽凝來畫戟香緩帶風流推素望雅歌節
奏應清商要知聖世干城寄端藉耆年韜畧長南極一星臨旭
旦文昌初宿有輝光史記天官書文昌
宮六星一曰上將

送曙令楊世兄之官

天香滿袖捧除書墨綬銅章發軔初花縣春風輕拂旆嶧山甘
雨快隨車何愁枳棘非賢地早喜弦歌近聖居孔李通門情不
薄敢推庭訓最懸魚

熱河行宮應制

天關靈奇境山圍沃野平千峰佳氣聳萬壑瑞烟橫景擅神阜
麗風來絕塞清高涼銷溽暑宮苑飭經營位置因天巧規模不
日成宸遊常駐輦睿賞更怡情所樂惟山水那居有棟楹
土階唐帝法界室如王程解阜董絃奏吹漁典籍盈不須彫玉

趙奉寧公勳奉

六

瑱何事起金莖提遠荷香靜開薛迹輕微颺吹浪皺細雨過
沙明魚唼吞花影驚呼振柳殺小橋通西舫曲嶂列層城不數
西泠勝方知蓬島名聖懷彌暢悅帝德自安貞惠及鴟班
末叨隨鸞輅行大官頻賜食供奉許登瀛湛露三秋滴清風
兩腋生冰心期不改願借玉壺盛

送商印宋太宰子告歸里

天中嵩嶽何巍高霽雲布護祥風翔蔚生名世光聖治華髮功
成冠六曹安車一旦辭闕下宸衷綏綏溫綸褒羣公祖帳東
門道數陳歌頌斟香醪憶昔開府江左右衮衣繡綬揮旌旌
貢澄波曉色靜吳淞樂土春心陶武帳不聞借頗牧文園有會
皆卿臯巨手經綸整以暇江天鎖鑰毅無驚銓衡重寄下內
詔望隆省眼誰能叨表率官方兼謹潔疏通典則精秋毫還朝

三載掌邦治山公啟事猶勞勞聖明顧問常歎異矍鑠是翁
如俊髦時行時止合天道遂返初服觀莊濠彈琴百袖快閒適
理帙萬軸蠲噉味道直堪追孔卓鍊詩亦足當韓豪羨公心
賞樂何極不數絲竹催檀槽殷勤報主情未艾相門接武多
鳳毛公卿衮衮世可嗣緒如繹繹抽長縷吾徒時願覩此樂簾
與肩并從公遨尚有蒼黎翹首亟真為霖雨流恩膏

題畫蘭贈同年孫漢瞻

九畹同根思舊譜一叢入画見新詩但教護得幽香在發放秋
風正未遲

和穀菴先生初度韻

家慶應開畫錦堂偏聞塞笛弄伊涼人因愛日驚添歲天又新
秋悵各方無酒自酬青鳥使有詩還寄白雲鄉我生百感期相

趙奉寧公勳奉

七

近余小先生一歲而
初度僅後七日極目瀟湘月似霜

題西君畫

柳帶秋容草帶烟拒霜風骨澹逾妍涉江欲採津難問指點襟
襟驚影邊

頌曆

鳳曆遙頒紫禁中五雲深處瑞烟籠千官拜舞三呼肅一統車
書萬國同奉朔有天知日暖授時無地不年豐太平樂事歡殷
溢共祝皇仁造化功

同年楊祗文祖母陳太君節壽詩

武陵閨閣冠重湖苦節偏鍾女丈夫纔得吹簫辭鳳侶未曾返
哺失鴉雛竹枯幸有孫枝茂蘭茁全憑勁草扶八十餘年芳躅
在手攀棹揆效嵩呼

庚寅七月題西君画牡丹翠竹圖

徐熙風骨文同筆翠點寒梢墨作團爲愛此君瀟灑甚澹莊國色與盤桓

洛陽豪貴關穠姿獨洗鉛華意態奇梅叟當年原有句竹陰水照更相宜

壽定州王閣學太翁

雄才舊望壓幽燕甲子初周祝大年自是神仙娛畫錦不將姓氏上凌烟堂前綵舞蓬萊地塔下花承雨露天咫尺沙堤迎紫氣德門流慶正如川

恒嶽千盤擅地靈虬松老幹自亭亭蔭培王樹依鸞掖森列蘭枝步鯉庭四葉人占星象聚三台座接衮衣馨 聖朝爵醕推隆禮攬盡春光醉醺醺

瑞應寺並蒂文光果穗兩院長原韻

嘉名自叶 天章瑞珍味應資佛力融聯映奎躋誇藝圖雙紫珠顆出琳宮筠籠早上達瀛島綠筆今推燕許公好就新詩占吉兆絲綸並掌紫垣中

題楊總戎紀恩圖

虎拜承恩御苑游芙蓉裏漾輕舟看花不借春風送近水彌知 聖澤流雪藕冰桃頻摘賜雲堤芳渚許遲留他年麟閣丹青手認取身曾到十洲

塞外對月和韻

極目羊腸可若何偶然對酒復當歌清樽邀月知朋少好句貽人得和多幸有雁羣來朔塞總如蟻夢到南柯愁心欲借冰輪洗映取恩光太液波

月在今宵得幾何堪絕塞起悲歌驚心但覺秋容老過眼空憐夜景多網脫兔 擣藥杵餘桂子易成柯廣寒不比人間事瀉盡清光委碧波

獨對良宵喚奈何強爲吟嘯未成歌披雲只恐雙清少掬水方知一勺多恩重大官須玉饌譬分細楷蘇蘇柯九天早奏霓裳曲不借銀橋萬丈波

淒涼此夕更如何羈旅年年獨寤歌一似清輝圓日少幾番佳節別來多碧天水浸迎霜草翠頰烟迷落葉柯欹枕無聊成短夢月明又照洞庭波

花月詩

小庭月浸淨無塵低亞花枝點綴新月似戀花偏窈窕花因媚月更精神平章月色花香品珍重花前月下人憐我未酬花月債舉杯邀月伴花身

月當初上晚涼侵花是將離動客心綽約花魂流月影澄鮮月魄護花陰好花靚面誰賓主明月窺人自古今惆悵花晨同月夕獨招花月訂知音

瑞紅鳥

雙棲小鳥戀芳叢彩翰天香瑞正同色借朝霞凝宿雨影分夕照怯秋風羽毛許附丹山翼飲啄何辭白鴿籠世上漫誇名字好一枝先占畫圖中

壽東平王母薛太孺人

倚歷冰霜八十年完貞全孝兩堪傳柏舟有賦悲黃鵠馬鬣誰封泣杜鵑辛苦將雛珠作樹清芬絲髮玉如仙 聖朝表節由來重棹櫓高懸碧漢邊

月冷霜清浸碧天歲寒松柏久忘年山河象服傳家貴門巷烏衣恃母賢有婦冰心還步武生孫健翮早聯翩恰逢愛日椒觴暖引得春風入管絃

塞北口占

秋高塞迥景蒼涼斗帳荒原擁小床浪皺輕羅千嶂雪寒侵薄絮五更霜馬嘶遠近人聲亂燈火高低夜燒長每聽曉鐘眠不穩宮門早啟駕驪黃

曹母顧孺人六十節壽

縹緲仙人姑射峰滿身冰雪對寒松鏡翻雲鬢孤鸞影夢斷金闈化鶴蹤子建才名初卓犖大家風範自春容霞觴此日添春色開苑笙歌隔幾重

壽吉水李石上六十

辛卯六月

咫尺丹成百歲觴莫周花甲算逾長才名世艷清平調閱閱人推柱史藏綺戶薰風披畫錦綠水旭日耀明璫遙知水碧荷香處氤氳蓬壺接九閭

甲子初週介壽觴果恩王井吐蓮芳佳辰獨取鵬搏息永壽偏宜鶴算長天上盤根推鉅族人間珠樹侍高堂百年三萬六千日六數相乘正未央

壽洪崑霞太夫人

紫泥封下五雲邊壽母承恩華祝年鶴髮康強宜象服鸞章燦爛映魚軒黃堂治績慈幃訓彤管徽音奕葉傳此日稱觴先拜闕銷鳴環珮謝堯天

賀安徽廉察楊宜君

帝簡才名掌外臺遙瞻法曜映三台風清雁代屏藩峻雷動江

天祭戟開桃葉水深明似鏡雨花烟暖馥如梅使君德政應相匹看取庭槐次第栽

賀偏沅撫軍潘

學士承恩建節旄旆威靈震高文章舊價推冰鑑苗黍新陰望雨膏預識威稜森富范敢期約束視蕭曹聖朝欲試調羹手祖帳何人解佩刀

題宋強齋倚竹圖

強齋辛酉舉於鄉乃家大夫所得士也哀然解首強齋無喜色既而十上公車不第亦無愠容余間與晤對見其靜氣溢於眉宇有浮雲富貴夷然不屑之意司鐸睢水將一紀矣寒種冷帳左圖右書暇則以詩自娛其訓士也力行教化董課以時薰其德而善良者益衆歲辛

九

十

郊以報最來京師余復相見於邸舍襟懷沖澹絕不異曩時更出一小照示余修竹萬竿綠陰如幕科頭衫服擁石攤書不必作阮家青白眼而笑傲之致可掬蓋不惟肖其形并肖其神矣屬余顏曰倚竹圖余不工書倩同年徐子壇長題之而余漫為短句綴其後

森森萬箇碧琅玕直節虛中耐歲寒不是知音誰結伴雙清心跡盡圖看

天寒袖薄獨精神蕭洒風標迥出塵水竹有心相映帶永嘉詩句是前身

壽周福寧鎮

凌烟閣上有誰儔黃髮威名播九州澹泊武侯惟羽扇風流叔子一輕裘閩疆自近蓬山界虎帳常聽海屋籌更羨鶴雛樓玉

樹斑衣遙舞鳳池頭

恭和

聖製春寒梅遲癸巳正月十六日

韶光早屆看梅時寒勒東皇放萼遲萬點碎瓊凝黛幹一枝小
王鎖烟絲月移瘦影人初覺風過含香蝶未知取次上林開似
雪陽春已布九天詞

恭祝

萬壽詩

雲開閭闔日中天臣庶萬呼王陛前三月三春方履泰六旬
六甲正乘乾軒皇曆算周初度夏后書疇錫大年盛事直超千
代史拜颺敢進九如篇
天經地義繼皇衷六十年來孺慕同手定鴻圖兼創守心承

光孝王公劉李

三

家法每謙沖三朝謀烈緒戴萬國尊親奉兩宮大孝德

隆膺上壽虞琴長是播薰風

五紀垂水化日長太和元氣本無疆獨租分歲周星野解網回

春滿棘廊天自好生君合德帝惟仁壽曆增祥麗眉白叟

霑恩久傳語雲孫戴聖皇

至治光華與日新健行不息體天真勅幾陶鑄唐虞典游藝窮

探河洛津肝食宵衣時做惕龍章鳳質倍精神由來壽考推

無逸喜卜吾皇億萬春

物阜民豐久化成深宮保泰更持盈尚永浣濯頻供御王食

珍奇盡却呈祇爲聖心常惜福可知儉德是長生海籌添值

歸餘歲餘慶年年介壽觥

昇平典禮煥丹青手詔重頒戒百僚愛主但將忠孝盡析

天惟在雨暘調君王不尚陳諛頌草野何能祝聖朝聽取
同轍呼萬歲微臣珥筆採衡諸

壽同年王枚孫母甯太淑人六十癸巳十一月

堯天甲子正舒長華祝筵開畫錦堂壽母於詩稱燕喜坤元在
易贊含章山河象服新綸寵門巷烏衣奕葉昌恰值黃鐘初
應律蓬萊佳氣接春陽

賀陳荀少職方榮卜新阡

鰲峰鬱鬱有佳城堂分規模手自營山巨太行雄地脉河分底
柱壯宸瀛朝元五氣星躔合堪輿家以五星隔垣
爲五氣朝元之局拱木千章雨露盈坤

德歸藏宜吉土發祥蘭桂振家聲

陽城間閭迥無前攬秀鰲峰起墓田山水繁回真勝地烟雲擁
護別開天帳穿疊疊千絲繞珠貫累累百琲圓堪輿家以穿帳爲
疊爲百珠編月局富

壽王公劉李

圭

貴逼人多輻輳青烏誰是識牛眠

題友人小照

萬疊烟嵐萬頃波萬花深處掛藤蘿一竿自得濠梁趣何事寒

江買釣簑

天然圖畫出天都黃海霞光映日鋪箕踞科頭盤石上奇觀收

盡錦囊無

壽吉水李母姜太安人七十

尚書門第由來貴壽母樽觴此日開七十上齡逾甲子尋常行
樂勝蓬萊花迎榆翟新恩重露浥蘭蓀舊德培遙望春暉頻

拜舞西池霞氣映江梅

壽陸質翁七十新孝廉陸恭之父

金風王露報新涼東閣筵開介壽觴入洛才名人似舊過江門

第世宜昌蚌胎早吐珠雙顆鶴髮仍攤書一床喜值華封三祝
歲堯天甲子正悠長

壽楚撫劉王翁六十

晴川閣上響雲璈瑞霽遙凝四戰高節鉞威名齊斗極江天鎖
鑰靜寒清恰逢獻歲看麟紋更喜承家有鳳毛甲子一周期未
艾年年春色醉仙桃

壽兩粵制軍天翁六十

風清百粵鎮南天斗極光浮祭戰邊一攬海山皆壽域三遷節
鉞甫耆年箕裘奕葉承恩舊棣萼連枝得氣先望重吾宗稱
愛日喜吹王律暖華筵

題邵甘來小照調寄滿庭芳

小小茆亭綠楊深處蕭然名士之家圖書滿案老樹陰周遮箕

題壽公別業

古

踞科頭獨坐青眼對疎竹幽花風流甚東陵遺派山畔課鋤瓜
堪誇早摘就一筐寒玉五色團砂是邱園經濟泉石清華消
受詩狂酒渴何須倩琬液冰芽偏愁絕瓜期至矣爭許戀烟霞

壽賈真坤太夫人七袞

堯天華祝曆方長壽母筵開戲綵堂天上恩榮餘愛日人間樂
事應韶陽成名令子能歸養步武文孫並擅場爭羨瑞池仙侶
尺珠湖春水正汪洋

壽癸巳孝廉王佩璉太翁寧園五十

堯天甲子曆方長處士纔稱半百觴愛日當勤菽水吟風風
志見羹牆鯉趨獨授兼經業鵲薦先傳一瓣香遠憶江南春色
好粉榆介壽滿槐堂

甲午七月二十日恭和

御製賜浙閩總督范時崇詩

世胄策勳銘夏鼎天章褒德念周楨黃扉遠記從龍業青史
長垂仗節名兩地山川留舊愛一門旌鉞見雙清南行拜誦
君王訓忠孝傳家益矢誠

甲午八月初七日恭和

御製賜予告提督馬進良詩

虎符初解佩麟閣有餘威恩賁雲霞札功書日月旂歸軺秦
樹近華冢御香微繼關丹心在猶時理鐵衣

題西君先輩呈太恭人萱花海棠白頭圖

墨妙元無價承歡更有情花陰餘愛日羽族亦嘉名毫素天真
露庭階淑氣生北堂清賞處點綴小蓬瀛

和酉君自題畫蘭卷

題壽公別業

圭

故園風景寒梅落後有芳蘭領受催花雨春透檀心看絳舌垂
垂微吐小亭臺靜香斜度自來京國紅塵在萼別芳姿十年
修阻乍展輕綃見無數花魂飛舞苑江皋故人重覩

所南遺韻縱橫墨掃儘天真爛熳神軒舉滿幅清芬早引向湘
汀沅浦肯低迷艾蕭為伍美人千里同心奧似折芳馨憑誰
寄與寫入冰紈穩教免當門鋤去謝東君是花盟主

壽同年王庭曙太翁丞右年伯七十

十五年前得良友金蘭氣誼周旋久長安邸舍每聯床歌呼祖
張且擊缶相憐丈夫遇合難親老家貧心事負期以顯揚報所
生丁寧努力常在口我於甲申過真州登堂拜翁翁再稽首是歲
翁已登耆年開筵命酌禮意厚湖海胸襟山岳姿笑彼局促棘
下走與酣揮翰亦揮弦吟風弄月窮興藪方知家學有根源幾

見松柏生部婁彈指流光又十年天涯兄弟仍聚耦為言翁年
行七十矍鑠豪氣尚如舊森森王樹滿階除荀氏八龍將進酒
道遠何以侑一觴敢述素心為翁壽

恭和

御製賜將軍潘育龍詩

宿將威名任統戎 宸章寵錫勵寅衷月明漢墨清刁斗風勁
秦關響角弓邊戍謹傳 天子詔 聖心歷記老臣功承恩不
數凌烟画虎拜雍容白髮翁

恭和

御製賜將軍吳英詩

酬勲 天藻遡當年渡海何須造鐵船戰捷彭臺銷瘴氣威行
顯越洗狼烟到今彈壓三山靜此際恩榮百世延報道將軍眠

趙秉公制卷

共

食健 九重南顧更訢然

題杜紫綸畫卷

深情聊寄小山詞雙燕偏留花落時但取傷春莫傷別司勳刻
意總相宜

長安花事悵迷津墨雨猶能洗麴塵豆蔻春風新得句可應添
作画中人

一卷新詞百斛珠蘇黃骨格柳秦腴却教寫入丹青裏靚面風
流似得無

賦得三十六宮都是春應制 乙未正月二十四日

八卦機緘本渾淪化鈞獨運滿乾坤一陽初動天心見萬物咸
章大義存炭入洪爐憑冶鑄梅開雪嶺識寒溫此中會得羲皇
意到處春光有妙門

庖犧專義費研摩六六相乘卦畫殊卦本象儀因有數以乾一至
合計之得 畫分奇偶亦同符 八卦奇偶之畫合 地中雷起陽初動天下
風行陰漸敷識得循環生意在乾坤隨處是洪爐

春歸應制 乙未三月廿九日

三月春將盡清和欲屆時綠濃楊柳渡紅綻牡丹枝南陸行躔
近東皇返駕遲試吹姑洗律已向管中移

題蠟梅山茶圖

隨意花枝有化工色香全在寫生中何須更著丹青筆渲染冰
天試曉風

題阮少司空羅浮香夢圖

敬亭山前溪水綠羅浮峯尖積羣玉兩地梅花真鉅觀百丈冰
雪消塵俗先生家在敬亭間舊遊訪勝羅浮巔寒香細嚼心脾

趙秉公制卷

主

心故交新友相忘年三十每來掛胸臆逸情長共烟雲逼月明
林下清夢遲特托丹青記嚆昔師雄幻事那足誇寂莫春風問
酒家何如先生調羹之妙手真賞不負山中花

江城五月落梅花應制 乙未七月初五日

五月風光似早春落英霏雪滿江濱為聽玉笛聲中度一曲清
香洗俗塵

笛聲縹緲楚江隈長夏能教春色回料得知音人獨解曲終還
有暗香來

西君前輩奉 勅畫羅察白菜依韻題

青葱寫入素綃寬種自西蕃進大官 御苑結根成玉圃嘉蔬
清味勝龍團 君王菲食心怡賞學士揮毫勢鬱盤題尾愧無
山谷句摩挲猶作菜畦看

乙未八月恭和

御製饒大學士李光地暫回閩省詩

綸扉翼贊藉鴻儒辭開承 恩念彌謨幾載私情今日允十行

御札自天敷効忠父子同金石論道 君臣合節符拜誦 帝

歌應悚惕莫虛 聖主望征途

余既從諸臣後恭和

御餞安溪夫子詩但率爾應制未暢所懷因依原韻再賦四章

聊以言志

千載宗風閩洛儒十年相業禹皋謨身經百折心難轉道際三

陽氣自敷宣室屢前 天子席平泉暫謝令公符此行端合先

民矩豈視台衡作畏途

賢相名高君子儒仰承 主德効臣謨宣勞久以股肱竭論道

趙葵奉命制李葵

獨將心腹敷三九年華成官蹟夫子自書及履迹今歸周八千驛路速郵

符門牆下士偏惆悵立雪空思賦載途

忠愛天成命世儒一生拜獻盡嘉謨雲屯險才堪濟霖雨昇

平德式敷輔相自能通易象折衝何用讀陰符 君王念舊彌

恩眷撫手丁寧戒遠途

身任斯文闡叢儒體裁渾噩繼三謨榕村制藝傳燈遠鹿洞遺

編講席敷知止善隨時序退辭榮遙見德充符不材社標從繩

削敢負心期廢半途

恭題

御書松風二字 乙未八月十七日

龍虬天矯鶴清標吟喚乘風下碧霄謾謾聲從毫素過森森影

向墨池搖韻高天籟三冬足筆走雲濤萬壑朝一自 奎章揮

洒後卷中長聽奏咸韶

恭題

御書任年華三字 乙未八月

驚箋才展墨華浮 帝揭三光照九州筆轉洪鈞看獨運心通

造化與同游人間甲子春常在天上星辰歲迭周妙道盡歸

宸翰裏年年長聽海添籌

恭題

御書峙靈光 乙未九月十三日

乾象昭回星斗麗 天書揮洒鳳鸞翔燄光萬丈浮箋碧靈寶

千年護墨香魯殿昔聞延壽賦藥宮今見 紫宸章巋然人在

雲深處日繞爐烟侍 王皇

題蟠桃園

趙葵奉命制李葵

度索山頭桃爛熟緋囊新對交妍玉堂寫就丹初轉 御筆

題成墨正鮮地接仙都原咫尺花開歲曆記三千羨他春色年

年在長占陽和雨露天

過雙蓬山和前輩諸先生

山頭依石影穹窿雙立平開似短篷蒼翠縱橫千疊浪烟雲離

合一帆風連樯鳥道疑爭渡掛席虹橋欲躍空應笑愚公移未

得松濤吹送任西東

題魚戲落花圖

嫩綠垂楊水一涯小桃斜倚開芳華笑看雙燕驚風處下有遊

魚戲落花

平池新漲色如藍魚鳥親入趣獨語若許烟波浮一葉消他春

思在江南

恭和

御製上元前二日立春詩 丙申正月十二日

韶光先映九華燈，臘盡輕寒氣尚凝。
其砌未全舒曉葉，玉河應漸漾春冰。
堆盤生菜香新味，剪綵為花讓巧能。
喜值芳辰瞻睿藻，青郊火樹卜豐登。

送董人中世兄之官蒲州

除書新下五雲邊，治譜遙從三策傳。
蒲坂山川風近古，蘭陵閭閻仕逢年。
優游政績同河潤，瀟灑清心理瑟絃。
早播循聲聲夔峽，去高堂西顧一軒然。
時夫子任川東鹽司

賦得禪房花木深

精舍多幽趣，芳菲景更幽。
幾重花影散，一望樹陰稠。
迴逐香風轉，人逢暇日遊。
頻教屐齒折，隨地足勾留。

寒外聞黃鸝 丙申四月

手

薰風塞草正萋萋，燿燿倉庚巧試啼。
綠樹陰中聲宛轉，青山障處影低迷。
抑揚歌吭珍珠串，鼓吹詩腸彩筆題。
策馬平沙添逸興，好音流過數峯西。

題百君前輩贈修鍾山墨牡丹畫軸

筆底名花別樣開，不將脂粉浣瑤臺。
墨雲繚繞春風細，自有天香冉冉來。

梁谿華鶴湖先生崇祀鄉賢詩 先生名亦祥已亥榜眼有幹於江南奏銷一事

龍山驚水擅風流，天上遙呼記玉樓。
始進萬言成七步，平生一事足千秋。
南齊孝德家聲舊，先生為南齊孝子華寶之裔北關恩禁史冊留。
聞道膠庠初薦俎，幾人迎拜哭西州。

五十年前舊典型，如公真不愧科名。
兩朝拜獻回天力，六載

綢繆報國情襟被，自甘冰署冷葢棺。
方信王壺清淚將泮水，供芹藻尸祝高風起後生。

祝王松岩六十初度次自壽詩原韻二首 松岩名獻其子錫於西君前輩家

處士高名久蔚然，門前多轍薛成羶。
說詩休上人精舍，飽飯文中子薄田。
無意朱顏尋藥駐，有時青眼對花眠。
庚申底事通宵守，甲子行看過曆年。

江南野水樂開鷗，嘯傲寧驚白髮秋。
靖節琴書清興在，尚平婚嫁素心酬。
能超世網觀三昧，自足天機息百憂。
聽取枌榆齊進酒，夜闌忘却數更籌。

題西君前輩畫熟蟹 丙申十月

畫蟹畫生難畫熟，今看蟹熟宛如生。
要知火候工夫到，湯鑊蓮花信手成。

趙東亭前輩詩

手

餐晚分明絳雪鋪，此身端若丹爐讀。
殘爾雅知名久，不怕江頭誤祭謨。
香稻早輪臍白，玉桂新初鑄殼紅。
銅箇中風味難描寫，分付詩筒與酒筒。

送彭閣學館師還英回里

隆時為臣易終身，孺慕難豈不戀。
關廷所懷在故山，堂芥紫雲方舟下急湍。
大河清且此少室幽，以寬自是還鄉樂。
猶餘夢園頽臺閣，數歷久恩重志行完。
夙心抱朗朗月映千峰寒，文柄頻在握冰鑑。
羅琳瑯目空四照閣，身上百尺樓感人惟素。
相遇物若虛舟，帝簡掌絲綸肄士臨瀛洲。
曾隨執經末最勵，準前修方期金甌卜旋見。
華簪抽勇退古所難，全名復何求吁嗟典型遠。
嵩高路悠悠。

和酉君前輩自題墨菊

雨沐風梳曉露餐菊花初放桂花殘黃金散盡憐無色搗就元霜換錦團

詩中有畫畫中詩摩詰前身定不疑却笑丹邱新意好青城學

士代題詞

見黃鎮成墨菊詩

蕭疎墨暈吐芳葩依約柴桑處士家昨夜白衣人未到緇塵先

染隔籬花

漫傳服食便通神寄語南山採摘人好時花漿堪入硯畫來原

是此花身

好時出墨菊詩

金紫紛紛品若干獨存舊盟壇松滋新博封侯貴招隱同

時並拜官

移容取次成一枝曾與却袍明墨池換得新顏色鐵面應

畫菊

五

加柱史名

骨傲清霜葉葉攢輕烟如幕影團團羞教郭杜繁花見函谷封

泥請一丸

送李吏部卓菴乞假還蜀

銓衡清望接三台休沐承恩畫錦回吏部文章新聞閱西川風

景舊樓臺航開豈為尊鱸好掃徑還將松菊開最羨兩番羅王

荀春明祖帳競啣杯

輓鄭母席夫人

生來巾幗傲鬚眉景仰慈幃令母儀琴瑟靜隨君子御詩書珍

重後昆貽秦樓玉碎驚新夢蜀樹鶯啼感舊恩會見貽封貴泉

壤好憑輿論記豐碑

牡丹詩

灼煉朱英照檻妍朝酣國色畫中傳自矜富貴無雙艷共羨團

圓第一仙晴日烘開天正午晚霞簇上月初圓鞠場闕采應驚

絕輪盡人間白打錢

大紅綠

遊戲南華夢化時舞衣翻洛園枝晚來露濕愁飛倦雨過苔

侵欲蛻還金谷樓前身綠綠紗窗外影迷離與教鳳子驚紋

扇一入花叢雨不知

綠綠紗

姚家種占洛陽春金粟如來現化身風格正宜歸淨土光明端

不受緇塵折當繡佛香為供繪出天花筆有神謾道法輪空色

相一枝曾映御袍新

佛面黃

一點胭脂巧染成宛然纖指落紅輕可憐芳印年年在寂寞香

痕片片明天寶記中傳異事仙春館畔賜嘉名太真手澤終難

問留與詞人助寫生

一輪春

畫菊

五

平頭千葉鎖窗兒

牡丹詩

結東武都泥裏舊纖細楊妃佩去香塵冷李賀携來錦句長古

得風流詩画在花王應傲紫微郎

紫微郎

壽維揚程蝶莊封翁

壽富無居五福先錦堂圖画總天然心閒計范經給達手老鍾

王格力妍況有星辰誇聚德何須甲子記生年雪深門外人多

少咫尺春風勝遇仙

再送館師彭閣學

十丈紅塵汗漫游幾人麻廟憶林邱雲梯月窟難飛步雪浪風

帆易放舟獨守素心招攏鶴早還初服柳波鷗歸船載得君

恩重不羨當年萬戶侯

臺閣丰裁仰大方志惟報國有文章春風鎖院檢元手

甲戌丙戌先生分設

補闕兩科殿
元晉出門下
明月錢塘選士場先生見
孫陽栽成桃李等松菊清興應隨化日長

壽侍御吳篁村太夫人七十

鍾郝芳聲自昔傳獨兼五福引萱年繡衣新耀萊衣綵彤管重
揮銀管編景讓垂魚遵母訓伯鸞舉案似賓筵可知咫尺神仙
地家在瓊花后土邊

賀東昌守楊元統

三刀政績膺褒擢五馬風流號世家棠蔭祖孫相濟美楓階
父子並升華承恩不數崔門戟接武應嗤衛氏駟指日錄車還
報最滿進金紫燦雲霞

甘忠果公新祠詩

丁酉三月應潮紳士徵
我我廟貌享明禋六詔謳思舊事頻血染戰袍臣力竭名垂汗

國恩新重臨節鉞仍

永勒鐘彝後人峴首碑前清
淚落千秋直道在斯民

免胄交綏胆氣豪將星欲墮陣雲高一門殉節同茲日前路降
旗笑爾曹自是素心存馬革誰能授命等鴻毛於今堂構重輝

映子孝臣忠荷 寵褒

和宮詹前輩恭詠
御製木紙扇 丁酉五月

輕勺如紙色浮空削

見後生新造物工七寶雕裝形未肖九華
我製體難同清涼髮髻草草下文理霏微水石中本是 聖朝

積餘罷幸供磨斲奉仁風
薄於紉素滑於藤刺木神皇見未曾鏤月尚疑柯影動流風猶

帶樹香凝光搖雲母分千片巧上天孫更一層開閣陰陽歸掌

握不勞塵尾獵癡蠅

壽楊孟班曾大母陳夫人九十初度

冰霜何皎皎松柏何菁菁歷歲不改柯苦節原可貞根實滋以
茂枝條發其英武陵女丈夫宇宙間氣生太邱傳淑範相門百
兩迎問寢潔滌滌舉案就布荆無何失所天矢志比程嬰辛勤
抱遺雛難長復喪明世事值滄桑蠅塘與沸羹子婦皆不祿婆
緯淚縱橫兩孫待舍飴形影嗟零丁緊母兼怙恃森森王樹成
初賦柏舟詩二十暮未盈險阻實備嘗炎涼幾變更朱顏已白
首鬢眉罕抗行誰為閨潛德韞璞光晶瑩家君撫南楚拜疏請
特旌 賜金建棹棹里閭元嶠嶠文孫我同譜飛鸞振家聲曾
孫及吾門弱冠登蓬萊母年今九十謀以介壽純因語母曾孫
造物猶權衡母操如冰霜冰霜久逾清母節如松柏松柏無彫

榮歸然峙靈光萬古綱常

君家一錢脉保障夫人城後昆加
培植為母增令名轉盼百歲坊永表 盛世積

恭題

御詠暮春絡緯圖次韻 丁酉九月
蟲般占物候催喚續簾盛又見蠶眠箔還隨鸞轉笙穿花雙翅

濕栖翠一枝平 睿藻敷仁育披圖感好生

送孔象九之官常山

新捧除書日月邊拊循百里正需賢家承北海饒經濟地接西
江謁誦絃誦巧繭絲寧政拙紛來案牘費精研鋒車看聘驂驄

足前指康莊快着鞭

題畫

滿天風雪行人少遍地瓊瑤風景多最愛柳州詩句好江山清

絕一漁簑

竹色山光萬翠叢
合江亭上雨濛濛
楚天無限蕭蕭景
盡在生綃片幅中

天門前輩河上叟
事將圖南歸和原唱以送

浮空幻影一杯蛇
顛倒人生亦有涯
松菊未荒元亮宅
圖書猶富惠施車
憑將白眼爲嘻笑
賸與青山自咄嗟
淒絕客中先送客
春風不帶舊栖鴉

冥鴻休慮弋人多
增繳驚心隙駒過
甘讓名場推傑子
閒尋勝地問貧婆
蠶叢已歷崎嶇路
鷗夢仍遊浩蕩波
我亦無官歸未得
獨依鴛鴦校聽驪歌

曠達常師阮嗣宗
賢勞暫學鄭司農
堤頭竹箭平千尺
峴口桃花束幾重
幾句經年秋汛穩
故園此日臘醅醺
歸心已逐江湖去
酒社詩壇任合從

去酒社詩壇任合從

三世交親非泛與
十年聚散不勝驚
寂寥舊雨憐恩地
珍重寒風嗣相門
磨礪同宮齊遇劫
亡羊岐路黯銷魂
何時搔首青天外
雪盡鴻飛沒爪痕

送江蘇觀察李鹿山
戊戌三月

久瞻福曜臨吳會
再拜新綸約漢章
冰上吏行遲夏日
鏡中人在潔秋霜
于公德種高閣駟
名伯恩流聽訟棠
節鉞還期依故履
江天長見袞衣光

塞外遙哭亡兒伶徵

彼蒼何事酷吾兒
萬遍沉思杳不知
轉眼已驚成死別
回頭還記是生離
悲來祇在尋常處
痛定難逾十二時
淒絕塞垣孤館暮
吞聲彈淚洒涼颺

分手匆匆勿思然
臨歧送我更纏綿
也知半載難爲別
誰料今生已絕緣
汝歿吾饒聞汝病
吾哀汝不待吾年
斷腸欲斷傷心淚
須到他時會九泉

此身踪跡等浮雲
百事憂煎賴汝分
顧我清貧謀典貸
愁于疎懶代辛勤
行裝歲歲封題密
家問頻頻慰藉殷
今日不堪開筵見
相逢如夢泣斜曛

探得金環識故吾
再來人定不模糊
淚書猶漬前身骨
笑疑還舊掌珠
初度命名哀鞠子
大人所命取彌留
訣母怨將雛
三石上精魂在兩世情緣解脫無

追隨大父廿餘年
左右依依劇可憐
布被褐裘教屏當
書籤卷軸付排編
每聽曉漏驚先起
常伴寒宵竟不眠
短折未終娛老

志哭孫雙淚日潺湲

題西君前輩墨畫十二幀
戊戌七月

貌得飛瓊閣苑還
銖衣雲珮態閒閒
韓湘金碧非三昧
梁廣丹青祇一斑
未破蒼烟迷曉鬢
畫妝紅雨淡春山
天香彩筆連城價
誰是豪奢買玉顏

攬盡穠華夏景深
東籬芳信到牆陰
參差晚節愁無色
漏洩秋香別有心
三徑琴尊應預賞
重陽風雨不相侵
更憑換骨神方

力好時花中仔細尋
六月初
弱態低隨宛轉歌
烏江遺恨未消磨
祇今花亦知人意
自惜虞兮奈若何
舞勝風前楊柳細
淚分雨後海棠多
青陵怨魄堪同調
寓入輕紈伴楚娥
素質凌寒迥出羣
山茶色態亦平分
寫生直欲欺冰雪
繪影何

妨奇墨雲二妙尹邢元不妬雙清樂衛有餘分花魂若肯相招
引夢到羅浮日未曛梅山茶

叢桂香殘菊未開漢宮秋色影蒼苔銷痕薄皺蜂鬚卷錦片斜
尖燕尾裁芳徑平扶樓洞館并刀鐮落滿亭臺靖蜓欵欵花前
舞知爲通靈筆墨來剪秋紅晴窗

最愛芳名火齊同呂增祥集半含荷蕾嫁東風品香暗麝湘簾外
選色幽蘭澧浦中樂府集沈道潛生一自淡粧能絕代不須渲染更窮
工分司御史休狂語錯認新花是舊叢玫瑰

狼籍春紅憶海棠別開柔艷占秋芳嫌將玉手脂添量倩取金
盞汁洗粧擎露一枝迷蝶夢含波片影謝蜂忙偏教織女花間
宿宛轉鳴機慰斷腸秋海棠一名新勝花

細葉纖條蕊更柔濡毫着意風流氣百心猶存舌領畧春
深欲點頭科斗未成三古花韻丁子故芭蕉展卷寸心愁何人妙
解連環結惆悵花前憶舊遊丁香

蓮花今日開生面證果前身誦法華東土墨塵剛幾點南塘
秋色已無涯靜看影淡高賢社遠挹香清茂叔家翠蓋紅粧詩
句好品題未必稱名葩荷花

誰將墨雨醉花神點染難冠別樣新報曉幾曾誇絳幘驚秋何
事戴縹緲朦朧纓冕元知幻蹟淡容顏已逼真若使養成能似
木寫生還問此花身雜冠

秋到園林多艷冶金風飛來小立桐陰下五色九苞明月夜吹
簫人在曾同跨誰搗元霜和露洒染就雲翹點點輕烟掛鳳
子亦知尋隊也分明一幅丹山調寄蝶戀花

萬尺貧簷獨擅名洋洲一派屬彭城若非成竹胸中有那得寒

稍筆下生庭院珮環聲細靜滿湘烟雨意分明鏡枝蓮蔓心如
鐵翠袖修篁識此情竹枝詞

又題墨筆裝花蝴蝶
寄想滄洲下筆遲疎疎紅蓼兩三枝可知明月寒溪景未是先
生賞鑒時

蝴蝶雙雙趁曉汀尋花逐隊幾曾停夢裏獨自知辛苦却笑莊
生夢未醒

又題墨筆虞美人
綽約腰肢黯淡容帳前歌舞剩芳踪多因淚洗胭脂盡冷落烏
江第幾峰

麗景芳叢百卉妍此花偏在奈何天漢宮春色今同盡休再啼
紅學杜鵑

戊戌六月徐編修奉使琉球國冊封索詩贈行以長
句送之

帝簡鴻才柱史班手擎黃誥降中山天吳浪東蛟龍伏渤海
波搖日月開聖代恩榮宣海國使臣風采動人寰徐陵詩思
平生健賦適蓬瀛載筆還

衍命辭朝章服新旌麾曙色映麒麟樓船風戒遲天使衣
錦先還拜老親正是捧觴爲壽日真成將母作歌人長風萬里
歸帆穩何似京華十丈塵

壽奇木公太翁七十戊戌九月廿三日製
天字秋高玉露霖大椿蒼翠自亭亭陰培珠樹依鸞掖森列蘭
枝侍鯉庭白社久推通德里華頤遙映老人星東籬正滿黃金
色攬取芬芳醉醺醺

酉君先生貽余松竹梅圖系以長句并索南湖學士和章

寓意規勉讀之喟然次韻請正兼呈南湖先生

輪囷造物無定駐神山離合視風雨誰爲寓生尺幅聚化工之
筆推虞山輞川錦江伯仲間貽我墨妙了不慳蒼松偃蹇盡
壁疎竹寒梅並傑格怒發橫柯如轟霹更有長句繫此圖飲醉
不用黃壚沽摩挲識得深情無浮生弱草棲輕塵歲寒耐久有
幾人可共冰雪惟此君不材只合供題鳳桐桐亦作莊周夢華
依廣厦無折棟

壽同年鎮江葉刺史

鴻才帝簡重蕃宣崧岳鍾英本自天上相功名門閥貴外臺
穀望口碑鮮澄清鎖鑰雄三郡揮洒江山富百篇咫尺蓬萊榴
火艷金焦峯下聽黃絃

已亥五月四日爲徐公周年忌辰余行未昌衛道中

口占哭之

夜臺一去忽經年往事追思更黯然鍾愛偏伊逢短命臨岐獨
我隔遙天靈床此日陳蒲酒客路誰家素紙錢贏得風前千點
淚滴將沙磧寄重泉

贈陝西制軍鄂朝宗

關中鎖鑰寄元臣半壁金湯氣象新威鎮邊疆資武庫道弘儒
雅擅文人召周德業風詩在韓范勳名史策陳拭目衮衣膺
帝寵漢家圖画有麒麟

贈王仲山扇頭詩

襟懷如海氣如雲戎馬場中獨見君盡日春風吹四座幾年時
雨偏三軍運籌沉黙隨機應磨盾從容草檄紛紜聽邊庭喧凱

秦漢家麟閣待書勳

題張參戎仁趾九日奉二子圖

將軍好武有奇功射得雙鵬恰兩雄應是國香同日夢偏教花
萼並枝紅弟昆早叶重陽會震坎何勞再索官圖入丹青夢
夢可堪誇示女元戎

庚子五月解餉八里坤事竣回入嘉峪關初四日將抵酒

泉值亡兒佳徽大祥忌辰馬上口占哭之所謂長歌之

哀也

汝亡歲兩度我淚未曾住去年達此日哭汝涼州路今年今日
又慘淡邊關暮欲醉汝一觴椒漿不能具欲焚一陌錢囊空紙
亦盡祇有淚千行風吹落淚霧人生如轉轂死亦如電逐覺
局大祥妻孥將易服汝常帶病堪今安且汝星命犯孤寡紅

絲錯繫足朝朝啼曉此日家哭汝子亦漸長此痛無與
嬉戲曾相前聊可解頰頰嬌嬌拜靈几拳曲學蒲伏我雖隔天

涯遙臆宛在目亡者去日遠生者悲日續孤機樓空房長夜
伴宿猶得撫棺號誓汝卧床褥終當歸一坏便永離眷屬行行
記疇昔軍中夜飛雪擁枕發長嘆乍夢與汝訣朦朧是耶非但

痛汝天折哀慟呼我兒驚醒未絕涕泗尚交頤淋漓漬金縢
知是汝魂來顧我勞行役我本厭人世況復居荒域雪霜上頤
毛塵土和羹食傷心事更多豈能久視息願汝乞冥司不生亦

不滅黃泉無岐途相見還相挈入關重徘徊懷愴天中節再哭
汝忌再長歌邊風四起胡笳裂

祝胡洛思初度

旌麾坐控酒泉郡張矢連輝南極星蕭相勲勞垂史冊鄴侯功

德在生靈恩波千里長渠水公為興水利事內外俱流其澤遠矣心地雙清雪嶺屏
鼓瑄黃鍾方應律滿城歌吹祝椿齡

庚子八月初十祝綽撫軍

長庚燦爛碧天遙
榮戟祥光接慶霄
勳並蕭曹垂竹帛
名齊韓范入歌謠
櫓槍夜落牙門
枹鞞譯星羅
王塞朝恰喜中秋佳節
近滿城絃管奏雲韶

荅田霖蒼

貞巖太守寓齋晤霖蒼恂恂儒雅眉宇間有英氣余心賞之
以卒業辱長句示慰依韻奉荅

筆落烟雲思湧泉
肯將榮達讓時賢
誰能相馬驪黃外
漫看爭棋黑白先
老我風塵投契少
多君氣宇賦才全
相期終奮垂天翼
証取南華第一篇

庚子初夏于

鄧仲南新構齋中即景漫成四絕

一入蕭齋意洒然
不到紙窗前誰知戎馬喧
舊地別有桃源小洞天

茗椀香爐幾几橫
膽瓶花影映窗明
壁間一幅秋山画似比南山色更新

松石亭亭小砌中
開窗如見碧山叢
簷前鉄馬爭馳驟
助得清音趁晚風

天涯到處是蓬蘆
信宿身疑在畫圖
應識軍中多整暇
經營一室見規模

庚子十月初八日祝毛竹菴五十初度

昔年沂湘江神交衣帶水
杖策來從戎天涯適萃止相逢非所期
把臂驚且喜多君意氣深
惻惻留露真摯念我客邊庭羈縻一

無倚筍米與蔬鹽瑣屑為布置一日如三秋命駕頻省視追述
司鐸時中丞禮顧異拂拭昔者盤品題瑚璉器感激國士知至
今紫夢寐邂逅天作緣宛若見昆季藹藹肝膈談我聞每心醉
維禁日多材如君乃杞梓負此千霄姿行將蔭百里驥足踴
衢發軔自茲始掀天揭日功等閒丈夫事志趣各有尚要在
青史方當服政年利涉無涯渙岸看雙鳥飛良會恐不易茲
陳素心輒以介壽祉

趙裴蓀公刺葉卷第



趙恭毅剩稿八卷附恭蕓贍稿三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趙申喬撰申喬字松伍武進人康熙庚戌進士

官至戶部尙書諡恭毅是編首奏議次序記次案

牘之文終以雜著其孫侗敦所編也後附裘萼贍

稿三卷則申喬之子熊詔撰熊詔康熙己丑進士

第一官至翰林院侍讀裘萼其號也

玉巖詩集二卷

〔清〕林麟焄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玉巖詩集

七卷》提要

玉巖詩集序

采玉於千闌勃律之間而或遺徑人之璧玉人相之登以華篋襲以縵巾十五城不以易焉而玉重矣求木於鄧林豐尋以往皆足備構榱通峭之用而或遺豫章之材工師度之獻諸明堂任以桴梁飾以雕鏤文采而木重矣文章之士亦然夫以邯鄲竺楊修繁欽之才生同建安而不得與於典論數子之列卽何論下此者乎莆田林君石來少以詩有聲閩中弱冠上京師取進士高第幾入館閣之選已乃厘以才望推擇爲中書舍人日俛直禁中能於其職旬日休沐間偕二三同志遞相倡和若忘乎官曹之冗散者康熙十七年有詔求宏博之士四方耆碩名流雲集響赴旣而試弘仁閣下拔其尤者五十人皆入翰林爲史官而君先是以奉諱歸陽矣論者謂以君之文章才具宜在文學侍從之列或直史局發凡起例繼扶風順陽之後或爲左右史紀言紀事旣再值其會而不得一遇宜其怫鬱無聊不平有動於中矣而君顧處之泰然彈琴賦詩近於古之樂天知命者其有趣如是則其詩之工也固宜君之詩溫潤縝

審乎尹旁達扶疎而直上譬之玉與木然愧予不能爲玉人工師也今次其集爲二卷凡古近體詩若干首成一家之言濟南王士禎序

王巖詩集序

若乃星入女牛疆開甌粵梅還作滌仙人種菜之園鮪欲成山龍女昇天之島碧蒲滿縣洞壑崢泓紅荔垂街人文光麗則有門風簡劭才地瑰奇驍騰彩筆人居延壽村中的燦丹輪家傍瑤壺樓畔韶齡釋褐風簷金閨綺歲登切旋舞銀筆蔚然名位洵稱九牧高躋籍甚聲華詎數四門博士無何而烽搖犀浦浪激蛟宮王審知旣承笑於南荒陳寶應復鯨吐於炎海無諸城上萬帳蠻雲歐冶池邊一軍毒霧家分兩地信斷三年王仲宣之邑井一半凋殘庾子山之關河大都蕭瑟吟成莊舄愁極鐘儀姑染翰以告哀或援毫而寫恨旣而降王就縛蜃市長消叛帥遭擒鯨帆大去文人返國重尋甘蔗之洲才子還鄉再訪枕椰之樹而乃君漢舊宅一片斜陽漁仲空園無邊蔓草披葛謁九仙之廟斷鐵猶紅攀蘿緣雙闕之峰沉戈半紫縱復相逢番戶一問耕田而風月徒存山河頓異上慢亭而躑躅老錢難認曾玄撫榕陰以躊躇樵客應迷巷陌越禽向暖不知棲何樹之枝海燕歸巢未審上誰家之壘獨流連而自惜長顧領以時依假

茲側理以瞻宗邦藉彼險厓而瞻故國一山一整
盡平生射獵之場某水某丘咸羈貫遊從之地吟
誼不少篇籍遂多况復京華仕宦厥有年何臺閣
翱翔頗多潘陸一門標令王家則渾濬聯鑣羣從
風華阮氏亦藉咸並轡何常不吟盡林巒賞窮烟
月疊縹緲於珊架紺翠帙以珠繩也乎且夫玉巖
山者固閩疆之巨嶂而烏石之靈源也金霄玉乳
瀑皆觸石以斜飛石屋珠扉樹盡摩空而怒拔洶
塵寰之初地信欲界之仙都爰將二酉之山勒作
一家之集攜之嶺上赤烏廻繞以羣來藏向船中

頽鯉盤旋而不去

康熙二十年陽美弟陳維崧拜題於燕京邸舍

玉巖詩集序

甌越以南有山焉磅礴嶺立於大海之濱波濤聲
轄日月蔽虧大石林立如壯士數百輩中有巨璞
叩之其聲鞞鞞然曰東巖先太子詹事公自濟南
遷閩始顧是山而樂之卽志所稱烏石是也從孫
石來輯其所爲詩王祭酒阮亭先生擇其尤者若
千首編爲二卷名玉巖集問余序之余考山海經
峯山之上丹水出焉中多玉膏葛仙公傳積石瑤
房皆仙人所居東巖豈其倫耶夫閩僻在南溟山
川之氣峭直而湧涌既不足埒于中原其人往往
尙儒服矜廉隅不輕去其鄉自我先人與歐陽四
門後先舉進士唐宋已來文學之盛稍稍與齊魯
吳越等或曰山水精靈弗終闕也或曰寒而後通
時會固然之二說者余姑存而勿論石來勿敏慧
甫舞象時能誦家世藏書弱冠入洛歸里三載而
閩變將作愀然憂之數千里冒險阻入燕此與少
陵踉蹌走問道何異泊爲中書舍人會余官京師
朝夕形影相依誦無家別之什淚霰霰下丙辰
王師南征中夜間收復蒲陽亟披衣起狂走凡蕭
瑟困頓之狀憫時念亂之懷舉托之于詩居無何

以讀禮去祥琴已鼓自巖之東西松樞周遭龍目
離支垂垂半軒牖重遊陳嵩黃石諸勝今集中所
載如四門夾漈書堂及宮人斜諸篇皆清麗芊眠
婉約有致余坎廩抑鬱思念故山不見所爲竹葉
如笠松花如繖者悵望久之是篇其起余倦且息
乎余聞物之至者時與地弗能限也石來才足挾
巖壑之秀官閒晷暇又可安意肆志于古人之業
日者才士詞人馳泉涌熙豐以降靡不搜獵詩
之盛于斯而極然亦稍波詭矣操觚家不爲漸靡
所轉豈不在乎定志哉余弁陋復懶哦吟僕射豫
章分庭抗禮心竊慙之阮亭先生力能持其正變
者也石來其以余言質之并藏其集于巖之巔庶
以告我山靈耳澹亭堯英序

王巖寺集序

二

自序

琉球東南一島夸也地孤懸漲海中無城郭關市
之美桑麻物產之饒土田磽瘠戶口寡少人跡所
涉到而稀矣曾不敵中國一下郡獨其延頸舉踵
嚙嚙向風悅詩書樂文雅無所謂驍健擊鬪攻刺
之俗蓋自漸被戎

皇上聲教遠播駸駸乎盛矣康熙癸亥夏六月予奉
命渡海三晝夜卽至其國宣布德意典禮告成必候

風始克適返淹留異域寒暑所歷殆遍焉每因暇
日登臨曠望振衣策馬于山顛水涯觀大海之紫

三巖寺集序

一

瀾想蓬萊絳宮之明滅一時花院苔龕流連歌詠
或酒酣耳熱落筆如風雨爲球人好事者從旁擊
去蓋不可勝計矣時而獨處官舍簾閣焚香蘿月
乍窺松風余勸蕉葉翳天竹陰拂席意風飄有所
得則又未嘗不起去國懷鄉之思振登樓吟越之
響者也計在琉球日述琉球事得七言絕句五十
首畧倣古竹枝之遺外有作者別爲一集詩不足
傳也凡彼中山川人物饗禮宴游冠佩之奇尤觀
樓之節夫與夫亭臺之兀碑樹卉之菁蔥日月雲
霞之吐吞變幻悉繪之於詩一披覽而外國風景

宛然在目事屬親記言非鑿空度幾為好奇者所欲知而後來輶軒者周爰咨諏所必及是予之詩雖不足傳要不可廢而不錄也歸而就正於阮亭先生之前先生亦以為然曰盡傳之以廣其聞且以彰

聖朝聲教之遠予曰唯愛付剞劂不敢擬圖經於山海聊以官荆楚之歲時云爾

康熙甲子六月望日林麟焟石來識

王巖詩集序

二

王巖詩集卷一

莆田林麟焟石來

濟南王士禛

上批點

早春雨中東友人

春城作雨泥方滑。獨倚危欄憶故人。每愛航籌真率會。因思巾幘過從頻。花枯屐齒休愁濕。柳折簷牙欲弄新。久貯楚生脂片片。須君開甕掃松筠。

風趣
盎然

秋日遊夢筆山等覺寺作

出郭未十里。岡巒勢相逼。羃歷翠微烟。林木靜寒色。江淹已千秋。風流傳夢筆。訪古成欣賞。撰杖忘

三巖詩集卷一

盟。櫛取次村落。間沿溪多曲。詰指田穰藥畦徑。轉步屢失問。渡得農父晚。輒逐登陟秋。氣肅山椒迴。巖生淒栗。晚荷紅欲殘。杪樞翠還密。昔賢不可招。空祠蔽白日。祠傍初地勝。建幢代非一。寺自唐末。雪峰于我來。滌塵襟。倚徒招。提室松風滿。清聽頓令萬慮息。雲壁臥未能。蒲團坐昏黑。山鳥石巢歸。炊烟林際直。迴策循故蹊。繭足轉愁疾。

清綺
如畫

春日禪詩四首

朝旭散簾櫳。柔塵飄巾幘。塵壓柳絲垂。叢叢菜甲
坼。矧乃藥想。傍繁英。吐紅碧。草苔綠於染。幽鳥下
簷隙。羣卉方向榮。萬物欣有適。曉此春日佳。庶用
相愛惜。

又

寒燠有遞運。陰陽無偏倚。伊昔元風號。百草盡枯
靡。折茲若木華。義馭迴方始。顯然品彙蘇。萬象瞻
具美。胡爲揚烟霾。空自迫濛汜。所以炳幾士。通復
想妙理。

又

王農詩卷一 二

盈盈二八女。皎皎當軒織。際此艷陽年。桃李北顏
色。聞君好我姿。明璫竊雕飾。惜哉無良媒。乃由致
羽翼。銜嫁心所羞。永持冰玉質。佳期渺何許。絨情
坐嘆息。

又

南國有佳卉。紛郁江臯被。我友二三子。寒裳襲芳
氣。劇切道不孤。風雅爭位置。既挽江河流。復挈驪
龍轡。朱絃彈古音。醇醴希至味。浮薄安可趨。千秋
乃爲貴。

送黃聘侯遊豫章兼題康于玉送別圖

眼中之人黃公干。風度無雙江夏士。誅茅自結白
桃庵。散帙每凭烏皮几。賦手時招屈左徒。狂吟直
繼杜子美。矧復琳瑯筆陣強。落腕龍拏還鶴峙。鈞
法瘦硬似者誰。玉局仙人襄陽米。有時潑墨滿宣
厓。無數風雷纏筆底。清詞草聖兩入妙。藉藉香名
滿人耳。蒲輪四出方求賢。君才合貢玉堂裏。胡爲
歛翅走風塵。拓落未遇誰當恥。玉山禾死鳳凰饑。
得時鷹鷂誇爪背。吾儕捉臭各大叫。請以百杯澆
塊壘。戕戕新詩束笋多。相約看花頻步屐。歛忽出
門捨我去。浩蕩吳頭連楚尾。襍被重上豫章船。呼

王農詩卷一 三

酒還酌孺子。里是時。驛亭梅雨飛。榴花灼灼破紅
羞。輕衫觸熱相追送。露濡清淚臨岐灑。康生好手
寫爲圖。拂拭鼠鬚與繭紙。髣髴慘怛不可分。慙慙
隱向虹堤。艤圖成。我唱河梁吹柳色。紙尾僕行字
自笑。局促滯鄉國。臂彼鈍犢煩鞭策。安得同君瞻
髮廬。山巔坐看銀河九天水。

後幅
神到

梅雨初霽

船趁風初轉。廉纖雨乍消。紅衣團蒲綠。扇上芭
蕉。山藥童頻曬名香手。自燒晚涼看更爽。茶攸任

逍遙

重陽後一日同汪鍾如遊黑龍潭二首

袂衣騎馬尋高會
令節雖過勝賞同
賸有黃花仍插鬢
可無烏帽更臨風
經霜老樹秋容淡
背郭層臺石磴通
乘興何須寄遙慨
且憑疎籬倚簾櫳

又

古壁烟蘿翠且重
故人相對坐從容
尊前雁度滿瀟影
潭底龍歸渺渺踪
急羽長天連百戰
薄雲新霽淨千峰
耦耕招隱他年事
漫把茶甌度短筇

五六
老健

三巖詩集卷一 四

鄭方旦水部招同汪鍾如王省齋陳鶴屏暨

令弟嶧山作豐臺看花之遊雨阻弗果賦

答

今年四月雨不絕
打葉鳴堦欲盡城
雲閣閣不能舞
夏木陰陰鶯亂啼
河朔已孤避暑伏
水曹知少吟花題
縱有銀鞍可傍險
也應出郭怯衝泥

似少
谷

除夕從洪太常索酒四絕句

薄俸青銅三百無
難從佳節覓屠蘇
支願空對高陽里
孤負常年舊酒徒

又

一年三百餘今夕
孤燭殘更閒歲華
却憶杜陵詩句好
須求爛醉是生涯

又

先生稱聖較稱賢
美酒應知斗十千
欲乞三升澆壘塊
拍浮長向此中眠

又

青絲絡酒挈銀壺
壓盡糟牀典未孤
但得開管馬軍在
教人不美步兵厨

與蘇安乞
酒詩重抄

三巖詩集卷一 五

鐔州歌贈鄭瞻紫

君不見鐔州之水
冷冷清淵注
萍著藏龍情
張雷一去幾千祀
龍兮不躍復不鳴
勝地倘少異人住
無乃寂寞空崢嶸
樗散橫經有鄭老
臨流一濯滄浪纓
先生山水心好奇
爽氣拄頰開襟期
天柱峰頭木姪姪
百花巖際芳紛披
手持一管銀不律
烟嵐對眼恣題詩
憶昔橫舫弄清泚
欲學莊休從惠子
千溪流變酒同君
傾列壑蒼苔枯屐
商醉揮烏絲十二
欄飽睎紅鱗三百
尾無何撥棹春衫
判美人貽我錦繡段
支離蕭緘渺烟波
誰採芙蓉寄江岸

今日故交重攜手。息壤之言猶在口。由來神物終
當合。吾輩相逢信非偶。歎息霜毛亂垂耳。寒鴉獨
坐。脾肉死。毫牛在。御鳳在。簾廣文。一官將老矣。歌
罷。州前風雨來。奔騰欲喚神龍起。

甘露亭晚眺

絕壁雲端聳下方。城郭幽久烟歸野。樹殘日照江
樓。萬井高低見一亭。今古甯更憐。明月夜清。勞數
聲浮。

燒口照江樓
五字殊妙

送彭與是之官諸暨二首

主嚴詩集卷一 六

親串憐子在。循良覺汝賢。宦甘同。柳下思。每發花
前。共有悲秋恨。寧堪賦別天。無由挽。征棹。揮袂一
潸然。

領聯
極工

又

不須愁宦薄。贊府且稱閒。庭雀紛。堪下。離花細。復
斑。詩。蘭。洛。會。酒。對。翠。蘿。山。梅。尉。風。流。在。如。君。信
可攀。

領聯
然工妙

答周雪巖元夜見招

帝里羈縻兩度春。香風又拂六街塵。思家步月常
良夜。許馬邀賓有故人。縱酒久無年少樂。看燈
笑倦遊身。落梅穠李行歌下。輪與周郎。顧曲頻。
清麗芊綿
百過不厭

春日何敬菴抱疴詩以訊之

青春聞汝頻消渴。簾閣香凝伏枕時。偶爾關心惟
藥裹。可能無句對花枝。四愁休愛張衡賦。七發須
慶枚叔辭。半擬開懷忘問宦。同攜綠蟻醉晴絲。

前四句
家驗宗

謁真西山先生祠

主嚴詩集卷一 七

理學推南宋。先生信典型。齋居篋夜氣。心政美遺
經。砌積苔花古。門臨竹樹青。虞劉盛文藻。碑記屹
亭亭。
祠有虞伯生
劉誠意記

仲春曹峨嶠兄招雪寒怯出賦此奉懷兼柬

其兄實菴

憶昔初走長安陌。駐馬驚識文章伯。相逢爾汝便
忘形。一官况復同執戟。朝回花底設錦茵。酒邀
權忘主客。果杯直欲百壺傾。爛醉何妨雙眼白。酒
社觥籌無日無。澹蕩春風烟樹月。春月春風蒲芳
甸。倏忽移居叩。欒。雲。家。我。此。我。城南。可。憐。十。日。

不一見十日不一見。饒如伯勞與飛燕。朝朝慵起
嘆索居。擁衾睡。美輕鐘餘。忽聞剝啄。欸我戶。云是
故人相報書。折簡欲卜。今夕醉爲我。傾釀烹河魚。
聞言失喜。神蕭爽。膏騰倒衣。急欲往。仰視窓紙。何
宜濛濛。瞳瞳不見紅日。上開門。草色沒階砌。片片雪
花大於掌。令人對此心。偏側疾風吹。雲黯無色。東
家蹇驢許我騎。泥滑蹄澀。行不得。依然瑟縮身。如
蝸人生會。合真難測。遙想君家草堂中。衆賓痛飲
何豪雄。分曹賭酒。呼五白。蒼黃色映玻璃。銀手鏤
細鱗。霜刀落火。蒸地爐。獸炭紅。爭抽秘思。酬白雪。

王晨詩集卷一 人

鄒枚賦手紛能工。誰念閉門。僂臥客綺盤。翠杓無
由逢。感君意。貽君吹九。十之春。纔半過。相將且待
好風日。瀏覽韶華未爲失。燕姬酒爐花正妍。美酒
準擬買。十千與君兄弟同。潦倒飲罷昏。昏便醉眠。
笑彼不飲空茫然。

轉折頓宕。有迴策如索之
妙。長篇到此。境極不易。

送吳意輔職方歸宜興二首

仙郎拂袖散鳴珂。柳長新條奈別何。千里寧親娛
白髮。一春飛雪渡黃河。人歸澤國鶯花滿。酒上湖
船蝦菜多。最是京華憐薄宦。青門三疊只悲歌。

又

霽省香爐曉夢寒。錦韉躡蹀騁征鞍。君成歸計真
何幸。我把離杯自鮮歡。草綠長楊公子去。茶收顧
渚好春殘。卷溪一帶饒烟水。花竹蕭疎伴釣竿。

何其
妍雅

送友歸檣李

醉里鴟夷船。由拳莊忌宅。由來佳麗區。名賢實托
跡。君家讀書堂。宛臨水中央。月波鄰。解舍荷田帶
漁莊。我昔江海住。曾過楓涇路。掛席揚素波。推篷
辨江樹。一朝來幽燕。苦爲塵網牽。欸段驅國門。逢

王晨詩集卷一 九

君酒壚邊。相見方潦倒。君言故鄉好。千里美尊絲。
秋風須及早。策駕動離顏。徘徊岐路間。蘆花橋柳花
色旖旎。行復攀都城。六七月。碧筒酒如雪。惆悵遠
行子。當觴不遑啜。我友陸。與吳。抱膝語溪廬。
知音久寥濶。爲問相思無。誓將謝微祿。從君乞茅
屋。刺船荻蒿中。一就魚麥熟。

中秋夜獨坐

蕭然風物倦登樓。徙倚橋軒一散愁。花下清尊宜
好月。天涯獨夜又中秋。露寒衣袂微微濕。雲傍宮
城故故浮。想到鄉園雙杵動。歸心幾度折刀頭。

七律 寄制得絕句
遺世獨立之意

送程翼仲遊金陵

去歲秋花好。君走漁陽道。今歲春月明。君去石頭城。漁陽石頭幾千里。北厭黃塵南涉水。長裾高揖謝羣公。手拂珊瑚鞭騶駟。憶昨攜遊韋杜曲。佳氣鬱葱麗朝旭。吾家大阮爲地主。叔子門對梁園烟樹綠。梁家園酒絡銀繩杓。鸛鷗菜送青絲盤。白玉散仙大叫排天門。鞭管鳳聲相續。君復翰墨善游戲。高踞胡牀作奇字。子虛賦手夙稱工。可憐寂寞無楊意。秦川公子滯跡頻。故鄉瀕洞飛烽塵。歎忽

王晨詩集卷一

上書不自得。掉頭離採洮湖草。白門烏啼處。楊柳花無數。長干芳草生。到小春。將暮。君披紫綺裘。呼酒孫楚樓。典酬試覽李白題詩之故址。六代歌舞成荒丘。英雄霸業徒蕭索。惟餘詞人姓字今古共悠悠。吾儕要在能不朽。浮雲過眼何當憂。自笑一官同雕甍。振衣無計從君遊。吁嗟夢落江南久。雪余老子於我厚。謂趙三年消息斷江湖。抱膝長吟應白首。此行憑君相問訊。桃根桃葉相思否。

謝流驛蕩
歸爾自喜

臥盛珍示臥病

獨處懷君面。清樽十日違。祇求方朔米。坐待沈郎肥。聞筒碧簪初刺梅。黃雨正飛。莫孤風景好。珍重戰能肥。

喜陳振公入都有贈

憶別元龍幾歲年。君遊晉楚我遊燕。芒鞋遍踏青羊路。苔蘚題赤壁前。南浦舊憐春水綠。西山新浥露華鮮。世途不厭塵隨眼。鬢髮驚看雪滿顚。興至還傾銀鑿落。狂來尚跨鐵連錢。淋漓素絹探微筆。要眇黃庭內景篇。深喜丈人機可息。却慚揚子草難玄。尋幽莫問山中桂。卜宅聊牽岸上船。落落

三晨詩集卷一

時聽歌白雪。悠悠誰解賞。朱紱五陵佳氣開。銅馬百丈飛流掛玉泉。莊叟逍遙真白適。許詢勝具每留連。他時倘遂還山約。同飽荔枝林塢烟。苑姑射神人之姿也

春日洪畏軒太常惠酒賦謝

門外華滋綠未齊。太常家醢許相攜。笑余正是不齋候也。學先生醉似泥。

寄沈平遠

火雲團圞霄流精。燦朱夏向夕起微涼。華月影素

柘不寐擁桃笙懷人屬遙夜之子撫琴琴風流多
豫暇痛飲師袁劉述作斐陶謝亦念生平親滯跡
金門下矯首望所歡愁思時獨寫

武夸吟爲石展主人作

四座且停音聽我武夸吟武夸洞天跨甌海凌霄
峭壁橫千尋上有鐵船架怪不可以徑渡下有神
龍潛伏變化之幽深瑤草斑璘不知數十三仙伯
紛棲真有美谿軒子偏憐春怒姿披圖輯其勝塞
永復躡之樓鞋笥笠向山道泰碣漢壇猶可攷雷
文甌甌列仙函玉璫金琬未枯槁石磊磊兮竹鉉

三巖青集卷一 上

純紫茸片片生碧潭蒼蔚白雲舊宮觀林薄佳處
藏茅菴噫吁噫我聞建州往年飛羽箭碧海紅塵
須臾變山魃跳舞主女啼蛟蛇斷絕曾孫安馮夸
擊鼓豐饌驅電共工怒觸妖龍戰太姥俯眎眼亦
眩君獨胡爲披榛莽身烟壑開生面矯首人間
真可哀無諸片土空浮埃鼠肝蟲臂究奚益鐵笛
一聲天地陰霾開君時箕踞慢亭側應須大笑揚
其類三三曲六六峰吾生與汝期相逢魏王霞禱
已寂寞紫陽遊處畱遺蹤會乘風馬層巒上手撫
令昭彈逸唱安能踟躕束塵袂腰頑不策枕榔枕

不學太白而
有其萬遠

徐塘阻風口號二首

徐塘鎮前晚潮急雨打橋烏曲港居巨浪連山岸
欲動石尤四面舟焉如蒼茫不辨渡頭樹岑寂漫
攤篷底書窮笠青簑隨處有江湖笑傲羨漁

又

暑月積雨如寒天越布單衫妻可憐長年三老屏
足立鎮日孤村對眼懸數錢沽酒水邊屢撥棹買
魚何處船安得潮平爭如練鳴鑼打鼓過前川

此等詩非
典會不辦

三巖青集卷一 上

冬夜同曹實菴何岱與飲曹峨嵋宅顏修來
有約不至

玄陰動沍寒飄風淒淒物序百卉坐衰歇離人感獨
處嘆彼歲華晚眷茲素心侶佳招諧高會開軒日
辛午同調三四人氣誼薄稽呂青絲絡玉瓶醪醑
傾如乳瑤席橫素琴清歌奏白紵陽斜不極歡夜
冷圍銀炬明星列欄檻初月淡客與緬懷含香郎
四座時延佇山陰棹莫發無由共芳醪

送任符修之任金陵

惜別聊傾河朔觴燕雲吳樹兩蒼蒼帆移建業江

流急夢繞承明禁漏長形勝千年誇虎踞樓船百
道駐龍驤故人躍馬秦淮上契濶憑君問郭莊從軍 鄭郭山

調高

春日遊國槐院呈月川古蒼二禪師川東坡

宿淨土寺韻

振杖出烟郭臙臙日未午柔颺飄我襟條然脫塵
粉野圃踏菜花林樾望紺宇入門鐘梵靜策烟辨
一縷筍蒲給僧厨甘美勝牛乳支纖與湯休尊宿
兩堪歎散香薝蔔林叩傷青蓮塢惟山古道夢高

王晨青集卷一 十甫

座白足露妙義不可尋請師下轉語揚茲法華音
證彼悲覺路金篋刮眼膜述頑盡回顧大眾了無
說諦聽首但脩

世外之音
一何清綺

清明同袁杜少作二首

曉烟初散雨新晴杏酪分香遍禁城夾路青遮榆
莢細當門黃柳柳花明依違西掖慚無補謠浪東
方欲避名報道鄉園擊鼓息思歸引向落梅生

風流
可愛

又

輕柔白袷薄寒時帝里逢春日正遲宦况尋常餘
酒債韶光爛熳有花枝新添燕子巢書幌故倩游
絲拂硯池安得裴王名士在同渠談戲洛川湄

二結
俱妙

送郭堯南之濟南三首

長安貰酒見風流花發豐臺並轡遊別後懷君何
處所吟題白雪有高樓

又

東藩皂蓋駐秋雲宴客開樽日夕聞歷下亭邊定
懷古濟南名士喜逢君

王晨青集卷一 圭

佳

又

岱宗青壓萬山低躡屨登臨得句題夢裡同君探
秀色不知身在玉河西

暮春黃聘侯康于玉偕叔二史獻十兄小幹

見過妙香堂卽席分賦二首

有客攜遊屐乘春到草芽琅玕君子佩蒲筍野人
庖著檻穠花鞦韆垂簷碧樹交莫嫌畱賞晚纖月落
林梢

又

花徑何竹掃蓬門愛客開新篁進牆出語燕啼簾
來點筆時題葉移航任潑醅兵塵詞賦賤誰肯問

鄒枚

二首
俱別

寄王公垂

商丘潑潑大河奔漢世梁王舊有園東苑旌旗游
獵罷平臺風雅古今存清池寂歷還依草修竹檀
藥尚映門知爾登臨弔陳迹歌飛白雪襟青樽

神來氣來不可奏
泊詩家竄上乘也

初夏集鄭方旦園亭

王晨詩集卷一

去

名園接水常陰陰谷山幽棲橫素琴平吹沽酒待
同醉客子入門時一吟洛浦水蒼容無數乳燕鳴
鵬交好音今日不樂欲何適當風搖髮還披襟

得杜之意與
豐臺作平勝

元夜友人招飲不果赴

招邀令節問郛筒都下傳柑此夜同祇爲清齋依
緇佛無緣倒載醉山翁心懸錦席春星聚典盡琳
宮火樹紅稍待花朝修禊會相將取次領東風

看花二絕句

笋鞋藤杖破蒼苔不盡雨絲風片來最是帶人花

事好辛夷開遍刺紅開
佳

又

眼前隨處黃師塔春晚偏宜白苧衫但報花開便
覓伴不分桺圃與梅巖

叔二史自越歸談天台雁宕之遊

夙昔讀圖經夢想山水妙東甌巨地軸巖壑多奇
嶂赤城與丹芳靈境相照耀惜哉負幽期烟霞阻
凌眺大阮抱勝情支許稱同調場來塵外蹤返自
越溪權爲言紫玉天蠟屐得深到石梁橫虹霓瓊

王晨詩集卷一

七

臺隱霧豹淵寒毛骨沁霹靂響飛瀑桃源路未述
仙女窺窓笑小摘青韭絲莒木紛丹竈四萬八千
丈一往窮竄窺迴策逾密嶺天風萬吹寒憩息芙
蓉村田塍起野燒登頓歷危盤名僧時前導
同靈巖雲錦張龍湫神異澳駢筍復偃芝
峰狀深宵緬懷少谷跡猿狖雲端呼
之二遊蕩心胃勝賞諧所好台山驥而富雁湖曲
以與名嶽羞雷同標致逞殊貌我吟抵掌談慨焉
企高蹈洞府秘聞見霏屑羣傾倒記一恐消萬佳
處領其要終當攜綠玉噴阮披蘿葛相期九垓上

驂鸞一長嘯

前人謂春遊天台秋遊雁宕台山雁湖二句足以當之全詩刻畫不減皮陸

春日移寓職方楊先生宅三首

羈棲纔北里。欵忽過南降。跡愁無定。林花喜復新。一官淹歲月。雙鬢入風塵。據地金門側。狂歌未厭頻。

老格

又

南北家重阻。乾坤戰未平。飄零為客恨。涕泗望鄉情。梁燕巢初下。城烏晚尚驚。遙看烽火處。幾許得

王晨詩集卷一 六

安生

又

高齋春晝靜。滿酒似文尉。傍架書容插。微吟藥臼。饒人憐王粲。賦客感孟嘗。門底餘孤劍。鳴時欲報恩。

題董宗伯贈高伯祖文簡公石室山圖歌

古來紛紛工水石。倪黃董巨傳真蹟。近代畫苑誰擅場。吳中文沈饒。風格超軼二家出。機軸復數華。亭董宗伯縑素流。傳未百年。一絹每易雙白璧。此圖水墨淡交加。樹如屈錢山。畫如文敏云。作畫當如屈錢山如

畫沙此筆乃巒勢起伏辨高下東庵西崦藏人家得意筆也

川平林靜絕行跡。但見數峰葱翠木槎枒。不知眼前何處得此境。逕欲衣臥雲壁裾青霞。側聞終南石室時。中有仙人餐靈髓。金芝翠簪太乙精。圖之命名無乃是。是時昇平重標帙。閤閣琳琅推妙筆。

簪纓朝貴競請乞。矜慎未嘗貽片幅。公最珍其書自云作纓

馬上君子未嘗得余一筆吾家文簡適同時。史館蕉園獨膠漆。

二公出處亦相似。鸞鵠何曾苦虺蜥。公與文簡公俱作權閣乞

休手拂鷲溪持贈之。珍華藻繡裝離奇。什襲絨膝歸閭嶠。路堂雲閣時揭披。文簡公一從馬矢高如

王晨詩集卷一 七

闢三萬牙軸銷古香。兵燹襍蹂散敝符。圖繪縑帛成帷囊。吾兄胡為得此本。謂小恍歸魯殿餘靈光。

衝敵相過草堂前。尺幘嶽嶠素壁懸。五月桃笙方出火。對此颯爽寒烟摩。筆墨妙氣盤薄坐臥十

日重流連。劫灰零落真堪惜。使我慨想前輩風流

年。嗚呼使我慨想前輩風流年。

波瀾老成

叔東麓谿軒存菴叔則過集草堂

忘機禽鳥靜無喧。物我齊懷愛漆園。別業客題斤竹澗。小堂人擬浣花村。浮名未澹耽詩句。世事都

銷問酒樽駭綠紛紅俱照眼莫辭酩酊月黃昏

重遊人家園林

十年細認曾遊地梧竹交烟花滿陂。雙眼芳菲還自賞。驚心節物已頻移。空階涼月催砧杵。老樹西風上。疊綠堪笑山公渾未醉。妻逃懶對習家池。

五六句佳
下句尤妙

端陽前一日同張蒼潭鄭念菴陳潛菴周木

公集李飛公齋

高齋結構覆簷茅。翠竹參差拂露梢。羣彥襟期同大雅。一樽風雨托深交。座拈嫩色驚兒酒。花骨新

三集詩集卷一 干

泥燕子巢苦憶太平銷甲日。來朝簫鼓泚州郊。

兵燹不競渡
者五六年矣

秀而不
纖故作

王伊文圖畫歌

茂苑仙人擅絕藝。開元右丞之苗裔。稜稜風骨枯松枝。游戲丹青聊玩世。吮毫潑墨裂生絹。橫皴細染皆雅製。遠摹大癡師。董源尺木香山此其繼。意匠經營神鬼通。就中寫照尤稱工。開緋取神不取貌。注射裴頠復殷隆。往年策蹇走九遠。正值內庭召畫師。欲貌先帝龍鳳質。鼎湖永慰遺弓思。其

時千百圖畫者。至尊嘆其藝盡。下詔謂王生惟

汝能。路忌之。毫任揮洒。丹黠粉黠。懸殿壁。隆準重

瞳。睹赫奕。儼然神武。着戎衣。寶劒熊能。握三尺。左

右稱神。至尊羨乾清。宮前催賜宴。龍膏乳脯出。

大官紫蘭之袍。照深殿。一時妙手喧流傳。五侯七

貴爭延見。鄂公褒公不足貌。肯顧尋常行路面。卽

今垂老。長安城無腐感。慨涕縱橫。乃知圖寫雖末

技。亦能遇主揚令名。嗚呼生也。一畫已足揚令名。

如何一十八載侍帝側。人間不識真歲星。

軒轅臺

三集詩集卷一 干

軒后昔好道。乘雲歷八荒。朝發襄城野。夕次崆峒

岡。長跪問要訣。神龜調陰陽。良由道爲體。守精形

自康。詎若秦漢主。服食覲壽長。沆瀣承雲表。靈藥

求扶桑。終然非仙才。引領情內傷。吾愛茲遺跡。千

秋景流光逝。將躡其顛。俯仰凌昊蒼。手招廣成子。

游戲紫庭傍。

立意高揚詞勁達
不減景純謝宗

石鼓

竭來倖雍遊。肅然仰聖哲。松伶鬱清陰。下見十鼓列。肇自岐陽蒐。告功事剴劂。字體辨籀文。髣髴追

誦頌煌煌雅頌章。詎曰徒獵碣韓公昔好古。浩歌相激發。欲致鴻都門。諸生資磋切。嘆息名賢言。千秋遂符節。摩挲儼在斯。長與薨鼎埒。文公石鼓歌有聖恩若許

附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硬之句
今列太學中真千秋符節也
韓蘇絕唱在前
以安開出之故妙

黃金臺

步出薊門城。目馳幽冀道。隱然見廢臺。云昔昭王造燕齊。方戰爭。得士苦不蚤。感彼郭隗言。美茲霸圖好。哲王既云邈。駿骨徒枯槁。不見金臺高。但見金臺草。豈無乘黃姿。羈絡卧凡阜。所以伏櫪士。哀

王展詩集卷一 圭

鳴望蒼昊

感慨不殊人
意氣特矯異

樂毅墓

山來功名士。志本希竹帛。見信與見疑。成毀遂殊轍。樂生昔蒙遇。慷慨頻畫策。合從破臨菑。長驅收鹵獲。主臣既交歡。國耻一朝雪。如何再世間。忠良反成隙。未下莒卽墨。賈豎輒相易。臣憤氣固盈。君恩懷終結。三復報燕書。千載生嗚咽。我來拜荒阡。酹酒弔遺跡。讒巧令賢疎。深爲有國惜。

燕市

周道既板蕩。力政欲逾修。蠶食東諸侯。師出無窮已。燕丹走返國。見陵抱深耻。締文得酒人。復仇出燕市。慷慨羽聲歌。壯士髮上指。銅柱雖誤中。魄足視秦始。偉哉高漸離。筑并還繼起。一時兩俠人。照耀龍門史。徒嗟劍術疎。阿彼勾踐子。

可與
論古

壯平城

落日壯平道。蕭蕭白草秋。綢繆懷漢太守。才氣世無儔。力戰穀強弩。猿臂奮長鐃。擊敵雁關北。射虎南山頭。漢高既不遇。醉尉寧免羞。男兒非後人。數奇

王展詩集卷一 圭

安所尤不見。下中者。鼎鼎皆列侯。

令人廢
書而起

張司空宅

少讀壯武傳。早懷僑肸器。當其初未遇。鴈鴒賦自寄。泊乎佐晉武。力贊征伐計。淹雅擅當時。師資欽百世。矧復愛賢心。推轂靡終置。扶進每窮寒。片長鮮淪棄。嗚呼千餘載。高風邈誰繼。劍失牛斗空。它荒難尋。斯人既不作。吾懷焉所企。

賈島峪

我行越大房。連岡帶林木。石菴被青蘿。雲洞瀉哀

瀑浪仙昔棲遲風流照巖谷韓公延清賞東野祥
高曲惜哉居法乾神龍值微服輾轉失天顏浮沉
遂薄祿十霜客并州歸心日夜屬我亦去鄉者感
此懷鹿鹿浩歌望哲人松吹凉如沐

懷古數題寄亭以律王巖以
古重成絕調他人開筆矣

送徐湘岷明府

卸鯁門下欣同頌招駿臺前惜解攜木葉秋飛解
夢外豆花雨濕驛樓西救時仙吏催耕織望治遺
民厭鼓鼙此去風流猶楚客名山千頃待吟題

三四句折五六句
老合之連成絕作

觀打魚歌

王巖詩集卷一 七

江蒲茸綠芹芽萌桃花新漲春流疾鱖鮓鮠鮓
銀濤漁人浦淑操舟入截江四隅沉罾網藥草爭
毒上流急沒人大索恐未周况有編筏鷁鷁立小
魚撥刺難遁逃大魚崛強思奔逸就中赤鯉飛有
神亦復沮喪魂魄失鬚鬣呀呷錦鱗傷金盤鱸出
白雪色我時縱觀坐其傍細推物理憂思集數畧
竭澤昔有戒噉囁食餌何嗟及漁人漁人爾胡不
學周處擊蛟江水中能使三橫一朝息又胡不學
任公投竿東海岸大鉤巨網第五十天吳縹波蕩

若山長鯨吼浪驕白日跳梁跋扈不得除游鱗環
細苦斧鑕人事若此當奈何魚兮魚兮過河泣
前幅固佳亦題之物色自合如此至後幅說到
時事感慨深遠波瀾壯闊又于美仲默所未及
真絕唱也

清漳襟典四首

佛頂涼殿正仲冬當年此地遍儒宗講堂久失三
千士寶殿遙連十二峰幕府將軍朝較射城樓孤
客夜聞鐘更看寂寞荒臺外深洞雲歸隱臥龍

又

漳南風物喜相宜江草園花遍四時野戍枕榔秋

王巖詩集卷一 圭

黯黯人家橘柚曉垂垂竹邊雨暗荆溪驛林際山
環蔡守祠梗跡漂搖驚歲晚寒梅早遣客愁知
蔡忠惠詩溪光幾曲抱山來

又

景物蕭條今昔殊郊原到眼綠蘼蕪水雲館廢江
流冷闌書亭空鶴影孤何處暮潮收海月一村烟
樹喚山胡鳥可憐地僻飛鴻少欲寄音書四望徂

語意工妙

又

生計魚鹽足此鄉歲時粒米接潮陽江槎帶尾纖

纖白海燕飄窗細。香犀殘燭傾柳子。酒品盤滿
貯荔枝漿。蕉衫油展。吾能適麗藻池邊。納晚涼。

新而別可補
異魚圖贊

遊紫霄寺訪無依上人

絕頂峰巒入望賒。凌霄結屋貯烟霞。巖前翠滴松
杉雨。籬外香生蘭杜花。蓮社漏長聽粥鼓。竹爐火
活試槍茶。相逢更喜湯休在。微笑題詩到日斜。

鮑秀
欲絕

刈稻

我行東南畝黍稷。庭且碩俶載方負。邦西成條已

三農詩集卷一 三

歷始知勤所務。及時送有獲。皇天無偏頗。四序遞
流易。雨露所涵濡。高下齊蒙澤。連歲嗟大無。董梁
傷土脉。今年幸稍豐。穠稔覆廣陌。團圓榆柳下。斗
酒歡終夕。老妻具雞黍。野老爭坐席。所嗟早抽微
轉餽。應軍機吏胥呼在門。逆緩多督責。努力輸公
家。絲粟焉敢惜。誰念荷篠子。龜手如泚。游民命穀
爲本。供稅恣狼藉。徒嘆勞利雀。安問京坻積。何時
金鼓靜。休養罷兵革。庶令三農歡康壤。永可擊

九日

霜風獵獵冷吹衣。菰米初香賦正肥。無限登臨好

重九龍雲亭葉一齊飛

絕調
必傳

送友人之紹興二首

總轡辭京輦。河梁賦遠遊。風吹荻苗水。露墜木蘭
秋。長嘯臨於越。探奇指沃洲。鄉關看欲近。目極可
銷憂。

又

聞道藏書穴。千秋宛委形。名山吾有願。勝地爾先
經。寂寞僧繇跡。蒼茫大禹靈。梅梁餘想像。風雨夢
同聽。

氣渾
諸警

三農詩集卷一 三

子夜四時歌

春風動羅裳。吹妾竹簾下。拂翼未成霜。空打鴛鴦
瓦。

郎乘大編去。妾棹空江水。不採芙蓉花。殷勤護蓮
子。

擬裁七襄錦。製就五銖衣。傷絲不成匹。停織坐殘
機。

思歡書石闕。儂淚和水積。不信淚成冰。但看題碑
跡。

後二
首妙

荷花

誰唱江南弄。紅蕖映綠塘。質宜出泥滓。性豈避炎陽。濕露佳人袖。飄風公子裳。木蘭金槳夜。清夢亦聞香。

雅妍

端午席上作

當筵櫻筍正開厨。佳節飄憐楚大夫。汀芷消蘭芳可佩。調水雪藕興寧孤。烏絲遍寫團扇綠。醑頻斟細細蒲。極目川原烽火滿。辟兵何處問靈符。

王農詩集卷一 天

東崔方厓許虞廷二子

聽雞問夜偏慵起。侵曉趨朝月幾巡。看似馬曹真少味。生來龍性也能馴。樓臺得句思崔顥。山水深情憶許詢。好我三人成吏隱。何妨攜過玉壺春。

妙句解頤
章法獨絕

苦熱行

炎炎赤熾當空行。祝融鞭龍火雲生。二儀爲爐萬物炭。素鼓流燦金石精。茅堂熱如坐釜甑。毒腸病肺無時平。忽憶往年走幽薊。堆水蒲市寒崢嶸。西山柱頰招爽氣。不省揮手驅蟲蠹。今我不樂滯南

土何來連集蠅。營營赤脚僚奴搖大扇。白汗成雨淋桃笙。安得秋風浙浙至。蕭京暑退巾褐清。君不見權門炙手手可熱。展轉勢失冰山傾。消息定理古如此。而我胡爲苦熱長憂忡。

憶雪巖

最愛支公棲遯處。攜筇買棹日相過。講堂書靜餘鐘磬。山徑雲深長薜蘿。憶茶青搖春雨細。芙蓉紅裏曉烟多。何年踏破芒鞋路。潑乳新茶試趙坡。

佳結

憶國惟院

王農詩集卷一

三

惟山古寺白蓮池。曾諦威音慧遠師。丈室燈明樓定後。四圍簾捲放參時。幽花入鉢開香綺。碧樹臨窓映荔枝。何日吾宗老尊宿。宿撥爐煨芋話前期。

別字

送叔穆之遊雲中四首

同是漫遊者。君才獨不羈。一尊還送遠。千里惜臨岐。古驛人行少。重關客到遲。預愁燕市月。後夜照相思。

五六御覽
詩中絕調

又

陰館探奇去。梅天雨脚寒。孤城臨朔漠。匹馬渡桑乾。
兄弟情偏苦。兵戈淚易彈。并州雖自好。莫作故鄉看。

結句翻出新意甚佳

又

聞道雲中郡。秋深萬馬肥。白登勞漢主。青塚泣明妃。
嶽樹參天出。邊沙帶雁飛。覽今兼撫昔。臨眺共依依。

又

不憚居庸險。何辭五月行。天荒惟草色。日落盡笳聲。
珠勒馳秦塞。紅粧挾趙筇。知君飽逸興。曾否憶阿平。

送友人歸粵東

燕山七月朔風涼。有美一人戒衣裳。張帆將振南歸柁。
木葉槭槭雲飛揚。是時銀漢橫七襄。黃姑織女臨河梁。
浮槎似訪支機石。牽袂且盡前釘鴈當筵。絃索一再彈。
鴈雛撥盡行路難。今宵流螢成絕調。離人聽此生沈澗。
君言家木嶺。海隅鳳凰山。色連番禺。厓門戰鼓聲未息。
刀環日夜恣妻孥。憤慟素馨亦不惡。安能奔走長路衢。
感君慷慨言送君。

漁陽道人生。鹿鹿苦風塵。萬事真輪故。鄉好嘆息潮陽路。
八千鷓鴣啼暗瘴。江烟過嶺正及梅花發。還家須飽蠣房鮮。
慚余陸戢陸沉者。未遂秋風歸里社。錦鱗不得越江魚。
款段尙策盧龍馬。王師昨日賦車攻。歐冶行看道路通。
建州粵嶠原襟帶。余歸定過羊城東。訪君翡翠之堤。佛桑浦。
同君一噉三百荔枝紅。

浦城過友人郊居二首

數椽茅屋葺溪邊。南浦滄波釣艇連。鳥雀馴階聲細細。
菱荷匝水葉田田。香熏道室燒丹後。露滴松窓點易前。
便可逍遙做果許。何須重乞買山錢。

又

訪君草閣歇征鞍。碧柳垂垂關鴨欄。招隱欲扳叢桂樹。
忘機真著籜皮冠。吟秋絡緯依花砌。唳荇姬娉拂釣竿。
此日萍踪憐小住。一樽聊可罄交歡。

用蟹語佳

東宋伯生

三年旅食苦思家。移疾歸來玩物華。搖落逢君秋興興。
風流爲我賦梅花。牆頭月映棋檯古。徑尾霜

合竹樹斜便欲相從破岑寂石牀暮局午甌茶

甲寅同叔澹亭守歲二首

經年淒客袂歎忽到今宵序已三冬盡人仍萬里
遙關河懸戍鼓星漢逼春杓骨肉看相對天涯慰
寂寥

又

追遊當帝里開宴惜年華歡解青絲鞵語親紅燭
花鈎簾明積雪拂殘映流霞酩酊遲今夕含情正
憶家

喜宋爾帶至都門

正慶詩集卷一 七

潞河六載望雙魚此日歡停長者車久客深知才
力健重逢未覺鬢毛疎徘徊懷土情同切搖落悲
秋興有餘籬菊正黃燕酒熟看花痛飲莫躊躇

從軍行送劉六皆之平涼

劉生俠氣天下無頰頰高張七尺軀伏櫪狂歌擊
壺口十萬一擲歡呼盧有時立言騁雄怪文狸五
色擎珊瑚一朝掉鞅事軍旅短衣韎韐纓曼胡
從梁雍塵沙黑羽獵魚符日夜急安西衙帳如雲
屯伊涼烽火連天直至尊拔劍坐明光丞相出
師臨絕域生也叩命隨幕府畫策解紛執侍伍蓋

孤掩映戈鋌暉猛士喧鬪氣如虎春風羗笛醉蒲
葦落日隴山見鸚鵡我聞安定回中開漢家天子

當年來龍旂北出蕭關道亭障斥埃無氛埃千秋
宮殿沒烟莽樂府猶傳上之回劉生弔古詩堪續
應製鏡歌十八曲盾鼻飛書賀戰勝花門舞割駝
峰肉獨憐肝膽論交者蕭丘追送淚盈把隴樹沈
雲望望長濁涇清渭潏潏潏嗚呼男兒不甘雌伏
當雄飛安能跼踖恒相依不見布衣儒生推祭酒
黃金之印懸在肘又不見西園才子盛文名挾藻
每作從軍行何必徒學曼倩金門事游戲執戟長

三慶詩集卷一 七

饑空據地

軍容壯麗刀斗井然
何大復得意之作

家韶士至自雲中

驅車遠自雲中至會向長城閣壯圖捲葉健兒吹
軍樂控弦飛將插雕弧黃花戍外邊塵暗青草墳
邊漢月孤借問前朝游幸處三千羅綺到今無

夜直看霽雪

沉沉魚鑰鎖金闌雪度千門跡未乾花梢偏宜銀
燭映禁深不道玉階寒清風刻漏催宮箭五夜明
河接露盤更喜未央疎月出凝輝積素好同看

字字雅無
應制習氣

譙集學詩庭二首

四月黃梅雨飄蕭點葛衣寧愁騎馬滑坐惜素交
違烟竹當軒亞風花入座飛勸酬有兄弟百歲莫
辭揮

又

怪石參差立高齋自不羣茗香浮枕出杯響隔簾
聞細染青楓飯狂書白紵裙喜無能穢客片幘坐
斜曛

採茶詞

王晨詩集卷一 書

蠶吐初動花蔕帶茶樹含芽白於齒旗槍輪困爛
石生桑下竹陰手采采鴈鵲斑斕貯芳馨團蒲細
枝桑芽經素濤一梳風漪起習習兩腋生清冷

研笋詞

尊絲鹽豉餐不足白木長鏡斲寒玉駢頭稚子凝
膩香一佐朝飯飽饒腹吾生自笑真癡儒庾郎鮭
菜二十餘試與談禪客游戲同參玉版眠蠅廬

舟泊木蘭川楊孟載宿雲港韻三首

銀眼蘭洲路迷離幾樹花蘆垂孤艇雪楓暎一江
霞候火還臨岸蕪田半委沙夕陽斜照外蕭瑟兩

三家

又

向晚推篷坐驚鳥集成樓青油閒自掛碧漢欲長
流山鬼乘狸夜湘娥倚竹秋神燈紅閃閃恍恍珮
環盪

又

十尺蒲帆側中流水荇開月明朝欲上風急笛生
哀棲鶻驚人起遊魚吹浪來扣舷賦招隱覓得桂
叢栽

三首有江上
峰青之况

三晨書集卷一 書

清明郊遊

露花細雨薄陰天約伴尋春亦可憐芳草迷離嘶
叱撥綠楊楊卷露出鞦韆金貂裘解城頭座油壁車
齊陌上田何事良辰駐遊屐偏多歸思發花前

宛然才調
集中佳作

秋日同陳鶴屏作

蕩子從軍又荷戈烽烟無計着漁簑非關海國尊
鱸小自是江山鐵馬多南菊懷人秋愈澹東華聯
轡夜相過與君懶癖同中散潦倒金門一醉歌

乙卯生日作

飄泊浮生日虛過三十春幼懷恒慕古壯志未如
人逐隊趨黃閣卑棲望紫宸宮鶯啼迸急漏鼓聽
空頻燕市羈孤旅鳳池消渴臣忍飢艱索米無力
振窮鱗志豈期溫飽愁寧免苦辛侯門深謝客鄭
驛孰留賓允矣信陵誼傷茲原憲貧先生優禮數
先生弟子愧逡巡故曲逾千古追隨動幾旬稍能
容穩臥始覺息勞筋杯炙殊殘冷圖書懷具陳興
狂欲筭籜力倦凭藤輪芍藥紅葩細葡萄紫實勻
逍遙甘宦拙疎懶任吾真算齒慚虛長占父笑遇
屯序初涼白露風漸起青蘋摘菓梨勝頗傾盤藕

王晨詩集卷一 五

似銀行歌秋月下醉舞王河濱逸興聊云適愁思
未可伸看雲時憶弟負米倍思親僅有鄉關夢還
駭寢膳晨音書長不達消息到何因歲月看悠忽
兵戈動接鄰艱難惟赤子紛攘盡黃巾何日機伶
墮仍教德化淳莊生忘適楚王粲得歸秦竹所開
觀奕花溪獨釣綸荷鋤收芋栗麤飯對松筠庶遂
天年樂長爲太古民

寒食有感

抱病恰逢寒食至指顧強對百花前陰晴每怪難
齊候烽火驚春未禁烟桑柘村邊青宛宛靡蕪江

上綠芊芊佳辰風物還堪醉典盡春衣當酒錢

骨秀氣老似
朱射陂佳處

長溪道上

芙蓉壁立削難平直向千盤鳥道行武帝祠壇荒
草碧仙人溪錦濯流清數村暮色雲依戶一片疎
砧月傍城曉發山雞催喔喔衣簪燎火不勝情

戍婦

戍婦高樓坐三秋錦字稀空持金粟尺不見玉關
歸滴博烽偏起臯蘭微乍飛如玊簾外月寂寞炤
殘機

王晨詩集卷一 五

重過松隱

昔年蘿月清歌地一樹龍鱗已十圍今日栽松賢
道者花株放下總忘機

蕭酒
微妙

崇安劉晚生貽武夸志賦答二首

勝概高踪輯見聞披圖恍對武夸君何當倚棹三
姑市鼓子峰頭禮白雲

作

又

武夸山水知名久一遇曾孫眼便開寄語山靈速

排宴虹橋還跨紫鸞來

元白佳處

約黃淡生陳能人同遊蓬萊洞雨阻坐鄧曉

紫賦梅閣戲束

擬躡樓鞋上曉巒濃陰露霽起微寒淅淅已滑東

西瀼新水纔添高下灘我自襟期同鄭老君應風

雨過蘇端穿花拄杖全無賴酒枕吟箋望未關

雲中樓雨望

愛汝軒窓多爽氣北樓詩句似宣城九歌宛轉雲

中下一曲淋鈴檻外生垂溜簷花寒自落穿烟谷

王巖詩集卷一 五

鳥濕仍鳴濕高木起愁霖嘆好借銀河一洗兵

高調過雲銅縣妙處不可思議

清漳雜詠次王忠文公韻八首

作客清漳久登臨興不窮樸淳知美俗禮教想流

風山水此方秀詩書吾郡同龍江時把釣隨意狎

漁翁

又

漳郡昔多盜年來喜盡除荒城新屋宅際海漸耕

漁浪靜瘡痍復時平撫字需誰憐諸赤子多半山

兵餘

又

兩峰環一水形勝屬天工大海浮雲際孤城宿霧

中芝山橫暮紫霞嶼湧朝紅幾處憑高望飄飄欲

御風

大海浮雲際五字奇木通首挾名山大川之氣

又

文物昔云盛衣冠今未衰潮通知海近雪少覺寒

遲樹樹搖金橘園圍簇荔枝山家摘茶早好及上

元時

又

王巖詩集卷一 五

地僻閩南末民勤本計先瓜陳織女會筐禮月姑

前烏柏流紅燭銀燈照綺筵客遊余不厭風土亦

稱便

又

吾道南來後斯文寧久虛盛唐推始進有宋識真

儒名第畱千古英賢聚一隅紫陽如可作應不愧

門徒

八首中得此作骨有身分

又

氣候閩南別炎蒸信瘴鄉冬春搖紵扇伏臘辦園

薑江漲子魚美風清舊香依依南陌樹疎雨落
枕柳

後五
句別

又

樹影江流合晨光海霧消問音分隔郡隨月候新
潮竹雨藏青嶂松風度紫霄昔人詞賦在登覽未
能招

題春草堂

春草名堂舊連娟棣萼奇同吟韋氏樹真比謝家
池起舞提如意畱歡倒接離羊何美賓客雅咏更
相宜

玉巖詩集卷一 早

春日集崔方厓寓

桃紅似燒柳吹綿處處樓臺散晚烟佳節正當挑
菜後酒杯頻覆落花前豪懷漫擬題鸚鵡鄉思繡
鷺叫杜鵑流轉風光且行樂無勞平子賦歸田

木蘭陂夜泛

嘔啞雙櫓破溪痕滑酒如油注瓦盆一徑松楠林
際寺數家雞大水邊村烟含暮色迷洲渚月送潮
聲過海門坐久莫嫌絲竹少移情脈脈有潺湲

戴喬藻惠龍園鄭茗賦謝六首

斗酒雙柑風味清君家仲若解移情何如槍雨松
風畔勝聽黃鸝三兩聲

又

秋風作客臥江村書札新貽五畝園小餅戲龍金
縷細幾回霑賜憶宮門

又

水晶盞進紫琳腴掩映人間香色無礙法于今誇
妙絕前身可是老君謨

又

俞家苦井淙淙碧鄭宅茸茅細細青坐對烏皮潭

玉巖詩集卷一 早

破睡焚香夜月注黃庭

岐王宅裏崔九
堂前是此風味

又

何煩顧渚裹紅繖珠玉花莢貯不嫌旋置風爐烹
活火輕烟一綫透疎簾

又

名品丁坑花塢茶齊桑翁一卷手頻攜箇中真諦
吾能說約畧聞香似木犀

宋人茶詩多以古歌行見奇六首雅調清辭
令人吟咀不盡未知與古人優劣何如也

題許生洲雙松詩冊

丁卯橋頭一區宅。月給赤管含香客。巾有雙松垂
勁條。蒼髯白甲參天碧。天風吹落珠璣香。飛節流
光暈琥珀仙郎。鴉鵲鋤茯苓吐出青瑤好詩格。歲
寒冰雪題羣公阿買善書森鐵畫。我來裝裱得借
觀。玉板淋漓古藤色。是時高柳喧鳴蟬。紅日如輪
當背炙。挾君斯冊神颯爽。恍踏層冰兩脚赤。平生
醉耳愛松風。曾結茅茨倚青壁。京陰鋪簾調笙簧
冒嶺晴雲如絮。壁物外逍遙自可樂。胡乃心復爲
形役。翻汗從事穿朝衫。有似壯馬疲重輓。徑須造
君松樹下。對舞蛟蚪影。千尺更呼斗酒洗鬱蒸。林
杪京塵墮烏幘

玉巖詩集卷一 望

送唐應侯之官岳陽二首

楚尾鳴榔去。郵籤記水程。潮痕閣水淺。雪色映江
清。燒竹帝妃廟。蒼烟廩子城。年來戎馬後。待爾勸
春耕

領聯不與唐人風兼
幾雪起河帶隔水流

又

候吏津頭望使君。樓船過獵圍雲夢。火笛裂洞庭
波。風俗魚蝦賤。衙齋橘柚多。到登岳樓上。懷占一
長歌

寄叔果庵

幾年消息望雲山。萬里浮沉天地間。契濶忽聆青
玉案。依違空對紫宸班。關門楊柳應移棹。海國風
濤未破顏。獨有燕昭臺上月。照人清夢落吳關。

澹亭叔席上寫懷

烽火關心夢草堂。才疎空擬賦長楊。濫騎驪驃趨
華省。懶着朝衫傍苑牆。隔沼水花初破。舊故園扶
荔正浮香。何當共拂東山石。臥聽松風謖謖涼。

喜何敬菴從軍荆楚還朝

軍書懶向醉中題。鄂渚歸鞍趁馬蹄。巴水每驚三

三巖詩集卷一 望

曲。至峽猿還憶五更啼。仙郎經歲寒芳佩。遊女無
心唱大堤。剪燭聽君話荆楚。客窓風雨易淒淒。

結句
神會

寄倪六通

憶醉昆池日。曾同走馬來。朝參客我懶。化理念君
才。訪古過官渡。題詩上吹臺。公餘發幽興。樽酒定
頻開

送何岱與奉母旋里

何郎東歸別帝京。欲發未發羅前旌。津亭楊花已
亂落。黃鸝接翅鳴。嚶嚶憶初與君盍簪久。左掖西

歷屢攜手我曹鸞紙日紛披文采肯落他人後
踏花藉草恣遊遨絳蠟銅盤共杯酒愛君意氣真如
一衆中與我情常密纔雲覆雨任世人古道相期
見膠漆昨歲迎母來綵衣照耀黃金臺今歲奉母
去大家閒寫東征賦青青竹筍橫眼前笑掉扁舟
不可駭何郎爾欲行爲我盡離酌借問捧檄歡何
如御輿樂御輿獻觴慈顏醅紫房頰鯉紛前羅賢
郎過庭習詩禮諸弟墳簾鳴且和人生此樂非易
得安事軟塵走京國送君我亦懷二人烽烟滿眼
阻顏色他年倘遂初衣著芒屨曰歸先踐巨卿約

三晨詩集卷一 留

若母當爲我醞酒君亦爲我洒掃梅花開

送徐耀公之河間幕二首

爾去芙蓉幕言從濡水湄瞻星同北闕乘月宴南
皮禮數將軍重飛揚部曲馳書生誇倚馬正一借
籌時

又

偉長瀟灑士著論自驚人早切箕山志空遠來添
春江湖餘嘯傲書卷且風塵同爾愁戎馬含悽易
濕巾

常熟城外小園

紅泥亭子圍石欄首夏不熱生暮寒柑酸色濃碧
琥珀桃枝紋細青琅玕映林桑堪美堪摘買柳河
豚肥可餐行路悠悠不稱意眼前五湖雲水寬

歲暮漳郡留別葉嶠生盧寄仲

青樽碧醕倍依依忽唱驪駒心事違臨郡誰憐人
共遠幾年獨與客同歸征途寒雨催偏劇到日園
梅發未稀別後含情吟望處木杄葉暗竹鷄飛

似劉
隨州

乙卯除夕同蔡玉汝守歲二首

巷僻聊棲托天寒地轉幽初風將着柳殘雪尙侵

三晨詩集卷一 留

溝爆火低簷映年華入夜雷濁醪傾在眼不必喚

牆頭

又

剪韭消深夜春盤獻未能浮杯餘臘味促坐共寒
燈卜已君平老樓仍王粲登何時問鄉國花塲倚
枯藤

王巖詩集卷二

莆田林麟焟石來 著

濟南王士禛貽上批點

牡丹詞五首

吾郡舊無牡丹塔山偶有數本同學郭友日校
豁軒各爲詩紀之對名花賞新詞不覺栩栩欲
動爰倣其體漫成五咏以示看花及未見茲花
之人不以詩也

塔山寺卽吉祥寺白板禪扉着意栽打徹京州腰
鼓面不辭相約午前來

似元

王巖詩集卷二

一

又

養花天氣逼清明翠蓋牙籤香霧生手把放翁花
品卷那知身未到天彭

又

品題國色總尋常姚魏爭誇壓衆芳不是宜和饒
舊譜何人解賞女真黃

又

催放鼠姑花信風錦茵銀燭照鞋紅何當淡月慈
恩寺傳遍名詞到六宮

唱花

又

卯酒含來困未醒輕移瓊蒂插晶瓶饒他雙桂樓
前客細寫烏絲滿畫屏

送友人之貴池

籍甚池陽郡攜琴得勝遊離筵碧香酒歲晚峭帆
舟雪水來秋浦文章入選樓遙知放衙早挂頰九
華頭

贈張運青比部

看花韋曲日同遊蹀躞新馳玉蹕驕侍史香添紅

王巖詩集卷二

二

錦被仙曹勝擁白雲樓平反得笑娛親後持議無
冤報主秋更愛依依似楊柳雲和深處想風流

懷趙鐵源奉使粵東

使節閒關獨未回懷人炎裔起徘徊五溪紛下征
蠻檄一客還登朝漢臺茉莉香垂應撲袖荔枝酒
熟定傳杯遙知風土南行紀翠羽鮫珠健筆裁

徐耀公至都門得沈先生近况

見說吾夫子同君讀道書丹砂真鍊葛高士合稱
徐靜話逍遙樂閑將世味疎何時還問字一到草
玄廬

喜何敬庵病起入直

余枕經句見面難茲晨黃色上眉端帶移舊孔綠
詩瘦盤惹新絲拂鏡看風景漫嗟鄉國異花時莫
負酒杯寬爐烟官草霏微望緩步隨君賦藥欄

苦節吟九解

為許節婦作

浮萍依綠水女蘿寄松柏裊裊隨風飄離披相棄
擲解一深閨有思婦流黃坐歎息借問嘆者誰孤棲
折雙翼解二結髮執箕帚中歲遭乖舛若若東流水
妾若西上角解三思欲從君去反顧難相隨上有白
髮姑下有黃口兒解四姑老宜強飯兒多恒苦飢他

巨晏詩長卷二

家任富貴龜勉共餽糜解五前年雨浸麥今年豆復
稀盎中無斗儲桁上無懸衣解六拮据四十載如獲
苦在腹姑既終天年兒復勤誦讀解七願兒成令名
汗血馳千里相彼冥冥中含笑有夫子解八我歌苦
節曲此曲悲且長芳馨垂彤管百代永播揚解九

近古

送柯素培歸嘉善

帝許名臣擁傳歸乍辭彤陛戀親幃雙金堪比身
奚愧一疏陳情願不違江路權隨梅雨發水亭尊
並鱖魚肥從今夢繞鴛湖穩賢達如公嘆獨稀

夜泛白塘

柔櫓啞艇子孤微明江月映菰蘆已與吳剛盡
斫桂更催神女來弄珠漾漾香霧冷微濕吹吹玉
繩低漸無百頃鐙銀望不極恍踏赤鯉遊蓬壺

與會
展舉

聽任青巖述百泉蘇門諸勝有懷孫鍾元先

生故居

何處婦淪漣百泉漾寒綠遙映蘇門山插天東蒼
王千載鸞鳳音髮髻振林木緬想容城翁曾此寄
高躅兼山額書堂安止占艮六松舟時泳游清暉
騁遐矚彼美桃竹園故址荒山麓堯夫信邈矣斯
人亦難復聆君物外談琅琅憂琴筑何當一爨糧
相就烟際宿

王巖詩集卷二

清夏
不煩

九日叔穆之約登高不果賦東

二載雲中頻悵望登高此地又遲回天涯羈旅誰
同訓離畔新詞定獨裁閉戶仍餘藍水興臨風還
想白登臺三秋莢菊從教負預擬尋梅策蹇來

秋夜飲張運青寓

就居京雒欣同巷京夜開樽竹葉新古樹霜痕寒

映酒中天月色好，依人流連錦席歡。方刺蕭瑟江關賦，每頻想到射洪春。酸醲知君極目易傷神，

佳在
一結

送友人之會稽

君行當適越南鎮，屬名都黃帽青袍吏。丹池赤水區柯橋，山月小項里廟烟孤。何日樵風便蘭亭，挈玉壺越官醋名蘭亭

寓中有感

蕭京漫續五噫歌，庶下愁吟歲月過。秋老山中荒

王晨詩集卷二

桂樹春陰洞口長，藤蘿每綠臥病憐。衣綬豈不懷

歸奈遠，何壘塊只堪澆濁酒。便教若芋百迴多

暮秋飲許生洲宅

官閣爐熏靜碧苔，楚畧貯酒赤泥開。初歸沙苑柳邊騎，一醉郎中桑落杯。歷擔菊叢纔着蕊，投空霜葉漫成堆。從今稅屋南隣地，不厭清狂百遍來。

送祁爾嘉之任寶豐

青女霜飛木葉乾，玉河水結動初寒。仙郎鳬鳥朝方下，公子狐裘歲欲殘。山谷人家荒萬井，東西嶺色鬱千盤。遙知烽火鄉園夢，官閣梅花倦獨看。

過樵川贈蔡叔湛州

烏坂溪頭緩水程，吾宗握手倍關情。精微語造魏舒上，詩話樓齊嚴羽名。竹屋書聲聞隔巷，柳陰舸艇傍高城。僮牛變姓俱堪隱，激楚思君氣未平。

九日登昆廬閣

實地遙臨碣石開，振衣長嘯上層臺。愁雲氣結東南盡，疊嶂陰連西北來。解帶莧房兼菊實，倚欄紅葉綴青苔。極知佳節堪乘興，不奈悲秋首重回。

鯉湖卽事二首

山色佛頭綠，湖光鏡面平。水精亭子上，倚杖聽泉聲。

王晨詩集卷二

聲

崖口彩虹掛，潭陰紅雨飛。空山相對奕，贏得玉塵歸。

歸

曹顧菴學士惠八家詩集

八家麗藻擅當年，七子風流迥可尋。勝代文章歸畫省，國朝騷雅半詞林。摘毫蚤屬淵雲侶，高齋真齊鸞鳳吟。眼底朱絃疏越在，每從三嘆賞餘音。

同丁澹汝蔡玉汝集澹亭叔寓

瀟酒高齋俯曲塘，珍珍拂地盡垂楊。風輕乳燕穿深樹，日午鷄雞上短牆。貯葉毫題青玉案，開罌酒

進鬱金香竹林我亦追隨侶贏得疎狂散帶涼

舟次菊江亭

東流縣湖明種菊處

三徑依稀說晉朝菊江亭在倚蘭橈花餘疎圃猶如昨人去高風已莫招一望春濤沙浩浩獨懸帆影水迢迢臨流灑酒懷何極更憶柴桑有柳條

風情駘宕

送程伊人之雲中

天涯親好賴君存襖被驚看向雁門燕市酒徒仍浪迹并州客舍易銷魂蕭蕭衰草防秋路莽莽寒雲校獵村此去紫臺吟漢月白羊黃鼠佐清樽

五六尤佳

春夜聞雁

獨坐高臺夜氣清東風吹雁忽聲聲經年別去春歸塞萬里飛來月滄城落瑟欲彈知有怨帛書不繫信無情長安多少離羣者爲爾愁思掛盡生

仲默得意之作何以逾此

送友人重遊漳郡二首

爾去丹霞便束裝刺桐城外月如霜一尊聖酒河橋畔無數楊花撲面涼

又

去年同上葛洪峰看月峰頭撫古松今日名山曉不見夢隨雲際踏芙蓉

漳郡至日同蕭玉立叔榮士作

每逢至日多爲客金鼓關山益愴神時序故園驚忽換友生殊地且相親漫吹律琯調兵氣一醉尊壘岸角巾吾土縱非雲物共無邊柳並柳條新

漸喜

漸喜鄉園近烽消瘴雨稀六年傳一字十口出重圍飄泊此身在艱難遊子歸小人欣有母倚望在荆扉

不減少陵意連行在諸作

野望

海國田園半寂寥迷離烽火未全消北來虎豹當關盛南去鯨鯢返浪驕依舊孤城寒畫角何當極浦落寒潮樓船諸將誇銅柱急掃機槍答聖朝

高聲疾復流連

初夏

關珊花候逼夏木轉幽清獨撫孤松坐時聞打麥聲新巢雙燕入高柳一顰鳴遙憶朱櫻賜青絲帶籠輕

紅白杜鵑花二首

當年爭道鶴林寺，重九能教春色回。不信仙工弄新巧，霞英霜蕊一齊開。

又

蜀魄千山血漬時，盈盈水玉間胭脂。當筵對爾歌檀板，應喚紅兒與雪兒。

木蘭禱詩六首

新栽楊柳欲疑疑，督護營前歇玉驂。他日長條濃院地，春風應過教場南。

一往有深情不減
庚子山枯樹一賦

又

景物蕭中一一佳，遺文闕部起予懷。幾迴憑弔瑯琊跡，千載風流念白齋。

王敬美作闕部疏序
題于蕭之念白齋

又

寂寞香風兩岸吹，月明誰唱採蓮詞。惟餘鐫石西湖字，猶傍前朝太守祠。

又

江妃村畔結干葩，翠羽啾啾落月斜。多少水南津吏在，應愁征稅及梅花。

又

舊部雙鬟淚水謳，前溪歌舞鬪風流。一從離亂經天寶，白盡公孫弟子頭。

又

落日祠門向水開，晴蜓小艇孰深洞。虛傳神女凌波出，愁見馮夸擊鼓來。

六詩聲情蕭妙奇記尤
深不讓夢得子瞻矣

懷古詩五首

予官京邸時讀濟南王阮亭先生里中懷古詩，因念士君子讀書論世，奚必邦國天下，卽一鄉之內，曠代曩哲，立德立言者，足聳慕興，起思欲

王慶詩集卷之二

彷彿其體形于歌詠而未遑，今廬大家居得縱覽桑梓先賢遺跡，爰賦懷古五章，雖詞旨遠不逮阮亭而雅人恭敬之義，阮亭先生實教我矣。

歐陽四門書堂

閩越事科名，歐陽實前聲。美哉觀察公，好賢深賞。召孝友與文章，羣倫卓師表。伏闕薦韓愈，豈曰非識要。琅琅誦哀辭，千秋起憑弔。我生幸桑梓，昔賢欽焜煌。緬懷讀書日，二林稱同調。公自泉來而與林壑向奔峭，振策披素襟。名跡紛延眺，載瞻靈巖巖。

盛風流永相照蘇二公

夾漈草堂

鄭公有草堂孤寄夾漈岑年代邈已遠登眺懷好
音我行拍蘿薜喬木鬱幽森堂前日月井塌甃苔
花侵公草堂有日月二井公生羲孔後丘索恣探尋貫穿極
造化著述羅古今煌煌修史例大義春秋心志畧
盛縹緲秘府藏珠琳高麗百濟國懸購輕千金
古不受辟飄然脫朝簪至今靈爽挾書烟雨陰
解人言烟雨陰向開公讀書聲三歎空堂下神交托遙深

紅泉書院

主慶詩集卷二 十二

六經如日月終古麗蒼旻景光所照被品彙成冬
春濂洛誕諸儒聖訓賴經綸繼起有夫子萬象復
爲新當時同遊者多屬賢哲倫考亭嘆精細東萊
欣上鄉道體存太虛註解失天真持此訓從學不
昧裏城津網山樂軒後斯傳寧遠溼網山林氏名軒公弟子一登東井堂肅拜薦清蘋往者如可作
私淑附前人

蔡公宅

走馬城南郊蔡公故居地昔人不可見流風復誰
繼尙想慶曆初忠諫負直氣論事多排蕩致君存

根抵力辨唐介忠聲折元昊勢四賢一不肖臧否
美清製就養乞近州溥爲生民惠至今愛松堂猶
比甘棠悲書法傳人口灑落乃餘藝我來希清塵
徘徊望軒砌潤井枯樹生甕道叢篁翳惟餘古堦
色垂垂滿丹荔

可追少陵八哀之什

陳丞相祠

白湖浩淼流怒潮湧飛楫平楚澹烟霽雲壑橫層
曉傍有正獻祠嘉名耀簡牘南宋志興復倚公居
調燮強隣方侵軼朝士多恒怯獨奮仁者勇遂獲

主慶詩集卷二 十三

膠西捷力爭黜淵觀直氣不可壓侃侃射疏相
如同諫獄寒謬孝宗朝樹立俱大業整衣拜遺像
凜然猶日惜廟門水鶴飛隱映巢松葉

起得微儻結得微脫

五章情深而調古事嚴而詞鍊直追少陵於千載之上謬作亦何足云

同諸公登東山寺塔用杜慈恩寺韻

人生絆塵鞿醺酌聚未休鼎鼎百年內初爲增煩
憂聳身得清淨孤塔恣攀搜高標揮穹吳俯瞰琳
宮幽鈴鐸空際語磬響林端流雙九跳天門歷歷
白榆秋東望窮扶桑仙人如可求縹緲三千界微

茫四大州回首睇溟渤黯黯飛沙愁鬱觸幾格鬪
白骨填山丘屯雲鵬怒盤驚羅鳥暝投天意終厭

亂負固空爾謀

好在感時事便非
止流連光景之作

城南泛舟

矯首烟波望八荒白沙翠竹映蒼涼簫前妙舞工
鵲鴒座上風流解鵲鴒休葉颺颺碧雲寺水田漠
漠輞川莊莫嫌南國兵塵暗且醉牙檣錦纜傍

亂定重集妙香堂同黃聘侯陳學卿吳仲初

康于王戴學可叔二史獻十兄小幹弟子

王嚴詩集卷二 三

卿分賦

桂樹叢生伴寂寥小山重賦隱堪招興來樽酒狂
猶昔醉裡兵戈氣已銷作陣寒雲常淅淅經秋木
葉故蕭蕭彈冠躍馬羣公在莫負才華綠鬢凋

秋日禱感四首

諸公衮衮列朝參月滯金莖露氣涵共想瓊環起
樞北可令畱滯獨周南好文信起同時嘆前席寧
教異代談搔首栢梁陪讌盛未將秋菊拾湘潭

又

長悲帶索北阜魚鰾墓何年傍結廬堂屋未封徒

馬鬣松楸有淚泣龍舒清霜不灑重泉路微祿空
思三釜餘幸侍慈顏懷寸草秋風潘鬢賦閑居

又

滄浪飲馬日紛紛百戰孤城羽檄聞旣脫全憑飛
輓道材官新募射疏軍清笳壯士吹秋月素練佳
人擣暮雲見說閭閻金粟困幾時銷甲事耕耘

又

一隅自昔無諸國烽火驚心四十秋坐使妖氛連
瀚海不教估艦下琉球吁衡縱乏蕩蕩策涕淚長
懷畎畝憂稍喜總戎安撫使肯移雄鎮急持籌

王嚴詩集卷二 十四

樞吳公移鎮興
郡民賴以安

江村禱典二十首用楊孟載韻

幽禽樹樹啼茅屋倚前溪野架青垂果春流白
畦桃花村逕合柳葉板橋低避地長來往移居似
溪西

又

自我歸鄉國躬耕學隱淪吟成偏病肺宦薄敢辭
貧寬稅逢新詔追遊得故人還期息兵革慰此
穩眠身

又

跨馬習池東從譏倒載翁苦侵衣柝濕水匝橫籬
通飢驚拳空港京塵晚風物情看不厭幽趣滿
蘆中

又

稍覺髮毛改休嫌衰病增青精供野客白甕愛詩
僧亂滴花溪雨孤懸草閣燈問鄰賒美酒稚子喜
頻能

又

三載聞戎馬茲晨始定居新仍下本好橋已十圍
餘牽蔓驚松鼠攤書走壁魚何人問奇字錯此子

王慶甫集卷二 十五

雲廬

又

世任紛棋奕吾方穩釣磯蓬蒿徑平沒城市跡全
稀江畔尋花出沙頭踏月歸雲林老居士學製水
田衣

又

尋幽山澗曲獨立小亭時水繞啼鶯野門臨關鴨
陂抽尖稜笋蚤破蓋棟花遲覓路芳叢裡惟應宿
鳥知

又

移牀聽急湍臥穩日三竿雨打芭蕉碎霜催催葉
乾酒從田父飲書借友人看莫厭多兵氣生全且
自安

又

繁艇枯楊下溪痕沒淺沙析醅餐石室釀藥採松
花荔樹垂陰路荝籬隔水家澄心一無事曝背誦
南華

又

野映楓林赤枝懸檣攬青漁篷收海月估船賽江
靈畏說軍旄至恐聞戰血腥何當呼白墮千日未

王慶甫集卷二 十六

言醒

又

蕭然風色暮藤竹獨經行瀕洞塵中態鴻濛物外
情據梧隨惠子動操想宗生吾道千秋在何煩世
上名

又

久與山濤絕知無薦達兩畦荒惟抱甕芋熟更攜
錢松下葵堪折窓前草不芟解嘲兼答戲養拙未
云慚

又

自失文章侶。淒涼歲屢陰。清詩感零落。玉竹起遙
深。樹老延陵劍。春傷楚些吟。風流今孰在。那不惜
人琴。

蕭此首
更勝若

又

吾祖封阡舊。寒原百里遙。松楸風歷歷。榆莢雨蕭
蕭。先祖自營北詩有
蕭榆美而初收之句地遠偏經亂。山深豈見樵。三
年缺瞻拜。夢繞瀨溪橋。

又

訪古紅泉院。迴舟白水塘。芙蓉宵墮露。橋柳曉團
霜。

主晨詩集卷二 七

霜時枝燒茶。帖兼鈔藝樹。方海鷗真浩。蕩去住總
相忘。

又

南塘名勝地。髮髯朝川隈。有客提壺約。呼童折簡
催。古橋依綠柳。疎雨濕黃梅。愛此山林趣。頻將杖
屨陪。

又

世事驚蒼狗。年華感逝波。子山哀不極。江令恨偏
多。水沸魚龍動。沙寒鵲鶴過。彈丸甌冶國。晨夕怯
兵戈。

又

竹覆深深巷。蘿垂短短垣。課童鋤惡木。對客散清
言。細雨朱魚出。涼陰玉鴨喧。爲憐好風日。隨意坐
筠園。

又

清池方十畝。荷葉蚤田田。水檻供魚釣。名花費酒
錢。人存多難後。俗想太平年。曳杖逢隣叟。閒談野
圃邊。

又

何年九曲遊。散髮慢亭頭。空外虹橋架。人間鐵笛
愁。

主晨詩集卷二 十八

金芝紛可拾。瑤簡豈難求。六六峰巒上。飄飄勝
十洲。

幽情遠寄。縹緲紛來。無
美不收。辭勝止載矣。

三山晤高雲客

遺安草閣逢廷禮。四子才華起建州。君駕輶車訪
虞寄。我從馬磨學文休。螺江載月看同醉。荆驛探
梅想昔遊。相見那堪又。分袂潮聲催上木蘭舟。

城南戰塲歌

春風歇馬城南隅。林樾鉤輶啼鷓鴣。荒塚纍纍襟
荆棘。慘淡半穴兔與狐。道逢父老爲余說。此地曾

經戰場列斷鉄折戟猶有存碧草長汚遊魂血憶
昔甲寅事反覆黃蘄翳天白日速蝸角格鬪交鏖
予九泥妄擬封函谷負販鹽徒列坐貂平頭奴子
擁大燾萬家之城驕豺虎前集哀鴻後飛鵲蚩蚩
者氓困搜求十室九室空杆軸腰弓帶箭催點兵
丁男散逸女夜哭牽爺負子良堪悲旋轉忽荷皇
天慈一朝破竹勢南下控弦十萬羽林師漁陽飛
將好身手星繼實校連環紐怒騎馳突來酣戰指
顧摧敵成拉朽乍聞觸柱地軸折又疑鞭石蛟龍
吼黑雲連山壓城高飛禽突獸爭逖逃一舉壺嶠

王屢詩集卷二 七

烟塵掃手擲髑髏血洗刀玉石俱焚帝有戒軍
令無犯嚴秋毫處處推牛犒士馬家家攜幼迎旌
旄顏行逆我虔劉盡縱橫白骨埋坑壕至今月黑
磷火照無數啾啾陰鬼號我聞此語淚欲潛時危
人命真草菅阮子登臨笑廣武庾公蕭瑟哀江南
造化循環理不易陰慘陽舒相翕闔胡爲海水浪
拍天此輩無端復充斥嗚呼此輩復充斥安得天
河洗甲兵布穀催耕人復穡

戊午九日時人迫催稅無復修
登高故事賦此志感

正逢佳節寂憐鴈垂老新婚各斷腸縱有菊花難

一笑須無租稅是重陽枯魚過盡河流涸猛虎騎
來城市傷安得春陵逢漫叟茱萸不繫也稱祥

紫霄巖先嚴素所愛遊上人無依屬方外深

交今先嚴仙遊上人亦示寂每一追憶潛

然淚下爰念茲山慨然于懷云

記從先子薜蘿攀虎渡溪頭動笑顏蠟枝下今消

幾兩把茅本擬結三間先嚴嘗有結茅茲山之興今虛語矣靈雲僧

去桃誰放多福烟橫竹自閑彈指十年傷往事疎

鐘落葉滿秋山

製藥酒

王屢詩集卷二 三

喜釀黃醞怨慙檢藥方一杯蘇肺渴臥聽滴槽

牀

殘冬伏枕不得作看梅之遊聞梅開將盛口

占志懷

難尋綽約踏蒼苔翠羽枝頭夢却回支枕忽聽童

子報園林籬落五分開

甚佳

秋日郊居九首用楊孟載韻

不必嗟搖落家鄉勝異鄉身驚將老大跡幸屏風

霜衣向花前緩愁緣醉後忘白頭遇遺叟離亂話

偏長

又

火雲初散影水氣倏成陰
翫末涼颺起豆田秋雨
深寒添消兇蟻菓熟味池禽
獨撫美人嘆恐傷遲暮心

三四佳句
通首俱別

又

小草違初志名山與不忘
懶持楊子戟慣坐管寧
牀野澗雲垂練砧清月似霜
芳蘭識幽意點染一庭香

又

閒愛鷓鴣枝啣魚上淺沙
白妻繫露草紅老拒霜
花落雁依寒葦歸帆帶晚霞
隔籬高晒綳隱約是漁家

字字
入畫

又

柴門方晝掩細燕博山香
家幸還江總書仍著子
長登盤銀縷綸結佩紫莢
囊風物三秋美塵氛盡可忘

又

記鳬龍興出韓鷹呼隼來
翠旄搖塞草鐵騎獵秋
苔山抱回中合花迎扇帳開
祇今追憶處松栢繞雲栽

又

景愛孤雲出情同倦鳥還
幽香寒到菊寒氣曉臨
山橋縱千頭少柔仍十畝閒
從今惟泛宅苔雪往來閒

又

一秋懸雨脚溪漲欲平橋
茅屋風先拔榕陰霧未
消濕炊菰米飯冷斷茯苓
苗飽落真堪笑呀然守

一瓢

又

佳客淹留坐奚愁會面稀
牆頭呼酒過浦口打魚
歸共有碧山約來看紅葉
飛彈棋還擊鉢相對自忘機

有工織處有自然處與
江村諸篇同諸妙境

寄王偉度

風雅拾遺王子年魚鱗六六滯
江烟官閒知雨耽詩吟俸薄憑誰乞
酒錢騎省會吟秋興賦鳳池還和
早朝篇祇今依約懷人夢相對掖門松樹邊

起結
俱例

寄陳鶴屏

記折柔楊送我行舊遊風度望神京一春臥病難
聞雁三載還家未罷兵彩仗遙瞻仙蹕尾濃花愁
傍戰場明知君濡筆龍箋後暇日登樓一繫情

情事
虞至

叔容庵遊彌陀却寄

厭聞城角咽斜陽蘿磴開尋古道場山寺秋深黃
葉路妙香人宿贊公房瞻瓶貯柳分清供竹寬通
泉引細涼昏旦隨僧功課了知凭鳥几對藤床

玉慶詩集卷二 五

美言
可市

人日寄弟韶來四首

鳴禽圍柳西堂夕春水綠波南浦時兩地昨宵俱
有夢筆花塘草映題詩

又

竹笋江魚入饌新巧裁綵勝上慈親衙齋知汝看
衣線搔首花前思發頻

又

捫腹便便道味長西山祠屋對書堂
盤細不數芹芽菜甲香

又

驚兒草嫩水生鱗笑插銀幡異縣春我病支顏買
春困看雲無計陟安仁

春日送叔容庵遊懽山寺

開尋野寺曳筇枝桑葉初稠柳正垂問渡客來過
畧涉汲泉僧去犂軍持爐紅松火懶殘話村白杏
花摩詰詩今日參禪有雁蘊圓圖真諦大家知

月泉吟社中
絕妙之作

宋宮人斜

在月峰右舊爲雨塌有樵豎入其穴竊蟬餘釵

玉慶詩集卷二 五

鏡以歸宮人憑巫自述爲宋嬪隨官家航海歿
此樵懼反寶器而掩之

噪樹寒鴉日易昏內家斜對石龕門雲鬢宮樣埋
莎草薛荔山阿醉酒痕壓海不填精衛恨春心長
托杜鵑魂金絲銅鬲傷零落紅粉猶傳祕器存

人唐人鼓吹
集竟不可辨

夏日期仙廬卽事

笛簾微涼團扇搖徘徊竹谷復松寮壯心半受兵
戈損肺病全惡藥物消狂擬盧敖同汗漫醉思莊
叟任逍遙翛然禪榻茶烟畔雙鬢絲絲未覺凋

立秋前一夜

高樹涼風墮露時。呼童開甕試醅醅。一宵暑退多秋氣。緩步徐吟原甫詩。

重遊漳郡有感

十載歌鐘錦繡城。重來寒雨濕榛荆。繁華銷歇兵塵裡。日落空餘鼓角聲。

丹霞憶舊

丹霞回首舊遊非。隣笛淒淒淚濕衣。自是王孫鄉夢苦。不關春草亦思歸。

春日集鄭念菴心遠齋

主慶詩集卷二 圭

閑尋鄭谷踏飛花。樹樹猩紅映曉霞。一徑香仍半帶草。數番候已過山茶。晴光晶晶游絲緩。風力颺颺乳燕斜。更擬招攜到寒食。十千買醉酒胡家。

送桂巖上人遊吳越

青梅如豆柳如烟。師去扶藤復買船。支遁難忘元度侶。江淹欲擬惠休篇。鳳山月冷飄懸樹。鶴洞雲歸鉢洗泉。宋苑吳宮嘆蕪沒。莫將興廢問棲禪。

夏夜容園看月

晚晴快賞有名園。荔子初然樹樹繁。吟罷紅燈頻對酒。坐深白月恰當門。人簾自炤流螢度。隔葉和

呼宿鳥。儼如此風光。那能寐。畱歡終夜盡餘樽。

木蘭秋泛四首

李侯祠畔幾株花。錢女洲前一抹霞。路過水門三十六。不勝秋思滿蒹葭。

步

又

草草杯盤酌野園。荔奴葉吹木奴繁。勝遊十里帆歸晚。烟雨江村正掩門。

又

輕攜絲竹醉安石。倒着接羅狂季倫。一曲嬌歌爭送酒。誰人不道是陽春。

主慶詩集卷二 圭

送酒誰人不道是陽春

又

花陰榜棹渡中央。風定蒲帆緩緩張。千古芳流碧玉一。溪秋月動新涼。

讀放翁莆陽進荔子詩有作

金鎖橋頭火樹披。品題不及少真知。戎州綠荔雖堪愛。嫩玉星球也較奇。

秋柳

啼鳥藏葉最魂銷。秋色依稀白下橋。少婦樓頭曾倚苑。羌兒笛裡易飄搖。寶珠絡鼓歡如昨。馬尾

絲帳已遙何事西風太憔悴可憐萬緒復千條

秋月

看月逢秋倍蕭瑟玉鈎團扇總清輝孤懸露白纖
阿影斜照流黃中婦機銀井曉蟾人獨立戍樓鼓
角鵲驚飛可憐丹鳳城南路唱徹關山錦字稀

何其疏越令
我一唱三嘆

出郭

孤城日日厭聞笳出郭何嫌村路賒收馬幾羣嘶
廢壘夕陽一帶靜人家園休細染丹楓葉離落初
搖紫菊花我欲滄浪學漁父釣來縮項上枯槎

主農詩集卷二 三

過蒲弄艾軒公草堂

南來夫子重閭中鐘鼓曾推講藝功封勅獨回英
主意知兵奚愧大臣風振衣從學多年盛曲沼遺
泉萬古紅我向三間問精舍長畱梅竹映荒叢

懷王公垂

漆園已就蒙莊隱京國懷人隔歲遙河鯉不傳天
北字御堤誰醉柳邊橋離堂我自吟孤筑詞客君
真賦洞簫安得對床涼雨後爐香枕茗話深宵

寄衍河令李章六

能詩白也真無敵燒燭聯吟記往時一自迷離鴻

雁渚三年迢遞菊花期尺書有意烹魚腹濁酒無
綠醉屈卮遙想淇園諸父老青青棗竹美秋辭

煖室盆梅

萼綠殊凡品根盤亦易安豈因人共熱聊伴歲同
寒穠艷時從賞幽貞我獨歡持將芳潔意索笑倚
窓看

存歿口號二十七首

才名大曆數崔峒太姥支提賦每工欲向瑤光堂
問高隱藍溪烟雨棹霜蓬崔五竺從

又

少谷山人嘆已徂談詩海內未云孤盤中首宿梅
花間重與都官唱鷓鴣鄭糖紫泰樞

又

龍臺垂釣妄雄吞詞客哀時長涕痕堪笑無成陳
寶應得令虞寄老江村叔君十何哲

又

編籬桐巷白桃居韋柳清詞玉不如手拂鸞箋三
百幅硬黃鈎就米家書黃聘侯轍

又

別君正及櫻桃熟鴨鵝啼時雨滿津今日橋花開

又遍踏歌岸上憶汪倫汪鍾如詩

又

誓師幕府勸移兵青史應傳慷慨名七節千秋比
袁榮肯教人笑褚淵生孫艾菴登甲寅閩省有稿
以壓其勢事不就與吳公俱抗節而死
此詩不獨傳艾菴乃吳公亦傳矣

又

手握真形五岳圖晚年詩興傍江湖雁門太守歌
猶昔可記山南射虎無叔容庵友王

又

最愛吟詩有水曹凌風却月典能豪梅開史嶺愁
千樹水蘸隋堤綠一篙鄭方旦爲題

又

聞君桺汁染新裳宴客名詞唱憲王想像汴中醉
元夕炙笙夜月踏金梁王公垂紳

又

問門僦直每相從一別雲霄隔九重想到五更趨
殿闕花邊並馬聽朝鐘王省齋日會

又

不見詩人趙倚樓秦淮鍾阜想風流故宮手種冬
青樹誰解年年望帝愁趙雪余息

又

九方一相驛驢辨紫氣雙瞻牛斗芒怪道斜山蘇
學士感恩先自說歐陽曹曉端禾高陽李夫子至

又

題詩頻寄草堂隈蘭浦春風折蚤梅一自歌噫出
關後故人端自憶高恢高雲客光

又

凝香芸閣簡編盈紅葉穠皆照眼明戎馬故園君

憶否鷓鴣啼煞刺桐城陳鶴屏府思

又

宿草三年望直沽黃公肆在只空墟一時香舊別
零盡斷絕文章斯道孤叔剪之賓王

穆之云亡久關哀
覽讀此令人腹痛

又

悲吟相賞有甌離樂府鳥生八九時更誦述哀寒
食作不須重補白華詩叔獻十翼王

又

大人詞賦美凌雲汗簡青編合屬君不爲人間斷

史筆空傳天上要修文紫元體舒崇

元體故是世間可惜人

又

跨驢魏野名偏著放鶴林逋與最多破墨桐川圖一卷辛夸塢上共高歌唐于玉晚以詩書名于王二十不娶故以老適况之

又

祇直承明臥治來黃紬被擁早衙開淮魚白映秦郵酒醉上韓侯舊釣臺鄭晦山室

又

三千秦牘應公車良史含毫正直廬遙想蕉園多

主慶青集卷二 圭

副藥手編一十七朝書袁杜少佑

又

戰場弔古易淒淒戴六抽毫掃舊題倘使坡公遇今日眼中五色未應迷戴學可藏

又

宮詞百首唱龍標似爾風流未覺遙我欲旗亭圖歌曲檀牙催拍盡妖嬈弟子卿時最

又

瘦藤同爾踏雲松聽徹東山寺裡鐘解唱花間新樂府爲君喚取密雲龍郭友日風唱

又

青原弟子學逃禪洞福名山輯畧傳鐵笛一聲溪九曲何人不美武囊仙叔靜軒典屬

又

哲兄能事誇三絕文沈倪黃伯仲間烹芥焚香圖四壁疎簾終日對秋山兄敬存嘉楠

又

峰懸紫帽想聯吟別後枕柳委地陰曠世逸才誰得似君家騷雅數胎簪何信州龍文

又

主慶青集卷二 圭

青州曹大真奇絕阮亭先名士懷君歷下亭珂雪一編比淮海古藤醉臥幾時醒曹寶菴山古

將之粵東畱別同學諸子

輕帆好趁鯉魚風白社名流贈句同惜別花前傾綠蟻懷人江上落丹楓潮登紅顏檳榔葉髻綰銀絲那悉叢最愛嶺南多景物不辭踪跡寄飄蓬

陳學卿吳仲初諸友登彌山訪叔容庵雨阻

予時臥病

訪友招提期濟勝空濛何意送輕寒知無評事雪花驛空倚佳人修竹闌折角諸君同郭泰閉門獨

我似袁安遙憐跌坐蒲團客點滴松關聽未殘

讀諸友登彌山詩却和

支離病骨與難乘扶藥還思藍舉登總爲坐間無
覓坐不教燈下讀傳燈燼花豆莢初肥雨桐帽棕
鞋一訪僧十載行遊負茲地芋爐羹爾對南能

讀諸友從彌山過伏虎巖詩却和

上下分庵峙兩巖家風重護得松杉草粘杖屨雲
隨破日射青紅嶺半唧此際香羹思玉椀他年苦
筍脫春衫臥病更喜黃精好劉圓煩攜白木鏡

三首
思俱別

三巖寺集卷二

七

舟泊柳塘望壺山

釣艇簪簪_平興不窮彭家亭館蘿陰中作歸漸肥
梅子雨圓廢猶搖柳花風翠鬟歌板已陳跡青史
功名成轉蓬不如眼前對壺岫石壁雲錦橫晴空

遊古囊用鄭少谷別黃伯固韻送黃聘侯

黃公夙昔讀書地堂隱九峰花木深苔蘚獨尋人
去跡溪山不負客來心盪胃雲海依丹嶂高嘯林
嵐落翠陰最是無雙又江夏分攜碧草起長吟

宿紫山

翠木蒼藤插碧霄旌檀古路倚危橋臺前施食看

馴鴿巖際聞鐘正落潮清徑雲松翻不定上頭
黑到井邊機緣欲諦三關語度禮珠林佛火宵

諸友登月觀峰見懷依韻奉答

聞探精舍躡層巒竹色蘿陰相映寒碧漢雙九欄
際跳齊州九點檻中看上方清呪持龍鉢下界紛
爭笑鼠肝我病柴門惟倚杖勞君深憶路澗漫

贈清植上人

袈裟開草雲根上豎指人天定不疑自笑維摩偏
善病也知靈一最能詩勞生未覺金繩路清夢猶
參玉版時稍待此身黃犢健橫拖柳栗問幽期

三巖寺集卷二

七

南山寺

百二天池曾選佛山橫翠黛水拖藍亂來宿樹庭
空在霜後梅花客共探博士古墳荒寺北鄭公書
屋倚湖南一從尊宿宗風杳密諦傳衣果孰堪

將上京師留別親友

晉安驛路指長安愁向鞭絲帽影看柳色上衣春
候曉花枝勒雨酒旗寒懷中錦字珍三歲鏡裏形
容老一官他日相思望天末開雲苑樹獨憑闌

初入都呈叔涑亭澹亭浣亭

燕市重遊氣慨慷輕攜劍鉞復琴囊酒杯潦倒同
官舍親串團圓似故鄉脰出槎頭凝雪白折來焚
尾入瓶香支離笑踏東華路依舊塵紅十丈長

東緒在哀

黃驄年少紫貂裘生長燕雲十七八石晉路遺人
有恨故明佳麗地堪遊平沙草合飛狐道廢壘烟
昏倒馬秋逕欲從君眺邊塞燒羊捫酒壁筌篲

冬日雪中劉价人以紙索書戲答

瓊珞天女來空斗手拈諸花大地散髮鬆磨蒨紫
簾櫳百萬魚鱗无溝燥拈摩示病坐丈室苦寒縮

晨持集卷二

昨南榮畔扣門刺啄送意遞云是劉郎索揮翰赫
蹠一幅澄心堂瑩膩堅好光凌亂我體芒絮衣生
稜手持此紙發三嘆如椎之拍於欽短裘穿縫
適至舒囊粟不救飢腸鳴飯顆無香突無幾三杯
空思軟脚酒一餅誰致輕執炭長安豪貴貂襜褕
黃金絡馬人看慣或同卜式輪
東觀笑我既無荷頓術上言妄欲噴絳淮三年回
首既南村撲地梅花落如霞典酣醺墨書練裙飛
燕玉環恣判斷今來據帟幕官妓姿媚俗書僧雙
腕矧復骨相虞翻屯綠竿鮎魚豈長算君何刻畫

無鹽醜絕好那有白鷺換映窓對雪聊登湯阿東
供君一笑榮

憶在漳郡叔臬庵署中偕雪余雲客同遊今
相隔十餘年矣悵然有感

記從漳水快陪遊看月依然更言飛蓋西園多
燕集清談東晉想風流鵬鵠吹曲鈎簾夜鸚鵡傳
杯泛菊秋苦憶狂吟驚坐客十年聚散感萍浮

九日汪鍾如招飲寓樓

九日鯉魚風乍扇芙蓉媚媚楓葉變黃沙眺眼衝
馬蹄列肆花糕旗片片江倫招我登高樓為酬佳

晨持集卷二

節開高譙綺窓畫檻生証明挿架牙籤羅萬卷縱
無好山作簾額亦壯觀臨京甸墻根菊花娛坐
客嶸黃熊白堆盤雁催燒銀燭圍高花城角月痕
浮素練憶昔同醉真鴻秋園林歌鞍藉草遍長生
瓢注黑龍水松枝塵掛刺梅院夢回酒醒將十年
過眼流光疾飛電故交半散似
行觴喜重見多君高拂文定藤老我羞不丞相掾
粘生未絕今山濤供儒飽笑飢曼倩人生窮達偶
然耳萬釘圓腰亦奚羨不須一斗博西京但把茱
萸身好健

禁中夜直

時康文舉少燭施閣鈴靜繁露下
屏烟微金鴨燒眠火玉笙冷禁鐘殷地來衣裳那
自整

閨中秋集趙玉譜寓

兩迴秋半早寒侵獵獵尖風響柵林天上又煩修
月令人間重賞倚樓吟膾鱸飛縷光于玉擘解含
黃色勝金莫厭貧交倦來往芳樽激澗且同斟

叔浣亭以西山詩見示賦答

世人驚榮利山水心獨處疇能物外賞因之勝具

兼大阮寡宦情造請亦以嫌幽夢飛烟霞與世殊

酸甜挾予西嶺遙峰辨穠纖石徑入船高林

風力嚴殘雪掛似飛眉北帽簷新詞乍見

氣集霜縑始識妙心萬象紛能拈斐几一展讀

篇靜漁煩添茗碗澹相對孤月來窺簾



玉巖詩集七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國朝林麟焟撰麟焟字石來莆田人康熙庚戌進士
官至貴州提學僉事其詩法受自王士禛初官中
書舍人時嘗偕檢討汪楫奉使琉球途中唱酬甚
夥是編凡前集二卷皆初年所作又星槎草一卷
中山竹枝詞五十首為一卷皆出使時所作郊居
集一卷則官提學後家居時作也自中山竹枝詞
以前皆載士禛評點竹枝詞後又以當時同人贈
別之作附焉

